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五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宋

靈巖集十卷

宋 唐士恥撰

續金華 一

文別集——元

滋溪文稿三十卷

元 蘇天爵撰

適園 五九

靜軒集五卷附錄一卷

元 閻復撰

藕香 三一

芳谷集三卷附校勘記一卷

元 徐明善撰
民 胡思敬撰

豫章 三四五

文別集——明

張來儀先生文集一卷補遺一卷

明 張羽撰

豫章 四〇九

始豐稿十四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續附錄一卷

明 徐一夔撰

武林往哲 四五一

巽隱先生文集一卷

明 程本立撰

樵李 六五七

龔安節先生遺文一卷

明 龔詡撰

又滿樓 六九三

趙詒翼輯

又滿樓 六九三

不二歌集二卷

明 張春撰

關中 七一九

溫忠烈公遺稿二卷附錄一卷

明 溫璜撰

吳興 七五一

靈品齋雙魚

表勵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楸鋟

制

觀文殿學士特進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
提舉秘書省制

門下晉左棘以貳公式重內祠之領峻延恩而勸誦更提冊府之綱
眷時舊弼之良夙昇文階之長方深資於禪怡宜待示於寵優香爾
在廷雖台作命具官某賦資偉傑識識高明履操端方一出準繩之
正見聞淹貫迨無毫髮之遺蚤由簡知寢即柄用攬天下惟幾之務
自謨明而弼諧懋賢人可大之功每夙興而夜寐方藉謀猷之告乃
崇廉退之方位表羣公職榮寵宇誦勉從於慈選禮未極於優嘉朕
思謹守文必先師古雖羣經具在衆大法以昭垂然萬變靡常倘隨
時而或異乃旁考百王之史亦洪敷列祖之謨參之四部之詳庶矣
無窮之應惟論道經邦之素非說河畫餅之虛一切問之仁假爾

靈巖集卷一

步

多榮之寵升華賁亮率新命數之隆冠侍禁殿益著精神之聚領壽
宮而儀表奉列聖之衣冠與其共萬幾之繁是則恬一心之養式昭
茂渥用廣多聞於嚴皇祐邇英之臣當特存於故老開元集賢之長
亦宜命於舊人尙思殊寵之光益體詳延之意可特授

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授昭慶軍節度使知襄陽
府京西南路安撫使制

門下建六議以宣威允謂詩書之將總十連而作牧式憑幾旬之封
會時秘殿之英人詔眞祠之祿茲需邊寄用屬仁人播告治朝宜孚
軍器具官某學爲有用委擅不羣備節盤根惟若新研之發輕車熟
路曾何駿足之留義從甘泉繼翔琳館職號清閒之燕人思獻納之
忠脫略事爲久焉均佚屈盤謀略深用情才維茲襄漢之區實運疆
陲之境匪賜履撫綏之地振輕裘容與之風久賴其人實達于選乃
開方面用釋恬居練殿且以登壇指若溪而錫鉞朱輪運戰日凝燕
寢之香綈節碧幢霜凜元戎之乘式副兵民之寄共觀師帥之賢於

戲方當盤壘僊伯之時散牛馬而藥弓矢應念峴首懷人之德安邊
境而立功名

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授寧武軍節度使領開門事兼
客省四方館事提舉皇城司制

門下建旌旄而制簡式彰上閣之隆備次邸以肅賓併總周廬之重
爰命蕃宣之寄人將有密之言肆惟顯積之褒庸茂殊榮之寵我有
煥號人其樂聞具官某允號智囊格持勁節精明莫及能俱盡於方
圓動作有常殆不渝於尺寸蚤登名於勇爵既騰譽於壯年周旋奔
奏之勞密勿樞機之命朕飭賓僕而增勢重禁旅以分權視書館以
儲才九重辰共均殿殿而設微萬雉天臨外嚴肅邸之修內肅交闕
之俟是皆立政之所急直其圖任之責難思得勇敢行義之人以兼
先後禦侮之寄載酬英望用壯本朝縣固始以承流指闕中而出節
新大纛高牙之建式肅軍容爲九賓千列之光益嚴國體以彰蕃錫
以表精忠於戲漢詞者之亞二臺蓋格司於嚴陸周宮正之北八次

靈巖集卷一

步

實祇戒於重門尙思昇付之不輕益勵肅共而無射

朝奉大夫給事中特授武康軍節度使兼樞密院事制

門下授素鉞以總戎爰聚六旄之重陟機庭而經武既聯兩地之崇
曉惟青瑣之才獻佇倚紫樞之績效用假登壇之寵肆開專面之儀
誕告治朝直字羣聽具官某宏才制制厚德鎮浮不剛不柔坐致中
和之福允文允武俱全左右之宜頃居封駁之司存綽有飛騰之聲
實茲進心腹之選歷觀筆乘之班時若可庸乃其有濟願合登於廟
廟爰晉處於機衡維今本兵之司候漢太尉之列自唐代胚胎於名
號至我朝備具於亞承元魁差一相之尊列屬亦貳公之重蓋房謀
必俟如晦而決且神創是基子產之成管諸同濟之舟儼若相須之
輔原與國策書之制故事昭然比天禧留後之兼新榮侈甚肆出若
漢之節具頒英儀之華假武臣傑特之儀壯右地雄傑之略勉思異
寵益展嘉猷於戲五大在庭爾既聯華於近輔七命賜爾爾其專賞
於千旌茂對寵元采輝忠力

龍圖閣直學士通直郎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昭慶軍節度使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門下錫齊鉞以登壇爰易儀於武毅護將屯而列戎用恢略於和門
曉時延閣之英亟著通儒之望報帝懷橫經之粹輝琳宮詔辭之優
宣雄建於節旄肆寵綬於戎旅煥揚大號孚告庶工器具其策略敏
明器資淵詣擅晉望謝安之遺施無不宜負漢廷買臣之才學爲有
用繼早郁於聞望乃深簡於眷知且西清列閣之嚴既冠從臣之著
而北門入說之重每須大道之陳優游京邑之珍嘉恬養沖襟之素
稟式方表於教運宜無怠於帝謨時維細柳之屯有在南徐之地烟
清萬籟人飽習於黃閣風靜五旗令自嚴於青帳思得有勇知義之
士以備折衝禦侮之方是用輟自禁廷易之右列出若水遙班之節
壯元戎先啟之行專在咸平若水曾移於並野稽之慶歷韓琦首授
於秦邦僅易廉車未陸明命茲煥白麻之寵將觀素學之施於嚴趙
從南渡以來方啟備江之戎爰泊嗣興而後當拊舊將之門備劍佩

皇極集卷一

無間於兩塗則舜鼎俱傳於萬世

太尉昭慶軍節度使授開府儀同三司鎮東軍節度使制

門下參揆路之班聯鼎新命敕尋將壇而告戒晉易節旄曉于尉府
之雄風護元戎之重茲焉進律儀以上公是爲右列之榮宣布明廷
之著具官某山西勁氣集北英圖忠根厥心義方於外在山猛虎邊
徽儀乎威聲當道老鼎草木知其風概七縱七禽曾莫可爲之敵百
戰百勝幾無以善其功錯節屢更一心無撓漢鐵唐旌之夙秉呂韜
黃略之無加勝此上卿冠於右序閱星霜之既久藹譽望以益隆是
用異乎升袞之流超厥儀華之錫九命加賜卷蓋高擬於面槐三台
爲天階亦仰符於赤極上吳興之故綬出趙絕之新旄往服異榮日
宜令聞於殿都隨劍東都之典朕既殊顧遇之恩子儀久中令之班
爾必屬恤之德前修可跋嗣寵何疑

鎮南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授太尉鎮南靖江軍節
度使充禮部承觀使制

門下升尉府之華爰比崇於兩地疊將壇之拜用增壯於六龍晉使
領於殊庭奉班朝於禁里煥揚典冊孚告臣工具官某才紹三明智
高七縱稟山西之勁氣援梓每念於忘身應妻北之英驅決勝有如
於破的勳屢藏於盟府勇獨冠於和門公朝五使之階爾既躋於尊
品版圖列等之鎮爾既度於常邦載咨均佚之優尙起念功之切儻
者茲嘉之意曷殫忠力之酬是用一開久曠之儀兩錫非常之寵惟
烈祖肇新於勇爵漢公乃長於武階雖藩方卓建於高牙唐典或兼
於錫鉞仍領豫章之難更班桂管之應啟冠就於琳宮爲顯榮於升
列以疏異渥以重神京於嚴自右而視左班此優政鈞之隆貌因前
而增後飾此光制聞之舊儀益體朕心不忘予眷

少師昭慶軍節度使授太傅鎮東軍節度使制

門下巍然公傳之崇跨班聯而峻陟魁若節旄之易新旌鉞以具頒
曉于寅亮之賢久亞範模之任升華一列加律巨藩用明顧遇之恩
誕告縉紳之著具官某詩書著盡仁義襟懷華髮元龜總國壽於箕

皇極集卷一

皇極集卷一

異細旂廣履新帝典於助華屢迪謀謀愈隆聞望次三槐之論道卓
冠孤卿先十乘以從戎風開將帳歲不同而月異德彌劬以年高且
優游暇希以自修蓋切砥礪磨而弗置屬子浩歎念爾難能官不備
惟其人於今則可後所是著爲令有典常新超周邦召保之居唐漢
室卓公之任上吳興之錫綬護越絕以殿邦兩隆劍佩之儀高在疑
丞之表往膺異渥深顯令猷於戲三夏享元侯朕既益隆於禮貌九
命加賜卷爾其尙勉於進修備位極於羣臣亦君都於顯號

皇叔授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制

門下峻將壇而出節望式重於維城申王社以直茅任載參於科族
有嘉季父夙翰皇家若舊績於蕃宣錫新榮而重正漢敎丕號孚告
庶工具官某懿毛畢之昭視閭平之履身端行治自規圓而矩方學
富問充若珠輝而璧潤屬承流於龍水益騰譽於金枝勳惟法度之
遵爵爾親賢之望朕酌成模於祖憲念歸報於文孫維景祐之設官
恩同倡於九族暨熙寧之報本蓋有嚴於太宗如麟趾以親親畫涇

陽而世世茲格遵於故事俾並對於龍光漢綬金化爵遂超於庶姓
周宗瓜瓞德有表於諸姬顧特重於委延庸采增於榮遇專制維城
之闕一新大蘇之儀匪台爾私若古有訓於歲數市垣二星之象朕
惟謹於法天考本朝同姓之王爾尤光於襲爵往毋忘於標的庶永
賴於維持

皇叔祖光山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鎮興國宮授昭慶軍節

度使封安定郡王同知大宗正事制

門下百世不遷之宗肆襲開於王社十乘啟行之節爰申正於族盟
迺瞻宗藩最稱德齒式合追崇之典爰疏疊用之恩謹告外廷宜乎
羣聽具官某溫良毓質肅哲親身儼若成規不越準繩之外銷然遠
韻自諸律呂之和曩宣化於浮光益騰徽於令譽姑詔外祠之祿曲
從恬養之私朕嗣守丕圖緬懷大業服藝祖開基之列垂之萬年原
熙寧襲封之規與若一敬用囑同屬弗替宏模光映花章畫涇陽而
啟宇風生蘭布聽族夏以保和維我宗藩介之錫命指若溪而出節

重慶集卷一

五

練穀且以登壇油戟前驅如授換廷之鉞千旌額賞有光唐將之牙
以壯維城以隆繼世於殿爾從見於清廟有翼不祗爾待祠於陽郊
式嚴升侑儼無忝於文祖庶以強於周家

誌

秘書監除中書舍人誌

勅朕恪承祖武肅謹政原維元豐六典之修備李唐兩掖之建萬幾
可否太宰詔王內史又詔王列職顯榮三公曰府九卿亦曰府別掌
紫微之誌他如青瑣之郎每難其人嗚呼子選具官某君子溫其如
玉大雅卓爾不羣兼文學政事之科蔚為罕見中規矩準繩之度允
謂端人夙儀則於清流久踐揚於華實謫乎譽望簡在眷知曩魁秘
館之英實表儲才之地弱水三萬里從容大室之仙冠者五六人涵
泳石渠之澤榮壁府星晨之氣舒木天日月之光兩兼清要之榮肆
茂晉遷之寵翻階紅藥喜霽雨露之新起草黃麻登聽風雷之屬儼
朕命若絲綸之出則汝才式喉舌之宜

大同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除宜徽南院使誌

勅亞樞府以疏榮式侍燕閑之地而使華而作冠聿新希濶之儀服
其名當知承休將美之隆異其寵何必膺任昇權之重輟汝殊庭之
奉陪台清禁之游具官某肅若親躬凜然行義積紆旅蓋戎之效彰
譽處於和門秉捐驅報主之忠著勤勞於升列闕台淵慮為國盡臣
雖高牙大纛之榮既出雲中之節而開館珍臺之佚還為較下之游
乃未快於公言庸肆開於殊渥有居近密庇職宣揚維後唐創號以
來若開寶兼官之重顧景朝用為成憲在儒臣尚謂曠恩逮追元祐
復置之明復為今日特異之寵益思朕眷承肩汝心

禮部侍郎除右散騎常侍誌

勅貳曹雖春官之最清要亦為具員吏掖省獨右貂之入關欲以待
非常人瞻時獻納之英采著操修之粹與其助宗伯而舉明備之典
孰若邇朕躬而加切磋之功庸新最密之聯期獲相觀之善具官某
詩書稊度仁義步趨本乎冲遠之姿加以淵源之學肅雍四體超然

重慶集卷一

六

大雅之不羣酬酢萬為湛若中肩之止水蚤膺簡遇履陟華塗左右
夷宗既格修於天秩周旋夔奏又迄致於人利高振名流神有令譽
朕念守文之不易欲求助已而未遑荷獨學必至於寡聞且輔仁莫
先於會友思近日新之德共成時敏之功是用輟從禮樂之司責以
琢磨之義矧情文素接識前王易簡之心庶教學相資開異日中和
之教尙勉修於厥職期有益於朕躬可特授

吏部尚書除參知政事誌

勅朕思謹萬幾任隆一相欲左右格天之業必高明識務之才資其
佐貳之能助此經綸之志嗚呼春卿列擢典政鈞具官某溫其如玉之
姿卓爾不羣之操居多錯節庖丁之刃若新孔震巨擘大呂之律不
替蚤上鴻行之地浸開鵬翮之香權衡天下之人才絀繹胸中之國
論能其小必能其大思之熟宜思之深用以彌縫造命之基庶亦總
發通今之學厚藝和故官之意豈惟分趙普之權服太宗立賢之方
適以養寇準之望尙益殫於志力期大用以登庸

給事中除翰林學士第

勅朕思近忠嘉用神政理雖羣英在列每殫獻納之勤然一意會神莫如禁密之地蓋金炬尙容於卜夜而玉堂無過於代言事稱則心自優分切則情不隔當有從容之論神於寡昧之思必也擇人庶乎獲助具官某學周經濟德稟溫純粹然瑚璉之姿叶以詩書之習偏更中外深著勤勞頃登青瑣之司蔚在紫荷之列外以彌綸於命令入焉罄竭於忠誠積有歲時是用褒擢加諸省掖真在內廷前席賈生朕亦何翅於懷渴北門陸贄爾其具敷於腹心是將觀輔佐之才庶共底帝王之績

禮部侍郎除翰林學士第

勅朕瞻咨賢路思近正人維北門典策之官得南省詩書之彥庶以啟沃朕心之密亦將發擢爾學之淵豈徒言語文字之間要亦疑丞輔弼之次具官某儒學望士俊選名流矧襲夏間閔之深且淹貫綱常之大禮樂殆非凡職實佐正卿典章固異他途況居近列蔚若論

臺臺集卷一

七

臺臺集卷一

思之譽關予簡注之衷且陸贄唐帝之知志惟忠赤易簡被太宗之眷名在汗青蓋百僚莫切於是司宜多士每欣於斯地殆亦六燕戚休之係兼一人非是之分其殫乃心毋負朕意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餘鑄明殿學士

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同修國史第

勅朕率先惟謹學古是勸念中興三聖之規方圖約史而仰考百王之範頻御選英思我俊髦叶于講釋改昇內祠之祿特輪秘殿之榮表在禁塗成此選志具官某識宏以達學博而明足溫純深醇之辭可以揚無前之偉績得厥優柔之理每能告多識之嘉謨頃歲庚備殫誠惻惻括於靈祝貼亞職於河圖有惕朕懷未究爾用劄堯舜相承之典加之神禹之謨且經史不同之言折之皇祖之訓萬世所仰眇躬是資蓋期二者之交修當究一心而無疆比之難履上星辰之峻孰若納牖增日月之明與其替筆效朝夕之思寧如執簡鋪聖神之美優祥源之琳館與宿直於玉堂超職西廂升華北殿懋

通講明之道宏子筆削之功往服殊休嗣班異渥

朝奉大夫權知婺州除華文閣待制兼侍講兼秘書監第

勅秘書以省名崇儒也其長日監昔所咨焉今以寵爾往敬朕命是爲冊府有貳有丞有郎著作之庭校讎之部麟鳳集奎璧燭悉爾之屬固爾業履悉使聽順朕緊爾嘉然監之列下漢卿一等華文有閣祖訓是嚴命所諭思四松有典問暇之頃從容乎經帷帝帳之內上發勅華之道周孔之思而斟酌乎祖道藏焉息焉遊焉出乎四部七略厥掌不凡足爲儒者之光爾來自名郡政務稔矣則必肅而通通而不素朕實期爾勉之哉

左千牛衛大將軍婺州觀察使親衛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興國宮授監門衛大將軍湖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知閤門事主

管皇城司第

勅我朝設官名實相叶西樞之傳命朱閣之相儀與夫重門擊柝之重實爲密近朕不輕畀今交命爾爾其勉哉有掌其典宜其創去常

臺臺集卷一

八

臺臺集卷一

肅正康寧之任而升環尹之華以重爾選傳命則肅且給相儀則無休備萬姓之嚴及吃其九天之上八屯無譁則所以明陟者斯不濫矣察訪之列視文臣之論思階政未去則瞻若也茲焉異昇朕禮匪輕往思爾職毋替朕命

樞密部尚書落樞字第

勅朕格繩祖武庸庸官修重名器而爲之方明差次以漸其進維元祐制六官之長不爲二等之文若西都守京兆之卿未卽眞居之秩俟其積闕被以寵光具官某學博以才通器周而用利盤根錯節曾何頓刃之難大呂黃鐘每見聞聲之肆歷更中外深著勤勞頃試天官實持鈐柄心如止水物無遁形朝夕論思莫匪忠嘉之道羽翼禁從直爲傳特之委用進律以仍居蓋因能而導任升華而冠筆乘秉公以蒞樞衡首漢廷九列之嚴表周家六典之重期殫獻納益啓謀

謨

誠諭守令勸學詔

勅門下朕永惟事統新進民心迪烈祖之宏模蒞橋門而首善師禮格修於先聖俾知崇儒重道之方古文爰發於上庠以暢尊經務學之化矧是一時之異渥又惟創見於前聞豈徒聲音笑貌之爲蓋急漸摩涵養之倡至於出日罔不承風載惟國家積累之基每切郡縣布宣之意儒範必資於名俊學宮徧逮於遐陬雖其百里之微亦罔一毫之間尙慮未明於深旨儒焉有忽於彝章或室宇靡陋而無更造之心或生徒寂寥而蔑詳延之禮粒歌俎豆漫隨沒於草萊期會簿書第殫勞於鹽米吏苟若此朕何望焉繼自今毋貳爾心勿替厥德以教養表率爲大務以因循苟簡爲深尤勉思風厲之方我有褒嘉之典其或罔校前失曲護昨非青衿儻轉而上聞丹筆難從於末減邦刑無赦汝等何追更賴持節觀風之臣密議固愚方命之輩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誠諭監司守令務息盜賊詔

勅門下朕聞民生有性稟之於天未嘗不善然盜賊之興時乃問見何哉蓋衣食之迫切饑寒之交至恆心豈能終存拘安田里非監司太守與夫縣令之職乎一同千里十連之眾苟吾有以全安之則潢池之盜誰其忍之哉朕殫竭此心每願膏澤之而九重之遠何啻萬里捍焉其難狹也輕爾縣賦薄爾征取去其盜竊息其訟爭一事有底而民之被夫德者深矣從此有眇屬此有罰朕必行之爾其毋忽各宜爾力勿廢朕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求遺書詔

勅門下朕右文稽古執道御今惟造字畫卦以來實繁載籍至開元集賢之目有光前人惜其冠煬之踵生乃爾焚散之殆盡惟我宋聖神之繼作每隨時練冊之肆求洎文風日盛於八紘蓋書府最增於四部直中興既從而復古在冲人盡務於搜遺若孔壁奇文之藏或汲冢紀年之秘格之常典斯謂異聞至於九鼎之形模殆亦六經之鼓吹庶亦補於稽監時亦備於討論罔問微悉思包括四海博雅

之士六幕淹該之人毋惟私藏副我誠意其爲賞募則具科條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戒令文臣侍從以上武臣管軍都統制各舉將才不問親屬勅門下朕嘗問惟蕭何知韓信之賢惟鄧禹識寇恂之彥凡茲兩漢之興實出二臣之力惟謝安石不遺於近戚惟范仲淹一洗於罪夷尉爲在昔之良規抑亦當今之善監蓋可用者要爲難得而灼知者必務兼收朕念無平不陂之艱務思豫防之實願士卒既從於和叶然統臨尤藉於衆雄惟賢知賢以類求類凡我甘泉之法從及夫鵬升之魁才其殫乃心毋負朕志昔皋謨每歎其難事而宜尼嘗勉於爾知必陳選擇之方用作蒐求之據或善御眾而多多益辦或足智術而凜凜莫干得人心則如冬日之溫能出令則若秋霜之肅下至舉旗之勇悉歸舉目之綱雖武皇泛駕之云包含亦至抑抑老舉親之善疑際何生庶終得於真才用肆開於賢路故茲明諭想宜知悉

戒令監司守臣條具州縣民間利病詔

勅門下朕以眇躬託於士民之上眷惟萬緒極彼閭閻之間罕見是圖無違弗屈思欲輕徭薄賦息訟省刑民俗知向而後父多厭吏道永清而廉隅振舉文武有並用之術上下無不通之情旁逮百爲悉歸至當庶底三登之樂大開億世之基願端居九重之深蓋周知四海之廣爲究庶邦之正以參一道之中凡爾賜履持節之臣泊於剖竹專城之守耳目所熟接念慮之素經或拘於成法而未適其變通或隔於隱卹而莫爲之道達凡保風安邦之術泊立經陳紀之方罔間細微悉歸搜討朕將闡大公之路開眾正之門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況秉六條之詔皇極之稽謀及士庶矧膺千里之權其殫乃心以輔台志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誡諭中外之臣毋私薦舉詔

勅門下朕惟九州四海之廣庶員列職之繁凡升沈進退之攸分必能否賢愚之皆當極彼萬緒疾予一心在昔前王獨經府署顧未流

不勝其弊至國朝遂析其權天官特守法之司命秩視薦員之數若
乃升名通籍脫選侍郎必先部使者之鴟書以及羣太守之剡奏至
京師具僚之外亦長官歲舉之稽行之有年通乃不倦矧若中人之
嗜利至於私謁之成風嘗聞積勞特假數路彼李唐進士之試有蒼
姬里選之風維多覓舉之姦爰勸劄名之制施之既久咸謂至平然
事揚非比於言揚人弊豈關於法弊恆予中慮寓此明綸凡汝輔弼
侍從之臣膺朕心膂耳目之選莫匪探誠而深倚豈應小節之未公
安世不謝之心邾老舉仇之事極於中外一以準繩至於視察從違
修明倡率愈謹正邦之辨兼持賞罰之方朕必勉爲收毋後悔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雲巖集卷二

續金華叢書

宋唐士恥撰

表

瑞慶節賀表

衍十二葉之休慶乾坤而震育永億萬年之命壽箕翼以天長時協
令辰歡均率土恭惟皇帝陛下祥鍾九祐德冠百王接堯舜禹之傳
更成湯之親受兼天地之大寶鉅聖之間生茂對昌期仍躋極治
五百里夷五百里蔡將壹歸仁壽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殆莫比
靈長之曆臣叨分符寄莫與嵩呼想麗日卿雲若仁祖稱觴之旦惟
泰山神鼎隨廣成修己之年

賀冬至表

新甲子之歷載兆陽和占斗牛之躔既更日度無窮福履四溢寰區
恭惟皇帝陛下育物對時與天合德神惟不測自然一氣之循周心
本好生尤重初爻之來復土圭景測玉琯灰通登靈臺以書莫匪太

雲巖集卷二

步

平之象吹黃鍾之律灼知有道之朝臣一障明乘三呼莫與分化國
之照漸增晉書之明受圖丘之釐益近乾亨之長

賀梟斬吳曦表

某月某日伏觀進奏院云云者聖神廣運大振當天妖惡伏辜會不
累月同文胥慶奕廟增嚴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九乾統承千歲如川
方至十二葉之靈長猶日正中億萬年之珍寶宜茲叛漢亟焉剪除
不煩兵甲之陳大致旃裘之震臣欣聞獻莫尾慶聯夜瞻井絡之
區頓明乾度朝誦維竿之令一正坤維

代眞里富貢方物表

葵心北戶久懷航海之誠象譯南琛初上職方之奏畢輪誠於螻蟻
實慕義於衣冠臣中謝竊以興國悅渤泥之朝嘉其始至祥符偉注
輦之貢歎彼未來登期從古之戴盆忽玷當今之同軌伏念臣每以
滄溟之中阻姑爲吉度之附庸下極焚煌莫記星霜之變斷根膏馥
第形賈舶之編既弗登夏王山海之經亦莫與吸冢會同之解且西

鄰驛國尙効德宗鼓舞之權而南境闔閭婆每續元嘉職貢之敬退念
陌邦之蕞爾獨爲大節之關然臣是敢遙起三呼共驩一介隨賈月
乘槎之侶占迎秋從律之風效率式敢於旌頭任士仰干於祿幣其
德天合其明日合宜東西南朔之悉歸大秦寶多大宛馬多禮樂
詩書之甚盛祈殷古人之委賜與榮王版之詩書形容駭師古之圖
道里續賈耽之志恭惟皇帝陛下離明繼照乾健統天中國有至仁
自然篤近而舉遠小邦懷其德豈徒厚往而薄來乃至微臣亦知大
義法乎三聖矧更出於親傳令彼四方自式敢於來享某空懷展共
莫與躬朝嗣屬國之封章自今以始登陪臣之復命其教可知

貢土物表

正會休期敢後萬方之集爰闢式貢庸昭八熱之祥遙睇紫宸仰干
祿幣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閱四海之圖酌祖丕承壹用元豐
之名籍深仁薄取既殊大禹之組纆其益無方時偕行不費異物民
乃足臣叨符江國效禮職方川浴車盈賴叶氣致干之應銖積寸累

雲巖集卷二

步

見小人向上之心

代守臣賀改元嘉定表

聖神御極三周再閏之年政治更端四揭一元之號祥風所布化日
以新竊以漢文未表於歲時猶改後元之號武帝欲明於正朔遂標
登封之年皆通變以隨時宜更張而疊節矧慶元慕文聲之盛而嘉
泰著代邸之隆泊乎開禧揭若日月屬茲解紱之旦新平紀曆之名
誕布絲綸徧翔寓縣采詩書之遺訓慕殷周之盛王將見麟之德鳳
之輝百嘉順集有如川之增山之壽一德尊臨名與實俱人因天定
恭維皇帝陛下明明在上赫赫當陽四三王之仁茂中興七紀之業
五泰元之笑迺升平再登之年茲革故而鼎新蓋泰來而否往書標
嗣歲爰冠美名臣圭璧叨分風雷竦聽斗標初指覺星宿之倍明日
御欽承泊于男而如一

代安定郡王以下賀崇學落成表

敦被宗枝創建親師之宇事勤工正迄新進業之宮九廟增嚴八方

仰德竊以小侯立學僅成威範之良資二館育材未淑流之遠派
歷選前王之故莫如我后之朝繫人有生受天一理然教化乃聖所
任而仁義非學不充凡自后夔教胄子之餘以及司樂掌成均之後
莫急受親之義孰知崇理之方故聞平爲豪傑之才而漢唐多宗室
之過今茲肇立直爲創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際三王仁先九族
雖大禹卑宮之儉每切謙讓然周家以宗之強獨惟汲汲設願養爲
家人之要知養我乃麟趾之基謂金枝玉葉追琢之是先而烏革聲
飛鳩偃之當急茲訓百孫之屬俾知六籍之依齊家乃治國之先灼
知原委修道實正心之要首及本支臣等忝居託附之親實被生成
之澤迪師友相先之效期盡爲君子之歸全天地不及之功將廣沐
聖人之化

代葵州守臣進甘露圖表

臣某言盛德昭天允格飛甘之露泰和薄海道臨須女之區敢因繪
事之成用贊史臣之紀竊以唐官品瑞蓋齊等於卿雲漢世標年亦

題獻集卷二

主步選一

聯華於威鳳足以表升平之協應故每爲前牒之特書維吾皇臨御
以來多至治休嘉之獲不祧祖廟嘗瞻三秀之芝切近日畿且見麗
成之璽雖爲叶氣未極偉聞尙由動植之微蓋顯覆臨之威獨此至
味敵醴泉之美晶華占夏晝之長被草木以生輝駭觀瞻之創見敢
藉丹青之毫末用極萬一之形容庶關斧展之嚴小信前旒之啟恭
維皇帝陛下紀元四號授策六經湛恩洋溢於八隅深仁厚澤洪覆
歡欣於一德異瑞殊祥宜其有道之符著在無虞之世臣適當假守
親觀自天書玉版之端喜姓名之亦預信羣圖之下與上下以同流

代守臣謝宣賜嘉定十年統天具注曆表

嘉靖殷邦十見星霜之易承宣漢郡一象正朔之加班春格奉於王
春授日必從於卿日竊以格書協紀一被周運舜歷在躬四效而述
維是當天之統必歸乃聖之君矧我一主之興將及二星之數念往
時之更化既四閱以標年雖巧曆莫窮如川之方至而象魏成規
又見月之始和太史之謹攸司靈臺之占厥氣奉天弗後應序同差

繩繩氣期之兩全并井成年之各得旁協九農之務不聞毫髮之訛
下厚庶民之生舉無動作之忒乃肆班於郡國以式順於陰陽雖在
遐陬亦應隆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對時育物以道御民欲設施不
背於修舒故命官而推步欲惠澤咸周於遐邇故作曆以班宣致茲
王政之占天亦俾侯邦之得序密清臺之課日月合璧星如連珠分
方國之書朔南暨教東漸於海臣敢不恪遵成度廣訓黎民使作誠
成易之方靡有失時之事俾忠厚鴻龐之賜舉露成物之恩

代翰林學士謝賜唐五臣注文選表

榮直九天方負非才之愧善文風傳通叨榮賜之恩示其斧藻之淵
源兼以蠶魚之訓詰竊以漢嘉王景之續賜以禹貢之圖唐莊大亮
之言班之荀悅之紀皆因人而示教使勉學以加思知蕭梁帝子之
英極楚些詞源之遠高覽盡窺於前作殘膏遺丐於後來開元之士
五人李善之注一髮僅曰雕龍之客爭先文豹之班臣筆札尋常言
辭魯鈍誤獲寶宸之眷俾從玉禁之游絕無黃絹之好辭少稱白麻

題獻集卷二

四步選一

之明命自顧才疎於八斗焉能筆掃於千人惟茲僕製以俾編加以
明言而眾見俯仰愚分簡在皇心恭惟皇帝陛下時御六龍曲成萬
物念內制尤多於體裁獨斯文稍具於條疏示以規模迪之種積臣
敢不悉心勉勵仰德高深若杜陵訓子之詩務加精熟誦曲禮拜君
之賜敢後服乘

代中書舍人謝賜金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金帶者綸旨庸虛方負非才之愧身章榮爛
遡蒙超等之恩深慙小己之私不稱匪頒之重臣中謝臣親當觀國
家御下之法識器服藏禮之端不著多儀各爲一等惟是致身紅紫
之省接武紫荷之聯雖既與漢廷九列之崇然未兼唐官三品之飾
必有非常之隆乃膺特異之頒歷請前聞備請故實長春醴養僅傳
開寶之年大筆簡知聞見祥符之歲斯謂備希之典以待英傑之流
如臣志乏精堅質非渾厚居而強學鑄莫遂於顏淵出以事君礪深
慈於傳說蓋陪閭彥誤入化鍾鳳沼判花寧有同心之斷彤庭書命

終無拂地之聲忽拜恩莫安揣分隨班中諫駁改觀於常儀侍省夕郎款均榮於兩掖靖惟么腐蓋此叨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龍德正中鴻慈博博歷觀周道獨先取幸之恩度越煥皇相見解衣之惠每異儒冠之顧諟深恩分之憐憐開華新首既述寶元之榜垂魚僅錫今更踰李絳之榮臣敢不鍊骨銘恩誓紳圖報服而拜賜知眷逮之殊常來以立朝誓身捐而不顧

代提舉實錄院進修孝宗皇帝實錄表

臣某等言業紹中興丕赫三登之化道光載嗣率編九閏之年鋪張信史之成密勿嚴宸之觀竊以本誓嚴於大漢蓋祖春秋之規實錄顯於有唐每先紀傳之作矧上聖重華之盛屬神孫述事之明榮然累牘以成編爛若有光於鑒昔恭惟孝宗皇帝心傳堯道治廣文聲勵精臨照之初抗意恢張之表法度彰禮樂著初無革故之勞天地觀日月明自有鼎新之效蒐羅俊乂不拘於常法修舉刑政振起其大綱仁以撫民而勤恤於至微義以整兵而必期於可用罷臺之儉

五

五

五

無乎不服太阿之柄久而益神凡金匱石室之秘藏迨壁簡科文之未見屬重明之出治監成憲以欽承旁招副墨之英共探汗青之粹根本著廷之作網羅私室之遺旁該百度之變通下逮諸臣之展效月繫時繫以年繫慶曆數之無窮大書特書不一齊歎形容之莫盡用者不刊之典永貽罔極之傳茲虞下以丁辰庸上關於乙覽文從椒掖陋漢注之無端禮備寶藏與舜華而密映交輝九廟森護萬靈恭惟皇帝陛下離照當天乾剛御極綠車慶侍首已造於精微丹史備書今幸加於闕色致茲鉅典榮在明時益文治於聯編有繼東都之盛仰揚孫於奕世愈揭前烈之光臣等獲際昌期幸覩丕範於萬年而纔武深彰紹述之功作一藝以冀經世有編摩之力

代右丞相謝賜御書說命中篇表

洲表遠覽期取監於商書帝藥特頒俾勉希於前哲俯仰思分莫樹龍光竊以世祖之頒細書徒風行於勤約文皇之賜飛白僅意屬於股肱未有採往行於前經示聖心於俯貢事光靈育道覺後知仰惟

商室之繼興無若高宗之最盛誠通天地發於精祲之交際際乾坤著在便蕃之命矧是中篇之告后尤為異代之良規惟聰明必在於憲天惟治亂每生於庶士謹謹罔容於有善豫防當戒於不虞蓋巨賢上智之明謨亦平世持盈之要論維此忠嘉之所屬當由俊傑以能然如臣叨任棟隆包羞鼎養雖累年更歷粗知保治之甚難而一意贊襄每冀竭誠之有補曾謂寶附之儼俾知前哲之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離照當天乾剛御極法宮親事會無自聖之心肆筆成書大闢不言之教發碩輔進王之簡開小臣趨善之門臣敢不厲志奉承伏膺敢沃光生節屋駭奪目於驪珠思濟巨川願悉心於龜鑒

代童子謝秘書省讀書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令臣秘書省讀書者稔年觀國慙非早慧之才明粹疏恩俾誦秘藏之簡欲其有造開以多聞臣某仰咸平郡煥之恩洎景德晏殊之擇端我漢昌之旦讀乎未見之書如臣者不善養蒙焉能求益寧有百藥誦誦子之博初無甘羅悟不韋之奇曾謂誤恩

六

六

六

俾從藏室遠發中經之奧近親肆筆之成青裾朝拜於木公朱錦夕榮於葵照連珍羣玉接采九鸞恩重孔門將終保互鄉之往事如東觀蓋上追黃香之游超凌尾弱水之蜚僂過舞雩之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參化育樂長人材念愚衷蚤慕於簡編故遠慮欲培其芽藥致茲瑣簿獲此叨踰臣敢不周覽現奇旁蒐隱奧醴雞陋見殆未免金根之譏管豹竊窺烏能及朋字之正

露布

擬河北宣撫使平貝州露布

臣彥博等言四海無彼共樂斯仁之化一夫不軌空懷負固之心雖三軍之律至勤貳政之臣然六旬之叛不出孤城之守迄絕纖毫之援適彰宗社之靈蓋羣黎爭父母之歸軍小醜迷豕蛇之食用正鯨鯢之戮莫逃斧鉞之誅國家大業無疆重明四葉書同文車同軌恩波匝雨羣之愷仁也柔義也剛政理若日星之照曾何狂卒敢啟亂心本饑年流落之餘旁緣戎旅俯世俗妖訛之謬誑誘羣愚下胥兩

協其偽謀木計旁連於鄰地斷浮梁而擅河朔由正旦以肅狼狽惟
天網之難逃乃賊徒之自露貪皇無策狼狽圖全劫庫兵而囚守臣
僭王號而易正朔致茲叛漢達於聽聞陛下奮發乾剛昭明師律環
鼓旗而肆擊屬樓櫓之素堅既築拒關乃見焚於乘火或為內應復
中阻於專攻尙稽膺櫓之誅用急焦勞之顧謂最焉小壘曾閱月之
未夷而密彼邊疆可頓兵而不戰臣忠懷裴度憤切有苗願膺專閥
之權俾効捐軀之分皇皇列壽府為啟乘之光烈烈中權得遂從宜
之便謀攻九地誤敵多方散伏西門俾隻輪而不反搆虛南壘倍妙
算之無遺既致戮於守陣亦固圍而拒戰衛社忽興於蛇果倒戈乃
出於火牛尙迷遁以求生微係鼎而就死檻車致命正天街九市之
誅鶴唳聞風震積憤入荒之族一軍邊微四赫皇靈迄無繼粟之虞
益固迂衡之業斯皆皇帝陛下深仁無敵至健自強在齊民疾痛之
微悉聞淵慮當邊塞喉衿之要敢緩天誅役不淹時戮惟元醜占勝
祥於析木星宿倍明恩在革以素弓獲獲自後臣等無任慶快歡切

魏錄卷二

七

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擬權臣河經略會審人首領露布

尙書兵部臣某言屢歲邊微既成怒臂之無知小效天戈竟破狡謀
之三窟蓋達理者神人之共憤而背道者明聖之不容旁驚邊塞之
心上釋裕陵之怒國家當天七葉享祚百年蓋子視於多方亦海涵
於萬寓朔南暨乎聲教初無遐邇之分仁義極其漸靡敢緩凶殘之
取蓋茲小醜恃彼屏心跳梁躡蹠者久之於邑憲忿者眾矣語其最
巨斯謂巨容附我一城仆其魁武寡實嘗聞於先世圖惟敢敗於陰
謀輒連平夏之師竟指臨洮之域版築大興於力役干戈擬邊於雄
心謂合謀并勢以俱來庶封豕長蛇之為食然淵謀廟算之所出知
接手就縛之無疑一介朝馳了了目中之敵三軍夕起明明外之
權左右手知兩將之和赤日旂皆萬人之一鼓有同於拉朽四奔
盡殲於臨洮僞如真似於游魂孟獲竟從於生獻盡破他酋之膽合
騰北關之章冷風極青海之遙赫日破鬼區之暗且始謀之不洽意

弁舉之難當揣其私心料彼愚見謂寡固不可敵眾詭計之萬全
然天定亦能勝人奈雄圖之自濟出其不測成此非常斯皆兩宮保
仁上裕於皇天得道每形於多助不從中制惟責成功先人奪心賴
合謀之竟售以少勝眾喜四塞之盡情下叶傳功詎述大猷

擬判南路宜撫使平僞智高露布

臣青等言文側陸梁卒致漢師之討盧循猖獗難逃晉室之誅蓋爾
蠻獍毒茲南紀中央集旆啟十乘之元戎烈烈牙璋昇萬里之突騎
亟清嶺表誕布王靈國家子視民編天臨裔服朔南暨平聲教初無
遐邇之分仁義極其漸靡敢緩凶殘之取矧在靈旗之指會何前敵
之留王則負固於一城旋踵受首元冕藉資於果世卒亦來臣茲焉
蜂蠆之失防赫若鷹揚而奮擊醜爾智高之虜桀焉交趾之藩偶稍
巢穴之烹輒肆螳螂之怒象珠祇貢期借助於中華狼子野心竟不
逃於明見竊據山澤招納逋逃陰合短域之姦欲肆長蛇之食誦其
眾以焚巢之酷給吾邊以告羅之虛忽竟下於鬱江乃亟收於邑管

魏錄卷二

八

遂張皇於虐倭亦僭擬於尊稱正朔建其偽名官號比之上國偏屬
升平之人少忘豫備之修連破堅城痛吾民之塗炭進圍廣府期彼
志之滔天賴金湯有不拔之堅然雷電之無前之掃借忠憤於非命
敢修望而退兵擁子女以譴歸罪決炎而肆暴赫乾剛之奮發率師
律以虔劉六縣風生先斬同功之將三軍股栗盡輸赴敵之心將奪
險以疾趨反戒糧而示緩果昧必爭之地斗臨不測之兵魄喪魂驚
遂倉皇而送死旗常鼓接猶跳躑以求生麾精騎以互馳東飛矛而
莫逞威如破竹肅清間風既夜遁於渠魁逐朝清於截海釋囚復業
頓還百縣之農桑析骸敷功爰及萬人之京觀交震離題之俗增明
星紀之疆斯皆皇帝陛下默秉廟謨獨操膚斷念何辜於黔首乃墮
兵鋒運無敵之神機亟情妖孽勝惟一鼓息不三軍屹銅柱於南垂
永作雄維之鎮坐葵心於北戶愈虔日禱之瞻

擬川峽招安提賊平王均露布

尙書兵部臣有終等言小校何知遠受羣愚之迫神威所蒞定無天

討之精矧維羸肱決射之徒乃有背土忘恩之事是之可忍毋乃太荒國家並用剛柔初無吐茹仁義四漸於六幕賞刑迭出於萬幾況茲効命以衽金要在秉忠而知禮凡服餽糈之末拍炙漿飮勞之微何足動心乃敢倡亂繼焉繼以售姦計戮主將而成凶謀奔惶符節之臣創易歲年之號竟屠漢墨亟走劍門賴天險之難圖阻兵端之將逞屬上聞於事緒爰申命於鼓旗清壇有助順之師一戰幾顯庸之錄刊蜀莫窺於城壁嘉眉大合於干戈叢然假息於頃時昧若逃魂於萬死開門僞遁希小剄於銳鋒綠埃竟全姑略從於養力離其脅誘靜此氛塵連收再勝之功滄海九重之奏數道爭飛於矢石居然猶事於宴歌炎火一施敵樓隨盡示之生理庶此全功雖慙夫懷悔禍之心奈狡者繫首邱之念竟焚召討莫效降幡甚雨淋漓願未遂先登之勇壯夫感慨竟誰為難犯之鋒共知瞬息之危猶冀遲延之福力焉巷戰樂矣烏聲一夜沈沈覺粉華之頓肅蜀江渺渺知倉卒之弗航竟從醉飽之餘藏作梟獍之伏斯皆皇帝陛下聖神廣

靈巖集卷二

平井絡之區益茂蘿圖之業

擬熙河經略使復洮河露布

尙書兵部臣某言斷旬奴之臂漢家綽有淵謀守四鎮之城唐帝亦推上策所以殺羌戎之勢使之無侵軼之虞蓋兵家萬全之圖關人主九重之畫國家深仁同視大業無疆英明特起於一時憤觸蠻之未斥經緯乃從而四略期運用於已施念絕交離黨之奇責保大定功之要雖中國四夷之勢振古則然矧其人同軌之模於今或未伊焉羌類比比夏疆前世象以金縢成勳未大茲地倘能臣妾醜域自平爰命小臣俾據成算不壹戰以使之自擾拊太酋以冀其悉來封疆日闢於召公謀應勢均於充國遠幾成於事緒俄小奴於偏裨救敗之師不可當戰焉既力出疆之任無所制罪也敢逃兵威大振於鬼區職貢訖惟於人面裝度終平於淮蔡蓋一定於廟謨段明遂弭於羌戎亦多資於眾力風動遠隔於青海雷轟自攝於靈旗茲蓋皇

帝陛下智勇俱全規摹素定出奇謀於堂上料狂敵於目中推轂明明旗鼓遂從而無敵兵威凜凜心肝爭奉於至尊在臣逃稽緩之誅由下靡遺餘之力

擬兩川招安使平李順露布

尙書兵部臣繼恩等言坤維盜弄何勞蟣虱之誅師律中行即遂創痍之復訖莫蠶魚之國既安參井之疆用寬西顧之憂亟上北門之捷國家鼎來帝運離照鬼區大一統以同文奄八紘而有截顧維益牧小遠神京然深仁厚澤之漸摩與時俱化適曲見私心之反側動眾以言首謀幸厭於天誅稍附更思於扇亂適持節不知於撫定致號狐益遂於張皇城壁屢擲官僚踵戮痛吾赤子何忍墮於銛鋒憤爾綠林敢肆行於虐賊皇帝陛下赫然出命昭若選才推轂惟專事靡容於掣肘釋囚兼用罪惟問於吞舟甚昧愚心敢爭天險屬旗鼓兩明於將鉞乃聲威大折於妖徒矧東川素備於金湯蓋巨幹豈移於螻蟻棧路何虞於來往王師亦務於驅馳雖凶旅方興若可游魂

靈巖集卷二

而假息連天威一鼓悉皆投首以摧肝電掃無前風行孰禦破竹實三單之快刈餘無半瞬之留錦里依然重被吾皇之雨露雞竿肆及盡還昔日之農桑人違蠶墨之災罪止渠魁之取雖支黨亦歸於禽獸惟思心本荷於皇明峨峨還徹底之清星宿有倍常之潤臣叨膺授鉞每誓捐軀曾何三略之知常愧六韜之學幸賴諸軍畢力羣校協心更由神聖之威復致纖毫之效貪天何敢贖罪既多

靈巖集卷二

宋唐士恥撰

檄

擬延州問夏國書州檄

年月朔日延州問夏國書州日蓋聞聖主執賞刑之柄烏有所私文告居甲兵之先盡其在我矧君臣之分素定且是否之理甚明姑少紆靈旗之威庶不貽裔服之禍國家當天五葉享祚百年中國有至仁自然篤近而舉遠小邦懷其德豈徒厚往而薄來唯明主如初之清明在外服奔趨而優格夫何一介敢犯多儀固嘗置辨以盡其辭乃爾負義而難於對俾之自反敢此無知度我邊陲輒形奮臂周詔旨猶觀革心不獨起師非之辭又妄生歸過之語宜藉衣之輟賜亦正朔之弗班苟有人心當知羞惡豈期狼子反欲鴟張肆長蛇封豕之食犯細柳棘門之戍莫解神人之憤兼興夷夏之師射月夢開奉頭鼠竄尙從舍垢未欲洗癢某叨與左符每思大義擬効枕戈而

靈巖集卷三

一

待旦亦期決射以肅肱馬革裹尸深慕古人之勇桑弧垂戶雅知男子之生激烈懦衷蒐羅英略畢起報仇之眾共揚問罪之兵然慮傷天地并容之仁姑少忍風雲叱咤之志一興款語三叩忱辭況旌麾亦在於邊陲勢分蓋形於上下易地而論忘恩者諒苟一星班革之強將再蹈前車之覆當命營平之將難稽蠶郡之刑猶未臻迷復之凶庶可緩成師之出投誠備至洪覆何言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諭所部檄

年月朔日云云兵革藏於私家夫子謂之非禮刀劍賣而勸稼勸海復爲平民簡牘所明規繩可尚且習俗有時未正則訓諭於焉當行敢罄我心少裨爾見維蚩尤之啟兆眾械始基若子產之立言五材並用然人主蹟之尙爲不可矧庶民藏焉殆未適宜聖有格言戒之在關孝之爲事夷也不爭耕食鑿飲之餘惟知鼓腹仰事俯育之暇合事學文庶全髮膚勿徇血氣且喜怒實爲難制而暴狠發於無端苟其具之素存必此身之易陷大有干於法度小未免於過尤苟念

謹身自應買憤使吾言之不聽當行法以無私然文告之宜先開首科而使免驚翻然知過家無鶴膝之儲則坦若安居人有龜齡之保此多虞之起自夫七札之藏覆轍在前後車合戒噓臍莫及蚤計常思皇朝開天覆之仁德政徧雲行之澤何獨自貽於伊戚要當迷覺於昨非父兄子弟相飭以馴良并里親戚永無於災禍各保賦年之永同躋比屋之封當職蓋奉詔條思防民患不顧言辭之無當力祈仁壽之交修勿自取於頑嚚以卒歸於羞辱

陝西轉運使橫山部落檄

年月朔日陝西轉運使諭橫山部落日蓋聞民惟從惠必歸明聖之訓夏以變夷乃合春秋之義并期二者形之一言國家起振古之邦前無窮之祚厚澤溢於八表滲漉深仁大度極於九垓包容無外昆蟲至於凱澤草木遂其生全矧在歸誠必敷異渥願禮義積衣冠之習而賞罰無毫釐之差凡五葉以百年咸四王而六帝赤子舍父母而何往深淵蓋魚鼈之所依此理甚明不言可喻橫山番部本從中

靈巖集卷三

二

國偶墮戎疆鼓旗居諸部之先文眉作萬夫之最用之叛懷惜此驍雄別役服之尙新亦風聲之未遠當爲反旆是乃首邱說諒詐資稟昏狂性情率易淫快無別殊虧謹重之威肅暗喜譏時有偏私之聽名稱自侈殺戮不辜雖云最爾之邦曷事屏焉之主離心自起明見誰先且巴渝亦助於漢師彭漢嘗從於周后歌舞不替簡冊有光維邊備在我以日修藩落於今而歲至與其展用於鋒銷曷若歸心於帝王金帛即賜於斯延爵祿永膺於明命名姓與史官之紀子孫爲樂土之人舍是不圖又將焉取

熙河蘭會經略使曉諭西蕃邊川首領鄂特凌古檄

年月朔日熙河蘭會經略使告西蕃邊川首領日蓋聞帝王博愛之仁雖重靈旗之指臣子亂常之罪當嚴齊斧之誅以其素列於外藩姑爾先施於文告宜及幾微之地匪加省察之心國家不冒普天尊臨救海八方同軌談消烽隊鼓之娛尤譯來王極航海梯山之遠維錫祚再周於甲子而致平高軌於五三雖專仁義之修不廢甲兵之

備制在賞刑之際罔差毫髮之微凡曰剛柔會何吐茹遡川首領夙
殫忠向世長戎邦被純績帶金犀每厚鴻臚之賜執干戈衛社稷屢
爭靈夏之鋒錫爵有加於汝何負愛自襲承之後忽開猖獗之端侵
軼邊疆結連鄰國將肆窺竊之志莫知覆露之恩昔征嘗欲飛揚卒
成困迫此已然之明鑒乃自蹈於覆車識者爲之寒心義士聞而扼
腕盡從一鼓俾就七禽維兩宮奕忠厚以四漸均華夷而同祝念玉
石俱焚之未免在疾瑕小忍以何傷姑少緩於師徒俾三思於禍咎
儻尙知於改易諒不失於拊存事或起於他心頑莫鑄於惡子當自
明於丹赤毋入混於薰蕕竊致討於隗囂益堅歸漢之志吐蕃助
誅於天竺應無背唐之心宜亟厲於戎昭會大陳於猷猷難茲叛復
正汝君臣若乃螳怒自矜狼貪思逞結憾至仁之主甘心累世之讐
兵出萬全命定運營平之將王斯一怒正囊街蠻貊之誅狡穴難逃
噬臍何及

鄧延路都監報威明山檄

靈巖集卷三

王

年月朔日鄧延路都監報威明山曰中國首四夷足盡可岐觀見善
明用心剛乃臻大道既信義交輸於兩地宜死生如在於一舟革故
鼎新泰來不往斷之在我展也有成維去義懷利之誠嘗略聞於孟
子若異域歸志之傳實備見於唐朝幽谷喬木較然其迥殊渾醅重
裘釋爾之可厭徒父子君臣之境服仁義禮樂之風顧不趨歟端可
尙已矧國家闡聖神之教且政化極撫摩之恩奄六幕以無偏殆三
王之莫遇若甘雨慶雲之覆靈惟和風麗日之披臨於今寢昌振古
弗及決用從違之論一明取捨之端釋此不歸悔將焉及威明山人
推後傑天稟忠純夙懷向慕之衷蚤敢依投之緒葵傾萬國之表類
拔四夷之中洎從行慷慨之徒悉自蘊勳拳之想書之縑冊而何愧
確乎衣冠之是存信使下馳誠言俯逮盡出由中之請有孚不肖之
心感詠實多哉敢後竟力踐大丈夫之舉諒無榮兒女子之情朝
發穹廬夕覩內境金犀帶錫當立至於斯廷爵祿願恩亦交來於帝
所永作中華之胄首信史之書幣此有生樂焉上國彭濮巴渝之

助猶在下風春秋冬夏之行長瞻赫日某敢不親提師旅深入疆陲
會面有期預喜一斑之覩承顏不日尙遲踰刻之間努力何言竭心
以俟

北路都招討曉諭劉繼元檄

年月朔日北路都招討告劉繼元曰蓋聞德博威制者廣是名王者
之師兵行使在其間要亦古人之義維帝烈皇歆之廣被尙書文車
軌之未同忍遽致於大刑用先施於文告蚤同念慮毋俾吝尤國家
極效漸摩紹休開勸訖惟人面畢知職貢之修瞻彼河眉乃緩氛埃
之屏還觀玉閭並裂四方有古冀都屬茲劉氏顧周室甲兵之問洎
先朝旗鼓之鋒養晦有年推亡不日載念山川之割據既賒日月之
變更臣子亂常儻非自我天地同量以至於今久矣戴盆每焉藏疾
仰歎實沈之次俯矜恒岳之方尙阻四巡合歸一統矧深仁之及物
寧終怒於小夫式觀江嶺之降王有耀吳關之納土同躋一視卓冠
百王惟是非利害之端在頃刻毫釐之際勢之必至理有固然大明

靈巖集卷三

四

當天寧容燭火之不息黑子著面誰謂鴻毛之匪輕亟反首以三思
毋噬臍於七縱社稷血食徒爾自文幕燕巢居會謂固藩何足爲狡
兔之三窟不當念首狐之一邱隗囂實愧於寶融彭寵何如於耿況
當識君臣之大義勿貽今古之深羞其或愚固怙終執迷忘反僥倖
不可數得禍福況乎甚明雖聖王推惻隱之心奈師旅厲虔劉之志
誠言不再後悔何追

序

禮選序

禮選者諸王府侍講邢昺所上也惟曷通儒碩學究心禮文之事慨
念先王制作其詳不見於世載聖遺傳粗紀孔門之道學者聚訟尙
應討論之功是用筆削以成一家迺雍熙四年八月晉諸公侯凡二
十有一卷聖主嗟焉孫謀貽後見於曝書之日召曷同觀帝藻下飾
爲一世榮美貳之縑易骨家訖藏諸家其不朽也已易以卜筮全詩
以諷誦全書百篇蓋存者半然帝王大綱猶可想見惟是禮樂之事

諸儒孜孜補拾不遺推士禮以想像萬一西京之末大小數典焉而德所傳未能粹然也大禹之徵冕仲尼之俎豆空谷足音是將焉屬月令明堂位一二附合是殆可略也曷也皓首窮經紉繹之勞殆非常人比擬以爲書則上而天子諸侯之所依憑大而郊社宗廟之所設張下而至於三百三千皆可以無愧用以垂世至於千萬年而不已眞是事也東都曹褒因叔孫通之書次序冠事百五十篇李唐魏徵作類禮二十卷元行沖又從而疏焉若可比肩是書然褒之所祖不純徵之任已自專豈若曷合諸儒之長以裨不刊之典哉是宜眞宗皇帝好善忘勢加之贊述五色下被而萬物增華也曷是書世未之見史略其說然獨知其爲戴記者蓋曷獻書之長太宗皇帝取其一篇加之聖覽史謂文王世子則爲戴聖之書明矣曷之書其目則曰分門禮選蓋彪肅有條各從其類之文也所上止二十卷一書以爲二十一卷豈一卷之目合其數乃若是耶是蓋曷書之細思獨取其千載之下不忘孔門之講習游夏之淵源以淑諸來世茲實爲醇儒矣

梁文選序

五

梁文選序

文選者昭明太子統所集也維統心明才通好古不倦凡百錄冊既輯既釋載念辭華之作由屈騷而下浩若烟海雖然並陳遠擇之功弗加則黑白甘苦混爾一區孰取孰舍雖皓首窮年曷克殫究後學來者何所於式是用極耳目之廣徇權衡之公拔其尤殊成一編之書凡三十卷語諸不朽不可無述也二氣絢繡太和保哈靈而人秀而文經綸乎事業發揮乎天人崇卑調陳醇醪五見未易一概言也續學種文之士儻將淹今古而觀之則必有去取焉有褒貶焉有明而無厚也有決而非同也海納百川涵養所未暇而採擷孔翠拔擢犀象吾亦於其善者而已矣由屈平以來更秦越漢分裂之邦離合之統上下數百載代不乏人發於情性見之事情揚爲世用形諸筆舌者不知其幾也若大若小或淺或深博若擊壤不遇爲之流別而已他未暇也帝子之英精懋墳典博望名苑聚書幾三萬卷一時俊又

之流網羅無遺朝應夕講孜孜不忘聚古作而研獵焉討論之力既加蒼萃之功益著月異而歲不同以成章告曰賦曰詩曰騷曰七吟詠情性之作四焉曰詔冊曰令曰教曰文上之訓下四焉曰表曰上書曰啟曰彈事曰牋曰奏記下之事上六焉曰書曰移曰檄曰對問曰設論敵以下一往一來者四焉曰辭以陳意曰序以述事曰頌曰贊曰符命以稱美曰史論曰史述曰贊以評議古昔曰論以析理精微曰連珠以駢儷對偶曰箴曰銘以自儆曰諫曰哀曰碑文曰墓誌曰行狀曰弔文曰祭文以厚終始於班孟堅兩都賦終於王僧達祭顏光祿文凡三十有七種而賦詩之體不與焉由梁而上異篇名什往往而在統之志勤矣曷高屈宋香濃班馬而今而後吾知所從事矣音則蕭該僧道淹公孫羅許淹曹憲注則李善公孫羅呂延濟劉良張鏡呂向李周翰其訓義日以宣明孟利正卜長福之續文選卜隱之擬文選雖若乎其學步矣徐堅文府選云乎哉韓愈以文鳴而高許杜甫實詩人之雄也其訓子乃曰熟精文選理則統也其可謂諸選也其可忽諸

神農時令序

六

神農時令序

神農時令序者因總書而有作也惟神農運膺火德至治純麗昭格休應上黨之山嘉禾八穗知者初物榮然成文上觀天時爰班明制以前民用丕休哉出治之丕彝三皇之鉅典也三墳久亡間見於章續字源庸推初末爲之言曰日月之行星辰之運斗杓辨指昏中定次各有其常不可變易天之開人固如此作說成易使不失其度生殺子奪使不違厥宜微而車服飲食近而出入起居罔不俾適厥性人之事天者其可忽諸風雨霜露無非至教保合太和必由鉅聖則時令之書詎容無作維曷皇氏首造書契河圖功盡八卦三靈二十有四獸象厥氣欽若敬授耒極坦明遠於神農運化日開黃梓葦籥聲樂既闢男耕女織民生不難凡物理之未發者咸將顯著天道畢啟聖心咸焉適因穗書庸班時令想夫皇謀既定羣臣叶從通探逵索發揚隱奧克開厥後貽之萬世日行終始八節爰創大火而下五

官並建各場厥職歲終索饗大蜡伊作凡爾百度咸用厥時逮觀大易十三卦之義聚貨懋易通在日中豈市道必於陽盛之時而後可也觸類以長事爲之制物爲之防又可概見矣維耒耜之興肇於斯時神農見號厥尙可探斯因未瑞爰班茲令意者令所著獨於耕植收斂之際尤詳厥理耶且帝復能相土地之宜燥溼肥磽高下之別令民知所避就見於淮南子之書仰觀俯察遺諸永久兩全而無闕自非聖人曷能若是耶淮南之書又曰以時賞穀祀於明堂觀諸後世四堂十二室之制而薦嘗新之法見於呂令之書者殆皆神農之遺耶厥後黃帝當時明天五雲分治朱宣玄鳥而下分至啟閉罔不釐職陶唐欽天義和仲叔之掌冠於經端周公時訓月令之目見於汲冢之書非神農舉之於先疇能述之於後耶周官籒章一職專掌春秋逆寒暑之氣俱擊土鼓夫土鼓者神農之所創也作者之意殆欲後之明天時者謹毋忘神農之功云謹序

宣和殿博古圖序

宣和殿博古圖序

宣和殿博古圖序

有宋八葉天子聰明冠倫密庸萬化之表坐襲垂衣之慶海縣鏡清幾務餘閑稽經誼儒之隲每以好古博雅爲心謂思其人當愛其器雖既更億變多歷年所毋庸畢見然範範不朽之質諒有存者旁搜遠獵孜孜不倦鼎來萃聚采久采切天畀地子積日累月既溢平玉府之藏爛平秘宇之列帝心悅焉思以警勸羣目發揚若藉是用肖其體則備厥款識施諸繪事勒爲成書以烜耀於億萬年皇平哉曠世之盛典也敢鋪張帝旨冠諸篇首曰高卑既陳書契肇開中古而降文爲日詳明聖制作物有其則凡厥器用至理所寓毋曰粗末不足控揣舍是而觀義之精微或幾乎息遠乎兩都世降道夷然去古未遠猶有存焉辟之禮失尙求諸野空谷足音嗟然而喜兌戈和弓垂之竹矢周序炳列和鐘離磬女媧笙簧龍錫於魯古之聖賢嘉尙若是渙獲故鼎殆非九牧貢金所成薦之郊廟間見歆豔特書大書匪一而足豈徒觀美而已哉文獻不足莫甚樂律黃鍾夷則姑洗之簫猶足攷其一二況他乎維我熙朝開創之初五緯叶於奎文明之

運有開必先區宇既平篤於典藝旁逮史籍列聖就將謨訓洋洋振古未見昌期盛際仁義四達旁皇洋洋益成五登三罔有缺言維是往古禮樂之具下逮日用未克衷茲銘範有度錦鏤有義可安可稽未遂細繹當是時也聲名四洽年穀屢登爰詔多方乃咨乃訪輻輳至爲品五十有九爲數五百二十有七會宇禁嚴肆陳彪列參錯典藝玩想不已書之簡冊昔人興造之旨罔不咸在誠酌古大端升平格典也隆熙景鐘相踵有作大享殷薦視昔罔愧無自而然哉中興以來是書秘在冊府小臣竊窺萬一蓋爲卷三十敘論之略先禮後樂曰典制曰征伐曰常用曰燕閒抑居其次云臣謹序

禹瑞曆序

瑞曆者神禹欽天之書也維禹隆功厚德克膺明顧曆數在躬允繼極治端拱無爲百度自彰仰瞻垂象運動有則垂世立法爰紀厥常經緯具舉疾徐無爽列之簡牘以示千億欽崇不朽用承天休名書示意實曰瑞曆其事不具於夏書而荀卿天論獨著其略敢追哀梗

宣和殿博古圖序

宣和殿博古圖序

概爲之言曰兩儀並立天職供覆日月星辰罔非至教神聖體之爰建矩則仰察敬奉恪恭不懈用以顯明命敘福錫民由來上已周天曆度始自泰帝推分星次黃序明民創受河圖重黎有注少昊名官首曰曆正式序三辰越在帝嚳下逮陶唐德冠百王義和曆象殞半堯典欽若敬授誠弗可已舜之曆試首齊七政重華協帝克紹泰和雖去古既遠書不盡見然其觀象作則前後一軌矧維大禹親承治緒襲爵行道烜煥一時欽天之書其可無作遠括義黃近祖陶姚絢繹鳩合克臻大備財化輔宜庸以無闕二典三謨與爲表裏想夫是曆所述兩曜聚散五緯疾徐如指諸掌經星常宿維見可觀以占則信以攷則明天儀合焉義和職焉用以垂諸永久誠大君盛節治世寶書也洛書千載之期上擬皇策之盛光昇彝倫九疇肆敘箕子傳之數百年之餘武王下車汲汲訪問洪範一編光照簡冊五紀曆數實居其間然則是書之作蓋本諸天智若行水毋意毋我曰瑞曰曆厥有深旨範其領會而是書其詳者歟矧禹克勤於邦櫛風沐雨

溝壑之地殖爲桑麻魚鼈之民育爲衣冠後人稱九州之廣必曰禹
迹蓋功大則萬世不忘禹之府察於地既勤若此則仰觀於天見於
是曆者要必碩大光明有條不紊與禹貢一書相爲上下地平天成
萬世永賴歸功有自要當不誣孔子答爲邦之問首取夏時殆亦出
於是曆記禮者敘夫子之言杞不足徵吾得夏時釋者以爲夏小正
果聖人意哉禹之行已儉於欲勤於德略於私厚於公非食而致孝
惡服而美冕其奉若天道者殆詳且悉也後世義和廢職至勤嗣侯
之干戈足以見典刑之存稽諸漢志七略之目天文一家禹書不少
見獨有夏曆冠殷周舊之先今書不存無能識其梗概云

帝學序

帝學一書乃元祐五年侍講范祖禹所上也雖祖禹純儒碩學究心
致主之術謂夫尊臨六幕統理萬幾自非講習古初不忘龜鑑蓋臻
盡善之域是用稽參前牒萃合往行上錄畫易之日近底元豐之年
凡宸心緝熙經緯細繹之故悉歸會輯爲書八卷真之淵辰用宏端

龜鑑集卷三

九

緒日新益明之理舍是殆無他歧厥旨深矣有天資有人力天資至
矣而人力或有愧焉必歉然於中要使人力足以濟其天資則乾坤
無不全之功神聖有蔑加之德今夫一介之士不敢自棄自怠必思
夫修省之方琢磨之術以無疆乎降衷之善受中之粹矧夫居四海
之上爲萬乘之尊予奪自我維持自我舉一政可以厚八紘修一德
可以倡萬姓其可釋師古之道去正心之理以一聽之天哉此帝學
之書不可不作也上考古昔由伏羲以來書契以降孰不以學爲先
務堯舜禹相踵而作語其德一曰稽古二曰稽古形之典謨垂爲軌
範皆學力也文武並興百年一轍播之雅頌亦學力也從漢而降猶
是物爾惟我本朝累聖相承崇儒尊經超軼近古盛治所就奚止四
三王而六五帝哉惟我哲宗皇帝接千歲之統膺鼎來之年自修切
磨之道舍學將安取哉祖禹獲侍經帷夙夕孜孜謂無以閱萬里之
塗則燕轍越旆莫知所適一木之本不正則他日之厚薄纖宏殆未
可知也職在太史錄冊之存可稽也責在進德古昔之善可舉也吾

非侵官而離局也吾非強聒以自誇也事當其宜而言有其要也且
一言可也而至於八卷之博祖禹之心切矣說命有篇敬之有什商
宗周后用以立德用以保治朕祖禹之書一轍也祖禹蓋嘗輯仁皇
之懿法以爲訓典一書又嘗預司馬光通鑑之編二者足以明烈祖
監熾惡有補一時有補來者蓋不止帝學一書而已然而帝學獨能
開端倪澄其源正其本使不啻不異後世之君苟知所以尊用崇信
以競競業業日昃夜分以深察吾心博觀物理參之前言往往行淑夫
一身淑夫天下後世其用可勝殫哉其盛可容言哉夫沫泗相與漸
摩不一而足魯語一書成於門弟子獨以學習冠篇蓋聖門正傳必
自是始祖禹其有以昭合也夫

太平廣記序

臣仰惟太宗皇帝廟與擬之通混文軌之宇治叶登成業懋稽古爰
詔儒紳采獲昔人碑官之篇條分臚析燭然有第凡五百卷藏之秘
館制作之道宏矣學尚平博閱貴乎該不讀山海經畢驚何以辨不

龜鑑集卷三

十

熱爾雅幾爲勸學誤一陋一洽得失較若書可無作乎自典藝繁然
易之幽書之明詩之雍春秋之肅學之道訖已歷年牒猶曰治亂之
別成敗之殊釋是括九流下駭問尙遠而不即廢而不攻況百家之
細乎致遠恐泥明戒陳梁維日不足我則未暇備者類以未爲詳以
不正爲謬博極羣書旁通百工之學卒蔽大人之賦已事前轍可不
鑒哉曰是一曲之說非達觀之見也蓋自乾元四部以來唐政不支
醜羯腥聞播於太紫之上太京原師金湯屢墮牙籤散亂之簡不越
而之四方則莽在泥塗國史不克全況他乎重以未造之禍極之五
閭之變芸香半落竹帛土苴誰復念之干戈鋒鏑之餘天祚塗炭真
人挺生鋒旗四嶽罔不臣妾孟蜀江左之掃除舟車率來冊府以充
雖投戈鳴鏑絕亡馬上治天下之想煜煜奎壁下闕圖書萃於五緯
搜遺有詔獻書有賞表著方冊炳炳若丹以舜嗣堯重華有光三館
翠飛崇文標記中屹傑閣雲章昭回頓還石渠東觀之舊文風日起
御覽一編千門萬戶包總細微咸曰周敘英華踵作囊括後先流別

井然若延萬士裁冠切論皆前所未見猶嘆聖心蓋曰供造無垠變
動惚恍殊異之象時出間見使無以昭明之則駭溢元元將有禹鼎
未鑄之患彼芻蕘一言曰表髮溫不以爲鄙而慢之也況宇宙之宏
編帙之繁耳目所不接忽而陋之不幾以常而廢變守一而忘百乎
五石之隕恆星之如雨格諸降莘言晉之故左氏不爲誣矣故自虞
初以降千端億緒或是或否若信若詭有不暇論也若大宛之馬驪
黃牝牡雜然具存不爲汗血之象也若大秦之珍瑟瑟璠璊渠渠然並
舉不惟尺璧之取也大矣夫有六經爲之正有廣記爲之變括洪荒
而無外秉仁義而不惑吾道之終平極千古之醇武成惟二三策竟
萬物之動九鼎用知神姦來者克明則皇心萬一愚言不爲誣矣臣
謹序

記

宋唐士恥撰

剛應廣利忠祐侯廟記

葵之列壤上直須女垂芒俯屬大者時而爲鎮望其南則派自鼎湖五雲郁紛黃帝所盼睽北則脈分東越叱石羊與初平所隱遁焉南迴而秀短小精悍如賓從却立惕爾聽命北乃挺傑偉有堂堂大丈夫戟冠列坐之態意其必有異人起乎其間其生也不凡其死也不泯捍患禦災庇民澤眾猶有見于百載之下可以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血食永禋名在頌臺之典者是殆山川之所自有而亦豈尋常之故也耶邢爲縣鉅姓間亦儒冠自修應仕吹鑣然未見名聞一世表表在人耳目者靈氣磅礴乃在於神耶且神之在母也有金革之兆及其既生也無齷齪之見弗屑章句儒所學萬人敵蓋嘗觀光上固有意賜冠雖命不時偶於邑以終猶能息山房之厲以此里民佐旗

靈巖集卷四

一

鼓之鋒以靜祇祿以至除疾疫之害眾却飛蝗之戕稼曰陽而陽曰雨而雨無感不應又爲一邦之顯相豈其長存不朽真足與世之建功立事者並驅爭先也耶是宜里人思其烈公朝著之名眸容一新堂序鼎立永垂來禩至於千萬年而不已也耶嗚呼與其見用於一時孰若留芳於萬世與其鼎食於生前孰若尸祝於身後使神道遇時君一將却敵功不難建又豈若今日之事之爲烈哉夫人死而有知者其死也必有異焉方神之氣素魄不離不仆筋維骨支儼若生存之日則知其所得於天也厚矣所異於眾也遠矣是又焉可終混也哉神世居金華之赤松鄉諱植賜額之班蓋嘉定三載九月二日公朝嘗贊既已勒在堅珉茲不詳述姑爲樂章以妥靈而鑒辭曰赤松今日石兩仙今孰識山所鍾今未已有神今民是翼彼大弓今長矢若素王之崛起神俯視今振楫力有餘今莫比是天之所付今非常胡忍離解今堂堂六庵今曾足道豈屑意今公王一時今孰若萬世此民今驅其厲斯邦支今封狼胥是吾之心今轟雷車昭昭昨

續今氣祿掃名登史牒今幾大道

漢追封高祖功臣記

漢高皇帝以睿明之姿廣攬英豪盛疆小暴大難略平則既並啟爵邑俾傳孫子與國咸永惠文高后繼之數十年之間搜遺追封尤切不忘其事見於史記惠景間侯表之敘一代盛典不可以無述也天啟眞主風雲草昧必有智勇之士爲時而出大業甫定分茅析圭開國承家永錫曾仍貽茲無極既盡報功之義然其後世之君猶且日篤不忘每惟搜討講求是急必欲使尺寸之效舉無不見知之數其爲孝也大矣其屬世也切矣肆惟高帝有知人之明極容才之量下逮屠販寸長畢錄用以組嬰鼻羽脫斯民於鬻炭區宇既平歌頌以發清廟之策既不敢緩爰自六年十二月甲申始裂平陽以昇曹參迄十二年六月曲侯張平之封凡百五十有三人厚以第室之賜固以山河之勢表以十八侯之位次漢承秦舊爵列二十通侯爲冠山關內侯以降下至于公士等級之思者尙多有之特詔肆班申勅

靈巖集卷四

二

漢書

長吏厚遇高爵入蜀漢定三秦之士思復世世酬功懋賞斯亦足矣一傳而孝惠再傳而高后三傳而孝文皆克紹厥世將相公卿登用耆舊列侯朝次藏之宗廟猶以爲未足又取高帝未論之功俾祚爵土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交至曲盡猗歟盛哉謹案本表平都侯劉到以孝惠五年六月乙亥封平定侯齊受以高后元年四月乙酉封中邑侯朱進樂平侯衛無擇山都侯王恬啟祝茲侯徐厲醴陵侯越則四年四月丙申所封南宮侯張賓俞侯呂它又以父功追封樊侯蔡兼以文帝元年六月丙寅封蒙之克家蠱之幹父特書展書孰謂漢家之猶少恩哉厥後孝宣元康特發廟藏復家賜金百三十有六人孝成孝哀興滅繼絕建初永元復封元勳之裔桓帝咸熙三年猶錄蕭曹之後前後一轍有隆不替宜其盛哉終漢之世鼎彝太常之勳不一書而止豈勤率之道素茂有以啟之耶

唐貞觀凌煙閣功臣記

唐太宗文皇帝以濟安之姿承開拓之運文綏武服萬方同軌爰命

怡功之成雖曰圖維自我一人而叶濟左右抑羣臣是賴纂承之始
首定封戶帝心若謙以爲未足載維繪事省貌表揚會字用彰殊烈
永垂不朽誠弗可緩越貞觀建號之十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戊申
誕發明詔圖功臣於後煙閣眞帝王盛節也明主報功之義期詔罔
極拔尤取穎審象垂名與日成新以勸以厲盛世一轍漢宣中興麒麟
畫象光武系隆雲臺襲美兩都四百帝業用昌矧維太宗聰明剛
決叶贊神堯鼎密德充以次翦滅中區既寧靈旗四指突厥高昌相
繼俘馘冠帶詩書配天賦得紀綱制度鼎新近古俗易刑措庶幾泰
和固已高軼七制而上追三王矣叔業字又策力成備偉績殊勳掀
揭一時烏可猶默無報爰命丹青具紀形貌致之禁殿日所瞻觀想
其冠紳劍佩麟次楠比立朝之正色在師之嚴貌暨濟濟濟濟揚山
立雖千百載之下儼然在目風行化洽人思勉旃追思魏徵登觀賦
詩委重李勣別圖自序始終著名遣使特祭開元賜色曹霸承恩瞻
望崇締感想雲龍茂恩隆渥有加弗替佐命勳勞益用不泯太宗親

藝叢集卷四

三

藝叢集卷四

讀一卷見於藝文志別集之目劉氏舊史載玄齡之贊曰當官勵節
奉上忘身豈即太宗之文耶王氏杜甫丹青引復曰親序豈序贊
並見一時耶唐曆唐統記悉謂世南出自特寵意者博雅領袖獲與
是列耶呂溫贊引以爲象二十四氣若漢將上應列宿者果當時之
意耶舊史又載孔穎達明年圖形豈其後復有繼登者耶考之六曲
凌煙在宮城之內李庚賦西都諸閣圖形榮號凌煙則斯宇斯建
殆亦我朝博雅之士總錄金石考之孝恭志元兩碑曰圖形哉武豈
揭名前後不同耶厥後聖曆侍臣加之贊述子儀光弼下逮希逸肩
摩登茲貞元寵詔刻石勳門遂良等二十七人見於會要展等三十
六人上親爲贊見於李翱所述相良器之碑大中二年七月己巳續
所未圖前遺後承光明靈長其盛哉無忌太宗實錄柳芳唐曆陳
徽統紀皆二十四人始於無忌終於泰瓊具列名位會要無靖士廉
然亦日二十四人矣泰瓊傳雖無士廉末敘永徽所祭廼居第二呂
溫曆贊二十二二人而亮君集以罪斥吳兢貞觀政要與夫開立本所

圖數皆與實錄合然二十四人當已謹記

漢永平車服制度記

漢顯宗孝明皇帝以聰哲之姿膺重熙之運三雍七郊禮明樂備上
嬪隆古人知向化惟是中興以來撫摩勞來歷有年所民殷物阜中
人易移未免小侈車服之用稍踰法度帝思財約愛詔有司申討參
酌建爲矩矱以壹民心以防濫溢不休赫哉其人道之丕彝帝王之
盛節也其端略見於本紀永平十二年之詔而與服志注復引蔡邕
敢哀集梗略爲之言曰人心惟危因物有遷不知自節彈肆無度明
主憂之爰擬定矩矱就準繩不愆不愆五三尙矣漢興以來高帝草
創衣服操乘僅卿賈人班壹雄邊至僭旌旗秦俗未除屋壁倡優帝
服后飾識者憂焉深用太息太宗刺經制服名篇槩在七錄謙遜未
皇意則難見專事躬率綈衣革舄上法堯儉祈易風俗孝景雖詔唯
及長吏世宗初政締緘首議逮夫天漢深厭侈放大索京師四年甘
泉乃班明制旁達出日見於南齊輿服志大國朱輪特虎在前左兒

藝叢集卷四

四

藝叢集卷四

右農小國前熊羆展左右又具於劉昭所引古今注之文概見一日
他宜稱是先漢制度森嚴若是不可尙已東都以來務用安靜未及
裁制顯宗紹遠稟斛罕作貢賦尤輕府庫還積草木殷阜牛羊彌望
咸里侯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極於齊民頗恣耳目帝則憂之乃命
有司乃究乃討上自侯王下及黔庶被服嫁娶各有科品廣示四表
永貽萬嗣皇乎卓哉誠有國不則人心大防也帝意若謙兼用躬行
身御衾衣誠意深切刑妻齊家椒房春宮重繪厚練用倡於上匪特
政刑有光文祖德禮具修一時抽毫之士並賦兩都謂申舊章下明
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文
核事實殊非藍矣重規疊矩有隆不替肅宗建初二年二月辛丑明
詔申勅兼命齊相省去三服休素方空穀吹綸絮馬廖抗疏將順長
樂廣平鉅鹿樂成諸藩樸素蒙賞孝和永元十有一年七月辛卯復
揚明憲諸古麗主移閭綠加上奇表之飾影滅述絕孝安之元初孝
桓之永興悉修故事前遺後述化行俗易猶歟盛哉然而明堂郊丘

舊儀非古帝命諸儒東平宗老尋繹藝傳冠冕車服悉還聖作烜赫
明備似非所以示儉然識者深挹帝旨殆大禹惡衣美冕之心並行
弗悖理固若是帝承尊經之緒夙造時敏是宜舉措悉惟厥中有居
車與衣服著令武德殆亦永平之意本紀詔在十二年蔡邕以爲永
平之初范志慙賊弗可詳考姑存厥異以俟博雅君子云謹記

紹興新建太一宮記

有宋中興再造之天子以睿明之姿紹復炎景區宇略平百度次興
布衣臣千秋言祖宗故事咸建太一之祠永祈年穀之登今茲翠華
所蒞未有常所適詔顯臺尋繹往典宜和舊宇蓋在乾維爰究爰度
鳩工聚材考成于紹興十八年春季春之月凡一百七十四區輪奐肇
新恪恭典祀貽茲千億不可無述也傳美少康復禹之績必曰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漢宣中興金馬碧雞之祠適致一時之譏蓋禮有不
備丕承所急扶危之心非曰孫謀若昔興王虔奉玉帛用恤明祀凡
以申薦德馨貽福元元既非一己之私則繼世之君修振墜典胡可

靈巖集卷四

五

緩哉太一之祠雖不經見楚人九歌吉日良辰形之詠歎彪炳可覆
漢武甘泉昉乎繆忌唐之乾元王璵有言弗雅弗專無足譏已聖祖
神宗宏模典要丕易遵非漢唐比太平興國六年首建會宇一新
祿威植寓陽郊天聖八年兆乎西廡寧六年處乎中宣和元年又位
平北凡以奉若天道迄應曲當中興之君其可忘乎哉創建炎以來
明謨糾斷僊伯靈臺莫安六幕百司庶府駸駸略備既彷彿承平之
舊惟五福之福以格有年以茲億兆者猶有關焉韋布幹議明旨繼
班奉常獻儀共工董事乃勅乃戒民不知役蓋易年而後成豈飛翼
布弗陋弗奢璇題奎壁日崇真日靈休日瓊章寶室日介福崇禧炳
煥之時齊明有殷真儀有庫修廡角立采繪彪列蓮豆靜嘉悉著悉
備自今以始四立之辰祈穀之月恪修薦饗罔敢遺失下逮黎庶乞
靈有度二十有一日帝乃躬修西面之禮陰雲四開肅昭辟蠶凡爾
在列載欣載肅罔有軼儀熙朝之盛容復古之大端弗可加已夫會
宮壯麗釐革肅雍迎康年厚生民仁也俾率先可不易乾方似古人

順天命義也五典祭爲上首神太一爲貴懷柔於神禮也一舉而三
善從焉不眩不盡智也夫報成必躬謁乎是館堯舜禹湯繼繼承
承凡今幾見而永錫鼎來如川方至是官之建豈曰小補哉臣謹記

天臨殿記

若昔眞宗章聖皇帝治叶休明萬祥畢臻東封西祀告厥成功爰幸
亳社躬謁太清之宇萬騎雷動次於近郊臨宿雍邱之梵剎紹聖初
知縣事臣徽詢逮繼流采獲異聞願瞻太息改責儀範俾塢皇居爰
揭巨扁實曰天臨欽贊樂石歸忠之意輝煥一時不可無述也天子
以四海爲家玉帛羽騎無遠弗屆翠華黃屋驚夸際幸後世之侈心
乎虞周時巡徧遠於方岳蓋曰秩典非見創聞欣欣喜色見羽旄之
美特當時之頃未聞若來之表著以侈於永世何也夫臣之事君盡
主乎敬若稽往蹟華蓋承辰星陳天行風伯雨師汎灑交馳嘗及乎
斯地警角告嚴玉漏司晨夔龍悲壯之音若由在耳齒簿森拱入門
無譁旌旗車馬之容若然在目於是而愀然曰一時之偶也不幾於

靈巖集卷四

六

不敬乎漢世巡幸之地皆使致廟祀滿於古雖未前聞要亦君臣之
義未造由不敢廢豈一時之陋哉康衢之謠曰帝何力於我華封之
祝曰願聖人壽在堯雖無適莫而事君之義則有間矣矧惟眞宗承
千歲之統廣三葉之仁僊載威儀與民休息皇乾顧歆度越圖壽之
表升中展慶上比七十二君之盛份陰陞祀儀矩叶成今茲欲謁眞
館千乘方軌方是時也耕食暨飲無供辦之勞黃童白叟有縱觀之
喜春風和氣四溢衢術雲初相傳以爲大幸故雖七八十載而未能
忘也黻於是籍有闕焉皇憐四宣家佩典藝天保報上之心夫人能
言微也儒生負民社之寄宜其一聆盛際侈大而聞張焉以舒宿昔
向上之願而不暇請也方朝謁訖濟古毫末都咸賜醕樂麗譙壯觀
日奉元均慶日重熙願慶煥煥一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於是乎見
之則敬乎其可嘿故或曰陽曜匝宇容光無間而曰日在是天一周
流盈虛變通而曰水在是是不幾乎誣然神化運動有一有萬一者
名既若是則萬者盡其可達而況天平標曰天臨確乎其不可拔是

名特見於王明清揮塵三錄以會要考之蓋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十有六日縣之圍城鎮敵之初周則歲月罔知姑存其略以俟博雅君子云

王宸殿記

王宸古別殿也朝暮畫問厥事既昌日倚而槐陰薄漏移而蓮炬開絲歟竹歟皇胥樂歟思歟游歟焉情躬歟切四夷賓服萬福澄簡日宴而坐幽枉必達問之朝羣賢濟濟銷網問之野黔首熙熙解網河圖洛書不藉龜龍之出東封西祀並驅隆古之際非有暇之年歟崇文有院龍圖有閣太清有樓四部七錄取之左右建其厚廣履細旂幾冠切論爭先勛華肆筆為經萬世五色表裏興藝講非不詳指非不洽而皇心莫之味也三朝九陛負展凝旒大宸叶焉惠極承宸居非不足也羣飛鼎新既動機斷匪軌匪私毋意毋我九重靜淵萬類不作綈几獨御歷歷維見優柔厭厭深造自得悠然會心時一解頤韋編三絕不足喻其懋夜分乃寢不足喻其力也宏我漢京兼鹿卿

靈巖集卷四

北

雲有曰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不不可殫論內也不過曰乘茵步輦唯所息宴而已非古訓是力也武宣之侈心略而弗論可也然而身衣大練之后弗與僊龍之私倉卒足欲外戚傳至其藩王為密宦官女子幾得其隕也殆矣夫俗成治熙文治燭興外若可觀自今考之直文具爾太紫在上丙丙有度奎壁遡焉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天有所不及聖有所未至而我章聖皇帝獨全秉德百王一人千載一日也而況茲殿所藏凡八千卷雖九流古義有所弗取況裨官乎帝之學也非苟為是博也仰賴道統文不在茲乎且帝之若稽出自天性非矯飾所至故凡命召臣工樂豈之頃必先之藝文其見於玉宸也四為景德四年三月乙巳由太清而至是殿也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十日親太宗皇帝聖文神翰而錫之膏飫也八年四月癸丑朔則先是字而移御也九年三月四日蓋獨召宗室焉他日又至則天禧二年十月十一日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兩親稼焉以考古為未足又察乎穡事人勤怠心何自入哉且是殿所陳有若漢文書

囊集帷方以道德為麗外物烏足道哉帝藻昭垂實紀本末臣懼其憊也用極鋪陳云

仁濟殿記

米與百有餘載德茂存乎四世湛恩汪濊洋溢乎方外凡可以利用厚生為億兆計者靡不畢舉通虞曆紀元之明年二月庚辰爰班明制以大相國寺鎮炎圖石壁堂易名為殿標以仁濟緣文察實聖意彪炳天地覆載之德陰陽化育之功有弗自全而我仁宗皇帝將寶全之丕休哉帝王之盛節也神聖以天下為己任一夫之不獲一毫之未至吾心猶將惡焉故其發政施仁之際雖一工藝之微苟可為斯民地者咸盡其惻怛敘薄刑清政極豈弟風正氣平物無疵癘神聖之職殫矣彼疾病痾瘥生於小已不能自衛雖略焉可也然由已飢渴之念初無彼此之間博施濟眾與天同大自昔黃序題期岐更應明堂之詢纖髮悉備神知創始正物明民見祀億千弗可向已周官醫師而下庀職為詳疾瘍者造歲終稽事者錄忠厚百代所仰漢

靈巖集卷四

八

之西都奉常少府並建太醫初非重複東京省官乃去其一及民之意總非前比唐之太宗覽圖明堂僅戒鞭背仰視皇王之仁復弗可及維我建隆命馬嘉志等校定神農本草經聖言標端太平興國集方賜序則曰聖惠仁皇善述天聖建元之五載爰詔太醫詳理諸經岐黃之秘奧越人之綱條下逮巢源罔不鼎新又念經絡十二俞穴之所差之秒忽死生分焉俗傳訛謬弗克明壹復命尚醫奉御王惟一精加考訂為書三卷模木班用命翰林學士夏竦序其意鑄金象形備列纖悉置之一日二日之地以正粗工之謬今茲鍼灸有圖石壁有堂其殆推廣前日之仁由天聖以迄慶曆二十年間有加不替克臻大備休稱昭揭聖心炳焉自茲以始凡爾工藝服習究玩艾石所施必審無舛六藏以條百絡以豐暴疹不作各全天年其為仁也大矣其所濟也廣矣蒼錄之盛殆不過是東都李唐比之禍已四十二年之治凡可以幸斯民者無所不用其至期號曰仁不亦宜乎厥後徽宗皇帝政和紀號之八載五月將望幸班明詔經曰聖濟出自宸

漢備論衛生核邪之道以幸天下宸衷惻隱先後一轍猗歟盛哉宋
徽求記東京謂殿建於天聖八年在寺庭之東與寶奎殿對峙殿之
石壁蓋仁宗御筆針灸明堂經之文姑載其略以補國史之闕云臣
謹記

漢議民徙寬大地記

漢孝景皇帝以德克肖接千歲之統始初清明慨念稽事之艱難維
井田之制既一變於阡陌漢室龍興專意休息未遑復古肥磽廣狹
惘然隱卹簡在宸衷適元年正月肆帝班綽念人士之不相適爰勅
有司稽厥論民有欲徙寬大地者聽之皇平哉明時之善政人主之
盛節也人不土不生土不人不成游民閭閻古所無咎單明居頓
成一編豈亦成夏之衰事資振舉蒼姬六典司空蓋其一度地居民
職掌攸專土地不易以及中下截然陸殺仁之至義之盡也秦用商
鞅壞振古之良法以自成其私干戈塗炭之餘日不暇給高帝五年
後九月徙諸侯於關中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五姓關中與立田

漢集卷四

九

宅是直強幹弱支非出於厚下也孝文刺六經以作王制制農田百
畝兼明司空執度之典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將汲汲於厚生本制之
篇先平兵服劉向七錄彪炳可考漢平復古之志卒之謂皇雖務在
養民田租盡除念農之詔丁寧反復而皇澤迄未究也瘠鄉瓜居食
猶不濟豐薦之士人不得徒誠一時探病帝也承恭儉之德繼惠養
之志在位凝命甫壽茲九重之內與愛之問俯思民業怒如調飢帝
王井牧之法雖未皇及盡求所以舒目前之急效均一之梗略爰詔
有司爰開廣夏爰容愛度首量國用與賦僅焉固未能助民之徒若
夫民之有不便願自徙者其思爲之條畫以便利之凡我在廷庶夫
爵食夫祿其推我公心達吾善慮以厚夫元元共濟仁壽之域想夫
薦紳將將發言盈前知者取其謀勇者替平快順民之欲適事之中
小抑強秦之偏漸窺隆古之平中正愴於簡策謳歌發於田里亦足
以亞七制追盛時之彷彿矣後之純儒若仲舒蓋嘗仰思古道發限
民名田之論孝武旧於兵孝宣格於法而不暇及也田畝奴婢之禁

乃見於孝哀皇帝綏和二年之詔願中止乎貴臣之私而卒以不行
度長黎大豈若孝景之果而都四百之樂夫豈一帝之力哉然當時
之政獨其緒緒粗見於紀而他皆不詳其信史之闕文歟倘俟博雅
以要其歸矣

益州交子務記

有宋君臨萬寓天地其量不作不創因民所欲左翊右贊使乾平允
以無因蹟益州之壤鎮撫全蜀直國坤維雖車書混一初無彼此之
間然去都國幾萬里了不與中原謀遠地而接蠻戎慮其溢洩賊幣
以蠶人疾恐遷而質劑與焉主以十六戶時改事變貧富不齊有券
莫償之患起矣訟牒紛紜官疲決責或者厭之將一棄不顧然而運
重難遷之患民又病之議論煩縟事愈明白官建專務以主其事一
時因隨創建豈無善意維持可傳於後者輒補其闕而爲之記曰民
生林林不能自養饑求之食寒須之衣而農出焉神農建耕織之教
少昊立九扈之官爲聖神者亦豈能坐視其自成哉則必立之官師

漢集卷四

十

著之訓飭以佐其所不逮而使之至於遂事而後已然比之飲血衣
皮之時固已若多事聖人不敵憚也耕桑衣食之餘日用萬貨非一
方可具理須服賈而商出焉稷佐懋遷之道周建九府之法亦無非
左右齊民爲之表則使無後患然比之蠶桑稼穡之務亦稍末矣聖
人不敵厭也凡其由農而有商自醇而趨便從質以歸文皆其勢之
必然理之必至繼此且有變焉聖人烏所難哉我朝家法不自神聖
凡百制度多因前代非害因循樂荷簡慮其強民而弗從者蠶祖肇
造太宗統一真宗守成如出一轍官師取其實掌不顧名號財用謹
仍舊貫何必改作罔求富強弗務鼎新一以便吾民而已至於民有
所欲起而應之曾不旋踵用能宏覆六幕仁熙義恬錢錢重而券作
主戶貧而券病薛田據大條之節極再三之思以爲吾將禁之不爲
則重者不能使之輕豈公朝愛民之仁吾將任之自爲則貧者不能
使之富又豈公朝理財之義折以大中則不若官爲設職制其盈虛
有錢斯付之券有券必予之錢出入無毫髮之私授受無斯須之問

母子之相繼名實之相召經緯之相濟力役省而紛爭息矣田請之而田去寇滅繼之而城又去天開際幸田代城後復起前讓清朝會音再昇外臺漕臣張若谷既是以於其先東川憲臣又稱之於其後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詔音俞焉通貨泉之窮極商賈之變施之全蜀至於今賴之想其負販之夫射利之輩婦清之丹卓鄭所治重錦植布異物崛說四溢外區邱杖傳節於大夏蜀醬流味於番禺捆載以往垂橐而歸執券取償如探諸懷揆厥收元薛田之力居多天聖明道之間蓋章獻明肅皇后實司聽斷其能決然用薛田之議亦仁也夫亦智也夫託六尺之孤而不負章聖皇帝者豈偶然哉或曰錢錢行於邊西北蓋同矣俱患其重矣則交子殆亦可行也今公朝獨行於全蜀而他邊不與焉何也漢均輸亦良法也亦便民也然而君子患焉以其意不善也夫交子蜀民叛之蜀民行之蜀民有病之吾特爲之醇制而使之不贖焉非敢創其端也從民之欲也今而復行於他邊則是強民也非以便民也是以均輸之意而推之交子也其

壘嚴集卷四

壘嚴集卷四

可子是爲記

濡須塢記

濡須塢者吳孫權之所興築也維權藉父兄之資奄有南國定都秣陵雖赤壁戰勝之威既足以破曹操之膽而奪之然操進取之心未能遽止也一時南向之意遠溢江表權思所以禦操之術謂據江以固則逼過都邑不如進營淮甸之爲愈也乃眷乃顧因仍天險依山帶水加以人謀之威腹心爪牙之臣蒙愛進萬年之策若曰功不可狃勝不可常古語有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備禦之至計保國之大方歟使吾有不可勝之形則寇心自憚吾眾亦堅然後還衝可折權用其謀土功肆起不日告成卒以遏北方之侵軼俾我斯塢其守江之上算歟其霸業之所由成歟其鼎足之勢所由定歟敢哀集信史用記其顛末在易之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官大司馬之屬蓋有掌固司險之官夫以王者之世仁義充塞乎兩間訖惟人面罔不來王恩心成城我戰克而何有於險要哉然猶不敢以本

而廢夫未不敢以腹心之寧而廢夫股肱爪牙之捍禦而深畏夫人謀之未滅人力之未至也而況區區之吳哉矧操之威加四方功收百戰雖如袁本初之士廣兵盛官渡之役卒以不支其鋒殆未可忽也赤壁固非幸勝亦其自犯古人趨利之戒是能一炬而蹙之操固且暮思一酒之而將集夫新功焉南牧之舉未嘗不在心也長江混混固天所以限南北然秣陵近在淮濱必思淮甸之經理以固大江之藩籬濡須之爲地當淮甸之要衝西趨合肥實北方來侮之所寄徑也有山峨峨可憑以固有水泚泚可達之江然城壘未立虞險尚多不加之人力是烏見其可哉臣蒙親茲端緒訖用有言關於聞聽謂諸將之言以爲上岸擊賊洗足入船是一切之見耳是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耳豈萬全無虞之策哉是必版築有興城雉有建使敵心自阻我意不折而後江南可高枕而臥矣權夙擅高明善屈羣策耳接斯言心契其賊可之命之爰命倅司鳩工聚材戒役庀事迄告成焉屹如邱山當道而不可夷也堅如甲革之衛膚而不能侵也雖以

壘嚴集卷四

壘嚴集卷四

操之雄傑決不敢越之以用兵於江南雖矣夫其南國自固之大機歟且以史考之建安十八年正月操至濡須蓋四萬之眾僅能破其一將卒不能大有功焉操也方與有子之歎而懼夫春水之生十九年七月又至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至焉二十二年正月又以二十六年之眾至焉僅致一介之來而遂不復以爲意夫以操之威磅礴五年之間而卒無纖芥之效豈以濡須果得地利無所復用其力耶至明帝太和四年十二月之後權繼有合肥之役亦豈以濡須之既固而後可進圖合肥耶厥後黃初三年曹仁以數萬之眾臨於濡須宋威僅以五千之眾而獨能走曹仁且收斬將擐旗之功豈以宋威之力而獨能辨此哉亦以濡須真得領會而曹蒙之興築有以貽後耳昔馮道根之戍阜陵也有險必塞有微必理眾嘲其爲道根獨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而竟以却敵權也其亦道根怯防之類也歟

壘嚴集卷四

宋唐士恥撰

頌

芝山頌

宋興四五十載叶氣格於上下圖書之出變超往牒人情恰照願建
升中之禮登封訖成載修份土之祠崇座昭安昆蟲閭擇爰扣琳宇
躬修款謁凡前王盛際升平將典罔不成稱忱何比馨香殊應踵出
凡仰而見之於天俯而形之於地致其物繪於圖者府無虛月史不
絕書至於自本至根效三秀之異者尤爲難者乃大中祥符元年六
月王欽若得之泰山蓋八千餘本六年十一月丁謂得之壽都蓋三
萬七千八百本越月丙午又獻九萬五千本焉殆前時所未有也其
其殊形詭狀五色榮發溢於觀覽不一而足彼甘泉之產西德之符
不過九莖形之詔旨詠之歌詩使見斯時之瑞豈不駭觀益聽宜其
帝心格誠不敢隱過叢而爲山以對天宏休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

靈巖集卷五

芝山頌

內臣元吉分界名地凡二百焉八年六月復錫殊庭加資臣工各二
俸之寶藏不朽不赫哉振代之珍符創見之明時也天瑞應誠而至
昔蓋有之求其系至唐集輻輳雲會若是芝者實千載一隆又從而
加之意不役不夷以震蕩億萬年之耳目其兩至也已非我眞宗
章聖皇帝嚆克致之亦嚆克顯之小臣不揆竊萬之律呂播之金石
以彰無窮之偉觀頌曰天尊地卑人焉中居有威自我厥應不虛有
義斯圖有歟斯書究而論之不差錯錄匪分而際若鼓在柝五閭易
置天厭紛如迺眷眞人大濟堪輿東征西怨爰立宏模曰義以正曰
仁以簡詔爾來禋毋二者踰太宗一統悉歸版圖訖惟人而畢會我
都章聖嗣之不變不渝三朝繼承四方無虞我澤益深深澹澹淪膚叶
氣薰陶方外鬼區有降自天大中祥符稽之往牒振古所無小民稽
首登封來歟言曰今日安若覆孟矧此天瑞有誠既平帝曰俞哉叶
以汾陽柴燎莫瘞瘡痍纓紱餘毫宮載臨確如前謨保合太和三秀以
敷人一已千僉用歎呼既萬且億與常則殊於岱之域於毫之沮上

帝監觀左昧右扶不一而足或勳或朱五色交榮光彩敷腴其來維
遠厥入連車爰命爲山錫之名廬加資臣丁非玩非娛甘泉九莖而
德之除寂寥問見何足掩渠漢德鮮矣僅爾斯須曷若昌期可張可
鋪不隱不夷永視居諸小臣作頌敢罄厥愚

紹興祥符廟酌獻頌濟公成安樂頌

堯舜一時輔佐其子孫咸有天下且膺一統之盛趙出伯益乃獨跨
帝軼王度劉趙李而後興焉中數小奇天眷不釋挺生程嬰以左右
之史遷特書焄熾繼册雖陰佑所臨似非人力然忠肝義膽要與日
月爭光又奚止丙吉陰德僅見當時而已哉烈士初心夫豈望報然
被其施者自不可忘也元豐紀號之四年五月始封嬰爲信成侯棟
宇宰木之蔭屬以祥符始血食焉中興行都用肇昭享蓋紹興十有
一年八月至十有六年六月加以忠節之號二十有三年二月爰命
頌臺議超常度爵以公冠以疆濟春秋二仲祭必用樂酌獻之曲蓋
曰成安備綽興也且統垂千載累聖相承民漸膏澤詠仁蹈德景炎

靈巖集卷五

芝山頌

系隆運政無窮原其端緒存趙之力爲多是既不庸釋死而不朽無
贈義烈雖歷數千百載猶一日也英心廉廩如在其上膏雨既濡秋
露將肅時序物情人心懽焉俎豆告潔牲牲告備卽肖貌之宮迺肆
通薦八音在列詩言義概更惠之風備立卽寬形之千古如日常新
量幣既奠縮爵既告草木起壯金石將將絲管相叶而百禮暨矣祭
法有之法施於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患悉在尸祝之列矧公存孤利
濟萬世致其格恭是宜有常中聲嘉號嗣茲將禮聖王懋焉元封百
度厥端既啟中興肇新有隆不替下貽億嗣甚盛舉也可無聲詩播
之金石頌曰皇乎趙宗嘗在晉國有孤幸存播者如繼帝曰念哉是
萬夫特將建殊勳覆露六幕卒存其祀險艱千億昔云託孤猶曰六
尺茲焉亡有遺腹是植豈無杵臼大命且羶困謀竟售虐心遂熄此
爲其難委曲羽翼豈無韓厥卿位侯棘上薄雲天言烏可食外內叶
策則各有職惟嬰之義萬世赫赫歸告九原一死何惜執禮三年何
足酬德矧茲源流眞人是出五閭厭亂四海乃闢垂統千載周道其

直六合廣矣閱世再百日被雨露膏潤無極時變之庸時變之力尸而祝之佐以徽釋夫何何言是安是適青陽方中萬彙奮述牲牲告願春酒有思思公之仁溫溫如日西顧將半思象悽惻黍稷告成祠延載陟思公之義秋霜栗栗象德之音意緒昭昭自使遇季子維見歷歷侯今之樂風概可識勁氣堅節介焉如石才愧吉甫鋪敘髣髴

延喜樓冠帶河隴高年頌

唐左覆海高臣妾萬國太宗皇帝之兵有以俘頡利刊延陀滅高昌驛回鶻幾踰高麗而強弩之末終不足以振魯縞僅以侯君集一戰之力而和吐蕃立宗鼎盛之日雖西方萬里之遠而一叛一服終不能得其要領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嘗覽天下圖見河隴舊封赫然思經略之而未暇也及敵運之既衰尚恐思弄兵而吐蕃比於危亡矣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玢復清水收秦州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六關盡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邵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

延喜樓冠帶河隴高年頌

三

延喜樓冠帶河隴高年頌

是歲大中建號之三年也八月乙酉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稽首易服昔漢宣帝能得呼韓邪之朝而卒不能得尺寸之地什伍之眾以有之晉劉裕西滅秦東滅燕有以舒華夏之氣而暫得復失皆未足爲曠古之功惟宣宗值此救運之衰不勞兵革之用大刷祖宗之恥收久失之地而復屬中國之版籍其亦千載之一時也歟而今而後沙州祀祖父之衣服不必復藏也順憲二廟之謚號可以議上也偉矣夫其振世之大烈也歟土地人民之復雖乘吐蕃之弱兵不血刃而紀獨以爲吐蕃獻之傳則以爲諸節度之力通鑑所書與傳不殊今以爲據頌曰用夏變夷昔人有言天運不息恢若轉圜常與願違弗副而愆故爲希圖難遇之年魏魏冠帶聖明所宣中國是肖仁義則兼漢能服從來朝呼韓呼韓至欺金朱吉獨然而猶曰單于爾專爾地爾民爾其保全越有華風外方乃還天開大幸旣隕腥羶復還古風儼若衣冠是真異事可書之篇唐有吐蕃頑狡莫鏘係繫吾民彼效發遣子孫以傳故還旣衰不勞中

權批復清水秦州肆連乞乞季榮復州日原兵威破竹連取六關李欽勉旃安樂是還欽緒出車蕭關亦奉終焉鄭涯得扶以旋八月乙酉移御嫺嫺延喜載臨載撫載憐謂汝中國昔日民編今墮邊地厥心載捐天開帝曆帝曆綿綿反汝古服歡聲震天歡聲伊何躋我聖賢聖賢所制帝王則然酬我心曲王化無邊彼之強敵飛灰滅煙昔我沙州祀其祖先漢服弗知淚涌若泉今其反初荷澤九乾荷澤九乾有道平平達矣斯舉大筆聯翩播在金石傳之億千

景靈宮頌

廟有寢古也漢之原廟其寢之類歟我真宗章聖皇帝大中祥符紀號之五年戊午靈祖博臨於內宇景貺昭灼十有二月戊辰詔建琳館誕將休嘉若唐太清太史言太微之南天廟十四星仰福帝居宜卽已丙地創之共工鳩役九年五月以落成開凡七百二十六區既更歷年仁皇出震奉真有殿英宗面離孝嚴紀名元豐鼎新十一殿踵立蓋備帝后之奉嚴衣冠之陳矣元符三年十月甲子復於馳道

景靈宮頌

四

景靈宮頌

西游立宮館而神宗所御屹爲列首左右角立罔有不虔大典必告首時必饗蓋亦超漢而軼唐矣帝王追遠之心無有窮已漢離羣累建之廟立之主精神之所憑依祀享之所肅敬猶以爲未足也又卽儀容之可嘉笑貌之可彷彿尸之於祭庶幾乎其若存焉釋之於祭庶幾乎其或臨之仰近靈祖之既極淵源之所自不苟不倦是非仁孝之純全其孰能與於此哉眞皇祖於前崇聖繼於後原廟之不逮古太清之不通今其皆瞠若者乎小臣不揆敢叶宮商播之金石頌日章聖明明百神受職北來西服五岳偃息叶氣所薰萬嘉如織乃至靈祖有臨翼翼降祉如茨景貺罔極神休曷遯棟宇宜植以奉以虔庶幾不忒共工庀官懋於夙夕殫其壯麗地開天闢仁皇繼照館御報式承承自今或願昭格元豐鼎新欽成以畢徵皇天之右館角立大報云初款謁無射吉禮既成翠華親卽春溫秋霜寒暑來適凡厥四孟罔不降陟成典常幸思是力儀容恪然若有若親觀我其庶乎建其萬一帝王之心有欲報德無或窮已方升之日豈無清廟日

前日福精神所馮易言王假漢離萃聚各有所直聖人歎然以爲未足載因靈祖景命有僕彪列羣祀度加於飾漢之原廟救過不給叔孫一言其事僅亦敬愛所寓止於列辟豈若斯言淵源赫赫唐之太宗歸然以獨天寶之侈何足控擊累聖弗及徒自光迹豈若斯宮本天奕奕國家歲事永開簡冊純誠不已厥義昭昭上不遺本昭穆畢系小臣作頌播之金石

紹興秘書省觀累朝御製頌

臣仰惟國家休明之運聖相承典學不倦聰明冠倫之德緝熙日就之功肆筆談辭錄冊充牣西清六閣內直紫微森拱萬靈永貽億禩重明繼照銳精紹述則必閱視相踵有隆不替猶以爲未足靈漢之章奎壁之照下徹飭書林之表蓋跨經越史而凌躐乎諸子百家使天下英賢預藻洲之選者獲窺至理之萬一顧不躋歎高宗皇帝投戈息馬篤意儒術成憲丕謨崇敬不忘乃紹興紀號之十有四年七月二十有七日秘書省落成清蹕臨幸乃召羣工俾觀累朝帝藻

靈巖集卷五

五

偶紳武毅濟濟將將寶軸琅函光彩煥發難香捍蹈爭先快視析所未見發坎井之陋啟醴難之覆爰逮萬宇聲聞改聽猗歟盛哉先漢之君若高祖武皇過沛之歌秋風之詠聞見一二寂寥希聞既不足道光武明章系隆鼎盛雖尊經崇儒有光西京東觀仁壽書林炳蔚晉不聞發越前作以侈觀聽唐文皇之集徒與乎開元四錄肅宗克復以來日不暇給茂焉潤色增光之事維我熙朝累聖作於前高宗述於後以內閣爲未足廣之以冊府之儲以寶藏爲未大繼之以榮觀之勝使數百年昭同之光一旦盡被物表文治燭照羣心知嚮誠復古之丕緒酌祖之大端顧未有續文王之什作爲歌詩掄揚盛際小臣不揆敬三賦而獻頌曰國家之興叶於五緯奎爲文化天挾其秘重規疊矩出類拔萃錫汝保極達於遐裔猶曰未足敷言是事非文則侈非華足貴發揚隱奧萬物咸被重明繼照傑閣嚴邃龍圖而下盛名聿示曰爾近臣簪纓未戾新爾觀聽改爾瞻視虎拜稽首載舞載企復賜冊府增光於外唯務廣及豈唯寶圖藻洲之英石渠所

萃亦獲藝測大海之浹此其盛時莫敢少墜中興系隆投戈講藝鼎新書林聲飛凌厲乃勅前驅清蹕臨蒞冠紳弁裝命駕不俟雜沓欣開彼蒙昧六合九垓開風服義過沛之歌秋風下暨寂寥希聞初非極致矧彼復古東觀大備紹述無間不幾廢棄文皇彌文列部之四肅宗倥偬弗窺檣荷維我列聖瞻前鮮儼堯舜禹湯承承繼繼煥章重華有光奕世吐辭爲經斯文所係六藝難泯不知其幾維我高廟知風之自其幸後覺深識本意遺爾學者莫大之賜小臣作頌金石不替

贊

元祐遺英閣仁宗皇帝御書贊

維天錫無疆大寶命於我有宋惟宋克肖天德藝祖太宗肇造統一聖聖相承澤流愈深眞宗皇帝垂裳九閭登封降禪固已懿隆太和之盛矣仁宗皇帝重明麗天仁益豐義益熟刑惟恐不措致惟恐不薄四表九譯之達肖翹牙甲之微罔不涵泳德化帝心若懷猶

靈巖集卷五

六

爲未足訪逮賢才容納忠直片善寸長靡不蒐獵期以永保盈成用傳千億迺慶曆紀號之四年三月己卯御遷英閣率煥奎率稟尊祖宗而下彪分牘列三十有五事皆保邦之丕範出治之宏綱副以危言終焉願勸講之臣度公亮安國洙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所言可施於治者書以爲賜度等欽拜嘉錫請釋其義丙戌書成帝指大者六事付之政地俾施行焉從古帝王蓋未有舍己從人樂取爲善若斯之盛者也肆惟哲宗皇帝屬志紹述延登老成宰臣大防迺英有請願揭書帷永用監觀詔音俞焉實元祐六年季春吉日道統一傳若合符節彼唐太宗俯監人言嘗列屏障或黏殿壁然條目未備強勉不終僅見於一時又未若前遺後承之莫可及也宜有儒臣欽述盛際謹昧死贊曰維天啟宋無疆大曆維宋克肖維天是則聖聖相承先後弗易舍己從人盡分珍域於皇仁宗繼明御極維仁益豐維義益迪信及豚魚政如金石化成忠厚行葦共濟泰運隆古重見赫奕帝心若懷罔敢自逸後人四來忠誠通輝迺拔其尤可施於國若

曰丕承祖訓是式若奉先業繼守翼異精乎六藝尚吾儒術信義益固巧詐不惑或廣視聽或求靜直小人之情俾無我溺溺盈當戒喜怒富抑達圖當講功則無逆於民撫軍片善咸緝三十有五閏由已出終以危言自儆自惕帝詔關此式揚謙德親臨臨經臣特錫度等羅拜厥義請釋六事俾行無厭無駭肆惟咨宗爰登鴻碩顧首有新施之經幄前遺後承光掩在昔唐宗容納或黏殷壁或列屏障有昌莫述蓋若神聖百載若一帝王大經彪分臚列小臣欽贊用播千億

洛書五事圖贊

臣仰惟仁宗皇帝詔休大統克己承天越成治熙懷謙履薄罔敢自寧猶思微切在躬取洛書五事寫以爲圖不休哉自修之要道飾身之格典也二儀同流人極中建形色天性咸具主理能者養之各有其則統宗會元萬目畢振天界彝倫神禹受之箕子歷陳越爲不矩初一五行委之自然次則敬用五事蓋人道之始也貌言視聽內焉

羣載集卷五

七

心思實一書之領會漢儒考古知德者鮮庶徵之來孰究厥奧維我仁宗發千古之秘啟不傳之妙彪分臚列瞭若日星近取諸身先其在我八政而下不行而至誠爲己之大端立極之奧理也鈎觀國史洪範政監爲卷二十有四出自帝漢殆詳略之交備本末之相宣歟厥後英宗皇帝常列洪範於欽明殿之屏重華繼文通駿有聲中興館閣書目仁宗御集一百卷圖與居其一焉度越流略作宋一經皇平偉哉小臣斐墨昧死祇贊贊曰人生兩間萬化紛紜盡執要端無先一身曰貌固有養之在人厥德爲恭暴慢不侵以之作肅罔有弗欽言從視明聽當遠問咸適厥理毋汙毋遷妙若心思中平天君眷以作聖所造孔深龜文出洛有矧至神具列九疇光明郁紛其樞維何次二所陳反躬之會屢妙之門行政紀疑徵福之分是皆外物殆胡足論有若三德若遇若親猶曰治人朝已之眞有若皇極微福錫民切問近思殆我之因維我仁宗其溫若春請事斯語復禮爲仁曰敬曰用陰會默存知言之要歸乎斯文昔焉政監大義若繪皇曰茲

詳無有以論爰爲斯圖萬世之珍道不下帶厥效孔殷標曰洛書探厥攸元妙訣不傳千載一展厥義惟新小臣欽贊并用書紳

武成王十哲蜀丞相諸葛亮贊

唐上元元年尊太公以王爵諡曰武成傳其宗主用武之教如文之宣尼祭典一同樂用軒冕復以歷代良將爲十哲像坐侍蜀丞相諸葛亮實居第三夫文武之途至唐始歧爲二事蓋將肖其形貌施之丹青書之姓氏官爵以昭示後世爲永遠觀美此豈苟然哉惟亮身起三顧治善八陣擇劉氏而事之出師一表皆至公盡誠之言雖崎嶇蜀漢而其事隆矣其義著矣況用兵行師蓋威文節制之流亞足以服孟獲斬王雙仆張郃而其既死也猶足以走生仲達屢戰屢勝天不假年巾幗之遺方行而蓋棺之事已定夫豈人力之所能及哉脩食武成之庭而配孔門十哲之列宜也夫使後世想其風采人不存名則可存身不可固象則可固欽贊以遺之億千是可後乎哉後之人入武成之堂瞻諸葛之貌而誦斯贊也其有益於英雄義烈

羣載集卷五

八

也豈小補乎哉贊曰漢之季世四海鼎足蜀居其間尤小而蹙諸葛用之抗守如欲孟獲強七禽以覆仲達勅敵亦畏而服而況他人皆輒敗北節制之師如日之煜不幸天年天焉如倏使其義祿不振不得使其英烈不年不祿維唐選擇以標以錄視之十哲威略振俗我肖我貌載尸載祀俾配武成尙論以篤參之羣彥覆以厦屋後世觀之化成自速焉此儀形視之武裝俾之烈烈俾之肅肅俾之想象存其心曲維茲宣聖私之以淑維茲十哲四科之目示之後世白不日浴今之大綱各司其局一張一弛英才並育以垂永年齊人告欽贊樂石用昭武塾

眞宗皇帝御製內香藥庫詩贊

內香藥庫者古王府也獨以香藥名者不貴異物賤用物也上以備服細之須下以裨經費之闕庫珠磊落榮然溢目梯山航海訖惟人面罔不虔職貢之修盛舟車之湊越自肇造日積月累榮周之所儲嶺嶺之所聚錄收寸藏殆非一日至於我眞宗章聖皇帝之年蓋二

十有八庫焉維帝緝熙唐文形之篇什字爲一室之標親麗璇璣肆
筆成書金榜昭揭下被萬古雲漢成章夫豈徒然哉由盛帝明良之
歌若三侯之章秋風之什見於載籍者不可屢數求其克勤小物無
一之或遺若我眞宗皇帝者蓋千萬世不一見也其事不見國
史獨夢得石林燕語存其梗概而歲不具焉容光必照日月之輝已
小臣敬贊盛德之萬一贊曰皇家之興五緯若繩若繩貫珠降夢是
明降夢何職比於東壁文物之占天意歷歷聖承承宸章方增九
閣垂象眞星最稱汗牛充棟其書總總克勤小物罔不鼓動王府在
周遺規可求服御是供一職以修冠以香藥其名何作不貴異物厥
義坦若四七其門牖列彪分扁以宸章理則具存維玉至寶及他玩
好茲焉是藏儲之於早亦有南琛四方同文訖惟人面職實續紛芳
暨良藥痒病可却拔象之齒擢犀之角罔不粲然溫平後先標以唐
文相映相鮮是謂玉食以奉維辟家宰不啻宏哉九式叶於四聲七
字一精相梁之餘肆筆而成如彼列宿麗天昱昱揭示萬世漢將之

靈巖集卷五

九步 漢 廣

目聖作爛焉永示萬年

神宗皇帝御製祭秋青文贊

寶元康定間羌動銀夏時以偃戈之久戎備小有未諳諸將折北不
支獨狄青起行伍率族推鋒擅百勝之威名振青海羌既知固有稱
藩來王之漸仁宗神文皇帝用釋西顧之慮而青之名字簡在宸心
至命繪者圖之丹青貌其體肖爲圖來上以快鼓鼙之思我神宗皇
帝憤西北二敵未沕歸者遽興頗牧之思嗟九京之不可作親御秘
几雲漢之章追酌忠魂華袞之褒五色下被烈士知勸懦夫可激而
立也夫一介之善不惟見用當時猶使後世明主起當饋之數其風
烈言言眞可尙也誠飾厥文敬贊下方小臣其敢辭贊曰靈爾四裔
曷爲之備必也虎士戎容暨暨功見於先後王揚焉宜有褒褒被之
九原昔者我國有戎西極敢曰叛渙稱爾矛戟屬其一時武臣小照
赴赴烈將折北不支狄青乃出捐軀効力所向無前路賀蘭石富寧
載若丹青其儀其儀鷹揚登於天堦烈烈神廟如日之敷憤彼叛渙

期至天討思力及臣遁拊忠魂親摘宸藻見之唐文唐文偉已壯士
增氣至於懦夫亦有立志願牧是思古則有之不聞親作下被昭回
帝王有製意各有爲厥意若何漢封樂毅黃金築臺英士率來意之
所見罔不宏哉維青良將帝所嘉尚英魄如在倘其肝鬲氣吞驕戎
事昭傳功百世之下凜焉清風宸章最矣是豈其最小臣欽贊以維
測地

損齋記贊

臣仰惟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息馬論道治符昌泰不自滿假永惟中
興以來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至猶懼一夫不獲其所載惟益下之
方殆莫要於克己乃闢齋居名之曰損一切屏去聲色玩好聖經信
史終日誦繹復據帝深發揚聖蘊篇之琬琰以自儆切通紹興紀號
之二十有八載仲冬之月權吏部尚書臣允中造膝有請願據盛旨
播之詔告以幸天下玉音俞焉爰因斯文獨資僚辟外及賜履持節
之臣璇璣所親庸祕冊府羣情歡感咸仰盛德丕赫哉保治之宏模

靈巖集卷五

十步 漢 廣

帝王之盛節也損之義大矣爰象十翼三陳九卦反覆明辨厥理淵
微帝心獨得聖不自居休稱揭厲緝熙光明有隆不替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見之事業不一而足統垂千歲業昇萬禩聖干神孫累世一
轍恭儉是保益迓平康前遺後述宜其盛哉小臣不揆作爲聲詩欽
述盛際仰依樂石之末光謹昧死贊曰若稽古初博考載籍義理之
會無過大易卦六十四損居其一三陳反覆曰修于德於皇高宗系
隆炎曆廟謨雄斷大業再植投戈息馬索隱探賸盛治日隆泰和曷
奕不以既濟忘其微惕爰究爰討是法是則皇心闢幽齋室以闢一
切屏去翫好聲色曰經曰史是崇是式萬幾多暇燕閒恭默朝斯夕
斯不外一室通推聖意發之翰墨雲漢昭回襲六爲七寫之琬琰大
書深刻實曰自省豈欲外覲二十八禍中冬之律臣曰允中言發遣
膝帝曰俞哉資爾百辟外逮持節十連方伯欽拜嘉錫洽於肺腑璇
璣所親冊府是錫猶歎斯文自克自抑垂諸無窮布在方策聖子神
孫恭儉千億揆厥攸元貽謀歷歷小臣欽贊副於樂石

登嚴集卷五

登嚴集卷五

登嚴集

宋唐士弘撰

藏

太昊九庖箴

太昊氏以神明之姿廣木德之運治隆中古氣化日開君臣之義上承人皇爰始名官河圖效靈以龍爲紀五職分掌歷歷維見凡斯民生養之具厥既日詳上古淳龐人昧火化茹毛飲血未有厥理粵有達人鑽木教民民以大悅太昊因之結繩佃漁網罟興詠既極搜取之道又立九庖之官以廣亨治之制制鼎刃範金割斷燔炙諒焉畢備號別庖犧厥義彰著以祭以祀以饗以饋禮法之始然華篇黃梓迺靡靡桑濮之原茅茨土銅實象箸華之漸雖上聖立制毋容過侈彼飲食大欲中人易移懼末流不能自反苟非建度設則具維厥中則他日之做何止貪涼之殊哉三墳之亡久矣建官之略焉見於崔實政論會未有飭文之士追補古作者敢爲之箴按唐詞原本不無別本校補

寶藏集卷六

姑仍

黃帝陶正箴

黃帝以上聖之資廣土德之運治隆中古氣化日開紀瑞名官上承羲農縉雲之類五職具焉風后力牧常先大鳩之徒布列左右既不一而足越有寧封實司陶正夫合土之化其來上矣土鼓黃梓載仰前哲正名百物明民共其財禮教日備或銅或盤或尊或罍以飲以食以燕以饗凡百器用所如實繁神知創物物有其則毋寧過侈火土之用交迫厥理百工信度敢不虔守道揆所繇則自明主三墳之書久矣不傳史遷紀首莫詳厥職設官之略獨見於列仙傳之文是用追哀大舜以補亡逸若虞人之作者箴曰上古鴻荒民未克知五行之用孰其啟之曰鼓曰杵合土是基疏化之紀黃序題期氣化日開百里具依迺制器用迺服裳衣以瑞紀官上承農義風后之徒左右表儀下泊陶正寧封氏司工則信度罔敢或違明民共其財禮教無虧或銅或盤或尊或罍爰節爾火勞糴之宜叶諸日用飲食具施以祭

以祀九叶履威以燕以饗九譯航梯至德無疆大公無私矧惟一官之師胡足挂揣上裨駐垂臣所枉慮人欲無涯或者蚩蚩象箸玉杯前王之式法制可推毋廣毋增侈源易開必理必義迺期迺爲物各有則毋縱範隨有虞上陶我古是稽周命關父載隆成規不吝不恒萬祀咸歸小臣之愚敢告司墀

諫院箴

有唐設有門下中書兩省角立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置左右蓋古七人之列中更五閭我朝因仍名同實變雖云諫官必候別勅然後言事蓋舊之地關焉棟宇元年七月辛卯用陳執中之請爰始庀局元豐改制舊貫不易紹興復古不隸兩省弗自滿假累聖日新雖矣夫且言則在人聽則自己求善之心切則諫直爲忠諷感爲愛涓埃不損山崇海淡苟懷自是之念則惻怛爲難聒深切爲謗訕君門九重奚遑萬里臣等謹隨承恩華開以搜鱗之幸願盛德大業何間之可言然而萬有一焉敢晉惓惓之恩箴曰官以諫名日

寶藏集卷六

造听庭清流纖埃逆鱗俾授是日言責盡效謹直矧惟聖王是拔是識恩若岳山報焉實難其敢嘿嘿以曠厥官乃若唐哲盛德大業振蕩耳目光明煜燿內有經帷唐虞是稽外有鼎臣稷契上追動無過舉事隆前古雖欲稱塞莫識端緒小臣深思殫極千愚萬分有一慮之於無防微杜細禁於其未愛君之誠恒焉深至此心荷虛人言則悞非出勉強無何負劄劄臣言職日侍文石庶乎有補敢告執戟

編定書籍官箴

國家因唐並列三館弘文集賢洎史鼎分崇文總焉元豐定制秘書有省建炎以來簡陋弗宏迄紹興十四年輪奐一新七月十三日用政和故事命禮部侍郎臣堉提舉秘書省鑄印局焉明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復詔校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充編定書籍官庸以右文稽古蒐闕遺焉餘乾元四部世道日降屢從冠燭五閭弗皇崇文有目直號略舉茲焉分據投戈息馬不忘搜輯昭昭設官之意一時庸是選者不聞將順之作以烜耀來嗣是敢追爲之箴按此下當有續詞不錄大

三司使箴

臣仰惟國家肇造以來累聖相承一意拊循未遑變革名官庇職結用前此三司一使實日計相位亞宰輔職總出入鹽鐵度支自夫戶部曹局應列事殷業碩理財富民其實甚大夫民部地官有唐初賦權重事壹中更鼎盛侈心四出是裂常度使民紛然民力用殫國勢日困加以樂故莫之能復茲焉三司乃其末流宜若明王深監前車然一使獨總列曹詳分賦無不入用無不關聖神在上安人裕國罔有闕事彼夫秦列九卿漢實用之西都之季尙書肇立唐爲百僚之冠精神運動制之在人存政舉法守維末敬哀祖宗故實追爲之儆曰民生林林衣食是資邦國設張征賦爰施軍實祭祀下逮百官非財不濟非官其幾權儻不一孰謹細微周之象宰繼髮具稽漢則大農財柄獨持唐建民曹周漢是推夫何中葉使領睽睽加以多故成憲莫追五閭長與如定三司真人啟應姑用前規累世遵承未皇

左右補闕拾遺箴

不釐百王之末適丁其時在昔古先山澤共之今焉在官權衡弗私在昔古先養兵未臨今焉百萬仰哺真違尙賴神聖共儉天姿綴衣革焉土階茅茨克已厚下少濟無涯臣竊願言塵露仰裨中古以降淺陋弗思民不致養富自頭箕劉晏小臣取子乃知生鳳爲疾本原不丕道揆所由九重永惟臣職計領敢告司擇

惟我有宋中興二葉之天子承休襲明年浹三登治功日新弗自滿假兢兢萬幾猶懼有闕乃因從臣造膝有請兩掖常員之外增置左右補闕拾遺慎簡直諫以自儆切丕休哉真保治宏模帝王大烈也臣切惟古者七人之立成周保氏之掌兩都大夫之建李唐兩掖之員皆主於正教王者以補衮之闕至出於怡定功成之日庸以儆戒無虞謹終如始則未有我孝宗皇帝之德之勤者也矧惟五季之陋二官名存而實亡太宗皇帝既一新之克已厲精之意煥然可復元豐六典格仍舊貫蹇謬僉初非有乏明詔之頒宸衷所向欽戒不

已炳炳如丹有君如此則與是選者當何如其報稱是敢追爲之箴日唐建兩省近時北門鄒駟諫坡先治一身遺補肇立越自後人五閭佐德斯道日湮國初之制未免仍因端拱慨然官名事新元豐六典是守是遵累世同歸逮我聖神極治有成升平三登純亦不已采戒采欽增建斯官貴毋悖淫宰侯昌言澤乃下民聖意所嚮盛德莫倫明以益明知臨大君計效於後玉振一均願臣之微乃當選掄庶捐踵頂報稱莫伸其敢緘默嚙嚙因循以爲至重土直功勳版圖當復大義當申苟其弗釋膠擾紛紜毋速毋盡用之不勤妙道所在歷歷嚴宸臣愚眚炳炳蠲剔悞律狂斐一言執戟攸聞

著作省箴

著作省者典午氏之制也維典午氏中書有省秘書亦有省著作之局嘗係中書而終不係也亦嘗係秘書而秘書之省所不可一也起於魏明帝大和中置著作郎至晉則大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八人此其所以有省也蓋有官斯有省也著作省者亦因中書秘書而得

左右補闕拾遺箴

名也省之爲名清禁之字也西都則班固所謂金馬著作之廷東都則有劉珍等所謂著作東觀之職而未有專郎也至魏則有之夫古者左右史職司言動古人謂其權重宰相古史之猶可考者尙書春秋是也所以起人主之敬心也夫人主居四海之上而名義不足以懼之則亦荒矣此古人之所甚畏也此著作省之所由立也敢因是義用爲之箴日躬躬獨立九重之上欲以運動天下如掌疑丞雖立輔弼雖訪一念之間或聖或罔不使有懼心其自放何以經緯何以規創名義苟存必無跌宕乃置史官左右如相言動必書賢否可狀使之萬世可知無誣著作有郎此意可想史官之餘史官之彷彿焉所居日省可仰使之近君繼亦必當豈獨簪筆侍辭是尙繡職文章高明有抗明君臨茲視聽聽唱不待書之執簡偉壯懼心長存於背自益敢告執戟九陛所向

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箴

羣羣以明敏之姿膺方面之寄善撫諸蠻貞元間唐方以吐蕃爲患

而畢得繼之信心足以散強虜之精交合集且能使之反與爲敵以是遂受唐朝統押安撫之職夫蕃亦人情也貪者能使之甚惡廉者能使之甚敬不善者能使之甚怒善者能使之甚宜彼亦趨利避害耳初無甚高難見之事也夫其甚敬草草者有以也夫夫其甚宜草草者有以也夫則畢之受是任也不爲忝矣然才在一世用之者人主也使讓者得以聞之不肖者得以奪之則雖百畢亦末如之何矣此則造命應廟之上者之責也所謂西山八國者豈畢傳所載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通租弱水清遠八國首長皆因畢請入朝者邪不知八國名號之詳姑卽其理以爲之箴曰唐撫中夏吐蕃在兩乃詔其屬蠻與詔夷古昔要術結者使擄以此制人百用不懷所難及者致此者誰必得其才多成關希有草者畢彼何人斯可以撫蠻使之實來用堅南詔強虜可摧成效昭昭吐蕃以披信否兩端我則未知是在人主察國豈微諺者言勝吾末如之雖有百畢將安所施此理易達三尺小兒之所能見之所能爲第恐目睫不能近稽愚者干

漢唐集卷六

五

應政告司擢敢告司擢清聽具依

銘

漢隨月樂器銘

有漢上承百王順天導和鴻祉中復三官質文月令以班時律以審建初二年七月太常樂丞鮑鄭言食舉用樂未應月均車騎將軍馬防宏議願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卒以費廣五年冬略施行焉越陽嘉建武二年十月庚午臨饗辟雍率奏應鐘各隨月律大宏樂器宜舊用雅志也維天運乎上斗杓左旋氣則應之律呂殊焉黃帝正名推分星次管十有二允協鳳鳴咸池雲門召和明時帝王因之漢興未遑建武以來備術盛行孫謀詔遠爰備爰舉想其追琢範模下逮草木百工所爲八音克諧清濁高下吻若符契著耳入心不謬不素誠酌祖大端宏化要道也敬爲之銘銘曰八音攸興有濁有清上覆下載既和且平聖王酌此律呂五舉象天之時十二辰次斗杓指寅萬彙欲申因物之震太簇推仁未可枚說分彪列應不素其常一氣

以初三雍召和東京不願靈臺列門實以吟哦曷謂樂器闕焉未備建初圖端陽嘉紹志有琢有磨範金若何椅桐梓漆琴瑟以和合止祝敬聲繼鼓巨笙竿泊壘日匏曰土以祀以賓不響不謬庶幾免焉愆陽伏陰繁政之善太和新聞敬用銘書揭示遙遠

高麗貢日本車銘

高麗蓋箕子之國在祖宗時不憚航海之勞屢奏一介之使著在王版可覆也元豐紀號之三年柳洪朴寅先實來龍幣之列有日本國車一乘其行人私於大鴻臚曰諸侯而貢車服誠知非禮木國主之意止欲上國見日本工拙詔嘉納焉肅慎貢矢古蓋有之汲冢周書會同解白州北閭伐以爲車終行不敗猶在王者之庭然則尙已愛敬之至必以其平昔所歆異以爲之獻食芹負膾曾何足道而猶以白其向上之誠心而況車乎登于萊幣藏王府永詔來禩蓋曰是元豐三年高麗所貢日本車是可無銘銘曰中國之車其作有初轉蓬之形理不可誣厚積不敗太易斯載爲興者坤含宏無外君子居

漢唐集卷六

六

之新服允宜考之有記獨詳所爲是皆華制有典無貳豈若是車出於夷裔厥裔伊何三韓之家鄰壤日本足毗足夸其旨笑若禮義不足充庭之次庶明遠略後世觀焉知敬其先其先諸哲職貢闕之車雖微物來意可堪皇心拊爾歸于一德照寧之年帝仁如天不冒海隅不遺不偏藏之王府自我作古爰勒銀書日宣萬禩

景鐘銘

臣恭惟高宗皇帝以神聖之賢系隆大業欽記不已見之具東紹興建號之十有六年十月二日爰御射殿命召臣工出新造景鐘示焉丕休哉慶帝之偉器也鐘之用尚矣黃帝有作厥數則五舜命后夔笙鐘以同周家大備則爲十二漢列五樂用之二至唐叩隋鐘旋宮以用維以高宗身濟大業具舉百度稽大最之法周景祐之尺九九成敷設之紫壇壝而未薦特先風樂以召陽和足以對天宏休爲時顯光想其崇煥欲與午射將陟鑾鑄之聲越乎物表帝臨祇安黃鐘應焉小臣竊聞萬一斯器之作休銘既勒敬廣前作以述盛際銘曰

於赫中興治登休明靈靈優伯爰洗甲兵莫安無外橫流叶氣黍稷
有馨是能饗帝爰熙崇壇鼎彝安廣樂所述大晟不刊殷薦初格
眾樂未作曷召和氣匪商匪角通命尙方金齊必良鑠玉和之厥音
允臧大治告備臣工率蒞拭目榮觀實見所未愿休休通駿有聲
皇心是宣一純二精越在黃序厥鑑則五西獨日景厥義有取我其
法之名則昭垂傳至萬年永接神靈八音之冠午階恪儆小臣廣銘
昭示遠逮

禮神玉銘

臣仰惟仁宗皇帝祐紀元之明年肇修春秋大饗之典繕文具張
事求厥至宰臣彥博言禮神玉久闕弗備今茲盛容所宜詳講玉音
俞焉通命攸司稽古藝傳一新制作必周必虔誠意所加天休自至
于闕式賁雜香于玉府追琢考成光溢羣目圭臬鼎列蒸栗連采
璜珠尤協于三方凡茲九器將美于周六天二地暨夫靈祖罔不順
歆永鎮頌臺典祀億于於戲休哉臣竊惟聖明歸敬履載以牲饗

東麓集卷六

七

帛爲未足爰取至寶以酬莫稱之德大小有度隆殺有制周官宗伯
職掌昭明漢之通玉通同攸述率唐盛際唯存璫玉自非神聖盛德
有孚純誠昭格何以來遠夷之獻備大報之用尤昇無疆之休若是
其烈哉臣不自揆度敢敬述盛際銘曰昔者聖人明天察地歲時展
事厥禮大備全顯惟性真獻則幣欲報之德陳若未至乃萬幣玉越
有等配皇皇四刻恪恭上帝厚示所臨既去其三五方之用爰象厥
氣周官宗伯職掌攸係仁宗御極四表樂誼爰舉大享季秋肆類有
物必虔乃究乃肆率臣彥博庸庸請斯器闡典華修玉音敷惠乃命攸
司蒐于寶秘天休自啟于闕之使難咨玉府遴擇其懿圭璫鼎立黃
琬兩泊色隨方光黼璜尤粹追琢告成光溢橫簡匪天壹闕乎尹傑
異匪聖臺成郁郁熙事先漢璫玉何足控揣小臣勒銘用垂永禩

元豐大裘銘

維我宋六葉天子操能致之資嗣重熙之運稽經徽備鼎新百度悉
視古初越惟天郊人從合祭累聖急民未皇變革元豐建號之初載

命樞密直學士臣襄領袖博雅討論文獻越六年仲冬端午之辰日
更初執躬祀圓丘乃罷地示附際之儀始服大裘易古繪製被以衣
冕破千古之極陋諸儒之異同弗可尙已維古斯裘服盛不矜爰
比玄德與焉中立爾文外彰革衣以充周官互見爾儒罔考不翼不
旒背理傷道莫此爲甚自非神聖卓然不惑其何以上追治古之隆
叶質文之中哉小臣不揆敬被文字欽述盛際銘曰昔者盛治制法
經邦圖丘展儀精純上當何以示質大裘弗彰何以象天華卷有光
一素一裏彬彬治昌司服互見爾儒弗詳不翼不旒理背道傷獨裘
罔衣毋適太荒纒無繁露盡事彼蒼是皆太謬久未斥擯於赫神祖
奮發乾剛觀飾鼎新制度紀綱日維郊廟命爾臣襄中討本原必諸
必咸合祛既革文物煌煌爰頒明旨繕室尙方不斧其飾不綵其旁
膏濡緻密忻惕徬徨乃易繪製不表而藏升龍備冕對越顯昂德產
精微物亦發揚辟彼闕袍或設皇采就以綢繆藉以康文質之中
庶答博將期詔千億毋易毋忘銘以識之厥理斯長

東麓集卷六

八

錄狄銘

錄狄者曹魏景福殿所成也維魏奄有綿區德威所暨罔敢不服然
有象古人之軒昂命良金而模範置之翠華之宇以威遠裔以示神
聖想夫良工思其形模大治鼓其鎔液既告厥成坐之高門之下顯
照倬倬四方之來觀者罔不生懾服之心維漢承秦金人十二越在
禁戶茲焉景福實用故比夫秦人銷鋒鏑以成金狄魏人成錄狄以
示遠人素幾於強之而魏則思其自服此其大槩之不同者何晏所
賦謂爰有遐狄錄狄質輪同置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蓋得之矣
而雅有之錄者銀之美者也其中以中金之上品成其鎔範之質云考
之李善之注許昌之宮成於明帝之六年則是殿也其亦成於此時
也耶銘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秦欲矯之銷鋒以成金人十二列在
外局曹魏鑒焉亦肖狄形厥狄伊何儕如弟兄治錄象之景福屏榮
以威四裔以服大鯨想其良工思慮經營合土爲範巨爐鼎榮中金
上品通鼓乃亨去其澁濁存其潔清一歸良模毫髮如生迺置高門

高入霄冥以象遐人梯航上征或用金革終歸大庭以彰聖神以示威靈四方來觀慨焉以率何晏能賦厥聲以宏其述委折中意自呈鋪張揚厲我則載廣然而古人明戒辭雖自治衛生天道不爭無思弗服有往必傾訖惟人面屏氣以升俾故錄秋用勒休銘

陳瑞席銘

有唐治隆綽綽備舉文物彬彬煥煥一時五禮三禋厥爲大祀昭穆參序祧遷與焉神靈翕合爰極敬慕越因瑞席陳於太階之西上者居前以大畢列北面西上俱藉以席太常有廟天府是率太廟有令帥屬以設具見於正史禮樂等志考其深旨欲俾子孫念德不忘祈天永命則是席之設不其建與古人制作之意其不荀也如此漢之世宗天休滋至播之樂歌用薦郊廟永詔千億事異意同維昔哲王席之四端莫不著戒具在禮傳載德所述刻滋廣儀嚴在清廟其可無銘用飾厥文仰續古作銘曰皇天眷命有唐立極殊休奇祥不竭而獲乾符坤珍上昭下格微若動植具應盛德或致於庭或會於箱

聖廟集卷六

九

藏之頌臺固若金石以所以求以實以頤珍庶屢書光掩瞻昔爰有大祀五禮三禋昭穆畢萃就遷合食恪哉孝思神靈翕合迺陳迺奠藉之以席上瑞前列以次而直大階之西其向則北用貽孫謀永念先則惟天無私元命嗟得紛至沓來非求以力前王制儀亦豈苟作犧牲在列馨香非覆齊明盛服肅肅降陟爾奉爾虔爾瞻爾覲會孫恩之永保宗祏用重物薄輝華焉奕漢瑞作歌郊廟翼翼事殊意同均詔千億非侈非張非汰非斥赫赫昭昭自可不抑列之在目庶爾無數銘以識之庸遂鋪繹

隆聖銘

我宋八葉天子接千載之統膺四海之精運崇寧建號之三載仲春之月用隲士魏漢律言備百物之象爰鑄九鼎四年季春大治告成詔度地中大一宮之南建殿奉焉名曰九成宮外接方維中央之鼎實日帝齋祭以土王之日星幣宮儀肅接神釐季秋二十日訖用禮成翌日率華親蒞政和六年仲冬五日詔易厥名是曰隆聖丕休哉

升平之盛儀也鼎之爲器尙矣禹平水土合九牧之金模寫物象以前民用炎漢盛時遐想故基武宣顯宗僅有所獲猶以烜赫當世帝也撫運重熙爰舉鼎典上規神禹度越兩都鉅鼎成模示昇來世矧惟是器實居其中特殊休號名之曰隆實一時俾觀崇寧元祀十月十八日嘗勒休銘以示不朽小臣不揆仰廣聖作銘曰天象昭垂其較可知大角之星鼎象是依矧在大易卦採厥贖取新之義維見應法天稽經實在聖明泰帝以降各異其名曰神曰寶理則可考象應九州作於有道我宋當天仁豐義恬聖以繼聖至治日宣崇寧三禋百度具舉逸民漢津陳議謂爰啟緝備神禹上追俾器有作棟宇豈飛其中日曆八方所會特異厥名其旨有在政和易稱斯意益明永鎮神宇不撓不傾先漢歆豔乃今創見小臣勒銘揭示遠道

唐京衛旗銘

有唐治隆盛容煥威輝煌一時物有其義萬乘尊嚴儀典具設居衛行獨肅恭儼恪專維元至朝會臣荷暨夫郊丘大駕鹵簿武士句陳

聖廟集卷六

十

衛有十六自麟旗而下悉加繪事奇禽異獸庸示嚴猛名殊數術不一而足然勳靜異宜顯藏異用明主有作情文不稱京衛和平惟暨躡立報伏不曜爰象厥事若夫行幸則以飛走尙稽庫部夏官凡司其見於正史百官志其事雖不起於帝王要亦德車結旌之義漢之鸞旗師右並載邈無異制比之福也是宜誠飾厥文以繼游儀嘉量之銘銘曰永維黃序始建五旗鷹鸞之象庸示厥威周旗則九各有等衰龍虎龜準獸寓方維漢衛集記鳴鳶絲纛未詳厥由意則可推視前所遇成週其宜使知微備毋蹈於危千載而下有唐歲儀元至會朝逮及裔夷不表尊嚴武備則虧郊丘大祀清道前馳千乘萬騎豹尾後隨不極儼恪我敬則微衛有十六力逮能無何以表揭赫然有持殊禽異獸繪事爰施其元伊何麟之師師或兕或駁或鳳或犀不一而足各有所依四海無波京衛平時通聘迺立不走不飛警諸德車結旌不綬顯藏異用古道可追若日行幸厥尙則移辨其動靜駕部凡司昔漢前鸞混清實非備碩申討勸合先知事畢禮殊非我

之私比周嘉量爰勒銘詩

鳳葆鼓銘

唐德宇宏遠徧覆海內訖惟人而罔不來王越有驛園生聚西南多
閱星霜未遑梯航之願聞南詔之款塞悠然興慕義之心其王雍羌
介南詔行李之來附獻南國之樂達之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因之
作南詔奉聖樂其龜茲部樂器有鼓鼓有羽葆用瑞圖之說棲以鳳
凰夫十部有樂類出夷裔用之燕饗昔御聞之然未有如斯之器有
其飾飾有其義者也周官之遺考工有記梓人有官甸簠雕琢之飾
不聞微類今茲鼓葆棲鳳抑亦其遺義也且器不苟作作不苟飾
抑畢之所自創與豈驟之所固有而舉因之與是皆未可知也器必
有銘銘曰樂之爲器羽葆其飾鉦金之徒孔雀奮翼饒之與鐸翔鸞
振臆擗之頂足此族盈百豈獨斯鼓無以昭赫丹穴有鳳九采如璫
善覽德輝其來弗亟在昔姚虞蕭韶和懌能格此瑞來儀奕奕瑞圖
有言其言可識惠然集鼓和鳴不息奉聖之樂此義是即維茲草木

鳳葆鼓銘

上

卷六

厥音孔碩明主聽焉將臣之績聲冠夷樂始作有鐸其飾稱兮文章
五色貞元有道南詔來格所獻者樂光華簡冊驛園創爲事關重譯
韋皋覽之笑言啞啞想其在廷我考我擊葆則震動如翔如革彼器
之末其意可抵鳳寶四靈何止文韞爲祥寶巨有冠於歷今茲集鼓
彷彿在昔我其勒銘永詔千億

啟

宋居士恥撰

謝許寺丞薦舉啟

伏蒙台慈舉某堪充改官親民任使者俯見師之輩方拙謫詞賜贈
褒之褒遠蒙特達豈有先容之助過叨國士之知撫已凌兢荷恩深
厚竊以凡物之創在理實難矧惟文銓每重薦主五星同照是爲希
闊之符一鶚爭飛庶敢聯翩之翼倘非際會曷自權輿伏念某徒讀
父書素卑天質謫墨飲之罰每切自憐塗金根之車政恐不免僅以
門調玷於士流謫簿書朱墨之官無毫髮尋常之效遲留初秋冒昧
理曹蔽蒂甘棠兩閣春風之至闕干首荷僅爭曉日之明青山無爽
氣之招綵水乏芳蓮之映玩歲何補捫心有慙屬寸進之無階翠半
吹而自售囁嚅稟露循省悻悻會不踰頃刻之間殆將出所望之表
在古間見於今絕無至於假借之辭有匪愚庸之分念堂構其美之

靈巖集卷七

步 選 康

際實薰蕕冠履之如益遠青瑣但嗟白髮食粟自厲理所當然刻舟
以求心切內省惟鷄鳴狗盜有時而可用而牛溲馬勃無物之不備
載念包荒審知易事茲蓋伏遇某官斯文宗主吾黨歸依廣廈萬間
自俱驥於花土采封一節無求備於使人雖在凡才亦歸大治某敢
不干能磨琢十駕輪駟詩禮過庭敢遠忘於手澤簠簋示戒當益謹
於官箴力持一曲之恩所盡半生之職下殫勉強上答眷知感荷微
誠信萬常品

通卓倉使啟

伏以仰明萬間之覆露瞻望六條俯憐一椽之塵埃典司五聽顧小
已豈敢弗勉在大賢何所不容依囑二天勤奉八牘恭惟某官閩山
秀孕漢傳流長黃鐘大呂之洪音合登清廟千將莫耶之利器屢解
盤根自高掇於儒科雅橫蜚於臈仕西山爽氣一歸挂額之英南紀
鳴弦兩顯字民之效恍然瞻處煥若褒嘉入司路鼓之朝載正磐宗
之傳秉愷密勿爰資筆削之功應試盤還更指澄河之魯報政五月

歸心百城褰帷懷德於古人衣繡亭亭於今日摘若希圖而民不圖
餽廉平羅而食有餘初花大吏之梅繼饒揚州之馬鑄一枚之鼎旁
周紫萍翠竹之珍排九閩之雲豈待季秋明堂之計倍梨斗牛之域
行輝輔弼之曜某不學面牆問因竊食春風棠舍素知畫地刻木之
威朝日舊盤恪守食葉飲冰之戒坐閱暑寒之屢變會何毫髮之萬
分沐鏡在前豈刻畫無鹽之可掩漫勒並蓄庶監冒吹竿之少安夙
聞登車握節之期徒切望塵掃門之願惟拜木揖金之伊邇徒瞻山
仰斗之彌深

上許寺丞啟

伏以延首李膺之門每懷欽慕妄意孔融之表敢後歸投矧良師並
蓄豈惟芝桂之儲而君子易事不責非對之備曲致忱恂之禱仰祈
特達之知伏念某腐櫟散材爲茲冷裔聚螢映雪寒暑弗渝磨鈍策
駕居諸坐閱曩緣其蔭常領簿書三年罔著於微勞九品尚名於初
秩情不自度冒爲此來鞠草圖屏徒竭哀矜之念面墻觸事猶虞刻

靈巖集卷七

步 選 康

畫之嗟行將知蓮子之非誰復有何武之薦念蔡扇因安石而頓售
角巾由林宗而反妍物有甚微假人以重士之求進在理亦然倘少
紆寒谷之吹庶以增凡馬之價至於晚進之慕先覺小學之宗大賢
剖膽及心如水赴壑恭惟某官受時間氣爲世宗英天下四泰山凡
物待其同濟曾中九雲夢於人何所不容雖在冥恩尚蒙矜體與其
進與其潔備見於教詔敢馳之問不爲怯不爲貪每獲於顛沛困頓
之頃載惟先世素相知心季札不忘於徐君諒抗薄雲之義燕昭能
容於郭隗自捐躍冶之疑拳拳寸進之所汲汲一愚之錄微誠願禱
俯萬等倫

代人通劉教啟

恭審光膺詔旨榮領師儒鄉細杏壇陸覺東風之透陰成槐市行當
北路之舒暮春歸尼父之門泮水泱魯侯之澤幸哉小子首以忱辭
恭惟某官黎照洽聞金刀顯胄名山蠟屐何須想像於典公巨浸仙
槎豈復訢徇於虛華筆下瀾翻於鋪敘曾中融結於高深其惟八采

之才登尚能賦獨立千英之表首善我冠擬牽入仕之絲蚤遂摘髭
之第三年海角獨手驚棲盡矮屋之居竟大徵官之箱蠶魚與版
肯容小吏之森林竹吟音共喜同僚之倩聲徹鄰鄉之井最聞魏閣
之書且江河淮濟之流畢輸淇渤而禮樂詩書之習遠自賢關民足
且知仕優而學用移駿軌以達雅懷與其州縣之塵勞孰若聖賢之
景慕矧此烏傷之壤上當須女之虛流風猶接於老成多士爭期於
修習雍容函丈鼎新書帶之青婉婉牙籤豫悅經帷之絳當此比賢
之歲式瞻有德之旌惟咫尺於漢京矧聯聯於越嶠笑沈祠之在右
寧表扇之自高表表圭璋必嚴廊之登顯耽耽館學寧弱水之阻修
不待席溫佇看詔下某寒生故裔小已俯途雖知名教之可從向愧
驚才之難勉囊錫涇厲終無百鍊之姿鼓篋希微繆脫一囊之類茲
聞風而慕悅將望履以趨承假斯駢儷之二三述此蕙藏之萬一尙
時稽於律呂益無間於寢寢其為致望之誠罔盡語言之末

代人通桂陽趙守啟

靈巖集卷七

三夢

居露冕吹鏡之貴方優游凝寢之香當紅蓮綠水之時敢傲睨看山
之笏願厚責何堪於小已幸微心儻察於大賢茲其處事之初敢曰
巽牋之怠恭惟某官相門親胃黃瓜英流掄魁冠多士之場材猷傑
特貴戚度常卿之表龜鼎尊安即其先世之所由見此名流之自出
矧其昆玉卓爾菁英知夾德之不衰亦純忠之有繼登騰仕宦著
英聲雍容琳館之間領護嵩神之峻談笑青油之幕裴裏緹屏之車
貳政玉谿追懷棠愛茲剖符於千里既班政於雙旌雨滴蕭騷應帶
湘江之韻雪花點綴既多桂管之冬物得其平氣從而適即歸華貫
佇走置郵入踐青蓮先持紫橐某孤根冷甚綿力茶焉膏火種文僅
成飲墨傳書了事既作看朱每知守乎曲謹小廉乃自墮乎畫地刻
木雖中心之必勉然五聽之實難念昔先君嘗預丞相遺替之舊越
惟長樂蓋蒙需章一鶚之飛在某黃緣亦為際幸昔承鸞枳乃在一
門茲望朱轡非起二派尚絲條教可遂僥踰

通釋守啟

恭審輟自廷平出臨江介萱堂壽母肩差榮畢之流雁序衣衣足接
臯虞之里人服聲猷之素家傳經濟之請千里歡騰一門德重恭惟
某官聯根太華分種渥洼掄魁振天下之英儒門高表政柄謀聖王
之體理道自明矧從廕仕之初伯此蜚英之後成欽江之朝醴同履
瀨之春風閭閻鬱鬱青映更彩而一色垂虹黝綠飮醴膾之四鰓未登
抱日之雲且入蕩兵之幕俄蒙省曹之篇更提侯邸之郵爾縫張釋
之之卿一毫不枉度越傳不疑之母六幕均蒙富寧簡知鄰邦分寄
且此盱江之境更為麻谷之源神僊振古以莫倫詞筆至今而有華
水足三遺之異才多八采之奇然民物雖繁庶而未免機巧趨利之
心故詞訴為浩穰而大抵頑狡喜爭之俗歷觀近日竊述今時屢煩
名士之來至假高風之鎮惟譽處雅隆於羣聽必設施足厭於眾情
使人心不至於忍欺蓋君子所貴於學道坐席未煖召譯已來某一
得何幾千能莫勉枯根誰數陋稟可知莫逢鄰律之吹每藉齊竿之
溫牽絲邑屬不勝感書之多魚謙獄採曹幾成刻木之不對再冒問

靈巖集卷七

四夢

四之寄每驚全璧之難幸大賢君子之來臨庶幾載擬香之切庇瞻
望微憫萬倍獎倫

通吉守史彌忠啟

敏板趨庭行遂識韓荆州之願負丞哦竹豈能擅崔斯立之長第欣
權之交馳正此休之幸切敬修牋記少露肺腑肝緊惟設官分職之方
蓋是近民施仁之易有如邑貳誰極官修蓋明府實賴其贊裨且茂
宰每須其扶助惟子庭善相於小國惟景倩僅號於真情如某者瘠
土枯荄寒門陋緒屢玷英游之末莫逃墨飲之羞欲了簿書未免看
朱而成碧將平獄訟依然畫地以為牢願賴線曾何寸長而驚馬不
忘十駕茲監叨於一職敢自後於千能自非仰藉於洪庥何以獲全
於小已恭惟某官人門兩勝姿習雙長如贊皇之蟬聯更是八行之
駿若申公之龍潭登收拾芥之青旁薄歷年踐揚積問是能出類卓
有異才鄂渚莫安采棒光生於朝日柯山教養通儒和扇於春風不
卑管庫之官爭上鸞書之刻一同撫字蹊成河縣之花半刺輝光賦

就鬱汀之月更香載清香之曉合迄芳塘葉草之春生課最鼎來竹
符海出維白絮連檣之魚貫所係不輕維介江比屋之犀渠其網必
正富仁是寄迅召即承且千里素服其英風而庶俗尤請於厚德第
茲飲惠行此促歸且其大父朝請之曩年嘗在王國履替之列而先
世符麾之昔日又聯金昆羈勒之游茲焉仰望於層霄庶幾少寬於
六轡刻丞之於令雖云位偏而勢親而邑之有丞豈可觀旁而手袖
三思宛轉一得幾希擅神佐之實而無侵奪之嫌乃贊助之善而緊
忱恂之願尚惟照俾遂展為

代許守到任謝韓平原啟

入造化之鑪乃叨分於屏翰就侯伯之國幸已見於吏民念由求科
目雖非所長然冀黃誦習豈敢不免願少實於轡策俾畢效於菲封
恭惟某官還伊周於保傅之餘績高孝以慶元之盛仰治平定策之
懿益大祖勛卑管仲得君之專僅成霸業年既周於光甲人愈樂於
逢辰太常丞鼎不足殫其功祿野平泉莫計遂其志蓋萬策根莖之

通萬安黃宰啟

五

膏澤凡羣才器用之鈞陶悉自專裁會無遺外迺至齊竿之濫亦蒙
鄒律之吹某散散書生貧緣儒第仰看星辰之大素敢賦舊官之詩
九叨香火之斗升薄俸負米之志曾謂阮青之俯及深憐兼絲以曲
存界紫泥一札之言冒朱轂兩輪之貴驅車入境問俗觀風維是蕭
州介於鉅屏下洪江而派吉嶺地最狹於列城儲備具而貢羽毛賦
乃多於諸國矧頻年旱涉之更豈緇力承宣之易致威拊剛柔之辨
酌富貧取予之中慨堯天蕩蕩之仁極於僻陋秉周禮彬彬之義淑
彼俊英竭半生繼燭之功無一髮底蘊之智全家他暖懷元之諸縣
之豐寒士俱惟惟子美萬間之誦微誠依望倍萬等倫

通萬安黃宰啟

榮贈之宇嘗趨幕府之前冒緇李曹幸出旌麾之下奉承伊始喜懼
實并敢修干牘之恭仰冀司鎮之慈恭惟某官長才振世與學絕人
靈芝卓冠於眾芳蔚作明時之瑞游刃何難於鑽仰守節妙手之能
蚤拾芥於巍科亦彈冠而騰仕謫謫踐揚之久駸駸處之多欲上

吏庚更貢累試一同雷社足慈祥豈弟之心百縣臺綱盡本末源流
之理英聲益播華署合登嘗爭飛一鶴之章乃屈命專城之獨政平
訟理稊分清字之憂吏畏民安恩上諸侯之最佇聽絲綸之命入通
鷄鶩之行某生則甚愚人何足數僥踰世祿名遂玷於天官漫浪邑
僚職有慙於民版丐斗升而自活無尺寸之可護屏躬自量思之則
悖願木索鞭笞之下有死生出入之殊不明則未易以得情不密則
或虞於外泄左證干繫惡其泛飲食藥餌欲其時苟毫釐頃刻之不
親則疎漏繆尤之必至斯為甚重昧也何知所冀禮義之化素行暴
戾之心不作允洽太平之治固圓至於空虛重觀比屋之封文書為
之稀闊使么麼亦從而幸免在高明益表於寬容頌詠微誠倍萬倫
等

通吉州鄭守啟

恭審光膺帝梓榮鎮江城貫索星稀昔屢應中天之象凝香寢闥今
更名春草之聯雙旌五馬再臨民露見吹鏡行奏最恭惟某官長才

通萬安黃宰啟

六

八采駿譽干英渥注池中豈尋常况是七穆之緒夷庚道上已超絕
更熟後鄭之書矧茲彩纓以來多此詳識之任刑辟雖非唐堯所急
若濫淫其可嗟才能荷真符錄之倫自繼微之盡當故魯泮獻囚之
地亦侯公無疆之思憐此牽絲首從列檠松竹吟哦之優逸簡書科
級之殊尤展評畫地之半更華丹邱之縣月卿丞贊秋駕即曹秀禾
六輔之鄉蒲海最聲之起照還雅望超軼大猷將凌法從之居再觀
德下之任惟王乘連檣之富庶惟犀渠眾有之風聲且多名勝之游
正重宣承之寄長其善去其惡必資鑒裁之長倡以義率以仁更賴
撫摩之最坐席未暖賜環趣歸

通萬安黃宰啟

觀當今之卓魯寂爾畫簾知在昔之王楊冠於璧水識本末源流之
自如其裴弓治之為將其輝魄於大巫敢曰發明於燭火恭惟某官
蔚從江夏氣稟關山大秦瑯琊之區最有木難之可玩老仙晁張之
客尤稱浩翁之逸羣渥注幾見於山圖鄧木不多於一桂當年飛鳥

豈容行怪以驚人此日鳴琴是乃愛人之君子行作中興之傳遂荒
蕩德之封某自愧不才且兼無學珠玉在側覺形穢豈免汗顏雨露
所濡皆教端且觀善政敢言仗助以速德尤初敬周章愧乏琴珥之
贈英風所望行窺霧豹之斑幸於恕之曲加不暗愚之深責

代賀王察院啟

恭審親結主知擇居臺紀日淳熙從諫之聖昌言無三院之分續貞
觀確論之賢勁氣有百膽之肅奚須成蹟交慶得君恭惟某官擢秀
七閩蜚英六館精金百鍊合黃鐘大呂之音拱璧無瑕表清廟明堂
之器凡碩學鴻儒之望若哉冠正色之資禮學修明炳炳留都之教
樞機周密森汗簡之書自其一節以歷觀成日九卿之俯視知文
武圖同之曰乃是非纖悉之時白簡風生烏臺日永思極謀猷之審
用彈推擇之精帝制昭明人心凱懌君子恃以不恐遠人聞之自驚
斯折衝千里之方有定國一言之妙秉持正大獻納便蕃栢老霜明
凜凜中臺之季攷龍興虎嘯亭亭富寧之神交何待九遷即躋兩地

臺嚴集卷七

七

某再乘一障初乏寸長政無五月之成人自雙旌之婉仰止層霄之
迴徒瞻執法之明

代賀知院啟

恭審晉魁樞府仍與政機二柄兼持文武為萬邦之憲三公並列尉
史亞一相之尊有誠歸心舍生增氣恭惟某官閱深而開亮靖重而
裕和卓然巴蜀之英何止揚馬文章之選粹若孟韓之統深知洙泗
學問之源蚤接巍科寢躋膺仕揚歷清華之貫羽儀英乂之聯星辰
厥猷於步趨日月頻仍於獻納徑經簡過直上夷庚開沙路之端旣
已參儀於黃閣接火城之照行將疎聽於白麻時維復古之圖更賴
折衝之佐必得詩書禮樂之彥用恢東西南北之疆服建隆亞政之
名亦稱於宰相考元豐百僚之制獨無變於舊章周三孤蓋曰貳
公漢上卿均於開府深重臯養之望即端房杜之居

代賀徐侍御啟

恭審光膺綸詔晉陟臺端備儀三院之華鸞鳳泊深肅百僚之署

霜潔冰清綱紀增明縉紳胥慶恭惟某官黃鐘宏度清廟凝姿鵬鷃
離風塵躡羣蜚而獨上驪駟問道路借問步以交馳曩升烏府之嚴
屢叨虎闥之選周流膏澤彈指論思表裏古相之陰傑特寒松之操
坐閱歲月履歷忠嘉深刻丹衷鼎新白簡君子信而後諫況當堯舜
之朝人主兼以為明何遜王魏之直茲正南牀之位益輪北面之誠
且故事可稽無並居於獨坐則所學不負自深簡於淵衷惟五大之
在展軼三登而致治行慶精神之會即躋輔弼之崇

通判隆興衛安撫啟

共仰魁星之照耀今更躍翼軫之區式瞻斗野之撫臨昔曾與機衡
之任將趨走致恭於牧伯而光輝何隔於雲泥第修牋版之勤少格
教條之奉寸丹盡見尺素度中竊以邑之有丞職貳於令欲仗助贊
襄之密至而侵離奸慢之絕無每難其人蓋選於選惟子產善相於
小國雖立之尤歎其弗施如某者片善不啻寸長蔑有簿書獄訟雖
屢試以無幾聞問才猷曾一端之足取茲冒百里弼承之任難知千

臺嚴集卷七

八

能強勉之修每焉曠敗之多虞寧有非封之小節包荒是賴全璧幾
希恭惟某官姓楊魯邦秀推吳壤長才八采身居積木之顛偉望千
英貴亞百僚之表語其積習皆在名遷近民贊於越之首城迅召正
羣練之朋字校書漢部載兼王邸之師著紀督官更擅侯封之宰廟
左樹陳因之栗上王戎簡要之曹宰士編居史竊卓立頌臺命貳明
哉惟月之臨寶牒得人建以特書之策洽雨制常楊之筆握二選山
毛之公從容帝幙之緒經整齊春官之秩禮烏好一臺之屋鸞雙二
府之居孰謂盤還更許撫字二伯一加之卷賜重湖五王之上頤且
康山南國之帥藩而江介洪都之督府許令英游之蹤跡兩擅龍光
滕王高閣之登臨重觀寶符況此百城之方面盡歸一視之慈祥九
江揚左鑑之波章貢足鬱孤之眺道院傑霜筠之竹連檣尾白棠之
艤且南則嶺北則淮是為鄰接而江之流湖之滙皆在慰安人歸石
伯之棠績著章丹之石召環鼎至凡易行歸某瑞雖均於男滿才僅
同於磔緣古槐森竹第寶慶原之慙列雁趨鳬僅了涉書之筆庶賴

六條之雲霞以叨千里之官修政望微誠陳罔既

代賀吏部尚書啟

恭審有庸五禮權首六官鑑衡掄天下之才權幾俾於一相人物極甘泉之選職更接於三公仍紹秩宗尤爲異數恭惟某官君子溫其如玉大雅卓爾不羣首科歷海表之英奧學造古人之閥議論弗苟必求真是之歸才用有餘不畏難排之節類更器使深著簡知標論思獻納之英足溫厚深純之德頃冠春官之掌府爲法從之光豈玉帛鐘鼓之云其速中和之教非錢穀甲兵之比既臻動化之乎茲遴選於名卿益加詳於聽履惟是列曹之別無踰二職之崇論其要則孰若於司銓語其清則必推於宗伯茲全並紹之榮實曰殊常之典矧與比賢能之歲居作成禮樂之司復升黜於三銓實始終於多士其爲倚任未易比倫蓋一時大用之階實千載難逢之會

代賀張參政啟

恭審樞由機府晉貳政途雖東西兩地之崇均號公孤之重然系決

臺臺集卷七

九

宰司之要尤爲輔弼之尊行觀簡注之專行廣沙堤之榮恭惟某官名門英彥儒學羽儀恢恢度量之容綽有大臣之體舉事功之赴熟乎當世之謀蚤振巍科寢騰騰仕中外踐揚之久周旋譽處之多參華西府之崇嚴考績大猷之密勿肆加履効改異事權唐蕭瑀劉洎之流亦與政堂之列漢丙吉魏相之相先由御史之除矧青陽先正之源流由黃序耳孫而派別子房卓標於三傑不居蕭曹之先九齡有用於開元未若姚宋之究嚴選英緒際會明時佇儋巖石之瞻繼勒鼎彝之緒

代賀商侍郎除總領啟

恭審光揚帝詔播貳民曹興師日費千金正賴賢何之傑足用不加一賦允資劉晏之才歷稽讓讓之臣宜謂非常之渥恭惟某官儒林卓犖學海淵深鑄黃鐘大呂之洪音合登清廟秉千將莫邪之利器屢試盤根維德進則朝廷尊然術行則天下富小紆鵬翼詳談雲儲細柳連屯合曉煙於萬竈危檣倚岸秋頽於千艘堂堂七尺之風

規化乞六師之獵虎士皆宿飽人有奮心願成績之著明宜褒章之度越矧在恢復之運尤須裕國之方營平謨上於屯田孔明僅行於流馬探其淺鮮魏此經綸蓋信居足食之先而義乃理財之要若計然一曲之論何其小哉雖管仲九合之功若彼卑也坐致雲煙之畫立賄衮繡之榮某冒此分符適焉乘障供廩以事齊霸敢後申侯輸材以助漢邊願同卜式庶畢繭絲之賦可明臣子之心

交代張司理啟

有懷芝宇恨未掛於清風承乏李曹喜行霑於賸馥敢因素裝聊寫丹衷恭惟某官姓著連天族高薄海詩書禮樂萃一門之衣冠梓杞梗樛蔚千章之柱石昔之小試綽有令猷茲聽棘於侯朝更歌棠於民表釋之爲漢廷尉文璫蓋唐理卿究源委之綿長悉哀矜於斷折傳家千古飲惠一邦宜輕車熟路之無難自迅節追鋒之立至某索然冷結眇爾陋聞不知自揆之方輒冒難能之事獄市貴乎無擾所望曹參之言氣色爲之益明豈有臨淮之令

臺臺集卷七

十

賀金正言兼侍讀啟

恭審密緝展斷晉陽諫坡言謂忠謨謂嘉恥君弗及人不適政不間以道相先更橫入說之經益聖乃神之主薦紳胥慶海宇均懽恭惟某官碩學粹資宏才偉望夙秉致君之大志陳義甚高卓爲傑識之鴻儒非禮弗履羣擢居於言路蓋浸結於主知廉然六察之綱維肅若百僚之著定茲班顯粹俾應要津惟建炎一詔之可尋既不與掖垣之列惟慶厯四賢之甚盛曾莫追高蹈之風若魏徵之願爲良臣而且保仁義之終若陸贄之不負所學而復見君臣之合皆出平時之雅志始知熟路之輕車故雖都俞吁咈之微莫匪規矩方圓之至矧慶厯細旃之遠密有微言大義之繹尋致一人獨到之功發千載不傳之妙孰謂騰口之末或非會神之交補玄效深築沙路穩某坎蛙陋見塵螭驚魂仰止慶霄徒景雲之在望載觀除目喜威鳳之逢時惟致賀之後人尙肅慙之加恕其爲慶非莫既敢宣

通發梓陳國博啟

恭審顯承宸詔榮貳輔蔭煜屏星接輝華於須女亭亭春月分照
耀於雙溪坐看桃李之成卽上雲煙之表敢持尺鯁敬候前驅恭惟
某官大雅卓爾不羣君子溫其如玉七閩秀氣鍾儲盛帝之宗八閩
奇材游戲兩科之彥風化洽鍾陵之野彌縫佐梅嶺之朝會何技經
肯綮之管更練錢穀兵甲之細護餉密裨於劉晏運籌參輔於周瑜
知已忽逢需章直上地官掌故更知源流本末之全璧水整綱盡發
詩書禮樂之秘預漢室一經之博士處周家大衆之前聯少厭直廬
暫棲閑館盤還英氣擁護良能惟長才尙俾以旁觀而浩氣且從而
全養益以泮無前之利器庶其衍莫大之洪鐘贈王祥之刀巨寶況
當於達道端西華之甫偃藩足佐於循良燠燠叶應以無差瑚璉自
難於久外某嘗攀逸鶴蓋在陪京白下政亭折柳常思於取別赤松
勝地維桑忽惜於背來均肖翹雨露之中際庇覆雲霓之外茲更燕
雀棟梁之賀遠忘鵬鵬羽翼之殊持鼓雷門陡覺小巫之自失賜環
驛騎佇觀青澤之廣落頌詠微心鋪張罔既

通趙倅啟

通趙倅啟

承乏李曹方有非才之懼依仁星駕又欣大造之歸蓋包容覆露之
庶幾適么庶屏庸之幸甚恭惟某官宗英表表儒學彬彬金枝玉葉
之歲難卓爲羣木之冠壁蘭科文之淹貫越在九流之先語其才則
間世五百之賢論其氣則陪風九萬之快合在巖廊而增重豈應州
縣之尙淹矧龍盤虎踞之域共肅峨松之操而珥華懷博之俗變爲
植李之區雖小試之優游亦英聲之洋溢垂上青雲之表却分明月
之輝彌縫剖竹之布宜密勿烹鮮之左右別車班歲三看絲勝之飛
貳駕勛農雨見香梗之熟齊拍黃童之手佇來紫檢之書

通京倅啟

恭審陪植圭琮平分風月端章甫而相左右循良廣宣城之詩後先
宮徵聲華所被悅豫無涯恭惟某官與學粹醇偉才卓犖光輝牛斗
夙推器具之良伯仲魁台復出紳纓之茂深闕微度典則卷儀自登
應仕之塗綽有取善之紀彈官簿正優游漢水之陽流地鐵官容與

惟源之右幾點柳江之雁齊飛葉邑之覓桃李陰成松蘿節見不作
青雲之步却符碧嶂之遊春風扇梅萼之優朝日照章袁之木且盡
鶴舒徐而南上正梅梢爛漫以北開競推柳帶之金眉更剖竹林之
玉版何須有蟹行見贈刀某冒昧問因幾焉全璧兩年聽棘徒彈十
舊之心片善采封豈有一緣之效方重負修塗之浩歎迺大賢君子
之式臨且陌土寒生莫親昔者分符之采而窮年厚幸獲趨此時剖
竹之風慰茲半世之心起我望洋之歎

通建昌豐知府啟

慕擬香之宸府開披霧之明蟾畫地之牢寧復看山之逸方喜名傑
條流之奉又虞小巫神氣之確惟大賢何所不容庶幾力得以自竭
竊以幸會之過昔時所難願識荆州際合豈關於人事請御晏干濟
否又出於天時恭惟某官八斗奇才千英令望曩空冀北軒昂德裕
之出羣今擅斗南卓犖夏侯之拾芥自具筵進共瞻殊能彈冠照若
晉之清綵捧盜京師之潤入玉壘六旋之幘贊翠帶三輔之春雪

通嚴集卷七

通嚴集卷七

半盆腐穢更充於左浙風生刁斗退衝坐折於重邊盡惟盡諾之資
兼制貨財之權人服嶮奇之智士推遠往之才垂上層霄却分明月
此時夜氣還占斗牛之祥當日霜鋒重凜海沂之贈巧匠宰宰於袖
手太阿何畏於盤根六福垂九天之雲一洗空萬古之馬雙旌問道
千里歸仁風聲新郭令之軍意泉回席壇之律政成蔭徙才適時須
佇最課之上聞卽迅駢之促入某枯根冰冷俗態塵昏問西江一障
之囚會平反之可敷廣南國五官之季常曠敗之是虞踴躍豹窺勤
拳龜卜剡綠水湛然而無滓乃紅蓮寂爾以不聞尙惟大厦之萬間
幾見至愚之一得願曲謹小廉之外期百能十駕之堅依詠微誠敷
陳罔既

通嚴集卷七

宋唐士恥撰

疏文

清修院建藏會疏

古跡靈山耽耽佛廟真詮覺諦歷歷現因幾年春到花開三日鐘鳴鼓吼爲十方諸大檀越轉七寶無上法輪自然贊嘆福生福異華龍海會要是斬新拈出不妨依舊重開好在劉先生六百年捨宅因果又如傳大士十萬軸透地光明推倒藥仙繩牀別作清修話欄

滿散佛疏

預啟篤生之頌妙果既圓仰依大覺之慈永年無極當呼有請沙數爲期伏願皇帝陛下慈不盡燈爲見在佛保山河而長久常轉法輪若龍天之護持其窮衆教

宣師刺血書蓮

一佛出世贊善者尙成摩頂之緣半偈傳芳剎聞者不翅恆沙之寶

靈巖集卷八

況如來最後之所說且血誠染盡而後書昨夜夢吞一剎刀不惟遇僧又遇佛今日共成七寶塔既已歸法又歸僧

祈雨疏

九農肇作乃愆三日之霖大覺探投敢致一純之禱念旱澇則災之未定且田疇芽甲之力興用能輸寫於微誠庶乎感通於聖願以半剎那頃發大悲心卽於遍法界中降甘露雨

謝雨疏

微誠躬禱方祈膏澤之霑眞覺敷仁遂荷感通之速豈一念杳冥之遙格蓋大慈憐愛之實深既寬千里之人心預卜九秋之豐兆欲報之德惟知妙有之歸尙惠其終庶獲大田之慶

諸天像成設供疏

加飾大雄之像炳煥一新更嚴香積之供殷勤三請梵唄首居塵之過吉祥集喜拾之身共增長於福田經飯依於佛日金碧呼嘯之奪目用輪恭敬之心富壽壽落之踰人各竭修爲之報

代趙守請僧往惠力疏

幾年忘却東山雲何妨面壁一口吸盡西江水合付當仁便須直下承當切莫遲疑擬議禪師透徹龜毛兔角顯昂獅吼象行白槌曾震海潮音紅日恰照須彌頂況此瑞符古剎依然大士法輪畧敲一錫振無邊且轉半藏存妙用西來的的行看一瓣紫羅香南極皇皇仰祝萬年天子壽

改請天寧戒老疏

西剎鐘聞共吸西江之水南山雨足更興南岫之雲便合承當毋勞擬議惟禪師潛室正銀鐵庵孺孫百尺竿上報四恩十字路頭傳萬口趙州繩牀不下門泊五湖船大士法輪無遮人寂通宵月松風細聽茶將熟錫杖方挑合已行真辭數步之勞爲祝萬年之壽

祈雪疏

書春秋盈尺之祥慮愆應叶大有明年之兆用叩覺皇願監微誠曲回慈聽備一正元眞之氣卽四興象雲之雲足倉箱於彫瘵之餘

靈巖集卷八

每荷雨暘之若明玉燭於嚴凝之際更祈覆露之終

謝雪疏

雨雪其秀曲荷鶴慈之應自今以始更占剛嚴之祥豈微誠有感若是之難蓋大造曲憐必終其所賜一掃癘疵之氣肆陳栗烈之威冬無愆陽斯謂八風之正天之所覆共攸四序之和

祝文

祈雪祝文

玄冥庀職決焉六旬衆密四野屢布同雲既復釋然若蹇若屯敢卽靈宇寸誠具陳北風其涼雨雪其霽嗣我豐年祛我瘴氣神之聽之終此集仁

謝雪祝文

茲以冬杪飛雪未遂循走靈宇秉陳恪共聆豐交孚油雲四同休徵紛然嗣年其豐維此一歲有感必通載詠載欣拜賜之終萬安到任謁廟祝文

品子兮單平僥躋兮負蒸領事兮伊始於茲兮受神靈兮其尙監之俾千日兮克成

謁諸廟祝文

某謹率品子兮冥冥肅奉崇兮心驚斷無似兮皇闕之淑問又烏有知兮哀矜維神兮胥靈不敢不勉兮必以情

祈雨祝文

往歲之災旱澇相仍極意拊摩創夷未平維茲暮春東作既興膏澤復屯嗷嗷人情神食斯土守言幸聽尙念民急霧起雲蒸一信千里稿者復生嗣茲終其迄於西成加穀薦膺黍稷惟馨日千日萬永福含靈

謝雨岳廟祝文

惟神方鎮之尊俯芘斯土今茲有請胥費旁午曾不崇朝大霽甘雨優渥霑足郊原騰神之賜民若攜若取躬造祠下有清其醑載依載瞻拜手鼓舞尙沆於成終神之祐

秋祀祝文

維時季秋萬寶西成汔用有年繫神之靈時焉典祀黍稷薦馨胥饗洋洋尙鑒忱誠

墓誌銘

曹夫人何氏墓誌銘

我中興聖天子主聖既關爰派璿源爲天下得人而嗣天子作焉德壽重華道光堯舜兩盡仁孝皆宇宙以來所未見哀榮始終所以從先帝於福廟者至以孝冠稱天德而天子不以爲過於是閭閻似續之成祀開異姓之曠塗蓋仁澤之浹遠及海隅是宜聞者翕然格心不見背負之事然猶有受人付託中棄不顧是則可怨也已而夫人以閨閣之密乃能安受天命無纖毫恨悔意有操義自修所不能至者是則可銘也已劉漢椒塗少日其家使卜相眎焉以爲貴而少子若養他子得力當踰於所生章帝愍愍誠篤卒如前占夫人乃獨不得於其所子邪沙陀異類耳多子他出咸致死力戰勝攻取何夫人不

運之甚也世人禍福利害有不如初心則必起怨嗟之意而夫人幾不少見於顏面苟復不暴白其不隕穫之盛俾著於來世其亦負潛德於九京也夫人之終所子蓋嘗前旬號慕於夫人之柩踊哭盡哀雖旋踵復去然使前日之鞠育少缺何能得此於既死之餘而卒無以掩其悲傷之自發也耶夫人蓋徽州別駕何公之長女生而慈順其初適曹氏舅姑在堂甘旨日至及其終也又哀以送之雖在曹公子道之盛而夫人贊助亦多矣孕育多女然而家道日進終遂子荆之居室而曹公亦亡矣慈祥惻怛人斯夫人之越稀年而天齋其報僅及七十有九不知福善之理眞可恃也耶夫人昔者念似續之未立向心釋典人見誦讀琅琅成章舉族欽歎謂殆過於男子夫人豈少素於德事者特其甘分素患難之心久矣快然故所成就若是其光明碩大也夫人之終去曹公卽世凡二十餘年生理如昔皆夫人維持之力曹公之兄之婦戚氏者艾寒乏多夫人左右以濟之迄以壽終無絲毫厭厭斯意其御下也不尙鞭撻而人自力男三人智孫庚

靈慶集卷八

四

孫皆天喪次則如愚如愚曹公之猶子援以主伏臘女四長適文林郎趙某次適進士郭某先夫人卒次適進士何某次適進士陳某卜以年月日合祔於曹公石龜之藏銘曰彼之弱冠決科執營兮絕甘設醴致其雋英兮彼之幾壯念嘗蒸兮壻之女弟俾用其情兮又不止乎桑下之三宿何通心之反不誠兮天平命耶蓋卽之香冥兮

行狀

府判何公行狀

公諱松字伯固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選大父端禮父俱贈朝散大夫母吳氏封太宜人公生於建炎之戊申歲星方周大夫君蚤世公哀毀如成人仰敬俯愛無闕太宜人盛年守節義風凜凜得公愈自慰大夫君負大材名於時續文實志公力學紹先業且訓二弟不倦一門自爲師友後俱游太學復相繼儒科益滿太宜人望太宜人登稀年晚節及三金闈門肅雍兄弟怡怡三百指無間言皆公順承拊字力公性莊重寡語言接親朋未嘗有忤色至於商榷古今極談世

務獲可觀以是人益敬公事親居家處鄉黨類若此及其居官則亦溫平春風冽若秋霜人自慕之亦不可犯凡公所事二千石皆一時聞人括蒼則參政范公工部樓公尚書胡公宣城則郎中傅公侍郎曾公閩則丞相趙公昇則侍郎章公咸恨識公晚故公之超初秩脫侍郎選至通籍外郎鸞表屢上皆未嘗攀貴援一出於諸公特達之知初仕括蒼少師何公少推可公之歸出詩以餞公有官卑自立古今難之語其見許如此初至宣城魏王山鎮閣役有以獄屬公者公毅然不受其不撓如此劇盜備小八稔惡盜買侍郎曾公委治其獄賊徒憚公明慮不免以匿名書累公會公笑曰是欲問我其見信如此長樂有嚴濱湖沾濡甚廣於人不治公鼎新之增斗門明要東刊石垂久今察院林公賦詩以贊至公弟椿丞候官復攝長樂民安之咸曰是齊衛之政其見思如此公贊江左幕侍郎章公名公所居曰夷清親書八分以贈及貳新安寺簿徐公領蓋如素識太守此徙公攝郡事孜孜公決人不敢干以私惜官物毫髮不妄用累數月府

墓集卷八

五

庫充盈太守耿公至則喜甚例有合得者公悉却之耿公愈加敬重殯人王魯公聚釣軸且姻姪每見辱推借或語公曰盍求助焉公笑不答在長樂同僚鵬冠知書善屬文公與之厚後鵬附陰信用炙手可熱數問君動靜公掉頭曰是可流我耶卒不通問公恬於進未嘗一毫顧首於人是以不至通顯殆亦隱於吏者以廉自將一介不妄取歸自長樂貧無卜葬資借僧舍以居訪劉峻故迹登山臨流嘆哀自樂不夷不惠蓋可否之間公以兩成龍飛掘進士第迫功郎處州屬水縣主簿升從政郎寧國府錄事參軍改宜教郎知台州仙居縣丁太宜人憂服除知福州長樂縣轉奉議郎主管河南東路安撫司兼宜文字轉承議郎朝奉郎以登極恩轉朝散郎賜銀緡通判徽州紹熙壬子九月九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五妻曹氏先卒以慶元戊午十有一月日合葬於縣之白砂鄉麻車塢男一人伯襲通功郎新羅州臨川縣主簿女六人長適進士曹端臣次適進士錢直浩次歸於士弘次適進士陳莊次適女林郎周程次在室孫男二人堅基其

曾大父與大夫君同娶吳某母氏則公之女弟故某不肖每獲修二舅之教知公爲詳誦公之萬一以可銘於當世君子

祭文

代人祭趙開府文

維公間平之望爲善最樂然犀物燭中外鋒愕咸謂期頤二伯四嶽大數有定忽成反壑嗚呼哀哉泝公之源銀漢碧落積善不替百年永莫孕此英粹六矢既躍東臨之北芝田九鶴維川建瓴白石鑿鑿維山巍峩包蘊既確卿雲五色和氣含橐方如書生種文積學臚第太常聲饒蕭勺撫仕上國青芻管籥臺綱鍾山鍾計是度星屏煜煜爛爛江角千里五馬民功卓犖護庚平羅陽春有脚連橋白粲六條寬博雙劍豐城龍氣上搏人謂物華萃爾霜鏘豈知靈傑賜履綽綽一門六輔冠今侯爵繁庶浩穰輦轂豐洛公惟高卧最聲四燥未乃移鎮秩優渥下安其仁如百醺醺小疾無幾薤露頓作嗚呼哀哉伯襲晚出一見如昨國士之知需章薦鸞俾佐損民俾參入幕言無

墓集卷八

六

不從深許楚謬俾學製錦爰歷旬朔萬間宏覆加以揚摧今而思之如夢俄覺恨此微宦一官自縛莫能親慟聊薦醇酌嗚呼哀哉

代人祭戴夫人文

人莫難於耆壽尤莫難於遺後嗟嗟夫人二者具有尙想舍飴知德之厚既有以死矣是能不朽儒冠我我諸孫之友合簪升嘗拜此清酌

墓集卷八

宋唐士恥撰

雜著

廣雅代師聖姪上樓教毒

壽公以端溪礪目之硯龍骨甚勁兮石始見水之潤兮石既滋佐公之思兮文自贍文之贍兮可若何湧泉不足比兮雲蒸嶺嶺滿六合兮澤四海活枯槁兮速飛電壽公以奚李蒲梁之墨理如犀兮質如玉質如玉兮真足奇一點如漆兮其效速今而小試兮詩書禮樂復千里會不日而足願寶之兮入帝懷發六藝而澤滲漉

壽公以澄心玉版之紙維持名教兮使復起不作鄒枚小技能要振聖經還古始民俗豈豈兮理固存弘之者人道如砥肯學經經賤丈夫歷注蟲魚兮爾爾

壽公以宣城諸葛之筆迥隆古兮創此物濡毫伸紙兮孰告遠猶告遠猶兮連秋秋玉皇顏開兮四海下澤言解我兮功既立蓋自皇雄

張嚴集卷九

畫卦之後孰謂復見于今日

壽公以中山千日之酒四召太和兮歸不後六藏珠連兮浩無滓息如龜兮由煙之右片雲不生兮六虛澄天高地卑兮股肱元首衣裳垂兮意自寧由公之謨兮視其阜

壽公以閩山紅絲之蕭中有玉露肺肝洗色香未變兮損羣品百果倫魁兮如此意過海雲帆兮無驚浪月明如畫兮絕絕翳調公之顏兮登公堂似公之德兮歷冠履

壽公以太華王井之蓮開花十丈兮顏容鮮碧蓬鬱鬱兮太虛色曜頃玉娟兮甘泉邊中有神禾兮育真源助公丹成兮歸于玉皇之案前累真義我兮足官府公總其樞兮瞻公先

壽公以安期似瓜之棗中邊味足兮不枯槁風成露泫兮俱背腹頂如泥丹兮輔公之不老五鶴齊飛兮丹臺書存吾三一兮歸有吳歸有吳兮秉鈞軸處中央兮括道道

壽公以紫絲飛燕之裘使其神氣安而清歷覽萬物兮胡可掩如鏡

之燭兮毫髮明是非清濁兮奚翅億萬公如一二兮數不停有才如此兮奚止五大兮歸廟廟兮八鴻自微

壽公以龍圖火前之茗兩腋生風兮宇泰定宇泰定兮神則全彼何足芥蒂兮塵勞屏塵勞屏兮心收觀竹石閒暇兮理則井井理井井兮非疊釋自聖賢兮傳于莫永

請修金剛入五藏文

二如來外護法門永斷千魔并百惱五雜組合成藏府直須萬機便億年只今立地長威靈好箇起頭真話已自此神通度大誰云假合姻緣從他夏暖冬涼斷然不移一步任爾山顛海倒豈容暑熱半星

諸天入五藏文

像設乃尊敬之因金碧輝煌驚宇宙喜捨是菩提之種富貴落照乾坤況甚屬累之不磨豈若空華之亟滅一錢換取無價寶貧子却有木難珠大小大功德尊天今即今成就眾事

許守宴趙倅李倅致辭

張嚴集卷九

東沂合巖喜先後之俱賢北海傳觴兼御將而致禮炳煥三台之座裴循九奏之音恭惟某官杜史仍孫龍門慶裔宏才高擅台階清廟嚴廊利器無前屢試盤根錯節重上碧天之杪却分素月之輝載惟別駕之堂曾辱高文之彥靡踐青瑣之舊尙參黃閣之崇矧星屏照爛之華有光幹蠱定泥賦最優之課叶兆鼎亨某官天派分祥地靈鍾秀于英萬傑虬蟠端似於太宗七畧九流蔡照軒障於子政履最臨民之課更題丞郡之興梅鹽成平仲之獎獄市必子女之告永永甘棠之愛渠渠造士之官紫詔鼎來即上夷庚之軌白麻煥發咸登貴戚之卿某官左洪崖石浮邱對皂閣揖玉笏念送舊迎新之兩切亦依仁戀德之交修傳承瓊瑤高薦碧林之味連娟翠展展白雲之歌鼓音未徹於江干綽綽鼎來於布所某等蓬山拭目虹采經頭幸有新聲品仿五鼎之食莫遙妙手列書三賢之圖聊從半壁之清編以寫一時之盛事

北海尊前樂事多合符別駕瑞祥羅迭廣白雲陽春曲唱凌寒傲

啟歌松竹新添梅葉亞龍麟更著鳳聲和三臺舞徵成佳兆紫詔齊
催入紫荷

許守宴趙倅致語

北海傳觴式啟初筵之敬東派解佩逌交傾蓋之歡天借賢侯仗助
之深人喜江國俊英之萃藉備草野花之語發連珠合璧之輝恭惟
府判太中黃派珍流蘭芳奕秀飽錦囊之句更登拾地之科博藻照
之書還是識時之傑屢試盤根錯節居多騰茂蜚英游二劉三孔之
鄉貳前召後杜之政不縮旁觀之袖輩飛新造士之宮獨排累鷲之
霄鶴薦登時臺之表垂快青雲之上小紆素月之分判府檢討寺丞
溫紹起家剛占樂綬秀色陡添於皂閣盡歸春風和氣之中良辰未
遠於蘭亭況有寶戟凝香之暇既張右史握東坡之手更杜一車均
六一之賢聘娉終柳成陰麗景時繡於舞袖曉曉黃鸝出谷崇光倍
滑於歌聲今日聊奉玉版禪他時同作金闕彥某等叨居樂部獲奉
賞心采兒童老叟之歌倚之弦管陪翡翠鸞鸞之列有此尊尊上對

雙龍集卷九

主

台顏敢陳口號

北海尊中琥珀新首延星駕詠嘉賓宗英却偶文星坐使竹欣依半
刺仁畫戟日長香冉冉玉揮風細雨申申從今千里何多幸共駐陽
和無限春

趙守宴李倅京倅致語

想漢相之威儀今逢王季襲文公之衣鉢夙賴星屏簪一日見兩別
蜀之賢亦千里慶三勝流之聚指傳盛事洋溢清商某官操著拔葵
詩成分月坐閱開山之蒼翠于茲兩年每款金川之清明如我一節
綠髮頻回於華髮青瑣行蹤於細蘊甘棠傳寓於鸞飛口存巨扁白
衆小資於餽計戲解盤根據鞍曼錄欲風生不日超騰聽詔下某官
洪鐘解叩汪字欣瞻馬聲不到於柳江遊魚鳥風影迎從於勝閣
猶口珠簾班春擬伴於朱轡口斗暫移於紫氣照專城之秉賞心共
繞百花洲廣靜練之箭猶手同登一覽樹未對墨奕即贈呂刀某官
泛北海之尊設元王之醴清誦憶國僑之惠義冠喜公赤之彈毋須

對影政三人遠勝共談祇二士笑語釋稜層之陳丰姿聯雜沓之芳
瑟玉羅生更從徑寸松筠列立忽見橫枝交筌召一氣之和承鼎絕
百僚之擬某等幸承榮凱獲幸歡娛敢請台符少陪燕俎
昔年兩劍說豐城此日尊前眼倍明天產地靈瑞一理郡丞侯相得
雙清聯蜚定列三千牘佐治那掩九萬程更有奇歡君記取還須貴
戚上頭卿

許守宴交代趙守致語

聖齊侯之車既鼎來於前旆告楚尹之政爰資飭於初筵黃鍾大呂
迭起於宮商干將某邪上衝於牛斗效僊草駢花之伎侑合堂同席
之歡恭惟某官自半千黃派之靈下太乙青藜之照維城望重分器
恩深眷二劉三孔之鄉借前召後杜之政竹使銅符夙遣玉筍皂山
口春正濃墨突不得黔報政切遲於五月漢家自有制奏景即懸以
三公某官池草夢回寢香句就鐫一牧之鼎問舊事於然犀蜚十行
之書按新榮於簪筆駐馬小驄鸞出谷持杯共看李成蹊發連珠合

雙龍集卷九

主

璧之輝雅來雁去鴻之曲千里慶與黃之襲一時欽程孔之交某等
拭目雙旌攀轅四牡合已效先聲之頌奉揚眉啟齒之歡

豐城雙劍已龍蟠牛斗依然昔日光玉筍皂山千際幸春風和氣兩
徇徂問問召杜猶難從繼至龔黃信異常從此青編循吏傳屢言銀
筆二劉鄉

趙守宴李倅致語

剖符江國幸別駕之俱賢設醴鈴齋快高譚之疎聽駐春風於千里
開春鶴於羣山小助賞心可無俳語恭惟某官胸次光風霽月源流
仙李猗蘭輝華凌厲於牽牛人物類仍於孺子雲霄垂上輩數會游
端章甫願相焉一何謙也觀文公有光矣猗歟偉哉衣冠溢盛事之
傳步武接前人之迹兩萃班春之駕騰收佐治之功政廷蜚一鶴之
書鶴行立與鄉旦照連珠之乘瓜成先更某甫爾下車首設醴昔
著姓聯百家之譜今清霏妙二士之談接賢助於宣城會廣靜練澄
江之句洽將迎於北海誦誦凝香燕殿之詩開山玉筍正平分元禮

林宗真其逆蘭契能成於俯仰驚求雅合於官商明朝酒省足歡娛
溫韶鳳飛齊羽其某等叨居藝列獲奉歡顏敬薦歌謠猗猗勝詠
奉風是處起歸心獨在高堂深又探共喜仙丹成莫逆一陶和氣足
登臨寢香小散單衣潤膏友時求萬木陰碧嶂清江相映發快須絲
蟻十分斟

許守宴李倅致語

題陳著之與歎由傾蓋石孔融之所禮重初筵清香燕寢之凝輝塵
高譚之接敢薦非諧之語用倍莫逆之情恭惟某官暫屈雄飛聊從
半刺似續有光於蠶幹幾微將敢於鼎司上口口之堂兆形黃閣解
呂虔之佩事溢青編某官足仙舟共濟之風定尊酒細論之契既報
齊侯之政來暮與歌少紆漢墨之書班春聯臂握手悉據於肝膈諸
聲定若於墳簞一士必說妙言聊參玉版諸縣絕少公事喜治金罍
鼓搥未半於江干綵詔鼎來於帝所某等濫吹末伎獲奉清歡拭目
而觀咸喜現於合璧自今以始願畢奏於清商高賓主之俱賢藉管

豐登縣卷九

五

絃而度曲

豐登縣府省文書況值星屏此下車傾蓋交驪俱爽豁初筵揮塵共
紆餘玉笙香霽先春暖畫鼓晴雷鎮日居從此掀騰攜手去軟紅塵
裏笑軒渠

祝聖致語

神聖篤生永冠無疆之算臣工效祝肆夏有載之區錫汪洋膏飲之
恩起難香殊尤之頌合白叟黃童之語望祥雲麗日之居恭維皇帝
陛下衍十二葉之休接萬億年之統道大天大而地大聖王蓋三大
之兼堯舜傳而禹傳湯后更四傳之盛度越千載雍容十年齊民
耕鑿以夷猶極治馨香而應格圖丘肆類借陽春於冰雪之中廣土
一心望清輝若雲霓之切面縛行加於頤利躬躬并見於呼韓大恢
同視之仁長壽昇平之祉茲仰流虹之旦夙標瑞電之辰千官悉稽
於嵩呼列辟咸趨於虎拜恩榮湛露悉霑醴賜之優樂寫鈞天不愧
角招之叶泰山供笑滄海供酌靈魚薦尾名猩薦層祥風和氣忭朝

游曼壽平格莫觀訓臣叨居樂部薄奏民謠聯聯北關之舉仰慶南
山之固
好風來自萬年枝湛露恩榮匝地維徧子鈞天觴九曲還將嵩嶽祝
三施溫溫愛日祥光起濟濟羣賢喜氣隨此節明年應更好龍荒也
詠匪陽詩

王母致語

虹渚紀祥大洽雷雲之澤龜臺慕化樂爲震旦之游效嵩嶽之三呼
倚詔華之二曲恭維皇帝陛下受時寶箴爲世玉皇蒼精領袖以一
周黃道有經而十躋居中處極泰階平七政平御歷執符六甲起五
子起垂拱九關雙闕朝謁千真萬靈合生共樂於華胥秉已不殊於
姑射慈儉獲老聃之寶寧爲周穆之遊精神過成子之身何必漢皇
之禱若木幾希丹線影常娥掩映玉梳光夙仰符膺問世君自然烝
結長生錄命福地洞天天府會雲軒羽駕之人飲瓊液而餐芝房烹
龍肝而炮鳳髓壽林也奏殊音曲閣苑偏多異色花瑤池休憶舊時

豐登縣卷九

六

游皂閣且誇今日事臣妾來從西極效祝南山傳五岳之眞形圖連
益地報大河之改色子結蟠桃益壽書丹臺益算之文更詠碧落步虛
之語

喜乘西極紫麒麟來賀流虹湛露辰碧玉壺天三萬里黃金化日八
千春闔花合匝羣仙覆鈞樂斐徊九奏申結子蟠桃猶未熟從今度

度屬芳新

天基節祝聖致語

真開五葉九霄呈繞電之祥萬壽三呼萬國慶後天之祝權同率普
害極混茫恭惟皇帝陛下乾坤覆持日月臨照聖明接帝王之統勤
勞開國家之基奄兆姓以海涵撫四方而春育臨大寶二十六載所
存者仁聖皇圖億萬斯年必得其壽遐瞻魏闕仰頌輿情口號
春到堯蓂五葉中電光繞斗正流虹鳳閣開雙闕朝羣辟簪紱三山舞
半空天上有龍爭噴水人間何地不呼嵩衣冠拜手感戴祝早混車
書一大同

天基節致語

春十日而正五日十二月令帝命生商鶴千年而龜萬年萬呼祝漢
應那星拱四海雷權恭惟皇帝陛下日月並明天地合德在璿璣而
齊七政調玉燭而和四時三登過格於太平九變坐臻於至化帶江
淮而杯湖海濶劍樓而門夔夔寶塞塵清金歐枕奠歷載新於鳳紀
祥共慶於虹流蜀道易蜀道難傾心樂國聖人富聖人壽交口華封
臣溫遠伶官欣逢昌運輒陳民頌仰祝帝齡口號
花底千官拜紫宸官梅禁柳競爭春建寅行夏生商月先甲逢辛誕
聖辰是日湖海澄清新氣象喉哦洗濯舊精神天顏笑指孤雲角五
十餘州得盡臣

淳祐十年天基節王母致語

來祝南山閱二十七年之星紀遠辭弱水跨三千餘里之煙波欣逢
有道之長喜見太平之盛恭惟皇帝陛下克明克類乃聖乃神流虹
首庶物之元浴日正飛龍之旦惟皇作極照然外撫而內寧與物爲

壽慶集卷九

七

春穆若乾清而坤闢數其開之五獻蟠桃之五賀歲登者三呼嵩嶽
者三願叶氣橫流混六合而光宅祈令聞不已膺萬壽於無疆莫既
頌言載陳韻語口號

飛車曉謁鶴齡來祝南山記幾曾至化始欣臨九變太平應喜見
三登吳江到海難窮底蜀柱擎天不計層叶氣兩間融結處明爲日
月時爲陵

淳祐十一年天基節王母致語

祝南山之壽重來二十八年前東海之篇伏願萬有千歲不辭遠達
長頌熾昌恭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哲開後天八卦而出乎
寅聞皇極五疇而生於寅昌期外撫而內寧令節天符而地應浴日
次開基之旦呼嵩前捕勝之辰春又逢春聖復繼聖願太平長享收
宸兵指刑之功叶氣橫流燕拱手垂衣之治頌言莫既韻語載陳口
號

羅天象緯祝千秋二十八星今始周江海波清開廟算喉哦日暖靜

邊轉彩雲飛接瑞臺違春酒斟玉畢淨巧轉洪鈞歸橐籥陶銘九
土作瀛洲

王母致語

有來風馭羽觴曾酌於瑤池知繞電樞飛鳳又辭於翠水遶鳳西海
高祝南山恭惟皇帝陛下如日之升體乾之健克明克類奄四海之
尊臨乃聖乃神混六合而光澤彌月肇一年之始一乃乾元流虹當
五日之春五爲皇極是宜繼百王有道之統于以垂萬世無疆之休
爲春爲秋未論椿壽一花一實休問桃年惟願玉燭明而四時調將
見寶祥綿而百順備珍符開握河出圖浴出書海宇會歸行同倫車
同執頌言不足載陳口號

流渚虹光燭八埏瑤臺舞下羣仙不辭水遠三千里來祝嵩高億
萬年他日舒開三島外春風吹滿十洲天蟠桃莫問開花實瑞拱垂
裳合自然

祝聖致語

壽慶集卷九

八

九五龍在天邁太祖開基之一日四七火爲主符光皇應運之初年
喜極堪堪堪同率普恭維皇帝陛下天地合德日月並明建皇極三
統而生於寅體後天八卦而出乎震方慶誕彌之節迭頌寬大之書
聖繼聖自昔希逢春又春于今創見化日觀喉哦之雪惠風清江海
之波枕奠金甌陽明玉燭聖人無爲而自化非勉而行王者必世而
後仁可立而待輒陳輿頌仰祝帝齡口號

霜霞吹盡暖融融嵩嶽三呼萬國同此日衣冠超北闕明朝樽俎又
東風宮花爛映幡花曼御酒香浮春酒紅拜手神龍飛躍地摩圓蟻
結五雲中

當筵致語

錫禧萬歲鳳開雙闕之金仗肅千官燕荷九天之錫鴻恩露湛龍邸
雷惟恭惟某官會際風雲忠貫日月幾年開苑隆金湯不拔之基今
日黔江厚雨露無窮之養壽愈增於國脈恩均被夫官寮府判西蜀
洪儒方升華貴抱負皇獎之學襟懷堯舜之民暫題五洞之興行對

九階之樂萃文昌而聯武曲歌聖主而頌賢臣上奉清樞聊申喜頌口號

庠園登翠壽山峩彰水流深福海波叶氣轉回霞瑤律和聲散入竹枝歌香浮寶帳祥雲翳花覆瓊筵列宿羅來歲紫宸稱玉華曉隨天仗響鳴珂

當筵致語

孟春爲端月其間五日之祥甚露宴諸侯爲上三呼之祝明良有慶神人以和恭惟其官才品茂洪謀猷文武涉江濟漢護唐蔡之風寒歷井荆參回黔巫之春暖安靜中宛存植立寬慈際溥有威嚴誠所謂二千石之良員可謂五十州之最優班暫駐壽域宏開府判僊李蟠根儒林挺秀賦方圓於弱歲取科第於芳年詩無敵而卜杜甫之鄰墨稱妙而比義之之列暫作點中之上佐遊歸天上之清班滿座星華萃文昌而聯武曲當筵祈語歌聖主而頌賢臣上奉清樞載伸善禱口號

聖慶集卷九

九

二十七年燕壽厄三登同喜太平時無邊春意歸梅萼滿耳和聲聽竹枝尺五天低山嶙隱三千海遠水逶迤願隨僊仗催班去拜手稱觴度玉堤

當筵致語

喜燕開時湛露均流於率土神龍飛處祥雲常滿於摩圓殿茲天子之邦侈甚封人之祝恭惟某官撫摩仁熟安靜化成桑麻苑是華胥之國樓閣依然武陵之園酒醺志繪畫真龍折桂心期翔泊鳳有煒黔嶺之善政增輝江漢之前功飛上層霄無忘小隱府判江山共賞風月平分笑無妨蠟之可持誤有鴛鴦之堪左幸則次富八九之雲夢向毫端揮千萬之琅玕肯負君哉暫對南牆之竹今召公矣亟司西掖之花聯滿座之衣冠拜九天之尊俎共際風雲之會行依日月之光上奉清樞載陳善頌口號

虹光流指五開其煖律吹葭僅隔辰御酒濃添春酒醺官花曼接勝花新莫辭天下三回口難得人間兩度春游詠太平何以報重慶聖

主得賢臣

擬言定書

緒孔顏之好幾閱百年繼姬美之歸遂聯三世矧用姑嬪之治命且承甥館之裏言雖舊維新不疑何卜伏承某迨至及笄之字母訓既周而某已踰弱冠之年聖經僅讀姑恃積姻之雅眷頓忘衰系之寒荻誠幣載陳俞音立俟泰其尙勤撫晉敢冀權言魯之終得事齊庶希嘉惠

代曹氏言定書

借銀潢之潤更瞻奕世之衣冠聯玉葉之芳用轉寒門之律呂敢將誠幣恭俟好音伏承某擢秀閨闈豈有膏粱之習而某勉勤繡冊粗知瑟調之分輒忘高拔之攀庶遂和鳴之好期金蘭之永固諒臭味之必同昔甥館得賢遠服閭平之類茲王孫擇木近從顏孔之林天幸所加人爲自濟

代千三姪言定書

聖慶集卷九

十

下玉鏡之臺缺月重圓新照曜叶龜人之兆好風借順舊歡娛況其喬木之百年更此外姻之四屬欵高門而有請期暖律之賴回願締金蘭迭張琴瑟伏念某傳芳有素而某學禮未能方慚齊耦之不足敢冀季金之遽諧用將誠幣佇聽好音一寓入時吳楓丹欣逢時序雙魚京處楚雲碧適會禳期

代呂氏言定書

樂緒雖微逮繇泰嶽高門有自夔系絳都昔嘗迭長齊盟今乃均懽二姓何煩著蔡不異姬姜伏承某謀禮素夙夙習家人之位而某簡編疲竭未臻大有之功久遲授室之儀擬遂斷機之教曾謂喬松之望肯從幽谷之遷屬幣必誠蓋以將乎至意龜言立俟其諸適我好音

與次子言定書

唐自劉累而遷魯縣可攷而知陳蓋舜後而始胡公其來有本惟姻聯之在昔雖男女之異今然均爲合二姓之歡庶亦少接千齡之屬

伏承某夙成天質曾何俟於及笄而某未善人爲慙已踰於弱冠擬
內資於法拂庶訖濟於閨門矧簪纓喬木之家蚤登評日願詩禮趨
庭之緒莫擅雕龍儼無間於寒宗即敬承於吉語

代毛氏言定書

仰笏牀之裔家有眉山之書修厲幣之誠心慚子忽之耦天其或者
龜則從之伏承某生長高門絕去膏粱之習而某勤拳夙訓勉修種
續之方且爭光兩曜之文廟喬木百年之望近越重孫之世肯從幽
谷之遷殆孟光尙德之倫自不厭荆釵之陋豈南容玷圭之復有過
聽斧柯之言

與幼子納采書

擬續世姻夙蒙金諧儻將誠幣何間明繼用輪尋尺之情尙畧單微
之禮竊以藉之用茅何以薄何以重恭之與幣孰爲實孰爲虛要期
二者之交修庶表一心之無嫌曩嘗憑請既有俞音矧舅姑交敬以
增隆而昭穆適安而甚妥大是不疑何卜異煩重說此言然假物以

靈巖集卷九

十二

見者誠之所將從古不易者理之有在尙幾洞照曲鑒淵誠

宋唐士恥撰

賦

遇仙賦代壽樓教

環堵書生承世禪之離龍仰天孫而生息繚冊間暇筆研餘陳當新
秋之總至颯涼颯於蘋白望皓月之弦弛逸巧樓而已隔遊於雙溪
之上星斗爛兮斯夕晨露浥乎庭蘭恍高真兮若瞻昔通軒蓋之綬
紛亦劍佩之絡繹匪海若之冠冕則山君之杖錫僕敢進拜無能爲
役中有一人顧宇昂激笑謂僕曰予幸獲玷三洞之籍茲致賀也蓋
亦其職子知郡博士天所曉乎事實關乎堯歷美弱冠之有聲生賢
書之羽翼殆庶乎積木之踐路禹浪以平陟攀龍頭以魏我傲九華
之尤物乘桴曹之逸興夸妙手之霹靂肩米鹽之靡密信襟宇之不
迫鵲表一上宸注的天欲大其所養姑欲私乎須女之直禮樂詩
書四達而不悖又何俟暖子孔席比其既往之事未絲毫乎千億遊

靈巖集卷十

十

前途之宏遠非盡海之可測蓋將佐皇上之明聖施六合而重壽遐
斯俗兮淳古煥文治兮虹霓畢以不負於所學登魯慶而咸契稷卨
未終客有越眾入而出言嗟此意之未隨謂子徒知其淺未昧根源
之歷歷彼望洋而置嘆奚止一二於千百信溟渤之巨浸蓋萬象之
包括蟠珠案其如月珊瑚森乎林植與六鰲兮均爲嶺芥況鵬鵬之
水擊曾未能語其梗概必旁礴而變積歲星漂乎其初度亦既九光
之照室天欲厚乎皇家萃因氣而一域何止乎叔度萬頃之汪洋又
何止乎雲夢八九之碧自萊公中元之生又堯黃之小閭申鍾岳而
蕭儲昂豈如公之赫赫君兮天同臣兮地比信么麼之辟易僕亦啞
然而笑斥鷃之自適雖地脈之畢通誕彌之三日其亦幸會之考鼎
仰郁紛於綢局

詩

張司法寓齋

玄錄五千言妙在不敢先留侯獨得之帝師赤松仙孰知百世下乃

有聖孫焉肩齊以爲萬空谷音楚然

送臨江交代張司理

子房帝王師溢流裔裔孫揭來之蕭雖快觀之肩溫亭亭起黃氣中
有陰德存宜哉孔融表輻輳排天關通籍何足道履聲遠播青瑣墀我
一柯幸黃緣應符文自願菲且馬續貂誠所難承顏一甲子夙昔披
晤言柳濃煙冥冥鴟丹江吐吞順流急如箭催鼓且勿喧爲語徒作
惡且盡沙頭尊

古意

天公與世人幽明分懸隔無口難得言欲言但以應或以應或末論寄
之夜簾窗靜歎歎語世人世人還不識

寄題瀾流亭

烏傷仇覽傳一弓扁獨流清流從誰獨濁流石之園石之園定可齒
齒翻成愛君看得失珠同象無全牛

時賢明鑒裁

靈巖集卷十

二

時賢明鑒裁鑒裁信奇歎誠此希世寶謂其曾區區未冠已溢聲賢
書上宸庭不一而足竟壓四海英直入九華招隱遁化工尤物殊
不吝文章光焰勝殿星遠至牛渚燭無盡歸來紀事滿襟帛却眉米
鹽繁密訊天公終不屈大器稱表直上幾躋晉倚伏之機眞巨測庖
丁全牛有餘刃先生道大何所容願淵今用退爲進一以涵養使莫
折一以淑我邦之俊然而鑒裁還合明孔席未暖五鶴并此時廟謨
正周營壓屏羣敵須昇平驅屏羣敵須昇平要當迅召文武聘時來
時來鳥可繫譬如南海雲鵬程他年功業就續冊傳永久劣哉魏無
知僅此進拙龍皇家褒舉者曠典華褒右

庭下青書帶

庭下青書帶帶帶瑞康成康成道通世行藏理則明六經具練冊儒
先效勳績誰知百世下其功明且並易首純乾稱六龍六龍御天風
雲從書始唐堯大中正蕩蕩如天莫可蹤詩則二南淵且與春秋賞
罰王道通禮樂灰於秦火皓然其遺意和且雍漢儒掇拾無遺力兀

守章句非從容二京之末康成出六經將出達此翁然而本無超俗
姿猶寄視聽於盲聾豈如先生一理貫洞照六籍羅心宵歷數帝王
如一二天地由我方全功仲尼春秋欲成日麟出魯郊殊起軼孔道
大哉雖不用所感亦大非凡質區區一康成書帶瑞已形先生非此
比況茲道既行當使麟鳳輩雜沓更縱橫

六月望日月堂老禪示僕眾偈隨喜愧甚

江月主人清冰壺以月名堂月不如門前船泊五湖客兩眼歷歷照心
與俱我來道涼暑云徂牛腰大軸開我愚萬口一辭贊歎月還暫堂
中老龍寄歸塗昏鴉夜氣作東方據出玉第車月堂著語何可已金
屑落眼成嗟吁

綠槐陰

槐陰似尼父軼軌追前蹤絕塵非學步所產竟無雙今此於越東鍾
孕亦鴻龐竭來於越西掌教開羣迷羣迷于今正有賴肯使玉佩從
他之昔人種槐根細細坐閱日月蟬已棲歷聘輟環嗟不遇豈若今

望康集卷十

日廊廟歸要俾六經日益明倍還唐虞熙又熙槐陰雖異道則一彼
不見用吾登躋宇宙雖云宏且邇理焉所在成均齊槐陰槐陰異今
昔一則不用一明陟道在六經道固存道出六經道還得供哉尼父
懷此道今日誰知歸探討既力道不殊三都遂墮陳常討天驕
立可傾神州立可清一祖八宗地教化登昇平先生為黃髮自可七
六經

雨溪

矧今雨溪間溪間足風物水清石泚泚林橫山兀兀春日鳴禽鳴夏
夜風月清秋畝金穎秀冬洲暮雪平比為二皇所旁薄赤松屹立羊
縱橫叱石而興真戲耳可美人家好弟兄西則三洞足仙靈奇哉石
穴聲鏗鏗泉噴噴資照耀儼如水露之所成夕陽斜帶九華度何
婉芙蓉崢嶸且嶮嶮湖遙望在其東翠氣鬱鬱初日爭或資登覽逸杖
履或供聯望煩留情山川如此足所產所產足以冠羣英聖朝常重
育才地遠選鴻儒為博士儻膺是選真出羣禮樂詩書四不悖有知

孔門來不拒迤以至理慨無外將見吳邦如魯國魯多君子非虛偽
我公未期年改弦溫民編論其淑吾邦不為淹巨賢旦夕會詔至四
大豈在邊

詠史

明皇固英主開元天下昌如何林甫輩得產無盡殃國色真國色多
惑四海應華清宮裏人如玉解喚胡鶴起東北以此策明如遠嫁猶
為遲冤哉毛延壽盡忠人不知

題彭紹墨

彭紹之墨玄又玄問誰得法託之仙後煙膠漆有三昧魯直之什曹
洞禪我欲大振獅子吼直恐驚龍象筵紛紛是事但且置一言為
語千金廉唐人五字魂遠天箕歛四大歸新篇空餘句法落寰海豆
其不覺相熬煎中原可復墨可點鬚絲白髮知何年

代人上謝丞相生朝

聞說中元生上相萊公勳業無以尚陰為月兮月為臣清光欲滿銀

望康集卷十

蕩蕩銀光蕩蕩翻未奇未若新弦初上時堯尊鼎末方十枝韜藏萬
斛冰雪輝萊公比公應少歉初度差公四日期

鳳山逸士周遇仙謠

信雲步謁洞霄宮飯罷從遊西復東唇笛嘯時吹白日詩腸開處嚼
清風兀兀騰騰心了足斟酌屈屈水歌曲玲瓏綠影萬株松瀟瀟清
空二畝竹天風吹泉飛雪花溪石漱玉磨銀牙白雲被碎漏天碧清
霄牽連遮日華玉溜幾聲鳴綠齊金藤千足走青蛇羊腸蟠路上天
去鹿角枯槎連日堅一雙素足已昂騰萬頃紅霞留不住學破青空
見太清飛連寶殿非凡成水晶樓閣奏金韻翡翠簾櫳振佩聲白雲
翩翻霜鶴舞絲雲縹緲花鸞鳴中有真人鼎玉立時光閃電瓊波溢
笑整霓裳曳絳霞紅雲影裏輕相捉珠琅琅微語希夷囀玉吐瓊聲
不移素手擎開碧玉匣青空飛出丹虹蜺蟠拈活走遶天關衝透太
虛光皎潔須臾直上紫霄中寶象飛騰羅日月影搖六合金日光丹
鳳對躍蒼龍襄回頭指點輕空裏玉籙丹臺已籍紀低頭招手令向

前漏泄天機飲不已等閒贈我藉丹砂行滿功成歸我家天上逍遙
多快樂人間紛擾無堪堪丹砂接得便了了回首雲軒俱杳杳樓閣
煙霞景萬般一時不見青天曉世人世人不知既知何必生遲疑
早求一闢大羅月千古萬古生光輝人生在世空汨沒自從形骸朽
膚骨爲求名利不問心名利既來心恍惚何不煉內丹絕外物笑着
雲衣做朱紱靈丹養就出神爐慧劍飛騰超月窟且無俗事更關心
一段光明耀古今聲迹超騰青嶂外影形飛入白雲深脚根不黏紅
塵起指甲時挑碧玉琴莫道神仙無實語世間幾箇是知音

送許寺丞五十韻

漢家循吏傳表表是龔黃奏最承恩寵高才鳳廟堂身隨名不朽功
興賞相當汗簡時逾久攀轅事莫詳何如身際幸合有頌揚揚維古
蕭州上騰精斗度旁國初新畫壞餽目舊如罔昨歲乾仍潦頻年儉
且霜幾成坎易子那特委登場饑饉連千屋焦勞自一王深仁推惻
隱選選及慈祥捐廉雖蒙澤安貧亦振綱腸空朝息怒骨立暮生光

靈巖集卷十

五

盡反三農業交騰五帝章誠道俄頃刻零塵不尋常原表猶多獲人
間函小康何門無固積有土盡金穰薄試爲霖手聊施活國方一豈
能造大再稔更芬芳將見紅國粟全登白梁楸飭備殫富教者課冠
循良出入操脩並淵源學問長躬脩香餐旨雅奉絲衣瀟坐嘯庭多
暇行軒樂未央孝心常翼翼和氣兩洋洋帝辰三俊民庸格九閭
爰班少府節屬讓左江鄉風力先朝朝光華聖鑒錫銜餘資煮捕陳
腐足倉箱使指星遲御仙山劍削鋒清詩真度越勝地不淒涼更上
然犀清還尋怨鶴坊練江殊此此靈區特汪汪陽履馳駒隙飛環振
驚行唐虞優廣鳳皇稷佐垂裳北漢樓表尉西崑貢栗助謀圖心既
道經濟術方彰此去真期運于思謨爲藏選知均燕雀何況在門牆
弁令時難再趨承德匪量永言追雅頌博採建康莊筆墨差屏弱辭
華乏激昂勤拳頻冥念展轉屢回腸樂古聯義復遺恩比召棠祇疑
靈雨至復作應龍驤張浪連芳草輕煙綠楊遠驚偏曉院歸鴻遠
翔翔物色隨時轉風光觸處忙詔條春婉婉祖帳酒琳瑯閑息非塵

境低眉似送將

代趙守上韓平原生辰五十韻

天佑升平主時生不世賢源流多杜石動業滿雲煙昔者謀深幄今
茲壓細旂三登碑聖化入表仰英靈初度光輝發重侯鼎鼐傳台符
明炳炳壽秩啟綿綿良月初弦上珍蓂入葉鮮門弧喬木茂牀笏慶
枝連芝玉更麟鳳干戈雜豆蓬食牛增氣概卜弁借騰鸞會遇真神
此亨通正吉先龍翔雲五色璧合歷千年密借留侯策端同仲父權
鐵旄交粲爛師揆却蟬聯葦葢珠庭服圭茅錫祉堅固回無間際運
用獨周旋生息寧屯澤才散入大甄十年如一日廣照及重淵物在
由儀詠人懷頌德篇汗編深以刻銀筆大如椽慶歷并元祐商高若
漢宣開禧仍酌古堯舜欲無前幾許彌縫力初無緩急弦有年偏總
總束帛倍羹羹合副蒼生望高居赤舄冠白麻榮盛世黃閣度羣仙
禮絕千官上心馳四裔邊偉謀殊磊磊落漢積定聯翩又是韓扶趙幾
何前且燕三宗時晦永九帝版圖全憶昨嬰兼白應闔地與天蚤開

靈巖集卷十

不

明聖祚竟脫虎蛟涎獻子存孤意遷書振代銓雲仍知有繼似續更
增妍每自彈奏向那能憚手肝治平多節操嘉祐決滄泉人力端惟
及神謀信比專渥注駟抹電太華藕如船盤薄應鍾岳芬芳了合基
瓊青渾白璧題黑未華顛梅葉南枝綻鴻飛北塞穿澄空添浩蕩長
曜政燁爛什微木梢瘦松堅寶蓋圓恭祈齡算遠敢借物情延僕也
叨乘障心焉願執鞭掃門情莫効賀客履難辭吉亥真盈數佳辰治
九乾明良那偶爾時節共歡然宜勸分榮露思涯吸巨川千秋金鑑
錄不日却拳拳

代人大觀曹郎中雷字二首

新羅碧玉盡珍材須女輝耀色爲開弁合鄭鄉如且月鏗宏唐律過
春雷共驚高義摩雲表定上夷庚握斗魁鵬鷗逍遙俱有適亨衢端
是匪天回

計儲方此塊非材先達仍勞綺席開已喜振衣披密霧還將雅什助
驚雷定須勁翻摩雲舞各自情班重哲魁在助龍門如細許直須早

早借春回

效進退律賦水鄉三寶

根菱七竅倍玲瓏產爾亭亭曲指風勇退霞衣香故在駢生玉子味
仍鍾人言太華標奇種藕大如船想君蓬何待非常誇世俗祇今盤
露已能積

冰雪宵懷七澤姿纖纖舞袖學雙飛祥禧應念人間世灌頂何如山
上芝荷葉巧偷鸚鵡背尊絲密綴燕雛衣回塘相伴薰風裏爭看脂
脂黛綠施

明珠久合蚌中生何事鴻頭亦州靈襟護重重殊襲復星分顆顆倍
品明一車奇誇嗟成誤十斛平量換合成珍重櫻桃樊素口致渠渠
落更歌聲

丙寅孟夏間捷和陳幸

朝家遵養自三宗一旦吾皇定一戎近事長庚偏入月清詩太白又
先功天聲地界光今古帝邑王京共食同延喜樓前新冠帶應多黃

運巖集卷十

七步選集

髮頌歸忠

癸酉肝江鹿鳴宴和羅守

倫魁玉季樂羣英更有新辭屬步兵飲飽茂才爭買勇盡從擊楫不
留行共酬露冕吹簫意好近通書淡墨榮北海清樽今勸駕夢回池
草信知名

送傑老往僊遊并序

嘉定紀號之初朝廷清明凡百云爲皆與天下更始太守趙
侯以循良選須女之度星宿明徹凡臨蒞之政一以公梵宇
古廟以關上者命僧宿公慶一日令郡僚考于天傑師首及
焉以僊遊命於戲天亦可乎傑師耶使公道從此大開則領
十數萬指食師分內事而何僊遊足云雖然西風杖屨意行
無期黃花紅蕖幽尋自得方相與共此樂而天又東湯休之
轍舍虎溪之笑增宋玉之悲僕默然矣以今日還佛場心空
及第歸十絕以序此懷

因語知何從塗高流亦深溪相似堯相奕蘭端至今

至生恰半生一萬八千日頭白無所成唯堪伴幽逸

差入枏檀林自古只公選迥知天定時丹成骨自換

僊遊知幾年晨香梵古佛人移境亦移高風日披拂

一瓶蓮一鉢作戲且逢場會看走鶴書橫寶今道傍

白雲每亭亭其出亦何心賢侯考之天無謂由歸導

飛錫破曉色紅葉弄吳楓聞名且見面清明豁長空

方期秋氣高遍閱山水窟青鞋此輩動幽意那可及

端坐閱四時爛然各有第新篇敵島可到箇當數寄

中庭可明月況此方揚輝罪譴隔千里使我幾忘歸

上余仲生辰唐絕十章

暫提侯意乘五馬馬頭秋色轉分明麻源起應精純禱一雨增添玉

宇清

此事人惟歸厚德那知天意箇中明君看暑掃妖狐窟喚得傾盆雨

運巖集卷十

八步選集

自生

雨餘非霧縈環幸正是長庚初度時千里歡聲和氣滿祝公椿算壽

齊箕

誰肝二母畢從姑各獻蟠桃曳紫裾共把我公游詠處從頭善頌滿

增除

半盤白雪是丹媒解活民生富國財巨浸無邊歸掌握共知陰德鼎

方來

樂山山下有名泉少煮鎗旗兩掖便不是國扉足公服誰能祇睡一

歪簾

瀕淮土厚樂何窮近接升平昔日風更得于公來郡掾自然圖圓致

頻空

大漢鍾官周府圖寶像入墓地行仙人心天意俱從我何處不如劉

晏錢

閨嶺西來只一山歡聲百里想當年今逢行客應須說好在甘棠影

正圖

亭亭絲棒足流傳太末官勳歷此年感德街思知有目定應亦致爛
柯傳

笋乾詩

此君風味殊不薄莫笑當年煮簍人坐使曹寧增諸字遙知端是歷
前新

毛文子遺贈夢緣華

飛僊姑射不通塵更倚晴空瑟瑟雲從此樓層倍尋俗唯須么鳳架
成羣

贈浩然觀胡道士

只爲丹霄足羽翮且將寄法驗人賓從他血肉并烟火自有僊家九
轉丹

比目

夷吾深目人須識解使封山意不行當日魚鹽如靡密已無林放小

靈巖集卷十

永康胡宗楙

關情

失題

老僊絕鮮尋常外一笑閩川綠荔枝坐斷世間滋味微阿誰翻欲語
凡飴

靈巖集卷十

永康胡宗楙据四庫全書本校錄

靈巖集者宋金華唐士恥所著也四庫本十卷從永樂大典摘錄首
制詩露布次序頌次詩詩厯數首四庫提要稱士恥爵里始末諸書
不載以集名靈巖集中有兩溪詩遂定士恥爲金華人又以集中通
吉守史彌忠啟有大父朝蹟之累年嘗在王國履簪之列先世符麾
之昔日又聯金昆羈勒之遊兩聯定爲堯封之諸孫仲友之猶子余
按金華縣志藝文門載士恥字子椿仕絳縣丞非無所考又載士恥
仲友次子并非猶子仲友父堯封官禮部侍郎大司成改殿中侍御
史直龍圖閣所謂大父朝蹟之累年也仲友知台州兄二人仲溫官
饒州教授仲義官通判與所謂先世符麾之昔日又聯金昆羈勒之
遊正合其擬制語等作古澤斑爛洽閭閻見蚤著定評惜世魁流通
無副本可校亟付剞劂公諸當世季樵胡宗楙

靈巖集跋

十夢遺集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滋溪文集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
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屬掾時所類次也初
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
尊信之及事

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胥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復明容城劉
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超然有見於義理
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己者故其辨異端開邪說皆真
有所據而非掇拾於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於天下
而未嘗決意於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內儒
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虞公大名齊公
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學上達之旨縷析縷分

卷之三

通鑑綱目

之義禮儀學節名物之數修辭游藝之方本末精麤粲然
大備蓋一代文獻莫盛於斯而俊選並興殆無以異於先
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國而無
閒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其人乎公世
儒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
胥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清修篤志足
以潛心大業而不惑於他歧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代而
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閑之愈嚴行已尊而節之愈
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於天下而一誠對越
中立無朋屹然頽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溫謹嚴而
敦暢若珠璧之爲輝絳紫之爲味自

國朝治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儒先述
作聞與莫不在焉而浩然刪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
卽爲四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
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
於十年後而王公遂相與爲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
者漢唐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
道烈而尙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
士大夫之閒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未知三公
之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平居教人必以程朱爲模範而力
求在己不務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
也明矣故方以爲讀公之文則當求所學而善論學者又
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冬十有一月
辛未日南至諸生新安趙訪謹書

卷之三

通鑑綱目

滋溪文集目錄

卷一

詞

甄處士訪山亭詞

春露亭詞

澧州通濟橋詞

贊

丞相淮王畫像贊

贈少師趙清獻公畫像贊

文丞相畫像贊

丞相史忠武王畫像贊

漢書

治書侍御史王公真贊

元帥述律公畫像贊

杜提學畫像贊

御史董侯豸冠贊

嘉禾圖贊

千里馬圖贊

瓠冠贊

銘

還安堂銘

儀齋銘

千載心堂銘

詩

鵲壽堂詩

千夫長梁侯壽詩

卷二

記

新城縣紫泉龍祠記

翰林分院題名記

中書參議府左右司題名記

上都廟學碑陰記

禮部題名記

歸德府新修譙門記

漢書

盱眙縣崇聖書院記

涪溪書院記

揚州路學田記

前衛新建三皇廟記

四先生畫像記

光山縣鐘樓記

卷三

記

陝西鄉貢進士題名記

慈恩寺題名記

國子生試貢題名記

七聘堂記

新樂縣壁里書院記

新城鎮東嶽祠記

浙西察院題名記

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

新升徐州路記

常州路新修廟學記

鎮江路新修廟學記

卷四

記

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

羅山縣三皇廟記

志學齋記

新城縣廟學記

新城縣學田記

文水王氏增修堊兆記

金進士蓋公墓記

皇元贈儀同三司太保趙襄穆公神道碑陰記

真定奉恩寺買田修殿記

卷五

序

趙氏族譜序

張母節行詩序

漢泉漫藁序

西林李先生詩集序

齊乘序

御史中丞馬公文集序

曹南李時中文藁序

蔗齋詩集序

御史中丞魏忠肅公文集序

送察君白赴廣西帥府經歷序

渾源劉氏傳家集序

禹柏詩序

伊洛淵源錄序

太子贊善同公文集序

卷六

序

正學編序

濟陽文會序

宋正獻文集後序

宋翰林文集序

送韓伯敬赴杜浦巡檢序

靳先生詩藁序

曹先生文藁序

至元新格序

兩漢詔令序

性理四書序

嘗君孝義詩序

送劉德剛赴三尖寨巡檢序

江西僉憲張侯分司雜詩序

卷七

碑誌

元故翰林院侍讀學士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呂文

穆公神道碑銘 奉敕撰

大元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靳公神道碑銘 奉敕撰

續纂

五

通鑑

皇元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河南行省右

丞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銘 有序

元故國子司業視公墓碑

卷八

碑誌

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右諭德蕭貞敏公墓

誌銘 有序

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李光魯公神道

碑銘 并序 有序

卷九

碑誌

元故太史院使贈翰林學士齊文懿公神道碑銘 有序

元故翰林院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有序

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忠宣憲協正功臣魏

郡馬文貞公墓誌銘 祖常

卷十

碑誌

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忠敏侯

神道碑銘

續纂

六

通鑑

元故御史中丞曹文貞公祠堂碑銘 有序 伯啟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李文簡公神道碑銘 有序

故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贈吏部尚書王正肅侯

墓誌銘

元故少中大夫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董公神道

碑銘

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卷十一

碑誌

元故贈推誠效節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行

省平章政事高文貞公神道碑銘 有序

故少中大夫同僉樞密院事郭敬簡侯神道碑銘

元故嘉議大夫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皇元贈集賢直學士趙惠肅侯神道碑銘

卷十二

碑誌

元故奉元路總管致仕工部尚書韓公神道碑銘

元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贈集賢直學

士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元故朝列大夫開州尹董公神道碑銘

元故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董忠肅公墓誌銘 并序

漢書集

七

通鑑綱目

卷十三

碑誌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諡文安謝公 神道

碑

元故朝列大夫禮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文清宋公 墓誌銘

禮部員外郎王君墓誌銘

元故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黃公 清老墓碑

朝列大夫監察御史孟君墓誌銘

故廣州路儒學教授傅君墓誌銘 銘金

卷十四

碑誌

故眞定路儒學教授節軒張先生墓碣銘

安先生墓誌銘

姬先生墓誌銘

內正林先生墓碣銘

故處士贈祕書監祕書郎烏君墓碣銘

焦先生墓表

濮州儒學教授張君墓誌銘

故靜觀處士劉君墓碣銘

張文季墓碣銘

卷十五

漢書集

八

通鑑綱目

碑誌

元故漳州新軍萬戶府副萬戶趙公神道碑銘

元故國子司業贈翰林直學士衛吾公神道碑銘

亞中大夫山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張公墓誌銘

故奉政大夫遼陽行省郎中黃公神道碑銘

皇元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康靖郡公神道碑銘

元故簽剌東海石道肅政廉訪司事甄君墓碑銘

元故鷹坊都總管趙侯墓碑銘

武略將軍河南淮北蒙古都萬戶府千戶武君墓碣

銘

卷十六

碑誌

高邑李氏先德碑銘

楊氏東塋碑銘

寧晉張氏先塋碑銘

眞定杜氏先德碑銘

元故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李君神道碑銘

元故廣寧路總管致仕禮部尙書李公墓碑銘

卷十七

碑誌

元故通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朱公神

道碑銘

元故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王公神道碑銘

元故奉議大夫河南行省員外郎致仕贈嘉議大夫

眞定路總管和公墓碑銘

元故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韓公神道碑銘

元故正議大夫簽宣徽院事周侯神道碑銘

元故奉訓大夫冠州知州周府君墓碑銘

卷十八

碑誌

故曹州定陶縣尹趙君墓碣銘

右衛親軍千戶鄭君墓碑銘

故承務郎杞縣尹閻侯墓碑銘

大元贈奉訓大夫博興知州程府君墓碑銘

故承事郎象山縣尹李侯墓碑銘

元故承德郎眞定路總管府判官趙公墓碑銘

從仕郎慶都縣尹尙候惠政碑銘

無極縣尹唐侯去思碑銘

卷十九

碑誌

有元旌表孝行劉君墓碣銘

元故尙醫寶君墓碣銘

元故河開路醫學教授王府君墓表

李遵道墓誌銘

元故鄱陽程君墓誌銘

楊府君墓誌銘

房山賈君墓碣銘

處士賈君墓表

故梧州幕府王長卿墓碣銘

元故奉訓大夫昭功萬戶府知事馬君墓碣銘

萬億綺源庫知事郝君墓誌銘

卷二十

碑誌

皇元贈通議大夫榮陽郡侯鄭公神道碑銘

皇元封奉議大夫鉛山知州張府君墓碑銘

故浦東場鹽司丞楊君墓誌銘

大元贈朝列大夫祕書少監董府君墓碑銘

莘縣楊氏先塋碑銘 并序

洛陽劉氏阡表

元故承務郎眞定等路人匠總管關君墓碑銘

易州李氏角山阡表

故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郭府君墓表

卷二十一

碑誌

元故承德郎壽福院判官林公墓碑銘

元故建昌州判官蘇君墓碣銘

墓表

士

通國書

故贈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何君墓碑銘

有元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左君墓碣銘

百夫長賈君壽堂銘

金鄉劉氏阡表

彭城郡君耿夫人墓誌銘

甄母墓誌銘

甄德修墓碣

元故贈長葛縣君張氏墓誌銘

卷二十二

行狀

默庵先生安君行狀

故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趙公行狀

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吳公行狀

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

元故徵士贈翰林學士諡文獻杜公行狀

卷二十三

行狀

元故參知政事王憲穆公行狀

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

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董公行狀

傳

虞孝先生傳

墓表

士

通國書

崔孝廉傳

卷二十四

制誥 祝文

曲赦雲南詔

丞相耶律鑄妻紐赫氏封懿寧王夫人制

冊中宮詔

三月一日特祭 太廟祝文

四月時祭祝文

奏告太廟祝文

皇后造冊寶破玉開篆祝文

皇后受冊寶告祀郊廟祝文

普慶寺祭 三朝御容祝文

太廟修吻獸奏告九室祝文

卽位後告祭 太廟祝文

長春宮設清醮青詞齋意

周公晷景殿豎柱上梁祝文

五福太乙宮上梁祝文

丞相宅豎柱上梁祝文

鈔紙坊開檻祝文

印鈔庫開板祝文

七月時享祝文

十月時享祝文

表箋

元旦賀表

聖節賀表

千秋節賀箋

賀親祀太廟禮成表

賀冊中宮牋

賀登極表

賀建儲表

賀登極表

登極賀太后表

皇太后受尊號賀皇帝表

卷二十五

圭

禮部集書

天壽節賀表

賀正旦表

大明殿秋宴教坊致語

祭文

祭默庵先生墓文

祭馬翰林祖母張夫人文

祭劉承旨文

祭王國華學士文

祭張文在教授文

祭楊府君文

策問

卷二十六

圭

禮部集書

大都鄉試策問

私試策問

廷試漢人南人策問

擬廷試蒙古色目策問

書

與西管李士興書

答達兼善郎中書

卷二十五

雜著

讀詩疑問

三史質疑

卷二十六

章疏

經筵進講賜坐

乞褒贈李延平

請詳定朝儀班序

乞增廣國學生員

建白時政五事

乞續編通制

論不可數赦

災異建白十事

乞免飢民夏稅

請保養聖躬

修功臣列傳

卷二十七

章疏

論臺察糾劾辨明之弊

建言刑獄五事

山東建言三事

論近年無辜被害之家宜昭雪改正

禁治死橫罪囚

乞詳定刑獄殺人罪

論何南青從誣誤

乞差官錄四

卷二十八

題跋

題魯齋先生遺書後

書續夷堅志後

題丞相東平忠獻王傳

題訪山亭會飲倡和詩

題中山周氏施粟詩後

書姚君墓誌銘後

跋胡編修上京紀行詩後

題王彥禮赴監場司丞詩後

題諸公贈范偉可訪尋祖墓詩後

書林彥栗文彙後

書袁德平文彙後

題松廳章疏後

題劉尹瑞芝詩後

題黃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題商氏家藏諸公尺牘歌詩後

題忠勤樓燕饗詩後

題馬氏家藏宋名公尺牘後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碑本

恭書賈忠隱王荻贈制

書兩淮鹽運司使傅公去思詩後

題諸公贈御史寶時中詩後

題俞憲張侯異政記

跋金溪葛孝女贊

題鮮子伯機詩帖

題溫氏五世同居詩後

卷二十九

題跋

題補正水經後

跋趙子昂鮮子伯機與朱總管手書

題移利氏家藏軍需故牘後

書羅夫人傳後

書黃提學贈孔世川序後

題諸公贈歐陽德器詩後

書周益公答孫季昭帖

題孫季昭上周益公請改修三國志書案

題國子司業硯公遺墨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手帖

題畫錦堂詩遺墨

題咸淳四年進士題名

題劉光遠文案後

題司馬溫公人物記

題孔氏家藏宋敕牒後

題杜君墓表

書吳子高詩彙後

書寇隱君傳後

題石珏畫

題諸公寄贈馬尙書尺牘後

題馬氏蘭蕙同芳圖

書容城李節婦詩後

跋三笑圖

卷三十

題跋

跋歐陽公與劉原父手書

題諸公與智參議先生書啟

題孟天暉擬古文後

題魯齋先生手書後

題襄陽重刊墮淚碑後

恭跋 御賜眞草千文碑本

跋延祐二年廷對擬進貼黃後

題葛氏子還俗事

題楊氏官樓堂記後

書羅學升文案後

題晦庵先生行狀後

書孔子及顏子以下七十二賢像

題泉州士子贈崔宗禮詩後

題兼善尚書自書所作詩後

書泰定廷試策題彙後

題白太常三歲時所書字卷

題葛廣宋濂熙三年封承務郎致仕誥

題東坡制策稿

題高昌俊氏三節堂記後

題胡古愚隱趣園記

題黃太史休亭賦後

題諸公贈真定錄事司監野先詩後

書主簿康里君贈行詩後

題止母周夫人貞節詩後

跋正侯送行序後

恭書 聖德頌後

石蘇君伯修雜著祖常延祐四年以御史監試國子員伯

修試碣石賦文雅馴美麗考究詳實當時考試禮部尚書

潘景良集賢直學士李仲淵真伯修爲第二名輩弘爲第

一名弘文氣疏宕才俊可喜祖常獨不然此其人後必流

於不學升伯修第一今果然而吾伯修方讀經稽古文皆

有法度當負斯文之任於十年後也至順元年九月五日

侍上幸中心閣還休半日書此以記予與伯修之舊也馬

祖常誌

前代有諫官有察官其任皆重也我朝唯設監察御史而

諫官之責寓焉則御史實有兩重任也然居是官者往往

致詳六察於匡諫之道則或未盡至於爲天下後世計而

出於尋常識見之外者蓋益寡矣趙郡蘇公伯修爲御史

中臺僅四閱月而所上章疏已四十有五言當畏天變奉

宗廟保聖躬輔聖德止敗獵大臣不當增廣居第凡政治

之未善民隱之未恤風俗之未正賢者之宜進而未進不

肖之宜退而未退者皆言之道足以明事主氣足以肅羣

慝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可謂

能任夫兩者之重也中開又嘗以延平李先生從祀爲請

於世教蓋拳拳焉爲乎爲御史而念及乎此是豈易與尋

常識見者言哉至正元年八月三日國子監丞陳旅拜手

書

湖廣省參政蘇公像贊 屬掾祝蕃

炯乎其明湛乎其清淵淵乎其有容抑抑乎其弗盈晬乎

其良金美玉凜乎其寒露清冰量涵千古心醉六經宜其

發而爲文炳煥今昔施於有政輔轍隆平當持節秉鈞之

任鑿鑿乎精實居納言進講之責懇懇乎忠誠斯可肩儕

乎韓范而接武乎歐曾者矣然猶微羣深坐憂黎元之未

乂肝謀遠略念荒微之靡寧復劬書而下士恆夜寐而夙

興斯益深而益厚終不伐而不矜然則異時冠佩凌煙丹

青麟閣匪斯人其嚮能

國子祭酒蘇公畫像贊

門人商企翁

積之豐虛以容持之恭屹以崇安其所遇孰閒窮通汲引
後學誨諄告忠蘊之爲精華發之爲事功索絕響而嗣音
淪芳流以之東昔嘗歎先正之美莫或繼蹤猗獨於公復
以見古人之風

詞

甄處士訪山亭詞

倚高人兮遊肥羌欲淡兮心夷卜居兮何許山隱隱兮旁園
朝撫兮孤松夕采兮秋菊招白雲兮爲賓抱明月兮同宿展
吾樂兮徜徉又何必兮空谷余亦慕兮由巢家滋水兮泊泊
歲晏兮來歸願與子兮同道遙

春露亭詞

鎮陽東郭憐沱北許有亭翼然密邇先墓草木蓊兮菲菲雨
露降兮朝晞雲冥冥兮不返鳥鳴鳴兮增悲歲時兮來享陟
彼高兮聘望感吾念兮思親悵音容兮惚恍覽日月兮交馳
寒與暑兮相依尙永延兮孫子勿俾汝親兮鬼飢

澧州通濟橋詞

望澤陽兮嵯峨涉江浦兮橫波當周行兮揭厲嗟征人兮奈
何南荆兮溽暑雲冥冥兮多雨招舟子兮未來路曼曼兮修
阻羌申伯兮遺緒積財富兮能子斷木兮林中斲石兮山下
造飛梁兮穹窿播惠利兮焉窮帝憂嘉兮厥美錫天書兮九
重源涸兮石腐名延兮終古爰拙思兮詠歌蹇將遺兮行者
贊

丞相淮王畫像贊

故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贈宣忠佐命開
濟翊戴功臣太師追封淮王諡忠武伯顏有廟在杭

州德化里賜田二千畝敕有司歲時享祀至正九年
春大將拜謁祠下會守廟者模王像勒諸石謹拜手
而爲之贊曰

唐失其馭晉割燕雲歷遼與金疆宇中分天生聖神將大一
統不有碩臣孰濟其用偉忠武王來自西疆入見天庭猷謀
有章明良遇合位列將相山立揚休惟民所望帝念南土聲
教弗宣孰擅國命肆姦竊權誘納叛亡拘囚信使禮義之邦
顧至如是帝赫斯怒命王專征不亟不遲克下百城淮海無
波江漢如帶壺漿來迎民莫有害萬方入貢九有會同冠蓋
衣裳共襲皇風三百餘年天限南北偉忠武王始定於一王
之功大實惟聖明任使弗疑功烈斯成王始南邁帝有明訓
曹彬不殺汝往執訊戡定惟艱嗣守尤難王克取之在克守
之王廟巍巍黼衣旒冕圖報王功國有彝典乃藝文石肖王
儀容春秋來享瞻拜敬恭咨爾杭人以及有位尙思王功用
勸毋怠

贈少師趙清獻公畫像贊

烈烈少師直哉惟清直非爲激清不近名輒論忠言茲諫是
斥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春陵先正克昌斯文公有絕識能知
其人吳越之俗樂習華靡公修實行聞者興起匪第一時惇
薄廉貪百世凜然當爲指南

文丞相畫像贊

蚤游學宮卽思盡忠入對大廷直言匪躬行都之召天命已

義興師奮起橫海如人初疾委之庸醫及陷於危慮扁
何施慷慨仗節從容就死表著臣則張皇人紀彼士庸敏富
壽安榮肅贈公像凜然猶生

丞相史忠武王畫像贊

贈太師推忠同德佐運功臣丞相史忠武王有祠在
真定東嶽廟側歲時父老祀之惟謹復號至元之四
年天爵忝官禮部始請於朝令有司祭享民大和會
乃繪王之遺像而爲贊曰

世廟巍巍克大一統文武恢張賢能登用維忠武王進拜相
臣王家畿甸允惟漢人天方會通無間遐邇協業敷治同仁
一視民有寒飢相臣恤之時有安危相臣謚之太平將治庶
續維熙天不憖遺哲人其萎肅肅遺像百世瞻仰尙配廟廷
春秋從享

治書侍御史王公眞贊

猗士敬父器識宏遠挺生相門受業胄館威儀雍雍論議侃
侃蚤服繡衣著聲白簡數踐敷以在公惟正色以持憲言有
物而動有恆上無惡而下無怨蓋孝謹馴行既遠邁乎石慶
清修雅度亦足擬於楊綰是謂百年世家之範模一代儒臣
之冠冕

元帥述律公畫像贊

皇有多方西南邛笮獨遠聲教時作姦慝偉述律公氣剛以
直肅將明詔往臨其域休爾師徒諭以威德遠人賓服外人

承式昔漢中興將曰充國大整六師先零是克圖形歌功垂
美無極偉述律公棣棣其則棣棣其則永翼王室

杜提學畫像贊

保定杜君諱蕭字彥表其爲人溫粹而惠和清介而
簡靖少值父母喪獨居一室五年不茹葷酒萬然篤
行君子也嘗受學於容城劉文靖公文靖弟子恆以
百數雅愛異君及遼東烏沖內正林起宗三人文靖
歿君輯其遺文傳焉其他論著藏之不輕示人也保
定密邇京邑仕於朝者多公卿貴人君年幾五十家
居不事進取時國家方重文學士有自白衣入館閣
者於是故廣西憲使張公本中書左丞郭公貫以君
行義聞於朝起家助教國子監提舉大都河南儒學
君以己之所能具訓諸生晚歸於家逍遙林泉之下
以終其身進士房山賈彝昔從君遊繪其遺像事之
屬趙郡蘇天爵爲作贊曰

介然能自持者君之行溫然而可親者君之容問學從容而
不務爲索隱進退廉靜而知近乎中庸嗚呼文靖之高致今
固不得而見之矣觀君之懿尙可想像其遺風也耶

御史董侯彥冠贊

成都董侯元章甫踐敷中外聲聞倬然至正戊子中
陝西行省郎中拜監察御史所以敷陳政令之得失
論列人才之賢否具載封事會國家有事於宗廟侯

服法冠佩裳衽之禮成繪爲像以傳焉趙郡蘇天爵
謹述贊曰

奕奕清廟時致明禮濟濟多士左右駿奔孰其莅止爰命御
史執憲山立克相祀事法冠峨峨佩玉鏘鏘禮儀孔嚴鐘磬
斯隍凡茲在列惟夙惟夜敬畏是伸供事靡懈瞻候德音氣
肅而溫稱是冠服允惟正人

嘉禾圖贊

昔之有國家者以仁愛育兆姓以廉能責庶官天下
尚克爲治乎金世宗立國幾三十年視民如傷用賢
如渴故中夏蒙昇平之治黎元無愁歎之聲協氣橫
流休徵畢至遠邇之人共稱爲小堯舜是豈威權聲

嘉禾圖贊

五

嘉禾圖贊

勢之所至歟當是時中外之臣以廉能致名者五臺
張公亦其一也公歷典大都灼有治績其繕隄防則
亡水害理刑獄則無冤民治錢幣則法能流通處煩
劇則事悉辦集非但作與一二名進士而已公之所
以能若此者由其忠實故也是以時君屢褒賞之嗚
呼世之患得患失之徒懷祿觀望一身之榮或幸保
之至於子孫承遠而不衰者則未聞也公之八世孫
惟仁清修自勵思振其家聲乃以嘉禾圖碑本示予
蓋公爲橫海軍節度使時所致之祥邑人圖而上之
而史不登載豈公屏之而不使聞歟觀夫一時之治
效若此豈偶然哉爲之贊曰

彼嘉者禾異畝同穎地發珍祥橫海之境廉明豈弟澤治於
民瑞慶鼎來公如弗聞治同堯舜千載一出傳於歌謠太史
是述有威斯應信不可誣草木之祥亦奚足書二百餘年公
尙有後曷以徵之忠實之報

千里馬圖贊

馬以千里名奇馬也物之奇者世不嘗有有則見奇
於世亦宜矣然漢文帝絕獻者而不受武帝喜得之
而作歌其遇不遇蓋如此嗟夫優游六閑食粟一石
備乘御者又不必皆奇者也乃獨有善畫者得神駿
之意而寄諸毫楮噫亦微矣夫畫者之難得有甚於
馬之難得而知畫者亦不誠知馬者之難能故爲千

千里馬圖贊

六

千里馬圖贊

里馬圖贊使好事者覽觀焉贊曰

伯樂於馬有則識之遲注未來精鑒易施就是經營心會手
到託諸麗黃肆爾妙造千里之奇頃刻在前形由人爲其神
在天

藝冠贊

稽古之制冠衣有常齊一其民厥德弗爽德本諸身儀形於
外服之不衷而害亦大維昔夫子其服也鄉章甫達掖所本
不忘彼瓠之生在鎮之野尊加於首以聳觀者既質而古至
簡而文尙懲奢麗三復斯言

銘

遺安堂銘

醴泉李氏遺安堂監察御史唐卿命其子進士觀來

徵銘銘曰

伊昔龐公錄視軒冕作訓遺安世克用勸林林生民孰慎猷
爲弗蹈於安而履於危如彼行人棄夫周路舟楫險巇心悸
神怖爰有君子樂理循循或仕或隱垂裕後昆執法在廷風
采嶽嶽子秀而文日敏於學堂斯構矣又大厥基既崇既安
其永無墮至善攸存慎終如始咨爾雲仍尙安汝止

儀齋銘

侍儀承奉班都知君孫鼎臣名其齋室曰儀廬陵歐

陽子爲之記趙郡蘇天爵復作銘曰

堪輿肇闢聖人斯起八卦既畫謙以制禮禮貴有儀溫溫其

七

七

七

恭匪徒彪外實彌于中洪維國家建其龍朔功成治定禮制
攸作一時臣工正笏垂紳羽儀就列煥乎成文郊廟王朝元
會慶壽九有來賓歎息稽首凡茲盛禮孰其施之於今百年
欽哉侍儀恭見於外直內以敬允思聖謨表裏交正孫氏名
齋肅其儀形爰述銘詩敢告在廷

千載心堂銘

宇宙萬古民生如林道之全體實具此心唐虞三王於穆元
聖精一相傳爰及思孟孟氏云歿道其遠而匪道遠而心焉
外馳周程勃興克嗣鄒魯其學伊何敬爲之主一念之善千
載同符毫釐有差千里異途卓哉楊君燕居靜密炯炯靈臺
守之勿失

詩

鶴壽堂詩

河東李生僑家眞定築室以奉其母揭名鶴壽爲之

賦詩曰

奕奕新堂潯水之陽於以奉母允壽且康惟此潯陽風物淳
美旨甘膳羞亦孔之備母氏壽康由克致養子職慎修晨夕
弗爽九臯之禽其色尙玄爰祝慈母惟以永年瞻彼冀方俗
儉而嗇我固不忘昊天罔極生也屬屬肄業詩書堂構益崇
其永勿墮

千夫長梁侯壽詩

皇有中夏戡定南土猛將如雲奮厥才武於是梁侯旅力方
剛被甲執戈從征遐荒嶺嶠海隅蜺旌霧出入廿年王事
勞苦嗟爾師旅以殺爲嬉梁侯幼幼撫寧遺黎天相其德受
福不那黃髮歸休子孫孔多伯也總戎於江於漢仲也在廷
執法侃侃皇錫封命寵子褒嘉酒醴維醕往告於家周有方
叔漢有充國征罔不服謀罔不克維今南疆徭人昌狂思得
虎臣往斧其肱盍卽老臣爰咨受度我武惟皇九宇式廓

滋溪文集卷一

新城縣紫泉龍祠記

雄州屬邑曰新城邑西北十餘里有泉出焉東流入於巨馬水泉之北涯昔人建祠以事龍神金時刻石猶存祠前二池清瑩可鑑毛骨冬夏不涸不溢居民相傳曰紫泉者莫究其始名也泰定丙寅秋池水一夕色爲紫遠近觀者異焉疾者飲之而或愈也明年有赤蛇出於池中蜿蜒行走祠壁變化靈異蓋龍云樞府右翼屯田官廨在祠之西朝列大夫佩金符千夫長荆侯訥親神之昇率其僚吏及祠旁耆老歲再祠之故燕南憲使趙惠肅侯嘗尹是邑有惠政既代吏民懷思

懷素堂

懷素堂

不忍其去子孫因留家焉惠肅之子右藏庫副使道安來京師具道荆侯事神之意且曰曩者泰定時關陝及大河南北頻歲亢旱不雨麥禾槁死民皆菜色至煩朝廷出粟與幣以惠活之而吾邑境比年以來春夏之交百穀芳茂馳騰祠下甘澍輒應歲連大穰民用充羨神之功其敢忘乎宜傳其事於永遠也余聞其言而異之嗚呼天人相通感格無間是以古者國家修德布政治熙洽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今新城之民獨賴神休幸無凶歲其所以祠神以昭靈貺也亦宜哉荆侯字子辯涉獵書傳清慎有聞向仕樞廷與先公雅厚故筆其事并作詞以侑饗云

坎坎兮擊鼓將迎神兮水濟風肅肅兮雲興靈連蜷兮來下

奠酒醑兮肴烝女巫進兮合舞神居歆兮樂康順年穀兮福汝倏迴翔兮揚靈需滂沱兮九宇

翰林分院題名記

至順二年夏五月翰林國史院扈從

天子清暑上京自承旨以下題名於壁遵故事也其詞曰昔在世祖誕惟作京臨御中國控制朔廷大駕之行歲往觀省左肅周廬嚴慎肅整中書省密御史列卿凡百有位冠蓋如星或以先後或以禦侮暑雨所寒敢曰勞苦惟今

天子端拱穆清怡神文藝優游治平願余詞臣克謹官守雍容清華論思左右儲精覃思作爲文章渾灝爾雅播敷萬方龍岡高寒藥水瀾瀾夙夜在公亦既樂只昔人行役覽觀山

懷素堂

懷素堂

川勒名於石期永弗刊矧茲陪京官署翼翼爰著斯文聿欽厥職

中書參議府左右司題名記

先生之巡狩也蓋省觀民風設施政教非以縱游田而事晏樂也昔我

世祖皇帝肇作兩京歲時巡幸振民布政發號出令遠則邊徼或畏其威近則臣庶不知其勞是亦先王巡狩之遺意歟元統三年夏五月駕幸上京百官分司從行秋八月南還乃錄參議府左右司官僚姓名於壁嗚呼中書政本也天下之事屬焉相臣挈其綱於上參佐理其務於下勝其任者蓋亦難矣昔者君臣交修百職興舉內正身心以端其本外修刑

政以輔其民故治日新而天下化矣國家自中統建元始立
中書修明憲度垂八十年列聖傳序保守治平

今天子聰明仁聖嗣大應服萬機之暇時召儒臣侍講六經
禁中輔弼之臣又皆先朝勳舊吾儕幸生斯時待罪宰屬孰
不欲據其素蘊樹功於世以報明時之萬一哉夫爵祿所以
勸賢也苟非賢材寧私授乎錢穀所以經費也苟非國用寧
濫出乎至於刑罰之當罪與作之以時皆思止邪而禁暴節
用以裕民如是庶幾克勝其任矣夫然而君心之正元化之
和禮樂之隆風俗之厚則惟大人君子所能致也方今朝廷
政化更新致治之機蓋不可緩不然將見行身者以緘默保
位爲能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爲務國家何賴焉夫以上京山

川都邑之盛宮室車馬之美從臣多爲文詞以頌美之是不
庸贅也謹述古者巡狩之事及輔相參佐之責俾來者有所
觀感焉

上都廟學碑陰記

上京夫子廟學既建六十有八年尙未勒碑以紀成績留守
賀惟一始爲具石教授李溥請於朝中書以聞敕參知政事
許有壬爲之文卜日樹立溥復請記其碑陰天爵曰聖人之
道昭如日月不待碑而後著也獨

列聖右文隆儒之盛可不論載以傳於後歟夫以國家建贊
宮延師儒棟宇之隆邊豆之列豈徒觀美而已亦曰崇教以
範俗育材以任官爲師者思所以作乎人學者思所以修其

業庶不負朝廷興學養士之美意也維昔

世祖皇帝肇成上京北帶絕幕南控中夏宮室苑囿府庫官
署咸備

天子歲一巡幸朝覲會同發號布政罔不在焉然而地大物
衆民俗浩穰苟無教化俾知禮義何以爲四方之極乎今廟
學既崇教養斯設將見其民涵濡治化被服儒術賢材並出
以爲世用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
治矣先是校官董昱輩雅樂禮器典籍於江南溥尤勤於執
事殿廡庖湔敬傾漫漶者繕而完之祭田廟塋學廩爲兵民
豪奪者理而出之春秋釋奠天子特頒繡幣而留守臣亦樂
盡其力溥北平人銳然有志於事功以廟碑未立既終更猶
不忍去天爵參貳春官庠序所當敦勸也故爲之書

禮部題名記

宦署題名其制舊矣我國家自

世祖皇帝始建中書統左右部未既分部爲四又分爲六蓋
遵成周六官之制焉而禮部實春官也秩清而任重朝廷常
以勳舊之裔儒學之士膺其選然皆未有文字以誌名氏至
順元年尙書馬公祖常始取禮樂合天地之化者名其廳事
曰合化刻石記其事又三年尙書宋公本復記其同官凡官
曹之典掌僚案之契分二公序述悉矣今又七年能無紀載
以續前修而爲後鑑乎嘗聞之天地奠位人列其中事務至
殷分官以治夫官制莫備於成周而春官之任獨曰治神人

以倡其眾僚案士民咸樂輸財助役是歲四月經始九月告成十月丁酉泗州守帥邑官屬行釋奠禮饗舍在山之陰山三級上爲燕居堂以祀夫子配以宛邱沂鄒四公中爲兩廡右祠周程十儒左祀郡守孔公侑以晉侍中陳騫等六人下爲淮山堂以居其師進學齋以教其弟子庖廚門亭咸有其所合三十八楹買田四百畝給其餼廩以孔公於夫子爲十一世孫故名之曰崇聖書院乃請於朝立師以司其教明年己卯天爵被命使憲淮東納璘不花爲圖徵文周告來者按漢至今千餘年矣孔公惠澤及於一方世猶崇奉而祠事之矧夫子之道衣被天下萬世其報德報功當何如也嘗聞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長民者苟能

通鑑纂要

七

通鑑纂要

示人以好惡之正則民知所趨向而歸於善矣今盱眙既新學宮又廣教術將見在官者慈祥豈悌以撫其下爲民者孝弟忠信以事其上則貪暴之政化而爲廉平諱訐之俗變而爲信厚斯不負縣侯建立書院之美意是亦天爵之所望也納璘不花登泰定四年進士時天爵以太史屬獲與其事今持憲於斯庠序職當敦勸也故爲之書庶來者有所矜式焉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蘇天爵記

涪溪書院記

至元三年春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陝郡姚侯敘按部祁陽之境舟過涪溪覽前賢之遺迹作而歎曰昔唐天寶之季忠烈之士奮濟時艱遂復兩京號稱中興水部員外郎

元公結作爲雅頌鋪張宏休撫州刺史顏公眞卿大書其詞刻諸崖石殆今四百餘年過者觀其雄詞偉畫猶足聳動維二公風節文采可使一方之人獨無所概見乎零陵縣尉曾君進而言曰圭家衡山世業儒術每讀載籍見昔人言行卓卓者心慕好之況二公流風餘思在此山隅當作祠守以奉之并築學宮招來多士庶幾遐方有聞風而興起者矣姚侯曰善於是曾君命其子堯臣獨損家貲度材庀工不一歲告成中爲大殿以奉先聖東西兩廡屬焉又於殿之左爲祠以祀元公右爲祠以祠顏公後爲明倫堂前爲三門周以崇垣規制宏偉下枕崖石前臨涪水表其額曰涪溪書院請於行省設官以司其教曾君又割私田三百畝以廩學者是年姚

通鑑纂要

八

通鑑纂要

侯移憲廣西明年又拜南臺都司往來涪溪之上瞻拜學宮裴回而不忍去嘉曾君父子之用心走書維揚請記其事於石天爵少嘗讀中興頌有曰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又曰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甚矣人臣不可不知節義之爲重也夫食人之祿而忘其君曾大幾之弗若乎當天寶全盛之時中外公卿將吏可謂眾矣一旦遭值變故死社稷封疆者僅十餘人不授僞官者二人而已何忠臣義士之難致歟然而唐室之大文皇養士之久豈果無其人歟觀夫顏公以區區平原倡義起兵討賊俾河朔諸郡復爲唐有而賊不敢急攻潼關唐卒賴以中興者惟公倡義於其先也及在朝著數進諫言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首率百官問起居

元載請奏事者先白宰相又極論其擁蔽屢忤大姦而不少
悔卒爲所擠以死初安史之兆亂也元公受教於其父曰而
曹逢世多故勉樹名節觀所上肅宗時議三策及說來瑱之
言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義者可以全義則豈偷生自私
者哉其爲道州刺史州經寇掠民生蕭然公奏免民所負租
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流亡來歸者萬餘夫二公
言論治行若此像而祝之孰不曰宜嗚呼天之生材足周
世之用方無事時人材或不克顯及臨大節決大事則忠義
材能之士始表見焉然則有天下者可不以賢材爲務乎夫
學校者所以長育人材而風紀之司又所以教勸其教者也
往年湖湘之南徭人數出爲寇甚則攻城邑殺吏民朝廷屢

維揚郡學田記

九

通志卷之九

懷柔之卒以無事當是時有若二公者臨莅於上彼將聽命
請罪之不暇又豈敢猖獗而爲患乎矧其地山峻拔而水清
瀉其人之生孰非忠義出乎其性者哉今國家承平既久德
澤涵濡雖荒服郡縣亦皆有學而部使者按臨所經又卽山
林勝地訪求先賢遺迹以廣爲學之所則其風勵治化樂育
賢材不亦重且大歟傳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人蓋天下之事豈懷祿觀望之徒所可與謀必振世豪
傑而後能有爲也士之來遊於斯學者誦聖人之言思二公
之烈尙能有所興起矣夫至元五年己卯冬十一月甲子具
官蘇天爵謹記

揚州路學田記

維揚郡學田九萬一百九十畝比歲政弛或爲豪民冒種或
妄言淪入江水或以境瘠易其膏腴歲入不足士始失所養
焉至元四年戊寅郡侯不花下車瞻拜學宮敦延師儒又廣
郡士以學或言餽廩弗贍侯稍舊籍檄官屬廉敏者秦與縣
尹劉節六合縣尹徐居仁偕教授崔宗瑤分行驗視民畏郡
侯之政不敢欺隱於是學田皆復其故增多於前一萬三千
一百七十畝共爲田十萬三千三百六十畝歲入有餘士獲
其食而學制益修矣明年己卯天爵被命使憲淮東旦望趨
謁廟廷退聽諸生講誦經訓蓋亦彬彬有可觀者焉侯開來
請曰郡之學田既復舊貫恐歲遠或去其籍又將無所稽考
今礪石二誌其頃畝樹於府治及郡學中尙其永久而有徵
也天爵聞而嘉之夫國必有學所以明彝倫也學必有田所
以育賢材也維揚號東南名郡地大物眾家給人足廟學之
崇隆於古昔又有憲司臨莅於上將見英才輩出甲於他邦
然自延祐以來貢舉取士閭閻不聞一人與計偕者豈儒學
之士恥於自售歟抑教養之方有所未至歟夫江淮之南其
田履畝而賦民無有閒田以自養者而維揚郡學有田十萬
餘畝歲收租入若干萬石則國家興學養士之意不亦盛乎
且古之爲士者所以學乎道也道也者忠於君孝於親弟於
長上信於朋友之謂也後世之士有志於道德者矣有志於
功名者矣其志於富貴利達者則未足與議也矧志於刀筆
筐篋之習者乎嗚呼世之有官君子俾俊秀之民役役乎文

法之末是豈朝廷樂育賢材之意歟蓋古之學者爲己非爲人也身修於一時則道德可以表於後世矣以淮東屬郡觀之若海陵胡公瑗山陽徐公積經術德業之懿高尚孝友之風千載之下猶足儀刑後學激勵風俗視彼富貴利達無所聞於世者爲何如哉今維揚學宮既完饒廩斯足士之來游者修身爲學能以先賢自期則庶幾不負聖朝崇尚文化之盛風紀敦勸庠序之勤及郡侯振舉政教之美矣郡侯胄出北庭貴族向爲御史論列無所避及其臨民勸農修學緝姦禁暴民便安之憲臺交薦其材古稱良二千石者侯之謂歟

前衛新建三皇廟記

世祖皇帝既一中夏休兵息民以建太平乃於畿甸之南列

漢書卷二

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置諸營環拱京都分立屯田居者佃作以爲養出者扈衛以啟行軍制肅然而有法矣於是諸營有閱兵之所郡農之治庾廩府庫之藏田廬市井之眾而儒學醫學亦各設官以司其教焉前衛屯營在涿州范陽縣之境建於至元十六年而醫學之設則肇於後至元二年也三皇之祠寓於醫學自國朝始先是衛官繪像祀於治所簡略弗稱至正改元副都指揮使濟南張侯元珪分治屯田語官屬曰國家詔郡邑立三皇廟春秋祀享如釋奠宜聖儀蓋所以崇治典遂民生也今吾衛廟貌獨無非闕典歟乃卜吉地於宣聖廟貌之西若干畝中爲大殿翼以兩廡聖像衣冠巍然以臨十大醫師脩食左右前爲神門外爲靈星門其十有四楹戶牖輝煌飴饗堅

密周以崇垣樹以嘉木几席帷幙俎豆巾篚靡不備具經始於是歲夏之孟月落成于秋之仲月董其役者千夫長董惟恭百夫長大都閭姜惠也明年侯偕工部侍郎郭孝基求天爵書其事於石夫以伏羲神農黃帝開天立極被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願寓於醫家者流何也善乎韓愈氏之言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葬祭祀以長其恩愛三皇之祠寓於醫者或本於是歟蓋人之生飲食以養其生冠服以奉其身然而風雨寒暑之不時起居服食之無節而疾生矣矧在軍旅邊方征戍之勞道途霜露之苦而疾之生則尤甚焉天爵忝官於朝伏讀

漢書卷二

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

列聖之訓而知祖宗恤養軍士之爲至也方征江南時制若曰軍前士卒有疾即命良醫治之爲將帥者又當擇人侍疾而幕官一人俾司疾俟其疾愈方聽從軍仍具數以聞驗士卒病死多寡以治司疾者罪又曰遠方戍代還者給文檄如路中遇疾有司驗其文檄即給藥餌不幸死者官爲給其道里費命同還者以骸骨歸仍蠲其家徭役其著於甲令者則曰戍卒代還者即給行糧病者即給藥餌前途官爲應援庶俾遠征者皆得生還又曰士卒疾者日食陳米轉生他疾當給新米以養其疾夫國家之於軍士遠者念之若此近者可知疾者養之若此則於其生者又可知矣然則張侯之建三皇祠宇崇高尚醫術其體

列聖之心恤軍士之實於此蓋可徵焉侯讀書好禮清慎有爲是役也其費用皆侯規畫一毫無取於人故樂爲之書至正二年三月既望記

四先生畫像記

覃懷商庠家藏姚文獻公王文忠公許文正公商文定公道像天爵拜觀凜然起敬昔者

世祖皇帝天縱神聖出而爲斯民主自居潛藩徵召儒宿訪求治道初無遠邇親疏之閒及踐天位建國紀元發號出令訓農興學治歷明時征發百蠻混一九有其功烈顯赫與古比隆當是時材能智略之士若四公者則有太保劉公秉忠丞相史公天澤平章廉公希憲宋公子貞左丞張公文謙董公文炳參政楊公果賈公居貞樞密董公文忠趙公良弼尚書劉公肅李公昶徐公世隆內翰賈公默王公鶚董公文用郝公經太史楊公恭懿王公恂郭公守敬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以一時功烈之盛如此而許公進說猶曰自古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元魏遼金維能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隨時損益裁爲定制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此文正之深思長慮度越諸公者也天爵少時好觀前言往行是以竊取國初名公行事議之以爲師法今復得瞻四公儀形不勝高山景行之思嗚呼當中統至元之初羣賢萃於朝廷而王文統欲以權謀功利之說竊

卷之二

主

通鑑綱目

位希寵賴

世祖聖明察其姦邪旋以罪戮然則君子甘爲君子小人徒爲小人覽者不可不思也庠由彰德儒學教授擢鄂省其先族出長平蓋與文定公同譜云

光山縣鐘樓記

光川光山縣建鐘樓成耆老周德用等來請曰吾邑在春秋爲弦子之國漢曰西陽至唐初號今名宋季被邊歲有兵戈之擾自入版圖七十餘年吾民沐

皇元承平之化始獲休息而邑之官廨民廬聖賢之宮以及山川釋老之宇亦漸修繕完美來爲長貳者又多一時之材俊若故尹太常曲阜孔君今尹進士覃懷逢君則尤爲伯之

卷之二

古

通鑑綱目

美民所不能忘者也昔逢君始至以廉律身以嚴御史一年而政教斯舉二年而百廢皆興於是新三皇祠及兩廡以名醫從享焉構廳事於邑北門外以爲送往迎來之所焉又於邑治東隅大建層樓懸鐘於上以警朝昏以肅號令肇事於至正壬午之夏落成於明年癸未之秋實爲吾邑之偉觀焉凡此數役皆逢君捐俸以倡監縣哈倫主簿趙恭竭力相之民不告勞工知用勸惟樓之役爲大宜刻石記之以示永久敢以爲請子聞光之爲郡介江淮之閒土厚而俗敦國家混一之初後儀馬公來監是州有遺愛秩滿民挽留之不忍其去因家於光其子御史中丞魏郡文貞公以儒學仕中朝屢與人言光山民風之淳孔君作縣之良爲賦幽風亭詩頌之

因以風勵天下之爲民牧者遂君乃文貞公考士所取習知
邇風之詩宜其爲治之美而民不能忘也今海宇治安時和
歲豐朝廷屢下詔書遴選守令其爲民求治可謂至矣遠方
下邑寧無思體朝廷之德意以斯民爲念者歟觀遂君光山
之政可知矣然則鐘鼓之設樓觀之崇皆所以肅眾之聽觀
定民之心志固不可不備也彼世之貪墨苟且之徒第知重
祿肥家翫歲愒日視居官如傳舍豈不負國家待養之恩孤
斯民撫治之望乎孔君名思迪遂君名永貞後之來者因斯
文以稽二君之政庶幾知所警懼而能興起矣夫中奉大夫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記

滋溪文彙卷三

記

陝西鄉貢進士題名記

陝西行臺中書省每三歲當貢士十三人解額或弗充者非主司之罪也承事郎儒學副提舉張君敏衷集八舉計偕之士勒名於石以記爲請昔我

太宗皇帝平金之四年壬戌甫定朝廷草創卽遣斷事官尤虎乃宣差山西東路征收科稅所官劉中巡行郡國程試故金遺士中選者復其家蓋與文以爲治儲材以待用已造端於斯焉

世祖皇帝建號紀元制禮作樂典章文物於是乎備屢詔臣

漢書卷三

通鑑紀事本末

下訪求治經術學孔孟之道者至元十有一年乃命儒臣文正寶公默文獻姚公樞文正許公衡文康楊公恭愷集議貢舉條目之詳具載於策書是時賢能眾多治化熙洽故弗果行

成宗 武宗屢以是形於詔旨至於

仁宗念故老之日亡歎人材之不足於是通遵祖武損益舊制闢進士科網羅賢俊今三十餘年而陝西鄉薦登第者其十九人夫雍州山川高厚而深遠其人質直而慎重導之以善易於興起始者

世祖之居潛藩賜京兆以爲食邑首徵許文正公典司教職所以作新斯文表帥多士郡人楊文康公以奧學篤行模範

鄉邦名聞天聰徵入禁近國有大政謀猷是資其後集賢蕭公軒贊善同公恕皆能敦守名檢崇尙經術迄今海內慕其風采方延祐寶興之初陝西省憲屢延蕭公同公較其文藝則是邦文獻源流之盛師友問學之傳豈他郡所能及哉蓋木之生也非雨露長育不足致其材士之教養豈異於是且百工之爲宮室器用猶必資之規矩準繩矧治天下者可獨恃其材智所及而不師法於古歟此自昔國家隆庠序以育士制科目以取材非特以備觀美而已然而興學作人今朝廷責成於風紀之司天爵忝貳西臺恆以弗克奉承明詔爲懼茲因張君之請謹述

漢書卷三

通鑑紀事本末

堅其所守夙夜無懈力圖報稱勿負國家求賢圖治之意庶乎其可也至正四年秋七月壬寅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蘇天爵記

慈恩寺題名記

至正甲申之仲春閏月戊辰余偕御侍史買經歷納納寶理都事宋秉亮御史觀音寶尹忠楊惟一卓思誠潘惟梓照磨王頤管句房溫護都不花遊於樊川覽春陽之和暢欣品彙之敷榮觴詠倡酬抵暮始還是秋九月己酉值簿領之清簡樂歲時之豐登又偕都事楊維一御史脫火赤脫伯管句房溫護都不花遊於慈恩寺徘徊臨眺迤邐至曲江而歸一歲之中凡再遊焉前時同行者則已別遷他官存者獨子與

幕府楊君兩架閣而已念夫遊觀行樂之有時出處聚散之不常何必追尋陳迹始興感慨耶

國子生試貢題名記

至正五年春二月大比進士知貢舉翰林學士歐陽玄同知貢舉禮部尚書王沂考試官崇文太監楊宗瑞國子司業王思誠翰林修撰余闕太常博士李齊監試御史賈哥趙時敏於是國子積分生試者百二十人中選者十有八人將登名於石天爵適長成均進諸生而告曰自昔國家崇庠序以育士殿選舉以取材豈真觀美而已蓋非學校不足致天下之才非賢能不克成天下之治故舜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夔典樂以教胄子殆及成周始有鄉舉里選之法是則公卿貴胄之教養凡民俊秀之賓興豈不秩然而有敘歟我

世祖皇帝定一函夏興造功業而禮樂之文賢良之選蓋彬彬焉乃以中統二年命相臣許文正公爲國子師而成均之教益隆

列聖承統有光前烈既增弟子之員又進出身之階而成均之制益備天爵冠忝爲胄子伏觀

祖宗建學育才之美先賢設教作士之方潛心有年始獲充貢今列官於斯而又深歎其規模之宏遠典刑之尊嚴夫明經所以修身也修身所以致用也士負才能遭時見用豈但庠序之光朝廷實有賴焉然則諸生學古入官佩服國恩尚思所以報稱之哉是歲夏五月戊戌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

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記

七聘堂記

士君子之出處有義存焉審其時而後動合乎禮而後應是以屢召而不行者非敢故爲亢也蓋本諸道義之正循乎禮節之宜自昔君子進退出處之際莫不皆然愚於故贈平章政事張忠文公深有慕焉公起諸生致位至中執法其牧民則爲賢令尹入閣館則曰名流司臺諫則稱骨鯁歷省曹則號能臣是誠一代之偉人歟至治初公由中書參預以親老謝政而歸屏居田里凡踰八年朝廷重其名德七遣使者聘之而不果起及聞西土凶荒一命卽駕轡思竭力出幣發粟全活生靈不知紀極斯其胷中所蘊豈尋嘗者能窺其萬一

哉方公之西行時適作新臺於濟南宣化里第門生今翰林承旨張公名之曰七聘之堂蓋以著公之節也至正五年天爵來作憲使公之子太廟令引求記其堂昔先子與公同朝雅厚故不敢辭嘗聞君子立身莫重於保守名節大臣爲政莫急於康濟斯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富鄭公安撫京東會河朔大水民多流亡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於是活流民五十餘萬是古之聖賢其出而用於世者皆所以爲天下也然則公之去就庶幾合乎古人之道乎

夫以公之文章傳海內德業具國史斯不待贊而彰也特發其出處大節以爲世之師表焉士之登公斯堂思其難進易退之風審其度時合義之制則立人之朝必無貪位苟祿之恥矣是歲冬十月癸酉趙郡蘇天爵記

新樂縣壁里書院記

古者學教之設所以明彝倫而興賢材也蓋彝倫不明則不能以立教賢材不興則不足以敷治甚矣學校不可一日亡於天下也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遂有序於國有學夫內外學制既嚴教養之方又備茲隆古治教之盛後世有不能及者矣我國家裁定中夏治化斯彰興學之典屢頒於詔書而山林清曠之地亦有建立黌舍以爲藏修游息之所者焉

新樂縣志

五

通志

新樂永壽鄉壁里書院者趙氏兄弟作之以誨來學者也初趙氏僅有中人之產其父孝弟力田兼通陰陽五行之說母亦賢明延師以教其子久之鄉鄰從學者眾黌舍不能容始捐家貲修建書院中爲禮殿以祠夫子顏曾思孟十哲列焉茲樹儀門翼以兩廡後爲講藝之堂東西棲士之舍合五十楹堅完可久割俠神里田三百畝以廩師生經始於至正四年三月告成於七年五月監察御史楊君俊民表以書院之號郡縣之官既蠲除差役復言於朝請設學官欲其規制永久而弗替也嘗聞先賢之言曰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言人材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

雖有受道之賢孰與成之今海宇寧謐制法具張第患人材之不足爾夫中國者聖賢之教所由興也禮樂之用所由出也遠近之人所則效也新樂雖曰小邑近在邦畿之中山川清淑之氣朝廷治化之隆豈無豪傑出而爲世用者歟書院之設豈苟云乎哉蓋善風教而淑人心明禮義以厚鄉黨莫大於斯故其幽深寂寞之濱朴野醇一之俗講誦乎詩書六藝之訓訪求乎聖賢千古之迹庶幾作新其人觀感於善不然將見爲狂爲愚假冥行無所依歸豈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乎苟非讀書好義之家則亦孰知以是爲重乎嗚呼世有田疇連阡歲收萬鍾終歲不捐一錢寧肯興學作士以化其鄉里哉天爵開嘗行過新樂之境瞻拜壁里先聖祠下登堂以聽諸生之講習蓋亦彬彬有足嘉者方今朝廷開設貢舉三年大比旁求碩彥聿修治平他時壁里之士將有經明行修以應有司之選則中國文明之盛人材長育之多而遠近皆有所則效焉非徒以稱觀美而已趙氏之兄曰恕開元路教授弟曰愿好義處士孝友雍睦爲一方之楷範云是歲秋七月辛丑記

新城鎮東嶽祠記

眞定之新城鎮漢新市縣也廢於晉復於五代至宋省焉鎮有東岳祠不知始造歲月金明昌開宮殿修廊規制甚偉毀於貞祐之兵國初我先祖尚書府君帥里中父老新之至今百年水旱疾疫禱焉夫山川之神五岳最大而岱爲之宗古

之王者歲時巡狩望秩以祀後世人主登封降禪禮文繁縟民因一時之好尚遂以成俗茲東岳祠宇所以徧天下也雖然山川之靈能出膚寸之雲不崇朝而澤及四海其功利之溥如此矧今是祠有禱多應民之報祀不亦可乎

浙西察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既一四海詔立行御史臺於大江之南歲命監察御史六人分行三省及十道憲司於以振肅綱維省觀俗化察吏廉貪詢民利病凡有聞見悉聽舉行省府藩方吏牘又從而稽核焉其任不亦重歟江浙行省總閫浙江東三十餘郡地大人眾其獄訟之所與錢穀之所出視他省爲劇六察之官歲按臨者號稱不易至正八年監察御史承直郎前進

漢書卷三

七

通鑑綱目

士高昌普公原理朝列大夫海岱劉公廷幹以是秋九月由建業巡行歷浙入閩周數千里明年二月復歸至杭凡所經過郡邑留必旬餘民之訴訟者聽之事之廢弛者舉之官吏材能者薦之貪暴者黜之孳孳奉公無不盡心耆老爲之驚歎官僚爲之震悚先是杭有回祿之厄察院既一新之廳事猶未有名二公於是表曰霜清又將題名於石徵愚爲記嘗聞自昔國家造邦之始莫不掄材以授官勵己以圖治迨夫承平既久法制寬簡人情不無怠弛而患得患失之徒樂宴安苟且之習天下之事日入於壞故必登崇俊傑修明憲度肅清其政作新其人而治化之隆斯有望焉惟我世祖皇帝肇建臺憲官秩之清峻規模之宏遠任賢去邪正

民表俗其爲後世慮至深遠也今天子纂繩祖武思致丕平既專耳目之寄又嚴牧守之責皆所以爲民也然地有遠近吏有能否政有美惡故必遺風紀之臣盡咨諏之實世之治忽始能悉焉蓋上下之情通則政平訟理和氣薰蒸年歲其有不登民庶其有不被其澤者乎士君子極一時之選居清要之途高明足以察姦廉平足以服眾然後稱所任使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今二公踐敷之久名譽之崇文學政術之美來者以次書之俾後人覽觀名氏思慕風采其克有以繼之哉通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蘇天爵記

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

至正六年十月江浙行中書省始命浚治杭州郡城河渠明年二月卒事宰臣慎於出令僚吏勤於督工庶民樂於趨役於是河流環合舟航經行商旅由遠而至食貨之價不翔稚髦莫不皆喜公私咸以爲利矣又明年冬天爵承命參預省政幕府與林請紀其事於石古者立國居民則恃山川以爲固大江之南其城郭往往依乎川澤又爲溝渠以達於市井民欲引重致遠必賴舟楫之用歲月既久寧無湮涸則加浚治之功焉然勞民傷財昔人所居重藩省者必得清慎之人知愛民爲本則能倡其眾官郡縣者必得廉能之臣知奉公爲職則能集其事否則克有成功者鮮矣杭州爲東南一大都會山川之盛跨吳越閩浙之遠土貢之富兼荆廣川蜀之饒郡西爲湖昔人鑿渠引水入城聯絡巷陌凡民之居前通

闕閘後達河渠舟帆之往來有無之貿易皆以河爲利或時填淤居者行者胥以爲病在上者日理政務有不屑爲長民者壓於大府不敢擅爲觀望因循天下之事日漸廢壞有志於當世者可不爲之長慮乎歲在乙酉天子念東南貢獻之煩勞憫民生之凋弊詔命國王丞相江浙省事王威儀有度中外具瞻又命翰林學士承旨達世貼穆爾爲平章政事公讀書守法不矜不揚曾未數月百度修舉乃詢民之利病眾以河渠不治爲言丞相咨於官僚而允合謀於憲府而僉同平章公總其事於上檢校官李益杭州路總管趙璉董其役於下又以掾曹十餘人分治其工南起龍山北至猪圈壩延袤三十餘里尋以冬寒止役春復役之郡中郭外支流二十餘里共深三尺廣仍其舊悉導湖水注之爲役四萬二千五百工用鈔入萬五千貫復慮上出塗泥值雨入河命諸寺載而積之江許又新水閘者四石梁者一其經營謀畫皆出平章公心計指授鈔則鹽漕備風濤所儲工則儻諸庸保恐民之不知申以永久之利防吏之爲姦嚴以煩擾之禁公治事少暇親行河上以撫慰之以故人忘其勞事克以集嘗聞自昔有天下者皆立法制以維持之又選材能以奉行之下至封疆城郭河渠津梁各有官守掌其厲禁是以修治有方啟閉有時小大得職民物安堵況治水者當行其所無事則積用有成而鹵莽滅裂之徒或者力欲僥倖覲一時之功未有不爲民患者也觀夫杭州浚治河渠之事宰務謀猷之賢任

人嚴謹作事周密誠足以爲後世之法哉故備述之俾來者尙勿廢前人之功永爲一方之利也歟

新升徐州路記

至正戊子夏六月丙寅朔詔陞徐州爲路職從三品割滕嶧邳宿四州隸焉越六日辛未乃命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卜顏禿爲達魯花赤海道府副萬戶雷好義爲總管都漕運司副使塔海忽都爲同知江浙行省都事兀顏思溫爲判官廬州路經歷陳義爲推官雲南廉訪司經歷哈刺不花爲經歷賜印章給乘傳旣已莅事頒布章程敷宣政教申畫其事版籍其民眾郡制凜然一新明年諸公以書屬天爵載之於石古者建邦置都以域兆民典則修而治化興年穀登而人民育殆夫承平歲久任或匪人姑息偷安刑政日紊民有嗟歎之聲災異因之而作甚則飢寒無以爲養盜竊羣起當國者懼作新政令撫綏黎元期於天下無事而已我國家治平百年海內殷富邇者甲申之秋有盜起於沂莒之間擁旗鼓入城邑掠人民篡囚徒共益其黨火廬舍劫府庫爭取其材橫行曹濮滑滑相衛諸郡西抵太行由滋洺而歸郡縣弛於久安盜至皆相顧無可奈何朝廷聞之遣兵馬使偕衛士發兵逐捕老稚脅從多被誅夷姦黠者或變姓名潛匿隱處伺官軍還復出爲盜而徐泗陳蔡之民連歲驚擾河淮左右舟車幾不能往來廟堂始以爲憂丁亥之冬詔遣工部尙書僕哲篤同簽樞密院事蔡受益相度便宜二公行視山川形勢

之險要詢求郡國控制之緩急皆一一圖上方略云初盜起時樞府請於邳州之北黃埔城屯阿速軍士人九百扼其行路盜委曲避之出入乎徐宿滕嶧之境徐宿則隸歸德滕嶧則隸益都遠者相去六七百里近者一二百里每聞盜發必請命於大府大府又請命於朝廷然後出號令調士卒盜已劫而而去雖乘急傳皆後時無及矣此政令所以不行盜賊所由滋也徐之爲郡控扼南北被山帶河以爲固其人悍勇向力蓋自古用武之地也漢晉皆號重鎮在唐建寧武軍當陞徐州爲路滕嶧邳宿地皆與徐相錯宜以四州來屬負郭之民置彭縣治之遷滕之縣於薛城裂滕之西南四鄉治之東北六鄉滕自治之分黃埔城軍士五百自恩州甲馬營南至臨清迤邐東至河淮津渡各守其要害又以淮東宣慰兼元帥府總其軍政移揚州一萬戶統兵戍徐仍令淮東憲司按臨凡徐之文移悉得達於六部俾上下節制有等遠近救援得宜事至不失其機令行必中其會庶幾國家經久之利宰臣以聞 天子悉可其請官府民庶果皆稱便焉嗚呼政有因革事貴變通古之人考方域審形勢分畫廢置不守故常皆所以爲民也且民之爲盜亦豈其本心哉第以有司會歛之虐加以比歲兩暘之愆而民罹窮苦始有不幸陷於刑辟者矣昔有以患盜爲問者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長民者誠能以仁愛存心廉慎律己民知有恥相帥爲善又豈有寇攘之足患歟漢渤海郡盜起龔遂爲守盜乃

常州路新修廟學記

悉平朝歌有盜連年未獲虞謂爲長賊遂解散此郡縣有盜精擇守令爲治之明效也故有國家者山川之修阻城池之高深固所以域民也然而選求循良惠養鰥寡其先務乎今徐州既陞爲路爵秩之崇任使之重有憲臨制之近官屬承奉之勤可謂盛矣然來者當思修政興化扶善戢姦俾郡人永享泰和承平之澤仰稱朝廷建官圖治之意不亦偉歟

至正九年天爵承命參預江浙省政適年穀豐穰政務清簡方思所以導其民者奚先正其俗者何尙常州路儒學教授盛君以書來請曰昭起諸生叨承郡學自揆迂疏不足以爲人師朝夕是懼願瞻夫子之宮歲月滋久棟宇敝傾丹雘漫漶不有以新之何以表朝廷尊崇之德嚴士民仰止之心乎於是謀諸郡守而克合稽諸學廩則有餘乃以八年三月經始次年五月落成改建大成殿三十二楹闊六丈有八尺高及深皆五丈深又五尺規制宏偉可謂浙右儒宮之冠以東廡迫近移而廣之更作中門櫺星門凡聖賢像設牖戶而宇繪塑有加於前中堂左城悉用玉石願爲文記之以示永遠謹按郡乘常之學肇於唐李棲筠爲刺史荆禮殿於荆溪館南率諸生行鄉飲酒禮宋太平興國中改築於郡治西南今廟學是也我國家混一南土七十餘年德澤休養生齒繁庶文教漸隆不亦宜乎且浙右之地若蘇湖常諸郡土壤肥沃民務佃作歲賦租米數百萬石漕海以供京師孔子嘗適衛

曰庶矣哉弟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今天下承平日久治化當興矧浙右民多富足則教之道當何如哉昔者安定先生胡公之爲蘇湖教授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而當時太學亦取其法以爲教其弟子成德達材者莫不皆有用於世一時人物之盛實造端於斯焉嗚呼胡公教養其效若此後世學校之制獨不能有以繼之乎或曰胡公之學古學也今學者方從事於貢舉率可同歟是不然夫今之貢舉革近代聲律之陋復隆古正學之規

朝廷立法既周諸儒講論又至試之以疑義者所以使人通

卷之三

三

通國叢書

經學古明乎道德性命之本達乎詩書六藝之文非章句括帖之是尙也繼之以古賦制誥章表所以驗其登高能賦則可以爲大夫應制代言則可以敷號令非雕蟲篆刻之爲工也終則試之以制策於以考古今治亂之原推天地事物之變民之利疚政之美惡皆得指陳他日措諸實用將見眞儒善治之效出焉雖然此特試之以言也不尙察其行歟故必孝弟稱於鄉閭信義服於朋友始得資興於鄉薦之春官貢

於

天子之廷論定而後官之其所學所能不有胡公所謂經義者乎所謂政事者乎常州自昔文物之邦方宋盛時士之同日賜第者五十三人郡守校官皆增秩受賞近歲貢試浙省

亦有擢置倫魁者焉夫國家之設貢舉所以求賢才也學校者養士之原賢才之所出也然世有古今而人之生同具此理山川人物流風遺俗之傳精神意氣之相感寧無可望者歟比者朝廷既雨暘之失時敦守令之所貢選賢求治德至遲也常州廟學初成朝散大夫監郡某通議大夫總管某皆新領郡事月望謁拜泮宮誦聖賢經訓當思作新其政鼓舞其人俾以爲經濟之學以贊隆平之治庶幾國家興學育材之美意藩省化民正俗之至願哉

鎮江路新修廟學記

聖天子臨御多方厲精爲治慨雨暘之失時憫民生之不足屢命中書選擇守令惠養元元條制六事程其殿最而學校興舉其先務歟夫學校者所以化民隆治也庠序不修則治化何由而成是以有國家者當以興學爲務又必得良守令而後其效著焉至正八年冬天特承命參預治江浙政聞郡縣官屬有聲者十餘人鎮江路總管李侯世安其一也侯到官歲餘政事修舉江南行臺御史浙西部使者往來郡境民數百人共言其賢朝廷聞而嘉之遣使賜金織幣表侯治效九年秋大修廟學至冬告成校官王鏞韓天與以書來言曰始者李侯視學宮故弊議繕完之乃稽學帑擇士之老成者韋應紳俞希魯司其出納又得吏之廉敏者童克仁董其工程凡殿廡堂筵齋講庖庫門庭大小二百餘楹木之腐者易之瓦之穿者補之壁之敝傾者正之丹雘之漶漫者新之

遠近觀者異焉侯治事之暇督視惟謹工樂趨役士喜來集
買地學會之傍爲路以達通衢植杏前山其下爲聖選官民
子弟八十人朝夕肄業延名儒春秋堂試取業優者實與於
鄉書宿就食於學醫卜雜流則去之儒吏待補於郡行能清
慎則進之於是文物之盛課試之嚴可謂備矣願爲文刻石
昭示永久丹徒縣尹吳舉亦以爲請天爵伏念起由諸生忝
列大藩喜承宣之得人樂教育之有法不敢以無陋辭夫國
家之興廟學非第棟宇垣庭之倖俎豆鐘鼓之修崇尚儀文
而已蓋欲尊其道也尊其道者所以施之於政化其民爾故
古者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非此不
足以言政也方今朝廷法隆古之治精守牧之選程之以嚴

最之方期之以歲月之久治化之興誠有望焉政謂江淮民
俗澆漓喜相告訐奈何純任德教治之乎嗚呼潁川中國之
地也趙廣漢治之俗易以暴韓延壽黃霸治之俗易以善豈
潁川之俗異乎願長民者導之何如爾蓋大江之南土壤肥
饒其人喜誇而尚氣少有所訟則百計以求直貪者舞文以
撓政縱欲以求獲是以民被譁訐之名吏少清白之譽夫好
善而惡惡人之常情在上者因民富庶訓之以詩書迪之以
禮讓則俗何以不古若哉矧鎮江名郡江山之高深習尚之
朴野又遇李侯修治學宮敦尚名教將見風俗與化移易仰
稱

聖天子養民圖治之意乎李侯世家京師先參政忠靖公歷

仕累朝有聲中外侯早承家訓長遊成均由監察御史分憲
淮東擢拜是官清慎有守孜孜愛民陳郡政不便者數十事
治獄訟未決者又數百事扶壞拯廢皆勇爲之監郡馬合謨
豈弟樂易察察協恭不撓故其政爲稱首因紀廟學之成而
併書之來者尙克繼之哉

滋溪文彙卷四

記

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重職守以謹遷次推名氏以稽美惡爲後來者勸也進士始貢於鄉未有設施而亦載名於石蓋以觀文運之升降考人材之崇卑則於朝廷得賢敷治之盛益有徵焉古之有國者儲材以爲世用非事至而後圖之也故盡攬天下之才共成天下之務否則世弗克濟者多矣我國家混一之初取才宋金之遺不乏用也治平既久耆舊日亡開設貢舉網羅賢能登崇治功其爲後世慮不亦大歟昔者皇慶之時肇定鄉試之所由兩都十一行省河山之東二宣慰司

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

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

及眞定東平共十有七其貢士之制三年大比度郡縣之遠近驗戶版之多寡凡國士諸國士漢士南士各七十五合三百人拔其文學之尤者取百人焉其試於眞定者河間保定順德廣平大名彰德衛輝懷慶九路取合格者二十有一國士諸國士各五漢士十一其始也或闔郡不薦一人今則應書之上幾六百人是可尙矣然則諸君子盍亦深思國家設科之本歟非第求其文辭之工惟願得人以爲治也故詢於所居之鄉則欲知其孝弟信義之行問其所治之經則欲考其道德性命之學試之以應用之文則可見其才華之美策之以當時之務則可察其治世所長他日立於朝廷仕於郡縣大則謀王體斷國論次則治民事決獄訟夫如是何患人

才之不足天下之不治乎或者竊聞時政之所尙掇拾貢舉

之緒餘鑿經傳以溥世好刺邪說以阿主司豈國家取賢敘

才備治具之意耶且昔之爲文者命於氣立於志成於學者

也覽者獨不可以知其所存乎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

典貢舉所取之士文章如蘇曾道德如程張皆於是舉得之

一時所尙詭異之辭痛裁抑之然則士之不可趨時好也明

矣今燕南諸郡列居中土皆古聖賢過化之地禮樂刑政所

由出也賢材所由以生四方以爲則效者也當漢唐宋金之

世文武將相之儲經述詞章之粹皆於斯而取焉矧國家治

化涵濡之久山川清明之蘊庠序教養之隆則賢能之興又

豈近代所可及歟故自延祐以來燕南賓興之士廷對賜及

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

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

第者三人省試擢置倫魁者三人亦可謂之盛矣雖然無所

待而興者豪傑之士也其餘則亦不能無所勸焉茲題名紀

所由立也眞定郡教授郭鵬搏學正錄趙應辰李時中考求

累舉鄉貢姓名載之於石屬予記之閒嘗伏讀科舉初詔有

曰經明行修庶得眞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夫士

不至於眞儒治不本於學術則先王發政施仁之實何以及

於天下乎嗚呼士之懷材抱藝出應有司之選當窮經修身

施於有政勿專事於空言庶不負朝廷求才圖治之美及郡

學官表名樹石之意哉

羅山縣三皇廟記

羅山三皇廟歲久將壓縣尹田侯實撤而新之棟宇完美丹

獲輝華像設既嚴祀享孔敷醫知起敬民賴以康蔣石廟廷
將勒文以示永久至正壬午之冬予官鄂省道出邑中聞民
頌侯之美又明年春予改西臺復過其邑侯已代去檢校官
馬君以民之意乞予文其廟石夫江淮之間郡縣十餘羅山
獨當孔道侯迎殷劇出侯風紀起家擢掾兵曹由集賢選令
是縣其律身以廉撫民以慈馭吏以肅治事以勤於是百廢
修舉縣日以治新三皇祠宇復輯孔子廟堂興秀民於學而
驛舍道途悉加繕治侯皆捐俸以倡未始有取於民是年時
雨愆期飛蝗將至侯齋沐祈禱雨隨霑足蝗亦不入州符縣
覈實荒田以增賦稅侯以非朝廷命不敢擾民江西茶司設
局大勝關下雖征課十餘貫吏因緣騷動鄉邑侯請均課與

卷之三

通志卷之三

民除去蠹吏囚有罪當杖怨家賄獄卒誣以病囚欲殺之侯
親察視囚得不死嗚呼侯之事神治民可謂備矣其著之金
石固宜蓋嘗聞之古之爲治者當世難方解不可復以煩苛
嚴急御之必寬大簡易以息其民及天下既定則建久安之
業成長治之規正紀綱以修憲度興禮樂以施教化蓋承平
日久則人情安肆法制浸弛豈惟一州一邑之爲然歟自非
剛明果斷之材不足以振起其俗作新其政故天子任宰相
宰相任百官選公卿以治其內擇守令以治其外內外相維
庶功成矣今海宇清晏朝廷屢下德音訪求民瘼守令之選
蓋尤重焉然或千里相接而無一賢守百里相環而無一賢
令豈人材不足以及於昔歟抑亦獎勵之方有未至歟觀田

君之爲政若此世亦何嘗無人哉雖然天下之事或愼厥始
而怠厥終謹於微而忽於著田侯位日以高名日以起尙思
祇慎其職與古之良吏並稱於世不亦宜乎

志學齋記

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蓋周衰戰國一時習俗所尙非
人性之本然也夫以中國風氣之高厚朝廷政治之深澤人
生其間鼓舞變化又豈無所自乎昔者國初丞相史忠武王
之治真定教行俗美時和歲登四方遺老咸往焉依若漳南
王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頤齋張公西庵楊公條山張公問
學文章之富言論風采之肅豈惟時政有所裨益而搢紳儒
者皆仰賴其聲光模範以成其德焉當是時爲郡學官者則

卷之三

通志卷之三

有侍其先生乘之吳先生蓋臣視先生伯固張先生世昌授
徒於家者則有安氏祖孫馬氏父子仕於中朝若翰林學士
李公參知政事王公宣慰使周公御史中丞于公皆其人也
是則百年以來公侯大夫之所表帥父兄師友之所教養衣
冠人物相繼而作者其盛矣乎蓋非儀刑之正不足以興其
化非見聞之富不足以動其心故居於家庭則能愛親而敬
長行於閭里則知尊老而慈幼其流風善政淑艾於後人者
既久而不衰也予生十年從親入京比者來歸故家遺俗淪
落無幾李生子充惠然見訪愛其動作之雍容文藝之清雅
閒以志學名齋徵予爲記子充世本晉人愛吾士來家於斯
故以鄉郡文獻淵懿告之然士志於學則亦始於讀書而已

夫易詩書春秋禮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皆聖賢之言也其所載者皆聖賢之道也予充能沈潛以求其義敦篤以踐其實不惑於異端之說不安於几近之習則心之所存學之所至將日趨於聖賢之域豈第一鄉之慕而已耶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今余年日以邁學日以退聞先生長者之行凜乎不能企也思鄉閭風範之舊邈乎不及見也是則所可憂者不實甚乎故願與子充共勉之也

新城縣廟學記

新城孔子廟者國初李侯天祐爲尹時所作也時河朔新去兵難俟芟荆棘以立官舍久之田野皆闢乃建儒宮俾邑人

通志卷之六

通志卷之六

知向學焉而至元時尹劉恭僧修兩廡大德初監縣帖里海涯繪十哲及七十二賢像泰定四年監縣忽魯哈刺作講堂神門及東西齋室今至元五年監縣那海尹劉定安以講堂土階弗稱用蠶易之復廣西齋以居師生正充鄰沂鄒四公配食之位又以禮殿漫漶西廡破傾遂一新之於是文學掾耿世榮來請曰國家治平百載邑之廟學始完將刻石以告來者俾嗣葺之又曰甚矣世俗之難喻也今學者僅能執筆曉書數其父兄已命習爲吏矣願爲記以惠教之天爵曰豈獨新城爲然是則天下之通患也夫國家建庠序於郡縣延儒士以爲之師蠲徭役以復其家蓋曰敷教以化民育材以輔世

列聖臨御屢下詔書罔不以是爲意爲守令者奉行其可不至乎昔蜀郡守文翁以蜀地僻陋選郡縣小吏開敏者詣京師受業業成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丁縣子弟以爲學宮弟子爲除更徭每出行縣令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縣民榮之爭欲爲學宮弟子由是蜀郡文化比齊魯焉新城燕督亢之地也土沃而俗美北去京師不二百里非若蜀地之僻陋也邑中又多名卿碩輔在金時有若宣政殿學士高漢回中書令時立愛故家遺俗猶有存者

聖朝以來則有丞相東平王御史大夫高昌王賜田封戶在焉而故治書侍御史崔公思義燕南廉訪使趙公景皆家於斯歲時冠蓋不絕學者亦足以儀刑觀感矣爲父兄師帥者

通志卷之六

通志卷之六

可不知所以風勵之歟蓋化民成俗必由乎學詩書禮樂之教治天下之本也刀筆筐篋之習趨一時之急也學者誠能舍其近者小者而圖其大者遠者焉則方聞之士充於朝廷孝弟之風行於鄉邑庶幾

列聖興學作士之意乎天爵少遊成均及其入官忝列公卿之後故知

祖宗右文崇化之盛敢以是爲邑人告是役也尉張節史鑄典史楊中皆左右之克相其成世榮學行淳謹訓授多方將邑人有所興起矣六年庚辰三月甲子謹記

新城縣學田記

新城燕督亢之地也古稱土壤肥饒慨以西山紫泉諸水故

凡植物豐暢茂遂邑方百里北去京師僅二百里士卒屯戍列其左右公卿分地交於前後而官府民庶公私之田及朝廷頒賜釋老以爲禾業者又不與也夫一邑之中其地如是之美居者如是之多欲無侵漁爭奪之患蓋亦難矣邑有學田百八十畝散在四鄉之野歲入租粟五十餘石橐千餘束教育張節慮爲豪強侵奪疆界不明也伐石志之屬天爵爲之記嗚呼井田學校王政之本也後世經界之法既壞明倫育才尙賴庠序存焉然而教養之法在乎師表之嚴敦勸之方責諸承宣之寄而聖賢之祀享弟子之膳羞是皆學田所出可不正其疆界乎夫世之學田往往湮沒者何也蓋今之校官無刑罰可施則人不知所懼無圖籍可考則更易以爲姦故必大書深刻斯能彰示永久焉雖然長民者所以專其政也爲師者所以司其教也若夫治化洽而禮讓興風俗淳而民庶化豈獨耕者讓畔於野則是政教有成庶幾隆古之治乎

文水王氏增修塋兆記

正議大夫晉寧路總管王侯國器既承寵命褒贈其父祖諱於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銘其隱德遺善於碑又刻宗人世系於碣又各題石表識其墓及陳祭石於前乃謂天爵曰先世塋兆翁仲石儀已具封樹祭田家人所居皆次第成之子其書於碑陰俾後人守之庶幾永久而弗墮也按王氏先塋在太原文水縣云周里東距汾河數里之近比年河流填淤

夏秋之交水衍溢於墓域侯築土四圍高十有五尺闊八尺水害遂息樹松柏榆柳凡八百章鬱然暢茂墓域舊惟三畝王氏族大且盛葬不能容侯買地五十畝以二十畝爲葬地餘爲祭田三畝爲宅作室四楹令家人居之鑿井及泉以資溉浸蓋所以致謹於先兆者周密深遠是亦人所難能者哉天爵曩讀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之民其五曰宗以族得民說者謂百夫無長則亂一族無宗則疏古人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紊親疏有別而不二族墓墳以葬之合廟祀以享之後世廟制既亡而族葬之禮猶在士之有志於古者尙可得而稽焉故既設家人之官祭於墓則有尸是聖人制禮出于人情之所不忍以廣其孝思之誠者亦不得而廢也然則家墓封樹之崇又可致敬乎近世士大夫家爵秩以華其身祿賜以畜其妻子或值親喪歲久弗葬者有之或仕遠方子孫不知其先墓者有之聞侯之風不亦甚可愧歟夫河東之俗本於儉嗇侯起家試吏仕至良二千石廉以律已儉以養身俸稍所入以歲時奉先嚴事宅兆爲篤缺儒有言謹家牒而心不忘平先塋者孝之大也侯其孝矣乎侯曰國器之少也從世父拜於墓下有術者言此地當出官人今承祖考之訓列官三品吾何能有哉皆先世之澤也又嘗誡族人曰比見世人或因窮乏斬伐止木賣以爲薪吾子孫有若此者族中長者當痛責之以懲其眾庶其人羞媿自悔起敬起孝又況國制明

有勵禁人豈可被不孝之名昭茲刑憲以辱父母之遺體乎是則侯之望於後人者至矣昔者侯掾秋官先公適主幕府及拜御史又與天爵同日被命是侯交吾家最舊故因其請遂記之以表其孝行來者尙嗣葺之而無壞也至正五年秋九月朔旦通奉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蘇某記

金進士蓋公墓記

故金進士蓋公之墓在真定路真定縣新市鄉新城鎮之北原墓前立石翁仲四按登科記大定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集英殿放進士七十六人第一甲三人第二甲七人第三甲六十七人其第一甲第一人遼陽張甫第三甲第四人則蓋公也諱侁字子威不知數歷何官今里人第呼爲縣令豈治

澤州縣志

九

通志卷之九

民有聲故流傳於後世歟新城本漢奴盧之南天平城以其隔滋派二水置縣立市交易故名新市初隸中山晉氏南遷遂廢唐初五代嘗一復之其後又廢至宋始改新城蓋氏不知其所由徙兵後子孫流落他邦墓皆荒廢不治予先世墳墓在新城南一里至正八年天爵奉敕爲先參政郡公樹碑乃帥里中父老趙某龐某劉某張某亦爲蓋公修治其墓仍建石以表之夫自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廢隋唐皆設科目以詞賦取士名卿碩輔往往由是遂出金之制度大抵多襲遼舊得人之多寡政治之污隆係乎法制教養有疏密小大之不同焉是歲考士之法以天地無私覆載爲賦發倉振乏餒爲詩正心以正朝廷爲論中選之士若武簡如趙淵周昂趙

文昌肅武都貢孟奎孫椿年楊選秀路元皆有名蓋公昂椿年俱真定人也昂尤知名嘗爲監察御史戶部郎官其父伯祿大定五年進士卒刑部郎官墓在真定縣南仰陵原事具中都轉運使王寂所述墓銘可考然在朝者姓名顯而彰居郡縣者事迹多無所見方大定之世中國富康年穀豐衍民至以小堯舜誦其君則一時治效可觀矣其爲守令者豈僥倖苟且之徒所能得哉觀夫世宗初年守令循良者陞之貪污者誅之詢試詳密賞罰嚴明其致治之盛感民之深豈偶然歟蓋公之歿今一百五十餘年而里人猶以縣令稱之則當時能官可知矣又按泰和令諸葬儀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柱各二事二品三品減石人二事四品五品又減

澤州縣志

十

通志卷之十

石柱二事今以蓋公石儀攷之則暮年遷官不止縣令而已嗚呼秦漢以降中原兵難相尋雖以聖賢陵寢將相王公正墓湮沒弗治者多矣可勝歎乎然子惓惓於蓋公之墓者以鄉先生故也父老相傳有石某者與蓋公同試省闕被黜夫數家之里一歲被薦者二人可見承平文教之盛也予嘗讀金野史世宗時近侍有請廢科舉者上召太史張浩問曰自古人君有不用文士者乎曰有曰何人也曰秦始皇世宗佛然怒曰豈可使朕效秦始皇爲人乎由是科舉得不廢蓋世宗之明張浩敷陳之力也且古者國家建置官儀施設號令必得賢才乃能奉行然人才之生何世何地無之是以設爲鄉校貢舉教養選取使人人讀書修身習爲孝弟忠信之行

興起禮樂廉恥之俗其於治化誠非小補或者必欲廢之何哉因記蓋公之墓感而爲之書

皇元贈儀同三司太保趙襄穆公神道碑陰記

蔚州飛狐趙氏國初有勳勞之臣諱增累官昭毅大將軍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以至元甲申薨華塋中山堯坊原又五年戊子公之元子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太醫院侍儀使秉溫請於翰林侍講學士李謙述公碑銘中書參知政事商挺書太史校書郎楊恆篆額未幾昭文卒昆弟宦遊南北碑不果立又二十四年爲皇慶壬子太子推恩襄封勳舊制贈公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諡襄穆公昭文亦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定國公諡昭文又三十九

年爲至正庚寅公之第六子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

訪使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天水郡侯諡忠敏秉政有

子曰儼始克買石作碑表公墓道仍議刻李商楊三君子銘

辭書篆蓋所以追述先志光昭先德其誠孝何如也命其子卿貢進士時泰屬趙郡蘇天爵紀諸碑陰夫自古帝王之興易常不賴輔弼勞烈之臣以共成大業光乎我國家興王之初一時忠勇貔虎之士戰伐攻取料敵制勝及中國既寧握符持節敷政宣化赫然勃然揚聲名於宇宙著功業於冊書不知幾何人矣考其一身之富貴子孫之昌榮則不妄殺人之效澤被生民之功斯可徵焉伏讀襄穆之碑未嘗不再三歎慕之也公從征三十年善撫循士卒臨戰未嘗妄殺每以

活人爲心及薦更民政慈祥豈弟人不忍欺其爲監司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所至吏畏而民愛之嗚呼當至元大德之閒功成治定朝多偉人文物制作比隆前古李公銘章敘事典實商公正書端嚴有法楊公篆籀考究精詳蓋自漢魏以來孝子慈孫欲圖不朽其親多求碩儒爲銘能書篆者則焉故唐人銘其先者必得三服斯謂之孝今襄穆之碑既具三君子之制作其傳於後無疑也昔歐陽文忠公葬其父於吉之瀧岡閱六十年乃表其阡曰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夫君子之德蘊諸身信知其有後乎襄穆之沒幾七十年子孫六世傳百餘人冠冕相繼蔚爲海內名家雖曰襄穆德澤之所覆亦惟昭文忠敏諸公承宗睦族詩書忠孝之訓有以啟迪之

也故本深者枝葉多茂盛德厚者傳緒常永遠理固可信而

不可誣者哉儼由中臺掾爲南行臺照磨就遷御史改食湖

北廉訪司事會有詔選守令擢秦州尹考績有成召入待制

翰林兼國史院編修官進拜監察御史方嚴廉正君子稱之乃推本祖考之懿傳諸不朽其用心仁厚者歟雖然朝廷之制凡國初效節之臣有司聽建寺宇歲時致享襄穆公屢典名郡遺澤在人其守牧必有援制爲之請者麗牲有碑尙當執筆書之

眞定奉恩寺買田修殿記

眞定實河朔上郡山川之雄城郭之固官署民廬之所浮屠老子之宮瑰偉壯麗甲於他邦奉恩寺居城之中作於北齊

之天保唐元和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又增構焉金季燬於兵元有中夏丞相史忠武王開府真定公私所居釋老之舍燦然一始於是祖師道琳實主是寺再傳曰政公安公克守其舊今宗主勝始慨然曰寺興幾千年國初迄今又百年矣屋日以弊乃竭贏餘并出已有以興繕爲任久之始完寺舊有邸舍百餘間無極西門田二百八十畝勝增買三百四十畝又買真定常山里田一百六十畝原頭里墓田三十畝建居屋八十間浴室二區酒肆一區歲收其租月取其直於是諸僧處有安居廩有餘粟而無風雨飢寒之憂矣先是奎章閣大學士忽公請於朝敕賜金字佛經若干卷勝具其事來請文以志諸石予里人也不克終辭夫自昔有國者養民

卷四

主

附錄

之方咸備蓋井九區之田而教之耕分五畝之宅以爲之居民無有無職事而食者自佛教之入中國穹宮以奉其身良田以食其眾優養可謂至矣學佛之徒可不清潔其躬扶植其教朝夕揭虔頌禱思圖報其萬一乎余官禮曹每見朝廷崇奉釋氏興建梵宮歲新月異又割江南腴田賦其租入以供祝髮今勝不資官帑不勞民力能完其居以此其徒非其材有以動人能若是歟嗚呼世之有官者使皆材能則天下之事何患其不治乎勝闢教乘一鄉傾信而大厯資福諸僧咸請主其寺云

滋溪文彙卷五

序

趙氏族譜序

古者公侯大夫之家合宗睦族之道可謂周密深遠者矣自周衰禮廢宗子法壞而族無統後世譜牒尙有遺風焉譜牒又亡無百年之家子孫分散而無屬是以先儒深歎夫古禮之廢壞也蓋姓氏者其初一原也子孫者其初一人之身也一原而不知其所本一身而不知其相親循至於此大夫君子獨無所感於心乎蔚州蜚狐趙氏其先自周隋開家朔方不能遠本世次今自評事府君而下得七世合宗族子孫蓋百餘人宣慰公始議述譜以傳俾子孫知身之所自出以起

漢泉漫稿

趙氏家譜

親親之心庶幾昔人睦族之道而於古禮有所興起也夫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蘇天爵序

張母節行詩序

古者婦人之善不出於閨門蓋必有持節守義不啻婦道處人之所甚難然後見述於君子流聞於後世此共姜之節錄於國風紀叔姬之賢備書於春秋者也其所以嚴閨門內外之禮重夫婦始終之義爲後世勸不亦大乎鎮陽張祐以其母夫人杜氏之賢來請曰吾母之幼也幸於其親既嫁克盡婦道年二十七先君子卒哀痛憂苦盡鬻服飾以供喪具於是祐生三年矣攜持鞠育唯恐弗至祐嘗有疾吾母禱於神曰昔良人歿妾所以不卽死者以是兒故今兒又疾惟神祐

之令吾夫之傳不絕吾雖死無憾矣及祐稍長乃輟衣食資之從學俾克樹立自先君子卒吾母深居簡出禮節自持今年歲七十康寧壽考將求指紳先生頌而詩之以傳於世庶幾孝子之用心乎天爵昔居鄉里嘗與夫人之兄今灤州使君游又識祐之諸父郡文學先生者固知夫人詩禮舊家見聞濡染異於常人宜其節行堅苦能若是也矧在國制夫亡守義則旌異門閭以化其鄉邦而鎮陽乃郡守治所又有憲司臨蒞其上必有以夫人之行表請於朝者矣故因祐之請述詩春秋之旨及其家世之懿序以傳焉奉政大夫奎章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蘇天爵序

漢泉漫稿序

漢泉漫稿

趙氏家譜

漢泉漫稿者故御史中丞曹文貞公所作之詩也公薨諸子南行臺御史復亭西臺榭履亨采錄彙次將板行焉天爵伏讀而深歎前修老成之不及多見也昔者國家奮起龍朔奄奠中夏渾厚朴茂之俗端重篤實之士接武於庭豈獨經紀法令寬平簡易而言語文字亦質直暢達不綴不雕有古昔之風焉此其御世之久長保民於安又後世有弗能及者矣觀乎文貞之歌詩其尙有可稽歟夫言辭出於心者也而其事行之著於外者又豈異乎故公之司刑也哀矜平允不事苛察而人自以無冤其治民也慈祥豈弟不爲聲威世多長者之譽及其列官風紀尤以興崇俗化惇獎廉退爲先蓋公所養者德盛而氣完故先朝其言行忠厚類此後之讀其詩

者則故老之話言先朝之風律可想而知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歟

西林李先生詩集序

故國子助教贈太常禮儀院判官西林先生李君諱詩若干首其子浙東僉憲好文將刻以傳於世天爵昔游成均侍先生館下故僉憲以序屬焉夫自漢魏以降言詩者莫盛於唐方其盛時李杜擅其宗其他則韋柳之冲和元白之平易溫李之新郊島之苦亦各能自名其家卓然一代文人之製作矣我國家肇定河朔有若金進士元公好問獨以文鳴詩詩最其所長及嚴侯興學東方元公爲之師齊魯綴文之士雲起風生以詞章相雄長而閭閻徐李孟之徒世所謂傑然者也

卷之三

三

通鑑叢書

諸公進用於朝遂掌帝制專文衡一時新進小生爭趨慕之矣西林先生其家大名幼爲古學習六經百家之說詩則取法於唐於近世宋金諸作未遑學也蓋其爲詩興寄高遠託諸諷議不爲空言欲有補於世教是故讀靈災謠則有憂世卹民之志讀修鄉校詩則惜一世人才壞於刀筆之末及送其子赴鄉舉也則勉以問學勿速成名蓋忠厚惻怛憂思深遠隱然著於文辭視彼連篇累牘第詠風雲之狀者大有徑庭矣初先生爲大名廣平郡文學凡十餘年大德末始至京師由公卿薦命教國子又六七年歸老於家平居循循不見喜怒惟以經述教授爲業暇則長歌雅曲吟詠性情以自適未嘗希世釣名以苟進取蓋有古君子之風焉當是時翰林

應奉王伯益者與先生居同鄉郡交最善詩尤清麗閒遠亦不以阿世好而卒嗚呼自昔君子沈抑下僚用不極其才曷可勝數獨其文章猶克表見於後方之富貴赫奕與草木俱腐者相萬萬也僉憲舉進士禮部薦名第一歷官詞林奉常成均擢拜御史以文學稱於時蓋其家庭傳授有所本云至元五年龍集己卯六月壬寅嘉議大夫江北海東道肅政廉訪使蘇天爵序

齊乘序

齊乘七卷故兵部侍郎于公志齊之山川風土郡邑城郭亭館工隴人物而作也古者乘各有志中土多兵難書弗克存我國家大德初始從集賢待制趙忞之請作大一統志蓋欲

卷之三

四

通鑑叢書

盡述天下都邑之盛書成藏之祕府世莫得而見焉子公生于齊官于齊考訂古今質以見聞歲久始克成編辭約而事該公在中朝爲御史憲臺都事左司員外郎終益都田賦總管以文雅擅名當時既卒其家蕭然獨遺是書於其子潛余官維揚始得閱之嗚呼齊地之強民物之夥自古然也桓公任管仲以成霸業聖人嘗稱其功謂一變能至於魯後世去古雖遠山川都邑猶存革其俗以化其民獨不在夫上之人乎當漢之始兵戈甫定曹參爲齊相師禮蓋公以清靜化民齊乃大治茲非其效歟今齊爲山東重鎮所統郡縣五十有九宦游於齊者獲是書觀之寧無益乎子於于公之言重有感焉謂三代兩漢人材本乎學校之教養謂風俗自漢晉已

降愈變而愈下美昔人之振饑有道歎近世之采金病民以
稷下學術流於異端以海上求仙惑於神異斯亦足以概公
公之志矣夫公諱欽字思容益都人潛擢南行臺掾云至元
五年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趙郡蘇天爵序

御史中丞馬公文集序

昔者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閱習俗之弊於文法思得
儒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俊彥故御史中丞馬公首應
是選入翰林爲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公
以問學相淬勵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幾擢
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公久之其人再竊政柄
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

卷之五

五

馬公文集序

以介意權貴人死復入翰林爲待制遷直學士訓誥誓命溫
厚典則有西漢風在禮部尙書兩司貢舉選士專求碩學崇
雅黜浮至順

天子親見郊廟禋獻禮文多公裁定及爲臺臣端重正六百
辟鎮肅議論廊廟有關於治體一時薦拔皆重厚清慎之士
公少嗜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
不鑿詩則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
變公之先出雍古部族世居天山殆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
至公位益光顯嗚呼我國家龍奮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爲
之用百戰始一函夏干戈既輯治化斯興而勳世臣族之裔
皆知學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修身事親致君澤民之

術是以

列聖立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爲觀美也至
於

仁皇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猗歟盛哉觀公治行卓
偉若此則

祖宗取材作人之效豈第文辭之工而已雖然非此無以表
公之蘊公既及其從弟察院掾易期出公詩文若干篇合天
爵所藏共若干卷請予中臺刊諸維揚郡學嗚呼覽者尙能
考公之行也夫至元己卯冬十一月趙郡蘇某序

曹南李時中文集序

客有示余文一編者讀之辨博宏衍若無涯涘蓋本諸經以
爲辭非空言以自詭者也余亟問之客曰曹南李時中所作

卷之五

大

曹南李時中文集序

余曰宜其然蓋時中少時學於棗城王祁京甫京甫則臨川
吳先生之高弟子也初宣慰使珊行公延導江張氏於儀真
誨其子弟張氏歿復延吳先生爲之師故其揚聞學者甚盛
京甫既傳其師說開門授徒時中尤知名於時者也嗚呼昔
宋之季文日以弊而江淮俗尙武俠儒學或未聞也國家既
一四海儒先君子作而興之獨以經述訓諸其人宜其講授
淵源之有自歟時中爲人沈潛縝密讀書刻苦不急一時之
譽而譽日彰久之大臣有知其賢者薦之於朝得爲校官又
辟掾行省不樂俯仰輒棄去蓋昂然特立之士也延祐至治
間吳先生兩被召命入朝道出真揚館於時中之家時中授

教益多惜乎蘊其材能弗克表見於世子官淮東訪求士之賢者得數人焉時中其人每歎去世之蚤不及與之講所學也後之讀其文者尚及識時中之志矣夫

蘇齋詩集序

故遼東廉使荆公有詩若干篇其孫晉陵縣尹思德版行於時公之仲子右衛屯田千夫長訥授天爵讀之且曰叔父行事纔見於斯幸序而發焉昔在

世祖皇帝一時侍從之賢今不及見矣公少學於翰林李公治至元初來遊京師左丞張忠宣公方在中書以薦賢爲已任與公語奇之館於家塾命讀所未見書歲餘忠宣薦公於祕書焦公補興文署校理尋又薦於符寶董公遂爲符寶局

集卷之七

七 通圖叢書

直長局陞爲典瑞監就爲用丞爲少監又遷太監久之拜淮東道提刑按察使會改肅政廉訪公仍爲使按行屬邑風化肅清元貞初改使遼東以謀葬告歸老於家公在典瑞凡十三年未嘗別遷他官蓋上以符璽國之重器必得儒臣忠清慎密者司之公與王文恭公思廉實爲同列上命近侍以爲師表焉巡幸蒐畋公皆扈行以是屢承眷顧嘗從獵三不臘風雪暴作

上念公等不能飢寒召入虎帳賜酒入食迨從征叛王於北山還至隆興時已八月上聞畿甸禾稼未穫遂復北行是皆見於公詩可徵者也又嘗讀公薦平章武寧正憲王書有曰曩者姦臣恃勢作威烈於猛火眾莫敢言近侍微理不避雷

霆之威味死論列竟使伏辜某與徹理同爲從官第知其進止有常取與不苟至是又知其敢言也今徹理列官閭省獨俾一方受其利益宜置朝廷朝夕獻納贊成天下之務其爲利益不亦溥哉此公官淮東時所上也夫以

世祖聖明天縱又得左右從臣匡輔啟沃若此則當時治化之隆豈偶然哉嗚呼自昔國家慎選侍御僕從以朝夕承弼厥辟蓋以此也天爵少時嘗聞故老言至元政事人材之盛今讀公詩尙得其一二焉傳曰詩可以觀豈不益可信歟公諱玩愒字文紀趙之寧晉人蘇齋其自號也至元六年庚辰二月既望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蘇天爵序

御史中丞魏忠肅公文集序

集卷之八

八 通圖叢書

古之君子以言爲職者正已正言無諷無顯主於理勝而已故國憲以之而振肅治化以之而清寧善人足以有立於世不善者聞風斯引退矣天爵伏讀順聖魏公之文其尙有以徵焉公以前朝故家述其父祖遺業聲譽著聞中臺既立辟立爲掾陳書辭不應其說曰昔程顥爲御史進言於朝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也未幾擢拜御史知無不知謂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天下之法不可不立禮不肅則華夏無所瞻仰法不立則臣民無所持守及其進爲僉憲副使治書侍御史中丞終始不離風紀其執法嚴重務存大體儼然人望而畏敬焉

世祖御極思得俊賢布列有位嘗命公訪求人才如魏徵者

公對曰天下未嘗乏才願用之何如耳且徵之爲徵以太宗能聽其言也不然彼雖忠直將何所施當是時國家圖治方急求言甚切蓋欲敷宣政教休養黎元至於是非子奪則一歸之公議一時中外居言責者大抵都文學老成之士若渾源雷公膺武安胡公祗通汲郡王公博文王公惲東平張公孔孫徐公琰及公等是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嗚呼前輩風烈日遠後學因其語言文字猶能想見一二然公之學本諸春秋春秋之書褒善貶惡公天下之心也覽者能以是求之則庶幾矣公卒後二十年

仁皇興念故老制贈公通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鉅鹿郡公諡忠肅云至正元年八月庚申正議大夫參

卷之三

九

通國叢書

議中書省事趙郡蘇天爵序

送察君白赴廣西帥府經歷序

世嘗患才之不足於用者非天不生才於今也或教養未至不足以致之或見聞未周不足以識之天下之才斯隱而弗彰矣至正二年予參湖廣省政詢諸僚屬之中而得管句察罕不花君白信天下之美材也君白朔方貴族從親官江南三以進士中鄉貢選復以特恩教授江陰掾浙西憲司佐平江幕府發言制行甚有可觀治劇剴煩蓋有餘裕是年湖西用兵省檄君白往耀兵食財省而民弗擾明年詔省憲調廣海眾官擬君白長帥府幕故事得先之官徵子言以爲別昔者

祖宗裁定中夏一時國人咸起而爲之用質厚而材良敦重而正大征謀治法左右先後弼成太平之業者非偶然也海宇既寧憲度斯舉長育當盡其方砥勵宜有其具然後賢能彬彬出爲時用觀乎君白之才歎其有關於世道矣夫然而中州內地耳目所及朝廷政令之所先焉而猶選賢任官以治其民矧荒邊異域山區海嶽之閒北去京師萬里之遠民物彫瘵居有文移召發之警行有戰伐饋餉之勞而懷柔撫綏之責贊協畫諾之宜苟不慎擇其人何以敷宣天子之德服遠人乎此諸公所以力薦君白者也君白昔常親履其地同知一方利病他日報政而還余益信其才之爲不可及矣

渾源劉氏傳家集序

卷之三

十

通國叢書

先王之世道德同而風俗美故其政教行於天下莫不修身而家齊禮明而樂備去古既遠政教漸微豈惟士之學行不能世其家而有國者亦弗克維持其治化矣然而數百年間士之持身慎行以詩書操義相傳寧無一二可述者乎若漢之袁氏楊氏唐之柳氏穆氏家範之嚴風概之高有以厲天下矯異世故史氏載之以爲訓焉湖廣行省檢校劉君之彥輯其先世譜牒言行來告曰吾家渾源傳九世閱二百餘年其在於金舉進士者八人際遇聖朝仕者若干人然官雖不甚顯而文章風誼見稱於大儒先生可考不誣念宗族昆弟散處四方故輯錄爲書俾謹藏之庶不失墜先訓公其序而傳焉余聞古之君子不以名位崇高爲貴而惟節義風概之

爲尙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其審富貴而
安貧賤如此渾源劉氏其庶幾乎金之初年士大夫乘時以
千名依勢以取貴無何羣小相傾卒陷於禍南山翁方以清
修文雅著名於時用則出而應之否則安其所守不見喜愠
而詞學之懿操行之潔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人者終金之世
雲朔諸郡文獻相望大抵多翁所感發也其子翰林繼之家
學益修居官廉平恆慕黃叔度郭林宗爲人蕭然有高世之
志徜徉西巖泉石之間而佚老焉後之人皆世其學勵其行
未嘗趨勢干名以苟富貴則能傳家保族固其宜哉嗚呼前
代名門巨室沒而無聞者多矣蓋非祖考積德累行倡之於

禹柏詩序

漢陽府太平興國寺有古柏焉相傳大禹所植眉山蘇公爲
詩倡之世遂信而不疑往年予按部至郡因卽所謂禹柏者
觀之枝幹之昂藏顏色之蒼古雨露之所滋潤風霜之所偃
薄非數千百年豈能成此嘉樹乎問讀禹貢至導嶠冢至於
荆山內方至於大別則聖人八年於外跋涉山川以拯民溺

以奠民居及登大別之山觀江漢之會流尙可得而徵焉昔
召伯循行南國舍於甘棠之下後人思之惜其樹而不忍傷
詩所謂勿剪勿伐者也夫古人布政所息之樹猶愛護詠歌
若此況聖人所封植者歟考之於詩有曰新甫之柏而荊州
所貢則有杕栝柏焉獨禹所植者無所考見然則古今詩雖
不同其爲懷人思古之作又豈異哉今自眉山公以下得詩
若干篇府判哈刺台德卿名進士也將帥寺僧刊布四方覽
其詩者當思聖人抑洪水之功勿徒詠歎其樹而已

伊洛淵源錄序

伊洛淵源錄者新安子朱子之所輯也朱子既錄八朝名臣
言行復輯周程邵張遺事以爲是書則汴宋一代人材備矣
天爵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鄂省謀於憲府諸公刊置郡學與
多士共傳焉閒嘗誦程子之言曰周公歿百世無善治孟軻
死千載無真儒蓋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自聖賢既遠
治教漸微漢唐數百年閒逢掖之徒豈無名世者歟蓋溺於
詞章記誦之習者既不足以知道德性命之原誠於權謀功
利之說者又不足以求禮樂刑政之本此教之所以不明治
之所以勿古若也宋氏之興先儒挺出周子得不傳之學於
圖書闡發幽秘二程子擴大而推明之窮理致知以究其極
邵子張子則又上下其論議然後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
之眾鬼神之幽煥然復明於世一時及門之士講明正學風
采言論各有所傳朱子悉登載於是書以爲訓焉其有望於

天下後學可謂至矣蓋自古爲政者必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才以興治化然則是書所述其有關於世教已夫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惇崇文化首徵覃懷許文正公爲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天下故當時學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於聖世蓋有所不可及焉迨 仁廟臨御肇興貢舉綱維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爲主定爲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是則

集賢堂

主 通國職官

列聖所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才以興治化者其功用顯不重且大歟夫伊洛之書固曰家傳而人有之然學之者欲以見諸實用非徒誦習其文以爲決科之計而已當即是書而考之謂人君當防未萌之欲輔養君德要使跬步不離止人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正主庇民之道豈有外此者乎謂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謂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則慎刑官人之法豈有不本於此者乎其他一言行之嘉一政令之善莫不皆可以爲法焉讀者能卽是而求之本乎聖賢修己之學自不溺於詞章記誦之習明乎聖賢治人之方必不耽於權謀功利之說庶幾先儒次韓是書有望於後學者哉蓋學問之傳授不以時世而存亡師友之淵源不以風俗而間斷然而異儒無志者不足以有望必得豪傑特立之士觀感興起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

則眞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於至止癸未十月既望趙郡蘇天爵序

太子贊善同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道積於躬行修於家號稱一鄉之善士者固有之矣及其至也稱於一國焉又稱於天下焉其沒於世則善言懿行忍使湮晦而弗傳歟天爵早歲居於京師凡四方之士文學節行著於州閭者未始不聞其名焉若故集賢學士蕭貞敏公 太子贊善同文貞公則尤士君子所喜稱道者也夫二公生逢國家之治平親承文獻之緒餘深居而簡出惇行而慎言處於家庭則肅然以莊接於鄉黨則藹然以和遠近學者之及門也則授之以經臺省名公之造其家也則交之以禮故小大敬服而聲聞日以彰矣自昔關輔風土厚完人材朴茂洪維

集賢堂

主 通國職官

世祖皇帝始以潛藩分地請命故相廉文正王爲宣撫使乃辟覃懷許公爲之提學以興庠序以育賢才以美風化其規模宏遠也當時儒宿磊落相望至大德延祐之際則有若貞敏文貞二公者出焉風采凜然傾動海內於時朝廷方興文治登用老成屢以尊官顯爵卽其家徵起之閒嘗一至京師探微推明其學未久移書廟堂辭疾而歸雍容乎道義之盛審度乎出處之宜是豈遺世絕人索隱行怪之流歟至正四年春天爵來官於秦方將考求諸老言行而表章之俾多士以爲矜式會御史觀音寶備維梓以文貞遺文來上請刊布

於江淮郡學天爵再三誦讀愛其詞藻而義正信乎有德者
之有言也嗚呼邇年以來中原耆舊相繼淪逝流風餘韻日
遠日亡獨賴其語言文字尙能稽其一二善哉御史之有是
請也豈惟使闕輔之士企其風節學行而有所興起矣夫至
於貞敏之文散逸無幾將與文貞之孫再思等采而輯之共
廣其傳焉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天
爵序

正學編序

儒者之學祖述聖賢之所傳攷求經傳之所載端本以正人心立教以化天下有若魯齋先生許文正公其至於是歟至正四年春天爵忝官西臺三月帥御史敦勸郡學四月謁魯齋祠命山長祁文思輯錄先生褒封之制奏對之書及其哀誄之文號正學編刊布以式士類夫天將定一而夏曆世隆康則生文武神聖之君爲斯民主又必有道德中正之臣以輔相之然後明道術以敘彝倫興禮樂以敷治化伏觀

續文獻通考

通鑑綱目

世祖皇帝之所以爲君魯齋之所以爲臣其有見於斯歟故朝廷公卿之上郡縣庠序之中皆明夫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之文以敦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典曲學邪說悉罷黜之今稽是編文正之爲學也精思苦索以求其所未至躬履實踐以行其所已知識儒先傳授之正辨異端似是之非其被召而立於朝也嚴乎出處之義盡其事上之禮謂國家居中土當行漢法則歷年多而可久治天下定其規模則事有序而不紊本之於農桑學校以厚民生輔之以典禮刑政以成治效蓋欲君之德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登於三代之盛者也嗚呼先王德業若此非學術源流之正乎是學也伊洛洙泗之學也自聖賢既沒正學不傳秦漢以降學亦多歧矣或以記誦詞章爲問學之極致或以清虛寂滅爲性理

之精微或以權謀功利爲政事之機要是皆非學之正此道之所以弗明世之所以弗治也不有儒先君子探其源而啟其途端其識以正其趨則士將俛俛然無所依歸覽是編者益知夫學術源流之正矣臨邛魏文靖公生於宋之季每以世道下降士習愈卑深嘆歎焉其日記問學之末也今非聖賢之書而虞初裨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魏公斯言豈特一時之所當憂者乎嗚呼先王經世之志儒者有用之學久不著於世矣

續文獻通考

通鑑綱目

世祖臨御方大有爲魯齋以真儒之學啟沃彌正俾聖賢之道昭明於時詩書之澤衣被於世斯則有功於今日之大者也

也是以封爵之崇從祀之典百世之公論終不可誣當是時有祖蘇張縱橫之術鉤距揣摩欲以利害動朝廷習術探天下賴天子明聖灼知姦邪隨殄滅之或者猶欲踵其餘習盜名欺世是亦勿思之甚也

濟陽文會序

列聖繼作文治休明儒者之學益見於用而魯齋扶世立教之功不可及矣維青書院之建蓋以先生首應聘召見世祖於六盤被命教授京兆子弟考論是邦師友淵源實有所自諸生游息於斯讀聖賢之遺經考儒先之言行庶能正其趨向感而興起矣夫是歲秋八月後學蘇天爵序

字書之訛亦各有罰必欲詞章程式期於中選其志亦可尙哉我國家奄有中夏治安日久始議設科取士其爲制也詢之孝弟信義益欲其行之有常試之經義疑問蓋欲其學之有本繼以古賦詔誥章表欲其敷揚宏休以備代言之選策以經史時務欲其經濟斯世發爲有用之學是則朝廷設科取士之意諸君子其亦思之否乎且濟陽介於齊魯之間聖賢德化之所被也邑之先進有若故翰林學士楊文安公雅德懿行爲世師表故河西僉憲程君今江西省掌故王君皆由進士入官焯有聲譽者也諸君子接於師友之見聞考諸文獻之原委振厲憤激講明正學他日薦名春官仰副國家求賢圖治之美豈徒曰文辭之工而已乎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趙郡蘇天爵題

宋正獻文集後序

國子祭酒宋公既卒制贈翰林直學士范陽郡侯諡正獻其弟翰林修撰襲次輯遺文爲四十卷將版行之家貧不克御史其以爲請遂命江陵憲刊諸學宮公生京師早從親官江南留落江漢間最久學日益富文日益奇延祐初北還聲聞隱隱動臺閣一時名卿若清河元公濟南張公東平蔡公延譽不容口乃擢高科歷顯仕方期大用而公卒矣嗚呼天之生材固爲世用也或弗究厥施而遽奪之豈公之不幸耶世之不幸乎自昔燕趙山川風氣雄渾奇偉豪傑之士往往出於其閒故材氣強毅不隨世俯仰公之文辭高古務出於已

每歎近世文氣散散爲不足尙也國家設都於燕七十餘年人物生於興王之會奮立事功列官將相者盛矣而問學文詞之懿若公者幾何人哉公之行已大節具翰林謝公之銘章然尙有可稱者而眾或勿察也當天歷初公移疾家居殆及百日凜凜乎死生禍福不能休也及至順中儒者以才華相誇尙詠歌治平以需進用公獨退然如不能言此其胸中所蘊豈區區文士所能及哉天爵昔官六察嘗以士氣不振薦公可教胄子庶幾作新士類朝廷輒從其言未幾公卒江陵公所舊游流風餘思猶有存者文字之傳將及四海矣讀者尙能興起矣夫

宋翰林文集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來出其囊中詩文若干篇一時學者共傳觀之公卿大夫爭識其面而大宋小宋之名隱然傳播於京都矣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同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游於江漢之閒日益貧窶衣食時或不充故其爲學精深堅苦下至稗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閒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蓋喜其詞以摹擬之及聞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科第遂入館閣爲校書編修修撰待制又嘗爲太禧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爲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諡曰文清誠夫累官至禮部尙書國子祭酒諡曰正獻始者誠夫之卒顯夫屬予序其文

後今顯夫之亡其子國子生顯復集其稟徵序於予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予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才能進用於時用不極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重悼惜也昔者仁皇開設科舉本以敷求賢士作興治化今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所長裨益國政或文章之工黼黻皇猷議者不當盡以迂滯異儒詆訾之也嗚呼去古雖遠士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豈無其人哉彼或誠之以利害視之以禍福事弗合義言不中度詭隨而妄作者亦有之矣顯夫學識持守迥與流俗不同斯其兄弟平昔講於家庭而世人或不能盡識也予以交游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其哀之也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澤涵濡而庠序樂育多士之功豈

漢書

五

通鑑

第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曰燕石云至正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趙郡蘇天爵序

送韓伯敬赴杜浦巡檢序

儒者之爲學官由縣而州而路積百五十月始入流遷其遷調之淹需次之久近者二十餘年遠者或三十年而其人亦老矣朝廷知其然略更其制願爲巡檢官者聽南士調廣海中州士調江南夫天生民而爲之士寧無豪傑有爲之才偶儻不羈之器願使跋涉江湖風濤之險觸冒蛇虺瘴霧之毒其亦可憐也哉士之往者又豈得已也哉然而幸有一焉比歲山東河南之境旱乾水溢民罹飢寒盜賊竊發職警捕者

皆以爲病大江之南火耕水耨民頗豐足却無所警豈惟士之幸也雖然國家建官本以爲民民既豐裕當思撫字之方休養生息之道方今郡縣貪吏黠卒害民爲甚江南大家被害尤甚居官者不可不知也知之則思所以格之民其庶幾少休乎唐山韓伯敬由正真定儒學正調江南杜浦巡檢將行求言故書是以贈

靳先生詩集序

昔者國家興隆之初合乎南北疆宇之大網羅人才布列官守其政術之廉平文詞之雅正接以宋金遺老沛然有周用於世是豈中則欣然不足外則軒軒以藝能自負者所可擬乎甚矣祖宗德澤之深厚仁賢之眾多治化之隆爲不可及已余鄉靳先生汝弼字舜卿生逢海宇之清晏親承耆舊之典刑問學之富蔚乎有章政術之良秩焉可紀出佐江東憲幕則稱贊畫之長擢尹浙西劇縣則著循良之譽惜乎蘊負所有不獲盡施而亡家藏所著詩詩一編余因其孫穆得而誦之緬懷國初治化人才之盛感而爲之書

曹先生文集序

廬陵曹先生有文數百篇季子友仁板行於世徵序其端昔者國家隆興之初人材眾多然或抱異材與學卒於小官豈非命歟先生少年偶儻有奇節論議古今出人意表江左初下一時名公爭與爲友而名聲日延作爲文章博洽古雅不徇流俗可謂豪傑之士矣蓋先生平生雅好著述每言宋

有國三百年禮樂文物名臣碩儒皆表表可紀國亡史多散
失乃慨然自任著書若干卷未及脫藁而卒年方逾於知命
官僅止於微巡此摺紳君子所以傷悼不能已也當中統初
朝廷肇置史館承旨王文康公請修國史及遼金史其言
曰既亡人之國不可亡其史未幾宋氏亦滅是時諸老皆在
而三史卒不克修是亦天也至正癸未大臣始奏論輯其事
於是使者分行四方網羅舊聞先生去世已久仲子汝舟以
遺書來上眾皆愛其書法簡嚴而歎先生不及與於編撰之
列也嗚呼甚矣作史之難先儒以爲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
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知足以通難知之意其
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夫太史公以奇

懷素集卷一

七

通鑑纂要

偉之材去古未遠論者猶謂疏略抵牾況其下者乎況後世
乎愚嘗備員史屬閱近代載籍宋自建隆迄於嘉定實錄編
年紀志表傳蓋數萬言其未成書者第寶慶咸淳之事而已
秉筆者豈無所藉手乎夫唐及五代初皆有書而歐陽公宋
公尋復爲之蓋山林有志之士若曹先生者又豈無其人哉
愚因覽其遺文感而爲之書先生諱毅字士弘家本廬陵今
葬寧國之南陵至正己丑春正月丙午通奉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序

至元新格序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寬仁御兆民省臺既立典章憲度簡易
明白近世煩文苛法爲民病者悉置而不用嗚呼斯其所以

新天永命莫丕丕之基者歟故平章政事廣平何公榮祖明
習章程號識治體當至元二十八年始爲新格一編請於
世廟頒行多方惟其練達老成故立言至切惟其思慮周密
故制事合宜雖宏綱大法不數千言擴而充之舉今日爲治
之事不越乎是矣蓋昔者先王慎於任人嚴於立法議事以
制不專刑書是以訟簡政平海宇清謐其皆以是爲則歟是
書舊版漫滅省府命重刊之覽者當體先朝寬仁之治慎勿
任法煩苛爲尙哉

兩漢詔令序

懷素集卷一

八

通鑑纂要

之及於人者深遠也三代而降文辭近古者莫兩漢若一時
典冊詔令混於紀傳有能取司馬班氏書離其說決其先後
俾觀者見其愛民憂世恤刑薄賦遣使求賢乞言圖治詞氣
溫雅制作森嚴甚有古之風烈夫明君賢臣許謨千巖廊之
上既務合乎典禮發號施令敷布於海宇之內必能格於人
心斯其上下之交孚治忽之所關豈偶然哉有虞之朝龍作
納言夙夜出納帝命惟允鄭伯爵也爲命裨諶草勅之世叔
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况後世有天下
者渙汗大號鼓舞兆民皆出治之本經國之要豈可以私智
獨見而爲之乎我國家累聖相承興崇治化凡議大政皆命
文學老臣共之故詔令之頒渾厚質實及貢舉試士詔誥亦

用古體其軫念黎元追古制作誠非近世所能及焉然則帝王之制固本於五十八篇之書而兩漢詔令亦不可忽也是編吾家所藏西漢十二卷吳郡林慮錄東漢十一卷四明樓防錄及官浙省與憲使王公議刊行之向聞於潛洪咨夔亦嘗纂次成書事著其略帝繫之說惜乎不傳獨得其總論刻置卷首又命進士高明輯其目文學掾江若泉正其訛或謂兩漢季年權姦柄用擅政稱制文宜刊削夫命令雖出於當時而善惡悉著於史冊錄之以示訓不亦可乎至正己丑五月甲午趙郡蘇天爵書

性理四書序

至正丁亥詔嚴守令之選以六事實之明年夏五月浙西廉訪副使徐侯思讓拜括蒼郡守下車之初奉行六事惟謹獄訟日簡治化日興暇則帥僚吏詣頤宮聽諸生講誦經訓於是郡人興起於學侯益延師儲書惠教養之實又以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正蒙西銘刊置郡學俾諸生閱習書成號性理四書命文學掾某來求序嘗謂士之著述固有待序而傳者若夫先儒立言垂訓推廣聖賢所未盡發開示後人所未知聞又何待序而後傳耶蓋自周衰聖學失傳漢唐數百年間豈無豪傑之士以孔孟之言爲學者歟然而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明義理之精微或有所未至也宋興既久周子出於舂陵河南程子關中張子相繼而起其微言大義傳諸學者凡天地之所以生成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所以流峙

萬物之所以茂遂鬼神之所以祕人道之所以明莫不原理以達於用紫陽朱子東萊呂公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念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賢師友以迪之則不知所入也因其撥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傳焉今國家九有會同崇尚文治而伊洛諸儒之全書廣布於世不亦宜乎嗚呼昔人有以道學政術爲二事者先儒深以爲非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以施諸天下歟將以其所不爲而強天下歟蓋王者爲民父母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則謀治之術必不爲五霸之假名秦漢之少恩矣然則徐侯之刊是書其有意於古之治乎

管君孝義詩序

德州齊河縣有孝義之士管君仲元其上世以貲雄金之季年散財招壯勇保衛鄉社由是貲衰然里人咸賴之以安聖朝平定之初君之父思振先業而家日裕有子四人仲元居其次幼服田力穡悃悃無華動循矩度敦行孝義父病瘍甚君拜醫求藥必親嘗衣不去體食不甘味父卒躃踊哀號絕而復蘇棺殮葬祭稱從禮制既而母亦感疾伏枕二年君奉侍彌篤及卒哀踰前喪母鍾愛君孝謹知其無所私藏疾革屏人以金珠首飾付之君拜辭乞與諸弟母益賢之異時諸弟求分財別居君不能止聽擇田廬便利者取之而已略不介意也諸弟不幸早亡君撫遺孤如己子待中外姻族盡恩義里閭貧無依者十餘家割良田百畝俾種植自給以

終其身歲大疫貧者不能具藥餌有食瓜輒自汗者君買瓜
載米過病者家親分與之或言疫氣相染不可君曰吾以誠
意接人於危造物者忍害之乎其死者又量賻之閒歲不登
鄉人有所假貸積不能償悉取券焚之於是一鄉之人皆感
其惠而君之孝義彰於遠近矣縣以其名登之府部使者覈
實以聞朝議命旌其門閭仍令史官書之君之子德明官從
仕郎管句南臺架閣嘗與浙西憲幕王君威可同掾中臺相
好也故威可將求諸公詩詠君行屬予序其事嗚呼昔者先
王之爲治也井天下之田而俾之耕民無飢寒之憂矣建大
小之學而明其教民興孝弟之行矣故居於其家出入有相
扶之義患難有相恤之道老幼皆得其養生死俱無所憾或
一夫不得其所在上者則曰時予之辜斯其所以盡爲民父
母之道者歟我國家覆燾九有惠鮮小民德至渥也然而一
鄉一里或罹水旱之災民尚有仰其好義之家以周給之者
蓋人之生稟乎天地之性惻隱仁愛之端莫不因其有所感
發而著見焉是以篤實之士不爲物欲所誘而力行之非有
待於外也觀乎背君慈祥愷弟之行著於家庭忠厚孝友之
風推於鄉黨凶歲則出其有餘以濟不足飢者與之以食疾
者挾之以藥殮者送之以藏是則朝廷治化之隆風紀敦勵
之嚴有以致之也宜乎大夫士誦詠其美以爲勸者哉

送劉德剛赴三尖塞巡檢序

國家設巡徼之官所以詰姦禁暴俾一鄉一里之人莫不獲

漢書卷六

士

通鑑纂要

其安靜休養之惠焉然或地有險夷俗有美惡故政之及人
又有淺深遲速之異是則係乎人之才能何如耳浙江之東
有州曰瑞安州之西南地左而民眾故設巡檢以分治之至
正七年春劉君德剛承命而往徵言以自勵德剛爲真定判
府君之曾孫葭州府君之孫歷游京師兩國子監而得是官
故其本諸故家之所見聞淑乎明師之所教養加以氣粹而
才良言慎而行雅其於職事必克有以舉之比歲吳越之境
年穀屢豐盜竊弗發居官者不能廉靜以息民貪墨興事深
文巧詆民始不勝其重困矣故獄訟之煩巡邏之擾則有造
幣之僞食鹽之私榜笞逮繫無所不至嗚呼安居而樂生人
之常情也或陷於罪戾者又可哀矜歟方今刑獄病民豈
獨江南也哉雖然瑞安爲州在昔多指紳儒先其商訂古今
考求制度凡天官律歷井田封建禮樂政刑靡不講貫而儒
學之盛鄉俗之美民之易治可知矣夫朝廷命學校之官居
巡檢之職匪第資其悍勇之方蓋欲責其撫字教養之事也
德剛自其祖父愛民而好士又知讀書勤於職事故予深有
望焉

江西僉憲張侯分司雜詩序

讀國風之詩有以考俗尙之美惡知政治之得失然皆民俗
歌謠非公卿大夫雅頌之音也藹止張侯士從由江西僉憲
來官燕南出示按治之暇所作歌詩若干首備見江右吏治
民俗之弊安得不爲之三復慨歎乎夫一道德以同風俗隆

漢書卷六

士

通鑑纂要

古之治所由興也江右之人何獨譁計至於斯耶蓋大江之南山水清麗人生其間多輕俊而喜文平昔負氣不肯相下官吏貪黷者又從而逗撓之彼始百計求直紛爭而不息矣是豈民之本性俗之素然哉張侯爲人廉明愼密按部吉輶袁瑞之境皆俗之尤健訟者侯發姦摘伏彰善樹弱風節矯矯遠邇震響民稱道之不容口有同官同氏年差長者民恐或誤乃以別號爲侯稱呼其愛慕如此則好善而惡惡人之常情也侯在官二年凡決劄官吏若干人徵贓若干萬貫使爲部使者皆然天下何患不治乎方今朝廷念民疾苦特命宰臣精擇守令其不才者悉罷遣之求治之意蓋甚切也郡縣之中豈無廉平爲政惻怛愛民仰副朝廷之意者乎澄汰而顯白之慰薦而賞罰之則部使者之責也然則如張侯者豈易及哉讀其詩者又豈無所感發哉燕南密邇京師比歲水旱年穀不登元元困乏張侯巡行郡邑將見大振風采黜陟貪廉休養黎庶日臻於熙洽匪徒疴諸歌詠而已天爵早歲與侯同游成均友誼深厚因覽其詩而告之以此至正戊子五月通奉大夫浙東海右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序

滋溪文集卷七

碑誌一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呂文穆公

神道碑銘 奉敕撰

至正六年秋七月癸卯御史臺臣傳敕若曰故翰林侍讀學士呂端善道明經濟

仁宗皇帝召入禁林由五品官超拜二品及薨褒封賜諡墓隧之碑猶未有刻其命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製銘河南行省參知政事王守誠書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聞命惶懼謹按呂氏家世洛陽葬新鄭累世仕宋爲名輔相公七世祖公緒與中國正獻公爲從兄弟六世希衍失其官封希

漢書

通鑑

衍生衡金初涉河家武涉衡生三子全全生五子唐慶庭膺欽貞祐中舉族徙汴膺語伯仲曰今兵戈方興宜各逃難庶幾宗祀幸有存者乃挈其子偉入宋偉改名文蔚以經義登進士第庭避地河內大兵遽至謂其子佑曰汝已長立當自求生佑艱關險阻由河南山東轉入雲代既久至京兆事已稍定樂其風土家焉佑卽公之考府君也初

世祖皇帝受封食邑於秦請命故相廉恆陽王宣撫京兆聘覃懷許文正公教授多士府君素有高識一見文正卽知其爲異人遂命公從之遊居嘗訓公曰吾世衣冠大家汝當學儒以崇先業勿舍正道而趨異途公資稟既高博識力行世祖既踐天位特命文正公爲國子祭酒及拜中書左丞猶

選國成大臣子弟從之授業迨其謝政復以集賢大學士師長成均文正請以子弟在四方者爲伴讀分命驛召赴都相與輔佐爲教制可關中應召者三人公其一也當是時風氣渾厚人材質朴俗無驕矜華靡之習故言易入而教易從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思有以作新賢才丕變風俗而貴游之子言語不通視聽專一文正公躬行以表帥之設法以教養之因其氣質之淳就乎規矩之正本諸國朝之憲章協於古先之典禮其後成德達才布列中外大而宰輔卿士小則郡牧邑令輔成國家之政治者大抵多成均之弟子也是則文正興學作人之功顧不大歟蓋惟

漢書

通鑑

等之能故克輔成教養久之文正以疾辭歸公亦還京兆御史臺薦其才命爲陝西道按察司知事未行會宋降者言襄漢新附之民緩之則畔散不屬急之則飢餓勿安呂子開者向爲襄陽制閫參謀今退居鄂其人悉知宋事可徵用之朝廷從其說方議遣使而難其人或言子開卽公之從叔父文蔚公聞之喜蓋呂氏宗族自汴中解散四十餘年矣時江淮兵猶未戢公慨然請行至鄂卽諭天子德意子開入覲爲陳撫安襄陽便宜詔拜翰林直學士堅辭不受時人或高子開之節而多公之功至元十有四年江南旣下公擢從仕郎四川行樞密院都事時四川制置使張珪據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據釣魚山猶持宋節負固不降詔樞密府分兵取之故

相李忠宣公德輝行西樞府事於成都獲偵卒張邵等數人將殺之公曰彼所以不即降者豈以昔嘗抗蹕先朝恐城降日悉見誅夷之故歟今宜釋邵俾歸論立未幾立果遣邵等齎蠟丸書至成都忠宣請與東樞府同受降而後期不至忠宣承制署立仍安撫使知合州開倉振民禁輯剽掠而瀘渚崇慶思播夔萬等郡聞之相繼送款巴黔人感公之惠與忠宣並立生祠事之東樞府恥其無功誣忠宣越境生事械立於獄以聞公適以事至京師言於平章賀公仁傑賀公入奏詔即釋立賜金虎符佩之公亦獲賜金織衣弓刀鞍轡等物進階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承命徵理蜀帑得金幣若干萬兩匹轉奉議大夫同知順慶路總管府事以疾辭

家居者十年徵爲國子司業以丁內艱未終辭三十年除華州知州公曰聽訟決獄治之末也當敦本以訓民其庶幾乎歲餘勸農興學皆有成效士知明於經術民知勤於稼穡藹然有古循吏風在官三年代者將至民老幼數百詣行省請留公再任其德化感人若此公退居於里日與韓公擇蕭公斟同公恕講論道義從容函丈而關陝學徒從者益盛由是士知自重而不苟進尙經學而後文藝皆文正啟之諸公有以成之也皇慶初元

仁宗大興文治拜公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時方議行貢舉公曰經明行修質而少華非惟士有實學國家當得真才以登治平明年引年謝事上從其請遣使

送歸又明年改元延祐十二月某甲子薨享年七十有八葬咸寧縣東陵鄉驪山原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穆曾祖妣朱氏祖妣張氏妣某氏元配晉氏繼妣氏俱追封東平郡夫人合葬公墓子男三人杲未及仕而卒果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東平郡伯楨隆禮州知州羅維宣慰司副使孫男三人曾魯著魯由陝西行省照磨雲南行省都事社稷署令權拜監察御史階中議大夫曾孫男二公直公肅俱補國子員公字伯充篤信好學既從許文正公游專事踐履居家律身養生迭死造次弗違於禮益闢中土厚俗敦太史楊文康公恭愷家世爲儒冠昏祭一遵禮書公之考府君亂定來歸念親喪未葬不御酒肉者數年遇忌日輒悲泣巫覡怪神一無所信將終遺命勿用二氏公之治喪稽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及楊文康公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正復見於世故關中喪葬多合乎禮者由公等一二儒家爲之倡也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不止公與蕭公斟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公復移書廟堂援董仲舒天心之愛人君出怪異以警懼之說及言方內重囚不過數十百人國家慮有冤抑歲再遣官詳讞今秦晉數十萬眾死於一時豈容愆然忘情乎天子宜責躬修省宰臣當避位待罪旁求直言極陳過失期於災弭而已蓋公雖居畎畝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臣聞古之君子莫不親師友以修其學惇典禮以肅其家措諸於用則教化興而風俗美

然自秦漢以降士之於學則以文章記誦爲工施之於政則以功利權謀爲上至程朱大儒始本洙泗遺書發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許文正公得其書於南北未通之日心領神會躬行實踐及遇

世祖皇帝其學大行迄今海內家習其書義理賴以不泯臣承詔序述呂公行事因論及此謹拜手而爲之銘曰

於赫

世祖混一文軌匪儲材能疇克任使譬之作室大木是資栢棖居楔巨細不遺世廟御天巍巍其功將相文武會合雲風願贈儒臣命汝典教多士有作來則來效亦有勳舊名閔之子佩矩帶規儼若儒士公在左右以翼以承教養有方治

漢書卷之五

五

通鑑綱目

化克興江漢之行川蜀之役惟公一言事如破的及典外郡化民有道歸休於家允爲元老思文

仁宗登用老成乞言議政日有典型盛德垂裕蔚多孫子

天子有命擢拜御史曰汝祖考簡在

仁皇道明經濟聞於家邦驪山之原墓有貞石詔錫銘詩車

過者式

大元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靳公神道碑銘 奉敕撰

故福州路總管府判官靳公既卒之十有八年爲至正乙酉其子義列官朝著推恩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西湖郡伯是歲義進拜樞密院判官天子遣使分道訊民疾苦義持節宣撫陝西明年還朝又從幸在上都秋七月

甲辰樞密臣奏向者院判臣義褒封其親而墓碑無刻請命集賢侍講學士臣天爵爲文侍御史臣思立書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制若曰可臣維國家建邦樹官所以爲民故守令之選展形於詔旨若惠政著於當時遺愛洽於一邑歷時雖久民猶頌之惟公善政最於江左其墓道之石誠宜有銘矧重以

聖天子之命乎謹按公諱孟亨字嘉夫由儒起家試吏歷官劇縣有聲初至大庚戌公以從仕郎爲賴縣丞縣當廣海要衝環城皆水歲造舟爲梁以通行者而有司徵斂之煩使者追呼之急民甚苦之公籍居鄉下戶共二千三百家驗所輸糧多寡造舟小大共三百艘各署主名於舟尾舊則新之弊

漢書卷之六

六

通鑑綱目

則完之聽其自爲吏弗得與凡差舟爲三等十舟爲一甲三甲之中率十閱月各用其一迎候江岸使者之往來有司之轉運刻期皆集役滿則聽其歸約十年復一役民大便之載其法於石其他賦役皆以糧爲差等上焉以供海運次應差役下則供襍泛之勞具籍申府而永行之吏胥皆不得因緣爲姦弊矣歲餘遭父喪去官當江南內附之初戶籍繁衍時科目又廢所除官多貪污雜進之流獄訟既不克理而譁訐之風日興不知者悉以病民何哉公以延祐丙辰遷承事郎雲都縣尹思欲作新其俗首捐己資大修學宮士民胥勸又建三皇祠宇命鄉社皆立義塾擇士之高年有聞者爲之師教以孝弟又輯農書導民稼穡自是邑人漸知禮讓而譁訐

之習亦少變焉泰定甲子調星子縣尹縣廨歲久弊壞官吏治事幾無所容公偕同列割俸繕治民不知勞公久居江右熟其土風聽訟日益精明大府知其材他縣所訟亦以屬公開先寺僧與南康郡縣爭田府檄治之公詣田所召佃人鄰人各言曲直田有小溪介之訟之所由興也公命吏具文書以田在溪北者歸之學溪南者歸之寺遂不復爭都昌民叔姪爭田積年不決逮者數十人府檄復以屬公公取論語一編語及彝倫即使叔姪誦讀公申以孝弟親睦之誼仍令逮者與聞頃之逮者請曰曩時官吏意有所私此訟之不決也今明府以善諭民敢不首實田本姪產叔父因其幼孤奪之於是叔父感泣盡以田券與姪遂相慈孝如初時人謂公爲治以理而不以刑真得古人慈祥化民之意哉公惠政甚多此其尤較著者云及進承直郎福州路判官莅事七月而卒享年五十有七天歷戊辰九月二十四日也是歲某月某日歸葬洛陽縣某鄉某原靳氏本絳之曲沃人金明昌開始徙家洛公曾大父忠大父貴再世隱德弗耀父元累官奉訓大夫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妣尚氏封洛陽縣君配李氏封西河郡君元統元年六月一日卒享年六十有一配君有淑行生子男三人其長曰仁江西行中書省檢校官階儒林郎仲即義也由樞密院都事擢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右司員外郎禮部侍郎進佐樞府階中憲大夫其季曰智江南行御史臺掾轉樞密斷事官知事階將仕郎女二人長適都昌

縣丞大名曹本大適福建元帥府照磨廣平楊恭孫男一某女三長適監修國史宣使真定王惠餘幼公有母弟三人仲亨由僉憲公蔭入官累遷汝州提舉有子曰禮臨江路清江鎮巡檢季亨未仕而卒有子曰溫歷河南汴梁郡掾曰良懷慶織染局幕官女適同郡楊公直公世業儒家庭之閒雅容孝讓父子昆季自相師友初僉憲公欲以遺澤畀其孫仁懇辭請授其弟其後仁義亦以公之遺澤讓其弟捐紳稱之僉憲公以孝行聞於郡國故相與魯赤行省湖廣辟署掾曹擢廣西帥府都事改知江州調安南行省員外郎復遷廣西帥府經歷海北立廉訪司選爲僉事不立聲威所歷部震悚蓋聞望素孚於人故也雅尚恬退未老謝歸築室午橋時與緱山陳公天祥觴詠爲樂有詩百餘篇皆本諸道義有裨世教之言公幼警敏稍長能通諸經大旨議論奇偉作詩有盛唐風未冠洛人已有從授業者憲府論薦擢洛陽縣學諭改陝州儒學正時僉憲官廣西公奉母省焉母道病卒扶柩還葬免喪復往僉憲有他除帥府進公爲掾公交人以誠出言而眾信服邑賊猖獗帥府出兵討之公往諭其酋曰汝據險爲寇今兵且至念汝無知故欲活汝汝能悔過其家可保否則無噍類遺矣賊感其言相率請降帥府以其功聞未幾聞罕黃欲相仇殺連帥命公視之公復諭以禍福而兵亦止全活者不知其幾公將赴雲都也適有詔經理其田令民自實糧數輸官禁其欺隱縣之承樂鄉襍溪洞間豪民三十餘家

相聚亡命約所徵糧勿與公至即上言經理擾民日從家僅
單騎入其鄉召父老告之曰朝廷徵糧以佐經用果無欺隱
官不强汝且不輸糧之罪小若集眾為寇是自取滅亡國家
刑憲不可輕犯當從吾言各安其業執其首惡罪之餘皆帖
然久之詔免所增糧勿取民情大悅又黃金藍田等鄉僻在
萬山賦役刑獄多不從命民有殺人者事覺公抵以罪自是
賦役所輸皆不敢後非公誠實感人其能有以信服之歟公
方施於有政而遽云沒蓋不在其身則垂裕於後宜其子孫
碩大貴顯欽承

天子之命賜銘表墓以侈寵光凡在郡縣守臣何亦知所勵
哉故謹為之銘曰

卷之七

九
通鑑纂要

皇矣

列聖治化清靜孰承孰宣曰守曰令誕敷明詔責之薦揚匪
徒才能實惟循良疑疑斬公早詔家學德也溫溫才也犖犖
大江之西百萬其家官或匪良民訟亦譁公為令丞宣布治
化廉公而明文雅蘊藉賦役之重公則斯平獄訟之煩明則
斯清於穆元聖聿嚴廟貌匪華土木式崇治教好生欲安民
情之常彼雖遠人豈願跳踉教匪話言惟誠與信民庶可近
弗煩合刃公方有為天遽奪之遺愛在民民父母思公多賢
嗣有位而耀出佐藩宣入職樞要惟今

天子惠鮮下民詔遣使者宣撫諮詢公之仲子簡在華選詔
錫公銘百世丕顯

皇元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河南行省右丞
相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銘 有序

世祖皇帝既踐天位俾尚文化爰命相臣許文正公衡典教
成均以育賢才以興治平規模宏遠矣一時及門之士嗣其
師傳久而彌尊海內其推之者惟公一人而已公諱有尚字
伯強姓耶律氏遼東丹王突欲十世孫金正議大夫尚書右
丞文獻公履之曾孫中京副留守贈龍虎衛上將軍工部尚
書善才之孫皇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莊愼公鈞之子
也五季之初遼人奮興東北奄有燕雲號令征伐赫然與中
國爭衡東丹王以太祖元子讓位不居來歸於唐賜姓名曰
李贊華子孫世事華學衣冠日盛文獻公深通天文歷仕世
宗章宗功載史事記金將亡尚書死義於汴莊愼公留居河
朔東平嚴侯重其世望請徙家焉中統初制授東平工匠長
官佩金符以高年終公生有奇質身頎然以長教然不苟戲
笑

憲宗皇帝臨御肅文正王希憲奉

世祖潛藩命宣撫關中奏徵許文正公為京兆提學以淑多
士公逾弱冠艱關數千里贏糧往從之遊文正公見其學苦
而志篤深器異之

世祖立極召文正公入朝公還東平會姚文憲公樞來為宣
撫使辟公從事幕府公以不能政事辭姚公曰今正欲汝習
政事也未幾姚公赴召公亦退休於里日益力學當是時齊

魯之士踵金辭賦餘習以飾章繪句相高公厭薄之專明經訓人或以爲迂公弗渝也至元八年文正公由中書左丞屢請謝政

世祖勉從所請擢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專以成均之教責成焉凡勳臣貴戚之子弟及海內名士咸從受業乃請於朝驛召弟子在四方者十一人爲伴讀公居其一既至日與諸生共相講學益文正公之爲教也先之小學以端其本次之羣經以達諸用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以養其中故雖勳伐世胄變化氣質周旋動靜皆有可觀而公匡救輔翼之功益不細矣十年文正公南歸諸生祖餞於國都門外文正悉語之曰他日能令師道尊嚴惟耶

集賢錄

士

通鑑叢書

律某能之汝等當以事我之禮事之可也久之起公爲國子助教而諸生多昔時同門者皆帖然敬服蓋公以文正之爲教者教諸生諸生亦以事文正者事公人兩賢之十五年擢監察御史以從父鑄居相位辭不拜明年遷祕書丞二十年以承直郎知鄆州事薨遷畿甸薦師春秋縱橫有需求公獨不與州無職田歲徵於民公獨不取民深德之金大定時文獻公以疾出典是州建無恙亭歲久亭壞公修完之裕皇在東宮選選僚屬召公爲詹事院長史初裕皇設學於春坊命贊善王公恂教養宮府侍衛之子孫王公卒徵處士劉公因教之劉公歸至是命公教之尋授舉訓大夫國子司業一蒙古生不請命遠出聞公欲深責之祈中貴求免公曰

教法不可廢也竟朴之裕皇時時召見聽諸生講誦古訓屢賜公帛慰勞良厚二十四年初置國子監學設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員始給印章分官署以典教詔春坊學徒從公赴監命太常卿周公砥爲祭酒公仍司業明年公拜祭酒進階奉議二十六年以莊愼公年老辭職歸養成廟正位敦請還監元貞二年加朝列大德元年遷集賢學士加中議仍兼祭酒迎莊愼公就養京師五年加大中學士祭酒如故公在官凡三進階朝廷一時尊敬師儒之禮益隆

成廟初年銳意求治嘗議遣使問民疾苦糾治官吏貪邪而宰臣貪墨者或欲因而肆赦公倡言曰今方遣使復行赦宥即與皇上作新政務除治姦弊之意不同赦不可肆取是

通鑑叢書

主

通鑑叢書

公言而止時國家所頒詔令科條皆忠厚惻怛孳孳爲民故海宇清謐年穀豐穰而諸老冠蓋雍容嘉時令節擇名園勝地觴詠宴娛藹然太平人物之盛然每公在列諸則以禮自持號公爲畏友焉七年遷太常卿進嘉議八年莊愼公捐館公護柩還東平喪葬合禮閭里範之明年復授集賢學士驛使召以憂辭又明年拜昭文館學士遷正議兼國子祭酒中書遣使卽其家徵起時順德忠獻王爲相令使者道朝廷佇望之意勿以老且病辭逕行武宗卽位大臣奏請許文正公典教胄子耶律某繼之自助教致位祭酒匡輔造就功多久列三品宜優爵秩上曰是儒學舊臣也進拜公昭文館大學士仍兼祭酒至大元年進階中奉俄以疾辭踰年始

允詔賜楮錢五千緡使者護送歸鄉里延祐六年仁宗清燕語及先朝故老遣近臣賜公酒醴指紳榮之初公受學於許文正公於文正言行默而識之其後考次年譜筆之於書凡日用纖悉取以爲師法焉而文正德業學術之微因以表見於世公嘗曰文正著述惟小學大義孟子標題讀易私言而中庸四箴等說乃門人所記他則不足徵也莊慎公嘗同昆季作傳家誓訓以教子孫大概以謂自東丹王以來生長中國素習華風父子夫婦綱常嚴正累世勿變不當效近世習俗瀆亂彝倫公佩服遺訓惟謹治家嚴肅以身先之諸子卓然有立其教人也師道尊崇凜乎若不可犯出言簡而有法廟堂論議成均講授人皆聳聽恐不卒得聞公教國子幾三

卷之三

主

通圖叢書

十年始終如一學規賴以不墮作成後進居多故參知政事蔡公文淵始由諸生擢爲學官公加敬禮引爲同列士咸多其識量公於祭酒以集賢學士昭文館學士兼者皆再特授者一及公辭歸朝廷嚴於擇人曠官者數年古所謂才難者不其然乎公既歸老屏居別墅未嘗一入城府自號汝南野老表所居曰寓齋終日端坐略無惰容晚不能視令弟子誦讀經史心領神會怡然忘倦門生朝貴四方之士造謁無虛日聽其言論或不忍去既葬監察御史王符請卽公鄉建書院寺宇垂範後學廷議是之公妣謝氏金進士慶陽總管道祖之女繼妣李氏俱封漆水郡夫人元配楊氏五十四處宣差坤珍之女早卒追封漆水郡夫人繼配伯德氏齊究單三

州都達魯花赤山哥之女有賢行封漆水郡夫人壽九十卒子男五人長奉訓大夫鄧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楷次太常禮儀院奉禮郎朴次朝散大夫簽江南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權皆伯德夫人所出也次陝西行中書省宣使括次將仕佐郎廣源庫知事檢庶也女一人適奉訓大夫川州知州李孝恭封宛平縣君孫男五人自新自得自明自成自本女三人皆幼公享年八十有五以延祐七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告薨於家制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諡文正以至治元年春三月內申葬須城縣登賢鄉執政里之原銘曰

卷之三

西

通圖叢書

文革其故俗治化維新凡代大家肖孫賢子德澤涵濡克振克起公生明時頎然長身嚴威儼然寡笑與言覃懷許公卓爾先覺有德有言尊明聖學公從之游不衍其傳持守範模仰鑽高堅彬彬貫游昔也同志今焉師之有教無貳佩規帶矩誦詩讀書禮法循循衣冠舒舒時方治平賢才輩出羽儀周行楨幹王室推公之功克紹其師考行定謚士無異詞伊昔燕雲將相基布隆名極位朝起暮仆惟公之家世德孔揚歷年四百率由舊章孰綱孰維家有誓訓後克將之永有令問

故元國子司業硯公墓碑并序

世祖皇帝旣一而夏大興文治通命相臣典教胄子次則分

教天下之士至元二十四年始置國子監學設官以司教職特召眞定府學教授硯公爲國子司業超遷七階賜五品服士論翕然推重於時朝廷憲度初立治平方臻其於才能往往不拘常格而擢用之故百職得人政教修舉此則中統至元一時號稱盛治者非偶然也國初歲在乙未王師徇地漢上公與江漢先生趙公復俱以名士爲大將招致而北久之周流河朔不獲寧居歲戊戌詔試儒士公試西京中選歲壬子詔實戶口公家眞定著儒籍自是專以授徒爲業公通諸經善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公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纖縵於章句中原碩儒若容城劉公因中山滕公安上亦皆從公授經時來官燕南宣闕及部使者多名公卿聞

漢書

主

通鑑

公之名咸造見焉已而嘉其行義又其薦之擢爲本郡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爲教始終不倦作成後進居多聲聞中朝遂有徵召之命其在成均律身嚴以有禮得師之道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盡皆化服是時風俗敦厚人皆尚行而文詞浮華之習士鮮好焉故治化人材於是爲盛居歲餘公移疾辭歸朝士及諸生祖餞於國都門外觀者以爲榮公姓硯氏莫究其始所出每見儒者輒詢問之其師初命公名曰彌堅字之曰伯固其父止命名堅故公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蓋不忘父師之訓也晚年嘗自爲譜言其先世潁州人宋靖康丙午燕雲兵興高祖汝翼挈家南徙僑居於郢再徙德安之應城曾祖諱震祖諱珍生理屢完卽德安買田家焉父

諱端禮妣黃氏進士直卿之女直卿有孫曰中穎悟善學公生七年學於黃氏家塾年十四始習詞賦補府學生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使司參謀爲人卓犖奇偉公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於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年二十四來歸聖朝公問學澤正文章質實務明道術以敷世教其爲人亦然自少至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曰老成君子云有郢城集十卷藏於家公之卒也家徒四壁立非士友賻之幾不能喪臺閣名流周公砥闇公復李公謙焦公養直爲誄以哀之公以至元二十六年九月癸卯卒春秋七十有八易簀之際了然不亂葬眞定縣新市鄉臨濟村之原娶曹氏

漢書

主

通鑑

生二子禹功冀州儒學教授次禹謨皆明經學早逝士論惜之孫男曰續禹功子也初以公蔭爲鼓城尉再尉平山歷惠民場管勾監丞濟倉支納汴梁行用庫使上都宜興縣尹天歷元年縣陞爲州就命知宜興州事進階承務郎至順三年某月卒年四十九曾孫男二惟仁進義校尉黃陂縣主簿惟義治進士業女一適堯某玄孫一德後公葬五十餘年惟仁始請述公墓碑追思先朝故老聲采日遠後生幾無知者故謹摭其遺事而爲之銘銘曰

昔宋之季士習衰爾江漢之間獨有材杰天方混一羣賢並興無閒邇遐其登治平有美硯公來自南服言論雍雍衣冠肅肅周流河朔弗獲寧居學徒從之誦詩讀書公教外邦十

年如始名聞天庭徵車至止曰此老成汝官於鬻士有矜式
國有典型曾無百年故老孰在興文善俗名子攸慨向述遺
行勒辭刻銘匪貽孫子垂憲後生

滋溪文集卷八

碑誌二

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靜修先生劉君葬容城縣易水之陰溝市里至正戊子縣尹賈侯始捐俸買石表諸墓書來請曰先生之歿五十有六年道德之懿風節之偉固多士之所景仰止墓之寄是邑者旁無宗人守護彝自下車率僚吏諸生拜而祠之恭修封樹以限樵牧又將建石琢辭彰示悠久庶來者聞風興起焉天爵伏念自聖賢之學不傳禮義廉恥之風日泯至宋伊洛大儒克紹其緒然而廢棄於紹聖禁錮於崇寧而中原已爲金人有矣方是時士之慕功名者溺於富貴之欲工文藝者汨於

滋溪文集

卷八

聲律之陋其能明乎聖賢之學嚴乎出處之義者蓋不多見也我國家治平方臻貞元會合哲人斯生有若靜修先生者出焉氣清而志豪才高而識正道義孚於鄉邦風采聞於朝野其學本諸周程而於邵子觀物之書深有契焉惜乎立朝不及數旬享年不滿五十迄今孺子遠人皆知傳誦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歟宜述其德不表於墓奈何先生既歿行業未有紀述故紹作者不能措辭今謹考求遺文掇其出處大節一二而爲之書上稱賢侯尊賢尚德之心乎按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

密院經歷秉善生述是爲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問學尤邃性理之說獨好長嘯嘗遊西山當秋風木落時作一曲而感慨係之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公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戰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先生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屬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真定先生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獨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翰當爲名儒初先生之父四十猶未有子乃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故自真定還居保定謝絕交朋專務教子先生年未弱冠才氣超卓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嘗作希聖解用荆軻文豪邁不羈之氣可想見也鄉里老儒說經注傳疏義爲文盡習律賦聞先生講貫閱先生論著始則謗訕久亦敬服先生杜門授徒深居簡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定密邇京邑公卿使過者眾聞先生名往往來謁先生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先生弗恤也王師伐宋先生作渡江賦以哀之數欲南游江湖覽觀儒先名迹不果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間遊耶山雷溪又號雷溪真隱先生京師有曰田尚書者西域貴族頗尚文學聞先生名厚禮請教其子先塋以水齧先生謀遷避之不及往既而易州何公瑋辭兩淮鹽使奉親家居藏書萬卷亦以教

滋溪文集

卷八

子爲請先生平生苦無書讀又樂易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
即歸何公贊以銀幣皆謝不受

世祖皇帝自居潛藩收召諸儒講求治道及踐天位姚文憲
公樞許文正公衡楊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挺皆列臺省而憲
章文物號盛治者非偶然也久之諸公相繼告成當國者急
於功利儒者之言弗獲進用時先生年雖甚富聲聞已彰中
朝賢士大夫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不忽朮薦之尤力至元
十有九年朝政更新有詔徵起先生於家擢拜承德郎右贊
善大夫初 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公恂教近侍子弟及
恂卒繼者難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未幾母感風疾即日
辭歸明年母卒治喪合禮二十八年朝政又一更新復遣使

遺書

三

遺書

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來徵先生以疾固辭不起

世祖聞之亦曰古有所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明年國子
助教吳明陳書於朝薦先生爲國子祭酒士論高之三十年
夏四月十有六日先生終於容城春秋四十有五海內聞之
無不嗟悼曾祖妣邊氏祖妣陳氏妣楊氏繼妣某氏配郭氏
生一子曰和早卒三女皆適名族先生早喪父母事繼母孝
以父祖之喪未葬獻書先友翰林待制楊公恕楊公憐而助
之克襄大事家雖甚貧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先生師道
尊嚴學子造門隨其材器而教焉講說諸經理明義正聽者
心領神會初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同者
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爲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

太繁擇爲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注有所發焉有詩

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選常自諷詠復取他文焚之今所傳
文集十餘卷得於門生故友然不爲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
他小學四書語錄亦皆門生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
筆之親授其徒者也先生每以後世史官不明義理修辭之
際輕爲增損使忠臣義士之心不得暴白於世嘗曰若將字
字論心術則受屈者多矣先生之亡未久吳明復進言於朝
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人譽已喜見顏色
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欲動於中利奪於外故也伏見故
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
顧若蒙賜諡贈官庶幾息奔競悖風化士類知所懲勸焉延
祐中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
諡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皆以先生礪俗興化有功昭代
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廷禮官會議亦皆曰可而當路
者未遑及也嗚呼天之生賢也豈無義乎自義理之學不競
名節墮頽凡在有官見利則動有國家者欲圖安寧長久之
計必崇禮義廉恥之風敷求碩儒闡明正學彰示好惡之公
作新觀聽之幾使人人知有禮義廉恥之實不爲奔競僥倖
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怡

世祖皇帝再三聘召先生者其以是歟天爵之生也後不獲
見先生及游成均得臨川吳文正公澄爲之師吳公於海內
諸儒最慎許可獨知尊敬先生豈其學問出處道同而志合

歟當國朝龍興之初歲在己酉二月先生生於保定吳文正公亦以是歲正月生於臨川是時南北未一天已生斯大賢他日輔贊國家文明之治吳公年八十餘方終著書立言盛傳於世先生早歲去世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凜凜天下慕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賈侯由進士入官治邑有聲獨能訪求先賢遺跡而表章之其於風屬俗化淳崇名教誠非小補云

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左諭德蕭貞敏公墓誌銘

大德延祐開闢陝有大儒先生曰蕭公同公篤志勵操高蹈深隱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於是徵

五

五

五

車起之表率俗化其道德風流迄今天下慕之至正甲申之春天爵來官西臺訪求二老言行將以爲師法焉既而得同公墓銘讀之起敬歎蕭公云亡久矣猶未有述乃稽核薦揚徵召公牘於省府采摭族世薨葬歲月於其家問其隱德懿行於舊老名士之所傳錄其遺文雜著於金石簡冊之所載合而誌之以銘庶後世攷德者有徵焉謹按蕭氏益都人國初著籍京兆諱軒字維斗年二十餘郡守以茂才推擇爲掾未幾新郡倖至倖西域人怒則惡言詈吏公歎曰如此尙可仕乎乃置文書於案即日謝去隱於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之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思索其義如是者餘三十年義理

融會表裏洞徹動容周旋咸中禮節由是聲名大振

世祖皇帝既一四海而遐荒小邦橫目窮髮悉皆來廷命開祕府詳延天下方聞之士撰述圖志用章疆理一統之大使者來徵公辭焉故贈咸寧貞獻王野仙鐵木兒親授學於許文正公深知治國用賢之說及爲陝西行省平章登公并故四川憲副劉季偉姓名於朝會參政趙彥澤請立提舉學校官薦公可當其選久之制下授公承務郎陝西儒學提舉蓋從貞獻王及趙公之言也省憲請公就職公以書辭曰某蚤事文墨見一時高才捷足趨事功者效之不能是以安於田畝讀書爲事本求寡過不謂名浮於實聖恩橫加竊念聖人之教必明德而後新民成己乃能成物昔夫子使漆雕開仕

六

六

六

對以吾斯之未能信然則心術之微雖聖師不若開自知之審今某學行未至自知甚明望達廟堂改授眞儒則朝廷得人學者得師某亦不失爲寡過之人矣大德七年冬起擢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國子司業遣使徵之公又力辭不拜其言曰念某寡陋與人其學非敢爲師向授提學幸蒙聽允其辭既不能當外郡學職豈復可預國學之事況敢辭卑居尊以取無廉恥貪冒之罪乎九年夏制若曰蕭維斗山中讀書不貪官不嗜利

嘉言一二朕當令人送還如年老或不能騎別給安車可也
行省行臺諸司所在敦遣公辭不獲力疾北行適

成廟不豫然猶傳敕俾擇館舍遣近侍賜餼廩衣物又命宰
執以治道爲問公尋亦南歸仍辭所賜不受十年進集賢侍
讀學士少中大夫卽其家授之明年武宗臨御

仁皇養德東宮博選當世名儒左右輔導特授公嘉議大夫
太子右諭德命官師府長史聶輝起公敦迫上道至大元年
二月至京入見嘉禧殿

仁皇溫問再三公書酒誥以進因言古人惟祭祀則飲酒然
尙德將無醉蓋當是時近習多侍上燕飲故公首以是訓陳
之未幾懇請還山上憐其衰老遣使送歸二年四月徵拜集

漢書卷之

七

通鑑纂要

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太子右諭德進階通議大夫公以老
疾辭門人疑焉問曰聖人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今先生
辭祭酒者何也公曰曩在京師有朝士再三以成均教法爲
問者余告之曰若欲作新胄子當罷歲貢一如許文正公時
專於教養彼既外無利祿之誘內有問學之功則人材庶有
望矣此語一傳物議鼎沸執政者亦深不以爲然今余出則
徇人豈能正己以正人乎四年正月尙書省臣皆以罪廢政
務復歸中書而大臣請曰今政事大壞當從新治之中外廉
潔老臣及事

世祖成廟兩朝有若李謙尙文趙居信劉敏中蕭剡程鉅夫
郝天挺韓從益劉正程鵬飛董士選陳天祥王思廉等可急

遣使召之其議新政

仁皇從之公以疾辭不起延祐五年七月己未有星隕子所
居中庭光射如晝越八日丙寅公以疾薨春秋七十有八八
月某甲子葬咸寧縣少陵鄉朱張里南原先塋之昭至治三
年門人故四川行省左丞廉公惇浙江行省參政字允魯公
珙時方在朝以公易名爲請制贈賁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
書省左丞追封扶風郡公諡貞敏維闕輔自許文正公楊文
康公鳴理學以淑多士公與同公接其步武學者賴焉公之
學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
邃三禮及易嘗作家廟以奉先世祭則極其誠敬子弟或少
有怠祭已必深責之早值親亡哀毀致疾治喪不用佛老棺

漢書卷之

八

通鑑纂要

柳衣衾悉遵禮制蓋自楊文康公倡於其始公復推明於後
至今長安士大夫家亦多化之公平生不祭於墓有築亭於
先塋之側者表曰致慤引祭義以明之公曰墓祭非古當作
祠堂於其家揭斯名於齋室庶乎其可臨川吳文正公獨稱
公爲善於禮初江西儒者標題小學書行於世公聞以朱筆
塗之曰凡今標題多朱子所不欲存者如鄧伯道繫其子於
樹之類吳文正公是之公深通六書嘗言自古文繁簡而後
小篆佐隸至於眞楷相沿而成故今楷書中古籀篆隸皆有
之雖行草亦有古籀篆隸之遺意今眞書點畫之訛者皆從
隸草行草中來非兼通者不能知也小篆自是省古籀而爲
之攷諸鐘鼎款識遇重事則變之要之不失六書之旨太常

博士侯均曰今人識字及通六書者惟蕭公爲然關中字學不差亦因公發之也公嘗書經史格言以訓人求書者或非其人及涉異端之事則拒絕之家多藏書手自校讎或經傳音訓之訛皆字字而正之下至文史亦然爲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不與公薨遺落無幾今購得古今詩若干首銘贊雜文序記碑誌又若干首翰林姚文公燧文蓋當代慎許可獨敬禮公其門生有譏詆公文者姚公怒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豈若吾輩以雕蟲篆刻爲工乎所撰九州志若干卷法史記年表出三代迄宋金詳疏沿革於下山川貢賦附焉其他著述又若干卷天歷兵荒之餘往往散在民家公少穎悟三四歲時從其姊過親族家引公坐

蕭公集卷一

九

通鑑纂要

榻上不從親族固命之乃坐榻下人已異之既長慨然有志於天下歲癸卯秋河東關中地震月餘不止父老憂懼不知所以相帥問公公告之者數千言反覆極論天人一理性本皆善國家當務教養俾復其初人當恐懼修省日還於善則陰陽和而萬物遂災害自不生矣其心蓋欲天地有萬物上躋隆古之盛是豈離世絕倫索隱行怪者之流歟初朝廷以貢舉取士行省禮請公與同公較其藝公以斯文方興出而應之公讀書之暇躬親農畊蠶桑嘗教其子孫曰治此以供衣食最爲安爾或有餽遺非義不取人有急難施不少吝奉養極其澹薄公身長六尺修髯如畫望之可敬其爲人外和而中剛凡與人交接之以溫言悅色胸中黑白瞭然不潤開

入城市觀者如堵當代名公卿及四方之士宦游於秦者願一見公爲榮或數造其廬請教焉西臺大夫伯篤公嘗以冬月謁公汗流浹背出語人曰吾久在京師屢接賢士大夫未有若蕭先生自然令人敬愛不舍公教人極嚴諸生惴惴畏服其學皆自小學始次及四書諸經日與學者講說經訓滾滾不窮待其曉解方授別義人來質疑卽命其徒取某書某卷所載以對曰若背文暗誦恐或誤人初字允魯公至自南陽從公受業久之謂人曰某游江右獲識諸老聞其議論或有不讓今見蕭先生使某自不能措一辭信知吾道之無窮也其他弟子若同毅陳留智炳李材盧烈等多知名於時公德善化及遠邇雖武夫悍卒亦知慕征西兵營屯長安大

蕭公集卷一

十

通鑑纂要

帥一日入朱張里里人驚惶帥諭止之曰汝勿怖聞此有蕭先生者見之卽歸吾非侵擾汝也有郡史乘馬城南暮歸遇盜逐之吏思所以自解曰我乃蕭維斗也盜卽引去未幾盜獲吏適按之盜曰我向欲劫汝騎汝以爲蕭維斗也吾故不忍率知汝給我耶公四世祖諱雲宋樂安鹽使曾祖諱惠彥金益都府孔目官祖諱均皇贈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河南郡公考諱瑜才而略金李轉徙陝洛之郊屢佐戎幕活人有功終京兆路總管府經歷因留家焉徵士韓擇爲誌其墓贈資善大夫大司農卿上護軍河南郡公曾祖妣蓋氏祖妣孫氏追封河南郡夫人妣張氏遂氏俱歿於兵周氏張氏並追封河南郡夫人配楊氏張氏杜氏俱先卒張氏

亦追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曰友早卒曰恭終奉議大夫耀
州知州女五俱適人孫男三元終進義副尉涇陽縣主簿次
亨次儀鳴呼節義天下之大閑有國家者欲以作興風教振
起名節則必訪求高人逸士徵而用之於以登禮樂之治惇
廉讓之風彼爲士者非偃蹇以自媚矯亢以爲高益不如是
則道不尊觀

列聖之所以用公公之所以自處則朝廷風勵人才之盛君
子進退道義之隆可以爲後世之楷範矣銘曰

節彼終南有堂有紀誰其居之曰隱君子早捐世務樂乎幽
潛德蘊於身士具爾瞻南山之雲朝濟於穴雨澤誕施保我
名節

墓表

墓表

天子曰咨有臣如斯安車載脂屢往徵之公拜陳辭能薄材
庸誤達天聰臣非連蹇安車西來道德雅容羣工在列仰止
高風進敷正言退明正學垂訓後生克配先覺去古日遠士
習愈偷嬖嬰骭骸合汗同流一聞薦揚喜溢顏面邇世弗閔
百未一見不有君子孰障頽波尙思公存考槃在阿言爲世
則行爲世軌流風遺烈來者興起南山蒼蒼下爲公藏爰述
潛德百世耿光

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南陽郡

公諡文靖字光魯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姓李光魯氏諱耕字子翬年出二十號稱鉅儒由憲府薦
授襄城學官汴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辭擢汴學正朝廷聞其

名召爲國史院編修官未幾御史臺辟掾又辭臺臣高之奏
爲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御史階將仕佐郎入拜
監察御史延祐五年擢中書右司都事會權相用事公退居
濟之新鎮改翰林修撰鄧忠獻王柏柱爲相復薦公左司都
事轉從仕郎尋陞右司員外郎泰定初充會試考官遷國子
司業歲餘除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遷燕南道廉訪副使入
僉太常禮儀院事尋陞奉訓大夫兼經筵官至順元年同知
禮部貢舉拜漢中道廉訪使久之遷太禧宗禋院事兼祇承
神御殿事改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應召赴上都議事又
兼經筵官進中順大夫禮部尚書元統二年進中奉大夫拜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葬親北歸復號至元元年召拜翰林

墓表

墓表

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未葬辭明年復命編修官成
遵召之而疾不能行矣公之先女眞貴族泰和中章宗命定
氏族爲百字光魯氏其一望著廣平公會祖阿納尼金符離
令妣石抹氏祖德初官忠顯校尉南京路漢軍總把累贈
昭勇大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
侯妣南陽郡夫人成氏考居謙累賜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
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南陽郡夫人王氏公世居上
京之隆安昭勇公初從

憲廟南徙以保甲射生壯總軍把戍鄧之順陽川因家焉初
至元己卯郡公從政相賈公居貞掾江西宣闢公生賴江舟
中於時金鳴家人驚異昭勇愛公穎悟嘗曰是兒必興吾家

稍長讀書一覽即記郡公以順陽僻左徙居於鄧貞隱李先
生鄧名士也公從學詩賦同門莫及郡公卒家益貧糴進修
愈力翰林閻宏曰觀子之才後必名世曷遠遊以廣見聞公
往江西謁寬齋蕭君某蕭君故宋大家夜夢大鳥集所居屋
翼覆院外疾出視之冲天而去釐明公至蕭君異之公始名
思溫字伯和爲製今名及字歸復走京兆拜集賢蕭貞敏公
貞敏隱終南爲學精勤夜以繼晝公寓其旁宿舍攻苦食淡
人不能堪公裕如也歸復游漢上從翰林姚文公學古人文
公奇之以書抵眞隱曰子輩談論鋒出其踐履一以仁義爲
準文章不待師傳而能後進無是倫比於是眞隱以女妻公
公之爲學務博而約自六經諸史傳注下至天文地理聲音
歷律水利算數皆考其說聽其言論滾滾不窮故聲聞大振
自官汴學士之從者日眾及師成均與鄧公文原虞公集謝
公端爲同時教人不倦發明經旨授引訓說累數百言極於
至當而後已學者恐不卒得聞故經公指授者多知名公佐
河東或訟冀寧監郡不法其憲長曰監郡貴胄宜詳謙之益
欲緩其事公曰我第知有憲法焉知爲貴胄乎卒正其罪關
陝有警郡民驚惶蒙古萬戶提兵赴河中道出冀寧公白憲
長曰是郡要衝當留兵鎮守萬戶難之公曰有責在吾不汝
累也郡賴以安應州大興土木之工公言兵後宜蘇民力朝
廷爲罷其役士番之民以飢來告
天子憐憫命出內帑錢振之公以西臺御史承命而往民賴

其患及遷內臺適

英王初正儲位公言當選正人朝夕輔道制可公分行淮東
體察憲人能否淮憲尙嚴刑庭列獄具甚眾公曰國家置風
紀本以肅清貪污興行治化初不專尙刑也取獄具焚之南
陽設六屯田各樹官屬股削其民不能堪故多流亡公請
罷去官屬俾有司董其佃作公在省闈左相鄧忠顯王以公
端重博洽甚加敬禮王嘗謂公曰汝能作宰相否公對曰宰
相之位故不敢當然平昔所學皆宰相事蓋聞有福德才量
者乃能爲之因爲王陳其說王曰微公我不聞是言權相既
死王進右相君臣親密無間慨然欲復祖宗之治上畋易州
聞王之曾祖魯忠獻王安重賜田賜碑在邇乃往觀焉敕設
燕享王稱觴獻壽上大悅明日公進駐蹕頌敷言忠獻王輔
相
世廟統一六合修舉百度治底雍熙以箴規焉上覽之命以
駐蹕表其里 英皇崩王亦遇害逆黨列據津要公移疾不
出晉邸遣使誅其逆黨公即起視事奉定閒數有天變地震
水旱之異時相多西域人西域富商以異石爲寶誑取國帑
又其私人多以貪墨奪官吏弗克敘用皆有怨言故致災變
若此
天子信之因肆大赦播告多方蓋彼內以私結其黨與外以
取悅於姦貪公時爲燕南憲副力陳其不可他憲雖亦有言
皆依違護不若公言明白剴切已而事果不行公獄囚保定

河間民犯私鹽法當運司治罪公以民罹飢寒誤觸刑禁皆隨事治之佐吏以爲難公弗恤也囚有在獄久不決者公察其情可杖杖之可釋釋之眾皆以爲平允岐山周公廟道士據之公曰周孔名教炳如日月豈宜列於異端請設書院令學官主之 文宗入京首謁太廟既即位又行祫饗大禮公攝禮儀使咫尺天顏上有所問執禮以對上悅上建太禧宗禮院崇奉

祖宗神御若家人禮又建奎章閣學士院陳列圖書日覽觀焉兩院官屬學士皆上所自擇勳舊文學親書其姓名付中書以行文書銓曹不敢進擬公既選僉太禧而奎章偶闕大學士員近臣乘間以某官爲言上怒曰汝何不薦魯子翬馬

漢書

五

通鑑

伯庸而以斯人爲言乎公之見知類如此武宗廟室未有配位大臣請用並附之文公曰 宣慈惠聖皇后昔受寶冊母儀天下禮當合食於廟其後卒從公議今上即位議者以比年恩澤太頻不宜肆赦公曰

皇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令臣民視聽一新不可敘怨於國遂赦天下賜公白金百兩金綺二端楮幣萬緡初國子生以入學名次爲先後歲貢補官殊無勸懲故太史齊公履謙爲司業請以學業爲陞黜等第以積分公試文詞優者爲中選由是諸生咸思奮勵而人才興矣後值天歷多故其法中輟公爲祭酒始試諸生於崇文閣下中選者凡若干人先時學官多僦民舍以居監有隙地在居賢里公曰古者教育

業退有居乃積弟子入學費禮得楮緡二萬有奇爲宅數區築室完美以居師生帝師至自西方敕百官郊迎公卿膜拜進觴師坐受之公立以觴進曰師釋迦徒天下僧之師也余孔子徒天下士之師也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觀者凜然時相將封秦王事下禮部議公曰秦太國也非宗王不可今丞相食邑高郵高郵驛名秦淮非秦地也宜以淮易之眾伺相意不悅因其請曰詔已命封於秦不當別議有官平章者卒其妻盡以田施僧寺云爲平章祈福妾子求訴於公其妻曰平章名爵子蔭足矣所施家貲幾何公曰汝既無嗣而反蕩其家資異日何顏見汝夫於地下命以田還其子廷議是之江浙地大事劇而省臣煩苛事多墜積民以爲病公曰職居大

漢書

五

通鑑

藩而欲吹毛求疵居下者無所措手足矣事至即決民大稱頌公爲文章嚴重質實不爲浮靡其詞悉本諸經如米粟布帛皆有補於世教有菊潭集六十卷太常典禮因革不同每遇禘享輒稽吏牘故多牴牾公請於朝賜筆劄廉膳倡禮官彙集爲書七十五卷公欲於順陽建博山書院以淑其人分置六齋曰治理治事經學史學書學數學方經營之而疾已革遺言喪祭一本於禮勿事夷鬼以至元四年三月某甲子薨於順陽味經堂享年六十計聞制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諡文靖是歲四月庚寅葬鄧之永昌鄉西樊里四望山下配李氏貞隱先生之女儼雅儉勤治家有法親供蠶績而無富貴之習累封南陽郡夫人以

至正元年五月某甲子卒於順陽稼穡堂享年五十有三。是歲閏五月甲申合葬公墓。子男曰悲力學有聞。今祕書監祕書郎嗚呼士之於世也。愿謹者人多以爲迂。倜儻者人則以爲狂。底厲名號者反以爲矜。通達時變者或以爲譎。甚矣爲士之難也。公學識卓異。不隨流俗。俯仰論議。設施多有可述。而淺見狹聞者。或未能盡識也。然士之特立獨行。豈以求合時好爲賢乎。臨川吳文正公嘗曰。李尤魯公學博而正。獨立無朋聞者以爲知言。銘曰。

金有中原治安百年。設爲貢舉網羅才賢。聖元方隆。遺士接踵。臺閣彬彬。尙賴其用。故老寢亡。惟公挺生。淵淵其蓄。涵涵而停。江漢之間。河華之右。爰有碩師。爲世領袖。公從問學。堅

滋溪文集卷八

七

通鑑叢書

苦不渝。華聞日昭。衣冠偉如。洙泗遺經。伊洛訓傳。講說精深。義理融貫。踐躋臺閣。畫贊相臣。言論之卓。風動搢紳。翼翼成均。公正師度。敷教以寬。多士作則。中朝典禮。外省自宣。有倫有要。惟經惟權。士之立朝。貴有學識。議事以制。匪學何式。瞻彼東土。金人肇興。旣定危亂。遂登治平。文物聿彰。人材斯出。惟公之先。喜事儒術。積善儲慶。益大以振。公學有源。力相斯文。繼世克承。箕裘是業。表公儒行。允配前哲。

滋溪文彙卷九

碑誌三

元故太史院使贈翰林學士齊文懿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暨天位定百官之儀新一代之制治歷以授民時建學以教胄子其謀猷師表之重乃以屬諸中書左丞許文正公文正既沒繼者遵守其舊若夫見而知之卓有學識通制作之本原酌時宜之損益則惟太史齊公其人哉公諱履謙字伯恆大名人士少從考府君來京師受學家庭讀書一過輒記年十一學推部星歷十三習詞賦府君曰汝欲爲進士歟能明經術則聖賢可學公遂研窮性理非洙泗伊洛之書弗好也國家襲金用大明歷歲久弗與天合至元十三年

漢書卷九

通鑑纂要

詔立太史局改治新歷尋升局爲院公年十七補星歷生同輩多司天世家子忌公才能太史王公恂召問算數皆不能對獨公隨問隨答王公稱之許文正公楊文康公俱應詔治歷公侍左右數請益爲歷成與修歷經歷議二十八年太史郭公守敬奉詔浚惠通河荇公爲星歷教授奏凡儀象未完者命公完之都城刻漏以太爲之其形如碑中設曲箭範銅爲丸自碑首傳行而下擊鏡以爲節既久廢壞晨昏愆度公按圖考訂蓮花寶山漏製俾工改爲訖今用之遷平秩郎保章正始掌歷官之政大德三年八月時加已依歷日食二分六十六秒已而不食眾懼公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因列唐開元以來日當食不食者以聞六年六

月朔時加戌依歷日食五十七秒眾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不以聞公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及時果食日官爭沒日術弗能決公曰氣本十五日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則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眾從其議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公按春秋言地者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是時

成廟廢疾卒執有作威福者故公言及之九月冬初立南郊禮

具天上帝公攝司天故事司天雖掌時刻而無鐘漏往往將且行事公請自今用鐘漏俾早晏有節則人咸知起敬從之

漢書卷九

通鑑纂要

十二年春

武宗皇帝自北藩入繼大統

太后命卜即位日期公曰

帝王即位具有典禮漢文帝至自代邸以其日夕即位豈宜拘以禁忌誤大計耶至大二年奉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公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寧肯在是乎湖廣民家生子數歲身足下有毛行省以爲瑞貢之公曰此異類所產不可以見三年陞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

仁宗自居潛宮嘉尚儒術及其即位學校貢舉之制興矣臺臣屢薦公當爲胄子師宰相李韓公承

上意拔用名士擢國子監丞易階奉直大夫公嚴條要以身先之諸生惴惴畏服說經精明質疑請問殆無虛日諸生齋居者休旬無所于食公積學廩之贏與之夜給膏油繼之公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懈也改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尋出東井公廷奏古者焚臧犯心宋景公反身修德焚臧退舍今當修省以弭天災因陳時務入事曰除舊布新進賢去邪省刑輕賦節用愛民

上改容傾聽明年復拜國子司業有制國子歲貢六人蒙古二官從六品色目二官從七品漢人二官從七品第以入學名籍爲差次公曰不變其法士何由進學國何以得材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其言曰國學立六齋下兩齋以初學

通鑑卷九

三

通鑑卷九

者居之中齋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學詩者居之上兩齋治易詩書春秋禮記屬文者居之每季考學問進者以次第陞又必在學二年以上始與私試孟仲月試經義季月試策問古賦制誥章表蒙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爲上準一分理優辭平者次之準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第以四十人爲額員不必備惟取實才然後集賢禮部試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貢諸生三年不能通一經及在學不滿半歲者並黜之中書奏行其法於是人人厲志讀書益多材學之士矣久之出知濱州丁內艱不果上終喪起拜太史院使階朝散大夫至治之季司天以誤卜日下吏公曰陰陽之說多端未始會歸於一彼星官疇人各專家學弗知通貫豈有

心而然哉由是獲免泰定二年遷充江西福建道奉使宣撫江西俗頗譁許獄訟滋章姦人因緣爲市公訊之以情皆隨事決遣泉漳戍兵逞威肆暴凌蔑郡縣長吏或白晝劫民財公痛繩之以法初括江南地時民或無地輸稅或地少輸多日虛加糧江西尤甚詔諭憲司覆實蠲免久弗施行公曰上欲澤加於民而憲司格之何也既杖屬吏俾憲使親行覆

實免糧若干萬石閩憲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率破產償之公命準令送官其地左不能致者以秋成米價輸其直福建鹽漕分司古田江口商旅過者被擾公罷之福清富民千家妄稱煮鹽避役公皆民之閭多先賢子孫或同編戶服役公悉除之凡黜罷貪吏四百餘人興利除害數百事民大稱

通鑑卷九

四

通鑑卷九

快天歷二年九月十有六日公以疾薨享年六十有七公平生寡言笑不妄交游儀貌奇偉望之儼然爲學堅苦家貧借書讀之及在太史會朝廷輦宋三館圖書置院中公晝夜誦讀精思深究故其學博洽而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歷下至陰陽五行醫學卜筮無所不能而於經術爲尤邃立言垂訓簡易明白不蹈故常以徇人不求新奇以驚世其於聖賢旨意蓋多有所發焉所著易本說四卷繫辭旨略二卷蔡氏書傳詳說一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大學四傳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道旨二卷皇極經世書入式一卷外篇微旨四卷授時歷經串演撰八法一卷二至昇景攷二卷遺文若干卷公嘗言國家治平百年禮樂多

沿舊制蓋樂本於律律本於氣當擇僻地爲驗氣密室取金門之竹河內葭葦多方候之可以正樂育同度量列其事上之又得石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圓中有隔隔有小竅蓋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寸迤邐殺至管底徑二寸餘蓋聚其氣而上之疑卽古所謂玉律者也旣而公遷他官事遂寢臨川吳文正公覽公著述爲之敬服屢歎當世無知公者公薨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諡文懿祖政贈中奉大夫護軍考義贈資善大夫上護軍俱追封汝南郡公祖妣劉氏妣桑氏俱追封汝南郡夫人配張氏封汝南郡夫人子男克明世其業終候儀郎保章正女適知祁州申克強孫男某公母弟思

義墓誌

五

通國讀書

恭蚤游成均有文名由京學官入教國子歷尹冀寧之榆次光之固始安之高陽並著能稱今以奉訓大夫國子監丞致仕至元九年二月甲子監丞買地京城齊化門東大路之陽奉考府君及公葬焉以天爵少從公學故以墓誌之文見屬警觀漢碑門生爲師作者居多又載人各出錢幾何其相其役顧天爵迂疏何以有此謹述公歷官治行論著生卒而爲之銘銘曰

經世之學本諸儒臣孰敢其原六籍三墳明乎天人達乎物理成已成物罔不由此巍巍

世皇撫有萬邦建官任人治具畢張周覽乾象攸正歷紀爰立膠序樂育多士一時鴻碩日許與楊亦有羣英作式四方

公學堅苦博觀載籍於易春秋獨探其頤入師壁雍時詠菁莪助其學徒以弦以歌由司星歷進太史職率其官屬推步勿惑在昔唐虞民底時雍三光以全五典克從義和授時司徒典樂於皇我朝惟古是攸

世皇在御百度惟新匡飾治化無競惟人禮樂百年是圖是究允懷先哲不尙有舊都城之東鬱鬱新阡碑無媿辭過者式焉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江浙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袁公諱楠字伯長慶元鄞縣人也故宋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贈太

義墓誌

六

通國讀書

師越國公諱韶之曾孫中散大夫知嚴州軍州事 皇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會稽郡侯諱似道之孫朝列大夫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諱洪之子年二十餘憲府薦茂異於行省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羣賢萃於本朝聞公才名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遂遷修撰凡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而還復遣使召入集賢仍直學士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遷拜侍講積階奉議大夫奉定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歲十有一月某日葬鄞縣上水虞遠塋之原計聞制

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維袁氏遠有世序宋嘉祐間有諱毅者舉進士歷官朝奉大夫知處州其後龍圖閣學士正獻公燮兵部尚書正肅公甫父子俱號名儒越公於祥符丞毅爲曾孫師事正獻尹臨安十餘年爲政嚴明事載之史公生富貴爲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長從尙書王公應麟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從天台舒岳祥習詞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學問核實而精非尙事記覽譚取寵者所可擬也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錄用之而宣慰公屢被命恩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聞公復程公鉅夫王公構雅愛敬公故蒙薦擢時海宇乂安年穀豐衍而詞林清華無官

卷之九

七

通鑑纂要

守言責日維撰著爲職朝廷有大制作公從諸老獲議其事成宗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尤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圓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圓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薦栗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義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

仁宗皇帝自居潛官深厭吏弊及其卽位乃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貢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率諮於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爲讀卷官二會試考官一鄉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咸服公在詞林幾三十年扈從於上京凡五朝廷制冊勅臣碑版多出其手嘗奉詔修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大典至治中鄆王柏柱獨秉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公有力焉詔繪王像命公作贊賜之公述君臣文修之義以勵王王尤重公學識銳敏欲撰述遼宋金史責成於公公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於師友之所討論非牽合剽襲漫罵以趨時好而已未幾國有大故事不果行公沒二十餘年今天子特敕大臣董撰三史先朝故老存者無幾眾獨於公追思不忘會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古事而江南舊家尙多畏忌祕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知諸暨州事曠乃以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書成蓋有所助初

世祖建宗廟於京師至

仁宗崩七廟已滿乃結綺爲室以祔

英皇親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爲十五室公亦預其議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夫人祖妣王氏妣史氏楊氏元配鄭氏並追贈會稽郡夫人子男二人璵璠女四人長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賁次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次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公伯次適處州儒學錄

余應舉孫男曦以公蔭入官既進遺書於朝遂擢秘書監著作郎次暉收孫女適浮梁州判官范理次許適陳某次幼曾孫男二公生七日史夫人卒長事郡公極孝教子孫有法待宗族盡恩義中外姻婭皆朱名族家庭嚴肅吉凶之禮不廢其舊規每以務學修行勗故密子弟俾自愛重無爲門戶羞公喜薦士士有所長極口稱道公之南歸會史館將脩

英皇實錄令中書左丞呂思誠翰林直學士宋毀河南行省參政王守誠皆新擢第公薦其才堪論撰天爵與焉公於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闕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袁氏自越公喜藏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余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寡

九

九

九

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畜其本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者貪多苟且之弊公爲文辭奧雅奇麗日與虞公集馬公祖常王公士熙作爲古文論議迭相師友間爲詩詩倡酬遂以文章名海內士咸以爲師法文體爲之一變公有易說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嗟夫昔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爲主貫穿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歷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該通曲委必欲措諸實用不爲空言然百年以來典刑風流日遠故公之葬謹序而銘之來者尙有所徵乎銘曰

懿歟袁公博極羣書矢辭淵淵佩玉舒舒海宇旣一興自江左諸老見之孰不曰可進掌帝制列官詞林討論憲度講求古今於時朝廷日興典禮祖廟天郊以享以祀三聖信史纂述宏休羣士選舉務拔其尤不有學識孰承其責惟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公證其訛識時歸休山林浩歌世有鄧夫空空如也覆息多能係時用舍公富著述燦若日星銘詩弗刊垂後是程

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忠宣憲協正功臣魏郡

馬文貞公墓誌銘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丙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馬公薨於光州居第正寢有司以聞制贈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諡文貞其年四月壬申葬郡城之北平原鄉西樊里公諱祖常字伯庸世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四世祖錫里吉思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恆州刺史祀褒忠廟官名有馬子孫因以立氏曾祖月合乃從

世祖皇帝伐宋留汴饋饌六師卒官禮部尙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諡忠懿侯祖世昌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尙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梁郡公母梁郡夫人楊氏公幼有異稟年六七歲卽知讀書歲時拜賀長者以錢賜之他日行過市中悉以買書十歲侍梁公宦游儀真月

朔列燭於庭燭欹側延燒屋壁公解衣沃水撲滅梁公走視火已救止問其故對曰恐驚長者蜀儒張公頌講學儀真公時未冠質以經史疑義數十張公奇之公少慕古學非三代兩漢之書勿好也梁公常語公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克施汝其能大吾門乎公愈力學

仁宗皇帝深厭吏弊思致真儒不變治化延祐元年詔闕貢舉網羅賢才公偕其弟祖孝俱薦於鄉公擢第一明年會試禮部又俱中選公仍第一廷試則以國人居其首公居第二甲第一人隱然名動京師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日與會稽袁公桷東平王公士熙以文章相粹癸三年冬擢拜監察御史時

蘇軾

上

通鑑綱目

天子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羣下每因燕飲輒有奏請公上疏曰大內正衙古帝王視朝之所今大明殿是也陛下聖德謙恭尚居東宮之舊願御大明正衙鎮服華夏夫陛下承天地祖宗之重奉養當極精美調攝宜進玉食至於酒醴固穀麥所爲然近侍進御之際可思一獻百拜之義且百官奏事古有朝儀今承平百年文物宜備或三日二日一御朝聽政宰相羣臣以次奏對御史執簡史官執筆搢紳佩玉儼立左右雖有懷姦利己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矣初立英廟爲皇太子公請慎選師傅朝夕輔養下至臣僕亦宜精擇天下休戚實原乎此丞相鐵木迭兒專權擅勢大作威福公率同列論奏其惡又掖其貪縱不法十事劾之

仁宗震怒命罷其政事將治以罪賴

太后救解得免公又言贊畫省務允宜得人而參議李羅劉吉爲丞相腹心交通賄賂左右司都事馮昱曹劉允忠依憑權勢僥倖圖進遂皆黜退又言秦州山移實惟大變非遣使祈謝振卹一方而可弭也大臣各宜辭官讓能畏懼修省史載平公石言之語世世爲監今山移之譴豈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所以威召不動之物而動也於是宰臣皆家居待罪河西廉訪使杜某以赦後殺人者作赦前原之肆意廢法大都路總管范某以盜竊家貲自至兵馬司督問侵官失體並劾罷之又薦前中書平章蕭拜住左丞王毅曩在政府數與丞相抗論是非當實機要勿令外補

蘇軾

上

通鑑綱目

朝廷緩急有所賴焉前監察御史徹里帖木兒中書參議韓若愚皆被丞相誣罔排擠早賜錄用翰林承旨劉敏中精力尙強斂身高蹈可賜半俸以厲廉隅國子司業吳澄通今博古海內名儒可進兩院以備訪問翰林修撰陳觀刑部主事史惟良其材方嚴宜居諫職公論刑獄尤本哀矜嘗請量移流罪及論禁挾弓矢曰國家不嗜殺人仁覆生齒邇年屢發德音未嘗量移流徙竊慮推恩或有未悉夫大辟死罪反被赦原而減死流徙獨不蒙澤豈法之平允哉今後果應長流請別定制否則驗情重輕度地善惡遇恩內徙幸甚又曰近制漢人百人以上執弓矢獵者處極刑百人以下流遠方微及一兔之獲亦各有罪方今條格已有禁弓矢之科及聚眾

之制又復爲此錯縱而網羅之誠恐愚氓舉足蹈罪實可憐
憫盡公建白剴切故多見於施行五年改宣政院經歷月餘
辭歸起爲社稷令被命罷職事於泉南七年正月

仁宗寶天鐵木迭兒復居相位雖必報屢欲害公未得左
遷公開平縣尹開平治行都供億浩煩訟獄煩多益欲因事
深中傷之公退居怗光之野詠歌詩書漠然不以介意久之
丞相不得專政憂憤而死卿忠顯王柏柱獨相旌別邪正而
陞黜之召公爲翰林待制奉定元年三月詔建儲宮尋開經
筵公拜典寶少監階奉直大夫四月

天子清暑上京以講官多老成乃命集賢侍講王公結秘書
少監虞公集及公執經從行明年拜太子左贊善尋遷翰林

集賢堂

主

通鑑纂要

直學士仍兼贊善方儲宮之建也一時贊贊之選貴成輔導
之意蓋甚重焉公述古昔調護輔翼之事上之又因成均釋
奠陳太子親學之禮內廷出禮部貢舉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試讀
鄉貢進士明年同知禮部貢舉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試讀
卷官是秋拜禮部尚書會祖母梁郡夫人張氏卒護喪南歸
持服公事夫人克盡孝養初贈官五品請於朝曰祖常幼亡
母氏賴祖母鞠育有成願以封妻恩讓封祖母於是夫人封
慶都縣太君著於令至是公移文曰禮有爲祖後者祖卒爲
祖母齊衰三年執朝典制雖不登載然某誤難禮官理宜從
厚無何使者起復轉右贊善尋命兼經筵官又明年公始至
京復入禮部朝散大夫旋又辭歸天歷二年

文宗凡兩遣使召之方起至順初元知禮部貢舉復取士九
十七人改燕王內尉又拜禮部階大中大夫公擇士務求實
學空言浮詞悉棄不取中選者多知名於時參議中書省事
是歲十月

文宗舉百年曠典親祀南郊公充讀祝冊官參定典儀禮成
大賚四海侍祠官賜金及幣致仕官一品月給全俸二品半
之三品及九品賜幣有差民年八十以上者表號高年耆德
並免其家徭役公議事廟堂言簡而理明敕衛士飼駝馬者
聽借民穴舍以居公曰衛士飼駝馬有定居今不遵舊制
徒使細民橫被驚擾且祖常官列三品尙無穴舍況細民乎
奏復其舊建德之民遠遊被殺莫詰誰何歲餘妻以貧改嫁

集賢堂

主

通鑑纂要

之後夫者曰知汝夫之死乎我以汝故殺之未幾事覺法司
以不首坐之公曰綱常所係當以重論以責天下之爲人婦
者制可其請二年拜治書侍御史遷御史進中奉大夫特賜
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內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三年轉
徵政院副使明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六月今

上皇帝即位召公及翰林承旨許公師敬等赴上都其議新
政賜公白金二百兩中統緒幣二百匹金織文織四端遷同
知徵政院事是月復命儒臣進講公兼知經筵事公每進說
必以

祖宗故實經史大誼切於時政者爲上陳之冀有所感悟焉
是冬進拜御史中丞階資政大夫公風神秀異威嚴端重起

居皆有禮法人亦望而畏之三爲臺巨務以肅或撓憲度
輒屏棄之西臺御史高坦勅同僚時禁酤酒而面有醉容公
以風憲當存體體糾劾務有其實今以酒容罪人苛細不持
大體奏黜罷坦山東愈憲曰元采按行曲阜以李經自陳不
當賂衍聖公求爲官屬及孔氏訟衍聖公不法數事以聞公
署其牘曰李經所首在赦令前宗人相訐事關名教元采聞
之亦去江西愈憲任忙古帶以貪墨敗田廬奴僕在東阿者
當沒入官公請以田廬供曲阜林廟祭享奴僕充灑掃戶從
之公喜薦拔後進及官中臺薦士片取故禮部尚書宋公本
初至京師人無識者公掄揚其學遂大有名嘗擬進汴處士
吳炳官風紀上曰朕新擢炳爲藝文簿汝俟其至用之未

卷之九

七

通鑑纂要

晚二年拜樞密副使公言軍將子弟嬌脆不勝任使當立武
學教習兵法庶不挽強張徒老草野當建武舉儲材以備
非常不報公遂辭歸後拜南臺中丞階資德大夫又遷西臺
疾不赴薨年六十公娶索氏常州錄事判官某之女次恠烈
氏河南鎮守千戶和尚之女索氏封梁郡夫人婦德母儀宗
族範之子男二人武子太常太祝中書省掾奎章閣典籤兼
經筵參贊官今承務郎湖廣行中書省檢官文子徵事郎
中祕書監著作郎孫男三人女二人俱幼公自先世皆事華
學號稱衣冠望族至公位益光顯文學政術爲時名臣尤篤
友誼昆季子孫及宗族孤寒者悉收而教養之舉進士釋褐
上庠者凡數十人公上言本朝及諸國人既肄國學誦誦孔

孟遺書當革易故俗敬事諸母以厚彝倫天下高其義公自
少至老好學彌篤雖在扈從手亦未嘗釋卷喜爲歌詩每歎
魏晉以降文氣卑弱故脩辭立言追古作者其爲訓誥富麗
典雅既出詞林遷他官而勳閥貴胄褒贈父祖猶請公爲之
辭

文宗最喜公文嘗擬奏進上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宗北
幸遠駐龍虎臺公奏事幄殿敕近侍給筆札

命公榻前賦詩卒章言兩京巡幸非以遊豫蓋爲民耳因詩
以寓諫規上覽之甚悅適太官進食乃輟尚食以賜今

上聞公痼疾特免朝會行禮命光祿日給尚醞二尊服藥療
疾近世儒臣恩遇無以踰公矣始梁公監光州有惠政公亦

卷之九

七

通鑑纂要

愛其風土因買田築室家焉嘗贊郡守修孔子廟倡秀民興
於學接光人謙遜以和光人益敬愛公或有訟者聞公一言
卽解去不復詣府公薨光人老幼咸悲思之公有文集若干
卷奉詔修

英宗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
略其若子卷昔者公以御史監試國子天爵偶忝科名追還
應奉閒以所作就正於公公曰勉之當負斯文之任於十年
後也嗚呼天爵學日荒落不克副公所教公之厚德其能忘
歟謹序次其世族官封薨葬歲月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
於其墓且銘之銘曰

維天生才無閒中外封殖樂育治世攸賴皇有中國萬方

同征伐謀猷屬諸羣雄維公之先舊興西北佐官前朝矢死
靡忒忠懿父子種德百年世載衣冠至公益宣顯頌皇猷文
華有爛邈視魏晉上本周漢帝命褒嘉中原碩儒汝執憲度
往肅姦諛正色立朝百僚震懾小臣以廉大臣以法公論刑
獄平恕不苛念彼華人日陷網羅公於人才惟祗惟慎薦揚
碩學裁抑躁進公在廊廟侃侃進言以厚倫紀以安黎元實
帶對衣賜賚繁縵儒臣遭逢孰步公武贈官賜諡爵以魏公
恤典孔昭維以勸忠瞻彼行潦朝盈夕涸江漢滔滔源遠流
漫惟馬有氏七世於茲忠懿敗之魏公大之百爾子孫思慎
其守詩書之傳允克悠久

滋溪文彙卷十

碑誌四

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忠敏公神

道碑銘

世祖皇帝臨御中國總攬豪俊布列有位故治功興而法制立一時賢才之盛或奮由農畝或舉於戎行或出於詩禮之族或興於勳伐之裔若趙公者蓋其人乎公諱秉正字公亮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定國襄穆公瑄之子知太史院侍儀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定國文昭公秉溫之弟也起家武略將軍新軍上千戶官至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享年六十有七以至大元

墓誌

通國

年秋七月某甲子薨於當塗寓舍二年夏五月某甲子葬於順德南和縣李馬原後三十年制贈公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諡忠敏始刻石以文曰初

太祖皇帝兵至飛狐襄穆舉城來歸從國王木華黎徵定河朔由監中山家焉有子十一人公次居六生有異質襄穆奇之曰吾將兵不妄誅夷子孫庶有賢者中統庚申

下缺紳先

生劉辰翁鄧光鵬黎立武舍於學宮命諸生從授經訓業成者復其家士風由是浸盛移僉漢中換朝列大夫度同列不可與爲居三月遂移病去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使公僉憲河南懷孟有閒田若干頃民佃其中竊位方面者奪爲己有公復還之於民元貞初元遷山東道廉訪副

使益都宣慰使落石奏請東海之濱土皆膏腴宜爲屯田以養軍士公言田實瀉鹵不可以耕落石罔上病民言不可信朝廷爲罷宣慰使時

成宗皇帝新即位慎選大臣尤以臺憲爲重詔拜閩省平章徹里爲南臺大夫江西行省左臣董士選爲中丞公爲治書侍御史大夫先朝舊臣威重若神以公高年獨加敬禮公爲大夫言各道廉訪司糾郡國官吏宜選御史察各道臧否而黜陟之則職業舉大夫從其言而憲紀益振江浙省臣爲姦利事覺激怒東朝廷議遣官雜治公分臺以省具得鹽司及省中大吏贓狀皆以罪黜大德五年拜江西廉訪使民間公來權曰是能縛十虎者耶貪吏望風或自引退寧州盜殺大

墓誌

通國

賈數年不獲公閱其詞以大賈嘗舍逆旅意盜爲逆旅主人立捕至卽服明年公告老臺臣不許趣起視事又明年公復求去官屬苦留之乃夜乘舟入匡廬山尋載其家北還至當塗悅其土俗卜居郡城之東歲丁未江南大飢有司勸富民出粟粟不能具民且死公謂吏曰爾以嚴刑威之粟終不可得也當以善言諭之吏如公言果得粟以活民甚眾公少善騎射嘗獵於野猝與虎遇舉皆辟易公引弓一發而踣從畋柳林近侍較射爲樂公射輒中及學書筆力端勁以顏魯公爲法公嗜讀書不尙章句獨喜古人奇節偉行雖在行陳寘書袖間下馬休輒誦讀軍中相謂趙生丞相渡江盡召諸將議守襄郢統軍萬戶韓某堅請公留丞相不許宋平公出粟

中金購書萬卷輦至其家以其副分遺順德懷孟許三郡學官北方之士賴焉公嘗言自昔中原文獻之會兵戈以來詩書禮樂之習微矣雖公卿大家亦多雜用俗禮乃與文昭公爲家訓以示子孫襄穆公薨親舊欲用浮屠公曰吾衣冠族當守禮經於是衰絰喪祭一遵古制郡人化之公娶張氏再娶劉氏子男謹先公卒僕承事郎建德路壽昌縣尹兼勸農事儼將仕佐郎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架閣庫管勾兼照磨侃不仕女適承直郎揚州路泰興縣尹兼勸農事劉節孫男時可時充時養時貞時會時泰時立孫女五人趙氏世家飛狐襄穆始兆中山公母定國夫人楊氏別坐順德公疾語諸子曰吾母愛我善事即死葬我母旁遂從遺命始公歿憲河南

懷孟縣志

通志卷之四

憫世俗用刑之酷乃上言曰昔唐太宗因閱銅人見人之五臟皆繫於背詔天下勿鞭背可謂仁君愛民萬世鑑今朝廷用刑有制而有司不詳科條輒因暴怒褫衣鞭背致人於死深負國家好生之德廟堂是其言遂著爲令銘曰

於赫

世皇立賢無方用適其宜治具畢張維人之生才有萬彙成德之士施用不器偉歟趙公惻惻無華奮其才能益大厥家飛狐被邊俗嘉駢射及家中原詩禮日化始從丞相執戈戎行南土既平分持憲綱典刑嚴嚴風猷凜凜發摘姦貪民獲奠枕洪維

皇祖建臺之初一時老成執法不逾時方治平人皆尚行風

化肅雍州部清整公在憲府三十年餘用人之效此其權輿維古善人爲國之紀嗟爾子孫尙續公祉

元故御史中丞曹文貞公祠堂碑銘 有序

贈體忠守憲功臣河南行省左丞魯郡曹文貞公諱伯啟既葬碭山其令尹謀諸耆老曰公家是邑仕王朝情規重德師表一世天下慕其風采矧吾邑人詎能忘乎眾是其言相率爲祠於博化里奉公像而祝之遣人至維揚請曰昔者公薨天子敕儒臣刻銘神道今祠宇既作繫牲有石願撫公遺事序而詩之重爲吾邑人勸是所望焉天爵弱冠獲拜公履前公教誨甚至其敢以固陋辭國初東平嚴侯興學作士公往游焉師事翰林承旨李公謙故其爲人廉靜溫雅筮仕碭山

懷孟縣志

四

通志卷之四

文學掾歷潮州學正冀州教授訓諸生有法及見於用則以洗冤澤物爲心嘗主婺州蘭谿簿尉獲盜三十械徇諸市公曰盜無左驗其孰信乎未幾果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持財殺人賂佃客坐之公諫得其情甲坐殺人者罪御史潘昂霄憲副正僕交薦其賢擢拜西臺御史關輔自許文正公倡鳴道學以附多士公請於朝建祠以表其功築室以訓來學經陽民誣其尹不法公核其實抵民以罪蜀僉憲以苛刻聞公列其狀去之善善惡惡克協於理延祐元年由中臺都事除刑部侍郎時相擅政威儀赫然一日盛怒召公等至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爲久弗治也眾莫敢對公徐進曰某罪犯在赦前故弗敢治相益怒左丞起進曰曹

侍郎素稱廉直某罪誠如所言相怒稍解宛平尹盜官帑事
覺宰臣欲誅其守者公曰守者罪不至死杖而遣之或謂公
屢忤宰執盡稱疾避之公曰禍福命也第謹吾職而已久之
出爲真定路總管治尚寬簡民便安之遷司農丞拜南行臺
治書轉福建廉使未行改左司郎中至治元年遷遼東廉使
京師西山救大建佛廬御史言歲飢民貧請緩其役近侍有
憲臺諫者激怒主上而御史以譴死公抗章言臺臣某叨
臣時建其言召爲集賢侍講學士拜侍御史奉詔刪訂條格
公曰刑貴適中今民犯罪既黜而杖復加流竄是一人身備
五刑故生還者百無一二殊乖列聖子育元元之盛德法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通鑑纂要

當改易丞相是其說會公除浙西廉使不果泰定初元公引
年北歸優游鄉社陽人樂公之德表所居爲曹公里
文皇卽祚以廉使重任詔徵耆舊爲之公落致仕使淮東時
方旱歉飭有司發粟振窮乏及閩中丞之命則曰吾年且八
十尙忘知止之戒乎公平生以人才爲任在中臺時薦名士
若干人爲侍讀考試國子拔呂思誠姚綬實前列及監浙省
鄉貢遷士尤精雲南僉憲范震言宰臣罔上欺下不報范飲
恨死公具其事書於太史眞州守呂世英以剛直獲罪公白
其枉進擢風紀公性莊肅奉身清約雖爲貴官飲食服用不
異於儒素公退讀書不倦教子孫嚴而有禮諸子晉寧縣尹
震亨臨江儒學教授震亨福建鹽司經歷泰亨江南行臺御

史復亨陝西行臺掾履亨佩服公訓皆克有聞公嘗歎曰比
見官治民俗歲殊日異習熟見聞以爲當然非上之人作新
丕變未易復舊貴也嗚呼昔我

世祖皇帝既定海宇建官立制任賢使能以興治功至於本
平詩書之訓發爲仁義之言深謀遠圖贊襄國論以成天下
之務者唯一二儒臣是所賴焉公蓋及事至元故老學有本
原其處心平易而不苛其爲政安靜而不擾用能敷歷中外
五十餘年海內推爲鉅人長者今已矣典型風裁豈一鄉一
邑所當法哉銘曰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通鑑纂要

錫山之墟河流割殖昔產豪雄奮烈慨溫溫魯公獨稱鉅
儒長裾玉佩步武其餘天啟治平羣賢林立如彼威鳳有道
斯集入贊國論出總憲綱議排姦佞扶植善良心焉和平行
焉忠厚興治善俗允屬耆舊君子豈弟天厚其門有祿有年
蕃蕃子孫維古先哲道德可仰里社尸之來格來享咨爾錫
人匪公曷師祠以報德微此銘詩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李文簡公神道碑

仁宗皇帝臨御之初方內晏寧乃興文治一時賢能材藝之
士悉置左右皇慶元年秋八月某甲子特命中大夫常州路
總管李公爲吏部尚書卽日遣使召之蓋上在潛邸已聞
公名旣至禮遇隆重字而不名明年公請致仕上不允尋
又以爲言

上曰仲賓舊人宜力有年不可令去禁近超拜集賢大學士

榮祿大夫當是時朝之宿學碩儒名能文辭翰墨者若洛水劉公賡吳興趙公孟頫保定郭公貫清河元公明善皆被眷顧士林欣慕以爲榮公居其間年德俱尊國有大政則借諸老臣議之衣冠整肅言論從容廷臣莫不起敬世咸大家欲銘勳伐德業者必屬公等論撰書篆子孫始以爲孝公翰墨餘暇善圖古竹木石庶幾王維文同之高致而達官顯人爭欲得之求者日踵門公弗厭也久之公以疾辭上不得已許之進官光祿大夫敕賜幣帛酒饌俾使者護送南歸又擢其子士行知泗州使侍養焉嗚呼

仁宗所以優禮耆艾崇尚藝文於此蓋可觀矣公享年七十有六以延祐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卒於維揚葬江都縣某鄉

世宗本紀

七

通鑑綱目

某原後二十二年其孫希閔請於朝始贈公翰林學士承旨柱國追封荊國公諡文簡公諱衍字仲寶也世爲燕人考府君以儒名兼通天文律歷之學

世祖皇帝聞其名召而問之以非官守不敢言公少警敏有俊才

世祖新作都城崇奉宗廟公起家將仕佐郎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尋又命兼檢討久之遷承務郎准東道宣慰使司都事至元十九年宣慰司罷轉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二十四年改江淮行省員外郎朝廷遣官稽核郡縣錢糧公分江浙省人不以爲苛成均既立詔徵江淮學廩之餘以給師生公又承命往士不以爲擾二十八年遷承直郎都功德使司經

歷三十一年

世祖實天

成宗繼序詔罷征安南兵釋其陪臣陶子奇等擢拜公朝請大夫禮部侍郎往諭其國賜金虎符佩之以兵部郎中蕭泰登爲之副別賜衣物鞍勒有差時交廣新創於兵人憚其行公無難色命有司置騎傳萬夫長部兵從行安南聞有詔使且疑且懼公至宣

聖天子休兵息民一視同仁之德意國王及其臣民拜伏以聽感戴歡呼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遣其臣奉表謝罪遣公等橐中裝甚厚皆辭不受益之再三終讓卻之愈大感服元貞改元九月公偕使者入覲錫賚蕃渥明年公請補

世宗本紀

八

通鑑綱目

外除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再遷婺州佐兩郡凡十年天下無事年穀豐穰法制寬簡士大夫亦多樂外官公操韻高潔又喜吳越風土所在興學訓士暇則自放山水閒蓋隱然承平官府之舊民亦悅其安靜之化焉公有吏能嘗奉詔錄囚江南或疑不能決者公得其情多所平反常州學田萬畝僧冒種三之一公言行省復歸諸士在郡歲餘被召公既貴卹典上及三世曾祖大臨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范陽郡公諡恭懿祖襄贈資善大夫大司徒柱國荊國公諡文康曾祖妣馬氏祖妣陳氏俱追封范陽郡夫人妣苗氏繼妣張氏俱追封荊國夫人公元配曾氏追封荊國夫人繼王氏封

薊國夫人子男士行世其學終奉訓大夫知黃巖州兼勸農
事士昌江東憲史女士貴適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
張汝霖士柔適王昇士能在室孫男希閔温州永嘉尉餘二
人幼公性和厚人不見其喜愠家居不治生業子孫皆以清
慎聞初表所居曰息齋晚號醉車先生作傳以自適天爵使
憲淮東希閔請銘公墓昔公官集賢時天爵補國子員外郎
拜公追思先朝故老漸以漸盡然則紀述先進言行非後生
貴乎銘曰

於皇 仁宗方內晏寧崇儒稽古詠歌治平一時臣工來際
昌運翰墨藝文咸啟其蘊雍容李公帝命褒嘉峻陟崇班歷
游清華公方少時恭侍太室典禮憲章討論道逸出佐省幕

婉畫是咨

帝念南郊久罷吾師咨汝臣行往宣子澤公偕陪臣來貢玉
帛歷官列郡敷惠在民召侍左右允維舊臣帝眷方隆公遽
告老白髮蒼顏天錫壽考爰卜新兆其下刊溝矢銘貞石尙
永公休

故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贈禮部尙書王正肅侯墓
誌銘

朝列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諡正肅王公諱仁字仲安由祖
以上世家雲中譜亡逸其諱考諱世明國初從兵破汴俘匠
千人詔佩金符領其眾久之擢知中山府事因留家焉公幼

襲父官已而讓其弟剗磨豪習從師同學卓然以古人自期
由是名聞燕趙開至元十二年王師渡江下江陵詔平章廉
文正公鎮撫其地承制除三品以下官廉公求名士與偕公
在選中至則授歸州安撫副使因其土俗治以簡靜民便安
之無何嶮峒諸蠻來歸公與有力明年宋亡又明年江南諸
道置提刑按察司公以才擢僉江東按察司事是時海宇治
平方臻朝廷屢下詔書訓農興學修利除弊中外材能之臣
亦皆深凜思樹聲名以需進用而憲司尤極一時之選公於
其時歷僉淮西山東燕南按察使事所至郡縣獎善罰惡勇
於有為故君子聞之爲之興起貪邪之人或自引去雖劾其
罪亦言無所冤饒之監郡烏倫赤貪汚病民順德監郡宋羅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

通鑑纂要

帶盜用官帑公發其事皆伏辜故相順德忠獻王由大宗正
拜湖廣行省平章道出眞定謂公曰居官難居憲司又難治
罪奪職而人弗怨此其尤難也使官風紀者皆然而人寧有
負冤者歟會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公移僉山北廉訪
司事遷陝西副使改河南副使皆移病不赴大德九年徵拜
治書侍御史議者以京官任劇宜增秩以優其祿公曰御史
之職在進賢退不肖悅眾要譽非所當爲也或請檢江淮閑
田募民佃作歲益得租若干萬石公言自宋金亡治平日久
編戶益滋閑田無有也議遂寢無幾以疾辭歸旋有河東之
命復辭以疾公爲人孝友廉退少喪厥父勺水不飲者三日
既葬居倚廬未嘗輒至私室及官淮西妣夫人卒願終喪制

有司以法不許公曰親喪三年隆古之制尙忍以例言耶遂棄官去初在歸州官屬饒遺一無所受從者私受富人金百兩公弗知也是夕夢若神人來語其事覺而詰之即命以金還其主官屬異之多以廉自飭歸老於家築室唐水之側日讀伊洛諸書怡然若有得焉有詩五卷藏於家以至大四年八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葬安喜縣九真鄉之原公娶史氏早卒再娶其姊俱追封太原郡夫人子男曰簡疾不仕曰靜承直郎侍儀通事舍人銘曰

卷之五

士

通國叢書

言屏居進退雍容風節偉如九真之原公墓有歸載德銘詩爰詔無已

銘

元故少中大夫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董公神道碑董氏之族居真定棄城者爲最盛公其一也公諱源字巨源四世祖提金洺州防禦使曾祖公毅祖簡再世勿顯父思誠舉進士知名妣許氏公生七年從親避地居河南之永寧讀其父書稍長而有俊才又多謀略金將亡父母俱卒棄殯永寧之野未幾兵興公被俘一大帥帳下同伴者多被殺公以儒生得存帥命教其子弟有閒徑歸永寧訪其親遺骸兵荒之餘暴骨如莽公齧指瀝血方求得之負而北還崎嶇艱危

始達鄉里既葬依宗人棄城令文炳以居復師事翰林王公若虛王公在金時擅重名至是及門者眾獨推公爲第一遂挾其能游諸公間名聲藉甚一時碩儒若王公磐李公冶姚公樞李公榮張公肅高公鳴蓋其交友中書楊公太保劉公丞相史公尤奇其材共以國士許之國家初興方事戎旅楊公以征南行省史公以行軍萬戶俱治兵於外先後以幕府辟公公辭不應或問其故勿答也及

世祖御極更新庶政四方豪傑悉起而爲之用於是史公承詔宣撫河南復薦公爲經歷官乃慨然就職曰時可以行吾學矣征誅治化多資於公

卷之五

主

通國叢書

上聞其名召與語奇之留置左右中統三年春山東守將李璫陰結宋人據濟南叛史公已居相位分省兵將往征之以公爲左司郎中是時朝廷舉進官僕每除拜猶令翰林行制以訓敕之告公之詞曰董某秉心端慤處事詳明草軍前之檄孰比陳琳談當世之事其推王猛宜頒顯輿以佐行臺尙盡乃心克成厥績公請周城樹柵遏其侵軼使賊無外援城中食盡則自降矣已而果然璫既伏誅改行省爲濟南濱棣益都等路宣慰司復以公爲參議諸侯王唐古帥蒙古軍士萬人鎮益都王以齊人向從賊亂欲縱兵誅夷公曰亂者璫耳民實何罪璫既授首餘皆王民今欲兵之是激其爲亂也因極陳古昔蠲厥渠魁協從罔治之訓以諷王王是其言齊人賴以全活者無慮萬數至元四年遷轉法行調西京路判

官六年秋上念都國因在獄者或多冤滯詔中書選官決之
公偕斷事官鐵木爾分行西夏中與諸路周歷沙漠蓋萬餘
里所決遺者悉稱平允九年遷奉訓大夫知林州州無屬縣
得親治民公嚴法以馭吏布惠以養民民悅其政如父母焉
朝廷滋以爲材遂擢朝列大夫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
按行郡縣風采聳然監察御史表其廉能十六年超拜少中
大夫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公以老疾辭上曰江淮新附
之邦民尚未洽吾元聲教非得老成舊臣孰能撫綏而鎮安
之朕固知卿高年其乘輅傳以往公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
故一以敦俗興化惠安元元爲務歲餘江淮之民樂其清簡
之治爲吏者恥其貪污之行皆仰公若神明焉公語同列曰

通志卷十

七

通志卷十

大夫七十而致仕禮也吾敢久貪榮寵弗知止乎即移病謝
歸葺第賃定園門謝賓客娛意圖史以終其天年嘗作家訓
以教子孫導江張氏覽而善之曰非止家訓要以警世可也
子孫服公之訓皆以學行聞於時享年八十有七以至元三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是歲十二月十五日合夫人尚
氏之喪葬棗城縣安仁鄉南董村先塋董氏葬是二百餘年
矣子男二人曰儀終行省郎中曰居中終靈壽縣尹二女長
適郭秉德次適柘縣尹張行中孫男三人堅均基曾孫男三
人興宗起宗承宗公既葬之三十有九年當至順壬申基撰
公行事徵銘神道之碑基之言曰昔者先公被遇
世祖列官三品德業著聞基也幼孤而弗克知幸其一二可

考知者誠懼歲久又泯泯也然而古之君子其言行豈能盡
傳於世惟其大節不誣則固史氏所宜書也夫銘誌之作義
近於史蓋銘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而知矣天爵受
其言退而述之以銘銘曰

於赫

世皇百治具張小大有位無材不長偉歟董公才譔多譽相
時而興雍容中度瞻須奇畫我其資之瞻須善政我其施之
帝瞻南邦未洽聲教尙資老成克撫無撓自昔有國黃髮是
詢有典有則永綏兆民曾無百年故七漸盡公有慈孫嗣守
遺訓考公大節廉潔不誣爰徵銘詩式表幽墟

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通志卷十

七

通志卷十

中統建元之明年

世祖起中山王公爲贊善大夫輔

皇太子親授之書是爲

裕王其書冊之端有親書廟諱厥後書歸王氏延祐三年

仁宗御光天殿贊善之子祕書少監賓執其書以獻上穆然

曰是皇祖所讀之書歟朕何敢不敬有詔褒寵王氏曾祖順

贈中奉大夫太常少卿中山郡公諡安定祖良贈昭文館大

學士資善大夫中山郡公諡端愍父嘉議大夫太史令恂贈

推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諡文肅曾祖

妣趙氏祖妣劉氏俱追封中山郡夫人妣張氏追封定國夫

人繼妣氏封定國夫人又命中書選寶官未及命而賓卒延

祐七年夏六月某日也當是時天子方鄉文學賓重以是起之贈典罷久已祖宗蒙是休澤可謂忠於上而孝於親者矣公字子立賓其諱也贊善之幼子性資開敏初從祭酒許文正公游小學四書悉能通其大旨贊善兼以星官歷法妙一世既爲太史改正歷日公亦傳其學贊善薨選爲太史院保章副累遷至少監焉公少長富貴未嘗有富貴氣容儀雅潔若寒士然居京師未嘗謁貴人門嘗語其子弟曰吾名臣後也當慎守先業豈可妄與新進小生交游哉至大中尙書因省某挾異書遂起羅織之獄公視家所藏凡涉天文陰陽家者悉焚之謹厚類此娶郭氏太史院使守敬之孫都水少監某之女二子楨主滄州清池簿桂補太史星歷生公享年五十有二權殯都城東南十里楨將以至治三年六月某日葬公安喜縣北厓原銘曰

於皇仁宗文治太平一時才藝咸立禁庭矧茲遺經裕皇宣翰藏之臣家榮光有爛恭進丹陛允也其時斯文日興亦公啟之懸冊秘章褒及祖考將進大官胡命不偶北戶之原土厚泉深銘昭厥美以視來今

滋溪文稿卷第十一

碑誌五

元故贈推誠效節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諡文貞高公神道碑銘

有序

仁宗皇帝延祐初元召江浙行省左丞高公復拜中書參知政事公以母老乞歸養

上不許留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是歲十月母夫人卒公護喪歸葬明年用起復故事擢拜江南諸道行御史侍臺御史又拜樞密副使皆不起

上簡注公不忘又明年冬遣使趣召仍命之曰汝以大祥日至則能爲朕來矣使者果以其日至公惶懼不敢辭既至入

見便殿

漢文公集

通鑑纂要

聖眷優渥即日命近臣送至中書參知政事四年進階資政大夫遷左丞五年升資德大夫遷右丞公自早歲已在朝省練國故實凡選舉錢穀決獄悉其原委事物之至應之閒暇尤善用一時人材能布列中外或承時好黨同惡異公曰任人各以其材不可妄有分別也當是時

仁宗皇帝事 皇太后孝養順承惟恐不至而

英宗皇帝方育德於儲宮公與一二大臣同寅協恭承弼輔贊俾三宮怡愉九有清晏年穀豐衍民庶樂康是則公之相業最著者也然小人不便陰傾潛伺思有以害之七年春仁皇不豫鐵木迭兒已在儲宮左右譖言倉廩空虛傳旨命

具錢穀大數以聞公曰某等備位宰府輔政興化用賢理民乃其職也至於錢穀自有主者彼聞之益怒居無何

仁皇賓天 英廟未立鐵木迭兒遂爲丞相擅政肆虐盜弄

威福睚眦之怨無不報者以己曩者得罪憲臺公等坐視勿救心尤恨之乃以公及平章王公毅參議韓公若愚徵理錢穀又屢揚言

上前以爲

世祖之時幣朽於庫桑葛嘗奏誅其執政二人蓋欲以此譖殺公等賴

英廟察其無罪第罷其所居官放歸田里公始以同知中政院事特拜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明年至大紀元冬十月

漢文公集

通鑑纂要

武宗皇帝親祀太廟公充讀祝冊官禮成錫與甚渥二年尙書省立議更鈔法公言鈔今已虛數倍若復抑之則鈔愈輕而物愈貴非法之善也時不能用其言出公爲浙江行省參知政事有旨範京城新寺供佛銅器以行省督視之期已迫銅不能具或欲銷省庫錢以充用者公曰歷代泉貨孰敢擅毀有頃詔發庫錢與楮幣兼行眾方服公之識海舶歲運米數百萬石以食京師官爲給其道里費然歲久法弊及民者十蓋一二至是朝廷命公領之分毫悉給於民公以海漕官吏出入風濤百死一生勞效殊甚請優其序遷以勸來者廷議是之著於令進拜資善大夫本省左丞會平章張閭請括江南民田以益賦稅公言國家承平日久賦稅皆有常經民

心一搖恐生他變已而迄如公言泰定之初詔以鐵木迭兒專權蒙蔽報復私仇杜塞言路構害忠良等罪播告天下而公等始獲昭雪矣趙拜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節制諸軍時兩江岑黃數爲邊梗公請於朝曰蠻夷之人僻處遐荒撫則治擾則亂自昔然也竊聞岑黃初則未敢猖獗蓋緣招諭官吏恣意貪求或不如欲輒復以兵威之遠人由是不敢效順前廣西僉憲奧屯忽都魯向嘗按臨其地威惠並著若命爲本道帥使則岑黃可不招諭而至矣詔從其請岑黃聞之踊躍語人曰吾豈惡生樂死者耶今奧屯侯來吾無患矣乃相帥請附他夷小醜亦皆向化焉事聞詔賜公玉帶弓矢鞍勒以旌其功歲餘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

漢書卷一百一

五

通鑑卷一百一

左繁富中外徵求百至公熟知其利病又得脫歡答刺罕爲相同心輔治專務簡靜不擾以是民用寧一致和改元春海潮日溢齧鹽官州其域將陷浙民大恐敕使者數輩行視眾議累石爲岸以捍海公曰政事弗修則變易數見今海水爲災殆陰盛陽微之咎第君臣修德恤民庶幾可彌若復勞民愈爲不可夫海患不息浙西已弊又爲石岸則害及浙東且石岸延袤百里功非十年不就而海患近在旦暮比岸成兩浙之民俱爲魚鼈矣眾是公言未幾海患亦息是則公之謀國保民世所共聞者其陰爲彌縫補益人受其惠而世不及知者則亦不得而書也公諱昉字顯卿世爲遼東右族國初始遷大名少美風儀神觀高明涉獵書史考求前代治忽君

臣得失與夫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諸事業以表見於當世焉甫冠游京師名聲藉甚會立集賢院以學行辟爲掾國有大政集諸老議之公屢侍行而聞見益博擢都省掾故相何公榮祖器其材以公輔期之調吏部主事建言仕者歷履歲月治行廉貪無由核實吏得並掾爲發宜書於冊置局司之遷左司都事又遷員外郎承檄調廣海官人稱其公還爲禮部郎中奉詔慮囚燕南活冤獄若千人改吏部郎中時入官多途選授無法公請除文墨士爲長吏雜進者貳之由是選法清而取職舉遷禮部侍郎浙西豪民卽所居爲佛廬舉度爲僧尼號其教曰白雲宗日誘惡少肆爲不法奪民田宅奴人子女郡縣不勝其擾中書以聞

漢書卷一百一

四

通鑑卷一百一

公承命按治凡得民田廬若干所還爲民者若干人賄賂沒官者若干萬浙民大快時順德忠獻王當國選公爲左司郎中贊畫政務居多當以言忤權貴出爲潭州路總管潭爲湖南大郡訟牒填委公決治明允頃之訟亦衰止郡吏求補者眾公曰以所決事試其可用者得數十人部民有詐稱敕制者逮繫數百公詳讞之止坐二人餘皆釋不問貴官僥從恃勢擾民公痛繩以法部內清整憲司以治最聞潭人方樂公政而公召爲中政矣公養母甚篤居喪如禮孝行聞於郡國爲人清簡寡欲齋居晏坐終日默然及臨大事敷陳宏辨咸中肯綮字量宏深嘗曰人能容斯足以任天下之責能忍斯可以成天下之務又嘗以靜爲主焉故以主靜名齋蓋本

太極圖訓云天歷元年九月公偕行省臣五人赴召入朝十月十有九日行至陵州公以疾薨春秋六十有五明年二月十有五日葬大名元城縣令公鄉先兆曾祖考植金洺州防禦使皇贈通奉大夫遼陽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魏郡公妣大氏魏郡夫人祖考世榮金近侍局副使皇贈資德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妣王氏魏郡夫人考昂仕國朝爲濮州朝城尉累贈榮祿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魏國公妣郭氏孫氏俱魏國夫人公配蒲蔡氏清豐縣監某公之女早卒麻氏太醫院官判贈大司徒恆國文惠公澤之女亦先公卒俱追封魏國夫人繼白氏子男三人履補國子員歷官戶部司計工部司程監察御史浙江行省左右司郎中恆以公廕爲太府監右藏庫使河間路總管府治中皆以材能清慎聞麻夫人出次側室王氏出也孫男二人女一人

今上皇帝褒錄舊臣制贈公推誠效節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貞始終哀榮可謂備矣公昔按白雲宗獄先君以戶曹掾從行屢蒙薦擢進長行省幕府遂以公爲知己公薨諸子以神道銘見屬故天爵不敢以燕陋辭蓋庶幾先君報德之萬一也銘曰

維高著姓世家渤海歷遼與金閭閱弗改桓桓太師有子十人列官節度冠蓋如雲慶流於公嗣德惟肖風度雍容舒謨

廟廟肅肅長樂

天子李恭亦有春坊敬罔不同三官雍雍百辟侃侃民樂治平匪爾伊遠曾是邇禦肆爲詆欺惟

天子明公歸祁祁公歸祁祁於魏之野徵車旣來星言宿駕猗人猖狂公務允懷海水齧城於時爲災公言君臣當務修省民不可勞忠言炳炳維此江左地大物繁公治以簡民其孔安昔公早年令譽已著故老歎咨期以公輔通材達變臺閣踐敷克有令子保公烈光公雖云亡德業愈偉何以徵之國有信史令公之鄉豐碑穹然勒此銘詩永表相賢

故少中大夫同僉樞密院事郭敬簡侯神道碑銘并序

至大二年夏六月癸酉少中大夫同僉樞密院事郭公薨於

京師私第冬十月庚申歸葬中山無極縣歸化鄉龍泉里延祐六年公之子中書省照磨元珪始屬天爵狀公行請封諡於朝廷制贈大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諡敬簡至正七年公之孫鑄乃克伐石樹碑神道後以銘文見屬於是上距公薨三十九年蓋先子嘗侍公於樞府天爵與元珪故往來今鑄是請及見郭氏凡三世矣故勿庸辭昔者

世祖皇帝臨御天下封殖賢才興崇治功一時文武小大之臣歷乎

成宗武宗之朝猶克有用於世若樞密敬簡郭公亦其人哉公諱明德字德新少長儀貌偉然內能兼人至元初天兵圍

襄有詔募民爲兵公出應募中選其父曰兒雖長大年未成
童恐不堪用縣尹馮帖試以弓矢公矚張挽強尹曰可矣樞
密張公易聞其才勇留之樞密會立屯田總管府因署爲史
轉前衛史諸王乃顏叛東土以親征之樞密大臣扈行公被
選分掌幕府文書間亦執兵禦敵有勞獲賜鞍馬及還樞密
院架閣庫管勾改斷事官知事前衛經歷遷擢樞密院都事
同列坐事辭誣逮公人共冤之公曰吾寧忍自解以重人之
罪乎未幾或告樞臣及其幕官貪墨獨無公名臺臣疑之告
者曰郭君實無所私臺臣始知公前時爲眾所誣也大德初
擢拜中書省檢校官遷工部員外郎五年京師大水瀘溝泛
溢決牙梳堰壞民田若干頃廟堂檄公治之公命伐荆爲巨

困實石其中以殺水勢使復故道而隄遂完自京城至涿道
塗輿梁爲雨水所壞者公相地所宜皆改爲之或涉民田則
厚償以買之故事集而民不擾六年海都犯邊邊民大驚宣
慰司悉焚倉廩獨董金帛南徙久之乃定選官撫治公拜宣
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賜金虎符佩之時方隆冬冰雪載道
或止公緩其行公曰某起寒族誤蒙拔擢至此敢稽天子之
命乎明日遂行至則撫綏完復邊鄙肅然乃陳脩邊數事其
說曰安邊之策務在屯田積穀且耕且戰自古如此今兵屯
北邊有年所須錢不少然歲歲而輸之運米一石其值中統
鈔百餘貫貴則倍之使山北每歲有秋輸米者其家富完委
輸官不敢爲姦加以路無盜賊之虞僅可供一歲之用苟或

不然利害非細今和林之北地宜麥禾昔時田器在在有之
夫京師六衛每軍抽步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和
林樂苦漢軍不能冬若於蒙古諸軍揀其富庶強壯者戍邊
貧弱者教之稼穡俟其有成如漢軍法以相資養置田官起
倉廩嚴賞罰以課其殿最或天有霜旱之災募民入粟塞下
厚直酬之和林之錢或不足償以江淮長蘆鹽引償之則數
萬之粟可坐而致此外別立轉道買牛二萬頭車二萬輛用
軍士四千人月給米三斗自大同達和林止四千里百里
置一驛用軍士百人車五百輛配牛五百頭可運米二千五
百石三日一返一月運二萬五千石十月二十五萬石何患
軍儲之不足歟又曰武欲勝敵宜先練兵夫兵在精而不在
眾往年敵人撓邊我師雖眾逗留而不能進且海都之眾不
及國家百分之一甲兵之利非吾師之比返能爲害何哉良
由號令專一賞罰信明士卒練習故也古者遣將出師君親
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制之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
令不可以兩從蓋號令不專則人心不一機會失宜而欲克
敵難矣邇者邊將欲賞有功必俟朝廷之命曠日持久訖無
所聞此勇夫所以解體當中統初命宗王征李璫出金銀符
數十有功者聽予矧今邊防非璫可比若舉舊典授之將帥
使賞罰信明則士卒百倍其勇而於克敵何有又曰固邊安
民必當高城深塹兵志曰城郭不完與無地同而況素無城
郭欲積粟以禦敵是猶委肉於虎近年兵少失利因無固守

之地逡巡退避千有餘里致使敵人侵我疆域劉我人民賴天之靈旋亦收復向若敵人深入不返則將奈何今當沿邊規度敵所來道或五十里或百里各修一城引和林河水灌墮俟秋熟則貯芻粟於中分軍屯守建大藩於和林以總之如敵人來攻一城諸城抽軍以救之則我內有備禦之堅外有攻敵之急彼安敢輕動乎故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論者若曰勞民費財未見成功是不知邊防利害者也蓋和林國家肇基之地敵人之所必爭如襄陽宋之北門我得其門而入則宋不能有所爲矣於是中書下其事會翰林集賢博議咸謂實邊備經久之計歲餘公感寒疾辭歸中書省選爲左司都事未幾參議樞

九

九

九

密院事進擢本院判官公以華人起身軍伍數歷年多凡累朝兵政原委當代將帥材能城郭山川之險邊戍屯守之要皆習知其故故在宥密稍久不遷他官又數條上軍政謂天下雖平不可弛武功兵雖不試不可不養其力海郡無事來朝不可不爲之備內外兵勢不可有所偏江南軍馬不可分散而無統及論軍士貧乏之原皆深悉其弊廷議是其言進拜同僉樞密院事至大之初詔汰冗員公請辭不允蓋上撫軍北庭嘗聞公名至是賜金帶錦衣以表其勞薨年五十有二公早遊鄉校涉獵書史自爲下僚所居職辦樞密簿書歲久繁猥公序其始末俾易檢覆吏不能爲姦當國初用兵有近臣承詔賜民十家爲兵前驅既久怙勢沒爲奴婢而十家

子孫陳訴不已樞臣檄斷事官讞之公閱故牘得初賜詔其事始自十家老幼凡數千指皆良之公考府君諱聚金季自汴之陽武家無極營施粟以振鄉里累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尉太原郡伯妣程氏封太原郡君配張氏無極縣尹成之女張尹初奇公才以女歸焉累封太原郡太夫人子男元珪歷知陵州開州同知河東轉運司事遷廣平路總管卒官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所至以廉慎聞元璋善學早卒女適中山劉雲翼大都高章章卒官奉訓大夫濟南路推官孫男鏞補國子生女孫適王蠻爾李榮蠻爾爲岳州鎮守百戶

銘曰

世皇御極覆燾如天封殖長養蔚多才賢廊廟之謀軍旅之

九

九

九

事出入左右咸克有濟偉哉郭公起身兵戎言無不達才無不通於皇天朝神武有倬王迹肇基實本龍朔慨彼昏迷弄兵於疆皇威赫然震疊暴強公承明命往撫邊鄙邊人既寧乃陳兵事自昔國家選將練兵屯田積粟以永厥成君子之心憂深慮遠言論設施欲固其本時方治平文恬武嬉文武並用長久之規嗟嗟鄙夫尸祿拱默惟身是圖其何能國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王事所賴民生攸依尙思公言慷慨奮烈欲爲朝廷永樹長畫龍泉之原歸然公墳勒銘豐碑以勵具臣

元故嘉議大夫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維廣平雞澤李氏前至元初徙家於潁公諱守中字正卿少

就外傳涉獵書史奮然自樹當是時入官者多由吏進公年出二十來遊京師補左司令史轉戶部通政留司掾進掾中書公志大而氣剛不隨俗依違俯仰事或不然輒指陳可否直言無諱守身廉白人不敢干以私初朱清張瑄漕江南米涉海入京師至則徧賂諸用事人公時主治文書獨無所取大德三年北兵犯和林公從大臣往給金幣邊人賴其惠徹政臣奏除官千五百員將頒制敕公曰是有官第七品超遷三品者有武人雜選入清流者有治罪奪官復冒用者殊乖選舉彝典宰相是其說命徹政覆奏止之至大三年尚書省立公上言曰昔在

世廟宵旰求治分置尚書省以清中書之務明詔具在今尚

書省臣攘奪政柄變亂憲章用人無法事漸大壞返謂中書

十一 趙國瑞書

墜廢法制富辨中書所廢者何尚書所治者何事聞權貴大怒以公閒謀兩省輔臣廢黜田里既而尚書省臣敗誅公起家承直郎保定滿城縣尹縣以大治燕南憲司以五事聞延祐三年河東大雨解鹽池壞選官治之六年復命視其池堰督其課最宰臣語公曰昔宋耀州觀察使王仲干著績鹽池汝能效焉亦仲干也公益感激巡行陝西歸言於廷請革巡鹽吏胥設官分司其他防鹽之方擾民之事可悉興除廷議從之又承命往治河間鹽法請罷煎餘鹽五萬引以蘇民力別陳十事上之遷奉議大夫戶部主事以親老乞便養改知泗州州獄繫囚百餘公下車數月皆決遣之民有誣寡婦爲

固籍欲奪其產者有訟自殺人誣其田主者有覲免己罪以賂誣其胥吏者公悉辨明之抵誣者罪淮東憲司薦其廉能擢河南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丁外艱服除調兩浙轉運鹽司副使公言法久則弊理宜變通今兩浙竈民凋弊日甚當驗其恆產差爲上下竈民既爲國輸課不當復役里正代償民租不然將見竈民愈困多徙死矣公在官五年身歷兩浙郡邑熟知其弊工本親給與民官屬不敢有所措克故事集而課亦溢比終更增鹽五萬餘引浙省言宜升公官遂加中議大夫歸德知府兼諸軍奧魯勸農事知河防事公聽訟益明訟亦衰止歲餘請致仕以嘉議大夫工部尚書歸老於家公爲人磊落明白在官思盡其職嘗以通制書歸類未盡別

十二 趙國瑞書

十三 趙國瑞書

著條目以進其後朝廷續纂其書亦取用焉所至勸農興學崇化善俗滿城泗州歸德皆修三皇及孔子廟而廨舍河防鐘鼓更漏驛傳皆繕完之歸德又新微子張巡許遠祠木石所須皆公規劃不擾於民世以是稱其材嗚呼我國家初曰胥吏取人人才亦多由是而顯故參知政事曹公從革刑部尚書謝公讓與公同居里閭材能相埒二公敷歷中朝赫然進用公獨以剛直自持老於郡縣人或不能無少憾焉然公臨民而民治理財而財豐所去見思刻石以頌遺愛諸子皆以文學進知名於當時天之報施公者詎勿厚歟公曾祖俊妣某氏祖成由潁川判官權知州事贈至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妣吳氏隴西郡夫人考榮贈嘉議大

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妣高氏隴西郡夫人繼魏氏隴西郡太夫人公配張氏隴西郡夫人子男五人冕某官漢國子釋褐出身文林郎祕書監典簿勳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繡賜同進士出身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德安最幼繼室溫氏出也女二人適儒士眞定曲明善及天平程梓男孫五人秉易從仕郎吳江州判官秉簡秉方國子員秉几秉恆女一幼曾孫男女各一公享年七十有三至正二年五月壬午以疾薨是歲某月某甲子葬穎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天生材材匪有殊作之興之相時以趨爲吏爲儒蓋本時用是以君子慎於垂統皇有中國神武肇基豪傑繼起法令

爲師偉哉李公氣剛以直理財治民克致其內或言法家嚴而寡恩公德維厚蕃蕃子孫蕃蕃子孫振起術業著銘幽宮永詒來葉

皇元贈集賢學士趙惠肅侯神道碑銘

至順三年春二月大雨雪翰林直學士趙公上言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之政不修欲陰陽敘而天以清生物遂而地以寧未之有也某自至元中入官五十年矣日月薄食星文示變五行反戾皆未之學春夏雷雨秋冬霜雪雖五尺童子知其反時必能爲災按授時歷雨水正月中氣春分二月中氣也四陽上行卦爲大壯今自正月雨雪至二月未已京師二月未嘗無

雪連綿二十餘日雖在隆冬猶以爲異況仲春乎陽和勿興陰凝弗釋蓋陽爲君爲善爲君子陰爲臣爲惡爲小人可不豫防其變乎中書以其言下禮部議識者知公之意蓋深遠矣夫翰林集賢

祖宗所以優異儒臣乞言議政而已比者耆舊老死且盡君子傷之公自入翰林恆以時事爲念數數陳便宜謂近歲以來綱紀漸弛刑政漸紊財用無節選舉無法人材日壞風俗日偷

聖上中興當作新庶政否則海內失望不可爲矣每遇臺省大臣必反覆言之聽者厭聞而公勿恤也公初試殿中司知班既而以伯父守贊廕入官歷河間之鹽山蔚州之靈仙滄

張公集賢十

通國讀書

州之無棣三縣主簿遷忻州秀容縣尹轉雄州新城至治元年詔舉守令燕南部使者以公應試改尹中山安喜由臺臣薦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僉四川道廉訪司事天歷元年召拜監察御史特除山東道廉訪副使改燕南道遷同知儲政院事拜燕南廉訪使以年老乞致仕不允遂拜翰林直學士公稟剛毅卓然能自樹立雖生世家周知閭閻利病益仕佐治已有能名秀容俗頗譁許訟者在庭公丁寧曉曲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既而訟亦衰止有民家女爲妖物所憑或能以術治者即投瓦石擊之公聞之曰約某日勿靖我往觀之妖不復作其家繪公像祠之新城密邇畿甸太保罔人縱責牧蹊田醫桑即收繫獄反誣公詆訾太保太保怒命其長

史持刑部文符案治卒無所得長史直公而兩釋其事太保則曲出也駐蹕莊者丞相柏柱賜田封戶在焉公始置社什伍其民丞相方在中書聞而嘉之曰縣令當如是也安嘉當西南要衝侯王大臣選方使者經過絡繹前政苟簡凡館傳所需供帳器皿取辦臨時並緣爲姦民不勝擾公具爲區處道路河梁亦修治有方朝廷和買於民而直不時給歲終又以衛士馬分餉民間公以縣劇民困爲言並得蠲免有游民百輩厠名縣卒會斂於民公悉遣歸南畝縣政既修公行原野勸民植桑墾田以勤農業大興學校延師儒教其邑民俊秀者俾知禮義之方久之政譽播聞流戶來歸者百餘家公緩其力役而優養之工部尙書教化者因嘗監縣家焉乘歲

惡民急數稱貸以與民獲利不貲或不能償輒奪人田廬奴人子女豪強武斷以亂吏治民甚苦之公發其姦遂得罪田廬子女悉還與民公曰農之治穀猶去其莠治民而不去其惡善人何由自立乎新城安喜咸刻石以頌公政監察御史及部使者行過其縣民率老幼數百人狀公行治爭言其賢遮御史使者馬不得行以故薦公尤力遂有西臺之命公語同列曰欲正憲綱當自己始侍御史哈失不花冒占民田立劾去及拜內臺益感激自勵首言天下既定不當有彼疆此界之分上都官吏宜盡錄用又薦翰林學士張養浩等五人材任宰輔初平章政事速速以上之立也已與有力恃功貪橫恣爲不法會親祠太室速速充禮儀使稱疾不起上在齋

宮輒襲服入見公劾其不敬知樞密院事也先捏將兵出禦西軍聞河西告急逗撓不行方殺戮無辜私人婦女西軍既退有敕入朝又不奉命公劾其不忠二人皆以罪廢其在山東燕南巡行郡邑風采懔然貪吏聞之咸自引退公仕州縣凡四十年及任憲臺年已老矣方公少時得展布所蘊其設施豈止是耶自昔國家置立公卿大夫郡牧邑令所以內外相維其成治效非有遠近親疏之別也或者往往重內官而輕外職使循良之吏老於郡縣而不得達若公者幾何其不至是哉公諱晟字子昌奉聖州懷柔人後徙易州涑水曾大父世英仕金爲易縣令大父柔國初倡鄉民來歸官金紫光祿大夫眞定涿易等路兵馬都元帥追封天水郡公諡莊靖

考守信廣宗縣尹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天水郡公諡康惠母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公享年七十有四以至順三年五月戊寅薨於京師是月甲申歸葬其鄉五峰山先塋之兆夫人宋氏附子男四人道安從仕郎右藏庫副使禮安承事郎同知清州事居安從仕郎宣政院照磨志安大保府知印孫男四人文景直襄公孝友天性爲主簿時母夫人尙無恙嘗有所怒拄杖候門公自外歸扶持還室因跪曰某誠可撻家人竊視殊無難色兄亡事寡嫂甚謹撫其孤如己子公平時食止蔬素年出五十方佐以肉被服布帛而無絛綺子孫化之亦以清約世其家公葬之明年制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諡惠肅夫人宋氏贈天

水郡夫人銘曰

遠矣趙氏世宅北土顯聞中朝肇自公祖赫赫元帥活人有功慶流後裔益亢其宗公昔少時學於古訓剛毅自恃匪今之徇歷官劇縣有法有恩誅鋤姦強牧養善民養民伊何政平訟理樂爾室家安其田里擢拜御史正色敢言彈射柄臣他人所難河山東西分待憲節貪墨敗官聞風震懼縣車之請惟帝是留公圖報稱益壯其猷時在仲春雨雪如霰陽和勿興宜謹天變顧瞻左右豈無臣工優游清華進退恭獨公之心憂世如疾鯁論竝議爲國藥石退不黃耇考終厥身追誦公休尙師古人遺愛在民遺直在史勒銘貞珉永詒千祀

滋溪文稿卷第十二

碑誌六

元故奉元路總管致仕工部尚書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延祐六年奉元路總管韓公引年謝事進官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將謀東歸士民共挽留之居歲餘公母弟漢中廉訪使中遂亦請老乃相隨出關蓋公昆弟皆屢仕於關輔風采惠愛流布遠邇於是長安士民間之爭具酒肴相帥祖餞於東門外車馬塞途眷戀追攀不忍其去觀者感歎以爲榮士論嘉其知止命工畫者寫其迹號二老出關圖以擬漢二疏云公既東歸往來汴衛之間以佚老焉至順元年冬

天子親祀南郊禮成大賚四海公昆弟與賜金織紋錦四拜

漢書卷三

通鑑卷三

而受之三年九月十有七日公薨於汴享年八十有三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諡康靖廉訪先公一年年七十有九而卒海內以二公國之老成相繼淪逝咸悼惜焉公諱冲字進道少有立志涉獵文史鄉郡儒先咸器重之年十九挾其藝遊京師翰林學士徒單公履辟爲書寫未幾擢戶部掾江淮初定北人除官者率憚往詔升二等公慨然請行進從仕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會詹事院立召公爲掾尋除本院架閣庫管勾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罷政事一歸中書太子詹事完澤位右丞相素知公才擢工部主事久之遷承務郎陝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大德初元遷爲安西王相府郎中令又明年進奉訓大夫六年遷奉議八年遷

奉政郎中令如故十年改朝列大夫知沔陽府升中憲大夫

峽州路總管未上以便親養改汴梁稻田總管轉黃州路總

管丁母夫人憂延祐四年服闋移守奉元又二年始請老焉

昔者國家既定天下乃置官府以成庶功而軍旅章程食貨

刑獄繕作之事日以興矣必需刀筆簡牘記載施行世之豪

傑有用之士羣起而趨之方省部初立戶曹之治錢穀工曹

之治營造非通敏辨給之材不足以當之公持文墨議論皆

有餘裕始佐外郡即以清慎著聞風紀薦之遂優減其資歷

及佐陝西省幕故贈咸寧貞憲王爲平章端嚴正大朝野倚

以爲重公言溫而氣和平章獨愛敬公關輔自許文正公過

化之後多士雲起或隱伏閭里而弗自彰若韓公擇蕭公劇

漢書卷三

通鑑卷三

同公恕鄭公中公言於平章皆薦達而尊禮之文風翕然丕動公爲政詳明治獄有能迹先是六盤居民家奴數百指或怨其使歲給衣食不均使有子方七歲殺之心快其忿反以誣其他奴歷十餘年不決公識之得實始置於理有中使代祀秦蜀山川道出延安驛以馬不善馳命從者以革帶繫館人耳懸於柱端撻之流血館人憾之俟中使還宿驛中夜入扼其吭以死從者勿覺也明日有司疑盜殺之盜竟弗獲按其從者誣服中書命公驗治乃呼其眾告之曰中使過此曾虐汝乎眾驚曰獨嘗困苦一館人耳公徐召其人訊之遂伏其辜而從者獲免臨洮富民無子有妾方娠妻妒而賣之二十餘年矣夫死官爲主其家資忽一人臨喪哭曰我乃遺腹

子也有司欲以家貲予之公疑其詐物色於富民之家得佛書一帙背有書云某年某月妾有孕賣鞏昌某家公潛遣人求得之詢其歲月皆合郡人驚歎以爲神哭者坐以欺妄初世廟封皇子爲安西王立王相府選儒臣傳之其子既嗣爲王猶慎擇其僚屬公爲郎中令凡四考朝廷重其選故久之弗遷他官公議慮周遠內正輔導以成傅相之尊外盡謙恭以修藩國之禮輯宿衛俾不爲暴均賜與俾不告勞王深敬禮沔陽官舍民廬初燬於火公至規畫有方完新如昔郡以網罟之利甲天下僑士游客挾貴勢而獵利於其府者無虛日擾政犯律未易枚舉至公一謝卻之聽政而退門閤闕然每歲孟春湖官假貨富家預輸一歲之賦謂之給課及夏秋

大水方始捕魚羨餘悉歸於己偶適歲祲詔弛山澤之利以振民饑湖官苦之公言行省請還其輸賦而後弛禁從之眾感其惠及公去官餽錢二萬五千貫公力卻之嘗奉省檄錄囚信陽諸郡活冤者眾既而復命於省或問公曰沔陽湖陂號稱陸海人言飲之者皆得盡量果如是耶公正色曰天廚之饌萃水陸之珍有敢染指者乎稻田官屬舊無公田竊官租以爲養公白於朝賜田八千畝官屬至今賴之及奉元命下士民間之無不相賀是郡歷於省憲往往勿克展布公聲名素著上下敬信期月之間愷悌之政已洽於秦民矣有盜竊官帑弗獲執其主藏吏坐之獄具公疑其冤弗署果獲真盜公性孝友偕廉訪公事母夫人克盡孝養母卒表率子姪

行古喪禮播紳範之季弟仲少有材能公推父澤與之後果官郡縣有聲天歷初關陝大饑民盡室以逃有故人子挈其家抵公居數日及其母妻俱亡子病亦殆公買棺葬之撫其子益厚公所居必葺周植竹樹左右陳列圖史鼎彝日以自娛表古人善言懿行徧疏屏間以爲師法作詩閒雅尙清致隸書圓勁有古法客至抵掌言笑泛及經史客爲忘歸公亦無倦不喜飲酒食必精潔平生不妄飲食年八十餘神觀清明步履輕便蓋所養者厚完斯其有以異於人也韓氏世居漁陽上谷遼金以來族大而盛位列公侯將相富貴奕奕與劉六符馬人望趙思溫等號四大族皆因門閥時人比唐崔盧公曾祖諱玉明昌五年登經義詞賦兩科進士第入翰林爲應奉文字卒官河平軍節度副使祖諱琇元光元年以材勇應武舉授慶陽府司錄判官累遷昌武軍節度使金亡始家於衛皇贈亞中大夫衛輝路總管考諱天麟國初以明習法令歷官禮部員外郎兵部郎中累贈嘉議大夫兵部尙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曾祖妣馮氏祖妣王氏妣梁氏元配黃氏繼辛氏王氏梁氏黃氏並追封南陽郡夫人辛氏封南陽郡太夫人子男二長汝霖承事郎同知息州事轉內正縣尹擢陝西行御史臺掾次閏童早卒孫男二曰禮曰禱公以薨之歲十有一月十有一日歸葬汲縣親仁鄉康公里天節少侍家庭數聞先公稱當代名公卿士每及公之昆弟及來關中又聞士夫高年者尙能談公遺政會汝霖謀刻公治行

於墓之碑而以其詞見屬詞曰

金遼有國韓爲世家將相蟬嬭門閥輝華溫溫郎官家聲日起法今爲師廣平佐理篤生諸子皆賢而材伯也翩翩名與眾偕出佐省曹長幕王相贊畫周詳士名所望廉以律已冰蘗自持時以察冤炳若蒼蠅久列闕輔允著遺愛上書引年士民興既鐘鳴漏盡或不知休貪祿持寵寶爾之羞維公伯仲風節奮厲進退雍容表儀當世帝嘉其行寵錫褒章天益相之俾壽而康昔人有言知止不殆爰述銘詩以勸有位

元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贈集賢直學士韓

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世祖皇帝建立臺憲以肅紀綱以正風化其爲國家治安之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通鑑綱目

計蓋深遠也賢士彬彬布列中外既久而猶賴之以爲世用若故治書侍御史韓公亦其一也初至元開公以儒士明習法令擢察院掾尋辭去侍親官江南歷十餘年不仕御史表其孝廉擢掾中臺遂除承旨庫同管句出爲山東道廉訪司經歷憲使陳公天祥薦其才召爲籍田署丞還司農司都事擢拜監察御史除陝西行臺都事進內臺都事拜山東道廉訪副使轉淮東道以養母辭歸母喪既終調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改河東道廉訪副使進拜漢中道廉訪使又遷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公自管句凡十三遷其散階至中議大夫蓋入官五十餘年終始不離風紀昔者臺憲建立之初本以登崇俊良糾刻貪暴訓農興學輔世安民而已或者矯亢以

爲高苛刻以爲能是豈祖宗建官任人之意乎當時進用大抵多老成忠厚之士故能作新憲度贊襄隆平而至元大德以來仕者各盡官守言責朝野清簡無事是豈偶然者哉公於其時承國家治安之餘踵諸老步武之後所至奉法以公御史以肅俾善長獲伸傲倖者無所免一時號稱賢部使者今考其行事而精神心術之著尙得序而銘之以爲來者之法焉公諱中字大中資簡重寡言笑自少不妄交遊讀書惟務踐履初掾中臺卽著廉聲殆長山東幕府簿書品式無不中程登萊告饑公承檄振之民獲其惠司農所以訓農務藉田所以供案盛其播植之勤勸課之法朝廷必擇人如公者居其職未嘗以散冗視之也公在六察言事九切并晉地震民居壓死者眾當蠲賦稅以休其力江淮歲凶民以男女質錢或者轉賣爲奴嘗出錢贖之歸其父母西域富賈大商居中土者當著版籍與民同應徭役諸王所辟監郡監縣往往非才或父兄方官路府子姪又列州縣上下締構蠶食其民當同守令三年遷轉仍父子相避及不許需次官所內外諸司多假公營私日乘急傳馬多走死驛戶困而流移當設法裁省其濫廷臣多從其說公在憲府及佐行省用刑悉本哀矜當盛暑治獄逮者數十人獄具分臺以聞事久未下公約其人俾歸及期則至既已治罪羅拜而去京師之民有夫死疑其妻殺之者獄十餘年不決公辨其誣釋之武昌之民兄弟畜一獵犬省臣將籍其家公言國制華人畜鷹犬獵者沒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本 通鑑綱目

人家貨今當以不應畜犬坐之且萬無兄弟俱坐理獄是公
言止坐其弟公每借五府錄囚必再三詳讞或言彼辭已具
當置於法若從其反不愈淹滯乎公曰民之犯罪始則有司
薄貲次則風憲審理朝廷復遣五府共讞之者正慮或有冤
抑若止以郡縣成贖爲是將見死者銜冤地下寧不負國家
好生之德歟聞者是之及其治有罪者則亦未嘗少寬假也
和林宣慰司盜糧萬石公發其罪治之湖南宣慰司受賕干
定事覺賂中貴求援公劾其事正之有善角抵承命爲郡佐
官者公極言其不可罷之泗州民饑公按部至其境日比請
得可則野有餓莩矣首捐俸稍以倡僚吏大家爭先出米得
萬餘石全活若干人海獠爲梗故事調兵誅之公曰遠民素

卷之七

七

通志卷之七

無教或相讐殺出沒不常其俗然也若選兵之則將害及平
民請守險隘以遏奔突彼窮自不能出矣朝議從之鳳翔歲
旱公率憲人禱於郡之龍湫歸及中途而雨秋果大熟公平
生尤喜薦士所薦者多知名於時事母至孝得其歡心庭有
植竹而芝生焉翰林姚文公集賢肅貞敏公賦詩頌美謂公
誠孝所感云韓氏居燕世仕遼金名爲衣冠大族國初徙家
於衛考府君天麟累官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贈嘉議大夫兵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南陽郡夫人梁氏公及其
兄工部尚書康靖侯冲並顯於世公娶高氏先七年卒享年
七十有二累封南陽郡夫人三子汝楫由河南行省照磨進
承務郎岳州路推官汝霖歷同知息州事內江縣尹陝西行

臺榭史進承直郎揚州路海陵縣尹汝梅未仕一女適郭居
仁汝霖以公命爲康靖後公享年七十有九以至順二年九
月甲午終於汴梁寓舍十月庚午葬汝霖親仁鄉康公原有
司以閭制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
侯諡貞孝銘曰

洪惟 世皇宅中圖治稽古建官文武皆備當國之初法簡
而寬寬則易弛刑獄滋煩肅而正之乃建臺憲翼善去邪不
戒用勸羣賢兼征百度斯貞重爲泰和九有宴寧公於其時
接武諸老言有所承動有所攷孰爲矯亢忍是苛刻不茹不
吐剛柔以德其言侃侃囹圄空虛民無冤者自昔多士貴在
樂育成周之隆詩歌械模至元大德蔚乎才能如公一門伯
仲偕興時方治安才不勝用內朝外廷罔有輕重天篤其慶
公壽且康有子奕奕令聲孔揚刻石載文允著厥美尙世公
官以贊風紀

元故朝列大夫開州尹董公神道碑銘 并序

國家有世德之族曰棗城董氏由其父祖皆以忠義許國孝
友刑家才子賢孫亦各思自樹立是以清規雅範相傳百年
不隕其家聲嗚呼非祖考德業積累之厚朝廷治化涵濡之
深其何能至於是耶公諱士良字善卿贈光祿大夫大司徒
趙國宣懿公諱昕之曾孫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贈推
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
諱俊之孫資德大夫僉樞密院事典瑞卿贈體仁保德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之子
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趙國清獻公士珍之弟也大德初公起家承直郎保
定路曲陽縣尹轉承德郎同知開州遷奉議大夫知博興州
移州滕州升朝列大夫開州尹公入官三十餘年僅歷五考
積階至正四品不克大有所施而卒識者惜之然其故家風
範之嚴君子豈弟之政有可紀者焉初正獻公薨
世祖思其謀猷獻替之益召見諸子公偕弟故陝西行臺中
丞士恭入見

上熟視之指公謂左右曰是子純善甚肖其父遂命弟兄俱
列宿衛無何公以母疾謝歸久之遂承世澤持身以廉毫髮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

九

清獻公集

無所私所至以化民興學爲本曲陽民有善持官吏短長者
醉則入縣署吏人莫敢何公械於獄盡俾入市曉之惡少望
風屏息五臺敕建佛宮西僧入京師者道出其邑供億浩穰
民不堪命公言於朝請其冗濫仍令分行旁縣少舒民
力從之邑陶鑄資歲貢有常是年色幻爲赤奇異可玩公曰
禮奇器不入宮今若輸之是求媚也朝廷若復欲之民何由
致悉毀而瘞之人服其識博興學廩不足養士公捐俸以助
之士師興起於學州民有輦母行丐市中矯俗以爲孝者公
諭以養親之道其人慙謝改悔卒以孝稱及聞清獻公喪解
官會葬時以友悌多之滕州歲旱民饑公下車發倉振貧乏
全活者眾齋沐出禱而雨歲則大穰爲政不施鞭扑第務以

身帥之民亦化服老幼誦公之政不絕口公嘗以事之曲阜
孔氏族人相爭積年不解者聞公慈祥之政感而相謂曰
我輩所爲媿見董公遂相友睦如初公官滿貧不能歸泰定
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卒於滕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三歲十
月歸葬九門先塋公沈默簡重無疾言遽色性樂安靜不能
隨俗俯仰生長大家接人遇物謙抑若寒士隨牒仕郡縣閒
無不足之色宗族父兄布滿朝署赫然貴顯未嘗一言以求
進取蓋雍容進退有古君子之風焉家貧奉養清儉稍有贏
餘卽分遺親族之貧者嘗書壁以自警若曰積善獲慶不善
則盈造物者寧有私乎又曰草木各有時而榮人可不堅所
守乎故自號固窮子母趙國夫人顧氏元配牛氏先卒繼唐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

十

清獻公集

氏李氏子男守成歷主武邑梁縣簿今從仕郎眞定衡水縣
尹治民有聲女適燕南鄉貢進士王維賢先正有言所貴乎
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
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宋都東楊二族名德俱隆斯
可謂世家矣董氏自忠烈公起家今傳七世子孫羣從蓋數
百人雖先後出處不侔然皆清慎純篤蔚有賢聲不謂之世
家可乎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以董氏爲稱首公亦能守先
訓者也銘曰

世祿之家驕淫矜誇古昔猶然何今之嗟趙有董氏冠蓋盈
里巍巍相門濟濟才子佩玉簪裾執禮弗渝百年相傳具有
範模公侍禁庭長承父澤雍雍以和不大聲色歷典郡邑嘉

善輯姦輟不施民用孔安公之父兄位列將相公官於外
白首猶壯致君澤民內外相維世德之族邦家之基何天於
公弗大厥祉弗大厥祉公又有子子賢而文克肖承公侯
之復於焉其徵琢石徵銘表公墓道凡代大家文獻是考

元故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河南

行省平章政事冀國董忠肅公墓誌銘

并序

御史中丞董公既薨

天子聞之震悼賻錢二萬五千緡給其喪靈車南還命所過
郡縣發卒護之又敕詞林奉常議封諡加贈推誠佐治濟美
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
諡忠肅及葬子鎰遂來請銘蓋公生長世家歷事五朝清規

卷十二

十一

通國叢書

厚德爲時名臣是宜勒銘幽宮昭示後世按公諱守簡字子
敬少端重如成人不好嬉戲族長者奇之稍長出就外傳涉
獵書史兼善騎射年二十餘入備宿衛

仁宗自居潛邸喜聞民間利病臣下能否公番直未嘗失時
出入尤謹禮節上察識之先是公兄守中僉典瑞院事

上一日特命公爲集賢侍讀學士公奏曰臣兄弟以先世之
故並侍禁廷臣學行不如臣兄遠甚夙夜祗懼惟恐不及臣
聞國家建集賢置學士本以論思獻納輔翼聖德臣實不任
其職

上悅曰惇崇謙讓卿家法也朕爲卿成其美詔以守中選集
賢公官典瑞階朝列大夫世族子孫聞者帥與於讓矣上

雅愛尚文學敕印眞德秀大學衍義分賜侍臣俾知忠君愛
民之說公與賜焉朝暮誦習必欲見諸行事時承平歲久機
務多暇左右閒進以酒公從容陳衍義沈湎之戒

上喜納之還命卻飲

英宗臨朝威嚴若神廷臣慄慄畏懼公以清謹愈見親信

上將有事於山川丞相柏柱請公使蜀公歸上曰卿來何暮
對曰臣祠事畢道經關中見民饑饉移文行省俟發粟而後
行是以來晚

上曰卿朕之汲黯重加賜焉典瑞掌上方符璽公父祠一季
恆久居之公在職十年不遷他官未嘗有所陳請文皇入

立進階嘉議大夫出爲淮安路總管三年移守汴梁皆有治

卷十二

十一

通國叢書

績當天歷用兵之後江淮大旱田苗槁死民無所食公下車
首倡僚吏捐俸以活之郡大家爭爲出米及錢凡居者則給
錢治生不令流徙過者則具饌粥食之慮有蹂踐之患則處
以寬大之所盡三月而止未幾朝廷發粟之令下公始沛然
足周其民矣淮安居南北之衝江南貢賦皆由邗溝入淮以
達京師歲久邗溝填闕又值旱乾水涸公請因歲歉官出錢
募民濬治以通舟楫行省是之踰月功成公私皆便明年夏
麥將熟天久雨公齋沐致禱而雨隨止職田所入公以民罹
饑荒皆不忍取嘗曰治民當除其暴則善類安淮安宋總管
者黨與十餘人專持官吏短長爲郡民害而發其姦杖而遣
之聞郡稱快他州刑獄田宅昏嫁之訟久不決者憲府屢屬

公治之公將之汴民老幼相帥數千遮留數日不得行公以一騎潛由他道而去汴梁獄訟尤煩公聽決益精明民以爲神齊人樂某因官家汴既沒葬焉有弟利其資產迫嫂發所藏返葬於鄉嫂不願行匿其夫枯骨一體弟訟之官嫂遂下獄鄰有豪民欲乘急賤買其田宅乃與弟共賂獄卒殺嫂以病死聞公疑其冤訊之卽伏弟及豪民獄卒皆死宛工惡少構同黨武斷鄉曲眾不能堪諷同黨殺惡少挈其妻出走事覺官執惡少族人坐之公問其贖問曰惡少之妻何往乃禽同黨訊之具得其情族人獲免汴人迄今誦之不忘甫替權海北道廉訪使改江浙財賦總管無何又擢江東道廉訪使公莊嚴正大風節所臨遠近敬服貪吏聞風或自引去廣海

猺人數出爲梗俘掠良家子女數百人而湖廣省臣總兵者玩歲愒日公劾其罪罷之移書行省別遣官調兵大破猺人悉以子女歸其父母江東同僚有不克遵憲度者公卽歸田里未幾召爲大都路總管固辭不起上遣使賜以上尊勞而起之公以京畿多勢家大族當以威嚴鎮之適豪民犯法杖之幾死上下震驚數月之間翕然稱治遷樞密院判官奉命董治屯田舊時院官治屯田者絕無所擾故禾麥屢登倉庾充實比年董治者侵漁百端至公始復其舊軍大和會詔賜幣四端以旌其勞至正改元擢山東道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又除江西道廉訪使未上拜內臺侍御史尋拜湖廣行省左丞階資善大夫改拜南臺御史中

丞四年詔拜內臺中丞國家以三臺中丞之選非勲舊德望不輕授之董氏自公之伯祖忠穆公文用世父忠宣公士選叔父士恭及公父子仲兄守庸相繼爲之衣冠傳爲盛事公列臺臣朝著肅清薦舉務求碩才執法平允不苛訾欺文吏用法深刻故人多怨蓋慮心忠厚類此九月拜中書左丞階資德大夫尋命知經筵事中原頻年水旱民力困弊是歲夏秋大雨河決曹濟之閒旣而盜起青徐郡縣多被其害明年民大饑轉死者相枕藉公言於兩丞相出粟與幣分行振救是時省中漢人惟公晝夜深思拯民之策形容爲之憔悴有司以患盜爲言或曰當嚴刑以治之則盜可戢公曰民之爲盜迫於飢寒今不思所以裕民而欲刑殺以逞威將見盜愈滋矣或又曰昔寇范孟伏誅而連坐未竟若與羣盜表裏交構汴梁危矣公曰罪人旣已正法州縣一時信文書奉行容有不知何得俱以爲罪又況事在赦前豈可使國家失信於人更重其反側乎置不問者百餘人朝議因盜發奏漢人不得執弓矢法甚重

上曰董左丞父祖佐祖宗征伐取天下豈得偕漢人禁之賜良弓二命其族人皆得執弓矢如舊制會大比進士命公董之旣已廷對銓曹以入粟補官者眾無官授進士公曰列聖興學作士所以選賢登治也今進士擢第而曰無官授之是輕問學之士而重入粟之人也豈不貽天下後世譏笑乎遂賜進士官有奉四月

上北幸命公留守京師乃出御服以賜又命公董脩遼金宋史刪討至正條格十月復拜御史中丞六年四月進升榮祿大夫公辭

上曰卿先世伐宋有大勳勞卿事

先朝及朕忠勤不懈故特進階一品卿勿固謙翌日扈駕至行幄又解御衣以賜

上之眷遇公者非他宰執比也五月庚子公以疾薨於位春秋五十有五月癸酉葬九門先塋公世真定藁城人曾祖俊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贈推忠靖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祖文忠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趙國正獻公父士珍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誠純肅政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清獻公曾祖妣李氏祖

妣顧氏妣柴氏俱封趙國夫人公平生廉慎自持雖同官饋

遺一無所取弊衣蔬食不擇甘美俸祿所入遇祭祀則致其豐宗族貧者昏喪皆有所給公退杜門讀書而無私謁所至敦勸多士興起於學淮安汴梁皆新學宮及三皇祠宇家居教子必延碩師里中寒家亦使子弟執經就學師之所需皆公資之藏書萬卷餘以遺其子子亦向學有聞公配烏氏河南道按察使視之孫贈祕書郎處士冲之女封趙國夫人能通經傳大義治家有法次王氏克執婦道子男二長鉞早承家訓終內供奉次鑑有政事材縉紳推重文二長適祕書監

丞鄭鄴次適崇福司丞張歪頭孫男尚幼清獻公既葬天子敕儒臣製銘賜公刻石公在政府不敢告歸疾革命鑑鎧卒成公之志公薨鎧訪輯公事甚勤攷公立朝大節以及片言細行惟恐遺軼鎧也可謂能子矣銘曰

於赫太祖奄奠中土豪傑彙興先後疏附桓桓忠烈以忠隕身天報之豐燕及後昆或典兵戎或掌符璽帷幄之謀耳目之寄昆仲羣從皆賢而才門閥巍巍福祿鼎來家範雖正亦本賦與公性純誠不茹不吐入直禁闕莊愼而謙歷持憲節威容孔嚴惜才如渴愛民如子炳炳相業著在信史開國惟公趙翼疏封殆公世世錫爵攸同克貽有終斯永厥世克念其初斯善於繼既達其流益潛其源子繼孫承向永勿諼

滋溪文稿卷十二

主

通鑑叢書

滋溪文稿卷十二

滋溪文稿卷第十三

碑誌七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諡文安謝公神道碑銘
并序

翰林直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國子祭酒輕車都尉陳留郡侯諡文安謝公諱端字敬德葬武昌江夏縣洪山之陽至正二年冬天爵來官鄂省其子請銘公碑昔我祖宗既撫方夏盡收豪傑耆俊尊禮而任用之考定憲度贊襄隆平至大德末故老日漸淪逝後學之士隱伏於山林州閭而弗克奮

仁宗皇帝獨出睿斷肇興真舉網羅賢能於是人材輩出以

滋溪文稿卷第十三

通鑑綱目

文學政事著名於世若公者蓋亦表表可述者歟延祐元年八月公中河南鄉貢尋丁內艱五年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同知湘陰州事秩滿赴調京師由故相張公珪薦擢國子博士進儒林郎改太常博士階奉訓大夫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就遷待制官朝列大夫凡再任階中順大夫選爲國子司業升亞中大夫復入翰林爲直學士公之先遂州青石人宋季避兵出蜀居江陵至公始家武昌曾祖繼先祖元賁考雄曾祖妣黃氏祖妣妣皆牟氏祖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陳留郡伯妣封陳留郡君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陳留郡侯妣封陳留郡夫人公卒以至元六年夏五月庚午享年六十有二葬以是歲

滋溪文稿卷第十三

通鑑綱目

秋八月丙申元配陳留郡夫人史氏附子捐補國子員以公廕爲石門丞公世儒家侍郎深通玄象發言驚人江陵制置使孟公珙敬禮之居數年忽中夜叩牙門謂孟公曰流星出下階沒西方一刻所息占爲天士亡某實當之明年荆楚大將死公是也其後所言皆驗公資穎異年十歲時讀書江陵郡學習爲科舉之文援筆立就屢出同舍生上其師異之弱冠偕故禮部尙書廣陽宋公本從王公奎文遊講明性理之學俱有才名郡人以謝宋稱之翰林姚文公燧以雄文擅當代讀者或不能句公一見並與其用意所在發之姚公大喜卽以茂材薦之初仕湘陰時年尙少然發擢茲伏已能使老吏有所憚驚焉國朝宗廟之制範金爲主泰定四年夏四月某甲子有盜入第八室竊之明日當時享眾議爲位祀之公言四時之祭皆用孟月有故卽用仲月今盜入祔室震驚神靈時享當用仲月奏可其請公教胄子嚴毅方正諸生懍懍畏服講說經義能明聖賢之旨諸生質疑請問無倦夜則引燭課試程文亦使漸趨平實不爲浮華淺薄之說凡士子鄉舉會試廷對及國子積分公數與考第之列所取者多博洽有聞而初學小生往往被黜士論咸服其公公爲文辭簡而有法序事核實言無溢美累朝信史典冊制詔當代公卿祠墓碑版多出公手嘗憤近世士習卑陋故修辭專務高古以不同俗爲主有遺文若干卷其於前代君臣得失古今文章美惡歷歷能道其詳遼宋金國興廢人物賢否亦皆精熟嘗

以不克舉述三史爲憾天歷至順以來郊廟享禮儀討論
裁訂公多與焉蓋世之於公第知其文學而已不知公政事
之材爲可稱也湘陰學官故弊公始新之暇則考其所業而
學者帥知興起西鄉有隄護民田千餘頃隄壞官歲修之以
爲利民因捕魚發掘以納夏潦至秋徵租雖鞭笞無從得遂
及鄰鄉公私病之公計其工若干諭民黃蒸出粟若干石身
督其民築之堅完迄今不墮先是賦役不均豪宗大姓數免
貧者不勝其苦公命具書民田於籍差其多寡役之田元貴
者嘗被省檄爲巡徼武斷鄉曲締構府持州長吏短長官
不能誰何公至或訟元貴據其妻不還公取狀閱之同列顧
左右起公獨敕吏作符召之曰否則吾就縛之元貴不得已

張文公集卷之三

三 通鑑纂要

而出公示以狀卽服杖而遣之亡何又犯法杖而赅其門書
惡焉元貴徒旁郡終公任不敢歸盜有殺賈人及從者三而
攘其財棄屍井中其家累訟於州及府皆以無佐驗不爲理
公微服宿盜里中廉得其實躬往捕之盜不伏并收其妻鞠
之妻時時仰視其屋公曰異在此矣屋蓋新葺大竹爲椽公
使人發視之財悉藏竹中盜遂吐實出四人屍井中乃訖獄
州人神之部使者聞其名或他州訟獄弗能決者亦檄公治
之公去湘陰二十餘年民猶頌其遺愛公在朝著以文字爲
職業從容多暇廣陽宋公時已登第歷官省曹事或有所疑
輒從公論決悉中肯綮眾皆推公材識惜其不果於從政也
當宋之亡士之有材名者朝廷皆被徵用初無南北之閒若

程公鉅夫燕公楠陸公星是也公湘陰之政所試者小而人
已愛其惠若見諸大用當何如哉歐陽公玄誌公之墓謂公
才器宜居言官處政塗世以用不極爲恨蓋猶愈於旣用而
缺人望者也嗚呼士有抱負藝能而不克盡施於用者豈獨
公乎銘曰

於皇 世宗景運天開肇興貢舉網羅異才如風驅雲如山
有臺博帶褒衣羣賢鼎來

帝始思賢當宁興歎公應明詔奮起江漢射策王廷才華有
爛其儀委委其言侃侃筮仕外郡造茲民庸相國薦賢敷教
壁雍壁雍皇學多士景從講古述今文治昭融乃入禁林掌
帝之制潤色之工辭典而麗論著信史具有凡例簡冊尊嚴
垂範來世豈弟君子邦家之基公於從政有猷有爲治化旣
同海宇一時維楚有材晉猶用之公用弗極言足行遠洪山
之陽有墳有衍樹以柏松勿伐勿彫列銘貞石維壽而顯

元故朝列大夫禮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昔歐陽子善爲銘章論次賢士大夫功行至於朋友故舊握
手言笑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未嘗不感歎致意焉
今於任君之卒而儕流爲之痛悼者也天爵與君三爲同官
相從最久暇則杯酒論文繼以談笑風議君儀容偉然若古
松柏豈意遽哭其喪而銘其墓歟君初爲翰林從事及見諸
老儒耆舊接其餘緒爲編修官應奉文字凡記載之體祈禳
祕祝之文亦皆有法丁皇考尚書憂服除調汴省檢校官會

文皇帝入立乘輿經汴擢河南憲司經歷明年改江西進

南行臺御史盛暑乘傳詣廣州按問省臣盜海舶罪又分行
閩浙而浙憲官相計持奪印章失風憲體皆劾去召拜中臺
御史偕同列糾浙省丞相貪墨杖而奪其官風節峻整遷禮
部員外郎稽訂禮文省節浮費尤多詔選官錄囚郡國天爵
時佐右曹以君薦宰臣或曰彼儒者可乎某曰正唯儒者能
治獄也陝之諸州西南極金洋褒鳳北則綏麟葭丹山川險
遠荒寒君親歷之歲餘始遷果能活冤獄若干人未始有一
濫死者君爲人廉靜簡默不妄進取其爲憲僚簿書出納纖
悉有方吏畏伏莫敢欺詆然臨事則忠厚識大體性至孝自
尙書卒獨奉其母有弟五人貧不能家君屢請補外官以養

通鑑卷之三

五

通鑑卷之三

親及其諸弟不克如其志卒之日家無餘資施無新衣弔者
莫不悲之中書省密而下各購錢若干貫始克買棺槨治其
喪君諱格字大正河南洛陽人享年五十有八其曾祖考贈
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樂安郡公次公妣樂安郡夫人梁氏祖
考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樂安郡侯用妣樂安郡夫人楊
氏皇考亞中大夫戶部尙書兼直母樂安郡夫人朱氏君娶
樂安郡君某氏有男五歲曰典牛女十歲曰漳其葬在洛陽
水南原其卒至元四年戊寅二月十三日也銘曰
中壽而終匪天而凶郎官御史匪終而窮何厚其材不俾其
隆歸咎無所納銘幽宮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范陽郡侯諡文清宋公

墓誌銘 并序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幾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直學
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葬宛平縣香山鄉
槲山原衡州路安仁縣尹贈戶部尙書楨之子禮部尙書奎
章閣承制學士諡正憲本之弟母曰范陽郡夫人李氏至元
甲午戶部主興山簿公生邑中稍長流落江漢間綴學勤苦
戶部爲小官祿薄公兄弟授徒以爲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
經習義策問延祐六年挾其所作歌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
元公明善濟南張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
學顯於朝見公伯仲驚歎以爲異人爭列薦之會蔡公王公
試大都鄉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解額不足

通鑑卷之三

六

通鑑卷之三

而止又三年汶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李術魯公玘
爲考官公遂擢第除祕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歸選
公充館伴使將別使者以金爲贐公卻之改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詹事院立選爲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轉太禧宗禋院
照磨元統初遷翰林修撰與修天歷寶錄承詔祀天妃於閩
海登舟風作舟人皆懼公曰吾奉
天千命而香致虔以海漕爲禱又何懼爲頃之風息竣事而
還復號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時災異並臻公言
列聖臨御治安百年

皇上繼統未聞過舉今一歲之內日月薄蝕星文乖象正月
元日千步廊火六月河朔大水泛溢城郭八月京師地震毀

落宗廟殿壁震驚神靈豈朝政未修民瘼未慰所致然歟宜
集大臣講求弭災之道務施實惠勿尚虛文庶可上答天譴
下遂民生臺臣以聞上命中書集議弊政詔天下京畿之東
霖雨傷稼餓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倡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
萬貫命公振之生者不至於流亡公之力也出僉山南廉訪
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雖盛夏冒霖露
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爲心宜城民與富家爭刈麥共
毆而死乃賂縣吏俾一人承之公得其情坐吏及其毆者罪
安陸寡婦有罪自經或疑其夫兄及姪殺之屍爛已不可
驗遂皆誣伏始則曰以寡婦私逸用棠木杖擊死棄屍溝中
次則曰用山桑及栗木擊之而死公疑用杖不同乃曰寡婦

卷之三

七

通鑑卷之三

之骨得無損乎命他官發墓驗之而寡婦尚以繩繫其頸於
是破枷出二人獄國制獲盜五人者得官應山民被劫巡徼
執五人坐之以冀官賞獄具公疑而訊之果皆良民而巡徼
以罪免五人者非公之明死獄中矣是皆司刑者辭避而不
肯爲公一一能直其冤人大稱之嗚呼世以儒者迂闊於事
情濡滯於時務常鄙薄之彼則舞文法以肆苛刻專逞迎以
爲變通孰有惻怛愛民如公者乎至正之初改陝西行臺都
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遷國子司業敕修還金宋史公分纂
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超拜翰林直學士賜白金五十兩
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兼經筵講說明白屢承恩賜指紳以
爲榮公學務博尤喜爲詩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

事皆當出唐以前不然則非唐矣有文號燕石集若干卷集
還本朝詩曰妙品上上曰名家曰實音曰情境超詣曰才
情等集又若干卷齊魯號稱多士公兩被命考其鄉貢又嘗
爲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士尤眾鄉
州孝子段懋父沒執喪哀苦廬墓三年不歸負土築墳寒暑
不懈公核實其行遂旌異其門閭國人託賓者少侍父宦家
隨屏居讀書不事進取荆襄士多稱譽之公表其行於朝果
徵用焉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靳當官有守或上
司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以聲勢說之以禍福公
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
養士之所致歟公享年五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

卷之三

八

通鑑卷之三

葬以是月庚子贈中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諡
文清娶劉氏封京兆郡夫人十二顧顧補國子員六女在室
公先世墳墓在京師故城南宜泉村原戶部僑葬江陵正獻
始兆極山公將遷戶部樞北歸以貧不免疾革猶以爲言公
葬猶子中書掾璠序次行事來請銘天爵昔官朝著公及正
獻休旬數過吾家或論文史或評古今孰意二公皆以盛年
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銘曰
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仲時稱二
宋出應明時祥麟鳳憲台秘府詞林璧雍優游清華論議
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操之有要斯能不忒公居官守事
不詭隨譽其節抑抑其儀天生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

爲三有事泊乎委順歸寧故正咨爾後人尙承公休

禮部員外郎王君墓誌銘

元統乙亥春正月庚子禮部員外郎王君文若景星甫卒中書憲臺各贈鈔若子貫治其喪是月庚戌歸葬其鄉先墓其友左司員外郎張惟敏屬天爵考君官世行治爲之銘昔者國家設邦於燕保定眞定皆爲輔郡一時材臣官於朝者實甲他邦君世眞定安平人以儒起家爲保定校官大興儒宮諷郡人興於學故相蔡國張公方以司徒家居薦其才由是聲聞於眾會張公復入爲相辟君爲東曹掾出官承務郎兵部主事轉中書檢校官擢拜監察御史遷戶部員外郎改禮部積官朝散大夫君少孤貧長耕於野暮歸讀書至古人奇節偉行心好慕之故其爲人磊落明白毅然不苟戲笑言論切直人有過輒面斥之在御史府號稱敢言時臺臣有爲姦利者事覺賂中貴求援君庭爭之卒正其罪承詔按事北邊効罷行省平章一人風采懷懷薦拔士之賢而在下者十餘人才任風紀又言蔡國張公祖父再世積有勳烈天歷之初諸子橫罹戕害官籍其家宜革正之以爲昭代勳臣之勳及官戶部錢穀金幣力能止其濫出者蓋君平生果於有爲類此初來京師與今奎章閣供奉學士尙師簡准東鹽運使賈屋淮西廉訪副使趙知彰大禧院判官韓鑑故刑部侍郎范希昉時時從游賦詩飲酒以爲樂已而俱縶於時君與希昉獨相繼去世猶神惜之君享年五十有三疾革遺命其家甚

悉比卒不亂曾祖逸其諱祖賢考璿皆以經訓教授鄉閭考以君貴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母劉氏贈安平縣君娶段氏封安平縣君有妾方娠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惟昔相臣求士報國匪苟於同好是正直侃侃王君氣直而剛不變其守君子之方材未盡施正晝而隕爰述銘詩尙其不泯

元故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黃公墓碑銘并序

閩有名士黃公諱清老子肅由進士起家累遷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至正八年八月庚寅以疾卒官舍享年五十有九明年五月己酉葬邵武縣龍岡津之原諸孤模樞遣其弟梓請銘墓道昔者天爵與公同官詞林又同奉詔撰

次國史故不忍辭按黃氏光之固始人諱惟淡者徙閩五子各明一經世號黃五經家貴溪令知良第三子也居邵武之和平鄉及子伯生植樹於門曰汝大則吾宗蕃衍旣久樹乃暢茂倘有子二十一人宋元豐間其孫德裕官少保又再世適爲右司郎中母弟景從與其子安之屢試南宮不偶曰吾家累世登第今造物獨於吾父子裔之豈將豐其後乎至公果中科名安之生寄孫是爲公考以公貴贈奉訓大夫知福清州驍騎尉邵武縣男母夫人詹氏封邵武縣太君公資穎悟眉目如畫五歲日記數千言七歲學屬文鄉先生李玉林見之歎曰是可繼黃童矣閩號多士內附之初前修頌儒猶有存者而文獻之傳性理之學往往專門名家公曰從諸老

院編修官 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終國有大故命公與天

爵修爲成書四十卷又奉旨分纂

明廟實錄皆藏史館又嘗執筆扈行上京凡朝廷有大議論除拜祠享詔令祝冊應用之文公偕學士虞公集歐陽公玄謝公端獲與討論是時

文皇崇重儒術左右侍從有以公姓名上聞者元統初時宰請罷貢舉已而詔復行之乃命中外作興學校以經術造士行省提學皆慎其選公是以有湖廣儒學提舉之命湖湘之閒士尚文辭公申嚴課試經訓遠近知勸吏曰廣海學官或有冒濫當嚴實之公曰三苗久阻聲教今方會同中國士夫衝犯瘴癘往爲之師甚可矜念吾何忍於逆詐平提舉月俸

於學廩給之比歲擬郡縣公田多取其直公不許每賓與之歲藩省大臣屢請公校文去取精詳士論推服公善教誘後進初在朝著宰執王公相德史公惟良及一時名公卿各遣子弟執經受業四方之士亦有不遠千里而至者作成人人居多若今四川行省參政歸賜僉燕南廉訪司事王儀監察御史篤堅不花中書左司都事田復太常奉議郎程堯應奉翰林文字李補則尤知名者也風紀之官列薦公可教國子廷臣方議召公而公卒矣故聞其訃者咸爲之感傷焉公風度凝重廉靜慎密一室蕭然圖書自樂居京師不妄造謁世以是重其學守文字馴雅詩飄逸有盛唐風存於藁者二千五百餘篇又著春秋經旨若干卷四書一貫若干卷舉者爭傳習之公元配蔣氏先卒贈邵武縣君繼室吳氏封邵武縣君亦卒子男六近仁早逝次模樞梓杞楨皆業進士女三長適上官文本次吳國瑞幼在室公事詹夫人盡孝養每欲贊母之官夫人不忍離鄉里公數以省母在告世稱其孝焉嘗訪得嚴滄浪故居將築室共斗嚴祠之弗果今卜葬密邇其地諸子尙能成公之志歟銘曰

閩居東南山川繚遶士處隱約如玉蘊璞海宇爲一文教蠅興鄉有碩儒來師來承歲月其祖舊舊日替國無仁賢孰與共治設爲貢舉網羅羣才無閒邇遐崛起草萊英英黃公博雅溫厚和氣所鍾惟閩之秀冠衣楚楚入對大廷周旋雍容蔚有典刑歷游清華編摩信史公於春秋深究厥旨總齊郡

學振興皇風祁祁多士禮義惟恭世皆謂公宜教胄子年踰知命遽止於此士思公學心其好而嗟爾閩人室豈遠而

朝列大夫監察御史孟君墓誌銘

至元五年春正月翰林修撰孟君擢拜監察御史是春連日大風晝晦君率同列言當修省更化以弭天變章上不報會臺檄君巡視河防南至汴潁秋七月還過其里即移疾上印綬使屢促之堅辭不行未幾瘡生於臆以是年冬十一月七日卒踰月余自維揚北還聞之弔於其家其弟沂曰吾兄之葬向未有銘子與吾兄共游成均同官翰林交義最篤其爲之銘按君諱泌字道源世家陵州曾祖祐國初爲某官將兵保其鄉邑祖郁不仕父秉彝某郡教授累贈祕書少監平昌

陵州志卷之三

主

通鑑纂要

郡伯輕財好義喜交當世名公卿士君幼受學於其父志尙舉與常兒異年十七侍故御史中丞許公師敬游京師補國子員能作文暗誦經訓師友異之久之以積分中高等生補國學錄又舉至治元年進士除冠州判官政餘讀書不輟入翰林爲編修時天爵爲典籍官東平王公士熙治中書臺辟天爵爲掾以病辭尋用君爲之果以材稱未幾復入翰林爲應奉文字從幸上都還以父憂去官服除調漢中廉訪司經歷憲使與其副不和君贊畫無事歲餘辭歸召爲修撰中書辟刪訂條格書未及進而遷六察君爲人謹厚不妄言笑可任以事自免喪家居數年不事進取及被召士始相賀皆謂君且大用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也夫君享年四十有

五葬州西南某原母平昌郡太君郭氏娶戴氏贈平昌郡君繼李氏奎章閣承制學士洞之女封平昌郡君子男某俱幼女適王某銘曰

士方志學期於有爲或負其能弗偶於時君仕中朝名聲祁祁端車正徹孰柅其馳我銘玄宅尙識深悲

元故廣州路儒學教授傅君墓誌銘

至順三年新喻傅君與礪挾其所作歌詩來游京師不數月公卿大夫皆知其名交口薦譽之蜀郡虞公廣陽宋公方以斯文爲任以異薦之會今

天子卽位詔遣使者頒正朔於安南以君才學爲之參佐受命卽行至眞定驛啟制書觀之上有王號君曰安南自陳曰

陵州志卷之三

主

通鑑纂要

烜已絕王封

累朝賜書皆稱世子今無故自王之何也使君疑未決君獨請行至都堂白其事宰相大喜立奏改之安南之人往往以中國使者不習其國風土多設譎詐以給使者至是君一一用言折之彼遂讐伏不敢相侮或郊迎張宴犒服或盛飾侍姬伯酒君皆卻之曰聖天子遣使者來所以宣布德意不當重擾遠民至日世子出郭迎詔帥國中之人共拜聽焉明年安南陪臣執禮物來貢闕下君以功授廣州路儒學教授湖南及廣西帥闔爭欲辟君爲掾皆辭不就於是繕完廣之儒宮復學田若干畝未幾遇暴疾卒至正二年三月某日也君諱若金與礪字也其先由相州因官家湘潭唐廣明初避亂

再徙臨江遂爲新喻人宋川陝宣撫處置使燮有子曰秀紹
興初假工部侍郎使金爲通問使生新興令紀紀生循州倅
元余元余生韶州守君平君平生司戶价价生頤頤生朝奉
大夫寶之寶之生曲江簿允迪允迪生明可是爲君父其母
胡氏君賦質清美自幼爲詩出語驚人弱冠游湖南宣慰使
阿榮招延於家寶主吟詠不輟久之薦爲岳麓書院直學卽
棄去卒年四十兩娶皆孫氏無子父命以弟若霖之子德麟
爲後二女宜男宜弟俱幼將以至正四年正月十二日葬新
喻擢秀鄉玉隆山君長於毛氏詩尤喜漢魏盛唐諸作其詩
數百篇多可傳誦及使遠方果能以專對之才宜稱有銘銘
曰

士之窮經本以致用詩三百篇有論有風達於從政專對四
方其或弗能空言奚望傳君言詩上本風雅漢魏盛唐作者
之亞持節侃侃佐使南文言諭遠人玉帛以朝我述銘章納
於君墓後生學詩勿溺章句

滋溪文稿卷第十四

碑誌八

故眞定路儒學教授節軒張先生墓碣銘

至元季年桑葛專政勢傾朝野親戚黨友布列藩方忤恨睚眦輒中傷以危法中外震慄燕南宣慰使八吉桑葛之妻弟也恃勢爲虐郡縣官屬聞京師爲桑葛立石頌功業於是亦爲八吉樹碑以阿其好故節軒先生張公方爲郡學官眾以碑文見屬先生正色力謝卻之度不可居卽歸田里一時士論莫不重其風節其後桑葛敗誅八吉亦相連坐而碑遂焚毀先是棄城有大儒曰王公若虛仕金季直翰林崔立劫殺時相而黨與請爲立建碑表功詠王公銘之公曰作之則壞

張氏墓誌

通鑑纂要

名節弗作則死孰若死之爲愈竟辭弗作先生與王公生同里開習知其流風餘烈故識見之卓能若是也嗚呼士大夫以文章名世當有學識以立名檢況金石之文義近於史可以易爲之乎若先生之潛德高行可不銘之以表見於後世乎謹按國史院編修官董君士廉所述行狀先生諱延字世昌家棗城之故鄉里幼嘗與羣兒戲水濱眾溺於水先生獨不爲動儼然如成人元帥董公王公見而奇之始令肄業於侍其提學軸旣長學文於李翰林治先生稟賦旣異用力清苦問學高出時輩我國家旣一中夏乃用金宋貢舉舊制試士中選者復其家先生兩試於鄉初以明經擢前列又以詞賦冠多士而聲聞日益彰矣故相董忠獻公經略山東辟先

生爲統軍司諮議時李璫初伏誅先生與參議高公逸民請宥曾從以安東土無何以親老辭歸久之禮部尚書趙公椿齡復薦於朝遂除眞定路教授先生教授崇尚名節學者興起事親至孝親疾不解衣帶親喪哀毀踰制鄉人範焉聚書數千卷築重屋以庋之爲學孜孜老亦不懈或辨經傳之訛或訂史學之失至於氣候之暄涼交游之言論悉筆於冊日有程度所著周易備忘十卷中智書二卷要言一卷讀通鑑詩二卷因讀記二十卷集文十卷棗城學舍歲久弗治先生帥邑人完之邑中大族若董氏趙氏王氏雖以將相勳伐之貴各遣子弟執經就學先生師道尊嚴諸生賴其訓誨進多貴顯益其家聲先生享年六十有二以至元二十七年冬十

張氏墓誌

十一

通鑑纂要

月二十五日卒葬新豐鄉杜家原考諱德用累官行軍萬戶妣史氏配郝氏子男堂棗城儒學教諭女適侯某王某劉某皆士族也孫男三思賢思溫思問孫女一人適彭孝純曾孫六庸訥謚某某先生世本農家考府君國初奮田間金降將武仙殺元帥史天倪復據眞定諸郡連兵討之考府君亦帥勇士五十八人夜潛入城縱火鼓譟城中震駭仙走西山遂復眞定居常訓子孫曰吾少長兵閒雖驍勇見稱於眾然恆以不齒士籍爲恥汝曹當學爲儒以續詩書之澤縱不富貴家道亦光故先生服膺先訓卒以儒名子孫迄今修學爲士銘曰

儒者之學貴守名節勢利易汙當全吾潔金石之文大書特

書義近於史言不可誣號先生辭嚴義正惡彼姦邪斥其
諛佞歸休雍容著書滿家風節峻整道德光華富貴無能或
解知魏託之空言亦祇以異咨爾多士操觚摘辭號先生
企其齊而

安先生墓誌銘

至正壬戌仲冬甲午恕齋先生安氏卒享年九十有五二子
熙熙皆前卒孫墜以是月戊戌葬先生於橐城縣安仁鄉夫
人劉氏附焉先生諱松字庭榦太原離石人也金亡遷真定
曾祖全廣祖昇皆不仕考涖真定儒學正妣賈氏先生少學
於家庭尊聞行知聲問偉然至元癸未由名臣薦起家江淮
轉運司知事歷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遂謝事

漢文編卷四

三

通鑑綱目

歸再除建寧令不赴時年五十餘矣先生爲吏廉謹治獄多
陰功所去吏民見思其北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於家
嚴條要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解
明白不爲繳繞章句學尤善爲詩溫厚和平得詩之意暇則
與翰林王公唱酬有詩若干篇晚歲充養完粹毀譽權戚無
少介意不復仕終其身嗚呼位雖卑而名愈隆年益高而德
彌邵若先生者可謂廉退老成君子矣銘曰

寒暑代謝天道之常仕止久速君子之方猗嗟先生名著昭
代進不爲汙隱不爲泰道周於身化洽於鄉年及期頤迺然
而亡人孰不仕知足或非人孰不壽七十猶稀猗嗟先生比
德者鮮列銘幽墟垂示悠遠

姬先生墓碣銘

君諱文龍字伯陽姓姬氏河東絳州人也世業儒術曾祖雍
祖泰考德妣王氏金之季年考府君避地襄鄧閒又度江居
鄂雖遭時多難所至必擇師教子故君自少卓然有立未咸
淳四年以詞賦擢進士第初授迪功郎主郢之京山簿能聲
獵獵用部使者李應春錢真孫郡守翟貴薦轉從政郎岳州
教授荆湖制置使汪立信聞其名辟郢之長壽令進承直郎
尋兼僉書判官廳事庫庾倉廩皆君司之持身至廉一毫不
以自私亦不以深刻聚斂爲務時天兵圍襄郡縣多儲金帛
以酬有功郢有金數萬兩君一日閱實而數不足主者於法
當死君曰是必急有所需乃命償之至元十二年襄陽降天

漢文編卷四

四

通鑑綱目

兵棄郢不攻而南郢之守臣乘便冒種官田竊庫金入其家
君不能止乃收故贖藏之曰他日事覺悔無及矣宋亡朝廷
遣使者稽核故宋金帛之在庾田土之在籍入官者於是貪
者相繼獲罪惟君獨無所汙未幾例以故官授之君斂身而
退因家於郢徜徉林壑以終老焉當是時來爲荆閬及部使
者多中朝舊家鉅儒如史公杞姚公燧暢公師文馮公岫皆
重禮君樽俎談笑日相樂也而姚公馮公亦就家郢各遣子
弟執經受學姚公疾革語其子曰吾世衣冠大族有如不諱
喪禮勿徇流俗姬先生深明禮學汝當咨之公薨君主其喪
衣衾棺斂衰麻之制悉遵禮經觀者敬焉初君連值父母喪
廬墓哀號三年不歸與其弟光州文學掾震龍同居無間言

蓋其孝友之實見於行事類此非徒誦禮文而已君性耿介或有饋遺一切不取人有過輒面折之一時官府多求君文章傳以爲榮君亦因與箴規未嘗以一語相諛悅荆襄山閒九月桃復華節使者寫爲圖求言君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聖人筆之于策九月於卦爲剝而桃復華表於按部之境抑亦民和之所致歟識者知其言之爲有在也郢舊有白雪樓郡守微而新之極其宏麗請君記之君曰財非天雨工非役鬼一旦規飾逾昔誰之力歟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門何必改作及高大其南門聖人書之曰新作垂戒之意深矣郡守惡其詞直藏之不以示人君曰他日必有喜吾言者後十餘年中書參議何公庭蘭命刻諸石君享年八十以延祐七

年某月某日卒葬長壽縣東十三里祖墳之側將終索紙悉書遺命了然不亂娶眉山楊氏故宋參知政事棟之從孫女子男鏞將仕佐郎主婺州金華簿擢湖廣行省掾女適張通陳書傳表滋皆儒家子滋爲玉沙縣學官孫男周南鳴呼宋養士三百年可謂厚矣及其亡也居高位者往往喪其所守君以小官能晦迹山林不易其業是可尚乎故表而銘之銘曰維昔勝國善養士一時緩急有所恃滔滔江漢南國紀人才倜儻非風靡卓然姬君學詩禮立言制行類有恥身雖退藏名愈偉尙百千年石不毀

內江林先生墓碣銘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總攬豪傑布列有位猶慮道德之士遜

迹林壑安車四馳登而用之至元十九年詔徵容城劉文靖公因爲太子贊善未幾辭歸復徵爲集賢學士遂不復起海內高其節義從而作興者不無人焉順德內止林君蓋其一也君諱起宗字伯始當四方會同程朱遺言流布遠邇君誦之知敬用志堅苦或有所疑思就有道而正焉於時覃懷許文正公已老劉文靖公赫然以風節問學著名當世君欲往從之游無以爲介擔簷負笈齋沐立於其門者三日文靖嘉其立志之卓命序弟子之列君聞其講說深思體踐極其至而後已文靖少然可獨稱君爲善學久之以家貧思省其親文靖授以治家之法君歸而行之家日益裕已而復往卒業會文靖卒乃還君事親孝溫清定省皆有禮節親喪廬墓不

勝其哀行既著聞士之從者益眾君儀容奇偉衣冠雅潔晨起正襟危坐雖造次頃刻未嘗不整齊嚴肅及與人言則和氣滿容講受經訓毫分縷析使諸生心領意會出入左右咸中規矩名公鉅儒道出其邑即請見焉見者若有所得鄉閭之人懷乎惟恐有一不善爲君所知觀感而化者多矣嘗作志學指南圖以爲學道之標準心學淵源圖以爲入聖之極功及作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菴家說共數十卷大抵皆以朱程之言爲主至大閒故相王公結來守順德始登君名於朝及長天官復論薦之君年既高所造益深優游正園玩心神明以佚老焉享年七十有六復號至元之三年二月九日終於家葬邑西南永安里門

生會葬者百餘人燕趙之士識與不識皆悼惜之君曾祖某妣劉氏祖安妣田氏考泉妣張氏娶李氏繼劉氏楊氏李氏子男曰欽女適儒士張郁李秉直張善安次女以疾在室昔我國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餘習以記誦詞章相夸尚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朱程之訓倡明斯道一時師友講習若河汾伊洛之盛劉文靖公繼之士皆知趨正學不爲異術他歧所惑文正公被遇

世祖徵居相位興教成均而門人貴游往往仕至顯官文靖公既出即歸學者多窮而在下傳其師說私淑諸人兩公之門雖出處窮達有所不同其明道術以正人心益未始不一也然而宦達者聲名顯而彰隱處者其德業或堙晦而無聞

漢書卷之十四

七

通鑑纂要

於世君卒之八年余友兵部員外郎楊君俊民以進士范渾狀君之行爲請夫賢者之墓宜有銘天爵生晚不及識君向官六察嘗薦知名士十餘人充國子師君亦與焉豈憶今復執筆銘君之墓乎銘曰

維天之生才兮將以爲世軌也明遺經以紹塵緒兮維道之所履也嗟若人之好修兮懷瑾瑜以爲美也凜冰霜以身固兮奮節義以勵乎己也紛時俗之躁進兮若彼流而風靡也彼智者之遇兮下愚者之無恥也抑先哲之爲依歸兮慎所行而知所止也銘以昭其隱德兮尙多士之興起也

故處士贈祕書監祕書郎烏君墓碑銘

汴有隱君子曰烏君諱冲字叔備其先大寧路川州人君從

親官汴家焉明經勵行高蹈深隱享年五十有二以延祐二年五月十八日卒葬通許縣之西原後三十四年外孫棗城

董鎧奉母氏趙國夫人之命來請銘初靜修先生劉公因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道德風采聳動四方士之從者日眾君年出二十亦來受業以公卿之子素習富貴冠服車騎鮮明華好既至見歸三日不返諸生皆曰是豈眞實爲學者歟翌日君博帶襪衣執經趨席刮磨豪習凜若寒士諸生噴噴驚歎劉公亦甚喜之君爲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數年始一歸省蓋惟恐學之不及也初值父亡即能行古喪禮三年不居於內宗族賢之父居官廉家無儲積諸兄宦游他邦君獨養母旨甘常具母亡哀踰前喪其家益貧日

漢書卷之十四

八

通鑑纂要

宴食或不充意泊如也榜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劉公嘗集已所爲詩百餘篇表年以命之曰丁亥集寓意深遠讀者或弗深曉君爲注釋以達其意眞定安君熙通經學古數欲謁見劉公不果君盡以所聞告之安君由是深有發焉當是時君聲名聞海內憲府藩方薦者以十數

仁皇御極銳意右文一時儒士多不次進用當路者方擬召君居成均教胄子而君卒矣士論嗟惜久之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君祖考塔塔兒台國初帥軍民詣界河北迎謁太祖有敕賜名侈捻虎者命導太師國王南伐累官龍虎衛上將軍易州崇寧軍節度使行川州元帥府事考稊初襲父

官充北京路總管佩金虎符歷尹真定彰德濟南諸郡卒官
嘉議大夫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有名當世三子長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某次同知息州事某季即君也祖妣李氏
妣劉氏配崔氏真定路治中德昭之女有賢行中外姻族以
爲表儀追封宜人子男二人杞承事郎黃州路麻城縣尹構
不仕女二人長適汴梁路總管李經次適御史中丞董守簡
鎧之母也讀書明大旨治家有禮法知求金石之文以彰其
親賢矣哉孫男三人然勳烈女一人幼嗚呼古之人蓋有不
仕者矣或全身以避地或矯俗以干名孰能安於義命之正
審於出處之宜以求合乎中庸之道者歟若靜修先生劉公
不可尙已而烏君者能忘富貴聲利之欲知慕高尚淡泊之

樂其胸中所蘊亦豈一時之人所能窺其萬一乎是宜序次
行事揭於其墓之原銘曰

委質爲臣隱約善身出處雖殊仁心則均國之四維禮義廉
恥進不由道何以曰士君退於家惟志之求善以及人而心
休休卓哉劉公君學是企凜凜高風聞者興起

焦先生墓表

先生姓焦氏諱悅字子和祖考恩金季自懷之武陟徙真定
考德義以孝義聞於鄉先生弱不好弄端重如成人始入鄉
校即知向學師弗煩於訓誨稍長從黎軒吳君游吳君明經
先生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君有所得自是一言一行皆求合
乎規矩同游者敬而畏之不敢狎侮焉我國家初定中土取

士之制未遑仕者悉階吏進先生追於親命俾習律令夜則
讀書或達旦不寐嘗於同郡安君熙講說六經之旨伊洛諸
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一時朋友皆自謂弗及也久之辟州
佐史未幾謝去又辟爲郡掾曹數月辭歸蓋先生持身廉正
不樂隨俗俯仰以故退休於家奉親之養溫清甘旨盡其職
執親之喪衰麻哭泣合於理三年不宿於內君子以爲難家
庭雍睦雖盛暑必具衣冠以見子孫子孫亦皆緝學修行先
生弟恆早亡其妻趙氏守節自誓朝廷表異之皆先生之德
有以化之也豈惟家人化之而鄉閭亦知景仰焉先生嘗曰
學者將以行其學學焉而弗踐履何以學爲哉故晝之所行
夕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則有所不爲也鄉之先進若翰林王
文恭公恕齋安先生咸器重之燕南部使者復以憲府掌書
薦亦辭不就中臺御史表其學行可爲人師遂授真定郡學
官先生勉起就職訓誘諄諄唯恐不至而學者亦樂聞其說
歲餘不出號其居曰兌齋家事不復關白詠歌詩書以佚老
焉享年七十有二至元三年丁丑六月夏壬辰卒是月丁酉
葬郡城之北大安鄉游家里先生之妣王氏鄒氏配趙氏子
男二鎮先卒次塾女適秦城尉劉景祖孫男二立本治進士
業次習耕女一幼昔先參政府君與先生交雅厚其爲掾曹
蓋同就辟先府君擢掾河東先生贈言曰君行我止豈非命
乎蓋安於義理類此先生既卒六年天爵之官鄂省拜謁墓
下塾以墓表爲請夫以先生潛德篤行當上太史垂範後世

顧惟晚學豈足以發其萬一然不可以無言也先生始學爲詩卽有理趣其詩百餘首詩講疑一編並藏於家銘曰
充乎其若虛確乎其若愚敏之歸藏淵乎自如奉親居喪執禮弗踰我述潛德以表諸幽墟百世之下尙敬其爲齊魯質行之儒乎噫

濮州儒學教授張君墓誌銘

吾鄉有博洽愷悌之士曰張君諱在字文在其學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說靡所不覽既久而能不忘屏居閭里環堵蕭然取書萬卷誦習校讎風雨寒暑不輟也賓客學子經過從游有問輒應愈叩而愈無窮然亦未嘗以自

張君墓誌銘

十一

通國叢書

矜也其爲人和平樂易孝於宗親早失其父獨奉母氏家雖固窮自奉清約養生事死必稱於禮與朋友交克盡誠款氣和色溫怡然不忍相違也人或犯之置而不問聞人之善稱道不已人苟有過未嘗一語及之嗚呼可謂博洽豈弟之士矣君世眞定藁城人幼時嘗侍諸父宦游他邦聞見日廣年二十餘始還眞定又從鄉先生侯君受業大參王文恭公休政家居君恆往來聽言論於左右所學益大以肆延祐初元詔郡縣貢興多士有司以君應詔遂以春秋中其科明年春試禮部下第時貢舉初興試者銳於一得既而被黜者譁言不止至作詩譏訛主司君卽日束書而歸曰是吾所學未至也朝廷方崇尚斯文作興士氣凡與計偕者授以校官有

差君得眞定儒學正具訓諸生懇懇不倦初成均制登歌樂以祀孔子至是郡國悉倣爲之古樂廢已久憲司求能通制度音律者其議屬君君乘傳詣餘杭稽圖制器審協音律數月完歸春秋釋奠必奏其樂鏗鏘之音升降之節觀者悚然思見隆古之盛矣國家旣以文藝取士士之進也不難於是人人思奮於學而中州老師存者無幾後生或無從質問聞君善教來學者益盛經其指授多中科名君旣明習春秋以貢舉惟許用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之傳然四家言義互有異同君比輯其合於經者爲四傳歸經以授學徒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數千人而考官必得碩儒士方厭服至治癸亥御史中丞曹公伯啟監試浙省以書幣延君遂偕宣城貢公奎江寧楊公剛中長沙歐陽公玄考試其文及禮部取士浙省得人居多泰定間故翰林待制彭公寅亮屢薦君多識故事宜居史館不報乃循資調濮州教授泊然赴官振舉學職山東學子遠近至者常百餘人君晝則分經講貫夜則課習程文久之疾作或勸君宜少休則曰教吾職也敢以疾辭乎猶講說如平時而疾益劇矣以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官舍年五十六濮之官吏及諸儒生共割俸出財爲治棺槨僦車載之歸葬其鄉君曾大父其不仕大父玉承事卽承年縣尹父君鐸上都留守司掾妣顏氏娶羅氏子男二人務本治進士業立本尙幼是歲六月十日葬君藁城縣張家原里人國史院編修官俊民以狀徵銘其墓天爵自總

張君墓誌銘

主

通國叢書

角時從親來京師閒歸鄉里輒與君游每獲多聞之益嘗嘉君之賢而竟不果顯聞於時悲夫故爲之銘銘曰

維古於學貴多識匪術才華蘊爲德猗歟張君資挺特篤師古訓廢寢食典學校文臨郡國多士鼓箏樂矜式神於君子壽何啻石著銘章示無極

故靜觀處士劉君墓碣銘

劉氏世家上饒唐季有諱迪者仕於郿徙居郿之清溪六傳曰字宋慶歷三年登進士第官至祕書丞其弟曰定皇祐五年舉進士官至尚書吏部侍郎皆有譽聞於世爲郡望族君諱傳字芳伯祕書丞六世孫也曾大父咸大父元芝宋迪功郎父孔昭母胡氏君少學於家庭迪功府君教誨甚嚴君讀

漢書卷十四

五

通鑑卷十四

書清苦日記千言前至元時江東部使者柳城姚公燉按行至郿郿之名士黎君廷瑞吳君存偕迪功府君同往造謁君操几杖以從姚公愛其穎慧命題賦詩君援筆立成姚公嘉歎期以遠大迪功府君常訓子孫曰吾家歷世習詩禮蓋三百餘年汝曹勉旃無墜先業君感勵奮發遂窮五經尤深於易推明程朱之傳復輯諸儒之言以輔翼之又輯大學中庸要語以授學者名既著聞江浙湖廣兩行省提學官各以校官起之俱不就延祐天子賓興多士郿之郡守首以君名應詔君曰吾之所學果能合於主司之好乎自是深居不出聚書數千卷論討皆造其極郡人爭具禮幣延致於家塾而師法焉君有弟曰仁曰儀可各以所學分教鄉邑朔望來歸

深衣巍冠諸子侍列一家父子兄弟以道義相規切若師友然視聲利泊如也君晚年獨喜爲詩雍容冲雅五言諸作深得陶韋之體佳時令節杖屨徜徉清溪之上蕭然若與世相忘者中臺御史列薦其行集賢院臣表以靜觀處士之號焉君室程氏前三十年卒終不復娶或問其故則曰獨不聞曾參之事乎後至元六年二月某甲子君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三子男曰貞孫女尚幼某年月日卜葬君於郿之和風南鄉苦塘原以程氏祔既葬門人程與權來請銘其言曰鄙自昔爲文物之邦邇年鄉之老成若黎君吳君皆相繼淪謝今君又亡吾黨後學小子將何所考德而問業焉余感其言爲之銘曰

漢書卷十四

五

通鑑卷十四

清溪漣漪可以樂飢劉氏來居世讀詩書遭時易代歷年三百詩書之傳獨有遺澤溪水之清可以濯纓咨爾雲初尚保幽貞

張文季墓碣銘

張君諱綱字文季家居京師以清修博雅聞於時卒不仕終其身當至元大德間民庶晏然年穀豐衍朝野中外號稱治平公卿大夫咸安其職爲士者或退藏於家優游文藝樂以終日而世亦高仰之此其承平人物之美後世不可及矣君資高爽佩服儒素讀書而不求官治生而不謀富稍有贏餘卽購鐘鼎彝器法書祕畫真收偽黜日得日奇明窗棗几布列展玩作而喜曰古人不可見矣流風遺澤是尙有可稽焉

人欲傳觀亦不甚惜或以遺文古事求質於君君考訂辨說
 皆有援據可徵非妄言以自詭者也君處家雍睦動以禮法
 自持齋居深靜竹樹茂密無世俗囂紛之雜間爲詩亦多
 清婉可喜久之遂名顯京師當路者欲薦用之君不屑也一
 時名公碩儒東平張公孔孫高唐閻公復汲郡王公憚柳城
 姚公燧涿郡盧公摯濟南劉公敏中皆傾蓋與君友休旬令
 節相帥詣君焚香煮茗鳴琴觴酒翛然娛樂京師之人相傳
 以爲盛事君享年五十有四以至大二年九月十五日卒是
 年十月十八日葬大興縣燕臺鄉可大里張氏霸州文安人
 五世祖俊生興興生福福生道金季避地河南事定北歸遂
 徙居燕以詩書教授學者子皦歲戊戌以經義中選著儒籍
 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娶李氏封清河郡君三子伯曰經復
 業進士卒官太常檢討次緯贈賢集直學士亞中大夫季即
 君也娶劉氏二子鉉雲南行省宣使早卒次逢吉由國子學
 正累遷太史院校書郎官第七品贈君從仕郎文安縣尹劉
 氏封宜人至元元年春逢吉由芮城尹入爲國史院編修官
 錄君行事來請銘天爵囊在成均與逢吉及其仲兄今禮部
 侍郎景先游慕其家世儒雅故序而銘之銘曰
 去古日遠古製浸微文物聲明孰究其遺圖象鼎彝君子是
 寶匪以玩物稽古之道翼翼京師軒蓋塞途豈無居人孰可
 與娛洵美張君愔愔大雅視利在前如棄土苴顧瞻其家圖
 器猶存以貽孫子永著斯文

滋溪文彙卷第十五

碑誌九

元故武義將郎漳州新軍萬戶府副萬戶趙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姓趙氏諱伯成眞定人也考府君偉國初以才勇從丞相史忠武王平金耀里軍百戶歲庚申公始襲職隸萬戶邸公麾下移兵戍守歸德己未從邸公濟江攻鄂中統三年李璫反公與賊戰有功邸公旌幣三端改隸招討使野德迷失麾下別將拔都軍百人至元十有一年天兵渡江從攻沙陽新城陽羅堡因戍黃州進攻隆興撫州建昌皆下之十三年宋亡宋臣陳宜中張世傑挾益衛兩王走閩海表年官人圖復

宋其下倡亂從之閩大擾公從招討使攻建寧降之行省署

建寧安撫司達魯花赤是時守禦未備有盜萬餘起南劍

來犯建寧柵郡西河上公隔水而陣一矢射死賊首眾鼓勇進凡數十戰斬首不可級計血流於河水爲之赤生禽數百人獲鎧仗無算省錄其功復署公建寧路軍民達魯花赤明年政和慶元民亂公討平之吳聖公倡浦城人爲亂公剿除其眾左副元帥高某薦之復以公兼權建寧路萬戶於是招募士兵千人教之擊射皆號精兵盜聞公威名或斂避不敢犯民亦少獲其休息焉朝廷嘉之特賜金符制授武略將軍管軍千戶公益奮激思自效十七年春柳昌民杜萬一挾左道媚人表僭名號構亂一方公偕方安撫生禽萬一磔龍興

市賞公白金五十兩復以管軍萬戶守建寧十八年制授管軍總管進階武義將軍是年秋漳州高安賊作樹柵以爲固公命作雲梯先登攻破其柵禽之二十年冬黃華賊起公引兵覘之抵范墩與賊遇敗之又抵甌寧之黃屯與賊遇又敗之斬首不知其數餘皆敗走復屯甌寧之板橋公又敗之未幾賊號二十萬復來分據建寧四面以示必取公潛出兵水南賊發矢如雨下公不爲動乃泅水以濟諸軍從之大呼殺獲無算賊披靡遁公追殺之且行且戰三十餘里僵屍藉藉被山野又捕虜數百人時黃華餘黨散在政和之青州及獅子巖者公皆破之賊患遂息行省檄公守松溪政和兩縣二十四年移南劍是秋尤溪賊作公又平之招諭民之脅從者俾居其鄉乃還鎮是冬鍾明亮兵起公偕福州路達魯花赤脫擒捕之轉攻南劍及邵武諸道皆大破之平章拜除表公前後戰伐以聞制司其請超拜漳州新軍萬戶府副萬戶二十六年冬平寧化黃土石門等柵二十八年省府以漳之龍巖羣盜之所出入移公守之乃招諭賊魁謝大老等來歸二十九年漳浦賊作公從樞府臣破之復留公守雲霄隘於是招諭曾小虛歸化而曾大虛負險不出公復以兵臨之大虛亦降其餘黨尙爲民患公提勁兵揉之省臣以南詔之地控制循梅潮廣諸郡檄公鎮之仍總雲霄之兵凡二年盜不敢犯民甚安之大德初元劇賊劉大老犯漳州境公將兵迎戰刀中公頂及腰猶與賊戰不已於時公年六十七矣遂移疾

北歸行省不允公復以爲請久之方聽其去至大二年正月
十有九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七葬真定縣新市卹別駕莊
之西原公貌魁梧力能兼人平生大小蓋百餘戰身被十餘
創其勞勛何如也初公至閭閻人卽降同列建議請計口徵
銀爲贄禮號令嚴急民大驚恐公榜通衢立罷其事合郡歡
聲如雷呼公爲佛建議者暴死民大稱快公綏輯新附簡易
寬厚民以爲便立祠祠公迄今不廢嗚呼昔者王師伐宋曾
未數年降其君臣墟其廟社已而遺民在在蠶起何其取之
之易安之之難若是歟余讀周書每歎周人滅殷之易安殷
民之難也大抵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益知書之爲可盡信公
母高氏夫人常氏如夫人者七子男四人仲立德明寧老仲

世宗文憲皇帝

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信女三人長適真定劉某次適建寧謝某幼爲比丘尼孫男
十人成立君佐君澤君弼君哲君傑君和君讓君祥君瑞曾
孫男二人眞保關保公歸元子仲立嗣仲立卒弟德明嗣德
明卒仲立之子成立嗣成立卒令其子眞保嗣焉天爵與公
同里少嘗拜公酒酣耳熱語其生平戰攻之勞英氣凜凜眞
一世豪傑之士哉銘曰

南北分裂

世祖荒之滔滔江漢一葦杭之宋社旣墟頑民胥動借曰余
復交刃以閔荷矜爲兵裂裳爲旗動萬爲羣以殺爲嬉公往
兵之小大百戰殲厥渠魁執俘以獻惟昔閩越文物皇皇何
於斯時大肆厥狂蓋有所恃地險而遠新造之邦未洽國典

慨彼昏闇以干大刑幾三十年橫海始寧維公虎臣多著勞
勩身犯矢石出入瘴癘

天子錫命副長萬夫傳子及孫世功弗渝白髮來歸優游隴
畝語其生平猶見材武惟公之墓滋水之陽刻詩貞石威名
日揚

元故奉議大夫國子司業贈翰林直學士追封范陽郡
侯衛吾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臨御中國思建百度以興文治至元六年乃命國
師肇造新宇頒布天下京師建國子學以教胄子外則州郡
並置校官以教民之俊秀者又置提舉學校官以總之利以
制敕符印改用新字於是國家言語文字盛行於時而國師
之功固不細矣當是時左右國師以成其功者公之考文書
奴其一也新字旣成遂由翰林應奉文字超拜直學士久之
仍以學士出爲提舉湖廣學校官召歸京師卒二子長曰護
林中順大夫監漢陽府次卽公也諱野先少敏悟世其父業
年二十擢爲國子教授諸生翕然信服不敢以少年易之歲
滿乃遷助教又遷博士爲博士凡三考遂遷監丞又拜司業
累官奉議大夫公性謹厚其於教人孜孜不怠作成人材居
多嘗考古先聖賢行事及歷代君臣可監戒者譯以國言傳
諸學徒故諸生服公之訓人人卓然自奮思立事功非但誦
習其空言而已公又依倣成均之制定爲學規下至米鹽筆
札亦皆出納有發其所譯潤諸書人爭傳之學國言者以得

世宗文憲皇帝

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公師爲榮至大間

武宗皇帝親擇貴臣子孫數十人俾從公游

仁宗皇帝方興學嘗公尤深嘗曰此人極有學守不可使離
監學公亦泊然守職不變不退蓋自教授累至司業幾三十
年未嘗別遷他官一時臺閣名鄉碩輔往往皆其子弟或欲
援公居要官者輒力辭曰是有命焉不可幸而取也舊制司
業班列五品以公故特升四品方欲進爲祭酒而公不幸病
卒矣得年四十有七

仁宗深悼惜之累贈翰林直學士大中大夫輕車都尉范陽
郡侯其子赫赫少傳家學知名公卿間出監解之聞黃之黃
陂皆有惠政入翰林爲修撰拜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擢拜

漢書卷之五

五

通鑑書

陝西江南兩臺御史言事切直劾罷權貴數人歷僉江東湖
南肅政廉訪司事進拜海北廣東兩道副使按行郡縣風采
肅然今官大中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嗚呼國家
自建元以來號稱治平迄今七十餘年矣京師公侯大家富
貴赫赫而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閒者何可勝數而公父子
三世獨以文雅清慎相繼顯聞不亦盛乎公曾大父以上世
仕高昌自其考始入中國遂家京師母入掖納追封范陽郡
君公配也先的斤繼入刺的斤俱追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一
人赫赫也女三人適侍正府知印達禮馬河東廉訪副使教
化河南行省都事柏柱孫男一人曰保堅女二人幼公以延
祐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卒以先塋地隘權殯都城西佛寺元

統元年十月庚午葬宛平縣香山鄉七園里銘曰

皇有中夏百度繼作人文昭宣臣民允若乃興庠序敷揚國
言公爲之師不衍其傳有來貴游執業抑抑羣材斯興以贊
皇國公居函丈三紀如初佩服古訓衣冠舒舒咨爾國人榮
達滾滾文字之澤獨克悠遠公又有子家學是承歷游清華
令譽日升思美公度式表貞刻尙其來裔是效是則

亞中大夫山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張公墓志銘

公姓張氏諱克忠字彥直至元中由東宮宿衛出爲益州判
官擢遼陽行省都事入爲宗正府員外郎以親老乞歸養久
之調廣平永年令歷明州信州路推官遷知吉州事再遷知
州以年老遂致仕卽拜山東道宣慰副使累階亞中大夫泰

漢書卷之五

六

通鑑書

定三年九月九日終於家年七十五公爲人醇厚篤實遇事
果於有爲初佐蠡州歲饑民起爲盜公出米爲糜以食餓者
於是吏民以公故相繼出米所活數千人盜亦衰止諸王叛
東土詔遣大臣部諸將兵討之公時居遼陽幕總督軍餉無
少闕居民流亡失業者公撫輯完復東土以寧永年地號沃
壤公下車召其耆老語之曰治民之道在乎敦耕桑崇庠序
廣儲蓄而已農桑勸則無寒飢之苦學校興則知禮讓之方
儲蓄廣則無水旱之虞矣在縣三年以治稱信屬縣玉山誣
民僞造楮幣獄具矣公疑而辨之民得不死繪公像事之終
身延祐丙辰關中猝有變聲連河東吉在窮絕山谷聞民乘
閒欲爲盜公下令禁止盜竟不發旁州官屬爲不法者憲司

徽公往治之而訟獄積歲不能決者亦以屬公皆決治如法吏民畏服公所至大興學宮延師儒以教化爲本擇良民子弟開敏者補諸生爲除其繇役以故民學者眾而風俗亦或少變焉和州歲旱公出禱輒雨歲則大穰乃繕治州之廨舍及神宇所當祠者財用甚省而堅完可久和人縫掖者文偉公治行以狀薦於部使者部使者以其狀聞於朝而公年已七十矣曾祖諱廣伯祖諱仁仕於金考諱璧皇贈奉議大夫知趙州事驍騎尉高邑縣子妣王氏贈高邑縣君妻楊氏封高邑縣君子男二人登從仕郎籍田畧丞次某張氏世家中山葬新樂縣儀臺原自公祖以下始葬安喜縣竟坊原公之卒也從葬堯坊之兆公初以材敏侍東宮一時宮臣後多貴顯至大官獨公出治州縣計資而升未嘗肯妄進取入官五十餘年而歸老焉其廉退有足嘉者故爲之銘銘曰

故奉政大夫遷陽行省郎中黃公神道碑銘

延祐四年六月吏部主事黃公肯播擢拜監察御史時丞相鐵木迭兒以受賕得罪墜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窮治其事皆相顧無可奈何公視事謂同列曰丞相受賕之罪固所當治然其罪之大者盍悉陳之即率同列言丞相違

世祖制括地江南致汀漳民叛陰奪阿撒罕太師官致關陝弗寧降諸王監郡監縣致宗親不睦增江淮鹽課地稅致黎民困窮引用貪邪小人致朝廷政亂臺臣以聞 天于震怒命罷相政事黜其門下用事者若干人由是公之聲名暴著中外而小人怨恨思害之矣明年春詔御史長哥偕公巡行上都覈實吏贖先時上命建佛寺於雲州七峰山以太府丞大都監制大都者平章某私人也 上所賜軍匠金帛大都及總軍官悉分取之軍將訴於御史臺至是就命公等鞠之辭連平章及其兄某二人方近倖寵任權勢赫然入言於上以公等不思奉詔覈實吏贖乃敢沮格修治佛寺 上性慈仁奉釋教惟謹以其言爲誠然即遣使召公等至京師止宮門外某傳旨責而遣之尋復以長哥及公知雲州事俾董治佛寺以訖其工公下車捲倦以愛民爲事少不以適禍自懲怠其事也郡當南北衝乘輿歲幸上都供頓廚傳悉資於民公取之有制民不甚擾權貴宦官過其州聞公廉直亦不敢橫有需求值歲大饑穀貴民徙公請於朝得米若干石以振餓者其民至今以爲德

仁皇賓天丞相復位向所黜門下之人悉召用之睚眦之怨無不報者會史臣請修先朝實錄內外三品以上官在皇慶延祐時除拜罷免賞賚罰悉錄送史館符下百司公具昔所得罪以聞相雅怨公思害之未得遂誣公訕謗先朝言於英廟與長哥械至上都有司承望風旨謂公等不應言上而

言上重坐以罪仍籍其家始知公衣衾圖書外他無所有公退伏田里漠然不以介意及泰定改元詔書凡鐵木迭兒挾怨所構害者悉蒙昭雪於是始除公遼陽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在官歲餘以疾卒泰定三年四月也其年五月葬錦州神水牛羣峪先塋之次公字允藝其先齊人金初遷利州州南滿井黃家寨先墓在焉大安末又遷錦州其世系可稽者懷安生昌昌生慶忠慶忠生杲杲生錦州儒學正居中居中生開元路儒學教授璵是爲公考以公貴贈奉議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義豐縣子妣劉氏贈義豐縣君娶張氏封義豐縣君子男曰謙由國子生爲秘書監管勾公少與其兄育堂弟育稷育訥俱學儒公獨業成出仕初爲錦州儒學正貢山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九 國朝文獻

北憲司書吏轉燕南入貢兵曹擢御史臺掾尚書參政三罷早與公善累欲辟公力辭不就遂補中書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改吏部主事出調雲南郡縣官八稱其廉還拜御史累階奉政大夫卒時年五十八聞者莫不哀之公爲人磊落明白讀書務求大旨尤喜古人奇節偉行故其剛毅正直屢與禍會而無悔昔者先君與公交契至深嘗同掾東曹同檢校中書蓋道同而志合者也先君居秋官幕亦嘗言忤權姦而卒無事然與公偕卒官行省郎中悲夫天爵尚忍言哉今幸與謙得爲同朝常相期勉以無忝先世爲事會謙以公之墓碑爲請故序而銘之銘曰
偉哉黃公早以儒進植志不阿守道自信延祐

天子清明在躬思正百度丕變羣工爰有相臣陰險嗜利盜用福威傷我聖治君門九重匪言孰通嚙爲耳目克廣天聰公居其時執憲靡顧讜言正色彼罪斯著斥官外郡數惠在民國述信史網羅舊聞彼爲詆欺忍肆凶毒公身可辱公名不辱惟昔

世祖肇建憲臺孰去匪邪孰進匪材

列聖承之典則咸在人存斯興君子奚慨肅肅風紀豈無正人云胡不淑以殞公身還海茫茫碣石在下太史銘之克示終古

皇元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康靖邢公神道碑

正議大夫光祿卿邢某既葬其父母偕丞相掾趙隆來請曰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十 國朝文獻

維邢氏世家遼東吾祖忠定公當聖朝創金之初倡其鄉民來歸太師國王承制授義州行軍千戶撫綏其眾不妄誅夷東人咸往依焉後以壽終先考康靖公時方七歲祖母趙夫人以官授其族子先考既長恬忽時榮不事進取奉母以孝聞及與人交慈祥樂易鄉閭以長者譽之族子屢讓以官辭不取也元貞二年二月二十日卒享年八十有一先夫人先十年卒年五十五吾與二子承先世餘澤被遇
仁宗皇帝給事禁闕命掌膳羞酒醴日承寵光曾無數年致位列卿推恩之隆延及祖考敕賜第宅並居京師念先世墳墓遠在遼東子孫歲時不克展省今買地於京城之南燕臺鄉契丹里作爲塋垣樹列翁仲石像以元統三年二月十九

日舉先考及先夫人之柩葬焉願爲銘文刻諸石昭示寵光於無窮嘗讀周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四飲之物以其祭祀賓客王之燕享而酌數獻酬皆合其度酒正之出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蓋古昔王者畏天恤民經德秉哲罔敢暇逸崇飲故掌酒之政嚴慎若此我國家自

世祖皇帝肇建官制命宣徽光祿以司膳羞酒醴凡郊祀宗廟朝會燕享則其奉之故必勳舊世戚親密近臣始得與焉而邢氏父子兄弟遭時治平皆愿謹自持上結主知迭膺是選非朝廷恩寵之隆祖考積累之厚何至是歟謹按忠定公諱建昌特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魯國

公諡忠定

七

通國叢書

公諡忠定配趙氏贈魯國夫人康靖公諱璉特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康靖配張氏贈魯國夫人光祿

初事

成宗皇帝得在宿衛大德十一年擢承務郎禮部員外郎歷尚食局大使尚飲局提點皇慶元年超大中大夫宣徽院判官進嘉議大夫祕書卿出爲大寧路總管召拜光祿卿娶張氏封魯國賢淑夫人子男三人長曰山而由近侍擢奉訓大夫嘉醞局提點尋加朝列大夫又加中議大夫典瑞少監遷太監卿會升監爲院就拜典瑞院使官資善大夫改侍儀使轉光祿卿出爲山東道宣慰使卒次曰海住起家中憲大夫詹事院斷事官遷嘉議大夫侍議使擢工部侍郎卒官通議

大夫光祿卿次買今宿衛內廷銘曰

於赫元皇登世隆治累洽重熙涵育成遂爰有臣鄰石左帝廷富貴尊安遭逢顯榮推本其先載德弗耀否極而亨實乃天道相桓忠定乘時奮揚好生止殺保其鄉邦康靖承之辭祿而隱篤生孫子榮達袞袞國有大事祠享會同牲牢酒醴罔或不共帝念其勤畫日三接華要卿曹父子就列上公封國節惠哀章爾宗爾先燁其輝光顧瞻遼東鬱鬱封樹逮莫至止歲祠永慕龜食惟吉改卜新原刻文墓石永昭國恩

元故僉浙東海石道肅政廉訪司事甄君墓碑銘

上皇帝以至順三年出居靖江侍御僕從多弗克從時則有若廣西元帥府都事甄君世良左右承事克盡恪恭明年

鑒素堂

七

通國叢書

皇上入繼大統遣使召君入朝未幾御史臺奏爲山南道廉訪經歷將行上不許改通政院都事無何擢拜監察御史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至元元年九月六日遇病終於金華官舍二年六月丁酉葬眞定縣大安鄉曹家疇北原甄氏世爲眞定人君祖諱全妣朱氏考贈承事郎眞定縣尹諱義妣宜人王氏君字賢卿早歲業儒既長習律令年四十餘游江南會朝議用儒士補郡縣吏浙西提學以君名薦遂補慶元掾曹進擢浙東西憲司又進南察院

文宗皇帝方居建業臺臣御史皆得進見君從御史按事廣海入辭潛宮上識其貌問其姓名尋貢中臺天歷元年文宗入正宸極下詔固讓明年

明宗皇帝立於朔方敕省臺分官奉寶璽北廷君從御史在行上憫其勞特除廣西道廉訪知事在官歲餘調元帥府都事際遇今

上疊承寵命捐軀以爲榮君恆思報效而不敢自伐君爲人質實謹厚不與物忤初使廣海御史務爲苛察以釣名聲君隨事止之其在靖江親視省

上服用數奏甘毳食物調護聖躬夙夜無懈蓋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上時燕閒喜親翰墨大書賢卿二字以賜及遷浙東上憐其貧又賜楮幣五千緡仍諭君曰浙東汝嘗巡行勿以爲遠其恩眷類此君享年六十有八初娶李氏延祐二年九月卒年四十七贈宜人至是合祔君墓繼室

墓誌銘

主

通國叢書

洪氏封宜人子男曰英內察院書史曰蒙常熟州吏女適都人李惟柏孫男五人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思忠銘曰

於赫聖皇神明之胄往居南土天篤其祐既踐天位如日當中照臨復燾六合同風尙念從臣式懋勞烈匪朕爾私庸表臣節抑抑甄君人曰遭逢進司風紀昭明有融惟古哲王舊勞於外亦有臣鄰左右翌戴咨爾多士負奇蘊能或命不遇卒老於行何獨甄君膺是榮寵爰述銘詩光賁正隴

元故應坊都總管趙侯墓碑銘

維趙氏奉聖州磐山人天兵入中原侯之祖考以易州總押都統帥民十萬來歸遂拜鎮國上將軍都元帥易州軍民太守始家易之涑水尋詔拔降民三千七百爲獵戶別置應

坊總管府司之仍錫元帥金符兼領其職元帥卒元子守贊嗣守贊去爲他官侯之考府君嗣府君卒侯嗣之侯之爲總管也廉以律已嚴以御下歲時蒐獵進貢有常而民不擾經行所部民相帥爲酒食遮留侯未嘗一入其家下至胥徒部屬趨其約束亦不敢生事病民居官二年引疾免歸民念之不忘侯卒之三年猶子棣州判官道安奉狀請銘侯墓昔者國家草昧之初南北未一政教未洽常因敗狩以講武功故鷹師之職貴幸隆寵承平既久猶恐武備衰弛或者不究其意馳騁豪縱因爲姦利民始不勝其困矣若侯行事可不銘乎侯生世家喜狗馬射獵既長聞容城劉公號稱大儒燕趙多士咸往授業侯亦趨函丈執弟子禮劉公告以聖賢之訓

墓誌銘

古

通國叢書

歲餘盡去豪習故相何公瑋數稱其賢國初兵荒之餘元帥度田數千畝分賜諸子以給衣食侯守先業不墜種木千章歲計益饒然自奉清約惟務振施貧乏趙氏宗族旣盛宦學四方或不相聞侯移書俾歸省元帥公墓庶幾古人合族之義焉其貧不能歸旅殯他州不克葬男女昏嫁及時者侯給錢皆有差先世正隴在磐山者侯復鑲石表之列樹翁仲令子孫不忘其處嗚呼侯行事若此才不滿用識者惜之侯諱密字仲理祖考諱柔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贈天水郡公諡莊靖妣張氏贈天水郡夫人考府君諱守政應坊都總管又以長子允貴贈同知保定路遂州事妣王氏金吾衛上將軍義之女追封宜人侯初娶范陽劉氏早

卒獨居奉親幾二十年萬戶廉某聞而賢之以女弟歸焉夫
人出大家有賢行亦先侯卒有男二人女五人男曰伯仁隆
祥使司宣使其次伯輔庶也女一適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進
士廉方二在室二天侯享年七十有四以元統二年二月某
日卒伯仁舉侯之柩於其鄉五峰山次元帥之兆葬焉銘曰
有美趙侯生於華族年富力强狗馬馳逐長知問學出親師
儒刮磨豪習衣冠舒舒莅官臨民不忒不戾至今其民懷慕
遺惠推原爲政蓋本諸身振施孤窮九族日親聖治百十治
於中士文恬以嬉猶不忘武王公將相蒐畋以時車過侯墓
尙徵銘詩

武略將軍河南淮北蒙古都萬戶府千戶武君墓碣銘

卷五

五

通鑑綱目

國家龍興朔幕中原豪俊奮其材勇起應以兵時方急於得
人無遠邇親疏之間故能克成武功混一華夏今觀武君功
行之實則國初用人之盛尙可稽焉君諱展占河南蒙古軍
籍以驍勇從其主帥南征署帳前百戶躬冒矢石直前無避
主帥承制授行軍百戶至元庚午從攻襄陽南陸洞又從攻
安慶黃龍洞戰績居多進行軍鎮撫甲戌渡河有功賞賚甚
厚升四翼漢軍千戶宋之亡也揚州堅守不下大兵臨之君
帥士卒分守要害未幾調監邵武光澤縣版圖初入政令未
洽或相率起爲盜君出奇策獲渠魁戮之釋脅從者不治民
大感服連帥表於朝制受管軍千戶錫銀符已而金院賊作
眾號數萬君從行省平之有加功武略將軍河南淮北蒙古

都萬戶府千戶錫金符癸巳卒享年若干夫人楊氏子男三
人長曰德贈武略將軍襄陽萬戶府千戶飛騎尉西平縣男
次日脫因曰可畏支出也德沁毅有謀略不幸早卒孫庭璋
庭玉俱幼脫因權嗣其官脫因卒庭璋嗣方其幼也楊夫人
親鞠育之稍長從羣兒授詩書於鄉校羣兒未達庭璋能通
其義楊夫人曰汝祖將蒙古軍征伐以有今官汝父早亡汝
當襲爵今以蒙古名命汝庶不亡授官之所自也由是以小
字忙兀台行天歷之初京師調兵以禦北軍庭璋被檄巡視
檀薊諸隘人多觀望廷璋獨戮力所事而不敢怠事平進官
忠顯校尉曾孫男九人曰息曰謚曰諱曰質曰毅曰庸曰義
曰忠庭璋子也曰衡庭玉子也女三人適蒙古軍彈壓謝某

卷五

五

通鑑綱目

千戶范某百戶當閭武氏本陽州關川人徙家汝州梁縣葬
縣東某鄉某原今成滑州白馬云銘曰

矯矯武君奮身戎行進長千夫材武洸洸濟彼淮江又抵閩
越分將國兵克著勞烈再傳其孫遭時無虞學古儒將佩服
詩書思表先德垂示孫子汝水淵淵其流無止於皇國初圖
治須才無聞戚疏羣士鼎來立賢無方古有明訓述此銘詩
屬爾豪俊

滋溪文彙卷第十五

滋溪文稿卷第十六

碑志十

高邑李氏先德碑銘

至順二年春兵部侍郎李公思明擢太禧院斷事官是冬遷戶部尚書明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元統元年調江西道廉訪使二年召爲工部尚書又除大都路總管歲餘拜中奉大夫浙江行省參知政事於是推恩褒封先世大父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諱平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軍都尉隴西郡侯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毅加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隴西郡公祖母宋氏母隴西郡君王氏並追封隴西郡夫人公得告北歸謂郡人蘇

漢書卷六

一

通鑑綱目

天爵曰思明少讀孔氏書起家試吏列官臺省致位光顯鴻恩褒命施及祖考思明何有焉今將樹碑先墓以彰朝廷之寵光以表先世之潛德子其爲我銘之謹按李氏其先太原人公之曾祖府君華成金季避兵入趙之臨城山中生四子長卽郡侯次曰鵬曰弘曰榮艱難鞠育皆克有成府君既卒兵復至各逃難解散弘榮被俘郡侯物色百至卒不能得後聞弘榮俘雲朔間復往求之竟出錢贖還中統初元中土已定乃自臨城遷居高邑因著兵籍遂葬府君於縣之新豐鄉營村原頃之有詔調兵戍襄謀伐宋郡侯亦在遣中宋亡始歸而弘榮別占民版先是赦凡民已著兵籍別入民版者罪之或勸當訴於官郡侯不可曰爲兵雖勞寧獨任之忍令吾

弟罹於罪乎至元十四年卒年八十六二子長曰訥次卽郡侯公事母以孝聞治家儉勤宗族雍睦公仕於朝欲迎養不許曰吾不忍離鄉井止隴也公既貴顯未嘗喜見於色惟教以清慎持身忠實事上春秋既高益自謙恭里人咸化其德郡邑牧宰歲時存問必造其廬曾無一事干焉泰定四年卒時年七十二鵬二子曰旺曰琪弘四子曰威曰輝曰某曰某訥之子二曰信曰德郡公之子二長卽公也次曰思敬公之子二曰庸曰讓俱補國子員思敬之子二曰允曰權允補宗仁衛譯掾公初由丞相西曹掾爲壽福院都事歷府正司典簿工部主事大都留守司都事山北憲司經歷戶部主事河南行省員外郎陝西行臺都事刑部員外郎御史臺都事遼

漢書卷六

上

通鑑綱目

陽行省郎中山北道廉訪使遂爲兵部侍郎公爲人質實自信未嘗矜智飾名居官臨事毅然有守其爲山北經歷也先時有誣告天寧路官不法者逮繫三十餘人久之獄不能具憲長傳致其罪公至閱其獄辭不可而止泰定間丞相倒剌沙當國其黨與有坐貪墨者時車駕在上京公以都事往奏其事丞相怒欲沮之萬方中書參政楊庭玉亦以官市錦受賕事覺詞連丞相壻大都路治中某丞相請令臺省宗正鞠之臺臣以爲世祖立制官吏貪墨者唯令臺憲劾治今日與省宗正共之是違祖宗舊制也上請者七不報公辭歸京師臺臣復聞始可其

請庭玉等款伏當治其罪丞相急奏貸之弗及於是益怒會御史封章言天下水旱貧民流徙皆樞機之臣不能調變贊襄所致丞相取其封章入言曩者相柱鐵失言論異同構成國禍今御史誣詆大臣惑亂朝政當置獄鞠問乃矯敕令諸生省院宗正雜治中丞侍御史皆下獄及無所得遂以臺臣損益御史封章奏聞為罪公曰是皆某等之責臺臣無與也辭氣奮激眾皆聳聽倒刺沙屢奏誅之賴

天子知其無罪不允復自請為御史大夫奏釋其事公退歸田里泊然不以介意丁內外艱治喪以禮由是聲名益著

朝廷連拔用之其在戶工二曹力能正其錢穀濫出者乎嗚呼祖考積累於其先公承於其後碩大顯融為時聞大是宜

有銘以表見於後世銘曰

李氏祖遷肇於大原畜其善慶以貽後昆惟茲後昆益大以顯乃本厥初流澤日遠於皇建官式放漢唐中書憲臺紀綱四方公才而賢揚中歷外細不必陳當錄其大在昔泰定有臣擅政虐餓燦天百僚震悚公於是時執憲在庭風采冽冽發諷是懲彼騁其威我勵其操若金弗渝如水不撓退安田里華問彌彰帝嘉其直登用日允尚篤其先璽書褒賚匪徒褒之用勸有位自昔人臣顯親為孝數備禮登以有先屆維今之制樹碑新阡銘詩孔昭百世其延

楊氏東塋碑銘

楊氏為善姓舊矣其家真定由東鹿徙推本世次鹿城翁某

生總管成總管生嚴齋君義嚴齋生從仕郎靈壽縣尹昌榮縣尹生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俊民凡五世元統二年夏縣尹遣人持先世事狀謁銘於天爵曰吾家葬真定郡城東秦家里先考不幸客死江淮先妣無恙時嘗曰楊氏塋域弗廣禮當別兆第祖宗神靈安此殆且百年未易改卜汝父初配已葬兆域吾老汝其別為我塋葬郡城西柏堂原今將卜葬先妣念先世墳墓尚無文字以表其潛德敢請天爵少與俊民同門學今又同執筆太史鄉閭故家遺事固所喜聞而樂道也謹按鹿城翁為人孝謹慈祥金季播遷南踰河以先隴隔歲時不克展省遇祖考忌辰悲哭彌日因號鹿城以示不忘鄉井平居無疾言遽色蓋

溫然馴行君子也

年八十餘而卒總管字道原早歲嗜學有志事功值時多艱抱器弗售歲壬辰北渡河僑家真定郡新列於兵民無屋宇乃寓僧舍親終悉力以營家壙手植松柏孝聞遠邇歲丁巳遂占戶版隸劉元帥織局時官制未備元帥廉君有守因命董匠眾稱總管君分功授法歲獻其程已而朝廷所設官至君退就匠列織組謀畫眾咸咨焉殖家清儉童奴年出四十悉皆良之日均人也獨可久役乎春秋既高命構崇屋繪孔子老子像祠之間集幽人誦說道義以佚老焉卒以至元八年三月年七十三其配向氏李氏王氏俱開封人向氏歿於兵李氏卒年四十一王氏卒年八十五生五男子日和日元日義日律日某和字和甫性好簡靜知與

溫然馴行君子也年八十餘而卒總管字道原早歲嗜學有志事功值時多艱抱器弗售歲壬辰北渡河僑家真定郡新列於兵民無屋宇乃寓僧舍親終悉力以營家壙手植松柏孝聞遠邇歲丁巳遂占戶版隸劉元帥織局時官制未備元帥廉君有守因命董匠眾稱總管君分功授法歲獻其程已而朝廷所設官至君退就匠列織組謀畫眾咸咨焉殖家清儉童奴年出四十悉皆良之日均人也獨可久役乎春秋既高命構崇屋繪孔子老子像祠之間集幽人誦說道義以佚老焉卒以至元八年三月年七十三其配向氏李氏王氏俱開封人向氏歿於兵李氏卒年四十一王氏卒年八十五生五男子日和日元日義日律日某和字和甫性好簡靜知與

世不偶充然自樂以終其身大德八年八月卒年七十七配任氏生子三人珍定用元字元甫偶儻不羈聞江南佳山水輒往游觀至元二十五年六月行至江州卒年五十五棄殯彭蠡湖側配王氏義字義甫嚴齋君也丰姿雄偉弱不好弄寡言笑長入鄉校師友異之母既早世奉繼母以孝事兄尤篤里徭門役已獨任之治家嚴栗閨門肅然凡與人交始卒一敬曰歡狎者交紀之媒也嘗遇相者戒君不可遠出出則事叵測也及兄訃至即日戒行或以相者言止之君曰兄亡不奔赴可乎至則兄墓已淪于水君居踰時哀慟無已鄉人見而憐之援君同歸過淮易舟君以舟弊別就一舟而鄉人差在前訝其後訊之莫知所在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也年五

卷之六

五

通國叢書

十五相者之言果驗縣尹既奔涉江湖衝冒風濤物色百至竟不能獲久之作木主卽淮濱迎神以歸君初配王氏前卒繼室張氏有賢行生男四人全昌榮顯允德秀孫男十八逸民殷民友民獻民懷民中民信民黎民斯民其一俊民也皆讀書業儒俊民登至順元年進士第知名於時銘曰燕南趙北有城拔上峙恆嶽下瞰滹沱山川炳靈將相焉出亦有清門世業儒術敦行孝友蘊德於身身焉弗彰燕及後昆有美孝孫溢於翰墨射策王庭思報皇國昔在炎漢揚世顯融雄爲巨儒震官三公天懋其功克衍厥後衣冠相承嗣有賢胄真定之宗來胤日隆願瞻東原封樹是崇維古公侯必復其始碑以表阡匪華桑梓

寧晉張氏先塋碑銘

昔至元中寧晉有名公偉人故按察使王公忱參知政事王公倚廉訪使荆公幼紀宣尉使陳公祐及其弟御史中丞天祥皆以風節才猷聲振當世天下想聞風采況居同里開世通婚姻親其流風遺俗者歟大中大夫順德路總管張侯世家是邑間來請曰公爵非材承先世遺澤及鄉黨耆舊之訓纍有樹立由樞密丞相掾官工部主事歷行陝西省員外郎儲政司議中書左司都事工戶兩部郎中僉山南廉訪司事行河南省郎中監察御史都漕運使改牧順德推恩褒贈祖考將刻石先墓以彰朝廷之恩渥以爲鄉井之光華子其銘之按張氏初由臨城徙兆寧晉金符鄉井臺里侯之高祖府

卷之六

六

通國叢書

君某值金人南徙河朔盜起偕里人避幄室中盜索出之歷問何有眾不能對殺之府君遺盜藏衣一篋遂獨得生配郝氏一子曰林值天兵入太原率眾來歸歲乙未著籍民版配王氏慶源軍節度副使王之女弟按察使忱之姑也一子曰山植家勤儉見童僕棄粟於地必俛拾之曰農人終歲勞苦汝何不念之乎大德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五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清河郡伯配姜氏封清河郡君一子曰善讀書業儒不事進取奉親教子克孝且嚴積粟於家振施鄉鄰之貧者里有惡少獨畏其行而不敢犯初封從仕郎卒贈奉議大夫知趙州進朝列大夫同知真定總管府事加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清河郡侯至治三年十月

卒年七十九配劉氏累封清河郡夫人生千四人公薨公憲公佐季即侯也始官工部董修大內文武樓諸侯王邸白海柳林行殿材用減省而堅完可久泰定開京畿雨水關陝大旱民皆告飢侯承詔振之所活無算至順初都事左司時相請給西域買胡中寶鈔若干萬定侯曰空府庫以私黨類明詔所以誅姦臣也今復欲效尤即太史上言國有禁忌四年不當興土功時中書方請爲左相起甲第侯復官工部獨曰民閒營建尙卜吉日矧咎徵在國家臣子忍爲之乎愈憲山南斥豪民之武斷鄉曲者及拜御史從畋柳林久未還宮即拜疏言

聖躬櫛風沐雨當以宗廟社稷爲念遂命罷獵順德方旱侯

卷之六

七

通鑑纂要

下車卽雨歲則大熟公薨之子二曰珪國子員曰瑁公佐之子二曰璟曰璞都水奏差侯之子二曰璉國子廟學管句曰琦女孫適眞定路司獄王德工部奏差蘇良臣司農司營句鄧宗禹中書省宣使王蒙蒙即參政椅之孫也獨公憲早亡其子亦天妻劉氏守節自誓年踰六十有司登名於朝旌其門曰貞婦云趙屬邑七寧晉最下衣冠卿士接武明時表率風厲其人者多矣張氏累世不顯至侯始大閨門之中亦貞順有禮表而名之豈第爲一鄉勸哉銘曰

太行之中大陸旣作列爲郡邑民物旁礪皇有中夏稽古建官至元隆盛聿多賢材藪爾寧晉故家遺俗風動丕應善斯可續侃侃張侯學傳父師克奮材能以究厥施民無恆性習

俗日下樹以風聲不善者化漢有王烈行義孔彰鄉名君子邦家之光自昔有國賢材是進表率之機惟祗惟慎咨爾張侯克紹前聞來者興起尙觀斯文

眞定杜氏先德碑銘

至正紀元春二月大中大夫廣平路總管杜侯均以祖考封爵請於朝踰月制下祖信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尉京兆郡伯考瑤贈大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輕車都尉京兆郡侯侯將樹石表於塋兆乃錄先世所藏故國誓書譜牒傳志屬天爵爲之銘維杜氏世家眞定故宋昭憲太后之族建炎初宋人南徙有留居栢城者曰宴之宴之生繹繹生思義思義以材武爲萬夫長金亡北踰河至臨洛鎮卒焉夫人李氏

卷之六

八

通鑑纂要

擊其二子歸眞定長卽中山府君爲人篤實不欺河朔旣平治生益裕每因事導人以善鄉人化其德至元九年六月卒享年六十有一其配京兆郡君李氏元貞元年八月卒享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仲卽順德府君丰姿高爽所交皆一時名流性喜施與人有緩急赴之惟恐後其才長於理財不舉小官歷監中山濟州廣平清江稅民不苛擾而額亦溢將老以承務郎有八作司提舉致仕享年七十有三至治三年十二月卒其配京兆郡夫人賈氏享年七十有九天歷二年七月卒子男均也女適承直郎德興縣尹李權孫男壽國子員曾孫樞楷植中山府君之弟靜二子曰珍曰萬順德府君之兄曰瓊弟曰琰臨水鐵冶管句曰琮仕之顯者侯也侯以葛

城縣尹擢丞相東曹掾改太府利用兩監經歷廷議以廣東
海船病民命侯罷之悉收舶貨入官一毫無所取改承德郎
萬億綺源庫副提舉遷奉直大夫樂州知州政治修理人懷
其惠升中順大夫嶺北行省左右司都事佐其省臣分給邊
民錢穀郊王嘉之與以名馬進拜廣平路總管侯之遠祖諱
蘊蘊生琬琬生爽爽生仕周爲宣徽南院使五子審琦審玉
審琚審肇審進女歸宣祖是爲昭憲太后后既貴蘊太保琬
太傅爽封陰平郡王尋加太師其後蘊累贈太傅封平原王
琬太尉西河王爽中書令仍以爽有佐命功俾從祀景靈宮
又賜誓書護其家審琦事後唐爲義軍指揮使子彥超西京
作訪使審玉早卒贈中書令審瓊富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

卷之六

九

通鑑纂要

諡恭禧子彥珪饒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彥珪子守元梧州
刺史審肇左武衛上將軍檢校左僕射贈太傅昭信軍節度
使諡溫肅子彥遵南作坊使審進保義軍節度使累加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贈中書令諡忠惠追封京兆郡王子彥均彥
彬彥均密州觀察使贈安化軍節度使子贊文供奉官贊寧
殿直孫宗壽三班奉直初平原西河兩王葬真定東南臨濟
原石儀皆具至恭禧公卒葬安陵溫肅公賜第京師子孫徙
家開封請以昭憲故第度僧居之敕名臨濟禪院尋改奉慈
免其稅役俾守墳墓久之漳沱大水墓皆淪沒元符二年平
原王裔孫常由吏部侍郎知成德軍訪求塋域得碑翁仲
於臨濟沙中而封植之金天會八年陰平王五世孫通直郎

權萊州軍州事欽兵後購得王之遺像復修家譜分遺宗人
藏焉自後臨濟屢有河患先墓遂失其處國初中山府君政
卜塋域於真定西北三家原嗚呼後唐至今四百餘年凡三
易代衣冠遺裔泯滅無聞而杜氏獨能傳緒若此天爵昔列
詞林得觀宋史稱杜氏世以積善聞鄉里陰平王所至民立
生祠昭憲有言以天下務重不可暇逸四海至廣當立長君
茲其德澤深厚貽謀晏安而其家賴之能久遠與故爲之銘
曰

維杜受氏陶唐其始漢周延年徙家西京再世執憲益弘厥
聲畿魏僕射齊尉衛雲仍祁祁接武元魏三世持節嗣守
常山遺愛在民有若世官平原西河蓋其華胄女輔宋氏不

卷之六

十

通鑑纂要

正傳授積善之慶鄉里允聞四世王封澤流子孫後都夷陵
衣冠孰在陰平遺苗及今益大出贊省務歸領郡符人思其
惠王善其謨龍命褒章賁及祖父德澤淵淵方來無止歸視
其家故牒猶存維昔先世贊紱盈門爰立豐碑以表世德漳
沱安流永衛封植

元故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李府君神道碑

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李侯來請曰伯敬早承先訓纔有樹
立踐敬中外官第三品朝夕恆以不克顯親揚名爲懼今聖
澤汪濊贈典光華先考府君既錫龍章焚黃告於墓次然神
道之石猶未有刻惟執事幸賜之銘則府君孝德懿行庶可
以垂示於後世矣按府君名註字才卿少奇偉有志節甫冠

游京師適裕皇卽位儲宮世廟命選故家子以備宿衛府君以才敏在選中出入蒐畋無不從行至元十年裕皇始受冊寶而左右之人多以年勞得官久之大司農臣請於京城之南新城定興之域建立屯田分命中原及江淮軍士樹五穀以實軍儲制可於是置總管府以莅之分立諸署以治其事比及三年墾田若干萬頃而倉庾委積如坻如京矣府君由宿衛爲萬盈署令在官數年治效居多會留守段貞奏立虎賁衛以掌屯田而總管府諸署皆罷府君於時方強仕也以母年高乃家居不出躬奉事之甘旨滫醢盡孝養母幾九十以天年終喪葬如禮孝行聞於郡國而侯時已入官府君益不肯仕又十餘年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五歲至大元

年正月八日也娶楊氏易州太守某之女有賢行前府君二年大德十年三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二人長則伯敬次伯顯女一人適棣州管民提領張某孫男曰某女長適承務郎南陽府判官左括次適史楫府君初贈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新城縣男加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隴西郡侯楊氏累封隴西郡夫人府君曾祖考諱忠仕金知黎陽縣祖考諱章興定中以驍勇擢水軍萬戶佐高陽公張甫守信安屢出奇兵戰燕趙之野金亡始殞其身考名天祐初以父死國事隱於易之西山事定初謁萬戶張忠武王秉忠武器其才引之入見命爲新城縣尹時天下初定披荆棘立官府立居室以招流亡闢田野以務稼穡布

政以養民興學以訓士居官十有三年始終民懷思之不忘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尉隴西郡伯配張氏封隴西郡君侯元貞初宿衛內廷久之中書奏爲尙乘守屬歷太史院經歷儲祥都事外補則爲同知慈利州事建康路總管府判官知衛輝之淇州又知保定之安州遂遷漳德總管淇州之政民尤稱之方泰定乙丑河北大水無麥禾民無以爲食侯首捐俸以倡富人共爲出粟得二千餘石分給貧民於是民無死徙者明年夏大蝗淇之西北鄉有蝗生焉侯齋沐禱於浮山八蜡祠至暮有羣鴉飛集食蝗皆盡郡人神之又明年河朔大旱侯禱於靈山龍祠者七每禱卽雨歲用豐稔民有訴弟毆己者同列欲置於理侯曰是吾等不能宣布教化

所致召而諭之曰汝兄弟之身俱父母之遺體奈何以小忿傷父母之遺體乎其弟感涕友愛如初雷氏女訟鄰女冒己侯令里長喻之曰鄴下風俗不可長也郡有豪民爲猾惡以亂吏治侯痛繩以法或改行爲善侯愼而有守年六十餘卽致仕而歸少嘗接見先朝故老誦其言行甚習益溫然循行君子也維李氏涿州范陽人後徙雄之范城自隴西郡伯以上葬縣東南歸信鄉柳林莊府君始葬其母隴西郡君於鄉北嘉禾鄉板築里遵遺命也而府君亦從葬焉嗚呼昔者貞祐之變金人南播兵燹之餘中國衣冠舊族存者無幾而新城李氏祖孫相望百五十年宦學不絕非積善累行之久能至是與銘曰

猗與府君允爲吉士生際明時胡不祿仕歸休於家事母孝
恭晨夕甘旨罔有不供母終天年喪祀以禮鄉人咨嗟咸曰
孝子燕趙之野有川有阿士生其間慷慨悲歌世代既遷風
俗斯易王化熙熙樂我聖治維昔李氏進長萬夫大勇桓桓
徇國捐軀溫溫府君克奉其母忠孝一門輝映今古皇有卹
典錫茲侯封墓門之南有石崇穹爰刻是詩式表懿德惟後
子孫尚嗣其慶

元故廣平路總管致仕禮部尚書李公墓碑銘

李氏由燕之霸州寓家河間今居京師三世矣公諱羽字翼
之大德中從事省曹擢戶部掾轉掾宣徽就除架閣庫管勾
階承務郎久之調同知南陽府唐州事選爲左八作司提舉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李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進奉議大夫兵馬指揮使改度支監丞積官大中大夫廣寧
路總管歲餘致仕而歸遷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享年七十有
四至正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卒贈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
侯諡敬敏越十日葬大興縣燕臺鄉大市莊之原以元配隴
西郡夫人王氏附夫人前公十年年五十有九卒繼夫人郝
氏祖考諱成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尉隴西郡伯祖
妣呂氏隴西郡君父諱仲謨累贈大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
車都尉隴西郡侯妣劉氏隴西郡夫人子男四彥敬奉政大
夫兵部郎中彥中忠靖校尉僕州判官彥通山東宣尉司奏
差彥德未仕女二適張某皆官族也孫男三恆補國子員外
恪恂女一我國家既有中土設都於燕建立朝省考定官儀

而錢穀律令章程非得明敏便給之士不足以集由是四方
才傑羣起而趨赴之中外庶官沛然足以充其用矣況如公
者家居京師又有適用之才凡在廷煩劇之司列郡長貳之
任皆克舉之是宜有銘表著於世公早游鄉校及長治文書
省曹卓有立志而不詭隨欲顯名於當時故所至卽以敏給
見稱戶部宣徽掌出納金穀餼陳錫賚之數尤稱浩煩公既
從容辦治領宣徽者多貴近大臣善公之爲遂有管勾之命
唐州地本沃衍兵荒之餘貧民不克佃作爲強有力者兼而
有之民屢訟之於官而長吏貪其賂皆不爲理公驗其契券
稽其疆界悉歸之民未幾公丁內艱去官民不忍忘公惠刻
石頌之都城設公作司凡銅鐵絲漆蠶絲筐篋席箔繩索皆
掌之以一司不勝其任故分左右其煩雜不可勝紀朝有營
繕祭祀宴享畋游飲饒不時之需悉取給焉公既被選供其
急未嘗乏用勤其職不以爲勞及代者至則以故除新斂按
籍付之無一缺者輦轂之下風俗雜而獄市煩兵馬使雖用
擊斷然專任以刑則網密而俗儆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公
素明習法令又合寬猛之宜而惡少稍知斂避不敢犯法以
故固圉數空大駕歲幸上都公卿宿衛之士扈從而還悉出
駝馬分飼山東河朔以少者留京京師度支卽以芻料給之
比歲或以地遠恃貴幸多不肯行於是京師供給愈煩財用
或不足矣公不卹怨乃度郡縣近遠年之豐歉皆命驅駝馬
出之而國用亦少紓焉遂拜總管方施豈弟之政以撫東人

人亦安其慈祥之治而公年及七十矣此公之劇煩治劇因服官政可見者也非其才之精敏過人能如是乎嗚呼有國家者當患人才之不足也或其才能而世勿克知或用之違其所長未究其蘊此所以世不獲顯其用民不克被其惠也若用之或宜其能或食焉而怠其事又豈造物者之所佑乎公益有濟時之才而不負其所用者也其壽考顯榮有子孫以善其繼豈偶然乎彥敬起家御史臺知班歷浙東西憲司照磨改山南山東知事由江南行臺照磨爲中臺管勾擢陝西行省御史改僉江東廉訪入拜監察御史又僉山南憲司事進擢郎官是益克承先志益大其家者與銘曰

卷之六

七

通鑑卷之六

掾錢穀刑章有程有憲培克爲能苛察爲明苟克利己遑問民生正笏束紳朝衣綵繡日月其除國政奚賴偉與李公職司其憂中外踐更敷政優優事集目前雜沓軼轉疏之剔之是究是度匪名之植而名益隆匪利之趨而福是崇其福伊何天篤賢冑執憲惴惴風紀惟舊克承克衍家用以興寵榮有光遭世治平京城之郊有拱工木刻石載文來者其勛

滋溪文稿卷第十七

碑志十一

元故通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內勸農事朱公神道碑

世神皇帝既一四海思欲休息吾民命選良二千石以牧養之

成宗皇帝恪遵祖憲天下晏然一時守臣多才能清慎之士若朱公者蓋其人哉公諱霽字景周泰安新泰人也初襲父官爲淮東大都督知揚州至元十四年詔改都督府爲總管府命公爲揚州路總管兼府尹官中順大夫佩金虎符二十三年改吉州路總管二十五年遷少中大夫起爲平江路總管元貞改元進階太中轉台州路大德四年轉信州路十年

滋溪文稿卷十七

十一

通鑑綱目

遷嘉議大夫總管衢州路延祐三年進通議改徽州路七年夏四月戊午以疾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凡七爲郡守唯吉州丁外艱不果赴其他皆有政績可紀公初爲揚州時甫弱冠已能習知民事治以簡靜民便安之平江戶賦繁夥素號難治公寬其法制而民亦理或告嘉定富室王氏謀爲不軌郡議調兵捕之公曰是必姦人利其財爾遽從其言民將重足而立不得喘息矣且人孰不畏死奈何以罪懼之乃命邑令及千夫長一人潛謁虛實遂正誣告者罪會大兵航海征爪哇賓榔郡給軍餉十萬餘石而風濤之險折閱之害吏民咸以爲懼公曰郡民朱張二氏歲漕米海道可俾就輸充其常賦之數則公私皆利眾咸服焉公遇事敏給類此台州

土不宜桑官歲徵絲績於民民轉市於他所公請正輸其直民甚便之或言郡產白金可以充貢行省命公行視公曰此作俑以害民者也力言無有議遂寢其他若賦役之苛鹽鹺之擾纖悉委曲公皆爲條約以釐正之自人至今以爲德黃巖歲饑公惻然曰掠災卹民守臣職也俟報而發民無餘矣吾寧獲罪不忍坐視其民飢而死也亟出官粟振之全活萬人事聞朝廷嘉之海有劇賊數百恣行剽掠舟人患之至是禽制渠魁同列欲緩其獄公曰茲爲民害久矣孰忍容之遂置於理餘黨聞之皆潰信州歲貢金幣金則私於吏手幣則培剋於工民無可奈何公親爲督視其弊始革先時郡即宋某官辛幼安第爲稼軒書院國初成兵奪而居之公歸其侵

滋溪文稿卷十七

二

通鑑綱目

地新其棟宇儼然立爲學宮矣衢之西南黃陵堰溉田數百萬頃歲久弗治水溢爲害公曰此農正先務也庀工完之是歲江南旱饑衢田藉堰灌溉獨獲豐稔民故無徙死者又修平山亭暇則帥僚吏登覽山川林壑之盛而詠歌焉徽州歲貢紙數百萬皆賦細民民不勝困流移失所者眾公驗戶籍請以田多者賦之爲除其租中書是其言民害始息又葺學宮以教士子修郡乘以識風土郡人方樂其政而公薨矣我國家至元大德時方內悉平年穀屢登法制簡易公卿大夫往往多樂外官蓋有以也公治揚七年徽六年平江衛皆五年所至廉平政理名聲流聞吏民愛慕豪強畏服齋閣靜深娛意圖史蓋隱然承平官府之治焉比年朝廷軫念斯民數

下詔書選擇守令卒未聞有治化表表稱於時者豈才能不逮於昔人歟抑或有難爲者歟如公者誠不多見矣公曾祖某祖森蘊德弗耀父煥累官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母夫人高氏配趙氏先公卒次管氏江西行省左丞如德之女俱有婦行閨門以爲則趙氏未嫁有足疾父母辭焉公卒行親迎之禮子男七人德懋德輝德容德成德潤德明德寬皆以學行聞於時德懋深陽州判官德潤江淮營田提舉女七人適許謙葉珍陸鉉敬自強謝庭芝管若鑑吳某俱宜族也謙同知攸州事自強安州知州孫男十三人道生道寧道安道興道定道清道存道全道通道常道康道元道堅女二十人公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某縣某鄉某原初宣慰公以雄材

漢書卷之七

三

漢書卷之七

將略奮戎伍天兵渡江臨安已歸而揚州獨堅守不下及大兵至郡守李庭芝戰不克遂棄城遁兵荒歲飢軍民數萬或相食制閫不能支民且亂宣慰公諭八郡吏民來歸聖朝秋毫不擾淮人大悅近臣道之入覲世祖獎諭良久錫賚甚厚公至元末亦嘗以事見馬上顧問周渥賜西錦衣一襲嗚呼昔者江淮內附之初法制未立居官者或肆食暴以虐其下而公父子惟務施德布政惠活其人其胸中所存豈不出於尋常萬萬哉宜其子孫蕃衍衣冠相繼爲海內聞家天爵按部淮東道定適爲憲史以公神道碑銘爲請故采其治行序而銘之銘曰

惟天生民弗克自又惟古建邦分吏以治吏治伊何允惟循

良國用寧一民斯樂康於赫

皇元奄有萬國爲官擇人克奉其職有美朱公如古列侯慈祥愷悌敷政優優四十餘年歷典七郡民歌孔揚肆有令聞在昔公考材武桓桓挈爾萬眾易危卽安肅及諸孫世秉詩禮蔚爲聞家衣冠濟濟彼何人斯爲虐爲貪報施昭昭天罔弗監泰爲公卿山或如礪銘詩不磨視此良吏

元故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王公神道碑銘

至元六年冬十月丁酉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王公以疾卒於郡之德教里吏民咸走哭弔明年至正改元正月甲戌其孤子仁護公喪歸二月庚寅葬安喜縣仁樂鄉奇蓮原吏民懷思不忘屬國子

漢書卷之七

四

漢書卷之七

司業潘迪頌公遺愛於石仁來請曰先子治行魏人已述之而神道之碑獨未有刻吾爲子孫者稱揚先世之美庸敢緩乎按公諱惟賢字國寶世家中山祖立仕金爲唐山主簿皇贈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太原郡侯考玉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縣公少從鄉先生學長善書計遂游京師擢戶部掾由宜徽入掾中書延祐二年詔大臣分賜諸王金幣於朔方掾屬從行者遷賞有差公與其選進官從仕郎工部主事未幾改戶部主事踰月徵政院選爲都事中書奏留之徵政復以爲請朝著由是皆知其材久之得告歸省父疾尋丁父憂廬墓鄉閭以孝聞服闋復爲工部主事轉吏部奉定元年擢中書左司都事先是詔由吏出

官者止從七品至是許至四品公超遷五階官奉直大夫無
何擢拜御史遷戶部郎中庭議以公向嘗賜資於邊復命偕
重臣北行周踐沙漠蓋萬餘里邊人賴其惠進爲侍郎官朝
散大夫海漕歲運米三百萬石以饋京師舟至直沽則命戶
部官一人往督其運公凡四往彼皆悉其廉明不敢爲姦米
盡完好不雜升中議大夫同知河間都轉鹽運使司事公深
卹竈民之苦工本親給與民官屬不敢有所措克值秋大雨
颶風溢潮舟圯沒官鹽七萬五千餘引死者三百餘人公力
陳於朝復散楮幣令民煮鹽以當其數又給死者葬具竈民
感公之惠繪像事之至順三年進亞中大夫兩浙鹽運使公
經畫有方課先諸漕以集仍補前時所負鹽十萬引廷臣嘉

其能請賜酒幣勞之時今天子新卽位大會宗親賜予蕃渥
白金不足分命鹽漕代償公設法取之而商不擾元統初元
拜戶部尙書朝廷以錢穀爲重非精熟練達者不授公歷主
事郎中侍郎凡財利出入盈縮咸悉其數於是節省冗費尤
夥至元元年詔選郡守宰臣以公應詔出爲大名路總管郡
境方旱公下車數日雨以霑足聞歲則大穰官歲和市綺素
於民而直不時給積多四百餘萬緡公屢以爲言始給其直
民力以紓府署譙門及韓忠獻王祠歲久將壓公治完之楮
幣之易以便民用吏或滯之公申嚴舊規以去其弊租稅之
徵以足國用賦入不實公選人督視以盈其額吏之濫者黜
之民之冤者辨之文書下州縣皆畫刻時以遠近難易爲期

眾莫敢違旦望入學令諸生講誦經訓以程其業敦勤耕稼
裁抑游惰使各食其力三年夏河北大水水入郡城沒官民
舍且盡公朝服致禱捐俸募能治水者立給賞分命有司縛
木爲舟以救民又發官廩以食之豪強或乘時肆攘奪公痛
繩以法亟使人告言於朝天子爲遣官振卹所全活者不可
勝計此公之有功於魏人魏人所以不能忘也公終更二年
吏民挽留弗忍公歸卒年七十有一祖妣劉氏繼陳氏妣尚
氏劉氏尚氏俱贈太原郡夫人娶楊氏封太原郡夫人繼周
氏皆先卒今夫人趙氏子男曰仁將仕郎武備寺知事孫男
益也先儒有言兩漢名臣多出於丞史小吏非丞史之能出
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爲我國家之用人也

內而公卿大夫外則州牧藩宣大抵多由吏進可不重其選
歟公數歷中外垂三十年理財治民皆以能稱宜有銘云銘
曰
在昔國初天啟昌運於時豪傑咸思振奮或陳謀略或屬橐
機據其智勇乃翼乃前海宇既平爰立法制九有同文比比
試吏有美王公冠佩于于不忒不矜珥筆以趨郎官之庭御
史之府奉三尺法孰敢踰矩詔從大臣往撫遐荒恩涵澤潏
遠人所望時稱其材再司巖政賦入有經民弗告病晚典魏
郡惠愛孔多魏人思之拊爲頌歌吁嗟王公焯有能績凡爾
法家過者宜式

元故奉議大夫河南行省員外郎致仕贈嘉議大夫真

定路總管和公墓碑銘

和氏占數東平陽穀縣世葬縣西六里之原有因官家濟州任城者既卒歸葬於鄉其子兵部尚書元昇徵文以表諸墓按公諱洽字伯川至元十年起家試西夏中興路勸農司掾久之擢屯田丞遷濟州判官大德初轉益都高苑縣尹歷尹濟之沛單之單父二縣延祐元年以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又三年卒我國家既定中土務先民急而版籍刑章食貨工作樞機品式之制必得精敏通變之才始周其用故一時豪傑羣起而爭趨之當中統初故相張忠宣公行省中興邊防既寧乃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以利其民及立勸農之官辟公爲掾其後又立屯田長官擢公爲丞故於灌

德興志卷之七

七

通鑑纂要

溉之方播植之利深有力焉會西部有警公集強壯者守城堡老幼護隄防而轉輸供餽不絕事平甘州宣慰司以其功聞遂佐濟州州當水陸要衝侯藩朝覲要甸貢賦舟車相望迎候無虛日公應務優暇而民政亦修高苑歲凶公下車諭吏以民方乏食一切不得橫有誅求又捐俸倡富民出粟以振貧者眾賴以安初朝廷歲命衛士以駝馬分飼民家及聞民被擾始命郡縣築駝圖作馬廐官吏董之庶幾編民不至受害公時在沛買地三十畝作馬廐數十楹又建風雨雷壇以謹時祀又濬棘家處家清水甘沙四渠以通漕運工築雖勤公親視之財省而民不知勞是時朝野寧謐年穀屢登按部使者巡行郡國皆清整嚴峻故守令亦多守職奉法而民

獲被其惠澤爲公仕四十餘年官五轉而至六品階六遷而至奉政大夫享年七十有二卒以延祐三年三月十有六日葬以是年四月某日考府君諱順妣劉氏配張氏享年八十有五卒以元統二年七月十有三日合葬公墓子男五人元謙歷晉州安平縣主簿易州深水縣尹卒官承務郎新州路新春縣尹元昇歷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司直知趙州德州同知眞定路事河南嘉興安慶三路總管進拜尚書正議大夫致仕元恕歷壽福院照磨汝寧西平縣尹河南稻田提舉裕州知州卒官朝列大夫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元清濟州蒙古學正元孚新店開提領女二人適朝請大夫同知温州路總管府事李伯榮封眞定郡君次適奉訓大夫昌國州知州嚴毅封沛縣君孫男四人歷黃州路錄事司判官忠志思未仕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德州齊河縣主簿陳致雲次適敦武林尉侍儀司通事舍人楊思文封宜人公先世勤於稼穡至公讀書入官清慎自持治獄平恕所至以愛民濟物爲心不求赫赫之譽而人亦多稱之嗚呼官之比民者莫切於守令或深文峻法以干名或玩歲愒日以苟祿斯民何賴焉公之父子俱以材敏列官郡縣又以循廉見稱於時是宜有銘以紀其世公以子貴贈官嘉議大夫眞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汝南郡侯考府君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汝南郡侯妣劉氏配張氏俱封汝南郡夫人而諸婦亦以夫貴受封命焉銘曰

德興志卷之七

八

通鑑纂要

唐虞建官首命義和惟和受氏傳緒眾多晉漢之間凝家于鄆陽穀之宗豈其苗胤公服官政豈弟愛民天報之豐多子多孫多子多孫克守家法不忒不求施用不乏或紆墨綬或持郡符歲時來歸車騎甚都天子有錫恩及考祖閭庭禮嚴亦有命婦衣冠之盛萃於一門耀爾州里華爾宗廟福慶之儲其來無止尙思忠孝勛汝孫子陽穀之野有木惟喬刻銘貞石德音孔昭

元故亞中大夫河南府總管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復號至元之二年三月壬申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韓公以疾終於洛陽官舍享年五十有二是歲五月戊申載其喪歸七月己酉

韓公神道碑銘

九

葬宛平縣高麗莊之原又十有一年諸孤以太常博士金華胡助之狀請銘公神道之碑昔者

世祖皇帝克大一統凡殊方絕域豪傑智謀之士隨其才器而登用之故能招徠羣工震疊九有治功興而天下定矣公起家朝鮮入直環衛敷歷歲久位列通侯是宜著銘以表其墓豈特昭示寵光覆被韓氏子孫實維表率忠勤以爲外藩臣工之勸初關隴陝洛之郊號稱沃土國家承平百載年穀豐衍民庶樂康然自致和之秋軍旅數起饑饉薦臻民之流亡十室而九自是朝廷數遣重臣出粟與幣以惠活之獨除租賦以休養之擇選官屬以撫安之既久而後事稍得寧公當天歷二年由臺臣薦擢僉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時

餓殍載路存者無以爲養公悉心振救務實惠全活者不可勝計巡行郡國糾劾貪邪風采大振歲餘還爲陝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兵荒之餘法制寬弛公舉行墜典而樞機品式寢復其舊關中地大人眾去京師又遠錢穀缺徽州縣幕職故多版授時銓曹法壞貪吏旁緣爲姦聞有富庶之所眾皆視爲奇貨公籍在銓名次先後復以缺爲等差一日忽坐省中唱名注擬即揭省門銓吏不得高下其手眾服其公未幾省官曹掾因坐他事皆免惟公獨無所污遂遷河南總管公下車訪求民瘼度其緩急而施行之郡當西南孔道使者交馳驛騎多死公覈實驛戶得富實者若干皆姦民久避役者卽日趨事貧窮者悉聽免歸而驛傳始不乏矣肇新驛舍及幃帳衾褥器皿使者之至如其家然以廟學門廡傾圯繕完如初旦望帥僚吏聽講經訓冀習知其廉平之理又置更漏謹其晷刻以警朝昏又其惠民局修藥餌以活貧人之有疾者蓋河南昔經兵難民多徙死公私廬舍聖賢祠廟盡皆毀壞公到官未久百廢俱興大則出官帑小者割俸以倡富者樂於輸財貧者皆願服役故人不擾而事集蓋深得古人救荒卹民之意焉於是政聲流布遠邇凡他郡刑獄冤抑田宅婚嫁訟決者行省憲府屢以屬公皆隨事裁遣眾悉推服及聞公薨咸悲思之公諱永字貞甫居本國之清州世以儒術爲業

世祖既奠天位萬邦來庭維高麗王尙主聽還其國乃選世

家子弟二十餘人爲質於朝公考亦在選中久之歸仕其國子孫因家京師公以大德七年入備宿衛未幾

成宗皇帝命掌服御爲近侍時宮禁邃深法制嚴整公扈從出入小心慎密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公復被召在其左右

仁宗愛尙文學公時時進說故事至大初元官承務郎資武庫提點遷奉議大夫壽武庫使轉利器庫使皆武備寺所屬國家初以武定天下故於甲兵所藏不輕授人公居其職凡十餘年出納無虞延祐七年遷奉議大夫天寧路錦州知州又遷高州公習熟二州之俗故其爲治也本之以寬仁守之以廉靜民被其惠吏服其能及遷遼陽路懿州知州未及上

遼陽路懿州知州未及上

遼陽路懿州知州未及上

遂有僉憲之命公性明敏幼若成人喜怒不形於色稍長愈善文學國人敬焉及莅官臨民寬厚豈弟未嘗疾言遽色勤於政務至忘寢食持守潔白一毫不取諸人奉身清約恆以圖史自娛齊居終日澹如也捐館之日室無餘財聞者益重其操公五世祖奕仕其國爲尙衣直長同正生子希愈儀仗府別將曾祖考光胤朝請大夫禮賓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右僕射祖考康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典禮司事以世子師致仕卒諡文惠公考謝奇朝奉大夫右司議知制誥三世皆以進士及第曾祖妣陳氏本國富戶長慈之女封通義郡夫人祖妣任氏禮賓步卿龍臂之曾孫權知監察御史克和之孫禮賓注簿同正全祐

之女金紫光祿大夫政堂文學禮部尙書寶文閣大學士判

兵部事諡章憲公鄭某之外孫女封牙善郡夫人妣蔡氏繼

妣鄭氏本國大相良祐之女封利城郡夫人公鄭出也既仕

聖朝階官三品 天子推恩贈其祖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

院事上騎都尉追封高陽郡伯任氏封高陽郡君考贈翰林

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蔡氏鄭氏俱封

高陽郡夫人公配崔氏累封高陽郡夫人子男五人長孝先

由近侍累遷太府監右藏庫副使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資政院都事擢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次仲輔侍

儀司通事舍人次文獻給事儲官天爵既序公行治官封卒

葬壽年仲輔曰吾東國之俗凡筮仕結婚必各徵其族世外

家非勲貴之胄不得補官非衣冠之世不許作配蓋有古人

仕者世祿崇尙氏族之遺意請並著之銘曰

朝鮮之東箕子所封遺教猶存蔚有華風自昔其國風俗好

儒設科取士誦詩讀書矧逢

聖朝海宇咸一東土承風誕沐文德有美韓公起自儒家人

侍 天子允著才華出領郡符分持憲節春陽之溫美玉之

潔民受其惠吏畏其威關陝東西咸有去思公用弗亟公有

賢子言論雍容進拜御史惟仲與季出入禁廷執事有恪繼

美父兄尙事華學請俱周密克孝與忠世贊

皇國豈惟恩寵東土之光益大其宗百世之芳

元故正議大夫僉宣徽院事周侯神道碑銘

正議大夫僉宣徽院事周侯諱貞字幹臣以至正元年十二月廿一日卒葬保定清苑縣延育鄉延福里先塋之兆其子克敬徵銘以表墓道按周氏世家清苑侯曾祖諱集國初以才勇爲義軍萬戶能保全其鄉邑祖諱元積善好施以振親族用侯貴贈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汝南郡侯考諱普讀書業儒材不克顯而歿贈嘉議大夫保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汝南郡侯侯早聰敏既長思樹功名乃游京師學國語數月盡能之擢翰林院譯撰語益精熟出官將仕郎監廣盈倉出納無弊進承務郎佩金符慶元紹興等處海運副千戶在官四年舟再涉海而不以爲勞中書錫宴及賜錦幣四襲遷奉議大夫東勝州知州侯下車作新學宮士亦往往來游焉學舊有田二千餘畝比年豪民冒種土無所計侯稽故籍悉歸諸學士刻石頌侯美歲餘政教修理民有兄弟爭財久不能決侯以理論之兄弟慚悔卒爲敦睦之行儒生耿某親喪廬墓侯率屬吏表其孝行仍分祿米以周其貧民愈化服遂除和寧兵馬使進官中議大夫邊庭法制寬簡盜多未獲侯馳驛數千里乃盡獲之悉致於法盜亦平息中州良家子女被賣於邊者眾侯索得之歸其父母家咸繪侯像事之捐俸建龍沙書院民亦有興起者焉廷臣嘉其能擢拜中興路總管江淮之民履畝而稅貧者或無地入租富者或徵俸獲免民有輸米沙市倉者五百餘家貧實無地有司徵求榜掠無已行省屢命核實數年不絕侯到官月餘卽正其事

民皆神之漢江之水岸善崩其曰象鼻嘴者官築倉於上歲役民數千人脩完之民不勝擾侯命作隄護之親董其役樹以竹木積以土石隄長若干里力省功倍堅完可久民曰俾民歲無修築之勞者周侯力也相率著其遺愛焉進僉宣徽院事侯以年老乞致仕卒時年七十有一祖妣妣皆王氏俱追封汝南郡夫人娶劉氏封汝南郡夫人侯兄賜承務郎大名縣清河縣尹弟誠子男二人長克明出繼兄後將仕郎淮安路總管府知事次則克敬居侯之喪不茹葷酒鄉閭以孝稱誠之子克恭束鹿縣稅租副使女三人長適大宗正府譯掾王國器次適儒士劉秉善次適僉左都威衛指揮使顏伯瑛孫男恕也昔我國家撫定海內收攬豪傑隨其才器大小而任用之入官之塗蓋不一也

世祖皇帝始制國字以通語言中國之民亦皆使之盡學焉故人材率多由是而顯若周侯者蓋其人哉故爲之銘銘曰維皇建國於燕之域九有來賓如星拱極矧茲清苑密邇神京民生其閒歌詠太平或承龍光進爲卿士秉笏垂紳紆朱曳紫有美周侯譯掾起家致身通守萃其暉華若昔國初蒙傑幅湊戰征方殷勳生介冑迨逢治安富貴尊榮優游文墨保有令名侯所歷官興學敦善民俗成風亦克用勸頌其遺愛載諸貞珉又列銘章以貽子孫

元故奉訓大夫冠州知州周府君墓碑銘

周氏爲燕名族金贈儒林郎企生子安貞登皇統五年進士

第累官中議大夫咸平路轉運使其弟宣武將軍河間草場使安吉生鎮國上將軍杞縣令璧璧生蔡州節度判官天禧國初燕京行省辟充詳議官生奉政大夫右侍儀使鋒鋒生二子長曰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之綱次卽君也諱之翰字子宣我國家既定中夏太保劉公奏起朝儀侍儀公佐之遂成一代之禮夫人王氏翰林學士承旨文康公鶻之女讀書賢明教子有法君與侍講早歲皆以儒名侍講以朝命出繼文康公後君次當廕父官推讓從兄之幹久之擢侍儀舍人滿考再爲之復充法物庫直長出官將仕佐郎主滄州清池簿未上大司農司辟爲掾進本司照磨擢侍儀通事舍人轉承務郎武備寺經歷出爲淮安路推官

墓志銘

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進拜冠州知州到官五月而卒至順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五歸葬良鄉縣南呂里先兆君自元貞初入仕六命而至郡守階六轉而至奉訓大夫當朝廷承平之日又佐人以爲職故不克大有所施獨在侍儀明習禮文之事嘗述朝儀備錄五卷朝儀紀原三卷以進蒙賜幣帛命以其書藏史館及官淮安民有殺其子而誣仇人殺之者有誤擊人死有司鍛鍊爲故殺之者有因中酒而死其家誣人毒死之者歎具君一一辨之民大稱善君嘗問學於楊先生時煦文康公時賓客日集其門故君於近代故事一時偉人悉能知之居官廉慎毫髮無所私少嘗拾遺於路追及其人與之蓋其爲人溫厚和平能以禮義自守者也其配敬氏燕京提舉

學校官大寧先生鉉之從孫太常博氏元長之女中書平章政事儼之女弟也子男曰曠國子積分出身奉聖州判官擢中書掾歷文林郎都護府都事擢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次駿廕官退義副尉主亳州城父縣簿周氏自金皇統迄今至正垂二百年而詩禮衣冠之傳不乏可謂盛矣宜有銘以著其世銘曰

幽燕之郊天挺雄豪世服韃靼云何周氏祖及孫子蔚乎多士遭逢明時執禮誦詩溫溫其儀朝有大會冠裳玉佩臚傳九拜頌頌淮城汝往司刑死者復生維聖之制刑本於禮民率興起世祿之家克慎弗奢益振厥華咨爾來裔家學是繼尙永其世

墓志銘

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滋溪文稿卷第十七

滋溪文稿卷第十八

碑志

故曹州定陶縣尹趙君墓碣銘

泰定四年八月乙未承直郎曹州定陶縣尹兼諸軍奧魯勅農事趙君年五十五以官卒其年十月庚申葬中山安善縣堯坊原又三年其子藝來京師疏君行事徵文以表其墓藝與天爵嘗同門學相友善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時勉字致堂世家蔚州蜚狐曾大父璿國初倡鄉民來歸累官提刑按察使贈僕同三司太保上柱國定國襄穆公因官中山徙家爲大父秉溫左右世祖四十餘年管兩都作朝儀制歷象悉與其議卒官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贈金紫光祿

滋溪文稿卷第十八

通國藏書

大夫大司徒定國文昭公父蒼生具美質而不克壽以君故贈承直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君幼聰警絕人及長師事故國子司業滕公安上滕公門人多文雅端謹之士君以貴游子及其門磨礱浸灌之久問學粹精治身修潔而無驕矜浮靡之習其事長以恭接友以信齋居終日宴如也君初後承直卒五月而生母氏尋亦卒育於伯母冀氏及冀氏卒服喪三年以報其德文昭公既薨諸父多官於外君始經紀其家御下肅然趙氏族大而盛歲時伏臘昏喪君承之皆有法嘗悼近世之士貴爲公卿而享祀其祖禮同庶人乃稽司馬氏朱氏祭儀家禮爲祠堂於正寢之側凡喪祭昏冠議而行之鄉郡問家或從而化建學家塾延師以訓其宗族子弟之無

依者里人亦多來學焉名既著朝廷舊臣聞而薦之起爲承事郎侍儀通事舍人供職未幾會有佞幸除爲侍儀官者君曰是豈可與共事耶卽移病去先世別墅在郡縣東新河之陽君益修治爲堂爲臺爲亭爲池清泉奇石嘉木修竹映帶左右君偕好友日鳴瑟觴酒婆娑歌詠以自娛脩然若與世相忘者久之起爲承務郎右八作司同提舉君曰吾學儒者也豈能吝出納以爲有司之事乎又移病去居數年出尹定陶是邑土沃而民庶君下車旣驗民力分爲九等悉著子籍凡賦役調發按籍而行於是姦吏不得暴斂侵其民矣先是俗頗健訟富室子弟或珥筆習吏覲免徭役君興學宮禮師儒悉使就學執弟子業躬爲訓督日漸月化而習俗亦或少變焉民有親死欲火之者君以理論之而止無何政清訟簡流戶來歸惟恐君滿代而去其卒也咸悲惜之君曾祖妣楊氏祖妣張氏俱追封定國夫人妣劉氏贈恭人配李氏封恭人陝西都轉鹽運使汝明之子子男藝由國學弟子員補侍儀舍人調靖海尉女適同知安肅州事崔繼宗孫男勝寧銘曰

滋溪文稿卷第十八

通國藏書

維志之勵克善其繼維學之修克篤於義彼皆赫赫我則舒舒玉佩長裾進退裕如壽勿孔延施不盡有尙復其初以壽爾後

右衛親軍千戶鄭君墓碑

國家初以干戈平定中原一時豪俊風起雲蒸戰伐攻取勳

烈焜耀厥後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所以修習武備表功德而勳舊世家以爵祿相讓光顯於時若鄭君者蓋可稱列者也君諱銓字方平真定靈壽人元帥府經歷贈資善大夫大司農卿常山郡公諡安僖諱守德之孫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贈推忠宣力功臣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趙國公諡武毅諱溫之子至元二十六年代其兄爲右衛親軍千戶大德七年復以其官讓其兄子克謙元統元年閏三月二十三日卒其年四月八日葬君生貴家而無綺紈之習兄弟四人長曰利用監丞欽次曰樞密院判官鉉季曰同知靖州路總管府事鏞君次居三初武毅公行省江南欽鉉列官中外君與鏞留養母榮陽郡夫人馮氏會召武毅公入覲世祖皇帝方政柳林君從見於行宮上偉其容乃命宿衛成廟未幾侍成廟撫軍龍荒錫賚優渥及嗣兄官當天下懾然武無所事君亦未嘗苟於其職朝廷既建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先期百官職事者賜湯沐錢而吏卒亦均賚焉有司或不時給君上言祀者著誠致潔也今湯沐錢或不均賜非是自茲有司奉行惟謹又嘗分董治橋於渾河以備乘輿秋獵旣而霖雨水溢君所治橋獨堅完不壞乘輿安渡敕賜酒饌及讓官家居作園亭於衛水之上疏泉種樹逍遙杖履日與里翁鄰友投壺觴酒以自娛陶然忘其爲貴家也君性孝友武毅公薨時葬其鄉東北原封樹石儀旣嚴且固先世工墓在其原者君復修治垣墉鏤石表之俾子孫不忘其處有姊孀居

迎養於家親朋貧之不能家者多賙給寢乏君五娶王氏董氏岳氏蒙古氏孔氏子男克順今尉趙之臨城女五適趙憲李志順康中正皆宦族子二幼在室君卒時年七十二從葬武毅公兆次銘曰

鄭爲顯姓在唐尤盛相業輝華覃恩餘慶於皇天朝神武開國猗武毅公應時豪傑奮厥才勇南土是截活人止殺篤生多男君世其官遭時清寧材蘊莫施孰究其成凡此將來傳及苗裔或起爭奮以隕厥世偉哉鄭君獨典禮讓刻詩墓門永光穹壤

故承務郎杞縣尹閻侯墓銘

尹閻氏之先墓也及余使憲淮東而縣尹諸孫師魯適掾憲府廉慎而文余獨愛之聞而請曰師魯之先大夫仕至元間最後爲杞縣尹有惠政終更民愛思之不忍其去逮卒又留葬焉今三十餘年矣吾先世皆葬真定不可使吾祖魂游他州將以某年月日載其柩歸公以鄉曲之故幸賜之銘則吾祖行治庶幾不泯滅矣余聞其言而感焉比見中州大夫宦游於南方者往往樂其土風之美而無止隴霜露之思今閻氏獨知歸葬先墓宜有銘以示於世按閻侯諱琛字伯玉初從真定府辟爲掾曹歷檢法官及稅務使至元二年遷法行又升真定路總管府知事四年加將仕郎開元路宣撫司主事九年轉益都路總管府經歷十三年遷承事郎洛磁路鐵

治同提舉佩銀符十三年除趙州寧晉縣尹歷尹稿城及杞
貞元初以年老不復仕我國家初定中原故丞相史忠武王
開府真定登用前金遺老陳立法制撫摩瘡痍政化流行民
黎安輯久之治最河朔諸郡流風善政一時賴之侯之少也
猶及接見前輩律令章程皆習知其說爲操曹檢法不以文
深爲害人已德之在幕府贊畫咸適其宜佐鐵官課最而人
不擾歷尹三縣皆以惠養元元爲本當是時爲上官者亦多
老成勳舊故其下言信而事易集寧晉早歉侯請於大府得
米以振飢民又推其餘惠及鄰邑杞學傾圮侯建禮殿建黌
宮延師俾講經訓暇則率僚吏往聽焉學者由是興起縣當
驛置之衝侯剏繁治劇益有餘力時朝廷未有致仕之令侯

通鑑纂要

五

通鑑纂要

雖年老精力尚強乃曰人可以不知止乎卽退休不仕將歸
其鄉杞人挽留侯因築室以佚老焉嘗曰吾生平有二幸其
一自少至老未嘗有疾不知藥石剏治之苦其二入官四十
餘年夙夜祇畏未嘗被上官呵譴今已謝事又沐國家承平
之澤正當觴酒樂歌優游以盡餘年疾革起正衣冠端坐
悉召子孫前列申以誨言各飲以酒已亦引滿就枕悠然而
卒享年八十大德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也侯爲人明敏特達
幼失怙恃鞠於其兄及長友愛彌篤常恨少長兵閒學不克
盡儒術乃勸子孫讀書皆以儒名侯之鄉友有黃緣柄臣驟
登宰執者欲相薦引侯陽爲遜辭陰實絕之其人後事誅諸
薦引者皆免而侯獨無所污人服其識侯曾祖鑄祖浩考元

金季爲林州元帥府經歷妣賈氏魯山令某之女侯昆弟三
人珪璋侯季也初配趙氏先卒繼室高氏金正奉大夫戶部
尚書某之女皇通議大夫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從道之
女弟也夙有婦德克相夫子子男曰鼎將仕郎分寧縣丞謙
頤州儒學正晉祥符縣務使男孫四人師道德安府務使次
師魯師德師賢女孫五人侍儀舍人周鵬磁州判官楊克昭
博野縣主簿高某玉田張中式其壻也銘曰

昔在至元人材方興世紀其官尤著賢能矧爲間侯三仕爲
令至今鄉民猶誦名姓古人有言狐死首丘何獨於人游魂
他州杞雖桐鄉趙爲侯里永安其藏利及孫子

大元贈奉訓大夫博興知州程府君墓碑銘

通鑑纂要

六

通鑑纂要

濟南章丘縣之嘉會鄉故贈奉訓大夫博興知州飛騎尉歷
城男程府君之墓在焉府君諱璧字君實享年若干以大德
某年某月卒配蔣氏封歷城縣太君享年百歲以元統某年
某月卒子男五人曰義曰恭曰信曰肅曰某孫男四人曰益
恭之子曰某信之子曰某曰某仁之子曾孫男三人曰矩曰
圓曰桂皆益之子也程氏本冀州東強人金季轉徙章丘世
服田畝我國家承平百年民獲休養程氏族大以蕃而先兆
族葬至不能序昭穆蔣夫人卒恭始卜得吉壤去先兆西南
二里奉遷府君之柩合葬焉周以垣墉樹之松柏前列石儀
翁仲將刻銘墓碑弗果而卒至正五年天爵使憲山東矩來
請銘念昔與益同朝相好屢聞恭官江南有聲及聞進士王

健之狀始知程氏孝廉世有陰德故爲敘其事而銘焉按府君之考萬爲人慈祥不苛嘗爲江南郡獄掾囚之飲食必躬視之夏則汛埽圍圉令無污穢冬則織蒲爲履分給其眾或獄卒榜掠罪人妄有誅求輒呵止之曰笞杖徒殺有國法存汝曹何敢法外加慘酷乎以故活者甚眾囚或有就刑者輒仰天呼曰程公撫我恩踰所生願公壽考多子孫我死固無憾矣妣孫氏治家有法姻族訟者多就直之躬行節儉以率其下考妣皆以高年終府君其長子也早歲以才能著已而山東按察辟爲書吏操持清介人不敢干以私遇事敢言屢與官長爭曲直久之不能與時俯仰乃歎曰吾母年界喜懼吾何爲違甘旨之養屈志以從事於斯乎嘗聞鄉長老言吾

漢書卷八

七

通鑑纂要

父有陰德於人程氏將有興起者矣卽辭歸事母以孝聞於郡國諸子惟恭能官初爲淮西憲府譯掾教授嚴州掾辟江浙行省掾溧水州判官轉吉水州以守令選尹句容再遷南陵語家人曰吾養親之日能幾何時與其疲精神以事上官曷若盡孝敬以奉吾母卽日棄官歸踰二十寒暑不離左右母老遂謝事進官奉訓大夫同知松江府事其在吉水潔己以愛民勤政而善俗因去二十餘年民思弗忘建祠刻頌以著遺愛在句容課民樹桑四十萬興學聘士以化其民尤善教子常誨益曰吾世清白無以貽汝汝能勤學是矣益旣登進士第則訓之曰富貴有命汝能進學是吾所望及聞益入翰林爲檢閱編修官改祕書監國子博士奉詔與修宋史則

竊喜曰吾子問學庶進乎益擢監察御史未幾以論事亦卒君子惜之銘曰

溧水之東維齊之疆芄芄者麻苑被柔桑自昔有年民庶豐足耕焉學焉尚知榮辱倚與府君試吏明時克峻所守不詭以隨釋爾筐篋奉爾甘旨士稱廉平鄉推孝弟念昔厥考慈祥不苟治獄活人陰德孔多清白再傳益大以侈遺愛在民如古循吏侃侃御史學蘊其躬直言不阿卓有父風守官以廉趨庭以孝子繼孫承是則是效嘉會之鄉鬱鬱新阡表其孝廉過者式局

故承事郎象山縣尹李侯墓碑

士有負不羈之才奮有爲之勇弗克盡所施設齎志以沒君

漢書卷八

八

通鑑纂要

子惜之余觀象山縣尹李侯行事深有所慨歎焉侯諱天佑字吉甫少有大志儻多志略涉獵書傳遇古人偉節奇計輒慕好之旣長欲以功名自顯南北旣一侯方踰冠嶽然曰今海宇會同聖明臨御可以出而仕矣吾寧遠遯荒野歟卽走江漢之上以策干水軍招討司時中外官多名公卿招討使聞侯謀畫可聽推擇爲掾荆湖行省知其才命提領本司案牘尋升知事嶺海初定朝廷新令未洽有盜竊發侯從招討使平之進擢湖廣行省掾交趾自中統初朝廷遣使諭之彼遂來貢其後負險不朝至元二十四年又詔湖廣省臣將兵征之侯掌文書從行是歲兵會廉州泛舟於海次安邦與交人遇斬首二千餘級獲船六十餘艘追世子至弘縣海口

斬首三百餘級獲船二十餘艘明年春兵次塔山洋與世子戰敗之又戰竹洞斬首二十餘級獲船九艘轉戰連日數破其眾三月次白藤港交人橫戰艦江中以拒我師值潮退舟不能進會兵潰侯等被執乃斷其髮或絕其食凌辱困苦萬方侯執守益堅不少降屈久之防禁少弛侯跳身拔歸晝伏夜行撥草木實食之數日始達吾境行省以其事聞時朝廷初改鈔法重其職守以侯提領紹興路平準庫階將仕郎再考代者始至元貞初調衢州錄事民訟於庭立決遣之滿考赴調入京侯以向陷交趾備極艱苦至是吏部始積月日與從七品先時行省郎官有以從征升一官者掾之同被陷者亦授從七品官獨侯循序而進眾爲之不平乃自陳於政府

卷之八

九

通鑑纂要

於是悉與正七品階承事郎慶元路象山縣尹兼勸農事邑有豪民二十輩表號龍虎張其聲威虐民蠹政侯得其姦捕寘於法邑在郡治東南海島中去郡稍遠有盜數十時出剽掠復乘舟入海官兵無可奈何侯選邏卒曉勇者親載入海悉擒捕之邑民始安又差次邏卒勞效薦諸大府賜錢賞官而已不自爲功也民有親喪久不葬者益始則疑陰陽休咎之說土俗因而不改侯以禮勸諭期七日不葬者罪之或貧不克舉者分俸助之而死者皆得歸葬於土仕者或沒官所妻子貧而不能存勸好義者周之嘗言勸農興學王政之始朝廷始降德音而郡縣視爲虛文夫我則不敢春秋親行鄉社諭孝弟忠信察其勤惰而賞責之月朔率僚吏入學聽師

生講說經訓使知禮義廉恥而習俗遂亦少變焉會有詔遣使巡行郡國問民所疾苦覈吏廉貪同列皆坐罪免獨侯廉明著聞民共薦之使者復以他州婚嫁田宅獄訟未決者屬侯治之在官二年以疾卒士民莫不嗟悼相謂自內附迄今邑令未有如侯之賢者也侯世家高唐州之高唐縣在金爲官族兵後譜亡不可考大父寶父清皆隱德不仕妣王氏侯卒以大德七年九月朔旦享年五十有一葬德州清平縣李官莊侯所卜也元配劉氏附焉子男五人必誠昭信校尉松江府判官益贈承務郎同知高唐州事次珍鼎晉女四人適劉某元某張某劉某皆士族也孫男八人璵曲阜林廟學正擢禮部掾卒珩常州路奔牛鎮稅務副使璵浙東海右道肅

卷之八

十

通鑑纂要

政廉訪司書吏璵卒璵中書掾遷承務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璵瑛璵讀書未仕孫女六人曾孫男五人女八人俱幼侯性孝友事母得其歡心輕財好施先業在高唐者悉推與伯叔昆弟徙家清平力穡種樹生產漸饒買田四百餘畝及調官江南復分與諸侯族人侯喪歸葬蕭然一貧宗人拜哭請以田廬還之其子不受曰父命也吾不敢違相讓既久乃取田十餘畝聞者賢之益信侯之廉讓不獨行之於己又能化其家銘曰

馬也泛駕士或跡跡不有異才孰克任使才難之歎古今所同作而興之用世之功侃侃李侯抱器負奇志立之卓胡寧詭隨往佐戎幕謀畫是賴奮義來歸士氣增懔賞勿讐勞不

卑小官志欲有爲世方治安年踰五十竟殞其身施不盡有
燕及諸孫疑疑諸孫肄業文史周施臺閣華聞日起孝思祖
烈式徵銘章表諸貞石來者勿忘

元故承德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趙公墓碑銘

蔚州飛狐趙氏由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定國襄穆公顯我
國家隆興之初襄穆以城來歸歷仕累朝屢典名郡惠澤被
於其人故諸子多留居其地第五子承直郎知輝州事秉讓
因襄穆嘗監真定家焉君諱寬字子栗襄穆公之孫輝州君
之子也初以父澤擢饒陽尉再尉真定進主靈壽縣簿入朝
爲武備寺管句調揚州海門縣尹不赴會有詔舉庶官才堪
守令者以名聞部使者以公應詔起尹濟寧之郕城歲餘以

通鑑文粹卷十八

士

通鑑文粹卷十八

老辭歸享年若干復號至元之四年四月十有七日以疾卒
是月二十七日葬真定縣柏堂原祖妣定國夫人楊氏妣真
定縣君周氏配涿郡盧氏翰林學士承旨直之女封恭人子
男二人祖德祖昌女五人適董守惠史壻耿贊史澤元某俱
名家子孫男五人安高邑縣務副監全某某女三人公早喪
親卓然克自樹立雖生大家而無執紼之習盧公一代名流
奇公之爲以女歸焉真定居燕南孔道使者旁午公迎勞護
送不失其節治盜有方而不竊發其佐靈壽督秋稅均平不
私民至於今稱之及官武備被命出治諸匠而工不怠弛郕
城戶夥事殷公撫以簡清久亦稱治引年歸家日具琴酒倘
祥娛樂公性慈祥睦宗族以恩交朋友以信施之於官民亦

安其豈弟之政焉盧恭人治家清儉教子嚴明公得內助爲
多後公若干年卒享年若干子昔先子參政府君與公交游雅
厚天爵復與公諸子嘗同師學故謹敘其家世銘焉銘曰
趙居飛狐號聞族烈烈官勳自襄穆歷典名邦政多淑孫子
誦誦食世祿惟定啟封鬱喬木柏堂高原公所卜石著銘詩
名不沒公侯之裔終必復

從仕郎保定路慶都縣尹尙侯惠政碑銘

至正庚寅慶都耆老王國瑞勉城邵德儒士趙士元呂嚴等
屢狀令尹尙侯治行上燕南憲府復詣余請曰吾邑自至元
大德以來爲政有聲者數人旣去民刻其遺愛於碑老者雖
亡少者猶克知之以有石章故也尙侯家世卿相由成均釋

通鑑文粹卷十八

士

通鑑文粹卷十八

褐入官卽能大振名聲非賦子過人能若是乎今則瓜代將
刻石著其惠政執事幸賜之銘庶吾民永遠而不忘也嗚呼
比年朝廷悼雨暘之失時憫民生之不足精擇守牧惠養黎
元故郡邑得人若有尙侯者焉是宜紀其治績以爲來者勸
也侯以戊子之秋下車時頗不熟米日踊貴侯卽命發常平
倉粟召四鄉民減價糴之同列以爲難侯曰常平本虞荒歲
今復何疑賴以全活者眾侯勤於爲政朝出視事抵暮方歸
凡婚嫁田土獄訟積年不能已者悉決治之民皆以爲平允
縣以無事庭列羣吏講說經訓變其刀筆筐篋之習鄉校所
以正俗也舊皆以醫卜雜流爲之師侯擇士之明經者施其
教暇則親自飭厲民亦稍稍興於禮讓焉農桑本以養民也

世皆視爲具文侯躬行畝隴而教諭之又爲訓誡之詩家傳而人誦之四郊之桑皆鬱然成列矣邑當燕趙之衝館傳在焉館中莅事者歲久多方困苦其驛戶侯察其尤暴戾者黜之廳事頽廢者新之什器不足者完之侯王大臣經行飲宴供帳之須悉取於民侯規措有方民不知擾蓋驛館廩餼朝廷歲給鈔有差使者日多或不足以供前至元中姚公天福尹真定始自春初給鈔與民俾之規運而所須次第取之今則取之百倍鈔又不給郡縣皆然民不勝其苦侯視物賤時官自買之足給一歲之用仍有餘饒焉始者中原之人著戶版者或任征戍之勞或供館傳之役名曰軍站其爲民者夏則輸絲絹秋則輸米粟鄉推一人總其事若鄉官然比者年穀不登爲民者多貧乏流移乃命運軍站之家代總其事日伺於官官有所求悉以供之民畏其有破產之患爭納賄以求免而有司視爲奇貨侯推次甲乙爲之事已治集者遣歸不令伺於官所姦吏計無所施民心皆大悅當國者以經費不足歲課漸增而鹽益貴民私煎者日益多漕司邏者胥至守令畏失覺察獲罪令民十家爲甲出錢賂之侯令既嚴民不敢犯私邏者亦不復至先是邑境盜竊屢發侯以民庶無教始因賭博飲酒游蕩不檢久則遂至爲盜陷於刑辟府官初不知也其知之者鄉黨鄰里乎惟杜其源則絕其流民有犯此者鄉鄰之長卽以名聞否則同坐以故民皆相帥爲善無爲盜者凡郡縣令下揭之於牌本以示信也阜隸奉行會

斂百端侯爲文符令鄉社自相傳達阜隸一至鄉社飲食若干需索若干悉書於籍月一具聞侯核實之遂無一人無故輒入鄉社擾民者侯廉慎修潔每出行縣裏糧自隨吏亦化服民愛戴之己丑之夏天少雨民以旱告侯齋沐禱於西山雨隨霑足歲亦大穰蓋其爲政廉平名實相應是以民足衣食安於田里而無所撓嗚呼國家承平百年朝廷德澤深厚戴白之老目不識兵民生當益富完何以今者日愈趨於凋弊蓋本於守令之貪暴又加以政令之煩苛民有愁歎之心是以時有水旱之異反而正之其維循良之吏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尚侯之謂矣非惟侯爲然也監縣完者帖木耳嘗以諸侯王命監衛輝郡捕盜有功中書政奏是官與侯同心愛民故邑以治聞侯名恕字彥仁世居保定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齊國正獻公諸孫吏部侍郎克強之從干至治進士監察御史克和之子夫以故家詩禮之漸濡成均師友之訓誨宜其爲政多可紀云銘曰

燕趙之衝邑曰慶都乘傳馳驅行者日瘠邑有大夫厥修自初迎侯者趨邊知其餘民則歎吁孰卹我助有美尚侯肅肅冠裾廉平以居匪匪徐潤飾吏事悉本於儒起視鄉校汝敦詩書惟善與俱俗惡是祛出省農夫爾耕爾鋤吾無汝需田勿荒蕪而弊者完而傾者扶凡令之敷惟簡以平曰吏曰胥里絕追呼獄訟日無徭役日除民力日舒式歌且娛頌聲載興乃勒乃模允著令譽悠久勿渝

無極縣尹唐侯去思碑銘

大凡令仕於郡縣者率三歲乃代而守令之任則尤重焉無極尹唐侯治郡七年代者始至士民耆老不忍其去錄其政之善者屬余文諸石向其永遠不能忘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至於久而能有成者也況於方千里之郡百里之邑欲其民庶之家給農桑之業成風俗之淳美治化之流行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哉昔子產爲政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孰其嗣之使子產爲政一年而去則政教未孚孰云其有遺愛乎漢孝宣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政

漢書卷八

五

通鑑卷八

平訟理也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回乃服從其教化而黃霸亦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悉出於民嗚呼守令之不得久居官守民庶之不得洽其政治豈非古今之所患乎然則唐侯之尹無極宜其政之有成而可書也侯初下車令不輕出令出而民不違事不妄作事作而民斯應謂民非農桑何以能養故巡行隴畝親勸督之而農無怠惰者謂民非教習無由自立故興崇庠序數教誨之而士有成立者比年水旱不節稼穡不登民無宿儲而征戍乘傳之勞未嘗缺供故民日益貧困侯知其然凡大府文書之至稍有不便輒力陳之惟恐其病民也郡縣歲以土之所出民之所有具其時直

達於省部侯其所需而應之然而直不時給民甚苦之侯殺其數以聞庶少紓其力焉朝廷嘗募民人赦以實河倉檄至侯言無極邑小民貧救無有也中山命羅常平倉粟侯言連歲凶荒民方乏食請止其糴侯始莅事民訟立決曲直既而民無所訴旁邑民訟或久而不能決者郡符屬侯治之皆服其平真定當潞沱之衝夏秋水爲城患春則預脩隄坊勢羣之費畚鍤之勞均於其屬而中山所領縣三安喜當其十之六無極新樂當其四後以新樂驛傳所置得免無極獨當其四近歲安喜請於會府又免其三無極遂當十之七侯奮然曰同爲民也爲上者當均其役豈宜利彼而病此乎是彼能愛民而我不能也乃列狀數百言陳於會府遂仍其舊斯則

漢書卷八

六

通鑑卷八

侯之承久有利於民者也嗚呼今之爲邑者苟且一時之政孰思其爲後日計乎而侯之深謀長慮如此民其忍忘之哉侯常建常平倉繕完三皇及孔子廟下至澤梁塗路亦修治有法益於興利去害皆勇爲之夫以朝廷宣布號令更張治化無非所以爲民然而貪墨之徒舞文玩法適資爲害不有慈祥豈弟之君子何以能稱國家責任之意副黎元望治之心乎今唐侯在官七年治無煩苛民有遺愛故余列序古人久於其職而庶有成者告之庶幾在官者有徵焉侯名鎔字子野益都費縣人由資政掾尹是邑階官承仕郎名曰皇有中原治安百年德澤涵濡雨露自天水旱蝗螟比歲爲害稼穡不登民生奚賴豈弟君子移休民力民力既息衣食

滋殖猗與唐侯廉平不苟爲政七年民樂且歌長吏旣更勞
於送迎惟昔君子久則化成懷樂苟安玩歲愒日雖服官政
朝不謀夕猗與唐君慎始克終爰述頌詩播美無窮

滋溪文稿卷第十九

碑志

有元旌表孝行劉君墓碣銘

君諱成字瑞卿姓劉氏國初由汴徙家燕君年二十喪其父事其祖父母克盡孝養祖父母卒奉其母氏益恭於是孝行聞京師故翰林承旨劉公賡以宿德雅望久在朝著縉紳推適與君同里聞熟君之行登名於朝朝議是之禮部符下表其門曰孝行云延祐五年正月也是時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劉公年已七十爲國耆老其父孝靖公年九十餘天子重其高年數遣使卽其家賜以幣帛酒醴一時敬老興化之意誠太平之盛典也故劉公一言而君遂承旌命海內聞之有

滋溪文稿卷第十九

通國叢書

不興起者乎禮曰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詎不信夫君爲人溫厚慈祥治生以奉甘旨寒暑晨昏不懈也居喪如禮買地爲塋域以葬其親及宗族之未葬者撫其弟慶友愛尤篤同居共庖不閒於人言治家節約資用有餘輒施與其親族朋友之貧者人由是益稱君賢蓋不獨孝友於其家又能推所有以及於人也君享年六十有一以至元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卒葬大興縣燕臺鄉海王莊其孤子屬太史保章氏齊克明狀君行來請銘余於君未之前識也向在詞林嘗侍承旨劉公而保章則同門友也因不固辭而爲之書君祖信妣韓氏父德祿妣蘇氏娶張氏子男一人敬祖讀書不仕嗚呼自昔京師俗稱浩穰強宗富室多輕俠橫恣甚則武斷以亂吏治

而劉君獨能以孝行旌其宅里茲其可銘也夫銘曰
翼翼神京風化日興自遠伊邇罔或不承溫溫劉君允修子職不耀其章好是懿德彼都人士冠蓋如雲篤其天倫誰無父兄念茲孝友尙其作則表銘君阡車過者式

元故尚醫寶君墓銘

方技之學古人所慎重也故醫非三世不服其業聖人著之禮經以示後世蓋傳業貴欲其精用物貴欲其熟豈漫焉嘗試者乎真定寶氏以醫術著名百餘年矣至君而名益顯君名行沖和卿其字也世祖皇帝在位既久一時才俊悉被任用聞郡國有名能術技者亦遣人召之親詢其人以察其所學而其人非真有所能則亦不敢應也當是時光祿大夫

滋溪文稿卷第十九

通國叢書

許公國禎領尙醫事以君名聞卽日被召既至入見便殿賜對稱旨命爲尙醫京師之人無貧富貴賤請之卽往遇疾輒已人德報之則曰天實生之未必盡出吾術也會皇孫梁王開國雲南詔選尙醫從之近臣以君應詔賜以衣裘鞍馬君先時名籍隸樞府至是改隸尙醫又賜璽書護其家俾承免其徭役焉雲南去京師西南萬里風土氣候與中國殊王旣居之而無苦蓋君調理之力居多久之君以親老求還其鄉王不忍違厚其禮而歸之君居鄉里學醫者多師其說疾之尤難起者須君爲之君察其表裏虛實寒熱用所宜藥莫不奇中立效蓋君少嘗講習詩書孔孟之說故於醫經方書獨探其大原大本非若世人取效一方一法而無所通也君年

既高遂厭世事買地郡城之東闢爲小圃立亭於中周值茂樹偕其好友婆娑嬉游怡然忘其年之老也集賢學士盧公肇時方貳憲燕南表其亭曰靜深中朝碩士咸詠歌焉君以至大二年六月十七日卒享年七十有七葬真定縣新市鄉三家里西原考大栗母某氏娶高氏繼左氏子男四人曰仁曰榮曰禮曰智女二人適平原縣尹張惟哲聊城縣主簿張明孫男五人君既以醫顯名諸子皆世其業榮最知名初以薦者補御藥院掌藥累遷廣平路官醫提舉既葬君之二十有五年榮偕國子監典簿郭質求銘其墓天爵昔者嘗讀覃懷許文正公遺書有曰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陽陰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人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惟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拂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不知此無術也然主張氏或未盡其妙則眩之劑終勿敢投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其蘊則効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亦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所弊其庶幾乎按劉氏諱守貞精通素問有名金大定明昌間既死其法無傳張氏諱元素傳極經方然自漢以下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爲得其傳遂以其法授李杲明之明之授羅天益謙甫明之國初有盛名當著傷寒會要諸書行於世謙甫亦著內經類編二人者俱家真定君蓋及見謙甫盡得明之之書讀之而有發焉故其醫術過人如此嗚呼天下之事未有無所師

承而能名世者也豈惟醫哉銘曰

維古方技民生係也上馬十全下者泥也不有哲師業孰繼也爲方者宗播利惠也君讀其書善學劑也疾者神之若龜契也名聞天庭光顯世也歸休雍容進者屬也相彼亟工慎厥藝也矧醫活人澤後裔也勒銘貞珉永無替也

元故河間路醫學教授王府君墓表

至元六年余自維揚被召入朝道出河間以疾止命醫視疾得王彥澤氏閒詢其家世之自彥澤曰吾王氏家河間數世矣皆以此業相傳至先考教授府君而名益著疾者請之卽往貧則惠之以藥遠近求藥者踵門賴生全者厥府君爲人慈祥而孝友尤善事親晨夕供奉甘旨以致其養平生喜趨

人之急宗族飢寒者歲時周之不厭子弟孤幼者皆教養之居鄉黨事長者盡其禮撫幼者中平節每持謁必館於家苟有所求亦周給之故鄉社之人愛而敬之既沒而猶思焉嘗訓彥澤等曰比見世人以治疾取財居藥致富鮮克能久汝曹當以爲戒郡守廉知行義欲表於朝府君辭曰吾盡吾心而已豈干譽以爲是耶彥澤又曰昔金大定間鄉郡有良醫劉氏完素能起危疾名傾朝野累召不起賜號高尚先生兵後子孫皆亡而遺書幸在先世嘗因劉氏遺書以治其術府君曰不可使劉氏之學無所傳也卽其故居作新祠宇且望率醫者拜之庶幾瞻拜儀刑講習論著益廣其傳以活斯人焉府君之歿今十餘年得公一言以表其墓則其行義庶不

泯沒矣余嘉彥澤之志謹論次之按府君諱宗字伯川初爲保定路醫學正遷徐州路教授再爲河間路教授享年六十有一以天歷元年三月十三日卒葬郡城西南三里祖諱珍妣某氏考諱璧在至元中授河間路管醫都管句妣某氏生子曰仁河南道按察司書史曰誠滄州官醫提領次府君也娶某氏子男三人長彥澤由中山府醫學正遷晉州教授次彥直彥修孫男四人丕度丕進丕遠丕輔府君之叔父諱鼎生子曰弼曰讓曰義誠之子彥叔弼之子彥洪彥忠義之子彥濟彥深諸孫丕衍丕承丕顯丕明丕俊嗚呼聖人之道大矣其散爲百家九流亦有可觀者焉嘗攷夫劉氏之言曰醫教本乎五運六氣世之醫者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失其旨

漢學之稱卷十九

五

通鑑綱目

者多矣乃著運氣要旨以明其經藥證宜明論以證其方玄機病原式以證其誤大抵皆祖素問而言之也其用功精深造術淵奧而王氏祖父子孫居同里開討論遺書風聲習尚蓋有默契者焉故其尊崇景仰若此然則縫掖之徒於吾聖人之道宜何如也是歲龍集庚辰春二月戊子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新除樞密院判官蘇天爵述

李遵道墓志銘

君諱士行字遵道姓李氏故集賢大學士蘇文簡公之子聰明過人少從文簡公官吳越及見故國遺老而吳興趙公孟頫漁陽鮮于公樞則又從學朝夕者也故其歌詩字畫悉有前人風致於時公卿大夫喜尚吏能不樂儒士君年壯無所

遇乃游名山從釋氏學究竟大有所悟久之娛意翰墨泛舟江湖見疏篁老木斷渚崩崖即推蓬泊舟臨觀游衍心與境會愉愉然而樂其樂也仁廟在位崇尚藝文近臣以君名薦令人召之君以所畫大明宮圖入見上嘉其能命中書與五品官偕集賢侍讀商公琦同在近列文簡公歸老維揚特命君爲泗州守侍行再調知黃巖州時郡久旱君禱於寒院輒雨歲用豐稔省檄錄囚閩州歲餘方歸會按部者至郡務爲苛刻言不樂移疾去聞文皇潛藩在建業善接納文士將往見焉行至上元縣界卒年四十七天歷元年六月一日也葬江都縣某鄉某原君母王氏薊國夫人娶王氏浙東僉憲某之女子男希閔温州永嘉尉女淑賢適承務郎同知諸暨州

漢學之稱卷十九

六

通鑑綱目

事吉縷君卒之十三年希閔請銘其墓我國家治平既久當有奇才異人出瑞斯世然卒弗克振耀可勝數哉君爲詩清遠蕭散畫品尤高亦足以名世矣銘曰

矯矯李君志廣而材充既無所遇於世乃游嬉翰墨以寫其心胸欲超然於物外而志不與俗同蓋自古異才奇士高世則難合絕俗則多窮故聞君之終世皆惋惜而哀恫我述銘詩子以表君之幽宮

元故鄱陽程君墓志銘

江東程氏皆祖忠壯公靈洗忠壯公仕南朝有功於歛歛人祠之水旱疾疫禱焉故子孫蔓衍至今君諱傑字世英其先由歛徙樂平故宋時有名中行者官於鄱陽因家邑之霍溪

傳三世爲蘄州司法應潭登進士第有盛名曾大父應炎司
法之兄也大父萬里述論語大學中庸說傳家塾父在以易
中鄉貢進士選值宋亡不仕君資篤實爲學精勤思不墜其
祖父業年未壯時有司以其姓著版驛傳內附之初教令未
洽吏旁緣爲姦其家困苦不能支乃徙江淮君既長奉親歸
鄉里身任戶役而無所缺吏亦不敢橫有需求其親安焉久
之先業漸復宗族稱其材君事親孝暫出而歸亦必入謁親
疾躬奉藥餌疾愈乃已親歿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母弟居推
之棧陽歲疫及妻俱亡子無所依君教育於家不異己子饒
之名士若故進士吳君存今鑑書博士周君伯琦望重一時
君節衣食致禮帛命其子往受業且言爲學當明經訓不當
專尚文詞交朋友盡信義賓客過門命饌具饌不計家有無
人有急難竭力赴之鄉里有訟者得君一言各解去不復詣
有司嘗冒寒雨暮歸聞有醉墜泥塗者即令從者昇歸飲以
湯藥達旦方甦泣謝而去君平生行義類此晚喜鵲山密邇
先墓有林泉之勝作室居之表以悅山之號焉君生於前至
元十二年丁丑正月二十五日卒於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
四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葬先兆之側取同邑李氏子
男二長與權大都路儒學錄次章饒州路醫學錄女二長適
吳政次適劉貞孫男二蘭生天次祖慶孫女二初君命與權
游京師因博士周君館於余家已而御史薦其名眷官擢其
才奉中省檄造雅樂禮器於江南而遭君喪至正癸未余參

湖廣省政與權挈舟千里來請銘昔宋季年江東多文學節
義之士若尚書湯公漢提刑謝公枋得皆風采凜凜可厲庸
俗聞其風而興者寧無人乎銘曰
維古尚行無易由言非飾枝葉貴有本原世教漸微風習斯
靡化俗達材始於君子大江之東豪士如雲卓哉程君尚其
知聞贈彼鵲山原隰孔厚表其行義以勉女後

楊府君墓志銘

君姓楊氏諱宗伯字禮卿故宋贈奉訓大夫渙之曾孫迪功
郎淮西制置司幹辦官友義之孫國朝白鹿洞書院教授師
盤之子其先自華陰徙蜀朝奉之長子友直由太學釋褐累
遷知德慶府尉有華問學者號曰儆齋先生樂東南廬阜山
水奉親家焉故今爲南康路建昌州人教諭六子君居最長
方其幼時祖母李夫人極鍾愛能言教之讀書凡先世之訓
皆使知之既就外傳進退言動悉有矩度可觀鄉先生亟稱
之成童即任幹蠱衡冒寒暑奔走險難雖至勞苦未嘗幾微
見於顏色當是時江南初內附我國家新令未洽官吏征斂
並緣爲姦民甚苦之君年尚少已能應門公私辦給皆具俾
父母安於所養而不知有官府之擾考府君與教來歸不樂進
取卜新安里居之作室以障風雨墾田以藝禾稼皆君心計
捐授居家孝友親有疾拜人求藥必嘗而後進親喪致哀葬
祭求合於禮建塾延師以教諸子君恆誨之曰吾楊氏本漢
太尉遺胄祖父以清節著名吾兄弟當續學以續詩書之澤

諸弟賴君之教皆卓然樹立族人或有喪勿克舉乃具棺以葬之子孫幼而孤者舅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焉近舍有潤溪之水君伐木爲杠爲舟楫往來者不病涉也歲庚午江淮大旱君賣田買粟振救其宗族次及鄰里故能不至於飢餓流亡蓋君天性好施非矯飾以干譽也廣東元帥府聞君行義檄授惠州合光寨巡檢官不果上君以新安之居歛隘遷隆造里構堂名曰積慶日從親舊觴詠娛樂其心休休然享年六十有八以至正元年二月十五日卒妻熊氏郡名士與文之女勤約以相夫子後君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君母熊氏外祖天瑞宋名進士官靖安縣丞子男玄貞女適謝漢丞相方叔四世孫君諸弟宗仁宗德以高年深隱表號處士宗

卷之九

九

通鑑纂要

侃三傑以文藝宏敏並爲學官宗侃調上高縣麻塘巡檢三傑擢淮東宣闕掾史官授徒建業臺臣御史稱薦其才天爵亦及識之玄貞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原故三傑狀其行來請銘嗚呼自周元公居潯陽倡明聖賢之道朱文公守南康講道於白鹿洞於是環廬阜左右士必以洙泗濂洛爲宗而李燾敬子呂燾德昭周謨訓弼蔡念成元思胡泳伯量相紹而作流風遺俗迄今尙存敬齋先生晚登朱子之堂與敬子德昭諸公相友其文數十卷藏於家其昆季子孫接於見聞相感而化考君之修身立行若此則家學世德之淵源其亦有所本與余故不辭而爲之銘焉銘曰
有美楊公惻惻無華事修其身益大厥家宗族鄉閭推其孝

友一門雍容禮俗孔厚大江之濱匡廬峨峨昔有君子樂其絃歌詩書之化無遠不被流風百年家範猶美爰有貞石刻此銘詩嗟哉里人尙克式之

房山賈君墓碣銘

進士賈君述其先伯父之行來請曰吾家源之房山世習詩書伯父有政事材而弗克壽伯母守節以終其身今既合葬願得銘文表諸墓天爵自幼來往燕趙間每見縉紳故家才子賢孫奮其所能欲效於世而閨門之中亦皆貞順有禮此國家承平風俗之美非一旦一夕所能致也若賈氏者其可徵哉君諱和字仲禮金進士伏翼縣丞景山之孫故處士德全之子君資簡重少游鄉校日讀書數百言弱冠明經務

卷之十

十

通鑑纂要

求大旨不爲繳繞章句學下至醫卜書數咸通焉初著版籍鷹房總管府時中原甫定江左未下朝廷嘗因畋狩以閱武功鷹師所至威若神明或旁緣爲姦而下不勝其困矣君聞爲其官長言國家肇基百戰始得中土狩田闕武本以服未服豈宜病民若是乎鷹師以君廉慎命司其府錢穀君出納有方久之別籍采石提舉司富宮城始建欄檻陸礎輿梁池臺悉資玉石供億浩煩主者莫能支辟君掌其文書事集而工不擾至元十四年四月君以疾卒年二十八知者哀之大德元年四月葬房山抱玉鄉栗原先塋娶田氏無子君卒時田氏年二十餘誓不他適屏去簪珥遂著女道士服居不出凡四十年族人時給蔬米以飲食之大德元年二月卒年七

十一至元二年二月君之諸姪始舉田氏之柩合祔君墓仍
以一人奉君祀初處士娶康氏生子四人而君長子也次曰
聞曰璞曰環聞之子仲良仲恭璞之子伯儉環之子叔讓季
常孫仲良之子慈伯儉之子誠環終宣德府教授葬以至順
元年賜同進士出身官將仕郎太常太祝誠好義有聞奉君
祀者季常也按賈氏系出晉康叔虞唐長江主簿島以詩名
世居涿州范陽金大定末分范陽爲萬寧縣明昌二年又名
奉先國初始改房山島墓今在縣境君其苗裔耶銘曰
猗哉賈君材可大受天嗇其年人又奚咎九原無憾由嬖有
人操其節義畜德於身瞻彼西山有德如玉琢此銘詩永表
貞俗

處士賈君墓表

至順元年三月天子策士於廷房山賈彝賜同進士出身或
曰是惟詩禮故家世載隱德者也未幾彝以奉常太祝丁內
艱免服調官新安其父卒乃命猶子誠來告曰彝幼學於家
庭始忝科名欲以爲親榮不幸復罹大故苟無文字表白先
德後將無以鏡考是則彝所懼也謹稽門生任享祚所述狀
而爲之書君少聰敏過人弱冠聞容城劉公因以理學淑多
士偕其兄往從焉公愛其兄弟性靜而樂學命其兄名曰璞
字抱真名君曰環字巢天蓋所以期待者非淺鮮也久之學
若有得隱處州間以奉其親甘旨滄海孝養克備親疾躬省
藥餌憂形於色親沒哀絰斂殯依古喪制兄亡撫諸姪盡恩

義教之讀書皆克樹立君綜理家務一髮不以自私建祠堂
以奉神主割美田以供祭祀敷教於家遠近學徒恆百餘人
君懇懇爲陳經義大抵祖述劉公之訓爲多學者寒飢或不
能存又從而振給之繪孔子像旦望帥里人祠之益欲一鄉
興起爲善之心焉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爲文渾厚
質實不尚華麗一時翕然推重初用薦者授涿州學正再調
宣德府教授皆漠如也翰林承旨郭公貫國子祭酒崔公永
燕南廉訪使趙公晟以君才可教胄子俱嘗薦名於朝不報
至元元年乙亥八月二日卒君世涿州房山人曾大考金尚
醫某祖考貞祐三年進士伏翼縣丞景山考處士君德全母
康氏娶焦氏早卒繼趙氏子男叔讓提領金玉府采石山場

季常司石局庫次卽彝也今翰林國史館編修官女適焦仲
平張世傑趙大本劉某孫男某君享年七十有四葬房山抱
玉鄉栗原先兆昔者劉公以高節絕學師表當世海內之士
聞而興者豈乏其人況親承其學祖其高尚若君者與宜有
銘以表於墓銘曰

幽燕山川挺奇崛士氣慷慨多奮烈偉哉容城古豪傑作訓
其徒勵名節若冠有綬玉有珌百世考德載貞碣

故梧州幕府王長卿墓碣銘

君諱士元字長卿其爲人儀容魁梧倜儻有大志少好讀書
通玄象及先天之學又善行草表其號曰白欄居士亦多
從之游君談論風生賓客滿座聽之終日不倦年二十餘慨

然思樹功名於世將爲遠游以廣其見聞遂涉關陝西至巴蜀南抵湘沅覽觀山河之雄壯其志愈振而不少衰鎮南宣慰都元帥奇其才辟署爲掾君忽不樂棄之去敘州諸部宣撫司聞其名復羅致之不敢以曹屬御之也君喜以爲知己因留居焉敘州僻在遐荒蠻民初定事多無法君稍爲梳櫛帶務眾口咸譽之由是名聞日盛雲南行臺御史薦君爲之佐遠方征戍軍士歲有衣糧之給朝廷慮或侵漁常命御史察之時永昌軍士當給積年之鹽米若干偶御史缺員命君代行有司不敢爲姦兵士大和洞蠻方難作亂行省平章征之道出永昌其民遮平章言願留君以相府事平章以其事聞乃授將仕佐郎茫施路軍民總管經歷大德元年三月也

漢書卷九

主 通鑑書

龍江驛者西天緬國塗所經焉或請合於騰衝府而山路崎嶇三百餘里馬不能馳絡繹死於道民甚困之君請復置驛於其所行省是其言仍檄上官修治之爲經久計雲南左丞尤以君爲可用拔置掾曹檄至茫施而軍民固請留之竟不果行大理金齒及鎮南諸蠻更相讐殺招諭者數不聽或以君薦遂往諭之彼皆交歡如初行省上其勞君感瘴癘移疾出六詔遊游撞梓諸山久之泛江至鄂謀歸其鄉而湖廣省臣有知其才者援例調梧州幕府適思播洞民及羊溪苗梗邊令人諭之不止眾以君習邊事遂檄君往至則陳禍福以動之彼亦無事未久君至蒼梧卒焉王氏世爲河南洛陽人君曾伯祖廣仕於金以資善大夫汾州等處提刑使卒官所

遂家於汾曾祖貞司天監保郭大夫祖炳業儒以金政亂不克仕父璵國初歷林石二州教授妣任氏有子五人君其長也生於歲之壬子卒於至元戊戌享年五十有六歸葬西河縣廣雲鄉洪哲里娶劉氏三子某某前君卒璵後君三月生今治進士業君弟士毅仕至奉議大夫湘鄉知州兼勸農事以至正三年六月卒於江南其子翰林國史院檢校官稷將及璵扶柩北歸令其弟楫來謁曰伯考平生抱負奇才思以自見竟齎志以歿惟公哀而銘之某昔貳春官考第國子而稷中選重其家世學行之美故與之銘銘曰

漢書卷九

主 通鑑書

興兵師君罹瘴癘志不衰亦思百代休聲垂欲知君才訂銘詩

元故奉訓大夫昭功萬戶府知事馬君墓碣銘

馬氏本雍古部族金季有爲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者子孫因以爲氏君諱祖謙字元德故禮部尙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梁郡忠懿侯諱月合之曾孫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尙書梁郡侯諱世昌之孫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總督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梁郡公諱潤之第六子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舒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魏郡文貞公祖常之弟也君賦質清美異於常兒少入

鄉校日記數百言踰冠從文貞公來京師補國子員是時朝廷方尚文學太史齊公履謙入爲司業請改學制以積分法試諸生庶幾士知向道而人材出矣詔從其請久之君試中選授承事郎同知保德州事州居萬山之中事多苟簡君持身以廉奉法惟謹未幾吏始知畏民始知勸而同列共稱其才焉或謂君官卑祿薄而能盡心其職他日必當富貴君曰吾聞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豈冀他日之富貴乎滿考調監保定東鹿縣君曰庶可行吾志矣於是興學訓士以勵其民民訟至庭一言而決胥吏無故不敢輒入鄉社民深德之部使者按臨至邑民老幼數百爭言其賢使者以其狀聞尋召爲昭功萬戶府知事民以其去其請留之不報復以財物爲贖日君在官無毫髮侵漁我民故以是爲贖君再三諭而卻之至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君以疾卒得年四十有二積階奉訓大夫母楊氏封梁郡夫人生母李氏封開封郡夫人童氏封開封縣君無子一女適某以兄祖烈之子惠子爲後今濠州龜離尉君卒之明年四月二十七日葬光州桐鄉阡梁公墓北一里梁公惠子請文以表其墓維馬氏世著勞烈於國至文貞公益大其家於文學宗族子弟悉教育之俾克有立積分貢舉建中其科惜乎君之不壽弗克顯於世也

維馬有氏肇自先公捐身國難慶流於宗衣冠相承世濟其美尚書之孫梁公之子佐郡監邑烈烈有聲天胡爾爾獨隕

其生詩書之澤相爾宗族爰載世官來者其勛

萬億綺源庫知事郝君墓志銘

君姓郝氏諱伯魯字希曾其父道寧以詩書教授鄉里學者常至百人今吏部侍郎郭公戶部主事左君尤著名者也君少傳父學起家樂城縣教授遷固安州學正爲守令者重之爲諸生者敬之閒居京師詩酒自娛卓越豪縱或以奇士目之會朝廷崇儒術黜吏弊詔學官未調者悉補百司吏君以才擢戶部史改太史院出官將仕佐郎萬億綺源庫知事官年五十三太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妻李氏無子君操守嚴謹戶部綺源掌天下錢穀簿書出納一毫無所私其卒也郭公經紀其喪合諸友之贈授其弟某以是月某日歸葬君墳定

縣常山里先兆銘曰

時須其材而命不偶又將誰咎

碑志十四

皇元贈通議大夫翰林直學士上輕車都尉榮陽郡侯

鄭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元六年三月甲子朝列大夫冀州戶騎都尉榮陽郡伯鄭公進封通議大夫翰林直學士上輕車都尉榮陽郡侯其子既焚黃告祀家廟又將勒銘表諸幽阡於以發公潛德彰朝廷之寵光獲被子孫於無斁乃屬天爵爲之辭維鄭氏真定冀州東強人家世以才武著顯我國家初入中原命太師國王招集豪傑戡定未下城邑公世父義帥其鄉人來歸累官龍虎衛上將軍元州兵馬都元帥公之考甫亦以戰功遷同

通志卷二十

十

通志卷二十

知冀州節度使事兼管民萬戶昆弟子孫爲統軍元帥萬夫長者十餘人千夫百夫長者又十餘人宣慰使御史郎官守令者二十餘人門閭之貴推大甲乙近代所未有也公諱禮爲同知節度之第十七子惟節度使有子十九人公性高潔雅不樂仕曰俱仕固榮矣祖宗墳墓其誰與守乃營別墅棗強之永川里躬行實履絕去世俗華靡之習課家人治耕桑蓄畜牧伏臘以供祀事衣食既之餘饒推之以周宗親次及鄉鄰之貧者鄭氏族大且盛或貧乏醫其世分田者公贖而還其人不責我償也飢者分粟以活之男女未室者給資貲以嫁之死不不能殮者厝之蓋以卹災解紛爲心未嘗懈也每思祠考俱有勞烈於國樹立豐碑紀述成績慮有風雨剝

裂之憂構華屋以覆之又築室於先墓之側以待展省之至者焉其居家也恆以孝友睦其昆弟春秋浸高衣冠尊肅動履康寧一話一言皆可爲法歲時子孫來謁車騎之盛朱紫之華列拜庭下公雖以家世崇高爲榮而復以富貴滿盈爲懼戒子孫以先世驍勇發身忠義報國汝宜奮勵勿墮先訓邑有孔子廟公兄元帥宣靖公溯所建歲久傾圯公一新之俾士有所受業事母至孝旨甘克盡其養事兄能順田園悉推讓之及卒室無餘財惟祭器圖書而已宗族鄰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沒而猶思焉公享年七十有八至順三年八月十有八日卒九月十有八日葬棗強之南留馬原元配劉氏事舅姑以恭相君子無違德享年八十有六後至元三年八月某日卒合祔公墓累封榮陽郡夫人子男三人曰都曰郭曰郊女二人適張氏王氏孫男十人敦復至臨由頤素履撫謙允升其四人幼都以世家子宿衛內廷出官從仕郎開城路總管府判官歷陝西行省管勾鄜州同知武衛經歷進朝列大夫知同州入提舉備用庫出知慶陽府陝西行省理問遷奉元路總管積階通議大夫國家之制凡由宿衛官某方者始終不離其地惟關輔聽中書注擬他省則三歲一遣官調之都官關中既久臺憲屢表廉能益其慈祥豈弟之政皆公孝弟忠信所由化也故推恩之典上賁於公諸孫皆入成均爲胄子敦復以侍儀舍人擢山東憲掾今官從仕郎太常太祝嗚呼公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非有過人之才克若

是乎使公登用於時其官勳必與昆季相埒無疑也公既弗欲顯聞奈何使之湮晦而無所傳乎是宜有銘以著於世銘曰

維古名族德澤深長才子賢孫奕世蕃昌生長食息不離典訓在家在邦允著令聞冀有鄭氏聿爲名門昆季眾多其盛如雲桓桓將軍侃侃御史郎官守令冠蓋盈里公生其間獨樂靜嘉持身孔嚴惻惻無華夙夜奉親旨甘畢具顧瞻工隴雖老猶慕家有餘饒惠我宗親匪惟宗親施及鄉鄰孝友恂恂是亦爲政尙熹爾後克嗣其慶我銘公墓匪表其私吁嗟里人過者是思

皇元封奉議大夫鉛山知州曉騎尉涇陽縣子張府君

墓碑

至正甲申余遷官西臺覽河山之高深省風土之敦厚意其必有豪傑之才高尚之節可以爲世楷範而士農之眾亦必有孝友信義可以興起俗化者焉未幾南臺御史張侯以先世遺事來請曰微之祖父以好義聞蓋上承祖宗之志下盡我後人以化其鄉閭者也今將樹碑墓道願爲文以表之昔余佐中臺幕府侯方爲掾繼遷掌故益交游厚善考其先世遺事曾祖墓碣集賢學士蕭公所作祖父墓銘

太子贊善同公述也二公皆昭代碩儒關輔高士顧余敢附其後乎已而赴召入朝侯亦持節按行四川六詔及余參預江浙省政侯又適長幕府後以墓碑爲請乃爲之文曰奉元

路之北若干里龍橋鎮者張氏家焉其地本屬耀州之三原縣職方氏以三原邑小不足以域民龍橋市井繁衍故遷縣治居焉君諱德明字彥明賦性淳質其爲人廉靖忠厚少學詩書言動悉遵軌度篤於養親未嘗暫離左右或勸之仕則曰富貴非不欲也若舍吾親遠游甘旨將誰致乎初張氏在金以醫術爲業至君考則曰醫人命所係益重事也吾以中人之資豈可易爲之哉當國家戡定之初原野方闢加以雍土肥沃乃帥家人治農務歲連大穰家用饒裕遂大振施於人久之以孝義名一方肅徵君所以表其墓也及君代理家政尤輕財好義曰此吾親宿昔之志吾朝夕恆懼不克繼之有張澤者因屢婚嫁假貸於君積負甚夥君憐其貧一不責償取其券焚之邑人李和雲陽李仁皆爲隸於人其家欲得錢縱之爲民間君尙義輒往請焉君哀矜其人以私錢數千緡畀之仍爲經紀其家是其書於同公墓銘者特一二事其他不及書者尙多有之推君之心蓋本乎惻隱濟之以惠利非期欲人之知亦非覬人之見德也君嘗曰今海宇承平年穀豐足若鄉校不修則無以興治化師道不崇則無由識禮義乃倡縣侯買地建夫子廟及學舍門廡而締構像設之費出於君所施者居十之五遠近觀感爭遣子弟就學讀書習禮以變其俗君教子孫極嚴必擇賢師良友與之游處殆知古人爲己之學故修身治政肅然有法蓋君之治家勤以中節儉而合禮祭祀盡孝燕享致豐誠以接人敬以持己鄉邦

無賢愚悉推爲君子長者君春秋既高以子貴封奉議大夫
鉛山知州驍騎尉涇陽縣子是日宗族閭里咸來致賀子孫
以次奉觴獻壽遠近觀者以爲榮享年七十有九以至治二
年二月二十七日終於所居正廕配李氏先十二年卒贈涇
陽縣君柔順恭恪克修內事是歲五月十有七日合縣君之
喪葬於縣之常平鄉悌友村先兆君祖諱順考諱貴祖妣馬
氏妣孟氏馮氏白氏君白氏出也子男世英同知鐵州軍民
事世昌敦武校尉脫思麻路新附軍上千戶佩金符累贈中
奉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清河郡伯世杰承務郎同知松
潘客壘威茂等處軍民安撫事佩金虎符終奉議大夫同知
河州路總管府事世榮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通志卷之五

五

通志卷之五

事終繕工司丞孫男曰信曰僞世英子也信中政院管民提
領曰儼曰儼世昌子也儼由奉政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
訪副使遷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曰伯曰信曰僞世傑
子也曰僞世榮子也習進士業貢於鄉信之子履陝西行臺
掾儼之子晉儼之子恆升曰王諒米安仁女之夫也曰段珪
李溫李居仁黎思恭楊敏王炳段承貞宋德新孫女之夫也
嗚呼古之君子施而不求其報三原張氏自孝義君樂分施
而耻積藏至奉議君克紹先志惠及鄉邑子孫昆季列官風
紀遂爲縉紳閭族然則感應之理益可徵乎銘曰
關輔之右風土高厚惟人之生克孝而友有美張氏世以義
聞施與其親惠及鄉鄰釐身於家康寧豈弟施於孫子益大

以修總戎邊關執法憲臺輝光日新福祿鼎來世有鄙夫多
藏厚積遺及後人鮮有弗失積而能散其心孔仁已弗求報
天福善人鄉有碩儒趙銘燁燁揭文豐碑永示來葉

元故兩浙運司浦東場鹽司丞楊君墓志銘

君諱居義字子宜姓楊氏故中書參知政事居寬從兄弟也
其先由華陰徙汴宋宣和間有諱綱者司易州儀曹事城陷
死之贈朝請大夫其子邦基擢金天眷二年進士第以文藝
擅名官祕書監既老拜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生奉直大
夫郊社署令皓皓生監嵩州酒庭直庭直生淵是爲君考國
初爲百夫長卒官鐵冶提舉君少負奇氣南游江淮當路者
以故家子薦之然所司者不過米鹽之細巡邏之勞君念母

通志卷之六

六

通志卷之六

孫夫人年高急於祿養在官皆舉其職未嘗以爲卑也及佐
定海始得治民而監尹皆缺歲仍大饑民多徙死君撫諭有
方又值倭人作亂火城市殺吏民帥府命君供儲峙事集而
民不擾賊平服皆推君才可大用而君老矣君素貧事母至
孝嘗承省檄當如京師榜徨不忍去母曰汝既委身從仕勿
以吾爲念也君不得已北行比還母以天年卒君終身以爲
痛焉君貌魁梧美鬚髯清白廉靖蓋家法也晚歲刻意讀史
歷考古今治亂得失談說如在目前嘗曰吾少罹多故今勉
強向學甯戚所謂老而學者不猶愈於坐致怠惰乎君初娶
李氏燕中士族繼室沈氏子男曰昱卒於福建道廉訪書吏
曰旭由中臺察院掾爲浙西道憲司照磨其曰晟曰疊者佗

姬出也女四汴人吳鐸王某莘縣徐某宛平張文魯其婿也
孫男某某君初起家常州酒使歷鎮江圖山巡檢嘉興海鹽
尉會升海鹽爲州改建德潭安尉慶元路務副官進義副尉
主定海簿遷進義校尉兩浙運司浦東場鹽司丞享年六十
有五延祐元年八月朔日卒稚穉丹徒汝山原楊氏自祕監
始家燕嵩州府君占籍東昌莘縣別北邑之西廉原旭將卜
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葬君莘之先塋銘曰
華陰之陽由漢涉唐族姓蕃昌宋金百年時屢變遷世載衣
冠君多孫子益大其系惟德之自歸葬於莘土厚俗敦銘詩
不泯

大元贈朝列大夫祕書少監董府君墓碑銘

陸文龍撰

七

通國叢書

朝列大夫御史臺都事董之用拜江北淮西道肅政廉訪副
使將行來請曰先君少負奇氣思自奮拔喜讀孫吳兵法習
騎射昔至元中丞相淮安忠武王總兵伐宋收攬豪傑分任
將佐或以先君名薦丞相與語奇之乃命將兵從行攻城野
戰躬冒矢石立功居多所過郡邑惟務輯綏未嘗枉殺一人
賴以生者無慮萬計宋平北歸游優里社卒不言功於時先
祖先伯父皆已卒祖母年高甘旨修隨克盡孝養祖母既終
築廬墓旁啜粥飲水哭泣三年猶初喪也聞者嘉其孝卒喪
事寡嫂有禮撫諸姪盡恩義衣服飲食不先已子田廬所入
悉以歸嫂嫂卒諸姪求分財異居凡屋之華好田之肥美者
悉令諸姪取之乃前之用等曰吾地雖磽瘠屋雖弊漏我自

安之汝兄弟輯睦有立勿憂家不肥也久之資用益饒宗族
朋友之貧者周之有差於是郡守邑宰咸高其行事多咨焉
里閭李氏子或誣殺人獄具先君爲辯其誣李氏子得不死
殺人者亦獲此先君行事之用得於家庭見聞不誣者也夫
善積於躬不享其報委祉於後而獲顯榮宜表墓石昭示永
久余嘗同官其爲之銘按董氏河南洛陽人世有隱德君諱
清字伯源昆弟三人曰深曰溥君於次爲弟三曾大父洪業
家洛之北邙山墾田千畝積粟萬鍾遇凶歲輒施粟以振鄉
鄰大父裕父歷名有才略省府交辟辭不應深居自樂以終
其身母葛氏娶牛氏子男三人大用君用之用女四人嬀適
張誠婉適王課嬀適辛泰好適楊享孫男某某之用擢南行
臺掾歷蜀憲幕爲樞密院都事遷中書右司由工部郎中拜
監察御史初贈君承事郎同知陝西事進奉直大夫禮部郎
中飛騎尉洛陽縣男加贈朝列大夫祕書少監騎都尉隴西
郡伯牛氏累贈至隴西郡君君享年八十有三泰定四年八
月二十六日卒牛氏年五十八大德二年九月初三日卒合
葬洛陽金谷鄉杜村原銘曰
積厚者家流澤必廣天道昭昭報施不爽偉歟董君早歲從
戎活人止殺卒不言功有行有年又多孫子寵命載揚華爾
桑梓維洛北邙古墓實多豐功盛烈樂石不磨我述是詩式
表潛德尙配昔人垂示無極

莘縣楊氏先塋碣銘

東昌莘縣楊氏其族有二故中書參知政事居寬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景皆著姓也天爵昔官六察景爲之佐愛其清慎而端雅今爲參豫鄂省景居憲幕蓋有斯文之好焉聞來請曰景之上世譜軼於兵曾祖迨今凡六傳矣迨時承平朝野治安居者樂歲時之豐登仕者列官曹之清要又承寵命追榮考妣而塋北封樹之固願求一言以爲之表庶俾子孫永久而勿忘也按景之曾祖諱善祐慈祥樂易不與物忤時以長者稱之配某氏祖諱寶初以勇果應募爲兵久之擢揚州管軍彈壓佩銀符英毅多謀身率士卒均其勞苦故伍部嚴整而不敢犯帥府推其才謂有古節士風配趙氏晚歲始生一子乃曰吾家有舊田廬先人之所遺也吾嗣

漢書卷之九

九

通鑑卷之九

守之不敢失墜今託先人遺體幸有一子苟無以教誨之他日何以能保先人遺業乎幸吾子有成則報國有日矣遂棄官歸以勤苦律其身以孝義行於家豈惟子孫化之而鄉人亦皆矜式焉其所生子景之考也諱德早承父母之訓長則身任其家務周旋內外克慎以和胸次洞達與人交無宿怨值父母喪能致哀毀自奉淡泊惟務儉約有餘輒振救其宗族閭里之貧者焉大德某年某月卒享年八十有四贈從仕郎正縣尹配段氏至大某年某月卒享年七十有三追封宜人子男六人長敏趙州提控按牘致仕莘縣尉次清次平俱以孝弟力田稱次文應鄉貢進士舉次政仁虞總管府應房提領次景歷山東淮東憲史貢中臺察院授將仕佐郎江東

道廉訪知事進從仕郎轉官湖北孫男十七人敬之子伯元清之子伯亨平之子伯榮伯顯文之子伯英伯傑伯貞伯安伯永政之子伯恭伯敬伯讓伯倫伯宜伯直景之子伯仁曾孫若干其人伯元之子二長曰遵古國子伴讀次曰遵禮楊氏塋兆在縣之第五鄉太傅保楊家里天爵既序其事復爲之銘銘曰

惟莘之郊九河所瀉河既南流是爲沃野楊氏來居有田有廬勤爾耕鋤樂爾詩書詩書業成贊畫風紀寵命在門賁及桑梓疇昔楊氏顯於關西四世三公孰盛與夷浮陽清明時有消長表石於阡尙企其往

洛陽劉氏阡表

漢書卷之九

十

通鑑卷之十

參議樞密院事王君來請曰洛陽多衣冠世家典刑文獻有足徵者外家劉氏亦令族也子孫欲述族世遺事表諸先墓吾嘗與之同官幸爲之文無讓按劉氏有仕金爲按軍教練使者譜逸於兵諱亡夫人魏氏生子慶昌皇有中夏爲深州軍民總管時兵戈甫定法制寬簡凡爲郡十餘年而不他遷以故得盡設施無所牽制民獲受其賜焉歲乙卯三月卒年若干夫人馬氏遼中書令翌之裔孫其家以清白著故服用質素不喜華靡有田百畝命家人耕稼以供伏臘中統三年九月卒年七十九子男曰英曰堅女適中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趙彥澤堅字彥實性警敏讀書有立稍長不樂進取然其志嘗欲濟人急難見鄉鄰貧者疾病不能致藥餌惕

然傷之乃從名醫張仲文學久之傳其業疾者當病授藥而不責其報賴以生全者眾至元十三年三月卒年三十七以子貴贈奉訓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閩鄉縣男其配閩鄉縣君謝氏年方盛也貞靜自守躬爲蠶織以給衣食窮苦益久而無變志事孀姑備孝養勵諸子以學諸子亦能以藝自奮初縣君考卒無子爲具棺槨葬之母喪明無所歸送養於家卒耐其考之墓鄉閭以孝稱焉延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三子男德全將仕郎濟南等處管民副提舉在官以廉慎聞居家則溫然馴行君子也次德淵御史薦其才擢河南山南憲史言南士浮薄不宜任風紀郡縣水旱宜蠲公田賦入以裕民江陵築隄防有司旁緣爲利可罷其工

萬壽縣志

十一

通志卷之十一

荆湖宣慰使特貴馳狗馬蹂田稼可禁其獵廷議善其言多施行之進掾甘肅四川行省累遷奉訓大夫知陝州事次德源掾江陵宣慰司卒女適儒士王慈德全娶李氏繼賀氏一子曰藹女適王敬方參議君也封洛陽郡君次適鄭彥舉德淵娶王氏閩鄉縣君二子曰蕙卒曰蘊官承尉女適李繼章次適李彥貞德源娶張氏繼趙氏二子曰芳曰蔚劉氏初爲順德人葬邢臺東小張村原蓋以貴雄其鄉金之季年教練使治家於洛卒葬北邙山金谷之陽子孫以其次爲兆葬焉天爵居京師三十餘年四方之士仕於朝者蓋及識之洛陽名儒先公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郡人漸被其化才賢輩出若參議君則尤知名於時者也故因請表劉氏先墓推本其

鄉郡之懿而爲之銘銘曰

維洛自昔多巨族衣冠接武振遺俗隆隆劉宗世業篤教練有子司郡牧郎中活人慎擇術積行累善榮以祿諸孫孝廉闕則肅葬有吉地邙山路表石著銘來世告

元故承務郎真定總路諸色人匠府總管關君墓碑銘君諱德聚字敬夫姓關氏世爲真定新樂人戶版隸高唐王府王進封趙戶仍隸之君貌魁梧性剛儻負其才能欲顯於時數侍趙王往來漠北王念其勞命同知真定等路諸色人匠總管府事凡王之貢賦出納戶數登耗皆司之君勤於職守居數月以父喪去官奉母甚篤甘旨無所缺鄉鄰共稱其孝久之趙王復薦君於朝中書以聞天子乃降詔書升爲其

萬壽縣志

十一

通志卷之十一

府總管階官承務郎君益修職弗懈歲餘以養母辭歸晨昏定省得母之歡心享年四十以至正二月九月二日卒關氏世葬新樂長壽鄉西明村之原不知幾昭穆矣由君之祖別小塋兆於先墓西南一里君從葬也曾祖通妣武氏祖珍妣李氏父政妣孟氏田氏三世積善於鄉有田數子畝歲收萬鍾儉於自奉裕於濟人比歲螟蝗水旱五穀不登民有飢色朝廷聞而憐之輒出楮幣使者分行振救民猶不足又命有司勸大家富民出所有以佐之而關氏施粟者數矣環君所居百里之內民乏食者相帥有所假貸君不務取厚利惟以活人爲心故人人咸懷其惠聞君之亡多傷悼焉君娶賈氏繼張氏劉氏張氏子男曰博亦以趙王命同知其府事卓然

有立女長適王某次許適劉某李某初新樂關氏宗族甚盛其後散居真定靈壽行唐曲陽之地有名山者幼爲金人所俘襲爲謀克謀克者世掌軍旅之官有諱碧者國初以百夫長戍潁州其孫曰玉終高城尹曾孫思義從太原劉氏起朝儀擢侍儀引進使累遷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曲陽之族也獨君父祖世守墳墓不去至君始以才能入官既葬之八年博偕君之表弟河東掾吏范思誠求銘墓碑余以鄉黨之故爲之銘曰

自昔居官多惠愛奚聞中朝與流外偉與闕君志慷慨屢發蓋藏作振貸歲值凶荒人有賴豈弟君子神所資慶澤淵淵當未艾石著銘章示方來

漢書卷二十

三

通鑑書

易州李氏角山阡表

承德郎僉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英當泰定丁卯春二月某甲子葬其先世十餘喪於易州易縣碧玉鄉角山之陽又十有五年爲至正辛巳英來請曰維李氏陳州商水人歲壬辰天兵克汴詔徙河南之民實河北郡縣先曾祖挈其家僑易州歲乙未始占驛傳戶版時國家設都河林中外之事由驛傳以達而號令傳布遽於星火曾祖遂遷於涿以傳事焉既終稟殯於涿之野吾祖以才幹充驛官卒亦殯於涿而曾祖妣祖妣伯父叔母諸弟之喪或在易州或在固安勿克族葬英時雖少念之輒痛心疾首少長試吏憲府求升斗祿以養親及調河東先考妣相繼卒憲府憐其貧爲賻鈔若

千緡始克載喪歸買地爲兆定昭穆之次自曾祖以下爲之具衣衾棺槨而葬周以垣墉樹之松柏庶幾祖考體魄安於斯歟英承先世之澤忝列風紀考之令甲得立石表於其阡執事幸賜之銘俾子孫知李氏遷徙之所由兆域之所始也天爵向官西曹英掾丞相府見其進退雍容器識深遠其行周其操廉及拜御史又見其言事切直不避權貴心愛重之故因其請而不辭按英之曾祖諱誠幼長兵間艱苦百至卒年若干配楊氏執夫之喪哭泣喪明卒年八十有八次馮氏性嚴謹事楊氏如姑卒年七十生二子長仲義次仲信義卽英之祖也字敬之讀書有政事材而不克顯其爲驛官御眾有法涿當西南孔道使者絡繹供帳輿馬調發倉卒皆具卒

漢書卷二十

西

通鑑書

時年未四十人咸惜之先娶涿郡王氏既生子榮則卒繼室固安李氏年三十而寡家貧姑老紡績織紉以供衣食歲時祭享甚嚴撫育三子榮德祿輝恩愛均一人或不知爲異母也卒年五十七德祿字受甫爲人忠厚慈祥事母甚孝母疾湯藥嘗而後進起居扶持夙夜無少懈也居家治生一錢不以自私待昆弟尤篤兄嘗醉怒云云跪而聽之弗離也弟或酗酒亦不與校愈加敬愛久之昆季雍容里閭學以爲法焉嘗訓英曰我因喪親失學汝當劬書自勵於是貸錢買書以遺其子子亦卓然有立其後就養河東卒年六十遺命勿作佛事初贈承直郎吏部員外郎再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易縣子配陳氏卒年五十八追封易縣君

子男英也勞無子輝一子閏早卒信仲娶王氏三子德秀德裕德孚德裕之子質也英由丞相掾爲戶部主事調宣政院都事改南行臺御史未行就遷經歷擢戶部員外郎遂拜御史初英遭親喪獨護靈車北還歷太行之險涉滹沱淵冰之危而皆無虞卒能改卜宅兆以終大事君子賢之銘曰

維昔先王保民多方生有所養死有所藏曰墓大夫職其禁令正封地域威位於正古制旣徵或薄其新棄捐中野心焉弗忘孝哉李氏葬克以孝角山之阡有穹無圯

元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郭府君墓表

君諱聚姓郭氏世爲汴之武陽人早喪父不克推本其世母陳氏年方少艾擔守節義雖父母不能奪其志居貧自力於

漢溪文稿卷二十

五

墓表

衣食君旣成人河南兵亂已弗能家乃負母逃難嘗遇兵士憐其志而遣之後客河北因占籍於中山無極龍泉里時中州新去兵難君治生養其母甘旨無缺里人共稱其孝唐山縣尹程公以女妻君裝送資賄甚盛程氏賣之買田宅君日治田宅程氏勤於蠶績風雨寒暑無所懈也久之遂以資雄里中君喜施與歲飢鄉里或乏食不能自存輒出粟以周之或婚喪有所假貸亦與之其人或不能償面君有媿色君以好言撫之歲久悉焚其券鄉人皆曰郭氏其有陰德矣初君命諸子習技藝旣而悔曰是豈所以立身揚名者歟乃延鄉先生於家塾教誨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李子明德給事樞府將從軍征日本道過其家里人危之來語君曰是役必乘

舟浮海前歲軍士能生還者幾人君盍止之君召明德曰爲人親者皆欲子之侍膝下願汝有諸兄以事我汝能委身報國是吾志也君母陳氏卒年九十有七君自武陽遷其父柩合葬龍泉之新塋君於至元三十一年年八十四而卒遂從葬焉以程氏附鄉人赴者千餘人皆有戚容程氏先君六年年六十九而卒三子曰成曰潤曰明德潤安肅州稅務使明德少中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二女適黎某張某孫男七人弘毅弘剛擇善擇仁擇義元珪元璋女五人適某某曾孫男女十五人元珪累官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推恩贈君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伯程氏贈太原郡君將伐石表君之墓乃以文來請嗚呼古者之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親睦之情何如哉後世井田之法旣廢不幸民罹水旱之災而常平之粟猶或足以爲養國初海內治平法制未備其鰥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獨賴一時好義之家發其蓋藏以惠活之若郭君者宜其子孫盛大光顯之若此也然自君之沒五十餘年無極之長老有識君者與其里人嘗賴君以爲生者往往念之不能忘也歲月旣久壯者日老者漸亡幼者或不能知其詳故爲之表以告其後人焉

漢溪文稿卷二十

六

墓表

漢溪文稿卷第二十

元故承德郎壽福院判官林公墓碑銘

世祖皇帝臨御方夏收攬豪傑布列周行其大者任以股肱耳目之寄次則公卿百執事之選下至宮室服御飲食醫藥弓矢車馬既以大臣世掌其事至於分官以任其職者則亦在所選擇初不以遠近親疏而有間也此其立制周密得人眾多至其子孫猶世守之不改其法焉成宗皇帝元貞之初錢塘林公堅至自江左近臣導之入覲遂得列於宿衛治養事焉公儀貌秀異言論慷慨美鬚髯見者偉之出入宮禁恭慎不懈稍以能自著大德初朝廷乃命以官授進義副尉常

湖茶園副提舉三年陞同提舉公規畫有方課以時集茶戶

湖茶園副提舉三年陞同提舉公規畫有方課以時集茶戶

歲貢有常有司又復役之皆以爲苦公聞於朝卽蠲其役考滿復歸內庭執事如故至大初從行在上都賜見於水精殿有旨命掌中宮養事尋授徵仕郎中政院司議贊畫事宜不亟不徐多中官蔡本院掾曹官長近幸者多循故習辟用私人公請於六曹掾擇而用之庶幾得人眾從其議前後擢用十餘輩果皆清慎有聞其後多至大官若內臺中丞何公約亦其一也久之公以父年八十乞歸養不許命賜鈔五十定以爲甘旨之奉焉尋陞承直郎中政院斷事官公用刑惟務寬平或有鞫問則第以情求之初不事撈掠也常侍上幸奉宸庫偶於暗中得一帛囊不知爲何物也持至上前發而視

之皆大珠也上嘉其不欺賜黃金寶裝束帶一帛五十四鈔二百定中宮錢穀皆出東南領於江浙財賦府歲欠逋負者夥公奉命徵理得鈔若干萬定糧若干萬石仁皇念公久侍禁中進公爲司農丞又改都水少監命未下以父喪去官服除會上以聖壽萬定寺世皇神御殿所在當領祠官以奉祠享有旨立壽福院擢公判官階承德郎寺有先朝賜田若干頃主者多爲姦利欺隱公乘傳徧走幾旬按籍求之盡復其舊延祐之季以疾在告無何致仕南歸公爲人慈祥弟人有急難亟援救之嘗奉使上京之潮河民有爲勢家妄占爲奴者二百餘戶泣訴於公歸言於朝皆復之民及官茶司茶戶有與民相仇者先賄其吏而後以私茶誣民覲不得解公察其冤力與同列爭辨卒明民無他抵茶戶誣告者罪又嘗奉旨監製茶品於闕前爲使者指以尙食需索多端民不勝擾公以廉自律復爲嚴其撓政者民甚安之頌其美於石有士葬其親茶山之旁地實民產而惡少素與士有隙構詞與訟公覈實直之嗚呼公存心忠厚若此是皆因事可見者特一二焉惜乎終於禁庭之職掌而不克盡其所施設也公字仲實宋建炎初由光州徙家錢唐祖其間門宣贊舍人妣王氏封碩人父昌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嘉興路崇德州知州驍騎尉華亭縣子妣黃氏追封華亭縣君初歲在丙子左丞董公從丞相淮王以兵抵杭官民相繼請見公時猶未成童從親偕來進退安雅儼若成人董公見而奇之留置左右頃之

董公分兵取閩載戰艦入海公偕眾別乘一舟從之會風濤大作其舟將覆董公亟命人救援得公其舟竟覆及班師北還公請歸省左丞憐其志許之道出泗州過淮水大漲登浮圖避之凡三日不得食水退方歸聞者異焉及歸老於家日惟故舊相爲娛樂與其兄承事郎江浙理問所知事屋弟承務郎唐州管民提舉實克盡友愛親族貧寒者多周給之教子嚴甚雖盛暑亦具衣冠端坐家庭之間肅如也公享年七十有二以元統二年正月六日卒娶顏氏陳氏鄧氏丁氏丁氏封華亭縣君子男四鑑將以公廕入官鑄由國子員補侍儀舍人鉉尙乘寺奏差鑑未仕女五兵部尙書賈忽里台集慶路總管李完澤禿松江府金山巡檢袁珙王某楊某其壻

也孫男九女二復號至元之三年四月壬午葬公嘉興縣柘林鄉日新原鑄與天爵有成均同游之好故請銘公之墓余不得辭銘曰

昔在至元南北一統羣材斯興克致其用惟時林公童稚甚奇應對進趨溫溫其僕入侍禁庭小心謹敕日從大官恭進玉食春秋扈行三十餘年進官五品循序以遷居之裕如是亦有命子孫繩繩克嗣其慶柘林之原實爲公藏表銘貞石鄉井之光

元故建昌州判官蘇君墓碣銘

蘇氏居趙郡樂城者唐宰相味道之裔也五季之亂始分處鄰邦故常山之境迄今蘇氏爲最盛稽其世出皆本樂城君

諱恒字德常其先由樂城徙高邑至其祖又徙元氏今爲眞定元氏人曾祖諱彝金大中大夫安武軍節度使祖諱順不仕考諱禧仕縣邑爲篋庫官君起家建昌路知事主吉州永豐簿隆興路錄事判官建昌州判官至大開封贈制行授奉議大夫驍騎尉彙城縣子夫人王氏封彙城縣太君子男三人善政杭州路教授次允迪次克恭廣元路學政孫男十人禎奉議大夫司農丞祉進義副尉左衛率府百戶禔國學弟子員祐祚祺祿祥裕禮未仕君蚤從翰林李公治學詩書孔孟之說及仕郡縣務以惠愛元元爲本初佐建昌府幕謹簿書出納約束胥吏俾不敢爲姦及貳永豐訟至卽決遣之無留者久之民畏其剛斷不敢犯法邑接溪洞其人時出爲梗民以爲病鎮將請調兵殲之君曰彼豈無良心耶如論之不從兵未晚也卽單騎深入諭以國家德澤深厚法制寬簡降者未始卽誅何爲陸梁自取滅亡也曾長威泣帥其黨數千人求爲平民政譽既聞流戶來歸者又千餘家悉闢荒田以存活之滿代北歸邑民刻石以頌其美再調隆興建昌皆辭疾不行春秋既高優游里社日從樵夫野老嘯歌息偃於樽席之側既受寵命鄉閭益以爲榮延祐五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七歲葬元氏縣神巖鄉輔村原諸孫以狀來請銘余先世出亦樂城也故爲之銘銘曰

世之仕者官無崇卑功誠在民民父母思矧活千人必有封賞彼蒼者天報施不爽卽康而壽多子多孫勒銘墓石悠久

長存

故贈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何君墓碣銘

何氏世居河南登封縣潁陽川韓家里國初箸籍真定靈壽縣其葬真定縣原頭村者自君考全始妣崔氏君生貧家稍長營什百以養親久之資用饒益親老諸弟求分財異居君不能也中分之居無何諸弟亡其貲獨君完富如初後召諸弟與居君治生有法務儉約以身先之凡治屋室必樸固曰是以待風雨也飲食服用必淡薄曰是以御寒飢也遇凶歲輒出粟以活其親族鄰里之貧者家人化之皆率君教無違而其貲至今不衰君諱柱字清甫享年五十有九以大德丁未十一月十七日卒娶陳氏三子永道安道允道女適蘇

續通志卷二十一

五

通志卷二十一

某孫男三人某某佑孫女四人安道由章佩監知事容城縣尹擢掾中書出爲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調山北京畿道廣教總管府判官遷奉訓大夫知深州事於是得追榮其父母贈君承務郎大興縣尹再贈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靈壽縣男母恭人陳氏贈靈壽縣君守道之妻蘇氏天爵之女弟也從封靈壽縣君故安道以君行事來徵銘銘曰

維何受氏肇自姬出萬封韓原胃本唐叔變韓爲何厥音孔訕彌漢涉唐顯者實多君弱而食獨困窮實以養以承靡懈寒暑爰菲我食爰薄我衣匪儉以固周貧振飢天相厥德篤生子孫仲也服官克顯其親寵命有光官封郡縣刻詩墓門

積善者勸

有元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左君墓碣銘

泰定紀元之歲下詔萬方凡由吏出官者復舊制內外官封贈其祖考有差從事郎拱衛直都指揮使司經歷左煥遷奉訓大夫戶部主事制贈其考居實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真定縣男母張氏真定縣君煥述君族世行事屬里人蘇天爵敘而銘之左氏世爲河閒人曾祖逸其諱祖義仕金官承直郎同知清州防禦使事四子季諱信習進士業貞祐變擾寓居原武金亡徙真定當是時丞相史忠武王開府真定得承制官人命參謀長公羅金遺士信出入其公門下講說經史薦其友張君舉舉金時中律科累擢尙書省掾至是授

續通志卷二十一

六

通志卷二十一

真定檢法官信終其身不仕妣楚氏君字彥實資謹厚學律令於張君張君喜其通敏以女歸焉戊午歲補真定府吏處議皆當於法郡中稱其廉平中統四年調河間鹽運司管勾未幾以親老謝去親沒獨養其兄兄諒諸豪縱數破其家君一無閒言事之彌篤鄉閭以此多之至大二年夏五月廿六日君以疾卒年七十三後七年張氏卒年七十八三子炳不仕煥由山東憲司書吏至中書掾以廉能稱今中尙監丞煥萬億廣源庫吏基在真定縣新市鄉西陽村銘曰在昔漢帝任吏以治酷烈爲聲或隕其世孰若循良謫如春陽國用宰一民斯樂康於惟左君廉平佐理天報之豐貴以其子爰錫寵命下賁幽墟咨爾法家監此銘書

百夫長賈君壽堂銘

棗城賈君德成字誠甫其才氣落落不凡少嘗從軍樞府慨然欲樹功名於世遭時承平不克展布久之樞臣惜其才憐其志署以文書辟長百夫又數年辭歸予先世田廬墳墓在真定之北潞水之陽君恆經紀之人不敢犯君一日買石作壽堂於其先人墓側鄉長老訝之君曰死生亦常理又何疑哉堂成之日乃至正七年二月九日也親戚共持酒食勞之君大喜痛飲連日復屬子銘之君父諱玖母蘇氏先祖兵部尚書郡侯之女先考參知政事郡公之妹天爵之姑也故君於子爲兄賈氏世葬棗城崇福鄉牛家里宗族甚大君行第十二妻楊氏生子昌元昌善長女適侍僕舍人蘇昌言次許

卷之三

七

適楊氏孫男吾安餘幼銘曰

惟死與生猶晝之夜能知其故斯爲達者偉哉賈君負才抱奇生作玄堂棄世如遺堂以石爲是欲不朽道若可樂室亦何有生世役役沒無所歸視君之志尙其幾希

金鄉劉氏阡表

泰定丙寅秋金鄉劉君以其子官於朝封從仕郎金鄉縣尹既受命合其昆弟長幼而告之曰昔吾祖考當兵戈流離之中保有厥緒積德垂慶以遺我後人俾至今日吾何能有哉先考嘗語吾曰劉氏自宋金以來遷徙靡常塋域亦莫究其處可卜陽山吉兆自汝祖始俾吾後世皆從葬焉大德己亥始克奉祖考而安厝之繚以垣墉樹之嘉木考諸禮制又得

立石表於其阡於以光昭先德於無窮開示子孫俾知其所自庶幾盡吾心焉爾乃走書京師命其子持中奉狀屬史官蘇天爵筆其事云謹按劉氏徐州豐縣人也歲久譜亡不能遠本其世宋靖康間始遷金鄉楊徐里金有中夏務休兵息民故劉氏族大以蕃田疇第舍甲里中至貞祐時金人徙都汴河朔椒擾劉氏之族皆逃難解散祖府君請恩雖偕眾避地他所然桑梓之感心獨未嘗忘也國朝既滅金郡縣甫定瘡痍之民稍稍來集歲庚子府君始達鄉里而田廬悉爲豪家所有遂徙居邑之陽山里因占籍焉後以壽終配某氏生子曰義義早孤貧不能家及長出贅於張氏張氏家羨於財而無子獨能謹事婦翁其後婦翁既有子矣分與田宅而居

卷之三

八

適國農書

之以孝弟力田稱至元十二年卒其配張氏時年方盛深居獨處能以禮節自持訓其諸孤使皆有立家益厚完於前時三子長曰信縣尹君也次曰侃次曰偉與國路學正縣尹君忠厚孝友不樂進取喜施與諸子宦學於外者悉資給之築室延師以教其邑人子弟壽考康寧享有寵命閭里以爲榮子男三人持敬持中俱補國學弟子員持恭濮州教授侃之子一人持敏偉之子三人某某諸孫十餘人初持中肄業國學有聲薦充學錄遷太史院校書郎擢御史臺掾今儒林郎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清介有守棘棘不阿余聞昔之君子於其親也生則致其養焉歿則卜其宅兆而嚴事之蓋孝子慈孫所以厚於其先者也觀劉君之行若是則其

子孫之昌大有以也夫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陽山之下有封偃斧伊誰云藏劉氏考祖念昔考祖游罹兵凶顛沛艱阨克紹其宗儲善在躬弗耀於世天厚其門以昌來裔祇承寵命擁笏纓巾慶流沛沛彌日而新疇克致茲寶荷先德顧瞻正隴式表貞刻子孫至止眎此銘詩尙其勸哉祖考是思

彭城郡君耿夫人墓誌銘

彭城郡君耿氏濟寧金鄉人朝列大夫祕書少監騎都尉彭城郡伯劉公之夫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持中大名錄事持恭之母也始年二十歸於劉氏逮事其姑姑性嚴肅治家有法夫人能適其意及主內事蠶績烹飪課責諸婦

卷之二十一

九

通鑑纂要

一如姑之誨已而家道益隆諸子宦學於外者夫人不以愛弛於教而皆勸其有立持中升朝爲太史院校書郎祕監推恩授金鄉縣尹夫人從封宜人持中由浙西憲司經歷累拜監察御史祕監進知單州夫人封金鄉縣君追持中僉憲淮西則有郡君之命至元五年己卯夫人七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卒於家父諱某母某氏子男四人長某次持中持恭幼某孫男二人擴擴皆補國子員孫女三人長適苗勃然亦國子員餘幼曾孫男二曰蒙曰某將以是歲六月某日葬夫人於金鄉縣金山鄉陽山里天爵與持中游雅厚嘗述劉氏先墓碑習聞其族世舊矣故爲之銘銘曰閨門之教由本於內維昔君子式慎其配猗嗟夫人闕則無

暇養姑教子克善厥家生享榮封壽登齡背銘此淑德昭示千載

甄母墓誌銘

無極甄克敏述其母邢夫人之行來請曰吾母生有淑質稍長習女功孝事父母既并適先君子吾甄氏族大而盛歲時昏祭皆有禮節吾母周旋其閒咸中儀度承上御下能敬而惠蓋於孝經論語亦習知其說克敏之從師學也苟有所需吾母悉資給之嘗誡克敏曰汝讀書學儒樹立於世勿廢墜先業吾見近世大家婦人愛子多不知教往往嬌逸以隕其家聲吾不忍使汝至是也夫力學在汝窮達在命汝其勸哉吾知吾多疾不克壽考及見汝之有立於世也汝能勿忘吾

卷之二十一

十

通鑑纂要

言吾雖死無憾矣吾母自至治二年忽感風疾縣延十餘年而卒比卒召克敏至前猶以讀書立身爲訓今而後思其言之爲可悲也吾母卒之明年先君子亦卒今將以吾母之喪合葬吾父之墓子其銘之天爵與克敏游雅厚又知其家世之美故與之銘夫人諱從正世居趙之平棘再徙眞定曾祖彥容顯武將軍元帥右監軍祖義父眞母賈氏外祖大亨朝散大夫眞定河間等路宣課使夫人生十有七年歸甄氏是爲尙書兵部郎中讓之曾孫婦戶部主事用之孫婦西蜀提刑按察司書史昌祖之婦河東憲司掌書恆之妻也既歸二十有六年年五十三至順二年三月二十日卒明年九月某日葬眞定縣朱俗里子男三人長克敏歲貢儒士次早天次

霞童銘曰

肅肅闔門夫人來嬪相其夫君夙夜惟寧圖史具陳子也甚文刻銘幽珉尚永厥聞

甄德修墓銘

吾友甄德修之葬也翰林楊君俊民以書來唁曰德修吾鄉後進之彥績學續文欲名立於世今不幸卒矣其生也曾無爵祿之榮其葬也可無文字賁其墓乎天爵聞其言而憾焉德修世爲真定儒家六世祖慶仕宋爲武康軍節度掌書記生贈明威將軍騎都尉中山郡伯公亮公亮生金嵩州刺史讓讓生尚書戶部主事用生皇故處士昌祖昌祖生河東憲司掌書恆生德修諱克敏少與楊君俱學於郭先生士

法溪集卷十一

十一

通鑑書

文聰敏卓然不類童子家庭之內訓誨甚嚴時處士退隱於家聲聞四方一時名公卿官燕南憲府君咸交處士德修侍立左右聞見日廣處士既卒奉掌書及其母邢氏益盡孝謹深居一室羅列圖史凡先世隱德遺事采摭緝輯惟恐或遺當代文詞可傳者咸筆錄之部使者以其名薦當得河南憲司書史亦不果就年三十八至元元年乙亥六月辛亥朔以疾卒葬真定縣朱俗原所著述有詩文一編文林三十卷娶宗氏生男曰某嗚呼甚矣人材之難也夫以生賦清明之質當國家承平之盛本衣冠世族之懿習父師詩禮之傳方克有就德修既有可學之資遭逢治平又承家世義方之訓其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振乎今而耀乎後孰

謂不幸以死吁可悲已夫可悲已夫

元故贈長葛縣君張氏墓誌銘

武德將軍鎮守池饒東陽萬戶府管軍中千戶所達魯噶齊贈駝騎尉長葛縣子瑪穆特配長葛縣君張氏居黃州黃岡縣五峰山之南年若干來歸於公公哈喇裏準台氏世家朔漠父諱哈巴爾圖國初從兵破汴始家許州之長葛公生將家以多力善射聞至元甲戌丞相淮安忠武王總兵伐宋一時材勇之士悉致麾下公與其選於是大兵由襄漢順流東下潁江諸城或戰或守大抵勿能有所爲矣公分將士卒戮力戰陣數著勞效明年宋亡論功行賞受池州把總歸附之初新令未洽豪民潛擾鄉邑公輔治以嚴民賴以安久之朝

法溪集卷十一

十一

通鑑書

廷以日本梗化不庭出師征之公又在行由慶元汎舟入海凡七晝夜抵達可島去其國七十里潮汐盈涸不常舟弗能進乃縛艦爲寨碇鐵靈山下命公守之八月一日夜半颶風大作波濤如山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號呼溺死海中如麻明日大帥命公先歸公由耽羅逾高麗渡遼水以趨京師遂歸於池其後累遷今官因以池爲家焉至治元年某月某日卒享年若干方南征時詔軍將各以其家從行故公自江上之戰縣君獲與之俱持身以嚴侍公以謹而飲食衣服之奉無少闕雖居軍伍之中憫其夫之勞苦未嘗以驚懼爲辭又征日本大風之夕公方以王事爲重奚恤其家而縣君獨在舟中身棺印章未嘗舍去及舟壞乃抱折橋得達於岸是

豈尋常者所能及哉其居家性質直不妄笑語安於素約而
華靡奢麗皆無所好所好者蠶績之事耳操持家務內外斬
斬宗族無間言至元六年六月日卒享年八十有五五月某
日附葬公墓墓在池州之西湖山堂公凡五娶子男四人彥
智傑武略將軍管軍中千戶所達魯花赤海廬承事郎同知
許州事伯顏葛奴早逝女三人長適武德將軍管軍千戶所
達魯花赤帖木兒次適不花次適買住孫男七人阿八赤延
平沙縣尉哈睦那海治進士業哈刺台賜進士出身儒林郎
漢陽府判官與魯帖木兒昭信校尉管軍千戶所達魯花赤
那可亦博洛亦習進士女八人適敦武校尉管軍百戶搭海
不花忠顯校尉管軍千戶張節奉政大夫靜寧州達魯花赤
塔海帖木兒承信校尉烏程縣達魯花赤拜都將仕郎江州
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道童忠翊校尉管軍千戶毛榮二在室
縣君之考諱泰魯世業詩書爲儒家故縣君教子孫嚴而有
法初皇慶科舉詔下哈刺台甫十餘歲縣君呼而教之曰我
昔居父母家歲時親戚小兒來者吾親必祝之曰長大作狀
元自我爲汝家婦恆在軍旅久不聞是言矣幸今朝廷開設
貢舉汝能讀書登高科吾復何恨於是悉資給之俾從師受
業泰定三年策賜進士哈刺台果中第二甲第一人授同知
徐州事歷監方城縣皆奉縣君就養日以居官清慎爲教旣
沒之三年哈刺台傳父命以池人王南壽狀來請銘余讀詩
小戎篇蓋秦之國人奉命西征其從役者之家人始則誇其

車甲之盛然後思念及於君子說者謂以義興師雖婦人亦
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今觀縣君之事其信然歟故爲之銘
銘曰
婦德之懿本於閨門無非無儀中饋是勤昔在至元征伐四
國將校之家勇於赴敵風濤戰陣曾無震驚知有其夫不知
有生義根於心能保其節刻銘貞石永著芳烈

行狀

默菴先生安君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五世祖玠金修武校尉高祖全廣以贊雄鄉閭買書萬餘卷曾祖昇不仕祖沼登經童第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歲戊戌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貴游子弟多出其門父恕齋先生松用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累遷建寧令中年謝歸教授於家母劉氏先生幼穎悟絕人在襁抱間已誦孝經五六歲時侍恕齋膝下隨目所矚恕齋出以詩句皆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考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

滋溪文集卷二十二

海國藏書

悉通其大旨成童慨然有志於求道問答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游以烏君叔備爲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往拜其墓錄其遺書而還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老師宿儒尚有存者益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公書曰某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先生欲教之意亦甚厚豈意天喪斯文先生沒矣而今而後惟當問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私淑之教朋友期望之心及某勉力大業之初志也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漳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公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及來爲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爲書以辨之其略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

滋溪文集卷二十二

二

海國藏書

在聖賢吾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於經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濂谿夫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二程夫子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爲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足以得聖賢之意於是竭其精力作爲傳注以著明之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沈潛反復以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其開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可謂極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懦膠於見聞安於陋習於朱子之說多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甚或不能知其句讀於其平生爲學始終之致及所論著多未之見故其所說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率然立論曾不知其爲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於天下之理玩之益熟必當茶然悔其平日之爲而火之矣其後陳公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精識見之卓而於朱子之學爲有功古禮廢久矣恕齋之遷居也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昏喪祭一遵文公禮書本之以愛敬明講而熟習合宜而應節鄉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術爲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賢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出入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爲安氏弟子其間

各以所學分教他邦仕爲名卿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游於真定者請問無虛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虛往實歸苟有饒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父行也凡有制作必見示焉其爲世所推重類此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憲使中山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於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先娶張氏再娶焦氏皆有婦行三子暨垣壙二女宜寧順寧暨垣向學有立宜寧適王氏壙與順寧皆天越六日歸葬臺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坐之次鎮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唁恕齋云令

嗣物故不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完粹氣和色溫事親至孝與弟煦極友愛一家父子兄弟自爲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爲師尤深於六經語孟嘗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敘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攷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程朱爲本以求聖人之意絕筆於莊公之十二年爲文章以理爲主皆有爲而作詩學淵明晦翁第以吟詠性情陶寫造化而己有默菴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注以未脫藁藏

於家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輦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爲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於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矧貞祐衰亂之餘乎賴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絕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質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以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於是而已耶姑敘其梗概以授暨垣俾求立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至治二年三月丙子門生蘇天爵狀

公行狀

故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儀事趙文昭趙氏世爲蔚州蜚狐人公大父崑金元帥府評事以材勇聞父璿始附國朝從太師國王平中夏積有功烈官至昭毅大將軍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由監中山家焉妣定國夫人楊氏有子十一人多知名而公最長諱秉溫字行直資端重不苟戲笑稍長從金進士馮異亭學當是時世祿之家以侈靡相尚獨公能敬讓以禮備倨自持滋久愈謹華問彌著世祖皇帝方居潛藩收召一時聞望之臣咨謀治道歲己酉帝在和林西公入見儀觀修整應對詳明帝異之命侍左右癸丑征大理甲寅征雲南己未濟江伐宋公皆從行中統元年帝卽位命公與參知政事李某行右三部事稽考諸道工程稱旨三年詔擇吉土建兩都命公與太保劉公同相宅公因圖上山川形勢城郭經緯與夫祖社朝市之位經營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圖赴功至元五年兩都成賜名曰大都帝定

都焉曰上都巡狩居焉於時國家以干戈平定海內五十餘年矣而公卿多武力有功之臣未遑文治四方來朝貢者禮尤簡易太保奏起朝儀詔公及史公杠等十人共討論之又選近侍二百人肄習之公頗采古禮雜就金制度時所能行者習之月餘帝臨觀焉大悅命主侍儀司拜公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兼知侍儀事杠以下授官有差八年秋八月帝以生日爲天壽節諸侯羣臣咸朝公請行新禮先平明設儀仗於崇天門內外東西鄉虎賁羽林弧弓擐矢陞戟左右教坊陳樂廷中於是皇帝輦出房升御座謁者傳警雜人報時諸王后妃皇子公主以次春賀通事舍人引百官班入丞相進酒教坊作樂成禮而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有罰三品以上

官宴饗殿上大作樂日晡皇帝御輦還寢閣自是每元旦受朝賀冬至進麻日冊立皇后皇太子建國號上徵號宜大詔令諸國來朝合行典禮一皆公手所論著也十年詔收天下圖籍立祕書監進公少中大夫兼少監事十九年拜嘉議大夫昭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未幾加大學士進階中奉大夫授時麻既行公奏以太子諭德李公謙校書郎楊公桓撰麻經麻議公以年老屢上章乞免宰相不可曰公天子近臣其去就非有司所敢議公人侍承問爲帝言帝良久曰卿視朕孰老公不敢復言二十九年公有疾始集侍儀司所儀禮合爲一書獻之帝覽而稱善命藏史館三十年夏四月某日公薨於京師賜第享年七十有二諡帝震悼卽以子

慧爲侍儀引進使是月某日葬中山安喜縣堯坊原夫人李氏張氏附公凡三娶李氏五路都勸農使壽之女張氏順天路達嚕噶齊齊拉拜之女俱追封定國夫人耶氏行軍都元帥信之女封定國太夫人子男三人敏忠顯校尉管軍千戶佩金符署贈承直郎眞定路總管府判官皆先卒慧累遷集賢直學士安豐路總管女適陝西都轉運監使李汝明孫男四人時勉承務郎右八作司同提舉時中時學時可未仕曾孫藝侍儀舍人公事親孝待諸弟極友愛凡田廬奴僕在易鎮邢諸州者悉推以與諸弟恆懼諸房子孫或蹈非義謹述昭毅公遺言以訓教之大抵謂奉親以孝臨喪以哀居官以廉律身以正凡吾子孫當服膺勿失苟或不然則告於家廟

其擯斥之不以兄弟數至今海內稱家法者言趙氏公左右世祖四十餘年帝愛之不名嘗遣使涉於山川使者陞辭帝曰文格神明殊非易事能若趙侍郎恭謹朕實汝嘉仁宗在位追念至元舊臣傳圖厥像置禁中各詢其行事至公則曰是非起朝儀趙某耶詔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諡文昭而昭毅公亦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諡襄穆俱追封定國公復召慧入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侍儀使於是藝承昭文公命將列公行事求銘墓碑謹撰次如右謹狀泰定二年二月丁卯翰林國史院典籍官蘇天爵狀

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吳公行狀

公諱元珪字君璋姓吳氏世爲燕人曾大父樞密德弗羅大

父汝霖金千夫長貞祐甲戌扈從其主播汴汴潰北歸至廣平家焉父鼎始仕國朝卒官奉政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累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壽國公諡憲穆妣成氏高氏俱追封壽國夫人公資簡重好深沈之思自其大父起家以武憲穆公致身以儒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家庭授受生長見聞公皆能知其說至元十四年冬近臣以公入見帝視其貌非常人也命侍左右以年勞授後衛經歷官擢樞密院都事就遷經歷初諸將之平宋也攻城野戰悉有爵賞江南既定樞府奏裁其人京師五衛各置指揮使二人副使二人敘事二人千戶以下官有差行省萬戶府各置萬戶二人副萬戶一人鎮撫以下官有差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及均俸祿以優其家給醫藥以起其疾設庠序以訓其子弟置屯田以廩其士卒上下相維大小相制多公所論建也二十六年參議樞密院事於時宮城建二十餘年矣繕修之事歲月相繼尚書省奏抽軍士萬人付留守司主之公重陳其不便始立武衛專掌繕理宮城以留守段頑兼指揮使凡有興作必文移樞府而後行遂拜樞密院判官會邊防用善馬數千匹時欲從民買馬公曰恐京師民情騷動今六軍無大調度五衛畜馬實多若就用之而償其直則事集而民不驚遂從其議有旨軍官多役軍士公請奏定其制萬戶用軍士八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自今多役軍士者有罰二十八年桑葛伏誅尚書省合於中書與元忠憲王拜右丞相中書六曹俱簡僚

屬諸以桑葛為官者皆免擢公禮部侍郎未幾遷左司郎中時中書徵求錢穀久不能復丞相思之公曰此前政之失今當明言其故因請蠲之丞相以聞制從其請遂遷參議中書省事大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注擬多私其鄉里公言此風不可長凡請謁者悉皆謝絕物論翕然稱之三年詔遣使分道詢民利病公宣撫燕南劾罷貪吏若干人轉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公言治國以愛民為本故春秋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臣嘉其言土木之功稍為之息六年出敘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及來京師徧以金幣致諸公貴人於是朝廷授之以官而其

害不細爭之月餘不能止復移病故復拜樞密副使同列有
忌公者諸公於上出爲甘肅行省右丞歲餘拜陝西行臺御
史中丞未上值西臺罷遂召入朝會遣使分道詢民利病公
奉詔宣撫遼陽諸郡使還復拜樞密副使進官榮祿大夫召
見嘉禧殿溫問再三公奏曰昔世祖時命軍士限田四百畝
以給軍需餘田悉貢賦稅今中書臣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
多爲能加以有司頗會其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
生不測非國之福上曰凡爾軍士之田其遵舊制仁宗崩姦
臣用事公以年老致仕至治三年姦臣死英宗勵精圖治獨
任東平忠獻王爲右丞相君臣相契慨然欲復中統至元之
盛優詔起公及安陽韓公從益大興王公約商議中書省事

卷之五十五

九

通鑑綱目

於是紕姦臣釐弊政舉材能興禮樂以稱天子責任之意天
下之民亦皆悚然思見其治矣三年秋七月某日公以疾薨
於位春秋七十有三是年九月某日葬公永年縣陽城鄉臨
洛鎮西原公居官清慎務持大體不喜更張所至無赫赫譽
既去而人見思夫人郭氏李氏皆前卒再娶某氏子男曰復
奉議大夫太廟著令女適翰林待制盧亘著作郎靳泰丞相
史忠武王諸孫莊公既葬之明年復請狀公行事洪惟國家
太祖皇帝以千戈平定中夏世祖皇帝以德威混一海內當
是時勳勞將相之臣爪牙熊羆之士咸被器使布列中外以
酬其平昔之勞富貴其身者可謂至矣然而自昔天下國家
必有道揆法守而後能有爲也故至元以來建中書以統百

官置樞密以總軍政官曹既立法度漸備雖有僥倖苟且之
人將亦知所儆懼矣蓋法立則民畏人存則政舉孰有任法
而不任人者乎凡累朝兵政之源委當代將帥之材能城郭
山川之阨塞屯戍邊防之要害生民戶口之蕃息金幣錢穀
之虛實必有深知其要身任其責彌縫持守以成天下之務
者矣若吳公者豈非其人歟公歷事五朝始終如一每進用
則士民相慶及其薨也朝野皆爲之悲嗚呼古之所謂大臣
者公庶幾焉謹狀奉定四年冬十月甲子應奉翰林文字承
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蘇天爵狀

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

卷之五十六

十

通鑑綱目

夫諸亡逸其諱考始業醫疾者服藥輒愈天兵急攻襄樊士
卒需藥者踵門貧者多不取直公幼讀父書既長挾其術游
京師公卿聞名聲籍甚至元己丑故禮部尚書許公國禎舉
名醫若干人以聞公實與焉帝召見便殿各詢其人所能出
示西域異藥使辨其爲何藥也公食其味獨前對曰此與中
國某藥侔帝加賞異命爲尚書是時帝春秋高體常不平公
典領方藥蒙賜貂裘玉帶辛卯敕授醫卽御藥局副使明年
詔皇孫撫軍北邊公從行次野爲川皇孫疾初愈欲出獵公
白殿下是行所係至重今疾新愈不可以風臣受詔調護殿
下有如疾不可爲臣死固不足惜奈宗廟社稷何皇孫嘉其
言而止甲午世祖賓天皇孫歸自撫軍卽皇帝位是時成宗

公易階爲承直郎遷太醫院副使尋加奉議大夫又遷中順大夫太醫院大使大德辛丑陞太醫院爲二品進嘉議大夫兼書太醫院事帝身卽位承至元治平之餘歲時豐登府庫充實任用者又遵守成憲元貞大德之初天下號爲無事退朝之暇優游燕閒召公讀資治通鑑大學衍義公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凡正心修身之要用人出治之方君臣善惡之迹興壞治忽之由皆爛然可睹帝從容咨詢朝夕無倦公不爲客悅逢迎每因事獻納於帝初御史中丞崔公彥言事忤旨公乘閒奏曰臺諫天子耳目至今皆結舌噤口而不敢言是自塗其耳目也何以知天下之善惡乎帝召崔公俾盡所言帝問公當今儒臣孰與卿比對曰集賢學士焦養直學爲通

儒昔事先帝日侍講讀非臣所能及也遂召焦公入侍顧問泰州孝氏以事親聞公薦於帝曰忠孝無二道此其人材必可用帝命中書錫五品官其人果以能官稱公之論建率此類也其他隨事鋪陳中禁事祕外所不聞者不可以縷載也公既見知人主恆以謙謹自將所有錫賚輒辭不受帝晚節寢疾公言治事莫如養身養身莫若寡欲帝曰朕聞韓某言恍若疾之脫吾體也至大中尙書省臣專權用事公移病家居除淮安路總管不赴皇慶初元除祕書卿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太醫院使初世祖以本草爲未完書命徵天下良醫爲書補之公承命往以羅天益身二十人應詔又嘗校定聖濟總錄醫者賴焉公事親以孝聞母夫人尤有壽

年九十餘歲時公帥諸弟上壽搢紳以爲榮撫愛諸弟尤篤養孤子嫁孤女若干人俸餘悉購古書奇畫一室蕭然淡若無所欲故事醫者不許封贈仁宗特賜公祖季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常山郡公諡安穆妣馬氏常山郡夫人考天祐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諡康忠妣康氏趙國太夫人公享年六十有七延祐六年十一月某日薨於位古者天子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又必慎選直諫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諷議以備顧問是以君德日新治道日隆後世莫能及矣欽惟成宗用韓公者其審是道歟帝在位十有四年朝廷清明海宇寧謐公卿稱職年穀豐衍雖帝之聰明守成爲弗可及亦惟韓公匡救啟沃之力居多或者獨以醫術論公尙得爲知言也哉然歲月既久公之言行寢弗克傳故擬其所可知者而論次之以俟史氏采擇謹狀翰林修撰奉議大夫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蘇天爵狀

元故徵士贈翰林學士諡文獻杜公行狀

公諱瑛字文玉霸州信安人也金之季年河朔倣擾公辟地河南居緱氏山讀書講學無所不見時金將亡儒者猶習文辭爲進取計公爵祿不入於心刻苦自勵獨探六經百家之旨古今治亂之原晝誦夜思仰觀俯察優游自適金亡轉居汾晉之間授徒爲業聲問漸著故中書黏合珪開府彰德以書幣延公至則待以賓禮而師問焉當國家草昧之初法制寬簡凡賦役刑罰除授官吏州郡皆得專之公從容爲中書

言兵荒之餘生民窮困日甚宜緩刑薄賦以遂民生修學養士以興治化中書從其言民浸陰受其賜士子受業者恆以百數至今相衛俗尚文雅公之化也歲己未世祖皇帝奉命南伐所至郡邑訪求人材諮謀方略道過彰德召公入見問以取宋之策公對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向者天兵既已滅金又欲平宋誕敷聲教蓋惟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矧今宋主閭弱姦臣擅國習俗嬌靡將卒恒怯所恃者長江之險國家應天順人興兵致討選將任能禁暴戢亂據有上游戈船東下一舉而可定也上曰善世祖入繼大統肇新制度詳延海內方聞之士咸登諸朝使者至彰德公聞王文統已居相位專言公利以固權寵輒引避不見會中書左丞張公文

謙宣撫大名諸路復奏起公爲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亦辭不拜曰風化至是尙欲仕乎卽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多明經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曆禮樂雜說三十卷文集十卷公儀觀秀偉美鬚髯望之儼然既居彰德因留家焉初中書憐其貧與田千畝不受術者言公寓居地下富有黃金家人欲發地視之公曰金汝所藏耶怪誕之言吾弗信也公去後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公之廉正類此享年七十以至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於家葬安陽縣王裕村將終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第置杜甫詩集一編題其志石云處士杜繼山墓公曾祖信祖植父時叔母張氏娶孫氏後公九年卒附

葬公墓子男三人處思十歲能詩號稱奇童年二十餘而天君子惜之處立睢州儒學教授處愿初以臺薦爲按察司書吏累遷濟寧大名路經歷吳橋縣戶終東昌路推官皆有惠政文適李某孫男三人曰愚爲郡文學累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安陽縣子曰堅曰欽曾孫男七人秉彝秉鈞秉直秉讓秉容秉一秉中玄孫二人涇漳公既葬之六十有六年是爲天歷己巳文宗皇帝開奎章閣詔修經世大典凡國初勳臣故老行事悉登載之秉彝方爲丞相東曹掾錄公遺事送官天子覽而嘉之制贈公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諡文獻尋擢秉彝奎章典籤與修大典書成遷監書博士今上皇帝御極命儒臣進說經訓又秉彝經譯

文官未幾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人皆美公文字之澤蓋未艾也秉彝將之官關中過家上冢念公墓碑未刻無以昭朝廷褒卹之典於是近臣以其事聞敕臺臣撰書銘文以賜嗚呼昔者國初承金兵絕學之後文物凋敝殆盡賴一二儒者撥拾修補於壞爛亡滅之餘俾斯文不絕如縷其功詎淺鮮哉天之報施宜在後人也天爵向官奎章辱與秉彝同時雅相好也謹撰次公學行論著之大概謹狀元統二年四月甲子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狀

行狀

元故參知政事王憲穆公行狀

公諱忱字允中趙州寧晉人也至元十七年由宿衛東宮拜朝列大夫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歲餘以母老辭歸二十四年調河南道久之以母喪免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明年起公為燕南道廉訪副使三十年起拜嘉議大夫廣西道廉訪使以疾辭元貞二年改使河東大德三年除江陵路總管不起七年總管汴梁至大元年拜中奉大夫雲南諸路行尚書令參知政事時公年已七十矣延祐元年詔拜昭文館大學士是歲十二月七日薨於汴春秋七十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有九明年三月十二日歸葬寧晉縣金符鄉換馬里三年正月御史臺臣列公之行以聞制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軍追封太原郡公諡憲穆公曾大考進大考守忠金承信校尉考玉國初倡鄉民來歸從太師國王定中夏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使妣李氏公娶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曰銳由河南行中書省知印入官曰鈞承務郎萬億賦源庫提舉孫男二人洙浩皆國學弟子員淵幼昔者世祖皇帝初命裕皇為皇太子左右給使之入皆擇用勳臣舊家子孫故公得與其選所以培植育養期大用於異日者蓋甚重也公給事十餘年忠謹小心殆若一日或因事進言諒直不阿每達於上聽以故首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山北之命遼瀋多宗王分地儼從時縱狗馬出蹂民禾民厭苦之公繩以法彼遂斂避不敢犯時阿黑馬秉政務聚斂以固權寵小人觀望爭言財利以希進用大定小吏耿熙者詣宰相言北京宣尉司通懸官鈔二十萬定宰相以問有敕徵之熙懼事失實獲罪妄增敕文併諸官屬覈之逮繫者百餘人公察其妄疏言於朝熙竟獲罪裕王賓天儲位久虛時上春秋已高中外危之公建言曰陛下承祖宗之業臨御多方三十年矣自至元初年豫建太子天下莫不歸心邇者鶴駟上賓臣民缺望伏願斷自宸衷早定大計宗社幸甚章凡三上上是其言未幾成宗親承裕皇信寶撫軍漠北而大業遂定江南既定或者猶掠民子女轉賣為奴公言四海之內皆為王民國家當敷宣惠澤無間南北涵濡撫育俾長子老孫以沐承平之化今猶縱民奴其子女非一視同仁之意也敕禁止之善為令有汪清者自其父占籍於息餘四十年而鎮軍強有力者利其貨產妻女誣為亡奴訴諸帥府既得府檄即率數十騎圍其第遂格殺清莫無以自明妻女貨產悉為已有清子成潛出告冤兵民異屬文移往來數年不能正類人朱喜者始以避兵見俘繼縱為良主給之書鄉胥里長皆署名紙尾喜隸軍籍有年矣一日喜居室火故主之子疑其良書被焚也遂復奴之喜持書累陳不見直公循行至郡俱被泣訴公閱吏牘曰清占籍於壬寅某之奴以甲辰而逃何前政之不考耶喜良書具在紙尾之人其書足徵充軍許時

何其無一辭也乃以其事啟鎮南王府証者皆屈明年二家援結近臣証奏其事詔遣中書斷事官案問即收繫公公以書言御史臺臺臣以聞有旨召公入見公廷奏其事上大喜曰若此人真不虛食俸祿者復還公河南於是近臣及斷事官皆以受賄得罪而清喜數百口竟賴公言得復民繪公像祠之終身河閒鹽使張某與其屬盜用官錢十餘萬定公發其事伏辜恩州爲諸王呼喇濟食邑命其官屬貸子錢於民倍徵其息公令止收子本餘歸諸民及遷廣西臺檄徧諭風紀以表其廉能公既疾不果行遂改河東成宗方畋柳林召詣行宮撫慰優渥會河東旱飢穀貴民流公請發倉振救全活者眾時成宗初即位奉事太后惟謹於是太后親幸五臺

懷慶府志

主

通志

大建佛寺爲民祈福上敕中書遣官護作工部司程陸信者驅民數千人入山伐木山深險多虎豹民被傷死百餘人公曰民未受福已先受害大非國家建寺之始意也入見太后太后命稍捐其役仍賜死者家鈔人若干貫諸王阿濟格歲支廩餼和市於民或不能供輒爲契券子本相俾則沒入其男女爲奴婢公請於朝用鈔贖還凡一百二十有四人自是改賜諸王餐錢而民患始除哈達布哈者恃阿濟格恣爲姦利以亂吏治公收案致法王爲請弗聽遣使入譖於上上猶豫未信適駕北幸哈塔不花遮乘輿証訟公不法事上命中丞崔或問之或知其証將俟見上白之未幾或卒及駕還宮其人復以爲言詔省臺遣官案驗卒無事實其人坐証抵罪

憲綱大振阿濟格由是禁戢其下不敢橫暴侵其民矣先是朝廷以民之占軍籍者限田四頃以供軍需餘田悉納賦稅公力陳其不便以爲國家自取天下以來征伐曾無寧歲今海內稍定民之征戍遠方者歲費尙千餘貫四頃之田豈能盡給凡民占籍他役者有司歲視貧富差其名數一入軍籍永不可易今若多限以田使無飢寒之憂是亦富民之道也不報其後兼并之利與富者益富貧者愈貧至是樞密奉旨召公等集議方略而眞定順德廣平等路公分詢之凡得富民數百家即命充軍其貧乏者悉罷遣之人稱其平汴爲宋金故都浩穰難治而省府憲司臨莅其上故朝廷常爲選良二千石然久者不過一二人近者數月或以疾辭或以罪去

懷慶府志

四

通志

少能滿三歲者公視事五年以老致仕始至者憲以公耆舊德業著聞不敢以官屬視之獄訟尤難決者悉以屬公公一問悉得其情無敢隱久之政清訟簡吏民歌之方爲近代包拯丁未之秋河決原武東南注汴官吏具舟爲避走計民大驚恐公白省臣請導水東下否則爲害不細而省臣大家田疇多在汴宋間不用公言公曰吾守土臣也責當在我遂乘舟行視河分命決其壅塞於以分統殺水而汴城始完其民至今以爲德水害既息復大發民增築隄防河西之人居鄆陵者萬家號微手軍民之徭役悉無所與公曰均爲王民而河西人獨無所役何也至是悉使就工凡得萬人不日隄完公之摧抑豪強愛養民力多此類也公爲人剛毅正直讀書

能見諸行事不爲空言其任風紀所至惟以興學善俗爲務
北京汴梁及建瑞錦三州趙之柏鄉皆新學宮風勵多士蓋
欲復古治化作新斯民非專師法令而以爲治者也嗚呼世
祖皇帝以天縱之聖方大有爲故天出忠直之臣其弼治效
非偶然也當是時公及陳公天祥程公思廉姚公天福皆骨
鯁敢言不畏強禦披姦發伏指謫利害若疾痛嗜欲在己故
吏畏其威民懷其惠風采凜然震動一時至今庸夫女子猶
知其姓氏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向者先君荷公深知
居嘗慕公爲可師法會公子鈞求狀公行將以獻諸史官求
銘作者故因采其始末而論次之以俟筆削謹狀至順四年
九月壬戌奉政大夫奎章閣授經部兼經筵譯文官蘇天爵

狀

元改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

公諱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徙家中山少聰穎異常讀書數
行俱下能終身不忘嘗從董太史朴受經講解出入意表間
爲歌詩如魏晉人語故憲使王公仁見而異之曰公輔器也
年二十餘來游京師一時名公聞公談論皆聳聽畏服常以
時政八事陳列廟堂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
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鈐選敬賢士以勵名節草宥
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
純正皆治國大經大法惜乎時相不能用也仁宗皇帝初未
出閣已喜接納儒士或以公薦得備宿衛力集歷代君臣行

事善惡可爲監者日陳於前上樂聞之不倦也武宗皇帝卽
位仁宗爲皇太子命公爲典牧太監官大中大夫仁宗清燕
屢召見焉近侍以俳優進公言昔唐莊宗好此卒成禍亂殿
下方育德青宮視聽尤宜防慎仁宗登極公遷集賢直學士
出爲順德路總管郡久不治公下車教民務農與學孝親弟
長輯姦禁暴悉登於書俾民朝夕閱習久之郡政大治屬邑
鉅鹿沙河唐宰相魏徵宋璟墓存焉乃祠二公於學表其言
論風旨風勵多士再遷揚州郡當水陸要衝舟車不絕公曰
吾爲郡守務在理民送往迎來非所先也又遷寧國以從弟
紳僉憲江東辭不赴遂改東昌郡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隄
遏其下流夏月潦水盈積壞民麥禾公命疏爲斗門以走潦
水民始得良田佃作又新學宮延士子願學者公所至惠政
多類此迄今思之至治二年丞相拜珠河其國鈞徵用舊人
作新庶政召公參議中書省事公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
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
奢僭僭則害及於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尙書薦名士
宋本韓鏞吳炳等十餘人除吏平允眾論悉服僥倖請求一
切不與遠人當遷官者寬其文法吏皆不能爲姦泰定元年
春廷試進士公充讀卷官考第多合士論遂遷集賢侍讀學
士中奉大夫會有月蝕地震烈風之異天子儆懼爲下手詔
命儒臣集議中書公昌言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
明官賞太濫以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

是夏詔公領經筵扈從上都公援引古訓證以時政之失反覆詳盡觀上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公等進講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道廉訪使行至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穀貴民飢公請於朝得米若干萬石以活之召拜刑部尚書天歷元年文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以疾在告出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使司事二年春正月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上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月明宗皇帝立於朔方命文宗居皇太子宮於是遣大臣奉寶璽北廷近侍復有求除拜賞賚者公曰俟天子至議之近侍不悅皇太子寶以上都變擾莫知所在至是更請新寶近侍請大其製公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

初陝西省臺請命上都而四川行省隔在西南平章囊嘉特因籍兵自守廷議調兵誅之公曰蜀遠恐不能知可遣使諭之如果方命兵之未晚囊嘉特果來朝時近侍爭求籍沒妻孥財產公曰古者罪人不孥沒入家貨者所以彰有罪也未有利人妻孥貨產而併殺其人者也近侍聞之益怒譖詆曰甚八月明宗上仙文宗游正宸極公遂罷政尋又命爲集賢侍讀丁內艱不起今上皇帝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敕史官修泰定天歷兩朝實錄公與張公起巖歐陽公玄共領其事二年冬十月拜中書左丞與今參知政事許公有王並命士大夫相慶於朝是月太皇太后初受尊號詔天下蠲省租賦慎卹

刑罰優禮耆舊懷柔遠人洪恩實惠天下使之公與許公數陳之力居多公在政府遇事輒言無所顧避中官僧尼作佛事於慈福殿已而殿災公言僧尼當坐左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禮之公疾陳其不可又言選調官吏錫賚金帛當與同官僚屬議而後聞一二宰執不可獨請其事先時有罪移鄉者北人則居廣海南人居遼東去家萬里涉瘴癘寒苦往往償於道路公曰流囚尙止三千遂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於令近歲職官坐罪多從重科公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者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公得宰相體至元元年春命公知經筵事夏疾作九月去位詔公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中外方倚公爲重日冀其再用以福元元不幸疾竟不起二年春正月廿九日薨於中山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訃聞公卿唁於朝士弔於家咸曰正人亡矣公行義如古人務正學以言未嘗市恩於人怨詆之亦不卹也喜薦拔士登其門者多知名於時少通經學晚尤邃易有易說若子言臨川吳公澄讀而善之故相張公珪爲薦公入經筵有曰王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當文宗讓位公所進說盡欲消弭讒間爲國慮而小人不便謗公無所不至賴天子慈仁愛士第罷其政而已嗚呼國家自世祖皇帝始一中夏至仁宗時天下治平獨鄉文學興禮樂貢舉之事海內儒士翕然同風列聖承之益修文治公於其時一用儒術輔相國家必欲俗

吏之務不至於朝廷其功豈不茂哉公伯祖某國初帥鄉民來歸其後管領中山人匠因留家焉祖述勳以質子軍從太祖皇帝西征娶婦阿魯威氏以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阿魯渾氏贈太原郡夫人父德信治縣有聲擢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臺臣議不合年四十餘卽棄官不復仕累封中奉大夫河南行中書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公母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娶蒙括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敏修從仕卽社稷署丞敏存未仕女適太常太祝馬遂良是歲二月某日葬公中山安喜縣鮮虞鄉宣村原天爵晚學荷公深知謹具公官勳行實卒葬壽年爲行狀一通請諡奉常徵銘太史以詔後世謹狀至元三年夏六月甲午

大中大夫禮部侍郎蘇某狀

故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董某行狀

公諱訥字仁甫真定路趙州柏鄉人由燕南憲使轉河東入掾禮部陞御史臺中書掾皇慶初以承直郎爲工部主事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未幾左遷太都路總管府判官改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召爲中書省左司都事英廟爲皇太子選爲詹事院中議進官奉議大夫久之遷工部郎中又遷上都副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治中改僉河東道廉訪司事進朝列大夫江西道廉訪副使至治二年冬召拜吏部侍郎泰定初元拜右司郎中尋改左司歲餘遂拜大中大夫吏部尚書選充山北遼東道奉使宣撫還朝拜嘉議大夫江西廉訪使泰

九

定四年五月十六日終享年若干公自少喜讀書長游真定郡學監憲完間數至學舍愛公清苦遂薦用焉及歷省臺治吏文書事益明習公性鯁直棘棘不阿操持清順聲聞日著當代名公咸愛敬之工曹專掌營造而京城之建既久官廨寺宇之修歲月不絕木石丹堊之須隱沒吏牘者公一一經埋而追徵之凡得楮幣三萬餘定黃金千兩近侍請於禁中海子爲傀儡之戲擬築水殿以備乘輿游觀公言唐文皇嘗命工曹選巧工尚書授綸教作傀儡文皇曰向求巧工本以供國利民今造戲具甚失官師相規之意詔免綸官史氏載之以爲美談方今聖明在上豈宜作此幸臣是公言遂罷其役公在六察正色敢言延祐二年冬星芒垂象公言幸臣之職所以代天理物今天象上變蓋由變理非人所致時相方擅朝政聞公之言大爲憾恨三年元會陳朝儀殿廷百官將序班行禮時相乘輦坐殿廷中公適糾儀乃前問曰此百官朝會之所丞相坐此非是相怒而去不數日奏公佐京邑其再入省又奏公佐留司蓋欲以事困之或少有失則坐以罪賴公平素勤於職事卒無毫髮得罪相嘗迎鑾輿於北郭問有司供須者爲誰左右以府判對相故求事杖之明日知非公也心甚慚之公在京府八月在留司僅三月臺臣憐公以言權姦恐終見誣以罪故兩爲之改除外臺公在河東江西按行郡邑風采肅然民有訴訟皆自理之吏屬無所干預坐曹行文書而已澤州高平民有盜竊其家資官誣教一家五

十

十

人為盜掠掠無完膚父子二人已死獄中而賊竟不獲公閱其文書察其辭色而遽釋之召其主人問曰盜未發前數日何人曾至汝家曰鄉村五人者曾來貸粟公即禽五人至併賊索之皆在遂具獄官吏坐罪有差邑方大旱即日大雨江西民固好訟亦由官吏倡之因逗撓為利公初按部吉安廉明以攝其姦公平以服其心告實者行誣告者坐人皆凜然不敢犯明年至撫州前此訟者亦眾至是乃無一人公以為有司止之也親出詢之亦無有也然則與獄告訐豈民之本心哉延祐間朝廷患郡縣多盜議依大德之末遣使驅賊於阡陌指擊而死以號於眾庶或盜止公曰向者成廟賓天武皇未立宰相恐天下人心未安姦人竊發權為一時之制耳

通鑑纂要

卷三

通鑑纂要

今可效之乎矧世祖臨御三十五年未嘗行此盜亦何能猖獗耶眾是其言其事遂止公平生論事甚眾如黃華嶺屯田當罷江南括地擾民朝議多是其說尤喜薦拔人材在吏部嘗同尚書王公結薦赫舍哩希元張瑾陳思謹吳炳歐陽玄李好文等十餘人皆可大用奉使山北黜陟官吏皆當興利去弊民甚便之公曾祖考諱增不仕祖考諱元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督考諱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曾祖妣某氏祖妣夏氏妣趙氏俱封趙郡夫人配某氏趙郡夫人子男衍國子生早逝次庸承務郎大樂署令維普國家初定中土一時豪傑往往起家試吏以覓諸用其後公卿輔相率由是選公自諸生擢置憲府位至天官尚書及部使者材行赫然有聞是

宜論著以圖不朽焉謹狀至元六年庚辰夏五月某甲子通議大夫吏部尚書蘇天爵狀

傳

貞孝先生傳

貞孝先生王氏諱文淵字巨卿中山安喜人由太原榆次徙焉考府君德用始倅中山雜造局使先生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卓犖不羣家貧從府尹推擇為吏持法廉平久之喟然歎曰吾家世以清白稱吾雖不能克大其門烏能趨赴承奉效刀筆吏所為乎即揖府尹棄吏去眾稍異之是時故國子司業滕公安上方家居教授學者雲集先生折節往從焉冠博衣躬執弟子之禮滕公嘉其志告以古人為學之方先生

通鑑纂要

卷三

通鑑纂要

益自勵勵學聞行知聲聞日隆滕公卒即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下至老莊醫卜之書靡不該覽於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甘旨無闕供母亡毀瘠骨立喪葬如禮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閒肅如也遇人則和樂平易言必依於孝弟鄉人以此益親之喜作詩紆餘沖淡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迨出中山或造其廬聽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延祐元年九月也享年六十葬唐城鄉西翟原鄉人諱曰貞孝先生墓子男曰復曰構孫男秉鈞秉彝俱世家學

贊曰古稱燕趙多奇士豈節義出乎其性者哉國家既都燕而趙為輔郡名公達材由勳勞吏業起家仕至公卿將相者

幾何人矣當是時獨靜修劉公隱居求志高尚其事俾一世之人企慕若弗可及豈非風化之美者歟而貞孝先生亦能讀書不仕修身事親則其志過常人遠甚廩廩然庶幾隆古逸民之遺風矣

崔孝廉傳

崔孝廉名顯字耀卿有官君子也不稱其官而曰孝廉者著其行也著其行者所以崇世教也侯早喪父獨善養母母年七十樂居鄉里其兄千夫長昌成齊安不敢歸侯方隨牒仕遠州獨慨然曰吾年鼎盛服官政之日長奉親日短曷忍違吾親乎遂棄官侍母母年八十五方終侯養志得其歡居喪致乎哀兄亡又走江淮迎其喪歸此侯孝弟之行著於家者

滋溪文豪卷二十三

五

滋溪文豪卷二十三

也侯初佐官長熟即以清謹見稱及尹建平奉法而無所私民之富者安之貧者撫之強者抑之弱者植之上下相親有如父子崇仁版戶四萬訟牒填委侯識精明片言以折之猾吏無文字之苛田里絕追呼之擾當天歷旱荒之餘民被飢疫之苦侯勸帥振卹眾獲休養此侯廣平之政著於民者也侯由門功入官以養親辭歸再調鹽官州判官廣平邯鄲縣尹皆不果上母老終喪乃調靈關縣尹又以兄喪弗克終任歷尹建德之建平撫州之崇仁民皆攀戀涕泣不忍代去於時候年已老始遷長熟知州部使者屢薦其材侯未嘗肯妄進取踐吏五十餘年僅受八命積階奉政大夫此侯歷官之始終也當金季世將兵千人歸太師國王復從大帥速援將

武仙克復眞定官至管軍千戶眞定同知樞府事諱詳者侯之祖也佩金符行軍千戶成鄧善治壁壘奪宋將張貴餉船於襄陽敗江州都統軍鄂之武磯追宗潰師於丁家洲獲將士二百戰艦五十轉饒江淮數年不乏官至懷遠大將軍兩浙江淮行都轉運使贈博陵郡侯諡桓靖諱德彰者侯之考也北京行六部尚書贈太保趙國康惠公秉直之孫宣權五路萬戶天安之女封博陵郡夫人史氏者侯之妣也中書左丞相贈太師鎮陽忠武王天澤之孫同知澧州路總管府事梓之女封元氏縣君史氏者侯之配也自大寧之富庶居眞定之眞定侯先世遷徙之所由也富庶之北韓皆眞定之治頭原侯祖考奄窰之所歸也侯家世勞伐之舊內外姻族之盛曾不以富貴奢麗有所改易而以孝弟廉平表其名稱此侯稟賦有以異於人也謹緝其事著於篇

滋溪文豪卷二十三

五

滋溪文豪卷二十三

滋溪文豪卷二十三

滋溪文集卷二十四

制詔

曲赦雲南詔

朕續承正統臨御多方永惟兆姓之咸寧恒懼一夫之不獲知爾西南之地皆我祖宗之民德澤涵濡富庶安集比因僭亂阻遠關廷致無事以生疑帥同惡以相濟爰興師旅殲厥渠魁猶慮舊從未卽率服原其誑誤良用哀矜庸推肆眚之恩啟以自新之路於歲帝王之德蓋莫大於好生臣子之心尙無忘於效順咨爾有眾體予至懷

丞相耶律鑄妻紐赫氏封懿寧王夫人制

朕紹繼祖武追思社稷之元勳加懿王章爰及閨門之懿德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妻紐赫氏謙柔有則專靜自持簪紓襲芳相爾金源之巨族珩璜中度佐予黃閣之名臣處富貴不失其常奉祭祀能成其孝女史共師其淑行宗姻咸仰其令儀雖遺偕老之榮宜舉飾終之典於戲鳴江舊壤聿隆大國之封鸞檢新恩肅正小君之秩尙期精爽式克欽承可

冊中宮詔

古先哲王天立厥配上以承宗廟之重下以正邦家之基朕奉先朝之燕謀入續大統祗通慈闈之聖訓擇建長秋皇后伯岳吾氏父祖忠勞弼亮社稷流慶澤於後裔宜表正於中宮若稽典章煥頒禮命乃於元統三年四月五日授以玉冊

玉寶於戲典崇王化尙惟風動於四方惇敘彝倫其永治隆於萬世

祝文

三月一日時祭太廟祝文

有嚴太室裸獻惟時雨露春濡孝思罔極祇循彝典申薦虔誠尙祈顯歆永錫純嘏

四月時享祝文

於皇祖考合饗太宮炎律凝辰流陰易感虔修禴祭式展孝思明靈居歆錫美繁祉

奏告太廟祝文

嗣膺統業寅奉宗祧比以虧和寢恙未已爰脩虔祀申禱皇

靈尙祈鑒歆俯垂開祐惟錫福祉永保神休

皇后造冊寶破玉開篆祝文

續承丕緒風化攸基念昔高王咸資內治肇修寶冊瑛玉斯攻惟爾有神尙祈陰相

嗣膺正統思厚人倫爰正中闈聿修陰教肇修典冊玉篆斯鐫神其相之益綏福履

皇后受寶冊告祀郊廟祝文

祇荷天休續承聖緒有嚴內治正位長秋爰卽郊丘前期申告尙憑煙燎昭是忱誠

靈承祖烈膺荷邦圖思正中闈協恭宗事先期昭告式薦明禋尙祈格歆永錫祚胤

普慶寺祭三朝御容祝文

於皇三聖肇啟洪基嗣服云初孝思有永願瞻館御玉色如存獻享惟恭敢祈昭格

太廟修吻獸奏告九室祝文

繹繹太宮明靈攸宅風雨所薄鳴吻欽傾涓辰僦工繕治惟謹仰祈監佑永保厥寧

卽位後告祭太廟祝文

於皇祖宗丕建鴻業續承伊始祇遵先猷吉錫孔時肇修廟祀尙祈昭格錫羨蕃釐

長春宮設清醮青詞齋意

日躔析木春六甲之循發乾奉道樞祈萬靈之敷佑乃嚴靖

漢文皇帝

三

通鑑纂要

館祇率明科陳清醮以肅儀奏赤章而達懇冀通眞聖申衍壽祺胥及羣生成被多福

嗣膺寶祿底區夏之教寧願瞻琳宮紫仙遊之所御恭修祠

醮升薦忱誠冀太上之居歆幸列眞之凝鑒丕迎景福迄致

豐年益綏熙盛之圖永保靈長之慶

周公晷景殿豎柱上梁祝文

聖人有作制器象天奕奕殿廷數離風雨涓辰庀事棟宇斯興維神佑之欽若天則

五福大乙宮上梁祝文

於赫邦國密資道廕行基所舍大起琳宮肇舉修梁維神是佑尙迎五福普錫羣生

丞相宅豎柱上梁祝文

桓桓師相社稷元勳愛憐其功賜建大第涓辰既吉柱石是基尙賴神休克相厥役

國有大臣宗社是輔敕興甲舍密邇宮垣諷日既嘉崇梁上構維神相事永保攸寧

鈔紙坊開檻祝文

泉貝之興原自古昔因時立制以權重輕當歲之春肇造楮幣神其克相國用阜殷

印鈔庫開板祝文

泉貨之用式厚民生若稽舊章圖法是則造幣伊始錫吉致虔神其相之利周四海

漢文皇帝

四

通鑑纂要

七月時享祝文

紹履基圖祇承廟祐率循故典時邁行都素律云秋孝思永慕爰脩常祀冀蒙鑒臨

十月時享祝文

九廟舊章四時給享屬臨良月永慕先猷吉錫大烝明靈歆止尙祈景福垂裕無疆

表牋

元旦賀表

鳳厥授時法春秋之一統龍墀輯瑞謹周禮之三朝凡在照臨悉同蹈扈睿哲以武溫恭而文發政施仁稽若祖宗之靈對時育物裁成天地之功屬至治之昌期履上元之景運二

儀開泰九有均歡臣等職忝攸司躬逢華旦五雲金闕瞻穆穆之清光萬歲玉卮祝縣縣之聖壽

聖節賀表

皇極居尊時又無爲之治星樞紀瑞光增有永之符禮肅班行慶傳黎庶實聰實睿克寬克仁命官以振台綱式是百辟降詔以蘇民瘼使於四方事臨日景之長茂對天休之至臣等恭逢誕節忝列從臣具葉繡經錫贊嘏之五福玉卮進酒致漢嶽之三呼

千秋節賀表

南極騰輝光啟前星之瑞東閣介壽歡分下土之心禮肅簪紳福縣宗社仁明性稟孝友生知夏清冬溫克謹事親之道月將日就茂隆典學之功肇新一歲之元益衍千齡之祝某等叨陪法從幸際熙辰甲觀吹銅延想燕禔之慶震方主器永依鶴禁之雲

賀親祀太廟禮成表

慶續丕基聖德聿光於祖烈恭祠太室孝思述美於先猷於昭文物之華允屬邦家之祉功高揖讓德本誠明玄武鉤陳丕受萬年之神策黃流玉瓚欽承九廟之威靈誕敷寬大之書允格馨香之泊臣等叨居宰路肅侍齋宮奉璋執戟樂觀肇禮之鉅典降福簡簡願推錫類之深仁

賀冊中宮牋

鳳展當陽光啟中興之運璽衣正位聿彰內治之功典冊昭

華邦家閭澤儼尊皇極毓德王門蚤親圖史之文動履珎璜之節出居潛邸悉知臣下之勞入奉太宮克相宗祧之祀誕膺顯號丕敘彝倫某等幸際昌期獲瞻壽嘏詩宣風化茂隆億載之基頌衍壽祺願共一人之慶

賀登極表

龍庭正位嗣祖宗肇造之基駿命在躬啟歷數重熙之運綸音誕布縣宇均歡睿知有臨英明獨斷慶協大橫之兆光膺令緒之傳克享天心日月星辰之順軌式孚民志謳歌獄訟之來歸億萬年以承休三千臣而同德臣等忝司端揆茂對昌期皇極敷言願贊維新之盛治泰元神策益隆有永之貞符

賀建儲表

黃屋膺圖嗣祖考萬年之業青宮正位隆本支百世之傳典憲肇新邦家具悅堯仁廣被舜德重華永思神器之安實慎元良之選因心則友允符聖人之公立愛惟親不厚天下之俗光增九廟之重慶溢三靈之和臣等忝列台司獲觀盛禮星輝海潤頌聲行播於寰區月恆日升壽祿益延於寶祚

賀登極表

宗社儲休丕續皇圖之正統穹天眷佑於昭邦命之惟新三辰宣華六服寧謐聰明時又睿哲生知慶承令緒之傳光應大橫之兆舊勞於外周知黎庶之艱難允執厥中克協帝王之治化祿數肇更於鳳紀衣冠咸輯於龍墀臣等躬際清朝

叨塵法從端門號令既普治於民心延閣圖書願緝熙於聖學

登極賀太后表

天下歸心光啟龍飛之運禁中決策允資燕翼之謀景命肇新洪圖益固德全坤載功定乾維所與惟賢諒再安於宗社不私其子實停敘於彝倫端居長樂之尊克嗣徽音之美臣等躬逢慶會忝列從班壽介萬年永祝慈儀之聖教行四海幸彰孝治之隆

皇太后受尊號賀皇帝表

慶纘堯圖龍衣尊臨於南面光昭寶冊鴻名薦美於東朝載惟典禮之新允屬邦家之祉聖學稽古玄德重華永思神器之承實本慈幃之懿推崇顯號親廣愛敬之仁遵守彝章業業謹盈成之治自今以始長發其祥臣等忝列從官聿觀盛事日隆孝養式符四表之驩心天錫壽祺益衍萬年之景命

天壽節賀表

四月維夏天昌誕聖之貞符萬壽無疆人祝祈年之善頌旂仗儼陳於北闕簫韶律應於南風凝命穆清宅心濟哲秉六陽之嘉會撫億世之洪圖訪道石渠日覽唐虞之大訓問安長樂時聆任姒之徽音載臨震夙之辰茂履丕平之祚臣某等班趨文陛職忝諫垣金鑑露囊願輯衣裳之黼黻紫微華蓋永瞻箕翼之輝光

賀正旦表

歲正天元協氣蒙於廣宇禮隆王會緝儀藏於明堂萬象肇更三朝伊始誕膺景命寅奉丕圖欽文稽古於神堯誠孝聿彰於帝舜橫經講道衣裳端拱於金華推策授時厥數宣和於玉燭羣生咸遂庶績其凝臣等躬際清朝班聯法從日新聖學敬陳東壁之圖書天錫貞符仰祝南山之壽考

大明殿秋宴教坊致語

黃屋膺圖瑞日光臨於下土彤庭受貢需雲慶洽於中天方金行肅殺之期適玉宇謳歌之盛肆陳燕饗申惠臣工仁孝在躬聰明不世荷三靈之孚佑席累聖之重熙睿略神謨舉而措諸事業宸篇奎畫煥乎其有文章丕承令緒之傳允叶

大橫之兆星空貫紫羣元沐汪濊之恩歲符泰階九扈告豐穰之瑞屬嗣服之伊始爰折俎以示慈恩展當陽瞻睟容於咫尺難人唱曉喜麗景之舒遲旂仗周廬簪紳在列敕宰夫以烹鼎所養惟賢命酒正以行觴咸醉以德樂奏仙韶之曲聲協治世之音雜鳥獸驅蹕之儀縱魚龍曼衍之戲既歡暉賜胥什太平東海蓬萊樂聖幸陪於錦宴南山秋色祈年願慕於堯封臣等欣逢昌辰叨居法部敬敷口號上瀆神聰聞闔宏深紺宇涼仙班齊拱御鑪香日升若木開晴景雲繞蓬萊動瑞光百辟衣冠趨劔佩四方玉帛走梯航鈞天樂奏宮商沸同向楓宸獻壽觴

祭文

祭默庵先生墓文

於惟安氏世爲儒家爰及先生再振厥華資稟清美威儀柔嘉圓方有則圭璧無瑕窮經講道探討幽遐作爲文章粟米絲麻務適於用靡事浮夸容城汎翁名著昭代德有本根學有厚派先生聞之欲走趨拜適翁云亡繞墓長慨又聞南方禮樂攸在益往游焉以觀其會中途疾作還歸言邁教授鄉里羣士景從賢愚銳鈍萬不齊同如飲大河如撞巨鐘隨叩隨應取之不窮邪說是排正學是宗操存涵養博大明通他人所難先生從容天爵少年實侍函丈曾未卒業奉親北上天降禍災哲人淪喪凡我同門孰不惆悵網羅遺文序次事狀天爵此心惟先生實諒之尙饗

祭馬翰林祖母張夫人文

於惟夫人女德是茂來嬪洪族允宜厥家孝於翁姑以誨諸子有孫克顯碩大而文輔德春宮執經內殿錫封大國象服有光溫清甘旨祿養具美既康而壽順以歸全凡在夫人福德能備輶車載塗哀榮何極式陳薄奠尙以誄詞尙饗

祭劉承旨文

往在至元碩士如雲猗歟文獻公實其孫生際明時獲親先覺蔚有時名克紹家學容臺辟雍金馬玉堂尙書侍御集賢春坊朝踐暮敷四十餘歲優游清華遂以卒世公之雅志不尙立名嚴重簡默具曰老成壽罔成康祿罔或久公兼有之夫孰能偶及時懸車燕尊齒毛公踰八秩不敢告勞原公之

心匪躬是計國有大政子于來議豈無君子布於周行一老不遇士類永傷輶車啟行丹旄旆旆公如有靈歆此薄酌尙饗

祭王國華學士文

嗚呼公平東魯碩儒溫恭自虛和裕而舒時昔嚴侯奮興田里崇學延師以養多士遭時清明爲士爲卿優游周行羽儀大廷維茲卿士鄉人是好推轂俊良振拔枯槁公乘其時亦起於家紆朱曳紫歷游清華歲易時遷進居內相作爲文章維世所向其文伊何制命丹書駢四儷六華榮葉敷至治天子肅奉廟祀公於其時適官禮寺作新制度屬屬小心第懼弗勝天威式臨公之平生無忤無競不巧爲機廉慎以靜慨彼鄉魯羣士景從存者幾何而公竟終凡我同僚情何有極恭陳醪羞以告哀惻尙饗

祭張文在教授文

維至順元年閏月某日應奉翰林文字蘇天爵國史院編修官楊俊民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濮州教授張君之靈嗚呼惟君之生逢辰晏寧早親先哲尙識典刑鄉魯遺經漢晉諸史虞初裨官咸究終始發爲文字如地出泉操紙落筆累百千言先進日亡君聞日顯學徒雲從戶外履滿皇慶詔下賓興於家校官鄉郡儒者輝華吳越茫茫乘傳而往校士以文作樂斯享朝有知己詞掖薦揚垂成而止典教濮陽人曰是行克展厥志命也不融奄忽長逝輶車至止鄉人悲思士

失益友學失良師矧在吾儕情好彌篤一奠寄哀有淚盈掬
尙饗

祭楊府君文

維元統三年三月某甲子朝請大失中書省右司都事蘇天爵謹遣甥何佑以香茗之奠致祭於近故從仕郎縣尹楊君鄉文之靈嗚呼昔君初年南游江湖中歲來歸一室晏如忘情軒車娛意圖史既善其身又誨諸子子也立實才而賢秀出班行華聞日宣恩典尊隆祿養具美凡我邦人其仰德齒忽承凶訃實恒吾心緘詞往奠尙其知歆

策問

大部鄉試策問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上

通鑑叢書

歷數之起上矣昔者帝堯命羲和治歷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夏商周有天下皆改正朔以新民之耳目然則正朔必可改歟漢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其說信歟不然夏啟誓師何以併言三正歟攷之詩書春秋傳或言夏正或言周正何爲而不一歟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其事亦有所因歟至漢造歷始以八十十分爲統母數起於黃鐘之龠其法一本於律唐開元歷專用大衍之策其法則本於易二者可兼用之歟夫治歷者始皆精密後多疏而不合其故何歟漢歷四變唐歷八變變之之故可得而考歟先儒言落下閎但知歷法揚雄又知歷理治歷者必如是而後可以無差歟我國家承金用大明歷至元中

詔改授時歷能知歷法及明歷理者誰歟行之五十餘年無數更之弊者其術果盡合於古歟夫帝王之治天下欽天道以授民時莫重於斯改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諸君子通經博史其於古今治歷之事攷之悉矣若曰推步之學乃陰陽家流則非有司之所願聞

私試策問

夫財用之制有國家者所當務也故洪範八政貨居其一周官一書理財之術亦居其半聖人豈專爲利者乎蓋養民制國此爲重焉夫古今天下一也山林川澤之利寧有異乎何古者財裕而民息後世財匱而民病乎豈理財之方未盡其術乎用之之道不合於制乎今欲取之有法用之有度攷諸古而宜於今其道何以

廷試漢人南人策問

朕惟隆古帝王之爲治莫不因郊丘以享帝嚴宗祏以事神所以報本始崇孝敬也朕荷天地之洪禧繼祖宗之丕緒蓋嘗潔幣玉以祀穹祇肅圭鬯以奉宗廟雖誠意之上通願制作之當議若稽典禮祭天於地上之圓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而後世分祭合祭之說服冕樂舞之數果同異歟宗廟祫祫之義祖宗昭穆之序諸儒之論何以折中歟傳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或以社爲祭地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說何歟今天下治平百年制禮作樂維其時矣子

大夫明古今之制通禮樂之原其詳陳之朕將親覽焉

擬廷試蒙古色目策問

朕聞昔者帝王之有天下也或創業艱難或繼體守文雖所遇之時不同及其成功一也夫周之文武成康德業尙矣漢之高祖文景唐之太宗明皇其治功尙有可議者乎我太祖文帝肇造洪基世祖皇帝混一區夏列聖相繼治隆平朕承天地之休居億兆之上夙夜祗畏罔敢逸豫載惟祖宗之治所當先者何歟成周聖王漢唐英主其得其失所當鑒者何歟子大夫悉心以對

策問

問自古有天下者皆以人材爲務夫人材盛衰可以卜世道

漢書卷之六

七

通鑑綱目

興廢或崛起山林或教養庠序或見諸謨猷或施於事業唐虞三代尙矣自漢以降張留侯之佐高帝滅秦滅項本以爲韓報仇大抵多智謀術數而先儒以謂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何歟及高帝欲易太子留侯乃招致四人以安之論者以謂爲子植黨以拒父或以論者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其說何者爲是歟賈誼董仲舒皆負卓越之才觀其奏篇反覆治亂之原天人之對而先儒以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不及賈生何歟二子得聖賢之意者何以考見歟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輔佐先主出師二表臣節凜然論者以謂庶幾禮樂矣以孔明連年用兵專制一方何以能興禮樂歟晉室中興王謝作相當國家顛危之時偉然協中外之望其輔

漢書卷之六

七

通鑑綱目

相之業可傳於世者何歟所謂寬恕簡靜高情雅度其亦清談之弊歟文中子太平十二策獻之隋文皆治世之言歟唐初諸公果出於其間歟謀猷諫諍於貞觀之治最有功者孰歟陸贄之相德宗先儒謂有王佐之才指其奏議言之歟抑謂其相業歟或以贊比之賈誼何歟楊綰相有方宴客減其坐中聲樂者有以騁從之盛爲省之者有以第舍宏侈毀撤之者既能使一時之人風動如此其學術於古人亦有可方者歟五代之際有若王朴者出焉不數年閒制禮作樂蔚然勃興亦有可述者歟夫古今人才多矣能識其遠者大者則可稱焉諸君子周覽歷代之變通攷求人物之得失其於諸公之事必能有所去取諸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所蘊問河爲中國患舊矣禹疏九河而患始息周定王時河徙於碣歷春秋之世弗聞其爲民患何歟攷之九河在兗州之域滄棣德之閒謂之苞淪於海者果可信歟漢元光閒河決瓠子發卒數萬人塞之甚至天子沈白馬玉璧祠之而後道何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彼謂以人力強塞未必應天是果廟謨之長算歟唐世河患無聞豈藩鎮分據其地而事有不克登載於簡冊歟宋元祐閒或欲導河東流或主北流議論不一其果何者爲是歟夫河自南從入淮而齊魯之患稍息今河復決而北泛濫數百里壞敗城郭田廬家墓不知其幾聽其北流則隄防未立郡縣受害導之東徙則工費極大民殫於役將何如則可也夫漢值河決詔徵能治河者賈讓出爲諸

君子博攷經籍能深明古今河患及治河長畫其詳陳之以備水衡之所采擇

書

與西管李士興書

五月吉日趙郡蘇天爵頓首再拜李君士興足下蓋嘗聞之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余與足下雖無一日之雅然而同爲安氏弟子則朋友也夫忠告而善道之則友義也余有一事將爲足下道足下試詳而聽之夫古者春祈秋報皆祭於社下至一鄉一里莫不皆然其祭也則以鄉有道德先生配之近世社祭之名僅存然而大抵非所當祀之鬼而配祭之禮又亡甚矣古禮之廢壞也嗟夫不有講學之君子其孰能復之

漢書卷之四

主

通鑑纂要

哉蓋西管名鎮也社祭之禮歲之所常行也而足下又嘗講學者也獨鄉先生之祀又可不可復之哉鄉先生爲誰安氏是也安氏自石峰如齋默庵祖子孫三世或家於斯游於斯者七十餘年矣凡使是鎮之人誦詩讀書立身行道敬老而慈幼善俗而化家莫非安氏之教使之然也然則安氏之功詎淺淺哉夫古者鄉無道德先生猶將合而祭之矧有如安氏者舉而祀之孰不曰宜禮曰豺祭獸獺祭魚夫豺獺尙知報本而況於人乎足下試與里中長老議之如果能行天爵亦將往觀古禮之復焉足下其思之勿忽

答達兼善郎中書

近承賜教知久病新愈夫君子之仕固欲行其志也然事之

齟齬者十常八九欲舍而去之不知者以爲忘斯世矣閣下

由進士得官二十餘年始以文字爲職業人則曰儒者也及

官風紀屢行而屢止孰知其志之所存乎向諭印祝泌皇極

經世說謹裝潢納上某嘗學於臨川吳先生聞其言曰邵康

節天人之學也雖其子弗克傳焉蜀人張行成蓋能得彷彿

行成既沒其學又弗傳矣祝泌生於宋季所學者風角鳥占

之術特假皇極之名張大之耳撫州人有傳其術者觀物知

休咎嘗欲以學授子子弗從而止某又嘗學於太史齊公每

見公讀邵子書不去手晚歲又釋外篇令集傳錄其言曰皇

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

數於極耳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

漢書卷之四

主

通鑑纂要

數以會極某嘗欲集諸家釋外篇者爲一書願未能也又聞國初李徵君俊民李翰林治皆能通邵子之書或言徵君傳於河南隱士荆先生而翰林不知得於何人也世廟在潛邸時嘗召徵君問之徵君既亡復召翰林問之以某觀之二公不過能通其數耳而康節之學蓋未易言也故曰欲知吾之學者當於林下相從二十年方可學也因閣下求祝泌之書偶言及此

漢溪文集卷二十四

讀詩疑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二南正風不可謂之樂歟抑兼言之歟古者春秋教之以禮樂所謂樂者即雅頌之樂乎大韶大夏之樂乎詩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然則大韶大夏亦笙詩歟不然其辭何以不傳於世也當夫子自衛反魯時魯哀公十一年冬也前六十八年魯哀公三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次歌邶鄘衛次歌王 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歌檜然後歌小雅大雅歌頌終焉由今觀之所正者獨幽以下詩也而雅頌何嘗不得其所乎若曰左氏後出而作傳何獨幽之下雅之上不得其次歟

詩三百篇婦人女子作者居十之三夫以淫邪婦人而能爲此豈聖人潤色之歟不然後世老師宿儒反有不能及者何也

夫鄭衛之詩蓋多淫亂之詩也平王以下朝廷雅正之樂歌亦豈少歟至夫子定詩獨取鄭衛淫亂之詩而棄宗周雅正之樂歌何也或曰平王東遷王室衰微不復能祭祀朝聘之樂矣夫以天王之尊不能爲此而魯諸侯之國也獨得爲燕享之頌歟

漢廣之詩言文王之化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

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行露之詩言南國之人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之所污矣標有梅之詩言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其貞靜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夫文王之化既能變南國前日淫亂之俗而其婦人女子亦皆端莊靜一之德獨其男子反不能被文王之化革其強暴之性何也

淇澳衛人美武公之德實之初筵武公飲酒悔過而作亦武公作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皆衛詩也一錄於風一錄於小雅一錄於大雅何也豈聲音節奏亦有豐殺廉肉之不同歟果然則諸侯之詩亦可謂之雅矣七月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藝曠朝夕諷誦以教之也公劉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也當成王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皆作詩以戒王今七月錄於風公劉錄於雅何也周禮篇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豳詩亦可爲雅爲頌歟果然是一詩而雜三體矣豈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乎

六月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也采芑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而賦其事也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作詩以美之也常武宣王自將以伐江北之夷詩人作詩以美之也四詩其事略同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

太史公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爲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書刪詩爲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刪之歟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考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者果可信乎

魯侯國也詩之有頌著其僭也獨稱魯侯者何也或曰魯人因其請王而作故稱其君爲魯侯夫既知尊王而請之又僭王以作頌何也或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今考之頌皆爲僖公而作曾無一詩及於周公何也

執競之詩小序以爲祀武王也先儒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夫古者一王一廟然則是詩也將通三廟而用之歟詩有變雅變風之文先儒以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自邶迄幽一百三十五篇爲變風然則成周盛時齊晉陳衛所得之正風孔子編詩皆棄而不取何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今考之詩

自成至宣列國之風無一篇可見平桓以後天王未嘗巡守也而所編之詩如此其多是果孰陳之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先儒之說如此夫風雅體製不同音節亦異雅非可降爲風也謂夫子編詩而降之耶則未編之前亦不聞名爲雅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放鄭聲然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齊風十一篇而淫奔之詩四陳風十篇而淫奔之詩七視鄭衛有過之者夫子胡不並絕其聲以爲法哉

樂有五音十二律詩之雅頌祭祀燕享之樂歌也必當時所作而用之所以協乎五音十二律也二南國風民俗歌謠之詩也今亦用之於樂其聲音節奏果能協於五音十二律乎不知古人因詩以度樂歟抑因樂以爲詩歟若曰因詩以度樂則白華南陔等詩又將何以爲樂歟

詩自唐虞有之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是也乃夫子定詩獨取周詩僅及商頌數篇而已虞夏之詩皆棄而不取何也若曰恐虞詩歲遠而亡然則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所聞者非舜樂歟

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筆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願學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三史質疑

遼人之書有耶律儼實錄故中書耶律楚材所藏天祚閒進
入奎章閣次則僧行均所撰龍龜手鏡其他文集小說亡者
多矣

金章宗初年即命史官修遼史當時去遼不遠文籍必有存
者猶數載有司搜訪事迹其書又經党懷英趙鳳王庭筠諸
名士之手章宗屢嘗促之僅二十年陳大任始克成編

金太祖初起事多草創故實錄所書止此海陵被殺諸公逢
迎極力詆毀書多醜惡世宗實錄適當章宗承平好文事最
周詳章宗之事方公撰述而衛王被殺國亦南徙宣宗怨其
舍己立叔棄其棄於燕曰俟還都爲之未晚在汴諸公復以

金史卷之五

五

遼史卷之五

爲請始撰述之時中原新經大亂文籍化爲灰燼故其書尤
疏略諸大臣子孫多死于兵僅著數十傳而已衛王實錄竟
不及爲國亡之後元好問述壬辰雜編楊奐天興近鑑王
鶚汝南遺事亦足補義宗一朝之事

金亡元帥張侯柔收拾金史北歸中統初送史院當時已闕
太宗熙宗實錄豈南遷時并章宗實錄同見遺乎而海陵實
錄何故復存當正大末義宗東幸元好問爲史官言於宰相
請以九朝小本實錄獻以一馬隨駕豈以太祖太宗睿宗世
宗實錄熙宗海陵世宗顯宗章宗宣宗爲九朝乎

不知張侯收圖籍時太宗熙宗之史何以獨見遺也
金諸臣三品以上方許立傳然多無事業所書不過歷官歲

月而已四品以下當載者多而史卻不載當訪求書之若夫
將相大臣卒於太宗熙宗衛王之時者雖歷官歲月今亦無
所考矣

金亦常爲國史今史館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紀章宗嘗
命翰林應奉韓玉修功臣列傳曰是家何幸得斯人作傳耶
惜乎其書不存

元好問爲中州集小傳多庶官及文學隱逸之士所以補史
之缺遺惜其尙多疏略又所述野史名臣言行錄未及刊行
當訪求於其家

葉隆禮字文懋昭爲遼金國志皆不及見國史其說多得於
傳聞蓋遼末金初神官小說中閒失實甚多至如建元改號

金史卷之五

六

遼史卷之六

傳次征伐及將相名字往往杜撰絕不可信如張師顏南遷
錄尤爲紕繆

金儒士蔡珪鄭子剛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鳳皆有文集行
世兵後往往不存若趙秉文文集乃國初刻本亦多回護民
閒恐有別本

太史齊公履謙嘗言金大定中翰林應奉耶律履撰庚午元
厯最爲精密國家修授時厯推算前代厯書惟庚午厯及唐
宣明厯不差又言太史院舊有宋前後修改厯書因革數百
卷可備修律厯志用其書後歸祕書監

遼金大族如劉韓馬趙時左張呂其墳墓多在京畿可摸碑
文以備采擇

金人術藝若武元之天文劉守真之醫術皆造精妙當采其事迹作方技傳

高麗西夏皆嘗臣服宋金及與遼人戰爭今於三史當各附見乎或別爲書乎

金人入中原宋臣死節者僅十數人奉使不屈如洪皓朱弁輩又數人而宇文虛中者既失身仕金爲顯官矣金初一切制度皆虛中所裁定如冊宋高宗爲帝文亦虛中在翰林時所撰第以譏訕慢侮權貴被殺今宋史書曰欲因金主郊天舉事果可信乎甚至比爲蘇武顏真卿而又錄用其宗人固曰激勸臣下然亦何爲飾詐矯誣之如是乎

宋史卷之七

七

通鑑纂要

陷南走建賊范汝爲作亂宜生從之賊敗復北走齊上書陳伐宋之策爲議事官齊廢仕金累官翰林侍講學士正隆四年冬偕伊喇必埒哩使宋宜生自陳昔逃難脫死江表義難復往力辭不許蓋是時海陵謀伐宋故以宜生往使以保南士之心與用蔡松年爲相之意同宜生既歸伊喇必埒哩至宋不遲不卽以聞被杖五十除翰林學士次年中風疾大定二年致仕三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此見於世宗實錄及蔡珪所述宜生行狀可考岳珂作程史乃曰宜生使宋漏言將用兵意曰近日北風甚勁又曰筆來筆來歸則被誅又云海陵既死后徒單氏被殺按世宗實錄徒單氏至大定十年方死是皆小說傳聞修史者可盡信之乎

宋自太祖至寧宗實錄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其他宗藩圖譜別集小說不知其幾今將盡加筆削乎止據已成國史而爲之乎

理度兩朝事最不完理宗日厯尙二三百冊實錄纂修未成國亡僅存數十冊而已度宗日厯殘缺皆當訪求史官修史在內天下動靜則有起居注百司政事則具於日厯合而修之曰實錄有實錄方可爲正史宋仁宗初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起居注闕乃命三司判官程琳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是闕起居注必當補修龍圖閣學士宋敏求補撰唐文武宣懿僖昭哀七帝實錄共一百八十三卷今理宗實錄未完度宗衛王哀帝皆無實錄當先采摭其事補爲之乎卽爲

宋史卷之七

八

通鑑纂要

正史乎

宋史官洪邁進言國史太祖太宗眞宗三朝先爲一書仁宗英宗兩朝繼爲一書神宗至欽宗四朝又爲一書凡大政事大議論如禮樂食貨兵刑選舉皆首尾斷續不相貫穿天文地理律厯藝文每書登載復爲煩雜於屬辭比事之體若未盡善乞纂成九朝國史庶幾法度章程合而爲一當時亦不及從其言也周世宗次第削平諸僞宋太祖因其子母孤弱取之宋史言陳橋兵變者欺後世也宰相范質曰倉卒遣將某等之過陳大任遼史書曰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廢其主自立今修宋史用是例欺別有說歟

宋太祖之死人多疑之觀長編所載隱隱可見如曰上不豫

召晉王屬以後事其言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遂崩夫太祖英明如此疾又未至大漸果欲屬以後事何不召宰相共命之乎翰林袁公桷嘗言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趙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李燾私作普別傳姑略言之果可信歟

袁公又言天聖三朝正史多有謬誤神哲徽欽四朝史多少避忌立傳亦有蕪類所宜刊削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遇幽正史不載當求野史書之

先儒以修史爲難昔隨堯君素周韓通之死史官不爲立傳蓋難言也如新五代史諸世家則曰其後事具國史今宋自

歐陽文彙卷二十五

九

通鑑纂要

寧宗金自章宗已與國家相接欲盡書之則有當回護者欲盡削之則沒其實矣如曰事具國史則金自章宗後僅三十年始亡宋自寧宗後僅五十年始亡豈可皆不書乎況其死事之臣又豈止一堯君素韓通而已

鄭夾漈言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是也至唐修晉隋二書始用眾手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授之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顏師古孔穎達則修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也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歐陽公修唐五代史律厯專資於劉義叟今之儒者孰爲明天文律厯地理之學者乎

歐陽公修新唐書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

四今三史舊傳當廢者有幾傳志當增者有幾如宋中興四朝史諸傳尤少蓋當理宗初年諸公猶多在世故也

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凡十九年始成歐陽公修新唐書十有七年李燾編續通鑑長編垂四十年今修三史限以歲年可乎

先儒有言修史者當得人得書司馬溫公修通鑑也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唐以來則稗官野史及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皆不敢忽今三史筆削宜得其人考證當得其書庶幾可傳於世

歐陽文彙卷二十五

十

通鑑纂要

至正癸未敕宰臣選官分撰遼宋金史翰林學士歐陽公玄應召北上道出鄂渚余以三史可疑者數事欲就公質之適公行役控憶不果因書以寄之趙郡蘇天爵記

滋溪文彙卷二十五

經筵進講賜坐

帝王之治典學爲先開設經筵實爲盛典欽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勵精圖治嗣服伊始詔開講筵特命宰輔臺臣及選奎章翰林編宿十日一進講讀所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實宗社無疆之福中外臣民孰不欣忭竊聞講官所進說者皆

祖宗之聖訓聖賢之格言然則不可不敬也自昔講官侍坐有儀蓋所以尊師重道從容降接非第循故事而備外飾也

今
陛下春秋鼎盛聖學方新其於

祖宗之訓聖賢之言樂於聽聞獨於講官尙未賜坐夫以三代令王皆置師傅之官坐論道義

世祖皇帝每召儒臣進對亦嘗賜坐俾盡所言伏願自今以始每遇進講賜坐設几從容顧問凡古今治亂之原及民間情偽得失俾講官詳究敷陳薰陶感發如此則聖學高明治化熙洽而經筵所設誠非虛文矣

乞褒贈李延平

竊聞禮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古者封爵之典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蓋各有等差也欽惟國家隆儒重道褒崇之典靡聞古今上自洙泗之聖哲下及伊洛之儒先咸

蒙加封公侯爵號所以尊崇斯道之傳表章風化之美誠明

時之令則斯文之盛遇也然而尙有道德隆重爲世師表爵

位弗稱未及褒崇卑職起自諸生叨居言路所當敷陳伏觀

延平先生李愿中當宋氏南遷之初中國擾攘之際三綱不

振九法亦隳先生與自南荒稟賦異識闡明聖學興起斯文

既退藏於一時思授傳於多士承孔孟傳心之正學續伊洛

經訓之格言獨惟朱子學傳其要今天下混一朝廷右文六

經之傳四書之訓貢舉以之取士庠序以之教人所以明聖

賢之道立彝倫之序者朱子之功蓋甚大也考之宋史方朱

子之初年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

悟異學之非盡能摅擊其夫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而道

統之傳始有所歸由是言之雖以朱子之高明猶賴延平之

啟迪矧在後世可不師其學乎切惟近代儒先莫如伊洛之

盛夫濂溪二程既已封公張呂朱子俱列從祀而延平之學

上傳周程下授朱子獨未褒崇誠爲闕典昔者朱子竹林精

舍已嘗以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當時儒者咸謂

合禮然則今茲敷陳非一人之私見實國家盛德之舉也如

蒙奏聞下禮官議比擬周程朱子優加封諡列諸從祀之位

既足以彰聖朝隆儒重道備修祀典之意又使學士大夫咸

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

請詳定朝儀班序

朝覲會同國家大禮班制儀式不可不肅夫九品分官所以

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職所以同遠近之風蓋位序尊嚴則觀望隆重朝廷典憲莫大於斯邇年以來朝儀雖設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爲衣紫從五與正五雜居其日服緋七品與六品齊列下至八品九品蓋亦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肅敬之心殊失朝儀之禮今後朝賀行禮聽讀詔赦先儘省部院臺正從二品衙門次及諸司院局各職職事散官序列正從班次濟濟相讓與與而行如有躋越品秩差亂位序者同失儀論以懲不恪庶幾貴賤有章儀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禮下聳中外之觀瞻

乞增廣國學生員

國家典章興隆庠序敦崇勸勉責在憲臺夫成均實風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廣員額樂育賢能昔者世祖皇帝既定中原肇新百度知爲治必資於賢者而養賢必本於學官至元七年初命中書左丞許衡爲國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孫是時學徒未有定額其後政教既修學者寢廣迨至

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員然而近歲以來員額已滿至使胄子無從進學殊非

祖宗開設學校廣育羣材之美意也蓋自昔國家未有不由作興英賢而能爲治者也故漢室中興圓橋門者億萬計李唐受命游成均者三千員人材之多近古未有洪惟國家海宇之廣庠序之盛又豈漢唐所可比擬獨於學徒員額猶少

方今朝廷治化更新嘉惠儒術至於學校長育人材尤爲先務宜從都省聞奏量擬增添生員一百名內蒙古色目五十員漢人五十員應入學者並如舊制錢穀所費歲支幾何人材所關實爲至重如此則賢能益盛俗化益隆其於治道實爲有補

建白時政五事

欽惟國家建置臺憲務求言責克廣聰明若或緘默而不言有負朝廷之任使卑職猥以非材備員六察竊有聞見謹用敷陳蓋畏天變者所以盡事天之誠享宗廟者所以隆孝治之道輔聖德者所以建太平之基敬大臣者所以求贊襄之益恤黎民者所以固邦家之本匪欲徒爲空言惟務切於時政尙懇采擇伏希奏聞

一曰昔人君之居天位兢兢業業不敢暇逸所祗畏者惟天而已然而國家之政既修則天地之和斯應否則天出災異以警懼之甚矣天心仁愛人君之至也可不夙夜修省克謹天戒乎欽惟

聖天子躬膺眷命丕續皇圖上應天心下孚民志將見治化方臻禎祥疊至邇者太史上言三月癸卯望月食之既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天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今焉薄食得非刑政之失而致然歟且月食之既爲異已甚日食純陽之月古尤忌之蓋陰盛陽微君子之所懼也有天下者其可忽諸今天子聰明仁孝天下化服宜奮乾剛率修

刑政疏遠邪佞專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轉爲禎祥日月
貞明宗社蒙祐若曰日月薄食自有常度天道悠遠人不
可知是乃姦邪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

一郊社宗廟國之大祀尊親兼著廟享尤隆是以古之王
者必行親祠之禮所以報德祖宗廣孝治也洪維國家隆
興百年禮樂文物光昭簡冊

世祖皇帝肇建太官

武宗皇帝親行大禮

列聖祗承典章具在

文皇帝撥亂反正以定天下臨御五載治化休明爰自賓
天臣民思服載涓吉日班祔有經欽惟

續文獻通考

五

通鑑綱目

聖天子祗承遺詔入奉宗祧夙夜寅畏圖新政治恭事

東朝既盡於奉養願瞻清廟宜展其孝思伏願率遵舊章
躬行祀禮則

祖宗歆享降福於萬年聖德孝恭有光於四海矣

一古者

天子雖有聰明睿聖之資必待左右之臣匡直道輔然後
德化可成也周成王卽位之初春秋方富於時周公爲師
召公爲保輔養保護克盡其道以至侍御僕從亦皆正人
故成王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卒能養成德器致治隆
平享國久長爲周賢君欽惟

聖天子春秋鼎盛臨御九有睿聖之德度越百王然猶開

設講筵鑑觀古訓蓋所以輔益聖德緝熙元化者也夫以
儒臣宰輔進見有時惟朝夕與居黜陶德器正賴侍從承
弼之得人也伏願博選勳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臣前
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左右
交修內外相養則聖德日新治化日隆矣

一帝王之職在任宰相宰相者所以輔佐

天子撫綏兆民變和陰陽贊襄政治而已故人主躬親庶
政體貌大臣常於進見之間俾盡論思之道洪維天朝富
有四海列聖臨御保守治平遇臣下者既盡其禮大臣
碩輔獻納謀猷事君上者亦盡其忠君明臣良千載一時
也欽惟

續文獻通考

本

通鑑綱目

聖天子聖德寬仁臨乎臣民之上天下之大萬機之繁朝
夕都俞其圖爲治者三大臣而已然而古昔人君待遇
其臣亦未嘗不至也故燕享所以通上下之情蒐田所以
習武備之禮命之爵祿以求其用賜之居第以安其身蓋
皆昭儉而合禮未始踰制以厲民今朝廷政化更新中外
望治樞機之臣固宜尊寵是以爵祿之貴居室之盛宴享
田獵之樂可謂至矣伏惟三大臣同心一德勉圖報稱
雍容廊廟夙夜贊襄俾公卿得人風雨時若紀綱正而朝
廷尊賞罰公而民心服不亦至盛矣乎

一天下之事當謹於微民惟邦本尤不可忽國家曰
太祖皇帝戡定中原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黎元休息百年於茲爰自近歲以來
雲南土人作亂海南黎蠻爲梗有司視爲故常不加安輯
邇者獠賊大肆猖獗攻陷道州殺虜官吏民庶夫道州湖
南一郡也先此廣西之民已被其害今復轉入內地此其
爲患不細方今天下雖號治平然山東實股肱郡去年河
水爲災五穀不登黎民流冗者眾朝廷聞警振給猶未克
贍江淮之南民復告飢河北諸郡盜賊已未獲者三千餘
起天民窮爲盜益豈得已爲民父母顧將何如豈可優游
宴安視若無事伏惟朝廷宜急講求弭安盜賊方略振救
飢民長策使海宇清謐黎民富足實爲宗社之至計也

乞續編通制

漢書卷之六

七

通鑑綱目

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輔乎治也律者歷代之典所以行乎法
也故自昔國家爲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
律蓋禮樂教化固爲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實輔治之具故設
律學以教人置律科以試吏其所以輔乎治者豈不詳且密
歟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戡定中夏法尚寬簡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聖相承日圖政治雖律令
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歲月既久條例滋多

英宗皇帝始命中書定爲通制頒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
祐至今又幾二十年矣夫人情有萬狀豈一例之能拘加以
一時官曹材識有高下之異以致諸人罪狀議擬有輕重之

殊自以煩條碎目與日俱增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
不能徧舉若不類編頒示中外誠恐遠方之民或不識而誤
犯姦貪之吏獨習知而舞文事至於斯深爲未便宜從都省
早爲奏聞精選文臣學通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因坐
聽讀定擬去取續爲通制刻板頒行中間或有與先行通制
參差抵牾本末不應悉當會同斟酌畫一要在詳審情犯顯
言法意通融不滯於一偏明白可行於久遠庶幾
列聖之制度合爲一代之憲章民知所避吏有所守刑政肅
清治化熙洽矣

論不可數赦

漢書卷之六

八

通鑑綱目

自昔國家務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數行必致紀綱之多紊是
以先王既興禮樂以教民又嚴法制以懲惡蓋禮樂興則教
化洽法制嚴則姦貪懼未嘗數赦以病民也唐太宗貞觀二
年謝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有云君子不幸小人
之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凶者賊
良人朕有天下以來嘗頒慎赦蓋數赦則愚人嘗冀僥倖唯
欲犯法不復能改過矣誠哉太宗之斯言也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初未嘗肆赦臨御既久聖德深仁不冒天
下是以刑政肅清禮樂修舉姦貪知懼善良獲伸故中統至
元之治比隆前古欽惟

聖天子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施令必先至仁踐祚伊始
已降寬恩然自近歲以來赦宥太數誠恐姦人貪吏各懷僥

倖大爲姦利非國之福也夫以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歷改元至元統初歲六年之中肆赦者九蓋敷恩宣澤雖出於朝廷之美意然長姦惠惡誠爲政者所當慎也伏願自今以始近法世祖皇帝之所行遠鑑唐太宗之所言使中外臣民洗心革慮守法奉公知非常之恩不可復覲不勝幸甚

災異建白十事

蓋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此自昔國家消弭天變感格人心之至計也洪惟天朝列聖臨御深仁厚澤涵育羣生或遇災異猶思修省誕布德音務施實惠是則

續文獻通考

九

通鑑綱目

祖宗畏天愛民之盛德也邇者日月薄食星文示變河北山東旱蝗爲災遼陽江淮黎民乏食方此春夏之始農人播植之時災異若此歲事何望夫天之變異蓋不虛生將恐人事有乖和氣當是之時國家正宜訪求直言指切時政矧在卑職忝居言官豈容緘默伏願朝廷哀矜黎民誕敷實惠更新庶政勿示虛文庶幾消弭天災感召和氣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賞罰者國之大柄朝廷紀綱繫焉故賞不失有功則勞臣勸刑不失有罪則姦人懼二者或失綱紀必隳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雖人君不得而私也況左右臣鄰敢擅威福而爲之乎竊聞近日以來倖

門漸啟刑罰漸差無功者覲覲以希賞有罪者僥倖以求免中外聞之竊議傷歎誠恐刑政從此漸隳紀綱自此日紊勢臣何以示勸姦人無所警懼矣伏願自今以始凡官賞刑獄敢有交結近侍互相請託恣爲罔欺紊亂政治者嚴刑禁治中書左右兩司及六部等官所以參贊宰臣決理政務若有不思奉公守法阿容苟從并許究問庶幾賞罰攸當刑政肅清雍熙之化可坐而致矣

一節用愛民有國之常經今朝廷用度不足弊在於浮費不節所入者有限而所出者無涯遂令內外帑廩皆未充贍夫天下之財皆出於民既傷其財民必罹害故愛民必謹於節用也蓋國家財用責之戶部戶部責之運司州郡州郡責之縣縣責之民至民而止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干天地陰陽之和此水旱災變所由作也宜從朝廷專命中書省官二員責督戶部詳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裁官吏之冗員減僧道之好事凡百用度務令撙節庶幾國用既充民無橫斂感召和氣莫急於此

一遇災知懼聖賢之明訓昔之有國家者凡值凶荒災異必減膳徹樂側身警畏憂恤元元惟恐其不至也蓋天災方作民食未充在位者於此時何忍相與飲食燕樂而不恤其民乎近年以來朝廷無事待遇勛臣固爲優厚然而宴享太頻財用不能無費夫珠璣國之重寶馬政國之大

事今宴享必以殺馬爲饌珠璣爲花誠恐習俗成風奢侈日甚貲財擾民有損國治矧當災異薦臻尤宜警懼以答天意今後內外百司凡有必合筵宴一切浮費奢靡之物並宜裁節禁治是亦恐懼修省之一事也

一在古有訓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蓋言人之爲善爲惡殃咎各以其類應也後世佛教既入中國始言人能修奉佛事輒獲福利小民信之或不能悟甚至有國家者傾其府庫捨施金帛供佛飯僧唯恐不至然其徵驗蓋可觀矣是以中外之臣言其可罷者十常八九而國家崇信方篤不忍遽已邇者徽政院臣以府庫不充金帛不給啟奉懿旨凡在興聖宮常例好事一切罷止今朝廷政教惟新

漢書卷五十六

十一

通鑑書

方圖孝治宜體東朝之意凡大內常例好事宜權停止豈惟制節浮費有裕於國財庶幾不惑異端有關於政化也

一建官分職本以爲民官冗事繁適足害治蓋古者爵祿所以待賢才熙庶績非以供人之欲給人之求者也是以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關擊柝皆有定員而無曠職故官無苟得人無倖心洪惟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建官之制詳酌古今之宜故治化成而事功立爰自近歲以來官府日增選法愈弊俸祿既廣事功益隳夫文翰之職既同何爲復列數職造作所司既一不應又置數司掌軍政者亦既俱分奉祭祀者似

太重復至於屬官辟吏員額雜冗支俸食米內外繁多若不早爲裁減日久愈難沙汰夫科場取士三年止得百人今吏屬出身一日不知其幾即自中書類選已有積年不調之苦孰思數歲之後吏部選又將奈何宜從都省早爲聞奏照依至元定制合併裁減不惟省去冗員清選舉之方亦以制節浮用爲裕財之道

一命郡縣之官唯欲圖治班田祿之制所以養廉今國家設官罔有高下之列頒祿當無厚薄之分然而朝廷卿士俸廩既均郡縣公田多寡不一亦有枹設員闕逐月止請俸錢故廉者奉公陳餒其妻子貪者受賄辱及其宗親各處雖嘗申明其事主者但言設置已久廉吏嗟歎無可奈

漢書卷五十六

十一

通鑑書

何宜從戶部行移取勘各處所關公田於係官田內均行標撥豈惟廩祿惠及官吏之一家庶責廉能治洽郡縣之兆姓

一錢幣之制在古所以惠民鈔法之行歲久不能無弊蓋米粟布帛養兆民之本錢幣鈔法權一時之宜故法久必更理當然也昔者

世祖皇帝始立法制遂行中統交鈔其後又行至元寶鈔夫行之既久眞僞不無坐罪雖曰匪輕獲利自是甚重爰稍造鈔以來元額已踰數倍以致鈔日益虛物日益實民庶有倒鈔檢鈔之擾官吏有監鈔燒鈔之害欲救其弊理宜更張洪維

武宗皇帝即位之初始命尚書省更行銅錢本欲復古以
便民未聞有妨於國計蓋因至大已後一切矯枉太過因
併銅錢遂亦不用夫行封贈所以勸忠增俸祿所以養廉
禁干名犯義者厚風化之原減吏員月口者獎奉公之吏
是皆尚書省所行未聞人以爲非何於銅錢獨爲不可況
遠自唐漢近及宋金明君賢臣阜民之制皆本乎此矧今
國家疆宇萬里錢幣之制

祖宗已嘗舉行宜從都省明白奏聞令戶部官講究歷代
鼓鑄之方用錢之制遠近便宜斷然行之豈惟救鈔法一
時之宜實所以遂民生無窮之利也

一治平既久民獲奠居版籍既定田無餘畝益山東益都

藏書

三

藏書

之境自昔號稱廣斥書所謂兼夷作牧是也今國家平定
益已百年戶數土田悉有定籍邇者姦人妄行呈獻凡民
之田宅墳墓悉指以爲荒閒朝廷雖嘗差官覆實輒與符
同不復考察夫既設置官吏遂爲會斂稅糧幸因水旱爲
由不克收滿元額民既無所控訴官亦無可奈何驗其一
歲所入之稅糧僅足諸人所支之俸給既不能裕財富國
徒足以害眾擾民矧今山東黎民阻飢盜賊多有誠恐因
之別生利害欽觀天歷元年

詔書節文有曰國家租稅自有常例今後諸人毋得妄獻
田土違者治罪擬合欽依明詔將山東田賦總管府等衙
門革去其百姓合納租賦並依舊制度使一方之民咸獲

有生之樂仰稱

文宗皇帝發政施仁之盛德

一薄賦稅者治國之大經廣聚斂者蠹民之弊法夫以河
南之地方數千里所輸稅糧已有定數先之以劉亦馬罕
妄獻地土既已長流海南是無閒田亦已明矣爰自延祐
以來姦人竊取相位欲興功利以固權寵輒以經理爲名
惟欲擾害其眾名曰自實田糧實是強行科斂朝廷深知
其弊果降詔書免除有司失於奉行至今令民包納夫以
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差稅之入悉有定制乃因興利之徒
遂遺斯民之害擬合欽依

累朝詔旨其經理虛椿之數並行革撥豈惟彰朝廷薄斂

藏書

四

藏書

惠民之厚澤亦以植斯民本固邦寧之遠圖

一國家之治當一視而同仁夫以高麗爲國僻居海隅
聖朝筆輿首效臣節

世祖皇帝嘉其勤勞釐降公主蓋所以懷柔小邦恩至渥
也比年以來朝廷屢遣使者至於其國選取子女求娶媵
妾需索百端不勝其擾至使高麗之民生女或不欲舉年
長者不敢適人怨憤感傷無所伸訴方今遼東歲歉民適
告飢和氣之傷或亦由此今後除內廷必合取索外其餘
官員敢有不經中書擅自奏請取索高麗女子及因使其
國取妻妾者擬合禁治庶幾彰國家同仁之治慰小邦向
化之心

乞免飢民夏稅

天生蒸民爲國之本地生百穀爲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我國家興隆百年子育兆姓雖賦稅專征於郡縣而恩澤常出於朝廷爰自去歲以來不幸天災時見或值旱乾或遇霖雨河水泛溢年穀不登以致江浙遼陽行省山東河北諸郡元元之民飢寒日甚始則質屋典田既不能濟甚則鬻妻賣子價值幾何朝廷雖常振恤數日又復一空朝食樹皮暮食野菜飢腸暫充形容已槁父子不能相顧兄弟寧得同居壯者散爲盜賊弱者死於途路聞之亦爲寒心見者孰不隕涕迨茲春夏之交將爲蠶麥可望蟲已損其桑柘蝗又食其青苗夏麥既已不收秋田猶未下種天災若此民窮奈何衣食尚且不充賦稅何由而出誠恐州縣官吏但知依期征索筆楚既施瘡痍益甚夫民惟國之赤子財者本以養民宜從朝廷早賜聞奏驗被災傷去所曾經振濟之家合納夏稅量與蠲免庶幾實惠普洽困窮銷愁怨之苦爲權稅之心和氣既充陰陽自順四時協序百穀用成黎民雍熙天下幸甚

請保養聖躬

天下安危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身安則天下安矣是以古之王者慎起居以節嗜慾親忠良以稽古訓蓋所以調護身體安定黎民實惟宗社之至計也欽惟皇帝陛下續承正統端拱淵默開設經筵怡神圖史而

祖宗基業之隆天下安危之計不可不深慮也昔者太祖皇帝龍奮朔方肇基王迹身屬櫟樛風沐雨削平諸國以立子孫萬世之基

世祖皇帝既臣宋人遂大一統選士求材作新百度深仁厚澤普洽羣生列聖相繼保守治平至我

明宗皇帝

文宗皇帝遭時多難播越南北撥亂反正中興帝業臨御未久傳之嗣聖洪惟

陛下春秋鼎盛聖質日長當祇畏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

思祖宗之勳榮念基業之艱難四方之人亦皆延頸企踵注目

頃耳觀聽

陛下德業之光想望太平治化之盛近聞起居稍違安適旋

卽和平

聖躬萬福然而不可不慎也夫以

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

祖宗百年之業爲億兆之人父母固當夙夜寅畏調護

聖躬以慰臣民之望今聞鑾輿將出北幸上都廬帳御服供

奉惟謹而道路之間寒暑露尤宜調攝蓋人君所愛莫切

於身忠臣事君亦莫切於愛君之身嘗聞殷書曰惟王不邇

聲色夫成湯清淨寡欲純乎天德故能享國長久爲殷盛王

孔子亦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

而傷伐本根或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伏維

陛下思天下安危之本監殷書孔子之言節嗜慾以調養

聖躬親出良以日新德業則宗社莫安生靈幸甚卑職備員

臺諫思圖報效輒陳狂瞽之言無任惶懼之至

修功臣列傳

古者史官所以論著君臣善惡得失以爲監戒者也欽惟

聖朝龍興朔方滅金平宋遂一華夏而闕闕勳舊之臣謀猷

才能之士苟不載之簡策何以垂示方來夫祖宗大典既嚴

金匱石室之藏而功臣列傳獨無片簡隻字之紀誠爲闕典

然自大德以來史臣屢請采輯有司視爲泛常迄今未盡送

官卑職替備員史官謹具四事以備采擇

纂要卷五

七

通鑑纂要

一史有二體編年始於左氏紀傳始於太史公考時之得

失則編年爲優論一人之始終則紀傳爲備要之二者皆

不可闕近代作爲實錄大抵類乎編年又於諸臣薨卒之

下復爲傳以繫之所以備二者之體也我國家至元開初

撰

祖宗實錄於時諸臣多在及元貞初詔修

世祖實錄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迹錄送史館蓋

欲紀述一代之事寓修諸臣列傳然以進史日期太迫諸

臣事實不完遷延至今竟不果作向修經史大典臣事之

見於簡冊者十居二三矧今翰林職專筆削若復曠日引

年不復紀載將見勳舊盛烈泯沒無聞爲史官者無所述

其職矣此列傳之當修也

一昔司馬遷爲太史令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遺文古事靡

不畢集於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宣布於世其文直其

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爲之實錄焉失史固欲其核實事

尤貴乎網羅今史館修書不週行之有司俾之采錄或功

臣子孫衰替而無人供報或有司憚煩而不盡施行事之

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當取其國初以來至於某年

中間功臣當立傳者若干人各具姓名或卽其子孫宗族

或卽其親舊故吏或卽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當

具報不許有司因而煩擾又諸公遺文各處或以刊行開

纂要卷五

太

通鑑纂要

具摺印未刊版者令有司卽其家鈔錄校讐無謬申達史

館嚴立程限違者罪及提調官吏庶幾事無所遺汗青有

日矣

一官品固有高低人才則無貴賤且作吏者本欲紀載賢

能以爲後世之法初豈別其貴賤而輒以爲等差故趙周

既貴姓名止見於當時黃憲雖微善行永傳於後世近自

金源以來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得登於史是使忠烈隱

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書又何以勸善乎其法之謬

以至如此今二品以上雖有官封別無事迹亦可刪去三

品以下或守令之賢政績可紀或隱逸之善著述可傳或

人子之事親若王祥之孝感或義士之赴難若南霽雲之

殺身並宜登載於編以爲將來之勸

一史之爲書善惡並載善者所以爲勸惡者所以爲戒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史臣亦云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今修史條例止見采取嘉言善行則姦臣賊子之事將不復登於書歟彼姦臣者固不恤其書與否也今從而泯滅之是使佞計暴行得快於一時無所垂戒於後世彼又何憚而不爲惡乎且如阿合馬桑果怙失倒刺沙之流皆當明著其欺罔之罪弑逆之謀庶幾姦邪之徒有所警畏然諸家所具事迹多出於孝子慈孫之言門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實又當參以刑曹之過簿吏部之行止如此則善惡備書而無虛美隱惡之譏矣

論臺察糾劾辨明之弊

嘗論糾劾貪邪在乎公天下之好惡辨明誣枉所以晉一人之是非好惡既公則惡黨消而姦弊息是非既著則善類伸而治化興欽惟

世祖肇立臺憲登明選公欲四海人才之來集揚清激濁務
一時公論之持平比者風紀之司論列涉於輕易或因察議
之未審故致辨論之多端自昔國家皆有國是國是既定則
邪正判而公道行國是不明則是非雜而人心惑宋宰相王
曾語諫官韓琦曰近見章疏所陳甚佳高若納多是擇利范

卷之二十一

適園叢書

希文未免近名要須純意爲國家事斯其諫論之良法歟夫天生人才足周一世之用作而成之則才常有餘沮而棄之則才恆不足矣然公族貴胄必生於閭閻之家而謀士軼才或出於山林之下故伊尹聘於有莘傅說起於版築孰曰出身之卑賤豈論世家之寒微此古者數路用人未嘗滯於一也夫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宣者必申稟於中臺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於刑部是慎重於守法不敢輕於用刑今動輒曰省院臺勿用則當用者宣政資政之選乎是降爲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乎是不復得敘矣且職官犯贓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敘不敘之別豈有一遭論列或犯在革前

或事涉疑似輒坐雜職任用之科終身不敘之罪豈法之平
允哉且犯罪者至於流遠家屬尙留於京師被劾者未至當
刑起遣卽歸於鄉里蓋緣無事可尋強生於掇拾潔白素著
特爲之汙染致使高尙之人聞而退藏有志之士亦爲斂避
當路興乏全材之歎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於世道甚有關
係夫孰賢孰否在君子固自信而不疑去泰去甚當言者宜
核實以詳審今始者一人糾言其罪次者一人辨明其非三
人共列於一堂何以酬酢乎庶政縱使不行報復豈能消彌
讎嫌夫史官定千古之褒貶臺諫判一時之是非褒貶公則
後世之人信是非明則天下之人勸今或好惡淪於所偏邪
正因以失實陰則訐人之陰私甚則誣人之父祖是以清濁

海濱集卷之二十一

通園叢書

混淆善惡錯亂朝是而暮非春劾而夏辨奏請有煩於聖聽辨論實撓於臺端事至於斯當究其理大抵爲治莫先於擇人擇人貴在於守法蓋諸人呈言無罪責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臺諫論事務得其實者所以重耳目之寄若不申其賞罰何以端其本原舉人不當今有連坐之科論事不實古有抵罪之禁今後論言人者必須赦後爲坐果犯贓罪並從臺憲追問其餘罪名仍須法司定擬如此則事不至於反覆法必底於允平奏請不煩於聖聽毀譽弗紊於朝章刑政肅而國體尊是非明而人心服公論幸甚天下幸甚

建言刑獄五事

盛聞刑者輔治之具非待刑以爲治者也欽惟國家

列聖臨御其用刑也本之以寬仁施之以忠厚內則論議付之刑曹外則糾察責之風紀故治功表著德澤涵濡然法之所立或有所未固吏之奉行或有所未至當職猥以錫材竊食重祿竊有聞見略具敷陳

一到選官員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此國家優恤臣僚宣力既久恐其年不逮恩德至遲也照得各處推官專掌刑名夫案牘之冗全藉乎精神審獄之詳悉資乎耳目案牘不差則吏無所欺推審既詳則囚無冤抑今路府推官往往年老或視聽不明或神思昏耄苟圖俸祿姑俟引年欲望刑政肅清益亦難矣夫先行銓注固明時之厚恩而刑罰不中亦聖人之明訓今後各處推官有關當選吏

漢書卷之五

三

通鑑纂要

通儒術儒習吏事材力明敏別無過舉方許爲之其年六十五以上者銓注別職如此則庶幾刑罰得中官無曠職矣

一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攘奪理宜禁治切見各處人民或稱窩藏盜賊或言收寄贓物或因爲鈔攀援或爲私鹽致訟凡一切刑獄等事有司公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捕獲乘隙肆爲搶奪所犯罪有輕重家貲爲之一空甚至取其贓仗其家因爲得罪益亦不敢告陳有司亦不受理江淮之南此風尤甚照得舊例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爲獄官酷已首聽之夫在獄被酷猶許陳告況民之罪狀未明一家已被其虐不亦甚可恤乎今後有犯此者許

其家人明立證佐具狀陳告合無比依搶奪民財估贖定論官吏失於約束亦合量情究治如或挾仇妄告抵罪反坐如此庶幾愚民不至甚受其害而巡捕之人亦知有所警畏矣

一至元三年七月內中書省奏準節該除人命重事外偷大頭匹等一切罪犯贓仗完備不須候五府官審理今拘該衙門依律歸結欽此夫民之犯罪或不得已累朝欽恤具有憲章向者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本爲罪囚在禁淹滯今次準奏偷大頭匹等罪許今拘該衙門歸結則是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處決誠恐獄囚繫夥愈見淹延照得立御史臺條畫一款所在重刑每上下半年親行參

漢書卷之五

四

通鑑纂要

照文案察之以情當面審問若無異詞行移本路總管府結案申部待報其有翻異及別有疑似者卽行推鞠若關人眾卒難歸結者移委附近不干礙官司再行磨問實情若更有可疑亦聽復行推問無致冤枉若有冤滯隨即改正疏放欽此今後內外重囚擬合照依舊例令廉訪司審錄果無冤抑移牒總管府結案申覆詳斷其三年一次遣審理既不得人徒增煩擾並合住罷如此庶幾獄無淹滯刑政肅清矣

一伏觀至元二年八月內宣諭聖旨節文內外有司官不爲同心捕捉盜賊縱有拏獲賊徒取訖招伏贓仗明白指以小節不完不行歸斷今後但有捉獲強盜偽造寶鈔

賊徒半年之內依律結案偷大頭匹三個月內須要結案合該杖罪依律斷決違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官驗事輕重究治欽此謹按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言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不可留滯淹久也今各處在禁重囚或爲盜賊寄贓仗於別所或卽僞鈔藏板具於他鄉或指爲首同伴在某處居止或稱家屬證佐在某家隱藏果有堪信顯迹事發官司卽須移文句取不得因而妄指平民彼處官司倚恃不相統攝往往不卽追捕以致賊徒在逃又令毀棄贓仗遷延歲月虛調文移蓋因官吏舞弊弄作弊端以致刑獄淹延不能杜絕江南州郡此弊尤甚今後如有承受各處公文卽當剴時追捕若令賊徒等展轉在逃贓仗亦不到官合無比依不卽捕盜等例定立罪名如此庶幾事得結絕吏知畏懼而州郡亦無留獄矣

一法制之立既有成規姦僞之滋理宜嚴禁照得舊例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者二十日以刀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依本毆傷法參詳此法古今遵守別難更易今江淮以南或辜限已滿其被毆者身死有司往往比依元貞元年孟福被死事例加等科斷若皆如此遵行是辜限爲不可用破已成之法開姦弊之門誠刑獄日滋深爲未便照得孟

福事例道制既已不載有司似難奉行今後關毆傷人者正合辜限之制或在限外雖無他故死者合無止依本毆治罪其孟福例擬合徧行禁止如此庶幾姦僞不滋法制歸一矣

山東建言三事

審天下之勢者當謹其微論生民之治者當究其本夫審勢而不謹於微至於善則不可爲矣論治而不究其本求其末則夫何益矣欽惟國家布列臺憲益以重內外耳目之寄達遠近聞見之詳惟茲山東奄奠齊魯魯控制千里按臨百城爰自去歲以來諸處盜賊竊發始則潛形塗面猶恐人知甚則鳴鼓樹旗不畏官捕郡縣聞風而避弓兵望影而逃生靈遭其荼毒府庫資其攘奪致煩朝廷遣官中外始獲寧息此者各州盜竊復有或二十爲羣或七八作黨白晝殺人劫其財物昔人有言盜猶火也火之爲災撲之於將然則易爲力救之於已熾則難爲功故小盜不滅則大盜不絕可不豫防之乎伏望朝廷恤民以安其生選官以責其治錄囚以除其惡且山東禦盜之方前後言者不一有曰浚治城池者矣有曰善修兵備者矣有曰分軍鎮守者矣有曰申明賞罰者矣夫言之甚者人則以爲張皇言之緩者人或以爲迂闊是以言者甚難而聽者不可不審也今茲略陳當行實事尙冀采擇焉

一恤民夫好生而惡死趨安而避危人之常情也今山東

之民往往甘就死亡起而爲盜者蓋有其由矣始於水旱傷農而貧窮歲無衣食飽暖之給次則差役煩併而官吏日有會斂侵漁之害此其爲盜之原也昔有人言蜀人樂禍貪亂者或對曰蜀人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蓄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絮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然則後世民之爲盜者豈非飢寒之故歟茲者山東田畝不加於前戶口日倍於昔年穀既已不收衣食甚至不足初則典田賣屋急則鬻子棄妻朝廷雖常振恤一家能得幾何兼以去秋大水今春

海國叢書卷二十七

七

海國叢書

疾疫無牛者不克耕耨下種者不克耘鋤致使田畝荒蕪蒿萊滿野卽曰秋成民已無食不知來春又將若何欲民之不爲盜難矣夫國家之設刑名本不欲民犯法小民至愚而神又豈不知法之不可犯乎蓋犯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爲盜則飢飢餓之與受刑均爲一死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則民之相率而爲盜是豈得已長民者可不爲之深念乎惟望朝廷明示六部百司凡山東軍兵征行之苦站赤走遞之勞食鹽辦課之重和雇和買之煩土木不急之工役食用無益之貢獻但是可以累擾民者皆當一一簡其號令之出量其科派之數節其緩急之用優其輸送之期俾民普受其實惠皆不至爲虛文庶幾生靈得

以休息於田里官吏不能大肆其姦貪大抵安民之術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爲非而去其爲害則民皆安堵矣

一選官夫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三公之選其餘庶官各有所治之事不可一日而缺也況在山東頻年水旱盜賊竊發民多貧窮可不選官撫治之乎昔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國家守令之選不爲不嚴但廟堂銓選有時而各處闕官無已卽自山東見闕宣慰使二員濟南東平濟寧東昌益都見闕總管五員高唐濟寧沂州見闕知州三員其餘佐貳之職闕者尙多有之且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固爲令典然多係老耄病疾之人日暮途遠但知求公田俸祿肥家飽妻子而已其能潔已奉公勤力於政務者幾何人哉方今山東郡縣達魯花赤俱係投下守令見闕者十居二三老病者又居其半然則欲治化之興行盜賊之屏息其可得乎宜從朝廷將山東按治所屬宣慰司各路州縣等官下及鎮店巡檢捕盜之屬但是見闕守闕省除部注共爲一選作急銓注仍須選擇年力盛強歷練政務無大過犯附近籍居見闕者勿候宣敕卽便赴任如此則郡縣有人庶可責以政務政務既修則善民獲安惡人知懼仍須今後但有急闕隨卽申達補注庶不闕官撫治其民矣

海國叢書卷二十七

八

海國叢書

一錄囚夫刑者詰姦禁暴所以輔治也近年以來郡縣或不得入刑政因以失度民怨傷於和氣水旱因以為災年穀不收實原於此且陰陽變理雖根本於廟堂而政化承宣實責任於郡縣故東海殺一孝婦枯旱三年及表其墓祭之天立大雨此一郡休咎之徵豈非守令所當責乎今山東縣郡罪囚除憲司審理疏決外在禁常有八九十起枷鎖不下數十百人罪狀昭著者不得明正典刑事涉疑似者不敢輕易釋放豈惟淹延囹圄誠恐別生事端且如去秋大盜王五十等劫掠開濮等處脫放禁中罪囚同惡相濟往往得其死力是則所係益甚大也宜從朝廷聞奏選差五府通曉刑名官員前來山東一一審錄如果無疑

續通志卷之七

九

通鑑纂要

欽惟

聖天子臨御天下仁澤及於臣民然猶遣使宣布德意而明詔有日和氣未臻災眚時作夫政化既布於多方而災異尙軫於

聖慮蓋天人之閒其理本一故人氣和平則禎祥斯格人心憂鬱則災異疊見東海殺一孝婦枯旱三年及表其墓祭之天立大雨斯其已往之明徵可謂後來之規鑒我國家承

平百年中外無事爰自近歲屢興大獄或值誣枉陷於極刑或涉嫌疑輒被流竄多出一時之好惡孰思天下之至公伏觀至正五年二月初四日詔書內一款近年無辜被害之家仰中書省分牒昭雪改正欽此中外聞之咸曰

聖天子一視同仁無間於親疏遠邇則臣民之家或誣枉於人言或橫罹於非命某家今當昭雪某人今當改正若家貴已散當敘復其官職若子孫或亡當嗣續其宗族或在遠方當召歸於鄉里或人已沒當追贈其封諡庶幾生死之無憾必致瑞應之鼎來夫詔令既頒於九有分揀責在於中書然惟至公可以服人心惟至平可以召和氣當自某年以後其未昭雪改正者早為從公取勘一一子細分揀使

續通志卷之七

十

通鑑纂要

聖恩普洽於幽明公道大伸於天下然後和氣斯臻災眚不作年穀豐稔黎民雍熙不勝幸甚

禁治死損罪囚

洪惟聖朝奄有中夏深仁厚澤普洽於黎元明罰詳刑務存平寬大然自近歲伊始有司或不得人以致刑獄滋章重使生靈彫弊無辜者牽連受刑有罪者僥倖獲免舞文弄法悉快於姦貪肆虐逞威尤便於早隸始則因事以羅織決則受財以免放及聞審囚官將至卻稱被罪人在逃繼欲陳告其取受卻緣本宗事未絕設計害民無所不至其有結案之囚當使明正其罪今縣未嘗申解於州州未嘗申解於路或畏刑名之錯或因結解之難不問罪之輕重盡皆死於囹圄斷

遺者既未曾有平反者蓋所絕無夫廟堂宰輔惟恐一夫失所而州縣官吏輒敢恣意殺人感傷天地之和蓋亦莫重於此近因欽奉

詔書巡行畿甸詢民疾苦疏滌冤滯念國家治安既久本欲生全其民今中外一歲之中死者不知其幾其在江南猶稍知懼結案幸達於中書判送悉歸於刑部議擬方在吏手囚徒已死獄中且重罪飛申先使卻事之元發有司月報又欲考事之施行今皆規爲虛文一切置之不問夫朝廷作法如此郡縣慢令可知京畿積弊如此天下之事可知故憤怨蘊於人心災異形於天變水旱大損於禾稼生靈日入於貧窮聞者可以傷心見者當爲痛哭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

漢書卷之七

十二

通鑑纂要

政刑今海宇承平百年正當申明刑政感格和平而乃因循苟且廢廢如此欲望頑祥駢臻黎民乂安蓋亦難矣宜從都省明白聞奏今後內外輕重罪囚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申解所司或斷訖笞杖等罪或審復結案待報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因患某病某醫用何藥餌竟因某病身故年終通行開寫略節情犯緣由次年三月以裏申達省部還委刑部文資正官一員妨職子細披詳如有淹滯刑獄決遣不當妄申急證死損數多皆當驗事輕重依例治罪庶幾朝廷明其政刑天下知所警畏有司不敢生事擾民罪囚不至冤濫死損

乞詳定關毆殺人罪

蓋聞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重者莫大乎殺且立法在於可守用刑貴乎適中夫法不可守則徒法不能以自行刑不適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古昔之用刑必也隨世而輕重故殺人者死雖有定名然關殺之情至爲不一若皆置之死地或情有可恕欲悉爲之斷放則死者何辜照得大德十年八月刑部郎中趙奉政牒關毆殺人輕重似少詳論本部議得關毆殺人所犯不一原情議罪事各有異若許一例斷放被死之人冤何由雪人恐官吏無此弄法漸生姦弊甚於刑政不便如準所言但犯關毆殺人追勘究備依例結案詳斷庶免差池都省準擬又照得至正五年五月中書奏準節該關毆以手足毆人及頭撞擊或用他物于人非要害處毆損

漢書卷之七

十三

通鑑纂要

致命者或因關擊非虛怯處痛氣攻心邂逅致命者並爲本無殺心擬合杖斷一百七下並流三千里其因關用刃及他物于人虛怯要害處毆擊登時而死或非因關爭無事而殺并被毆者元無忿爭止辨已事因而致命若關毆罷散聲不相接去而又來毆人致命身死者以其即有害心並從故殺之法依例結案待報欽此夫以法制平允則永遠可以奉行如或執一則刑獄必至淹滯近因欽奉 詔書巡行畿甸詢民疾苦疏滌冤滯所歷州縣等處或有關殺之囚原情比附新例往往不克斷遣蓋禁姦止暴固宜嚴肅然哀死恤刑尤當慎重且今邨野人民素無教養誤犯刑憲者多而郡縣官吏貪汙苟且通知法律者少夫既不能詳情審問又復不肯

追勘結解致使囚徒淹延一切死於囹圄豈惟玩弄刑政實爲感傷中和書曰罪疑惟輕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宜從都省詳定其法務使允平庶幾天下在獄之囚幸得以生全國家好生之德普洽於遠邇

河南晉從註誤

自昔國家信賞必罰敷揚治化惟務安輯於九有宣布號令是欲彰信於兆民夫治化清謐則民晏然受惠號令反覆則事紛然弗寧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民撫之則安此古人之格言實有國之明鑑欽惟

皇元奄奠中夏

列聖相繼於今百年蓋以忠厚得民心以安靜養民力中外

樂善堂卷二十七

三

通鑑纂要

無閒號稱治平近因至元五年盜起河南之境造謀起意不過范孟等十餘輩晉從註誤連及趙文鐸等七百人賴上天垂祐民社而渠魁旋即誅夷惟餘誅誤之徒迄今議擬未絕比者承詔奉使京畿詢民疾苦疏濬冤滯省部時政一二耳目之所見聞若復循默不言是負朝廷委託夫事或涉疑人誤犯者則情有可矜法已至明人故犯之則罪在不宥然時有變通人有眾寡而爲治者亦未始不致察焉昔者中統之初李璫叛亂震驚河朔殘擾山東伏讀當時詔赦節文有曰豈期逆項幾陷全齊遂愚爾眾咸蹈禍機顧其勢之使然豈吾民之得已今者天討既平人心向感笑眼偏枯之卹庶令反側之安除將逆賊李璫父子并同謀者並正典刑訖外知

情晉從註誤及逃移他所流亡外界之人赦書到日並皆原免欽惟

世祖皇帝聖神天縱臨御中國既誅逆賊李璫即將知情晉從註誤逃移流亡之人並皆原免蓋當是時中原初定江南未附國家仁厚寬大海涵養育所以救人心安反側者如此近者河南范孟之徒偽造中書之奏曰矯爲行省之文符路下之州州行之縣詐稱朝廷之使者未嘗明其叛謀一言之出其事急於星火數日之內何暇辨其僞真是以

聖天子上體

世祖之寬仁下軫民庶之昏愚至元六年三月十八日因頒詔令於天下特出專條以赦之河南之民歡呼鼓舞恬然安

樂善堂卷二十七

古

通鑑纂要

定始獲更生之賜經今已是數年議擬猶或未決竊慮遠近民有未安誠恐中間事有未便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號令之出不可壅逆而不行也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又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反賊棒胡朱光卿韓法師等明正典刑外其餘未獲註誤之徒並免其罪蓋有國家者本欲百姓治安而已故或罹水旱之災則加振恤之恩視之惟恐其如傷也或遭過誤之罪則行寬宥之典撫之惟恐其不至也且以平璫之叛其知情晉從註誤者並皆原免棒胡之反未獲晉從註誤之徒亦免其罪今范孟等盜殺宰臣亦已伏誅而晉從註誤之人既已赦之又復罪之是反汗也是示以不

信也夫以堂堂朝廷之尊而號令反覆若此既有損於國體又輕失其人心豈惟致疑於多方復恐貽譏於後世宜從都省早爲明白聞奏將河南舊從註誤之徒欽依已行詔書並許赦原以斷天下之疑以絕四方之惑使海內之民信朝廷之號令而無反側之心沐國家之德澤而安承平之治不勝幸甚

乞差官錄四

欽惟

祖宗混一區宇既有庶民之眾尤宜刑政之修益發政施仁固朝廷之急務哉茲禁暴亦郡縣所當爲是以司刑官吏尤貴得人若官不得人則乏推鞠之明吏不得人惟務深文之

卷之七

七

通鑑

害或無罪枉陷於刑章或有罪僥倖以苟免以致下有冤抑之苦則必上干陰陽之和故累朝以來數差官審決蓋欲刑政肅清臣民畏懼故也竊惟本省控制四道總轄三十餘路至正八年十二月分共計見禁輕重罪囚一千三百一十五起三千九百三十六名每歲約支囚糧七八千石冬夏衣鈔若干百定夫以江浙四道固曰地大民繁犯法者眾若使官吏得人治化清簡則獄訟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考其罪囚在禁月日有十五年者有二十年者又至正八年之內四道共計死損罪囚五百餘人夫既不能明正典刑皆徒死於囹圄何如以爲姦惡之勸乎況兼本省之地東南與海相接近年海中爲盜者眾除已招安爲民各居鄉里當差外其餘在禁

之人亦各一體明白審錄區處且以

累朝審囚條目具載憲章伏觀

聖天子卽位以來所降詔書屢以罪囚爲念其惻隱之仁欽恤之意可謂至矣元統二年十月內一款刑期於無刑蓋以勸教而助治也議刑之際可不慎歟司刑之官宜加詳慎務在平允毋使冤濫致傷和氣又一款內外見禁重囚中聞若有賊仗未完屍傷不明證佐爭差累番累番禁繫三年不能決者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用心詳讞果是疑獄卽與疏放至元四年正月內一款各處見禁重囚果有賊證不明事情疑似累番累番虛實難辨三年不能決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詳讞疏放至元六年七月內一款各處刑獄冤濫蓋因捕盜官迫於期限推問官暗於刑名審復之司不加詳讞以至在禁之人輕則淹延歲月破蕩家產重則死於非命朕甚憫之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卽與有司正官詳加審理輕者與決冤者辨明累番累番果無顯驗在禁日久疑不能決者卽與疏放具所放緣由申達上司如無冤抑依例結案至正三年十月內一款比來獄犴滋多中間寧無冤濫其有累番累番別無證驗在禁日久疑不能決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研窮審理具由申達省部詳讞疏放如無冤抑依例結案至正五年二月內一款內外獄囚有司不得其人中聞不無冤濫仰監察御史廉訪司詳加審理輕者疏決重者依例結案冤抑不能自明者卽與明辨累番累番三年

疑不能決者疏放具由行移有司申達省部至正七年七月內一款諸禁囚枷鎖監收飲食治療具有成法近年有司失於奉行畏上司之審錄惡上司之駁問往往將病囚不卽治療無糧者勿與飲食甚者託以患病其實抑死獄中使爲惡者失正其罪冤抑者含恨九泉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究治又當年十二月內一款刑獄之重民命繫焉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息各處見禁罪囚恐有淹滯詔書到日所在有司卽與用心推理合疏決者疏決合結解者結解毋以小節不完淹滯囹圄其有在禁五年之上累番累番疑不能決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吏爲嫌疑狀昭著釋之仍具所由申達省部欽此夫以

漢書卷之七

七

通鑑綱目

聖上好生之德見於明詔者一一可考然自元統二年至正九年十有六年之間不知各處辨明疏放者幾人結案待報者幾起司刑者獨可置之不考其故乎是以徒見囚徒日益以眾文移日益以繁有傷

聖明仁厚之至化以致雨暘連年之失時當國者可不爲之深思長慮乎宜從都省聞奏精選通曉刑名官員先將各省見禁罪囚多處一一審錄比及立春使罪狀明白者各正其罪情犯疑似者悉與辨明庶幾國家刑罰見於施行民庶知所畏懼而不敢犯冤抑淹延亦得寬釋而無怨恨矣務施聖上恤刑之實惠勿爲有司一切虛文不勝幸甚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之謂

也本省除將輕囚行下各處候例斷決重囚催督追會完備聽候死損者行移究治外

漢書卷之七

大

通鑑綱目

滋溪文集卷二十七

滋溪文集卷二十八

題跋

題魯齋先生遺書後

嗚呼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尚乎沈淪於言語文字者常背馳於聖賢之道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絕乎舍棄夫言語文字者又何以求聖賢之心自洙泗伊洛之教行蓋未有絕此而不習以從事於空無所援者而世不察皆曰言語文字末也此不足治也曾不知千載而下去聖益遠舍此吾何從而求哉乃曰吾惟躬行云爾嗚呼吾未聞學之不傳而有以爲致思之地者吾未聞言之不文而可以傳精微於久遠者魯齋先生非篤學力行君子歟平生蓋未嘗爲言語文字者今先生遠矣學者不可得而見矣幸有遺書六卷者在猶得見其彷彿焉不然百世而下先生之學何自而見也耶

書續夷堅志後

右遺山元公續夷堅志四卷述金季災異事也昔者聖人語常而不語怪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所書何災異之眾多歟將天出此以警時君而聖人筆之以戒後世歟宜其深切著明之君是也蓋天人之間一理而已故人事作於下則天變應於上有不期然而然者夫春秋之時去先生之世未遠也法度未至大壞也人才猶眾多也然其變故已如此矧後世衰亂之極者乎余觀三代而下其衰亂未有若晉之甚者也故災異亦未有若晉之多者也而宋金之季實有以似之其在

南方番陽洪公爲之志其在北方遺山元公續其書凡天裂地震日食山崩星雷風雨之變昆蟲草木之妖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他時志五行者尙有稽焉未可以稗官小說目之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讀是書者其亦知所警懼矣夫

題丞相東平忠獻王傳

至治二年冬

天子勵精圖治獨任丞相期復中統至元之盛丞相亦感激盡力銳然勇爲思稱

天子責任之意君臣同心親信無間真千載一時也當是時朝廷肅清刑賞收當忠直獲伸奸邪斂避天下之人莫不延

頸企踵想望太平而小人怨恨思害之矣明年 駕幸上都上於夏日夜寐弗寧命作佛事丞相奏曰民惟國本財出於

民用之無度則取之無節民不勝其困矣古人有言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惟

陛下留念

上瞿然曰朕所經營捨壽安山寺餘皆完其故耳民亦吾怨耶爾後勿興建也西方僧言國家富有災異宜大修佛事釋因徒丞相叱之曰爾欲圖金幣耶因上言臣少無能蒙陛下拔擢待罪宰相方欲除惡進善致治隆平諸人共沮撓之臣度不能有所爲矣

上曰卿有事第言之他人言朕弗從也天爵昔聞其事心竊

識之因見國子司業李允魯公述丞相傳感而志其末嗚呼以

先帝之剛明英斷丞相之公平廉直使天假之以年精練悠久廓包荒之量明事理之幾則其規舉施設將大有可觀者雖然自古忠臣義士欲除姦邪卒爲小人所擯害者蓋有之矣寧非天耶寧非天耶

題訪山亭會飲唱和詩

鄉先生甄退翁讀書而不求官集園亭於負郭之野爲歲時游息之所大德中故翰林學士王公宣慰使周公皆休致里居日偕修齊焉君西泉郭君徜徉於退翁園亭閒飲酒賦詩悠然娛樂此其當時唱和詩也昔人有言家無宗老則閭門

卷之二

通國叢書

亂鄉無耆舊則風俗薄朝無老臣則社稷輕嗚呼比年諸老先生相繼淪沒前輩風流日遠因退翁之孫克敏出示此卷良用悵然

題中山周氏施粟詩後

余嘗經過定武愛其俗朴而民敦右族多而趨末者少故凡郡中名卿碩士喜與之遊而周君者獨以貴雄能於凶年出粟活其鄉鄰之貧者余益信其民俗之多美也夫周君初非有求於世也第心有弗忍焉爾嗚呼世之任斯民之責者獨能無感於衷乎然則周君之事固可流聞而取信也夫

書姚君墓誌銘後

至順三年春秋省臺遣官錄囚郡國天爵備員南臺分行岳

漢常禮辰沅諸郡囚在獄者無慮數百人或無罪被桎梏或有罪以賕免既皆隨事正之甚矣民之可矜而刑辟不可不慎也蓋用心無欺則可以察人之情僞守法不撓則可以寄人之死生自昔君子之治獄如斯而已故罰及而不人不冤法設而民不犯因讀姚君銘章重有感焉彼十九人者非姚君則亦徒死獄中蓋當是時江南歸附未久國家勝殘去殺之教猶未洽也今江南平定幾六十年嶺海之間雖險且遠寧無用心平恕若姚君者乎夫姚君政績非一而銘章獨書治獄之事者亦欲爲吏者有所觀省也

跋胡編修上京紀行詩後

卷之二

通國叢書

率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爲極邊及當使遠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嗚呼士氣不振如此欲其國之興也難矣哉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於燕而上京在北又數百里蠻貊歲往清暑百司皆分曹從行朝士以得侍清燕樂於扈從殊無依依離別之情也余友胡君古愚生長東南蔚有文采身形瘦削若不勝衣及官詞林適有上京之役雍容閒雅作爲詩歌所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於是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爲大也後之覽其詩者與太史公疑留侯爲魁梧奇偉者何以異

題王彥禮赴鹽場司丞詩後

周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祭祀賓客及王之膳羞而已未

聞富國以厲民也後世財用無節郡國始有鹽鐵酒榷均輸之制而計臣良刻之利與民始蕭然重困矣大德中予初來京師時鹽米甚賤國用富饒其後鹽日益貴法制愈密而國用亦未用大裕也議者可不思其故耶彥禮以儒者筦鹽筴於其行也故推其本而略言之漢元始開策賢良文學以民所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嗚呼安得如斯人者而與之共議哉

題諸公贈范偉可訪尋祖墓詩後

宋在東都時公卿大臣多葬鈞許汴鄭開豈以子孫仕於朝者歲時便於展省歟及遷國江左南北隔絕向之止墓蕩爲

漢書卷之五

五

通鑑書

樵牧區矣子孫雖有存者逃難解散亦莫知所之范蜀公之墓在今許州襄城縣房邱保九世孫偉可獨能訪知其處而拜謁之然則君子之澤詎可以世計耶蜀公當嘉祐間擢知諫院時仁廟春秋已高未有繼嗣中外危之蜀公奮不顧身直言切諫章十餘上卒賴其言以定宗社大計茲其所以爲有後歟偉可之房僑居武陵兩以進士會試京師其修潔文雅望而知其爲故家子孫噫范氏其將復振乎至順四年五月甲寅趙郡蘇天爵書

書林彥栗文稟後

余讀林君彥栗之詞章愛其清麗奇古超乎高明而無世俗之雜也昔宋季年文氣衰頹不振國家旣一四海文治日興

柳城姚公清河元公相繼以古文倡海內之士蓋有聞風而作興者彥栗亦其人哉當延祐時朝廷設科方務以文取士大江之南士之求售於有司者恆千百人彥栗於斯時獨刻意業古文歌詩不趨時好當路者奇其才欲薦揚之而彥栗不幸卒矣嗚呼天之生人也與其才者或奪其壽以唐之李觀李賀宋之王令王偉皆天才卓越非偶然而生卒窮困不壽而死然其文學已足暴白於後彼富貴壽考震耀一時者未嘗無人或其事業不足以垂世遂皆湮滅而無聞若彥栗者藉其詞章亦自能不朽矣

書袁德平文稟後

國子伴讀四明袁果手其先君子文一編示天爵曰吾先正

漢書卷之五

六

通鑑書

獻公學於金溪陸先公至正肅公益修其學俱有家集傳焉蓋非專以文名於世者也先君子生於宋季皇有江南教授州郡志之所存著於斯文而已天爵聞其言而感焉嗚呼儒者之學大矣豈綴文之士所能盡乎自聖賢之學不傳而六經之訓日泯宋在汴時周程諸公倡明道學學者始克知所本矣及遷國江左一時大儒各以其學興起於世其徒從而應之者考索之精問辨之博固有所未及也而金溪先生獨超然所見發明其要欲直造於高明得其心之本真正獻袁公慈湖楊公親授其業者也故正獻之言曰學貴自得論語一書多六經所未言孟子一書多論語所未發聖賢豈求異於人哉得於心發於言不自知其然爾正獻傳其先訓以達

於陸氏泉之先君子則正獻曾孫正肅公之孫也其於家學益親有所聞焉天爵往年嘗官江南訪諸故家文獻之緒其於子孫多微弱勿振而袁氏之學傳授甚遠泉也其益知所勵哉元統二年冬十月庚辰後學趙郡蘇天爵書

題松廳章疏後

右松廳章疏五卷天爵備員御史時所建言也至順二年冬十一月天爵蒙恩自翰林修撰拜南行臺御史明年正月到官未幾奉詔錄囚湖廣五月召拜監察御史時方在辰旻還莫知也七月代者方至八月入京道除奎章閣授經郎十月始供職明年今

天子入即位尋詔奎章儒臣侍講六經禁中天爵亦進兼經筵譯文官是歲冬十二月復官六察明年四月敕翰林修

奎章堂文

七

通國讀書

先朝實錄遂有待制之命其在察院凡四月耳而又稽覈諸司吏牘兼攝廟社祠享故所言之止此嗚呼居言責者豈易爲哉昔人或焚橐以示謹密之義或存橐以彰從諫之美顧天爵何人敢爲是乎第藏之於家以示子孫元統三年夏五月二十日亞中大夫中書省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蘇天爵題

題劉尹端芝詩後

浙西憲司經歷劉君向爲滿城宰政清訟簡大修孔子廟有芝生於廟中間者異焉未幾擢掾憲臺中朝楮紳詩以美之咸以芝爲瑞草和氣所能致也夫天人之道感格無間故災

異慶祥史冊並書所以究觀政事念用庶徵者也夫劉君爲政一邑祥應若此矧爲治於天下國家者乎故本乎正心以正朝廷極於四方遠近莫敢不正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遂而萬物植斯其爲瑞不亦盛歟浙西地大物眾而劉君清慎有爲將見列郡承風民物熙洽不但一草木之祥而後已也

題黃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至順二年夏予與晉卿偕爲太史屬扈行上京覽山河之形勢宮闕之壯麗雲煙草木之變化晉卿輒低徊顧戀若有深沈之思者予固知其爲賦矣既而果得紀行詩若干首占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今天下一家朝野情晏士多材知深

奎章堂文

八

通國讀書

美非宣善於文辭曷以表其所蘊乎晉卿宋故儒家自應鄉薦以太極賦名海內困於州縣幾二十年今樞密馬公在中書日始自選調拔置史館未幾丁外艱去官昔歐陽子以梅聖俞身窮而辭愈工嘗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晉卿之詩縝密而思清豈天固欲窮之俾工其辭耶

題商氏家藏諸公尺牘歌詩後

右尺牘歌詩一卷國初諸名公寄贈參政商文定公者也文定諸孫國史院典籍官企翁持以示余洪惟國家龍濟則土疏金滅宋遂大一統天下人材咸萃於朝以致其用今觀卷中雖山林之士詞章字畫亦清婉可喜甚矣人物之盛多也

文定以智謀才略致位兩府號稱名臣而其子孫亦多顯著
企翁游青館有聲鄉試薦名第一積分公試又中第一即釋
褐入史館蓋學博文麗克振其家者也初至元元年乙亥余
奉堂帖考試大都鄉貢士策問古今歷法眾中忽得一卷援
引古事既詳次及國家修授時歷時某官云云余曰此必文
獻故家習聞父兄之訓者也擢置首選及開卷乃企翁也眾
皆驚異余嘗聞唐宰相世系表甚愛諸公各修家法其利子
賢孫不隕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世而屢顯可謂
盛矣因覽是卷而知商氏子孫之昌大有以也夫

題忠勤樓燕饗詩

集賢經歷示中先中執法忠勤樓燕饗客詩徵余同賦往年

卷之六

九

通鑑書

承乏南臺到官月餘奉詔錄囚湖北沂大江而南臨彭蠡望
廬山西抵鄂渚常以事至黃鶴樓又南抵巴陵居岳陽樓者
十餘日遂挈舟過洞庭上沅水歷辰沅常禮諸郡雖多瑰偉
臨觀之美時方大暑日閱吏牘汗流浹背殊無從容文字之
樂也事未竟召爲中臺御史繇蔡汴便道以歸卒不果還建
業登所謂忠勤樓者今覽是詩頓起遐想異時得假一役遨
遊江左縱觀吳楚山川之富追思六朝典廢之迹尙能爲君
賦之大中大夫御史臺都事蘇天爵題

題馬氏家藏宋名公尺牘後

昔者天爵爲太史屬侍會稽袁公蜀郡虞公聞說故國世家
衣冠人物之懿蓋嘗慨想其遺風餘論而不及見也建德馬

氏昆弟皆以才名列官侍從諸孫湖州路教授泰之出示先
世交友尺牘有曰當今人才如執事者真不負委寄而久勞
於外士論鬱鬱有曰當此才難之時如門下豈易多得嗚呼
宋有國三百年養士求才可謂至矣慶歷元祐人材號稱極
盛乾道淳熙名臣又何讓乎而諸公獨爲此言甚矣人材之
難也當國者可不樂育英賢而用之歟我國家嘗欲選次宋
金舊史故家子孫多微弱弗振遺文古事往往放失無所稽
考而馬氏獨保守先業是則君子之澤可以世計乎哉

恭跋 御書奎章閣記碑本

文宗皇帝以天縱之聖歷試諸難既踐

帝位海內思治乃稽典禮述文章躬祠郊廟增建官儀補敝

卷之六

十

通鑑書

治化詠歌太平萬幾多暇命作奎章之閣陳列圖書怡心養
神敕文儒製閣記親灑宸翰鏤諸樂石臣於時執事史館不
獲一登文陛欽奉雲章之昭回及待罪南臺御史召入中堂
未至除授經郎而鼎湖上仙第有攀號而已

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學士臣言延閣之建本以緝熙帝學輔
養聖德宜開經筵日陳聖賢謨訓 本朝典則

制可於是講官儀制進說經義凡所討論臣竊與焉卽命兼
經筵譯文官嘗爲宰相言今所進說當指事據經因以規諫
不可悠悠歲月徒爲觀美無何再擢六察建言講官宜賜坐
設几雍容延納迨忝右曹復有經筵參贊之命屢嘗執經勸
誦瞻望 天威穆然淵默而臣才能謏薄不能內積誠敬敷

宣典訓仰答

聖明之萬一比者學士臣請模閣記誠以奎章天歷之寶頒賜講官臣亦獲賜焉謹述

列聖右文典學之盛德書諸左方以示後世至元三年丁丑秋七月壬子大中大夫禮部侍郎臣蘇天爵拜手稽首記

恭書賈忠隱王褒贈制

伏讀冀寧忠隱王進封制辭而知古之君子爲小人陷害其忠盡義烈未有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也惟賈氏自

聖朝龍興之初習聞國禮備列環衛親密隆貴擬於國人忠隱王歷事五朝眷遇尤甚讜言直道無所徇麗其在宣徽宗王大臣近侍衛士躬飭燕享之節頒賚賜予之數尊卑疏戚

唐書卷之六

七

通鑑纂要

多寡等殺王身任之而無所辭小人不便或生怨怒卒因逆臣乘間譖詆構履危禍其後逆臣賊殺相國幾危宗社使能辨之於早則天下之惡無由而成矣嗚呼鄙夫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聖人之訓豈不明著也哉夫忠臣直士身死而子孫食其報者多矣王之第三子禮部侍郎忽里台嘗以材能監察御史劾奏臺臣不法黜之其人尋復柄用侍郎被讒家居者七年及其人再以罪黜始擢燕南僉憲入爲吏部左司郎官清慎簡重擢用於時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福慶流澤寧有既乎

書兩淮鹽運司使傅公去思詩後

侍御史傅公昔以吏曹尚書爲兩淮鹽使閱其民勞以前時

所通餘鹽十萬請蠲其額廷議是之章下淮民鼓舞感戴其

德大夫士又詠謠之甚矣君子之政不可徒善爲也民之感其善政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夫鹽之富國在古未聞考之

周官鹽人之政不過其祭祀賓客王之膳羞而已及管仲相齊負海以正鹽筴計臣聚斂之說與民始蕭然重困矣我國

家既定中夏肇行鹽法而河間山東平陽四川立課稅所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直銀十兩至元十三年初平江南而淮

浙間中並置運司一引始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爲五十貫元貞二年增爲六十五貫至大以來遂增至一百五十

貫夫稅既增則鹽益貴甚至難以沙土惡不可食小民嗜利犯法者眾郡縣之吏亦從而坐矣當統初有司嘗高其鹽

唐書卷之六

七

通鑑纂要

直而強取之民罹其害詔聽民便賣買食用然則賸下以益上豈朝廷之意歟昔人有爲江淮運使者宰臣告曰東南民力竭矣又聞故老云大德中廣平何公當國聞有陳便利搜括田賦者皆力正之斯民晏然以遂其生茲其所以爲賢乎傅公敷歷臺閣聲問焯然正色敢言屢忤權貴一時搢紳莫不冀其大用請蠲餘鹽特惠民之一事爾昔先君子與公同掾東曹交契至深故謹書其去思詩後庶幾好功興利者聞之有所警焉

題諸公贈御史寶時中詩後

至元後紀元冬中臺御史十八人劾省平章姦貪不法章再上不報皆投印待罪於家中外聞之凜凜歎伏彼其人方爲

得計輒出視事變更舊典視臺諫如仇讐以其封章成於儒者之手心尤恨之舉數日遂罷貢舉未幾其人竟以罪斥海南而前時御史官遠方者悉內徙其他亦稍稍進用於臺閣矣方其人之用也威儀赫然雖以臺諫攻之猶不能去及其敗也卒以臺臣往治罪焉而十八人者曷其識察之先驅除之力益亦忠直報國求稱其職而已是則臺諫之有益於朝廷烏可一日而缺歟昭功萬戶府僉判寶時中出諸公贈言求天爵爲之誓時中昔爲御史乃十八人之一也爲人清慎而文雅其在中臺纔十餘日至今風采聞於朝野然則有國家者可不延納諫諍以通其壅蔽官風紀者可不思盡言責以圖報稱乎

漢書卷之六

通鑑卷之六

題僉憲張侯異政記

監察御史張侯向爲山南僉憲按行郡邑風采肅然或誣松滋縣小吏受賕具獄上有蠱抱筆端而不得署侯心疑之卒明其誣汴吳徵君爲作異政紀今天下之吏俸祿甚薄其侵漁於民者勢使然爾故世視吏之受賕卒以爲常而吏之被誣受杖亦不甚自辨也張侯於此能致察焉其用心良厚矣嗚呼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此漢所以益小吏俸也在位者可不思救其弊乎夫天地之間化育流行而無變異者裁成輔相之力也故聖賢有作陰陽和而風雨時麟鳳朱草難致之物莫不畢至氣之所感召也東海殺一孝婦郡中枯旱三年茲非其明驗歟昔我國家建臺之初中外進用大抵皆忠厚

老成之人故綱紀肅而治化興初非以苛刻爲能徵賦多者爲功也然則張侯明一吏之冤其亦有關於世道矣夫

跋金溪葛孝女贊

古者山澤之利益所以潤國而養民後世聚斂之徒出民始不勝其困矣禹任土作貢荆揚二州惟金三品他州則無是焉夫人臣嗜利以培克小人妄有所獻陳皆足厲世以害民當國者可不熟慮乎向聞江南之民有鑿山披沙以取金充貢者不足文市他所人孰恤其難也孝女始因有司疆其父徵求銀治不忍見其榜掠之苦遂投治中而死刺史奏除其貢至今邑人賴之嗚呼夫以女子之行若此矧仁人君子之用世惠澤及民者何如哉然則孝女之祠於鄉宜矣危君又能表諸文辭俾好功獻利者聞之庶有警焉

漢書卷之六

通鑑卷之六

題鮮于伯機詩帖

嘗聞故老云鮮于公旦歲學書媿未能若古人偶適野見二人挽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蓋與昔人觀舞劍器者同一機也公生燕趙宦吳越而詞翰有晉唐風屢薦名館閣不果一試卒沈抑外官命已夫嗚呼士有懷異負奇不克顯於世者可勝歎哉彼居要官偶擅書名於一時百世之公議弗然也夫唐人工書故以書名世者難近世工書者鮮故書易名世矧公書極工宜有名以傳後世矣

題溫氏五世同居詩後

余嘗行過郡邑每見以孝義旌其居者大抵多巨商盛族豈

禮誼生於富足者卽潞陽爲都近百年矣而溫氏已稱五世同居表異門閭蓋有司上其行御史覈其實故也按舊制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閭闊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今則唯存烏頭二柱大書其人姓名雖爲制視舊簡易然其表民化俗一也

滋溪文集卷二十九

題跋

題補正水經後

補正水經者金禮部郎中蔡公珪所述也蔡氏世家真定父祖皆仕於金公生長富貴雅好著述予自蚤歲訪公遺書得其文集五十五卷晉陽志十二卷燕王墓辨一卷補正水經三卷其他補南北史志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續歐陽公金石遺文六十卷并跋尾十卷皆已不存而文集乃高丞相汝礪模本晉陽志墓辨水經皆寫本也至順三年春予爲江南行臺御史掣水經將板行之適奉詔錄囚湖北七月歸至岳陽與郡教授于欽止覽觀山川欽止言洞庭西北爲華容

漢書卷二十九

通鑑書

而縣尹楊舟方校水經念其文多闕予因以補正示之今所刻者是也夫以蔡公問學之博考索之精著述文字之富兵難以來散失無幾余酷好訪求前代古文遺事而僅得此則知世之君子善言懿行泯沒而無聞者多矣可勝惜哉予與公同居鄉郡潭西故宅已爲釋氏所廬正隴在潯沔之西太保莊者翁仲石獸猶存者嘗過之有懷賢不勝之感公之行事則具祕書少監郭長倩所述墓誌云

跋趙子昂鮮于伯機朱總管手書

至元五年己卯予被命使憲淮東訪問故家遺俗郡人皆言總管朱侯族世之懿侯本泰安著姓當江淮內附之初以材能擢守維揚有惠愛於民不忍其去因留家焉歷典六郡

其治猶維揚也侯既違世子孫皆讀書修行爲士大夫家所與婚姻亦皆一時名流碩輔夫淮南之俗喜負販以牟市利雖公卿大族猶或然也而朱氏獨以清白文雅表儀一方不亦甚可重歟余忝官於此以肅清風化爲任夙夜惕焉惟恐得罪於巨室朱侯之孫道定方爲憲史以趙公鮮于公手書示予且曰先公在時圖史甚富向因回祿之災僅存此帖庶見先世交遊之盛予嘉其意書其後而歸之俾觀者不徒玩其翰墨而已

題移刺氏家藏軍需故牘後

右移刺武毅公國初爲都元帥時所署軍需故牘數幅其曾孫平江總管陌中寶藏於家按是歲龍集丁丑金人已遜於

漢書卷二十九

工

通鑑書

汴河朔擾攘未定黎民瘡痍未復而太師國王方以兵平遼軍需需爲急故命史公行六部尚書以總其事觀其儲待輸載之方出納折閱之禁養兵之實恤民之誠見於一時文移者周詳惻怛隱然中國承平官府之舊昔孔子爲委吏會計當而已矣況取天下者而無道揆法守其能爲治乎愚嘗閱史公墓碑述其佐國王定東土悉心餽運軍中未嘗乏糧觀此益信其言矣武毅公之後爲將爲郡守名聲著聞而史氏亦再世輸相夫古之君子盡忠所事不苟簡以徇祿不矯激以干名宜其子孫蕃衍盛大如此賢者勿以吏牘故蹟忽之也

書羅夫人傳後

向余貳南宮時有司以羅夫人貞節來上同列恐忤權貴欲不以聞余力言之事始克達及旌異命下同列者媿焉嗚呼當天歷初一時公卿將相崇官厚祿廼熙熙累聖承平之澤知盡忠所事蓋亦鮮矣而羅夫人者獨能操守節義至於殺身而不悔茲烈丈夫有所弗及也嗚呼貞哉

書黃提學贈孔世川序後

天爵讀黃提學贈孔君世川之文而有感焉昔者國家初定中國而孔子五十一世孫金奉常襲封衍聖公抱禮樂之器來歸文治由是興焉奉常既老有冒孔氏以承其祀者族人訟之有司誣被刑苦乃復訴之於朝始正其事是則世川之曾大父大父也邇年復有謬欲奪襲封者天爵適居中臺幕

漢書卷之九

王

通鑑書

府帥諸御史力言其事未幾忝貳春官具事始末白於朝堂丞相以聞制可其請孔氏宗法卒歸於正焉當西漢時梅福上書曰賢者子孫宜有土況聖人乎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觀福斯言由漢以來尊崇夫子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天爵列官京師與同僉太常擬道左司員外郎用道有同朝之好今又知世川父祖之賢能也世川由明道書院文學擢掾湖北憲府清慎文雅方將入官尚書思朝廷尊崇聖人之道而無負其家學也哉趙郡蘇天爵書

題諸公贈歐陽德器詩後

歐陽文忠公家本廬陵中年居穎宦游南北屢有思穎之作

或者疑之謂無瀟岡松楸之思也天爵聞常誦公吉州之學記有云他日歸榮故鄉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文忠公之望於鄉人者不亦厚乎今海宇爲一朝廷方由貢舉求賢哲之士實興於鄉者常千餘人中選者居額之半誠不負公之所望矣公既家於穎葬於鄭其居廬陵者皆族人也然則德器其族孫歟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理或然也近世衣冠故家其子孫往往微弱弗克振顯或者矣引右族名賢以自附會徒貽識者之譏德器世家廬陵又藏宗公以上封誥是則信而有徵矣

漢書卷之九

四

通鑑書

書周益公答孫季昭帖

右宋少傅周益公答解元孫季昭帖其曰六一全集鄉邦合有善本適數士友留意斯文遂藉其力校讐衰次今廬陵模本蓋公所校定者初歐陽公得昌黎韓子之書於漢東李氏壁間脫略顛倒乞歸讀之愛其深厚雄博其後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取而改正之歐陽公於韓子之文用功若此至朱文公考異出讀者始無遺憾甚矣校書之不易也歐陽公之文非若韓子重經五季兵難闕誤之多也然而公之爲文始書屋壁時加修改一篇之成凡數脫棄故其文多異同益公悉購得之既刊其一餘則附見焉夫二公之文必待名公校讐而後備則六籍之言遭秦焚滅今所存者經或脫簡傳

或開編向可一二言哉故漢置校書之官必求劉向揚雄之徒才任其選所以重其事也

題孫季昭上周孟公請改修三國志書稟

宋鄉貢進士廬陵縣季昭三上書益國周公請改修三國史志以正漢統益公時年已老遜謝而止夫綱常名義天地之大經昔昭烈以漢室之胄上承統緒艱關巴蜀興復帝業諸葛忠武侯輔之名義既正規模斯張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三代以下凜然王者之佐陳壽以其父獲罪於蜀故史以魏爲正榮陽太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正其失宋氏南渡執政大臣忘仇忍辱竊祿苟安一時儒者忠義感激痛惜怨疾既不果用思見於言此蜀

漢書卷之九

五

通鑑纂要

漢統緒所由正也大則紀於冊書次則表於論著季昭之陳三書亦以是歟益公既不違作廬陵蕭常第爲紀表四篇而已至我國朝翰林侍講學士郝公經使宋羈留儀真始作帝紀二卷年表一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曰續後漢書所以正統緒表忠賢其有功於世教蓋甚大也夫由漢昭烈至於國朝蓋千餘年始則一習鑿齒次則宋南渡諸公卒至郝公始克成之則知天理之在人心萬世不可泯也然則後之修史者義理之嚴正聞之辨其可不慎之哉季昭五世孫義方藏其書橐於家覽者尙及識季昭之心已夫前史官趙郡蘇天爵

題國子司業硯公遺墨

昔者國家滅金之初王師徇地漢上悉俘其人以歸故江漢先生趙公郾城先生硯公皆相繼至北方於是趙公居燕出其槩中伊洛諸書傳授學徒而中原名公鉅卿亦始得因其說以求聖賢之學郾城先生流落雲中久之始達真定而居焉亦以經述爲訓郡人翕然從之往往以儒著名

世祖皇帝勤於求治廣於求科先生由布衣起家教授真定及建成均卽遣使賜五品服徵拜司業而趙公不幸已卒矣嗚呼宋之季年東南文習益弊士氣益卑襄漢之間人多朴茂篤行崇尚經訓觀趙公硯公之所存豈不益可信歟其他老死山林而不獲用者又豈少歟宋執政大臣方以耳目所及吳越之士而信任之返視襄漢爲樸學不足取不思文習之弊士氣之卑國勢削弱不復能有爲矣然則先生遭遇明時擢置清貫庸非天乎先生之文質實暢達不繪不彫其家多無存槩曾孫黃陂主簿惟仁始得遺墨藏之天爵生晚不及拜先生履前少則聞先郡公談道先生德業之盛長則與先生之孫宜興使君游故於主簿昆弟有世契之好焉因觀遺墨略敘兩先生出處如此俾多士庶有觀省而況硯氏子孫乎至正癸未三月壬申後學蘇天爵書

魏公與劉和州手帖

張魏公世家西蜀堯葬衡山之麓愚官鄂省訪問故家遺俗則喬木無存不勝懷賢之感廬陵劉氏藏魏公與其先世手帖五幅其憂念民社殫場隱然若見於辭向聞諸老言西軒

先生侍魏公督軍江淮忽報邊騎且至魏公以兵少爲憂先生進曰當率城中軍民戮力一戰不得已則臣爲君死子爲父死嗚呼臣子忠孝如是宋室焉得而不中興乎

題畫錦堂詩遺墨

韓魏公初以武康之節來知相州其後罷相再鎮鄉邦乃建畫錦之堂作詩以遺相人其意以歲時存問父老繕完先隴爲喜以重祿安閒不稱方面爲懼以忠義大節誓死不變爲心以私任愛惡快己恩仇爲戒讀之令人悚然起敬王勤於吏職親覽簿書或言王位重年艾已守鄉郡本以養安無治細事王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乎此王忠誠愛民所當法者夫古之公卿大臣者得

漢書卷之九

七

通鑑綱目

牧守鄉郡蓋習其土風則爲治也易殆懸車請老鄉人師其德誼歿則祭於其社後世仕者既以嫌疑不得典鄉邦及其老也或持吏短長武斷鄉曲皆王之罪人也讀王之詩寧不有感於衷歟初堂之成歐陽文忠公爲之記至今人喜誦之而王之詩人知誦之者寡王之子孫多散處江南武昌儒學教授敬王十世孫今居台州系出丞相文定房家藏王親書是詩墨本愚故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勸

咸寧四年進士題名

右宋咸寧四年進士題名石刻一卷兩淮鄉會題名附湖廣省掾姬洪甫所藏也按是榜取士共六百六十五人其第五甲第七十四人是爲洪甫之考伯陽先生其年歲次戊辰皇

元至元之五年也明年大兵圍襄又七年宋亡天下始定於一嗚呼宋以垂亡之國而猶設科取士若此則承平文物之盛可知矣我國家初定中原歲次丁酉詔遣斷事官木虎乃宣差山西東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劉中偏詣諸路收金遺士程試所學以復其家至

世祖至元十一年始頒貢舉條例是時賢才眾多治平方臻故弗果行及

仁皇臨御歎人才之不足乃出獨斷行之既而權臣請罷其事

皇上尋詔復之而八舉取士六百餘人成均試貢弗興也洪甫又藏登科小錄及報榜帖備見一時科場遺制昔皇慶初

漢書卷之九

八

通鑑綱目

朝廷講求貢舉舊法而故宋進士之在者則有姚君登孫熊君朋來牟君應龍惜乎伯陽先生已物故矣夫天之生材非學校教養不足以致其美非有司程試不足以知其能此漢唐以來賢良方正詞賦經義諸科所由設也不然士將偃偃然無所依歸羣然雜進賢不肖混淆有國家者何以精別能否而用之乎伯陽釋褐爲京山簿尋用薦者遷長壽令歸隱後居荆南與柳城姚公洛陽暢公爲文字友隱然一代老成耆宿洪甫亦清謹克世其家云至正三年歲次癸未秋七月戊寅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

題劉光遠文彙後

至順三年余忝官六察奉詔錄囚湖北四月至漢陽拜謁儒
官校官進說經義引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之文
反覆益千餘言敷腴粹正慈祥哀矜予惻然爲之動詢之其
人劉陽劉光遠也是後歷掾洪鄂兩省佐理問幕凡十二年
持其文藁後見余於鄂省旬宣堂余讀其文體正而氣完辭
潔而義密夫湖湘之南山水峻清而人之生得其秀麗精英
之氣者居多故奇才異人往往間出若今翰林歐陽公穎然
拔萃者也光遠與翰林同里又相繼應鄉貢進士舉獨淹留
沈滯於小官簿領之中二十餘年無少芥蒂嗚呼士有抱負
異材終老山林弗能振耀於世者多矣獨光遠乎方今朝廷
撰述前代遺史徵車四馳收召文學才識之士惟恐有遺若

漢書卷之九

九

通鑑纂要

光遠者文華之富敘述之工絕出倫輩惜余遠在外藩弗克
薦達也然而至寶潛乎山川之幽其光氣輝然特見於外者
孰得而掩之哉至正三年冬十月庚子趙郡蘇天爵題

題司馬溫公人物記

宋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一時人物咸聚於朝是編所記二
百餘人或一人屢見若王同老謝卿材韓宗道是也或止記
其父兄師友或盛稱其問學才能曰某人云然若欲再三詢
問之者蓋求賢任官固宰相之職而聽言觀行亦君子之所
當慎也矧溫公以誠實之資方更化之始人材毀譽宜詳察
之或疑蔡京亦與於是當是時溫公議復舊制初改雇役爲
差役京知開封府事五日之內盡命畿縣變之溫公喜曰人

人如此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使居相位者皆知溫公則京在
下列其才亦稱任使置之高位則不可也是編之中有龍游
令王斐者投春秋以王正月爲建寅有慶州機宜韓川者王
呂用事無所向背有知邕州和斌者在嶺南三十年喪十八
口觀此則溫公之於人材或解經之舊新說或居官不事請
求或遠宦之罹哀苦皆一一訪求而得之甚矣用心之至也
聞者孰不有所感而興起乎至正癸未冬十有二月丙午趙
郡蘇天爵敘祉書

題孔氏家藏宋敕後牒

宋東都時孔氏題者則有曲阜道輔父子臨江三仲弟兄皆
聖人之裔也建炎南渡衍聖公亦徙三衢今孔氏居江南者
多祖曲阜然惟臨江三衢文獻信而有徵嘗聞故老云宋社
既墟廷議以襲封之爵當歸三衢彼固辭曰吾既不能守林
廟墳墓其敢受是封乎嗚呼孔氏居江南者皆當以斯言爲
念也因觀學文所藏七世祖毅甫公中元初五年赴闕敕感
而爲之書

題杜君墓表

盱眙縣侯納璘不花既遷宋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杜公墓於慶仙山請於晉寧張翥爲文表之其用心良厚矣
世之守令大抵多武夫俗吏於民之生者猶不知恤況死者
乎侯以進士入官深知愛民之道於一士之枯骨尚不忍其
暴露則於民生惠養當何如也夫江淮之間父子兄弟死則

棄之中野棺槨骸骨縱橫見者恬不爲異甚矣禮俗之壞也予始至淮憲卽移文諭民瘼之今觀杜君之葬則縣侯之能化民表俗不亦賢乎侯之爲縣廉以律身寬以治民廣修學宮以興政化其施爲具有本末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侯庶幾焉

書吳子高詩彙後

吳子高屏居鄂渚蕭然一貧妻子食或不充日維哦詩爲樂未嘗一事干人人愛重之夫江湖之上士多挾詭譎以事請謁而子高制行清慎若此其果異於人乎故太禧使阿榮存初少與子高游嘗薦爲奎章僚屬秩滿南歸詩日益工余知子高非第能詩而已至於近代公侯大家衣冠族姓之世系

卷之十九

上

通鑑書

勛榮門閥之等差皆能探其源委而詳陳之彼居著作之廷者或有所未及也夫詩莫盛於唐莫逾於杜甫氏其序事核實風諭深遠後世號稱詩史傳曰詩可以觀豈空言云乎哉子高之詩蓋有所本矣我國家平定中國士踵金宋餘習文辭率麗豪衰茶涿郡盧公始以清新飄逸爲之倡延祐以來則有蜀郡虞公浚儀馬公以雅正之音鳴於時士皆轉相效慕而文章之習今獨爲盛焉子高自大德末已以詩名湖湘間惜乎沈淪小官而弗克顯嗚呼自古詩人少達而多窮其信然耶其信然耶至正四年正月乙酉起郡蘇天爵題

書寇隱君傳後

長安寇隱君業儒而醫遜世弗仕詩書教子孝弟力田問望

冠於一時中朝諸老若左轄許文正公姚文獻公太史令楊文康公悉與之友歲時書問不絕今皆藏於家文正之言則以別後所接所聞無非儆倖憶昔相從講說皆力本務實者也文獻則以鳴犢田園爲託及言春秋植桑條桑之法其利甚博文康則以救療其子爲感維昔

世廟初受分地於關中卽命文正教戰多士文獻勸治農桑而先王爲政之本已基於斯時矣及其卽位文獻由大司農入居相府文正辭免中書猶命領成均爲胄子師則

世廟之聖謀神算益深遠矣夫王者之治天下其樂育英才敦厚民生孰有急於此者乎故當時公卿皆爲有用之學以濟斯世如農圃醫藥卜筮星歷亦古人所不廢者也其後文

卷之十九

上

通鑑書

康以拾歷明時受知於朝獨隱君深藏遠引不及召用而終然古之君子有德而不食其報者當在其子孫今隱君之孫靖以明經舉進士爲乾州判官是尙能振其家聲也哉隱君諱士諡字子益旣卒郭集賢傳其行趙郡蘇天爵讀之有感爲記其後至正四年六月旦

題石珏畫

御史張侯家藏石珏千里秋晴圖一卷峰巒渾厚煙林清曠臺閣古雅人物幽閒畫者工其一已稱至藝今欲萃眾工人之所長誠不易也班家青社父祖並能界畫珏兼畫山水意欲步趨古人或傳是圖運思歲久方成昔宋宣和時購求古畫置畫學珏亦畫學生也金人取汴悉輦而北大定明昌文

治極盛一時詞人若楊祕監邦基任鹽使詢耶律右丞履王翰林庭筠皆欲以絕藝名世蓋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豈特書畫然哉曩余授經禁中凡祕府所藏關仝范寬董源奇迹亦嘗獲見及官江南縱觀鍾阜匡廬之高厚洞庭彭蠡之幽深而江鄉山館竹樹陰蔚風雨雪月千景萬狀思得良工模寫其彷彿而世無工畫者今覽是圖恍如昔時所見於是留玩月餘題其後而歸之

題諸公寄贈馬尚書尺牘後

余觀諸公寄贈尚書馬公尺牘一卷歎國家人材之盛致治之不苟也公以經濟長才際朝廷有爲之日職專邦之大計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綱目

世皇任之而不疑斯所以克盡施設世獲其濟也歟當是時中原始定江南未歸民尙瘡痍事多草創而川蜀用兵江淮屯守蜀糧鎧仗舟楫之用飛輓調度征戍之勞羽檄交馳急於星火馬公始則任轉運中繼而總金穀於民部終則督餽餉於河南蓋終始不離煩劇皆從容談笑而辦未嘗務聚斂以擾人亦未嘗進羨餘以希寵國用既足民力亦紓故時人以劉晏方之於是分符典部於外者若故都督史公樞治東平平章牛公顯治南京宣慰使陳公祐治河南或以民罹災異請寬其租賦或以沿邊供饋請定其方略備見於尺牘之中大抵爲國爲民而非一己之私計也若故吏部侍郎高公逸民被命出捕飛蝗以不克盡絕爲憂此皆至元初年

之事

世皇方厲精圖治而天之降災若此惟其有節用愛民之實故治化亦如是之盛也國初歲在庚子有責臣總天下財賦惟指克是務以眞定課最諸道督馬公具增辦手實公慨然曰夫利猶水也源深則流長民實其源可竭之乎嗚呼今方內連年水旱茶鹽田賦之入亦云極矣而財用益絀經費日益不足安得如馬公者與之共探其本以究其弊乎昔漢之爲吏居官者長子孫蓋其謹於奉法廉於守身故能久於其職若干定國爲廷尉鄭當時爲大農均皆歷十餘年不遷然則馬公之總邦計至終其身則子孫之昌大蕃衍有以也夫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甲午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綱目

侍御史趙郡蘇天爵題

題馬氏蘭蕙同芳圖

江左好事者慕馬氏昆季之賢繪蘭蕙同芳圖以貺之館閣名流復爲詩以美之傳曰諸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馬氏本雍古部族自鳳翔兵馬府君始以官名爲氏尙書忠懿侯當中統初轉漕給邊餉有功請令編民通一經者復其家以詩書禮義訓其子孫卒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三傳至中丞文貞公以文章政事致位光顯初尙書有子十一人孫二十人曾孫三十餘人或執業成均擢進士第皆清謹文雅不隳其家聲遂爲海內衣冠間族天爵辱荷中丞深知又與元博共事憲府故知其族世之懿嘗讀中丞述

尚書墓銘有曰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革俗而忍其圯繩子孫思馬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嗚呼世之有官君子可不思正家法以傳其後乎

書容城李節婦詩後

予讀容城劉文靖公王孝女旌門銘及西山翟節婦詩愛其詞嚴道正切於世教凜然使人有所興起也昔金之亡一時節義之士不可勝紀當國家草昧之始而婦人女子猶能若此甚矣中州風俗之美也夫君子所過者化而劉公言論風節天下猶當師之況居其鄉者乎然則李氏之貞一有所本矣朝廷旌異之者所以勸善也彼不學無術之徒弗知風化所由返謂豪民求蠲徭役誠如樞判韓公之所歎已夫

滋溪文集卷二十九

圭

跋三笑圖

往年行過彭澤慨想陶公高風不可企及西望廬山林壑深邃是宜隱者之所居焉陶公世爲晉臣值宋革命高蹈深隱其所與游蓋必志同道合者也自晉士生不辰逢世多難往往晦迹浮圖老子法中然則惠遠修靜抑公避世之流歟

滋溪文集卷三十

題跋

跋歐陽公與劉原父手書

歐陽文忠公生宋盛時稟中和之粹作爲文章雍容溫厚炳然一代之制片言隻字皆有深意今讀寄公是劉公手書感慨係之自昔君子小人不相爲謀雖亂世未嘗無君子治世未嘗無小人視在上者用舍何如耳當至和時陳執中居相位而天屢降災異兩制諸公多求補郡公是上疏陳之其略曰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論誼質直不阿執政有益當世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啟姦倖之心仁宗亦悟留歐陽公等

滋溪文集卷三十

通鑑叢書

不行書中所謂眞性難移加以權倖側目交攻累年乞外不得者是也又謂子華喪弟直孺之許爲郡漸有樂意不平山更望增緝蓋子華絳也直孺黯也公是出知揚州皆不得立於朝矣夫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天下之泰也方慶歷初韓范富諸公當國知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慨然思正百度其修太平海內悚然知君相之求治而權倖小人不便萬萬沮之已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嗚呼以仁宗之忠厚明恕在位日久熟知臣下情僞又得韓范諸公爲之輔相可謂明良際遇而羣邪壞之世竟不克登極治庸非天平是卷御史敬公克莊所藏公先相文忠公實爲先朝名臣晚歲屢召不起是亦難進而易退者故表先正之

事以爲勸焉

題諸公與智參議先生書啟

右書啟兩卷國初名公諸老寄贈洛陽智先生者也先生諱迂字仲可少與竇公默流落漢上丙申北歸深明易學屏居一室焚香鼓琴世務紛華翛然不足以動其心

世皇在潛邸聞其名遣近侍持書及寶公同被召入見首陳王道上前問方今有如周公者乎先生對曰主上其身其道跡其心事其心非周公而何是時耶律公楚材領中書政務命諸路置經籍所以儒者司之蓋欲士明經學興起文治先生分行京兆會廉公希憲商公挺開閭宣撫辟先生參議其幕立經陳紀興利除弊畫贊爲多暇則講說經訓以道義相切劘

滋溪文集卷三十

通鑑叢書

官雖僚屬誼同師友久之請致其事

世皇不忍其去賜田宅俾家於秦仍歲賜銀三笏爲養老資先生辭之不可止取其一嘗有盜夜入其室裂其幣在杼柚者以去家人欲聞之官先生止之曰此必閭里民之貧者也官若捕之能無擾及善良傷吾鄉鄰故舊之情乎盜聞媿之復還其幣時人以先生能化盜爲善少與兄相失兵間後知兄居真定既老猶厲省之兄亡載其喪還葬於洛世共高其行義中統至元之初廉商諸公爲相收召海內賢才布列有位先生退老於秦日以琴書自娛不復仕終其身昔晉國家甫定中夏一時人物皆金源氏承平百年學校貢舉封殖樂育者也是以不死於兵以遺於我始

世祖立極肇興制度崇建官儀朝廷之上衣冠之盛皆其人
也今觀卷中一一具在惜乎行事多堙晦弗傳故予略爲述
之如此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當國者可不以登覽賢
材爲務乎

題孟天暉擬古文後

太原孟天暉學博而識敏氣清而文奇觀所擬先秦西漢諸
篇步趨之卓言語之工蓋欲傑出一世其志不亦偉乎昔歐
陽公謂韓子爲樊宗師墓銘卽類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
子長爲長卿如其文惟其過之故能兼之夫文章務趨一時
所向固不可也然欲求合於古又豈易言哉故韓子曰爲文
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歐陽公亦曰爲文勿用造
語模擬前人取其自然爾三代以下文之古者莫韓歐若也
而其言如此當與天暉評之

題魯齋先生手書後

古魯齋先生許魏公手書四幅寄京兆呂君輔之及其子翰
林侍讀學士伯充者也初
世祖皇帝受封食邑於秦至征大理馮牙於斯首聘魯齋見
於六盤山下命教授京兆子弟是以呂君獲納交於先生翰
林從之問學焉而闡輔教化淳美其淵源有所本矣嘗讀魯
齋所述呂君墓誌云君生子未逾年日買書爲教養計既長
擇師就學學必以稽古踐實爲貴又云翰林治喪上稽司馬
氏朱氏考訂古禮下倣高陵楊氏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

正復見於今手書第四幅所謂葬禮倣依古制非信道之篤
莫能者是也夫以呂氏家庭之所授受師友之所講習莫非
彝倫日用之大故其表俗俾禮卓然有以異於人也誌中所
稱高陵楊氏卽太師楊文康公其執親喪動合古禮魯齋之
畏友也嗚呼宋金季年文集益漓魯齋先生奮起草野推明
聖賢之遺經篤實踐履故一時及門之士操行悉有可觀攷
呂君父子之事可見矣天爵向官西臺訪求故家遺俗益惟
天歷兵荒之餘文獻或不足徵今呂氏諸孫執禮奉常受業
胄監是則詩書之澤猶能傳諸久遠洵知爲善之有後乎晚
學趙郡蘇天爵書

題襄陽重刻墮淚碑後

古之君子立身制行既足以儀刑於家居官臨民又足以垂
稱於後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歟太傅羊公之鎮襄陽生則
惠澤及於人沒則流風傳於世蓋有其實則有其名也當時
所謂墮淚碑者石已解裂後人思公重刊者三夫以羊公之
德固不係乎碑之存亡而人之思公非碑無以著其愛慕之
誠也然則碑之所存蓋有懲勸之道焉襄陽郡守呂侯成帥
楊侯拳拳以是爲念而不釋者其亦有所見乎昔召伯布政
南國舍於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況金
石之文鉅書深刻以表其善政固所以傳不朽也然自漢魏
以來文之著於桓碑彝器以爲無窮之計者亦多矣其不幸
消磨於風雨野莽之中毀棄於樵夫牧子之手使古人遺跡

餘韵泯沒無聞者豈獨墮淚碑乎不有好古尚賢之君子其孰知愛重之哉故歐陽公始克收而藏之或正簡編之謬或補政事之缺非徒以資玩賞而已尚書王君寶博雅多識好蓄古文奇字博士周伯溫精通六書嘗奉敕臨摹晉人法帖呂侯爲政深知追慕昔賢楊侯將家獨能崇尚文字此其一時人物風致之美後世不可及矣至正五年秋八月丙寅通奉大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題

恭跋御賜眞艸干文碑本

聖天子續承正統恭儉愛民深宮燕閒日閱圖史益以怡神養性臣於時繹文經筵數從講官之後瞻望清光及備員省闕參與政議伏觀至正初詔以賦入有經誠教近臣不可互

漢書卷三十

五

通鑑纂要

奏賞資觀其以眞草干文碑本頒賜臣下則文物興隆治化清謐從可知焉昔之人君以一嘆一笑皆有所係未嘗輕賜予者誠有爲也是本翰林學士承旨臣姚庸在宥密時所承賜者臣庸敷歷臺省爲時儒臣潔白廉正溫雅醞藉益於皇上所賜深有契焉至正六年丙戌九月庚子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差充京畿道奉使宣撫臣蘇天爵頓首謹記

跋延祐二年廷對擬進貼黃後

延祐乙卯

仁皇初策進士登第者五十六人今三十二年以文詞政術知名者十餘人不幸才勿滿用而沒者又十餘人官之崇卑

則在所不論也當是時方內乂安文物熙洽而聖策所問猶以稼穡傷於水旱細民致於飢寒未能家給人足爲憂嗚呼聖慮恤民若此禎祥其有弗格者乎蓋自昔人君旁求俊彥布列有位於以敷宣治化而已故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成周之治所由隆也仁皇臨御深厭法吏貪刻銳欲登進賢才丕變習俗後之議者弗思聖慮深遠第患選舉泛冗夫選人之方固當澄汰寧無闕茸雜進之流不學無術者乎

聖天子克復舊章多士興起臣時備員省闕獲觀盛事乙酉之春承詔與治書侍御史臣李好文翰林直學士臣宋裴工部侍郎臣韓玉倫徒充讀卷官伏覽延祐儒臣擬進貼黃益

漢書卷三十

六

通鑑纂要

歎

先朝崇文之盛通奉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臣蘇天爵恭跋

題葛氏子還俗事

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徙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是以財足而不爭有恥而且敬夫古之民四後世散爲九流百家由其田多水旱則稼穡之民少由其利無奇贏則商賈之民少其他失業者亦多矣故游食之徒不歸於浮圖老氏之流則入於法家卑隸之列衣食其身猶且不足況能奉父母甘之養足國家賦役之供歟曩

世之士不能不感慨也然則敦本抑末化民成俗獨不在於上之人乎且董君以一邑之長猶能誘人去邪歸正矧夫朝廷之上公卿之尊其綏來動和之效當何如哉

題楊氏肯穫堂記後

余友河東兪憲楊侯築書堂於真定別墅表曰肯穫永清史宗實爲之記保定張庭美隸書之豪城董簡卿篆其額蓋楊侯名堂之義推本先考院判府君教子之方俾後人奉之而不失也且農夫菑辟其田又播植之比其穫也則有水旱之憂耘耔之苦人之承先業者則無是矣何爲而弗肯穫乎夫古者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今三君子皆出於王公將相之族而文詞之奇書法之古豈惟克振其家聲又將垂裕於後世

樂善堂

七

通鑑

彼爲士者起身寒家獲登仕版子孫可不夙夜戰兢思無忝其所生乎我與楊侯生同里少同師長則同仕於朝每歎近世衣冠之裔往往廢墮先業甚矣風化之弗古也讀斯記者豈不惕然有感於衷乎雖然德業之積可以裕子孫詩書之澤可以貽永久嗚呼楊氏子孫尚思先世作室菑田之功庶幾肯穫肯穫之有望乎

書羅學升文彙後

泰定丁卯廷策進士予被命掌試卷得浮光羅君學升之文讀之愛其汪洋溫粹詞博而意深不極其至勿止後聞調官江淮士之從游者眾或擢高科登臚仕夫以國家取士之制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試之以事而人材於是出焉世以

偶儷之詞汗漫之文纖組以爲工繁縟以爲美旣微倖於中選又苟且以終身殊失設科求才之意矣使非豪傑之士識見超卓孰能迥出儕輩不徇流俗之所好乎予退休於里學升方尹藁城暇日以近作一編示予蓋欲剷除科目之陳言步武作者之雅製豈世之因陋守舊不知變化之妙者所可及哉是宜拔置館閣以養其才惜乎沈淪州縣而不克進也然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士之抱負足以鳴世雖居遯遠未有不達於朝廷之聽聞者也學升當益養其和平以鳴國家之盛不亦可乎

題晦菴先生行狀後

晦菴先生子朱子著述凡數萬言自先生沒大江之南儒者講明其說固不乏人然而真知實踐者亦不多見也我國家興隆之初南北未一覃懷許文正公始得先生諸書讀之起敬起畏乃帥學者盡棄舊學而學焉既相

樂善堂

八

通鑑

世廟遂以其學推行天下迄今海內家蓄朱子之書人習聖賢之學者皆文正公輔相之力也然朱子族系爵里出處言行世或弗知爰命杭州校官謝某刊其行狀與多士共傳焉嗚呼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庶致知力行不爲空言而已乎

書孔子及顏子以下七十二賢像

古先聖及顏子以下七十二賢像江浙行省平章榮祿公所藏也公以太師國王諸孫踐敷臺省允著才能暇則好收法

書祕畫尤喜古聖賢像當聖朝龍興之初國王以征伐有大
勛烈受封食邑於東平凡邵邑之長悉聽其宗族子孫及部
人爲之東平密邇鄒魯聖賢之教所由興也故其人官於斯
家於斯者則有好賢樂善之心焉平章初監東阿進擢朝著
適際國家文明之治宜其所好異於人也天爵少讀孔氏書
見聖人居鄉黨在宗廟朝廷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門人熟視
而詳錄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沉覽觀圖像思慕言動其
必有所感而興起已夫至正己丑三月甲子學者蘇天爵拜
手謹記

題泉州士子贈崔宗禮詩後

七閩山川險阻漢嘗處其民江淮之閒而虛其地唐建中初
常袞爲觀察使始設鄉校俾民知學親加講導由是閩俗一
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宋蔡忠惠公襄世家興化歷知泉福兩
州尤知閩之風俗勸學興善折節禮士以變民之故宋氏徙
江左龜山楊先生載道而南豫章延平相繼而出于朱子擴
而大之聖賢之學遂因經傳復明於世臺城崔君宗禮由登
進士科贊浙省禮問幕出使泉南廉平著聞既歸以士子所
贈歌詩一卷示余文詞之清潤音韻之鏗鏘誠一時之盛作
也方今

國家四海爲一文治蠲興人才之生初不以遐邇有閒願長
民者教養何如耳乃以閩中學術源流端緒告之覽者其亦
知所考求而用力於遠者大者乎

題兼善尚書自書所作詩後

白野尚書向居會稽登東山泛曲水日與高人羽客游閒遇
佳紙妙墨輒書所作歌詩以自適清標雅韻蔚有晉唐風度
予猶及見尚書先考郡侯敦龐質實宛如古人而於華言尙
未深曉今有子如此信乎

國家文治之盛然人知尙書才華之美而不知其政術之可
稱也每當論大事決大疑挺正不阿凜然有直士風而貢舉
得賢之效益可徵焉元泰身居方外而與之友實其詞翰亦
有識之士哉

書泰定廷試策題彙後

右策題草彙四首泰定丁卯三月廷試進士監試官治書侍
御史王士熙讀卷官翰林直學士馬祖常所擬撰也既繕寫
進呈御筆點用其二蓋自延祐設科以來規制如此洪惟國
家承平百年治化常興然生財有道制用未得其要正俗多
方防範未盡其宜將校驕惰而武備日弛自士苟簡而廉隅
弗修是皆當世急務宜所延問而詳陳者也夫朝廷取士求
言惟期有裨於政務非徒觀美而已是舉得人凡八十有五
國子員同察赤李輔名冠第一今二十餘年同榜之士數歷
臺省蔚有令聞則貢舉得賢之效成均養士之隆蓋可徵焉
時天爵待罪史館承命收掌試卷故藏策彙於家謹裝演以
授輔繡遷祕書太監以材能進用云至正己丑夏六月甲戌
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書

題白太常三歲時所書字卷

世之童子少以穎悟聞長能以政術文辭顯惟劉忠州楊文公晏丞相數人而已蓋聰明既得於賦與苟無問學以濟之其克有成者鮮矣鄉先生太常白公家世在金朝爲名進士國初昆季並擯才名惟先生早最敏悟三歲即能書八卦之名諸老見者無不驚歎中年果以能官稱惜乎老於詞林容臺而未盡大用先生之孫行中書掾樞保藏所書八卦字卷噫白氏子孫時而觀之尙勿忘詩書之澤之所自乎

題葛廣宋澤熙三年封承務郎致仕誌

金溪葛元詰五世祖宣義府君生平三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賜緋魚袋晚加宣義郎以終里人陸文安公誌其墓宋南渡

張表之墓誌

十一

通國讀書

至乾道澤熙一時號稱極治宮庭父子之閒壽考尊榮鴻恩沛澤被及臣民而人物之盛若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陸文安公並時而出蓋治化方臻天地開泰祥麟朱草應期而生理固然也時金世宗在中原專以仁厚爲政民以小變舜呼之朱文公聞而歎曰彼欲爲大堯舜豈不由己乎考之葛氏諡辭劉孝遷攝西掖所行用皇極敎福錫民爲說噫方紹聖崇寧之際豐衍盛大當國者妄生重南輕北之議有識者憂其必敗分裂之兆既久其言果驗今國家四海會同朝野清晏士生斯時其樂一視同仁之治而元詰又以文學登進士科暇日出示先世封誥感而爲之書至正己丑秋七月朔趙郡蘇天爵書

題東坡制策彙

浙省蘇伯夔出示先文忠公擬試制策彙觀之忠君憂世之心溢於文辭或謂文忠天材有餘非由學力是不知老泉先生之所學也先生年二十七始發憤閉戶讀書大究六經百家之說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此先生所自得者文忠兄弟學亦有所本歟伯夔之子數人方讀書治進士業故以家學告之尙知用力矣夫

題高昌契氏三節堂記後

三綱天地之大經爲人臣爲人婦爲人子平居無事克盡其職者固有之矣及不幸而遇事變能不失其節者或數十年得一人焉或千百里見一家焉有國者尊禮而表異之蓋以世教民彝之所係也孰有節義出於一門若契氏之盛者乎觀夫右丞忠愍公年未四十以死殉國高昌太夫人守節自誓肅正閨門尙書忠襄侯方在髫髻割肉以療母疾則其平居事君之忠持身之潔養親之孝可知矣夫君子讀書制行將以儀刑於家模範於世今契氏家庭之間父祖之訓嚴明若此又何必他求哉宜其子孫克承其教繼擢高科入館閣爲名流官郡縣爲良守令分持憲節參預省政皆赫赫有聞是足以示天下彝倫之勸表朝廷治化之隆豈第紀一家之美而已

題胡古愚隱趣園記

太常胡先生懸車歸老東陽有山林深邃之居有圖書詠詠之樂有子孫以具甘旨有田園以供伏臘又值國家承平之世優游以享高年蓋亦福德君子哉余舊見中州賢士大夫宦游四方罷則無所歸其清節可尚已昔者范文正公將老移疾家居家人以居室未完美為患公聞之曰人苟知道義可樂雖形骸亦可忘是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志歟

題黃太史休亭賦後

蕭濟甫博學能文身際熙寧元祐之盛卒不利於有司士之進退信知其有義命乎此太史所為賦休亭也先儒以屈子所賦皆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繼作者必出於幽憂窮蹙怨慕之意乃為得其餘韻太史尤以楚詞自喜惟其務奇太甚乃獨取毀璧一篇以其詞極悲哀不暇作為故也然太史孝友刑家清節名世生死患難不動其心富貴利達不易其守豈記覽詞章譁眾寵者可方其萬一哉

題諸公贈真定錄事司監野先明道詩後

京師西南雄望之郡曰真定郡之錄事司及附郭之縣則尤任其煩勞者也蓋上有憲府郡治之按臨下有達官朝使之迎候繼以賦役訟訴之煩加以民庶飢寒之苦茲其所以不易為也然則制其煩簡之宜達乎通變之道獨不在夫有能自為者乎予世家真定宦游南北適者屢聞人言縣尹李侯

公輔及錄事司監野先明道之賢世亦未嘗無人而事之煩勞亦寧有卒不可為者乎蓋二子者以勤謹持身以忠敬事上以安靜撫民以公平奉法則人稱之也固宜今公輔擢尹赤縣明道行將見用於朝郡中士夫皆作詩頌之此年國家念雨暘之失時閔民生之不足嚴守令之選申程試之方遠近聞之鼓舞懲勸則政務庶克興舉黎元或可少休歟予嘗讀漢元和詔有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相顧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囊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斯殆近之矣又唐開元時張九齡上書曰乖政之氣發為水旱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眾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天子所與其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由豈惟一婦而已嗚呼察守令之才者當體元和之詔任承宣之責者當思九齡之言天下何患其不治哉至正庚寅三月乙酉

書主簿康里君贈行詩後

元統初有劇盜撓青齊潛入畿甸人或言之輒殺其家以杜口予方佐官西曹力陳廟堂起前雲南元帥往捕之擇刑部勇士二十人與俱不十餘日賊果授首宰臣奏賞其功元帥進長宣闕勇士二十人除官有差康里居其一由尉德平主真定簿執事三年勤敏不擾民甚安之嗚呼自昔寇盜之作多由官吏貪墨賦役繁重民不勝困始相帥為盜矣夫樂不仁而趨死亡亦豈其本心乎此者朝廷以有官者民之保障

或重內而輕外數變易以擾民故嚴守令之選中課試之方有治理效不次升擢否則黜之益求治至切也凡居民上者奮思所以報稱之哉故因康里君行書此以贈

題王母周夫人貞節詩後

郵城王氏母周夫人在至元大德間以貞節著聞隨其二子來官江左時故宋諸老猶有存者觀其序述之言曰此方俗厚而教嚴婦人多知禮義嗚呼夫以中國風土渾厚人性質朴而慷慨忠義之士固多出於其間則禮義之在人心豈獨婦人之所能知而已蓋諸老因周夫人之節憫吳越之俗宜其深有感慨者哉雖然士大夫者風俗之表也衣冠之俗可不正其始乎子皆爲郎儀曹見中州郡縣歲以貞節孝行登

卷三十

通國叢書

名於朝者不知其幾則禮俗人性之善從可知焉矧郵城密邇東魯而王氏又故金名族諸老之言豈不信而有徵乎

跋王侯送行序後

昔者至元季年郵城王侯調浙東宣闕佐幕是時宋亡十餘年矣國家新令未合而浙東海隅頻年多盜供饋殷劇吏治鹵莽民不堪命王侯下車數月政事修舉即度陳年公案二萬有畸俾僭吏束手不敢舞法以病民而上下晏然無事嗚呼古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詎不信歟夫公以佐幕猶能若此使大藩望郡皆得其人則政令何有不善黎庶何患其不安乎今南北混一七十餘年朝廷德澤涵濡至矣而郡縣貪汙苟且之徒德既不足綏懷威又不能臨制假以號令專

務煩苛其微之作弗靖者蓋有所自矣不然好生而惡死喜安而惡危皆人情之常也東南之民何獨異於人哉當國者可不深謀長慮以求其故歟因讀鮮于公贈王侯之言感而爲之書至正辛卯秋七月趙郡蘇天爵題

恭書聖德頌後

聖天子臨御方夏十有八年歎災異之屢臻愍黎元之失所數選宰輔興崇治功至正己丑之秋圖任舊人共政明年四月遂下寬大之書恩澤汪濊誕洽臣民於是東平鄉貢進士臣呂宗傑伏讀明詔作爲雅頌二十二篇各述其美以傳夫古者君臣交修則治化熙洽然頌者不獨專美盛德之形容有虞之朝賡歌之作戒敕責難者切故百工熙而庶事康欽

卷三十

通國叢書

惟

皇上命相未替而度具舉是宜播諸頌聲天下歌之宗傑方業進士而乃屬辭藻鋪張宏休古雅富麗蔚焉可觀行將奉對大廷以陳賈董天人之學仰稱國家求賢圖治之意不其偉歟

茲溪文彙卷三十

滋溪文彙三十卷元蘇天爵撰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由國子
學生試第一釋褐授從仕郎蘇州判官終浙江行省參知政
事事蹟具元史本傳文彙三十卷乃天爵官江浙行省參政
時屬掾高明葛元哲所編元哲字廷哲臨川人以鄉貢第一
人舉進士趙昉東山存彙中有別元哲序一篇載其行履甚
詳高明字則誠永嘉人登進士第調官括蒼郡錄事趙昉又
有送高則誠歸永嘉序即其人也存彙內有送蘇伯
修參政之京兆經三詩可見蘇高交誼伯修之文長於敘事
集中碑版幾至百有餘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傳闕略者多
可藉以考見惟刻本未見輾轉傳鈔不無譌誤此丁中丞藏
本又以盧抱經本對勘又借得莫楚生觀察處元大字本後
六卷殘帙校過脫去兩行譌錯數十字悉爲訂正然乞差官
錄因一篇亦不完矣歲在柔兆執徐六月吳興張鈞衡跋



墨

輯

靜

軒

集

三

齋

靜軒集卷一



高

唐

閻

復

送尙書柴莊卿出使安南

柴侯身許國志意何深
昆弟死絕域渥洼雙玉麟
談笑萬里侯劍氣凌青雲
畏途走康莊異俗猶四鄰
至元淨遐荒包茅貢來臣
奈爾三不朝廢置良有因
麟介易衣裳島夷主民兵
威儀不勝用仰輔吾仁君

遺山先生挽詩

蕭寺秋風卷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
誰知別後驪駒曲便是先生薤露歌
野史夜寒蟲蠹簡錦機春暖鳳停梭
祇因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康平章挽詩

海岳儲精五十秋早聞仙馭躡金虬
梁公獨擅斗南譽

靜軒集卷一

閻

一

老范長懷天下憂東閣閉關蒼薛合
西山埋玉白雲稠鳳池人物誰優劣
合在元龍百尺樓

送李兩山再使安南

往年御節使荒遐風節堂堂眾所誇
萬里朱厓鱗介地一星銀漢斗牛槎
轉輸已息江南羽輝燧還清瘴海涯
垂囊歸來見天子又攜恩詔撫皇華

梅杖

揀徧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
較量邛竹能香否比並鳩藤奈白何
聲破夢寒霜滿戶影隨詩瘦月橫波
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次子方參政劍池韻二首

閭閻千載古墳荒父老猶傳好劍王
埋向古池終涌去祈開頑石是誰將
一峰鼉冠居平地千仞龍祠出大洋
咫尺蒼厓聽雷雨不愁枯旱救炎方

晴煙漠漠接邱荒萬里春風屬帝王
吳主裂雲分峭壁秦人勒馬問干將
樹根絡石懸磬岸泉脈穿厓入大洋
可是高明題品後一泓秋水放迷方
元詩題題干越亭送君石祕校詩後
南昌一尉老西都文采風流接聖俞
詩好兒稱歐永叔書工不減蔡君謨
洞庭鴈過風生羣干越峰青斗戛湖
細讀粉箋當日詠終篇無字不瓊珠
元詩

靜軒集卷二

加封五嶽四瀆四海詔至元二十三年二月

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嶽瀆四海皆在封宇之內

民物阜康時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答靈貺可加

上東嶽爲天齊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西

嶽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文聖帝中嶽中天

大濬崇聖帝加封江瀆爲廣源順濟王河瀆靈源文濟

王淮瀆長源博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會

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靈祐

王仍各遣官詣祠致告以稱朕敬恭神明之意文類

建儲詔大德九年六月

惟我太祖聖武皇帝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規模宏

遠預建儲嗣式與古合朕恪遵祖宗成憲允協昆弟僉

言立嫡子德壽爲皇太子茲有日矣比者遠近宗親復

以爲請又中書百司及諸老臣請授冊寶昭示中外朕

俯從眾願於今月五日授以皇太子寶所有冊禮其如

常制屬茲盛舉宜布新恩於戲慶衍無疆既正名於國

本仁同一視尚均福於黎元文類

即位詔大德十一年五月

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治海

內列聖相承不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

朔方殆將十年親御中冑力戰卻敵者屢矣方諸蕃內

附邊事以需遠聞宮車晏駕適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

相與定策於和林咸以朕爲太祖曾孫之嫡裕皇正派

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

上都宗親大臣復請於朕聞者姦臣乘隙謀爲不軌賴

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舉行天罰

內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祀合辭勸進誠

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任大

守重若涉淵冰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而更始於戲不

承不顯敢忘持守之心于蕃于宣勉效忠勤之力其毗

新政肆厯隆平文類

皇太子冊文

皇帝若曰祖宗聖緒恭承丕顯之謨兄弟懿親宜正元

良之號立天下之大本示天下以至公咨爾皇太子

名德器淵深英姿玉粹武奮清宮之稭績文參定策之

殊勳豈特華粦交輝之情式相好矣其在鳬鷖守成之

治須爾贊之故於連氣同枝之閒付以監國撫軍之任

茲上承於母意蓋允出於朕心已於六月朔旦而授爾

皇太子金寶今復遣攝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節授爾

玉冊維龍命之薦膺尙謙恭而自牧益盡常親之孝益

勤事上之忠以敦九族內睦之風以衍億祀無疆之慶

文類

加封孔子制大德十一年九月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

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

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

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尙資神化祚我皇元文類

追封伯夷叔齊制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讓爵以

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

身以成仁者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乎

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

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列爵之可廢揚義烈以激清
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
崇讓仁惠公十一

丞相伯顏贈諡制

天下大統不嗜殺則一之聖主功蓋必資於賢者昔
在至元之際方隆混一之期有來命世之奇材懋建殊
常之偉績故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伯顏
峒孕秀列象騰精居政府則不動聲氣指泰山之安業
戎律則純乎仁義猶時雨之降當其聲鶴浦渝盟之罪
總龍驤飛渡之師克廣世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
之意衣冠不改市肆不易恩威普洽於三吳車書以混
文軌以同聲教遂覃於百粵逮朕纂承之始益申推戴
之誠永懷社稷之宗臣宜侈山河之高爵於戲曹侍中
江南之役規摹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崇報斯亦

聖朝典章

至矣可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
封淮安王諡忠武十一

丞相阿朮贈諡制

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細
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
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并國公諡武宣
阿朮英才開世勇略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乃父雲
南之役靖蠻方而平交趾拔襄漢而下江南薦揮戈
萬里若狂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
一之圖式副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
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
於無疆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諡武定十一

丞相線真贈諡制

蕭曹翊漢素非閭閻之家房杜匡唐卒乏鈞衡之副眷
先朝之碩輔縣累世之芳猷永懷弼亮之賢庸示褒崇
之禮太傅錄軍國重事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
修國史完澤之父故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宣徽使線
真稟靈河嶽著象星辰應明良千載之期萃忠孝一門
之慶梯天力競元戎奠鵠首之郊扶日功高奕葉應龍
飛之運惟昔中書之草創歷陳治古之宏規位望冠於
百僚利澤施於四海躬承世祖肇隆中統之丕圖子侍
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具瞻之重宜昭先德之華
維垣進秩於上台列爵仍疏於大國錫號著勳庸之偉
易名申節惠之文殊恩允出於朕心卹典非由於汝請
表南宮雲臺之像既彰異渥於宗臣指天下泰山之安
抑助貞勤於上宰尙服休命永播英聲可特贈宣忠保
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追封秦

聖朝典章

益國公諡忠獻十一

丞相和禮霍孫贈諡制

北方開氣實生命世之材黃閣清風蓋出登瀛之選慨
英靈之已往當卹典之崇嶺故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
和理霍孫派接元勳慶鍾全德早躋鼇峰之首誕披雲
漢之章開闢賢關爲司徒而敷五教更張化惡位家宰
以總百官恢揚累世之洪休新美至元之大政掄才如
崔祐甫之廣潔已有張忠定之剛著績熙朝旣闡文明
之治疏封列國宜居禮義之鄉可贈保德協謀佐理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齊魯國公諡文忠十一

瓶城齋銘爲淮東憲司知

利慾之兵或導吾城躁厲之機或發吾瓶墨其守不若
修仁義之干櫓金其緘不若駕聖賢之說鈴若然則城
何懼於脫局瓶何患乎建瓴哉十一

曲阜孔子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
自曲阜始制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常
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粵
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
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
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
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煥
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石轄嚴
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頌廟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
復鄆國後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
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賢舍卽其
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充單三
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甯王分地置濟甯總管府

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甯守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
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尙文此鄉
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敷休命以
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眾翕然助之傭工願力市木
於河聲石於山掄材於野采棟橰桶楹礎之屬悉具又
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壘稱是露階鉅砌咸足用焉
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稟
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歲事
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廡重簷亢以層基繚以
修廊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泗沂二公有位黼坐既
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
計者百二十有六費用以緡計者十萬有畸落成之日
遠近助祭者衣冠輻湊眾庶瞻瞻千禩祖庭頓還舊觀
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

濟甯縣志

七

碑爲請會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書賜

田五十畝以供榮盛復戶二十八以應灑掃仍下翰林
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踴躍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
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
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
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
望達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
道而誌其祀蓋治古之恆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
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
求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夏集奉常禮樂於兵
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
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
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續而成之故自紹膺景

濟甯縣志

八

命以敦化屬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眾敷文來遠哀矜
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
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
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眾至矣哉
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待震曜一時實宗社無疆
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實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
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承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
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
魯柔哉世皇載乾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
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不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
序不忘成於孝孫通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
翼翼如矢斯棘如聳斯飛邇邇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
嚴世爵以延汎帟有戶榮盛有田聖政革新希蹤治古

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縣縣與國無疆於
萬斯年文獻

靜軒集卷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碑

三台平乾象以清五嶽奠坤載以甯三公得人鼎祚以隆蓋力莫競於柱天勳莫高於靖亂忠莫大於扶日惟我太師廣平貞憲王月呂魯公自乃祖乃父光輔聖元豐功盛業在天壤開猶星之有台山之有嶽歟公阿爾刺人小字玉昔迨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月呂魯那演譯云能官也始祖孛端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納忽阿兒蘭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里之好祖博爾朮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諡武忠父孛孛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定並追封廣平王家分地故以封之武忠志意沈雄善戰雄兵太祖聖武皇帝在潛共履艱危義均

同氣征伐四出無往弗從時諸部未甯每遇武忠警夜寢必安枕寓直於內與語或至達旦魚水之契殆若天授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往追之時年十三知其眾寡不敵乃爲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掠而去及戰太赤兀里鋒鏑既交約畢命勝敵無或退步武忠繫馬於腰蹕而引滿方寸不離故處太祖推其膽勇嘗潰圍於怯列太祖失馬武忠擁與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雪張毳裘以翳及旦雪深數尺龍顏弗霑武忠植立通夕足跡宛然不移顛沛造次脫主於難雖古烈士無以加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臥憩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贊我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視夫人蔑里乞真不廢邱嫂禮皇子察哈解出鎮西域有旨從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

龍魚服之戒玉音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武忠既老以病薨太祖悼痛如喪所親初忠定之生方還自蔑里期戰所中涂護視不啻如己子長率父兵襲爵萬夫長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有輪身之有臂電埽荒屯鼇奠九土柱天之力競矣貞憲王月呂魯公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際弱歲襲爵統按台部眾世祖皇帝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龐厚解御服銀貂以賜國朝重天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如皆執婦道未幾拜御史大夫江南既下裂土益封功臣後即以泉州路爲分邑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與利之臣欲援亡宋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

乃格公事上遇下一本於誠事有廷辨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爲之霽威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東鄙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以獻詔選乘輿馳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酋金家奴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乃顏餘燼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敵眾大衄酋長遁去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徑搗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而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靖亂之勳偉矣詔憫其勞賜內府七寶冠帶以旌之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杭海二十九年加錄軍

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稟命於公特賜步
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三十年今上皇帝以
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裕考所佩儲闡舊聖詔
從之鼎湖上仙公奉鑾馭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
策之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
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闡符璽既有所歸王
爲宗盟之長奚俟而弗言王遽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
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
且無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
扶日之忠至矣上卽位之始進秩太師佩以尙方玉帶
寶服還鎮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酬
酢盡歡如家人父子然先是夫人禿忽魯蒙賜侍宴之
服曰只孫昭異數也命婦獲受此服由公家始自餘奇
珍祕寶賞賚弗可殫紀還鎮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

聖事集卷三

十三

十八日薨於賜第之正寢雨水冰者連日春秋五十有
四上聞之震悼不已敕有司給喪賻贈有加列香木爲
棺錮以金銀北葬於怯土山之原大德五年春詔贈宣
忠同德弼亮功臣依前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
事御史大夫追封廣平王諡曰貞憲祖妣蔑里乞眞妣
完顏氏及夫人抄眞夫人禿忽魯皆封廣平王夫人抄
眞先卒禿忽魯今主家事訓迪諸子克成奉先述繼之
美子男三人曰木剌忽曰脫鄰曰禿土哈女三人曰失
鄰適太師興元忠憲王完澤之子中書右丞長壽曰不
蘭今適宣政使答失蠻之子泉府少卿不列禿曰班眞
在室木剌忽年未及冠詔選皇彌甥女八都馬妻之仍
襲爵萬夫長復命公之介弟禿赤爲御史大夫九年春
有詔爲公植碑通達戴揚不續事下翰林爲文臣復竊
惟伊尹相湯伊陟復稱名臣呂望興周呂伋嗣封大國

載在方冊以爲美談公家歷事累朝奕世載德師垣萃
於一門王爵加於異姓其視商周賢佐宜無少讓以之
勒景鍾光信史其誰曰不然小臣作銘不獨表異渥於
宗臣尙篤子孫忠孝之勸銘曰

皇元肇基天挺神武祝栗龍吟嘯虎猛將如雲謀
臣如雨矯矯武忠攀鱗附羽草昧經綸疏附禦侮力竭
股肱誠殫心膂忠定桓桓勳伐繼樹命佐商周德符伊
呂龍斷立極鷹揚啟土元祚如天忠力可柱顯允貞憲
事予世祖網振烏臺望崇紫府寇起東藩天戈奮舉公
在前鋒氣盈一鼓敢以虜憂遺之君父駕至中途公已
退虜一戰而勝還師帝所肇燼復然餘勇再賈威乘破
竹敗之水滸三叛悉平遺黎按堵天語勞公賞錫繁舞
公曰天威如拉朽腐還鎮朔方彈壓虎旅日贊重明龍
飛九五乃冠台纓乃執圭珪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

聖事集卷三

十三

衛社如棟斯礎方倚長城遽停相杵當○藍傷行路悽
楚褒德賞功恩洽施普績紀金石家聯簪組咨爾後人
無替成矩泰山如礪黃河如縷爵以永傳焜燿千古

三十

駙馬高唐忠獻王碑銘

大德九年秋七月詔謚故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爲高
唐忠獻王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唐忠武王
曾祖妣阿里黑爲高唐王妣祖駙馬孛合爲高唐武
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別吉爲齊國大長公主父
駙馬愛不花爲高唐武襄王妣皇姑月烈爲齊國大長
公主忠獻王前尙皇姊忽答的美實追封齊國大長公
主繼尙皇女愛失里追封齊國公主從介弟高唐王木
忽難請也恭承卹典命府屬王元舉狀先世勳德謁銘
麗牲之碑謹按家傳系出沙陀鴈門節度之後始祖卜

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亡金聖山爲界以限南北忠武
王一軍阨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
西北曰帶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忠武曰天無二日
帝無二王汝能爲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忠武素料太
祖智勇終成大事決意歸之部眾或有異議忠武不從
卽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彌酒六榼送卓忽難於太祖
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後飲舉爵
者三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亂性使還酬以馬二千蹄
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日吾有天下笑汝之報天實監
之且約同征帶陽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旣收帶陽
天兵下中原忠武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爲嚮導
異議所害長子不顏昔班死焉武毅尙幼王妃阿黑
擊之偕猶子鎮國夜遁至界垣門已閉訴於守者繼垣
以登逃難雲中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戎事方殷未

卷之三

兩

暇治也雲中旣下詔求王妃二子得獲賜卹孤殘甚渥
鎮國至封北平王握金印武毅自歸獻太祖攜征西域
還年七十鎮國已卒繼封北平王尙齊國大長公主仍
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達忽答鎮國之子聶古解亦
封北平王尙齊國皇帝女獨木千公主略地江淮歿於
戎事詔以興州戶民千計給葬其尸至今隸王府齊國
大長公主明慧有智略祖宗征伐四出嘗攝留務軍國
大政率咨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
初武毅未有子公主爲進姬侍以廣嗣續鞠育之恩不
啻己出子男三人長君不花仲武襄王季拙里不花君
不花尙定宗皇帝長女葉里迷失公主從憲宗皇帝伐
宋至釣魚山人堅壁不下我師環攻宋卒乘壁而誦
傍有坐而張蓋者以謂孤矢不我及也君不花素善鞭
箭射之以顛遂拔其壘三子曰囊加解曰邱鄰察曰安

童邱鄰察尙宗王阿直吉女回鶻公主國朝之制凡宗
室之女皆稱公主武襄雖貴爲帝甥總戎日多家居日
少中統初肇起闕賚敗將不花於按檀火爾撒獲
其屬鎮海濟南之役環城當南面寇數出南門禦以勁
兵輒復內竄以至授首還率所部從大軍伐叛西北敗
叛王之黨撒里蠻於孔吉烈數日之間會戰凡七俘獲
甚眾撒里蠻尋復來歸拙里不花鎮雲南而卒子火思
丹尙宗王卜羅出女竹忽眞公主武襄所尙齊國大長
公主世祖皇帝季女也生四子長忠獻王次也先海迷
失早世次阿里八解耽嗜儒術尙宗王完澤女奴倫公
主今高唐王尙宗王兀魯解女葉絲千眞公主早卒再
尙宗王奈刺不花女阿實禿忽魯公主女三人必札匣
爲皇兄晉王妃葉里蠻爲宗王按攤不花妃忽都魯爲
河間王也木千妃忠獻王生長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

卷之三

五

長而崇儒重道出於天性興建廟學哀集經史築萬卷
堂於私第講明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宗王也不干
叛率精騎千餘併行旬日追及之時天盛暑將戰北風
大起眾請勿戰王曰盛暑得風天贊我也策馬以進大
敗敵軍殺掠殆盡叛王以十餘騎竄是役也王身中三
矢一矛斷其髮凱旋詔賞黃金二鎰白金千鎰聖上御
極之初特頒金印封高唐王駙馬封王蓋自王家始王
以西北未庭請往征之詔初不允請至再三方許之將
行誓曰邊塵不清義不旋轡大德收元夏四月與敵遇
於伯牙思或謂俟大軍畢至戰未晚也王曰丈夫爲國
死敵奚以眾爲於是鼓噪而進大破敵軍殺傷甚眾禽
將卒百餘人以獻詔嘉其勇果賜以先皇所御貂裘寶
鞍緡錦七百介冑兵器有差二年秋諸王將帥會於邊
共籌邊事咸謂往歲敵無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王

曰今秋候騎至者甚寡所謂驚鳥將擊必匿其形兵備不可弛也眾不以爲然王獨嚴兵以待是冬敵果大至彼眾我寡三戰三卻之王乘勝追奔逐北深入險地後騎莫繼不虞馬傷而仆至陷敵城敵初待以禮數欲誘降應對之際皆效忠保節之語又欲妻之以女曰吾不觀皇太后慈顏非聖上面命不敢爲婿卒不能奪其志上憫王陷敵欲遣使理索未得其人王府盡臣曰阿昔思往在戎陣當濟王於險眾推其可用乃遣使敵一見王於稠人中首問兩宮萬安次問嗣子安否語未竟輒爲左右所蔽翼日遣還王竟以不屈而終嗚呼昔忠武以一旅之眾經綸草昧去偽歸真繼以北平父子武襄昆仲披堅執銳畢命邊陲以死勤事至王凡四世矣蓋王平生潛心聖學綱常之分了然於胸中知義重於生故臨難無苟免可謂無忝爾祖矣至於世締國端奕

卷之三

葉封王河山帶礪子孫世爵聖朝所以崇德報功斯亦至矣初王之北也世子主安甫脫襁褓以詔其弟木忽難才識英偉授以金印玉帶海東白鶴封高唐王襲爵之後恪守父祖成業撫民御眾境內父安時齊國公主卒已久凡王之珍服祕玩悉令謹厚者掌之以需世子成立又慨兄死節及先德聞而弗彰俾元舉走京師列其事以聞光荷封諡之號其孝友敦睦雖儒素承家有

不迫焉嗚呼賢哉銘曰
太祖聖武握乾綱風雷厲起朔方忠武華胄踵後唐疆界南北司壕隍有國西北名帶陽射日之孤期共張告以偽謀吞厥疆孤忠竟爲寇所戕帝聞其死久盡傷世甥汝締寵渥彰鎮國金鉏何煌煌武毅繼踵服王章子復尙主歿戎行一門三將迫武襄東殄海寇斧其吭北禦邊釁平閭闔偉哉高唐忠獻王外系演慶疏天潢

帝姬再降惠澤尊師重道興郡庠俗衽金革北方強禮義一變齊魯鄉英風勁氣直以剛捐軀報國分所當千載烈日橫秋霜河山誓魯奕葉昌

文獻二

公欽察人其先係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後徙西北絕域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帶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遂定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晷沒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產宜馬富者有馬至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蓋風土使然公之始祖曲年高祖峻末納曾祖亦納思世爲欽察國王太祖征蔑乞國其主火都奔欽察遣使諭亦納思曰汝奚匿子負箭之虞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亦納思謂使者曰逃鳥之雀警舊猶能生之吾願不如草木耶歲丁酉憲宗在潛邸奉命薄伐兵已扣境公之父班都察舉

卷之三

族迎降從征多怯思國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其俗善畜牧俾掌尚方馬畜歲時撞馬鍾以進其色清徹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蓋華言黑也中統初同氣有閭牆之釁靖亂第功賞銀百兩公年逾弱冠亦以功受銀五十兩班都察卒乃襲父職備宿衛宗室海都粵自先朝畔渙朔方國家根本之地在北詔遣皇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木失烈吉叛北平諸部暨祖宗所建大帳盡爲所掠公請爲國宣力率兵討叛以其年三月敗敵將脫耳赤顏於納蘭不刺邀諸部以還夏四月應昌部族只兒瓦解構亂脫脫木聞之引兵相應中途遇公將會戰禽其偵高者數十騎敵乃引退只兒瓦解勢孤不能振尋即殄滅夏六月聞敵駐秃兀刺河馳河上追奔逐北三宿而後返秋八月復敗敵於幹歡河獲所掠祖宗

大帳北平部眾悉追還之 詔公率欽察驍騎千人從
大軍北伐十五年正月追失烈吉過金山禽扎忽解等
以獻繼敗寬折等被創力戰獲輜重羊馬甚眾 有旨
欽察種人或隸諸王或在民編皆命析出隸公部伍於
是戶給楮幣二千緡歲賜粟帛擇材堪宿衛者從事輦
轂 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公以樞密副使
攝都指揮使衛之官屬聽以公宗族將吏爲之夏六月
海都兵犯金山詔公與大將朵兒朵懷共爲守禦 二
十四年春東藩諸王乃顏叛陰結其屬也不干勝刺哈
於北邊謀者二人至軍中爲公所執盡得其情遣使以
聞且言宜召勝刺哈等赴闕一日勝刺哈設宴召公及
朵兒朵懷朵兒朵懷將往公止之曰彼包藏禍心吾屬
至必被禽大軍誰與統屬遂不往尋有旨令勝刺哈入
朝將東道進公言於北安王曰若輩分地在東脫有不

御幸集卷三

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也不干
叛者眾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公言兵貴神速吾盡忠
於國當臨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即屠之否則與約
而還眾以爲然即日啟行公爲前鋒疾驅七晝夜渡禿
兀刺河與也不干戰於孛怯嶺彼大敗俘獲無算也不
干僅以身免 世祖親征乃顏聞也不干敗走遣使諭
公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也鐵哥軍萬騎擊走之
獲乃顏羣牧馬畜禽叛王哈兒魯等獻俘行在所悉誅
之欽察康里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公始置哈刺
魯萬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悉令公統之
冬十月乃顏餘黨復萌成宗時在儲闈詔命公扈從往
征之十一月兵至海刺誅叛王兀塔海等降其部曲
二十五年諸王也只里部眾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掠遣
使告急公復命從成宗率師往援夏五月與敵戰於兀

魯灰彼軍敗衄也只里部眾盡復師還至哈刺溫山聞
叛王哈丹軼我邊鄙宵濟貴烈河大敗敵軍哈丹脫身
以竄遼左諸部悉爲我有乃置東路萬戶府鎮守其地
二十六年春從皇孫晉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杭海
嶺敵先據險我師失地爲敵所薄軍士隨潰公一軍獨
前鏖戰久之翼衛晉王而出行至信宿聞襲騎在後公
選精銳爲殿設伏以待之襲騎聞之遂不敢進 秋七
月世祖巡幸北邊褒諭公曰惟昔聖祖肇基失利於王
罕二三盡臣同飲班北河水者至今稱之卿心衛社稷
馳譽朔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卿其勉旃還至京師會
宴羣臣復諭公曰朔方人來海都有言杭海之役使彼
邊將人人善戰如土土哈吾屬安所指矣凡有功將士
可令見朕欲面加優賞公言慶賞之典蒙古將士宜先
之世祖曰卿毋飾讓若輩誠居汝曹之右盍效汝曹力

御幸集卷三

戰耶明日召諸將士頒賞有差 二十八年秋公率哈
刺赤萬人北獵漢塔海敵眾將入寇知公在邊遂引去
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虜海都之黨三千餘戶還駐
和林 三十年春有詔進取乞里吉思師次大河冰行
數晝夜至其境盡收五部之眾屯兵鎮守之遣使奏功
進秩龍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以便文移夏五
月海都聞公取乞里吉思引兵至大河復爲公所敗禽
其將李羅察一歲之間三著偉功 成宗即位以邊圉
事重須公鎮守有旨無預朝會 元貞二年秋宗室諸
王附海都者率眾來歸邊民驚擾往往逃匿山谷公率
兵直抵金山玉龍罕界饋餉資糧安集眾庶導諸王岳
尤忽等人入朝 公爲將鸞猛先期制敵應變如神尤善
激昂士氣臨陣誓師人百其勇至若出司閫鉞入贊機
樞忠國大計知無不言古之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

臣於公見之名臣事
丞相與元忠憲王碑

公祖士薛乘時草昧從太祖起朔方平諸部歲壬辰太
宗大舉伐金六師趨汴先期命睿宗由陝右進以士薛
爲前鋒取道金房絕漢上流略襄陽方城而北破金卒
二十萬於陽翟金亡有事於蜀襄武休興元聞利諸州
拜都元帥辛丑取成都誅宋將陳隆之西蜀以平父線
眞早侍潛邸中統元年天戈北舉捍禦不虞率身先之
還拜宣徽使四年進中書右丞相時朝制草創登政府
者多宿儒耆德相與訂謨廟堂皆經國永圖中統三
年封皇子爲燕王領中書省是爲裕宗詔選王府僚屬
聞公之賢卽以應選久之署東宮詹事長入籌帷幄出
掌環衛小心畏慎夙夜在公裕皇甚器重之一日重宴
宗室指公語眾曰先正有言爲人上者當務親善遠惡

善人如完澤豈易得哉鶴駟上賓仍主東宮衛兵成
宗以皇孫伐叛北方詔公總治軍旅輔行者凡再至
元末姦臣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揆難其人博選於眾
無以踰公乃拜中書右丞相登進善良蒞除弊法朝政
煥然一新方權姦之熾分遣使者乘傳諸道以會計爲
名肆爲掊克公私騷然公爲奏請自中統初積歲通懸
一切釋而勿論迄今人賴其利公承玉几末命參定
大策內稟皇太后眷謀外合宗親大臣之議居家宰統
百官者踰三月古之所謂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惟公足以當之成宗纂承大統首議加上祖考尊
謚致隆福長樂之養分寶展親大賚四海朝廷之治一
以倚公在相位上體淵衷勤卹民隱數下寬大之詔
散財發粟以鉅萬計宣布皇仁斯亦至矣大德四年
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內秉鈞衡外綜邊務位望益崇股

肱心膂之託益重名臣事 天祐皇元宗臣碩輔稟靈河嶽者
不爲不眾若夫忠藎傳家薦履上台績用著於累朝處
中書十有二考惟公一人當其四罪咸服治底雍熙既
彰世祖知人之明至於運佐重光元貞載造偃革以宅
南交睦族以協萬邦拯災救患博施濟眾克廣聖朝安
民之惠致君唐虞之效昭然在人耳目矣

靜軒集卷四

加號大成詔書碑陰記

大德丁未秋近臣傳旨議加至聖文宣王封號臣復承
乏翰林獲預其議竊謂自古稱夫子者多矣而莫如孟
子孟子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曰伯夷聖之
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
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之也蓋言孔子集三聖之事爲一大成之事猶作樂者
集眾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宜加號奏可聖書錫命
臣復職當具草既已頒示天下矣邇者江南浙西道僉
肅政廉訪事吳舉建言褒封先聖實當今盛典若不騰
芳琬琰曷以昭示罔極於是省臺檄下諸路勒石廟學
噫自木鐸聲沈千八百年有國家者追崇聖號非一至

唐玄宗始進爵爲文宣王宋眞宗加至聖二字是皆議
出一時雖口微美之稱孰若我朝取孟子之言爲準以
聖譽聖之深切著明也凡在郡邑長吏祗若朝廷尊師
重道之意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忠信興化善口爲
務豈不口敷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夏六月丁未朔翰林
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遙授平章政事
閻復謹述

常山貞石

平江路常熟縣重修文廟記

洙泗發源中國言吳公導一脈而南瀕我吳俗變樸陋
爲文學聖賢之澤後世深矣至元壬辰復監治吳郡朝
聖過郡庠縫掖雲集周覽廡歷年滋久往往廢而弗
治頗以教風不競爲憂是時聞常熟有楊公麟伯視廟
學缺壞樂輸私帑爲崇飾之聖殿賢廡門牆幄座以至
吳公宋諸儒祠宇繪塑丹雘粲然復新竊爲常熟言公

故里故水號琴川橋名文學薰陶漸漬宜其異於他邑
傳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方春按行屬縣亟欲一往
觀之尋以疾告遂不果是年冬閒居吳中前令尹孔君
文貞价公之壻盛琦子應順謁文以誌歲月復聞學舊
有記先儒文石具在辭不敵當孔君道公之意甚勤復
亦嘉公用心有過人者不得不爲一言雖然公之作新
廟學豈直爲觀美哉方今文軌混同皇仁一視疏濬教
源此其時也吾願居是鄉茲是邑者仰聖賢之遺像誦
聖賢之格言深求所謂君子小人學道之義爲人上者
推廣愛人之念以撫其下若慈父之保赤子爲人下者
祇服易使之訓以奉其上如孝子之事嚴父上下相安
風恬俗熙庶幾武城絃歌之化復見於茲邑豈直爲觀
美哉於是作爲歌詩以詔邑人公字祥甫世爲常熟人
甲子入大學戊辰登進士第仕至揚州觀察推官是役

常熟縣志

也糜錢五千緡有崎督工瑁與子洎鄉士李敬甫金應
澤其辭曰

句吳之墟古維荒遐維此常熟言公之家公登聖門學
列四科洵我吳俗洙泗一波縣邑有學歷年孔多墜塗
剝落棟宇敬斜彼美楊公好善靡他作而新之亦孔之
嘉孔堂巍巍言祠我教有來邑人瞻望咨嗟如聆誨音
如彼切瑳學道一言是訓是詒君子愛人刑靡濫加若
保赤子維職撫摩小人易使奚俟譴訶如聽父教罔或
僭差邑子彬彬樂育菁莪民俗熙熙薰沐泰和昔我來
斯忝接使華尚觀厥成實以詠歌

在常熟

定興縣三皇廟記
鴻荒而下三聖人有作伏羲畫八卦成變化行鬼神神
農造耒耜教以稼穡蒸民乃粒黃帝鑄五兵立制度文
章以昭貴賤舟車以濟不通口仁天下後世口矣醫家

者流乃謂制九鍼書百藥察色辨脈著之於經尸而祝之以爲醫之宗噫醫果可以盡三聖人乎夫民之生天也生其生聖人也寒而衣之飢而食之露而宮室之野而禮樂之生生之道備矣然猶有厲其生者疾也則又爲之醫焉救其瘥扎夭殤躋諸仁壽之域三聖人其天年其祀與天地無極可也聖朝自至元以來詔立三皇祠始於京師達乎郡邑著之甲令以爲彝典定興有祠在縣東北隅亡金大安庚午所建前進士張珣文石在焉國初蔡國張公改築於縣治西南河內村距城二十里而近藻薦之儀弗克時舉大德壬寅秋邑主簿劉君弼會邑人王仲義張伯祥李繼明耆老蔡德澤郭口通謀曰三皇氏立人之極功被萬世而陋祠於野瀆神孰甚焉邑址固在盍更諸眾以爲然伐木於山甄甃於郊鳩財僱工亡胥用觀闕殿穹窿像設尊嚴取法遠古十

大醫師配坐侑食翼以修垣敞以闔扉會劉君滿秩後簿許謙繼董其役縣長紐里皆泊尹李從慶尉邦懷寔始終之落成於九年奉牲幣薦誠籩豆薦馨神人以和邑以是年嘉穀告豐物無疵癘父老相與狀其事因杜衡謁文於予予聞定興爲保定屬邑密邇京畿朝廷政令朝發而夕至縣政疵美必達於上職司牧者撫字之餘恪遵詔旨率修三聖人祀示民報本之義賢於土木淫祠遠矣雖然必勞事神求其所以庇民不若求三聖人庇民之道治崇簡口興化厲俗其濡而樸之使百里之內大安田里涵泳聖澤熙熙皞皞如太古之遺民斯無愧於事神矣予既敘作廟梗槩作歌以嗣塊桴土鼓之音俾歌以侑神其辭曰
陟巢啄蠡世鴻荒首出魏魏古羲皇天苞浮河龍馬騶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乃爲入生立綱常

誰其繼者農與黃聖德烜耀日月光欲使萬姓躋壽康楮鞭鞭草力口當俞跗岐伯參翺翔人十一篇究毫芒疏淪腴理砭膏肓詡祝疫癘祛不祥口口口口甘稻梁孰知皇澤流沛滂易水浩浩燕山蒼闕宮森邃神所藏昔鞠茂草今備嘗儼然端拱垂衣裳春秋牲牢奠椒漿三后在天靈煌煌翊贊元祚垂無疆百世誌祀騰芬鄉

藥師七佛閣記

天有七曜而四時行地有七澤而九土甯人有七情而善惡生惟金輪氏立教洞貫三才包括萬類所謂藥師七佛象數之妙將無契於是乎按經之所載灑界凡七界居一佛其光明徧照惠澤普及在浮圖法中猶元天之有日星焉百川之有江湖焉故爲其屬者奉之惟謹岱宗之陰曰谷山道場巖巒回抱林樹蔚蔽蓋雲山之

都會煙霞之堀宅也謹公上人興滯補敝於劫火廢隊之餘疏鑿而泉種藝而園墾塉而田齋庖之眾無虛數百指既殿中央以居大雄法像謂七佛之壇不可不嚴於是關層崖而闢焉一日上人赴京師杖錫踵門請爲是閣作記問諸興造之蹟曰吾因山以爲基故不假覆簣而高伐木以爲材故不煩市易而足以願力爲役故不待馨鼓而集問閣之大小及爲役幾何時曰揭櫓爲三列楹惟五其高九仞有奇經始於至元十七年春落成於今年之秋又問谷山興置始末曰自元魏高僧意師現化之後曰甯曰明曰崇曰靖凡四傳而寺緣益大竹谿党公文石具在也復謂上人曰惟閣之役若寺之緣既聞命矣敢問谷山之陽自歷劫以來有無上寶閣以蓮峰爲楹以蟠岡爲礎以雲虹爲飛棟以煙霞爲浮藻以萬象爲濂身今所作爲何如也上人曰不然吾

聞天地之外復有覆載陰陽之外復有造化故自其大者而觀之須彌一芥子也大千一粟葉也曾何泰山之足云自其細者而觀之太虛之一塵恆河之一沙中聞自有佛國在仁者無用妄生分別且爲我作七佛閣記予曰卽如上問答語予爲若作記已竟請歸而摹諸石上人曰唯時至元癸未十一月二日也上人漁臺人俗姓蔡氏夙喪父母從師祝髮此寺壯歲游方始參陶山仁公再禮紫蓋暉公卒得法於普照鑑公行業爲眾所推錄泰安僧司事凡數十年與當世名士杜徵君仲梁輩從游甚款其好賢樂善蓋有本云翰林集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閻復記

松江南山勝地記

佛氏說大因緣舉世閒事無非前定出世間人無不口知事有遠在數百年後而言驗於數百年前得道者慧

眼一照於未來世或興或廢若著蔡於前口符契於後人亦以前知者悟其前定者焉松江府南禪寺爲在城諸禪冠唐元和間船子和尚過口合爪曰此地形勢最勝願來興福時未省其語至宋崇寧有頭陀張氏卽其地而廬焉掘井得羅漢像十有六頗異之後以掩骼賞不受換牒爲僧實名普願而船子願來興福之言始驗願雖草創數椽歲久若廢祠敗驛歲在紹興得俊公而復興焉請於朝爲寺南渡百餘年寺門終未光顯天兵下江南踰三十年住山如寄驛倥傯不暇顧彼口來住此山樽浮苴漏僅備出入是門徘徊四顧西則則儒老二宮頡頏爭先寺斂然退後若有物壓其首東則牆垣塞路斗絕築底若有物障其目南則斷流如綫過橋民居櫛以隙不通軌若有物橫其臆思欲挈山門而東之規摹定在胸中凡三四年始克就緒舊有大石龜

踰躡水溪輦致其左背負崇墉若鼇戴山而前并也入門不數步東南築小土山植松其上若虎伏林而旁衛也口木來其西巽風避其南繚以矮牆夾以佳植委蛇曲折漸入禪境見者生歡喜心咸謂布置之巧口未有顏其門者實公輒以南山福地四字乞書於中書右丞馬公公曰洞天福地乃道家事非禪口本面采賜鈎畫易以勝地二字而船子此地最勝之言又驗夫地不自勝因人而勝向也行卽而口入卽窺室門外曾不容數騎一轉移閒由南而東舉卽見山門由門而入林影陰翳若行詰曲口徑閒才見有寺地雖勝因人而益勝固無怪也獨怪船子和尚距今四百餘年其前後如口其年安知昔之願今之實非船子身後身耶時大德改元夷則之月望日正奉大夫翰林學士承旨閻復記承直郎前峰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除松江府判官傅

大有書篆住持中山道寶立

刻文編

風科集驗名方序
按素問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風者百病之長也其傷人也有淺深內外寒熱之分至其變化以爲它病病有萬殊醫之用藥烏可執一而不達其變此集驗名方所由著也國初虛白處士趙公獲是書於荆湖間今湖廣官醫提舉劉君卿得之以起廢多矣慮其歲久磨滅失眞命廬陵左辰更校錄增定錢板以行需子敘諸編首子問公輸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律呂不能正五音況醫者人命所係可無師傳輕用之哉若夫述內經之旨要究病證之根源列聖賢之治法具古今之方論廣記而備言有條而不紊所謂藥疾之司南醫學之鈐鍵歟子非知醫者也獨美君卿刻意茲術務廣先哲仁民濟物之

心於是乎書大德壬寅陽月初吉翰林學士承旨正奉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閣復序蘇東坡

劉太傅藏春集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哉
文乎在天爲日月之著明雲漢之昭回星辰之錯綜在
人爲三綱五常之道禮樂刑政之方典章法度之美文
乎文乎宣句云乎哉太傅文貞公學參天人思周變通
早慕空寂脫棄世務一旦遭際聖主運應風雲契同魚
水有若留侯規畫以興漢業召公相宅以營都邑叔孫
奉常縣絕以定朝儀陸賈詩書之語賈生仁義之說當
雲羅草昧之世天開地闢贊成文明之治其諡曰文不
亦宜乎至於裁雲鏤月之章陽春白雪之曲在公乃爲
餘事公歿後十有四年是集始行於世夫人竇氏暨其
子璋及翰林待制王之綱求爲敘引晚生愚陋誠不足

序

天

知公萬一姑以時論所同然者附諸編末云至元丁亥
四月初吉翰林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閣復

謝解啟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選名
非情稱感與愧并竊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詩之糟粕
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塵英華秀發則
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邛詞客自茲以往作者寢多
摘章繪句者往往有之操紙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
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鳳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
家兄弟獨步當世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
之文大而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
踰侈則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
或上林以諷其敗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然

未窺孔氏之門牆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趣何此
源流之降演爲科舉之文一變唐宋尚餘作者之典刑
再變遼金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聲律之調暢檢之
以對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爲謹嚴以黏皮骨爲親切描
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
習非成是以變爲常事馳驟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
例云乎唱叫雖子建胷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
筆陣之千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
爲何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
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惟提
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憫斯文重厄於秦灰
贊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於春秋二季之閒
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俾削拘攣之態庶還
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

謝書

天

之爲主加程文律度於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鑒於
程文規矩之中自非卓爾不羣之才曷其然舉首之
選如復者青衿小子白面書生學淺鮮而不根氣蕤蕤
而易涸文慚七步才愧八叉僅知弄筆以作文未免尋
章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有
淩雲之氣象聊作戰蝸之兩角尚慚窺豹之一班鼯鼠
之窮願將奈何黔驢之技益止此耳豈意不以菲葑之
下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脩重鞭郵鈍進而
不已雄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不負千金之顧銘心焉
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文淵

尚書省上梁文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蠡飛肇啟文昌之八
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燕雀相賀

欽惟聖朝啓天張宇互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攬羣英
 而入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曰尚書總
 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惟政事之有
 堂實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肇來落落之奇
 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水右瞻龜冠之峰聽
 雞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於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
 之尊一筆爲霖廣作蒼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博
 采歡謠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歌酒
 慶年豐
 拋梁南解慍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白雪
 簇春籜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屈遠萬年枝穩
 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草芳駉驥附龍鱗沙暖鶺鴒
 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璿機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更挽
 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繇寡甄陶萬類入洪鈞應庇八荒
 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卽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之安
 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八千
 年共祝天皇之聖壽文類四十七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孝曾
 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哈刺哈孫
 答刺罕敢昭告於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
 便殿火災震驚神御幸懷懼省祗薦苾芬祖考以嚮來

格來亨文類四十八

靜軒集卷五

翰林學士趙公墓志銘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於官其年
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票事世祖皇帝迄
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以歸葬敢奏以請
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緇五千復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
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戡直翰林公為待制其敘遷
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開公
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
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
為待制為直學士公之為侍講也言江南策急督移
括大姓宋世邱隴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
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為下臣執權

復人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
條縷報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沈幾先物神
量其制或為公懼至平章政事不次木奏公私負歲積
帝曰得非指故臣為虎者宜官酬其通別給原粟布帛
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脗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未朝請
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維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
希聖宋宣教郎宋館校勘高祖宗正子英南遷時承台
州黃嚴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繁次通鑑綱目凡
例微言與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
許公論伊洛間城以力行為致知首清簡為高沈默自
秘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
觀公待人緩士恩禮周洽不為疏數翁訛其持家簡拍
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四

世而下力請於朝而復其役贖嫗黨男女為奴而不能
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為鄂州教授由鄂
來京師迄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
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為甚過而公以榮祿豐
遇為可愧不獲老田里為可喟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
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囊中裝于婦翁不取今夫
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為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
瑞安州事孟實温州路教授孟實將以磨人官孫男女
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二月甲申歸葬於黃巖塔山之原
子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於周服殷士膚
敏祿將於京以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遜篤
承天心惟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大小其為
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
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綬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

曰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驚內
澡玉雪誦聲清冷鏗出金鐵蹇蹇九關王人隕魂維帝
有訓四方於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邱環麓茂一息以
往繫彼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人以封以崇文類五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墓志銘
一天下之道有三以仁以得人漢史所謂知人善任使所
嗜殺人者能一之矣以得人漢史所謂知人善任使所
以成帝業也洪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之取江南
其審是道歟我朝肇起朔方奄宅中夏惟靖康餘孽假
息一隅子戈相尋餘數十年中統建元之初首遣信使
通好以偃兵息民為務宋人怙險執我行入久之而不
返始與問罪之師臨軒命將引宋將曹彬不殺為戒其
天下之仁灼見於此為將帥者卒能以仁義之師席

卷三吳所過市不易肆三代名將不啻過焉奉使節者
被執十六年之久卒能完節而歸不辱君命兩漢名臣
無以尚之嗚呼世祖皇帝知人之明遠追堯舜豈區區
漢祖所可比隆哉將帥謂誰大丞相伯顏是已奉使謂
誰故翰林侍讀學士郝公其人也公諱經字伯常系出
有殷帝乙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因土命氏八世祖祚
自路徙羅之陵川遂為陵川人祖諱天挺考諱思溫八
世同居以儒術教授鄉里考歿門人諱曰靜直處士靜
直公三子公其長也幼不好弄沈厚寡言金季亂離父
母挈之河南借居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煙於穴
燔死者百餘人母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
毳一紙扶而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於童稚若此金
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盡理家務
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於鐵佛精舍俾

專業於學坐達旦者凡五年初被郡帥賈侯之知待以
賓禮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授諸子蔡國儲書
至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識超邁務為有用之
學上泝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援其
英華發為詞章論議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為任自
是聲名藉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時世祖在潛以太弟
之貴開府朔庭招集四方賢士講明當世之務歲丙辰
公應召而北優被顧問首陳唐虞三代治道以對又條
經國遠圖及民間利病凡數十事悉見嘉納歲己未憲
宗皇帝大舉伐宋取道巴蜀世祖奉命帥東道兵直趣
鄂岳以公從行公乘間進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巴蜀
地險宋人邊圉孔固萬恐變輿西邁非萬全之舉也我
師未可輕進宜修德以應天心布澤以系民望敦族以
固根本蓄備以防未然蓄銳以養兵力相時而動江左

不足圖也世祖偉其說會立江淮宣撫司授公宣撫副
使以先啟行布宣威德招納降附所活不可勝計是歲
秋王師渡江圍鄂憲宗皇帝次合州綴於一若師久無
功未幾上仙凶聞至軍中會宋人請和即命班師明年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
請和之議或謂公言宋人誦詐臣信益以疾辭公曰自
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
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
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
吾學為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
使初鄂渚之役宋將賈似道遣介乞和王師既還遂以
扞城為己功入拜偽丞相顧制國事宋主仰成而已聞
公來聘恐泄句和之議故館於儀真不聽其入公被留
既久上書宋主移文相府開陳古今和戰利病喻以禍

福存亡之理累數十萬言皆不報又數以詭計撼公公
曰吾家業儒凡七世矣願肯虧忠義大節以辱中州士
大夫乎佐從數十輩雖被館設嚴局鋼鐵環兵擊柝如
墮狴犴中人人鬱抑殆無生意公厲志堅貞確然如石
不可轉也至元十一年大丞相伯顏戈船南下奉辭伐
罪宋主懼而歸公始知似道姦謀誤國即加竄殛十二
年公至京師世祖錫宴於路朝慰勞良久公自中途遽
疾至是增劇異日車駕幸上都公留治疾以七月乙酉
終於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朝廷憫其忠節特授
公子宋麟奉訓大夫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爵有差
噫宋之亡也非若吳皓之昏暴陳叔寶之昏淫以姦臣
制主弗體聖朝好生之德拘執行人自啟兵端爾嚮使
從公之言講信脩睦則干羽之舞不專美於虞庭宗廟
血食微若敖氏之歎矣蓋宋運將終天開皇元混一之

期以至歸版圖於職方納降王於軒陛惜公不及見焉
悲夫公在儀真日以著述爲事準通鑑綱目作續後漢
書以正史壽之失著春秋周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
鑑書法玉衡真觀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凡數百
卷先哲立言垂世多是幽憂困吝中是知天之厄公適
所以厚公也夫人淇澳張氏貞靜端淑教子有法後公
十年卒三子二早卒采麟今官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
文童行業克世其家二女適某氏適某氏孫墅尚幼二
弟彝宇仲常韜晦不仕庸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知潁
州事公之歿也權厝於保定西郭靜直君墓側大德三
年春遷窆於河陽虎頭山之原從吉兆也先事朝請君
持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苟宗道所述家傳請銘幽隧
復嘗與君同僚義不可辭銘曰
虎山兮蒼蒼河水兮洋洋山之麓兮河之陽有堂其封

吞邾公之臧昔公之往兮金虎斯煌偃革息民兮仁信
是將羌宋人之弗寤兮乃底滅亡公陷荆吳十六年之
久兮秉使節之堂堂英風義概裔古之人兮耿百世其
垂光虎山兮茫茫河水兮湯湯山之永兮河之長邾氏
餘慶兮淵乎未央

趙國忠穆董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堯日御夫三

高房司
機末
底末

有若王支康公劉年文

不若三月公許

範無愧千古 若夫忠孝

數公之後者資德董公

眞定棄人曾大父口

眞定藥師智方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將

[illegible]

是
所
者
假
戈
船
徑
以
奪

□ □ □ □ □ □ □ □

□ □ □ □ □ □ □ □

駐馬臨江酌公庀酒口

馬黑江酉六月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公昆季始口中統口

□ □ □ □ □ □ □ □

版口南口惡旣口公口

判	南	孟	公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Chlorophyll a* and *Chlorophyll b* were determined by the method of Lichtenthaler and Whistler (1973). The 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 was determined by the method of Arar and Cook (1980). The carotenoid content was determined by the method of Lichtenthaler and Whistler (1973). The total carotenoid content was determined by the method of Arar and Cook (1980). The total carotenoid content was determined by the method of Arar and Cook (1980).

不避難□□□□□□□□□□□□□□□□
唐來漢延等□□漑□涼□□□□□□□□□□無幾□□□□□□□□□□計開
王以出納□□□公公□□□□□□□□□□度□□□□人□□□
四達下□人□□□□將無爲□王盛德累乎因僂
指數□不法□□□□王召公謝曰微公不聞斯言
戶文蔚之喪不赴八年初□□□道□刑按察副使丁仲兄右衛千
乃教□□□□□□□□□□□□□□□□□□□□□□□□□□□□
齊書卷五
及見公□
怒解曰董文用豈治鷹食者耶□□□□□□□□□□□□□□□□
京師□運過衛晝夜不絕河□□□□□□□□□□□□□□□□
公以東作方輿□召老□伍伯之屬□□□□□□□□□□□□□□
議□沁水入御河□□□□□□□□□□□□□□□□□□□□□□事
則□□□□□□□□□□□□□□□□□□□□□□□□□□□□不通運漕抑□由
大名長蘆□□□□□□□□□□□□□□□□□□□□□□□□□□□□
終□□□□□□□□□□□□□□□□□□□□□□□□□□□□□□□□□
數□□□□□□□□□□□□□□□□□□□□□□□□□□□□□□□□□
董文用

憲綱已發使行臺受制行省
大政公
江淮行省
廷也若令受制行省則采
風
所以尊
朝
右
生
術
而不加
公以
諸民閒
右丞
所往
出
民
閒則有說矣夫
羊者歲
剪其毛
賦民亦猶是也昔太祖
聖武皇帝
尺
朔方以有此民此土喜聞
民
何
復以
戕其
食矣
者
董尚書可
不
食矣
者
仁者之言其利溥哉三十二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公以錢穀事繁臣才
錢穀
上曰江湖重
地朕以
不敢辭
相臣
同列畏憚
事上官
公坐省
相與論事無少屈一
日選嚴酷吏百輩將括民田民間大駭公力止之
臣
孫不平屬爲浮圖法者
有司
役民伐木於山天
雨
公
以
民不堪矣
日參政敢格
詔旨耶公曰役舉
民不堪矣
之
若
詔旨也相臣
以
狂
少紓日本之役徵發調度
爲多公以謹邊將稱功
中國有
爲海外無益

書事與朱三

學

智而樂卷五

५.

次守綸次守紹次守□□□□□□□□守信□□□□
 □□□□□□□□□□□□□□□□□□□□□□□□
 □□□□守□□守□女十人曾孫男□□八人口
 次□次□□□□左□衛副都指揮使次□次
 □□次□□城縣尹次□次□次□次□次□
 □□□□□□□□□□□□□□□□□□□□□
 □□□□□□□□□□□□□□□□□□□□□
 □□□□□□□□公之子士□士廉持□□□□□
 集所述□□□銘神路之碑復□與公同□□不□辭
 □□□□所書□多敢□□□□□□□□□□銘□

惟董命氏象龍是先受

姓虞廷著望廣川由漢歷唐代

不乏賢藥城之宗實佐聖元顯允惟公忠孝傳家宣力

四方事不避難畫謀中興反側其間勗農海瀕敦本力

田郡政之良民力汝寬遺愛在人永矢勿諼公之立朝

大節可觀 聚斂爲姦折以正言首虺可撩須席可編讒
者關關謀孽帝前維帝念公曲示保全逸老鑿拔純根
自天天祐善人報施罔愈蘭苗其芽珠玉成淵渟水之
後馬鬣有阡載德貞珉百祀弗刊常山貞石
志卷十九

輔國上將軍征東行中書省左丞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事劉公國寶因友人戶部郎中唐君仲輝持家傳及平生戰績踵門致謁曰不肖以祖考遺澤奮身戎行歷位華顯在制得碑先□□論譔先德顯揚於後者不在斯文乎惟子職居紀述敢請銘諸樂石復辭讓再三以仲輝之故不得終辭竊惟忠孝臣子之大節也惟公勇於赴敵盡瘁國事非忠而何立身揚名以顯父母非孝而何合是三美萃於一門其銘之也固宜乃爲敘而銘之謹按劉氏之先系出女真望族本姓烏古論氏逮至國

朝始改今姓先世瑩城在泰州普一路者不知幾昭穆矣祖仕金季襲世爵爲千戶譜牒遺逸名諱行實皆無所於考父諱德（雷）國初侍宗王幹成以掾屬從軍久之益見親用王旣畫境青齊得承制封拜以其才堪治郡遂命副蒙古官合刺溫管領益都路軍民公事因而家焉春秋五十有八以疾卒妣奧里氏渤海人祖官至龍虎衛上將軍資稟賢明治家有法享年七十而卒子男四人長曰國秀次曰國才今居遼東次曰國華嘗任山東淮南行省理問官早卒次曰國傑是謂輔國公國寶其字也幼讀書長習騎射以門閥從軍攻下口海有功擢軍馬隊長至元六年王師有事於宋以材勇應選爲管軍千戶襄樊之役分屯萬山堡宋人伺我軍渡江樵采發兵萬五千人欲擣其虛堡中兵可戰者不滿數百陣旣成列公首出口敵眾因乘之宋人敗走斬首四千

餘級主帥嘉其功賞銀百兩俄奉軍前行中書省檄攝萬戶提兵二千人鈔略荆南歸峽等州深入敵境轉戰數百里俘獲生口萬計師還賞銀百兩復與宋人戰於城下殺掠甚眾賞銀五十兩樊城外藩曰東土城主帥命公取之豎雲梯先登俄中火礮夷其左股裹創力戰遂平其城奏功於朝特降璽書金符加武略將軍襄陽被圍旣久城中乏食宋人有矮張都統者潛師運糧以入省檄命公以八十艘邀其歸路宋人製爲輪船數百結棧相連狀若城堡舟師運機其中一夕順流而走公先獲間者偵知出期中流逆擊之舉火聲礮我軍繼至鏖戰三十餘里舟中之血沒踝生獲矮張都統樊城來漢水宋人置樁繫水中以成輔車之勢公馭戈船溯流而上斷拔樁槩與宋人戰盡毀樊城南面木柵煙其壕塹進攻外城城上矢石如雨會日暮我軍引退詰旦復

選銳卒坎墉以登拔之未幾樊城亦下是役也公身被
數創尋奉詔旨入朝賞銀百兩及內府錦衣弓矢鞍轡
再加武德將軍管軍總管渡江之役大軍次郢宋人築
黃園城堡以絕要津省檄付公三百人徑往奪其城堡
大軍既進郢將趙都統率騎兵襲其後公還擊走之斬
首七百餘級行省上其功詔賜金虎符加武節將軍繼
取沙洋新城二堡皆宋人扼塞處也師次洋洛渡公先
以五十艘退其守兵進攻城堡凡三晝夜乃拔以功賞
銀二百五十兩次丁家洲宋將孫虎臣萬艘橫江以禦
我師公時以選鋒當前大軍既合敵眾潰亂追奔逐北
直抵蕪湖以功超受管軍萬戶是後略地江南累功賞
銀至千兩維揚之役詔公以五千人立揚子橋堡以扼
宋兵往來宋將張都統率數萬人暮夜來寇我師嚴備
宋人既失利遲明開門縱兵追擊彼眾大敗自相蹂踐

衛港為之斷流遂禽張都統有詔褒諭賜名曰霸都蓋
國朝驍勇之稱揚州糧援既絕守將李庭芝棄城遁走
追襲至泰州斬首千餘級江淮悉平奉詔入朝賞銀千
兩及錦衣弓矢鞍轡之屬仍賜璽書金虎符僉書四川
行樞密院事未赴有詔統侍衛軍鎮撫北方師還遷鎮
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賜以內府錦衣玉帶弓矢鞍轡
及寶鈔五千緡復領侍衛軍萬人北至金山屯田和林
安集歸化戶民所全活者餘數萬口還加輔國上將軍
以海夷未賓再遷征東行中書省左丞駐兵廣陵會福
建寇黃華作亂烏合至十餘萬公將二萬人討平之
二十一年冬入覲京師會置沿江行樞密院事節制諸
道成兵詔公僉書院事行中書省左丞如故先是公既
受西川行院之命聖上憫其勤勞聽子弟一人襲爵遂
以先佩虎符傳之猶子漢臣充管軍萬戶公先娶曹氏

早卒今夫人李氏次姜氏次王氏男曰愛先不花李氏
所出姪男二人長曰漢英次曰漢臣皆國華之子初公
之考妣權厝於益都城南以至元己卯正月己酉日備
禮合葬於益都縣東北四十五里麻家營河之陽從
吉兆也復既為公敘述先世事蹟仍以戰多爵賞附諸
篇末尚俾來者知劉氏起家有自以為臣子忠孝之勸
云銘曰

劉氏之先派發金源職長千夫世爵相傳聖元龍飛
景同翻還定安集佐治海藩輔國桓桓實大其家桓桓
維何戰功曰多犀甲蛇矛一葦江沱馬革裹尸誓為伏
波載策殊勳金虎煌煌玉帶錦衣為龍為光出入將相
榮歸故鄉乃卜先塋洱河之陽旁置萬家允協吉兆豐
碑有銘以勸忠孝

志二十一

碑銘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居東宮博訪英賢以備官僚左右
元良文學行義皆天下之選其在衛官府率德望兼隆
忠勤素著惟榮祿公為稱首公諱慶端字正甫姓王氏
世為真定棗城人顯考金吾僉上將軍右副都元帥勳
德具見神道碑銘公早孤能自樹立諸兄已襲世爵公
被府檄司筭庫非所樂也尋署水軍提領北方有警詔
宰相馳驛和林以督餽餉水軍長一人從行冰雪萬里
行者憚之公毅然請往事不避難已見筮仕之初中統
三年敗齊寇於老鴿口以功拜千夫長佩金符至元八
年城大都板輅方新數為霖雨所墮或議輦石運錢為
固公言車駕巡幸兩都歲以為常且聖人有金城奚事
勞民重興大役遂獻葦城之策詔用公言所省鉅萬計
議加遷賞鮮為第引督役者至千夫長詔嘉廉讓賜白
金六鑑王師渡江之歲淮安未下師駐新城遣將分成

清口公爲之副城中卒不滿數百老疾居半宋人偵知
載攻具爲必取之計眾寡不敵主將死難寇燬門將入
公樹柵以禦之撫劍誓眾曰丈夫捐軀報國此其時矣
士皆感激人百其勇先以弱卒列柵城上擊銅爲鉦響
震原野颺言援兵至躬率銳卒踰柵禦敵時公下腫在
臂自拔佩刀刃毒裏創力戰敵眾敗衄淮水爲赤繼而
連河浮雲羣盜蜂起公復擊走之屢中流矢不卽也以
功加武節將軍十四年扈從世祖北征凱旋拜右衛親
軍副都指揮使十六年進侍衛軍都指揮使肇建威武
營都城之南先是衛兵至京師僑寓民間靡有定居公
相近郊隙地起廬舍畫井邑規爲屯田俾安耕鑿謂訓
練不可不時爲閱武之堂曰整暇長技不可不習爲蹶
張之翼曰神鋒兵甲不可不堅壽爲函矢之局曰犀利
資食有倉以足軍儲康濟有局以備醫疾浚渠通漕以

神鋒兵甲

吳

來商賈僦屋取直以佐兵須公屏列肆偏裨部曲諸衛
莫不取法軍士歲上番其至如歸初是役之興眾頗憚
勞公不以爲疑迄今人賴其利十九年置詹事院以本
職兼詹事丞威武歲入豐羨屯峙山積司民政者欲假
票數萬以佐經費事達裕皇有旨問公公曰兵民一也
甯有彼此之閒卽日付之玉音勞公眞宰相器也二十
三年冬大會藩鎮諸王公典禁衛一夕世祖遣近侍覘
警夜者爲公邏卒所邀近侍告以有旨曰吾屬知有王
將軍令孰知其他近侍還報賜樂寒烏貂以旌之二十
四年世祖伐叛東方以公宿將練兵特敕將所部以從
是時年踰六十遇敵則披堅執銳摧鋒陷陣駐蹕則環
車爲壘以備非常東寇既除大駕狩北邊有旨命公將
衛兵而南公引臣子之義復從北征卒與大軍俱還是
行也料敵制勝參與機務贊畫之力居多東宮自鶴駝

上賓總率衛兵膺股肱心膂之託在漢將中唯公一人
聖上御極之初諸王宗室畢會上都公外總諸部親翊
禁禦內進言裕聖皇太后謂神器不可久虛宜促定大
策以慰天下之望既而改東宮爲隆福宮詹事院爲徽
政院拜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行徽政副使兼隆福
宮左都威衛使元貞改元進秩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加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僉書樞密院事仍兼徽政副使左
都威衛使嘗以疾在告皇太后亟遣醫往治曰活此老
所以活蒼生也公卽引年謝事寢疾於牀上遣中使諭
旨王指揮篤實人也宣力既久家無餘財其錫寶券三
萬緡爲藥餌之資俟其良愈則降恩旨公竟不起易質
之際戒其子桓曰子荷國恩忝列台司年登八秩宜無
所憾第恨不獲效死邊陲歿於牖下汝勉輸忠力無忝
爾祖則吾目瞑矣言終而逝實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神鋒兵甲

吳

也公平生事上忠莅官敬總戎有律而以仁信將之出
入行陣與同甘苦威武之建也請於東宮俾尙醫一人
主藥醫士卒有疾如視子弟更相謂曰吾屬處鄉閭守
父兄不如是之至也或至物故則歸骨於家北伐之日
卒長偶遺一幣嚴加督責必獲而後已詹事有外府稱
貸取息無度公憫其然謀於同列爲立倍稱之法宋氏
之亡有鼓篲之屬以事拘京城久不獲免公濟以衣食
奏請歸之其廣聖朝一視之仁類此至元末姦臣未卽
天誅人皆側目公介然未嘗阿意取容特以丹誠衛社
結累聖之知若尚方玉枝寶篋珠衣玉帶賞賚優渥諸
將莫與爲比公素純儉雖位使相自奉泊如也所居僅
底寒暑服御不事華飾至於賓筵禮士調濟困乏資給
宗族婚葬則弗計家之有無其立朝行己大節雖服儒
服飽經訓者有不逮焉嗚呼賢哉夫人劉氏李氏齊氏

孟氏燕氏也速真氏子桓李出也廣威將軍襲爵萬夫
長同僉徵政院事佩三珠金虎符娶劉氏二女長適承
事郎管領管諸路民匠副都總管趙瑜次適萬戶解世
隆佩金虎符男孫一女孫三皆尚幼廣威君卜以九年
正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大葬寧城先塋之左持樞密
院判官張浹所書行狀謁文以識幽隧復企公盛德有
素又感廣威君能盡子職義不可辭乃爲敘而銘之銘

太茂維嶽儲精降神篤生王公智勇邁倫禦寇淮壩國
爾忘身翊衛天戈載策殊勳肅事儲闡威武有屯將令
申嚴稟臬阜殷金革之威賈濟以仁運贊重光聿效忠
勤克壯其猷尊主庇民趙充國之金城口略周亞夫之
細柳令軍馬文淵之志死邊陲張萬福之不阿侯臣茲
數公者合而爲一人棄城之汗馬鬣有墳表貞珉以誄

德諒無愧於斯文
大元故鎮國上將軍浙西道吳江長橋都元帥沿海上
萬戶甯公神道碑銘

天水氏靖康南驚抗衡中國餘三百年所恃者長江而
已天昇聖元混壹南北篤生虎臣在金革之強通舟楫
之利贊成飛渡之功故長橋都元帥甯公其人也公諱
玉孟州河陽人曾祖諱淵金盟津渡都巡檢祖諱源敦
武校尉河陽屯田提舉司副使考諱泉懷孟勸農副使
悲祥堂弟與物無忤鄉里稱善人妣韓氏生公體貌魁
梧膂力絕人兒時聚嬉好作戰陣狀年十七以鼓柝之
勇爲水軍萬戶張侯所知署盟津渡長鄂渚之役大軍
駐南陽遣公督漕宿軍食以濟明年從世祖皇帝渡
江以勞補百夫長中統初定鼎於燕召公充河道官疏
浚玉泉河渠至元三年有事襄樊被帥府檄導鄧之七

里河由新野而南以通轉漕圍守襄陽立萬山屯堡攝
口口府事兼主浮梁津渡教習水戰既口淮安忠武王
統大軍而南公以千人導前至白河結浮橋濟師遂拔
沙陽十一年冬師次臨江分道以進與宋人合戰江中
公將勇士千人以輕舸五十艘徑奪南岸力戰卻敵指
揮戰艦分渡諸軍凡三晝夜而畢自壽口口黃池口所
過浮梁立就兵無留行至彭蠡湖風濤洶湧梁成輒壞
者數四公言梁之不成力不至也躬督士卒取瀕江場
圍巨石爲碇忠武立馬以需其成進及丁家洲宋將夏
貴賈似道舳舨蔽江忠武命公列樹四礮擊其中堅舟
多覆溺宋兵大潰威乘破竹下蕪湖取姑熟入建鄴幕
府上功明年三月拜管軍千戶佩金符建鄴內外橋梁
戰艦悉主之又督造巨艦可勝百萬者艦成分二十艘
付公守龍灣藩蔽東寇七月真州守將夜來斫營公潛

以巨艦出其後夾擊之殺溺殆盡從拔常州取平江平
江之南曰太湖跨越數州自吳江屬嘉興舊有長橋實
南北要衝忠武命公完葺腐敗鎮守須其人特以口公
時江南甫下反側者眾且具區瀕海羣盜淵藪公密斷
諸港汊置輕舸數十上下巡邏以察非常每有竊發隨
折其萌華亭澱山諸賊聞皆解散殲其渠魁陶機蔡曹
橫天等八人餘黨不可勝紀又降鹽寇口口併獲妻孥
起屋百楹以居成兵置安樂堂三區以養病卒招集流
民四萬五千有畸俾安生業闡境爲之宴然公前後七
拜璽書之命由金符管軍千戶遷宣武將軍管軍總管
明威將軍鎮守長橋等處總管尋降虎符職任仍舊升
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未幾就帶已降虎符鎮國上將
軍浙西道吳江長橋都元帥口沿海上海戶佩金虎符
二十三年公以久事戎行起居蒸溼積勞成病謝事家

居俄奉宸旨從鎮南王征交趾公力疾以行師至安南
公當前隊關山治道樹立營棚率身先之凌冒炎瘴痼
疾增劇王憫其忠勤表公長子居仁襲職公逸老吳江
私第晚節徜徉以自娛樂二子俱登顯仕伏臘奉歡未
紫侍側時人榮之素喜賓客不吝施與寓吳會幾三十
年賓禮儒士崇飾縣學營建梵宇咸惠洽於一方春秋
六十有七考終於所居之正寢實大德六年三月十日
也夫人王氏楊氏皆先公卒夫人蕭氏後公五月卒子
男五人長卽居仁初授明威將軍沿海上海戶佩金虎
符出征瓜哇升昭勇大將軍改佩三珠虎符左軍上萬
戶凱旋策勳世祖皇帝賜資優渥成宗皇帝登極加昭
毅大將軍沿海上海戶鎮守浙東道慶元等路今上卽
位至大元年七月欽授宣命就帶已降虎符升鎮國上
將軍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娶中書左丞許文正公孫

青華集卷五

五

女湖州路總管可成之女也次居正從公征交趾累功
擢忠翊校尉杭州路管領海船千戶還備宿衛服勞一
紀加奉議大夫樞密院斷事官大德十一年授朝列大
夫簽行宣政院事娶鄉先生商文昂之女次居贊娶前
建康路獨吉總管之女次元貞從釋氏法次萬奴庶出
也女三人長適宋氏次適池州建德縣尹寇居敬次在
室男孫九人曰顯祖見膺宣命襲父職也娶宋故相史
公之孫女曰聖童娶鄭參政之女曰斗童娶丁縣翼王
萬戶之女曰保童佛保眾家奴佛童百家奴拾得女孫
四人曾孫男一人光祖嗚呼公自弱齡拔起行陣奔走
先後蹈萬仞不測之淵以取封侯視古名將龍驤伏波
未足多讓以至賞延於世增光祖考貽慶方來豈偶然
哉公薨後四年昭毅君居仁舉公之柩與三夫人合葬
河陽先塋之次狀以請銘神路之碑子往年客吳郡公

歲時遺問又嘗肩輿相過傾蓋如平生問年同丙申也
感念疇昔義不可辭乃爲敘而銘之

皇元五葉四海混同一羣長江忠武御戎爲王前驅糾
糾甯公公起偏裨志略沈雄轉漕河渠習戰矚矚造舟
爲梁畢命前鋒奪岸濟師合戰江中斬黃既下彭蠡阻
風碇石浮艘步騎以通四礮丁洲實樹僞功何堅弗摧
何銳克攻惟是震澤沃日涵空爰有長橋隱若垂虹喉
衿南北襟帶西東具區瀕海盜肆姦兒公鎮四方豪寇
潛蹤乃通驛傳乃扼兵衝人憚田里家樂耕農公私絡
繹往來憧憧醫疾有堂校學有宮二紀安集民物阜豐
敵愾南交矍鑠是翁鳶飛墮瘴柱立標銅逸老吳江有
子嗣封曼秀孫支哀榮始終河陽之阡勒堅樹崇洪濤
如帶流慶無窮

青華集卷五

五

中書參知政事張公先塋碑銘

入門之慶始於積善人子之孝盛於顯親揚名二者風
化之原人道之大本也參知政事張公斯立自以襲先
世餘澤致位華顯深懼祖德闡而弗彰撫其所以劬躬
齋後者將識諸石昭示來裔復猥當授簡辭不獲命謹
校國子祭酒劉君敏中所著家傳張氏世爲濟南章邱
人縣治東南十里而遠左枕長白右帶繡江鄉曰錦川
公家桑梓在焉遠祖有諱汝礪義通者譜亡世次不可
考五世祖九思善富名一鄉會亡金普恩官進義校尉
四世祖安上處家以孝友聞配喬氏生四子鐸鑑鉉銳
銳卽公之曾祖口身務本操行如前人配孫氏生三子
長曰仇次曰仲季曰仲是爲公之祖昆弟皆入粟佐軍
授進義校尉金季盜熾山東張氏既饒財爲眾所口口
數被剽劫伯氏及於難公之祖僅脫虎口至體無完膚
避地他適者久之事定還守邱隴率諸子弟力田爲業日

昔月累生理復就緒喪亂之餘遂序舉廢乃置家□□
桐子師率矜佩就學申以孝悌之義行之既久禮俗爲
之寢復嘗啟首體創痕訓諸子曰吾家素履勤儉猶以
贏羨致寇貨可悖而入乎今示汝曹已事之戒終□□
約可也長子琮從事河南凡俘獲男女時其配耦悉聽
自便其仁厚類此卒年七十有一先娶喬氏二子琮澤
繼室李氏三子寶珍瑞公之考澤生長亂離兄□□
幹蠱叢一身歷艱苦尤尚節儉獨爲子收書雖罄囊
橐無少靳見參政公從師友講習喜曰吾遭世多故自
恨廢學兒能耽耆文儒吾復何憂每對書置燭蕭□□
日聖賢在是敢不加敬其義方迪子可知已至元乙亥
八月四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六妣齊氏內行純備戚
疏無聞言卒以元貞丙申十一月十有二日壽七十有
九三子曰澄曰斯和皆不仕季即參政公幼穎悟過人

卷五

三

日誦數千言及長刻意問學無所務爲無所不窺辟山
東提刑按察司掾史時憲司初立憲長陳公慶甫風節
矯矯人皆憚其剛嚴公爲屬吏獨被甄獎自是行業日
脩聲問日著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轉行省員外郎郎
中入爲戶部侍郎參議中書省事戶部尚書出僉江浙
行省事揚歷中外蔚有名卿才大夫之目大德改元春
應召人參大政初公從事憲府祭酒君之父文瑞先生
居濟南先生亦錦川人清操雅望爲鄉里所宗一日見
公與之語驚謂公曰吾嘗往來吾鄉覽山川之勝意必
有通博雋偉之才出膺昭代重任求之二十年未見其
人觀子足以當之先生素慎許可聞者始知異公至是
乃以先生之言爲驗故祭酒君爲公紀述先德稱山川
靈異之氣蘊蓄融液生夫才與賢也又恆在於積善之
家予固以爲確論然公家先世錫羨之祥出於險阻艱

難其善近止一鄉一邑公方佐理明廷勉圖報效利澤
加於民貞懃著於國以彰人門積善之慶以盡顯親揚
名之道異時封爵貴於九原褒榮及於三代將見錦川
之人畫錦名鄉自公始則張公氏餘慶與長白繡江相
爲永遠矣銘曰

積善襲慶理有固然如水斯源涓流成川如木斯根毫
末參天張氏在齊世德有傳善富名鄉輸粟助邊氓之
蚩蚩甫脫戈鋌乃置鄉塾敦復化原有來佩衿詒□□
言有來侔累曲示保全儉素傳家孝弟力田奕葉其昌
奮蹟英躋弗三槐而命相弗高閑而乘軒揚名顯親之
謂孝利澤加民之謂賢長白兮嶙嶙繡江兮淪淪□□
慶之未涯又將沐餘潤於子孫耶在直邱
平江府報恩萬歲賢首教寺碑
至元壬辰予客吳郡正月望日游報恩寺南軒薰公大

卷五

三

師迎憩大室導予登塔周覽殷廬師體貌魁梧儼若梵
僧問年則與予同庚甲他日肩輿來訪持報恩興替之
蹟求爲寺碑予辭以未暇居數月觸熱復來申命典記
往返再三辭不獲命遂書其事俾刻諸石按報恩本吳
通寺吳主孫權爲乳母陳氏作也隋代陳爲吳令孫
寬所廢唐僧慧願更築之開元中詔郡國命藍爲開元
寺郡以此寺應詔大順乾復燬於兵錢氏有國日卽
故址而新之揭以支剛山報恩舊額報恩之名實本於
此古塔起於梁僧正慧久墮劫灰元豐重建蘇文忠公
軾嘗捨銅龜以藏舍利崇初賜名萬歲建炎之難鞠
爲煨燼今所存者九成蓋紹興僧金大圓所造寺有釋
伽文佛示寂像長及數丈弟子環繞踴躍哭泣極形似
之江土人多呼爲臥佛寺近歲因祐敕造傑閣以覆茲
像且錫今額圖志相傳又有不染塵觀音像唐太和石

經像毀於建炎而復於紹興金石則蕩為冷風矣自吳赤烏紀年迄今千有餘歲浙右精藍此為最古舊分文殊法華泗洲水陸普賢五院合而為一大敞法筵榜曰華嚴性海實出芝林石橋諸師手薰公即開山松鑒義法孫也皇朝混一之初來主教席以謂寶坊淨域臣子祝釐之地不可不嚴於是度材訓工歲緝月累起外山門營東西廡中龕法堂上嚴塔劫若賓寮若懺室若土地祠若華嚴寺祖師殿若僧堂以至井亭浴室祝座法器之屬弊者以新缺者以完墜者以舉輪奐以極計數百有畸墜闢以畝計數千有畸工用以繕計數萬有畸子既敘寺緣始末且諭以報恩之說曰父子之親人皆有之君臣之義人皆有之今師以無礙辨才闡揚妙法因權顯實納民於善俾為子者思竭力以報親為臣者思盡忠以報國豈非真報恩耶十篇之義孰外乎是師

曰善哉謹繫以銘其辭曰

佛日西暉慈雲東冒赤烏紀祥通⑤斯肇禎明被兵乾④陷盜扁去開元迺崇今號塔始蕭梁中嚴佛寶元豐起廢蘇文可考圯於建炎金圓再造滄海幾塵災罔幾燎不壞真如長圓覺照孰主是緣孰明是妙崧秀相傳維薰克紹載闢堂筵載嚴塔廟彩繪虛空金魂蓬蘽驚表靈蹤龜呈吉兆花雨晝零蓮燈夕耀啟迪愚迷闡明道要何恩不酬何德不報為臣思忠為子思孝是名報恩允符真誥歷劫光華恢④象教通議大夫翰林學士江西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閣復撰并書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新除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徐④題蓋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望日建④文左石泰山佛峪寺初建藥師七佛寶閣化緣疏

青山萬疊表佛峪之精藍碧瓦三簷起藥師之傑閣謹

公和尚揚清瀚海挺秀禪林顧瞻劫火焚蕩之餘允廣意師經口之志葦石口口役數百人口骨勞筋凡口口紀琉璃影裏幻成寶界之三干齒替口中朗出雕欄之十二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果贊妙功德作大檀那樂輸布地之金用口淺雲之觀蛟騰鳳翥竹溪之古篆增雄虎攫猿拏杜老之怪松動色尚期眾力集此勝緣布施百錢乃至布施鉅萬許錢普發願心於一切供養七佛即是供養恆河沙佛口口聖祚於無疆廣種福田同躋壽域謹疏至元口六年二月日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閣復疏

附錄六

元史列傳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歿王事父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絕人弱冠入東平學師事名儒康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爲首徐李謙孟祺次之歲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升翰林修撰十四年出爲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十六年入爲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之法十九年

升侍講學士明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三十三年升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三十八年尚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首命復爲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姦臣桑哥當國嘗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輔政碑桑哥既敗詔有司踏其碑復等亦坐是免官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以舊臣召入朝賜重錦玉環白金除集賢學士階正議大夫元貞元年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冢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灑掃二十八年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三年因星變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

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大德元年仍遷翰林學士二年詔賜楮幣萬貫四年帝召至榻前密諭之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喇哈孫對帝大喜卽遣使召入相之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階正奉大夫十一年春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餘如故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養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俾公卿祖道都門外及卽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諡文康有靜軒集五十卷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太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諡文康間公神道碑銘夏文經武緯各當厥職

惟東平地接鄒魯時則有嚴忠武公披荆蕪扶植儒學作成達掖卒能敷文帝庭風動八表耶之得人號稱至盛而間李徐孟世名以四傑焉自元至元至於大德更進迭用誥令典冊則皆閻公所獨擅公諱復字子靜幼入東平府學蜚聲炳著操筆綴詞賦音節和暢融液事理率占爲舉首幼從贈翰林學士康公康大器之太常徐公道隆年長有聞譽不敢以後進待公在翰林最久贊書積几高下輕重擬議精切傳誦以爲楷則其待寮衆擇敏秀者自近不滿意者不復強以文墨任滿不調雖請託亦不得以敘遷故事表賤自待制而下分謨公命各爲一通輯其精良融爲一家而別擬以示其屬始仕東平行臺書記御史臺掾至元八年入翰林爲應奉文字進修撰十六年升翰林直學士十九年侍講明年兼集賢侍講學士於時兩院皆領會同館由是自應奉

至侍講皆兼會同二十三年升翰林學士改集賢學士
大德元年復除翰林學士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而知
制誥脩國史皆視其職以進其補外職則僉河北河南
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世祖陟方召公
草詔於上都成宗繼崩復召公上都武宗即位首上疏
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朝論建之賜金錦白金以彰
其直顧公老矣願致事以歸乃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
章政事給半俸以佚其老且命增李嗣宗特授承直郎
同知高唐州以侍養仁宗在東宮時知公歸特遣使賜
幣命公卿設祖帳於都門外榜嘗以院屬侍公入議事
堂鵲峙山立中外各改容以奉語簡意足不屑屑持辨
爭丞相而下皆傾動一日草詔書其語意難以入國語
大臣疑之有集賢學士亦出微語公召掾史具紙筆請
學士改撰學士大愧卻立會食畢公改爲之而前詔一

學士改撰學士大愧卻立會食畢公改爲之而前詔一

學士改撰學士大愧卻立會食畢公改爲之而前詔一

字不復用一坐大驚公以文墨自任不肯爲緊要官罷
尚書省時世祖召入便殿論以卿爲執政官何如公謝
不能世祖曰知讓誠美事宜勿強成宗擇相召公密問
曰左丞相缺孰可任以江浙行省左丞相某對益稱上
意其陳於上者大較若是定孔子主祀賜孔林灋地及
祀田皆所建明興國學論廟樂所助爲多而其在憲府
以敦本崇化爲先務當大德星變疏十九事皆切中弊
壞成宗賜楮錢萬以優寵公受知成宗爲深嘗問其所
師承金玉幣器錫賚有加仁宗初政首命召公以疾辭
皇慶元年三月某日年七十有七薨其年五月葬於先
塋之側公將薨時夢游祠宮有道士迎問公年口占一
詩以答覺而言曰吾殆云逝矣世方以公爲重而公不
復少留可慨也矣其所爲文號靜軒集內外制集若干
卷將傳於世由泰定元年得告歸里越明年公之壻

奉直大夫南臺監察御史李嗣宗以書來海濱告曰子
職在太史出處大致子侍承知爲詳隱碑未立願登其
事於石以貽永遠檟踰蹟莫辭謹按閭氏平陽人今居
高唐州曾大父衍贈嘉議大夫大司農卿永安郡公諡
懿德妣趙氏永安郡夫人祖和叔贈昭文館大學士資
善大夫永安郡公諡昭獻妣武氏封永安郡夫人考忠
故高唐主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永安國公諡惠穆
妣牛氏劉氏追封永安國夫人娶尹氏趙氏李氏子一嗣
慶以廕授奉訓大夫廣平路威州知州未任以疾卒女
一孫男二翁安翁壽女適即御史君也公既下世婦弟
淮東宣慰使李處恭時爲吏部侍郎慨然曰吾嘗使閭
公終無以易名遂請於朝得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
國永安國公諡文康其姊亦封永安國夫人而公三世亦以
令典得追贈並榮猗歟休哉銘曰

令典得追贈並榮猗歟休哉銘曰

令典得追贈並榮猗歟休哉銘曰

泰伯之曾食采於閭因邑爲氏慶源涓涓太原之閭顯
武後唐戰多著名分茅爲王有孫曰象決科就文撫綏
降邦拯其溺焚迢迢裔孫實家平陽試邑死事和川歸
藏是生惠穆占籍名郡推誠急施樂善不靳教子有行
俾離其鄉業精行成何求不償顯允文康以文偉著執
其牛耳莫或敢侮斟酌泰和密勿元氣英露喬雲萬物
鳳皇鎮於詞垣幾四十年矜彼不能擢才進賢維我世
祖養茲國珍薦更三宗猶昔舊臣公歸白雲多士靈悼
凡今日能亦公所造何以遠貽有豐其碑實茂聲宏播
於銘詩

於銘詩

右靜軒集元閣復撰復字子靖高唐人官至翰林學
士承旨遙授平章政事乞骸骨卒諡文康事蹟具元
史本傳復美風儀操筆綴詞賦音節諧謔融洽事理
嚴實在東平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

預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琬李謙孟祺次之時號四傑
元貞元年復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又言曲
阜守冢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
灋地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大德元年加至聖封號
皆復之請也復在翰林最久以文學自任不肯爲執
政官上亦嘉其謙退宜其文氣春和融粹絕去町畦
卓然爲元一代大宗列傳云著有靜軒集五十卷袁
桷撰神道碑云又有內外制集若干卷文淵閣書目
均未著錄明初已佚今從文類及金石碑版共得四
十三篇不過十分之一訪碑錄尙有高唐州重建廟
學碑重修東方朔廟碑二通均未見光緒乙未七月
江陰繆荃孫識

芳谷集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六 集部

別集類

芳谷集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徐明善撰明善字志友德興人芳谷其別號也至元中官隆興教授又爲江西儒學提舉嘗奉使安南又歷主江浙湖廣三省考試拔黃潛於棄卷中識鑑爲當世所稱元史不爲立傳豫章人物志頗載其事跡而不言其有集又稱爲鄱陽人 案程文憲中州野錄頗參差不合知遺文湮晦故傳聞異詞矣中州野錄載其奉使交趾時陳日烜知其能詩卽席請賦遂口占五言

芳谷集總目

豫章叢書

律詩一首日烜遂納款奉貢明善詩名因大振然此集中有文無詩前後亦無序跋凡文一百二十篇其文頗談性理而平正篤實大致猶爲雅潔固非以方言俚語闖入筆墨者也其汪標墓銘一首已有關文河南廉訪使吳公墓銘一首有錄無書當由佚脫又平章董士選三代贈官制三首考其生平未居館職不應代擬王言按蘇天爵元文類載此三制題元明善所作蓋編芳谷集者因明善之名相同遂不加考核而誤收今姑仍原本錄之而訂其舛謬於此焉

芳谷集目錄

卷一

序

贈唐君序

從軍詩集序

送黃孟博序

送李尙書序

周白昭文集序

送李君序

送黃廷瑞序

芳谷集目錄

豫章叢書

送李德隆僉湖憲司事序

送趙顯之序

送李可行澤縣尹序

送別劉正卿序

書隱詩集序

送劉季和序

送傅啟心序

敝帚詩集序

送萬伯亨彬州教授序

送黃伯善序

送黃景章序

送姚照微雲夢教授序

學古文會規約序

送堵濟川序

送王仲溫湖廣省郎中序

送醫教授方寔惠序

送李貴德大庾縣教諭序

寧州志序

送黃君序

疎齋盧公文集後序

芳谷集目錄

卷二

序

送葉士心序

野嘯吟藁序

送胡君序

送馬貴權江州德化主簿序

送畢敬甫序

送徐文節鵬房提領之黃州序

送董師文山長之齊山序

樂澗先生文集序

送董李真入建別蔡氏書傳通釋序

送汪子中序

送董仲纘序

送李易仲石洞山長序

西湖詩集序

余湘甫宜庵序

賜白氏序

贈及立吳君序

送劉君序

送董禮存信州儒學教授詩序

芳谷集目錄

送彭皆春序

贈徐義翁北行序

送鄭大使之廣東序

送張伯高郎中紹興路總管序

陳文穆牧堂序

送王提舉三錫序

送陳質夫察院書吏序

寬居胡先生文集序

送李燦然崇仁縣丞序

送方方山教諭序

重贈董仲繼序

送汪子磐山長序

太原族譜序

信州路總管判陳古靈論俗文序

送彭幼元贊府序

送徐方塘上林步尉序

卷三

說

朱明叟字說 缺

耐閒說

芳谷集目錄

張伯大字說

霜筠說

札法榮甫字說

葉志道說

梅林說

學而時習說

菊逸說

眞文忠公禱雨說

記

先樞密施田眞觀院記

聚遠亭記

德興儒學記

威烈祠記

制

贈平章董士選三代官制啟

又

又

題跋

陳澈齋筆耕集

胡浩軒正聲集

芳谷集目錄

劉通甫吟藁

余文甫刊思齋箋註朱子蔡氏二書及詩集

舒雙峯文集

湖濱隱士吳窗李君墓銘後

升師紀過集

古春道人雙溪懼歌

吳昭德族譜

進賢縣復學租

憲僉郝子明樂壽縣去思碑

李幼成經史辨疑

冷東齋義役規約

千戶王恭甫詠史并百將詩

樟隱書院題詠

江古心帖

姜起翁訪十世祖墓及譜

眞文忠公薦介軒董先生奏檢

讀史要領

齊子萃故家大雅集

齊子莘昭代殊珍集

黃秀伯所得邑人士詩卷

芳谷集目錄

東月師詩文

項氏野意吟稿

項廷賓編曾祖詩詞

項廷賓汝南類編

項氏族譜

董蘭皋段氏詩解

岳德敏書目

俞學正文筆峯賦

張氏爐塢記後

楚堂記詠後

觀自在像

芳谷集目錄

七

芳谷集目錄終

芳谷集卷一

元德與徐明善志友父著

序

贈唐君序

人日飲五氣以生猶魚之於水不但得於賦受之初而已或謂氣行於天與吾身不相同者定非精於性命者也古人有見於此窺五緯推稱以考一身体咎往往十得其六七而醕儒莊士或羞稱之非以是爲不足信也貴居易以俟命也近歲科廢士匱率假是以游往往不能精肝江唐君號庭竹士之業既精而

芳谷集卷一

豫章叢書

窺步尤精蓋後漢有唐子產者明易詩書春秋而尤好星占其原深遠矣君將假是以游而不能不以醕儒莊士羞稱爲病諗於予予曰子游矣病夫士不得兼善久矣方今富貴者不奪不蹙或卒以賈禍拜塵炙手者皇皇然所覲或卒不可得若此者滔滔也未有深明其故者君儻推其定分以告之使一一安之若命而人人皆君子矣窮不獨善君殆庶幾而君奚病君曰是則然矣彼若信不及奈何予曰信不及彼終必病之非君病也姑以誠告可也若夫蓬蒿環堵之中有匡坐而弦曳縫而歌者君不必進君之說懼

能病君自失而走但記姓名還以告我

從軍詩序

軍旅有詩尙矣風有小戎無衣雅有采芣出車是也詩言志志帥氣姑卽四詩而論其志氣則采芣出車量敵慮勝者也其氣和以平小戎無衣無懼者也其氣剛以決和平者其漸微弱剛決者其究盛強詢其詩而天下大勢之所趨可知矣曩時東南士裁冠緩帶軍旅事一付老兵久矣不復有橫槊之賦余讀羅達眾從軍詩芒銳衆發必往無懼卓然特異於寬柔之強夫不紐於習不拘於地者豈非負過人之才者

芳谷集卷一

二

哉先民有言天下治地氣自北而南抑氣機之觸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哉功名隨世而就若君者偉矣雖然清廟我將和平之積也剛決者不足進也方今聖朝偃兵尙文比隆三代將不復煩君以軍旅之事矣余謂君宜抑剛決而進和平以鳴國家之盛此一時也詩云詩云從軍云乎

送黃孟博序

葉正則稱黃台州詩詞高妙之語非子耕所能乃魯直遺墨散落收拾未盡爾比來豫章聞見台州文墨一二信如水心言恨生晚不及拜之一日孟博黃君

過余形穉而神壯氣和而志肅其詩清麗適切其結
字翹竦家鷄之雄也問之則涪翁六世諸孫而白州
之曾孫於是亦疑非孟博能此乃予耕遺墨散落收
拾未盡爾且祖父之望子孫豈不欲其克肖而往往
不能肖者何也詩云無念爾祖不能肖者不知念爾
今孟博心聲心畫酷肖如此其念祖之勤何如夫如
是雖謂子耕今存可也豈必以子耕文墨散落未盡
者疑吾孟博哉君不遠數千里來省已慕慨然有反
簞系梓之志語及萱竹荒涼文獻泯落輒涕出悲之
斯念也詩與字之工固其粗迹也涪翁蘇從也台州

芳谷集卷一

三

從朱文公游在高弟子之日其學粹矣君念之久矣
君返松陽寓所有日來別且微言蓋余家東湖公君
家自出自忠愍而上三墓故相隣余秋半當解組卽
往拜墓下訴明月酌雙井東望候君君尙及從余於
彼乎其豈使余獨也乎

送李尙書序

通祖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將征海南島夷命行省具舟楫
戈甲弓矢無敢不善於時東南自曩歲征日本交趾
疲於需役由奉命者挾威濟欲所至侵暴民大懼復
然往往重足憚不自保而尙書李公寔來溫惠謹潔

不亟不徐凡取之民者戒郡縣卽予直村隨所產不
責以無有工用所長不强所不習時其飲食而巡督
之民忘其勞未三月悉具餼噐完堅犀鐵精良軍無
乏與人乃大悅嗟夫使曩者奉命者其意慮設施與
公不異安得東南兆庶瘡痍至今未合哉易既濟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如公者不惟不侵
暴之猶恐傷之斯不謂之君子乎聖主於是存合既
濟之義矣公之來也嚴軍旅事宜不泉俎豆而朔風
夙駕傾宮展敬禮殿進止不失尺度對諸生問問觀
公之志尙如此又知躬行君子豈出平素而非苟然

芳谷集卷一

四

異於挾私濟欲者之爲也竣事還都諸生服公德美
爲歌詩以送之而郡文學徐明善爲之序

周自昭文集序

德光

予友臨川周君自昭父胸懷灑落與之處者怨欲自
消其長宗濂希庾不私毫粟凡經訓傳記上下累千
年宵蟠不可量數爲文如鴈至讓集下筆不能自休
問與余共吟事予哦咀未就而召詩成大好大槩不
爲奇險而新美渾然使讀者如步春風閱韶景桃李
之艷蕙蘭之馥映照迎將初無異視而賞趣自不可
盡也唐人謂心正則筆正豈獨筆故言者心之聲也

聲者言之衍也雅正之文必君子能之爾其義趣氣和其趨而不差其憂懼得失不異其規矩繩墨不犯斯足尚也若君文是也近比以文鳴者往往浮誇蕩謠後進靡然向之蓋人心之變有足慨者豈文當爾耶子文不逮君序不足增文重而君之心予知之夙也世有不求同俗求同理者讀且評焉子言豈虛也哉

送李君序

英

章甫逢掖之士任州若縣者得行其志鮮焉獨官於學者在守先聖之道模範後學比於他官無所屈志

芳谷集卷一

五

故賢者求自試不爲過今鄱陽教諭李君學富行修詞翰人尤賞重余命季弟受學如大匠之於木立就繩墨知其於教事最習也今年余客金陵君不遠千里來會提舉李公檄教諭鄱陽以歸夫學富者不獨善其身行脩者必兼淑其鄉守先聖之道模範後學眾咸推君宜爲歌詩餞之君徵予言粵自杜子美有廣文官冷之句後之學官率以自名寄不滿之意余意不然夫己人之師也聖賢己之師也孔孟憲言無富貴之澤典謨大訓非溫飽之用飯蔬飲水陋巷簞瓢萬世之謨無以加焉則官冷宜然自名以寄其不

滿者非也今之爲學官者其教不能植其志有所挽往往不堪其冷而然或謂鄱陽學舍舟如學廩譬如懼君習聞官冷之說而未果肥於義勝故以前說進風奚必舞雩有芝山之高浴奚必沂水有鄆川之潔雲移花落妙寄悠然春嘯物茁冷復何有余他時沂流而返接鄰之士可以知模範望君眉睫可以知志行矣勉旃

送王廷瑞序

南粵去京師萬里風氣異中州故仕者輒不樂往以余觀之出而仕者豈爲身謀哉去天既遠雨露偏枯

芳谷集卷一

六

宅土最窮蛇鱷暴橫同吾胞與無所困極士大夫安得忽然於此皆曰吾不樂遠宦將如遠民何意必有官數千里外如出戶庭知有生民之休戚不計一身之便否者矣聖朝一視同仁加惠遠方四牡咨詢接於卉服慎簡使人及其僚佐而上若廷瑞以廉能選爲憲幕長余約同僚餞君先往同行期君據巨艦欣然雖童稚皆躍躍有喜色余送遠宦多矣未見如君者此不待下車運籌帷幄出教條而南粵之民悅極而舞如在目中王君賢矣哉余又聞南粵雖號僻遠然食有海之百物果有蕉荔之屬異香奇卉甲於中

州居者不覺其陋况君意輕嶺海以惠遠民山君川
后效祥致福夫何患之有昔王子貢行邛刺九折坡
叱其馭曰驅之君之慷慨此行不猶是邪乃序以送
君以賀粵人

送李德隆僉湖北憲司事序

天地恒而已矣四時日月終古不息何恒如之故人
有恒心官有恒守不可失也一失其恒爲巫醫且不
可況天吏乎聖朝地跨四海官倍前古慮郡縣不恒
牧而賦不恒廉而墨則改立肅政廉訪司以糾治之
所以欽天恤民爲萬億年永命之本匪徒新其官稱

芳谷集卷一

七

也然人直謂官稱雖新風采猶故何哉余讀書見武
王誥孟侯冠纓褒允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
曰無或刑人殺人然則諸侯果何據乎蓋有天下者
慎罰敬刑播告之修類皆如此決非使諸侯弛罰刑
也聖明在上期於一而已矣由此觀之居是官者儻
昧斯義易恒心失恒守異時上赫然震怒斥曠敗汰
罷軟豈曰或承之羞云矣哉今憲司恒莊李公必不
然公清作玉雪明俾水鑑仇奸疾汙出乎天性剪荆
棘搏虎兕視之無難故自筮仕人爲風憲人物
稱首余方慨此一時也居是官者得前儒哉新

猛曰非我也安得心恒心守恒守者

而公

適被璽書光華之遣自今以往貪吏黜胥沛然以爲

不可以無忌憚矣公嗜吟多快句乃今按行

騷國洞庭九奏沅澧眾芳將悉赴筆下然不爲公願

之者欲人知朝廷清明賢使者得以展竭材力不復

自晦於文酒間也公在臺幕橡簡以爲重故皆樂其

遷惜其去至於遂南陔戒養之喜無四牡將父之歎

人尤以爲榮爲歌詩以餞而屬予曰子宜序余聞之

孔子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今幸得見之雖不幸繼今

不得親而炙之深幸聖朝克用常人而湖北之民被

芳谷集卷一

八

有恒之福澤也是爲序

送趙顯之序

至元庚寅余教授洪都顯之趙君亦來長郡幕朔望
必宿駕在泮魁岸秀整如鵠群鶴甚異之往時郡博
士與郡官僚數往來爲綢繆余既簡出未嘗詣君君
過余啜茗茗徑去其交疎矣然洪士議於校者謂君
清如出一口故知君之深無過余者明年乃同掾行
臺又明年中執法以君風裁絕出剡上爲浙東憲幕
長華其遷而惜其去者不獨余也將行徵余言余謂
經紀政令歷閱簡書若之職然爾夫洪都仰觀省閭

廉車號爲繁劇而君獨甚宜其官清之不可已也如是乃今據一道之上游出令而鮮所受令佩素清以往豈不刃游餘地也哉幕中之辦無過而激也無不及而同也惟其是而已若夫截濁浪之奔鯨驅塞道之長豺固有持神斧者異時海右澄清最諸道民曰使者使者曰元僚實善助我不休哉余言如此則又爲詩四韻以倡凡錢君者三年邇冷豫章城書眼逢君百倍明憲府已依新掾重籌帷長說舊僚清蒼官挺挺烏同集碧宇迢迢鶚獨橫我合故山看白石相煩荆裏約初平余先世白金華徒分宦政云

芳谷集卷一

九

送李可行光澤縣尹序

天下者一邑之積邑有仁令天下之平不難也今之爲令者往往以民爲贅而達其身以民爲殫而飽其家爾不爾者十無一二焉何獨無不忍人之心耶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今之學道者不多見則溺於利欲而不知人之當愛又何足異哉至元甲子予爲吏行臺可行李君實先予言寡而當於理公退唯予朱子集註孔孟曾思之書研硃自勘而已予歎異之因論涵養省察之要焉君自此兩屐夜燈相從以講切爲事非他人口耳云者予愛敬焉又明年秩滿令闕

之光澤行有日求贈言夫爲宰在於學道愛人君講習夙矣必與今之爲令者異視民如身恐其傷不以爲贅視民如家恐其匱不以爲殫政平訟理光澤爲治邑放之他邑而準天下可平也予何言哉雖然學不可以已愛人仁之一事非復其初之天而全體不息者未仁也涵養省察須臾有間而仁或幾乎息矣然則君有人民社稷之重未若仁以爲己任之尤重也君勉乎哉予夏曰仕而優則學此姑愈於得人爵而棄天爵云爾其言有弊不可不察也君之仕自此始予懼君信斯言而學有須臾之間故讀告云爾

芳谷集卷一

十

送別劉正卿序

今之吏所尚者材也明法律鋸刀筆銳於事而給於言凡官長所欲爲如手足之奉腹心不待發聲徵色若此者所謂材也然余求之古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府史胥徒在焉極者標準之名也民望以取正者也則古之吏又未必專以材選矣古之吏不可見若余友劉君正卿則異乎今之吏也異乎今必同乎古故予獲交劉君雖古之吏不可見不恨矣君溫良清慎余嘗語君見其穉子有恒飢淒涼之色而不以慰人其處事從容反覆必叶理應法而後止其與人交未

嘗一失聲氣然爲利非爲比也君之德可尙如此余與君聯曹案牘視君爲簡而嘗若不給異時他緣謁告君兼二文書填委披繹決遣不終日視席蕭然人或慰君賢勞則悅顏微笑示不足悅然則君之材亦不可及矣秦誓截截編言與休休有容此材德之辨也夫以小戎無衣好戰用兵之俗宜其所尙者材爾及穆公一旦爲子孫黎民長遠慮則其言如此夫子序書而進之典謨訓誥之末他時傳大學平天下者又深取之豈不深切著明也哉然則如君者以之綱紀風憲貪污之所以革以之布宣德澤困窮之所以蘇信可以爲民極也會謂聖代而使休休有容者陸沉乎哉余知君最深而懼人之知君淺也故序以驗好德者因以識別

書隱詩集序

自墳典丘索以來世益遠書益夥仕者雖欲博不暇也必隱者然後能博出處君子之大端經著其義史錄其人論世尙友得仕與隱之權度焉非時冒進者書有不博必博者然後能隱隱而書愈博博而隱愈確萬君之號書隱豈苟然哉君又以書之菁華芳潤醲而爲詩洒落曠遠有物外之適讀之使人意消彼

戰蝸角官蟻柯者欲求一語近似不可得通野無聞然矣或曰身將隱焉用文之萬君書隱而詩鳴何如余曰子推之隱也有怨焉怨而文宜不可萬君動天機之鳴和獨善之樂慨想夫古之求仁得仁者而永言焉雖聲滿江湖使讀者疾愈傳者紙貴非隱之疵也昔人謂皇甫謐書淫當魏晉間終身不仕所著帝王世紀高士傳等書並重於世吾方於萬君有望不特貴其詩而已

送劉季和序

古者師不往教今往教矣唯童子未能從師於遠則

就而教之雖不樂於古尙宜於今也古之弟子有久不肖親者師督之今之弟子不越鄉而得師則無久去其親者獨循陔之念爲師者自不能忘則反爲官守所拘莫遂也然則往教殆不可哉余鄉校有小學官爲置師而劉季和寔來居數月一旦親甚戚叩之曰唯親之思也越月告行期日必親之省也非有督之者也督之者心也心爲嚴師其此之謂乎且庭闈之念人心天命之正也拘學於官守者過其命之正也今季和躍然於此可與人德矣季向嘗從余問中庸大指余謂此在深體默識知行並進篤說無益今

觀於此然後余之言可出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先儒謂從其善端發見之偏推而致之以造其極是亦望人之誠已且舜武王周公之孝根於天命之性者與季和豈有異乎天不異而人殊何尤君勉矣毋足乎一善而弗擴也毋安乎一能而弗進也千能萬善日疊疊焉而不敢已此中庸之指也果能此道則生君之前者且將以君爲師有講習之說有朋自遠來之樂其視教一官招諸生不猶外物也哉

送傅啟心序

班史志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而談天衍所

芳谷集卷一

十三

著百有五篇然則推序五德考定正朔明國之所尙民之所宜與所忌畏者達之天下昔者非瑰偉奇詭之士不能創而傳之也周末學廢不復取士獨孔孟與其徒不以窮塞易意講學自昔降是則往往棄去爲諸家相雄長若衍者是已余里傅君啟心儒家流也聖朝方選士爲郡縣學官然爭進者彌眾君度在儒伍中未卽滿志乃博習陰陽之書郡舉之部使者加察詳焉中其科里之士方幽稿白屋而君行卽待詔金馬門君真奇偉之士子哉異時志陰陽家君當前列矣君將北上來徵言子言如此客有笑於側者

曰未哉子之言也昔天以良弼資商傳注有言自天而降他時又遺世不死麗乎天上今東維箕尾有星睽睽尙彷彿植鰭之狀也其精氣注毓在乃後人寔能以神靈震動中外徑取尊顯復如夢資則初菴集賢公是已君其宗英又將繼起今子不以瀛州平步爲君願而以稷下高談爲君擬彼稷下又何足以稱揚哉予亟起謝客曰非所及乃并著客之言爲贈

敬帝詩集序

景定元祐間雲心龍山兩張公出取科第如雪洗盡塗其文既使人視若兼金萬鎰之重餘事消吟快句

芳谷集卷一

十四

揮灑迅逸爭傳寶之余方童子恨不望塵而拜也厥後龍山翁誤比南容辱收愚陋則雲心翁沒已久而其家如坡頰之有小坡則養晦是已日月幾何雲龍俱遠余獨處林下每與君共誦山谷贈張損箕箒白頭之句未嘗不淒然也君以其蘭畹敝帚集示余徵言余於君蓋如久與蘭居穆然俱化視前後序者發揚蹈厲不一乃復引卷疾讀則又清風脫至鼻觀深省蓋君有亢爽之韻故其詩超而不卑無華腴之習故其詩潔而不塵自科輟以來攻律絕者盡出君才豪思熟筆陣獨掃後出往往辟易吟社抄傳紙價不

知增幾金則君詩真千金矣豈街微帚爲千金者然
余嘗釋微帚之義蓋不止如諺所云者物無不微而
帚之微微於洒掃也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尙其
敝也又曰弗洒弗掃議不微也吾黨之士推此義以
易已而以聖賢貫道之器內以治心若洒掃然隨塵
隨掃必微吾帚可也新若手未觸奚可哉知此則本
原之地日新無窮而君之詩益超益潔矣使雨兮灑
塵登天兮撫雲昔之滋蘭九畹者如是是以爲君願
之云

送萬伯亨郴州教授序

芳谷集卷一

十五

魯衛多君子互難與言以地論人其由來遠矣王勃
謂洪都地靈人傑余昔忝都授見其俊秀林立溫文
重厚如龍溪萬伯亨甫者蓋彬彬焉信乎靈傑也余
索居林下七年輒想其人上下其議論江山悠阻一
俛仰如再撫焉癸卯冬來京師邂逅伯亨甫余喜可
知明年伯亨甫調教授郴州以歸余又益喜夫洪去
郴遠常調而且遠余益喜何也郴之爲州昌黎嘗稱
其山奇變其水清寫又言金銀丹乳橘柚竹箭干章
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其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必有
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由是觀之其人地豈下

洪都哉以余之不忘洪都知伯亨甫之不成戚於郴
也教授官卑而任重統緒吾當傳規矩吾當施其或
傳而莫吾受施而莫吾承皆難與言之此雖地近其
又足喜耶且古者師不往教今命往教雖有魯衛不
得擇而處也乃今其師洪都也其徒郴也其傳易受
其施易承吾爲伯亨甫喜而豈徒哉往年余輔使者
之安南道過郴州恨不得窮其州之觀今伯亨甫之
往也將寄吾目焉童冠追隨選幽勝搜偉怪願如柳
子厚記其山之最者錄以貽我

送黃伯善序

芳谷集卷一

十六

東南涵濡聖化三十年矣科輟士散賴命教猶古窮
鄉陋間有不忘士之業者必之都授者講焉蓋前輩
星稀後生雲變舍是無與言仁義云爾余里居時必
詣都授稱弟子韓子有言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
乎吾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師道也豈來
京師或告曰新例年五十五以下者不得爲州若府
教授余爲慙然何也余今年五十五自茲以往生乎
吾後而聞道先乎吾者吾不得而師之矣可恨也德
無常師而日常於老也東南數十州之士年與余相
若者不少不忍怠業而講於都授者當亦不少豈不

與余同其恨也越日黃君伯善來別將歸括蒼問故則年四十七而未得爲都授者也余語以所恨伯善莞爾言曰吾與子皆無庸恨也方周末學廢不復取士然孔孟與其徒弦歌未嘗絕音學非利達媒也矧今崇校命教其日年未五十五未得教授此謂之姑徐徐云爾吾以其間益懋吾學是吾得也夫子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又今年少爲都授君常在弟子列者其有幾人且孔孟曾思以來周程張朱子之書具在求之有餘師而子奚恨也余方欲覓伯善伯善既善自寬久求寬余茲非所謂聞道先乎吾者耶非

芳谷集卷一

十七

所當從而師之者耶然則謂余不當在弟子之列者特以己之謙蓋人也必不然矣余益有恨矣姑次第其語識別

送黃景章序

中州士大夫文章翰墨頗宗蘇黃蓋唐有李杜宋有二公適筆快句雄文高節今古罕儔宗之宜矣愛人及木況其子孫自科廢以來是家不絕如縷乃有鳳毛其文家鷄其字不遠數千里游中州士大夫之間吾意其交薦并引不待淹久而脫短褐服青紫也雙井黃景章太史之後也爲詩累百餘篇皆有家法字

翩翩久當通眞謂予家先公東湖先生太史之自出扣寓所徵言南歸問其來幾時日久矣問其謁中州名士賢大夫曰徧矣問其遇合何如曰故吾爾噫豈不命也未必若是愜也昔太史初爲葉縣尉有詩云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時荆公當國或傳之公公欣然除南京國子學教授荆公於太史非有雅故也今以荆公況士大夫必曰爾何曾比於是然荆公此舉鮮克舉之何也君歸矣在己者可必在人者不可必文章翰墨必求如太史在己者也或欣然或愜然在人者也矧太史忠信孝友所以爲文章翰墨之本君尤宜夙夜繼承者也九衢黃塵雙井清風孰爲可樂君歸深求其本則人爵其猶外物也哉

芳谷集卷一

十八

送姚照微雲夢教諭序

自古名人間出震動四方莫盛於蜀而豎賦雄麗被服芳潔又獨擅於楚余嘗觀子虛夸雲夢之事欲一至其處攬拾餘芳儻有行吟澤畔者可與傾蓋而衰晚既後之矣今姚君照微以蜀產選主雲夢教事可喜也初揚雄文以相如爲式後怪屈原文過相如乃有反騷廣騷畔牢愁諸作皆僣屈原是爲用楚變蜀者君儻有意乎余遲君矣然君職教事教不止此余

遲君亦不止此且君亦知雲夢象教事最切否何則
析之曰雲曰夢者易八卦之兌澤也合之曰雲夢者
易六十四卦之麗澤也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
習余故曰於教事最切也學必知致而格物未易盡
道非小成而希聖未易言良朋畏友叩質觀摩潤賴
相因精蘊庶乎並詣也彼索居僅足者猶漢汙之瀦
風日守之塵埃生焉視八九百里之雲夢孰得孰失
余故願君觀象於雲夢而已矣講詳而習久知致而
道成則悲憤感激之思浮誇詭異之文不足以淫吾
道德性命之科雲夢將洙泗如矣非楚蜀之材可同

芳谷集卷一

十九

日語矣余遲君者在此君家有名父乃余所願從習
者其以余言質焉

學古文會規約序

上學孔子者也然聖人言近旨遠行中庸人鮮能非
有先覺之士講求指示之則雖願學孔子有未易者
若子朱子則講求之精而指示之切者也士不啻瞿聃
其學則自朱氏而學孔子宜無間然矣自至元庚寅
至大德乙巳余於江西凡再至何今之士異乎昔之
士也浮艷以爲詩鈎棘以爲文貪苟以爲行放心便
已以爲學是皆畔於聖人而朱子所斥者既陷溺不

自拔而詆訾以蓋之此愚何理哉進賢龔君幼文獨
不然昔之士也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詩易儀禮凡朱子
所講求指示者既盡心其間而又思與其鄉奇特之
士切磋究之次及乎群經諸子諸史凡所以致吾之
知者一日袖其所爲規約過余曰願得一言以勉同
志余謂講習討論之要首察克治之方既詳於朱子
之書矣君與同志曰以是爲學唯心專目在奉以周
旋知是理之當然責吾身以必然而聖賢可幾也余
笑言之贊然余甚憫夫詆訾者君爲我告之曰爾盡
望朱子之藩而遽云云爾嘗試與於斯約及其門升

芳谷集卷一

二十

其堂徐入其室則寶貨之藏金石之奏莞簟之設珍
鮮之具美富莫加受用不盡將無所容而喙也已蓋
自漢唐以來文學之士喪裏若一等是皮膚學者易
於掇拾爭慕趨之獨朱子之學欲掇拾其皮膚了無
所得及夫洞膏肓徹骨髓之後則發舒中和吟弄光
霽詩不浮艷而工元氣淋漓星宿列陳文不鉤棘而
傳此猶餘事也用則不器有沛然及物之功不用則
不戚有隱然蒼生之望蓋學莫妙於治心學莫優於
爲己學莫大於治國平天下是之謂統緒非朱子自
爲學以強人也而可輕議乎哉夫知而不以告告而

不以實以學爲己私者也君子不爲也故素言之亦以爲畫而不進者勉也

送堵濟川序

涉世如川行身如舟是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君子終身焉易六十四卦終於未濟既濟而後未濟何也世故無盡以身涉世亦無盡以一日而觀之鷄鳴而興暮夜而休酬酢萬變夕而計之無過不及蓋今日濟矣而來日未也以來月來歲比來日皆然故聖人曰物不可窮也受之以未濟物事物也蓋謂此也所謂行身如舟者何也今夫舟視其柁與其所載柁正

芳谷集卷一

二十一

載得其平濟矣柁不正載偏重雖欲濟得乎心猶柁也行事猶所載也心不正事偏重失平然而涉世無患者未之有也蓋濟川之道盡此矣堵君濟川甚賢而文從管陽二御史巡治江西南粵還臺使來告曰子不能言於吾行邪吾叙堵君之賢且文而止也必非堵君所望於余也果堵君不以是望余而余又有以易君可謂兩得之也乃推明夫川之所以濟否者序以贈之君最乎哉余老矣將歸休乎鹿坡之下疏綠泉放芥舟以爲樂他日聞有龍驤萬斛乘長風破巨浪使良弼舟楫不得專美者必君也夫

送王仲溫湖廣省郎中序

元貞元二間予吏行臺始識王公仲溫冰清而玉剛風裁肅然貪惰落膽眞御史也予歸休林下有年大德乙巳甫以憲司掌故來江西而公亦以是年來長省幄客有過予者曰王公潔介絕俗剛直守法每獨行一意唯風憲可矣今爲省元僚與宗臣近戚參可否撓所守以爲同必不爲標所守以爲異將不安則公之久速與所屬吏民蒙惠澤與否未可知也久之則又過予曰王公不可及也行中書之務劇矣公正言婉導默贊顯拂能使私不病公情不傷法相臣之

芳谷集卷一

二十二

名美而政之出皆平王公之志伸而惠之施不難歲逢大饑興發靡遲贏衽碩肥流通自歸戢戈藥弓姦穴消伏爰自江介達於海嶠單行獨憩罔有怵戒不休哉吳粵之人相慶未始有也吾疇昔之言過矣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昔誦而今見矣客出予欣然久之然未嘗以語公也明年璽書命公改佐湖廣省於是兩道師牧守令吏民士大夫之賢惜公去皆愁騷失據如不終日則客之言其弗信矣乎予觀於古晏平仲叔向子產之倫以善調揉諸侯世卿使無失政而愛直惠利洽于國人載

在方冊後世喑喑謂不可及以王公能事觀之何不
及之有哉乃序客語送以賀荆粵且願公施之朝廷
而天下與其賜也

送醫教授方實惠序

民有瘼必有醫孰能醫之曰唯仁者能醫之然今之
仕者不學此久矣仁之事孰近曰醫最近然則以醫
師理民可乎曰若周攷德行道藝漢舉孝廉對策由
此選者以素所講求爲設施視民疾苦無不在己而
何民瘼之有若魏難用廝役爲令宰則賸民膏血使
不聊生固其宜也以醫師理民不猶愈哉今江浙行

芳谷集卷一

三

省以親民薦饒州路醫教授方君方君之學在活人
其措心積慮唯人之瀆於死是懼推是心以理人於
人必有所濟其舉也誠當矣方君家故儒至君以親
病故兼讀岐黃之書乃深入微奧人謂君實惠君因
以自號其習懷可以質神明比縣旁州之疾疢不之
他醫皆之君惟恐失君也其不負所舉也必矣醫猶
函人也若廝役則天人也使理民者悉出於德行道
藝孝廉對策則行省之舉方君爲過矣不盡然則進
方君而班於令宰之間必有賢於彼者矣方君之之
京師也人皆避省府之舉能選部之陟明且幸方君

之實惠而今而後不止於刀圭匕劑之近小也多爲
歌詩餞之來豫章更求贈言乃序其大槩如此而告
之曰聖朝求民之瘼極矣豈有醫能治之而不使

送李貴德大庾縣教諭序 明通之子

貴德李君溫栗如玉進退成規矩言論簡而文聖賢
之質也來豫章齋榻幽獨儉約檢束後進範之矣提
學與而舉之憲司試可省檄教大庾歸次特過余徵
言子生何其詳家庭坐軻愈余將叩異聞於子而余
何言然余聞南安治大庾卽周子二程子講習地也
子之質可聖賢子之職在教人以聖賢所講習者舍

芳谷集卷一

三

三

三先生何以哉夫學以明道而學無遠自視聽言動
勿非禮至動容周旋中禮不外乎一身文以載道而
文無奇六經之作其人與其時爾疎也然推繹其書
之言則猶之一人之言而已舍是無以勗子矣質可
以聖賢而學迷夫統緒猶之徑尺之璧析而爲博瓊
十尋之棟斲而爲欄具也可無懼哉余於江西凡再
至其士多以已所便爲學以小異爲文三先生之道彼
或敢嘗時其習之痼則嚮諱之思益背利欲之意突
人人復望其眉睫而厭教之使畢用於世十必入九
敗矣至於藻繪鉤棘以爲異者一皆義禮之外觀者

不足以畜德小兒輩或嗜之終當待之風墻雨壁敗
醫之寡爾貴德思有以易其習慎勿爲所易可也昔
葉正則信三先生之道不及同時朱呂二公之篤也
然祠記有確論焉石今無恙貴德暇日摩挲讀之退
又取三先生之書讀之他日教我以所自得者

送陳子實郴州教授序

大德丁未夏五聖天子嗣無疆大厯服推恩八表爰
及多士綸言誕敷士如墜頭崖得千丈懸如患重痼
得萬金藥更生之賜也雖然貴肆其身者上之仁新
美其習者士之事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可徒喜

芳谷集卷一

三十五

樂之而已此則提學職教者所當汲汲也愚方歎教
授鮮有能以身範人者而盱江陳君子實適被命教
授郴州若子實者其能作新必矣作新貴乎實踐履
實也講課虛也如屋室焉棟梁榱桷一皆堅良而復
赤白炳明則可以庇人而除風雨苟其屋之材率中
蠹內腐而徒丹雘其外豈所謂新也子實行不愧古
人其學博而深矣是行也將據其所蘊積吾知其與
不模不範者異也維郴以佳山水重昔堊中伯修二
陳公以直道正諫辱居之而山水又以二公重今子
實以平日知行之實與其州之士講貫步趨使人有

士君子之行則聲實流聞清資華秩人爲子實願之
者不贅言焉

寧州志序

昔漢定四海獨魯不下欲引天下兵屠之爲其守禮
義卒使之自下夫魯特以羽分地非有世德可懷也
而魯人不輕去就如此君子哉聖朝奄有東南江之
西唯分寧不卽下聖天子寬仁卒使之自下當時官
吏頗追尤其人豈識有天下者植天常而聖人一揆
邪故初特置州二寧之上而民弗便者官吏構言令
宰不足以鎮而請之也後卽分寧爲州不特置者以

芳谷集卷一

三十六

便民也州昔爲縣有志志燬州人陳君孔哲念舊志
其先世所撰也且今爲州宜有志則奮爲之首疆域
訖人物凡三十卷鉤參互驗文不靡蔓質不藁略一
州之史也於是上接孫吳而善志專陳氏矣志成以
書來曰使邦人考風俗企前聞也敢以序發請子聞
分寧在大山長谷之中陰陽降升寒暑代易比他州
或少異生其間者氣質不盡同由今觀之固已桀視
流靡而厚於義矣州昔爲邑藪爾然文章宗四海行
義表當世忠節映千古志不一書州人襲其聲猷一
其趨向先其去就取舍之正而歸諸道德性命之純

則身足以善風俗而風俗不得以病其身學足以美世運而世運不得以移其學禮行之孫出之沐浴膏澤爲今日周公伯禽之魯此邦家之光也明善其先州人也嘉陳君載筆之勤而尤嘉其望州人之厚也乃爲序其端云

送黃君序

昔荀季和見黃叔度曰子吾之師表也時叔度年十四已入師表之目余方慨世無斯人而高安教諭君過余穎適粹溫如犀株玉樹瑩絕塵土蓋寺簿公之孫涪山公之子文煒親傳書脈自貫一旦試有司範

芳谷集卷一

二十七

後學余敬愛之政如季和之見叔度也夫教諭云者非戴記所謂教以事而喻諸德者乎謂之事者非空言也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德者人之所得於天師非能有所付弄增益之使自喻其所得而已孟子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是也德喻於心事執於身故師道立則善人多而天下受其賜彼講說之扶疎記問之誇衍師道不此乎在彰彰明也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治心養性知德道之要而叔度獨有得於此其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能使恃才傲世者勞於瞻忽志

清富世者消其鄙吝史稱其隤然處順淵乎似道若及門於孔子殆庶幾乎此豪傑特起之士百世之師季和之稱豈虛也哉余是以爲君願之君之過余也不彼求贈言願余言不足薦也君家所有更贈君

疎齋盧公文後集序

易坤爲文而書云天命弗僭賁若草木草木麗乎坤者也春流八埏華映九州雕葩傳色錦重綺錯撥而視之無遺巧焉夫天命卽理也斯文理之形著也或者執枯槁以疑機約曰理不若是弗思耳矣夫子之言文曰炳曰蔚曰煥曰郁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芳谷集卷一

二十八

文不賁若乎哉涿郡疎齋盧公天才奇遠評古今文得失如金合範矢破的又絕識也凡爲文盡棄古今拙陋之意雖拙英華藻窮極緬絮而與化工倖巧不失自然茲爲妙矣咨識所至之詩城騷國江山澄麗蘭茝芳潔楚辭晉句領覽未盡若有待也乃游心放目而盡得之故篇什尤超嘗一入翰林復擢外使逢衣之士咸謂宜在朝廷弘文佐理必能聳聖代於唐漢之上以追煥郁之盛不但名一家言賁若於儒林文苑而已也公文自爲序而明善弟嘉善得公近藁刊爲別集噲昔公嘗謂明善曰子知吾文焉得無一

言乃識其大槩于集端云

芳谷集卷一

二十九

芳谷集卷一

芳谷集卷二

元德興徐明善志友父著

序

送葉士心序

至大庚戌卦直姬之月丹泉葉君惠然各中徵言將北遊予不復辭蓋六合同軌既歷三紀東南士何可不北遊也予讀禹貢凡建炎後諸解者於河濟與夫積石龍門逾河諸山疏其決復伏見脈絡面勢或不合行不踰淮故也若學阮該洽於數往知來仰觀俯察一皆務造其極則茲遊何可已也又有不可已者

芳谷集卷二

一 孫章叢書

君異年之宣城部使者援郭子儀例字君以君名予爲說祝君志道在思無邪君從祝規不思方僕得與俄枉覆盆可謂無妄之災矣夫有無妄之災亦有無妄之吉无妄曰无妄往吉則茲遊其可已乎直不疑長者也馬周王佐才也以盜金棄不疑則破吳楚之功不立矣以歲月資格待馬周則以明佐聖之美不彰矣任剗之毀有明之者逆旅之困有亨之者長材素履不可泯沒如此幹流而還或推而還屈伸之相代也遇合之下期也銷患誣謾發揮蘊抱其不在茲遊也哉豈但有得於山河之壯觀而已哉太玄之遇

以象姬也次五口田遇禽人莫之禁測曰田遇禽誠可飽也釋者謂猶士遇知己多得天祿無禁止也君行矣以其時占之則可矣故以无妄之初九遇之次五爲君勉

野嘯吟集序

山房王君吟成集題曰野嘯夫嘯著於詩於春秋戰國漢魏而晉人尤尚之發妙聲於丹唇激哀音於皓齒飄遊雲於太清集長風於萬里誦此則嘯若可得而聞也善嘯者莫若王世將倚花樓神氣甚逸則嘯故山房君家聲也今而野也何居世將殺徵士皇甫

芳谷集卷二

二

方回犯清議附處仲失臣節山房君野嘯蓋貴野鷺意也得之矣雖然嘯可野也王仲宣詩爲刪後一大宗昔人稱爲五言冠冕詩不可以野則舍仲宣安做哉劉越石善嘯而詩有清拔氣評者謂原於仲宣山房君仲宣其詩而越石其嘯則吟嘯而得之斯稱其集之名矣集中多佳句風味既屬饒至於妙響動林壑如數部鼓吹者暇日當箕坐山房商略終古以請

送胡君序

歟胡君邵文親喪未窆語及輓潛然予家方左嘯右吟聘騎四出助之不能多也君重請曰親喪固所自

盡然不肖孤獨卽罰重矣不須暇之連二歲失二親痛鉅力難欲不鳴號於人不可得願重振子一言僅有哀之者予辭再三而君弗舍則思夫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言何謂也歧人我而言則我於胡君無與也派乾父坤母而言則我於胡君豈不猶兄弟也哉乾坤以生物爲心人得乾坤此心以爲心故惻隱之端在人均有而尤易動其推則先胞而後同與怨婦之詩流出天理曰凡民者豈必鄉鄰但耳目所接救之不敢緩也若郭元振范堯夫是已放海諸四海此心同此理同而逆謂未必有斯人者則予不獨胡君

芳谷集卷二

三

之罪人也力有餘有不足與有豐有殺奚必錢四十萬麥五百斛凡有以將其惻隱之發者是卽郭范也已此乾父坤母厥初生民之本心仁人君子有戚戚焉若斧若堂雲橫烟霧胡君得所欲也夫九京有所感也夫仁人君子有令名也夫

送馬貴權江州德化主簿序

不肖貨廉也不倖爵尤廉也今天下真廉固不少亦有焉爲廉以要人爵者且曰貨者有懲而倖爵者無出彼有所懲而不爲此無所沮而不處也非廉之尤而何吾見廉士罕見尤廉者則尤罕故丞相馬公之

猶子貴權君尤廉之一也至大庚戌君嘗州教授秋滿與君有雅故者適柄用欲擢君而忘君名之下一字則以上一字爲君名任太常寺太祝君不就遂調江州德化簿以歸其冬郊太常揭姓名召執其事則君南歸久矣偉哉凡今過義命捐廉恥冰須塵而伺候公卿之門皇皇然惟爵之倖者聞君之風可以少愧矣且今之臨民者不徒股民之膏以爲殮且蹙民之力以爲梯君有倚雲之梯而不躡其肯以民爲梯乎不以爲梯肯以爲殮乎德化之民何其幸也君將之官不鄙微言君度越如此而予何言雖然按志江

芳谷集卷二

四

州治德化而濂溪周元公故宅距城十里元公初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凡居是官者所當師仰也元公率性備德廉特其一爾故黃太史云溪名不足以對茂叔之美今君旣尤廉矣居元公之官未遠元公之世而又近元公之居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亦景行之而已廬山雖高可企而齊濂溪雖清可澄而匹也他時金聲玉振一府皆傾靡臣願輔如呂正獻趙清獻者薦之朝昇使者節君當就勿辭

送畢敬甫序

千里民社之寄重矣經畫教令歷閱簡書所以佐夫
任民社之寄者豈輕哉幸而司牧賢也民嚴之若師
保懷之若父母也清映冰雪明伴水鑑也而幕僚又
賢則九重德澤速於置郵列城皆然而天下治平矣
其或作牧者徇私忘公利己病民民孰敢與爭是非
敢與爭是非者獨幕僚爾必幕僚賢也彼雖欲徇私
病民也十事或四五沮勿使下則民亦職有利哉否
則淪胥以鋪千里阱獲如矣然則經歷之設繁政之
臧否民之休戚顧不重歟若畢君敬甫來爲僑幕長
蓋饒民尤以爲幸也君清絕請托明照蠹弊彰民一

芳谷集卷二

五

本衷則三載未嘗少渝於初其解紱也無有不願其
留惜其去者德輿去府遠士民以事接於府者鮮而
惓惓若此何歟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敬甫所以
感觸其性天者豈徒然哉唐史稱畢構修潔獨行治
術爲最天子有璽書袍帶之賜今聖主登庸賢輔將
開平治必拔俊良敬甫官箴幕辯彰灼如此佩盛美
以往授官益崇庇民益廣而邑士民顧欲歛惠於千
里圖其專不圖其成余知其不可也他日士來告曰
民齋咨涕洟欲借留不可得也士則能爲歌詩道願
留者之心而洩其思也詩既若干首矣予宜序年月

日序

送徐文節鷹房提領之黃州序

予方休官絕肉思與世外隱君子游而宗人文節奉
檄提領鷹房打捕之齊安求詩予不工詩則告之曰
蘇文忠公方山子傳云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前在
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鵠起於前使騎射之
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蘇公落筆如畫方
山子豪特不羣之態遂奕奕在人目睫公又謂光黃
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傳末深致意
焉何代不生才謂齊安今無斯人不可也夫隱人不

芳谷集卷二

六

在 cities 在林藪君以蒐獵林藪爲職將必有所逢得
若人焉肯從君游必能開君之見易君之識拓君之
器而今所職掌不足以縻君矣予又聞前代聖王不
貴熊羆虎豹故田而載渭濱之老我皇撫運聰明齊
聖匹休姬文君儻見異人焉以姓名獻比於獻珍禽
奇獸以爲恭敬者何翅相千萬他時君欲進薦賢之
賞不可得今所職掌必不足以縻君矣予欲遲君故
相語如此客有笑者曰予之言迂之甚者今夫詭遇
獲禽者謂範我馳驅爲迂不獵縣緇者又謂詭遇獲
禽爲迂人欲無涯凡仕今世者往往偏迂趨巧文飾

以鷹房打捕爲職子乃語以不獮毛羽獮人物况見異人不可必子之言迂之甚者子俛而作仰而嘆曰詭遇獲禽吾不知不獵縣狙吾愈不知知而不告過矣不知而不告吾過易辭也子收官絕肉壹不知仕今世者之如此也客之言是則子言非矣雖然姑筆以授君儒見如方山子者出而就訂焉

送董師文山長之齊山序

山長董君將之齊山過子徵言夫齊山有長由前代以來爲講明道義設也秦漢而下惟董子度越諸子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兩語爲後學法

芳谷集卷二

七

程夫道本有功義無不利然欲明正乎此乃謀計乎彼則人欲爲主天理爲客久之壹是人欲而天理忘矣故日用動靜之間學問思辯之際俛焉孳孳惟道義之爲務而通塞得喪不入乎其心雖資科方開程試之文必本仁義必尚忠孝又皆躬履乎是非非空言夫然故他日由學校出者必正人修士而功利自足以及物此今昔設長之意君之任也按齊山或曰有十餘峯其高等故名或曰以齊袂故名映碌碌得君他時冀復相乃指斂以中帝欲藩鎮進銀大瓶高不過五尺而映獨八尺其爲謀計如此使山果以映

名君見山如見映以之內自省可也所思齊者其董子乎君爲董子則爲士者必見君而思齊矣君家有壽俊爲道義表子欲效陳亢請異聞而未暇乃以君家所有贈君贅也子寡陋故也雖然諸峯齊等如是而止岱嵩衡華齊山莫與齊也人與山殊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由一人之人爲億人之人兆人之人在我而已秦漢而上孔子賢於堯舜誰謂聖遠厲其庶而安敢以醇儒畫君哉

樂澗先生文集序

宋文章不及唐唐專門多宋惟六一南豐半山二蘇

芳谷集卷二

八

數人而已以文粹比文鑑可見矣然則五星聚奎無乃不驗乎易曰天下文明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文者禮樂書詩易與夫記事之史是也明者人無不習而粲然日用常行所謂化成也周程繼孔孟朱子集大成聖經賢傳自漢以來穿鑿附會爲之一洗若揭日月宋之所以度越漢唐斷斷在此摛章繪句云乎哉善論文者莫如南豐謂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異人殊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猶一人之說理當故無二也然則文明而天下化成者其不以此乎後之作文者篇爲新說說有新

語然觀者不足以畜德習者遂至於喪志此則建洛之所斥者吾鄉從考亭者三君子而槃澗先生董公猶丑章也其五世孫槃集公文二十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其所發明相表裏者揆朱子猶一人之說也三十年來新說新語益眾甚者詆訾建洛天啟聖明科舉用朱氏四書他經兼用伊川胡蔡氏可謂得化成之本矣公之文遂彰明於世乎欲升朱子之堂而入其室者此猶隔戶也雖然知行盡其性得失付之命不患得而習之不既得而達之然後文明而化成可冀也不然口耳以微利達意趣不過符讀書城南則

芳谷集卷二

九

學爲何事學者於天下何補其饒考亭甚矣豈聖天子表章之意哉既以語槃槃拱而請曰幸筆集端繼今讀斯集當益有味不獨槃也

送董季真入建刊蔡氏書傳通釋序

故鄉先生深山董公壯老勛書筆著甚夥孝經註及九峯蔡氏書傳通釋其尤盡心者令子季真既走建陽刊孝經註小學快觀矣他日復欲往刊書傳通釋過余徵言當深山著通釋時科舉未復士壯者遷業幼者束書爐放深山獨兀兀風樞雪案邊若無與於世者詎意聖神首出文運丕明命習書者用蔡傳哉

昔蜀山人知明日客來消息深山豈亦預知今日開文消息邪余方倦筆坐客亦謂季真得意再往先民所慎子跋涉數百里徒于資諸人事未可知季真色不怡余曰盍筮之筮之遇蠱三三巽下之艮三三巽上幹父之蠱用譽幹而致譽吉矣蠱互兌震兌金卦震木卦金從木鋟梓象也巽互兌離兌講習離文明傳習像也巽九五曰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无初謂著書時有終謂際今日且後歲丁巳又三歲庚申又三歲癸亥所謂先後庚者是三科四方學者吾邑友朋或季真必有資通

芳谷集卷二

十一

釋取高材者蓋子之先君子究心此書若先知之今易又告矣於是坐客相與臨策而歎咸曰亟往勿疑余乃錄其辭爲序

送汪子中序

聖朝建學設科務得真儒臻善治上嘉虞周下陋漢唐不休哉千載一遇也如陽春布濩陰崖冰谷芽粒無不翹達於是子弟之女之夫汪子中以嚴君仕於京師往省焉且階以學于國學行有日子重告曰四十年來人指金臺爲速化地往往慕題柱棄繻之爲甫級分寸則傲桑梓棄糟糠若此者未出門而先疚

於其心未報國而先害于其家也今子中之往將學於國學則其志念決不類此子聞無爲小人儒之謂真儒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善治物未格知未至人之所以爲人者百未究一二其敢曰真儒善治邪厥今命教胥子俱第一流人所以教者子不敢躐越而談然傳習居三省之一則弟子事也南軒子張子曰習之有斷絕者心有以害之也心過難防一萌于中而習之功已不續矣言哉言乎學者效先覺之所爲以碩師而傳以爲嚴師而習庶乎君子儒哉其於治人必有補矣子中學篤倫明業精行成日想慈闈之中勉旃

芳谷集卷二

十一

送董仲綬序

前代千里之生殺子奪繫乎守守據案操筆吏常離立不敢視百里亦然故擇官而郡縣治今則官與吏參決擇官不擇吏不可而吏繁雖慎擇欲其盡才且良難哉天開聖明路府州縣秀才生員充吏此平治大機要也儒生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又土田市井風俗利害非其少長之所聞則其

鄉先生長者之所告一旦出而佐賢守令之設施專慮畢力蠲民瘼之所急不待旁諏熟察而後決郡縣之治不猶運之掌乎吏者官之臂指得良吏則力省而治最賢守令將汲汲焉吾知秀才生員無留良矣吾邑仲綬董君省機在路吏伍中予知其良也君有母未疾沈痾家貧甘旨藥石無缺如是者有年疾愈人謂孝感去年春邑經理田糧專官每畝加步七十君田糧最少控于朝廷差來官止令百姓自實供罷夫事親孝見義勇爲爲一邑長利非賢何哉君他美甚眾如復初庵書院養士田皆彰灼在人耳目者一

芳谷集卷二

十二

日過子言曰僕雖在東櫟中然日聞求補吏者全集上之人得無厭薄乎進退當何如予曰良吏乃賢守所汲汲也子固言之矣今郡侯之賢聞於東南士民惟恐一日大用不得歛惠茲土予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况恭上命而相助爲理此亦君所宜汲汲也乃叙以送之從而歌之曰吾侯之公兮水鏡同兮今子不往後將誰逢兮吾侯之偉兮顏范比兮今子不往後將誰事兮冰食葛製子懷德兮風積霄搏子欽遲兮

送李易仲石洞山長序

古贈言者躬行之助而非口說之誨後世蔚文新語而已易仲李君爲石洞長將行徵言辭不獲則思石洞學者時得新貢士爲之師師在溫故知新不在記問余爲易仲得標準焉豈無他人莫延平先生若也延平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考亭從先生游自謂每一去復來則所得必益超絕知新之積成已格人有如此者然延平未嘗爲講解文字其言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也延平之所以爲延平上承河洛下開考亭者在此後世儒者吹文義之毛

芳谷集卷二

十三

而染功利之指天理其冠服人欲其聲囊者可與延平同日語乎四書所以藥凡愚爲聖賢然口耳者猶之未嚙而吐安能效天啟聖明進士業先四書自漢唐以來未有然爲士者身履之以輔世長民則可筆傳之以譁眾取榮則不可雙峯先生不踐場屋今科舉先四書則士者不當自外場屋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此一言可深省也條儒先之說以收科而異時賄政市儉無以異於刀筆之仕者豈惟累科舉且累四書矣易仲粹整沉篤前瞻延平可謂有其質者也肆與人同簡而行不與世俗同條學

與眾同方而達必與聖賢同域凜冰壺於塵窖皎秋月於暗室果能此道豈止於石洞有光而已

西洲詩集序

西洲胡君少有詩名東南長而中州鉅公如盧疎齊姚牧庵皆翹企譽贊其得意處落筆數百千言不休如河決海運橫放亡極惟盛唐時高適岑參諸人筆力閎贍有此君宜頡頏其間下視郊島寒澁跼步顧影不足道也余嘗論詩自漢魏以降大抵沉湎乎山樞蟋蟀其托物引興以紓長懷寄永慨皆祖離騷蓋變小雅之遺聲也謝安石階庭言詩過舉楊柳依依

芳谷集卷二

十四

以對而安石謂不若許謨定命遠猶辰告安石之志在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者或者反謂過爲得則非矣又降而唐晚宋字五七而雕飾無遺巧於是楊柳依依之遺聲乃復盡散而雅幾乎絕賴唐杜氏韓氏詩行世不泯宋黃山谷陳簡齋曾茶山振微引墜式克至於今日數十年來何地何人不詩若以五七言珠穿綺簇莫能相尙獨西洲胡君雅麗汪濊如千載一人歌庶幾廣哉熙熙氣象並時者乃始辟易君自謂以選爲骨而其高處若不相似余疑君別有根極他日君過余曰僕嗜吟甚不可解於心然謝良齊有

一言爲文人無足觀矣未嘗不三復斯言以詩人名
豈吾志哉余爲鍊然敬畏信君詩文之外所造深矣
如是則合志安石以邁荆前孰禦何但高岑之與倫

余湘甫宜庵序

余湘甫星談而市隱號宜庵今年將築宜庵端齋王
先生既諗人以其榮冀多助矣湘甫復徵余言余謂
湘甫號宜庵何謂也湘甫曰僕鈎簾坐肆客常滿各
語以所宜夫金火剛而水木柔機槍惡而景星善人
稟得其偏而不能矯則害于而身是故剛者語以宜
柔柔者語以宜剛惡者語以宜善善者語以宜勿爲

芳谷集卷二

十五

柔善他皆類此至若長民者宜惠愛執憲者宜明慎
躁進者宜徐狂馳者宜靜富宜勿歛怨貪宜勿過求
子宜孝婦宜順兄弟宜友僕星度命觀所稟受審
所趨向拳拳語之此所謂宜也若僕之所宜僕不自
知也世非可治工不可世不耒耜農不可家無千金
之儲商又不可昔者嘗吏於縣矣人比之倚市門秣
驛既惡乎可是以在此不知宜否也余聞之竦然曰
予之不知乃真知也古人誦往聖道術者不在朝廷
必在下數之中此宋忠頁誼所以一遇其人而忽然
自失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子

居甚宜又居人以所宜其號宜庵不亦宜乎人宜多
助築庵以居子余方宿春遠役雖羞澁姑爲之倡云
白雲察罕平章賜白氏序

賜姓命氏其來自古平章白雲公才猷超卓聖天子
眷禮優隆因公告老賜白爲氏自今至於永世自一
身至萬子孫昭受寵錫河山帶礪苗裔永存丕休哉
此人臣非嘗之遇也中外名公卿大夫士詩而序之
既詳矣僉事黎君介景君來言曰子名能文辭者此
獨無言不可余辭不獲命而釋夫子涅而不緇不曰
白乎之指而言曰天下之物幹革羽毛絲縷未有涅

芳谷集卷二

十六

而不緇者涅而不緇唯玉而已是故玉之貴舉世無
以加君子於玉比德焉乃今聖天子賜公白氏豈非
以玉比德而使其子孫世世不可涅緇也哉余聞公
處通顯如韋布一旦致爲臣而歸淩雲抱月遺埃墟
之溷濁舉凡天下之污無足以浼公者昔唐白太傅
清修忠諫爲元和名臣光耀簡冊今白雲公清修同
其退又同白傳不得專美其受氏也可謂榮且稱矣
雖然此家法也自今以往子子孫孫必也繩武紹德
清白以傳家精白以承君然後不負賜氏之意不墜
受氏之美一或涅緇則非白玉之白非白玉之白則

白斯下矣由是觀之公之受氏可謂榮且稱而公之
子孫可不勉歟黎君要余言夫言不足以裨世教雖
工無益故云爾然揚聖天子之丕顯休命以勉其子
孫者亦豈非公之志也乎

贈又玄吳君序

新安吳君孔亨以相字名江西四十年定猶豫決吉
凶成敗蓍龜有不及蓋易卦深幾兆芒微不若孔亨
之言明白而易知也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
滋而後有數人作一字象也有所闕不成某字有所
增可成某字筆訛乃類某字滋也由是吉凶成敗出

芳谷集卷二

十七

焉數也又六書有指事有會意有假借此字問某事
指事也視其缺與其可增會意也筆訛因假借矣余
觀孔亨相字大要不外此但孔亨聰悟絕人鋒銛機
熟人不及也然此不過程邈王次仲字秦漢以下字
爾若籀文若科斗若鳥跡不知何以相之厥今綸綽
揚廷符印宅官白麻黃牒爛然天書在諸字之右余
語孔亨此字敢相不孔亨曰子前所言得吾相字之
粗爾世間萬法不出陰陽五行以字盡求之從則上
陽而下陰衡則左陽而右陰方平爲上曲直爲木流
動爲水橫斜而銳者金上騰而銳者火來客有隙隙

日辰有休王吾以此相之若籀若科斗若鳥跡皆可
而此何不可所不可者一代聖作絕出古今草茅賤
士嘗相之則罪也余嗒然愧君言疎齊盧公號君又
玄由今觀之揚子雲識奇字比參陰陽六甲故玄孔
亨相古今字究測陰陽五行故又玄疎齊真知孔亨
者哉君微言因書以贈

送劉君序

聖天子開億載太平設科蒐真儒興善治六合詠仁
萬世誦聖猗無盛哉丁巳秋試士如制士歡欣踴躍
上饒劉君自謙之子堃踵門言曰家君宦役湖海命

芳谷集卷二

十八

堃守閭今者母命之曰汝曾祖擢上第汝祖預鄉貢
世爲儒家宜就舉圖襲世美堃居行焉從敢決于先
生余曰試士詔書也子又重以母命子之母其聞陶
孟之風而興起者哉世科宜繼世德宜懋世業宜修
德懋業修科未有不可繼者子之母其屬子也不淺
矣余聞子之家在長川大谷之中英秀清淑之氣磅
礴鬱積異甚于之曾大父大父收科策名雖其材越
軼儔類亦其地靈發洩然也數十年鬱而未洩安知
收科策名不主于子子往勿疑往而捷明年對天庭分
天職余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

送董禮存信州儒學教授詩序

禮存董君教授廣信儒學君先爲初庵書院長邑人士嘗坐講下故爲歌詩餞君俾余序所以洪惟聖朝興學崇化思得真儒致善治匹休三代賢科先子朱子四書道至隆也昔子朱子倡道南方難疑答問具集中唯君家宗老榮澗先生穎悟渙然最爲高弟君今日泮黌所授受必原昔日雲谷所講明木鐸載揚如久閉之雷垤封皆驚久旱之霖焦卷皆榮此余所以爲廣信之士喜也矧君號禮存禮安所存豈不在視聽言動間乎夫四者之不敢忽以正身也未及正

芳谷集卷二

十九

人也然卒之身正而人莫不從者蓋天理人心之所同有倡之斯應道之斯行矣此余所以尤爲廣信之士喜也然禮存有要道子朱子答榮澗書有曰敬之一字近方見得伊洛拈出真是聖學端的要妙工夫只於此著實用工不患不入聖賢之域旨哉言乎此非禮之所由以存者乎此君家宗老親傳第一義君應爲學者言余不應爲君言然四十年來贈言者例尙奇新語若此者指爲陳言腐說更詆訾之此子朱子之學所以晦而聖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孰知陳言之爲精義腐說之有妙味故雖君家所有而余敢

更贈焉庶幾廣信之士知精義妙味之可喜則說樂將自此不厭而非徒喜也廣信號英俊所聚義理之宅紹興大魁汪公則子朱子畏友紹定大魁徐公又子朱子門人陳君文蔚高弟徐巖巖絕之境鵲湖清幽之濱必有樂統緒之學而人不及知者尙肯爲君一出其於君之家傳當有不符節而合者則君之喜又當倍於廣信之士之喜也烏乎真儒善治非口耳筆舌可及也聖明之思治切矣教授之官守治矣尙勉旃哉詩凡若干首是爲序

送彭皆春序

芳谷集卷二

二十

廬陵彭皆春純明篤實君子也而其齋曰寓橋齋史公書之君最爲雪樓程公所賞譏然蓬轉於廣右海南北筦管兩江之間得一冷官如獲石田今又萍寄豫章將歸廬陵上章貢驛驛驛定而冉冉老矣客或笑曰君寧終身寓邪召之不可苟也其有今日官也余曰不然人在宇宙間皆寓也而彭祖乃以久特聞人暫而彭祖久君之寓不有羨於此哉今之靳君者豈不以軒冕之來之晚乎夫軒冕外物之寓乎身也昔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不我寓而強求之於是負乘而致寇錫帶而三禡者曾是以爲榮乎人

有至榮者寓而人弗之省也何也心爲郭郭而性寓其中所謂天爵良貴也顏子三月不違所以存此也而身則寄於陋巷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懼其汨此也而身則托之環堵二人者終身未嘗軒冕而日月千古其榮無以加焉又安知皆春之寓不有美於此哉形寓於宇宙流行坎止委順而已性寓於心目間主人翁在不此往聖來哲之望而區區焉皆春願之者也異時行方如愚之回壽若久時之祖則君之名齋豈不兩得之也客語塞乃次其語客者爲序

贈徐義翁北行序

芳谷集卷二

二十一

虞上下庠夏東西序殷左右學周東膠虞庠皆大小學重建漢擇年十八以上者充博士弟子唐州縣學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而小學無間宋三舍法行而小學一皆肄簡家塾而已皇元興學崇化陋漢唐追三代外臺勉勵倣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皆訓導之自皇慶以來東南學校誦弦聲風動雷隱矣不休哉然勞倍則功倍勞半則功半逸則罔功者唯今之訓導爲然不徒誦誦而已視其冒曉而閑其鴻鵠將至之心如騶騰猿如馭奔驥稍縱則敗羣圯類有矣其視唐宋倚席者唯評其詞義之高下其優劇

相去不亦遠哉初外臺擬訓導滿三歲與正長既不果行省擬與論錄又不亟嗟夫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未必不由此也此提學者之憂而余末如之何也已余所不得已於言者臨川徐義翁職龍興路學訓導滿三歲弟子以蒙入者以聰出以鈍入者以銳出其功如此其勢可知矣乃不得被半紙之授需斗食之祿則慷慨欲北行或曰今朝廷方重名爵義翁之行遇合未可知爾余獨以爲不然夫器玉者純於玉則瑨知其賤不免於用瑨則山石皆待沽矣食功者止於梓匠則路人知其不與不免於磨路人則毀瓦畫墁皆求飽矣今義翁其材玉也其功梓匠也任選舉者不用義翁將器礫而食路人手非所以重名爵也其必不然明矣其用義翁必矣雖欲勿用瑨瑨瑨瑨尋引規矩其舍諸延祐己未三月甲申

送鄭大使之廣東序

芳谷集卷二

二十二

廉訪使卽漢刺史職也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竟以病去及王尊爲刺史至坂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余以爲叱馭是也王陽旣爲刺史將指行部謀身可哉余所爲許其是不者方今庾嶺南

談者以爲偏且遠風氣異中州仕者不欲往往者又欲不久居故於其職業無憂且勤之心由是民俗日益荒陋倘有賢刺史如王尊者忘其身不怠其職爲朝廷剪蛇蠱之暴橫均雨露之偏枯易其荒陋納諸良馴此誠南粵大幸也余耳目所接者廣東廉訪使如王陽以病去者多而叱馭者少官吏積玩赤子或爲龍蛇朝廷乃命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鄭公爲使魁息存全之唯公慷慨直前不以偏且遠爲疑也夫其恭上命如此軫遠民如此視融海若效祥介祉必矣而何火維炎嶠之足憂哉或又言風氣與中州亦不甚異食有海之百物果有丹荔黃蕉花有素馨山丹其人少爭訟喜游樂使者無以南粵視之則嘉政美俗與江東西閩浙不異自公此行始矣

送張伯高郎中紹興路總管序

江廣地方數千里出鎮者貴戚近臣政令惟元僚得可否之至於和如鹽梅諧如宮商相臣之名美而遠邇迓衡元僚之志展而蒸庶蒙澤若此豈易能哉余讀左傳國語見鄭公孫僑比貴卿顯諸侯獨能開導調採使底於道意後世未必有繼之者來江西訪得伯高張公公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于人

芳谷集卷二

二十三

心余非強附之古人蓋今人既弗及矣雖然言出而人爭者必行爭於人者也公孫僑曰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伯高從事斯語蓋久毫饋饘謁揮斥戶外以故上而敬下而順雖有抵牾卒皆信從若此豈易能哉異時雍容廊廟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吾知齊賢士遜輩不足爲伯高匹也公被璽書牧會稽行有日兩道官吏士民愁蹙失據而相臣尤戀惜之昌黎送陸欽州曰欽此大惠兮施於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似爲今日發然余謂人之戀公者猶負暄者之戀冬日也方陽谷初升光景下燭則

芳谷集卷二

二十四

墻隈合畔有私其煥者倏然正中遐邇畢照則向之私其煥者亦無不被焉江廣會稽猶強墻舍畔也冬日之愛既先曝而美矣他日公討謨廊廟尙得與六合八荒同此美曝而安用齋咨涕洟爲哉公之行也諸士爲歌詩以著去思而謂某日子盍序其所以不得辭

陳文穆收堂序

三代而上書不多而聖賢多三代而下六經諸子百家梓刻日傳萬紙書不少而聖賢少夫何故收書者貯之庫笥而不貯之虛靈之府神明之舍故書自書

人自人此大患也饒康山陳氏宋初獻書一監賜號清白處士後嗣子孫決科預薦世爲清門收書益富陳君文穆之尊翁福堂曰收而又以名君之子於是江東西名人勝士題辭賦詩美之甚眾復扳余言余謂書載聖賢之言行爲多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此言豈欺我哉中庸論學而知之者以博學爲先則書非兼收不可以爲行爲要則徒收烏乎可余嘗陋李淑部鄆圖書十志五十七類而其所以訓子孫者曰汝曹善承之世守之毋爲勢奪毋爲賄遷噫豈有博學篤行明強之君子而可以勢舉

芳谷集卷二

二十五

賄遷奪其書者不飭之以其本而防其末如李氏之云書直玩物爾嗚呼悵矣昔彭世昌謁考亭問所爲來曰象山書院陸先生不曾藏書此來爲求書考亭曰緊要書能消得幾卷何必役於物此言真有味今老矣不喜爲無益之言因君扳余言不覺傾寫及此此以三代人物期陳君父子也豈不得其所欲也夫豈以余言爲厲己也夫

送陳質夫察院書吏序

若稽古漢陳咸以劾石顯聞唐陳公以斥盧杞聞宋陳瓘以彈蔡京聞指佞觸邪一姓擅之爲宇宙瑞物

盛哉任風憲者可不企齊而況有矯之後乎陳君質夫行介潔而材敏達從事湖南南北江西憲治風軌卓

然選陟爲察院從事六察之柄得玉雪其躬者佐持之斯宜稱矣江南自孫吳來中間自爲國前後垂五百年其材非不多然躋世小康亦無幾爾豈物眾地大平治之不易哉聖朝奄甸東南分三行省而一行臺董正之其嚴且重可知也江南之望平治者獨盼盼焉於此又可知也年來冠豸乘轡極天下選人謂鸚鵡橫秋鳳鳴陽凡所建明若重名爵澄吏籍令人耳目蘇醒質夫此時執簡泚筆以先後之如玉良造父駕輕車就夷途而飛黃驥襄爲之驂服也積日月厲操行一旦有官守言責子子康慶復瑩中三君子有光必矣君行有日學校朋游爲歌詩送之而虛卷端以告之曰子宜序余知質夫久雅欲薦君家所有以爲祝規不復辭

寬居胡先生文集序

辭所以析理辭修而理明是以謂之文也後乃有追琢組織以爲工者未若四十年來詭經反理鉤棘斷續罵譏調笑之甚也余於江西凡三至慨此久矣若寬居先生之文雅麗光潔激昂曲折理未嘗不亘其

間蓋卓然獨異於並時名能文者之文也夫萬形皆有弊而況空言苟無理以本之欲其不朽得乎先生之文族媚既侵傳之其外孫羅君拔余題辭余謂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此先生四十年超然異於人者如愚喜拙統緒在焉先生賦之此天理融一之驗謂斯集不長留儒林文苑余弗信也

送李榮然崇仁丞序

聖天子設科擢用海內孝弟忠信文學之士歲戊午康山李君榮然中其科調撫州崇仁丞蓋自漢至唐宋無不以廷對入官爲榮雖尉簿凡刺牧無不與爲

芳谷集卷二

二十七

禮惠利足以及民祿足以逮事育故榮也今願祿不如古往往空乏其身事涉興利除害官長洎典案牘者輒能拂亂吾所欲爲雖苦心志無益他日以事詣府吏摩以肩不顧揖庭立與府史無辨督賦役懼失期會則勞筋骨餓體膚无有不有矣方李君未收科時體粥之養魚菽之祭可無外求味先聖之遺言採六藝之微旨有以足其樂於己乃今一旦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府史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拘迫之地若此者其足以爲榮邪雖然此孟子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而異時勝大任者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先儒

謂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及其餘余願君暫息乎其已能者而勤乎丞之職業身雖空乏而毫饋饘謁絕之益嚴興利除害彼雖拂亂吾所爲吾終不相與得罪於民寧勞筋骨餓體膚而不使失期會夫如是則榮雖不足藉而辱既遠矣天理不可泯公論未嘗瘖錐穎呈露聲實流聞而大任於君乎屬必也夫市獄賄政拍泥揚波四目四聰電視霆怒故設官取士爲蒼生一洗之李君可不欽乎哉唐循吏李素立蒙高祖恩顧特異有司擬雍州司戶帝曰要而不清改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後竟封侯此循吏大任之踵武今日之不足於榮者安知異時不赫赫於天下後世乎

芳谷集卷二

三十八

送方方山教諭序

邑教諭方山方君專席五年偶余入湖北憲幕校文江西繼又提舉江西儒學未嘗得從客接緒言也余方致其事而歸則代君者至而君且謁選去矣廣文官冷而邑學尤冷惟講學惟宜書言爲教學半余不知君自程督何如然望眉睫比五年前益和粹篤實且教鄉邑甚不易能使推人勝友爭爲詩以惜其去則講習之相悅可知矣君去此必爲正長古者仕而

學學而仕相爲無窮其學也非章句誦說之謂其仕也非富貴利達之謂立人達人學卽仕也尊美屏惡仕卽學也由正長至郡博士非有獄訟求情察辭之勞可以大肆其力於學學進矣仕未進猶進也仕進矣學之進者未至焉猶未進也昔乾涸間方公崧卿由教授越州後累秉麾節葉水心稱其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此仕學兩進之模楷方山君尙企齊哉異時再望日曉尙得以學古之疑仕今之難質於君而賀君之進也

重贈董仲穎序

芳谷集卷二

三十九

董仲穎初奉省檄補府佐吏也余序贈之詳焉不意小却補州佐吏三年未嘗筆楚塵埃間非廉勤疇克爾州乃復舉之府斯舉也可謂不蔽賢州名人勝士詩引荀束俱以介潔材賢稱又可謂賢賢也昌黎謂下不求其上上不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余尙借其論未大也苟溫飽則不戚戚矣豈下求其上之志哉獨范史贊王襲能推士曰士進則世改其器賢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爲長者以不爲爲難乎此言真有味也余評仲穎孝似

召內不謀利似仲舒強直似宣能計策似昭能獻替似允不特府佐吏之器也前太守失於舉用當是時殆同於折枝而不爲也然猶可諉曰試其文未試其行今應試而無不可昭昭矣按王襲爲汝南太守好才愛士首舉黃叔度陳仲舉袁奉高獨叔度不爾仲舉後至公輔汝南亦司空太尉以功名終盛位有赫赫之光莫汝南最故併爲今太守願之不特爲仲穎新一顧也仲穎將需次於府與客訪余林下將筆此重贈客曰仲穎文儒今秋賦在卽予不作之使與焉書乃贊之使參鸞行子何說以解眾惑邪余曰王湛有言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試之場屋者言也試之官府者事也以夜之學疇昔之志傾寫于數刻之試而胷中未嘗有一日效官之備也政體誠於吏可不視其僚自受傳之日爲學製之始比於試官科者固若駕輕車馳康莊矣禮曰儒以道得民要在均之以道得民爾班史傳循吏六人襲遂召信臣明經甲科而文翁朱邑皆郡太守吏後世豈有優劣之者哉客諾塞因併著語客者爲贈云

送汪子磐山長序

歙爲江左名城汪氏爲歙甲族宋炎紹間汪氏秉鈞

芳谷集卷二

三十

持樞者接武盛哉蓋黃山秀奇甲天下其靈異英特之氣磅礴鬱積鍾毓如此汪君子磐先大父高文還學芥拾科第而弗克顯融融在子磐父子不疑也君來長初菴書院凡七年齋榻幽獨簞食瓢飲晏如爲文務去陳言劬書劇嗜炙模模範範學者無間言一旦代者至由是而官吏部由是而第奉常蓋七年者其學之歲月而自今日已往皆仕之歲月也雖然古之學而仕仕而學如車兩輪不容缺一方其學也非章句誦說而已修齊治平之本禮樂刑政之經觀其會通所以仕也及其仕也非富貴利達而已去就進

芳谷集卷二

三十二

退之節經綸參贊之業時措從宜所以學也若夫學焉而以入仕固今日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如古者之仕而學或知學矣而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是以植立之卑成就之陋雖貴窮人爵而不足以副蒼生之望厭士大夫之心也然則振起山川之消歇張皇絳冕之缺絕第一等爵雖不可必第一等人在我而已學而仕仕而學古之學者何爲古之仕者何施在子磐加之意而已君之解組也邑名人勝士爭爲歌詩寓懷賢惜別之意而余拙不能詩姑釋古人學而仕仕而學之旨以致切偲之助

倘不以陳言視之又以其仕之歲月爲學之歲月則君之所至其可量也哉

太原族譜序

太原族譜者王君聚翁所作也王以爵爲氏虞嬭殷子周姬之後皆有王氏而瑯邪太原之王則周靈王太子晉子宗恭之後也其後僑居江左族尤碩蕃今譜斷自欽來德興者爲始祖而繫之太原者著始祖之所自出也禮曰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古有大宗以收族今宗法弛猶賴譜可以收族也人之言曰宗法弛故族不可收以余觀之所謂弛者特無采地

芳谷集卷二

三十三

之人以世世合食序昭穆而已其異邦來徙居者卽所謂別子爲祖者也其長子則繼別爲宗者也長子之長子世世承之所謂宗子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或宗子而無子則族人當擇近屬昭穆相應者不論貧富以之承宗而共宗之宗子沒則族人皆爲齊衰三月如古禮可也其始來此邦之祖伊川程子則以立春祭之必宗子而後得祭以余觀之斯祭也族人皆不可不與不可作子豺獺也莫若三月上旬筮日卽墓而祭族人畢集因序昭穆或宗子之力弗及則族人協力具饌而宗子主之胙必均于貧不能具者

如此亦足以尊祖敬宗收族矣若小宗則自斬衰而盡於總麻今之五服之內是也蓋去始祖世數既遠則不必有小宗祀也余平生最病蘇明允族譜引曰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又申之曰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斯言也兒童熟讀其口往往視族人無服者若途人爲當然矣此大不可也譜引又曰唐長史味道刺眉州卒官一子留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曾不思此所謂別子爲祖子孫百世承之今不特祭不行而譜且不及可乎民吾同胞情可盡

芳谷集卷二

三十三

於族人乎親可盡於始祖乎今太原族譜出蘇譜遠甚其大宗可考而知也欲植宗法在舉而措之爾王民自鹿鳴先生以詩禮傳家可齊公又參扣朱呂二公遂悟朱子全盡心體之微旨爲能脫俗學而探聖傳文獻相承至今弗墜故聚軒君修譜體道君貽書以序引屬余其惇族厚俗之意疊疊不能自已可謂賢也已嗟夫如鬻如髦我是用憂學而不知道者且不免而況流俗之蚩蚩乎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二王君可謂豪傑猶興者豈無聞王君之風而興起者哉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余因王君於斯世尙有望也不

欲以無益之言塞請乃揆夫尊祖敬宗收族可行於今者而併著蘇氏之失使覽者得詳焉其於惇族厚俗或小補云

信州路買住總管刊陳古靈諭俗文序

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四端萬善根於心則與物異或肆情慾欲失其恒性則是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也人無以異於物則民彝大泯亂矣帝興王起設官以爲民極政欲使斯民率人之道而異於物爾然所以爲人之道各具其人之身故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者教行則刑不用也世遠官媮牧民者惟簿書

芳谷集卷二

三十四

期會以爲大故及陷於罪則稽法律以治之豈所謂以人治人者哉廣信總管簡齋公慨然念彝倫之數不可不叙舊俗之汙不可不新取古靈陳公諭俗文暢闡而警教之以人治人其言反復諄悉可謂得新民美俗之機要矣紹熙庚戌朱文公守漳州嘗刊此以諭其州民簡齋公系出高昌地相遠世相後行乎東南若合符節先儒謂四海之遠此心同此理同千古聖賢未嘗異者豈不信哉矧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禮之宅扶植遺緒爲後生法豈無若徐斯遠韓仲止趙昌父其人今幸得賢師帥警教于其上興仁興

讓從今日月冀矣豈但簡齋公匹休朱夫子於此邦有無窮之聞無疆之教思而已哉

送彭幼元贊府序

幼元彭君丞德興清標出俗能幹絕羣邑人士揚榷美實謠來暮而歌去思渠渠娓娓謂君不負丞至元以來未有也洪惟聖天子越度百王台德堯舜思得真儒臻至治以孔曾思孟暢闡堯禹舜授受心法俾大漠流沙之外皆得通習而舉任之自有載籍以來未有余丞校文庶幾得不負天子不負所學者今幼君不負丞非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不能也余評幼元

芳谷集卷二

三五

不負丞崔斯立未免負丞何故幼元任理與長官爭可否棘棘不苟同文書行必當理然後涉筆署苟不當署吏視曰當署幼元賴之矣斯立一驕傲跡日哦二松間直尸素爾雖然崔斯立未免負丞自謂不負故度越之易也陸敬輿不負所學誠不負故企齊之不易也唐賢宰相多矣獨敬輿者胡致堂推爲洙泗之徒真西山斷其有宰相之學惟其所學醇正淵洁故其正已格君謀國用人如發放會以賙貧乏如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無不足也幼元知企齊之不易而向往步趨之不置豈有不及者哉相天下與丞一

邑位雖不同而理同窮理者爲學之要任理者爲政之本吾知有理而已歷之以丘山而身不屈戰之以虎兇而色不變而況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之瑣瑣哉此不負所學之大端也不負所學斯不負天子矣四十年來東南士或消聲林藪或未忘爵祿然材學兼茂者亦無有幾人故東南之人望日以輕余甚病之今幸科目搜覓儒使得敬輿一二輩則科目重人望丘山東南增氣矣故凡以科第奮者余同一欽遲而尤在幼元也幼元之解組也既過余別他日以書來曰先生不容無以教之故以尤欽遲者勉焉尚不

芳谷集卷二

三六

使余爲空言也哉

送徐方塘上林簿尉序

曾南豐言南越偏且遠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風俗尚陋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此論誠然以余評之豈獨吏之非賢哉自唐以來猶未免鄙夷其地守令以遷謫往者十六七幸而得韓退之柳子厚則陽山柳州幸甚而不皆二公也非遷謫往者則東西二大府自辟除視情分之踈疎而賢否或不暇擇故居官者大率苟且無憂且勤之心所以入中國千數百年而其俗尚陋也皇元奄甸東南五嶺南無復遷謫往

者三歲則擇胸中有冰蘊者泣以御史擇人而授命
既下則給驛以遣此事度越百王聖人能以天下爲
一家皇元無間然矣延祐己未外銓而同姓叔父方
塘公以欽州教授轉而蒲尉上林公學遂材高幾于
君子之不器而不得實用聞命下汎然不爲喜聞嶺
南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聖賢用則行先民老益
壯公兼有之昌黎所謂真知輕重大丈夫者公其人
矣聖朝所以化民善俗者得公真不負也然則爲越
人洗其陋俗而同於嶺北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在公
此行斯越人之幸也夫公之行恒所往來者皆爲歌
詩餞行而明善猥不能詩故爲之序以賀越人云爾

芳谷集卷二

三十七

元德興徐明善志友父著

說

耐聞說

予友黃君聖可號耐聞求說於予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願我我揖君坐語甫一刻天行四十九百餘里聖人察焉故惜分陰君以閒自命不可請更之君曰吾所謂閒不汲汲於富貴利達云爾子姑聽乎方少時欲芥拾科第曉倚窗夜讀燈不敢頃刻閒也既已薦於鄉當試禮部惴惴然文墨不足雄其

芳谷集卷三

一 孫章叢書

間勞益甚方是時爲士者皆然不意科輟吾思場屋之文於天下國家無補幸甚休其勞而凡士者又往往不堪其間有去以技術鳴者有去而買取贏者有去而結綬於刀筆輦金於縱橫者是數者吾皆不願獨匡坐蓬蒿環堵之中隕然而已所謂耐聞如此子乃改容謝君曰當世之士得見耐聞者可矣先儒謂科目設而聖賢之學微今科目輟而聖賢之學益微人欲無涯異徑同壑富貴利達之情不以科目有無爲增損也而聖賢統緒不泯絕無幾矣使凡士者在今日皆如君則斯道猶有望也雖然耐其次也耐久

而樂上也予聞內重則見外之輕德深則見誘之小既以彼爲不當汲汲已則閒爲已真適奚耐之足云他日訪君東湖隨柳傍花幸爲我賦閒中之樂

張伯大字說

碩之義大也在詩專言碩其詁則大也兼言碩大則碩以貌言詁曰壯貌佼好也大以德言詁曰德美廣博也人貌有碩不碩然人異於物一人足以當兆物雖不碩猶碩也至於德則其大不可爲量在擴而充之故有億人之人兆人之人所謂大人也寅齋張公名其令子曰碩字曰伯大不鄙命余以字之說余不

芳谷集卷三

二

敏嘗聞南豐曾公云人皆欲善其名字而不皆善其行特假借以稱道云爾不謬乎身莫大焉今公父子自爲師友孳孳焉欲善其名字者必非假借云也其命余以字之說豈欲續繹訓詁稱道而已哉夫貌所以著德也德所以充貌也大學曰在明明德明之又明以至於充寔光輝所謂大也辟面盎背山立揚休所謂碩也佼好不足云也然德之大也有要趙文子晉之世家也既冠偏見諸卿大夫乞言焉范文子告以古者德既成又聽於民誦諫獻詩風言考事盡戒之術也趙武歸見張孟而語之孟曰從范叔之教可

以大由是觀之先民有言不自大則大其弗信矣乎
余於伯大未見顏色然辱愛於張公有加不欲其爲
千人之人萬人之人而足也故誦所聞如此伯大有
取焉他日望其眉睫而知其碩大無朋也已

霜筠說 爲羅益堅作

晉人謂羅君章荆楚之材予以馬貢考之荆楚之材
竹其一也物適於人用謂之材人適於世用謂之人
材今石林董公以霜筠爲羅君別號者蓋以有用之
材待君也予家故多竹工取材焉必再霜三霜者蓋
竹之材在筠筠之堅在霜非但以其不改柯易葉於

芳谷集卷三

三

霜也竹之材甚美而用無不周十二筩用之律而度
量衡由此起孤竹陰竹孫竹用之樂篋席筍席用之
朝燕籩簋用之宗廟饗簋用之聘享錫用之符節筍
用之軍旅而簡用之文字其用莫重焉其功莫鉅焉
凡皆以筠也土何可以不如筠哉自科廢三十年榮
念摧落亦既如筠之霜矣或者遂荒其有用之學而
暴其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況人中處乎兩間凡職
分所當爲者禮樂制度服器無不繫焉必也殺育所
載皆考其故而究其極一旦當事任近刃而解若破
竹然如此則不特荆楚之材而天下之材矣亦猶筠

之美於東南而材於天下也羅君之先君子材高而
不及用其大用將在君君來微言予聞晉人愛竹清
談云爾君器用大備措則正施則行此禮記者論筠
本指故揚權其說贈焉亦淇澳切磋之義也

札法榮甫字說

榮甫札法君以字行久矣一日求字說於余余謂世
之榮其字者不獨君也夫所謂榮其字者豈不欲好
爵以榮于身豐屋鼎食以榮于家衣錦晝行以榮于
鄉且久榮而無辱乎一榮與一辱古今常相對余自
兒時習聞此言唯君子處天下之至榮超然不與辱

芳谷集卷三

四

對夫何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已矣故人爵之未
從也則一鄉一國以及天下莫不尊仰之如王公及
其人爵從之也則功在當時澤在後世名在信史百
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無他榮之自外得者未免與
辱爲對獨自內得者其榮無對焉君勉乎哉君年及
強仕方陸沈臺屬避遠貴要敬狎賢士大夫忠信樂
善蓋有之矣仁義可勉而進也昔韋宗見倬檀歎其
明智敏識知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以余觀君殆庶幾
乎然則君之榮其字雖與人同而他日之榮于身于
家于鄉必有超然獨異于人者矣

葉志道字說

道惡在人，是也。人與道不相離，凡而事畜交際飲食作息皆是也。而必曰志於道者，終身由之而不知者，非物之物，物之人，爾匪徒知之，又求合乎道之所自。然者，非人之人，所謂人之人也。人而不得謂之人之人，惡可已。故尚志志之所鄉，穹山鉅海不能限，銳兵精甲不能禦，自不恥惡衣惡食，始至飯蔬飲水曲肱而樂終焉。用之則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不用則退藏於密。此志竟成時，葉君名志道，字士心，廉訪李公爲更今字名，卽字至當歸一。而今而後君自謂志道是。

芳谷集卷三

五

尋常提起時，篤由內也。人謂君志道是倉卒喚醒時，勵由外也。其積力久，心卽道道卽心，無所事志而子人之人，萬人之人，不足以待子矣。雖然，大道甚夷，旁有欲岐，什伯其人，顛倒相追，走疾獲多，招子並馳，子不人同人，謂子癡子行，負道遠渴飢人有盈色，子或忸怩，此時志帥勿棄，鼓旗聖有明訓，差之毫釐，勗子貞心，聽我若辭，子思無邪，以車任任。

梅林說爲曹仁傑作

梅比於人，其絕德者歟。凡濟人者，必有實語以梅林而三軍無渴，是則名可以濟人，求諸近古，郭令公傳。

呼免胄而遠人，羅拜司馬公邵先生居洛而爲不善者，恐二公知之，蓋其大忠倬行，字格遠邇，故能如此。唯梅似之矣。且物以多爲貴者，少則不足，觀以少爲貴者，多則不足。揚獨梅也。一枝半樹，則見者如雲，巢由不覺屈膝，至於繁華，照吳纁，綵無際，則又如清白滿朝，媚于天子，瑞慶開而光霽長也。實旣佳而名有補少，可喜而多不厭，然則梅比於人，其絕德者矣。曹君號梅林，求贈言。夫託于梅者，眾而君獨託于梅之林，豈不好其實，且尙其多耶？雖然，好尙不可以如是止也。必君之好善如火必熱，如水必寒，如梅必酸，則

芳谷集卷三

六

聞君名，當有津津然者。君之尙清白如梅，特出于紅萬紫之上，則或環堵離羣，或天衢彙征，人將愛慕瞻仰，有不容已者。夫微言將以畜德，則空言無補。對君梅林，當有愧色。乃爲說，勗君願寔其所好，尙有美實，必有令名。梅雖絕德，吾遲君矣。

學而時習說

學之事，大學之條目是也。學之義，則效先覺之所爲而已。其曰先覺，自孔子言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自今學者言之，堯舜以下，書契以來，凡嘉言善行，可效法者皆是也。而孔子集大成，故後覺必效孔子。

而百聖云爲舉在是矣人性皆善先覺所爲無不善之雜由體達用也學者效先覺之所爲亦無不善之雜積久與先覺之性不殊因用明體也日復其初者先覺後覺性本不殊今而後復如其稟受之初也夫子生知未嘗自謂生知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曰不如丘之好學曰有顏回者好學與此章學字非有輕重差等也唯其效先覺之所爲故不可以不時習如堯舜稽古我效之堯舜精一執中我效之堯舜親族察倫爲古今治平之極我效之深造自得便是堯舜其間多少工程故朱子釋以學之不已又曰時時

芳谷集卷三

七

習之則所學者熟卽夫子所謂學不厭不知老之將至也此一章學字該知字時習字該行字故朱子或問中說知行其實知在行先不知則無所據而迷所當行然行其所知大是切要故集註只說行曰效先覺之所爲更引謝氏坐如尸立如齋以釋時習則學不在口耳而在躬行明矣程子謂學者將以行之是日可見之行而壯行在其中先覺行之我亦行之日至行熟則所學在我者知其固有知也是內外合一也是善已明初已復而成性存存也今人但以讀書考古今作文章爲學有能一日用其力於先覺

之所爲者乎未之見也朱子之言聖人復起必不易之矣陳君立道語以所聞曰或曰時習者當其時則習其所當學謂入歲十五春秋冬夏也味之不得吾心是何與聖人異旨哉何以不日時而學習之也近年耕耨者不一皆此類因立道之言及此書以證之

菊逸說

春華似得時秋華似違世得世似軒冕違世似山林晉陶靖節見朱業漸隆不復出仕又甚愛菊故子周子云菊花之隱逸言菊似陶也人知靖節逍遙酣暢不爲簪組所勞斯之謂逸然夫子列逸民首夷齊下

芳谷集卷三

八

聖人一等其品級甚高靖節夙志聖賢任重道遠在榮木一詩讀者當有省矣他如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此意婉婉集中至謂宴安自逸歲暮奚冀直與七月無遙相表裏此所以貞而不渝窮而愈堅下夷齊一等千載之下未易倫擬也程君以菊逸扁軒題賞旣取徵余言余念自靖節至今逸居蒔菊代豈無人而磨滅誰紀何哉希賢非自逸可能流芳百世決不但在黃花尊酒間也故以靖節警自逸者塞請後之君子必有取於斯言

眞文忠公禱雨說

紫極王月潭師禱雨必雨其徒言師但危坐默存而已蓋積誠所感也余寓紫極嘗爲師舉西山真公忘愠矜三語欣然有悟屬余抄以寄焉蓋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其禱雨也猶河之必有潤也在誠通爾使禱者皆如真公行事者皆如師必雨宜也今之禱者未易語此而行事者不無微利矜名之心如其俱怠固無感通之理苟含怒蘊欲其心焦大則益以曠赫不亦宜乎或謂大早有數存其間非禱可得若湯七年旱是也余謂誠則必通然雖通也或雲不待箴而雨或雨而不澍或暫澍而繼以旱日卒不能有此之謂

芳谷集卷三

九

數通者丙午丁未戊申豈不曰三年旱乎七年猶是也必曰非禱可得是人與天不相貫也公言雲蒸雨降從一念中流出豈欺我哉

記

先樞密施田眞觀院記

佛不耕食而受田人不耕食其田而施之佛何哉佛者之說曰上能祈國永命次則而父以上法皆超度之又歸而檀越之名有瓜華梵貝之奉于寺不廢然則其報施之厚矣先樞密東湖居士施田眞觀院者紹興四年公辭官密思居後起守信州樂旁縣德興

山川風俗之美由豫章東湖徙焉公母韓國黃夫人先忠愍公之室而太史文節公女兄也葬新建縣洪厓鄉大雲塘公念德興去墓之遠而墓距眞觀近佛者之說豈不尸牖夫孝而不得直遂者耶乃施田院中寓祠託墓意其報不薄也甫百年而院僧列所施田以餉豪宦者由是祠遂微塚宅蓬顯矣嗟夫使凡寺之報施類如此則誰肯施而佛之教何以振行於天下哉又數十年公七世孫明善嘉善元善來拜墓下低回院中念時享有聚廟魂氣無不之祠何必此寓也又念先公之孝之施期於有永山川鬼神與聞

芳谷集卷三

十

之院僧而忘之乎公蓋世貌俗之氣而無憤悒於土中乎後之人而可已乎於是妥其所徹經紀封樹度僧萊墳者屬之且鑄其田之見業于院者於石雖不幸蹙削繼得善護持者收其入以祝聖人壽於億萬載而先公之孝尙永垂云大德丁未歲十月朔

聚遠亭記

德興山水甲旁州而聚遠亭據鹿阜最高勝處復甲德興幽人韻士几席其間有馭奇翼遊八表之意次則吟者得逸思於天未飲者攜醉鄉於世外至於永日娛遊雖暮色蒼然留不忍去則凡遊者莫不然矣

蓋古之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古者長民未有不選勝於地同樂於人而茲邑又山川之美則亭宜不得廢也昔熙寧間余氏叔樓單令名之樓圯而亭不知自何年至思陵又特賞蘇文忠公所題詩親洒宸翰下飾四方圖者莫不想至其處大德庚子亭幾幾半雖鹿阜形勝固在而亭不足以聚之則山川遠人而耳目陋矣是年冬令尹陳均仲憲來登覽慨然曰吾其可弗葺又明年乃卒葺之翼然如新成門垣徑級既綜既闢又命邑士倪均天倪購求自二蘇公而下詩之錢于石而散逸者置亭壁如舊觀於是

芳谷集卷三

十一

均卽亭以休其暇日或領客命觴而邑人咸喜遊息之有所也相與謁於明善曰願有託予謂納鮮碧於一字窮莽蒼於雙明此單令命扁意也豈復有說乎然牆面者憤如亭天衢者豁如景變乎外心動乎內何也遠者心之休也聚遠者內外合一之妙也本心廓然天無旁際而宇宙之廣山川之勝忽放目而盡得之外觀內體合一無間此道入之所以有得於亭也然利害得喪一累乎其內則遠者隔聚者離矣斯累也有暫忘者有寡有者有無有者凡又有得於亭者所以爲高下淺深歟今之君子遊觀之樂豈少矣

而選勝地同人樂又非俗吏之所爲也乃今陳均一旦還二百三十餘年瓌偉之觀不惟於此開爽襟慮以清政源而又使邦人知國遣吏治民務以聚其所欲遠其所見休息而安樂之也豈非賢哉不可以無述遂爲之記

德興儒學記

曠百世無真儒善治者官不知政而士不知學也學所以修己也學爲己事則講學之所士者自圖焉可也而古聖人必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學校不修國人以刺其上蓋官之政有在於是不可諉之士也官

芳谷集卷三

十二

知政而士不知學則士有愧矣士知學而官不知政甚者役士以就其一切之政可乎欽惟有元宇巨坤載甫橐千戈卽興學校聖聖相承一是以作成存恤繕完爲先此唐虞三代之政也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一歷惠文景三君至武帝始令天下立學校夫漢承秦弊學校所當汲汲者乃後之如此烏在其知政也然則今之士非干載一遇歟德興號稱多士而今佐蒞茲土者罔不欽承上旨大德九年主簿幾處人旣新禮殿而講堂獨以歲月久書閣以桷鑿外竄圯斜傾聚辨弗宜至大二年丞東平陳得新環視慨然曰

是豈不在我而捐俸募役士權趨之工良材政腐更朽易於是圯有崇傾者正矣仰視上覆斯翼斯飛壯好若新成焉役始於至大二年正月戊申畢於九月乙巳又明年正月綸言游頒勸飭彌渥而德興之士之學則已存恤繕完應書若陳均者其不謂之知政已乎然士之知學有當勉焉自統絕學散一轉而尚游說再轉而矜辭章王肅註學而時習之曰學者以時誦習之先儒嘗嘆今學校僅有直誦而已周程繼孟子翼承然後人知效先覺之所爲之謂學覺者體之所以立也爲者用之所以行也此善治之本也

芳谷集卷三

十三

老莊言理而不及事覺而無爲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爲而無覺也是皆不足以善治至於一以誦辭習藝爲事則體用俱廢又老莊管商之下爾是弊天下也凡此象服蘊之儼然臨之在上易匪先覺其所爲可考而知也覺如先覺所爲如先覺真儒善治舍我其誰哉此古聖人設庠序學校而聖朝作成本意也士旣抃舞上恩來謁記以無忘承之勤明善嘉陳均能知政於先乃著學之名義與士之所當知者于後

咸武祠記

神者氣之伸者也惟義所在義得氣斯伸矣而死生

不與存焉昔關雲長見襲於呂蒙不得全首領以佐漢然天下到于今廟雲長而不廟呂蒙何也漢賊不兩立權臣於操則義在雲長故其氣伸而神也余邑廟祀神董端公唐爵御史天祐中爲八峇將首一日賊自浙來力戰乃自斷其首天爲動威雷電晦冥如有戈甲旗麾甚盛賊乃潰走神挈其首以歸未至家墮馬死馬不復受他人既策久之亦死里人念保疆奠民功不細也廟神於藕池早潦札瘥禱輒應至宋崇寧丙戌幾二百年改作新廟神從六世孫博士衝爲記事備記中又二十餘年當元至大辛亥里人江

芳谷集卷三

十四

夢得重修西林祠堂蓋宋景定壬戌余思中江時所建久而敝也祠旣飭夢得介博士從六世孫眞卿來請記按唐宋番陽隸淮南時錢鏐據浙附朱溫久天祐四年溫篡唐改開化卽拜鏐吳越王奉梁正朔羅隱諫鏐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不聽淮南節度使楊渥聞溫篡卽傳檄興復淮南稱天祐凡十六年嗚呼番陽與浙地犬牙相入使番陽終始不知有梁封疆捍禦之臣其忠勞豈渺哉正統裂矣神以正斃廟祀四百餘年望雲長殆庶幾乎或疑天不風雷於神未到首之先雖動威走賊而無及於神之死是大

不然人之氣卽天地之塞也神以死捍賊則義氣沛然足以動夫天地之塞故風霆見異雖天所爲而實神之所自爲此神之所以無非教也此神之所以能伸也神兄名全福以爲人除蛟害水死今廟祀邑之銀港神從七世孫名端忠宋建炎辛亥提舉湖北常平以論叛將解圍單行犯暑死今廟祀鼎州桃源之千人溪神名全禎日威烈神君者漢三十八代天師仍私謚而致號者也余旣訂梗槩爲記復爲歌詩二首使歌以祀神其辭曰大盜竊國今群盜繁奔蜂流域兮聞我藩力不敵兮氣已吞峙如山兮不反驚到

芳谷集卷三

十五

大首兮言噩噩天晝晦兮風霆作靈旗翻兮玄戈爍盜崩殞兮不煩膊廟崇崇兮藉之水捍人患兮宜世祀嗟天不祐兮王室如燬神死疆兮其可俛指馬猶懸主兮錢氏不恥事賊以生兮不如神死歲四百兮宇宙方長祠煥燁兮像雄疆里無拘人兮來薦苾香丕猶遠孫兮比蒸嘗風肅然兮祀者恂慄如聞蹄雷兮神歛然而下入巨人挺劍兮蛟血猶溫袍紫澹如兮常平凝立山川泄靈兮神食此堂旱降澍雨兮潦資朝陽旒稻露積兮虎虺藏執拘厲鬼兮惠氣流行人欽事兮有求無斁我拔雲長兮用慰忠碧

制

贈平章董士選三代官制

大裘無衣可用致餐良玉韞璞孰寢至珍緬懷遺逸之民邁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具官董士選曾祖父斯猷猷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蔽日之輪囷如山出雲莫測爲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終追遠分第宣冑鉅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之願直茲異渥寵荷榮祿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趙國公諡宣懿

芳谷集卷三

十六

又

駁命握乾誕啟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叶成上國之光想風雲之會匪常慨日月之流如駛爰加顯號以慰故臣具官董士選祖父倭被褐潛珍棄書學劍戎馬折衝之未整志已出塵雲龍胥會之有開身先就日獨立中山於觚杭之際兩復眞定於敘攘之間釋兵爲農所活者眾延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屍寔可憫生前之語虎頭食肉終有期沒後之榮德之厚者嗣必昌功之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疇庸斯廣重封式彰異數於戲修祖廟陳宗器在予君臣之交

孚光王室迪天休唯爾子孫之無斁精爽不昧寵渥其承可加贈推忠効節竭運功臣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仍謚忠烈

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爲佐命之殊謂竹帛曷能以紀其勲絕坐席猶足以優其禮惟祖宗有訓非朕敢私具官董士選父文炳正大剛方明允信實起家試邑棄官羞墨綬之卑杖策從軍絕食望翠華之遠刑輕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揮戈埤堦益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直擣其腹

芳谷集卷三

十七

心政在養民市不易肆辟國可方于姬奭活人何減于曹彬嶺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塞庭請討周公方且膺之恂恂持儒者之風諤諤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建策懷喬木之思格于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渙其大號必有加立宅之褒崇錫以嘉名胙之列國掌武藝建牙之舊開司增立戟之榮九泉如生終古永譽於戲英才間出足爲邦家之立基盛德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載頌明制尙慰靈魂可加贈宣忠開濟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謚忠獻

題跋

陳激齋筆耕集

前朝詞科得人最盛而激齋陳先生偶見遺豈其才次於人哉先生儲覽既富下筆不能自休雖不中其科朝廷猶畀近闕擬後擢盛代作人如此使天假之年當爲名卿大夫科之利不利無與也而僅郡博士以沒豈非命哉然其筆耕集序有曰孝悌忠信吾之嘉種學問思辨吾之耘耨苦遇不遇固猶歲之有豐凶聽其在天者而已然則先生雖不爲卿大夫豈有戚也其孫洪登搜纂遺文於兵燹之餘得若干篇示

芳谷集卷三

十八

胡浩軒正聲集

浩然之氣人皆有之孟子善養爾今人知天地之氣乃吾氣者鮮故善養者尤鮮胡君以浩扁其軒可尙也然予聞善養者特完而無害爾若鼓而作之務於蓋世陵物則非所謂盛大流行與天地相似者也君語及世人貪鄙淫邪而皆裂髮堅固知君浩然者形見不自制如此然天下之不仁方不勝疾聖人戒夫

疾之已甚者已甚則吾氣先失其平也況彼將應之以亂邪不可不察也夫自反而緒道義充然聖賢各足其浩然之樂而已矧而在下友朋如彼必有內忤而止斯我化之也故無述達而在上官曹如彼豈無望風而逝斯我正之也故不勞治然之功用大矣君老益壯所善養之驗方有當世志予欽遲未已也因召示以袁許正聲輒書其後

劉道甫吟藁

詩莫工於唐唐詩工且多莫如劉氏夫東字十餘欲五色潤而入音韻未易能也而唐人能之劉氏又多

芳谷集卷三

十九

能之異哉若希夷若商若長卿若言史皆精拔奇警贈炙眾口若得仁若滄若威若駕晚出亦皆流麗帖妥如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後來者不得望塵焉況夢得沈著痛快雄渾老蒼爲盛唐冠冕耶余欲抄誦劉詩爲一編供瀟詠未暇也匆匆案牘邊閱道甫吟藁愁從蟋蟀聲中得秋向梧桐葉上知嬌媚逼淪城矣嗜吟不已當與長卿輩並驅以望夢得不但如今日之所觀而已他時集諸劉詩當虛末卷以俟

余次夫刊思齋箋註朱子蔡氏二書及詩集

思齋先生游蔡門訂朱學所註感興詩及三問疏寧精詳析理明盡先正許其有功斯文信哉至其自爲詩清新麗麗則可並傳也梓本既毀諸孫文夫遍訪舊藏手抄之將復鋟梓永其傳可謂能念祖矣昔范馨留硯與其孫喬喬長執硯以泣人稱之若家集則心聲心畫在焉非硯比也姚察著漢書訓纂孫擬發明祖書舊義人賢之若感興三問則聖賢之統緒學之本末史之得失著焉非訓纂可倫也余氏祖孫相望於是過范姚氏遠矣雖然聿修厥德亦不外此何則思齋之所思考亭之所傳進德上機也文夫思思

芳谷集卷三

二十

齋之所思方策以惠其人服膺以善其身豈不尤思齋之望哉詩曰繼序思不忘文夫其三復之

舒雙峰文集

雙峰舒公文見稱於平園行見許於考亭二公文行之宗也所以稱許之者而豈徒哉後學欲贊一辭則僭且贊其五世孫森龍重刻梓傳之可以見公行修於家而詩書之澤遠也近比之士一於奇言語曰奇生怪怪生無常是故世道與俱然未有能自拔而返之古者余每見乾道間文字不覺竦然況斯人斯文爲兩公之所稱許者乎

湖濱隱士芸窗李君墓銘後

予讀湖濱隱士誌銘知其致孝可以移忠知其義讓可以平政厚俗矣今之仕者其制行或無是也隱士少屈折爲世用人將有所賴乃終於辟世如此子恨不交隱士而見其子娟秀特出有以得隱之微焉昔荷篠丈人避世於芸也旣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不可則夫二子者必日相從於芸然後可顧乃逸之於家而使與於賓客之事則其平居訓授必有出於芸之外者夫可使與賓客言是亦行其義也子路長幼君臣之論殆欲因目擊者勉之爾隱士之託於芸有

芳谷集卷三

三

合乎此矣若夫東湖今雖荒泐猶名四方以南州高士宅焉故也自漢至今幾世幾年士之不仕而家其濱者幾人高士豈有死後餘力可以斥之而卒不得以自附也至宋昉一灌者立下風爾今隱士之神情上與春秋之芸者相綴接則分席其濱庶無訾乎

升師紀過集

升上人詩文成集題曰紀過余言佛書以大語高語散語砥語喜語狂語閑語歌語別離語利害語如是凡六十四種謂之口業上人所著皆是語也其斯之謂過歟余觀唐宋以來詩僧所作與騷人墨客無辨

今上人突兀自是叢林筆墨此爲不盡變其學雖不能無過所謂薄乎云爾者也或曰過雖薄不如無過紀之則日增其過不如勿紀余謂凡有言卽涉六十四種欲不涉六十四種當無言佛以言爲贅厯而經論充棟何也無言佛且不能況學佛者乎余家東湖公特重可師外家山谷特愛洪師今上人日增其過使句法響撼視洪與可無不及或少過之將江湖名勝爭先紀錄余庶幾觀過加愛重焉若夫解脫六十四種獨領空妙此祖佛付授師當爲人言人不當爲師言且非微言本意故不言

芳谷集卷三

三

吳昭德族譜

吳姬姓以國氏昭德君譜其家世自太伯而下八十四世爲昭德之子旭美哉彼葛氏出葛伯刁氏出豎刁聞人出少正卯其子孫見此譜得不悚然有所美哉雖然稱其家之難吾知其有甚於他氏者矣德或薄人將曰如至德何取或傷廉人將曰如三讓何此有善雖大毫末也太伯之後宜然也此有過雖小丘山也太伯之後不得然也古稱盛德必百世祀非特源深而流長政在自葉而流根雖累百世可必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此昭德譜家世昭子孫之意

豈引之冠其編首以門地自矜而已

進賢縣復學租

王文公云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爲之今不苟然者不多見也古之師職教今之師職養養與教俱不苟然尤難叔志萬君教論進賢革學田隱沒攬撲之弊學計頗贏碑穹然詩困如也可謂不苟然也今夫食士不當自謀也然必養士者爲之謀可也養士者又不謀以士之食食夫爲姦爲欺者寧使士朝不食夕不食其過豈特苟而已哉不仁甚矣雖然不苟然義也所以能不苟然勇也人固有見義而無勇者騷心

芳谷集卷三

三三

蒿目而卒無所誰何或奮然而起靡然而止者是也然則君之勇烈又不特苟然者愧君也豈非賢哉

憲僉都子明樂壽縣去思碑

頌德政者至父母神明而極然或要名矯情則愷悌於彼而愀然於此明清於前而愀然於後者有矣必心誠求之斯謂父母正直而壹斯謂神明兼之者難哉燕山郝公子明僉江西憲事疾惡如惡惡臭不斥去不嫌也列城士民無不徯公咨諏以爲快所至貪冒落膽姦詐失魄成稱神明余旣信其非要名矯情者一日出示宰樂壽時邑人所樹碑則又娓娓曰父

母余未敢雷同信之徐而得公建自二事大德丙午夏大飢官以米貸民期十月輸之倉旣秋而禾不登價視貸時貴一倍堪輸者倍差吏徵急民悔且泣曰不如殍之愈也公建言俾明年冬輸之倉於是民乃破涕解顏如更得貸一也東湖者豫章城中水所潞也湖溢則濱湖之家有沉溺者丙午冬官議潞湖然不思江高於湖湖可潞而深斗門不可關而下也關而下則江反入湖不關而下則湖之泄盡斗門而止爾雖潞之九俟江漲高則湖溢自若也是冬無禾蔬薪倍貴令下計工數十萬民皇駭不知所爲公力白

芳谷集卷三

三十四

主者能之脫數十萬人風雪泥淖之苦二也二事公不自言余欲徵樂之稱父母者不虛故具爾此可謂若保赤子者也嗟夫父母神明美稱也然固忠國死民者職分當然爾不父母將立而視其死乎不神明將廢耳目之用乎然且要名矯情者不多見况如郝公者乎安得百子駿吾於子明亦云子明由樂壽爲御史擢江西能使所居官大宜然

李幼成經史辨疑

經史有疑求諸心心有疑斷諸理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思純乎理者聖也何疑之有哉學者苟能主敬

以治心使心與理一具積力久虛等字宇宙靈倖著龜不昧如日月則雖時殊世隔書闕文殘亦貫之以吾心之睿聖而已故經史雖有疑而我無疑也昔者夫子去堯舜夏商遠矣而刪定繫作凡斯文悉整比之豈謏耳目之官哉今之學者誦習而已不足言也務探討者可尙已然所通患者特無持敬之小心故無任理之遜志其譁世蓋人之意既如浮雲之障太空矣於是管見臆說出其間自以爲不疑乃所以滋人之大疑此可重嘆也李君幼成抄示所著經史辨疑數十條往往十得六七夫人誦習而君探討探討而

芳谷集卷三

二十五

不謬於是非使持敬任理之功有加無已詎可量哉先儒謂待自家長一格時見得又別君是編他日豈無改評更定者乎

冷東齋義役規約

余里居時父老爲余言疇昔吾邑絃誦相聞大抵皆世胄儒先家也編戶居其間十纔三四爾官儒戶憚衙前荒其待舉之業編戶又喜得官儒戶之助而從役也輕故德興義役最先成石碑可考也方是時字民者皆學道愛人之士豈有嗜利如餓豺狼而不可以義事者哉至元丁丑義莊田沒入官而差役之苦

大異疇昔數年來又有大異者守令民父母也曩者民事之唯謹今則倒之許之視爲兩造而等威夷矣曩者父母遺也曩者笱杖自中戶以上寧死不受今則兄高呼習之不惑而羞惡泯矣若此者自某里某人始而其贊業完然其庸役油油然於是東西家子弟皆曰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何哉科舉廢矣珥筆可也學校具矣衙前可也吾身非青紫植矣彼官人也不免筆筵於吾何有此時雖欲聯以義役將不能矣曾子曰民散久矣以汚吏治散民鄉舉里選不復學校名存寔亡上不以義使下下不以義事上不

芳谷集卷三

二十六

知後當何如也吾子識之揭來江右獲觀東齋冷先生義役規約周密備具一皆德興數十年前舊觀也豈惟東齋急義苦心能庇其鄉人必鄉人樂義者眾官清吏好不同他縣故也所聞里父老之言豈盡信也哉然東齋講畫之歲實至元甲午于今一紀矣而推行未也何歟抑有故歟尙亟行之使里父老之言終不信可也

千戶王恭甫詠史并百將詩

古者寓兵於農寓將於卿後世文事武備分而詩書禮樂之帥不多見愈下而披堅執銳者賤毛錐操觚

弄翰者卑挽強非豪傑特起之士不兼能也而王君恭甫兼能可尚已君家世將旌旄轄畧之暇籌經訂史前代之是非得失良將之成謀勝算覽蓄既富從而詩之蓋六義之賦非月露風雲刻琢無用之空言比也夫胷中有甲兵者可以將目窺千古心睇百將者可以盡護諸將如君宜築壇而拜也甯以世踐或者以爲屈矣雖然聖神撫運天子太平烽燧塵消六合清晏假爲大將亦不過投壺雅歌而已爾然則君之孜孜書程娓娓吟課夫豈有用不極其材之歎乎又安知無采詩者獻于上拔卿於將參錯玉堂金馬間相與鳴國家之盛乎

芳谷集卷三

二十七

樟隱書院記詠

君之隱者非苟然也其統緒之學經濟之具既備於其身或不得其時則山林巖穴適吾適焉是之謂隱及得時行義則上享其慶下蒙其澤矣若夫箕踞壺觴笑歌游衍不羨珪組者自晉宋以下其稽古用世之長望古之隱者瞠乎後爾號之散人可也號之隱則未也余友李茂實示康山程君樟隱書院記詠微言夫樟天下之名木也大而寢廟細而雕几無不宜也樟不求用而用之利博焉於無所謂隱者協矣而

程君又闢書院其側夫統緒之學經濟之具書無不備也野耕巖築一旦而開平治胷中素蘊燁然簡冊可讀而思矣時行則行伏荒幽泛遐渺往而不返者非也時止則止叫呼而求合納說而求用者尤非也足以兼善而安於獨善者吾見亦罕矣是所願於程君也勿比散木取諸樟勿爲散人求諸書

江古心帖

葉高士以古調契古心得公手書四十有六今雖有隋珠荆玉不足貴也公學有淵源文如江河自身死國墟游公門者乃敢詭道反理侮誚建洛廋辭隱語

芳谷集卷三

二十八

自以爲奇而不知其陋也於是公門無傳人矣余不識高士而識其弟子王月潭師有出塵追古意琴復精詣秋堂月寂聽者疑叔夜之不死也余生庚戌月潭師少余一歲方得帖時師猶未生而能珍襲如此此人琴所以不俱亡歟惟儒之徒好畔而老之徒貴守故守者妍而畔者醜守者昌而畔者否月潭出帖求跋不覺及此後之覽者將必有感於斯

姜起翁訪十五世祖墓及譜

大宗法蓋古卿大夫之家有采地者也封建壞而大宗法不可復行東坡嘗恨有小宗法而世莫行然非

有大宗法以承祀始祖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而但行小宗法則與今之五服何異盡於高祖而忘之矣愚竊謂與其講求廢亡不可復之法不若辨明賦界不可易之理昔有生燕長楚老還故國厥或詎曰此汝先人之廬塚而哭泣不自禁者天理之呈露也所謂辨明者稽聖法察人倫而已矣詩曰行有死人尚或墜之疏者猶如此也又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而親疎別矣夫無情不如有情有情不如同形此蓋以大君爲宗子同天地之體性者也同形不如同姓同姓不如大小宗此以

芳谷集卷三

二十九

宗子爲宗子同一人之身者也由分殊以推理一而所厚者不敢薄也真知愛其親而不厚其親之所出者無之此宗法之本也後有建舉而措之爾起翁以十五世祖爲念是宗法廢於他人而不廢於起翁也起翁辨明此理故也予以其徵記吾廬知之

真文忠公薦介軒董先生奏檢

予朱子之學若鄉邑董公叔重程公正思王公幼觀則見而知之若董公望之後學稱曰介軒先生者則聞而知之先生誨人必以規矩字人必爲循良真文忠公褒薦如右有所與者有所試矣士論莫不以先

生見知真公爲喜而亦莫不以先生用未極其學爲恨也真公入而啟沃出而撫御壹據大學其曰孜孜以求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有未嘗識面而舉之者豈有見而不舉舉而不先者哉因思穆陵在位四十年用真魏諸賢則治用丁賈則漸不克終賈迄于償國彼惟知有私門不知有朝廷天下知有桃李不知有梗楠杞梓惟趨附唯阿是崇是使豈虞覆敗之至此哉然則讀端數語國之所以廢興存亡繫焉誠千萬世之寶龜也先生孫奇翁以示後學徐明善敬記其後

芳谷集卷三

三十

讀史要領

裳有要衣有領然後服者便之自秦訖五代治亂千三百年具於史必有要領然後觀者便之也太虛一理形爲萬物散爲萬事合則治離則亂順則正悖則邪所謂要領者本理而已余友梅庵翁爲此書歲有改評迄今乃定蓋理明故見確見確故辭確以史爲案以理爲斷信乎其得要領也此書若行豈獨通略纂運圖可束之高閣而已哉理之用爲知人安民欲之行爲內小人崇異端邇便佞古之治亂興衰未有不由此者翁既熟數之矣以備啟沃可也

齊子莘故家大雅集

故家大雅者齊君子莘之所集也自王迹熄而南國有騷正統微而江南有選厥後混一爲漢唐宋然祖騷宗選至于今不異則故家在騷選之域宜也尙論騷選之人則屈與陶其最高乎屈之哀郢郢猶楚陶之賦歸世猶晉粵若前代則子朱子註楚辭湯文清公箋陶詩此故家之鉅于傳人皜皜乎不可尙已更革後湏洞前何地無詩何人不詩鉅于傳人我未多見其間玄思幽意排募刻雕宛轉悽愴要亦可傳昔兩東門之未蕪芬流從兮椒櫨亦異乎靈均矣湯公

芳谷集卷三

三十一

謂淵明說固窮多此深知陶者前之固不早後之固又豈足揚耶君集欲行後世宜不可以無辨舍是則蘭翹玉挺各稱其家惟君所擇可矣嗟夫賁若草木天命也化成天下人文也天命終古不息人文終古不墜儒者舍此何營文明以正正則不蕩不蕩則雅天命弗僭弗僭則無邪無邪則雅熄可光微可昌詩可不亡

齊子莘昭代殊珍集

昭代殊珍者齊君子莘之所集也君生麗裂而長混一樂逢昭代知文章將復大振故集此編也愚以大

化賁草木觀之一陽初動梅粲粲蘭猗猗非不清幽特出然見亦罕矣青規將半紫豔烘霞紅香撲地素光奪月繡林錦野四望如一斯盛觀爾然牡丹富洛陽海棠麗成都一株獨樹此之所見必不彼若矧瓊華瑤草邪然則君此集急就不可也近取不可也昔荆公選唐詩其初人各如干首至李杜韓柳韋蘇州劉白不復去取禹錫所謂大振政此詩也或曰今聖天子以德行經術詞章采擢海內士子莘莘學博辭雄不待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然後光顯也鳥聲花影靡矣唐宋以此取士誠不切此集後當何如愚曰賦

芳谷集卷三

三十二

者詩之流詩者賦之源自康衢擊壤賡歌猗那清廟至于今不絕豈無故哉六律五聲八音治則雅忽則淫然而不可絕也須之久索之遠君必勉之

賁秀伯所得邑人士詩卷

人有萬世之長在形體之外余求諸古魯臧武仲伐邾之役國人誦之可見矣齊晏平仲或曰不滿三尺楚葉公子高尤短小不勝衣然其謀言功烈皆信範天下後世蓋形者氣之聚或麗或陋所不可移心者理之會爲上知大賢在我而已渝川黃君秀伯議論娓娓下筆不能自休蓋豪士也從邑大夫來寓邑人

多稱之謂其得通介之中是又有爲有守者其恒幹與三大夫相類彼夏之防風氏周之鄭瞞新莽之巨無霸竟以其長大取顛隕者吾知黃君不羨矣然武仲以知聞平仲以力行聞予高以先見退讓聞所謂萬世之長者要在忘其外面致力其內焉爾故余以三大夫謀言功烈期黃君若思齊焉誦其言行其行服其服是葉公晏子臧孫復出必不但作百里侯客也君得儒先生詩成卷來徵言余雅不工詩乃識卷後以塞請

東月師詩文

芳谷集卷三

三十三

儒者學到至處則其言蓋平近故百聖之言如出一口足以準天下範後世而未嘗多言學爲佛者不然到悟處則其言益峻絕或出一語則悟一人由是汗漫不可涯涘其不同如此余客江西東月師携詩集謁余頗采用文儒技藝余謂未若本色語自成一家師以爲然他日遊武林來鄱陽出所作不特無假借善樹立而言語漸峻絕所到詎可量哉余返林下六年欲聞平近之言不可得時取乾清諸老文字誦誦有會心處而今世儒者政爾詆譏乾清可歎也使余不知平近之味而遽與峻絕之言接則今日見東月

師不猶昌黎見大顛邪

項氏野意吟藁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紛華之觀至此而絕曠遠之思至此而發故謀國於野則獲同人於野則亨張樂於野則流光其聲而況於吟意無俗牽句若神助宜也余讀此集如久客城市目熟絃綺耳厭箏笛緇塵化衣乃一旦逍遙乎寬閑廣漠風行籟作自然好音而遠樵近牧又款乃乎歸鴉落照間也比舊觀豈不霄壤哉朱文公云要使方寸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於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此論與野意最相近蓋擊壤爲詩之初故也余未識君然見梅如見標格況詩總好丹徒少府不笑後人寂矣端嶺煙霞前村風月造物無盡意亦無盡有新作嗣以寄我

項廷實編曾祖詩詞

臨清居士有詩名江湖名勝時偕俊髦遍與之游嘗記明善七歲時山房許先生來訪居士走价呼使拜許公云以乾坤萬里眼爲題索二十字明善綴其左云纖翠見高軒不愁書眼昏一亭共臨觀萬里豁乾坤許公大稱賞之詩云雙眸萬里乾坤豁五字慙慙

當贈言擊壤未妨頌司馬垂髫遮莫賦高軒居士喜甚賜以紙筆今六十年矣居士與許公久爲飛仙舊賦詩處軒亭亦非昔甚可慨也居士曾孫林輯居士詩集得四十首蓋林之生也後又當變革散落之餘所得止此而泣視之意惓惓然居士名一鶚字宏甫又號嘉善既嗜善又樂人之善貌古而韻和魁然長者也林暨暨經術進未可量嘉善之報其在茲乎

項廷實汝南類編

廷實既編族譜又編嘉善居士詩詞又集古今項氏詩文與名賢詩文爲項氏作者又自唐迄宋奉廷對

芳谷集卷三

三十五

貢禮闈補上岸者凡項氏若干人曰汝南類編夫編族譜追遠也編臨清詩詞念祖也至爲此編則一姓之故實備矣廷實其亦有亢宗濟美之志哉項氏蕃於江浙之東然其著者唐則子遷宋則平父而已子遷不過詩總好至平父然後史有佳傳然後至平父必求之一姓故寔之外可也平父所事者宋張呂陸皆維孔孟之傳者所友者楊敬仲沈叔晦呂子約楊子直皆淵源鄒魯羽翼伊洛者今其書具在廷實讀其書企其人孳孳勉勉忽不自覺其爲平父而類編不復作矣

項氏族譜

歐陽公云士生於世莫知其所自出其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矣誦此語孰不凜然今庭實編項氏族譜本支粲然以別尊卑以傳子孫此爲士者第一事有補世教大矣既自爲序又錄平庵譜叙於編首復徵余言余不能如范文正公復歸於范言慚矣然宋丞相西蜀葉公本陳出也既貴朝廷恩贈反其本生父母近年鄉先達昌江文伯胡公亦朱出有訓族編訓其兩家子弟事見東澗湯文清公集中姑援此自恕而贅一言可乎今人皆知誦蘇老泉族譜引而

芳谷集卷三

三十六

少有誦其譜例序者不詳其譜例序之意而但誦其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視如途人則斯言也豈推而遠之也是薄爲道也古之大宗族人宗之五世以外皆爲齊衰三月袒免以外皆序昭穆而合食焉數十百世猶然後世宗法雖廢然一姓所居必有始祖其長房則大宗也其次房則小宗也視其譜粲然矣豈有服盡而可以塗人視者乎盱江李先生曰祖以世斷遠則忘之族以服治疏則薄之骨肉或如行路吾病焉此語比老蘇爲篤矣願與舊鄉尊雅味其語而勉焉

董蘭皋段氏詩解

曩歲得廬陵段氏詩解於粥故書者其鏤校精甚要領處必傍抹發明處必傍點皆會予心且使予無丹鉛之勞甚珍之他日揭復紙視所抄先賢詩則蘭皋董公筆知逸出經笥中無疑矣公用是經薦秋闈館東閣督複所句皆收名有以哉方公經笥散逸時次子敬仲君尚幼已乃嗜學有間知此書在予戚戚然欲得之嗟夫世固有家藏萬卷一朝散棄無遺餘者又有初僅殘編斷簡已而聚連屋者皆人子孫之爲也文運休明已然况埋塞不振時乎今之散棄者方

芳谷集卷三

三十七

岳德敏書目

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宋官私無此也使年及志學者絕人事而讀之日二十卷至七十歲可了其究爲書癡不疑矣予朱子語彭世昌曰緊要書能消得幾卷豈非名言哉然則書無庸多蓄乎是不然書所以蓄德格致工夫無窮而書爲最知言之學誠注邪通皆當覽而辨之所貴者自博反約耳蓄書在博

蓄德在約博之則三十七萬卷可也約之則天地古今是謂道日用常行是謂學書筌蹄爾緊要書亦何有哉藏書之家不知反約蓄德而徒戒其子孫曰毋爲勢奪毋爲賄遷末矣世世蓄德世世蓄書德微而後書不可保李氏晁氏何莫不然今閱岳氏書目知博矣徵經遠之德敏矣德敏知嗣德矣勿替引之子孫永保之

俞學正文筆峯賦

昔文正范公守饒郡病學陋陋通曉城東得勝處則今學是也湖光冲融雙塔倒影堪輿家以筆峯硯池

芳谷集卷三

三十八

名之公不廢其言未基構而公徙守潤後守職方長侯乃克成之然探公徙學之意實以今學於游歌聚辨宜不專爲弄筆微利達也今學正月翁俞君帥正餘暇遊戲翰墨爲文筆峯賦繼作者梅邊鄧君而下總若干篇皆極精綺俞君以示余余筆荒類不能賦獨念范公天章閣條陳天下事此筆可以開大平政事堂勾不才監司此筆可以澤蒼生筆之用莫大於此此大學所當師仰者然學內而筆外學正大則筆謹嚴橫渠張子少登公門喜談兵公責之曰名教可學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然則根抵統緒乃公所謂

學其欲徙學于此正以平湖遠空可悟鳶飛魚躍於目前爾寺塔不猶雪壇乎澹津不猶沂水乎必筆峯硯池之似而後可以游歌聚辯也吾黨之士學問不足以強志壹氣而但以葩文藻語譁世取榮爲務豈不猶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歲陷月邁衰颯不振又將夢郭景純索之以去矣可不懼哉因著所見賦後以誌同志且自勵云

張氏堽場記後

爐者變化之具也自天地爲爐造化爲工幾世幾年陶漁化帝胥靡化彌龍滌化佚女質屍化相國銅山

芳谷集卷三

三十九

化饑隸點奴化將軍往者其略如此來者乃歷不能算天人不能占也又有挾炭游其間者其化尤速賈子曰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倏忽變化未始有極誠知言哉瑤溪張君吾知其非挾炭者將聽造化之所爲則亦渥丹化槁黔黑化皤而已爾雖然必有造化之工不能與者則余嘗聞之若孔子鑄顏淵是也是爐也愚化明柔化強鄙薄化寬厚凡狂化聖哲點雪無痕是成就處然自伊洛建安以來灰寒久矣君安得不委身是間自範以範人乎哉君抄前記寄余徵言養吾先生猶謂不能增一筆而余何言姑釋爐之名

義致欽遲云爾

楚堂記詠後

春者百昌萬有之命脈方寸者四端萬善之郭郭物囿於春人必超然有見可也吾人同此方寸何可使荆棘涉吾地哉然惟曠遠無私者能之非偪仄繫吝者所及也余觀於朝市往往患得患失病夏畦者有矣利來利往亂方寸者有矣觀於野則有擊壤而歌滿懷皆春者有結廬而吟心遠地偏者在同人之象曰同人于野亨予朱子曰謂曠遠而無私也春無隱乎爾而蔽於私者不能見方寸我固有之而蔽於私

芳谷集卷三

四十

者不能存野之義太矣哉友章程君構堂而扁之以野樓曰見春燕居曰方寸地名殊而義則貫也彼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爵祿朝市者孰如君外觀發育內保夷平同於人而有以異於人乎哉余幼往來乎君之里頗記洪巖巖嶠鷹鵠諸山奇矗秀出樵柯耕笠野意悠然今君飛甍披闥既有以稱地靈發天趣而又闢塾肆簡諒求先進而從之蓋竹溪晉齋方寸之春柯葉於君而君方寸之春又將根抵乎子孫他日必有賦渭水空留月傳巖深鎖煙舉於野而亨於時者乃筆諸羣公記詠後以俟

觀自在像

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者絕妙拘累有感斯應體常湛然自在者真實之體也猶之聖書所謂安安所謂申天如蓋無思無作而天下歸其慈悲矣彼學佛者苦行精修知幾何年得到如此地位此明道程夫子於觀音所以例敬歟自在未易摹寫茲像得龍眠筆意眞實宛然是可珍也

芳谷集校勘記

卷一

三頁十三行家下疑脫所字 五頁首行氣疑必三
行比疑世 十一頁三行二下疑脫曹字 十七頁
十二行蓋當作拒 二十四頁六行矣疑禮十三行
爾疑甚 二十六頁十五行發疑衍 二十七頁八
行君上當有黃字 二十八頁四行彼疑鄙君家上
當有即取二字

卷二

首頁五行各疑名十一行名下疑脫屬字十二行忌

芳谷集校勘記

豫章叢書

疑志 二頁十六行咏疑咏末行聘疑聘 三頁二
行難當作艱九行放下海字衍 四頁首行州上疑
脫爲字 六頁末行偏當作遊 七頁四行休誤收
八頁十八行魯疑漢 九頁四行揆下疑脫以字
十一頁十七行不可下疑脫官少二字 十四頁
十行過當作下 同 十五頁十五行非上世字疑
衍 二十頁十九行昔字疑衍 二十一頁十四行
簡疑習 二十四頁十二行強字疑衍 二十七頁
十一行育當作畜 二十八頁十九行推當作名

卷三

首頁朱明叟字說一篇只存末尾五十四字魏氏刪
去未刻 七頁十八行有下知字疑衍 九 十頁眞
觀院聚遠亭兩記原誤作誌今改 十頁九行祠疑
詞 十一頁十行之鑿疑倒十九行又字疑衍 十
二頁十三行是字疑衍 十四頁十三行宋當作末
十六 七頁制三首元誤作啟今改正 二十頁首行
學當作子十七行比當作世 二十九頁十五行予
疑不 三十五頁十七行維當作繼 四十頁十六
行披閱二字原缺魏校補

辛酉五月胡思敬校

芳谷集校勘記

二

芳谷恪守先民矩矱所著多有物之言元儒自
劉靜修吳草廬黃文獻外未有能過之者集据
四庫總目凡二卷文百二十篇而此本抄自南
京魏氏改爲三卷反少文九篇傳誌書牘諸體
皆不備德興志只載其贈安南世子陳日炫詩
一首詩云乘傳入南中雲韋照海紅天邊龍虎
氣微外馬牛風日月八荒燭車書萬里同
可書入王會文獻無徵殊可歎也辛酉五月胡
茅土昨無窮
思敬跋

張來儀集

丙辰冬月
拜

于
幸昌得
廬

余向藏靜居集係明初張習刊本未載其文也國朝四庫但載詩四卷云其文不傳然明史附高啟傳盛稱其文而洪武時命作滁陽王廟碑又吾郡七姬權厝志亦羽撰文見於行世揭本則羽固非不以文著名者也頃書估攜故書數種來中有張來儀先生文集雖殘毀已甚余詫爲得未曾有因出重直購之至於書之霉爛破損係經水濕蒸潤故裱托爲之此又何義門歸舟落水故事余所見宋元舊籍其藏本往往如是固不特中有義門手校朱文彰彰而始信之也物主謂文氏抄本故索重直余見不之及其信然

張來儀文集序

張章叢書

乎抑否乎庚辰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復翁識

續又檢及文瑞樓書目於明人集部洪武朝張羽靜居集四卷一本後又文集一卷鈔一本知金星輅家有是文集矣未知卽此本否十月五日又記

張來儀先生文集目錄

賦

山雉賦

芸香室賦

蘭室賦

竹雨軒賦

拙賦

雜著

陶靖節贊

周雲章小像贊

玉虛道人行持像贊

鼓琴竹泉道人贊

畫屏贊

省齋箴

樓拂銘

鏡銘

張來儀文集目錄

張章叢書

櫛銘

齒刷銘

梅雪軒銘

痊鶴銘

沈氏水南新居銘

如在堂銘

梓軒銘

輝點

辨寶

七論

跋

跋張志和卷

跋禱雨卷

跋趙魏公行書坡詩卷

書劉松年九老圖卷

跋前卷後

跋所畫吳興山水八圖

疏

補漢甘延壽陳湯矯制襲郅支疏

擬請削傅介子義陽侯疏

勸修安定書院約

記

芙蓉莊記

橘樂軒記

方氏園記

方氏東園記

靜觀軒記

沈氏順德堂記

晚翠軒記

竹齋記

會綵堂記

沈氏宜堂畫屏記

張來儀文集目錄

滄洲吏隱齋記

水北山居記

來鶴軒記

筆妙軒記

梅雪軒記

增修文昌祠記

尚綱齋記

竹深亭記

漏月齋記

張來儀先生文集

潯陽 張羽 著

賦

山雉賦

處止樊以覽物感翟雉之羣游乏馴養之美性聊引
於深幽啄華黍之餘粒飲綠泉之上流豈飢渴之
思矯翮以騰近懼罾羅之見羈避園籞之芳華樂藪
澤之荒卑雖被毛而履距實含智而知機爾其先翔
後集乍聚復散呼儔命偶五采相間抗翼舒騰膺

張來儀文集

豫章叢書

綺亂沐霧雨而不渝臨朝陽而逾煥或如彩於春華
或鏡影於寒澗或接侶而和鳴或爭雄而疾悍乍羣
確於桑間旋命食於隴畔既交矜而振羽亦雙飛而
弄翰感行客於空亭悲怨夫於幽幔色欲變而先舉
養雖豐而弗顧信哉景於烟霞邈忘情於霄漢若夫
藻陋形於華袞舞弱羽於丹墀厠公庭之玉帛侑清
廟之牲犧雖外觀以爲過已而成悲指塵籠而
心瘁望纖繳而神馳縱順性以伏處敢昧遠而忘危
若乃蘭甸秋空桂園露滿敗葉塞路長莎被坂傷碧
草之先萎欲歲華之將晏託幽趾於荒叢涉玄夜之

方半月靄靄而流天霜稜稜而拂岸憐擇樹之寒鳥
哀呼羣之朔鴈忽反顧以潛驚慮羽毛之爲患鶴失
身於鮮衣鵲喪生於美冠或巧舌以幽囚或豐肌而
抵彈望海路而長鳴懷隴樹而永歎亮招禍之匪他
譬膏蛾之自燭悟前車之既覆冀余踪之可諒吉恒
貴於用晦咎常生於外銜嗟賦象於有初雖伐毛而
莫換惟韜美以自持敢呈身而希玩倘弋人之我遺
甘沒身而無怨

芸香室賦

南昌仙僑於鄆南藏書滿室雨水時至溽氣薰蒸化

張來儀文集

二

爲蝨蟬利背而長身行如遊魚窠穴編簡嚼嚙行墨
蝸涎蟻結蛆孔蝨蝨章殘字缺潰敗狼藉讀不能句
扼腕歎息客有善爲方者教之曰中原有卉其名曰
芸葉綠莖紫郁郁青青稿而藏之芳香遠聞酷烈組
紛蝨蟬觸之莫不却走而逡巡滅踪沒景摧落牙角
又安敢搖唇昔者宣明東觀之皮蘭臺石室之藏書
閱千年無有壞傷蓋用此道也子盍試之南昌仙如
其言夜有白衣書生見夢曰某之生久矣自有書契
卽有此身受形氣母厥類詵詵託汙青以爲室與科
斗而爲鄰愧風蟬之飲露殊階蟻之慕葦食縑細之

賸馥味煤麝之餘辛雖含有於蒼史亦焚蕩於羸秦
然坑傍之族未滅而壁中之墨已新矣彼汗牛與充
棟浩烟海之無垠計余食之幾何眇崧華之一塵今
見絕於左右將遠遁而潛真據感歎之臆憤輒臨違
而有云且夫吾子嚙齏六經鑽研百家漱周孔之芳
潤吸荀揚之精華旁披廣畜奚翅五車恣睢其中刺
齒磨牙若乃啗吟秀句吞含奇章乖析文義抉剔鉛
黃肆饕餮於喉吻飽婪酣於腎腸甘埋頭以沒齒縱
欲出而無方以此而觀則我與子皆蠢也同好以
相親顧信譏而見攘然我蠢之小者耳子亦知世有

張來儀文集

三

大蠢者乎粵五三之盛世道渾全而無疵譬碩果之
豐楙何蠢朽之能窺逮王綱之日弛慨周道之將衰
若瓜腐而肉敗衆蠶起而廢之於是黃老蠢其根楊
墨蠢其枝莊生之徒蠢其毛羽佛氏之說蠢其骨皮
彼申韓與儀秦各橫鶩而交馳攢萬口以爭喋森百
喙之相持天真爲之銷灼聖言爲之紛披雖闢之以
孟韓之徒曾不少廓其餘遺至於今畔散零落而不
可救厯千百世猶一時今子不彼之攻而惟我之務
去可謂武乎南昌仙偉其論揖而進之日子非所謂
脉望先生耶壽千歲而通仙者耶不然何其悉於先

古之聞也遂爲之歌歌曰蠢之小兮芸以御蠢之大
兮吾何去孟韓不興兮何以距汝蠢兮蠢兮奈何女
相與撫掌一笑廓然

蘭室賦

有君子之好修兮結幽蘭而延佇矧芳馨以盈室兮
聊暇日以容與綠辛夷以爲楣兮擗茝蕝以爲棖念
茲卉之可貴兮獨受命而不遷朝攬轡於江皋兮夕
弭節乎澗中何所獨無芳草兮求臭味之所同質精
醕而色美兮氣紛組而外揚含嘉秀以爲敷兮雖幽
遠其何傷風飄飄其入室兮芳郁郁而襲予飲晨華

張來儀文集

四

之墜露兮羌麝穢之能除藉蕙肴以爲羞兮又以充
夫佩褱甘與澤其雜糅兮信何芳之能齊望湘纍其
既遠兮獨中情其獨保厥美以終好兮匪晦遁而
有他世溷濁而不分兮薰與蕕其並器余以蘭爲可
恃兮彼以艾爲可佩桃李之嬋娟兮衆皆競進而慕
之徒脩容以爲好兮思蕃花之不滋蕢蒺藜以成室
兮余不忍其此態也求善人而與居兮從衆芳之所
在也辭曰仰有室兮俯有蘭室中人兮樂且閑室可
處兮蘭可食室中人兮壽而康叢薄深兮路險難豺
虎羣號兮蛟龍屈盤願騰駕兮偕往從斯人兮盤桓

時至正壬寅五月既望西江張羽附鳳書

竹雨軒賦

馮茲軒以養素寓閒情於草木購淇園之美產擢脩莖於空谷托君子之庭宇繇疎賤而被錄荷培植之歲年全孤生於剪戮始角蠹而成行旋雲起而多族既粲粲而聯金亦亭亭而立玉紛翠羽之交羅森綠沈之乍簇夕月簸而風飄朝風洒而露沐色經寒而不慘節遇撓而靡曲任物變之無常諒受命之愈獨若乃素帷暝立雲昏飛雨墜長林翻霏霏霏霏霏紛紛初聯翩而洒迺忽浩蕩而連山雷懸隅兮落落

張來儀文集

五

石鳴籟兮濺濺堵草豐茸而發色庭蕙精明而改顏於是徘徊伏檻眄睇園或褰簾而靜對或曳杖而流觀其爲狀也叢叢葉葉差池節間玉綴枝末珠垂或強怒而特立或委頓而紛披或相參而不亂或中倚而還離其爲聲也琮琤琤琤比筑含笙幽象泉激澎若禱驚乍娟娟而委砌忽瀝瀝而飄飄鏘璫珞珞之出戶眇鸞和之在衡迫而聞之可以爽心而佚耳寂而聽之可以蠲煩而析醒又若其色葱蘢碧交翠重其氣蕭瑟悽神寒骨於斯時也詞客發詠於青青怨女懷歸於籊籊孤臣喟其長吟遯士惋其太息

及夫烟銷林末氛霽天表豐注既絕餘音猶繞披靡者爲之振迅摧垂者爲之天裊若偃旗之後舉類驚龍之乍矯惟變態之多奇實卉物之所少乃召嵇阮命求羊展華簞薦清觴操絃緩歌歌竹雨之章歌曰竹冥冥兮雨珊珊抱雲和兮淚空彈思夫君兮不敢言客有和之者曰湘之浦兮其竹幽幽九疑昏兮風雨秋彼美人兮中洲羌誰思兮涕橫流絙吾絃兮觴吾酒古之人不可見兮聊逍遙以忘憂

拙賦

若有人兮顓蒙以爲徒渾淪以爲侶塊形而石心

張來儀文集

六

隱而蟄處室靡丹藻服無纂組抱無名之樸樹不刻之楮超遙乎天均彷徨乎泰宇不爲智端不爲謀主縱心然同乎太古余喻之曰爾其混沌不鑿而冥然中居者歟爾其液構軸解而獨壽其軀者歟濩落無所容而浮於江湖者歟機械不設而能忘其劬者歟將役知巧而爲我之奴歟抑反今之詐而爲古之愚歟蹇蹇蹇蹇無慮無別不辱不折吾知爾之爲拙雜著

陶靖節贊

彭澤秋風絃歌徒勞盍歸乎來田園蓬蒿寄傲南窗

展嘯東臯挂壺寒柯濁酒自陶我非遺世世不我遭
荆卿之詠微見其豪誰疵閑情鄙哉兒曹我懷若人
雲漢之高

周雲章小象贊

儼乎其恭廓乎其容浩乎其不可窮皦皦乎如清水
之出壑溫溫乎如愛日之方冬其楚楚也若嶧陽之
孤桐其磊磊落落也又類乎新甫之栢徂徠之松噫
斯人也固宜列之麟臺鳳閣之上亦宜置之一壑一
止之中也耶

玉虛道人行持像贊

張來儀文集

七

道與之貌天肖之形額聳華岳目如流星氣鬱勃而
雷動神泐穆以淵淳故能叱咤致風雨呼吸通神明
伏劍禹步河翻斗橫列缺爲之辟易商皇爲之奔騰
移江倒海疾如律令又況於社令之鬼五嶽之靈歟
雲收而雨止乃默然守吾黃甯是之謂玉虛道人

鼓琴竹泉道人贊

彼竹之猗猗虛以自持彼泉之泠泠冲而不盈其虛
也類道之妙其冲也類道之傲惟達人之善觀取諸
物以自肖若夫廣壇流月璇霄停烟散花續以繚遶
羽衛儼其褊褊乃進緣綺操朱絃鼓璫房三疊之韻

廣之以蕊珠七言之篇於是竹懷風以遞奏泉激石
以相宣神魚竦波以潛聽玄鶴舞空而來旋及夫絲
桐罷弄衆籟無喧渺餘響之莫追默遊神於太玄渾
物我之兩忘諒同歸於自然斯時也蓋不知竹泉之
爲子子之爲竹泉也

畫屏贊

或問畫何始乎余曰畫與書同始曰書始於庖犧畫
之始誰歟曰同始於庖犧曰何據歟曰易之圖畫書
之象形皆畫之權輿也源遠而未益離耳曰然則畫
古今異歟曰烏不異上世之畫以之載道中世之畫

張來儀文集

八

以之紀事末世之畫以之騁技榮河之圖義文之易
虞廷之會非所謂載道者歟輿地王會之圖於周騏
麟列女之圖於漢非所謂紀事者歟晉之顧陸唐之
二李三王宋之李范董郭非所謂騁技者歟載道之
畫非聖人不能紀事之畫非智者不能若夫騁技工
者有餘矣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是以君子有不
屑爲也若乃幽人逸士遊心事外命駕乎莽蒼之野
弭櫂乎清冷之淵默攬萬變有動於中於是假毫素
之妍以寫其夷曠之趣不計工拙而姑以自娛焉者
則君子所不廢也吳興沈君之宜春堂中植素屏今

河南徐使君客其家時嘗爲春雲萬嶂圖其上後三年君復請余圖其屏陰圖已復歷道古今之畫而繫之以贊非敢自美姑欲託於幽人逸士之末爾其詞曰

華宇霞褰褚屏雪朗奇峰森羅屹若仙掌白雲蔭軒飛嵐入幌流泉噴液嘉木薦爽廣庭晝閑爐霏凝幌激懷臥游棲神遐想簪纓具來澄酒斯享鼓琴動操衆山俱響索駿忘形玩圖忘象庶幾知者來瞻來賞

省齋箴

括蒼潘生震亨雷奮其字而以省號其齋東州士大

張來儀文集

九

夫既遺之言矣生以爲未足聞京師多文儒其爲言必名天下乃東遊以謁之不鄙亦以及余余嘗讀孔子之易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古之好易者莫孔子若也樂之終身不厭其言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聖人之去人遠矣未嘗有過也猶不敢一日舍易以嬉人之去聖人亦遠矣孰能無過然其舍易而弗之學由是聖人之去人人之去聖人益遠矣是故君子觀震之象則思思則知知自省知自省則善補過善補過則無過矣則於望聖人遠乎哉生而居是齋其以是求之乃爲之箴使歸而刻

之楮箴曰

乾坤清夷風恬日熙衆莫不怡怡莫知其爲雷電交作挾匡破壑衆莫不矍矍掩耳投閣維學君子敬天之威若聞其聲觀象以思其思伊何求過於已不疚爾心震不喪匕虞舜弗迷省於幾先仲尼必變其動也天見威斯思不則內恕過而弗省其過日庶希聖則遠尙法魯參省哉戒哉上帝是臨

樓拂銘

匪玉而柄匪旄而尾匪媚於公子維野人使

鏡銘

張來儀文集

十

人面可鑑心莫知天鑒在下慎勿欺

櫛銘

朝青青暮星星固爾精老復丁

齒刷銘

礪汝齒厚味脂毒將伐已食和飲淡有妙理

梅雪軒銘

有序

南昌周君雲章之先君子伯紳先生嘗擢儒科持憲海南以清白著聞今雲章復由進士入官世濟厥美然思夫久而失其舊德也以梅雪名軒以自儆子旣爲之記矣它日復徵子銘夫古者制宅可以觀志君

之名軒可以知其志矣乃爲之銘銘曰

在昔東都廷有大吏清白持身以遺厥世官道具喪
百僚蔑師簠簋莫飭濁亂國彝孰渥其泥孰振於墨
偉哉周君志彼清白昔先君子蚤躋巍科晚持憲經
風行交番君旣子之式克似之維清維白曷克儼之
莫清於泉或撓於停莫白於羽而質則輕相彼梅雪
克具二美清也莫汙白也莫縑物有至性受命不遷
君子體物揭銘於軒歲寒木凋于時晏息慎爾素履
永保貞吉

瘞鶴銘

張來儀文集

三

車蓋生貌肖鶴故性獨好鶴然求之久弗得去年秋
冬乃連得二鶴其一游於渚有漁挽父來揭魚見以
爲野鶴也擲之中肩負刃踉蹌歸漁舍舟逐焉聞鳴
聲甚哀馳赴之縛漁送縣漁懇納錢壹萬求貸明日
鶴死卷之席瘞之車蓋山之麓予每過生飲生輒鶴
舞爲樂乃今喪其一悲夫爲之銘其塚銘曰

漁郎則漁胡鶴之從鶴禍則虞胡漁之逢遭非其遭
伊數之凶千齡之壽一夕而窮冲天之志埋恨土中
靈氣上騰翺翔太空尙駕蘇耽歸栖喬松

沈氏水南新居銘

并序

吳興城東北有萃然債起平田者曰戴山山旣窮東
南一里所復有石踊出蓋山之脉潛行地中至是方
止沈氏之先乃據其止而宅焉其家牒逸墜莫能考
其可知者則自百十府君始百十府君生四六府君
四六府君生十一府君十一府君生諱明德府君明
德府君生六子而谷鍾處士則第四子也處士居閭
里有陰德於人而內有賢配下又有能子弟故及其
暮年而家益大獨其室廬悉毀於兵子姓益衆莫能
容乃改作室以居二子而水南之室則其冢子仲倫
氏之所營也其前爲門道三間繇門道而北稍西爲

張來儀文集

三

聚德之堂爲屋二十四楹而軒其前又四楹南北六
十一尺有奇東西八十九尺有奇高二十一尺有奇
軒東西減堂五之二而高減二尺有奇聚德之後爲
燕喜之堂其楹四其高視軒其深傍高其廣如高而
少一尺燕喜之後爲安貞之堂楹以隻計者三十縱
以尺計者三十九而多六寸衡如聚德之數而高一
尺三寸有奇興工於洪武十一年七月之一日落成
於十有四年十二月一日用工若干食稍若干木以
株計竹以竿計瓦甃坯釘各以枚計者若干其他倉
庾庖湢等屋又不與焉於乎亦費且勞矣旣成請其

客海陽張羽爲題其顏而複製銘於屏使其世世子孫念創制之難而持守之不易庶幾俾其承承弗墜銘曰

戴山之墟有覆渠渠自其高曾考卜於初維初有傳其來有茶粵有閩孫益抗其廬人亦有言作者弗居是作是居其惟德歟嗟爾後人尙念厥劬毋酣歌於室毋奢淫於廬惟孝惟忠永矢勿渝堂有美名用戒匪譽張羽作銘爲爾世書

如在堂銘 并序

吳興陳君允文既葬其先處士君於弁山之周灣復

張來儀文集

三

慮歲時有掃拜祭無位乃作享堂三間於墓南而題其楣間曰如在來謁余文以圖永久羽聞之禮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以祭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其於墓則謁而不祭惟宗子在他國庶子不敢祭於廟則爲壇於墓而望祭焉此禮之變也蓋人之死也魂氣在上骨肉在下在下者欲其弗見也則墓以藏之在上者欲其弗散也則廟以聚之故祭於廟不祭於墓者慮其神之或散也然自三代而下禮樂崩壞自公卿以下不皆立廟而寢室非古褻陋近人無堂與祭可以展敬脩事則墓祭之文又何可廢也抑又聞之

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也故博以求之或求之室或求之堂或求之祔或求之烟泉墻屋遠而至於天地之間在彼乎在此乎庶幾其饗之也況於墓者吾親體魄之所在獨不可於此求之乎雖曰形神一離而不棲合又烏知其焄蒿悽愴之氣不有託於斯也古之聖王因人情而制禮借使姬且復生必不能違人情而廢墓祭矣今允文之於親也生能致其樂死能致其誠庀其堂宇脩其祭祀歲時展省來瞻來言吾知其奉孟而進必見其所爲祭者乃爲之銘使勒諸墓門之石以昭示其子孫俾永永無替銘曰

張來儀文集

十四

翼翼斯堂孝子所作其作維何先考是若有屋若封先考所宅我瞻我依執事有恪升彼阼矣薦我桑明或著於位或存於羹豈不遐矣我觀其生若睹其形若聞其聲先考攸醉孝子百福貽爾後嗣孔庶且碩敬告尸賓勒銘貞石子孫孫子永世作式

梓軒銘 并序

信陽曹季彬少孤知力學明習吏事比長游宦無所成年三十始食縣吏之祿於湖之歸安痛其弗逮於養也取商子告伯禽之語名其居曰梓軒蓋將守子道以終其身焉間請余銘以自警余以爲周公大聖

也伯禽聖人之子賢人之資也以聖人爲之父不能善其子於三笞三見之前而欲使其自喻以賢人爲之子不能喻其父之意於三見三笞之後而以問諸商子商子又不以告必使之觀於南山之木而後得焉子道之難知如是哉然其所謂實而俯者子事父之容也今季彬之親既沒矣雖欲實而俯其將安施雖然梓之生其初至微也幸而養於人灌溉之甚勤封植之甚固使之不夭於牛羊不殘於斧斤不毀於行路之所蹈藉由萌而葉由葉而拱把由拱把而至於千尋之材干雲霄而蔽風日小之中樞柱大之中

張來儀文集

五

梁柱斷之中論而越之中琴瑟嗚呼是豈一朝夕之勞哉若夫親之養其子也亦若是矣季彬居斯軒也能以是思之則於子道知所重矣銘曰

昔伯禽與封朝於旦者三見則得笞二子駭以慙曷質其由有賢商子俾之南山觀橋與梓或實而俯或竦而仰父尊子卑斯教之象二子趨而歸登堂屈膝公喜拂其首勞之以食適問其故曰君子哉若人俾小子免於罪克順於親維曹氏子弗逮事父母亦取良梓言樹之屬載榮載凋雨雪露霜有依其懷如見其容凱風搖搖吹彼條肄豈無脩瀨親不我企梁柱

琴瑟維梓之材自始迄於成厥惟艱哉子也無良親亦瘁止敢不夙夜尙不愧於梓於梁其陰弗剪弗夷孝通神明百福具來

輝默

客問清晏子曰蓋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下立言然德有所不顯功有所不遇伯夷叔齊得孔子而名始彰伊摯呂望不遇湯文後世安所頌其功哉然則君子所自列亦云言而已矣故孫卿著書於稷下嚴周放論於漆園不韋大賈也而集呂覽韓非刑名尙有說難孤憤由是言之文章者脩身之藻績著述者

張來儀文集

六

傳世之利器陋巷之士可不務立言乎哉吾子少而好賦長登甲科馳騁翰墨之林舊矣今者不樂於吏退而閑居身不罹名聲之罔足不踐勢利之塗超然獨居廓然無徒篤志好學之分可謂得矣然不能襲六而爲七行故而爲新崇論宏議成一家之言使遐覽者目駭逃聽者耳震隆美號於當世垂風聲於不泯顧乃絃琴咏歌偃仰衡門守道共已默焉無聞雖志同黔婁操合於陵獨行君子之德固矣尙何有於斯文清晏子喟然嘆曰是固非子之所能識也昔者吳穹生民聖人繼世並陰陽而施化參天地而創制

畫易以明變立書以導事制禮以接民陳詩以達意
作樂以發和脩春秋以道義世歷三古人更數聖而
六藝之文於是大備細者入毫芒大者苞元氣前者
出太始後者及無際發天地之奧藏立萬世之經紀
然其爲文也廣而載之不能專車攝而藏之不盈一
匱及老聃著論而諸子起屈平賦騷而文詞興微言
絕而專門立全經離而傳義行自是綴文之子蠶起
並馳駢肩累迹無世無之或登高而賦或下帷而思
或出口而成論或積十年而後爲或善談諧而設辨
或口不能言而著書或牽合於五行或瑣碎於蟲魚

張來儀文集

七

侈麗者溥漂閎衍者敷腹絃急者促數曄緩者紆徐
志微者綺靡猛起者巖峭逐者者循常鈎奇者鑿虛
專已者噉噉黨同者姍姍千數百年之間是非相尋
升降相趨窮巧極變以譁衆聽而取世資者不可勝
數於是乃有宣明東觀之藏蘭臺石室之富紛綸乎
七略駁選乎四部文以朱鉛連以竹素鏤金削木瓦
合鱗布日增月異闐扉溢戶積之如北陵散之如霜
霧學者童而習之白首不能句手披裘而未半目眩
轉而失度轆萬牛以並載吾猶思其踉蹌而不能馭
若夫兵鋒之所盪滅螽蟴之所敗腐家藏室誦衆所

未睹享之千金卒委塵土者又不與于此數也向使
孫韓之徒生乎今之世方將心悼魂悖結舌錯喙而
不敢出氣又安有文字且夫山車金根文修棧軫不
知其將爲九圖雲罕鳳凰闐戟前皮軒而樹鸞旗也
明堂九室麗於土階不知其將爲千門萬戶五層之
臺上觚稜而棲金爵也漆書汗簡便於繩契不知其
將爲甌龍文振霧縠盛文章而滅忠信也故色之全
者不可加以文采音之至者不可益以節奏况欲索
巧於雕鏤之上而增聲於繩淫之後哉觀客之言所
謂責華藻之不鮮而欲使我繡其輦輅也不亦過乎

張來儀文集

末

客曰然則上世之士述仲尼之道而成名於後世者
皆不足爲歟清晏子曰是不然也昔者諸侯力政游
談並起孟軻抗辯而折其角弘王道也春秋文成辭
嚴義隱止明存本事以附其師補經也漢道既登制
作大備遷固述史以纂乃父傳信也彼皆龍章而鳳
質玉潤而金聲故能爲文章之圓澤而羽翼乎六經
近者元公崛起通書以興伯子綴論孔道復明考亭
研覃折中羣言莫不包舉藝文酌斟道德畢精竭智
衡從辯說天地之情見聖人之意得又豈特說文章
之末流蹈近古之遺迹云乎哉且夫都梁鬱金揚芳

吐烈布漫皋澤而農夫不植者害於稼也偏諸貝錦
極服妙采悅於目便於體而卿大夫不服者不合於
制也多言繁稱離辭連類倣儻奇詭發人心意而君
子不貴者煽於道也且吾聞之至言不文至道不煩
譎張支離道乃不全人以車利亦以車敗道以言傳
亦以言弊故曰得魚者忘筌得道者忘言內實者隱
隱內虛者叫叫傳火貨薪不用其耀知言之要守德
之奧衆方浼浼彼我異調客又不見夫大音隱常設
於筍簞鏗然不鳴歷世寶之牛車之鐸鏗錡乎康衢
而不中律呂城門之烏且則其聲魄然聳者厭之鳳

張來儀文集

九

鳳棲於丹穴三千年一鳴而王者欽之以爲符瑞游
夏之徒文辭爛然學士譏之顏淵居於陋巷終日如
愚後世稱仁以此而觀君子務立言乎哉仲尼有云
予欲無言有不得已也若夫止君眇說於萬世惠子
蒿目於五車齊騁假辨於天口相如託風於子虛揚
雄勞精於覆瓿康成角勝於操矛僕誠不能方駕於
數子故默然以道自娛

辨寶一首 有叙

餘不車氏縣之大姓也世以善人稱於鄉至孫曰昭
益文之以詩禮間以寶善名堂言不寶其富而寶其

先世所遺之善也潯陽張羽爲設三客問答之辭著
辨寶一通以遺之雖持論不根或得罪於大雅君子
然鋪張侈麗而卒歸於節儉庶幾古人諷諭之意也
其文曰

寶善生方坐堂上有奇珍公子過而詫之時貫索居
士與太倉公後至居客之左公子盛氣而談曰主人
亦有寶乎僕戚里之下族安陵之婁人也然而外府
之藏猶有一二請爲吾子陳其梗概可乎生曰唯唯
公子曰僕之外府其富無陞縣延南北膠葛東西瓌
貨鱗集偶儻瑰奇叢雜若崑崙煥爛若瑤臺其珠則

張來儀文集

半

有隋侯夜光明月懸黎曜車二六其價不貲其玉則
有于闐五色碧綠紫英截肪最貴徑尺有盈價兼上
卿重易五城亦有珊瑚之枝出自重溟樹以金盤千
歲常榮辟寒之犀神液所凝貝光煥發天鷄宵鳴又
有虎魄江珠玻璃水玉琅玕翡翠璀璨燁煜其他若
玳瑁文甲紫貝木難瑒玳瑰碧樹黃環銀礫金璞
璣琲頗丹或包匭而緘縢或采貫而絲聯莫不充牣
於內外委積於後前奇名異出彪炳煥爛神奇譎誕
累以鉅萬闢其戶者錯愕而失度入其室者眩轉而
異觀乃有蜀卓宛孔之侶齊刁魯邴之倫或酒酣而

鼎食或鑄山而封君山谷量車馬箕筭斂珍珠侈志
埒原嘗驕氣狹春陵是日也帶寶劍御珎輿鏘璚珮
髮瑤瑤首會華玉足履明珠鈇介狗馬之體錦纈輿
臺之軀結駟來過冠蓋塞途於是肅從者汎賓墀帷
高堂進文姬羽觴無算雄辨若飛攘袖抵掌蹻蹻傲
傲各陳其所寶以角富而夸奇僕姑命守者稍出其
一二固已却顧返走駭汗怩見其所未見喪其所
以來逡巡而辭去僅能上車此僕之所寶也主人能
從我而觀之乎生未及應貫索處士駭爾而笑曰物
固有貴而不適於用賤而利於時者不可以一切論

張來儀文集

三

也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一羽有所重千鈞有所
輕人顧不察耳今吾之所寶欲與公子度長絜短揣
色連類固不可並日而談同年而語矣然而夏禹鑄
厯山以拯溺未聞以珊瑚之叢殷湯鑄莊山以挾楚
未聞以夜光之珠太公之府不畜犀象景王改幣不
用璠璣則錢之爲寶所從來遠矣今夫南海之氓斷
身窮淵手採蚌腹命委蛟涎然而不避者非愛珠也
固求富益幣也狼臆之虜越國過都懷琛挾劍剖股
捐軀然而不顧者非貪寶也爲厚利使也故子母相
權可以制百貨灌輸若流可以走千里若乃三條廣

列九市洞開熙熙攘攘皆爲利來筐傾璣琲篋錯璚
瑰象若雲屯散若隄隤吾試挾吾之所寶以往坐旗
亭摩馭僧左呼明珠右攬文貝於是南金楚璞駢坐
而前珂珮流離滄縱而會無翼而自飛不脛而自至
莫不磨光刮垢投巧獻技俯首而待買術已而求試
豈乾沒之敢較唯一售之非易此其何故也以錢有
以致之也今公子斥有用之材夸遠物以爲貴下不
足救生人之困上不足佐公家之費僕誠不佞故不
能以此而易彼也太倉公曝然放杖而應曰處士之
言似矣然而猶未也夫習絃綺者不可語以布帛之

張來儀文集

三

美甘脂毒者不可薦以穀粟之味其所沒溺然也且
奇貨非攝生之具至寶非養性之物砂礫爲南金渴
者不可以爲飲瓦石爲和璧飢者不可以爲食是以
古之聖王惡其如此也抵璧於壑投珠於淵躬農桑
之業開衣食之原賤異物而寶五穀折末富而重力
田故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傳曰穀者萬人之命
國之重寶則穀之爲寶蓋從古如斯矣爾其大田旣
秋金秀如芒萬隴如雲浩浩穰穰雖麗水之產未足
並其美也積之粟粟百室盈止落杵流脂香聞十里
雖鮫人之珠未足擬其貴也何以覈諸若乃歲旣大

浸高廩不登餒饉相望百谷湧騰抱璞懷琛者肩揄而采木曳絲履縞者鳥面而鵠形或解鈎金而不能宿飽或寫握珠而僅足盈升乃有淮陰釣客窮桑餓夫彷徨城下踰路隅目質失精咽軋內虛於斯時也雖與之以間世之珍太古之錢無所用之苟有濟之以簞食之饋一飯之餽則必爲之投袂感激刻骨忘軀或誓千金以爲報或爲倒戈而禦徒何則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也以之而論孰爲寶乎三客之論未決寶善生隱几而起憮然有問曰觀三客之論紛然異端互引典文樂爲浮言譬蛙黷之有公私固未聞

張來儀文集

三

乎雷殷而霆震也請語予以吾之所寶維昔顓穹之降民也陶以太和樸以元氣雕以皇文宰以司契顯顯然印印然受命於穆清靈氣無二故其生也莫不抱仁而負義履禮而含知稟仰道德統合天地命曰元元其義至善而無惡也若夫善之爲寶也匪石而剛匪金而良匪刊而圓匪刻而方匪鬻而貴匪積而藏不琢琢如玉而有連城之璧不落落如珠而有照乘之光天球赤刀未足議其值器車銀甕未足擬其祥昔堯禹脩之而興桀紂壞之而亡周孔得之而聖跖蹻失之而狂是故高明顯融者謂之天爵純麗自

然者謂之良貴忠信強學者謂之儒珍溫潤不撓者謂之國器其實也如此豈若驪珠結綵之儔通犀巨象之類產於藪澤而鬻於賈肆徒以備服飾而充好悅耳目而娛心志者哉故吾方廢奢長儉尙質折文斥綺靡而不御賤瑰異而不珍耽樂道術嚙嚙聖經無欲無榮鏡乎至清汙穢日消廉恥道生采玉於神明之圃索珠於內象之庭以靈臺爲府藏以天君爲守吏以智爲元龜以禮爲大貝仁以爲兼金義以爲利器講學以爲栗多文以爲幣敬以爲圭讓以爲珮賤玳瑁而却珠璣斥褒蹄而疎翡翠以此利物以此

張來儀文集

四

視己以此傳家以此長世雖有負山移舟之豪胼篋探囊之暴固不能懷而去也且夫天道福讓地道變盈人忌盛滿鬼瞰高明赫赫易滅曉曉易傾挈挈者亡默默者生清淨者福之原佚欲者禍之萌貪夫狗財與世營營上士貴我泊乎無爭匹夫之罪起於懷璧達人澹然物莫之撓貨財庶物天施地成其寄在人嬾績相更台散消息何有常形去不可尼來不可迎至人從化得失不驚愚夫自私複壁重簾謂爲已有人莫我撓曾不知司造者固已掣其綸而脫其扇矣是以古之人或逃列圭之賞或謝萬鐘之富或發

坎而歸錢或顧金而揮鉏或負赤子而棄壁或臨深淵而鍛珠豈好惡與人異哉彼誠知之審也且子獨不見夫郢塢之粟支三十年而燃臍之慘起於車下則穀可寶乎嚴道之銅市於天下而溝中之瘠不名一錢則錢可寶乎梓澤之珍森然如林而東市之誅萌於艷妾則珠又可寶乎昔者子墨辯宋人之玉曰我以不貪爲寶若以玉爲寶人之所好其遠絕不同乃若是今我與客事實並諸三客聞之慨然自失廓然解惑捧手下席同聲而稱曰美哉善乎其疇能過之也吾儕小人惜於大道獲聆主人之至論若喪厥

張來儀文集

美

守懷惠而歸永以爲寶

寶生堂七諭爲醫士高遵道作

二十七頁戰士上疑脫二句

寶生子邇軒岐之奧旨探金匱之瑤編服食御氣企彼長年含和隱曜婆娑市廛有貴介公子聞而造焉佩結綠弁明珠趾金華之舄珥瑤碧之珥髮織成之華組駟珣玉之輕輿衆寶繁飾煥爛交衢以屈乎寶生之所居其居也右接窮巷左介崇垣青苔依井尋木蔭軒清冷蕭條不聞人言寶生子葉冠出而應門睨客而不言公子應階而升順風而稱曰余聞天璫其道地愛其寶故韜玉以荆石守珠以龍蛇珊瑚之

珍隔以淵海南金之屑蒙以泥沙物之精英鬼神之所憑依又況乎人哉是故王侯無寶無以鎮社稷卿大夫無寶無以守祭祀士庶人無寶無以共衣食所從來舊矣今子室如懸磬衣弊履穿篋無一金徒樂虛玄茹草齧葉外枯中乾蔑潤屋之貴闕有生之歡諒所寶之謂何竊空名以自賢今吾將陳天下之至寶夸衆帝之奇英以變子之惑志返子之遁情願聞之乎寶生子曰僕方有賤事不願聞也雖然試言之公子曰魚腸巨闕純鈎青冥陽文縵理之奇紫電白虹之英此世之名器也其始造也發赤山以采錫

張來儀文集

美

洩耶溪以收銅祝融裝炭炎帝駐工蛟龍捧爐偃子鼓風奇璞化成萬靈奏功於是以越砥紋其鏐清水淬其鋒觀其文煥乎如冰之將釋睇其光浩乎若水之溢於塘其拂之也粲粲乎若列星之行其倚之也瑩瑩乎若芙蓉之始生陸剌奔兕水截飛鴻切玉則易若畫塗斷札則利如入空然後錯百寶以爲飾繡文繞以爲衣威靈上騰化爲虹蜺風胡遇之而舞朴薛燭玩之而歎歛越王於是鄙其步光吳人於是陋其辟邪得之者可以縱橫當世陵轢豪傑韜鋒則諸侯畢賀奮威則千里流血此天下之至寶也子豈有

是乎寶生子曰吾聞撫劍疾視勇之靡者僕不好此也公子曰奇服曠代妙采映時絲綸綵繡五彩並馳若夫神錦之麗出自冰蚕煉以魚油一匹千金鮫人之綃澄水之帛却暑生風體含冰雪黑貂紫綺雉頭狐白穆然春溫常寒不栗偏諸火浣焦葛筒中齊紗方目薄如春空極服飾之妙品總上方之奇工爾乃進文姬命左右御刀尺運纖手承旨意準形體雲爲袷霧爲袂薰幽蘭掩芳霏登高臺臨廣會從風飄飄以旋暉麗七相五公冠蓋如市瞻望餘光色沮魂悸回轡卷衣自覺形穢此天下之至寶也子豈有是乎

張來儀文集

卷一

寶生子曰吾聞不稱其服詩刺彼其僕不好此也公子曰九府之珍輕重相權體圓函方內好俱研龜紋鸞眼榆莢縱環陽文幙理周郭縣延形模萬選朱綠斑斕散若鱗布累若星連市井便易百貨制焉灌輸千里其流如泉乃有白圭握算陶朱掌記入市一呼珠玉至戰士得之先登而不敢後任俠得之慷慨而不能生吏士得之觸罔而不得趣城口滕舌遇之而發言植髮衝冠見之而巧笑無翼而飛無足而走可以通神可以役鬼此亦天下之至寶也子豈有是乎寶生子曰吾聞富者怨之府也昔之鑄山者常假

死矣僕不好此也公子曰黑水之壩富媼所藏呀然成谷缺然成坑奇蓄靈會至寶乃生其始也選方擇吉萬夫同行舉市成林運斤成風斷崖抉壑搜疏堅剛其聲之所振稜稜琅琅潰潰鏗鏘若兵車之相當椎鍛山骨割裂地脈墮若隄隕迸若星射熒熒奕奕璀璨粲的燦日星隱曜與石同色畢力不讓以多爲得然後收斂哀積篋傾蕢溢投之大冶千鍊萬鑠撓并頑卯輸寫澳濁浩浩皚皚烟雲闇漠精英流行波湧冰釋於是範之以則小要利角銖兩中權光華儵燭其陰則廢火玲瓏若玄蜂之開房其陽則神液外凝

張來儀文集

卷一

若薛文之初生然後包匭被滕輸之天府命曰元寶驅馳一世奔走百貨失之則貧得之則富天下之至寶也子豈有是乎寶生子未及應公子曰此未足貴也麗水之珍可貴者三方寸而斤百不陶而不耗久蕤不生衣冠五金而爲長乃匿景於沙泥澄汚汰濁簡萬獲一鎗畜銖累其稱以鑑奇形異品或黃或赤薄如蟬翼踣若裏蹄或圓而錢或錠而圭叩之鏘鏘卽之鏗鏘神機鬼藏百寶莫亢其始見也耀若蟻蟬舒其光其少進也爛若赤日升扶桑得之者堅國能破之弱國能強之所愛能生之所惡能死之此天下

之至寶也子豈有是乎寶生子曰吾聞多藏必厚亡古之聖王藏金於山僕不好此也公子曰窮髮之北溟海之淵巨蚌專車神珠孕焉噓噓靈湖吐納洄沿抱陰火而含曜仰望舒而受精窮運累穢徑寸乃成或曝采於陽戲或曜景於陰冰林木隣潤而不枯崖石借澤而生津應龍拂翼而弄采神蛇壞戶而藏珍至若海神靜波遙島上月重淵見底萬仞一瞥乃有雕題之賈鏤身之氓修綆縋波篝火潛燃窮深倖得百往一還觸馬銜於靈渚過淵客於幽泉或嬰龍蜃或化蛟螭其或天授人與至寶斯獲竦身泉上長遠

張來儀文集

卷一

蛟室冰夷倚浪而含嘖海童揩髀而悼惜旣而流景星輝浮象電發爛如陽燧皎如積雪形冠遐徽聲馳上國交甫爲之褫佩隋侯爲之失色視明月之與九曲類璣璫之瓊屑此天下之至寶也子豈有是乎寶生子曰吾聞照乘之珍見鄙於齊是以緯蕭者鍛而弁之僕不好此也公子曰藍田之玉美如截肪貴掇連城價兼三寢珊瑚之珂幽茂龍淵鐵網連編秀出波間樹以金盤肅肅鮮鮮靈氣滋液神犀通天辟寒則冬室春熙照夜則天雞宵鳴瑕英碧樹交柯擎莖光潤玉顏千歲常煢又若虎魄江珠眩爛目精潛瑯

水玉積冰所成亦有琉璃玫瑰頰丹立璣紫貝黃瑤屬賓流離玳瑁文甲空青之泥木難錯落翠翹歲蕤珍奇譎誕彪炳煥散貝經有不能紀賈胡有不能辨乃命良工或雕或琢於以文器物於以飾纓弁綴舄則動趾遺光琰琬則聲隨步轉誠耳目之所煒燁國家之所歆羨此亦天下之至寶也子豈有是乎寶生子曰吾聞不貴異物民用乃足況匹夫之罪起於懷璧僕不好此也公子曰然則敢問所寶寶生子曰異哉吾所寶儻蠅詭殊方別類與世極異雖有巧言辯士不能縷飛其一二也求爲子舉異原夫昭昭生

張來儀文集

卷一

于冥冥有倫生於無形道生於神神生於精其初也太虛以爲祖氣母以爲質流形以爲胚營魄以爲室鑪錘乎陰陽亭毒乎大宅運之以不宰之功煅之以無名之埴其爲物也應變而成匪雕匪則匪金匪錫匪圭匪璧聲不假器用非借物超忽若神志意橫出豈有萬之可擬良自然之所得其爲狀也冥冥晶晶煌煌熒熒岩岩亭亭奧奧玲瓏不可殫名眇緜緜其獨得兮滄湛湛其常盈耿綽約其若素兮澹清靜其長甯粲兮其若英怡兮其若嬰蓋將以天地爲常與日月齊明修之可以出死入生窮之可以通神徹靈

昔者廣成得之而壽千歲錢鏐得之而年八百藐姑射得之而如處女西王母得之虎頭戴勝而處西極故吾常以天地爲奧藏靈臺爲內室胥靡爲珠璣寢寘爲扇鏑却玳瑁之珍謝翡翠之飾鄙干將之劍賤楚和之璧耕耒乎五德之園周流乎六漠之澤漁太和以終年窮後天以爲極盜賊之暴而不能攘罔象之知而不能索晉楚之富而不可償堯舜之貴而不可易若夫炎農之所嘗俞跗之所料略言其品三百六十吾將以爲外府也辭未及終公子攝衣而起曰吾聞寶得其寶者昌寶失其寶者亡今子耽有無之

張來儀文集

三

論鄙珠玉之貴是猶守止垤而未測乎泰山執熒燭而未覩乎白日也豈不謬哉寶生子斷然而笑曰夫物有所短亦有所長國有所重亦有所輕今公子手便足利耳目聰明放情千歲爲樂未央又安事此哉一旦戒賓客而不游於庭精神內消玉色凋瘁邪氣客中百脈俱滯中夜不瞑怵惕惟厲見瀆愴怛若身墮天外支瘠體煩闕然顛蹶當此之時親戚擁前妻子捧足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能使公子少須臾無死乎公子默然良久曰不能也然則吾將爲子搗腦吹耳反神收氣造軒光之竈制八成之劑和以桂漿

一勺而起使公子復得蒙天履地長居人世以之而論孰爲寶乎公子於是愀然懷墨昭然解或捧手而謝曰子之寶誠寶矣鄙人寡識貴貨賤德自今以往願盡棄所寶請事來學惻然垂頭伏軾逡巡而辭去

跋

跋張志和卷

張志和居越州則依觀察使陳少游居湖州則依刺史顏真卿蓋隱遁之士苟不能與鳥獸同羣未有不資於人者也然非二公之賢不能成志和之節非志和之高不能重二公之名蓋交相爲益者也平陽魏

張來儀文集

三

侯爲遁守是邦公退之暇徘徊登覽睇西塞之遺迹慕玄真之高風繪圖寫詩以寓其志方今賢羅廣布野無遺賢求如志和者固不可得借使有之吾知侯必能禮之不愧二公也

跋禱雨卷

昔漢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境內旱嵩行部所至雨輒降時號爲刺史雨唐顏真卿爲御史使河隴五原時有冤獄不決天將旱真卿辨獄而雨立至呼爲御史雨今吳興太守禱於郡而雨通守禱於屬縣亦雨其可謂之太守通守雨歟宋蘇文忠公治扶風嘗記喜

雨亭獨歸功於天子與造物者然深得古人歸美以報其上之意今二公以誠致雨而能不自以爲功屬大夫士爲圖賦詩以紀國家豐年之祥其又得蘇公之遺意者歟

跋趙魏公行書坡詩卷

趙魏公篆書行書皆入神楷書入妙草書入能惟隸書最劣此卷乃公行書得意筆況文忠公詩贈多人口今古皆可寶也

書劉松年九老圖卷

右九老圖一卷定爲宋劉松年所畫人物界畫林木

張來儀文集

畫

水石各臻其妙今畫者工其一猶足稱於世而劉乃兼眾工之所長可謂難矣按唐會昌中白居易始爲香山九老會好事繪而爲圖宋至道中李文正公昉欲集天下九人繼其事會蜀有變不果至和中杜祁公衍退居睢陽常爲會而止得五老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復爲耆英會時宜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願與其會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重其人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廁二公後乃命閩工鄭奐自摹寫其像又之北京寫王公像自潞公而下合十又三人今此圖人數

與香山合而衣冠非唐制然以爲至和之會則多四人以爲元豐之會則少四人豈劉直工畫而不知考故實耶抑當時所傳皆諸公眞像失其四人者遂不復補耶而見在者劉又不識其誰某使後世弗獲因是而想其風采此猶可惋歎然一世衣冠文物之華水竹林亭之勝朝野昇平之象耄老康寧之福藹然見於毫素使人展卷爲之歎息企望恨不身生其時而目觀其事蓋有非後世俗吏所能及也然當是時王安石方罷相而黨類猶盛新法未除富文司馬諸老皆以碩德重望不見柄用而優游散外之地雖諸

張來儀文集

畫

老之福而實非朝廷天下之福也觀此圖者又不可不知此卷舊爲休寧縣令唐棣子華家物今歸□□縣令華野叔畊二令皆能畫故其識鑒皆同尋易張羽跋

跋前卷後

予既跋此卷後監稅廬陵郭君遇叔耕見而愛之叔耕卽篋以贈郭君因厚醪之來請予志其後夫古之法書名畫雖無聲色臭味之移人苟能知之未有不

意而不難於與人郭君好古而不吝其報是皆可尙也已吾聞廬陵古名郡漢唐以來世家望族往往而在文章翰墨之傳猶未漸滅故郭君生長其間其好古博雅亦其耳目素所狎習然也予初未識郭君一日持此卷過予於田舍獲相與接杯酒之歡觀其風裁言議亦今之良大夫也因其所好可以知其所至矣遂題其後而歸之

跋所畫吳興山水八圖

吳興山水清遠見於蘇文忠公之文蓋太行王屋遠而不清洞庭句曲清而不遠欲兼二者之美實爲若

張來儀文集

義

雪之邦文忠之評諒不誣矣予文字之隙頗好繪事因取其山水之尤勝者列爲八圖非敢闢粉墨之妍聊以寓閑曠之趣云爾

疏

補漢甘延壽陳湯矯制襲郅支自効疏

西域都護騎都尉臣延壽副校尉臣湯言臣聞善用兵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臣待罪典西邊督察諸國動靜得車師前國歸漢都尉及疏勒北道候者言初郅支單于與呼韓邪內隙外自絕於漢孤守堅昆無所倚附會康居數爲烏孫所困

願引郅支爲援而郅支常畏呼韓邪襲已意亦欲西乃遣貴人橐駝驢馬數千往迎郅支會天大雨雪郅支人衆多中寒凍墮道死過半到者財三千人康居願得其助力厚贍給之今數爲康居畫計若烏孫大宛願臣妾漢夷狄不願禮義一以兵力相雄長什則卑下之伯則國之千則役萬則臣勢使然也今二國勢出其下不能國踵必歸郅支郅支旣得志彼必北擊伊犁西攻安息南排月支山離烏弋之地臣恐數年之間玉門陽關以西城郭諸國非復漢有也且往者國家不愛百萬之衆府庫之財而通西域者以

張來儀文集

義

斷匈奴右臂萬有一失遣國家憂甚大今不因其萌芽早薙絕之及已成形功費四倍臣竊料郅支初至康居士馬衰耗今縱生息勝兵當不過萬人客虜異種遷徙無常無金城湯池之固長戟弓弩之利臣仗陛下威靈將屯田吏士合外國兵鼓行而西跨河源越崑崙蹂康居深入四擊直薄虜廷康居見漢兵若風雷必雉兔逃入窟穴不復敢援彼亡無所之守則不足瓦解雲散破之必矣郅支旣破則國家有五利西域諸國長爲漢有可以坐制匈奴利一呼韓邪仇郅支貳已常欲擊之必款塞來賀稽首稱臣利二烏

孫大宛數被侵轢邛支既滅必厚德漢內向感慕長
爲臣妾利三往年邛支輒求侍子囚殺漢使者傷威
重羞國家今赫然誅之足以正王法雪宿憤利四四
方殊俗邊遠之人聞之以爲漢天子不赦無禮之國
莫不革面從化扶服恐後利五議者以爲軍興大制
非臣子敢專當先奏請然自臣治所至京師可六千
餘里而西至康居道里適等比使者馳傳往返時月
之間臣兵久已犁其境矣且臣制皆羌夷雜種狙詐
難測萬一泄漏使虜先遁逃兵出無功爲戎狄笑臣
不敢愛一死使國家失五利輒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張來儀文集

卷一

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士卒合三萬人烏孫大宛諸胡
兵萬人騎萬二千疋齎人馬三十日食益置揚威白
虎合騎三校合舊爲六校以建昭三年月日上道抗
旗西指吉氣來應雲日開明上勇百倍天人助順立
見成功振旅之日願陛下先以邛支三首懸於藁街
以威百蠻然後以臣下吏正矯制之罪臣伏身斧鑕
雖死猶生臣輒自効遣都護司馬臣具以聞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奏

擬請削傅介子義陽侯疏

臣聞戎狄荒忽叛服無常服則接以恩信叛則示以

威武故書稱卽叙詩歌薄伐此三代盛時制御蠻夷
之常道也樓蘭東接大荒北界匈奴間於二國爲左
則失右爲右則失左故自建元以來常持兩端背叛
反覆亦勢有以使之也今國家欲誅絕之則宜選梟
俊賁獲之臣將百金之士踰龍堆之西蹂扞泥之域
繼其首惡填撫其衆而建王侯振旅而歸此則文王
之薄伐也若欲來內使不爲中國叛臣則宜臨存布
德垂信交驩賜遺羈縻不絕使其扶服革面以歸聖
化此卽大禹之卽叙也今介子計不知出此乃輕將
敢士深入敵境傲其無備乘其既醉刺以利劍盛首

張來儀文集

卷一

馳歸欲以此揚威武制蠻夷臣未之前聞也昔戰國
之世禮義不明姦人刺客操椎挾匕賊人不意此春
秋所必誅也孰謂巍巍天子之使而爲此臣切爲大
漢羞之且大漢統制方內冠帶萬國遠方殊俗之人
企踵內向望之如天畏之如神今舉措乃若此臣恐
四夷之人輕中國從此始也事既已往言之無補而
有不曉大義論介子功當封陞下仁厚不吝細勞賞
以爵土在廷之臣隨聲雷同無一人爲陛下明其非
者臣竊以爲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今介子乘危徼幸
行詐蠶夷改德傷信非奉使體侯之非約宜奪義陽

印綬平樂監如故庶使夷狄知本謀非陛下意足以伸大義服遠人惟陛下幸察

勸修安定書院約

伏以卓爾先覺實開後人在名教而有關豈追崇之敢後恭惟宋故天章閣侍講文昭公安定先生降神淮海講道蘇湖當宋室四傳學校之政未舉而先生一出聖人之教大行特起於關洛未興之前上接乎洙泗不傳之緒明體適用則不遺乎邊防水利之功經義治事則深黜夫聲律浮華之習遠慶厯皇祐之間取其法而施之太學若錢藻劉彝之輩登其門者

張來儀文集

義

悉爲名臣道德被於一時模範垂於後世睠茲精舍創自前朝久矣列之學官今焉毀於兵革苔荒蟲蝕梁棟塌爾於空階雨沐風吹遺像蕭然於壞室豈於斯百年過化之地不能享一日廟食之安非惟祀典之有虧抑在滄懷而何若敢申勸相助我經營籩豆几筵瞻神明之攸序詩書紘誦佇文教之聿興請與斯盟共看乃力謹約

記

芙蓉莊記

吳興爲東南沃野山居竹木材章水居菱芡菱荷田

鹽杭稼陸地桑麻菽麥蔬果此其利皆可致于富故富民率好爲兼并愛地重於金玉雖尺寸不以假人

其爲卉木花草芬葩艷麗可以娛耳目而妨地利者悉棄不好有姚收者其先世常以畜產起富至收獨歎曰烏用是自累爲哉乃計其田入裁取供衣食餘悉以與族人兄弟屋左右隙地數畝雜植芙蓉其上而結茅屋以臨之命之曰芙蓉莊每涼秋之後花葉芬敷如白交映收屏棄百事日晏休其中若有所樂者鄉人莫測其意收曰夫穀粟桑麻百物者天之所以衣食吾人也然必待人力而後成故天生人而與

張來儀文集

早

之手足爪牙之力者所以使之自取乎衣食也蓋莫不各有分焉吾食吾之食衣吾之衣而人爾者自衣食其衣食足其分而已矣分足而又取贏焉是侵人之有而貪天之功也分多而力不足則又勞人之自利夫貪天之功侵人之有而又利其力而謂人不怨天不怒者吾弗信之矣今吾之土足以衣食吾之身與吾之妻與子矣而又樹穀粟桑麻以求益焉人縱不予罪獨無愆於天平吾嘗觀於鄉之富人矣其植穀粟桑麻之產者非不爲子孫計也然吾嘗過之或屢易姓者矣或廢而牛羊牧之者矣或其人死

從而籍於官矣若是者非余所謂足其身與妻子而
又取贏者耶非侵人之有而貪天之功者耶非勞人
以自利人怨而天惡之者耶故吾衣食之餘獨取夫
草木之花易生而無所利者殖之以求無愧焉耳不
然則誠溺於是也繇是花時益召父老賓客命酒賦
詩相與爲樂醉則枕藉花下人或言某田某宅美可
市但熟視芙蓉開來致有佳色笑而不答

橘樂軒記

橘樂軒者越人張君復之所構也軒旁樹多橘而君
宴休其中若有所樂者故以名錢唐徐子真與之友

張來儀文集

聖

且嘗客於是軒也爲之請記於予世傳巴人剖橘二
叟方奕其中且相語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此蓋出
於齊諧志恠之流世之所必無者也今張君既以爲
有而以名其軒予亦姑以爲有而論之夫萬化不齊
而物形焉固于形而不得遜者物之恒也故達者順
之以從化昧者因之以爲樂是故世有藏舟於壑者
矣舟可竊之而趨有藏山於澤者矣山可負之而走
是壑與澤雖固也而舟與山終不可藏藏物于物且
不可況藏我於物哉藏我於物其處我也亦拙矣今
二叟寓人之形而獨藏於一橘之中橘固不固於壑

與澤也其竊與負有不待有力者能之也而二叟方
融融焉以奕爲樂夫奕者終日舉棋惟不勝其偶是
思勝負戰於胸中叟之樂亦淺矣及夫霜露既降青
黃爛然而採者將至橘剖而二叟見叟能自樂乎吾
非叟不知叟之爲樂吾不知叟之樂張君能知之雖
然藏我於物不若藏我於物之所藏物之所藏有大
於物者焉以奕爲奕不若以物爲奕有大於奕者焉
吾將以混沌爲一大橘古今爲一大奕藏我於大橘
之中而觀乎大奕焉負吾不爲之憂勝吾不爲之喜
雖使大有力者過之亦不能折而剖之也是樂也叟
烏能知之子行過張君姑以是語之

張來儀文集

聖

方氏園記

余友方以常自杭以書來及圖園廬之概徵羽爲之
記按圖方氏園有三一在吳興之白龍岡一在吳興
之上林一在吳興子城北吳興諸山惟弁山最爲斗
絕其下多平坡漫陸按衍起伏若不屬而脈貫相連
者白龍岡是也岡在弁山直南五里前有大水奔流
曰溪東爲龍溪又東與苕水會有山掖其右者曰
仙人曰張其左偏者曰仁王山其後衆山環合莫悉
其名自其曾大父而下皆葬其東趾有泉穴石而出

者甘美可飲其上木千章竹千竿歲收棗栗十碩橘
柚柿若他果物芻薪百車牧羊豕百足園之大不過
十畝二畝廬舍陂池三畝桑麻餘五畝畝四十畦薑
韭百畦他菜稱是口十畝口皆畝一鍾陸行出迎禧
門掠仁王山而東二十里而近水行出清涼門泝龍
溪而西且北二十里而遠初方君既附其先人於墓
因奉其母園中居五歲有兵難徙於上林上林由吳
興東行五十里經祐村塘復折而北其地東與松陵
接壤北距太湖可十里故老傳言昔村之大姓董氏
有梅樹柯葉蔽十數人其下可坐百人宋都臨安時

張來儀文集

望

天子嘗幸其地賜羣臣宴花下因名上林由是梅開
時貴游之士來觀者相望於道居人不勝其煩乃陰
伐其樹以絕蹤民皆土著重稼穡之利無場圃之饒
方君樂居之而患地難得乃重價購之僅得五畝餘
地在村極東南濱溪北通湖渠東並民居水繞四隅
而滙於東南狀類十字橋其上曰青龍橋橋下有塚
曰處士墓而逸其姓名園中爲屋四楹旁出兩厦大
率果菜莢牧之利不及白龍岡十之九而田畝則數
倍焉居三歲又徙於子城之北則因其故居之屋葺
而新之屋與上林稱而園益隘菓菜莢牧益少然而

近市焉朝夕得所求也方君且曰宋之先實汴人家
世遷徙迄莫能考然自某而上居吳興者數世矣則
吳興故吾譜也況白龍岡吾祖宗體魄所託而子城
北則先人之敝廬義皆不當去且上林風俗淳儉可
以居子孫吾他日將往來三者之間而終老焉然非
文無以志不忘噫羽少不自度謂學問可立就棄墳
墓去親戚求師問友於千里之外業未及成而天下
兵起桑梓之墟鞠爲異域每一念此未嘗不出涕沾
裳也尙恐憂患羸疾他日弗克歸理先業今遂頑然
若忘者視方君之拳拳於父母之邦而弗忍去者其

張來儀文集

齋

賢否爲何如哉徒重其請故強顏而爲之記

方氏東園記

方君之別業在吳興者有三余嘗爲之記矣後一年
君復買宅錢唐宗陽宮之後而徙家焉又明年復請
得官地於宅之東以爲東園數畝與余游其中且曰某
之居子皆記之矣豈獨斯於斯園哉按臨安志載宗
陽宮紹興初望氣者言其地有天子氣由是宗室之
胄爭建第其上而孝宗潛邸實在焉是生光宗卒如
相者言至咸淳中始詔以其地改築宮祠老子宮後
爲御園中有堂有亭有累土之峰激澗之池名花異

草具備天子常以原饗日臨幸其地其所載如此今宮卽其址而御圃實在宮之後荒堦斷礎隱然瓦礫中垣外土山高數十尺四旁多古木故余以爲御圃基無疑惜乎歲月浸久欲問其遺事而故老無在者矣想其盛時禁藥之嚴池臺之美堂堂翼翼雄桀瑰麗固帝王逸豫游宴而爲子孫億萬載之業者也然而百年之後腐壤零落化爲止虛蕩爲禾黍狐狸穴之牛羊踐之而今方君得以爲園有天下者其廢興且如此況凡民哉吾知方君抱養之暇周覽遺迹慨昔人於旣逝悟方來之無窮顧瞻斯園如在傳舍不

張來儀文集

墨

必視爲已有也雖然家國之廢興雖關於數亦未始不由於人鄉使宋之後世皆善繼善述雖天下之大可長有也況斯園之寸地哉然則好善如方君者世世得賢子孫亦可以長有斯園也故爲之記 方氏之東園東西若干尺南北若干尺其土燥剛其植宜麻菽園中爲亭其西爲宅屋凡若干楹買於至正某年某月直若干圓請於某年某月歲入租若干錢

靜觀軒記

吳興陳希哲氏明尙書常舉進士不得志歸里教授不復言仕進會朝廷建學宮賓禮經術郡太守起

爲文學旣就職每旦升堂爲諸生講授已輒閉門不納俗交超然燕處若有所思者因取河南程夫子詩中語扁其軒曰靜觀書來徵文以記余復之曰昔者二程夫子講道伊洛之間上繼聖賢之絕學一時賢俊之士登其門者亦旣親薰而炙之矣及考其所就尤不免失其真況余也生於二三百載之下去夫子若是其遠也材質若是其下也乃欲使之因其語而究其所存不亦過矣且君通經之士以是名軒則於其說也宜講之素矣而又何待予言旣而遣使來趣文余不獲已則爲之說曰夫理出於天散於萬物而

張來儀文集

墨

會於吾之心自其散者而觀則林林之徒有萬不齊孰得而一之自其出者而觀則大木所自混然一致孰得而二之故天者理之原也散一爲萬者也物者理之寓也各得其一者也心者理之府也會萬爲一者也然理雖會於心而心不能無欲有欲故躁躁故昏昏則梏於形體之私矣梏於形體者祇見其萬而不見其一也無欲故靜靜故明明則達乎性命之原矣達乎性命者祇見其一而不見其萬也故靜而觀諸天則見吾健之理矣靜而觀諸地則見吾順之理矣豈惟天地爲然哉觀木之生而見仁之理矣觀水

之流而見智之理矣又豈惟水木爲然哉凡賤而跂行喙息細而珠璣毛髮皆可以觀皆可以觀則皆有得於我也然其所謂靜者非動靜之靜也觀斯靜矣靜也者躁之反也謂之觀者非謂其以目觀也謂其能以心觀萬物也自得云者非自外取之也明彼喻此之謂也是故有彼此者物與我之形也無彼此者物與我之理也惟善觀則終日而盡理不善觀則終日觀而盡形盡形者物與我爲二盡理者物與我爲一若夫稿木其形死灰其心塞聰黜明喻焉不與物接而曰是乃爲靜觀豈理也哉抑吾又聞陳君方將

聖

告老於朝休居林下安於靜默其所自得富有過於今日者吾他日將曳履進而造君之軒相與求程氏之遺書以質吾說焉洪武丙辰

沈氏順德堂記

吳興城之東北山之小而特起者以十數戴山其一也俗傳晉處士戴逵嘗登故以名然獨不見於志乘

吳興志云城東北有別鮮山今俗呼無所謂別鮮而戴山不當不載又云別鮮下有沈徵士居今戴山獨有沈姓豈戴山卽所謂別鮮而沈姓卽徵士後耶其宗有谷申居士者儉勤而樂施篤厚而寡言元末亂

兵入境族人相率許金求免既既而皆亡去不肯出
金兵怒其賣已將屠其鄉居士傾家財償衆金鄉幸
不屠至今鄉人皆能言其事而居士素嘗自言也今
年垂七十耳聰目明食飲如壯者以二子彝齊皆能
自樹立持門戶資產日益充斥諸孫亦稍知讀書習
禮文洪武十年春二子始謀作新堂於故址之上以
娛二親既成請名於其客潯陽張羽初爲采詩下武
之辭而名之曰順德既而復請予記於其堂羽聞之
德莫順於孝友孝友之篤者能順夫父子兄弟之倫
者也父子兄弟順則妻孥順於其內僮僕順於其下

張來儀文集

哭

矣祖考順於其廟而賓客順於其庭矣貓有異子而乳犬有待羣而食草木有連枝駢理而舉家之物無一不順者矣故四者順則百順應焉百順也者福之謂也福也者德之應也修其本而末自應矣今居士好行陰德而二子又能承之以孝友充是以往父父子子兄弟弟老逸而少茂上安而下和百順之說已不誣而諸福之來方自茲始後之人登斯堂則思其名思其名則思修其順德父以是遺其子子以是遺其孫孫以是遺其曾元以及其後世則沈氏之福庸有旣乎苟徒曰是堂之美名爾德之不修而福是

微焉則非予所以名堂之意而大非二君之望於後世者也

晚翠軒記

欲知舊德世臣之家者入其里必有千尋百圍之名材拔出乎閭閻之表鬱鬱然望而愛之者是已蓋由其祖宗之德澤禮法之深固悠遠足以維持其子孫於數十百載之後無乖爭凌犯之風昏暴傾覆之患故其遺蔭之長甚者與國家相爲終始而其所息養培壅之深而愛護之謹無牛羊斧斤兵燹之害其暢然而茂粲然而榮者又與其家相爲終始視

張來儀文集

卷一

彼細夫里民下至屠沽販負者荜荜而滅隆隆而絕其所樹之木曾未拱把而已摧爲荆薪蕩爲禾黍蓋不啻大椿冥靈之於朝菌也余自弱冠游吳中已聞謝氏爲松陵舊族嘗欲一造其里升其堂仰其喬木之美廢而未有暇自喪亂以來名門巨室往往散落而鄉閭之中老成凋喪每逢讀法之會華巖而支杖者落落可數則其所謂喬木者亦將與人俱盡矣今年春友人徐叔涵持所謂晚翠軒圖過余曰松陵謝子翼氏宦學四方老而歸休其鄉今年已七十矣幅巾杖履逍遙閭巷間後生小子猶得識承平老人故

張來儀文集

卷一

態其軒居之旁雜植松杉竹柏之屬當秋冬之交萬卉告謝林莽索然而軒旁之林木青翠可愛交柯停陰晨曦穿漏衆鳥翔集仰而悅之蓋不知有風霜之慘而搖落之悲也故以晚翠題其顏而介某以記請余惟喬木者固故家之所宜有然其盛衰壽夭亦恒視其子孫之賢否今子翼爲謝氏賢子孫當世變滄桑人物衰弊之餘獨能壽康無恙與其喬木俱留貽至今則所謂晚翠者又豈獨其木爲然哉昔孔子蓋嘗以歲寒之松柏喻君子矣然則鄉人之登是軒者既仰瞻喬木又當敬其人也余嘗欲一游其里而未暇故樂因徐叔涵之請而爲之記洪武己未夏五月

竹齋記

嘗水之交折而北流東爲渠渠之東涯郡人施君曰口之居在焉居之前爲小齋齋左右環植竹數百竿極澗落可愛因以字其齋施君休沐之暇宴息齋中曰觀夫竹之美而不自足也因請善畫者繪爲圖旣而曰圖之不足窮吾齋之勝復來謁記於余余以謂竹天下易生之物也今夫荒崖之顛野水之濱漫隴被谷望之不窮數之莫極其算者皆是物也山僧野老樵夫牧豎之遊生長其間蒼翠之色厭乎目竿簞

之音厭乎耳**曾**不知其可貴也豈惟不知貴又從而賤之萌蘖之生則蚕食之及其成材也則斬刈之販鬻之斷之爲管籥破之爲曲落揉之爲箕筥雖盡其類不少置之若夫出於**城**居闐闐之間臺榭陂池之曲則人必愛護封植惟恐不至騷人墨客至於形于歌詩而寓於圖畫**更復爲之記載**均是物也而貴賤之不同若是何哉蓋賤**長**因於有餘而貴**長**生於所不足天下之物皆然也又豈獨竹然哉今施君鷄鳴而起東帶而趨終日端坐乎堂序之間耳灌乎敲撲噉囁之音日倦乎簿書筐篋之事及暮而歸卒然見

會綵堂記

而祝嘏濟濟而趨衍衍以居綵衣踰幅上下輝映可謂閨門之盛事而人生之至樂已其堂舊以居安名介其姻沈君仲□來請余記余病其義不爾雅因爲更居安曰會綵凡人之生得逮事其親者鮮矣況得事其親之老乎得待其子之養者鮮矣況得見其子之子若孫乎曾參氏之孝養不能及其祖陳太止世族之盛未聞見其曾元也今葉氏一堂之間祖孫四世戴白在上垂髻在下老安而少和前繼而後承胤祚之來方興而未艾是則天之幸厚葉氏者庸可量乎吾知葉君之登堂也觀於朝夕間吾父之事其大

沈氏宜春堂畫屏記

背爲屏以便坐屏廣十五尺高不及廣三之一其制
析木爲質狀類井字離而四之合後爲一蒙以素楮
楮上則圖繪山水人物草木雲氣宮室之狀圖中爲
巨峰其形勢特兀岸壯聳獨立而不附如車蓋如夏
雲如□□如□□其下爲岑爲巒爲嶠爲穴又其下
爲岡阜爲□□爲□□有寺負焉白雲起谷中勃勃
如海濤隱其半長松踞巔攫拏上騰貫穿雲端莫
見其幹雲松而下尺許有僧戴鉢錫而上若將投寺
然僧稍西棟宇見焉有巢而居者巢居之麓迴澗出
焉幽邃繚曲莫窮其際澗之上置石而橋有杖而登

張來儀文集

壑

者有臨流而亭者有垂簾而漁者越山而東嘉樹環
合皆疏秀而不凡峯之左腋有瀑布出崖間飛洒噴
薄下與石闕涵涵如有聲懸厓之松皆倒垂空翠蔓
之藤交絡石間其東爲大壁石皆西向礪壘安怒下
臨峻湍湍上架木爲楯楯間一人向瀑立貌專而氣
寂類有道者一童子杖而從長松數株亭亭如偃蓋
在立人左餘無大草木自此東盡大壁坡陀下泉勢
始緩前與橫流合草木始峻茂木多松栝和榆長約
三尺許皆楚楚可愛乘驢行林間者一人擔而從者
一人人前土橋長尺餘跨水而西達巨峰下峯之右

有巨石嶄然出雲間有關當陬中關上爲樓櫓埤堦
行人多坐而憩其下者磴道紫紆而上若羊腸隻輪
崎嶇其間其架岩而居類數十家雲木擁蔽僅見其
頂岩外諸岡巒勢益顛委相累而下奔赴頓伏若飛
鳶之墮於溪若渴驥之飲於泉巨峰之支於是焉窮
山既窮有樵而下者僅見其要以上有環堵而居者
方琴於堂客二人自外來若將謁之者一童子舁而
立門間若應客狀雖落蓬華隱樹間與環堵相映環
堵而西有亭翼然亭中有兩人背坐而西顧有櫂而
漁於中流者與亭中人遙望若相識亭下古槎臥波

張來儀文集

壑

上形甚奇踰水而西山排列尖出如筆格勢遶巨峰
後巨峰之闕山之遠而露其顛者凡九濃淡不同石
出水面若浮物者大小三十三其上題春雲萬嶂四
篆字筆法類嶧山而末兌圖□□□□始來觀其
下累日不能去仲倫兄弟進而言曰作者眾矣皆磨
滅不存唯傳諸詩人之咏歌者常稱於世蓋託於形
者易朽而託於言者無窮也今斯圖苟非得佳文而
傳之則雖美不揚然窮鄉僻土名人文士無因得見
而吾屏又不可卷而遠致願先生爲錄其大都某將
持以謁諸幸得一言庶斯圖之不朽也其言深可感

戴山之富人往往纖嗇好財利而奢靡者又往往溺
聲色狗馬其於圖史文墨之玩一不挂眼今仲倫兄
弟具高人標致不溺於流俗如此豈不可尙已夫故
不辭而作沈氏宜春堂畫屏記欲賦是圖者觀於斯
文可見矣爲圖者徐賁幼文吳郡人修潔多文藝以
畫名其於畫不學而能輒過人嘗客仲倫氏以故
禮部尙書□□□爲給事中記者潯陽張羽洪武
八年七月

滄洲吏隱齋記

滄洲吏隱齋者烏程知縣四明孫侯弘敬燕息之所

張來儀文集

卷

也侯初以明經貢吏部再遷而來爲是邑邑地大視
州郡稅倍他縣民懷牒造庭下者日數十羣左右黠
吏奸胥根穴不可鉏治令非有出人才智輒誅不能
事事背吏因並緣爲奸易以蠹治令雖勤日夜憂失
職雖殫心瘁力猶不能爲治又安暇樂其私惟侯則
不然□□□明敏通斷長於治劇事至立決不借
吏爲耳目凡民有奸自首實不敢欺故侯在官終日
晏然不動聲色察視西曹未嘗有廢事每退食輒居
是齋或焚香鼓琴或談名理或操筆札玩古今名畫
方其得意翛然物外若不知有官曹之重而牒訴之

煩者宜齋之以吏隱名也隱遁之樂迺山林之士之
所獨得而富貴者往往不能兼非其志有所不好則
才有所不及今侯懷經世略宰治百里又能知隱遁
之樂而兼之則其志其才皆可尙已昔者召南之大
夫節儉正直詩人賦之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蓋觀其羔羊素絲則可知其節儉觀
其退食委蛇則可見其正直今烏程之邑他令爲之
日不暇給而侯處之裕如其才其志足以臨民之上
故觀其名齋足以知其政矣若夫食其祿而怠其事
又不能引去而曰吾將隱於吏者非侯之謂也侯既

張來儀文集

卷

不鄙俾予爲記遂弗獲辭

水北山居記

洪武四年詔天下舉秀才永嘉葉伯攷伏處草野素
以行義著聞實預是選出爲湖州府經歷嘗舉所謂
水北山居者以告潯陽張羽曰是居吾受之先人歷
有年所吾嘗藏於斯修於斯遊且息於斯矣今茲雖
幸而出仕吾其敢棄而忽諸賴先人之靈他日獲報
最還鄉里拜君之賜吾將往而就休焉子幸爲我記
之按地里志浙以東山水之郡七最勝者莫如永嘉
環永嘉數百里幽曠特出可以盡覽一州之勝者莫

如江北諸山環江北而居者數千百家勝之所專又莫如葉氏之居其所居去海爲最近地勢之所窮鬱而不進其氣乃迴折蓄聚蜿蜒磅礴以鍾美於是故永嘉視他郡勝槩鍾毓特異江出括蒼東入於海甬淪浩汗濡蕩莫測其山之在南涯者曰九斗在北涯者曰北山聯嵐並秀各擅其勝惟北山壯聳環合迴翔奔鶩縣亘數里還顧九斗則偃屈蹲伏勢反出其下昔之卜邑者宅其南涯依九斗左右而北山與江皆在其背而所謂蜿蜒磅礴之勢莫得而全惟葉氏之居則倚北山以爲之勢而羅浮石岫聳其兩旁其

張來儀文集

宅

前則大江來朝襟合帶遶柳洲孤嶼環列左右又其前則松臺積谷橫布森列如羅俎豆面其前建爲睡星閣風飄島樹遶瀾無際而一州之勝皆萃於此矣世之擇居者得一山水以爲勝尤足夸於眾口况凡席戶牖而坐納百里包山含江衆類咸集晦明朝夕變化無窮誠隱居之具美者已宜伯攷居之不能去仕之不能忘歸也然余嘗聞之班生之言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適今伯攷之志舉異是矣他日有告老於朝歸于其鄉公卿祖餞行路歎息如漢之疏廣受者其在斯人

歟姑記以俟之

來鶴軒記

吳興道士張春洲常結小樓璣水之上未幾燬於兵火其弟子宋某重構之樓成之日具酒肴合郡內父士若干人燕以落之酒未半有白鶴數十自東南來飛繞簷端連聲並翼下薄欄楯迫之不驚若有所馴習者栖息久之而後去因命其樓曰來鶴而介余友□□來求記余聞之公孫卿云仙人好樓居故黃帝常作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仙而漢武帝亦築通天神明之臺以招延神仙之屬其說見於史氏又嘗讀神

張來儀文集

卷

仙家書鶴之爲物也巢居而胎化風行而雲鶩故遙興輕舉之侶憑虛御氣浮游乎玄間至其變幻不測欲托物以寓神而觀世往往能以身化鶴往來塵中而人莫之知也今道士之樓予雖未嘗一登其處然其意外明而內絜上峻而下敞凭之可以脫汗濁而臨風雨居之可以挹沆瀣而通霄明工師告成靈氣來應安知無古仙人若蘇耽□□卿者托爲縞衣玄裳之流相與乘雲馭氣來觀賞於其間耶不然羽毛無知之類果何爲而至也惜道士輩與客不能延之樓中順風膝行而問長生之要叩太玄之妙復遺之

以招鶴之辭使遇夫風清月朗時歌其辭以招之庶
幾有耽與佐卿者復至焉余將延而從之乃爲之詞
曰璉之水兮上有仙臺臨風矯翼白鶴兮飛來嗟神
仙之徒世莫識兮可奈何胡來須臾兮□□□□
去兮誰慰余獨望東方兮月出渺予思兮鬱鬱羽爲
裳兮翼爲車兮不來兮將誰須來靈芝兮九華□□
□□兮疏麻白鶴兮飛來聊淹留乎人間兮終往歸
予仙家

筆妙軒記

近世以筆名家者湖有馮氏陸氏溫氏杭有□氏□
張來儀文集

堯

氏沈氏錢氏燕有張氏王氏其稱於沈者□□□□
其餘則自各爲家世傳榮恬造筆恬常歸朔方燕固
得其傳者歟湖自晉唐以來刺史守吏往往筆妙稱
於天下元趙孟頫又以能書至大官故其人至今善
筆亦生其地漸摩使然也予幼學書於杭嘗請四家
曰筆之才若圓健尖齊孰難或曰四者皆難或曰尖
齊易圓健難或曰三者皆易圓難然而未有所從質
也反湖馮氏溫氏之業則已衰惟陸文豹氏大行於
時予復舉以問文豹文豹曰噫圓難近之矣然某猶
以爲易也曰然則何者難曰有妙難蓋可以教得者

藝之粗者也可以力及者亦習之淺者也惟教之所
不可得力之所不能及者則有妙存焉然而難言也
某之子學於此道蓋亦有年矣舉腕而導之提耳而
命之凡由教與力者蓋無不知之矣妙則不能喻也
待其自得焉耳昔者予之學於師也亦若是余大奇
其言他日過其家文豹方閉門獨處俯几簡毫游指
於秋毫之端寓目於至微之域比類稱揜闔縱橫
運櫛而風生激水而響應榮者居前羣者居後強者
爲乃與者爲輔截然而止驚然而銳漸然而各就
其度若大將用兵勇怯必見而進退有法也若良工

張來儀文集

本

治絲擘粗不亂而五色成文也然後鑿齊約束納以
琬管固以漆液澀以海藻濡墨而試之蓋平直中鈞
繩而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也余乃歎曰妙與
藝之精至此乎出乎教而得乎教之外由於力而造
乎力之有所不足庶幾乎道矣因爲名其軒曰筆妙
而爲之記

梅雪軒記

豐城周君雲章嘗繇秀才舉華亭縣丞在任不數年
改湖州安吉安吉吳之窮處也賓客不時有大府之
車馬不至而監稅散職也勢力

者四時居之何獨於雪焉

梅者道士之所好而君豈溺於是也

以爲記若夫梅寒節謝退食是軒襲羔羊之風歌之章其閑雅幽潔之趣自有能言之者無假於予予故不之及也洪武庚申三月

增修文昌祠記

吳興郡有文昌祠在長橋之東北建於宋景定口年入神道門東西有廡中爲殿殿之後有樓翼然高出雲表徽人程某復捐祭田若干畝入之每遇春秋祭薦郡侯具牲酒祠神歌樂章行奠

張來儀文集

奎

之餘以爲常歲久之樓廢基淪爲灌莽祀亦久勿舉載覆蒙昧神棲弗寧宴享無位士子病之洪武口口年吏部司勳主事長沙談侯某來守是邦始卽樓之廢基建寢爲屋從二間衡三間規制脩潔實與殿稱笙簫在列几筵有容可以妥靈揭虔垂之永久而求予作文勒其事于石按神之事迹不載史傳然宋元以來卽有祠始於蜀之七曲山遂遍天下能使天下之人奔走而崇拜之亦神矣哉或者謂世之祭法有七祀司命其一也又謂神之生也嘗

以孝行稱故世人多樂道其事夫孝弟之至通於神

明豈神之謂歟不然神下上游山川

奇絕其扶輿磅礴之氣流行於天地

間無所不在歟是皆未可知也談侯既修復祠宇將

徵福於我士子禮亦宜之雖然天下之事凡一廢而

不可復者皆後之人以苟簡爲心而無有爲之志也

今一樓之微廢幾何時歷凡郡守皆因循不以爲意

有以見世之苟簡者多而有爲者少古法之可以利

民者宜其一廢之後千百年而不能復也使談侯治

一郡咸如是祠則一郡之事其有廢而不舉者歟天

張來儀文集

奎

下之爲政者咸如侯之志則天下之事其有廢而弗興者歟記而勒之以紀歲月併爲來者勸云

尙綱齋記

余嘗誦蘇子瞻游洞霄宮諸詩慕青山九環諸勝蹟求其處而不可得則聞諸嘗宦游者復爲道洞霄左右有丹臺玉堂之異又公詩所未及者於是思一往遊越明年客杭識其宮之許尊師

尊師嘗請於予曰吾山故有齋題曰尙綱歲月浸久漫滅漸不可識先生名能著述苟記以文彙合前人諸作獲爲成書誠不朽之盛事也先生其

有意乎予既素蓄願游之志而又思以文字幸得託
方外名勝之地以傳遂忻然許之時尊師之弟子顧
然而長侍立左右問之即可道也久之余廩於世有
志未遂而尊師已厭世某年春余鄉人李君彥敏以
卷來俾予記所謂尚綱齋者視之即可道也予諾之
累月不能報既而思之道家之立道去子思甚遠今
道士既命其即留從其師說不當勦吾儒者
之說而襲之也尚綱云者有似
而謂見素故曰衣錦尚綱蓋有文
在其中而師之抱朴則并將與其文去之此其言之

張來儀文集

奎

不得以苟同者也今道士欲聞其師說則當就其徒
而請焉苟欲聞子思之說則未同而與言智者不爲
焉吾他日將飭斷俗事幅巾藜杖從道士於青山九
瑣之間以畢吾所願道士果欲聞吾儒之道求其書
而讀焉吾當悉陳之未晚也彥敏其爲我復之

竹深亭記

杭城之東偏有地曰戚家園周廣十畝通衢外環限
以脩垣其中民舍若干區舍西有大竹數百竿青秀
敷腴蒨若深谷煩囂攸祛忘在閭閻然居人莫知爲
勝吳興沈君某傲廬於斯悼衆之遺乃增亭竹間以

娛宴休命之日竹深亭亭縱一筵衡廣倍之棟宇簡
易疏櫺閒靜林園之勝專於是矣丁未之冬予至自
吳門沈君避是亭舍予居之三月而後去每清風激
林驟雨合至飄蕩播洒萬葉交振鷓鴣鴝鴒之類翔
萃其中鳴聲啁啾與天籟合乍大乍細聽之無窮故
吾知是亭於風雨爲宜窮陰之夕雪霰交墜玲瓏蕭
條坐聽既久心寒耳淅則就枕而臥中夜雨折竹聲
如裂帛如機杼清迅激越出人不意乍寐復寤旦起
視之高者竦峭下者披靡琅玕翠碧化爲瑤林變眩
洞射暗牖皆白故吾知是亭於雪爲宜烟霏朝歛黛

張來儀文集

齋

綠搖翳日光穿漏影布窗上翕忽推移偃仰開合雖
善繪者莫能窮其態投林之翼與暝色偕至流霞倒
影晃搖其顛久而後沒故吾又知是亭於晴爲宜凡
人之居有一勝焉猶足以夸紀斯亭不出尋丈以極
萬變晦明朝暮攬之不竭苟無所述誠居者之愧乃
記余所歷俾措之壁間然予又意是亭於夏宜避暑
於秋宜玩月惜予不及其時故無以寫其狀姑闕之
以俟來者

漏月齋記

去義興七十里而近有地日方口吳君公器世居之

公器生若干年不幸父處士君沒母夫人朱氏賢而有才能誓志不嫁躬自負勞苦持門戶教育孤兒無少寬縱惟思其不立以墮吳氏之宗

至正間江東兵起鄉里逃散夫人獨攜公器避居□□子夜擁敗絮枵腹忍饑相向燭暗更深月從簷隙漏出清寒中人僵不能寐

他日苟有不敢忘此境也

既而母子卒免於難得歸葺其廬居之乃若干年公器果能自刻厲爲吳知名士有田以贖有宅以居有妻孥以樂有琴書以自娛而母夫人在堂壽康無恙

張來儀文集

室

涼月奉觴爲夫人壽因語

初造屋時款款不已時復自幸母子

相保以有今日陰之下無風雨鳥

鼠之患昔矣復陶然

以樂旋悄然以悲於

是公器之因取漏月二字名其居以自警

夫人之於能不哀

於妻子安此

人情私

終身不

曰安可能

之記以勸人子況

爲之請者吳興徐叔明也

山雉賦起漏月齋記止通計存七十番

余近日收書往往命長孫秉剛與聞之取其隨手指示俾得略有知識也此書之所以可珍已備前跋而中有一佳字雖義門亦幾交臂失之校而去之矣必當摘出以示兒曹而後知古人云欲讀書必先識字此小學之不可不講也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此校書之不可不慎也且人生才

張來儀文集

室

識有限安得讀盡其書卽如廣韻小學書之一種也而中有梶字注云讀書牀也人盡忽焉義門因得是集而讀之而校之且幾疑梶之爲幌而朱校本旁作巾旁幸下文又有幌字在方悟梶字之非誤而舉廣韻注以證之此義門之講小學慎校書也兒曹其可弗知乎古人其可弗效乎雖謂吾之重價購書爲此一字之師亦無不可十月四日晨起雨霽復翁書

書籍最惡硬補今人令小兒入塾讀四子書無有不硬補者取其難於磨滅不致方冊成頁也然遇

極舊之書又必須覆背護持方可展視蓋帛質久必腐毀覆背庶有所藉托耳此事却非劣工所能爲手段不高動輒見室卽如此書幾與硬補之四子書無異矣而覆背護持之法具焉良工見之亦詫爲好手段故戲舉及之復翁贅筆

張來儀集補遺

敕賜滁陽王廟碑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稟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爲文於石臣來儀謹再拜奉敕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誓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誓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夫婦家日賸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皇上潛居民間爲詭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軍居當爲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

張來儀集補遺

十

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王爲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面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舍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爲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日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趨起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旣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饅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異處皇上禮送行者俄爲所覯王聞驚懼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

張來儀集補遺

十一

爲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洪武元年天下旣一
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實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
建廟墓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
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有所
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旣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
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皇上
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
危難識潛微納於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
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旣定四海一
家推本尋源實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

張來儀集補遺

三

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
是爲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
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
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
實啓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嫌王命女之
謀行諫從肝膽弗疑斐斐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
付以閫外顛強蹙驕有衆日大變生不意卒疾於驚
何啓其緒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旣臣萬方剖符錫爵
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酌矧有大造

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嚴
報祀春秋疊酒釃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毋曰無後
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赫赫者雄
孰王之似小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七姬權厝志

七姬皆良家子事江浙行省左丞榮陽潘公皆爲側
室性皆柔慧姿容皆端麗修潔善女紅剪製文繡經
手皆精巧絕倫事其主及夫人皆能以禮其羣居和
而有序皆不爲怙寵恃美之行公每聞閨閣婦女
能以節概自立者歸必爲語其事皆應曰彼亦人爲

張來儀集補遺

四

耳公笑曰若亦能耶及外難興敵抵城下公曰臨戰
一旦歸召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當死脫有不宿
誠若等亦宜引決毋爲人耻也一姬跪而前曰主君
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明志毋令君疑
也遂趨入室以其帨自經死於戶六人者亦皆相繼
經死公顧之曰若遽死耶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
以世難弗克葬乃斂其屍焚之舉其遺骸瘞於後園
合爲一冢公還啟其封且泣曰是非若所安也行營高
倣以改卜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爲志及踰月始狀其
事屬羽將勒石追瘞於冢羽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妃

烈婦能識節義決死生而不顧者恒曠世而一見今
乃於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不奇矣哉乃列其姓
氏於石而系之以銘程氏蜀郡人年三十生女一人
生奴翟氏廣陵人年二十三徐氏黃岡人年二十生
女一人不惜羅氏濮州人年二十二卞氏海陵人年
與羅氏同彭氏與卞氏同郡年與徐氏同段氏大寧
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實宋魏王
廷美後也以避禍易今姓未復云銘曰

七姬其死也同其時而瘞又同其封壤樹蕭條匪子
之宮倚卜高原以永無窮

據姑蘇志銘文首二句作
生也同其天死也同其時

是集原抄舊本每行二十一字卷後十數篇每頁下
半多無字其餘中間亦多缺落或僅存半字其爲落
水霉爛損失之迹顯然審爲補改凡涉疑似及不可
強通者悉依原本闕之增其目錄退廬覆校更詳加
訂補於是不可讀者纔四五篇而已行少一字殘缺
之迹因與舊本不同復搜得滁陽王廟碑七姬權厝
志附錄於後丁巳五月南昌魏元曠跋

右集余與潛園補一千二百餘字皆用陰文別
之蓋創例也滁陽王廟碑從明文在補七姬權
厯志從沈朗情所藏明揭本補原編將安定書
院約附入疏類非是當改歸雜箸又橘樂軒記
第十九行以物爲奕下於文義當重四字方順
未及補正姑記於此胡思敬識

始豐宮殿十四
朱齊鋪翠一齊
增錄一齊

徐惟錕
題



光緒甲午錢塘
丁氏嘉惠堂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始豐稿十四卷

明徐一夔撰一夔有藝圃校奇已著錄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大章遺稿罕傳余於京師見之新城王貽上所凡四冊比余家藏者倍之然驗其目無詩猶未是足本案今行世凡二本其一本六卷當卽朱彝尊家所藏此本自一卷至三卷爲前稿自四卷至十四卷爲後稿皆雜文無詩當卽王士禎家所藏矣據半頃堂書目載一夔始豐類稿十五卷此本所佚不過詩一卷耳其文皆謹嚴有法度無元季亢沓之習其與王禕論修史書明史載之

始豐稿提要

於本傳陳繼儒嘗稱其宋行宮考吳越國考核精確王士禎又稱其錢塘鐵箭辨精於考核其歐史十國年譜備證一篇謂歐陽氏於吳越改元止據寶石山制稱寶正六年爲證一夔復得錢鏐將許俊墓磚有寶正三年字以證歐史之不誣又謂元瓘襲位後不復改元立說皆有根據觀其所辨始知明嘉靖間錢德洪所撰吳越世家疑辨謂改元之事別無證據者特爲先世諱耳是又多資考證不但其文之工也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嶺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勳倫賴之以敘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

始豐稿序

神僞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懣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廋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場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偏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

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卽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卽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髓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

始豐集序

二

之所著妙幹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煜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歷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歷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爲序其篇

端鳴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尙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金華朱濂撰

始豐集序

三

明史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文與義烏王禕善洪武二年八月詔纂修禮書一夔及儒士梁寅劉子會魯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堯深勝公珍並與焉明年書成將續修元史禕方爲總裁官以一夔薦一夔遺書曰逕者縣令傳命言朝廷以續修元史見徵且云執事謂僕善敘事薦之當路私心竊怪執事何惓惓於不材多病之人也僕素謂執事知我今日寤終不能副執事之望何也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白長壽中史官姚瑤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歷日歷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

始豐集傳

二

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諸司必關白如詔誥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子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啟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錄猶患其出於吏牘或有訛失故歐陽修奏請宰相監修者於歲終檢點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歷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則不然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

時政科遺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歷間虞集做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此書可以參稽而一時纂修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皆有史才史學厯而成書至若順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也言未必馴也首尾未必貫貫也而向之數公或受官或還山復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如僕者承乏於後僕雖欲仰副執事之望曷以哉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一夔遂不至未幾用薦署杭州教授

始豐集傳

二

召修大明日歷書成將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辭賜文綺遣還

徐一夔大章著

雜述

讀韓文公薦士書

史稱韓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今讀其與陸員外薦士書信其能成就後進士也書所列自侯喜以下四人則備言其文行自沈杞以下六人則或稱其文或著其行且曰今天下之士不可遽數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以今而觀侯喜諸人時天下之有道而文者豈復有賢如愈者哉自愈而論當時之士誠未有當其薦者雖然天下之材大小長短各從所賦而未嘗無也謂天下無

始豐齋卷之一

材者是厚誣天下之人也矧人之材所以爲世用其不用者不幸也且天下之事如此其多也一人能集之乎不可也朝廷之位如此其廣也一人能兼之乎不可也不可責於一人則大者長者小者短者當各適其用而用國家曠官廢事是懼是以不敢薄待天下也當是時穆宗嘗欲大用愈而沮於皇甫鏘輩使愈大用豈曰論薦云乎哉此則當時士之不幸也嗟乎今天下之士如侯喜諸人者蓋有之矣不聞有論薦如愈者何也大抵負材名而驟進者恐其軋已而不欲言處祿位之崇高者既不屑與貧賤之士接又不思求賢爲國之義夫恐

其軋已而不欲言者量不弘者也不屑與貧賤之士接與不思求賢爲國之義者心不忠者也不弘之罪小不忠之罪大不弘不忠而曰天下未嘗有材焉者是謂厚誣天下之材之人者也嗟乎今天下之大豈真無其人哉吾嘗求之矣脫有人能識此者非其才名不足取信於人則其位在疎遠不信之地其敢責以愈之爲耶或曰愈之論薦於陸蓋當時取士之法然爾今取士之法與唐異殆不可以此責人也不然吾所論者君子拔賢爲國不自厚之心夫豈論其法之異與否哉苟今之取士與唐無異有如愈之論薦者乎吾不敢言也嗚呼安得有如愈者復生于今時以薦進爲己務俾向之所謂不弘不忠者有蔽賢之誅之懼非特士之幸也亦天下國家之幸也

始豐齋卷之一

二

讀鄭虔傳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汗偽官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戶夫爲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僞署不然則受之耶讖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敘事嚴簡而汎及符讖雜說非以爲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織工對

余僦居錢塘之相安里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一唱眾和其聲雖然蓋織工也余歎曰樂哉且過其處見老屋將壓杼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進工問之曰以余觀若所爲其勞也亦甚矣而樂何也工對曰此在人心心苟無貪雖貧樂也苟貪雖口進千金祇戚戚爾吾業雖賤日傭爲錢二百緡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飢寒余自度以爲常以故無他思於凡織作咸極精緻爲時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所圖如此是以平情者出口

始豐集卷一

三

而成誓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爲勞也頃見有業同吾者傭於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眾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爲之傭已而他家果倍之直傭之主者閱其織果異於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久之又以吾業織且若此舍此而他業當亦不在人下去事大官善其逢迎之術竭其奔走之力貴富可得也柰之何終爲織家傭其後果事大官厠在眾奴中服役于車塵馬足者五年未見其所謂貴富之機也又如如是者五年一旦以事觸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見又所業已遂遺忘人亦惡其狂不已分不肯復傭以織至凍餓

以死若人也吾謹用以爲戒如之何而弗樂余歎曰工知足者也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工之謂也因著于篇工凡十人與余言者姚姓云

解

推命解

昔荆國王文公不貴推命其言曰君子脩身俟命守道順時貴賤禍福之來有弗能沮而誕謾虛怪之說是溺余解之曰貴賤禍福之來非人所能爲也惟聖人能安之惟賢人能知之自餘眾人不能聽於人無自而知也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蠅營苟苟馳逐於聲利之場蹈禍機觸刑辟者皆是也苟有人焉就其年月日時之

始豐集卷一

四

所值陳其休咎使利焉而就害焉而避斯人也免戾於斯世其功不亦博乎古之史氏列序方技於功臣世家之後而不讓者蓋有以也嘉興有東谷子者居春波門用五星家躔度遲留伏逆法推人生年月日時所值貴賤禍福毫分縷析無有不驗吾慮眾人之昧於所從也乃爲之解

瑞芝解

嵯縣之東有鄉曰靈芝故老相傳昔嘗有芝生其地鄉所以名也比者兵起邊境騷擾鄉人邢君某用守禦功得宰其縣君善於撫綏三年邑以治聞芝復生焉居人持以獻枝葉華色按諸圖諜惟肖當是時田夫野老歌

頌于野騷人墨客訪歎于家達官貴人稱說于朝莫不以爲瑞云余聞神仙家種芝以充食其品有木芝石芝菌芝肉芝之異故世或產芝遂以爲不常有之物而與嘉禾芝草並列余竊有疑焉使是物果爲瑞耶宜生於熙洽之世今泰運未復天地之間沴氣充滿山川鬼神草木鳥獸舉失其寧而芝生其地何哉豈其土性所宜耶抑亂極將治司造化者發此以爲之兆耶抑偶然耶不可得而知也意者天地之和惟人所召姑以往事明之霸在潁川嘉穀生堪在漁陽岐麥秀蓋有之矣是芝也其爲縣宰瑞耶不然胡於斯時而有斯物也爰著於篇

說

公葵說

吾友郭君名復以秉心字行久矣一日夢神人授以葵因易其名與字而總以公葵稱或以告余且請余爲之說余曰名稱於已字行於人名以字表字以名生本末之謂也古之人名與字總稱者亦不多見獨班固書賈誼董仲舒傳不著其字後世著作家類稱誼仲舒則名與字總稱之一證也攷之春秋則不然春秋之法貶則書名褒則書字宰嚭子突之類是也公羊子曰名不如字非謂其人不如其也蓋謂見名於人則近乎卑見字於人則近乎尊也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師之於弟子名

之可也取學而交同志或仕而交同列斥其名不可也而郭君不以名稱爲嫌何哉郭君辱與余交其立言制行非余所能及斯義也必有所屬尙當從君質之

尙友說

君子爲學求道其可有自足之心乎不可也蓋天下萬事皆有足惟爲學求道不可以有足足斯盡矣古之人惟其不自足也是以廣於取友故近而一鄉之士遠而一國之士又遠而天下之士無不友焉猶未足也雖古之人亦尙友之嗚呼學而至於尙友未易言也昔者孔子之生後乎周公五百餘歲志之所形夢見周公尙友周公也孟子之生後乎孔子百有餘歲志之所至願學

孔子尙友孔子也程子之生後乎孔子孟子又千有餘歲以不世有之識得孔子孟子之奧使其道益尊以明尙友孔子孟子也泰矣哉尙友之云也吾友牛君士良字其藏修之所曰尙友或曰此聖賢事也今人生而同世學而同道以某問某猶有不知者而況立乎千百世之下而取千百世之上之人友之不已誇乎不謂是也聖人之事眾人之所爲也古人遠矣其詩存其書存誦其詩讀其書意領神會於千百世之上古人在是也孔子也孟子也程子也爲聖爲賢蓋此道也以眾人自處而自棄其聖賢之身祇見其誇也余識牛君久矣生長齊魯之邦而從其先君子宦遊楚越之野足之所及者

廣矣所謂一鄉之士一國之士天下之士其必得而友之矣而且以尙友爲事夫豈汲汲於小成者哉牛君聞徵余說余謝之曰余於古人未之有知何足以語於此竊有告焉昔之人有以聖賢自許者矣口口揚雄自以爲孟子王通自以爲孔子實則不至而名加浮焉後之人終不許也牛君出獨見於羣靡之中思慮之所形精誠之所聚夫豈不及乎此而余猶以是告者朋友之道也他日會精微之至以不愧於古人尙教我哉

子亭字說

亭者美且達之稱凡人處困巖時相見必祝之曰亭則亭者人所願欲之辭也而致亭有道據有姜姓者名貞

始聖集卷一

七

字子亭徵余敷其義由名觀字其知所以致亭者數何也名以生字由貞而亭是謂能致者也且亭義莫備於易稽之於易言亭必以貞配之易首乾坤文王以元亨利貞贊其德至於他卦隨事以示義皆先亭而後貞則處亭之道也蓋至於離其卦辭曰離利貞亨先貞而後亭則致亭之道存焉蓋離爲卦陰麗於陽以附麗爲義其在於人則在於所附之人人之所麗利于貞貞則亭試以子言之今子方壯出而試子時才非不通也識非不敏也步趨出入在學政之地其在於知所附乎誠知所附習然見聞脫去卑近日趨於光明正大之域其有弗亭者乎故自處而貞則道可行而亭在是矣其或

阿私苟容以僥富貴利達而自以爲亭將以誇於世俗則可而非君子之所謂亭也子善致亭因撫離麗之義告之

贊

柯氏義事贊

有序

柯遂卿者吾同郡人也讀書尙義當賊起海上時大府下令有能獲賊者賞強暴之徒並緣爲奸民死於誣者不可以一二計有販夫張某三人者本柯隣也亦爲強暴所誣幾死柯詣府辨之甚力三人得不死郡之人咸以義稱之作柯氏義事贊贊曰

始聖集卷一

八

爲民仇挾海以賊肆其虐劉皇仁不殺視均赤子賊弗卽攻日益驕恣有來大臣霆震風馳夫何陳旅望洋以嬉于時廷議討賊孔亟遂資于民以塞厥責懸賞則崇召奸斯訐掠及齊民弊如午蠶始賊之來民咸鼠匿比賊之去弱肉強食繫柯卿氏好義自初道逢羣凶掠此販夫其驅如風其攫如虎以是販夫獻于公府有美柯卿義形于色力辨于公乃人弗賊是夫之誣其音鳴鳴陰雲四塞白日以瞶是夫之釋其色揚揚天青日白慶雲以翔靖惟人生惻隱自躬胡彼昧者戕帝之衷揆厥所由則有攸致上急近功下益近利是用逐逐其何能淑維我柯卿有惕于獨柯卿之爲由衷之著如救入井

匪曰要譽凡百官臣視柯之行仁民愛物罔有不宣嗟
惟小子聞義斯省誦詩不遺漸播于永

東皋隱者序贊

隱者姓范氏其先在宋時有爲防禦使用醫小兒名隱
者去防禦五世傳其業益精居旁近人無貧與富有小
兒疾輒趨隱者求醫然其爲醫務利人不務利於人名
愈益顯又性至孝壬辰之寇鈔掠市井亟攜其母出沒
賊中走匿湖山之叢薄家貲不顧也且重然諾一日其
友有所請託業已諾矣他友聞之又以五十金爲奉奪
以利己不從也而從前諾其敦尚孝誼蓋如此所居錢
唐城東其地平行有花木禽魚之樂暇日賦詩鼓琴圖

始豐集卷一

九

寫山川人物以爲嬉或勸之仕輒曰吾不能隨世俯仰
不願仕也因共稱曰東皋隱者賈生有云古之至人不
在朝廷必在下醫之中隱者豈其人歟作東皋隱者贊
隱者名某字思賢贊曰

自昔先民所趨靡同或隱以爲高或仕以爲通惟聖有
訓卓有義方我觀今之人仕則以爲容鼎以拄車筐以
植宮鼎折斯仆筐敗斯崩彼曷揆曷守上下用以蒙有
美隱君心夷而氣沖其行既周其惠又以充東皋之陽
有木鬱蔥或偃而歌或踞而桐俛仰宇宙爵胡我降葆
茲貞白穆其清風寔用作詩以播于邦

顧仲英摘阮小像贊

夫人之在盛世居有圖史之娛出有裘馬之樂謂其爲
隱也則未嘗枕流漱石謂其爲顯也又未嘗析圭儋爵
是蓋不爲世故之所嬰也確矣方其調寄於一阮渺乎
若孤鴻之唳層霄峭乎若寒泉之度絕壑夫又孰知其
幽情遠意之所託抑欲狀其高簡其視晉人而無作者
耶

孟天暉豸冠像贊

大冠既加華佩斯委肅若霜嚴屹若山峙匪容之盛乃
德之充相此大祭敢不恪恭

孟天暉山居像贊

謂公爲仕被服則野謂公爲隱動容則雅或舒或卷心

始豐集卷一

十

曠神夷山林之適廊廟之思

壽藏圖贊

崑山顧仲英甫簡曠不羈年五十豫營壽藏并自誌其
平生立之藏旁遇勝日率親戚故舊至其處飲酒賦詩
爲嬉非一死生解外膠者乎君游他郡圖壽藏規製并
錄誌文以自隨爲作壽藏圖贊贊曰

造化之運以亭以毒其機不息往禪來續眾萬之生氣
母所司有聚斯散有成斯虧孰迷厥中而求不死彷徨
服食卒戕而止不觀薪火同底於無曷不自悟繆悠是
圖有顧英君其識孔卓死生一致克先眾覺謂來適然
去亦若茲曷置欣戚於來去爲里有綽阜若龍起伏曰

此我歸爰協吉卜神靈攸聚風氣合完陽晶發輝陰綬
糾蟠瑤華翠蕤駢生左右文膺繡羽鳴集先後君息於
斯白雲爲期君歌於斯明月爲知人爲君危君則順適
人爲君悲君則悅懌攝志養氣無慮無營安命處順時
止時行視後千歲猶今一日形銷迹亡與造化一凡百
世人既交諱朝聞君之風節恡內消以古視今如君蓋
少披圖作贊用著有道

辭

林先生哀辭

林先生古泉者同郡黃巖人其先在宋時登進士第者
往往有焉先生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於進去爲浮

始豐集卷一

北

圖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爲文
詞下筆輒千百言如不經思慮得者自負其才復歸于
儒客吳楚間以授徒爲業不喜表襮吳楚閒新進士初
甚易之及見其講解著述則又莫不相敬伏八之去游
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後以文章顯先
生皆與之游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揭公嘗薦于朝政
府無與爲力者不獲用今上初賀丞相當國搜羅遺逸
士擢先生教授溧陽溧陽地肥沃有魚鼈稻米之饒其
州之人夙知先生爭造弟子來學又京師之達官貴人
過賓是州者多先生故人亦來問候羈旅三十餘年及
老始獲一命稍若自適居無何斲黃冠起溢山江以南

且被溧上先生避居墟囂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
州事有州將子鼓眾從賊先生聞之驚曰有是哉彼固
世爵者親往曉以逆順州將子不從卒致賊陷州境遂
害先生先生垂死罵不絕口賊磔其屍州南大樹上已
而南行臺御史出討賊引兵過見之始加衣冠而葬於
溧上錢唐之古塘僧寺有高僧曰本空師蓋先生初服
時友也且同里始先生如溧時嘗舍其處余嘗謁焉先
生既死其兄子某自溧走告師所以死狀師既爲位哭
且語余曰盍哀之以辭辭曰

始豐集卷一

十二

先生子立兮履操以強去墨來歸兮子道之宗鄉邑寥
落兮有事遠行才則超邁兮命實不臧上林蓊鬱兮羣
飛翺翺一枝不獲兮日夕徊徨鐘鼎以泰兮山林以窮
性固有自兮分或有當末路筮仕兮於此州庠祿雖粗
足兮時復不祥被賊之訐兮何有天常以舌爲斧兮思
易其狂彼憎不率兮乃取其狀天道茫昧兮禍福無方
吁嗟先生兮乃罹此殃涉彼溧水兮其波洋洋馳想風
烈兮心神飛揚之死不惑兮我又何傷

夢鶴辭

余讀赤壁賦見蘇長公稱鶴化道士事心甚異之然以
其言寓不甚泥也吳人有爲帶下醫者爲余言曠昔之
夜夢至無人之境有羽衣之士招余授以藥且曰以是
命爾醫尋化爲鶴逍遙而去其人自是醫無不效然如

長公所云蓋有之矣大抵神仙變幻無迹非尋常人所
得見抑豈其人爲帶下醫有陰德及人有此遇耶然不
可得而知也爲賦夢鶴之辭辭曰

華星兮纚纚明河兮如帶月承宇兮嬋娟風觸帷兮綵
縹魂清兮思遠候均兮息寡神天遊兮廣莫之野遇羽
人兮御青雲而來下言不接兮意銷交不豫兮形忘曰
余司瘠於下土兮授余以藥之良跪敷衽以陳辭兮明
授受之大綱歛裳立而衣縞兮遙引其修阮去余不顧
兮睨天路以翱翔豈仙凡之弗殊抑寤寐之難詳九霄
寥泬兮三山渺茫往從不及兮空伫立以彷徨

銘

始豐集卷一

士

虛白齋銘 并序

學者以莊子十餘萬言大抵皆本老子且致嫌於近代
蘇長公以莊子爲助孔子之說余故惑之未解一日讀
其書至人間世見其縱論存養大要有虛室生白之喻
大槩與吾儒先君子之言合吾儒先君子之言心也不
有虛靈不昧之說乎此虛室生白之喻也試講以所知
心之爲物官天地府萬物其量罔測也主于吾躬以應
萬變其神無方一或蔽焉天地吾不得而官之矣萬物
吾不得而府之矣憤懣焉貿貿見膠於物行蹟於事
惡乎其能神故人之有心猶居之有室也室虛則白生
與內之地而日月之明不及者無他蔽故也虛斯白焉

故知心之體者觀諸虛室而已矣知心之神之不昧者
觀室之白而已矣余然後知蘇公之言不我欺也廣陵
茅先生有道之士也請余銘其虛白之齋故附茲說而
爲之銘銘曰

至陰肅肅陽赫赫氣機來往潛絡繹生有眾萬紛充斥
惟其精者我則獲天君威嚴泰宇闢寧豁見朗無際極
以一備萬孰叵測洪纖巨細詳且悉光輝晝夜著不息
不蔽乃是神明宅有或弗謹斯閒隙膠膠擾擾形所役
一似太空雲霧隔不散何由見昭哲先生被服甫與掖
潔脩自是流輩伯有嚴齋居坐听夕致虛有道乃見白
外至內應靡有忒繫我之神諒不惑夙興夜寐尙無數

碑

始豐集卷一

古

漢三老董公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
董公其秦漢間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
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
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
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
獻斯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蓋方是時項羽
放弑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
鄭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
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

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爲高
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卽其言想其人必秦
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敘而
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藉藉孰爲義主緬彼有道鴻
飛冥冥不聞其聲矧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
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強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
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
其執不猗維茲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旣用公迹愈邈推
公之蘊可興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墮公言不墮大道
之維

如豐葉卷一

其

漢紀信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
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崛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榮
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爲
王降羽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
者不過苟相依乘以獲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
王旣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
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荆軻聶政爲之列傳說客如蘇秦
張儀爲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
朱猗頓爲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爲
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

者踵相接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黃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
霆之發視刃不銛視火不烈榮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
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
舉捐軀徇國有若斯人緬想光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爲臣死
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
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
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卽降
爾未聞一人爲齊死者當是時潛王已死蠋猶區區爲

如豐葉卷一

其

齊守畫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爲將封
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
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攷其事與伯夷相類
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
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旣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
伯夷之事幸而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
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敘而銘
之銘曰

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矢金石也眾
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
矯激也休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記

清隱軒記

清隱軒者前福建廉訪司僉事章公宴居之所也公在癸巳歲奉先府君歸葬于洛以道梗弗進僑居錢唐之同德里其居有軒四楹戶牖明豁可愛軒前方塘水波涉瀟塘之左右蓼莪茂柳相掩映公居其中嘗施施而行漫漫而遊以節其憂戚之情一旦過前貴池縣長刺馬丹君見今所揭匾實紫陽先生朱文公所書問所從來則貴池得之倚南海牙君而倚南海牙君爲崇安縣時得之武夷民家者也公請以歸喜曰是實稱吾軒且先正之手澤也遂尊而揭之閒語一藝以得匾之由且

始豐集卷一

七

曰可記以否一憂蕭蕭已謹告之曰昔在梁時蕭子雲飛白蕭字以名天下之寺歲久零落有買歸以建蕭齋好事君子雖寺額且以名齋況先正之手澤所在乎尊而揭之是也敢輒爲公記之按文公先生居崇安之五天里去武夷不一舍近暇日與門弟子登山臨水以暢其性情淳熙十年先生謝江東之節始作室武夷山中凡亭軒齋閣莫不完好而加頓置之是匾必其一也相去二百餘年風雨侵陵苔蘚剝蝕曾不朽漫而其筆精墨妙猶燦然有光采若有神物扶持之者豈先生之精神見於字畫者尙不泯哉嗚呼先生遠矣見先生之手書而感慨興起云者夫亦豈止於字畫之末而已蓋先

生以高明正大之學接緒周程以趨孔孟之奧雖其道不盡行于時我朝許文正公尊信其說而表章之遂有至元之治不可誣也生平先生之後思見先生之聲音氣貌而不可得得其片言隻字於運去物改之後有不加之意乎宜乎公獲茲匾不啻若兼金拱璧而不肯輕棄也抑聞公在成均時師事前祭酒太原呂公而凡先生所說吾道之大體用之全本於己而推之人者固嘗受之心傳口授之時而驗之立身行道之際矣今也以憂去官固將移孝爲忠以展盡其所學念慮之所存精誠之所至必以先生爲準的矣此所以出警入省于茲尺咫之版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公之謂也如曰居有水木之秀而徒取清隱之美稱爲考槃之計夫豈知公者哉是爲記

始豐集卷一

六

孝子記

余嘗寓於秀之白苧里見里中長老道咸孝子之行未嘗不咨嗟歎慕以爲不可及初孝子之母被疾救之弗效及革刲股肉以進時母已不能啖不盡一日而死孝子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哭絕而復甦踰月將葬而秀地卑下掘地尺泉水浸淫孝子負土爲墳至若邱陵然迄葬其母既葬彷徨不忍去或勸之返孝子曰吾舍吾母何之乃附墓爲菴廬覆以茨壁以坏日伏匿其中望墓扶服頓踊三月有白芝五本生廬側人聚觀之以爲

孝徵久之將像母而事之告工以狀工未悉一日姥夢
工曰吾戚母也汝吾識之翌日工刻木惟肖孝子奉以
龕帝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有事必禱一如生時吳門之
陷前鋒犯秀境里中豪右多遁去孝子燈日起曰吾忍
去吾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若干人保里中時他
里焚略幾盡而白苧完好如故公府將賞之孝子謝曰
吾爲墳墓舉爾賞不願也嗚呼戚孝子之行非聲音笑
貌爲也由乎天性發見精切故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如
此余聞戚氏之先有諱同文者當五代干戈之際抗志
不仕善事祖母號正素先生至子若孫以孝友爲家法
致位卿相南豐曾公稱其行應禮義世世不絕爲宋世

知豐集卷一

九

雙梧堂記

嘉興之祥符寺在學宮之偏至正十九年夏余遊學宮
既聞弦誦之美閒一過寺時東雲海師方主寺席而友
人四明周致堯亦以文學之職僑東雲所延坐堂上窗
牖虛敞几榻整潔其外碧梧二離立若拱交柯接葉覆
蓋堂下地可二畝許蔚然綠雲也三人者危坐良久涼
意颯至清潤襲人一時神思殆若處乎塵囂之外有頃
海師指二梧歎曰吾儕今日得蒙被其蔭夫豈偶然昔

在仍改至元之歲前住山旣建茲堂并植之垂二十年
矣日者兵燹之烈比屋皆燬吾寺巋然獨存而二梧得
無恙時時思之必有神物者主焉不可得而度也否則
曷有此哉致堯因命字堂曰雙梧師曰此吾意所欲也
幸相與成之因屬余記余惟物之成住壞空相尋於無
盡蓋各有數存焉是故以我觀物物也我得而有之以
物觀物其成其住其壞其空我何所容其私嗟乎獨植
物哉天也地也人也凡有形者皆是也由是高世之士
以萬形之轉轉于前而不可以迹泥也反而觀之心心
之體湛然無滓也何物可以累吾虛心之量廓然無礙
也何物可以累吾大造詣之功至有非言語意識之所
能及則於物乎何有今師遊方之外夫豈畱意於物者
抑亦世俗所謂未能忘情者耶師謝曰子誠知我者請
誌之

知豐集卷一

七

看山樓記

余至海昌嘗怪其地平衍爽塏而無大山長林以爲映
帶東行六十里至子黃灣而山始出黃灣地瀕海外障
波濤之激衝而內固聚落之生息者則皆山也灣之上
馬氏世居焉馬氏之子弟有曰綱者靜重而慎密方以
種學績文爲事有樓在屋廡之側題曰看山而日藏脩
其中今年余至其處延余樓上坐窗牖四敞指謂余曰
岡巒起伏紆縈妍秀若翅翼飛舞而西者此鳳山也孤

嶂特立隆崇突兀若屏風橫峙於北者此黃山也連峰散出巉巖秀鬱若芙蓉發豔於青天白日而驚入乎武原之野者此澈浦諸山也先生試寓目焉余曰佳哉較其形勝雖無匡廬九華雲門天台雁蕩瑰奇靈異之狀然得此於斥鹵莽蒼之中譬之適異域者見似人不亦快乎雖然吾有以告子岡簪之巖然崖壁之屹然山之質也四時朝暮草木榮悴而紋粲然日星出沒而光昱然雲烟開斂而容益然雨暘晦明而氣充然其所以變化不一者山之文也子而安茲樓也看其巖然屹然者以厚其質則脩諸已也必至看其燦然昱然益然充然者以培其文則見諸用也必達子而看山以心不以目

始豐集卷一

王

可也不然斯玩物耳昔王徽之在桓冲府冲問以府事徽之方挂頰看山徐對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徽之豈欺冲者要必其中自有所得而人不及知之耳徽之事業不多見而西山之名傳之天下後世豈徒然哉子承世業而父賢而知教又方年富時雖多艱俟河之清未晚也他日學成出用里之人過子之樓指曰此馬氏子讀書之所也則山亦若增而重矣顧不美歟嗟乎士患無志爾有志而無成吾不信也綱字公著蓋嘗從余游云

徐一夔大章著

記

晏居記

杭郡民廬比轉如櫛而壽安坊當闔閭四達之衝又最
賢處也今浙省左右司員外郎張君光弼之居在焉屋
數楹甚湫且隘門垣外囂塵闐如也君甚安之或曰小
人射利惟贏之爲務乃不惡囂員外君日乘高蓋車從
丞相論決政事降登出入在乎華堂粉署之間今卜私
第不於爽塏是擇其故何哉君漠然不以爲意方自署
其楹間曰晏居且謂一夔曰傳稱晏子之居近市雖湫

始豐集卷之五

十

隘豁塵弗易吾居甚類之願自附焉子幸爲我記之吾
於是知君之所以市居者矣夫踐歷華要宅高曠而處
深靚以適其身故所宜也然地位峻絕不與人事接則
耳目不能無蔽宜若有弗安者焉是故晏子之居市也
物之貴賤無不察而知之非徒然也方齊景公繫於刑
以踊貴屨賤告而景公省於刑仁人君子之用心故如
是也今君之居壽安也大官貴人與凡布衣韋帶之士
由茲坊而東西者必叩門上謁君則攝衣出迎引賓上
座與肆議論下至閭閻之老工商技藝之流或有陳說
亦必曲爲之盡天下之事當無有不悉施諸有政將不
止於一事之諷而已且吾聞之晏子相齊三君食不重

肉妾不衣帛名顯諸侯數百載之下太史公聞其風采
猶欲爲之執鞭其賢不可及已獨念當是時公棄其民
而政在陳氏晏子於區區貴賤之事則務陳之而於國
之大計則有未嘗數數然者他日乃與隣國之大夫加
竊歎焉何也君則簡亮達故左丞楊公提兵鎮江浙時
用材略參謀其軍府事聲望赫然既而退處西湖之上
羸衣糲飯著書賦詩以自佚其有用之身較其風裁不
知自視晏子何如也乃今江浙之地未全歸于版圖丞
相用便宜命表授君爲從事廓清之略克復之勳亦惟
一二左右是賴無或如晏子之舉其細而遺其大可也
雖然今之人未嘗不慕古之人也惟善學者鮮魯有男

始豐集卷之五

十一

子學柳下惠柳下惠之所可者魯男子以爲不可此所
以爲善學柳下惠者若白圭自以爲禹揚雄自以爲孟
子王通自以爲孔子君子終不與也大抵尙友古人必
也權輕重取舍於心術之微而後爲至夫豈曰居室之
類而已以君之高見卓識顧豈有待於余之言哉余言
之且以告凡慕古人者

西溪隱居記

西溪在嘉禾郡城之西三里溪流迴合匯而爲涇貫而
爲港微波細漪皆潔妍可愛初郡之置以秀水名志稱
秀水在北門外西溪其支流也緣溪上下長坡平陸漫
衍曲折若龍蛇馳驚樹木散出篁竹叢生隱如深林絕

暨今鮑先生之居在焉先生之居逐溪而成屋數楹在竹樹中高亢軒豁有蔬可茹有桑可蠶有牲魚酒醕可以供祭祀賓客旁無雜隣農家魚舍參差相映大官貴人老生名彥非來謁者跡不相及白日悠永沙禽水鳥之泳翔村歌野唱之響應輕舟短楫之來往舉不出於顧盼之外誠類夫隱者之居焉初先生世居崇德州之北其門人有爲之卜築者從此二十年矣丙申丁酉之歲荒墟下聚未有不被兵燹者西溪雖近城府而安全無恙郡人至比之武陵桃源先生安焉歎而言曰以天之福幸存此廬吾將老於此矣因號曰西溪隱居或曰鮑先生非隱者也方科舉盛行時嘗三薦于鄉蓋有志

如豐集卷二

三

于世用者鮑先生非隱者也余解之曰先生之薦于鄉也間會輟科而止一再試于春官又以額溢而歸逢時多故遂澹於進取雖外省用例屢授文學之職卒不以一資半級而果於行今太尉開府吳中辟爲教授亦辭不就謂先生爲隱可也雖然今國家輯寧四方將蒐羅老成之士興治立教以建不拔之基吾知不遺先生謂之不終隱亦可也唐賀季真雖仕而未嘗忘隱宋种明逸雖隱而未嘗忘仕君子不以迹論也旣而余造先生夷猶西溪之澣遙見髯叟圓冠方屨曳杖行水竹間逍遙如世外人心甚羨之趨前乃先生也揖而問之曰先生果於隱耶先生啞然笑曰我之出處君所知也時溪

上秋意蒼然先生攜余至其家治酒饌相款洽旣別屬余記之余退而列其隱居面勢與其出處之迹爲西溪隱居記先生名洵字仲孚世爲崇德人於經邃於易所著有易學舉隅卦爻要義行於世云

梅花易洞記

山陰胡君龍臣居越王山之下環其廬植梅數十百株而日居其間讀易因名其處曰梅花易洞且曰昔五峰胡先生讀易巖廬自號易洞吾名亦奚不可然客來輒不解曰甚矣胡子之欺人也大山長谷穴而爲洞嵌空崕呀其上穹然而蓋覆其旁屹然而壁立其中廓然而有容蛇龍居之虎豹藏焉此洞也若五峰先生讀易之

如豐集卷二

四

地似也今予雖依山爲屋所謂嵌空崕呀之狀無有也其屋規模不廣制度不華覆蓋其上者獨其枝若屈鐵之交錯其花若皜雪之燦爛所謂穹然屹然廓然者亦無有也非洞而曰洞甚矣胡子之欺人也余乃爲之解曰獨不觀之儒先之圖乎天地亦一洞也豈直居室哉何也乾南坤北一上一下陰陽之宅也離東坎西一闔一闢陰陽之門也巽承平乾而位西南震交乎坤而位東北陰陽之所以終也陰陽造化生生不息如循環然昔之至人心與造化遊嘗言弄環餘暇時往時來蓋以天地爲一環矣夫洞環類也環非實環洞豈實洞哉是意也五峰先生知之矣胡君慕先生者也豈以弗知而

欺人哉余竊聞之聖人作易本之陰陽見乎卦辭學之者將以見夫用善觀物者即微而知著即小而知大即近而知遠自一室而至於天下自一日而至於四時自一呼一吸而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莫不悉備胡君誠有以知之無白善其身請以告我

獨柞軒記

余所僦屋在嘉興春波門外蔀屋三四楹不喧不寂於居窮甚宜屋東向啟牖牖外大樹一挺然當牖中大五十圍高四五十尋稍摧根入地不知幾百尺其材堅實可用蓋柞屬也日夕視之若貞人介士高冠長劍端

如豐集卷二

五

儼自持而庸夫孺子凜然莫敢犯時方暑恒踞坐樹下陰下覆清以潤風行葉間聲琤然若秋至私竊自慶有此獲也署之曰獨柞軒云久之主人翁進曰公愛茲樹乎儂先世手植茲樹將百年于茲日者荆楚暴卒蠹聚城邑地無山林環城六七十里凡亭榭道路叢薄邱隴之植不問老弱堅脆悉罹斤斧水載陸負而來編而爲柵構而爲櫓聯而爲校揉而爲弧刻而爲槍析而爲薪於是樹之生意盡矣而吾廬之植獨存儂不知天故遺此以爲異耶抑造化之所鍾固自厚於他植也余歎曰凡物之生有幸不幸大山長谷生植千萬沾濡雨露蒙犯霜雪其材老且成時當無事家給人足宮室器用公

私畢作良工師來度材宜棟梁爲棟梁宜檣櫓爲檣櫓宜琴瑟爲琴瑟宜俎豆爲俎豆其幸也一遇喪亂暴殄於卒伍之手爲柵爲櫓爲校爲弧爲槍爲薪特不幸爾今茲樹也其壽與否非吾所能知夫既不殄於卒伍苟遇良工師將舍之耶抑取之也余將爲翁爲樹慶矣且吾聞之昔者山陰陸公務觀之帥蜀也於其舍處見大楠四皆歷歲數百者公以蜀故借國也王氏孟氏嘗極土木之侈而四楠者無恙爲楠記之至今其文照映家集言植物者有徵焉顧此樹者不兩以相比不三以相參而涉歷世變與彼四楠者無異吾業軀翰亦將爲茲樹記翁謝曰誠蒙不鄙儂家樹有遭矣乃記諸壁

如豐集卷二

六

如心堂記

橋李唐君善醫其居在郡城東隅嘗燬于兵已而更作之亢爽可居也用其兩楹之閒爲居藥之室而名曰如心既得今左丞鄱陽周公昇之篆額而未有記一日過余請曰子幸爲我廣如心之說揭諸楹閒以爲記蓋嘗聞之如心爲恕其說具於禮經註疏蓋恕字之文從如從心故云然文公先生用推己之說釋恕字之義然慮未盡也故用此說以足之究其大義不越乎視人如己而已無他道也今唐君之爲醫以恕行之非善用其心者乎凡人之生得乎天地者蓋渺如也然而不知自慎內劇其心外伐其形故夫六淫之寇夫孰能免方其被

疾也呻吟痛苦而望已於人猶溺而思援焚而思拯爲之醫者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其可忽哉苟有告焉視人之疾猶己之疾可也緩急不加諸心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也此醫之所以貴乎恕也雖然知此者少也古今之言醫者必曰扁鵲倉公鵲之治病聲動諸侯而祕所傳方非恕也倉公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非恕也至若陽慶倉公師也以富給故不爲人治病亦非恕也太史公不究其用心之非乃曰美好不祥之器器何尤耶夫以倉扁諸人而猶若是下此吾弗論也夫能師其術而不師其心者抑不謂之賢乎唐君敦實周慎家世爲醫而外氏又醫出也

始豐集卷二

七

以故郡人有疾者必趨其家曰是家世醫也是能視人之疾猶己之疾者也抑亦可以謂之明恕人矣嘻此道也仲尼之門爲仁之方也此道明則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則天地閉賢人隱其功大矣唐君守之之固積之之厚施之之博陰陽交孚和氣充暢而其德之及人也遠然後知名堂之義不誣也遂爲之記

西嶺草堂續記

錢塘泯上人志行絕俗蚤依雲門法師受度至正中雲門來主下天竺之席上人實侍左右其所棲息則西嶺之草堂近焉西嶺草堂者唐元和中杭之高僧道標師所居也僧史稱師神氣清茂爲道旣高而詩尤精妙與

吳興皎然會稽靈徹齊名時之名人以摩雲霄三語贊之上人甚慕焉其言曰吾上視師雖不與同世而與同鄉里使師顏面肢體而與吾殊也我則不敢知苟顏面肢體不與吾殊亦奚不可及之有則其中之所存蓋可見已將謀復作草堂會兵燹日熾而西嶺之勝汨沒於風塵之中上人曾不少沮仍擇地郡城之東構屋四楹限以周垣植竹與樹其前舊有陂池春夏水長水氣上行與竹樹會清芬可挹上人閉門危坐披閱內典以探教觀之要暇則曳袖長吟顧瞻西山搜精鍊奇而西嶺岩巖宛在眉睫因亦署曰西嶺草堂致其志也余曰古之桑門上首積行累業蜚聲一時垂名後世僧史所載

始豐集卷二

八

蓋亦不鮮姑以錢唐言之若聖達觀之神異辨才淨之辯博孤山圓之孤峻咸所宜慕者而上人顧獨於師是取蓋必有所以然者吾嘗思之學道之士以今慕古必取其質之近似者惟其質之近似故其慕之也切慕之也切精神念慮冥孚默契則其入道也易今人生而同世以某問某猶有不知者上人之生去師五百有餘歲而獨慕之非有所似惡能自信若是向余謁雲門於天竺見上人氣貌不凡心甚敬之別去日久其法友與余相見輒談上人行業精進而余猶未悉其蘊間一造焉草堂甫成止余就宿青燈永夜接膝蒲團之側神清思遠窺其風致隱然有上摩雲霄之意區區世相何得而

涸之哉然後知上人不徒慕也吾經有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草堂之作亦何必規規於西嶺之下哉會上人謁余請著西嶺草堂續記於是乎書

桃溪記

自余遭亂流寓無常處恒鬱鬱不樂思得幽曠之地營半畝之室以寧厥居環視無有也客或進曰世豈無有哉顧先生未之即耳太湖之南二十里許有溪焉水泉清冽左盤右紆勢若篆籀郡志言越大夫蠡扁舟出五湖時常過其處後人思之構橋溪上曰范蠡以誌溪兩岸宜桃投核土中不培而茂望之蔚然方春始陽羣葩競發嫣紅膩白酣暘頽雨蒸爲旦氣爛若赫霞居人因

始豐集卷二

九

字溪曰桃茅屋三四楹在桃樹中則吾家也附屋有田二十畝勤力耕作足以具饘粥聚落相湊皆務農業官租有程每相率先期而輸不俟徵迫終歲無胥吏扣門時雖爭戰過兵不及妻子皆不識兵有自城府來者言兵暴狀輒相驚訝其地若此可以言幽曠矣顧先生未之即也噲吾嘗觀陶靖節記桃花源事疑其地實在世外非人間有如客所稱不出吳江烏程二邑之交非桃花源比也而不知有亂世亦異矣哉然後知天壤間未嘗無絕境第吾鶻薄弗獲至爾客吳姓姿樸茂開至城府從士大夫游以余志幽曠招余卜築其處因記之云

荔軒記

荔軒者嘉興卓器之甫撫其先大父思鄉之言而作者也器之甫之先爲閩人自其曾大父由進士第知平江吳縣遭值改物僑居嘉興之雙川大父用薦起家積官至黃巖州倅遂老雙川之上器之甫謂余曰吾先大父之不能還閩也嘗自歎曰吾進不得看長安花退不得攀家山荔戚乎其言之也吾兒時在旁恒記之今至于吾四世矣曾不能一下閩關譬所謂家山荔者引領南望未嘗不咨嗟太息歎之荔譜荔於果族味最美巴蜀嶺南閩中皆有之其味閩爲第一巴蜀次之嶺南爲下是荔於果族非他土得專也吾謹撫吾先大父之言表茲不腆之室以寓吾鄉土之思可記以否余曰善哉器之甫知所以崇始也記禮者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甚言君子之不可不崇始也荔者適口之物君子豈固此留意哉誠以懷土常物之大情有里閭焉吾不得而息有墳墓焉吾不得而展有族姓焉吾不得而合區區之心彷徨踟躕無以自宣此所以假土物以自見也君子於此蓋有以閱其情矣雖然人之生也在治世或出而仕在亂世或避而去固不能必安于一鄉然而歲改月化而水木本原之義浸以微泯設有子孫過故鄉里視其里閭有若異域視其墳墓有若荒墟視其族姓有若路人者蓋有之矣器之甫惓惓於所自出之地不厚矣哉余聞內附初姚先生嗣輝蜀人也僑居大江

始豐集卷二

十

之西先生以蜀多楹木作南楹堂示不忘蜀柳城姚文公嘗爲賦詠藹然桑梓之意器之甫之心其猶姚先生乎然則君子之去其鄉者其念慮之所存未嘗不同也登蒞軒者蓋亦有感於斯矣因併識之知縣諱某州倅諱某器之甫名成大以經術世其家云

重建王貞婦祠記

浙東道都元帥周侯之守禦嵎縣也重建王貞婦祠於青楓嶺上既成縣學教諭項昱貽書一變致侯之意請記按青楓嶺在縣北二十五里深鬱峭拔下臨百丈之澗至治初元縣丞徐端鑿石爲屋以祠貞婦後五年僉浙東廉訪司事杜公秉彝行縣改爲木屋四楹於石祠

始豐集卷二

七

南五十步而近至正十八年旁郡失守祠當往來之衝官兵舍頓燬焉及侯被嵎縣之命過彛行御史中丞月公公謂侯曰縣有王貞婦祠廢於兵燹宜更作之侯承命惟謹既至外嚴斥堠內務安輯遂脩廢墜仍構屋四楹故址上命士卒致木石而屬幕僚李某令史陸某董其事二十四年四月也越三月告成又招失業之民如千戶居祠左右以備灑埽貞婦者夫家天台人也始國家以一將之師徇地浙東有子夫長者虜得之貞婦以計給弗卽被汙謀死未獲聞已而師還從上青楓嶺顧視嶺下澗澄澈深窈曰可以死矣卽口占詩嚼指血寫山石上而投澗死其後有司以其事聞朝廷旌之曰

貞婦而邑人因易嶺名曰清風云事具故秘書監著作卽李公孝光所爲記及宋史列女傳嗚呼方時承平貞信之教浹於田里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雖有強暴之夫不敢侵陵貞女以冒刑憲不知貞婦之爲烈也及乎治極生亂氓隸佳兵窮凶稔惡以殺爲嬉令妻靚女猝就執辱慈父不能保哲夫不能庇銜冤茹毒沒爲異類者不知其幾然後知貞婦之爲烈也夫秉彝好德乃人心所固有吾謂茲祠之成過其下者徘徊瞻對知貞婦奮死之烈奚獨閭閻女婦懼不幸者知所激厲而凡悍夫勁卒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以自快矣然則侯建是祠於擾攘之日其篤倫理裨風化之意夫豈淺哉余既嘉侯志又於貞婦爲里後生故願爲之記若夫懿行奇節則有著作公之文與信史在茲不復贅侯名某字某大名人是年十月記

嘉興路新建儒學記

嘉興之學在通越門內二百步而近肇建於宋紹興中學迫於廟規模隘陋弗稱先時守臣亦欲斥而大之而其地南臨廣衢西北委巷惟東面寬敞而多民廬且隣於執政婁氏里第旣入國朝婁氏雖微而民廬猶輯集故自宋季以迄子今莫克改作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淮南行省卽中陳公來守茲郡適丁兵燹而向者民廬輯集之地悉皆爲墟公與教授孫某相度面勢慨然以興

學爲己任通勸民以地售于學其不願售者則以他學地隨所擇易之得地以丈計者南北四十二丈有奇東西視南北則不及四之一遂約學計之入鳩材庀工先作論堂五間左右翼以夾室揭層軒以廣前榮堂崇三丈六尺廣三倍於崇深視廣三之二煥以丹碧塗以黝聖中設講經之座以重都授堂舊名正禮今以明倫易之次作東西步廊爲間各十有二以趨堂廉步廊之內爲齋廬四西曰成德曰養正東曰致道曰時敏齋各爲屋四楹敞以前軒次又爲屋九楹而門衛中闢其外則鑿地爲池架梁以達兩廡之間立重門于外而繚以周垣茲學至是始克大備斯役也克承公意先事趨辦者

始豐集卷二

主

嘉興縣尹石某而董治其事規材量費則學正朱某府吏陳某顧某也公不閒風雨日一至學凡一木石之惡一工匠之怠審視程督不啻若治家事故其成不苟不緩始於是年八月某日越七月迄工明年四月二日也時一夔僑居嘉興之野承公致幣俾助教諸生且屬之記一夔固辭不獲乃作而言曰學校之設國家風化之機在焉非細故也嘗竊聞之初國家起自朔漠以威武立國未遑學校之事中統至元之際天下大定許文正公衡用儒術爲輔相凡其謀謨皆經國大計至於學校一事尤切切言之其言自國都以及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皆從事日明君臣父子之道自灑

埽應對以至治國平天下遲以十年則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而上下親睦此誠不可拔之論然當是時國學肇建而州縣尙多苟且延祐更化上深厭吏蠹赫然欲剷去之顧學校難須成於月日斷以科目取士蓋將朝用其人而夕收其效也大抵天下之勢此急則彼緩矧夫上之人以是求之哉由是學校之設始若冠之有旒履之有綯姑具人文而已當國者以提調則付之守令以勉勵則付之風憲曰有任之者矣而受其任者既不皆出於儒術而錢穀詞訟又從而奪之幾何不視爲迂闊之務月更朔望相率入謁廟廷退坐論堂引師弟子勦取儒先成說敷陳一過已則掉臂而去如是

始豐集卷二

市

以爲故事而欲學校有成如文正所云其可得乎循習之久卒至人紀廢壞寇賊姦宄以迄于今弗振者職此由也嘉興自唐季以郡置土田民物不劣他都惟學隘陋有乖具瞻三百餘年于茲公之來守值時艱虞顧以學校之廢莫甚於今日思欲振而起之難以時誦舉羣爲口遂出獨見大作茲學使廟既克全其尊而學之方位嚴正規模廓大締構堅密又悉冠乎東南之庠序嗚呼此豈徒資觀美也哉誠以受國家一郡之託所繫者重是用崇茲闕耀之居使凡學者耳目不蔽於凡近則志氣清明志氣清明則念慮之所存精誠之所至沈潛乎詩書六藝之府須以悠久造詣精切踐履篤至脩於

其家而知事親敬長施於其國而知尊君親上師師成風孝弟忠信之道立狠戾悖逆之習變而教道成矣雖然陸宣公郡之先哲也其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繼自今嘉興之士寧無不負所學如宣公者出乎吾知自公之爲凡爲郡者來取法矣不然此三百餘年隘陋之學也公胡爲於難爲之時爲之不疑哉初公與其兄今甘肅行省參政俱以科目自奮參政既以大對魁天下敷歷省臺讜言直道爲時名臣公亦首薦于卿會朝廷輟科稍起從部使者辟暨參佐大藩出其奇謀碩畫克濟王事及爲郡取其尤病民者力言于上罷之曾未朞月政用大敷興學特其一也學始奠址工壘土

始豐集卷二

五

得錢一窖遂用以相役人謂茲學之興蓋不偶然云公名宗義字子方參政名祖仁字子山河南人至正二十三年建寧路儒學教授徐一夔記

序

自得齋類編序

河南高公德進甫有藏脩之室曰自得齋既得宗工鉅儒爲之論著而先隴白雲山舍亦皆有述其子異志慮其久而散軼也彙而次之合記序銘贊誌狀詩詞凡若干首將鈐諸梓題曰自得齋類編而請余序初公以清才粹質積學素行蒙部使者推擇爲掾歷中外御史府行部朔南進廉能而退貪鄙赫有聲光而恒虛心抑志

樂從宗工鉅儒遊以廣器業若故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文穆公鑑余文忠公關戶部尙書貢公師泰監察御史程公文今江浙行省左丞周公伯琦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危公素直學士張公以寧咸親承焉久而相知之深是以不靳於論著非徒作也竊嘗論之國家文章之盛泰定天祿以來敷張神藻潤色鴻業登元德於漢唐之上者三數公而已今公皆與之遊可謂極黃河太華之觀而無憾者矣矧又得其論著鏗鏘炳耀可以侈當今而誇後世哉昔唐柳侍御文學博雅盡交天下知名士而柳州先生實其子也欲著其父之善取凡尤厚者六十七人疏其出處刻石以傳後世君子趨焉

始豐集卷二

六

徐考其實不過示交遊之廣而已而彼六十七人者未嘗有所論著如歐虞諸君子之於高公也今論著之廣既足以度越前人而異志梓行以貽永久其意不尤厚乎雖然是編之成一以成公志一以集宗工鉅儒之善視世之曲學謾聞而遽以不腆之言加災于木以銜名者相去何如也因不讓而序之公名某由御史掾出官淮南廉訪司照磨調浙東宣慰司都事善調詩有紀夢集十卷異志字士敏華年篤志以善屬文稱用薦爲鄧山書院山長云

送貢友建序

宣城貢君友建以春秋試于有司中在前列道梗未卽

會試春官用便宜命授平江路儒學正吾黨之士徵言以華其行貢氏自宋叔世以儒立家友達之從大父文靖公宏才碩學際熙洽之運職掌內制以老成博雅著稱世父尚書公以高文卓識受知今天子入備侍從出領風紀晚歲被旨開部閩南勤勞王事以歿海內伏其聲望乃父乃兄聯芳襲美奮自文學紆青紫綰組綬者亡慮數十人近世大江以南衣冠文物之盛無踰貢氏矣及兵起舉族奔浙西雖在顛沛之地咸砥節礪行守其家法不替大夫士稱焉友達粹雅而精敏有過人之資貢氏之彥也弗沮於時矢以科目進刻意春秋之學貫綜經傳敷爲大義遂爲有司所知藩府慮其濡滯乃

郊豐集卷二

七

有學正之命夫學有教授爲之長而正居其次牖導輔掖之方友達聞諸父兄者熟矣爲之不難也矧又重以春秋之學哉夫春秋爲書孔子以治法正亂世其立言大旨一本乎性命之正以言其要則在乎明君臣父子之分以定民志夫欲立教於斯世春秋之用莫大焉友達本之於家學擴之以春秋之說輔其長以爲教學校之政有弗脩者乎嗟夫求美玉者必之崑崙之邱求良馬者必之冀北之野求名人碩士者必於故家世族之門而吾黨之望於友達者蓋不止於此也他日決策大廷爲名進士受顯秩居要位垂聲邁烈世濟厥美斯屬厥焉友達其勉之哉

送瓊上人葬親詩序

臨海瓊上人蘊中之學佛于浙水西也其先君子棺屏方先生及其母夫人相繼而歿值時多艱未遑奔走以喪事恒悲不自勝居不求安食不求飽與人言輒涕泣解之者曰吾屬出家以有旁侍母過哀爲也上人謝曰吾非人子哉是何言也迄茲方成行嗟乎孝弟之道出於天性夫豈以所趨異途所學異業而有二哉而言佛者類曰爲佛之徒務究竟實際以割慈忍愛爲賢雖其至親有不暇顧若上人者又豈得以此議之哉吾聞佛在世時慮其母摩耶夫人或墮輪轉爲說法超度有孝行書具在內典近世明教者懼其義或堙復廣其說以

郊豐集卷二

末

告凡學佛者由是言之佛之道未嘗違孝以爲高此柳柳州所以有取於明禪師也上人世儒家其學佛也又得名師德爲之依歸行成業隆去而遊大方大方主席爭相延致爲四眾上首其立身行道有如此者是能統合儒釋而弗偏之歸也行矣營其宅兆慎脩寔緯發引之日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動凡弔者吾鄉多縫掖之老必曰學佛如瓊公又奚云也是上人之行不徒盡道於其親抑又有弘教之功焉慧上人敏機文上人煥章其同袍友也以上人之志有足矜者相率爲詩贈之而同郡徐一夔爲之序

送錢唐二生游學序

今年正月華亭錢愷元悌唐與有章旅謁余於秀水之東請曰愷二人者淞邑之小子也居同里學同志聞中興大藩開館以待賓客高材碩學之士萃焉開營紹介以從之遊然而未敢自謂有得茲見先生願益一言之教余謝之曰今之所謂磊落之士蓋畢致于中興矣于從之遊挹其風裁聽其論議觀其猷爲必有大異於人者奚取於余之迂疏也哉請至于再不已乃告之曰天下之士不入于道德則入于權術蓋道德之說勝則權術隱權術之說勝則道德隱是故道德勝則有顏子閔子之徒離親戚去墳墓以事孔子權術勝則有蘇秦張儀之徒離親戚去墳墓以事鬼谷子大抵道德之效遠

始豐集卷二

七

大而難至權術之效卑近而易爲竊觀春秋至于戰國相去未百年也而權術之學已軌道德而過之豈非遠者大者人所畏難而卑者近者人所樂趨也哉元悌和而通有章固而警其必有見於此矣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士非無志也恒成於同而沮於異古之人有同父而異道者矣有同師而異業者矣故學惟同志爲難今子二人學同志矣志于遠大而不至于卑近余之望也子尙勉哉

送周山長考滿序

友人四明周君致堯精敏過人少游鄉校讀書爲辭章有聲年二十從其外氏游宦齊魯之境遂北游京師覽

觀天子宫闕之壯百官之富居無幾何會大丞相爲國求福選天下能書者徧書大藏佛典而授以文學之職致堯適在選中既竣事出爲其鄉之鄞山書院山長再調秀之宣公書院方是時致堯年纔三十餘與致堯游者咸曰以致堯之材之年而假茲藝致身不亦左乎余解之曰書非末技也昔人固嘗用以取士矣以書致身亦入仕一塗也奚名爲左矧國家優崇之選二科而已曰舉遺逸也舉進士也遺逸不常舉也進士科三歲一舉羣天下之士而試之登名于吏部者不過百人而止取之之目審之鄉以觀其行也求之經以觀其學也博之詞以觀其才也問之策以觀其政也揆之於古占其

始豐集卷二

七

一者以足名世而今責備於一人又有異者如其說者未必得之而得之者未必如其說也嗟乎士必是途出其不至於老且死者幾希故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有志於世用而較輕重於出身之際不其拘哉初致堯之爲鄞山也教育有方里子弟來學者鱗集郡侯敬之與分庭抗禮今其來茲書院燬已久未有能復作者時方多故致堯以教化之地不可以時詘解請于郡侯作之量材庀工八月而書院成致堯職文學其見於施爲已如此去此而有民社尙可一二數哉於其行也序以贈之

送邱克莊赴會試序

余僑居秀水上士之避地而至者無不辱與余遊廣陵邱民克莊其一也歲壬寅大比江浙行省聚屬郡之士而試之克莊用流寓例以詩經就試江浙預在選中克莊年方三十氣剛而和識朗而融志果而不苟吾黨之卓然者初在廣陵時天下承平四方無事廣陵之盛珠玉錦繡家充戶積一時貴游子弟鬪雞走狗以事娛樂者多其南北巷人也克莊家故饒財使去而與馳逐未能或之沮也顧獨從師友稽經史以問學爲事視彼少年之習漠然不以爲意及廣陵被兵扶攜妻子而南鄉里之雄提兵踵至據有浙西一時謀人策士乘機遇會以取富貴者又多其東西鄰人也顧乃入庠序訓生徒

始豐集卷二

圭

取所入以給視彼得志之爲澹然不以動念嗟夫處富貴之地而不淫其志當患難之秋而不易所守則其人之所自樹立者固有以異於人哉今夫人挾其所有試于有司濡墨伸紙措辭析理求不戾於程度眾人所能克莊亦能之若夫氣足以自強識足以自廣志足以自立不知眾人視克莊何如也昔在於唐士之舉於其鄉而貢於朝者率從所知薦其材行然後典春官者信而有徵以故得人爲盛今法不然也克莊赴春官余故私列其人以爲贈言冀夫典春官者拔一士而表異之爲世礪也

送張叔方序

士貢于鄉未赴春官而有典校之命非盛時例也比由道阻外省慮其濡滯用便宜命命之於是錢唐張誼叔方以至正二十三年鄉貢得爲松江儒學正叔方精敏嗜學故貞居先生之從子鄮陽徐君成中之高弟也貞居清才與學高蹈物表號一代立儒成中明經礪行秉志不惑爲一時名士二人者較其跡雖有儒墨之分然若貞居之高風成中之雅操要皆不可及四方之士固有慕與之游而弗獲者矣而吾叔方一以從于而觀道德於前後一以高弟而承教誨於左右諺有之繩尺之下無枉木叔方得賢父師若此其所造就固有異於人哉今貢于鄉使上于春官進而在五十人之列出而服

始豐集卷二

圭

官政必表表偉偉使吾黨欣快矧教職哉雖然外相固將以是養吾叔方之器業底於遠且大毋徒自薄曰此冷官也庶幾不負外相之意叔方勉之

送勤上人卒業天竺序

自佛法流通中國時君世主咸知尊尙槩莫盛於元然不特奉其像教而已不遠萬里至于西域延致佛僧爲帝者師隱然有與共治之勢由是名師鉅德各以智慧奮起以護其教元貞大德之間有佛海大師者起于浙河之東歷主大利說法爲人天師表數膺帝眷闡揚證悟克稱上旨咸謂有隨機助化之力則今勤上人之法祖也異時我先人以經術教授越中佛海方謝上天竺

之席歸老其得度寺且選俊秀爲其法增聞道三二輩
來學今上人在焉先人謝之曰吾所說性命道德不與
而宗合宜無我師佛海使來請曰人亦有言東海有聖
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焉同此心也同
此理也先生苟能啟我以東海聖人之道則西海聖人
之道亦不外是先人既伏師之高識尤喜上人之穎異
一夔待次閒以語及今猶記之其後上人出游大方益
求西方聖人之道行修業隆居第一座猶曰吾儒師師
徐先生云今年冬余遇上人吳淞江上歎曰佛乘之替
莫甚於今日吾佛之道自利利人杭之湖山吾祖過化
之地吾將縛茅其處草衣木食取凡內典究明三觀之
旨使誠有得於聖人之道亦奚必據硯牀揮塵拂然後
爲道之行余比見爲佛之徒其視世相而自輟者多矣
今上人不爲世相所沮而益務精進其不謂之卓然有
見者哉余游杭久中雖留落他郡私心未嘗不在其山
之阿水之滢今焉老而無成亦將謀如上人計旦夕苟
遂則將與上人結社上人歸見水光山色其爲我祝曰
毋使我社人遲遲其來也

始豐集卷之三

前藁

徐一夔大章著

序

序灌園生

錢唐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將視當世貴富雖非不願欲者使其脂韋取容以僥倖一時寧貧賤而肆志郡城之東未傳城二百步而近有地十餘畝古井一宋輦院基也入於居民久矣荒棄弗治暇日過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爲吾生乎旣而購得之除治一畝爲廬用其餘地析而爲畦縱橫數十畦茹菜若干品天稍不雨輒置桔槔井上俯前仰後聲軋軋如龍鳴出井水以

始豐集卷之三

一

灌已則攝弊衣履循行畦間顧見菜色青青若綠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掇其脆美爲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賣諸市中日以爲常不輟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蜃蛤之所產羽革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街居之民用貧求富十金爲母則子百金百金爲母則子千金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爲今行省丞相治所往時承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承制得自爵祿人卜醫眾技苟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違父母跋涉遠道輒致位顯要紆金曳紫翱翔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泯矣惟聲與利可以驚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聲利之場不爲彼以取寵榮顧乃爲此何

哉時雍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我則不能吾亦豈能枉吾之性以我所不能爲彼之能故寧自附於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唐之人不尚貨殖而尚德義不尚奔競而尚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故序其出處以爲趨附聲利者勸焉

錢南金詩藁序

詩人之言貴平易而不貴奇怪橫渠先生有言三百篇之詩不過舉目前之事而寓至理於其中此最爲善說詩者夫詩情性以本之問學以充之才氣以發之思致以廓之此之謂詩不知出此而務炳炳烺烺以驚世駭

始豐集卷之三

二

俗謂之詩未可也三百篇不可尙已涉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以及國朝之盛作者代有其人大家鉅集具在也試取而讀之雖其材力所就不無等差觀其緣情指事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有平易而無奇怪至於雋永其味則悠永宏闊而反覆無窮下視近時斥平易爲庸腐指奇怪爲神俊號爲一家之體非神仙鬼魅金玉錦繡龍虎鸞鳳名花官酒高歌醉舞等語不道者何如也華亭錢君南金深居不出呻吟嘯詠在雲水沈寥之境不求人知向見豫章幸好禮有與君唱和什知君善詩比會曲江錢思復論淞上詩人亦以君爲稱首二君以詩擅名者而皆稱君心甚慕之今年夏會于菑溪

蘭若周旋旬日因舉前所說與之商榷君以余言爲然因請序其平生所爲詩余閱其詩盡卷清而不枯華而不豔整暇而不汎精切而不刻屏去奇怪之語得詩人之意焉君年向老成克自充養珠藏淵媚當有知者吾姑著其所以合者弁諸首云

齊壽堂詩序

番陽周君叔彬之二親同生於至元乙酉其奉以避亂于浙也逮今至正丙午皆八十有二而康寧如一叔彬喜曰此天以福我也爰就其親起居飲食之處署曰齊壽以悅親心叔彬方以明經起家其所與游皆能言之士遇其親始生之日至奉觴爲壽仍賦詩以悅之積而

始豐集卷三

三

成帙叔彬屬余序之余惟天下之不可必得者人壽是也閒有得者亦未必並見于一門今叔彬之父母同生同壽又同康寧是能得人之所不能得者矣叔彬之喜宜何如也嘗試論之二老人之得壽有二焉大江之東洪流巨浸穹林邃壑環匯障蔽地脈之聯絡風氣之蘊蓄深厚雄固其人多壽國家混一之初地大物眾德洽仁浹桴鼓不驚呻吟不作閭閻田里之閒熙熙皞皞生於其時者必壽自二老人言之其地則大江之東也其生之年則國家混一之初也本以山川之積而乘國家方亨之運宜其得壽有異於人者矣譬之貞松勁柏其託根也固其植幹也強其受雨露也深渥雖剛風虐雪

不能摧拔之也今夫人立於輕揚之域衰微之世上親二老人若以朝菌議晦朔有不指以爲異者哉余嘗拜二老人於堂上見其耳聰目明神完氣足談說盛時身所遭逢事疊疊忘倦退而歎曰民物凋謝若二老人者非太平之明徵也歟觀世道者尙有取於斯也若夫諸君子之詩善頌善禱不必加評故特推本二老人得壽之由而爲之序

題跋

題崔元亨所著亡弟崔永復行實後

余記甲午乙未歲與博陵崔元初會於西湖之上元初時爲淮南行省宣使善辭章其氣充然其言粲然一時材俊罕及也其後余避亂邨墮不見元初者八年意元初躋膺仕矣一日在友人几格上觀一巨帙取而視之則元初所進端本堂五箴藁也既讀已歎羨其辭章之益工復閱至牘尾有文累數牘署其目曰述亡弟崔永復行實驚曰永復元初諱也元初死耶攷其始末則元初死已三年矣嗚呼惜哉其兄元亨痛之切故著之元初有才而壽不及在朋友猶惜之況其兄耶或曰予之翼者兩其足然才而壽者亦何限何獨於元初斬之耶造物冥冥不可得而解姑誌其末以紓余悲云

題永思亭卷後

亂離以來平昔交游或存或亡或淪異地恒欲著懷友

賦以洩余思未能也茲游嘉禾郡齋達夷氏止善示以永思亭記并詩一卷發而視之乃同郡朱右伯言陶凱中立郭公葵秉心陳秉彝性初南陽堵簡無傲金華王禕子充會于錢唐宗陽宮時止善請論著其永思之亭而伯言實爲之記中立秉心性初無傲子充暨一夔六人者爲之賦詩止善宦遊來歸亦僑嘉禾近地用以誌余余按而數之無傲已死王事子充在江東性初亦去之大江之西其存其亡未可知也伯言隱居越上中立秉心還鄉郡而余畱浙西則皆幸而存思欲復敘前好邈不可得乃得見其文辭翰墨於尺楮之中諷詠摩撫豈勝故舊之思然以歲月攷之距今十有一年耳豈意

如雲集卷三

五

國家盈成之業一旦挈而置之分崩離析之地向也同志之人彼格此禁弗克會聚以輔德業不知過此以往其幸存者猶得遂斯願焉否也因識以俟再觀至正二十四年九月某日題

誄

黃處士誄

至正十二年十月處士暨陽黃先生諱禮字子敬年九十卒既葬于湖州花城之原其子溥辱與余游乃撫其行實而爲之誄誄曰

維黃之出肇于軒轅其後有國江漢之濱至於春秋助齊有勳有熊疾之覆其宗禮散處朔南族類實繁爰至

東京光大而文憲賢視顏香孝視耨瓊位三公琬悟絕羣亦有允也罹黨錮究其本碣碣其源渾渾至宋叔世有提刑君有德有烈早蓋朱旆維此提刑其產則聞其來于越則仲子斯實處士祖始爲越人處士之生端一靖溫詩書爲宅禮義爲垣云胡不淑遭值不辰宋祚乾錄海寓揚塵斂其所有靡途可遵欲潔其身曷養吾親乃棄觚翰刀筆是循處吏之汙穢儒之仁以濟時艱非志所存雖嗇其施而裕後昆是有令子學富行純西游吳興克昌其門有田有廬以奉晨昏處士婆娑九十其春德輿齒隆而位弗臻此天於物翼足惟均達人知足抑又何云惟古之道諡實行因無位有號亦諡之敦我

如雲集卷三

六

實小子不敢演陳累行布辭告于多聞嗚呼處士有未其芬

書

通危大參書

一夔無所肖似蚤嘗從事科舉之學既而屢試有司不利度不足以自立乃復求古人之道於其文辭之間殆若有所入比以亂故寓迹浙水西屏去舊所習專取經史傳記與凡諸大家集伏而讀之含咀其英華規模其步驟益若有所得然亦頗自期許故雖處亂世饑寒逼迫不忍棄此妄有所圖苟富貴於一時也顧以不得取正於宗工是惡近議貢尙書持所爲文質之尙書見謂

有作者風且期一夔有可以至於遠者乃稍自信而獨以未見閣下爲恨厥今朝廷之上以文章致位通顯繫天下士子之望者閣下而已竊嘗觀於閣下之文屬辭陳義深厚爾雅不豐不約動中矩度其言的然而實其態或然而光其味幽然而永蓋由閣下受業吳文正公傳授既有端緒若清河范太史蜀郡虞內翰又皆身親炙之涵揉充暢本實支茂其發也足以信于今而傳于後如閣下者非一夔之所願受教者乎去年會陳編脩嘗以所爲文五首與之商推久之編脩君謂一夔曰吾嘗以子之文致之中書危公矣公必知子一夔因竊自念去閣下四千里紹介不通贅幣不脩俯仰拜揖不至

如夢集卷三

七

於前遽然以是區區者取知於左右不以簡乎益自悚懼今年謁俊禪師於天竺禪師所嘗過從者且與閣下有夙昔之好間語及此禪師則曰危公盛德人也位愈高而心愈下望愈隆而守愈約取人以言不以繁文曲禮子毋讓又謂一夔曰宜更以所爲文達之使危公得子之悉輒不自揆乃復寫所爲文十首而并陳其不敏介禪師以達焉惟昔秦少游之未遇也曾文昭公在史院參寥子實薦其文文昭稱其言辭環偉闊麗言近指遠至謂如獲明珠大璧當時少游於文昭紹介未嘗通贅幣未嘗脩俯仰拜揖未嘗至於前也而相知之深不啻如父兄之契姻黨鄉曲之舊何哉嗚聲相應仇偶相

從也然而古人不相見而相知者蓋有之矣一夔雖不敢竊比少游而閣下汲士之量不下文昭公禪師樂善之意不異參寥子今者相須之迹若可以自附於此伏望閣下廣樂育之義如文昭公答秦少游故事賜以一言之教至幸至幸一夔今年四十有五晚節末路得列於作者之後則區區之志不孤矣以天之福拜閣下之賜於他日亦未晚也惟冀矜察

謝危大參書

一夔邇往下風之日久矣顧以時艱道阻不能北走四千里遂其願見之私去年陳編脩來南一夔以所爲鄙文五首與之商推然不敢率易求知于下執事也不意陳君以鄙文達之鄭博士而鄭君竟達于左右夫以陳君之薦揚鄭君之貢送其意則誠美矣揆之於禮則非所當然也今年三月訪俊禪師於錢唐知其與閣下有疇昔之好間語及此乃疏其所以簡慢之由伯以近所爲鄙文十首介禪師以達庶幾於禮或一得焉社猶未達俄六月十七日入閩詔使道出嘉興召一夔來前道閣下之意授以建寧教授勅牒且謂危公得子之文如獲祕寶校官之擢筮仕之階耳未足以盡子之才也一夔驚喜出於望外始知閣下以向之所致區區者遂加獎錄初不計其謙與不識而求之之禮恭與否也自非閣下盛德宏度同符古人疇肯若是一夔前書妄引曾

文昭公待秦少游故事爲比以今觀之實類焉夫以一
變之疎陋何敢上擬少游而閣下汲士之量視文昭公
則又過之何也文昭公之於少游第賞其文而他日校
書之命則不盡出於文昭公也今閣下於一變不徒有
取於其區區之言又使蒙一命有可以至於遠且大則
誠厚矣荷德何可云喻未克拜謝茲值鄭據便謹布向
往之忱伏惟照察

墓誌

顏欽若墓誌銘

天長顏惟中時若旣克葬其兄告於徐一夔曰哀哉吾
兄欽若之死也昔在至正十四年之夏寇至天長移家

始豐集卷三

九

吳門避焉甫三月吳門陷自吳門趨錢唐甫三月錢唐
又陷乃絕浙而東旅于上虞者三年旣又東土弗靖復
折而西以松江僻在西州一隅僑于華亭之青龍鎮又
三年而吾兄以脾胃疾死矣二十三年正月二日也得
年三十有二臨終執惟中手訣曰吾志未嘗敢後於人
吾弟所知也而今死於流離之地豈非命耶是可哀已
吾宗本充國公後靖康之亂金人蹂中原稍徙而南至
于淮安之天長家焉稱千一總轄者初居天長祖也自
大父至吾父用貨產起家吾兄少負奇氣不伍鄉里兒
居當南北要衝名人魁士往往過賓其地輒延致于家
資其聞見而名人魁士見吾兄言辭意氣亦退謂人曰

顏欽若奇士也不可失之平昔自謂功名可立就實用
明經試干有司不利輒曰此不足置胸臆間也比寇至
白于大人請散財鳩民以保鄉里可用以樹勳業大人
止之曰財非吾惜也顧汝諸生兵事非所素習恐致不
救不若姑避之耳重違父命而止方謀避兵而大人邁
疾遂至不起吾兄哀毀幾喪生老母在堂論之曰汝父
已死我不欲生耶乃稍自節哀率惟中經紀葬事且戒
勿以助勳薄吾親故自始喪至於奠窆反虞無違禮既
襄事奉母而行凡便養之物率令惟中先至而集而已
奉母隨至以故吾母雖涉險阻恒若在家然有一二姻
家亦同行飲食起居視同一家前後五六年如一日

始豐集卷三

十

嗚呼以吾兄之材與行詎意遽止於斯耶先是一年吾
嫂卒後是二年吾從子二又相繼卒是又重可哀也已
道梗未能返葬邑人前鄞縣丞任某捐地一畝許在青
龍鎮南亭橋之原遂以卒之年二月十七日奉吾兄權
厝吾嫂附焉惟中重哀先兄旣遭亂世又不永年而齋
志以歿嘗念乞銘於立言君子以白其志苟死者有知
將不悼其不幸於地下而末有所屬先生慙而文幸哀
而賜之銘余不識欽若凡見吾友與欽若游者言欽若
之死有歎息者歔歔者涕泣者曰斯人而止於斯耶則
其人之賢可知也今其弟克葬其兄又乞銘以圖永長
存則其兄之賢又足徵也余雖不佞銘其敢辭耶欽若

諱惟臣祖諱仁壽妣殷氏父諱奇母殷氏妻徐氏卒時年三十男某卒時八歲女某卒時二歲銘曰

生也時不值乎治熙死也壽不登於艾耆何賦材之孔良而受數之獨奇玉在璞而毀木既拱而萎吁其可悲

元故敦武校尉益都翼管軍上百戶鄒君墓誌銘君諱世聞字文達登州黃縣人世以武弁起家高祖斌元初以從征功尚書省版授忠勇校尉管軍千戶後平河南定祿秩以所領軍不多數改授管軍上百戶曾大父宣大父威父震咸世其官君軀幹豐碩鼻隆口方鬚髯森若望之儼然而天性清篤與人交有恩意然頗嫉惡見爲不善者雖素與交必謝絕之不顧不以兵家子

始豐集卷三

七

自處涉獵經史務通大義旁至醫藥書數音樂亦皆習之初江南平其父以敦武校尉益都翼管軍上百戶從其帥出鎮宋都至正初謝事歸鄉里君例當世襲不忍輕去膝下其父戒之曰此世澤也爾勉之乃始告襲階換進義校尉六年丙戌峒寇犯汀漳從江浙行省左丞忽都不花討之能以一旅之師破其前鋒進階敦武校尉十一年辛卯海寇起台州從江浙行省左丞孛羅討之寇恃海頗易王師君帥善水者駕舟身先士卒迎擊敗之賊既歛附賞資銀幣有加君位雖偏裨而通敏有才識凡民訟涉于軍者有司移軍府共理軍府每屬君處決人不以爲冤杭支郡瀕海民私鬻鹽軍府歲遣一

百戶之兵鎮之而軍府每遣君行巡禁有方民不敢犯漸寇犯杭之歲君適在鎮有羣不逞欲謀響應君日夜治部伍以警伏之無一人敢動者張氏繼陷姑蘇浙以西震恐有官資者多趣附之君切齒怒罵自度年且老力殫援寡徒死無益乃屏居峽石之野峽石其所當鎮處也既而以病終二十六年丙午九月十又四日也君之生以大德三年己亥七月十又七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同郡李氏繼田氏胡氏于男五人長觀山東義兵千戶後君一年沒于王事次課廬早亡次確次益次勉江浙行省宣使女二人長適李繼先次適同知萊州事周仲彬孫男三人曰守信曰瀛曰漸孫女一人曾孫二人

始豐集卷三

七

確有至行以君歿之年八月丙申卜葬於錢唐縣鳳凰山擔水開之原既葬猶惻然如在疚持其友周昉所爲狀再拜請曰先人不幸賞志以歿不肖孤欲繼其不朽他不足爲也惟先生哀而賜之銘爾余辭不獲乃爲序其世次履歷因歎鄒君以偏裨之將而行可以範俗村可以有爲而今制文武殊科卒使不獲究其所施而乾沒於亂世惜哉銘曰

懿厥胄自邾山武弁五葉以世襲材豐行完用則誦遭時不然氣愈崛有欲聞之視茲述

鞠隱先生墓碣

鞠隱先生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十一

世祖希述仕宋爲殿中侍御史六傳至宣撫司掌機宜文字友直始遷仙居之東門又六傳至鄉貢進士懋先生之曾大父也大父智父元豪補武學生母應氏繼金氏先生幼聰悟讀書數行並下日記近萬言爲文辭濡筆伸紙立就汨汨千數百言若不煩構思者鄉校師奇之台自金華王氏得考亭夫子之傳講道上蔡書院從者甚眾而性理之學日盛先生既長謂學不出此雖多無益也遂研窮濂洛諸書究極歸趣後凡爲文辭其爲說必本之性命之蘊不爲華言綺語以誇耀世俗同郡紫巖周先生潤祖學術爲鄉里推重少與先生同舍相見論學先生高見層出周先生斂衽歎服長潭陶君凱

如豐葉卷之三

三

視先生差後出亦以文學知名四方每見先生輒以師禮待之先生嘗言世俗爲學不過資講說助佔畢求其躬行之實蓋有媿故其事父母凡力之所可爲者必盡力爲之父母歿哀戚幾毀治冢壙必如法不貽後憾其處兄弟間懼夫情誼之或乖也作順德堂以示意其弟既分財異居而家頗落其歿也諸從子貧不克葬出已財葬之一不以累其子待宗黨不以貧富而禮意有厚薄鄉人稱之春秋祭祀必遵先正家禮時物不具則不以薦教子孫必以讀書爲先務且戒之曰不讀書非吾子與孫也夕則坐堂上召其子與孫來前以序立問其日所事事申訓之至二鼓乃退以爲常其見諸行事蓋

如此忠介公泰不花貫台州進士及第及其歸娶路見台之老成前輩待之如鄉先生而待先生尤厚以薦于朝時先生父已歿一日聞之貽書謝曰祿以逮親爲榮親已歿矣不願仕也公亦重違其志而止晚謝家事治別業於東園引流種樹以自適時鞠數十本曰鞠有隱操吾實愛焉乃自號曰鞠隱學者尊之不斥其姓字因稱曰鞠隱先生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十月廿又一日卒年六十有九其配呂氏有賢行先十二年歿子男二長公立次公成俱能世其學公成先四年卒女一適同邑楊弘祖孫男六曰木曰松曰棠曰棐曰楫孫女一適同邑呂志尹曾孫男口人曾孫女口人皆尚幼先生

如豐葉卷之三

四

歿十有一年公立奉柩葬之縣東門外若干里鄉曰慶雲山曰石牛原曰東畧且奉其配附焉實二十五年乙巳正月二日也公立既襄事謀於其友安陽韓君諤曰墓銘未有攸屬韓君曰銘非徐君不可遂來請銘銘曰爲學尚理而不尚多爲文尚質而不尚葩道不行子時而行于家斂華就實厥德孔嘉其歸也全抑又何嗟

如豐葉卷之三

始豐彙卷之四

後彙上

徐一夔大章著

雜述

正統問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閒從余涉西湖上萬松嶺訪宋氏故都藉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說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爲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懷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此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

始豐彙卷四

十一

趙某祖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閒何爲重因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曰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

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贊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眾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況太祖之生符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爲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必倣綱目例尊紀統爲經而疏其始末爲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持其未定之說而以爲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未敢以爲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爲是爰著于篇

始豐彙卷四

二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據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于國中而不

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甯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巨室得古墓一內有誌甄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珍巢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卽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鏐還朝攻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益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實爲明宗改元長興之王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璿自陳復鏐王爵則

始豐集卷四

三

在重誨既死之後故元璿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官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俊者以分言之陪臣爾亦授前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絕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蓋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鏐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錄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蘇頌論馮道甚恕

馮道更事四姓九君歐陽公譏其反面事讎虧大臣節

獨頌論其事而悲之其言曰道雖爲相而權不自己出當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禍亂之作非其過也其相明宗能以恭儉勸之十年之內中國稍安耶律德光滅晉大肆殺戮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設俳曉之德光爲罷殺戮周太祖舉兵覆漢勢張甚道待之如平日太祖意沮乃陽使道迎湘陰公道未返而太祖篡漢頌濱且曰方之於古可視管仲晏子又曰管仲召忽同事子糾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之以道比管仲則功不及耳崔杼與晏嬰同事莊公崔杼弑莊公立景公或謂晏子死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始豐集卷四

四

之卒事景公其後爲齊名卿若以道比晏子庶幾無甚愧也其說如此而謂議者黜之曾不少恕蓋指歐公也余初疑之及讀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反覆玩味其辭見周公之作是詩蓋甚傷之而無譏切之意則知頌濱之論亦詩人忠厚之遺意非立異也嗚呼道更事四姓九君論者且猶恕之至比管仲晏子君子不幸視道猶有可議而好爲過情之論者且又甚之何哉

述談

余過吳見大夫君子談屬邑何氏妻之烈未嘗不悚然以敬也其歲己酉何以上戶充里長役當集里所出糧萬石有奇以輸官府國家於糴事設三限以期民之入

比入末限而何所集糧虧數甚夥督糧官懼其累已械繫何且日加鞭箠終不能集仍追其妻來以加於何者加之其妻茶然不能當也有督糧吏見其姿美麗且困甚欲私之竊致殷勤曰糧事在我即從我我能追汝其妻面發赤不答吏以爲頷已使監者移置別室稍縱之是夕二鼓往私焉稍推戶入其妻奮曰必此吏來大呼有強暴至左右鄰伴弗覺吏強迫之且詈且撻其而聲勢俱厲鄰頗駭稍稍持燈燭至至則吏已遁去手血猶淋漓也當是時何氏妻奮柔爲剛以摧無禮推其心雖有刀鋸不見其利也雖有鼎鑊不見其熾也雖有虎兇不見其猛也彼所見者獨其眇然之軀金玉不足以喻

始豐雜錄四

五

其貴冰雪不足以喻其潔也不其烈哉余觀世所稱貞婦以奇節懿行自見者多在平居無事時今何氏妻離去閨闈被繫械受鞭箠而必欲集其夫所不能集之事此其所遭爲何如也於此而其所守猶確然不拔吾寧不爲之悚然以敬也哉召南之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序者以謂強暴之男不敢侵陵貞女面作嗚呼彼督糧吏獨何人也談者請述其事余固述之以爲乘約肆淫者戒焉何本元室右族其妻某氏出也蓋有家範云

解

臘月牡丹解

按牡丹生巴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其名僅列於藥品人不之貴也唐開元天寶以來人始知貴之自宮禁邸第以及豪門巨族莫不競植且致名品以相誇其品有姚黃魏紫之類凡七十餘其花有天然富貴姿態第花品者以王目之貴可知已大凡植物皆乘陽而發但所乘之氣有豐有嗇其葩萼差不同耳他植如桃李諸卉非乏可觀之色由其所乘之氣稍嗇故隨其所賦各獻妍耳牡丹發當春暮其時陽和畢達所乘之氣太豐故其發也穠芳麗豔姿態之富貴有非他植所可比並此其凡也然未見有固陰沍寒之時揚芳發豔如春月者也顧上呂氏世以詩書名家至仲善有材而文旣被徵手

始豐雜錄四

六

植白牡丹一株于其園館而行久之仲善官太常坐弗慎犧牲事謫耕淮水之南旣而有旨凡官而謫耕者與之爲期悉使歸視其家仲善之歸則洪武六年冬十月也仲善旣抵家兩閱月所植白牡丹揚芳吐豔於冰雪中狀若玉盤盂照映風日人皆異之九年春仲善起自謫所來爲杭郡幕官閒以語余余口之曰夫植物無知者也以君家牡丹言之謂之無知固不可謂之有知亦不可何也使誠以爲有知耶則是花也揚芳吐豔於春月以銜其穠麗此常理也乃今於冬月見之謂之有知不可也使誠以爲無知耶則是花也自君植之其揚芳吐豔不避冰雪而適在君歸之日若有所待而然謂之

無知亦不可也昔唐叔之禾異畝同穎渾司空之木殊本連理物固有因人而自見者矣然則君家之牡丹其亦若是乎吾嘗以物而徵諸人凡人處亨豫則志得而氣滿處憂患則志摧而氣沮夫人而然意者處亨豫之時猶春月之牡丹處憂患之日能不摧于困而思自強不病于餒而思自充則猶冬月之牡丹不爲冰雪所挫而以穠豔自銜耳則是花也發於冬月豈偶然哉是則同穎之禾仁之孚也連理之本德之暢也冬月之牡丹處困而亨之徵也抑又何疑試以改官之日推而數之距牡丹發榮之月僅二閱歲其徵不亦昭昭已乎今而後吾見君揚鑣郡國之間鳴玉廟朝之上光榮烜赫如牡丹之盛可計日而待矣非佞也庸敢誌之以俟

始豐集卷四

七

說

春江圖說

有爲長生久視之學者更其字曰春江其侶有善繪事者圖春江貽之余按而觀江流汪洋浩漾桃花爛漫在江之潯輕波細瀾乍貼乍起若吐若納其出無窮而落英飄墮中流與波瀾相逐紅明綠淨若濯錦然有以見狀物者得春江之妙其人請曰吾道人也聊以自見願子爲之說余觀天地閒動者植者流者峙者莫匪一氣之所爲而水之爲物生於天一成於地六氣之所由始維此春江非若夏潦之淫而其流也暴非若秋潦之收

而其流也縮得天地冲和之氣焉吾聞神仙者流務完固神氣以爲長生久視之本是以谷海之內納之而盈使不至於暴吐之而虛使不至於縮養其冲和之至故能後天不老與造物游此其似乎空同道士嘗言所謂神仙亦氣之聚耳漢言安期生唐言鍾離權呂洞賓是皆氣之聚者其說是也因觀春江而得養氣之術述以畀之

贊

瑞光井贊

有序

華亭縣治之西三里有寺曰超果附寺西偏有井其深若干尺周六尺有奇泉結寒有味寺之眾仰以食而邦

始豐集卷四

八

人之有疾疫者亦取以甦焉洪武初余游松江寺主僧常爲余言井舊有神物潛泳其閒狀若虺而其色黃邑人謂之金鰻號金鰻井宋太平興國中有僧慶伊者得觀音大士像乃錢武肅王宮中所奉以祈懺者未有安靈之地一夕大士夢伊曰吾與若俱之雲閒遂奉以來今寺所奉大士像是也初像未至縣十里而近光發寶髻上且引而南時茲井亦發光與之貫若相迓然故又號瑞光井吾菩薩大士雖示現無方所而茲海隅化爲佛地以饒益諸眾生者實茲井發祥之力松江志載伊奉像事而略茲井數更兵燹碑刻已燬獨井欄所刻井名僅存願有述以示來者贊曰

地際南陲其勢麗洪孰鑿茲井風氣攸通黃祇孔靈祕
奇蘊異如給孤園待佛而施巍巍大士其來自西具種
種相罔測端倪視此下土于以示現珠鬘續紛有光孔
炫是時海俗謹趨向風亦有異光發茲井中其燦縣縣
若迓而至大士戾止作此佛地其積也久其發也時去
垢卽淨道場光輝眾謂茲井具足功德於我眾生悉蒙
饒益乞更小劫邑改井存寔殊勝地宜永傳聞爰述世
諦贊其彷彿有引緒者作禮罔忽

雪庭贊

龍華院康上人慈愼有行業號雪庭靈山竺隱師旣爲
之陳義復持卷請贊贊曰

始豐集卷四

九

我觀諸相靡物弗汙彼至潔者其惟雪乎贊也自天墮
地而積如以物喻惟玉其匹玉猶有瑕雪則無之欲加
之澀其何所施上人佛者夙修白業宴坐中庭有見于
雪惟此雪者洞澈中襟見不以目而見以心大道之根
本無所染譬之明鏡爲物所掩祛其昏翳以返靈明所
證非雪所依非庭顧我俗士執文滯相願示悟門以破
諸妄

陳節婦敘贊

蜀人王宗常隱居東海之濱以著文爲事一日貽書錢
唐謂予曰所貴於古文者以能發揮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之事暴白於天地之間使天下後世有所感激而奮

起也鹽邑人陳思恭之妻莊氏守義能爲眾女婦之所
不能爲吾嘗傳其事用致于執事者請試觀之幸賜之
言焉予發書閱已徐取其傳按而讀之歎曰王君固善
爲文向非莊之奇節懿行有以發之亦安能如是之偉
哉蓋莊泉南人也思恭以商至泉南遂贅焉踰年而得
子思恭遂去商海上三年不返人以思恭爲死矣隣媼
或諷之嫁莊曰汝以吾夫爲死耶見之者誰峻斥之又
二年而其夫果生還居亡幾何思恭復去商海上旣出
海乃遽溺死莊乃仰天大慟曰吾夫卒死於海吾非精
衛惟有守死以報之爾旣而有復以言節之者曰今則
可以嫁矣莊泣語之曰吾未亡人耳婦人之義一與之
齊終身不改胡爲而出此言也且指其遺孤歎曰吾夫
雖死吾夫之所以遺我者固在此也遂不復有勸之嫁
者莊寡居時年二十有五今五十有八矣教育其孤至
於成人其孤實生名彥廉字者是也

始豐集卷四

十

贊曰陳節婦之守義蓋其初已有確然不可易之見固
不待夫之生與死而後決也何也其初不信其夫之死
卽其後日不死其夫之心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節婦之謂矣秉彝好德人莫不有
而灼見者鮮莊以一婦人能之嗚呼賢哉

辭

望雲辭

常君德新醇懿有至行其家在不陽翼城縣之荆荆里
蓋唐叔所封地也異時常君嘗仕爲汴省檢校官有善
譽及歸國朝調浙上饒官而其母夫人留翼城以道里
遠遠弗克迎養請于上官歸省上官以常君職治鹽筴
在出納之司又難之常君思其親不置用狄懷英故事
大書望雲二字于壁以繫其思徵言於余乃爲賦望雲
之辭以紓其情辭曰睇彼雲兮天一方我有母兮遠隔
太行吾胡此縻兮弗遑以將曾不如彼雲兮其飛悠揚
目力苦短兮心緒苦長安得乘雲兮返吾故鄉奉吾母
兮樂以康

頌

始豐集卷四

七

蓉峰處士宋公哀頌

今上初天下既定會材興治以建丕圖首起今內翰宋
公濂于金華山中既不得辭乃戒裝來覲上置諸帷幄
以備訪問已而職教東朝旋載筆後省日見向用公之
立朝雄辭鉅筆足以名世而不自以爲高博物洽聞足
以服眾而不自以爲足故自上以及在廷之臣莫不加
敬不欲一日去左右而公之先府君蓉峰處士年則八
袞矣自念身備朝著而親年日高遠違晨昏之奉人謂
斯何恒不自安乃力懇于上上憐之予告歸養於是公
之去其親于茲三年矣既抵家日奉觴爲壽父子驩然
居無幾何處士竟以微疾棄榮義殆若有待者則公之

急於乞養亦豈偶然哉是其至誠惻怛之心有以感致
如此不然使不得奉湯藥於其親垂歿之時而其終天
之憾爲何如也一夔未嘗獲拜處士而親炙其德容辭
氣及考潛德之一二與其所以垂祥而委祉者輒自誦
曰金華宋氏與眉山蘇氏相類蘇氏自贈職方君序以
高行弗用於世至其子祕書洵遂以文章擅名天下今
處士無愧職方君以公視祕書亦莫能或之先後其有
不同者彼當宋室全盛之時而此屬更化之初稍有差
耳嗚呼處士之死可謂有不死者矣公哀不自已既自
爲阡表以述先德復請大夫君子爲文辭以相其哀辱
不鄙余而亦有請敢摭其槩而爲之頌焉處士諱文昭

始豐集卷四

七

字文憲蓉峰處士前集賢院所錫號也頌曰

猗嗟處士葆貞毓氣沖以肅貌和以仁孝以事親誠
以接物暴以義摧隣以恩恤維孝則純維誠則壹恩匪
勉強義匪矯激猗嗟處士美集于躬宜耀于時而嗇其
逢其蓄既厚其發斯豐是生令子蔚爲儒宗猗嗟處士
人孰不死相其攸終與草木比惟處士之死令聞不已
令聞不已惟曰有子寶婺之墟有歸蓉峰仰止令德與
峰俱崇於惟小于是克形容于以播之用慰孝哀

賢母頌

賢母者金華葛秉仁之母也秉仁之母年幾三十而寡
誓全婦道今老矣不愧於初誓秉仁既長大成入念其

母之有賢行請于大夫君子爲文辭以表之亦孝事也爲之頌曰

靖惟婦德惟淑與貞兼斯二者則有賢名其賢爲誰曰有葛母自讀女箴動弗敢苟言歸于葛婦道以全夫何芳歲竟失所天既失其天誓靡他適確然自持匪庸伊石既有兒女亦有舅姑以養則老以育則孤其節如茶乃遂所願九京可作不覩于面中古以還風教陵夷柏舟之錄孔子傷之矧茲涼薄罕知自守或視其躬見金不有其克守者嗚呼幾希爰有葛母寶婦之師文山之陽葛母是宅里人賢之或過則式我見其子益知母賢是用作頌以播于篇

如書集卷四

主

銘

貞率齋銘 有序

杭之耆彥有顏其齋居曰貞率者是爲楊懋臣先生先生爲人平實簡易杭在東南異時湖山之美邑屋之麗陸海之饒甲于天下先生方少壯家饒於財視酒如漿視肉如糞宴游嬉戲殆無不足於意者晚乃斂華就實凡所以處已接人者略去邊幅作止語默一皆出於自然無纖毫矜持意有晉人夷曠之風焉或謂之曰斯人也被服周孔之教而學爲嵇阮之流揆之名誼無乃非所宜乎余解之曰俗之弊也久矣僞言僞行相先爲智相高爲賢比比而是吾方以眞而率之爲貴而子胡謂

不然夫禮始於飲食至德之世上如標枝其民野鹿窪樽而抔飲其禮蓋亦率矣然面皆本於眞也夫眞與僞對出乎眞則入乎僞眞則率僞則百計萌生無所不至矣是故孔子言禮其稱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先生以眞率自見古之道也何足怪乎乃爲之銘銘曰君子之履惟適之安弊精神於思慮之外勞筋骨於俯仰之間此可以媚於世而非所以安吾天夫惟大義不和大圭不琢體本自然反澆爲淳斯德之全守之以情其永無愆

碑

黃龍祠碑 有序

如書集卷四

主

黃龍祠在西湖北山之陰自其趾斗折而上有巖竇豁豁不合如螭水泉紺寒深不可測旱不涸而潦不盈有龍居焉故老相傳曩夏雨初霽時嘗有神物蜿蜒卧于松上其氣茆茆然而黃蓋黃龍也故世號黃龍洞祠在洞側以栖龍神宋淳祐間無門開禪師有行道嘗說法龍興之黃龍山而歸卓錫茲山之麓見洞中嘗見光怪禱雨輒應或謂龍隨師至時孟少保珙從師咨決心要遂捐財爲之建寺而師因請龍神爲之護法於是始有祠時天旱理宗延師入內祈雨師請退而默禱未幾帝遣內侍問之師對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已而大雨自是無雨輒禱禱輒應當是時嘗封龍爲靈濟侯錫祠額

曰護國龍祠矣至正末兵燹大作湖上之山俱藉龍蟄不見祠因就燬歲亦多歉寺之僧有各祖吉者屏居南山石屋一日歸視得度之地盡爲瓦礫慨然欲振無門之風乃灑埽林徑詣洞祝曰祖道弗墜也龍其來歸乎遂募緣興造而皈向者日至肇作奉佛之堂餘屋規以次就而林壑亦勃然有生氣洪武七年六月天久不雨民皆憂惶杭衛都指揮使徐公某浙省參政徐公某李公某郡守王公某相率致禱甚虔與神約不出三日當雨且曰即三日而雨當新神祠使享有血食神無我違吉亦用其法如其祖之默禱以副其意如期果雨時雨猶未足越三日致禱如初又得雨乃命有司具木石而

始豐集卷四

圭

屬通判王佐董其事以十有一月甲子即其故處審擇面勢作爲祠屋棟宇翬飛丹堊炳煥林壑改色用以揭虔妥靈題曰黃龍祠從世所稱也夫神依人而行者也是故古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深恤民隱故方面官臣遑遑焉以救菑爲務匪神之貺其何以慰安之哉廟祀以報之禮也乃作銘曰

新廟翼翼在彼山北伊誰作之實維方伯有嘉方伯所重民命早旣大甚下民告病有嘉方伯維神是依刻日請雨神不我違靈貺具來報事敢稽吹簫擊鼓北山之下雖無瓊醴亦有酒醕雖無玉饗亦有束脯靈風颯然林色爲暝神之格思匪物伊誠自今伊始報事弗怠年

穀順成物無疵癘永衛佛天廟食世世

記

舊時月色軒記

天水趙公範清茂嗜學其先宋室支也別居鹽邑之東有年矣頃歲兵燹甫息作新軒于其故居之左題曰舊時月色屢請余記余謂公範吾不靳于記也獨念月色新舊一也夫豈以新而加以舊而損哉今子言月必曰舊時月色吾不知所以記公範曰此特自吾所見而言月耳非謂眾人皆我同也幸勿以眾人之見而狹我吾嘗徙倚軒楹梅雨初霽月行太虛中光彩注射地上堂若霽雪徘徊顧盼中夜不怡者久之其故何也吾家盛

始豐集卷四

末

時廩有餘粟簾有餘帛夷庭廣廈涼堂煥館嚴邃靚奧起居出入如列仙所居天下無事上令下供有程不徵而集胥隸跡不及門戶司吾平者雖欲鷹擊毛鷲爲治了無所施靈有譏呵之及吾父兄伯叔雍容閒暇討論墳典之餘第謀爲樂良夜方永月色在戶庭薄具清宴醞有內法肴有珍羞廬兒按筆家姬度曲至夜分不寐自更多故一觸心一舉目皆非向日獨見月色宛宛如舊時誠不能釋然于懷也先生其謂斯何幸有以解我余歎曰噫處憂患者不忘亭豫之時在荒間者恒思宴樂之地此人情之大較也獨子也耶吾試與子論月夫月由死魄而至於盈苟弗繼之以虧則太盈矣太盈非

天道也由生魄而至於虧苟弗繼之以盈則太虧矣太虧非天道也盈而虧虧而盈恒相因於無窮此月理也子寧以境而二其觀哉古之至人一死生齊得喪而生物於物者有見乎此也雖然吾非其至者然亦有所授爾子不謂然秋中之夜子幸開軒待我我將爲子邀彼明明者辭而問之

馮氏義塾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蓋當攷夫家塾之制曰家有塾云者非家置塾也合二十五家爲閭閭左右有塾擇士之仕而休者爲之師以教其子弟較其規模視彼庠序雖若稍狹而其教條之施隔導輔掖

裕豐義塾記

七

之具蓋亦初不異也自夫學設于州縣而二十五家之塾缺而不修遐墟僻聚非乏俊秀去遠城邑莫知所向徒負願學之志君子病焉海鹽治之東十有八里地曰沙腰實斥鹵之處馮氏世居焉天廡中有號梅軒處士者諱某字某病其鄉間無有講學之地創爲問塾殿堂齋廡略如學校而以田一百畝入于塾擇勤敏者掌之而以其所入延士之有學者爲塾師使馮氏與其隣里之子弟入學于塾且給午餉使竟日不替于學後至元初知州事趙侯孟貫義之署爲馮氏義塾俟有成效將請于朝如書院未遑也至正初塾燬于兵其子諱某者更作之而禮殿未備會官府計田以賦而塾有田不

能獨貸其長孫椿集其諸弟議曰塾之設吾祖義事也使以塾田而充賦則塾無所入而已成之規隳矣吾其以家田所入當塾田之所輸則塾可存於是諸弟慙之而塾有教養如初椿且將與弟完塾之所未備以畢其祖之志遂以記請余歎曰嗟乎古者教人之法蓋甚備矣夫以二十五家爲塾則家無不學之人矣家無不學之人材惡乎而不成俗惡乎而不美矧夫黨庠遂序之教又益詳哉後世不知本此其不古若也固宜詎意今茲乃有倣古學制以淑其人如馮處士者乎余見多貴之家不藉以縱其豪猾則用以莊嚴二氏之室廬以觀非望之福而已遑及此哉若處士者其亦可以謂之知義者已處士既創之於前而其孫又克承之于後使不至於廢墜繼自今瀕海之上俗有慈讓之風人有士君子之行有以見義塾之化底於成矣

赤山隱居記

同邑胡宗衡氏讀書赤山之下榜其居曰赤山隱居洪武元年秋余歸自江表徵余記之余嘗觀於吾邑之山其高且大者峰連岫接磅礴宇宙如重城厚郭聯絡縣境之外而其光氣上屬層霄積翠與霽霄競爽至於麗洪內蓄或聚或散聚者龍驤散者蛇行望之膚理皆赤去縣四五里孤嶂特峙狀若版築梯級于仞赤埴墳起所謂龍驤者也是爲赤城晉孫興公嘗賦之矣由赤城

西行三十里乍斷乍續前岡後阜蜿蜒蜿蜒或起或伏所謂蛇行者也膚理明潤巖岫綺錯是爲赤山視赤城尤佳絕宗衡之居在焉宗衡之先居此久矣其尊人叔輝甫猶以奇槩未集別作穹堂峻宇以萃其勝宗衡有志於學將擇幽雅之地以務進脩爰潔茲室每晴霞燦爛衣被林木與山爭麗光彩絢耀戶牖爛如起居出入不知視居錦官城何若茲隱居之所以名也或訝之曰懷材負德之士有輕當世之志長往不返故以隱稱宗衡之尊人明經制行蹈君子之軌轍當方氏卽家開府擅爵祿人屢迫之使仕而能執志不污猶不以隱自處今其子年方強盛有志於學固將爲世用也奚取茲義

外學集卷四

尤

也耶余曰不然隱有二義彼長往而不返者固謂之隱矣而潛藏以自脩者亦有取焉何也媚學之士血氣方剛德性未定不能不奪於聲色貨利必也耳有所不聞目有所不見意慮有所不及然後氣沖而志壹以達三才之情以會萬物之理以極往古來今之故德庶乎其崇業庶乎其廣語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是也宗衡之尊人嘗受易於老師宿儒其自潔於污世非固也蓋嘗推其所學以正一鄉一鄉之人蒙惠觀其出處必有得於解之上六相時而動之義宗衡方學以濟厥美寧不取於此而彼之慕乎余世居山側與宗衡東西家耳自高曾時託姻隣之好少時尊人刻厲爲學不以余之黠

昧見輒以學事相勉麗澤之益多矣奈何余阨於貧雖欲如宗衡之隱居勢不可得未免持空疎之學出游四方初謂廣其聞見可以有成乃竟迫於糊口歲事奔走卒無成效今也雖亦藉儒之力脫於流離顛沛之地猶故吾也歸視茲山面爲發赤宗衡志篤而性敏資實勝余家有餘貲不必似余之逐逐於衣食而況上有賢父以爲模範其患無成乎宋石守道先生奉符人也讀書徂徠山中學成行尊後爲胄監直講學者不斥其姓名以山配稱之人不敢有所損益無他地以人重也余竊有志願歲月已邁而志氣昏惰無能爲役它日茲山光彩煥發若濡而深若培而厚在吾宗衡矣吾將觀其成焉

始豐集卷四

年

焉

風樹亭記

構李潘德全氏天性純篤往余嘗見之宣城貢尚書座上時德全之先君子甫歿羸形垢服泣而請銘尚書曰孝人也余謹識之今年秋余見之漱上其貌與氣視舊加充語及乞銘時事輒悲不自勝曰銘嘗刻諸先墓矣顧不肖孤之不能終養也每聞風樹而悲之因作小亭風樹之閒庶幾孝思之所存云觀其言甚戚若欲得余之記者余揆德全乞銘時以至於今蓋十閱寒暑矣而猶若初喪然噫甚矣其戚也蓋德全之先君子有才行嘗有志於用世而僅僅爲郡縣學校官又不得上壽以

歿茲德全風樹之感所以不釋子懷也歟嗚呼昔者仲由氏蓋嘗負米以養矣其後南游于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而親不在是以歎曰子欲養而親不逮樹欲靜而風不停凡爲人子而不克終養者誦而悲之不獨德全也余聞德全逮養時其親位雖不高方食代耕之祿可以自贍不資負米以給朝夕也及親既沒家居授徒取所入以自給雖三方割據足跡又未嘗出境以干時取寵而有從車之盛累茵列鼎之富以自奉也而猶若此使有是奉吾知其食將不下咽脅將不至席矣若德全者誠罕見哉吾家既貧而吾親恩逾子義每自處以薄不使有負米之勞及壯而游四方固不敢求

始豐集卷四

辛

所謂從車之盛累茵列鼎之富以侈吾親計不過謀斗升之祿以易菽水而已而命與時違親壽已高遂祿不及竟負終天之憾當風鳴樹動之時追不欲以生爲乃今見德全名亭之故寧不重爲之感乎善乎揚子雲之言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昧斯言也與其養而有待不若隨地而致其力幸而富貴可以盡其心不幸而終身貧賤亦可以釋憾此區區之心亦凡人子所當知也因著潘氏亭記而并發之

蜀山草堂記

太湖之陰川迴而野迴有清曠之適是日陽羨異時東坡先生始領第錫宴瓊林與蔣魏公接席魏公極言其

地之勝先生遂有買田築室之意崇寧初先生歸自海南因告老于朝而居陽羨酬前志也去陽羨而近有山隆然拔地而起盤亘數百畝旁無聯附號曰獨山先生愛之嘗築書堂其坳且曰吾本蜀人而茲山不宜姓獨宜去犬留蜀更姓山曰蜀云陵遷谷變其址入於金陵保寧之官寺久矣遂爲寺之別墅今敏機師以純行粹學來主保寧之席閒至茲山紺壤疏澗碧泉流動上緣丹崖白雲勃勃起自履下望見太湖黏天無壁而銅官諸山聯翩而來如列大屏以障巨浸蓋亦奇矣師因歎曰先生之所以盤桓於此而不忍去者以此也夫仍作草堂其處而師亦以先本蜀人自宋季之亂往家吳興

始豐集卷四

壬

每有所自出之想故亦姓山曰蜀而不復其舊云嗟乎師之心卽先生之心也人亦有言適異域者見似人而喜以其類也蜀在數千里外茲山雖小苟其心有所屬安知其不若岷峨太白之高大哉是宜師與先生同有此心也或曰先生家本蜀也自葬其父文安府君後出立朝以至崎嶇嶺海而歸未始一日還蜀夫寧不有鄉土之思師之先雖亦蜀人生長東南之日久且桑門是託始將盡空色相今而惓惓於所自出之地夫亦有所執著也耶余謂不然凡出家者以求道也而身也者道之所寄也安有求道而不念其身之所自出哉君子謂師爲知本矣如曰師雅嗜吟茲堂也瀟灑塵慮可厭吟

事夫豈知師者哉是爲記

管氏祠堂記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皆得立廟而祔祧之制具故能展其尊祖敬宗之誠而無違德降及後世將相大臣得立家廟而因陋就簡之日久類多得爲而不爲至於士庶人之賤勢有不得爲者則又弗暇議也先正文公先生有惕於此創爲祠堂之制使上下貴賤一皆行之而無礙其意嘉矣今其書雖存而知遵其制者亦鮮淞上管氏新作祠堂奉其祖禰神主至於祭器之屬亦莫不備歲時率子婦而下盥薦亦旣成禮矣復來請曰走也邑東之鄙人也先世家吳興四世祖實以業商至茲

始豐縣志

卷四

邑傳至於我五世矣不幸少孤刻苦自樹立經紀衣食上以事大母與母下以字弱妻與子其於追崇本始之事未之能行恒自嘆曰人本乎祖於此而不用其情其得爲人乎乃稍本據家禮作茲不腆之室以爲祠堂而吾祖之行與諱與其生卒月日亦以少孤而失諡之先生長者累年而後得始如法作主用妥子厥位此區區之心也而猶懼夫後之人弗克我承願假寵于執事者畀之以文勒置祠堂之壁詔我後之人嗟乎君子開業承世而欲傳序之遠延祚之縣亦惟迪之以禮而已祠堂之設使後人知水木之有本原禮之大端也異時淞上豪家巨室林立爭築穹堂麗館以誇奇角勝曾未有

及此者今管氏既有以迪之於前而其子長者方以勤謹持門戶次者且將以文學起家則管氏之澤亦未艾也夫焉有弗克承者哉而猶惓惓假余言以詔之者蓋憂之深思之遠不敢以皆賢必後之人也雖然彼爲穹堂麗館以誇奇角勝者且有能言之士爲之張之則余之記亦何嫌哉

始豐縣志

卷四

始豐縣志卷之四

記

枏軒記

枏軒者國子生葉賁本蕃取其上世石林先生手植之樹而名也先生世居吳門政和中始卜葬其先府君于吳興之弁山其地據風氣之會奇石如林有瑰奇絕特之狀因號石林且營別業其處顧視前坡後崦向乏嘉樹乃植桃梅李果暨凡松桂杉檜栴檀之屬其後樹日以長鬱然穹林茂壑矣先生不此忘也宦轍稍息則來處焉其子與孫承世澤之懿封植惟謹樹固無恙及乎

始豐葉卷五

運去物改詩書之脈不絕如線百餘年間向之長且茂者今或萎且仆矣山空水冷爲之後者過故邱壟不能不愴然以思國朝更化取材於學校於是賁自諸生入預胄子之列旣而有旨凡國子生高等者養其德器至于老且成他日朝廷有大論建大製作則以畀焉慮至遠也而賁首以高等選充每試藝上前輒在前列親蒙獎諭且錫予有加因自念幸遭聖明吾宗已墜之緒或能振而起之其在斯乎因取其先世所植樹名軒以志余竊聞之宋運之中微也石林先生以高明正大之學立朝其直言讜論可以格君心匡國勢故雖權姦當國亦未始不改顏待之朱轍旣南時論倚以爲重出而建

閩入而執政其豐功盛烈足以衛安社稷撫綏生民至於發揮性命道德之蘊以鼓吹羣經者又足以承往聖惠來學先生之在當世可謂大儒名臣也已音者騶孟氏之論世大約以君子之澤止於五世說者以謂其人君子也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大抵夫之所以厚君子也類如此葉氏之澤至賁僅十世又幸而值方興之運受上寵遇至和薰蒸弁山之木行且枏矣加封植焉自拱把以至百圍可計日而待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茲樹其徵也余職教杭學賁爲諸生其尊人仲芳甫隱居教授又辱與余游因爲著軒記以俟

始豐葉卷五

二

追遠亭記

蕭山湯彝旣葬其先巡檢府君於海山之原仍作亭墓旁爲祭享之所徵余記之海山在縣北三十五里而近深鬱秀拔北臨湘湖天光雲影滉漾凡席其上望見海門波濤洶湧雲霧勃鬱風帆浪舶出沒於杳渺之中而湯氏之居距山不一舍遠府君嘗登焉曰樂哉斯邱願語其子曰吾生則游於斯沒必託體魄於斯爾其識之後府君沒彝遂奉以葬而以其母附且以歲時掃墓子姓咸在不可無率誠之地以格祖考乃作茲亭余嘗攷之墓祭之禮先王非以爲非禮而禁之也蓋自天子諸侯以及大夫士莫不有廟有廟必有室故旣葬也則作

室而奉室以歸于廟歲時祀之惟庶人無廟則祭父于寢蓋室也者神明之所依祭必於廟焉者求諸陽之義也然攷之立室之制則惟天子諸侯有室而大夫士以下皆無室當其祭也惟設席以依神而已近世大儒議禮始定大夫士室蓋本之天子諸侯之制斟酌爲之以補禮之所未備如大夫士無室祭則設席依神則祭于墓亦可也蓋墓也者先人體魄之所藏也山川迴合風氣完固松柏陰鬱魂氣必來依焉人有言過邱壟則哀心生霜露之感莫此爲切肅然悽然之意豈不有見於此乎從漢以降中原大夫士之家莫不以清明上墓爲重曾不以禮無明文而廢之者此也然而墓祭之設亦何不可之有因葬之請而本諸制禮之意爲之說如此使凡孝子慈孫作墓亭以申追遠之情者有取焉若曰華其構敝其戶牖以資登高望遠之樂吾則不敢知也府君諱某元季嘗爲鄴之文亭巡檢子四長彝次某次某次某

中和室記

錢唐潘氏其先由汴徙杭自其大父父皆以醫行潘氏既世其業人有疾者咸赴潘氏請療遂以醫官名家嘗取中和二字名其藥室與之游者管某柴某爲之請記予以中和二字見於孔氏遺書者其義甚博未遑執筆已而二人請甚力予乃以前所云者詰之二人者曰非

也天地之氣中和而已中和非二物也惟中故和其蓄也中其達也和人受是氣以生一或偏滯舛戾失其中和矣失其中和則病生矣醫也者所以反其中和而合於天地之自然也潘氏之所以自見者如此予曰如子所云則醫和之告晉侯者是已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淫者中和之反也故嘗觀於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之論難反覆推明五運六氣之秘以立補瀉之法無非反其中和以合於天地之自然者而已岐黃既遠本諸五運六氣以察陰陽升降之候而定臟腑虛實之所因以合經絡之所屬而起

死回生者鮮矣求之近世則劉守真張子和張潔古李明之其人乎是數君子者相時運之盛衰因民氣之贏耗而爲之醫方金源氏之盛國富兵強其人勁悍故劉氏張氏之治法多宜及其衰也干戈相仍飢饉荐至其人疲憊故張氏李氏之治法多補數君子之術可謂能反其中和而合於天地之自然者矣言醫而不出乎此是養病也潘氏以此自見其所得必異於人矣吾非知醫者姑以所聞者論之若夫聖孫之稱中和其功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請更僕而畢其說

雲林小隱記

錢唐崔氏世居閩閩中間閩比輅人馬雜沓聲勢若雷

氣滄如霧彥暉氏有簞塵之思焉謀去此而他未遑也
彥暉之外家蓋吳興趙氏嘗往來雪上見雪上諸山于
青雲而耀白日恒欲深隱其間而未得其勝一日步自
弁山之麓夷猶澗谷之間五六里許前見大壑杉栝松
桂大木森立枝柯相樛時宿雨初霽雲氣上行木杪壑
爲晝陰彥暉躊躇不去歎曰此不足以居我耶遂締構
室廬治凡麻絲梁稻牲魚之屬以供衣食祭祀賓客暇
則取古人書閱三數行又或取斯冰篆法作螭匾書已
復山中野服逍遙乎穹林之下仰觀乎雲來也無心去
也無迹悠然若與爲忘形交者遂自號曰雲林小隱其
意以謂大隱在市朝吾以非才姑處其小者耳其地去
錢唐僅踰三舍彥暉回視不啻蓬萊之隔弱水曾不暫
往一日其友思之欲與相見貽書招之不答也其友曰
崔君誠長往耶復爲辭招之其辭曰雲林鬱蕭森有虎
畫啞人君不來兮勞我心彥暉亦不往也其友或謂之
余解之曰古之人論隱其品有三上焉者資濟世之具
自視甚高而與世柄盤靈舜名位而不屑就次焉者質
弱氣沖內審其材不足爲世用靈甘心林壑使人常高
其風至於漁名獵譽以徼利祿如漢世所謂處士純盜
虛聲唐人所謂終南捷徑少室高價者斯又下矣吾知
彥暉氏彼上焉者固其所讓而下焉者亦其所斥其所
以自處其殆吾所謂次焉者耳招之不來毋怪也於是

始豐藁卷五

五

謂者意解後余過其處因爲著雲林小隱記彥暉之上
世多隱德而趙文敏公則其外曾大父云

生意堂記

余性頗嗜適每天地閉肅隩居之日久恒憤憤不樂及
春始和則去之通衢廣陌翱翔以嬉見夫山川之間八
風不姦淑氣發舒野姿妍媚悴者以滋軋者以茁瘠者
以鳴輒心融意暢躍躍以喜私竊自謂造化者其裨續
息復之機吾雖莫能測其蘊自其著者而觀之庸非所
謂生意者乎昔人有謂眾人熙熙如登春臺蓋若是也
其後西游橋李入城門而東見有居藥之室翼然以敞
臨于中逵仰而視之兩楹之間顏曰生意余歎曰嘻世

始豐藁卷五

六

固有欲與造化爭功者乎居藥主人肅余坐而言曰子
母異也造化之功則誠大矣夫孰得而擬之其功或有
不逮輔相之職獨不在於人乎是以古之聖人懼人之
有天札也故制爲醫藥之具苟有人焉能廣其術而用
之可使生意流動充滿於天地之間斯豈非造化之一
助歟而余未之信也時天新霽道多行人抱病請診者
赴門如織居藥主人且問且切隨其證而授之劑曰爾
服是當愈爾服是當愈而其人始來也其氣奄奄其去
也其氣舒舒始來也其色幽幽其去也其色愉愉於是
和氣交暢而生意藹然而後知其命名之不誣余曰以
子之術推之致理可乎居藥主人曰吾知醫而已致理

非所知也余曰噫以子之術施之致理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得其生無歎息愁恨之聲矣居藥主人姓嚴名某字某

德慶府端溪縣新建廟學記

皇朝既一四海乃洪武二年冬制詔州縣興學且監前代虛文之弊嚴立教條限以歲月務底成效於是天下風動凡有民社之責者莫不知興學而人亦莫不知務學矣德慶之端溪縣附府爲治其地在廣東上游先是縣無學爲縣者玩歲愒日莫講弦誦不聞士率家自爲學廣東既歸職方氏始來爲縣者以爲缺典乃卽城隍廟基構屋三楹略具廟學之體六年夏知縣事秦

始豐縣志卷五

七

誠至顧瞻嘆曰此何足以奉明詔亟宜更作時縣丞江某主簿章某議以克合乃白於郡守趙公鼎建之乃斥基趾審面勢鳩工庀材屬教諭王某董其役先作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戟門直門作池形如半壁架石爲梁以達靈星門其後乃作論經之堂肄業之舍以及井甕漏澗周垣則植松柏以蔭之既成俯仰四顧錦江流其前香山倚其後蒼梧九疑諸峰亦在睂睫之外規制精壯氣象宏闊昔無今有莫不歎羨以爲助見廟學之制是役也學有舊佃若干戶訪得之獨其餘徭俾之運輸畚築故其事易集而民不勞肇工於六年秋八月某日而以明年春正月某日迄工邑人李公質今爲浙江行

省參知政事以其邑建學始末授余請記余既序其事且告之曰人莫切於務學而有民社者亦莫先於興學古之人在畎畝則學於畎畝在山林則學於山林在漁鹽版築則學於漁鹽版築固不皆待於上之人也然而天之生人不能家穰契而人游夏爲之上者必立學校以教之故自三代而降未有舍學校而爲治者此也夫學校興則民不惑於他道詩書禮樂之教可講而明道德性命之蘊可求而知而人皆可至於成德達材之地而後政可成也皇上龍興慨然欲以儒術爲治重念儒效不振干戈甫戢亟下興學之詔其慮深且遠矣廣雖曩在嶺海之表唐宋以來若張文獻公九齡余忠襄公靖

始豐縣志卷五

八

實生其地聲名文物遂與中國等聖明之見視四海猶一家爲守令者何可以遐陬商壤而鄙之哉此端溪之學所以煥然一新於今日也且異時端溪之士非有振起之者而養材積學以待用於明時如今李公者且不乏人矧今縣大夫奉宣德意而爲此振起人心之具則夫人材之盛豈不十倍前日哉筆以俟之識余言之不佞也

臨安縣新建廟學記

臨安縣新作廟學成學之耆彥陳某鄭某相與謀曰廟學之成經時五年前後合佐用心亦勤矣不可無述以示人遠時孔氏之後有寓茲邑者曰希哲以其與余善

也介之請記縣舊有學在縣之南肇建於宋咸平初寶祐中知縣王肅嘗改作之締構堅緻其後時加修葺而已至正末燬於兵燹杭屬縣既歸職方氏臨安所治地在溪山之閒內附初來爲縣者雖加意廟學而徵輸事殷未遑并力而就其作禮殿作兩廡作齋廬居師弟子以創廟學之規者知縣事袁君思謙也其作禮門作靈星門作成化堂附于齋廬以備師弟子會講之所而具廟學之體者則知縣事賈君鵬程也至於戶牖棖杗之未具棟宇榱桷之未飾階陛飭甍之未施徑術之未闢庖廐之未頓則皆縣丞聶君原爲之而廟學以成於是茲邑之廟學遂爲九邑之最矣章縫之老有扶策至門

如豐彙卷五

九

而歎者曰吾少之時嘗藏於斯修於斯矣一旦鞠爲榛莽之墟開一過之愀然不樂者竟日今也美輪美奐誠不自意其如此吾邑之令佐加惠吾人也不其厚歟時教諭高德賜適至遂來趣文登石余嘗攷之州縣有學爲師弟子講肄之地而又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此禮以義起者也蓋古者士初入學與學官四時之祭必釋菜釋奠以爲禮而其事不可濶也故有學又有廟唐以降或有廟無學非無學也喪亂之後裔遠之城未遑立學以廣教事故姑葺廟以存祀典爾近世以來遐州僻縣則未有有廟而無學者而廟學之制備矣今天子更化制詔州縣置弟子員設分科之條立成效之限以成就

人材而以州縣春秋釋奠爲近於瀆罷之有合於昔人學校之議若夫釋菜之禮弟子以事其師者自當修也歐陽子曰釋奠有樂無尸禮之略者也釋菜則併樂去之又其略者也夫造其庭讀其書誦其詩不思其所自而修敬焉禮無是也而況禮之至略者乎學校之設蓋以此也臨安令佐前規後隨於廟與學兼致其力有加弗替其知此者矣且吾聞之爲民父母而不以聖賢之道教其民是棄其民者也今其令佐作廟以存祀典作學以廣教事其納民於道也至矣爲之民者率其子弟鼓篋而來仰焉而瞻俯焉而思而不知所以自奮是棄其身者也臨安溪山明秀風氣清固其人素知詩書修禮讓固不待於余言余也職在都授之地有相規之義焉茲適記其成績故不得不申告之也邑之俊秀尙念之哉

序

聞人氏家譜序

德清聞人氏家譜一卷孝孫貞之所記錄也按譜聞人之有姓自魯之馬正始漢元成閒有名通漢者與大小戴講禮曲臺靈帝時有名襲者拜太尉用苗異免劉寵代之漢末之亂徙居吳中至晉武帝時有爲博平令者名爽以上疏切諫有聲隋末徙錢唐至吳越王時有爲新定從事者名珪累階銀青光祿大夫此其尤顯顯者

周顯德中又徙嘉興而嘉興之族在宋時類由科目起家號爲特盛而貞之族則嘉興支也自訓武府君居武康之異渚傳五世徙德清之溪上今貞實爲德清聞人氏云貞之來建業也其父慮其游宦日久授以茲譜且告之曰兵革甫定而茲譜幸存爾慎承之貞承命唯謹重加彙次謁余請序嗚呼人本乎祖祖也者氣之所從始也故記禮者曰禮不忘其所出返始之道也先王盛時宗廟有制昭穆有序冠昏喪祭有禮近而合也有敦睦之情遠而睽也無乖離之患其防範斯世之意至矣去古既遠宗廟之制廢昭穆之序紊冠昏喪祭之禮不講夫能使世之人知其身之所自出而不墮於蚩蚩之

姓豐華卷五

七

類者亦以家有譜而已而家譜之設未必人人然也何也昧者不知所以修明者知所以修之而不能保其不失近世清河元文敏公以雄文重望伏一世至欲執筆敘其傳次以推世德之源溯而上之僅四世而止自四世以上莫能詳也有遺憾焉是故譜牒不修雖有孝子慈孫欲以展追崇之敬有不可得豈不可歎也哉今觀貞之譜其遠者勿論自訓武而下以至于貞凡八世矣嗣是而書雖百世不泯可也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軀者足矣遑及其身之所自出哉此聞人氏之父子所以爲可敬也乃爲之序貞字廷幹慎敏而有學故知所重如此云

送薦平章還燕序

上之平浙西也元室大官貴人之廉於張氏者相率族見于廷上既優待授館與榮其至如歸矣且以其世元臣也秩高而年邁使佚老于此終非其意之所安迺悉遣還鄉國於是前江浙行省平章薦公實預在行六月之吉連檣接柁出秦淮而北父老百姓莫不瞻望咨嗟而頌聖德之含弘光大度越前古甚盛舉也初張氏之有浙西其於元室陽順而陰悖用其正朔以飾文移而凡廢置予奪生殺爵祿悉自己出懼其情實之露也於元官尤慎防焉凡授官于其境者則扼使弗上或調官他境而道過其地者則留而弗遣或有阿順取容而

姓豐華卷五

七

得收用之者則必易其官而官之務抑遏其志如逼殺南臺大夫而強公攝行臺事之類是已公起世胄歷華要夙著能聲其自闔而至浙皆受藩屏之寄蓋光顯矣而固抑遏之夫其抑遏之情積以十年之久及歸國朝一旦蒙恩得返鄉國去壹鬱而就欣快情之所輪殆不啻若川之決防而注于壑顧不幸歟行矣歷覽河山周游邑里其亦追念德意詠歌舞蹈以自慶也夫諸公之行上命儒臣製序以送之時一夔亦以羈旅之士預在裸將之後朝廷不棄差撰制誥文字茲又辱近臣薦俾爲序送公受命恐惶不敢以疎賤固讓謹爲之序

送貝公遠序

吾友貝公遠敦敏人也自在其鄉里時以種學績文有聲儒苑及志四方不遠千里來至京國遂被知遇俾職清閤之府以司典籍公遠官僅八品入則從宰相百官序立殿廷下與聞經國之論其出也則與博士先生稽經攷史討論性命道德之懿古今治亂之原而其學以進其識益弘以遠矣使其施於有政固若易易然也元年冬十有一月山東郡縣始歸職方氏上命廷臣亟選守令以補其處公遠以選同知沂州大夫君子以公遠起文史有民社之寄咸爲之榮而一變有爲公遠言者當更化之初善爲政者能本其土俗相其時勢之宜而作新之其效立見且吾聞之沂在魯之南風氣完厚人

始豐集卷五

其

性淳固而其地密邇孔子之里禮義之教在人心者未泯非若遐陬僻壤悍徒黠黨負其頑嚚之氣狙於偷詭而自冒刑憲者也故其人素稱易治及天下有故乃有據其地以事捍禦者務殫括財粟以供費用有司征斂弗逮乃十豕而九牧之則並緣爲奸沂在宇下始有不寧厥居者矣而其人渴治之心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以易治之民而懷渴治之心苟有賢州司字之其民之生息必若萬物之被時雨勃然起矣傳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此之謂也嗟乎儒者之效不自於天下久矣今以公遠撫茲新附之地上之人其欲坐收儒效也歟公遠勉焉可也

送劉崇明還江西展墓序

上平兩浙之歲余亦以遣至京師居無何忝蒙差撰制誥時江西之士以文學知名當世而仕於朝者若熊君伯穎劉君宗弼朱君仲雅三數人者皆不以余爲不敏而辱與游獨劉君伯序出倅徐州而未識也而君且以能詩名動諸公閒益願見而不可得會朝廷方修大禮廷臣有以君薦者起自外官入預攷訂之列既職事相聯又舍館密邇因得以遂其納交之私焉書既進擢君知州崇明而余亦以外艱歸鄉里相望始日以遠今年余以史事被徵道過浙西以病不果行有過余逆旅者言君在崇明一以公明爲治斬焉太阿出匣光彩煥發

始豐集卷五

函

不頓芒刃一時談州縣之政者必曰崇明君既自信不疑而同僚不與之協豪猾之徒尤不便其政遂相與構陷之竟坐謫籍余爲之歎惋不止自君被誣稱其冤者其民不獨崇明之民隣壤之民皆然其士不獨崇明之士隣壤之士皆然矧如余之嘗締交者哉時蓋未悉君誣之已白也余病稍瘳訪君謫居之地始知君之子靜年十三當皇上遣使巡問四方時爾匍匐走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馬前使者憐而趨之以聞于上上曰此誣也敕臺臣申勘其事具得其情於是坐誣者罪其入重典者如千人入輕典者如千人天開日明風動雷奮向之稱冤者咸共稱快以爲皇上聰明冠倫不使一士銜冤

旌聖明之朝如此則又不獨余之私快而已君事既白
廷議將改授以他官君力請于朝暫還江西展其先墓
得如所請茲將取道西上因徵言以行且曰向也恒懼
無辭以告吾祖爾幸賴聖天子以有今日可以告吾祖
爾矣吾其行旃余曰劉君今人爲官惟視權之所能勢
之所及志得意滿而止遑念無忝於其先今君必曰可
以告祖爾吾知君之所存者矣如君之爲其自外至者
已不足較矧能取知於上而自白乎行矣翦其草萊省
其隣里敬恭展道其亟還朝揚芳聲樹偉績以答主知
而祖而爾且有光榮矣

韋齋墓序

始豐集卷五

五

淵白上人以清才粹質爲方外彥而雅嗜爲詩其詩字
銀句鍊務去陳言而潔新是尙其言曰吾徒託跡空宗
與青山白雲爲友顧所踐之地幸在塵外或緣情指事
見於語言猶不免汨於俚下則亦何取其爲語言也哉
故其爲詩一字一句務道眾人之所不道一洗世俗之
習讀之而意也消夫語言精者爲文詩之於文又其精
者也故爲文必去陳言於詩尤所當務使陳言誠去則
氣自清韻自遠夫孰不爲詩而出此者鮮昔者東坡先
生守杭時過一僧舍見短句壁上愛其瀟灑出塵焉永
之久仍援筆和之尋自以爲不及詠歎而止夫先生以
天縱之才顧豈弗彼之及譬之豪徒傑侶張酒高會美

有八珍列有九鼎醉醲飽鮮不勝厭飫忽蔗漿茗汁來
至于前一啜之適不啻若玄霜紺雪之漱滌腸胃能不
爲之欣快故世有軼倫之才然至於詩或不免於貌凡
而韻俗而知自厭今上人克自濯磨斬出世俗之表良
可尙已余過秀水出其所謂韋齋墓者請評蓋上人於
古人詩獨嗜韋蘇州常字其吟室曰韋齋而并題其所
爲詩曰韋齋墓余不善評也觀其名墓可以識其趣云

陶尚書文集序

始豐集卷五

六

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德後見文章之用爲非末
技也嗚呼有志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
之下其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爲此者抑豈徒爲華哉
亦將効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
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姿性過人其
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爲文多或千
言少或百字下筆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嘗游吳楚會時
方檣乘南士懷寶弗售其爲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
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爲文多
隱約今天子削平海內思褒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
巖穴之士使至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需

時上方命儒臣纂脩元史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修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勳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調頒碑碣等製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爲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茲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茲見

始豐集卷五

七

公京師盡出其所爲文見示且微言以弁其端余遂爲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尙知余言之不誑也

鄉試程文序

皇上既平海內有詔以科目取士尋以大比之期爲稍稽滯而天下有遺材之歎復命歲一舉行甚盛典也浙省歲貢四十人洪武五年八月省臣合屬郡之士二百餘人命老於文學之士如格試之而差次其高下有司遵故事凡職掌之方選擇之法防閑惟謹既撤棘得士如額以貢初科目之行上意欲去浮華之習以收實效是以廷議稍變前代之制以趨於古是故義必以經論必以禮樂策必以時務夫義必以經則其言必務與雅

以達性命道德之原論必以禮樂則其言必務精覈以明文物度數之懿策必以時務則其言必務切實酌古今明事變以適時之宜不然玉卮無當亦奚益於用哉此國家之良法美意而凡爲士子者之所當知也既竣事有司以其程文鈐版以貽四方蓋將以上昭國家興文之盛而下以勵來者有所矜式云爾

送趙鄉貢序

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貢既撤棘一勝爛然懸于省門之上觀者榮之杭之士預貢者五人其第三人則趙惟一執中也初執中受經於郡助教何彥恭甫而何彥恭甫則授經於前鄉貢進士徐中先生授受有源委故

始豐集卷五

七

其試于有司也卒以易冠同經云執中將上春官予告之曰科目之設在隋唐者吾弗暇遠引宋以方州貢士謂之鄉貢元暨國朝以行省貢士亦通謂之鄉貢杭爲方州時貢士之額自消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貢一人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其額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七人者矣猶慮未足以盡其材也復比年一貢焉執中蓋比年所貢士也自今言之元有科目名存而實不副如以二十八人之額而欲收三十二郡之士幾何其不遺也方今天子更化鑒觀前代之失獨出

審算以爲宜近法宋首建科目以廣取士之塗詔書既下家有弦誦之聲人有青雲之志如杭之士預貢者無虛歲寧復有皓首窮經之歎者哉杭爲東南都會人物最盛隋唐以來大率以科目得之而惟宋爲最吾試枚數宋以進士起家有譽於天下後世者爲子陳之政事則有若唐肅郎簡盛度詞章則有若錢易錢藻楊蟠文學則有若沈括沈晦洪咨夔論建則有若趙汝談汝謙李宗勉是數人者或揚聲郡國或致身館殿或執政廟堂功名事業播之鄉評傳之國史昭昭在人耳目今子幸生斯世又爲此邦之士去而拜官于朝固將如昔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以揚芳邁烈媲美於前人矣豈徒要取名爵以爲鄉榮而已哉是邦人材之盛軼元而追宋於子之行卜之矣

始豐集卷五

永

送王生序

今年二月東州弟子員以陞太學而道過浙上者亡慮百數十人然皆謁余授經之堂予觀其性行與其文辭經藝皆卓然可稱道有王某者括郡諸生也其性澹其行敕其文辭經藝可稱道因自訟曰吾以庸陋職教事恒懼訓迪無效今見有如生者茲益媿爾會生徵言以行因告之曰古先哲王之欲造就人材也未始不資於學校是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與國之後選皆入學焉其學也自成童至於始仕

講明乎仁義之說服習乎禮樂之容敦行乎孝友之行始子其躬及于其家達之鄰里鄉黨名譽既著然後而薦之其始也謂之秀士爲秀士矣其後又拔其秀之尤者爲選士爲選士矣其後又拔其選之最者爲俊士爲俊士矣其後又拔其俊之特者爲進士而後官之夫積學累行也如此之勤且久而其量材授任也又如此其審而有漸則夫微倖以干祿者安所容哉此古者學校育材之良法美意而其政不修也久矣皇上定鼎江左首建國學暨南北混一又詔立郡縣學加意儒事蓋至于今而作成效已見聖慮宏遠以謂庠序之教雖至苟不老其材識恐不適用又命簡其年之長與其材行之優者登於太學此實論秀於鄉而後陞爲秀士俊士選士進士而後授之以官之意可謂盛矣生之舉於其鄉而來也等而上之隨所擇而得有不待卜而知若夫都高位食厚祿爲國宣力以揚芳邁烈吾雖老尚及見焉

始豐集卷五

平

倡酬禪偈序

偈者詩之類也佛說諸經必有重偈以申其義觀於吾書春秋列國大夫交聘中國既修詞令以達事情未復舉詩明之蓋亦此類偈或五言七言惟便於讀誦而不叶以音韻詩多四言而以音韻叶之蓋被之弦歌故也詩自漢變爲五言唐變爲七言頗嚴聲律爲釋氏者出

言成偈大略亦近於詩吾鄉佐上人字東州處靈隱禪窟還台省親有密心嚴師者爲偈一首以贈其行其言七言其句八句詩之類也依韻而繼作者又二十四人則近代詩人次韻之法也上人姿敏慧參扣直指其同袍之友慮其愛親之心不勝求道之志更相提擊勸振祖道而非世俗嘲風詠月之具故不曰詩而曰偈上人徵余題辭因筆于首簡

豫章復禪師唱道靈隱山中合儒釋以爲教從之者甚眾有墳上人者氣沖而守恬且有志於道事禪師有年將歸四明造門言別且請贈會予亦以被徵赴京師未

暇執筆又介其師之友齋禪師以爲言余謝之曰吾與
上人所趨異塗所習異業今茲之別余方違親戚去妻
子以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而上人之高蹤峻跡如孤
雲野鶴以翱翔於太虛之表其情又不同也其何以爲
上人言哉然余聞之古先哲人有深於佛者謂佛之道
與易論語合其言非欺我也上人之師旣合儒釋以爲
教是宜不以我爲異而有所請也豈余知有未深乃反
以爲異耶上人行矣四明雪竇層峰疊壁巖絕空青傳
聞異時多古佛化現上人歸臥雲壑益弘其道所造當
益深余老且病得請遂歸卽將絕濤江而東過上人之
廬而叩其所以問者

送林鳴善還台州序

吾郡林先生鳴善隱居臨海之墟縛茅爲廬藝麻與稻以供衣食暇則稽經閱史以求性命道德之原治亂興亡之迹且曰吾老矣以是終吾身今天子更化壹是以儒術爲治有旨盡徵天下士布列庶位有司奉行惟謹廣蒐博訪罔有或遺於是先生以老辭不獲乃起就道西過錢唐上謁方面重臣以行方面重臣願見先生鬚鬢皤然曰老矣宜勿遣嗟乎男子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此常典也夫身以任道故以孔子之聖志氣雖與人殊而血氣之稟則亦不能獨異方其少時夢寐欲行周公之道及其歷聘諸國不遇而歸而其言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可想而見也先生方盛強時學足以有守材足以有爲而勝國之制取人不以閥閱則以刀筆積勞彼以儒術進者猶冠之有綬履之有紉不可缺耳遂使先生之材之學浮沈閭里與編民伍不蒙一命以老雖然此必有任其咎者吾固不必論乃今遭值立賢無方之日而其旣衰者不可使之復盛以爲國宣力乃竟斂其有用之具以去亦可惜哉雖然君子之所貴固自有大於此者先生歸矣年日益益高學日益邃德日益茂如異時徐中行先生以八行著稱吾里顧不偉歟其重其輕蓋必有見於此矣余也何足以知之錢唐大夫士多羨其歸相率爲

詩以送而余以同郡爲之序

陶陽圖譜序

陶陽在合之黃巖陶氏世居焉始陶氏自閩之長溪徙東甌又徙合之黃巖至今吏部員外郎漢生氏之十一世祖諱某者當宋皇祐間仕爲都巡檢實遷陶陽故漢生爲陶陽陶氏漢生之言曰宗法不立則族聚相視有若路人吾甚傷之遂列圖于前繫譜于後以明世次名曰陶陽圖譜夫陶自受姓以來蔓延天下世非一世也族非一族也今將圖譜以昭先德迪後胤援遠以明近舉疏以見親可也不援遠以明近不舉疏以見親而曰陶陽圖譜者詳其所自出也詳其所自出則宜本之長

始豐集卷五

譜

溪遺長溪而本陶陽者崇始遷也此圖譜親親之意也予嘗攷陶氏世德之懿而想巡檢府君當宋之全盛鳴玉廟朝分符郡國非乏可爲之時顧乃位不滿其德中更十世俊彥蓋有之矣然皆以儒自守未見有名上三銓秩登百石者乃今漢生氏以清材粹學遭值聖明之朝踐歷華要譬之騏驎馳騁康莊之衢未見其止也嘗觀其遠祖靖節先生所爲命子詩歷敘虞賓以來至周司徒以及於愍侯舍丞相青長沙公侃勲德之盛而卒乃自歎瞻望弗及則靖節之所遭蓋有異於漢生者矣然則陶氏世德有豐有嗇又繫乎時之汗隆陶氏子孫循末求本尙有考於斯哉

送清源師還天界寺序

清源師泉南之秀也慕浮屠入金華山中學道於傳大士行化之地當出世矣京師之天界寺爲方今第一禪林僧伽攸聚據狴牀揮麈拂者稱人天師自非豐才碩德爲上所知識者不以授今年春全室禪師泐公以高僧召見遂有是命清源師聞而往焉全室嘉之延居第二座夏五月余至京師謁全室方丈始識清源師開窺法會之盛見其持百丈規約束大眾肅然其容秩然其儀如執法廟廷人莫敢犯及其退也開一過之則煮茗賦詩歌吟笑呼以爲樂是時全室之客老宿如朽室櫻圓徹如性原明冲默如敏機慧皆尋與余游而清源師以方

始豐集卷五

舊

盛之年清曠不羈之氣處乎其間亦一奇也昔宋在汴時相國寺實爲法窟而其傑然者則有祕演惟儼歐陽公於祕演則稱其豪曠於惟儼則稱其介特且喜其皆有文辭二人者其所造佛理雖不可得而知然亦一時方外之高士今之天界昔之相國也有如清源師者吾亦謂有演儼之風余既南還心頗念之未幾復相見錢塘握手傾寫頗洽居無幾何又踵門請曰吾將還矣白雲在空去來無迹固如是耶歸造全室爲我謝曰塵世之人追想禪悅則未始一日忘也

詹氏世譜序

今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尙書詹公出其世譜一通示

一夔曰吾家世譜蓋嘗燬于兵矣茲復手疏吾宗傳序之次以示吾子與孫子與我執筆序之余見其所疏餘支疏暢綱網聯絡秩然有條而不紊作而言曰此誠大夫君子反本崇始之具也一夔蚤嘗讀周官書見有小史之職奠世系辨昭穆以定邦國之志曰此世譜之所由起也蓋世之有氏爲族者非有譜以識其所從出與其所以分世日以遠族日以繁必至不相維繫而昭穆之辨消矣此世譜之所以不可不作也按譜公之受姓實始於楚之詹尹其後子孫遂以官爲氏涉漢歷唐代有聞人中更變故莫能考至宋有諱範與適者從蘇文忠公游其名具在家集適傳二世生武德大夫殿前統

始豐叢卷五

美

制諱青始以武弁起家扈從高宗都杭是爲公之高祖武德府君再傳而生武翼郎馬步總轄諱某以驍勇爲都統夏貴麾下將從鎮鄂州會元兵南下移守陽羅堡病作歸家第俄而宋亡宋將校多持告身換新命以仕武翼府君獨歎曰吾雖偏裨欲爲國効死而不克遂今運去物改尙藉是爲哉遂脫尺籍與編氓伍教子讀書曰安知吾子孫不有以文學興者是爲公之曾大父武翼府君生聲甫先生諱鏜聲甫先生生古寶先生諱鼎新江南平向之籍武階以進者率以新附待之遷徙挫抑不遑寧處而武翼府君之子與孫獨爲元之幸民義冠博帶徜徉士林之中可謂遺之以安者矣而皆未有

顯于時者公爲古寶先生胤子年十二三從鄉先生學有俊聲時虞文靖公之仲弟榮爲蒼梧尹見而奇之妻之以子授易於梅坡甘先生楚材學春秋於我山劉先生彭壽二先生皆當世老儒以經術名世而公天資俊爽見趣卓絕能盡造其闕奧涵揉濬發爲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愕然在勝國懷寶莫售僅爲州助教遭值更化遂以豐材碩學受知皇上日躋華要由中書博士六轉而爲吏部尙書國家用之惟恐不盡其材遂復有兼官之命十年之內非以藻鑑而甄別人倫則以文章而鋪張神藻曾不混以他職可謂榮且顯矣而武翼府君之所以望其後人者亦至是而驗矣一夔伏觀

始豐叢卷五

美

公之世譜見詹氏至公而大執譜歎曰公之先世所以貽謀者苟失其道能至是乎及從公史館預於纂修之末見公日被顧問知公陰進嘉言以福天下則公之子孫益大於後者又可知矣他日光昭家乘爲南楚世家豈不自公始乎乃不讓而序之

送朱質夫知寧遠縣序

海之南環島之州四黎人居之黎之種二依憑深山不供貢賦者謂之生黎耕牧省地知供貢賦者謂之熟黎今州縣所治者則熟黎之外地也竊聞其俗其可以州縣治者已數百年于此夷習猶未變而其知供貢賦者稍拂其意亦易以生變矧素不知供貢賦者乎嘗試思

之其人視中國言語雖不通衣服雖不同而其肢體顏面則固不異於人也彼其天性豈獨與人殊哉夷考其故良由異時朝廷視爲險遠不暇擇賢守令賢者既以險遠爲解而不憚險遠者又多挾私之人至以軍使兼之又漫不以承流宣化爲事爲之師帥如此幾何而不爲暴也尙望其能化哉天兵南下其地悉歸版圖皇上鑒觀前政之失一視同仁謂其地雖在要荒之外不可以不治治之不以他道必以儒術於是銓曹欽承上意不暇計道里之遠近險易授官如內地六七年來冠章甫被縫掖者殆徧其州縣而報政于朝者亦謂黎人之向化不獨熟黎而所謂生黎者亦皆願爲省地之氓矣

茹豐稟卷五

美

此豈不足以見儒效之白乎海昌朱質夫氏與余游有年矣端慎而有守其先君子之欲其以明經起家也作經訓堂以勵之質夫克遵先志刻意向學故祕書卿貢公泰甫以文學政事知名當世質夫實師事之學日益以高識日益以廣聲藉藉矣會有詔興學杭守辟起助教錢塘諸生未幾監察御史採訪至浙以質夫材堪守令不宜在散地遂薦于朝而有寧遠之命夫寧遠崖之屬邑崖視瓊管三州昔人有再涉鯨波之語往者尤難之質夫既拜命而言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吾嘗誦矣吾學不如古人吾志亦豈不如今人吾今幸有可行之地尙安政計夫道里之遠近險易以格吾君之德

哉朱衣象笏道過錢唐不見有難色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此王遵過九折坂所以願爲忠臣也歟質夫行矣吾知海南氣習之變自我朝始而四州之邑聲明文物之盛自寧遠始矣若夫變夷爲夏其設施次第必有其道質夫政成而還吾請問其目焉

哀頌序

嗚呼哀頌之作其始於秦人所賦黃鳥者乎魏晉而降七哀八哀之賦蓋皆權輿於此然不徒作也必其人節誼之高文學之懿政治之美有足以起人思慕之心而後作也余觀仁和之士頌其縣令於既歿之後非所謂起人思慕之心而後作者乎令吳姓平易近民以洪武

茹豐稟卷五

美

五年冬來爲仁和今年冬十月以疾卒于官仁和劇縣自辰抵酉公務蟬如吳令關決趨辦上不遺官下不疾民至於學校之務世所謂不急者尤數數然加之意故其歿也人皆思慕之而哀頌之所由以作歟嗚呼世道不古都高位食厚祿者皆足以致人之譽自予所見多在於居官之日而不在於罷官之後於此尤足以信吳令之政之善也傳曰詩可以興觀是什者其亦有感發也夫

送王孟起還栢蒼序

古者文武並用後世或釐而二之是以深衣之制可以爲文可以爲武蓋可見也漢時期門羽林皆知讀書而

博物洽聞之家亦有投筆而起立功萬里之外取封侯者曷嘗有二乎哉今都指揮使徐公鎮浙之五年令行禁止境內寧謐人吏洽和乃召武弁子弟之當世襲者教之騎射擊刺又慮羣子弟志剛而氣銳也不開之以仁義忠信之說示之以古今成敗得失之故則他日當大任必將昧於所施宜有碩儒以爲之師公雅善金華徐先生遂延致之先生問學該洽且善屬導一時鼓篋而來者殆將百人而公又以文武之事可以並用而不可以並習乃中分其日之晷而從事焉教道之行聞者莫不興起時王升孟起之尊人以千夫之眾分鎮括蒼孟起其盾子也不遠數百里聞風而來孟起雖餘願

始豐集卷五

无

碩人初見之以爲彼將家子騎馬試劍其長也操觚弄翰必弗暇及或頗泛視之及與之交其容粹然其氣溫然而見於歌詩又清婉有體裁則又皆曰此非韋布士也耶以此知天之生才不可以一道取也於是自公而下至於其師咸嘉獎之中夏之吉將還省其親別余請贈余告之曰言乎祿秩則子之所承者不薄言乎才質則子之所賦者不凡至於材與藝則子之所見者亦異於人然則子之所藉者亦以厚矣何能爲子言哉竊獨聞之皇上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之具在於時之後彥遂大興學校以振起之伏見詔條所及每不以文武殊科其意深矣今都使公之篇於獎勵蓋以皇上之心爲心

矣如孟起者其亦心都使公之心乎立身揚名孝之大者徒奉甘旨特其小者耳歸哉歸哉毋遲遲其來也

送錢主簿序

上既削平海內壹是用儒爲治乃洪武三年冬詔以科目取士如前代之制又以取士有定額試子春官而或下第非其才之不逮是額溢也官之如得第且又驗其身言有入優等出身至或在正奏名上甚盛典也於是越士錢尙綱允裳氏以會試下第得調杭之新城簿允裳裔出武穆王鏐今國子先生子甫之家嗣也姿敦茂克廉慎自持而其文辭經藝又精敏過人其來新城縣當杭睦之交頃歲戰爭爲咽喉地民之存者無幾允

始豐集卷五

序

裳與其縣之長披草萊剪荆棘以立治所招其遺民而撫字之雖徵輸有嚴曾不示苛以搖其生民皆德之聞趨事會府裳冠束帶立於太守之庭氣容恂恂若不能言或頗以尊常儒生易之及其承約束而退量事之輕重緩急如期而集則又莫不交口稱譽斯亦難矣自允裳而觀使例以下第之士棄之顧不遺才也耶余嘗怪異時三歲大比所在有司合千數百人試於其鄉百一爲收而貢之春官其額不過三百人又取其一而遺其二而後進之天子謂之廷試其得賜官而去者僅百人而止以四海之廣而取士止於百人士焉由進竊慮當時有才之士如吾允裳者固亦不乏欲承一命之寵稍

試以自見譬猶仰而望天何階可升徒守遺經至于皓首而已以此而論士之生世未嘗不可用也惟患時不偶爾然則允裳其遇時者歟雖然大雅之詩曰芄芾櫟樸薪之櫟之序者以爲能官人也夫櫟樸非巨材也棄之奚損於治而大雅之君子不遺之者誠以天下之材鉅細長短各適其用而治道由茲而成也如允裳者其得遇於斯世抑不謂之至幸也哉會允裳以滿將改調其邑之文學掾請余言以贈其行余疏陋無以爲贈也謹告之曰投檄選部退拜而翁于辟雍之館晨昏有暇考論道德之懿經制之術增益其所未至再命于朝揚芳適烈當不止於佐縣時是吾黨之望也其勉之哉

如豐集卷五

聖

送趙貴伯歸省序

同郡趙貴伯直諒人也自其先以貴胤別居於台遺澤之所濡代以簪纓顯貴伯承世德之懿肆志於學所致力者非獨辭翰而已至於他藝有切於士夫之用者亦習而精之嘗以材辟掌吏牘于天官之府實司四方文學之選洪武五年夏予以貢詣曹始與貴伯相識貴伯篤鄉黨之好每詣曹謁見情誼翕翕熱也暨予捧檄而還貴伯笑謂予曰吾幸已及考不久請開歸省取道錢塘必與子握手西湖之上如期候之不至明年秋八月予以史事被召至則首問貴伯已調官蜀南去矣然後知貴伯之不果於請者迫於之官故也今年春正月予

方危坐冷署有客踵門大帽長裾癯然其形蒼然其色疾呼而進亟起而迎之則貴伯也拜揖問安否已始悉貴伯以蜀省之命奉表入賀正旦大禮慶成得請而來也於是而貴伯省親之志遂矣予聞之士之事親立身揚名爲上飲食衣服之奉次之古之人有子在親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者予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者是故孝子貴乎養志使貴伯向也得請未釋褐也吾慮不足以及悅而親今爲日雖久已幸一命于朝束帶執簡趨階後先顧不足悅而親乎然則貴伯之請非有待也蓋若有待焉爾國家方以孝理天下故不以貴伯在官爲難而如其請是不欲以公義廢私恩也貴伯歸拜而親其尙勿以區區飲食衣服之奉爲孝亟治裝西上鞠躬盡瘁揚芳邁傳奏最于朝調官便近母夫人尙康健板輿迎養以樂其志刻日可待萬里之行不足惜也

如豐集卷五

聖

送朱彥昭北游序

栢蒼朱彥昭警敏有奇氣斂藏書冊順浙河而下訪予吳山之陽揖而言曰昭東鄙之人也蚤有志四方今者買舟北郭之外將過吳門渡大江沂淮泗而上抵于大梁之墟然後折旋而東至於鄒魯而後歸古之人有遠役者必請贈先生靈無一言半辭爲我贈乎予語彥昭曩者天下用兵疆場彼此跬步阻絕有志之士顧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今天下一國四海一家願游之士苟持

尺寸之繻雖北之燕南道越誰復何問子當英妙之年
值太平之日其游也維其時矣雖然竊有告焉子出吳
門登姑蘇之臺而眺全吳泰伯之遺風泯矣若闔閭之
伯業不足弔也渡大江而觀波濤之洶湧中原既清祖
豫州擊楫之志亦何足壯抵大梁入自東門問魏公子
侯生執御之事而想其下士之意真足以得人之死力
自今觀之蓋戰國相傾之習君子亦奚取焉若夫鄒魯
蓋聖人之邦也入其境見泰山之高曰吾聖人蓋嘗登
焉見泗水之流曰吾聖人蓋嘗濟焉入其里見林木之
茂廟貌之尊曰吾聖人之神明蓋於此乎出入焉請于
祠官攝衣而進拜于履前仰瞻德容之盛吾知子之心
若憤而起若悱而發矣凡人在遐陬僻壤誦其詩讀其
書且猶想像而興起而況於親造其地而揖其風聲氣
澤也耶今子之游必至於鄒魯而返蓋必有見於此矣
予安用瀆告爲哉因念少嘗北游及還取道魯橋而南
瞻望聖人之居不遠二百里以有內艱不果往然猶自
慰後至未晚也未幾而兵事作矣今雖可游而年已衰
邁不能以筋力爲禮而子請贈以行吾寧不爲之悵惋
他日子歸過錢唐凡涉歷之次第見聞之始末試爲我
陳之

陳氏世譜序

按陳本媯姓有國在太皞之墟宛邱之側其地近楚遂

爲楚所并其國降滅子孫因以國氏至漢有爲太邱長
者以有德聞其子元方季方有難兄難弟之目故凡氏
陳者多祖太邱五代之際有諱環者自娶之東陽徙台
之松里是爲松里陳氏而松里陳氏以詩書起家其登
涖祐丁未進士第者諱元龍由鄱陽尉仕至撫州簽判
其登咸淳乙丑進士第者諱蒙由宣國推官擢爲國子
錄至元大德間又有以雄才碩學受知世祖者諱孚由
國史院編脩超授禮部郎中奉使安南有功出佐列郡
入直翰林則尤陳氏之傑然者其他領鄉書升舍選第
奉常補文學掌故者亦累累有焉而松里之陳氏蔚爲
台之望族矣陳氏之良有名易字永年者嘗用儒飾吏
爲州縣六曹長鄉稱老成洪武初元其子譽仕浙遂來
就養會有詔定戶版因占籍錢唐永年慮傳序寢遠而
後之人或不知其所自出也乃本其傳序之次用世經
人緯之例著爲家譜以遺後之人以一襲有里閭之好
請題辭譜端嗚呼古無譜牒而嚴大宗小宗之法自宗
法不修而尙門地於是而譜牒之學興蓋譜牒之設以
待夫爲之後者曰是爲本之所自出吾則思所以崇本
反始以存尊尊之誼曰是爲支之所由分吾則思所以
別生分類以立親親之道於是而先王敘倫理篤恩義
之意勿論親疎遠近昭然可見惡有視同姓若路人者
哉永年亟著茲譜可謂知務者矣傳曰智者無不知也

當務之爲急永年有焉

送廖思誠知安肅縣序

自夫學校之興郡縣弟子員所在林立其開超等之材固亦甚多然求其樸且愿者則亦鮮見也余職教杭郡會弟子員缺取之有司得今知安肅縣廖生思誠生以弟子禮來見其質溫其言確其升降進退不躁率既就學習爲辭章經藝亦循序而進不務躐等以取近效蓋所謂樸且愿者也九年冬貢于太學爲博士弟子居無何有旨命集事四方如古行人之職或謂思誠非敏於事者是行也恐非所堪生聞之曰盡吾力之所能爲而爲之而已亦安敢不敏故每承命以出輒躬躬瘁力營

外臺集卷五

妻

畫趨辦無纖毫詭遇意以求速成而其所集事無弗集者既而稱思誠者藉藉此足以明樸且愿者之有爲也余久不見生今年秋九月坐論堂上生冠帶濟濟趨前再拜謝曰某嘗受教今蒙恩宰保定之安肅矣茲將上官願先生更益一言之教以往余謂生服勤王事者有年未嘗有缺失可謂難能矣然不過行人之職今也拔自布衣授以七品之秩付以百里之地緋衣象簡臨乎吏民之上爲一邑長若可以誇於人然猶不自足而請教焉此其志殆非安於小成者也且吾聞之治民之道無他在乎因其俗而導之爾安肅在易水上其地風氣剛勁其人質樸而勤事質樸則易教勤事則易使以不

自足之心而長易教易使之民安肅之政其有不成者乎昔者孔子之門有子張焉其人務外至其問政孔子告之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說者曰無倦則始終如一以忠則表裏如一生非學子張者吾觀其平日所爲已若能用功於所謂忠者矣今爲安肅無他言也惟益慎如集事時而已他日報政必以最聞屬生請教謹以是爲規

外臺集卷五

妻

婦豐蕙卷之五

始豐葉卷之六

後葉上

徐一夔大章著

題跋

題宋賢墨蹟

右宋人墨蹟一卷枯蒼吳宗愈之所藏也按而視之名相如虞雍公張魏公周益公道學如陸子壽文藝如辟道祖張溫夫具在道祖溫夫以善書名世其波磔之工固不待論雍公魏公益公負經濟之術子壽兄弟窮性命之原其於字畫未必屑屑求工者今觀所書皆端穩深潤有法度臨學之士或有所未及乃知有德有言者於區區字畫亦不苟若是兵革之後舊物不多見宗愈以古人墨蹟而知寶藏之可尙也哉

題王伯昌頌赦崇明詩後

山東王君伯昌蚤以學行著稱及歸今朝擢爲考功郎胥祇行宣赦崇明賦近體一首屬和者自州尹劉君伯序而下凡若干人古者大夫交政諸侯有宴饗之設賓主獻酬則舉詩以明志故必習詩者乃堪使職君爲朝臣頒恩下土乃自爲詩以宣皇風暢德意新民之視聽職也而其守臣暨凡庶士又聯音繼響以答其意顧不美歟今君爲世海鹽出以見示余善其得使職也識于左方

跋臨海張氏家譜

臨海張景素華年有才學值大朝蒐羅材俊雖寸長弗棄景素遂以選爲引進使暇日持其從祖父子通先生所著家譜一通示余且請論著去家譜之設以明世次也昔之爲譜者有用漢年表法者有用禮大宗小宗法者雖其爲例不同而同於明世次也余觀張氏始宋迄元余既得以考其先德之懿復執譜歎曰張氏在宋如諱亢者以鄭延鈴轄從范文正公收麟府之績如諱爽者以龍圖學士從文潞公預耆英之會又若諱挺者當靖康之亂從參政謝克家與金人戰江上以死節聞其他用進士起家紆青曳紫者亦累累而有可謂盛矣暨至於元求其能自見者殊寥寥然抑豈張氏豐於前而

跋廬陵段母墓誌銘後

廬陵段鼎翁篤厚人也取道錢唐而還謁余學館出學士宋公所著其母夫人墓銘見示且曰向在京師蒙公銘吾母且語鼎曰子過錢唐有徐大章者吾友也可與言文事其以吾所著銘示之吾用爲先容以求見余受

而誦之至再以謂凡銘以發潛德欲其傳也學士之文在穹壤間其必傳也無疑亦夫人之行有以起之也何也學士之言曰夫人有二子長已出次他出夫人撫育如一體人兒二子綵衣雙舞夫人之側不知其爲異母子嗚呼可謂善述人之行者矣大凡女婦類多鍾愛已子於他母所出或奴視之史冊所載如晉王休徵母者固亦多矣段母獨能均愛爲眾女婦之所不能爲詎非懿行也哉此學士所以特筆書之以勸天下之爲人母者也吾聞父母歿而不求名人銘是謂不孝鼎翁其可免矣若以余爲可言文事而使之言則恐失之

題趙文敏公所書龍門三自省偈

姑蘇葉卷六

三

隋僧智永字畫精妙嘗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於江東諸寺其意蓋爲學書者設耳近世吳興趙公亦以字畫名世其寫龍門三自省偈自謂無慮數十百本且曰願一切見聞悉皆成佛此豈專爲學書者設耶二公一儒一墨所見不同如此必有能辨之者

跋危內翰所撰炬法師塔銘後

寶石山菴師以臨川危公所撰炬法師塔銘裝潢成卷持以示余曰此危公垂歿之筆也其文總若干字而點竄又計若干字字大如蠅頭而兼用行草其孤从識其後曰此文洪武五年正月十日先君子所作是月廿又五日以疾終今以此文寄其徒秋巖昆仲用見先君子

之意於今爲安慶府教授秋巖則菴師字也予以此本乃公未脫菴之文行草兼用且加點竄讀者難認取今天界寺住持泐公所爲行狀正其差訛命諸生方質錄于菴本之後以便讀者且屬菴師請善書者登其文于石而以菴本留于山中使後人見公當垂歿之際其文與字畫不苟如此公以文章翰墨名世著作既高而楷行草三體並臻于妙凡世臣大家釋老寺觀穹碑短碣多出公手至于題方商壘得其片言隻字莫不寶以爲玩當時號稱辭翰兩絕公凡爲文既脫菴類皆楷書登石此文如其孫所誌去捐館之日十又五日爾蓋以病僅克屬菴不及別書也因識於卷末以歸菴師八年十月

姑蘇葉卷六

四

月

跋進馬圖

有進馬圖一人戴皮冠冠上懸赤丸一大如菽冠簷則緣文貝爲飾穿窄袖袍袍用文綺爲之縷金緣襴著烏皮靴靴樣尖而直製若一字北向拱手立容甚恭肅蓋主進馬者一人拱手立干其後容亦恭肅袍靴同而冠不懸丸不緣貝必其從者也一人童顏辮髮而不加冠牽一馬而前其馬毛色皆黑白頸至膊墨濬深潤如玄雲蒸雨獨鼻梁隆起而白狀若玉隴蓋白鼻駒也一人亦不冠童顏椎結而鼻加高牽一馬隨之其馬昂首長鳴欲追前馬馬滿身皆旋紋如用縹緗錢勻敷可以枚

數而貫蓋連錢馳也一人大略如前牽一馬出于其後馬耳若批竹尾若擁簪兩蹶擊空而出欲迫前馬牽者死輓之而力不能制而有努力容而馬之背則微赤自腹以下皆淺白色蓋赭白馬也相馬法曰彤白雜毛曰駁即赭白也此三馬者神駿之氣有一空凡馬之意余締玩久之目眩神悸如見所謂天廐真龍者杭人有沈積中氏家藏此圖暇日持以示余其籤題曰進馬圖余聞古之賢君有獻千里馬者卻之不知此圖模何代所進馬意其流傳人間亦不過好大喜功之具獨羨畫師運思之精寫人物如生亦一奇也爲誌于左方

書

始豐集卷六

五

與王待制書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解后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閒闊外執事以使者僮僕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溼腳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疴旋聞文佩至京權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歡豔歡豔今上甫革元命卽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

人來自京師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宣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當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爲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爲創纂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論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諸政令則三省必錄如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興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不免訛

始豐集卷六

大

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厯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掣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厯慎重如此日厈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略不置日厈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尙幸天厈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

始豐集卷六

七

止於天厈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生

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表

代杭州衛徐都指揮使謝賜公田米表

臣某欽奉八月二十二日聖旨增賜臣公田米若干石臣某謹奉表稱謝者臣伏以恩數稠疊寵命焜煌揆分則滿盈顧已則踴躍臣某誠惶誠懼頓首稽首臣念自童年遭逢聖主遂荷撫育至於成人忝備使令列于侍衛驟膺方面之寄未有毫髮之功厚之以常祿之頒益之以公田之賜既榮且富雖喜實驚心每悚於素餐恩復出於異數縱竭鵠力難報主知茲蓋伏遇陛下量包八紘如天地之蓋載澤及萬物如雨露之生成有若單微亦勞眷注臣惟當愈加恪慎勉務公勤庶殫螻蟻之忱少効涓埃之補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兩浙李運使謝恩表

臣某欽奉聖旨除臣兩浙轉運鹽使司使臣某謹奉表稱謝者臣伏以聖恩下被寵耀有加拜命若驚臨職愈懼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自揆疎賤幸遭聖明賞忝備於使令遂蒙任以轉運自淮遷浙已經五載之餘由初及今未有一絲之補常懷兢惕每賜優容詎意垂老之年超授三品之秩寵之已至分則實踰茲蓋伏遇

陛下量包八紘若海涵而春育澤及萬物如天施而地
生均囿大造之中獨荷曲成之賜臣惟當堅持晚節恪
謹官箴式殫方寸之忱少効涓塵之報無任感恩戀闕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祝文

初至杭學謁先聖祝文

維洪武五年歲次壬子九月乙亥朔越二十八日壬寅
試職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敬告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一夔年逾五十於道未聞更化云初幸興學校叨典教
事爲國育材牖導之方未獲其要尙資神化相于有成
再至杭學謁先聖祝文

卷六

九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正月丁卯朔越二十有一日丁
亥實授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敬昭告于大成至聖文
宣王一夔忝領茲學月僅及朞召命有臨俾預史事遠
遠聖範有惕于衷竣事而還是用盥薦神其陰隲底于
有終

祭文

祭馬生公著文

維洪武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某朔又某日老友徐一夔
謹以清酌之奠祭子公著茂才之靈曰惟子蚤歲質茂
氣昌而父詔子延我錢唐開館處我三閩秋霜時方多
難兵勦宇疆幸安于隅式遂向方子之自勵如淬而剛

其精于業日就月將克副父志允惟其良後余別去游
秀之庠于有家儼荐至披猖念子于學若禽就荒閒一
相過視我篇章詞旨粲然有加于常知子之志不懈益
強假以歲月其進曷量太兵之歲我欲子旁庶幾相依
以兒厥殃道既阻矣遂缺所望竟蒙網羅迫起倉皇我
來別子子居甫康欲解我憂酌以酒漿言餞于滸子是
參商我至于京給事文坊傳言海隅有肆于任意子之
家避必以航是年之冬東人來王有自越者及于甚詳
云子客死虞江之陽其時聞之驚我中腸出哭長干有
悲未嘗去年之春我罹父喪懇懇上請許還奉喪去也
爾匍返也助勸薄言往奠蹉跎未遑友教之誼豈其或
忘茲聞卽幽始來執觴嚙孰不死于獨可傷妻子在室
父母在堂向也聚哭今也異方豈時適然抑數之當矢
辭及此重爲涕涕

祭伍子胥文 代浙省官作

惟神昔在于吳以忠而隕廟食茲山用昭素憤神氣不
磨護潮出沒白馬素車尙見彷彿惟皇御宇有嘉其忠
申敕守吏歲祀是崇潔茲牲醪薦于神所庶其來歆永
奠江滸

傳

洛下遺民傳

余游虎林蓋嘗登於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迥

台城郭宏固邑屋鱗次歎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自罹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夫豈無瓌偉不羣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銜者安得見之以寫我憂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黃絲紉齊曳地目矐子炯然風約疎髯洒洒可數行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溷余甚異之而未敢即也從其所之前遇高邱輒躡屨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邱兮面彼圻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測其微矣彼倫以胥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爲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

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爲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君蓋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奇勳名恒自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自棄爾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歎曰噫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傳說之於高宗諸葛孔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

俗醫僥倖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閒人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贊幣詣先生門下求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卽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燦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日虎林地大人眾易以浮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可污未幾今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輟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

方自詫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時讀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爲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澤氏當亂世在眾人中而不同於眾人卒能自全其道嗟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野人計姓子常字系出越大夫然然仕越稱材大夫嘗登封禺山籌其國事至今人號其山計籌越既滅子孫散處浙河東西故今浙河東西凡計姓者皆其後也野人姿樸茂稍涉獵傳記嘗從州祭酒司俎豆事又從州大夫治簿書事頗見謂材敏遭時多故去居禦兒溪之陽不巾不襪作野人狀與農夫田父雜處居久之農夫田父見其無他技能聲勢私竊議之曰彼夫也儒生耶其言不文文法吏耶其行不刻農夫田父耶其生產作業又不我若果何人斯自是甚易之語言稍忤至或唾之詈之野人皆直受之不報有與野人厚者反不能平謂野人曰若瘖耶胡不與辨野人曰吾固欲逃名而未

知書素卷六

七

能者也何辨之有其不與物競類如此人皆稱之曰無辨野人遂用以自號云

贊曰昔者文中子教授河汾之間弟子有問止謗者文中子曰無辨蓋辨之文言在兩辛之間兩罪相訟也故辨則謗增不辨則謗息止沸以水之法爾斯人也淵迹田里自同於野人是不欲以皎皎之名聞於人者願肯效市井之人較是非黑白於口舌之末以爲能哉吾以其人得處屯之道著之于篇

周處士小傳

處士諱德驥字仲良姓周氏其先汴人四世祖詢從高宗南渡僑居杭之新城其後遂占籍焉處士性至孝其

父蚤世事母備至起居飲食惟母意是適無纖毫忤依戀其母側若嬰兒然候母所常止處輒取書從傍讀少出而返母或不在常所則額爲之蹙必見乃喜家貧試吏他郡資其祿以養母俄病不樂在他郡時方尚吏公府掌文牘者權倖上官非有勢力援引不可致處士無所顧惜輒謝去奉其母還鄉里母病稍劇彷徨營救弗效夜輒向天而禱願減己壽以益母壽一夕見有神人手執蓮花告之曰不必爾也爾誦法華經六十部則爾母差矣法華經佛書也處士躍然以喜曰吾母生矣用神言持誦惟謹至正之季張氏據姑蘇擅爵祿之柄能富貴人或勸之仕處士斥之曰予不知我耶吾豈受僞

知書素卷六

七

署者乃去隱桐廬山谷中卒至不污其歿也大夫君子或誄之曰孝以事親廉以律己哀哉若人爲世之軌處士有子昉亦以行誼稱云

贊曰仲尼之門言孝莫如閔損氏及季氏使之仕則謝絕其使至欲去之汶上詎非孝者百行之祖不肯爲非義事以累之歟處士能孝而又不仕于張氏叔季之世有若而人可尙也哉可尙也哉

墓誌

王自牧墓誌銘

錢唐有卓行之士曰王君自牧以洪武八年十有二月甲午卒于家年五十有七君凡三娶皆無子養他姓子

爲子年甫八歲家既素貧其卒也弱妻稚子茫然無所措其友相與鳩財治其喪事將以是月某日奉其柩葬于錢唐縣南山石屋塢先塋之次既又相與謀曰王君文學行誼不媿古人盍圖其所以不朽者乃使其弟子金冕具狀攜其孤曰順孫者拜而請銘順孫卽所後八歲兒也予不得辭則敘而銘之君諱謙自收其字也世爲錢唐人祖諱某父諱某皆潛德弗耀君氣夷貌莊方齟齬若老成人長從鄉先生學先生見其沈潛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有過人者父母沒服喪以禮歲時思慕哭必盡哀有女兄以篤疾弗嫁自初至終奉之如母無厭倦居必擇交客有弗當其意者來謁相對移時不接

始豐集卷六

五

一語客亦自引去曰吾不可以涸先生長者其居在園闌中左右皆華棖麗宇若聯貝錦而君環堵蕭然圖史外衿佩三數人執經授讀而已意泊如也其爲文務自已出雖一言一字不肯作世俗語用意精切如飲酒之必去糟而取醕食肉之必去皮而取膾蓋勤且勞矣人或議其戾契君曰文以古爲名法當然爾素恬淡不樂榮進今天子更化詔求前代遺逸布列庶位有司首以君薦至則授中書刑部主事尋有旨廷儒臣有不堪事者聽免去君顧所居官曰此豈吾所堪耶卽日上章引退既免歸鄉里愈益不妄交人雖其鄉校章甫縫掖之所聚亦不屑一過他可知已惟日務記覽以資著述

曰吾不以此顯於今必以此裕於後其自信類如此平生所爲文並詩既自類爲家集然亦好道家長生久視之說又自號曰壺父著壺父書一卷其說幽深玄遠人莫能曉也君風裁孤峻立志不同於俗可謂卓行之士也已宜爲銘銘曰

凡世論士好同棄異士誠有見竄爲眾棄斂華就實古人是企匪曰自異乃見之至苟孚於人孰不我媚豈必有子乃克襄事猗嗟若人歿也罔媿

元故處士應君墓誌銘

處士諱口字君玉姓應氏其先本周封國武之穆有邢晉應韓是也後世子孫遂以國爲氏漢魏之間汝南有

始豐集卷六

其

司隸校尉奉泰山太守劭五官中郎將文學掾瑒父子相繼而顯處士系出汝南唐末有爲處州刺史諱世基者遭五季之亂畱家弗還後徙越之諸暨卜居其邑槃浦之三山因占籍焉宋咸平中有爲工部侍郎者諱奎則處士之十世祖也奎生鎬又爲兵部尙書父子二人相繼仕于朝又且有德于其鄉鄉之人至今祠之此則始遷諸暨而顯者曾大父某大父成之皆隱德弗耀父桂習武舉未釋褐德祐之世從都巡檢使張鎮起兵勤王運去物改無仕進意徙居南安里事生產作業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處士性至孝武舉君歿事其母備至先意承顏惟恐不得其懽心宗族鄉黨稱之平

居面貌嚴峭及應事接物則煦然春溫人有不善必掄揚善者以媿之里有忿爭不得處士一言以爲平則不肯息初處士之大父旣沒家頗落武舉君以力勤起之至處士益以裕大德丁未之歲浙東大祲鄉里飢民稍聚爲盜則與其兄謀曰歲事如此吾何可獨飽乃出粟賑之使還爲民其不從者則捕送于官以是人皆稱爲應長者家多藏書然亦靡弗記覽嘗曰人當知本繡辭繪句無益也獨取神農氏以來種藝之說輯而爲書名曰農圃須知其言曰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此足以詒吾子孫故其平日緣情指事發爲詩歌甚多皆不存藻晚尤嗜靜願舊所居近鷺旁近有地曰馮塢石屏龍窩諸

峰環拱左右林壑尤美乃別加卜築以家事付其子而日從賓友山冠野服徜徉其間以爲樂金華黃文獻公仕中朝日還往必過其家嘗從容語處士曰吾觀子材識兼茂胡爲而不仕笑指諸峰謝曰走山野人也且此諸峰白雲不吾相棄何以仕爲更自號曰雲林居士後公謝事而歸得端本堂所書務本二字適處士所築堂成探囊授之曰以名君堂爲宜且用以廣敬處士再拜受而揭之曰是足以明吾志年八十二而卒其生之年則前至元甲申之正月四日而卒之歲則至正乙巳之九月十有七日也其配同里孟氏有婦德先處士四年卒初處士之上世並葬三山至武舉君始葬馮塢處

士臨終語其子曰其以我與爾母之體魄祔葬馮塢先塋之次其孤遵治命以處士歿之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奉處士與其配之柩合葬焉子男二長曰某先處士口年卒次日誠女一適孟某孫男四曾孫男十於是處士沒十有五年矣其孤誠躋門持其里人前隰州知州吳從周所爲狀泣而請銘曰惟是先人之材之行所以弗昭于今弗耀于後者不肖孤之罪也惟先生哀而賜之銘余旣本其狀敘其世系行實系之以銘銘曰行修于其家誼敷于其鄉而謀足以詒其孫子田廬以逍遙雲山以徜徉又何必慕乎祿仕馮塢之原佳城奠只旣固且利以永厥世

耕樂處士墓誌銘

耕樂處士以洪武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孫公振卜以其年十有二月十六日葬于其鄉荀山之原而持里人趙拙生所爲行狀謁余請誌其墓且曰公振不幸先人之棄公振也公振纔三歲賴大父教育以克成人罔極之恩蔑知攸報今也大父以高壽終深懼不能奉大事重惟先大父之潛德素行所以積于躬而孚於人者具見于狀惟先生畀之銘使吾大父雖沒猶存則先生之賜也苟如所請則不肖孤所以奉大事者庶幾一得而亦可以慰吾先人於地下焉予以其言之足矜也乃按狀而爲之序序曰處士姓許氏諱文泰字泰之世居

錢塘之靈芝鄉處士本唐忠臣睢陽刺史遠之裔譜牒散軼莫能考其傳序曾祖諱開祖諱大有考諱永茂母全氏幼精敏不類鄉里兒其母賢而知教曰此兒佳然不可不令讀書讀書則知古今識道理可以守身持家乃遣入城府從明師學久之頗通經書大義一日告其母曰古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吾固農家者流久親方冊而不事畎畝恐墮家業其母從之乃歸治農事雖霑手塗足不自厭苦稍暇讀書益力其母喜曰兒必昌吾家第吾居隘且土田薄不足以發旁近宦塘褚壩之閒稍饒沃當徙居之既徙處士愈益治農暇且讀書如初居數歲家日以裕俄喪亂作寇盜日肆焚掠處士挈

始豐集卷六

九

家避去又連喪其丈夫子顛沛流離惟務教育其孫其孫卽公振也王師旣平浙歸理舊田廬向之華堂窳宇腴區輿壤莽然皆蒿萊瓦礫日夜墜關締構斲以復其初會朝廷有令俾編戶民糧多者督糧少者入官號曰糧長時處士有目眚適以屬之公振且暮告戒公振曰國家以糧事屬之吾民責匪輕也惟公勤乃克有濟否則不免譴呵言甚懇切公振承命惟謹其治糧事細民德之上官稱焉皆處士之訓也屬歲大歉歎曰吾鄉細民素無蓄積吾力又不足以振之勢必至於流亡流亡則土地荒蕪後此糧將安出遂以積憂成疾而歿於是處士年八十有四矣上邇其生之歲月則元至元三十

一年甲午十二月十日也娶丁氏繼金氏鄉氏皆先處士卒子男三人長曰昂嘗學明經舉進士次曰昇曰暉昂娶郎氏昇娶鄒氏暉未娶皆先處士卒女三人長適郎嗣次適聞思忠次適馬銘孫男一人公振也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二人皆幼處士與人言未嘗陽諾而陰違見人之急推財救之無吝色親戚隣里或以非義致爭奮然以義折之無不服者人固曰彼讀書其言當然雅好交結湖海名勝前進士如會稽楊維禎廉夫吳興宇文公諒子貞柳州陸景隆德陽立儒如張貞居杜丹邱名僧如俊用章渭清遠皆與之交荷一臨之款洽連日夜劇談賦詩以爲樂其爲學不止於儒凡道書釋典醫

始豐集卷六

十

方星術以至虞初稗官之說莫不記覽且究極其底蘊博聞之家或自以爲不能過其學一見于詩其詩亡慮數百首辭高而趣遠多名勝倡和之什號耕樂軒藁翰苑名流爲之論著甚備初處士盛壯時當路有知之者力挽之仕謝曰家本農也且生長田里以耕爲樂無他慕也因自號曰耕樂處士人亦以是稱之云嗟乎井田之制行天下無二民也士農一爾彼大司徒以鄉三物爲教而實興之者卽此民也非出於井民之外也自夫秦廢其制而天下之民乃始有二農以力田爲裕生之本而或誚士士以讀書爲佐治之具而或鄙農於是先王化民成俗之意不可得而復見矣今處士生於千數

百載之下若欲合所謂士農而一之者斯不亦可尙也哉迺爲之銘銘曰

繇周以降士農異軌詎意叔世有處士氏曰耕與學並事厥事卽野就史君子之跋荀山之陽其原若砥雖曰無子有孫克嗣卜藏於斯既固且利一鄉之表眾人視

崔母趙夫人墓誌銘

錢唐崔晟之母曰趙夫人諱淑端是爲宋宗室秀安僖王之弟元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諱與昔之曾孫女翰林學士承旨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魏國公諱孟頫諡文敏之孫女奉議大夫同

始豐集卷六

圭

知湖州路總管府事諱雍之女而處士諱復之妻諱謙遠之冢婦諱晉之孫婦也崔氏世有雅德文敏公與處士之大父敦世契之好每自吳興里第抵錢唐必舍崔氏當夫人與處士在姪時公與處士之大父約曰使崔氏而女趙氏而男也以婦吾家趙氏而女崔氏而男也以婦崔氏庶吾二姓之好有永弗替已而夫人生實延祐五年戊午十月乙卯也後二十四日爲十有一月丁丑而處士生文敏公薨夫人稍長崔氏以成言來請婚奉議公遵遺命遂以夫人歸焉夫人既歸崔氏事舅姑無違禮處妯娌間未嘗有忤色御僮婢有恩意宗族以爲賢寇自姑蘇陷錢唐之歲處士遇害夫人穢去簪珥

鮮麗之飾撫其遺孤慟曰不此御矣未幾寇兵又至比

隣皆挈家貲以避夫人獨奉其舅姑與夫之神主遺像以出家貲不暇顧也夫人性貞慧在父母家女紅之暇喜觀書史遇有涉於女事者輒記注以自箴故其爲婦爲母克盡其道洪武六年癸丑十月十又四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距處士死之歲則十又八年矣孀居如一日子男二長眞孫早亡次卽晟也娶龔氏女三永貞適劉口泳永靜適陸文慶永寧適沈璫處士之死也晟尙幼夫人葬之於錢唐縣履泰鄉積慶山先塋之次夫人之歿也晟以歿之月乙未奉柩祔焉晟襄事之五年狀夫人之世系性行泣而請銘處士有學行善

始豐集卷六

圭

繪事展亦清慎工篆隸稱其家兒也銘曰

蘭之生于深谷也色澤而氣芬玉之韞于深匱也理密而質溫懿哉夫人出於華胄歸于德門婦職旣修母道彌敦從夫之兆以利後昆

始豐集卷之六

徐一夔大章著

雜述

辨錢唐鐵箭

按舊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王鏐用彊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錢氏子孫言築塘時高下置鐵幢三以爲水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爲鐵幢浦幢制首圓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幾許故老又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邊幢用鐵輪護幢趾而以鐵絙貫幢幹且引絙維于塘上下之石礎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云此說是也宋

始豐集卷七

清祐間趙安撫與憲買民地作亭覆幢今亭夷爲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嶄然出窪池可驗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尚名曰鐵箭一在舊薦橋門外亦堙沒于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爲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亦湮塞此實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爲箭認幢首爲鐵首不思方射潮時箭已逐潮去矣箭惡能存且鏐雖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未必異于常箭不考而妄作如此可笑又謂其首出土面可撼而不可拔以爲神異此尤不察其下有關鍵故也至惑于夷堅志之說謂此矢拔則龜目紅其言尤謬今恐以訛傳訛故力辨之

述德

夫所謂世其家者非特爵祿之謂也蓋亦論其德焉錢唐郡城之東有世爲小兒醫者曰范氏自其先防禦使從高宗南渡用是濟人其後傳其業者勿替至今思明而益昌然求其故要皆以仁厚存心信誼接物故能永其世今年春吾黨有岳東伯者其子患瘡疹頗危吾往問之岳君作而言曰微思明吾兒勿瘳矣方兒被患天且淫雨致思明療之輒苦雨思明不以雨辭至則衣冠沾淫無難色兒賴其醫而愈微思明吾兒弗瘳矣余聞而歎曰嘻子之德于思明猶吾之德其先伯子思賢氏也前二十年時余有子方晬俄有病勿能乳哺吾家去

始豐集卷七

上

思賢十里許晨起走告之思賢氏曰于第先往日加午刻吾來視之既返大雨如注將午平地流潦盈尺吾已必其不來既而思賢戴雨笠被毳褐跨款段馬踵門索兒視余抱兒前視之曰無傷也授以七劑曰服是當愈吾兒今已長大而思賢墓有宿草恒念之不置如子所云何其季之似其兄也世德之傳厥有自哉大凡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況子有疾方其憂時享之以膏粱勿爲美也被之以文繡勿爲華也處之以華宮麗室勿爲安也誠得良醫一來視之其喜益愈于享膏粱被文繡而處華宮麗室也醫者而能心人父母之心使之易憂爲喜猶孺子入井而往救之也彼陽慶者以富給

故不爲人醫亦獨何哉此余論范氏之世所以謂其以仁厚存心信誼接物也會岳君徵言以報故爲述其世德之懿以授之

弼刑

杭人有徐其姓而號靜隱處士者素以瘍醫爲業且善療箠杖傷有被箠杖傷者輒趨處士請療療輒愈其術用藥爲劑揉爲膏以傳于其傷被傷者云藥方所及快若神仙家所謂玄霜紺雪者或曰人而受箠杖傷蓋得罪于王法者也使含苦茹毒呻吟日夜可也今而療之易呻吟爲悅豫法斯靈矣其術雖奇王法不與也余解之曰罪有重輕箠杖之設蓋以待夫過誤者也法家欲使過誤者立于無過之地是以有箠杖之刑以恥辱之使之自創艾非棄之也漢室腐刑且下蠶室懼風厲殺人矧過誤乎然則處士之術有弼刑之功矣奚不與也吾旣解或人且嘉處士得擇術之道筆其說授之

贊

朱娥祠贊

有序

上虞有二孝女其一爲曹娥其一爲朱娥而皆有祠曹祠在虞江之濱朱祠距縣若干步朱娥者朱回女也幼鞠于祖母隣有朱顏者欲害其祖母娥方十歲號呼奮前抵顏且手縋其所執刃祖母卒賴以脫顏恚甚刺娥十數遂斃其吭以死時宋治平三年三月也事聞賜其

家粟帛鄉人祠之政和中縣令席彥稷新其祠新定江公亮爲之記元季兵燹曹祠幸存朱祠竟燬邑人請于縣仍作之以敦孝道且謂余曰曹娥事具漢書且其祠所樹碑所謂絕妙好辭者是也故其事顯朱娥雖見宋史然閱史者知之餘人或未能盡知也願有述以告於人人余乃贊之以辭辭曰

變彼孝娥其氏爲朱雖女其躬而志則夫爰有讎家害其大母娥方十齡奮力捍禦誓縮其刃毋賴不亡移刃加之則以身當娥也匪夫又稚且弱天性萌生不少顧卻彼有見難避而去之視娥之爲則何人斯虞姚之墟俗稱滔美前有曹盱有女孔似曹祠翼翼在江之濱獨娥之祠燬而勿存忠臣孝子事干人紀凡百官臣請加之意

譚氏家乘贊

長沙譚濟翁譜其先世傳序之次并錄其功行之列於史傳見于銘誌序跋者萃而爲書題曰譚氏家乘濟翁徵余言余嘉其得崇本之義乃爲之贊贊曰

維譚之始分地於周秉璧以朝後于公侯松柏之下其草不植地偏於齊卒併其國其後子孫散處四方至漢有閔尹干大邦自尹以降勿顯伊晦中間作者不泯如帶迨宋中葉始有閩人是爲世績官至端明端明剛正一時罕及謙言直氣秋霜烈日名昭信史至今有光垂

休委祖八世其昌有孫曰濟起自行伍遂戴武弁爲軍鎮撫維此鎮撫旣武且文聿念世德家乘攸敦昭穆之懿功行之實悉載此書罔有遺軼尊尊親親人之大倫一或違之乃獸乃禽有美鎮撫知所當務著爲此書永錫眉祚

潘驛丞小像贊

儀觀魁偉語言條達翱翔賓客之館從容紹介之列始而見之謂是九卿之亞徐而問之乃在百寮之末夫其辭尊而居卑斂華而就實抑豈不謂之俊哲也耶

記

白沙親舍圖記

始豐縣志卷七

五

清江張易貞由郡諸生高等貢于太學尋從事樞省傳命四方如古所謂行人之職其來漸也以白沙親舍之圖請記易貞指謂余曰白沙在清江之封內其地重岡疊嶂深鬱而秀拔者白沙之山也清溪曲澗繚繞數十里波文鄰鄰石齒磊磊者白沙之溪也水竹幽茂麻麥蒨鬱室屋參差煙火相望者吾親之所居也吾誠不敏忝以諸生備國家使令之役二親年登期頤幸皆康健謀欲請告奉卮酒爲壽莫之能遂白沙之舍恒往來于懷爰圖其彷彿而時觀之庶幾如親造焉區區之心以爲非有文辭以發之亦不足以慰是願假寵于執事者吾嘗讀魏國風而知易貞之心矣魏人之詩曰陟彼岵

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蓋孝子行役不忘其親往往陟岵陟岵以望其父母之所在類如此不獨易貞也蓋孝子之心人皆有之古今罔間也賢否勿殊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非勉強也良心之發自不能不然爾是宜易貞諦玩此圖而不忍舍也雖然吾有一得請爲易貞言之孝子之職莫大乎養志古之人有子在京師其志樂者子在親側其志不樂者苟徒以晨昏之間飲食衣服之奉爲孝而立身揚名之事關焉亦恐非父母之心也易貞以爲何如漢王尊過九折坂叱御而前無難色曰吾爲忠臣爲人子者其可不知出此哉易貞作圖之意其視王尊之過坂情之輕重緩急何如也吾聞易貞方具慶今天子向用儒術尤注意于羣彥歷試而後用易貞以鼎盛之年益務鞠躬盡瘁以答上意華資峻級實自茲始它日養以五鼎顧不美歟語有之國爾忘家此之謂也易貞其勉焉

貞母阡記

貞母阡者昂上人之母禹氏所葬處也阡在崇德縣之石門鎮初江浙丞相檄苗獠攻姑蘇時禹氏從其夫吳避地于石門苗獠前隊至禹氏急登舟出避苗獠望見禹氏有姿色策馬叱使勿避禹氏遂躍入水死其夫倉卒葬之鎮側攜其孤去適越其孤卽上人也未幾其夫

亦歿于越之兵間時上人年纔十三四含哀茹苦藁葬其父于客土無所依歸走金華山中爲浮屠氏兵事方殷恒處石門之墓或毀天兵既平浙西遂渡浙省焉至石門行泣訪墓所在四顧草莽莫知葬處有語之者曰得非物色吳節婦所葬處耶曰此是此是上人將治墓會國家已取元且詔儒臣纂修元史上人曰治墓且可緩不宜使吾母懿節乾沒遂走京師以其母死事告于太史氏史氏曰此正史家所當書者其母死事遂得列傳一時秉史筆者多其父友咸爲文辭送之大率皆美上人爲浮屠而不失儒者之行也乃還石門治墓翦荆棘培土壤樹松柏以固兆域既竣事將去墓而還事其

浮屠師乃具湯茗以召里之長者且告之曰吾母不幸

七

而死于此又託體魄於此經涉喪亂而墓幸無恙里長者之賜也今粗修治而不肖孤託跡沙門力不能遷葬墳又將去此願長者終惠之長者曰昂師孝浮屠也吾黨宜謀所以護之使不知者不至踐且伐也乃本其母之行表之曰貞母阡云嗚呼人之心至不易感也惟以孝弟之事告人則雖悍夫勁卒未有不動者此無他孝弟之心人皆有之故易以感之爾上人以護墓之事請於其里之長者其里之長者相與謀所以護之而豁然石表立于荒邱埜水之濱斯誠義舉矣嗚呼里名勝母曾子回車而母奮死之烈有如曠日過茲阡者固將悚

然而敬靈有踐且伐者使有踐且伐者是無人心者也嗚呼世靈有無人心者哉或曰爲上人計返其初服不去先墓乃爲合道雖然曰親曰師均有恩義在焉上人必有以處之矣余特矜上人之志且嘉彼人崇孝之有其道乃爲之記

聽鶴軒記

越城之陰有山曰小蓬萊仙人道士之所棲息而多畜鶴郡有老儒曰王好問先生其居在山之南僅二百步許先生恒夜坐鶴數羣自小蓬萊山上飛鳴而過傾耳聽之移刻若甚戀嫪焉者問自署其所坐軒曰聽鶴先生方以詩經授後進從之者甚眾弟子願其所自署相

與言曰吾師殆厭涸濁而欲憑虛御風逍遙游也耶不

八

然何屬意乎神仙之騁驥也先生聞之笑而不答一日雨新霽天宇無纖雲色玄以黝孤月行太虛中如一丸璧露瀼瀼下氣寒欲霜向之飛且鳴者成羣而出齊引圓吭流音高亮上徹霄漢時弟子之從先生者咸侍坐至夜分不寐先生曰嘻子來前天地之間流動充滿誠而已矣彼其流音高亮上徹霄漢者非誠之不可掩如是耶鶴鳴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爾其省之弟子相顧自訟曰吾儕小人惡知先生其弟子以告余余曰嗟乎先生之所見固有異于人哉雖然詩又有之焉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大雅詩人以興文王作

人之事其意不過以鳶之飛魚之躍起興耳至于思子引以明君子之道則其飛其躍有至理存焉不徒以物視也先生有得于鶴鳴之詩蓋亦此類是故道在天地間無物不有顧所見何如耳惟夫究觀道妙遊心萬物之表者然後知之先生耳屬于鶴而悟夫實理之流動充滿于天地之間者如此其見趣超卓豈眾人所能窺哉會其弟子亦數請爲先生著記因推本其聽鶴之意而爲之言他日過越而一息于其軒望小蓬萊而歌鳴皋之曲請以彼飛且鳴者從先生諗焉

靜學齋記

羅生存敬從吾受學降登揖拜于授經之堂者六年意

始豐集卷七

九

態閒暇不見其疾言遽色與同門處方眾說譊譊生對卷緩視微誦若無聞者及叩其疑應答皆有條理攷其所業遺辭析理亦粲然可觀余頗愛之曰生靜者也其學必底于成既而生亦自喜曰先生知我遂名其誦習之齋曰靜學嘗請余爲之記余固未暇久之請益固乃告之曰古之人無地而不學而靜之功爲大靜則係乎心是故迹交乎輿馬之區吾不以是而忘學身膏乎寶貨之窟吾不以是而忘學目眩乎五色耳聾乎五音之場吾亦不以是而忘學善學者不以境易其心以境易其心者不足與言學世固有人厭處喧競去之深山窮谷仰視雲嵐俯聆風簌詠六藝蒐獵百氏蓋自以爲

得其地矣而不知心之爲物至難繫也或馳于外如大軍之游騎遠去而不知返故雖口誦其辭而心不知其義胡能有成哉聖人之學心學也其形于言者有性命道德之蘊焉有禮樂刑政之具焉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焉其言奧衍宏深莫非聖人心術之微之所寓也今之學者欲以心求心非靜無以爲用力之地蓋心存則靜不存則躁靜則城府猶山林也不靜則山林亦城府矣不可不知也昔之言靜者以陶元亮與諸葛孔明並稱或者疑之曰淵明爲百里宰且不屑棄去固靜者也諸葛武侯身都將相內撫百姓外治軍旅日不暇給夫豈靜者哉不然綸巾羽扇折衝樽俎之間與探

始豐集卷七

十

菊籬下悠然見山者同一趣向未始不靜也故其教子之言曰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以此言之孔明之學蓋成於靜也以余而觀於生之爲學若能靜矣去此而升於胃監胃監衿珮之所會也又進而升於朝廷朝廷冠蓋之所集也生趨踰其間揖其光華之盛使吾之靈且明者常若鑑之無垢然後可以謂之無地而不學孔明是也雖然靜之義所該者廣吾與生論學姑就生所居之地論之非其至者若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爲萬物之根柢則靜也者太極之體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道之所存一動一靜相爲體用則靜也者無欲之天也學

而至於無欲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嗚呼靜一言聖人之意蓋欲學者即人道以求天道其旨微矣生之學不已而至於成尙常與論其至者

夕佳樓記

夕佳樓在杭之南山演福教寺寺有明靜塔院蓋佛海大師之徒定其師爪髮之所院有東西二樓夕佳蓋西樓也其地有瞰澄湖左挹高峰二麥嶺在其前每日輪西下餘光返照徘徊於林岫之間煙霏霞氣乍濃乍澹五色相鮮雖精繪事者不能貌是所謂夕佳者也昔在至正中佛海之大弟子海慧法師繼公以碩德重望唱道大方而歸遂居茲樓與黃文獻公潛張外史雨爲方

夕佳樓記

七

外友二老卽至海慧輒相攜登樓覽觀景物鬻茶賦詩久之而去其後歐陽文公玄持節過杭亦造茲樓訪海慧見景物如前所云爲書夕佳二字而夕佳之名始著洪武初元今具庵法師玘公來主演福時寺已燬惟夕佳獨存其徒請曰吾師爲佛海之孫海慧之嗣寓席茲樓以淑吾徒爲宜法師從其請方袍之士來傳天台之學者踵至余嘗過之法師肅余至樓上見山中景物固不殊昔而摩撫前人之遺墨而想其風流來往之迹不可復得蓋嘗爲之賦之而感慨係之矣居無幾何今天子大建法會于蔣山召起江南高僧說法示眾法師被召敷揚教典三晝夜竣事而還仍寓夕佳十年冬上以

天下之爲浮屠者多昧佛理將註釋心經金剛般若楞伽三經使習之時季潭泐公主天界之席以法師薦遣使卽夕佳起法師赴闕上問三經大意奏對稱旨詔與泐公共領注釋之事閱七月書成進經御覽獎諭諄至遂命刊行上初畱法師咨問法要旣又不欲違其山林之志召至便殿賜饌有旨命還山尋敕有司給舟且出內庫鈔十五貫爲道里費送至山中一時林岫改觀山童谷叟莫不指爲寵光所及其徒以法師光膺帝眷恢弘佛祖之道召命薦至皆起自夕佳斯亦茲樓之有遇也不可無述以俟將來有如上人者謁余具道所以請著樓記余也汨沒世俗莫知所以記問者入山嘗從法師問佛法大意法師以謂吾宗大旨在于去昏卽明去散卽靜故修證之法指日爲觀送想于落日之表所以臻實際也吾嘗念法師之所以語我者則所謂夕佳之旨其在茲乎以此觀之法師殆將盡空世相不有其有若夫茲樓之遇與否夫豈其志之所存而吾世締文字亦何足以溷之也雖然上人之意不可以虛辱也乃爲之記

永思齋記

襄陵靳君孟文之免于先集賢府君之喪也謂浙江布政司經歷旣上官用永思二字顏其寔居之室或者疑之君曰吾不忘吾親也請余記之余惟孝子跬步而不

敢忘孝故子之于親苟違去左右無地而不思矧已沒乎古者親之終也既葬而爲室使魂有所依猶懼其散也祭而虞之者三而後受之于廟于寢所以存其思也後世略于廟寢之禮而或致崇于遺魄所藏之地作爲墓廬以備時饗雖曰禮無墓祭然卽遺魄所藏之地以存其思亦未爲不合于禮若夫齋居之設所以凝神而定志之所也學有未至政有未達于是乎思之乃若萃其哀誠于此無乃非其地乎而靳君之言曰凡人得祿以逮親爲榮祿不逮親徒藉仕宦之力肥甘吾口輕暖吾體吾能安乎仲由氏之所以起風樹之悲者蓋如此故吾每退自公處茲不腆之室幽迴寥閭精神之所孚

始豐集卷七

主

念慮之所及而凡吾親平日居處飲食笑語嗜樂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恍然如在吾目方是時吾方寸間如火然而煙鬱何暇擇地哉抑余聞之記禮者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飲食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思其所樂蓋於祭之日而致其思也而靳君之致其思不獨于祭之日而尤篤于平居無事之時靳君非純孝人哉雖然忠孝無二道古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謂能移孝爲忠也靳君宦轍伊始揚芳邁偉鳴玉廟朝揚鑣郡國其進未易量也移孝爲忠顧不于茲見之乎請以是爲永思齋記

養素堂記

奉化江君潛遠卜居鄞東門月湖之上而顏其楹間曰養素請予記之曰吾姑以見吾出處焉爾始吾少時有志四方去之通都大邑翱翔公卿大夫之間明目張膽開口言事是非黑白了無忌諱務當成敗得失而後已此一時也人不以我爲狂反以我爲是年近強仕朝廷授之以官從方岳大臣上下其議論以究事功吾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鞠躬盡瘁凡可以尊主而庇民者苟知之無不爲苟爲之無不果此一時也然亦頗自期許而人之不我鄙者亦從而期許之今老矣遭值運去物改國家方梓材興治惟少年之爲用而吾聰明日耗強健日衰非復曩時人矣何敢以區區違世之心與英俊

始豐集卷七

齒

爭雄長此一時也故寧偃息于山林之下優游于江海之間悠悠然與造物者游順其所至而止爾嗟乎君子之出處非索隱行怪之爲賢也惟不愆于素之爲賢而不愆于素大要在乎充養有道充養不以其道勢必思出其位斯愆于素矣江君自幼至壯自壯至老或出或處皆立于無愆之地非善充養者歟是故少也非肆氣足以自奮故不餒肚也非矜材足以有爲故不惑老也非怯智足以自全故不吝最論江君出處之略其猶木歟夫木春敷其榮夏茂其蔭而秋落其實也江君似之易之履曰素履往無咎君子之履而以其素往斯無咎矣江君其知易者歟於是江君斂衽謝曰子將進我于

道非所敢及也請筆以爲記

鄉賢祠記

學校之祠先賢猶古者有道有德之士生而教焉歿則祭于瞽宗之遺意古之學者必有師故士初入學必釋菜于先師自唐開元中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通祀天下固無得間如從祀孔子弟子親聞孔子之道其得列于從祀固宜彼漢魏諸儒其學未純乎孔子之道者自當祠之于其鄉爲其鄉之先師以準古者釋奠必有合之意然則學校之祠先賢禮之所不容廢者也杭學舊有祠在孔子廟西偏鄉之先賢得祠者自漢嚴先生而下凡十有六人一變來領教事月旦暨從訓導諸

知豐稟卷七

七

生詣殿廷行釋菜禮降詣祠伏謁退而考之前志詢之耆舊得宜祠而勿祠者六人當祠而未祠者九人通三十有二人準式爲室本其時世之先後列其姓字爵號合而祠之以補學校之未備嗟乎聰明拔類之才世固不乏也習熟見聞不有前修往哲爲之表率卒亦墮于沒沒無聞而止若夫鄉之先賢有以德行稱者有以風節聞者有以文學著者有以事功顯者然皆我之師也古人論友必曰尚友古之人此之謂也夫所謂古之人者雖皆聖賢之徒然或生于中國或生于東夷或生于西夷漠然隔宇宙而不相及詎若一鄉之賢里閭相接封畛相連而其人之德行風節文學事功遺風餘烈洽

于所見所聞所傳聞者至親且切有不待旁求遠訪而後知也鄉之俊彥歲時登降出入于諸賢之庭仰瞻列室曰有德行者爲某有風節者爲某有文學者爲某有事功者爲某自吾生而與諸賢之居不相邇也則亦委諸無聞而止今幸而密邇諸賢之居而不諸賢是慕願乃委其有爲之身與草木同腐獨勿愧哉今而後人才輩出接武先賢良由茲祠風厲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祠之設有焉祠舊無記訓導何敬徐孝思高讓僉謂宜有記余既著建祠之意而郡人李思中請刻之石并疏諸賢名字邑里于下方俾併刻之庶來者有所考云

知豐稟卷七

七

雲門山房記

雲門山房者曹君伯起本其故鄉之山以名其僑居之書室也山在青州南門外與牛山相望牛山者昔齊景公之所嘗登以起無窮之悲者也雲門深鬱峭拔縣亘百數十里崇邱邃谷可樵可藝居人多曹姓相傳以爲齊相國參入相別子畱齊遂家焉伯起之先世居青州之南門自其大父當元至元中以材武從宦大江之西至伯起三世矣今上御極天下大定詔郡縣定版籍伯起占籍南昌間獨自念家本齊也而今籍楚太公之封于齊也五世猶反葬于周不忘本也今不有以自見而直自同于楚產夫豈人之心哉乃以雲門山名其書室

示不忘也嗚呼天之生材所以爲世用也誠爲世用宜
輒所至東西南北不一其處是固然也奈何中世以降
士大夫以官爲家加之代有禪續卽士爲著于是故鄉
日益以遠仁人孝子能弗惕然于中乎夫所謂故鄉云
者祖宗墳墓之所在而吾身所自出之地也水之流也
源斯達焉木之茂也本斯發焉人而忘其所自出之地
是猶言水木而不知有本原也今伯起取其故鄉之山
以名其書室其知本者哉伯起而克存此心雖在南昌
凡所見嶄然而高鬱然而秀者無非雲門也昔周元公
道州人也其地有溪曰濂後倖南康卜築匡廬之下有
溪流清澈紺寒與鄉里之溪類亦以濂名之而人不以

始豐集卷七

七

月軒記

月軒者永平張君仲華見月而思親之軒也軒無常所
蓋張君游宦四方未遑襄事苟見月輒悵然以思於凡
寓館月所臨處卽用以名之云張君之爲縣于杭之海
甯也迺余道其所以而請余記夫惟月者眾陰之宗清
質皓彩洞徹上下冰澈而雪瑩凡人食君之祿守一官
效一職而爲國宣力辰而出西而歸神昏而氣倦仰見
明月在太虛中此身灑然不啻如游廣寒之府斯誠一

快安能勿具一觴以共此明月追一餉之歡乎然而人
事不齊有如張君之所寓則又有舉觴而不能飲者已
張君世居永平少之時嘗入成均從縉紳先生游爲辭
章經藝有聲時王公貴人有出鎮遼海者辟掌符節于
其府以年勞受一命之秩出佐方州及歸國朝又以材
選得大官大邑有民人社稷之寄張君方嚮用于時而
其先府君之喪越在淺土未遑反葬是以日夜疚心此
見月所以不爲歡而爲戚故雖舉觴誠有不能飲反有
如狄懷英之見雲者焉昔者狄公之調并州法曹也母
畱河陽過上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顧謂左右曰吾親
舍其下雲移乃能去其親雖有存歿之殊而其觸物而

始豐集卷七

六

思則同也雖然雲也者易散之物也彼其思也有時而
已惟月自生魄以至死魄未始不見也一歲之內無不
見之月則一月之內皆思親之時然則張君其純孝已
乎海甯爲縣于今爲劇而張君之爲也日無畱事至于
教化之地如孔子廟學之類尤不敢以爲緩而數數然
加之意世言孝於親者必忠於國其信矣夫他日張君
所就不愧前人吾知言思親者不獨指望雲爲故事有
指見月者矣勉哉張君古今人豈果不相及哉

重建寶石山崇壽院記

杭之西湖其上有山自天竺支分而來傍湖行四五里
許至於東北隅而止而其氣勢磅礴縮而不去則拔地

而上若驤龍引首以擎青雲其巔又有浮石大徑數百
圍號落星石吳越錢氏有國時封山爲寶石山歐陽公
著吳越世家謂錢氏亦嘗號年見於封落星石制書者
此也錢氏之臣有吳延爽者視偉茲山遂往東陽請善
導和尚舍利建浮屠九級附以僧坊略具塔寺之體人
稱爲寶塔院宋開寶初始賜額曰崇壽咸平中僧永保
有目瞢瞢修寶塔以還光明化緣城府十閱寒暑市人
咸以師叔稱之塔旣完人因呼爲寶叔塔大抵茲山以
塔益勝故皆稱塔而不稱寺紹興末塔復就摧有洪濟
師重修完之延祐中鬱攸爲菑塔寺併燬時方全盛人
皆樂于施予院僧法周可復大加興修相輪嶄絕上摩

姑蘇集卷七

元

霄漢星鎗露鐸輝聯響接飛樓湧殿架嚴溢壑氣色青
紅佛菩薩天人之像設珠纓寶鬘前後布護異香淨供
晝夜然列儼如天宮俯視下界湖光一碧朱簾盡舫簫
鼓往來其外民廬櫛比紅樓翠閣參差掩映畢獻于眉
睫之下至者忘返至正末兵燹大作塔與寺又燬有大
善知識者曰慧炬師顧瞻咨嗟嘆曰吾何可以墜吾祖
師之勝果也乃發宏願廣募檀那圖復舊觀而兵事方
殷人不自給或者難之師曰吾佛以善緣化人願豈以
時沮也不懈益堅而師夙修苦行人咸信向以財施者
不募而集于是其同袍似蓀蕙滿相與經畫文相可祥
可達善聞廣能崇正等則協力以濟乃衷所施具凡木

石磚瓦塗墍之屬先建寶塔殺二級爲七其址加廣次
作佛殿作東西廊作上下山門以及西方三聖殿尊事
之像嚴奉之具甫見如式而師化去至于尊祖有室飯
僧有堂憩客有寮以及經鐘之樓庖湑之舍則其同袍
成之異時南北兩山各藍巨利金碧相映號稱佛國今
皆化爲劫灰茲山雖占奇麗較其規模固不能與彼埒
也一旦覩茲殊勝如舊顧不偉歟慧滿以師之願力不
可湮也具始末請記然余聞之佛旣滅度凡求佛者類
以莊嚴爲佛事然不能無成壞成卽爲住壞則爲空夫
謂成爲住謂壞爲空此世間相也然其相無常旣成而
壞旣壞而成如寶石山之塔寺蓋亦存乎其人吾聞炬

姑蘇集卷七

辛

師在世行孚于人識與不識咸以菩薩稱之故內翰黃
文獻公潛嘗讚歎曰彼何修何證而得此於人則其成
此也弗難矣雖然此固有爲法也而無成無壞必有所
謂無爲者在吾登寶石而欲解其所以然蓋有不可以
思議得者姑敘其槩使刻諸石炬師字照庵錢唐人

于佛山廣嚴寺記

于佛山在吾天台西五十里層巒疊嶂深鬱秀拔與赤
城玉霄華頂諸峰角勝世言天台多靈僧古佛示現茲
山殆一徵也山之巔舊有寺曰長隴唐光啟中吾遠祖
有諱凌者念僧徒艱于陟降施石塚嶼地遷之至宋始
錫今額其後有僧行紳者又以面勢勿稱仍改作之碑

刻墜軼莫能考其歲月至正初棟宇日就摧圯寺眾金溪清傑翁俊實堂因相視歎曰勢將壓矣時方多故茲土又素瘠無大檀那其何以興作且吾法一切有爲皆出願力吾徒安可坐視其廢惟節縮日用須久而後濟爾時有得度茲寺而以碩德重望住持上天竺寺者爲慧日法師寺眾以興作告之法師曰吾志也具草疏獎勸于是眾皆勦力先作大殿繼作山門度不能併力而成越三年始作法堂又四年作庫堂又一年作鐘樓又三年作兩廡又五年作西方殿以及庖漏等室而佛菩薩天人之像設未加妝飾者殿堂門廡棟梁節稅之朴素未加繪畫者法師復自杭命工不遠五百里至于山

始豐集卷七

三

中裝飾繪畫如法於是道場莊嚴日口方之體然最其工則始于六年乙酉至十有九年己亥凡涉十五寒暑而後訖工不其艱哉吾家距寺僅六七里寺舊有異僧號榮羅漢有神通動人遺像尚在又有古鐘一相傳初鼓鑄時鑄輒不就有邨姬至投一錢冶中鑄輒成鐘比脫冶錢文宛見於鐘唇狀若嵌置號貧婆鐘余兒時嘗侍先人游焉今猶記其彷彿法師既謝主席退老白雲之塢念其得度寺建立之難謂不可無述以示久遠授予始末以記余異時行四方過通都大邑見凡禪教苑頗訝其穹檐與宇丹楹刻栴旃極閎麗爲其徒者以爲尊崇象教法爾也然意其用費之贏必有致貨之

術以能有是徐而詢之良由海內殷富家給人足王公貴人巨翁長者以財爲施是以化城樓閣成于俄頃不見其難今夫廣嚴之興作正四方用兵之時而諸上首區策畫事節縮旬積月累以有此建立斯誠難矣或者以爲丹青土木之事不過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子則以謂爲佛之教欲一切眾生悉願皈依必也觀相而起信則丹青土木之事亦不可少也況廣嚴之眾殫心竭力建立之不易乎因不讓而爲之記

重建智果院記

始豐集卷七

三

智果院在西湖之北葛嶺之上後唐開運元年吳越錢氏所建也宋元祐中蘇文忠公守杭初公在黃州時夢中口占有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及游智果境與夢符甚戀嫪焉公與參寥子有道契遂延住茲院參寥子者吳僧道潛號也有戒行而以詩名尸席之日集者自公而下凡十有六人分韻賦詩號稱一時盛事今其詩存于家集者尙可想見其流風遺韻泉唐素多巨剎智果實最爾寺而名聞四方者地以人勝也至正初余過葛嶺嘗游焉遵陂陀而上竹樹茂密晴霏撲體抵于寺門振衣南眺澄湖一碧朱簾畫舫歌鼓相應頃之循左廊而上殆半側出十許步有泉在石罅其色紺寒則公夢中詩所道者其上有祠公與參寥子之肖像在焉返自王廊欲盡由磴道陞至于法堂有木板厚不盈

寸廣四倍之長可三十尺橫置几上其膚署曰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蓋初作堂時上梁公爲誌其歲月貼置棟脊此其手墨也堂已改作後人以公遺墨故度置之葛嶺去城伊邇王師略浙之歲城守者慮諸剎或奪于敵則爲棲兵之地悉焚之智果併燬洪武初元余至其處則向之所經盡爲瓦礫山昏林翳塵埃眯目昔人之風致不可見矣因竊歎曰今天下大定名區勝壤安能無好事者復其舊觀時院僧已散去其剎剎之上首相與言曰吾徒以佛之力幸復故棲何忍智果獨廢崇壽有可祥師者從炬菩薩募銅鑄西方三聖象崇壽既燬又從炬菩薩諸善知識

如豐集卷七

三

募財造塔建寺其人足任起發蓋函香往請之祥聞之亦欣然爲起首捐衣鉢爲之倡而募好施者助其不足中作寶殿塑觀音大士像珠纓寶鬘莊嚴端好翼以兩廊繪七難二求三十二應于壁極幻化之態前爲三門而執金剛神列于兩傍石泉之上仍爲祠堂以奉公與參寥子至於庖湏等室亦無不具不三四年予再過之變瓦礫之區爲金碧之宇舊觀儼然而存孰謂起廢之不在人乎世嘗言佛之徒能以其師福田利益之說動人人皆崇附之故其建立視至難如至易至鉅如至細殊不知爲佛之徒耐辛苦甘淡泊有所獲不以厚諸己而其願力堅忍又不以外侮而沮故能有所建立昔揚

州浮屠慧禮能以行潔材敏創建十方講院爲荆國王文公所稱嗟乎方外之士如欲有所建立苟非行潔而材敏其能有成乎此吾于祥師所以深有羨也祥字雲屋自幼出家于崇壽院嘗從松壑壽上人學天台教觀及太璞玘公住南山演福延居第一座炬菩薩者人本其行稱之卽黃文獻公潛所謂何修何證而得此者蓋其法友也

龍山天龍寺記

余聞佛在舍衛國說法度眾一時弟子受持其說者亡慮千數百人凡其宮室之奉飲食器物之需其費蓋亦夥矣然皆出於檀那之施予及凡比邱眾乞取以給夫

如豐集卷七

三

所謂比丘云者猶中國之言乞士也其法以乞有二善其德足以瞻眾一也其心降伏無驕矜之氣可以向道二也自凡情言之乞取于人則不免有恥辱之心而佛方賴以濟其大事因緣其意不亦深且遠哉觀今佛氏闡化之知若杭之天龍寺其祖師之建置殆有合于佛之本意寺在慈雲嶺之陽後據龍山前挹浙江幽篁蕭灑唐眞覺禪師卓錫于此始建道場碑刻墜軼莫從考其歲月錢武肅王時欲廣禪舍乃新茲寺以居鏡清禪師其後明眞機清惠秀皆以名德相繼僧史書之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寺額爲感業以甲乙傳次建炎三年燬于兵惟木觀音像在紹興十三年建圓壇以淨明寺爲

齋宮寺鄰淨明歲時侍從齋宿僧徒勿便多散處它處寺亦日入于廢元延祐間有大道平師族出漁浦嘗往天目山謁幼住禪師咨叩心要禪師見其有道氣謂曰天龍古剎爾往興之以振祖道師遂抵茲寺禮慶庵吉爲師精修苦行夜禪晝誦已則誅鋤草茅畚除瓦礫圖復舊觀久之繼白向風而至時千巖長公居龍華寺嘉師之爲命其徒守貴來協贊乃哀眾施以泰定三年遷寺于舊基之東若干步卽宋郊祀時侍從齋宿地也高爽夷曠得江山之勝乃首作大殿次作佛閣次作僧堂翼以兩廡蔽以三門以及庫廡園庖與凡法所宜有者莫不備具而貴協贊之力居多迄工于至正三年之冬

始豐集卷七

五

茲寺久廢一旦棟宇嶙峋金碧煥爛四方衲于涉浙而西東者踵至至則如歸莫不頌師重興之功行師乃揭誓楹間曰瞻眾之計遵如來遺教惟持鉢化緣以充不匱恒產至于住持必選宗門上首徒眾必納諸方學者有違此盟佛天是鑒著爲成規師既化去嗣主寺事者守其成規弗替法社之盛如初故吾以謂有合于佛之本意者以此今住山行滿旣加塗墍藻績寺視舊益新乃集其眾議曰前人之建置蓋不易矣不有登載何以攷見始末遂來請記嗟乎異時南北兩山禪黌教苑相望重樓傑閣穹檐奧宇侵雲蔽日珠纓寶鬘各香異花飄風歛霧長夏永日撞鐘擊鼓袍履雲會莊嚴富貴號

稱化城夫何八千界內不免三菑之厄歟焉爲墟過者爲之慨歎天龍僻在一隅當兩山盛時取各位者階級所不齒務游覽者心跡所不到較其勢固不能與之埒也今也乃能涉劫以長存其故何哉亦惟師之宏願有以維持之至于永久爾如佛所說以世間相爲非常住必盡空諸有至于無而後已則夫莊嚴富貴爲空花爲幻泡固不必妄加計較而世俗之見喜成而悲壞有如天龍之殊勝夫豈不爲之生歡喜而加讚歎哉故吾亦樂爲述寺所由始并著師之功行以副滿之請且使來者有所考見云

洞霄宮新規約

始豐集卷七

五

洞霄宮新定歸一之規約成住山卽某貽書武林城中請一變記之其言曰某方外之畸人也以衰邁之年而值艱難之日其得棲息于烟霞之窟而無他虞者羣法友起廢之力也初吾宮建于漢元封間號稱洞天福地宋初始錫額賜田及宋徙都于杭而吾宮地望之隆勢伴玉清醴泉昭應諸宮觀矣涉元六十餘年玄風之盛猶昨日也夫何至正之季兵起三方宮之所入亦厚輪千官未幾兵燹及宮他屋宇盡爲一炬獨昊天殿與庫庑僅存當是時吾黨猶守故樓而琅璈之音未息洪武初元有司驗田以賦吾宮賦役日繁吾黨始勿違宣處竄匿他方者有之浮沈里俗者有之其趨辦于官者則

械繫走墟里先是吾宮之眾析爲十有八齋與居異食而各以所入自爲豐約一日副官賈君嗣立慨然與監宮章君某監齋吳君某謀所以起廢之策以謂爲今之計其亟合十有八齋之眾使歸于一合其所入以爲豐約庶幾可以濟用而宮門有復興之漸不然終廢爾言甚懇切章君吳君僉曰是也遂以其策白于真人孟公某計公某而都監顧某上座曹某監齋龔某尤力贊之乃製爲疏且大署曰利無私蓄用悉公支有材力者治生應役志冲淡者修真演教有渝此盟明神監之自真人而下悉皆注名疏尾而總題曰洞霄宮新定歸一之規既定吾黨之士持守惟謹治生應役者勇于自奮

始豐集卷七

志

不以爲勞修真演教者恬于自守不以爲逸今十年于茲雖琳宮璇宇未復舊規而公私之用粗給守而弗替宮門復興之漸可致雖然難于持久者人之心也然安能保其不變于後故願刻之石以垂久遠嗟乎時異勢殊事固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者有志之士必有變通之術以適其宜夫洞霄以二千餘年之香火一旦委地而賈君能出獨見而與諸上士協謀以十有八齋之眾歸之于一而公私足用非善于變通者歟著爲定規以示久遠誠起廢之良圖也其或他有紛更以便已私寧不有媿于前之人哉或曰道家以無爲爲宗苟涉于有爲則非道矣余曰非也老子不云乎道常無爲而無不

爲道固無不爲但無爲之之意耳今賈君與諸上士因夫事勢之來而爲是變通之術夫豈有意而爲之者哉初賈君既合十有八齋之眾爲一著而爲規欲揭二字以名其規而未有當意者因讀許真君邁傳邁在梁乾化間封歸一真人賈君曰此實真君飛昇之地且歸一二字與今日事情符合用以名規爲宜嗟乎真君道成于此亦得于一一也者不二不雜之謂也道至於一斯無爲矣洞霄之眾守其成規因未以探本因粗以造精則道在是矣夫豈徒曰斯名之稱情也哉因并書爲之記

立雪齋記

始豐集卷七

志

士之卓然有見而不安于凡近者豈以盡友一世之士爲不足而必尙友古之人矧吾身之所自出有大賢君子爲之先而勿之慕者乎夫所謂古之人者固皆聖人之徒也然而精爽不相接也氣澤不相通也不過誦其詩讀其書而已若夫身之所自出有大賢君子爲之先焉苟知慕之精神氣澤有相感通之理其感發而興起也詎不易然乎延平楊伯鎮氏龜山先生文靖公之九世孫也名其讀書之齋曰立雪其志蓋可見矣初先生資稟甚高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聞河南二程夫子唱明道學往從之游十年不調官後起知餘杭縣其在程門推廣師說窮探力討務極歸趣

同門學者甚眾先生涵蓄深廣號稱高足一日與游察院醉侍立至夜分不退比出戶限雪深尺餘矣其篤志求道蓋如此當是時也先生沈浸理窟心融意會雖啖之以芻豢不知其爲美也被之以狐貉不知其爲溫也尙何問雪之深與否哉先生遠矣其見于三經義辨四書集註者昭然具在願學之士家傳而人誦猶庶幾乎先生焉夫爲先生之子孫精爽固相合也氣澤固相通也使學先生常如先生立雪之時亦何不可企及之有先民有言顏何人哉學之則是而況以子孫而上視祖與父乎然則伯鎮之所以自見者信乎不安于凡近者已嘗試論之先生以正大高明之學上承濂洛其道足

始豐集卷七

五

以尊主而庇民方盛壯時願乃沈于下僚僅足以善百里之地及其老也朝廷以正人起之將倚以爲重而國事已去第惟論建以排邪說正人心匡國勢而已終不能大有所爲撥亂世反之正學者至今惜之伯鎮年方盛強生值維新之運國家立賢無方一材一藝靡不登用而伯鎮以先生之學爲學而鯁鯁然想其立雪之意而潛心焉過人遠矣它日所就小之而爲天下國家用大之而用天下國家也必矣尙奚云哉吾謹爲之記以俟

賜谷軒記

劉君道明之居在青州壽光之埜蓋古斟灌氏之遺墟

也其地東近大海每日出賜谷時他土猶在昧昧之中而壽光之野已晃朗矣道明嘗闢一室以觀出日其室東向啟戶牖候日將出輒起櫛盥肅冠帶遙瞻賜谷但見波濤上雲霞玄黝日輪次第從中湧出天海爲精願視其室則亦瞭然向曙矣君因自省曰吾軒雖小可以俯溟渤納光景雖謂之賜谷可也乃名之曰賜谷云君仕杭語余以名軒之槩請記予雖未嘗一造其處據書所稱賜谷則義仲所居官次在今東表之地非日所出處也而淮南子云日出于賜谷浴于咸池拂於扶桑爲晨明之時其處當在大海之東蓋書言義仲測驗之地而淮南子則舉其大勢而論也且夫日出賜谷其輝光

始豐集卷七

五

所被縱先于壽光之埜意者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獨有也而君有之而不讓何哉蓋嘗觀君之出處而知之君方妙年以遠大自許讀書爲學以探奧旨決疑去壅而條理昭晰此一時也如太陽升而羣氛解及遇維新之朝以功業自效爲國宣力以躋騰仕揚芳邁偉而聲光烜赫此一時也如太陽升而萬象現此皆有得于賜谷出日之象大抵君子取象于物蓋將用以廣其器識夫豈徒爲美觀哉吾聞近世有居九江之陽者愛廬山之勝以名其室或語之曰廬山大物也非若堂所能容其人曰吾取其靜重不遷耳不知其大也君子以爲知言其劉君之謂矣因筆以爲記君材識精敏蓋嘗宰嘉興

江山二縣爲刑部主事有能聲云

礪齋記

構李成君秉肅少有氣節不伍鄉里兒其伯氏宦游浙水東君實侍以往學于程敬叔先生得其爲學程法學日益進久之給事鄉校遂爲縣文學比調錢唐未滿之三月會外兵至攻錢唐城三面甚急城中人藉草以食析屋以爨君幾不能自存得請于守者循海而歸歸未至中道又直強嶺盡棄其行囊徒跣走沙渾八十里以脫旣幸抵家形容憔悴顏色枯槁而其氣屹然不少沮也其家在白紵溪之上僻遠城市水木幽茂有畸人靜士之意君甚樂之日攝散衣冠灌蔬于畦緝魚于淵而戒其妻妾炊脫粟芼藜藿以爲供具親戚故舊有不堪其所爲者勸之曰方面以修攘爲事以子之才效策畫于其間富貴可立致也子不爲所可爲乃自苦若此君謝曰爾姑去非知我者方取古人書究其成敗得失有得于中輒高歌朗詠以爲適無纖毫戚戚意嘗自誦曰士寧以通塞而二其志哉它日署其齋居曰礪而徵言于余余識君久比以亂故僑居里中悉君事母至孝嘗爲述其孝事今其遭患而歸復相值于溪上歎曰嗟乎信哉君之善自礪也乃爲之言曰松柏巨材也在山林之中風雨震之霜雪摧焉而匠石是取騏驎逸足也垂首噴沫于鹽車之下而駕鑾輅者不棄焉嗚呼物不受

挫則材不成況于人乎匹夫細人少不如意輒訓其所守以徇于人卒至于債而後已無他不知自礪故也聞君之風可以少振矣自余而觀君之自礪者至矣余尙復奚言苟卿子曰鈍金必待礪而後利然則礪也者磨鈍之具也自強者有取焉余方取以礪己且與君志合故終言之

始豐藁卷之七

始豐藁卷七

七

始豐藥卷之八

後藥中

徐一夔大章著

序

崇德趙氏世譜序

崇德趙氏蓋宋太宗之系自金紫光祿大夫諱善某生朝散大夫知臨安府汝能以贅居崇德因占籍焉朝散府君之十世孫珪作爲世譜而謂之崇德趙氏世譜者非舉其本源也蓋本其枝派占籍之地而識之也禮有大宗小宗以明本支趙氏之系浚儀其本原也是之謂大宗枝派散處如在崇德者特小宗耳此崇德趙氏世譜之所以作也按譜朝散府君生承事郎昌化縣丞崇

始豐藥卷八

宋承事府君生通直郎僉臨安府判必表通直府君生朝奉郎廣東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良珂朝奉府君值宋亡元初軍前承制遙授同知州事傳序至珪凡十有一世云宋氏之制設玉牒之官以序同姓其爲書旣第五服之戚疏爲屬籍又疏其官爵功過生死及男若女爲類譜又推其所自至于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譜慶系錄又攷定世次分枝別派而歸於本統者爲僊源積慶圖其法可謂備矣夫自經略府君而上其世次名位當在玉牒宋社既屋圖籍皆遷而北子孫不可得而見珪懼其久而失實也自其已推而上之至於金紫府君而止定爲崇德趙氏世譜嗚呼玉牒亡而世譜作固

送郭孝廉還廬陵序

始豐藥卷八

其宜也如譜所序按而考之經涉三代五世在宋六世在元其在子今則珪之世也在宋者伯叔子姪佐縣典郡比肩接踵蓋光顯矣其在于元未見有各上三銓秩登百石此足以驗運去物改雖宗室之系不過爲庶亦足悲也今天子奄有四海立經陳紀以貽萬世獻言者以爲國家宜取法宋一切用儒上頗遵用其言首崇學校以爲儲材之地而珪之伯仲方以俊秀選爲諸生有祿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在茲乎珪特譜請序余旣本其家乘之懿列于首簡併以予所望者俟之廬陵郭珪孝廉人也其父號學顏先生負奇氣頗精地理學好游覽名山川至正中委其家事踰淮入浙縱觀五湖之勝至于吳興而止會天下亂欲歸不能僑居其郡之漣水上漣上之人慕與之游爭館久之死于客同郡羅孔碩李訥葬之道場山之阿而潯陽張羽爲撰其行實揭諸墓珪固勿知也初學顏先生去其家時珪年方七歲其後年日益以長念其父遠去鄉里旣莫省所向且存歿不可知又亂未息顧瞻四方惟日夜號泣王師旣平浙有至自淮陰者得其父客死吳興之槩以告珪珪泣曰是矣吾父死矣即日匍匐東下然未悉也斷遇浙人悉之至曲阿之逆旅客有操浙音者銜哀問之則漣上所嘗館穀其父之家之子姓也具告其父存

沒斂殯顛末并以所向之道告之曰爾第往張羽先生
李訥先生固在也往主之無勿得者理既至見張羽李
訥領至道場山指隆然起宿草中如所謂馬鬣封者謂
理曰此爾父體魄所藏也理慟哭哀動路人既拜奠已
將啟窆發柩以行顧單身隻力且資用乏絕未克卽舉
告于墓曰兒不孝歸措資用率兄琮刻以百日返葬兒
罪大孽重弗敢追也遂還其還也取道錢唐予見之理
以情事白其形羸然有可憐之色余解之曰予勿悲也
予忠不見爾父體魄之所在誠得見爾父體魄之所在
費用不足慮也獨不聞范丞相蘇長公之爲義平石曼
卿三喪勿舉范丞相以麥五百斛與之無吝色李方叔

始豐集卷八

王

四喪勿舉蘇長公以故人所贈絹十匹絲百兩與之又
以其薄且爲告之同志助之二人者卒克襄事秉懿好
德人皆有之今予浙浙過彭蠡至于大江之西經涉
二千餘里所見之人計不一二而足夫豈無范蘇其人
乎吾固謂費用不足慮也惟率爾兄如期襄事斯無憾
矣予尙勉之理字伯理年三十六志行有足稱云

送鄧尊師代祀三陵還朝序

國家治定功成制禮作樂遂咸秩無文今年夏六月丙
寅皇帝御奉天殿分遣公侯大臣代祀岳瀆海鎮又以
前代帝王有功德在天下後世者禮宜不絕其祀乃卽
其陵寢所在如岳瀆海鎮儀以類祀焉而將事之使詔

以玄門有道之士充焉浙水東有帝大禹宋孝宗理宗
之陵蓋所謂有功有德者乃以屬之上清鄧尊師仲修
甫尊師欽承明詔卽日戒行七月癸未抵浙水東擇日
齋戒恭出祝冊告于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
事至重也凡室之爲明官齋庖者器之爲俎豆錫鬯者
物之爲牲醴醢齊脯醢者其加精潔豐美如式八月庚
戌有事于禹陵丙辰有事于孝宗理宗二陵將事之夕
雲收雨斂薦禱有容降登有數執事有恪誠意乎暢神
靈昭格山谷遺民以爲近世所無之曠典相與星樓露
宿旁觀盛禮莫不舉手稱頌聖天子之仁德美意而嘉
使者之善於將事也厥既竣事將復命于朝徵余序之

始豐集卷八

昭

余惟國家歲祀而及于前代帝王之無祀者甚盛典也
漢唐及宋固有建廟修陵示褒崇者矣然或歲一享焉
三歲一享焉而猶弗徧而近世之有天下者以相勝爲
賢一值運去物改雖有令主功德被于當時垂于後世
然亦同爲若敖之鬼今也聖明之見度越前代施德于
九京之下溥徧無遺載諸祀典歲以爲常猗歟盛哉然
將事之使不以屬之在朝之臣而以屬之方外之士抑
又何也蓋鄧尊師學道于龍虎山中有真純之行先是
以高士被召在京師講道德經于上前敷揚玄義稱旨
又歲無雪奉旨祈雪有應光承褒贊夫既有以上結主
知茲所以奉祠之選也歟或曰禮莫大乎祀古之知禮

者莫過于老子氏孔子蓋嘗問焉意者聖天子以老氏之徒爲深于禮斯遣之也不然蓋鄧尊師之將事又何其中于禮也如是夫乃敘爲鄧尊師代祀還朝序

送朱仲誼就養序

吾友朱仲誼曠達人也自其少時學明經舉進士嘗有志于世用矣然僅小試出坐學官末座而天下有事紛爭一時未遇之士悉變其所學不醫孫吳之書則掉儀秦之舌以干時取寵仲誼薄此不爲也獨務博覽彊記以涵蓄其胸中及天下已定國家大收材駿而用之而仲誼年日以老自度無以盡其力乃以嘗所涵蓄者發爲歌詩緣情指事引物連類多或千言少或百字雲行

始豐集卷八

五

水流金鳴石應有風人之體裁當其秉筆通思牢籠萬彙摩蕩九霄傲睨乎宇宙之內千駟萬鍾不知其爲富也崇資厚祿不知其爲貴也然亦坐是蹈近世所謂詩窮者人見其酷嗜吟事或勸之曰此致窮具也何自苦如此則應之曰吾道然也毋預公事歲行在午之正月忽告其嘗所往來者曰吾將別于而去吾上世家吳陵吾嘗渡江訪故鄉里族人昆弟故有在者見吾至甚喜咸爲我治田疇闢居室請吾歸耕吾游浙久今老矣計亦歸耕爲上未數日又謂其嘗所往來者曰吾未暇耕也吾兒以選得備任使幸有祿食昨日之夕有文書至迎吾就養吾亦安之勉徇吾兒之志而後歸耕亦未晚

也余曰是也以子之才而居田野偃息不過茅屋樹林之下往來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至于呻吟佔畢亦不過問閭之態猷猷之事今而就養享有旨甘好天佳日葛巾竹杖從二三老友翱翔乎康莊之衢仰而觀乎天子宮闕之壯宗廟之尊百官有司之富龍文虎氣五彩騰上結爲卿雲心開目朗永言之發皆足以鳴太平之盛顧不偉歟而況棄晨昏之奉而退處于荒閭寂寞之濱亦非人之情也雖然國家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一刻近代苟且之習今十有餘年矣比聞徵更前制合祭天地以新一代之典竊意登歌之章亦必新之有薦仲誼于上而任之以製作者則勿以老爲辭

始豐集卷八

太

送潘僉憲致仕還鄉序

太原潘公奉先甫之僉按察司事于浙也六年于茲矣一旦以年滿七十上謝事之請公在異時以文學驅導藩王轉丞相揀遂列朝行數歷華要中拜二千石出典東郡恩威並用吏民畏愛之會元籙告訖大臣柄兵在外率用便宜行事輒自官人一時奔競之徒如蟻附羶公不屑也乃自引去退處荒閒寂寞之表若將以老者今上旣一海內盡收膚斂而用之有以公名薦于上者召至京師遂有僉司之命公旣至浙會國家更化設官分職方務循名責實以圖治效而六廉之地尤上所注意以糾百司者時長貳缺員公日夜惕厲以中正凝志

以精明建事權衡物宜布昭公道黼黻治體不矯激以爲高不玩愒以爲達政無不舉事無不集得風紀之體焉浙蓋東南都會與公並治者爲方伯爲連帥見公持法平允有所論斷則咨以爲是焉爲公所按者爲郡縣爲羣有司見公持法明恕有所建白則倚以爲平焉及朝廷既允其請則皆有不懌之色一夔忝以教職每月旦望肅公于授經之堂前導諸生拱受約束有以得公之爲人則解之曰公以凝重之姿宏遠之量博之以詩書六藝之學以廣其識以輔其材是宜聲實並茂于維新之朝獨不觀之天之道乎四時迭運功成者退故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三代之制四十始仕七十而致其事禮也歷代遵之國家著爲功令有以哉今公去歸其鄉沐浴聖澤涵濡神化日與親戚故舊從容里閭之間山林之下以昭國家養老之誼顧不美歟然亦何可以私情而妨公義也乃率吾黨作爲詩歌送之北門之外而一夔爲之序

名人尺牘題辭

尺牘之設古者以通音問之具其制用板三尺繫其肩而書之以代紙後世以紙易牘而猶云尺牘者仍舊也山陰韓致用甫宋治平丞相魏國韓公琦之十世孫也雅善結交當世名人至正間士以文章事業顯者致用悉從之游人見致用有文獻之懿問學之富辭章之美

始豐集卷八

七

亦待之如骨肉不見久之輒枉尺牘問候積而久之至百數十帖其子師可慮其久而散軼請鈐版以備家乘既葉梓成編題曰名人尺牘以余亦其父執也請題辭焉謹告之曰朋友之道無他貴乎敦情誼而已而情誼攸敦則在于通音問是故古之君子與賢者別去懼其或我棄也則囑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夫以區區之音問至比之金玉其貴重可知已茲編之存一時名人與吾致用交者情誼藹然具在爲之子者而可以廢楮視哉苟以廢楮視之則交游之道泯矣大凡子之事父固當無所不用其情況于父執之翰墨有高山仰止之意存乎其間者哉若師可者可謂知所重矣歸拜而父爲我謝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

始豐集卷八

八

送章琛序

余被檄編纂郡志以志雖一郡之書其事類頗繁言于上官得職訓導於屬縣之士以助昌化章琛景文其一也琛性敏給凡編纂有當鈔錄者當檢覈者當訪問者吾謹以意授之琛鈔錄不倦檢覈不舛訪問不遺以裨余之不逮吾甚愛之書成上送于官復貺余長詩一首以別其詩引物連類幾三百言屬對精切格調森整而其饒饒然願學之意溢于詞氣之表若欲推余爲之師者自方今儕輩觀之以寡聞諛見自足者比比皆是惡有如琛者哉吾嘗論學以謂凡天下之事皆有足惟學

也不可以有足何也富人之所欲廩有餘粟藏有餘帛斯足矣貴人之所欲爵及五等祿及萬鍾斯足矣惟夫性命道德之蘊禮樂刑政之用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迹載于經論著于百氏紀錄于羣史者其廣若天其浩若海夫欲博極其旨涯溪曷在也何可有自足之心乎是故學恒病于自足惟其自足是以不足今吾子蒙縣文學推擇助教其邑人子弟有師職矣而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其進詎易量哉惜乎吾不足以發之也比修郡志知昌化章氏實宋慶厯丞相卹公之裔舊志南渡以後進士年表章氏科不乏人與郡宰邑珪組相映有累官至華文閣待制者皆琛之曾高也古人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此其時矣于其勉之

始豐集卷八

九

序醫

杭人有錢寶翁者其孫名鈞年十五六郡以俊秀選爲諸生翁甚憐之今年夏六月暑盛鈞偶失飲食節中滿作寒熱日就殆翁歎曰吾觀此兒之有成也方長而嬰茲疾奈何同郡有楊德中者吾世契也號稱名醫且其人有雅德愈吾兒非楊氏不能爲吾盡力亟致德中來德中切脈已曰是醫法所謂傷寒似瘧者公幸毋慮吾謹當如法療之療之浹旬而愈嗟乎凡人之愛其子猶種樹者之愛樹也醫者之能祛疾猶愛樹者之去蠹也愛于者疾之勿祛雖有梁肉之奉不能爲其味也愛樹

者蠹之勿祛雖有雨露之濡不能爲其華也錢翁之所以有德于楊氏之愈其孫之疾也如是歟雖然愛子以觀其成人也愛樹以觀其成材也觀其成人者不徒恃梁肉以廢藥石觀其成材者不徒恃雨露以廢鋤剔今使錢氏兒日長且成如樹之剡拔而上至于十尋百尋他日爲棟爲梁以充國家之用則楊氏之施德不既厚乎錢寶翁走告余曰走之德于楊氏也蓋嘗奉金爲壽矣三進而三卻之吾心終不能已願得先生之文張之余戲之曰然則文固重于金乎翁曰不然古人謂贈人以金不若贈人以言夫報之以金者金銷則德亦泯酬之以言者言傳則德恒存此其所以不同也願勿讓乃

始豐集卷八

十

序而畀之

送沈新民還太學序

國子生沈新民以服闋還太學謁余請贈余辭以積病神思荒落不能以有言而新民請之固乃告之曰士之生世夫欲以有用之身不與草木同腐惟以其學見諸事功與夫文辭之間而已國家混一之初四方俊彥登于太學蓋嘗簡其材器略其年勞待之以不次之位以觀其設施亦既著有聲光矣邇者又患士或狙于事功而論議之地將有匱材之歎申命國子師取其問學已優拔擢未及者設專師以教之且久其歲月俟其涵蓄充溢它日有大論議則以畀焉慮至遠也昔人有謂新

廷百官皆可雜以它材至于館閣之任非文章不可蓋亦如此新民敦慎而有志自其入太學克勤勵自將視一時並進之人躋華蹕要漠然不以爲意及丁外艱而歸祭葬外不廢學事家積書成肆日坐肆中務記覽以資下筆緣事命意吐于數百言浩乎沛然無窘束態觀其意不汲汲于事功殆將以文章爲職業者此其志蓋已有合于今日作新之意雖然文章非末技也敘述功德錢之金石垂之簡冊立乎百世之下聳世德于百世之上掄揚諷詠參之詩書而無愧斯之謂文章其用大矣而言事功者或少焉而吾以謂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其文章盛矣後世著作之家雖有高世之才邁往之

如豐稷卷八

七

識猶至圓不能違規至方不能進矩及考其立朝行事直言讜議嘉謀偉略赫然在人耳目何嘗後于事功此又志于文章者之所當知也余也才既不足以建立於世至于觚翰之事固已分之所當務亦嘗苦心勞思斷追作者之後奈之何昏昧黷淺終亦莫能有所成就今老矣又加之病胡能爲役哉見如新民者誠有豔焉于其行故以區區之見塞其請

葛孝子詩序

清苑葛仲謙先生事母至孝元末之亂兵蹂燕趙而先生之母已歿先生攜家居明府山中一日出山取供具忽暴風當道起奮怒簸擊行者竊去先生曰不祥必暴

兵至神告我也亟還徙其家匿他處已而暴兵突至自風所發處它不避者悉被劫戮而先生家無恙翌日有憑于山媼者呼先生來前告之曰昨日驅風以報汝者我也以汝至孝故陰祐之爾于是燕趙之人咸謂先生之行通于神明而稱道先生者喧傳于道路部使者廉得其實將上于朝如令旌表先生聞之曰孝實子職非分外事何敢貪天之寵走謝不敢當部使者嘉其自抑則又爲本其孝事著爲傳一時大夫君子且相率爲詩歌以美之其冢嗣今監察御史師曾既哀詩成什授余序之嗟乎孝弟之道通于神明也如是哉蓋先生之孝非世俗之所爲孝傳稱先生之母素患痿痺手足莫能

如豐稷卷八

七

自遂凡起居食息之節先生躬左右之日以爲常不衰母或有愠色先生輒不自安依依然迎母意所向務愉悅之乃已母性嚴一日先生自外歸有酣色母稍戒之惶恐謝過遂絕酒不飲嘗奉母之官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如在家庭然或出遇果蔬異味母未食必奉以遺母然後敢食後母以壽終慟哭絕而復甦勺飲不入口者三日葬之日哀動路人至禪亦不御酒肉凡若此類夫豈世俗之所爲孝是宜神明有以陰騭之也白華之詩雖亡其辭序者以爲美孝子而作諸公發德之什大篇短章金鳴石應其美孝子也盛矣播之四方匪徒曰詠歌之而已可以移風俗美教化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此之謂也序而傳之不亦宜乎先生名守德仲諱字也世爲清苑縣人有文學用薦爲其縣之教諭後調中山保定兩郡教授云

贈蔣正齋序

人有言居必擇醫誠至言也吾素病疝至杭無幾何時問醫于所常往來者咸曰老於醫者莫若蔣正齋甫已而疝作召正齋甫療之而愈其後又作又召療之又愈吾恃其人而疝不能爲吾患去年秋九月坐論堂上風雨竟日文籍在前注視見意趣然不虞疹氣之我襲也翌日肩背拘攣大作疾痛勢若鐵壁堅不可撼呻吟叫號旁人爲吾股栗移時乃稍自遂如是者連晝夜不止

始豐集卷八

五

間召他醫視之曰是爲風淫宜服涼劑比服涼劑疾痛愈益加乃召正齋甫正齋甫至切吾脈曰吾切于脈有素今證得于飲食失時勞動踰度榮衛不足所致宜服溫劑予知之乎榮衛不足則受病也深受病也深則疾痛也暴劑苟非良亦不足以祛之正齋甫爲人至誠懇惻視人之疾猶己之疾日來視吾病劑或非良輒走市肆不惜重價購之斬以愈吾疾療之決旬而疾痛不作今人爲醫卽病家召戒童御負囊箱以出旣造病家驟引病者手左右按之曰某經受病宜某劑某經受病宜某劑以余觀之是直以意度之而已非眞知其所以然而補瀉之也至于藥品則又有難言者蓋藥品或出自

殊方異壤遠不易致間有致者銖兩值百金僥倖奏功卽以近似者代之欲求十全之效其可得乎嘗試論之醫猶將也醫而辨脈而知人之虛實猶將之待敵而知敵之堅瑕也知人之虛實而必以良劑祛病猶將知敵之堅瑕而以精卒破敵也是故爲醫而不知人之虛實不善于醫者也爲將而不知敵之堅瑕不善于將者也知人之虛實而劑不以良猶知敵之堅瑕而卒不以精猶操割而器不利也孔子所慎惟戰與疾厥有旨哉雖然因脈而知疾因病而用藥其說具于黃帝岐伯之書與夫張長沙劉河間張易水李東垣之論著備矣大要辨脈用藥二端而已而不知辨脈用藥爲不易也吾以

始豐集卷八

五

頽危之病賴正齋甫療之決旬而愈非其所察者精所用者良其能致然乎吾具述之匪徒日報德而已且以使凡慎疾者當知擇醫之有素云

送王生甫序

天之生材其聰明出于眾人之表者世固不乏也及觀其成或至泯滅無聞而止此其故何哉蓋材成于學學不至則材不成以余觀之學之至與否固存乎人而其爲學之病大略有三焉其一曰習俗奢靡而蕩心生有蕩心者不足以言學其二曰志氣剛戾而扶心生有扶心者不足以言學其三曰諛聞鮮見充然自以爲有餘此之謂矜心有矜心者不足以言學三者而有一焉皆

足以累學況兼有之乎人材之難成職由此也余職教
杭郡擇子弟之俊秀者補爲諸生得王甫孟端焉生從
余受業者七年自能奮勵而成其材者也生治經藝詞
章日有程法其居當闌闌之衝聲音采色之靡曼華麗
者觸耳目而是它稱良子弟者猶不免隨羣而出逐隊
而趨以事佚游而生固未嘗一日離庠序而爲此蕩心
習也爲人姿篤厚處師友閒情誼懇款余嘗病勢危甚
生日來問候視余差則喜不差則頽蹙不自安推此而
往則生之待它朋友可知已視彼之悻悻然若有所挾
者何可同日語生之治經也有疑必問之審而止其讀
史也有室必辨之暢而止至其作爲文字也既成濡筆

始豐集卷八

莊

請改竄余觀之其構思也遠其遣辭也達其布置也有
序不至苟足篇段而止同學之友皆推之余亦謂生有
作者風蓋穎出者數獎進之而生曾無矜色方欲然自
以爲不足夫豈好誕者哉嗟乎木之生于穹林也繁之
百圍而不足于廊廟之具者瘠累之也玉之生于深山
也乎尹旁達而不足於宗廟之器者豐累之也生爲學
而能屏去爲學之病而材不底于成者吾未之信也國
朝著令州縣廩食生肄業三年之上者貢于太學薦加
教養老其材而用之甚盛典也雖然人材之弗成以有
如前之所云累之也苟無如前所云雖在遐陬僻壤猶
將有成況鼓篋于天子之學育材之海乎他日立朝敷

張鴻藻潤飾丕基揚聲光于當世在生輩矣吾雖老尙
及見之生行有日其同學友孫生善請曰甫之行願有
贈乃本其所以自勵者而爲之序

時雨詩序

洪武十年夏六月浙河西東自庚戌至于乙亥凡廿六
日不雨田疇俱鑿苗有悴色民方以爲憂翌日丙子日
加酉少女微風羣鳥翔鳴或以爲雨驗已而玄雲四布
雷電交作大雨如澍夜至二鼓少止及四鼓又雨盡一
日乃止于是膠者以疏壘者以昭悻者以榮惟時稗秋
涼野空迴激霄朗徹物意舒暢百官有司庶民父老交
相爲賀以爲有年時監察御史王君行部至浙觀茲大

始豐集卷八

宋

沛願謂章逢之士曰此時雨也蓋有以歌詠之一變聞
之有道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年穀順成物無疵癘
民不天札而太平之象見焉乃者浙下大水民以阻飢
告上貽九重之憂至形清問聖人之德與天地通感召
之機在乎轉移之頃是以今年六月雨不違時而有有
年之望也語有之不先不後之謂時使是雨也先時而
至苗其秀乎後時而至其能實乎勿秀焉實此六月雨
所以見書于春秋也耳目之司以觀風爲職斯民也遭
逢上瑞歡忻悅懌而不知誰之爲之者此良御史所以
屬吾黨之士歌詠之庶幾乎康衢擊壤之謠也嗟乎涵
泳神化沐浴膏澤願惟願生何足以形容之雖然不敢

辭也乃書爲時雨詩序

徐恭字序

徐生恭自成童時入學校爲諸生今年秋當貢于胄監請曰古者冠而字恭雖未能據禮以冠而年則及矣今去此而處于衿佩之林辱與恭友者必不肯以名呼恭事先生于茲有年矣願字之俾得便于稱謂且因以自勗余告之曰恭主容敬存乎內恭見于外字生曰士容爲宜夫人學修于己行孚于人衣冠文物在士君子之列固非山氓塗塗商賈之並也動作容貌人皆于我乎視瞻是以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故君子慎容焉記禮者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

婦聖集卷八

七

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以謂見于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者如此爲容而不悖乎禮行之于家則父子親兄弟睦行之于鄉則長幼順朋友治行之于朝廷則君臣正上下和甚矣士之容不可不慎也其人仁也其容寬裕而溫厚其人義也其容嚴毅而方正其人孝也其容慈慎而惻怛君子于容而觀德焉春秋之時成于受脤不敬楚令尹無威儀然不免君子之譏無德故也生因字思義其務知所慎乎吾見生氣和色莊無浮躁習而有老成之風自其來學習經藝辭章不務躐等而務實詣行文析理皆不苟月旦暮朔望會講與凡賓友之至俾生相禮周旋中矩度吾甚愛之今也登于胄監

養成德器他日纓弁執玉接武夔龍之後使人望而敬之顧不偉歟如生者出可以羽儀于天朝矣尙勉之哉

送張員外還永嘉序

君子之出處安乎天而已天者理勢之自然也以人事驗之如寒至而裘暑至而葛飢渴至而食飲是也其或未至而迎之已至而過之是皆不能安乎天者也永嘉張君時彥篤厚人也嘗以明經教其邑之子弟去年秋詔求博學之士郡大夫以張君薦趣裝上京師與天下之以博學貢者旅見于天子之廷親承顧問者數四擢都官員外郎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材曾僅三月改司門未幾又改司封光彩煥發斬焉太阿之出匣闔者愕

婦聖集卷八

六

之謂爲奇遇今年夏五月上念羣臣勤勞王事將思所以休息之俾各自陳其志張君謹上奏曰臣無他故願獨有老母年八十有三無它子侍養烏烏私情誠有不能自己者敢昧死以聞上若曰惡有使人母老而不得養者乎其即歸養翌日具冠裳詣闕叩首謝遂買舟東下方張君教其邑子弟時泊然自守曷嘗有希慕寵榮之心一日起自布衣遂蒙不次之擢日見嚮用半歲三遷無非青雲之境固將鞠躬盡瘁爲國宣力以樹勳名何敢有退息之念乃今以親老得賜告而歸如張君者其進其退何嘗容心于其間哉亦安乎天而已夫天固未易知也所可得而知者盈虛消長之相乘不期然而

然蓋亦若是余也涉歷患難之日久當夫事機之來冥然不可臆料徐而驗之然皆不能違乎天天之于人何嘗數數然加之意而人之所值自不能違之耳張君道過錢唐爲余陳其所遇且請贈甚懇余雖數奇不能如張君之際會觀其出處是殆所謂安乎天者因并以余之素所信者告之

送周照磨改調序

南昌周君叔勉之爲浙江布政司照磨也僅四閱月廷議以諸司庶府員多者省之而叔勉所居官在省員之列當改授于朝僚友曲江唐君某廬陵蕭君某惜其去成爲歌詩以抒其欲留不可之情而屬一夢以序初叔

勉隱居南昌郡城之東其地清曠西山秀色可攬而有

左

何湖數百頃水波演漾川霏畫騰白雨盆集叔勉世居其上藝有園田居有室廬凡給公上奉祭祀待賓客之需舉無不足族聚亦甚盛歲時宴饗長幼畢集親睦之情藹如叔勉早失所怙大父實教育之築堂以奉甘旨曰親親堂陰有竹數百个掩映雲日雨至時其聲琤琤然若鳴琴瑟作亭竹間以挹其趣曰雨竹方是時叔勉悠然自得殆若無志于當世者今年春二月上遣使者奉勅符四出設科目以求天下未用之士布列中外用圖維新之治有司以叔勉聰明正直應詔既見上尋受前官叔勉器識闡朗其居官也悉心贊畫以承方面重

臣宣布之意事無不舉譬之明珠深藏勿耀之日久一旦出淵其光有煒以故上官甚禮之而其僚友所以惜其去之深也雖然惜其去者私情也詩不云乎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易官局于一職久于一方哉叔勉行矣穹寶峻級可立而至無俟著龜而區區之見則欲叔勉施之他官者視今茲施之贊畫者益加之意無適而非青雲之地矣走雖蠢猶幸見之

題跋

題傅大士三教像

錢唐性天義師慈慧有戒行能以聲音爲法事雅好收佛祖像一日持一軸示余請題其像圓冠方履而被袈

袈曰此傅大士像也按大士諱翕字玄風義烏人少業

干

漁有妻子嘗遇梵僧以宿緣曉之竟與其妻子去之雙構樹間修苦行明佛理其後業成去謁梁武帝能以神通動之遂延大士講經秘殿甚見尊禮至陳大建初化去此其始末也今所畫像具世俗所謂三教衣冠有合三爲一之義竊謂大士生齊梁間其時佛法方盛勿論老氏雖吾孔子之道亦未有以勝之大士固不必預慮他氏見詆而示人以同也而畫者爲是何哉蓋佛之說有謂未來世當有具如是衣冠而示人以同者故畫者逆而爲之以阻世之詆異端者此其或然歟非予之所敢知也因師之請疏其略而歸之

跋虞文靖公張外史墨蹟

右虞文靖公禪偈四首句曲外史張公近體一首今靈隱滯禪師之所藏也虞公字畫雖以目眚故行勢欹傾而其姿態溫潤自足以見其館閣氣象外史故不以字名而其筆意清圓隱然有山林風格初禪師往謁虞公于臨川山中以四偈投贈而公答之如前歸而訪外史于錢唐南山并以所得四偈見時外史方賦詩送危檢討遂附此詩于虞公卷尾以歸禪師虞公晚年雅嗜禪理其言語意趣超入無塵有非凡近所能窺測於答禪師四偈可見外史素尚玄學其於禪理若非所知故其疏于所附詩後自謂吾不解作禪語抑豈佛老興趣耶

始豐集卷八

五

不然何以有是語也覽者當自得之

跋趙鄧虞黃帖後

右趙文敏公借佛書小帖一虞文靖公與方外交帖二黃文獻公與同年友帖一其用硬黃紙臨逸少八日帖則鄧文肅公之筆紙尾疏云此余十八年前所臨後有莊節韓先生跋語四公文章名位前後相望莊節之潛德亦何可及其翰墨此卷具有之一夔晚出乃得悉觀豈不快哉

題雪庵臨蘭亭帖

雪庵昔在至元大德間以楷書大字名世所書碑板至徑尋尺今猶有存者而未嘗見其小字錢唐錫上人示

余以所臨禊帖其後有宋牟大理燦元趙承旨孟頫跋語雪庵自疏云予書此帖時年七十有二頗自詫其無嫵媚氣大理公有文學重望承旨公與雪庵同朝書法妙絕名不在雪庵下咸相推重予不解書竊謂雪庵字畫譬如相馬不當貴肉而賤骨也知書者以爲何如

跋虞所張三公墨蹟

此卷詩凡九首蓋越僧天然上座之法屬古鏡上人之所藏也初上座游江西謁故內翰虞公于臨川山中得絕句三首其第三首則并東前龍翔住持訢公上座持見請和又得三首及過錢唐以見句曲外史張公復請和焉又得三首故總九首云天厓至順間虞公以文章

始豐集卷八

五

擅名天下當是時釋有訢公老有張公亦各以文章鳴若將以競爽焉者虞公雅相推重與結方外之好篇章往來無虛月三公既相繼化去片言隻字之存于今者得而觀之猶足以見其風流文雅矧茲一紙而三公之辭翰具存乎運去物改山川寥闊人物渺然把玩之餘不能不爲之興慨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歎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早世母夫人石氏誓不他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惟謹既弱

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
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
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眾迫之曰娶妻以爲養也吾
親既歿何以娶爲親戚朋友据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
期合卺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
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
矣人有恒言孝衰于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
又嘗作堂爲時饗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
學爲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參政陶公凡
朝之大夫士咸愛重之爲詞詠論著甚悉予因撫學士
所書孝事有合于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爲者表而出

徐一夔大章著

題跋

跋葛洪移家圖

右葛洪移家圖按洪蚤以儒學知名且好神仙導養之術其從祖玄在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公玄以丹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遂盡得其法晉咸和初爲諮議參軍干寶薦其才堪國史洪辭不就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遂將子姪俱行故人鄧嶽爲廣州刺史止之後竟去羅浮山煉丹久之死子其處年八十一死時顏色如生舉尸甚輕人以爲尸解云此移家圖蓋畫者貌其

始豐葉卷九

一

入廣時行李也初洪以世儒知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不知有神仙之說乃著書言黃白之事示人以長生不死之訣有內外篇號抱朴子藏之名山以待識者余竊以謂洪以儒學知名蓋嘗學乎周公孔子之道矣周公孔子之道皆常道耳不爲怪也至於死生之道猶晝夜然無長生不死理也設使果有長生不死之說則周公孔子爲之矣周公孔子不爲而洪乃謂世儒知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不知有神仙之說何其謬哉且洪死時年八十有一此固世壽之常無足怪者史家傳會以爲尸解夫人之所以樂生而惡死者無他以有父子之親也夫婦之好也朋友之交也養吾生而飲食也衣服也宮室

也吾得而裕焉見諸事而仕宦也婚姻也祭祀也吾得而達焉今日尸解既已委其形於槁壤矣而曰吾之氣與天地而長存無是理也人之有生形與氣之會耳未不能如吾之所云亦何爲哉其後如唐之李遜歸登孟簡廬坦李道古李虛中之徒皆惑於其說以服食爲事卒被其害至死不悟可歎也哉同郡胡尙德甫得此圖藏之甚秘亡友朱長史右效考工記爲敘述所畫人物纖悉備具而洪之溺於丹術且貽患後世則未有破其謬者尙德嘗爲道家者流若豔洪之爲而不能得其訣者吾因本洪事闢之以歸胡云

始豐葉卷九

二

跋釋交書後

亡友朱長史嘗德其友周宗性爲經紀其母葬事著釋交書一通以貽之其書歷數心交市交勢交之等而謂凡交之道以禮與情而已吾謂非特禮與情也有義存焉蓋禮言文情言好而義言實也如柳子厚以柳易播非激於義安肯毅然不顧利害而爲眾人之所不爲哉故曰有義存焉吾嘗追想其事輒加感泣而願爲之執鞭今宗性之用心上視柳州之事差若易爲然自今觀之蓋亦絕無而僅有此釋交之書所由以作也嗚呼讀其書者視朋友死喪而不知相恤其亦有愧也夫

跋虞道園論存省書後

道園先生嘗爲其門人趙氏論說存養省察之要爲書一通其遺墨畱落故都今漕使安豐呂公時爲北平僉憲得之曰先生不獨爲趙氏說也學者苟會于心皆當有益乃命楷書者錄爲副本以自省而以真蹟入子北平憲司嗟乎漕使眞善學者哉昔者程伯子之教學者曰學者於聖門弟子問處便作今日已問於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乃爲有益漕使於先生之告趙氏如告已然眞善學者哉漕使名本字繼道安豐人

跋呂氏孝感詩卷

右孝感詩總若干首大夫君子爲故安豐處士信翁呂先生作也初先生以不逮事其親哀慕不已於其親嘗

始豐集卷九

王

所寓處日設飲食供具事之如生一日晨起汲井泉滌凡所設祭器方懸綆下汲器有黃色魚作隊入汲器中亟掣以上乃金魚三尾先生異之用別缶盛之置于几筵之上於是親戚隣里聚觀之皆曰天且冰鱗介潛伏胡有此耶必呂氏至孝所感先生曰某何修而敢當此靈貺乃復納之井中余謂魚雖微物然亦有知如晉王祥母當冬月思食生魚祥卧冰求魚忽雙鯉爲祥躍出之類是已以此論之足以明其有知先生因汲得魚實以事死如生故也其爲至孝所感也奚惑不然易何以曰信及豚魚然以祥事攷之祥以至行身至三公先生不食其德垂休委祉于其家嗣遭遇聖明敷歷顯要爲

時名卿嗚呼天之陰陽孝子之後也固如是夫

跋南海行卷後

松江錢公瑄氏以洪武初元舉族謫瓊管閒歲請于有司北還松江省墓此卷蓋中朝大夫士後先被謫在瓊管者送公瑄省墓之文與詩也文二首其一前浙省理問孫君孟賓所作詩若干首其一前浙憲僉事潘公奉先所作孫君與潘公同仕浙孫君先謫瓊管及潘公被謫挈行至嶺外道遇公瑄知孫君無恙公瑄請贈喜而爲賦也公瑄還至錢唐知二人者皆辱與余交故持此卷見示余讀之盡卷歎曰瓊管在炎天瘴海萬里外風氣巖厲至漢始開其域由唐迄宋因爲放逐之所近世

始豐集卷九

四

以來雖稍被聲教而黎人習俗未盡變也今國家視遠猶近既選有學之士以治其人而大夫士之落南者又接踵而至聲明文物漸同中國觀於此卷可見已語有之逃空谷者聞足音跫然而喜公瑄雖不幸在謫籍然與諸公不約而集顧得相與於觴翰之間至其睽違也契合之情屬望之意見於言辭者聯篇而累牘雖中國人文之盛亦不過是不其幸歟公瑄世儒家盛年有才學孫君簪纓之彥潘公文獻之老餘人固未嘗一見然觀其製作皆特達之士朝廷方急於取才顧豈以一失而棄諸公於萬里外哉他日起自謫籍同升于朝公瑄出此爲券將必相視一笑而歎離合之不偶然也

書深溪王氏家則後

浦陽深溪之上有尚義之家姓王氏同居者五世合食至二千指王氏之長有名子覺字復之者著爲家則一卷以示後盾使世守之其友劉君義浩旣爲之序矣劉君復貽書錢唐俾余書其卷末余閱之盡卷歎曰復之甫所以遺其後盾者何其至也大抵人情至難制也雖父子兄弟不能必其無異見是故勃谿詬語之習不獨秦人爲然欲整齊之如天子之命吏約之以法亦奚不可而君子之見則以此可施之齊民而父之詔子兄之教弟則非所宜然也蓋父子兄弟恩義繫焉太嚴則傷恩恩虧則義弛善爲防範者因其彝性之懿而牖導之達諸事爲大之爲經小之爲紀井然有條秩然有序如王氏之家則立爲一家之政長幼卑尊耳有常聞目有常見動作食息從容乎矩矱之內悖戾之氣消雍睦之風行而恩義立矣如是而同居雖百世未艾也豈直五世而已哉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家則之設其王氏齊家之坊也歟余觀聚族而居至于累世者若昔之九江陳氏臨川陸氏與今之浦江鄭氏皆有家法著而爲書而鄭氏之家規則加詳焉王氏趾美鄭氏者也其書爲類凡若干爲目凡若干大略皆本之鄭氏云

書浹江樂君墓銘後

右浹江樂君墓銘一通金華黃文獻公所譏也後有臨川危內翰跋語蓋樂君之孫良諸銘于公時未知其先世所歷官簿值方氏築城發其阿育王山下先墓獲所埋壙誌始知其先世嘗仕吳越錢氏累官至銀青光祿檢校御史大夫故請危公補書以足前銘之未備蓋孝子慈孫昭先德垂後盾義當如此余先世亦仕吳越譜牒所載有累官至檢校尚書贈司空者每疑錢氏據有兩浙時然皆臣事中國其官屬例出表授固唐臣也如吾先世所得官封已非唐舊莫可得而曉欲求吳越備史攷之世亦無有獨五代史吳越世家言其自唐莊宗賜玉冊之後其官屬皆稱臣則其官制不承唐舊可知

如豐葉卷九

六

已今又見樂氏之上世所得官封如此以此觀之錢氏之臣皆不稟命于唐無可疑者矣良字仲本博學有文章爲時所推重今被徵入朝以茲卷請識余旣得博所未見以祛平昔之疑因併著之

跋海寧楊氏族譜序後

右海寧楊氏族譜序一通前進士榮君子仁爲其從游生琦著也榮君敘述有法大意以姓氏之學不講則譜牒不明而世次紊琦知出此是能崇本者故榮君爲之敘述以獎進之余聞宋南渡後刑部侍郎楊由義實居海寧有文學氣節嘗使金抗議不屈文公先生稱其忠義大節夷夏稱歎其子九鼎帥蜀亦死金人之難吾意

琦爲刑部之後今攷其所自出乃出北漢將楊無敵號令公者非刑部後也海寧楊氏如令公之後乃有如琦者請于名人敘述以發其先德而刑部之後乃泯焉無聞何也忠義之家必有守其宗緒而弗墜者尙當訪之

周府君墓銘補遺

新城周昉既得宋內翰銘其先府君節孝先生之墓又謂一夔曰昔汴人從宋南遷時其居杭者殆不一姓獨昉之上世卜居新城仕雖不甚顯而以禮義爲家法高祖府君嘗曰人道莫大於崇本歲時祭祀人或略之非崇本之道也別置祭田二十畝以遺子孫儲其所入以備時享中更多故田入於他姓我先人既理家政歎曰

始豐葉卷九

七

他業或可廢也至於祭田斷不可廢廢之非獨遺先志虧人道矣乃備已帑復其田於是吾族時享之盛如初而銘偶略之嗚呼古者士大夫之家必有圭田以供祭祀士無田則不祭非不祭也士位卑授田有弗逮不能備物以獻耳後世有能出私田爲祭祀之資蓋亦禮由義起之意周氏之上世既克行之而節孝府君又復之於既失之餘使時享之禮不墜厚之道也府君以至孝稱元季之亂不屑苟祿以污其身行應私諡至於復祭田之事尤足爲薄俗勸昉端慙有至行惴惴焉惟恐沒其父之善銘既不及故敢不讓而爲補書之

文

勸農文 歲戊午代杭州府官作

古者長民之職凡以農事而已其故何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非他事比也故天子有親耕之典而近代守令至以農事繫銜我國家之興尤重茲事自京師以達於郡縣申嚴祀事曰社稷曰山川曰風雲雷雨有所焉有報焉所以致如斯其誠者無非爲農事爾杭領縣九提封千數百里地勢所及東南控引江海西北接連山谷民生其閒雨暘稍愆輒以旱澇來告蓋嘗登進父老於庭而問其所以地近江海則其勢平下憂恒在澇地入山谷則其勢高亢憂恒在旱此其大較也夫旱澇者天時也而所以備旱澇者人事也人事之不盡而

始豐葉卷九

八

委之於天未見其可也方春東作始興爲爾農者耕墾之有日程播種之有時候爾農必爲之力而慮之審矣而所以爲旱澇計者吾則爲爾言之地而平下也則宜高其圩岸以防澇高亢也則宜廣其陂池以防旱是故言水利者在於謹蓄泄其法如是而已爲農而能用力於此將見歲入且倍雖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患矣吾忝佐郡值太守去官恒慮催科頻繁而撫綏不至賴方面重臣爲之綱維二三僚友爲之匡贊庶幾振其不逮歲二月之吉勉循故常躬秉耒耜以率爾農爾尙告其隣里鄉黨聖天子在上和氣致祥必有豐年而有備無患乃先哲之明戒矧爾農乎爾其勉之其或不順于父不

敬于兄不睦于姻黨以賭博爲賢以爭鬪爲強以訟訐爲能而不務農事律有常條

祝文

昌文侯祝文

惟神以武略爲宋岳武穆王飛前驅著有勛績附見宋史岳飛傳中及王不幸被誣神用不顯其後王誣既雪神蒙錫謚牒令廟食京學以相文化祠中舊有故牒近以典守者不謹失去而肖像猶存一夔至學之初咨詢故實敬賴神庥式陳明薦敢告

祭文

祭朱長史文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夏四月甲申朔越十有三日丙

九

申友生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晉相府長史朱君之靈曰惟君之材疏通俊邁可備顧問可裨經濟惟君之學該洽辨博上探洙泗下泝濂洛惟君之文精確深渟遠窺姚姒近追漢秦脩辭求道我蚤有志俛俛靡適誰其我慕求友四方君不我棄以學則講必析其微以文則評必抉其疵以志則礪必崇其卑我則不逮君實振之君有史才克兼三長有事編摩非君孰當六年之秋詔脩國史起君于家俾預斯事取道而西過我論堂死生契闊話言不忘余雖不才尋亦被召君前我後相顧一笑沈沈華館在殿之

西執筆相從揚推事辭朝言謔謔夕言詒詒偕入而出涉歷三時自我索居垂二十載于茲合併豈不慰意我還職教君登詞林中外相望實獲我心今年正月有書見貽云入晉邸爲王之昆寵榮有加聲聞日至顧余漢落莫之敢企胡爲一疾遽至不支始吾有聞既驚且疑終吾有聞涕泗交頤江湖寥落故舊無幾嗚呼吾友又至於此含哀莫宣聊以辭矢嗚呼哀哉尙享

祭陳參政文

代安布政使作

維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十有二月乙巳朔越十有四日戊

午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安某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陳公之靈曰邇者朝廷選外執政公受上知往領汴省我則無能詔與公並公負其材自持甚力有不公如弗假以色不鄙謂我見謂亮直有論有建公倡于前我贊我襄用底罔愆經時五載曾無閒言譬之作樂金石相宣苟或愆愆則音不完公性介潔物莫能累每退自公寂無媿侍維我與公弗開此彼公心弗憚酒杯相慰公體弗靈食衣是視職則同列義則同氣興念疇昔我心實悲滄江歲晏有來靈輻情兮縉綬矢之以辭有肉在俎有酒在卮冥靈如在庶其鑒之嗚呼哀哉尙饗

祭陳參政文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十有二月乙巳朔越十有三日丁

已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訓導常貞王裕謹以清酌果脯之奠致祭于故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元禮先生陳公之靈曰惟公問學辨博器局超邁自視甚高不濫當世其視義也若泰山之重其視財也若一羽之輕故公之居官也冰檠之操可以礪貪鄙其交友也金石之誼可以託死生嗚呼材非不高也時非不遇也位非不顯也而奈何乎天者之難憑滄江歲晏凍雲含雪靈輶在茲曷勝嗚咽追想交游一奠爲訣嗚呼哀哉尙享

祭常山長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閏五月丙申朔越二十有九日甲寅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訓導何敬高謹以清

外豐稟卷九

七

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公書院山長先生常君之靈曰惟君賦性介特履行淳固蚤歲南游明經是務春秋大旨筆削所存熟精胡氏弗媿專門吳山之陰以學以教惟利與鈍恬然罔較中遇漕試獲展所長聿振教鐸宣公之鄉俄值更化奔播以旅言返舊游莫或寧處有詔興學辟士于庠僉謂經術非君孰當童冠僉僉眷言受教經時八年克著成效蒼顏白髮居然老成出入學校後輩典刑偶值數奇遽嬰時疹六月徂暑奄然而逝嗚呼常君模範是資豈謂一疾遂至于斯名止一薦年止七袞室家遲暮箕裘零落嗟我與君相識廿年迺于茲學復相周旋一日不見竟成永訣追念疇昔中心如

恒矣率諸生治穴與棺既曰無歸在義則然北山之麓其原深厚庶幾魂魄永安于久嗚呼哀哉尙享

書

答宋內翰書

近樓主簿至伏承手帖從審履候康裕兼獲快覩呂公孝感詩序不勝忻慰所付詩序尋偕樓簿送與呂公去訖未遑奉報十五日王文至又承畀以高文一通肅讀三過喜幸喜幸區區不腆之言何足以文自命初意不過欲得閣下一二百字冠諸雜藥之端以假重爾詎意過蒙不鄙賤以春容大篇極論文與道所繫之重且備斥世俗之文之畔於道者爲非如以一夔爲知言而與之言者至謂孟氏之後世不復有文夫豈閣下爲是過高之論哉蓋謂孟氏之後文之純乎道者寡爾必如所舉宋之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之著述斯無閒然矣乎開闢反覆沛然盡其所欲言讀之心開目朗使人曉然知文爲載道之器而凡不合於道者皆不足以爲文信若以不才爲知言而爲之盡者爲賤之厚非所敢當也一夔才質陋劣自度不足以與於此然自向學頗知文以爾雅爲貴故凡綴緝稍成篇段力加櫟括以求不戾於道以謂求而不至猶愈於不知求者也向在史局承裁畫於下執事閒嘗質以鄙見閣下不以爲謬且見謂爲是心常服之茲承見教其敢以獎借爲足政當竭其年

始豐稟卷九

七

力益勵不懈以求其至爾雖然閣下此文匡世之文也特因不才而發之耳此文之行天下學者殆將靡然一趨於正不至蹈前弊而自畔於道矣惟昔文章之弊必有豪傑之士乘維新之運振而起之厥今振而起之者非閣下其誰尙奚慮不知者以過高見尤而自遜也人回謹布向往之私不備

傳

鄒母傳

凡女婦修其職者非難惟動必以禮之爲難禮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春秋之季公甫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見之闔門而與之言仲

始豐彙卷九

五

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是時孔子在魯而獨有取於公甫文伯之母則魯人之不能守此禮者亦已多矣不意百世之下乃有如鄒確之母者焉確之母李氏登州黃縣人性貞慧而知禮自其在父母家以至于嫁凡所謂女婦之職如治女紅主饋食與事其舅姑與夫勤儉恭順悉可爲姊妹妯娌矜式且動必以禮足跡未嘗出戶限一日夫族有合兩姓之好爲酒食以召姻黨者姻黨見鄒母咸愕眙相視莫識爲某氏及就序乃始知之其後其夫用門功得六品武官南戍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邦人士女競事游衍以爲樂確與其兄弟謀曰盍亦奉吾母爲樂乎乃治游具請于母曰湖山甚佳

幸大人及時一游其母曰爾爲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逸樂耶確等慙懼而退以此言之鄒母可謂以禮自守者矣使生孔子之時其不與公甫文伯之母並稱哉鄒母又有女嫁爲同邑周仲賓妻後仲賓調贛之瑞金簿以非辜就逮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舍後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母訓云因併著之

墓誌銘

平陽王公墓誌銘

平陽王公以洪武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歿于里第其孤鐸時爲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又十有五日參政方生

始豐彙卷九

五

布政司泣事忽訃至驚慟欲仆地卽還寓館設位奠哭如禮且走文書告于朝明日匍匐往弔參政在苦次輟哀謂一變曰走不幸罹此大故誠蒙予告獲申情事惟是先人之行實所以揭之墓以示久遠者惟子是託子固辭不獲乃敘而銘之公諱思義字恭讓世居平陽府洪洞縣之郭上里曾祖某祖某皆潛德弗耀父叔謙以長子允恭貴贈某大夫某騎尉澤州知州母范氏繼劉氏贈某縣君公天資樸茂不喜表襮性極孝友事澤州府君以至行聞伯兄允恭仲兄思忠皆有材行公事之尤謹平居未嘗有違言忤色平陽陶唐氏所都也其俗素尚勤儉而公勤儉有加貨用日益以饒以世俗分財

異居爲恥誓弗分異以爲家法仲兄有子曰誠於參政爲兄公嘗語之曰爾年稍長其經紀吾家俾鐸力學且曰吾平生未嘗爲不善事以累子孫吾子孫必有光大吾門者吾聞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作餘慶堂以自見誠亦克承公志凡涉經紀之事一不以委其弟而參政得專意於學會國家誕與文治參政遂以春秋貢于其鄉既至養材胄監尋以選侍讀王宮未幾攝監察御史數歷有聲超授前職階中奉大夫公之餘慶於此而驗公生於大德己酉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配劉氏子男一鐸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里東岡之原公之行實難一二舉而予之生也與公相去遠未嘗承顏

始豐集卷九

五

接辭不得詳也參政授余以其大者如此嗟乎爲善而有餘慶可以審其德矣雖然爲之也冥冥報之也昭昭其德不亦可述已乎銘曰
冀州之墟古帝所都遺風攸存俗朴以勤爰有吉士惟善是履垂休委社以有令子際遇盛時爰躋臚仕謂非爲善而至於此是猶弗種而穫是俟涸嶺之陽有隆其岡爰卜新阡以固其藏有或弗似視此刻章

元故保冲大夫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倪公墓誌銘
故保冲大夫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倪公既歿之九年其孤伯溫持其姻友前鄉貢進士卜埜所狀世系行實拜而請銘曰先人有潛德而未有爲不朽之託者不肖孤

實疚心焉惟先生哀而賜之銘余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公諱居敬字行簡世爲杭州人其先嘗以醫仕宋而未甚顯父諱屋號信菴爲醫始著信菴府君嘗遇異人授以祕方其法揉劑爲膏用以愈瘍瘍者受其劑卽愈杭地大物眾有瘍者輒趨倪氏一時言瘍醫者莫不曰信菴信菴云公之生也承家傳之祕府君既歿事其母徐夫人至孝夫人嘗戒之曰爾幸承世業惟能益廣其道斯不忝于前人公承命惟謹遂兼精岐黃之書以及諸家方論察脈辨證究極內外之所因以探表本以驗虛實而知疾病之候故其爲醫或遇奇證輒取神效於是倪氏之醫擅名大方矣至正中用薦補杭州路醫學正

始豐集卷九

六

尋爲醫學教授善以其術淑人三皇廟壞則捐己貲新之陞江浙官醫副提舉階成全郎會外兵攻城附城居民奔竄入避多依釋老宇下草棲露宿上漏下溼以故時疫大作行省丞相達識帖睦兒捐金市藥命公收視之公以爲己任人爲切脈授藥無倦色賴以全活者亡算改官醫提舉階保冲大夫時行省丞相得承制行事丞相雅敬公以公活人功多不宜久處散地遂由官醫提舉特轉五品流官同知江浙財賦府事換奉訓大夫以寵褒之公曰醫吾職也固辭不受而行官醫提舉事如初杭既內附方屏迹家居天兵下吳門士卒有犯霜露而違節宣者時開平忠武王總兵問醫於左右有以

公薦者卽遣使具舟迎公至軍前療之無弗愈者其辭還也贈白米二十石錢幣有加公涉歷日久方將優游湖山以佚其老俄得微疾而逝洪武四年十一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二其生之歲則元大德己酉之四月十又一日伯溫以是月十又一日奉柩葬于錢塘縣棲霞嶺埽帶塢之原公配宋氏諱德原婦德母道皆備後四年卒奉以耐焉子男二長伯溫也娶龔氏次叔正娶沈氏叔正後公六年卒亦耐墓次女二長適同郡李思齊次適沈禮孫男三人長某次某女一尙幼公天性醇篤恂恂然有古君子風官自醫學正三轉而至提舉階自成全郎一轉而進保沖太夫人皆榮之而公處之泊如

始豐集卷九

七

也當顯融時勢得致公醫者非王公大人則高門巨族而間閭卑人囊士雖有病劇甚莫或易致之而不知公一以濟人利物爲心彼卑人囊士一走告之汲汲焉屏去騁從以袖裏藥折入委巷徑造病家恐後病家見公至惶恐謝曰不意長者乃肯辱臨吾門公曰非也吾道然爾公嘗築堂署曰尊德南行臺御史大夫慶童聞之曰倪公殆無媿於此者爲書三大字昇之故公之歿也街童巷叟亦痛惜之嗚呼倪公之於醫如此而太史公稱倉公之師以富給故不爲人醫獨何心哉伯溫姿粹雅有學有守能世其醫今選爲杭州惠民藥局提領銘

九流之塗各適其正惟醫之設切於民命六氣之淫疇克免之彼以富給而斬於醫如見入井而不引手相其所存嗚呼曷有恂恂倪公爲德自衷視人之疾如疾在躬凡百病家有召卽赴不以顯融而棄卑囊惻隱之發如火始然曷肯計較以虧其全是有令子溫其如玉爰食其施以似以續北山之原有封若堂旣固且安子孫其永昌

元故將仕郎建寧路錄事兼防禦事韓君墓誌銘歲行在末之十月友人韓君致用有失聲之疾旣而稍差告於始豐徐一夔曰吾近者音吐不揚此一經受病也吾殆不久於世子素知我能及我未死時爲我著埋

始豐集卷九

太

銘亦足慰也余謝之曰禮無是也吾誠後死銘君未晚何用太早計耶後一年爲洪武十三年十月甲子而君果卒年五十有九其孤師可以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會稽縣上管鄉昌源先塋之次衰經踏門請銘曰先人臨終時囑師可曰徐君嘗諾我以銘矣必得徐君銘乃有以慰我於地下先生其勿辭嗚呼詎意吾果銘君於一年之後哉江湖寥落失此良友尙忍不銘之哉乃序而銘之君諱諤姓韓氏致用字也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尙書令魏國忠獻王琦其十世祖也靖康之亂忠獻之曾孫朝請大夫尙書左司員外郎直祕閣知饒州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膺冑始定居于越則君

之七世祖也曾大父將仕郎桂甫大父義行先生亢宋亡始不有祿仕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父老之亦以文學書翰知名母魏氏君之生也有文獻之懿耳濡目染無非詩書禮樂之訓經史百氏博覽強記爲文老蒼不作嫵媚語然亦好古法書名畫彝器之屬以資博雅與人交情誼周至或行檢有不謹者輒謝絕之且急於義見人窮約若自己致必盡力振之嘗過嘉興有故人子貧不能葬其親君惻然傾已囊葬之身飢寒不恤也力學制行聲譽日起時天下承平大夫士之過越者必慕與之交名公鉅人如歐陽文公黃文獻公見其文行器識

始豐集卷九

九

亦數爲延譽而張內翰翥危內翰素待之尤厚有請必爲論著弗靳或久不相見輒枉書問候浙東部使者嘗薦補太平路儒學正不就後王御史餘慶余御史觀薦之于朝擢溫州路儒學教授乃稍起就職東嘉學者聞君至爭自鼓舞曰是爲義行先生之孫莊節先生之從孫必能以經術淑我君既至首延明經士分經以教而已坐講堂上辨析經史疑義以牖導之三年皆有成及考乃欲引去學者爭共挽留之又居二年朝廷乃調建寧路錄事兼防禦事階將仕郎遂移病不赴俄值更化蒐羅舊所用士而用之君曰吾非庸敏也亦從吾志爾初忠獻當唱第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後金紫卜宅

乃在越之五雲門君因自號五雲生其卜築鑑湖上亦名曰五雲書屋君之歸自永嘉也書屋無恙因閉門卻掃不接人事日以著述爲職業曰書屋固不負吾也晚無他好獨好文事手鈔奇文成帙時出而誦之或他適必訪學古之家與之極論論不合輒卷而去錢塘其舊游也素稱文物都會亦時過浙河訪之運去物改徘徊四顧度無合者則折而過余曰斯文在子吾觀子文理粹矣而氣加充必傳後行遠吾死必以銘累子故君之嬰疾也卽欲以銘事屬我今死矣苟弗有請吾猶當銘之矧其孤請之固哉君平生所著述有五雲書屋藁六卷重定先世祭式一卷彙粹魏國家集十二卷類編名

始豐集卷九

十

人詩文八卷名人尺牘一卷君嘗一娶有奇疾不乳而歿遂不再娶以從兄謂之子爲後卽師可也師可亦嗜學克世其家云銘曰

魏國世澤有長源其流愈遠愈弗堙錄事承之播清芬毅然直往志不羣擯卻羣飛肆孤騫曰吾不敢媿吾門好古學慕揚子雲獨行與元德秀倫誰云今人非古人同流合污世混勢斯人云亡孰可親有悲弗紓述茲文元故將仕郎金玉府軍器提舉司同提舉夏君墓誌銘

錢唐夏君以洪武七年甲寅六月十又二日卒其年八月丙申葬于錢唐縣龍井義安鄉積慶山之原明年乙

卯四月十又七日其配錢氏亦卒其年五月庚申朔合葬焉君歿八年其孤仁壽以未能昭揚先德日夜疚心於是以郡人周昉之狀拜而請銘按狀君諱應祥字曰口姓夏氏世爲錢唐人曾大父莊妣張氏大父億妣吳氏父良妣曹氏君之上世俱隱德弗耀元置行諸路金玉總管府于杭治百工之事其官屬頗盛君始用薦爲其府雜造局大使改金玉局大使稍陞軍器局提舉司同提舉階將仕郎尋移疾去君爲人端重而詳慎處鄉黨一以謙抑自持平居無疾言遽色或倉卒臨事亦由由然自如不少變其常度性不嗜烹宰家故饒財未嘗以口腹之欲傷物命一禽魚之微亦不出獨意烹之或

始豐集卷九

三

會親友珍羞異饌一取具於市庖人至不煩操刀見人飢寒尤矜恤之所督隸局工類多單人細戶或內府需器用急工集局晝夜併作面有寒餓色輒戒僮僕爲飲食餉之不吝君平生切於濟人利物方其仕金玉府時以日月積勞得八品官循資而上紆金曳紫不難至而勝國之制士以雜流進者終不畀以民社君自度不足以達故寧棄去恒自誦曰匹夫而欲濟人利物無他術也惟醫藥可爾君素習岐黃氏書諸和劑法乃聚藥材按古方書製爲丸散大開藥室于郡城之壽安坊以待凡病家之需視貧不能自存者則施予之君又以藥材多出殊方異壤其不易致者一藥或價直百金世醫往

往以近似者代之坐是多弗效者君恒以爲病故君居藥不計價直備陸海之所產惟所用之至於本藥性之溫涼以定君臣佐使之宜必躬爲斟酌等分而成劑其言曰此人命所繫不可忽也故其藥劑號稱精絕服者輒效錢唐地大物眾凡需藥劑者悉趨夏氏之門矣初君置藥室以所居坊名其堂其意以謂吾以醫藥濟人必壽且安也已而如其言稱說其德者盈耳君竊自喜曰吾志遂矣乃屬其家事于其子時時杖履逍遙山水間以爲適如是者數年而歿其歿也猶戒其子勿輕藥事君生於大德四年壬寅十二月十又五日歿之歲蓋七十有三云其配少君一歲淑慎有婦德善事舅姑處妯娌間有禮意族黨稱之且克以儉素相其夫起家自其夫之歿以哀成疾逾年亦卒子男一卽仁壽也女二長適徐錫次在室孫男二長曰時次曰禮嗚呼有濟人利物之心而位不稱其施卒賴醫藥以施其不謂之仁人君子也哉仁壽有學有守克繼父志者也銘曰恂恂夏君篤仁慈斬以惠澤濟癰疲位不滿德奮其施六氣之淫有癘疵按證投藥以療之俾壽且安各熙熙豈必有位乃可爲施德不食報不遲積慶之原士廣夷儲祥委祉後胤宜有欲諡之視刻辭

朱處士墓誌銘

古者士修于躬誠推其道詎止于家而已而崇教範俗

之具實有在焉成周以德行教民而賓興之漢舉孝弟舉孝廉詔無虛歲宋取士必以科目又詔舉八行士生其時亦可以行其道矣而勝國之制取士必以門地雜流次之科目又次之不幸楚產之士又遭陰廢故夫里閭之閒雖有夷齊之廉曾閔之孝亦僅克施爲一家之政終不使之有位以行其道而士亦以是不能有譽於天下後世不亦可悲也夫余觀海寧賈彥仁所狀朱處士之行誠有如余之所悲者焉處士性介特髫齡時已卓然有識見年十六丁外艱服闋又丁內艱年方弱冠連遭家難克自感厲故其治喪不徒致哀而止葬祭必以禮曰吾不能盡於大事吾弗子矣有異母兄二事之

始豐集卷九

重

甚恭順曰母異而氣同也同居同爨未嘗有違言宗族頗盛屬有親疏居有遠近待之煦然有恩意其待外姻亦然至於交友尤敦相恤之義元季之亂四方衣冠之士多避地其里中貧不能存者有之喪不能舉者有之處士頗饒於財語其子曰世事如此吾何可獨厚而不周之乎於是貧不能存者振之喪不能舉者葬之人至稱爲長者處士之行如此使當是時選舉之制如周如漢如宋若處士者其所見詎止如是而已然處士亦頗尙隱操以自潔爲賢嘗讀易至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處士曰貞不溷俗故吉因自號曰貞白道人其後專制方面之人收攬材俊以自雄長屢徵不就卒以貞白終

身得年五十有二至正廿一年某月某日也其歿也前進士嚴君瑄哭之以詩大抵皆悲其懷德弗售而又不得上壽以歿已而寓公游士哀輓相繼亡慮百數十首亦足以見其爲人矣處士諱景仁族出徽國文正公五世祖始遷鹽官卽今之海鹽其詳具見所著世譜故秘書卿宣城貢公實序之大父某父某世有隱德母李氏繼陳氏其配賈氏恭儉慈順爲婦有婦道爲母有母德後十二年卒得年六十有五子男四長演次濟次浩次源次二長適賈某次適張某孫男二曰某曰某孫女八曾孫男二曾孫女二其孤以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鄉湖塘村先塋之次其配附焉嗚呼士固不自銜也夫使爲善者不得其職而名之不副世必有任其咎者焉

始豐集卷九

詩

銘曰

粵惟先民所尙以德其積在躬面施于國其施伊何穆其休風薰蒸融液化倫爲忠後世賤德以爵爲貴或豐子積而嗇于施道德之意泯然于斯匪屯其躬式屯于時有嘉處士徽國之出少失怙恃爲善孔力行則多有一命弗加厚積弗施君子之嗟有墳隆然湖塘之側吉人斯藏過者其式

始豐集卷之九終

徐一夔大章著

雜述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古人爲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爲而作宋至慶厯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爲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

始豐集卷之十

凝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略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爲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爲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爲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

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崛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未減且揚雄嘗事莽矣苟或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尙得而咎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爲妻爲之婦者何敢不以爲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爲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於天下後世無以爲人臣勸因著于篇

宋行宮攷

宋行宮在杭州鳳凰山下卽唐以來州治也按咸淳臨安志建炎三年二月高宗詔以杭州爲行宮時執政奏屋宇隘陋高宗以百官六軍未得其所不御正寢紹興

始豐集卷之十

二

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措置且命不得華飾二年南門成名曰行宮之門三年以百官遇雨泥行非便詔梁汝嘉剝廊廡於南門之內十八年各南門曰麗正北曰和寧東苑門曰東華二十八年始增築禁城而其宮殿之制六參官起居與百官聽宣布則曰文德殿謂之正衙其四參官起居則曰垂拱殿謂之常朝曰紫宸殿則上壽御焉曰大慶殿則朝賀御焉曰明堂殿則宗祀御焉曰集英殿則策士御焉此四殿者皆卽文德殿隨事而揭名未暇專建也後殿有四曰崇政一名曰福寧曰復古曰延和福寧則寢息之所復古則燕閒之所而延和在垂拱之後遇聖節冬至正旦寒食齋戒或避正

殿則御焉曰選德殿則孝宗建以爲射殿曰緝熙殿則理宗闢以爲講殿曰熙明殿則度宗改東宮之益堂爲之賓籍籍其中以肄習焉而講筵延閣則在禁中高宗之將倦勤也卽秦檜舊第更築新居其內禪也則退居之名曰德壽孝宗之內禪也改名曰重華而居焉不更作也至於東宮初無定制蓋宋諸帝多由外邸入繼正統不遑築宮如孝宗之資善堂度宗之益堂皆在宮中遂以爲就學之地至於臣僚之署獨學士院在和寧門內蓋倣唐北門之制也郊社園丘則在嘉會門外龍華寺西太社太稷則在觀橋東北其地北有靈池九宮貴神壇則在東青門外一里籍田先農高禩等壇皆在嘉

始豐集卷十

三

會門外南四里理宗以南渡後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爲大祀又立海神壇于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宗廟太廟則在瑞石山之左卽鳳凰山左郊也景靈宮則在新莊橋之西蓋太廟乃宗祀之常而景靈宮則漢原廟之制也又有欽先孝思殿以奉神御則仍東都之舊置在內中閣則自眞宗御龍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其名昉見仁宗召輔臣於天章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則不獨藏書畫也南渡後遂令修內司復建諸閣太宗閣曰龍圖眞宗閣曰天章仁宗閣曰寶文神宗閣曰顯謨哲宗閣曰徽猷徽宗閣曰敷文不忘先也而高宗閣則曰煥章孝宗閣則曰華文光宗閣則曰寶謨寧宗閣則

曰寶章諸閣皆在禁中閣置學士直閣苑囿凡五處曰聚景園曰玉津園曰富景園曰翠芳園曰玉壺園聚景在清波門外玉津在嘉會門外富景在崇新門外翠芳在錢湖門外玉壺在錢塘門外集芳在葛嶺其後理宗以賜其相賈似道爲第宅云南渡後宮室不過如此若夫苑囿之設亦不過奉其親宴游非荒嬉也德祐二年宋亡元有司封鐫以幼主北行明年爲至元十四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其宮室焚燬殆盡後十年西僧楊梈眞伽言于朝卽其基造佛寺五塔日興元日報國日白塔一勝而壇廟亦皆夷爲民居僧舍元末之亂張氏毀塔造城五寺亦就廢今姑識之

始豐集卷十

四

吳越國考

吳越國在杭州鳳凰山下其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錢氏納土後二門猶存臨安志載吳越錢氏造而不言在鳳凰山下宋政和二年孫沔守杭蔡襄爲沔撰雙門記內云吳越王依山阜以爲治而雙門置木石銅金鐵用爲敵備沔以爲非禮制改作之則錢氏宮室在鳳凰山下無疑高宗南渡駐蹕杭州徙州治于清波門內今州治是也但宋南渡卽其地爲行都故後人但知有宋故都而不知有錢氏耳初錢氏以強弩射潮築隄捍國而以鐵幢識其射處以今驗之去鳳凰山僅二百許步此足爲證錢氏當五季據有兩浙八十餘年亦頗有

功德于民詢之故老已不知其建國之處弔古者無從質焉吳越舊有備史今亦不存因修新誌補其闕略云爾

贊

崆峒外史畫像贊

維吾薄氏千人之特道全顯晦學兼儒墨慕古人之行以礪其操服今人之服以潤其跡淺而言之排人之難不以爲功拯人之危不以爲德學士大夫稱爲畏友公侯貴人待以揖客若論其至物我兩忘以蘧廬等天地眞幻一視以浮漚爲今昔蓋廓乎不知其所容而邈乎不知其所極也此其爲人又安用問其所居之有東西

始豐集卷十

五

南北指崆峒於無何有之鄉稱外史爲員外置之職也耶

耿參議小像贊

字申叔

驅輪秀挺心氣和平起居語默不肆不矜蚤探經術是義理之奧晚佐方岳擅政事之名雪鬢霜髭志操彌殫金章紫綬品秩方陞威儀聳乎朝著開望乎千鄉評得爲南陽之人物抑將追蹤於洛社之耆英者乎

徐良夫小像贊

心閒意暇神完氣清撓之不溷挹之不盈閉戶著書求四子傳授之緒出門嘯傲得五湖煙月之情知之者以爲曲全其道而不知者以爲欲遁其名斯人也抑將斂

其華就其實而爲治世之遺氓者乎

周子治小像贊

士林之彥宦門之良其外若柔其中則剛味可以致乎芻豢之美分則甘乎藜藿之常處煩劇而學問益力涉患難而志氣彌強此其人之所守苟非有見乎道安得不隨俗而低昂吾嘉其人庸揭其芳

周草庭小像贊

氣剛而仁性介而通其事親也以竭力爲孝其處友也以相規爲忠非聖之書不讀其爲學也正名世之文乃好其知言也公斯人也觀其志之所向夫豈流俗之所可同者乎

始豐集卷十

六

李克成小像贊

其貌若腴其氣則清混其跡於市廛而不必乎山林之邃老其身於韋布而不慕乎軒冕之榮惟嘲風詠月以寄其平生而曰吾外氏詩派是承斯人也行不絕俗而學不務名者乎

蔡翁小像贊

氣和而充識周而通雖棲息在市廛之內而動靜有山林之風故其養高之術有類韓伯休而致羸之策不慕陶朱公乃獨教其子以經訓菑畚爲功此其人抑非處其已以約而遺其後以豐者乎

黃主簿朝冠像贊

鼓篋壁雍發軔花縣神采煜然允也時彥玄冠在首華珮在躬天闕伊邇敢不恪恭

辭

樂耕良辭

樂耕字承之定海縣人也耕故儒家而占籍清泉場亭戶他場有以鹽事致訟遂起詔獄事連清泉耕嘗爲其場亭戶首領當就逮置對遂自引伏法吏傳致坐耕胥靡耕有才學且仁孝自傷墮在謫籍私自計曰吾庸日遠度罄家貲不足以給誠罄家貲給我而使吾父母凍餒吾亦焉用生爲設吾死雖傷父母心使吾父母生而有養是吾不死也且幸有稚弟在可以服勤吾計決矣

始豐集卷十

七

遂自具爲書屬其家僮與其父訣而自經於逆旅以死耕既死其父方以博學被召行至吳門遇其家僮始得耕遺骸并所爲永訣書含哀茹毒踰躅不能前且使者趣行甚急乃以葬耕事屬其家僮而去其父年已老自傷其子死不以命容顏日益憔悴比入見上顧其老不使任事賜還鄉里其還也語余以耕死狀悲不自勝余亦爲之歔歔於邑且求余誄之余固未暇其明年春自定海貽書於余曰吾兒已葬而吾舐犢之情不能自已既爲著其生死歲月納諸墳子忍不畀之言乎因繫之以辭以紓其哀其父名良字仲本辭曰

嗚呼人之生世有萬不齊不賢者或有不虞之譽而賢

者乃有無妄之菑如樂氏子者可謂賢矣至於如此而死哀哉雖然知子莫如父爲之父者既有以慰之九京之下則夫耕之不幸亦又何哀

記

餘杭縣重建廟學記

杭之餘杭縣肇置于秦至宋景德中始有廟學規模卑隘紹興中以法喜院改作之面勢稍宏敞時宋行都在杭廟祀絃誦爲畿邑之望涉元弗替如初其後燬于兵會聖朝更化首詔州縣興學知縣梁初至始作講誦之舍以居師弟子員至于廟宇以迄兩廡皆未遑也而初以代去教諭王奎訓導朱義鄉濟相與言曰學必有廟

始豐集卷十

八

此獨未備奈何未幾知縣王原良繼至奎等首以爲言皆曰是禮殿何可後踰年政敷民和乃鳩材庀工作禮殿六楹崇若干尺廣視崇加若干尺深視廣減若干尺有奇宏深靚奧以妥先師之神四配十哲以次就列而廟貌一新矣既而縣令丞又以秩滿去至子明倫之堂習射之圃治饌之廚儲粟之庾以及祭祀之庖庫作而未完奎等方以爲憂主簿楊銘德後至奎等又以爲言曰是吾責也豈可使前緒弗就於是未完者悉完之肇工於洪武十六年正月某日至四月某日而後訖工而凡學所宜有者無一不具至是教諭訓導相與謀曰吾邑廟學自入國朝經時十年始克大備厥惟艱哉不可

無述以示久遠乃使邑之士韓守中來請文以記余乃爲之言曰古者論士於學士初入學則釋菜于先師無廟也漢或有學無廟唐或有廟無學而其論士亦皆不盡出於學而近世之制有學必有廟於是乎論士焉且學之設所以聚人材而教育之固若無資於廟然世必致隆於廟者蓋吾夫子上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集厥大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羣弟子則皆傳其道者也今焉衿珮濟濟朝斯夕斯誦其書而求其道非不欲聞一而知十也然而道德之光輝不可得而親見矣必有神棲聖止之地以萃其景慕之心斯足以爲成德達財之助成周論士於學而士初入學必釋菜于

如豐彙卷十

九

先師意蓋如此初國家之興學也旣因郡縣之版籍而定師弟子之員額設爲教條限以歲月責以成效亦旣升舍選登仕籍彬彬然矣尋又申嚴貢舉之法至於春秋釋奠肇隆於太學闕里未徧于天下乃者又敕郡縣通祀犧牲制幣以次俱升儀文之盛視昔有加焉嗚呼國家推大其制於學與廟其造就人材之意蓋無所不至矣若夫爲之師以教爲之弟子以學其有不惕然於斯者乎餘杭山水之邑其民亦多秀而知學昔者龜山楊先生以程門高弟唱鳴其學於東南而我紫陽朱文公實承道統之傳則先生啟之也先生蓋嘗邑於斯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夫以秀而知學之民而生長于先

生過化之地又幸而遭值國家崇儒重道之日所謂千載一時也士靈有不自激勵而奮起者乎自今而後吾知餘杭之後秀出爲時用必也暴白儒效以副聖天子一新學校之良法美意矣謹爲之記以俟

思政堂記

姑孰阮竹友先生剛介有守隱居南陵之野績學累行不求聞於人鄉評所及稱其賢者如出一口洪武十五年春天子發幣聘起天下賢士講求治道時應詔者肩摩踵接先生亦預焉旅見于天子之廷旣而遣還以待後命今年夏六月勅旨及門先生卽日戒道入覲如初獲自布衣超拜四品官知杭州府先生旣拜命不俟騶

如豐彙卷十

十

從以一童自隨擇日上官視事旣逾月自念一介之微而受國家一郡之託其何以報郡有公廨一區在府治之後深奧覘密郡守退食之所也先生善楷書乃大書思政堂三字揭於兩楹之間其意以政有所未逮則於此而致思也且屬余記之余告之曰思之於人大矣天下之事未有不思而得者以周公之聖一有不得於心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眾人乎杭爲郡領縣九地大物累古昔稱爲都會雖錢穀之入於大農者差劣於他郡而五方之民所聚貨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徵輸之所入實他郡所不及而其治密邇使者府凡朝廷有所須文書下使者府差次頒之杭承約束又在他郡先

故爲郡於杭州尤難一或不得其平並緣爲奸者累是以訟獄繁興弊如蠶午有不可勝言者夫欲平其政如之何而弗思此政之所以貴乎思也而思也者是非得失之所由決也夫心之官則思思則知慧生而是非得失判然於胸中大抵人之知慧多汨於耳目紛擾之時而得於神氣清明之後鄭有大夫謀於國則否謀於野則獲者此也非其知慧有豐吝地有靜躁耳先生致思於退食之地厥有旨哉然嘗觀昔之爲郡于杭者濫官之暇輒多作堂以寄其高曠之情若唐白太傅之虛白宋梅龍圖之有美蔡端明之清暑是也今先生蒞官之初不假締構乃獨以思政名堂推其志之所在視白太

如豐集卷十

七

傳之虛白梅龍圖之有美蔡端明之清暑孰勞而孰逸哉雖然時有古今事有簡劇政治有勞逸其勢然也今天子方加惠斯民他日先生報政於朝書最上考蒙增秩賜金之寵光被茲堂不其偉哉則彼虛白有美清暑之適又何足羨哉

樂清軒記

君子未始無所樂也而眾人之所樂者君子有弗與焉是故羊豕以爲羞粉黛以爲飾絲竹以爲驩此眾人之所樂也而君子則曰吾羹藜飯稻不必羊豕之美也綢衣絺屨不必粉黛之靡也誦詩讀書聲若金石不必絲竹之嘲轟也是則眾人之所樂君子蓋有弗樂者焉若

夫君子之樂在此而不在彼則其爲樂不既清矣乎鄭君桂芳學廣而行高隱居姑孰之野安意肆志乎恬淡寂寞之鄉而於世俗紛華之事漠然不相入若將以老其身焉者鄉大夫數慰薦之卒辭不就會聖天子大召天下遺逸士制書有曰共論治道以安生民於是鄉大夫以君薦既詣闕親蒙清問奏對稱上意擢知杭之錢唐縣爲民選也既暇事治其公署之東偏爲退食之所而顏之曰樂清徵予記之予告之曰清者濁之對也人之情不入于清則入于濁甚可畏也今君奉天子命爲一邑長臨乎吏民之上祿足以自豐權足以自用而其

如豐集卷十

七

儲蓄何求而不得使資以自奉亦未爲過而能泊然自守如處士時甚至不以爲戚而反以爲樂其趣同與人殊哉君又雅善草書喜賦詩蒞事之暇燕坐此室草具飲食已輒令家僮治筆硯作草書數行賦五七言三四首遇得意處輒置筆躍然以喜而所以助其清者又如此嗚呼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此善戒也世俗之人往往溺而不止如蟻附羶何哉雖然吾亦清者也朝齋暮鹽風梧雨竹天機忽動時作伊吾聲斯亦清矣願吾處之有素初不以爲樂也聞君樂清始若有慊焉者自余而觀是謂安於固然而不自知者也如君者非余之所慕羨者乎庸不辭而爲

之記

悠然亭記

悠然亭者三衢口口舒氏之園亭也一日舒君訪余於吳山之陽道向慕外頗言園亭之勝欲得余記之余謝之曰吾未嘗造君之亭不知所以記舒君徐爲余言昔者歐陽公未嘗至杭其著有美堂記模寫江山景物雖數造者不能言也又何靳焉雖然姑言之其亭縱廣各三丈許戶牖軒敞几榻整潔左右布席容客可十數輩未至亭登小徑百步許兩邊種柳夏之日可藉其陰既至當亭前種古檜稍結其枝爲屏狀如屈鐵冬之日可攬其翠其外鑿大池養魚千數百尾雨霽時魚大小咽

始豐集卷十

幸

噉水上又其外稻田連畦接畛苗盛時濃綠口口際天皆可觀也引領南望又有好山如蒼玉案橫置于前陶淵明飲酒詩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似與吾意合因取悠然二字名吾亭子肯爲我記之則吾亭滋不凡矣余諾其請因爲之言曰凡人跂行喙息於天地之間內之而營衣食以仰事俯育外之而治賦稅以給公上雞鳴而起日入而息弊精神於旦暮苟遇佳山水孰不欲上登崇高下臨清沕浣滌其胸次以取一餉之快哉舒氏爲三衢巨姓所以爲家爲官者其事蟬如及閒而息釋倥偬而就閒曠據榻而坐玩花竹之幽茂觀禽鳥之上下野意橫集塵坌頓消方是時雖不見南山其興

亦已悠然況又有南山佳色發其興哉此吾口舒氏園亭之以作也世常言古今人不相及以地位言之誠有不相及者若夫心與境會其興悠然而生則淵明之興一悠然而舒君之興亦一悠然而初何古人今人之間舒君姿爽朗器宇恢廓好與賢士大夫游宜其所得出於尋常之表吾他日倘至三衢而登於其亭苟吾之興亦一悠然而則當爲君泚筆賦之

菽水軒記

越人李養能甫居姚虞之間事親至孝恒媿不能備甘旨以菽水二字顏其晨昏之室其意以謂吾欲爲孝僅能爲菽水之養爾非敢以爲孝也且徵余記之余曰昔

始豐集卷十

幸

者仲由氏之貧不能養也孔子嘗告之曰啜菽飲水得父母之歡心是亦爲孝以此言之孝殆不止於飲食古之人蓋有以三鼎爲養者矣牛羊豕具焉君子不以爲足亦有以五鼎爲養者矣牛羊豕之外又加魚麋焉可謂備物矣而君子亦不以爲足此有以見養不止於飲食而在於得其歡心夫能使父母列鼎而食而使父母之心不怡則不若啜菽飲水而得其歡心之爲愈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此之謂歟夫菽者豆之總稱貧者煮以爲粥飢而啜菽渴而飲水養之至薄者也吾意養能甫家雖不甚贏其養未必止於菽水其云然者蓋示其不自足之心耳楊子雲曰事父

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養能甫之心不自足於飲食之奉則其餘皆不自以爲足從可知已姚虞之問舜支子之所封也有舜之遺風焉若養能甫之爲養其殆庶幾乎宋紹興執政李莊簡公光養能甫之七世祖也力沮和議爲秦檜所斥謫居嶺海十有餘年而歿南渡忠臣以公爲稱首嗚呼忠孝無二道莊簡公身居朝廷故効忠於國養能甫於今爲庶故孝行於家世有先後而忠孝出於李氏一門亦可羨哉是爲記

春暉堂記

同郡馬仁安甫初主鄆縣簿又主臨邛縣簿七八年之間較其宦轍所至自今天子之都渡大江北涉汴洛入

姑蘇葉卷十

七

潼關仰觀太華之勝徘徊乎秦漢故都西過漢中板緣棧道而上劔閣覽觀全蜀而後出夔門徑瞿塘灩澦之險蓋萬有餘里而還可謂遠遊也已而其人氣岸奇偉談說身所歷處使人聽之雖不出門戶如親履其地而觀山川之形勢衰憊之氣頓起視其行囊則甚蕭然獨見其有手軸一包裹如祕寶發而視之題其眉曰春暉余詰之言在鄉里時二親相繼而歿吾思吾親不置作堂曰春暉以見不忘及旣出而仕去吾堂日遠故以茲卷自隨求四方能言君子敷吾區區之意時取而誦之庶幾如登吾堂而見吾親也余告之曰仁安甫之所以自見者其本於孟郊氏之詩乎夫親之德大矣舉天下

之物皆不足以形容之而惟春暉爲近古之善於方人者嘗以日爲喻其稱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蓋夏日之日有可畏之象冬日之日有可愛之意此以喻一人之性情則或似之而以喻人父母之德則未當也夫暉日之光也春日之暉煥煦萬物萬物以之而長養故言父母鞠育之恩顧復之意惟春暉可以擬之此孟郊氏謂人子之心如寸草然不能報也然則孟郊氏可謂善言父母之德者矣以余而觀天下之事未始有不可足者如飲食衣服宮室事之至切於已者也

姑蘇葉卷十

八

是故羹藜飯糗不足於食易之以膏粱則足矣緼袍布褐不足於衣易之以狐貉則足矣華門圭竇繩樞甕牖不足於居室易之以華堂麗宇則足矣至於親也存能奉之以滄瀣歿能厚之以棺槨遠能薦之以時物可以謂之孝矣而皆不可以爲足也苟有是心則非孝矣藝莪之詩人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良以父母之德無涯不易報故也然則孟郊氏春暉之喻其亦藝莪詩人之意也歟嗚呼詩可以興此有以知吾仁安甫春暉之念不惟家居之日有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而後不敢忘故雖跋涉萬里王事倥傯旅懷淒惡亦不敢暫忘也若仁安甫者可以謂之孝人也哉於是筆以爲春暉堂記

風木軒記

風木軒者錢唐緒僊本中思其親而作也本中性至孝

稍長喪其母既壯又喪其父其喪母也哀痛愁苦幾不能生喪父亦如之母沒之歲有嘉木二苗于所居之牆上枝葉類椅桐本中以母歿而佳木生亦異徵也爰改植于所居之傍十閱寒暑二木劒拔而上而其父又歿後數年本中過謂余曰始負不幸喪母會有木生之異改而植之以謂既不見母或遠而忘此木所以識也當是之時吾先人見而憐之時傾以先人方強健必享百齡之壽以庇覆我諸孤如二木之日就長茂而息其陰也詎意二木方長茂而我先人竟棄我諸孤而去悲不自勝嘗與二弟徘徊樹下有風颯然起于木末俄而怒號樹爲披靡有欲仆之狀移刻不止負顧二弟言曰古

始豐集卷十

七

之人有欲養而親不逮者蓋嘗以風木爲喻今我與爾所見是也因相嚮而泣遂名所植二木處曰風木之軒值四十二代天師以朝覲過錢唐僞修謁焉以情事上白天師矜之爲篆三大字揭諸軒中而未有爲不肖孤記者故敢以請嗟乎孝子之所見與眾人不同天下之物眾人見之以爲悅孝子或以爲悲此不得養其母者見蓼蓼之莪或以爲蒿或以爲蔚也今夫褚氏之牆嘉木茁焉改而植之長茂立見此蓋和氣薰蒸之所致使他人處此必指爲家慶詠歌舞蹈稱揚之不暇而本中息于茲樹值天風撼之乃獨起無涯之悲何其所見與人殊哉記禮者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

心如將見之夫雨露之被萬物華澤鮮好穹壤之間有知覺運動者莫不情驩意懌而孝子獨加怵惕此本中所以見風木而興悲也雖然仲由氏之所感蓋少以貧賤故躬負米以養其後南游於楚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連軫結駟而游而親不在此所以有不足之感今褚氏家故餘饒本中親在堂時甘旨足以備養非有仲由氏之不足而其區區之心乃猶若此嗟乎若本中者可以謂之純孝人矣乃不讓而爲之記

幻泊軒記

太湖之上有眞慶禪寺是爲韞中琇師之居寺之北有別業花竹泉石頗瀟灑師朝夕燕休於是揭名曰幻泊

始豐集卷十

六

以表所見之出於寰區有原師無極者其法侶也亦嘗辱與余俱一日偕來謁余吳山之下原師曰彼之幻泊意欲得子記之何如余辭之曰吾所學不與而道合吾所知者目擊道存不馳驚於官冥昏默浮屠氏之說博太玄遠上極無際不可以思議具述遠而山河大地近而食飲宮室又近而四肢百骸耳目鼻口一動一靜一呼一吸以至盡未來際一皆視爲虛幻而不以爲眞實而吾之所見不然非山河大地不足爲吾身之所依非食衣宮室不足爲吾身之所資非四肢百骸耳目鼻口一動一靜一呼一吸不能使吾人倫日用所欲適宜故吾所見惟眞之爲務而不知他有所爲此無它第吾所

學異業故不能不歧而二之雖然此身泊於此室政如一葉之舟泊乎滄江之上溟海之涯師能以泊爲幻其視世相不啻電之易滅露之易晞吾見向之浮屠人衣不以麻而以狐貉食不以蔬而以膏醪覆不以荻茨而華其堂傑其閣使若人也克知以泊爲幻必不以此爲樂琇也積其功行如此其必爲菩薩大士之徒吾愛其人而未暇與論其所以殊亦將往造其室觀其幻花幻竹幻泉幻石使百累悉至於無姑爲記其幻泊而使書之壁膚

蘭菊草堂記

錢唐徐子貞甫廉介有雅操築草堂于城東隅不時他

始豐集卷十

九

物獨蒔蘭與菊而日循行其閒客或過見之曰子愛此耶子貞曰吾愛其與吾性合爾旣而大書蘭菊草堂四字而請余記蓋蘭之爲物生於澗谷深絕之地人雖不採而清芬細馥洒洒然於風露之下有不求媚於人之意焉菊之爲物發於卉木彫落之後時雖擎斂而幽姿雅豔采采然在風露之表有不爭妍於時之意焉之二物者有道之士所不棄也方子貞隱處時人見其戀嫺此二物不置固曰其性然爾而不知其見於用者何如也及遭維新之朝盡起天下之遺逸而用之子貞起自草堂得以才行選爲親王官屬趨蹌王廷一以直道自持如蘭之不求媚於人菊之不爭妍於時爲王所禮貌

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蓋如此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然子貞之所守可謂不蘭菊媿矣因筆之爲記

安序堂記

安序堂者今四十三代天師無爲子之所作也天師旣膺符籙之命爰卽府第之西大作重屋丹楹畫棟穹櫺邃宇于青雲而麗白日望之如在天上其東則象山龐然其西則僊巖巋然又其北則高風亭跂然翼然而塵湖琵琶雲林三十六峰則羅列相向川光嶽色畢赴于眉睫之下天師旣卽其上度凡先世琴劍圖籍與夫道藏所儲仙經眞誥三洞瓊綱以及近世儒先道德性命

始豐集卷十

十

之書靡不備具琅函縑帙差次鱗比化日悠永端居清閑以博其趣不知身在大道之世天師以謂此第吾所以自適者然耳而吾所以存諸躬與爲吾後庠法者當必有防範之具乃卽其下兩楹之間顏曰安序且徵余著堂記大傳曰君子所居而安易之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聖人作易卦自奇耦而成八變而至於六十四爻分陰陽而成六變而爲三百八十四卦爻所著性命之理幽明之故事物之情莫不各有次第是之謂序序之云者如乾之象爲龍有潛有見有躍有飛有亢是也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象曰辭曰變曰占君子於易而得其序亦惟象辭變占之閒究心焉耳大凡卦爻有象而後有

辭辭所以著象故玩辭而觀象有變而後有占占所以決變故觀變而玩占君子居而學易既觀象矣又玩辭焉以觀其所處之當否動而用易既觀變矣又考占焉斯不違乎易之序矣既安其序其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大而君臣父干小而事物細微亦無所處而不當故得其序則安不得其序而能安者未之有也天師以神仙之胄超邁之姿作止語默與道委蛇視人間世窮通得喪毀譽榮辱曾不足以累其靈臺顧猶慮其積諸躬與爲後盾法者未循乎易之序而昧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所以然而鰥鰥然

始豐集卷十

五

以安序爲意無乃過乎不然易與老合昔之人蓋有本其旨以註易者矣天師雖以清淨無爲爲宗凝神至道有得於易存之於躬者莫非實理垂諸後盾者亦莫非實德尙何患乎存諸己者有未至爲後盾法者有弗裕乎以安序名堂此蓋天師慎於持盈不自滿假之盛心也今也領袖仙班於維新之朝光膺帝眷歲時入覲將必有如廣成子之告軒轅黃帝者矣道德所孚陰翊皇祚於百千萬禩而天師之玄盾亦蒙休被祉於無窮不其盛哉雖然此非吾儕小人之所敢知然而徵諸至理則有必然者矣於是筆以爲安序堂記

環翠樓續記

國朝設行人之職以傳命于四方蓋本周官之制行人員至眾又設率人爲之長非材識邁眾在言語之科者不與茲選而卓子強氏與焉于強世居閩其居在三琅山之下其山氣勢磅礴隆而爲麓衍而爲原而羣峰羅立老人在其前貪狼在其後天驥在其左文筆在其右如拱如挹每旭日始旦翠氣四合全入牕戶蒼然襲人坐客莫知其所從來誠佳處也初卓氏以儒術起家宋全盛時有諱夢龍夢麟者伯仲聯登進士第佐州有聲實子強之十四世祖也其後有六學先生菊泉先生明性理之學與紫陽朱夫子游於子強爲九世祖六學菊泉存日以謂山川之間神秀發舒亦必有待於是作樓

始豐集卷十

五

爲燕息之地以專其勝曲欄橫檻寧豁無礙三琅山之勝萃于目前名曰環翠後之人克承先志率皆未弊而葺環翠之勝如一昨也子強既仕于朝使于四方無虛日環翠之勝未嘗不往來于懷遇善畫者授以鄉山大意俾規模爲圖趨辦之暇時加披覽匪徒曰挹其勝而已而其先人神明之往來亦或如在也子強過浙上謁余授經之堂具道其所以請記余告之曰懷土恒物之大情古有莊舄者本越人也顯子上國其心未嘗忘越而每爲越吟茲固人情之所不能免者然吾有爲子強言者子強閩人吾不暇遠引請以閩人告之唐貞元間閩人有歐陽詹生者嘗游上國其親雖有離憂其志樂

也詹在親側其親雖無離憂其志不樂此足以明爲人父母者欲其子爲國宣力以功名顯也夫人以有用之軀而老于一同之地與草木同腐亦獨何哉子強年富力強材足以有爲宦轍伊始環翠之勝不必加戀嫪也他日光膺寵命歸榮故鄉顧視環翠之山色光彩絢爛照映乎書樓之上計日可待矣斯時也圖何有焉因筆以爲環翠樓續記

柴氏義事記

錢唐有柴姓望名而字宗禮者其人姿樸茂不尙表襮見義事輒爲其友有金觀者本枯蒼人自其父游宦錢唐遂家焉觀嘗舉進士元至正中亦登備榜爲州縣學

以始豐集卷十

五

官矣遭值連去物改窮居田里生事落甚母歿不能葬宗禮相其經營未克襄事觀竟以哀毀成疾而卒已而其妻亦相繼歿宗禮哭曰吾友之不幸至是哉且其子弱三喪在前吾責也乃捐家貲治葬事其力弗逮則告助於觀所嘗往來者因得舉觀及其母與妻之喪從其先人之兆葬焉聲稱所及四方之士咸恨識之之晚於是人以義士目之嗚呼朋友道喪久矣平居無事意氣相與襟期相許其膠如漆及夫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孰肯施德於不報之地哉今夫人未爲無所施率皆有所爲而爲今觀已死其子且弱夫豈有所爲而爲之者求之古人惟郭代公柳仲塗范丞相蘇長公二三君子爾

他鮮聞也是二三君子者爲義誠厚然或藉富貴或資俸祿推以予人若不難也宗禮一介之士其家不過中人之產而亦能如古人之所爲獨不可尙也哉友人堯篇爲余道其事甚悉故爲筆之以示夫觀民風者焉

梅閣記

梅閣者今浙江按察副使何公宴居之所也公性潔脩於凡植物獨梅花是好作層屋出梅花上每冬深梅花驟發俯檻眎玉雪燦爛芬芳襲人詩興油然而生吟哦竟日不知此身之在太素鄉也因自誦曰吾鼻祖水部府君在揚州見東閣官梅賦詩有名吾名吾居曰梅閣夫豈不可旣而徵余記之惟人生乎百世之下而尙

以始豐集卷十

五

友乎百世之上必其風聲氣韻有以動乎心術之微意領神會有不期然而然者非勉強也雖然此特以眾人之善尙友者言之耳若夫推其所自出本乎一源蓋不必較遠近戚疏則其所以相感者又易易然矣此憲使公所以有慕於何水部之梅閣也按何水部遜字仲言世爲東海人八歲能賦詩弱冠有文名當時范雲沈約皆負重名雲稱其文含清濁中今古沈約亦面譽之曰吾讀卿詩一日三復不能自已其爲當時名人所推重蓋如此唐人於詩爲尤盛而杜子美出諸家右亦推重之曰沈范早知何水部是也水部嘗爲梁建安王行參軍記室後官至尙書水部郎從其王鎮揚州時東閣有

梅方發水部倚樹而吟終日不去其詩清絕見于家集至今猶膾炙人口後來杜子美在蜀會裴節度登東亭送客見梅賦詩因用其事和裴詩遂有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之句此憲使公之梅閣所以名也然觀水部平生止以文學立名而於事業不多見抑豈當時所用者止於文學耶不可得而知也今憲使公學廣而才贍其見於製作大篇雲行短章鏗錙得水部家法方持部使者節按行浙水西蓋將以飲冰嚙蘗之操如梅花之犯寒而茂揚芳聲邁偉烈以報主知詎止以其玉雪之燦爛芬芳之襲人如何水部之發興於詩也哉吾聞古之善占人後者曰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憲

如聖集卷十

圭

使公之於水部有耀矣如但日所好之似豈知言者哉

玉帶山房記

玉帶山在蘭溪縣東三十里而近其山秀拔頂趾皆青而其腰色純白橫亘數十百丈如拖玉帶故號玉帶山邑人王瑞翁先生有先廬在其下因署曰玉帶山房屬予以記且曰玉帶之勝在吾戶庭非一世矣我先人在元至元初以羈孤之跡至燕獲事實文正公默得其銅人鍼法用醫官起家稍遷江西官醫提舉後簽太醫院事雖畱燕歲久而朝夕之念未嘗不在玉帶左右故未老而謝官歸休于玉帶之下而負病踵門者不遠千里而來望見玉帶粲然曰活我者在是矣一時玉帶之色

若濯而瑩吾幼在侍旁觀先人按俞允求經絡之貫屬以驗氣機不敢不究心焉先人既歿中更多故薄宦不足以達人我不以我爲無似見謂克承先緒趨吾乞療者如趨吾先人焉曾不以吾父子異世而或我聞玉帶之色猶幸如一昨也維是先人之弊廬在玉帶者何可不圖表見以昭先志故固以請余曰嘻玉韞于石而山木爲之光潤況在於人乎古有庚桑楚者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彼庚桑楚者惡能使畏壘大穰哉由其德之薰蒸故山爲發祥耳余游四方遇有過玉帶者談王氏父子生人之死不可殫紀其積世德如累金城於先生諗之而信他日玉帶之上禎符發見如畏壘之穰未足多也其必有曳玉廟朝垂聲邁烈以大其施者爲之徵乎山房所以識也簽院號鏡潭瑞翁號玉泉蓋山下有淵澄淨瑩微光可以鑑故其父子以自命云

明德樓記

吾邑張可敬氏與余同僑武林城中一日手出一卷見余於授經之堂發而視之則前內翰鄱陽周伯溫甫所篆明德樓三字周公以篆書名一世而此三字端勁圓潤得斯冰之妙撫玩久之緬想前朝文物之懿不忍釋手已而揜卷問樓之而勢與名樓之義何若可敬進曰吾居在邑之中先大父爲處州學官而歸爰作茲樓以務窮理盡性之學適周內翰以使事過天台嘗登吾樓

如聖集卷十

圭

爲先大父書此三字揭之眉間以示正學之有在吾大父不幸捐館茲樓亦燬於兵幸內翰公之遺墨猶在作新樓于舊址取其遺墨摹而揭之吾大父雖歿猶不歿也子幸爲我記之可敬之大父伯宣先生也吾去鄉里蚤未嘗一造其樓而拜先生今觀先生之所以表見者亦或可得而窺其涯涘矣涉浙而東山岳之秀無出夫台而赤城瓊關玉霄諸峰之最秀者又悉赴于縣樓近市塵高出眾屋上諸峰之秀悉可攬而有秋高氣清先生身處埃壚之表倚樓而望天宇鏡淨纖翳不生萬象呈露先生神觀爽朗收視返聽冥然內觀所謂天之所與我者其本然之體段顧不洞見於此乎此樓之所

始豐集卷十

毛

以名也雖然此義也文公先生於孔氏之遺書言之備矣而其門人弟子又復以鏡爲喻以謂鏡之爲物塵垢去而鏡之體見猶物欲去而心之體全是則是矣此第言其用力之地初不若卽境觀心表裏一致之爲至親且切也文公先生平生精力盡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而明德二言又大學第一義學者誠有見乎此大之而用天下國家小之而爲天下國家用胥此焉出經生學士何可以習熟見聞而易視之哉吾聞文公先生四書之成傳於吾台最蚤意者先生去前輩未遠精微之旨蓋必有所受矣宜其表見如鋒刀劍鋒戶牖之不

敢忽也不然茲樓專山嶽之勝芳題雅匾何所不有而

獨有取於此哉吾雖不及聆先生之緒論因可敬之請而粗言之而亦未知其至與否也夫苟未至在可敬用力如何耳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子幸歸而求之

滋德堂記

先王之憂民也以凡踵行喙息於天地之間者未免淫于六氣而致天折故制爲醫藥之具以全其生而躋之于壽考德至厚也是以周官設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而制其食若五味五穀五藥之齊存於神農氏子儀之術者是也而岐伯俞拊秦越人消于意諸人察五氣五色五聲之劇易九竅九藏之變動以定盈虛休王又皆羽

始豐集卷十

榮

翼其道以補天地造化之所不及爲生人萬世立德者也秦爲無道敢於焚燒六經以廢周公孔子之道至於醫藥之書所以續斯人之命者則幸獨存於世誠以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今夫人明乎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之原五苦五辛溫涼燥溼之性蓋本諸神農氏子儀岐伯俞拊秦越人消于意之遺法以濟人利物故論其德殆不可襲而取之言其所自則必尚世言其所及則必尚眾而非苟且於一時僥倖於一人之所可致也故君子務滋德焉錢塘有徐鎮宇鼎夫者本醫家子性靜而敏郡以俊秀選爲杭學弟子員習經藝辭章有足稱者而不廢醫其家嘗作堂以儲藥而未有名請余

名其堂余曰經云樹德務滋子之道亦類是宜名滋德
生曰唯唯蓋生之先君子以醫名于大方其療法具存
于家已樹德矣而生以妙年承之又愈人疾亡算如余
之多病亦且賴生以存可謂善於務滋者矣雖然吾尚
告生以滋之之術獨不見富人之滋財乎一金爲母則
子百金百金爲母則子千金萬金惟其滋財之心勝故
雖走荒徼而犯狼虎浮重溟而觸蛟鼉濱死弗憚遂乃
至于大盈又況滋德無此險難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生以滋財之術滋德持久而不懈德之爲用有不可
勝言者矣其以吾言爲然否乎生曰承教承教願筆以
爲記

始豐集卷十

先

澤存室記

易貞庭榦本荊州人幼時從其父母避地來浙遂家焉
姿粹雅行甚謹飭以選爲杭學弟子員出入學校非特
不爲嬉戲徵逐事未始見其笑而至矧怒而至訐恒有
不怡之色余忝爲都授師生嘗從余質疑義余爲之辨
析從余習文字余爲之刪潤生善筆札余時有論著多
屬生繕寫故生在矜珮之列往來余所尤密每熟視生
而甚矜之一日告余曰貞之從親至浙也日漸長大覲
有所成立以養吾父與母今幸吾父猶強健而吾母竟
棄不肖孤而去欲報無地是以煢煢如在疚恒讀大戴
記至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潸然出

涕猶懼其或忘也爰就吾母飲食起居之處顏之曰澤
存先生其能賜以一言之教乎余語生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人子之道也曷敢有死其親之心夫杯圈飲
器也揉木爲之而加髹焉常人之家日用之所須非貴
重而不可致者也記禮君子以是器也其母之所當御
母雖已歿而口澤之氣猶存捧茲遺器而哀痛之誠心
有不期然而然者故若有不能飲者焉非誠不能飲也
生以之自見可謂不死其親者矣凡人知養其親於生
存之日固不必論求有不忘其親於既沒之後者或未
必然則是死其親者也死其親非孝子也人固未嘗無
所思也有觀河洛而思禹者矣有見甘棠而思召伯者

始豐集卷十

手

矣彼其思也出於眾人之所同見杯圈而思母則惟孝
子爲然嗟乎亦有誓及黃泉無相見者吾則不知其何
心也古稱純孝爲難由生觀之蓋亦庶幾乎所謂純孝
人矣生方育材於學校將向用於時今日之不遺其親
則他日之不後其君的然可見故移此心以服官政暢
皇仁迪民性革薄從忠使風俗如唐虞三代之時顧不
在於生輩乎吾雖耄尙及見之筆以爲記

存誠齋記

鄭敬常甫敦固周慎孝友行于家庭信義孚于鄉黨學
足以華躬而不自衒識足以致遠而不自賢與之游者
撓之不見其濁澄之不見其清蓋庶幾所謂古有道之

士者焉嘗潔一室名曰存誠請余著記余曰敬常甫其知道者歟蓋天下之理不出乎誠人之所以參天地而爲人者此誠也出乎誠則入乎僞矣甚可畏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身之所接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以至一事一物一動一靜一食一息莫不有實理存乎其間理無爲也在人以實心行之耳仰不愧俯不忤則可至於聖人矣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往而非誠眾人之心膠膠擾擾與利害物欲相旋轉於無窮故於人倫日用之間不暇盡其道未免苟焉而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君子誠之爲貴焉乎誠非聖人不能全也夫欲至乎聖人者其在存誠乎敬常甫

始豐葉卷十

三

以存誠名爾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吾嘗謂聖賢言誠散見於五經四書其言備矣原其入德之要未有若乾之九二閑邪存其誠一言蓋學者用力之方也敬常甫其有見於此乎蓋邪者物欲所生之穢汚所以汨沒乎靈明者實在於此邪既閑則誠自存矣敬常甫爲人威儀辭氣必其學用心於內而以敬自持者以敬自持則方寸之間凜然神明之居城堅池深外侮焉能入哉此必敬常甫之所自得人所不能知者余也學未聞道其於聖賢之學故不敢以易言之而亦不敢不用其力尙當從敬常甫詢其所以然庶幾聖學之要或得而聞一二乎

始豐葉卷之十

始豐葉卷十

三

徐一夔大章著

記

養志堂記

事親之道莫大於養志而飲食衣服宮室之奉次之記禮者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此之謂養志是故甘旨以奉之滷醢以滑之飲食可以悅其口矣暑則以絺綌寒則以狐貉衣服可以適其體矣夏之日處之以涼堂使不知有暑氣冬之日處之以煖館使不知有寒氣宮室可以安其寢處矣而皆未足以言養志

始豐集卷之十一

養志云者必如前之所云斯無媿焉而非飲食衣服宮室之謂也上虞嚴氏兄弟二人伯曰煥文仲曰炳文皆有士君子之行而且善事其親其家頗裕於凡飲食衣服宮室之奉蓋所素具其兄語其弟曰此不足以言孝惟能養吾親之志則庶幾焉其尊人亦有學行爲一鄉所推重歲時先生長者相過必爲酒食以相款洽二人在傍趨事不敢後洞洞屬屬惟恐不得先生長者之懼心以獲罪於其親後先生長者數數過之見其不懈益虔於是先生長者更相謂曰若嚴氏子者亦可謂之能養志者矣久之相與名其堂曰養志伯仲謝不敢當又相與謀徵言於余曰願有益余告之曰世俗言孝能

不虧於飲食衣服宮室之奉莫不自以爲足又孰知以養志爲孝哉夫飲食衣服宮室凡有力者皆足以爲之至於養志則有力者或不能爲此騶孟氏所以獨取於曾子之養志而不取曾元之養口體也雖然孝子而能養志可謂至矣而騶孟氏乃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不以爲足何哉騶孟之詩人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嗚呼人子之事親何時而有足故曰孝子愛日嚴氏之子尙念之哉

上虞縣戒德寺記

始豐集卷之十一

自佛法流通中國凡名區輿壤類非尋常編戶之所能專必作爲名藍巨剎而後稱大槩穹壤之內秀異之所蘊蓄必有待而發非偶然也上虞縣西北六十里而近有寺曰戒德唐大中中居人周氏伯仲有曰元度元慶者捐宅所建而延有行僧弘泰爲開山祖其寺東有巨浸廣袤一百餘里波光雲影瀟灑晃漾可鑑可濯曰夏蓋湖其南峰巒秀聳蜿蜒磅礴勢若擎雲而上如拱如顧曰九龍山又其北有大山屹立若覆盂狀橫亘子滄海之濱外障波濤內固聚落曰夏蓋山寺據湖山之勝面勢清曠輻埃壘而楫形勝於剎土爲宜始周氏建寺時工築基鉏入土尺咫見赤蛇一俄斷爲二徐視之金也伯仲相顧駭曰此神物也讓弗敢有乃售以建寺而用其餘造橋故茲寺初名議讓至宋祥符間始改賜今

額而橋名分金則猶仍其舊此足以驗秀異之所蘊蓄
有待而後發爲不誣矣夫以仙漁雜處之場化爲飛樓
湧殿鐘魚梵唄之音朝朝暮暮發於雲林煙水之間非
吉壤也耶宋南渡後李莊簡公光有清節里第在上虞
之鄣營盤桓茲寺而題而去亦足以見茲寺之不凡矣
夫何至于宋季忽罹鬱攸之虐而向之輩飛絢爛者悉
委爲灰燼元至元初寺之僧善寧有戒行繼素向慕時
相贊以助者踵至乃更作之凡殿堂樓閣門廡及庖湔
庫庖之規制佛菩薩天人之像設珠纓寶鬘異薌華鐙
之供養鮮潔完好悉還舊觀至至正中勦聖廟就漫漶
牆垣頗就剝圯甍甍頗就缺落者舊僧常演德林又皆

始豐集十一

三

舊而新之於是五六百年之道場常如不壞之日爲一
方之名藍矣寺舊無記僧本愚嘗參學於天界寺住持
泐公禪師間以寺記爲言禪師謂宜求天台徐君爲之
遂具始末來請余聞地理家相攸之說謂凡棟宇而處
必據風氣之會惟夫風氣完固故其積之也厚而發之
也不竭以能奠于永久然以世相觀之其成其壞不能
不囿于數其不底于壞而復于成者則亦有地靈之助
焉非數所能制也若上虞縣之戒德寺是已方周氏捨
宅爲寺徒以地之靈不敢有也詎意有蛇金之異豈非
地不愛寶而發祥之徵見于此歟宜乎茲寺旣成而壞
旣壞而成非數所能制若有神人冥助之者信非偶然

也造茲寺者何可諉曰人天小果而易視之哉寺之眾
派別爲七而以甲乙傳次得度于其寺者率皆清修嗜
學出游大方以行業稱云

重建大慈定慧禪寺記

大慈定慧禪寺者唐寶中禪師之道場也寶中得旨于
百丈大智禪師元和中行腳至杭愛茲山幽邃因卓錫
焉依皈者眾將建道場而地脈高亢乏水以供庖湔意
欲他徙一日禪定有神人儀觀甚偉拜而言曰吾師行
道此方以利益羣品吾等寧能不效綿力乎吾將役二
虎移南嶽童子泉以施吾師翌日有二虎在山西西南
以爪爬地如掘井狀已而水泉湧出盈坎且味極甘冽

始豐集十一

四

遂成道場他日有自南嶽來者禪師問童子泉何如曰
洄矣於是泉以虎跑得名寺之成錫額曰大慈則長慶
元年也開成初禪師入滅咸通初其大弟子欽山遂上
其師之行于朝謚曰性空塔曰定慧易寺額曰法雲院
中和間又以塔名配寺名如今所揭額云宋太平興國
中寺以南泉願臨濟玄無著喜趙州諡巖頭歲雪峰存
俱至茲山與中禪師激揚宗旨故又名祖塔院元祐間
蘇長公守杭有病中游祖塔院詩見于家集建炎初又
復寺額如長慶時嘉定間權臣史彌遠利其地可爲墳
墓欲陰廢其寺或爲俳語危之乃沮彌遠猶徙其寺額
于鄉郡建香火院而奏奪其地爲軍營時有僧曰克符

者雜處其中圖復其舊而卒弗果未幾而宋社亦墟矣
元至元中巴江回公居淨慈第一座縛荊泉上以待時
緣方薙草畚礫得一石狀類僧伽乃中禪師像也濯而
奉之識者以爲寺興之兆大德初鹽運使胡公度雅敬
慕回公爲捐貲財興造而寺額則仍中和之舊至治中
止巖成公繼之作亭于半山題曰古禪林茲寺雖已復
而規模不加于昔大凡世間相涉於有爲必待其人而
後成當大朝洪武之十年定巖戒公來領寺事願瞻再
三曰茲寺位望雖在五山十刹之次而我中禪師唱道
于此高風遠播一時尊宿力足以建宗垂派者悉至茲
山與中禪師激揚宗旨迄今八百年事具僧史名號在

始豐集十一

五

祖堂未泯承其宗者其或因陋就簡何足以言恢弘祖
道爰發宏願以改作爲己任顧以寺容眾素少而志更
張者多弗克就地理家言寺前澗水直瀉而下故也首
捐衣貲購地二畝鑿爲方池以瀦水乃哀眾施具材命
工作大雄寶殿視舊加三之一歷四寒暑而後成將作
僧堂法堂及方丈三門鐘樓兩廡而故址不足以容眾
礎乃削巖剡壑左右前後爲尺六百有奇而僧堂法堂
及方丈三門鐘樓兩廡視舊始廣至於庫庖庖瀹亦皆
以次而完欲別爲室以待凡雲水之暫至者名勝之恬
養者病患之攝治者亦窘於基址故於兩廡之間作爲
重屋而分房以處之又涉五六寒暑而後備至是始具

大方之體寺舊有斷碑殘缺不可讀當成公住山時嘗
立石矣而紀次未覈今竺隱道公以宿德重望綱維宗
教嘉戒公之爲謂凡住持皆若戒公何廢不起爲疏其
始末使來請記余嘗涉西湖而西過赤山之岡三四里
許緣山斗折而入不盡百步新作山門揭大慈山三字
則元江浙行省平章紫微史公弼所書旣入山門又緣
山行二三百步有石梁橫小澗上乃抵寺門山勢三面
環擁林壑清閭嵐霏翠寒人間塵坌不至信乎清淨之
域也是爲大慈定慧禪寺周覽久之見夫殿堂廣邃像
設莊嚴薌鐃幡蓋鮮潔華好以至供佛飯僧之器靡弗
備足因喟喟歎曰往者南北兩山禪賢教苑甲乙相望

始豐集十一

六

號稱佛國茲寺雖古道場取名位者或弗暇顧自罹兵
燹昔之盛者類詘於時荆榛未盡除瓦礫未盡去茲寺
不獨一新視昔抑且有加徐而詢之由領寺事者有志
建立不以時詘舉羸爲嫌積其善行孚于人人樂施者
眾故能有此建立也或以有爲法爲非道之所存而不
屑加之意者蓋不達理事之不二故也若戒公者非達
理事之不二者歟高山仰止感慕中禪師而興起者有
矣勿替引之寧乏善繼承者乎戒公名淨戒字定巖若
溪人通內外學持律甚嚴稟法于天界淨覺禪師有古
德之風云

救賜靈谷寺碑

今上皇帝應天啟運建大一統之業定都于鍾山之陽
辨方正位適與梁神僧誌公之塔寺密邇洪武九年春
浙東僧仲義被召來爲住持前瞻官闕僅一里許私自
付曰王氣攸聚紫雲黃霧昕夕擁護非惟吾徒食息靡
寧亦恐聖師神靈有所未妥且佛法以方便爲先如得
近地改建誠至幸也因請于上從之義乃擇地于朱湖
洞南則鍾山之左脅也材木未具會上方遷太廟于闕
左弗敢以舊廟遺村他用遂以施之又遣親軍五萬餘
人徙塔附于寺功將就緒有爲宮宅地形之學者言其
地湫隘非京利所宜義復以聞有旨舍其舊而新是圖
拓大其規制令可容千僧命太師韓國公李某擇地于

獨龍岡之東麓西距朱湖洞五里而近其地中寬外敞
迴巒複阜左右相向而方山巋然在其南天造地設儼
然祇園之境義以圖進上若曰以此奉誌公爲宜遂命
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衛指揮僉事滕聚衛指揮僉事
袁祿神壇署令崔安董其役建立之日以十四年九月
之吉中作大殿大殿之前東爲大悲殿西爲經藏殿食
堂在東庫院附焉禪堂在西方丈近焉而大殿之後則
爲演法之堂誌公之塔則樹于法堂之陰其崇五級復
作殿附塔以備禮誦左右爲屋以棲僧之奉香燈者翼
以兩廡其壁則繪佛出世住世涅槃及三大士十六應
眞華梵神師示現之迹屏以重門繚以周垣而養老病

與待雲水之暫到者亦各有其所至於井竈漏庾之類
凡禪林所宜有者無一不備而其爲制以佛之當獨尊
也故於正殿則奉去現未來三世之像其他侍衛天神
不與焉以禪與食之不可溷於一也故食堂附於庫院
以師之不可遠其徒也故方丈近於禪堂以聯坐觀心
或溷於笑語而弗專故異其龕以單寮息力或流於宴
安而弗檢故同其室而締構之法則以梁架桁不施疊
棋以枅承檁不出重簷凡交接接雷盤結攢轆如蜂房
蟻穴之狀者悉不用規模氣象軒豁雄麗望之聲飛即
之山立都人士庶莫不瞻仰讚歎以爲希有此皆皇上
萬幾之暇睿思所及而義與董工臣僚奔走受成算以

授羣工加程督之耳凡木石瓴甍丹堊髹漆之需皆上
所賜其工之鉅不可以數計且不勞一民而以戾于法
者充工既畢悉宥之夫役之于慈悲之地而導之以有
生之塗此又皇上懲惡勸善之神機也明年六月十有
三日告成上既因其地之勝賜額曰鑑谷禪寺又賜田
若干畝歲入米四千石以飯其眾又明年正月十日上
在齋宮進僧錄司臣願問論及靈谷碑文未建爾等宜
舉能文者爲之於是右講經守仁以杭州府學教授臣
徐一夔名聞尋勅義具始末書幣來取文義既被旨使
其徒道聯將命至臣一夔學識膚淺忝職外郡教事上
命所臨不勝恐懼謹具載其事拜手稽首言曰竊嘗聞

之大雄氏之教以深慈宏願攝受羣生悉歸正覺非細務也故非國王大人莫能恢弘之自入中國以來有天下國家者咸以其道爲能密贊化機陰翊王度而崇尚焉然昧者事之不以其道至其後也不能無弊皇上龍興承中華之正統爲天地神人主臨制萬方奮大有爲之略舉百王之墜典而一新之貽聖子神孫萬世之法至於佛氏之教亦以近世僧居不存古制聖慮及焉比因僧仲義之請改建誌公之塔寺遂本佛意而作新之規畫措置度越古今使凡學佛者起居食息各得其所而致力於其道至於慈風所被法雨所霑有生之類咸願去惡而爲善庶有以上蒼聖天子崇獎之意且其徒

外臺集十一

九

生於二千載之下而獲親像教之盛如二千載之前不其幸哉謹系之以銘銘曰

皇帝受命曰惟其時天人克協式應昌期仗鉞秉旄豪傑景附麻數在躬作我民主皇顧四方曰此幅員德懷威服在予一人神祇扈導底于建業遂開帝基受天之策維此建業地麗以洪虎踞于西龍蟠于東天作神皋帝王之宅眷言定鼎卜如洛食大都莫止萬國來臣春朝秋觀冠珮詵詵奕奕形宮巍巍絳闕五色成文照映天日地不愛寶禎符相仍昔有神師亦此發靈神師爲誰道林眞覺爰彼塔寺在于喬嶽塔寺爰矣宮闕在前其徒弗宣奏疏請遷協于皇心詔從其便爰敕臣僚具

爲改建既築既構美與美輪有赫其居震耀天人伊大覺尊具足萬德巍然中居玉毫金色千袍濟濟以食以禪弗渴于一惟適之安彼窅堵波如地湧出道林所棲天龍環翊惟茲巨剎殊勝莊嚴如兜率宮下現人間是日京寺四方之式弗加表見曷示于述作而新之有革有因出自睿畫以振法乘法乘之行如佛在世凡百有生慈恩悉被惟皇與佛天中之天潛符默契億萬斯年

重修龍翔宮碑 有序

杭之龍翔宮初建於後市街西蓋宋理宗潛邸也理宗既斥其地爲宮以奉感生帝而命左右街都道錄胡瑩微爲開山住持以重其地元至元中西僧楊瑩眞珙總

外臺集十一

十

統江淮釋教事崇釋而抑老以龍翔宮爲壽寧佛寺住持胡元洪購地於城西北隅改建之其地與宋和義郡王楊氏第密邇而今宮基則楊氏所奉神祠處也延祐中朝廷降勅書命天師張留公主領宮事且世襲之而住持則黃石翁也官初爲三齋至是增爲十齋曰履和曰頤正曰全眞曰宜休曰觀妙曰東明曰環隱曰守正曰安晚元統癸酉之歲杭州火而宮燬焉住持史景仁謀更作之而天師亦施金以助寶殿中峙瓊扉前闢彤樓紫閣左右輝映後有葆眞之室壘石爲山鑿地爲池疏豁蕭爽號蓬山堂前儒學副提舉陳旅實爲之記外則引西湖之水環繞宮牆隱然若珞過者指爲神仙之

居俄而兵起僭竊一方者據爲軍器局烟塵瀕洞無復前日之勝矣天兵既平浙住持毛君繼祖請于總兵官今曹國公曰茲宮乃國家祝釐之所非官局也願復其舊總兵官雖之得還爲宮居無幾何毛君退席而官日就圯四十二代天師過見之歎曰此吾曾高所領宮也忍使廢乎乃延龍虎山法師鄧君允脩爲住持既而鄧君被召爲金門高士而天師亦化去嗣天師克繼先志尤以起廢爲事僉謂玄妙觀住持王君應璫足任起廢於是天師加授貞白先生東華弘道純一法師爲住持且兼領諸宮觀事王君玄風素孚其來也一意修葺首捐已橐爲之倡而施者踵至凡殿堂門廡以及庫漏赤

白之漫漶者則塗繪之頽甃之缺損者則補綴之徑術之蔽塞者則疏通之至於帝天神及驅邪辟惡之像設剝落黝黯則加塼埴粉飾不足則請於別廢宮之失祠者足之於是規模一新過者則又莫不相與咨嗟言曰不意今日復覩舊觀其徒遂來謁余請敘次其宮廢興之迹以昭示來者以余而觀於天地之間凡物之成壞未有不枯於數其有不爲數所枯者則存乎其人龍翔爲宮自宋之季以潛邸爲道館迄今二百餘年而滄海桑田已變矣始也奪於異類微胡尊師不足以任改建中也厄於鬱攸微史尊師不足以任起廢維此二役雖鉅時方殷阜其爲之也易爲力王君當久替之餘徒藉

已橐與凡施者倡遂能以舊爲新使龍翔不至就圯則難爲力矣雖然爲之於難爲之時而不見其難爲抑豈無所致而然哉蓋王君襟抱冲約制行貞白而應物和易初若無爲而未嘗不爲推其精誠於禱禳禱禱之間有感輒應都人士女賴焉故凡興作人皆不勸而趨嗚呼德之懋者其應大吾所謂不爲數所枯而存乎其人者以此也夫銘曰

言言琳宮在巽之隅往帝有作厥惟靈區金庭珠戶神聖攸居天潢所經匯而爲渠如彼翠水環千蓬壺翼隔諸塵若與世殊俄遭小劫轉降爲汙汙地垣圯弗翳于衛仙馭遠去野馬紛驅惟茲福庭休祥所儲發靈獻異千祀弗渝豈其遂仆而不可扶是有德人其來弗徐其作麗舉其助雲輪葺易繪塼厥工羣趨百廢具興在于斯須儀觀有煒光彩發舒瓊珮朝眞瑤章騰虛行道讚歎曰儼如初德人有作與化同樞是用作銘以昭德符

六書本義序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

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眞者矣越人趙君搗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

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

主

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謬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搗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略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搗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遂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本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

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搗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寓齋類彙序

枯蒼吳伯京先生既沒於家前工部主事公願其冢嗣也彙粹其所爲文爲若干卷題曰寓齋類彙自枯蒼貽書武林徵余序之向余被檄攝祀海上得以便道獲挹先生道德之光耀然以草草別去不獲承教爲憾乃今得其高文大集而盡觀之誠一快也顧余晚出且庸陋何足以當知言之任而序之哉而水部君方以博學能文振其家聲徵余言頗切然不敢以虛辱乃爲序之蓋

先生之學出於見山葉氏而見山之學私淑於水心葉氏文章至宋而盛既南渡光嶽之氣分不能無大音不完之議幸而文運流于東南儒先君子相繼唱鳴道學而葉氏獨以文章顯雖其久任旬宣而掌制之日少然當是時中外有大論譏不歸葉氏人情不鑒故其文章卓然自成一家運去物改其流風遺韻之被子鄉里者未泯規模氣象有足以興起焉者先生生于其鄉傳授既有端緒本之以穎悟之資濟之以方銳之氣年弱冠就試鄉闈有司奇其文實諸前列既而科舉事輟乃遂博極羣經會異歸同涵揉充暢故其發爲文章春容整暇浩乎如長江漫流一碧千里藹然皆性命道德之說

述

此無他理勝故也彼以才驅氣駕爲高者坐於造理不深故耳雖然臨文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諸經而有得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於方寸之間而吐之于觚翰則其爲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嗚呼理足而言暢天下之至文也先生之文有焉初先生舉進士不遂用薦厯台之寧海衢之西安教諭晚值更化當路薦先生宜居師表之地擢教授鄉郡尸教席者十有餘年其所造就領鄉薦登舍選者居多譽望隆重號稱東郡儒宗至于文章又其餘事也先生諱世昌伯京其字也別號寓齋云

何憲副集天台山賦爲詩序

如卷十一

主

天台山在於越之南名雖不齊於五嶽而神秀所鍾有雄麗絕特之觀焉晉孫興公爲章安令嘗慕其勝著遊天台山賦其賦既成以示友人范榮期曰此賦擲地必作金聲茲山之勝古未有發其祕者自興公始發之其後名公鉅人若唐翰林供奉李白元余文忠公闕皆有作以嗣其響焉李翰林有至天台曉望詩余文忠公有劭農至桐柏詩其詩妙麗膾炙人口而未有櫟括孫賦而攝爲篇什者也余憲宣城何公行部至天台觀其雄麗絕特之狀左顧右盼有不欲捨去之意然職在巡訪勢不能窮幽極巖甚戀嫪焉方外士有以趙文敏公所書天台山賦刻本獻者按而讀之目之所遇與賦之所

及意領而神會遂集賦內所指景物如東坡先生櫟括陶淵明歸去來辭爲樂府故事以題詠焉得近體詩若干首其還司也且以示凡能言之士悉集其句爲之且戒不用其語而用已語雖工弗采且屬余以言弁其首余也世居天台凡勝地之見于篇什者少時侍先人杖屨嘗遊焉竊較赤城之霞氣瀑布之飛流莓苔之滑石而皆莫若瓊臺雙闕之爲奇特峭崿崢嶸懸磴萬丈比至其頂地平如砥九嶺環擁雙闕夾路瓊臺中居五芝含秀八桂森出樓閣縹緲於彤雲彩霧之中彷彿如在天上故興公之賦目爲仙都而述其地特加詳焉今余留落他郡且老而鄉邑之勝未嘗不往來于懷若興公

如卷十一

主

之賦蚤嘗習之當夫懷土之心生蓋嘗臨風一誦以祛愁思而習熟見聞之久終不能祛也今見公所集其句之字爲詩組織工緻模寫圓熟逸興飛動於層巒疊嶂之間政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部伍雖舊號令一出風采新矣不其奇哉是詩也使它方之士見之天台之勝如在目前況如余之舊所遊者哉寧不爲之欣快因不辭而序于公詩之次凡承命而作者則請以次書焉

送薛文舉還太常序

上虞薛文舉爲太常博士將一年得告省其親其還職也道過錢塘徵余言以贈初文舉隱居教授不求知於時會國家蒐訪遺逸有司以文學薦擢爲太常博士命

下之日朋友咸爲之喜有謂余者曰今國家興治眾職畢舉將軼漢唐而過之捐爵祿以待天下之士非若往日拘於門地限以歲月而故靳之也以文舉之學之行得七品官翱翔于奉常之署夫豈曰忝奚獨爲之喜哉余曰非也太常之有博士古號清望非他流比也而博士之設其職有三曰贊相祭祀曰講究禮儀曰議定議凡贊相祭祀在乎臨事致誠敬之節文舉爲人端嚴而詳慎其執事也懼墜如執玉懼傾如奉盈其職贊相所優爲也凡講究禮儀在乎捃經以達因革之故文舉於經考覈精審其講禮也必合會通之宜而不持專門之見其職講究所優爲也凡撰定議議在乎節惠以著功行之實文舉於文穩順精確其定議也必得褒揚之要其職定議亦所優爲也朋友之爲文舉喜者此也獨不聞之古乎古之人言善爲弓者必曰垂以其利於射也言善爲車者必曰奚仲以其利於運也設使垂而爲車奚仲而爲弓必弗利於用矣故士而所習適所用豈不可喜也哉夫以一士而用稱其職爲其友者非有所利於己而美愛之意沾沾然見於辭色其故何哉蓋天下爲公鼓舞興起人情之所同也檇櫟之詩序者以文王爲能官人其不以此也夫屬文舉請贈因述前之所云以爲之贈

聽雨堂詩序

聽雨堂詩一卷今知崇德縣安成周君子治之所梓也初子治之先大父龍南縣尹與其世父南豐長司宦游四方不得時相會聚及相會聚簡書有程又有別離之歎因念蘇長公與次公會彭城時長公送次公之官有夜雨何時聽蕭颯之句龍南與南豐言曰吾二人者今日之情亦猶二蘇之在彭城也因名其所居堂曰聽雨時子治之先君于延平郡守方以才能辟三公府掾再轉而爲監察御史其所與交皆魁公碩彥於是廬陵歐陽公玄爲記其堂而相臺許公有壬臨川吳公當危公素宣城貢公師泰河東張公翥晉安張公昌寧鄞南程公文以及一時文學名流咸爲賦詩凡得若干首周氏聽雨之堂在安成萬山中自諸公題詠既出爭相傳誦而聽雨堂之名播于四方矣子治遭值運去物改先世故物惟恐軼墜至於聽雨之什寶之尤謹不啻如遺珪棄璧曰前輩漸盡片言隻字已不易得而況長篇短章具在乎且吾先德所由以著也吾安敢忽諸及子治以文學選於朝來爲縣於語溪之上乃粹眾作牙籤錦軸裝潢成卷謁余言爲之引余也貌焉晚出以坐時艱不能博其間見恒竊媿焉卷內諸公雖不盡識若貢宣城程駢南則嘗納交過蒙許與者至如危臨川雖未嘗承顏接辭而見知爲尤深今老矣學不加進何敢以訛靡之言弁諸其端會子治徵言甚亟寒廳坐雨取而誦之

大篇激慨小篇淒楚咸極聽雨之情狀使人有騷然不自持之意焉兵革之餘諸公之高文大集莫可得而見其所爲詩詩於一卷之內覽之嘗思而得一瓣亦云美矣雖然非吾子治不忘先德表而出之吾亦安能有此獲也昔者柳州先生顧其父所交皆一時知名士著先友記以示其父交道之廣談者避之子治遂於經術爲詩文古雅有柳州之風是編之梓亦柳州記先友意也庸弗讓而爲之序

西塘八詠詩序

西塘在京城岐陽武靖王府第之西其塘瀦水數百頃浪波齟齬渚坻相間鵝鶩浮沈魴鯉游泳輕槎短筏往

始豐集十一

左

來於晡曉之間其上功臣甲第畫棟連雲丹甍曜日環以成屋前後鱗次晴風暖日酒旗搖曳暝色乍合燈火相輝遠則江上岡巒相屬於雞鳴山朝嵐夕照尤宜遐矚白先生以中之館在焉先生授經之暇徘徊顧盼心甚樂之乃卽其目之所及釐爲八景各賦五字詩一首每首二十字清切精緻吐辭有盡含意無窮誠雅製也聲不鄙夷封書與詩於千里之外俾余題其首簡初先生以豐才碩學受知岐陽武靖王館之門下俾授其嗣子今羽林左衛僉事及僉衛之二季以經甚見尊禮其後王俄捐館先生悼知己之難得沽有歸志而僉衛昆季懇留弗可至聞于上有勅諭留先生始不敢辭去僉

衛乃築館於西塘之上哀戚之餘率其二季從學如初先生之於去就可謂得其道矣而其託跡又在輦轂之下神皋聖壤之間古人云大隱居朝市先生得專西塘之勝宜其幽情逸思見於語言文字者非尋常俗下之所及也有如余者僑居錢塘十有餘年而錢塘之勝莫西湖若雖殘山剩水而水煙雲月固在念欲出游以豁胸中之鬱鬱而日有鉅槩之務兼之比年病元不良于行曾不能少遂一適故誦先生所寄詩而想像西塘之景物如在天上以天之福旦夕得遂休致之請則將力購良劑強筋壯力補修游事而後竭衰退之才模寫湖山景物以昭太平之盛庶幾獲酬一適之願如先生之在西塘也因不辭而序

始豐集十一

辛

會友詩序

朱孟堅宰長沙之甯鄉六年而歸僑杭嘉會門外一日張君光弼吳君子立訪之驩然出迎榻榻命坐時暑方盛乃具茶瓜款話逾午刻二人者情消意釋不知門外之有黃塵赤日也各賦詩一首以識旣而孟堅裝潢成帙徵余題辭余惟古之大夫仕不出國惟聘問則出境從事公朝未始一日不相見今則不然仕者沿牒而出近者二三千里遠者或五六千里又遠者或至萬里及乎終更又沿牒而去何能一至鄉里修合併之好乎張君前朝故老子立宦轅暫停孟堅亦六年于外此一會

也亦何可得哉情見乎辭有以也然吾聞之三人爲聚試於玄夜寥聞之時仰而觀之將必有德星聚矣

師友集序

高君士敏編師友集徵余序之師友集者粹其師與友贈遺倡酬之文與詩也初士敏之先君子宣慰府君以碩學至行歷掾三臺御史府後官至浙東宣慰司都事官轍所至亦旣揚芳聲邁偉績矣乃其顯融時雅不欲子弟從事華靡之習務以通經學古爲賢士敏遵承父訓惟謹本之以超邁之姿濟之以方銳之氣窮日夜之力以務記覽涵揉停蓄作爲文章多而千言少或百字咸中矩度時士敏年纔弱冠已與老成作者有並驅爭

先之意而宣慰府君向所與相畫諾於華要之地以文學名世者如鄱陽周公宣城貢公臨川危公皆在士敏

以契家子持所爲文贊之皆曰人言高君有子信然手

其文不置嗟異久之且勉之曰他日人之求知於子甚於子之求知於我矣士敏益自貴重志之所向直追千古而不疑天下方亂操觚弄翰之士或棄而他業士敏竊笑之其志屹然如泰山之不可移益力弗懈既入國朝士敏年日以壯而文日益有名凡著作家論當世能言之士必曰高士敏氏不敢後也而四方之求文者亦日轆其門於是士敏聲譽歛起于東南若火之始然不可掩遏而向所與游年長以倍者莫不願與之爲忘年

交而與之齒者亦不敢與之雁行矣夫惟士敏之奇偉卓絕不獨有以成其先人之志而一旦挺然立於作者之林使高氏之文章自士敏始庸非卓然有志之士也哉士敏有卓識雅量人所不能及其才雖高未始以有餘自視以不足待人觀於所編師友集大篇短章無一或遺蓋可見已洪武初元用薦預修元史擢翰林編脩轉秦府紀善未幾引退今又召起試吏部侍郎云

陳氏文乘序

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稟仁賢之資處勛舊之地簡在淵衷久矣洪武元年山東平被旨出鎮登州尋改鎮東昌在登者三年在東昌者十有二年聲實徹于九重遂

有超遷之命來至于浙公在鎮時大夫士之稱頌公者

有碑有記有序有詩不一而足其客鄭某慮其散軼彙

粹成編而總題之曰陳氏文乘以余尋知於公且屬之以序乘之云者其意以晉之史曰乘以載田賦爲名故後世亦以郡所藏故物爲郡乘家所藏故物爲家乘陳氏以所藏編帙爲乘蓋取諸此余嘗獲登公門見公器宇凝重識量宏達有輕裘緩帶坐鎮雅俗之風心竊慕之及觀諸君子之所以稱頌公者而益歎其事業表表偉偉初公至登州適倭奴犯海邊時登州新附民心驚悸公躬擐甲冑率先士卒設方略勦平之民賴以安比至東昌地當百戰之後草萊荆棘滿望公繕完城郭樹

立樓櫓建置倉庫畫街衢以奠民舍列屯堡以安軍營
擇爽塏以立官署至於輿梁之便往來者樾間之防蓄
洩者亦莫不修完之郡府爲之一新又以北地高亢民
不知種稻公相其地勢之宜稻者近於會通河可決以
灌遂請於朝開稻田三百餘頃歲收米若干石一衛之
眾不藉餽餉以足國家千萬世之利在焉前後十有二
年之間民安於農軍樂於戍攷其設施大略不媿於古
之賢方伯此大夫士所以不能自己於言也夫公之助
德被於東土固已勒之金石播之聲詩家傳而人誦之
矣尙何待於託之文乘而後傳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他日公之賢子孫欲求公之餘風遺烈有不待出
戶庭而知者其有不資於文乘哉公之賢子孫尙慎承
之

外傳卷十一

書

送左參政陳公入覲序

洪武十八年皇上妙選浙江布政使司官屬既命齊郡
張公爲左布政使未幾又命番禺何公爲右布政使至
於僚佐亦極一時之選而左參政儀真陳公蓋其一也
二公以宏材碩學提綱挈領眾僚佐又各以聰明特達
之材相濟朝夕聚議有協比之心無乖違之意譬之琴
瑟和鳴愔愔之音不作政台爲之一新曾未朞月十有
二府稱治公本勳臣子今中京畱守衛指揮使其尊公
也畱守公當皇上龍飛之初東征西伐以材勇自奮著

攻城略地之績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遂託以心膺之
寄而拜畱守之命公少有父風閑於弓馬之事又習知
文史從其尊公勲凡未附者遂亦以功擢長一旅之眾
天兵平雲南遂以所部從大將軍調度還奏捷于朝因
畱備宿衛會浙江有闕官之請上以武臣直亮可任於
是拔自武弁拜三品文階以行公既承事郎吏持牘詣
前白當占位署公必問事根柢察其是非黑白參決於
長僚而後署故凡事下無弗當者至或出泄所部督事
之未集召長吏立庭下量事緩急與爲約束違卽笞辱
之公風稜素著所至事無弗集初公之至以謂皇上軫
念武臣第以文職佚之及見公之論議設施聲譽烜赫
而後知聖見宏遠不以常格拘也嘗試論之古者文武
並用故深衣之制可以用之於文可以用之於武是以
詩稱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初不謂一材一藝而足
也如參政公者謂非天下之通材乎去古日遠文武釐
爲二塗欲求通材如今參政公者誠百一而爲收不易
得也一夔老且病茲見公入覲于朝所以樂道其善告
于中朝大夫士以彰國家得人之盛非曰佞也

始豐集十一

書

贈宋承差還司序

浙司承差有宋孟琳者以左參議太原閻公之命來修
治廟學既竣事徵言以還司初參議以名進士自監察
御史出爲今官職事之三日修奠調禮顧瞻禮殿大梁

將壓靈星門朽腐不任啟閉而經閣講堂及誦習之舍亦皆上漏旁穿喟然歎曰先師廟學風化之原人材之所自出也而況茲郡廟學又十一府之望失今不圖必至頽仆其可坐視乎右參議南陽耿公聞而慙之越三月紀綱法令既布乃謀修治材木則取諸公用之羨餘者工匠則取諸輪番之休息者民力則取諸編氓之弗役者計工度材具有成算乃擇從事之勤且謹者授之且戒之曰毋苟完毋故緩於是孟琳趨事不敢後乃集工師先懸大木于棟以揭梁使梁不至獨負而下植二柱副于兩楹之間以柱之上下相持而梁愈固其外靈星門三每門二扉高凡若干尺廣凡若干尺疏櫺脩棖

始豐集十一

圭

皆析堅木爲之加以髹彩而門愈壯他若經閣論堂誦習之舍則厚其塗墍密其覆蓋而免穿漏之患至於成算之所不及或一椽之朽一瓦之缺一竇之損亦必葺之自卯至酉躬自督率弗苟弗緩僅三十日而告完廟貌潔新門觀雄麗過門而式者莫不讚歎此有以昭參議尊崇廟學之意而吾孟琳能以上官之心爲心而底於有成亦見于此孔子之門高弟弟子有冉雍氏者僅宰百里之地而以爲政爲問孔子教以三事而先有司爲第一義蓋宰兼眾職非一人所能專也必分屬之於下而後可攷其成功今參議公受聖天子之命布政于十有一府任至重也其職視一邑不翅百倍如用孟琳

氏任以廟學之事亦先有司之意吾聞孟琳從事浙司素以勤謹受知上官用日月積勞行當換授于朝他日拜官或內而京朝外而郡邑揚芳邁偉必有譽於時何以知其然以脩廟學之事觀之而信因筆以授之

始豐集卷之十一終

始豐集十一

美

始豐彙卷之十二

後集

徐一夔大章著

序

送邱子強序

廬陵邱子強氏聰敏而詳慎既世居文學之郡而其諸父又多以經術起家子強習熟見聞固有以異於人者矣且又益勵于學鄉評魁之會朝廷收攬材俊以子強貢擢丞杭之餘杭其爲丞時詣會府白事暇輒見余於冷署意甚懇款斯足以見臭味之相同者矣茲將上京師考績過余余告曰聖明在上思致太平之治一去壅隔之弊聚天下之賢才而用之公平正大之道如青天

始豐彙卷之十二

十一

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士生斯時患無材爾不患無用矣患不能宣力不患上之不知余聞子強之丞餘杭也日坐訟庭上與其令可否事不持一見務協民情而止於徵輸則多寡以節於期會則先後以信於趨辦則緩急以宜上官稱爲佳丞其民亦曰是能司平於我者也夫丞所以佐令者也事無所得遂古人之爲此者有丞負予之歎今子強爲之而致善譽斯不負丞矣往遵著令條疏治行於尺咫之簡以上於吏部以聞若夫顯被光寵蓋不必命之著龜而有以知其然矣天高氣清綵舟容與覽畿甸之博大瞻天闕之伊邇神怡思豁無不足之意不其快哉雖然褒典有二或仍授前官以竟

其撫字或膺不次之擢而大其設施皆異數也于強行哉如授前官而還將必訪我于寂寥之境吾當執手而與之傾寫如膺不次之擢其亦有以慰我乎

送吳景純歸省序

今年冬十有二月余坐論堂上天雨且雪有二客霑澤而來迎而挹之浙司從事潘彥吉尹仁茂也坐旣定徐叩之曰二從事職掌公牘胡爲擔簦躡蹻訪我於寂寞之濱耶二從事進而言曰屬有所請僚友有吳景純者枯蒼人也姿粹雅且有材諳布政使司辟爲承差者三年傳命于各州縣關決趨辦事無不集上官賢之比者朝廷有除弊之政自完者鮮獨景純如一丸璧無纖毫

始豐彙卷之十二

十二

瑩抑不謂之賢乎茲將謁告歸省其親願假寵于執事者得一言片辭張之是亦揚善之道余謝之曰余坐病疾觚翰事疏久矣誠如所云則又不能已于言也枯爲郡在浙水東素多材傑其在前代者吾不暇遠引若我朝之誠意伯以謀略而建輔運之勛章按察以風猷而揚澄清之烈皆表表偉偉於當世其餘以文學政事數歷中外者又不一而足景純生長其鄉習熟見聞固異子眾人矣宜其自見者復出乎尋常之表也余嘗聞之景純性至孝其承差予使者府也不得奉晨昏于其親行邁之餘顧瞻白雲在彼故山情不能自已用狄梁公過太行故事規摹爲圖以繫其思親之心此有以見景

純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者矣嗚呼孝也者百行之原也人而能孝則其行諸已者如執玉如奉盈可知已枯多材傑他日有位於時揚芳邁偉豈復後於諸公哉歸哉歸哉可以慰悅而親矣天稍霽道無泥塗吾當扶僂送之浙河之上

送徐子貞還官序

潭府典寶正徐君子貞將還子貞世居杭其去杭也五年矣始獲與鄉里朋友一相見其鄉里朋友甚欲款畱之而勢有不可者或告余曰典寶君將有數千里之役職務在躬復欲如今日之相會聚亦浩未有期其行也不能無離別可憐之意子幸以片言隻字慰解之余告

始豐集十二

三

之曰凡人之不得志於時必有羈窮無聊之思與之游者故皆有言以慰解之吾謂子貞此行有得志之事三靈待吾言以慰解之哉子貞以才行選於朝得爲親王官屬趨踰王廷夙興夜寐敷陳尊主庇民之術爲王所知遂蒙予告歸葬其親所謂得志此其一矣古人有親喪弗舉者必請乞于朋友而後獲葬其情蓋亦戚已今子貞不煩請乞蒙王特賜奉襄之費舉二十年未舉之喪所謂得志此其二矣人有遠行有篇什之贈人且寶之子貞之來也王爲賦詩三首至親灑翰墨以寵其行珠玉照映鸞鳳飛翥光耀被于鄉里所謂得志此其三矣士之仕也應不得以行其志今子貞既得賢主而事

之又克盡人子之大事天下之樂孰有大子此者乎六月之吉綵舟容與沂浙河而上西過彭蠡而觀大江之演漾又折而南夷猶乎洞庭之野時雨初霽夏山如沐瞻望王廷在紫雲之間欣快可知又安用慰解爲也吾見子貞所攜無他長物獨見牙籤錦軸動盈篋笥皆晉唐人墨跡誠千百年祕藏之物今子貞俱收並蓄以備館閣博古之用誠難得也行哉子貞吾與朋友遙見翼軫之間有光如虹必吾子貞至也夫是爲序

崔彥齡往海南省親詩序

始豐集十二

四

雅者乎一日持故人郭文伯甫書來見余於武林慨然有不怡之色拜而讀曰吾母氏遠在海南茲將往省道阻且脩願暇寵于執事者贈之以言蓋彥齡方髫髻時失其所怙其母改適桑君後桑君仕于朝以事謫海南其母與之偕往而彥齡畱落鄉里不見者數年思之不止故往往省焉以常情言之彥齡之母蓋有託矣然自此而去沂浙河過彭蠡出大江之西南踰五嶺下惡灘之水而後涉鯨波之茫洋乃得見其母是行也跋涉萬里蓋亦艱矣而彥齡不以爲艱視萬里若跬步詎非孝人也哉且吾聞之而母尙康健彥齡年方向壯績學累行聲譽日著將嚮用子時他日取范文正公故事迎母北

還享有五鼎之奉亦未爲晚安用戚戚爲哉余既嘉其志又重以文伯甫之請贈之以詩崔生秦川來面有憂戚姿問生何所爲念母無已時母也在何方南海渺天涯涉川水增波陟嶺路多歧區區寸草心不敢辭險危晨興霜露零夕息煙火微去去一萬里視若跬步爲人生穹壤間母子故相依胡爲若鴻雁南北相背馳白日行中天寧不照吾私願言崇令德遠大以爲期

送前郡守王公還鄱陽序

昔率謂天不可必余獨以爲不然天者理而已矣曷嘗不可必哉顧吾之所存何如耳土之沃者其藁茂膏之沃者其光燧亦理之自然也設有不可必者特其暫耳

如豐集十二

五

而非一定之天也余干鄱陽王公必先觀之而信公負材氣早有志于功名值天下亂集鄉兵以守土會國家收攬羣策而公連有典郡之命其典郡于杭也鞠躬盡瘁一以公勤處之而其爲治慈愛之意恒存于威嚴之中杭爲郡地大物眾供億浩繁公區別有條理吏畏其嚴民懷其惠事無不集者聲譽赫然而公剛介不阿有撓其政者以非道干之雖其勢熾薰灼終不肯曲法以徇撓者銜之以他事誣公竟坐是去官謂之天不可必者亦近之矣而公之去雖遠謫數千里肉食漣飲亦未嘗有無聊不平之意及耄而歸意氣固自若也一日慨然有懷曰吾舊所治惟杭爲佳湖山城郭不知無恙否

一日命舟東下蒼顏白髮從一二童子曳履而行望湖山之鬱紆顧城郭之盤曲徘徊久之父老遺民相見道左曰此吾故侯也再拜獻歡問安否外依依然不忍去若欲得其再任者嗟乎自公之去撓公者固已聲銷響滅而繼公者朝榮夕萎亦不知其幾易自公觀之有得于天者多矣天果不可必乎余年與公相上下其來杭學亦嘗辱公之薦而性慙愚且加之痼疾他不能有所爲也出處去就然亦一信于天而已今見有如公者又已然之明效大驗也寧不重予之自信乎公留杭逾月而還鄱陽故吾道其得于天者送之

送歲貢生蔡長年序

如豐集十二

六

今天下廣設學校爲儲材之地法至備也於佩之士選于編戶而廩于學官朝修暮習升于太學以待國家之任使此固著令然天之生材不一其等爲之師者雖有智力亦不能強之使齊苟其人未足以貢雖欲脫穎而出不得過眾論而先之其人可以貢矣而欲謙遜自持亦不得曲徇其意而後之也蔡生長年之爲杭學弟子員也其質粹然其氣溫然其言動舉止悉中禮度而其治經義辭章善自磨揉理達言暢琅然可誦蔚然可觀推其餘力以及字畫一波一磔亦不苟且務得晉唐人筆意私竊以謂使廩于學官者皆如此庸非職教者之幸乎當洪武十五年聖天子新作太學以教育天下之

英材言者以州縣所貢弟子員推選未至奏令拔其尤者歲貢一人且著爲令歲十有二月適迫貢期余忝論薦集分教師與其同學友而詢之曰歲貢生孰爲宜僉曰無如蔡生杭學乃兩司一府所洩質諸兩司一府之長亦皆曰吾月旦望視學亦獨視偉此生貢之爲宜而生乃欲自晦有不敢先之意余進之曰子獨不見夫玉乎其庸理之溫潤光華之暢達玉不自寶也而知王者過見之曰是物也爲瑚爲璉爲珩璜爲璫璚爲環玦此其選也彼不卽人而人卽之矣生宜勿辭于是以其名上古者論士亦必于學無他爲其公也茲當歲貢之初而拔生于四十人之列以之充貢此一鄉之公論也今

始豐集十二

七

去而列于大司成之館與天下之俊彥角立他日論秀于天子之廷則有天下之公論在焉生其勉之如玉之必爲美器吾黨之望也

送蔡平赴會試序

去年秋大比浙闈取士凡六十又六人杭學以弟子員選者得六人焉有蔡平字持正者其一也古人有言非靜無以成學蓋靜則心志專壹不爲外物所搖奪而後能有成嘗讀唐書至褚無量傳歎曰褚公之學以靜而成者也褚公杭人家居臨平湖邊一日龍起湖中環視者如蟻褚公讀書自若如罔聞見非能靜者乎褚公博極羣書號稱大儒爲唐名臣至今讀書堆尙在人以爲

美談余忝教杭學每舉以勸學者大抵從古以來名公鉅人所以揚聲光于當時垂名譽于後世者莫不由此而至豈獨褚公爲然吾不暇遠引他人而獨舉褚公者以此郡學者視褚公爲先賢得諸見聞者爲近且切易以感發故也生之爲人姿樸茂生長在郡城關闔中聲音采色非不足于耳與目也而泊然無所好靜者也自其來學余數爲言窮經之要爲文之法初若未之領會徐而攷其日之所業遺辭析理于余言無弗合者吾固期之科制既頒有決取之志以誦舍羣居未免譏議以亂思別擇一室取凡書籍而致力焉會大比之期至有司取材于學校甚備生以高等貢在場屋中濡筆伸紙

始豐集十二

八

以答問目給燭至三鼓而退考官得其程文讀之見其敷釋詳明援引精覈曰此必力學之士置其名于第二計其所獲非能靜之效驗歟嗟乎靜之功於學者大矣茲將歌鹿鳴而上春官願益以一言之教余辭之曰吾固嘗爲生言之生用余言有效驗矣今上春官不過移其試于鄉者而試之耳無難事也又奚言爲吾竊以謂程文者國家取士之具耳今去而擬魏科行將見諸事業記誦文辭云乎哉陸宣公有云吾上不負天下不負所學敢誦斯言爲贈凡同年之友亦請并以告焉

送俞齊赴會試序

國朝學校之制郡設教授一訓導四弟子員四十俱廩

于官每訓導教弟子員則以十人爲率而日課其業教授則月考四十人所課有進與否而加程督焉余來杭學會訓導缺弟子員有俞生齊王生羽者從余授經余則以訓導之所課者課之又不但月考其業之進與否而已齊性詳雅羽性聰慧皆知向學周旋衿佩中不煩繩尺私獨愛之科詔既頒二生舍吾寒廳之旁以便承教青燈永夜誦習質問之餘吾嘗與論本朝科目之設至甚備也欲觀其窮性命之奧達萬物之情則在乎經與書欲觀其得好惡之公通古今之變則在乎論與策欲觀其處決之足以比律情辭藻之足以華國體則在乎判按與夫擬詔擬誥擬表視隋唐以來或專于經義

始豐集十二

九

或專于詞賦爲足以得人者爲不同矣且其定式多其條件少其字數一洗前代冗長之弊使其製作有可以趨于古者學者苟能如其法而致力焉雖古人不難至豈直取名爵之具而已歲當大比有司取材于學校甚悉羽以年未及冠姑畱卒業齊年差長雖欲畱之亦不可得其歲杭學以弟子員中選者六人齊其一也撤棘之日他生皆以一得爲喜而齊獨有不懌之色余詰之曰生豈不欲去父母之邦耶今國家取士惟尙英俊此生得志之秋也奚不懌爲生謝曰非此之謂也齊事先生于茲有年矣以質魯故未克卒業今也持不足之學而僥倖于一得未知所設施朝廷懸名爵以待士固不

靳于齊也意者一旦蒙恩忝膺華資峻級殆將不免製錦之譏是以憂也余曰生之志如此則遠且大矣非吾所知也吾聞宋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與人言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其稱曰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生而知此所進未易量也余老且病且材識斲味不足以及此生今去此而游京師必有如歐陽公者在掇科之後其尙求而師之

送孫生性初上興化縣主簿序

孫善性初以杭學洪武十九年歲貢補太學生夏五月上以天下郡縣吏弊未盡除民蠹未盡去由近民之官有雜流廁乎其間悉取郡縣弟子員之在太學者隨其

始豐集十二

十

年材之次第授之以州縣之職欲使儒效暴白於天下除目自天而降蓋于有餘人不其盛哉於是性初調得興化縣主簿始余主杭學生以俊秀選在衿佩之列性警敏爲經藝辭章若不經意而能處師友間情誼翕翕然遇是非利害必開口別白不以隱諱爲賢吾嘗誦生他日從政必有可觀者及上太學僅五閱月遽得八品官與有民社之寄余竊自慶向之所以期生者不孤矣其上官也道漸而闕求余言以贈夫贈之爲言增也其意欲增其所未至云爾余嘗忝爲都授師誼不得而辭因告之曰近民之官莫切于令而簿所以佐令者也大要不貴立異或立異以爲高則戾心生而政乖焉不可

不知也在易同人之初九曰同人于門无咎當筮仕之初乃出門同人之象出門同人于異而于同同則天下之公生焉公則焉往而不利是道也不止于爲縣爲郡可也不止于爲郡旬宣邦國訐謏廟朝亦可也吾所以爲子贈者如是是亦師友相規之道也吾又聞之爾祖誠父先生異時爲行省掾後爲縣於閩中有聲至今人稱之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尙念之哉

重刊中峰和尚廣錄序

昔在大德延祐之間江之南有大和尚曰中峰本公居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辨才痛救末法之弊大機大用變化翕霍雷霆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眾生受病已劇

外集卷十二

七

悉皆因其病而藥之故其所爲書有曰信心銘關義解曰楞嚴正心辨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略義曰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東語西話曰續集曰語錄曰別錄千言萬語反覆辨說無非隨機開示俾凡參學之士證上乘也總名曰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和尚化去其徒表請于朝願如五季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宋明教嵩禪師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與內典並行朝廷允之鏤板于杭州之南山大普慶寺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劫版與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于中日和尚之言切實明白因事示理眞對證之良藥若我

之迷鈍且猶有所警發而況圓機之士乎吳山有雲居菴亦和尚法嗣所築也于華謀于其菴上首智嵩慧澤二師曰吾願重刊廣錄以廣流通吾捐已橐爲之倡師皆倡其道者也幸助我募緣成之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尚之慈風被于人者未泯樂助者眾版材既具擇日命工以鏤刻焉逾年而功完請余爲序嗚呼和尚之道大矣其見于虞文靖公集宋正獻公本所著塔銘與道行碑者備矣至于廣錄入藏揭文安公曼碩又奉敕爲之序顧余何敢追繼三公之後縱一言之其於和尚之道猶指虛空而加讚歎安能得其彷彿哉嘗試論之言禪不尚文字其來尙矣要之第一義諦非文字亦莫能

始豐集卷十二

七

以傳譬之涉長江大河非假舟筏之力未免望洋而退惡能濟彼岸故凡傳宗之家必有語錄者此也夫文字者舟筏之具也何可廢哉方元室全盛之日崇尙佛乘前古未有有能續佛慧命大弘法量力尸化權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和尙一人而已當其住世王公貴人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之長攀蘿緣磴躋于仞之巔瞻其光儀聆其警發得悟于一棒一喝之下固無資于文字及夫報緣已盡光儀不可得而見矣警發不可得而聞矣雖欲承其策勵邈不可得猶幸其應世之迹見于文字者可以爲究竟之地不然光沈嚮絕未有不合正塗而趨邪道者此廣錄之書所以不容廢也雖然能仁氏

之道累千萬億言至于無一言可說乃爲大澈嗚呼是書也其大澈之門乎故廣錄之書完和尚雖已化去使四眾持誦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于華氏有功于心宗之傳豈小補哉書凡三十卷字以枚數凡二十八萬有奇若其族出之懿承傳之的則有虞宋二公之碑銘在茲不著

天鏡禪師哀頌序

浙河之上有大浮圖曰天鏡禪師根器超邁氣岸魁偉其涉世也汎乎若秋空之雲其待物也煦然若冬日之日言其學則博觀乎內外而持其中言其識則精別乎事理而融于一可以謂之名師碩德也已嘗往杭之靈

始豐集十二

主

隱禪寺有東序僧構訟于崇德縣縣久稽關決後有新令至上其事于刑部刑部付讞曹置對既坐構訟者罪以禪師實領寺事法當連坐遂逮之事實禪師未住持時事禪師既赴讞曹亦不自白如讞引伏比律謫居關陝時年六十有七行次寶應縣之佛舍覺氣體頗健謂侍者曰吾緣殆盡適遇其妹婿之官道經其處遂囑以後事奄然而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四方縉素聞其歿莫不作爲詩偈以哀之總凡若干首其法屬大濟彙次成帙以余與禪師有方外之好也徵余序之序曰禪師世爲越人幼有異稟不溺俗狀慨然慕出世法時方尊尙佛乘不屑爲凡紀始去氏時莊節先生韓公

以文學德行教授鄉里禪師從之游講說羣經大旨至于諸子百氏悉務記覽貫穿博洽發爲文辭大篇雲行小篇鏗鏘得韓公之法入皆稱曰韓門方袍高弟使其挾此固足以誇于大方矣而禪師蓋曰吾將藉此以入佛知見且以入佛之門有二其由文字而顯者曰教離文字而悟者曰禪泥文字則失之滯略文字則失之誕去滯與誕其必由教而禪乎天竺之陽有以宏辨碩學而弘天台之教者爲濟公天岸禪師往依之縱橫辨說而得三乘四教之旨徑山之杪又有高風古道而振臨濟之禪者爲端公元叟禪師往依之機緣脗合而得教外別傳之妙乃遂去教歸禪猶不自足也凡館閣名流

始豐集十二

主

玄門高士同袍巨擘負海內之望者如虞文靖公之在臨川黃文獻公之在寶發忠介公泰不華之守越危內翰素之使浙新公笑隱之在金陵張公伯雨之在錢唐近而百里遠而千里又遠而三四千里莫不造見挹其風裁接其議論而諸公亦皆極口譽之稱爲法門偉器嗚呼禪師道容德量既異于人且本之于儒資之以教歸之于禪廓其見地于大方其所造豈眾人之所能窺哉吾儒之論有云世有千人之有人有萬人之有人如禪師者千人之人歟萬人之人歟第惜其道之不大行也在至正中雖嘗出世兩坐道場未幾以亂退處幽篁之墟值聖朝更化固嘗被召說法鍾山之廣會且蒙賜對便

殿然亦不久抱道而還至如靈隱之席實五山之望劫
灰之餘興廢補弊之不暇方將据牀揮塵拂以振宗
風而崇德之事遽作嗚呼惜哉禪師之來靈隱也余適
爲校官于茲往來相好道間闊外輒及文事余語之曰
吾意禪師盡空諸有而猶不忘此耶禪師曰吾固柄流
猶幸及見前輩作者寥落今見吾子瞠乎其後以故未
能忘言余謝以不敏至其被逮倉皇走慰之問事所根
柢禪師具告以前所云余解之曰如此固未住持前事
司平者必能辨之可無慮也禪師曰有定業死生不足
較余觀其容了無憂色退而自謂有道者之于患難蓋
如此故其赴讞曹也不復自白而甘坐之嗚呼禪師于

佛學集卷十二

七

無生之理見之澈矣其視此身如幻泡然其起其滅曾
何容心于其間彼執世相者固自以爲當然何其狹哉
四方縑素哀之見于詩偈不約而同亦豈過情也哉其
皈依之誠嚮慕之意有不能自己焉耳雖然此其迹也
若論其至則有非世俗言語可得而擬議者矣

全室集序

昔者文物之盛士有高世之志託迹桑門者既有得于
其宗而亦以操觚染翰爲事以與海內作者齊驅並駕
使其教益大以顯有若季潭渤公者焉初公負聰明特
達之資既釋士服翺翔大方擇所依歸之地時廣智禪
師新公學統儒釋肆筆于文事卓然成一家言施之著

作之廷而無媿天厯至順間光膺帝眷說法金陵官寺
縑素向往得其片言隻字以爲祕寶馳騁出入以應其
請如羣飲于河各滿所欲聲譽赫然渤公既自得師當
是之時金陵亦東南都會內而閣臺名流外而山林遺
老至其地者莫不折節而與廣智交渤公參請之餘又
得博其聞見凡六籍之所存百氏之所萃名家巨集之
所錄日務記覽涵揉淳蓄而後吐出其胸中之奇譬之
築九仞之臺其基既厚何患其不崇且大也故公學甚
辨博才甚瓌偉識甚超邁而皆發于聲詩其詩不論于
空寂推敘功德則發揚蹈厲可以薦宗廟褒贊節義則
感慨激烈可以厲風俗至於緣情指事在江湖則其言

佛學集卷十二

七

蕭散悠遠適行住坐卧之情在山林則其言幽夤簡澹
得風泉雲月之趣在殊方異域則其言慨而不激直而
不肆而極山川之險易風俗之繁惡其詩眾體畢具一
句一字滌去凡情俗韻一趨乎雅有一唱三歎之意焉
故其大篇短章之出四方萬里爭相傳誦震耀耳目皆
曰渤公猶廣智也余與公同里閭及壯而游又託方外
之好公軀幹魁碩音吐洪暢其與人交也意度豁如望
之者知爲法門偉器初出世李白題詩之寺值天下亂
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以養其高會大朝混一肇隆像教
之事今京師第一禪林即廣智說法之地桑門上首非
有宿德重望爲上所知名者不以授之公以廣智大弟子

繼席據猊揮塵之日四眾雲會莫不榮之而公處之不
以爲泰佛有遺書在西域中印土有旨命公往取卽街
命而西出沒無人之境往返數萬里五年而還艱難險
阻備嘗之矣而公處之不以爲戚定力所至出乎世相
之表夫豈庸流之所能窺哉若其見諸語言文字則又
特其寓者耳公之從子永祚得公詩法之傳旣羣萃其
所爲古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爲若干卷公別號全室
因總題曰全室集以集示余意欲得余言以引其首者
嗚呼廣智之集虞文靖公序之謂如洞庭之野眾樂並
作鏗轟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于名教
節義則感激奮厲老于文學者不能過天下以爲知言

始豐集十二

十七

鐘偈序

鐘偈總凡若干首淨慈禪寺新鑄鐘成叢社上首一倡
眾和以落之也偈亦詩類佛所說諸經必重之以偈以
申前義然多五言或七言敷揚佛理以便誦讀而不叶
以音韻詩則四言五言以至七言緣情指事而以音韻
叶之淨慈鐘成諸上首以言句落之然不曰詩而曰偈
者崇法器也初杭之南北兩山禪覺教苑差次林立鐘

魚之音此鳴彼應自羅兵燹惟淨慈巋然獨存而鐘亦
就毀今同菴禪師簡公以宿德雅望來主淨慈之席繼
素向慕又有修比丘之行若曰鎮菴靜雪堂立爲之募
施以資其行道于是化鐸宏宣法雲遠被施者川委遂
能以廢爲興凡棟宇之撓缺者飭甃之漫漶者旣一新
之又聚銅造鐘得銅至二萬餘斤乃命攻金之工作模
範設爐鑄擇日鼓鑄一冶而就曾不苦窳扣以巨筵大
音發越徹于大千之內瞶者以醒迷者以覺見者聞者
莫不讚歎禪師宏願所致語云逃空谷者聞足音是然
而喜當兩山閭寂之秋獨淨慈成此宏偉之器先眾利
而鳴誠爲希有茲諸上首之偈所由以作歟余觀諸偈

始豐集十二

六

送銓上人謁槎山泐禪師序

槎山在長淮之南森鬱峭拔縣亘數千百丈蓋天造地
設以障夫淮流之蕩涵其山蘊靈閟異光耀未發故不
得與五臺天台匡廬虎林諸山角勝靈僧古佛不一示
現畸人靜士亦未始一至其處而修名山志者亦或見

遺其勢蓋若有待而茲山距今天子龍興之地不滿百
里耳直隸中京王氣所鍾發祥羣祕所及者廣一旦若
培而崇若濡而郁先時人生其間氣習慣忤天子更
化欲使其人有佛菩薩之行使其地爲乾竺驚嶺之區
爰詔名師德二三輩居之斬以陰翊王度焉耳於是全
室禪師泐公在行禪師道器宏博襟度開朗嘗坐大道
場肆口設法爲人天師又往西天竺國取世尊遺書以
備內典而斥其緒餘爲世諦文字亦清暢宏遠足以振
其宗居槎山三年慈風所被民俗遂隨以化四方衲子
聞之接踵而至隱然有大叢若之規摹有銓上人字仲
衡者嘉興產也嘗出家郡之報忠寺禪師唱道天界禪

始豐集十二

九

林時上人往依焉禪師愛其樸茂有受道之資俾居侍
香之職上人昕夕左右凡禪師動靜語默悉得其要領
久之通內外典爲同袍所推許所謂繩墨之下無枉木
是也今年春又自嘉興謁禪師于槎山謁予門請贈其
意以在昔道林道安惠遠湯休文暢之徒與謝安石王
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諸人游間或別去
必徵製作以華其行故亦不鄙余而見請余老且病又
屬有憂患之事神摧氣耗勉強筆腕不能追前人之
逸軌雖然吾聞爾宗古德勇于求道雖履巉巖披蒙茸
出入虎豹之窟亦弗之憚矧今槎山在神州赤縣之內
去此而彼又有禪師爲之依歸亦安用吾文爲哉吾聞

爾師之往槎山也有妙雲資公蒲菴復公同日被旨資
公則余所向慕復公則嘗與游者也上人請益之次幸
爲一問訊焉

香爐峰詩序

余少時讀太白詩攷其遊歷之跡多在廬山其詠香爐
峰之詩曰日照香爐生紫煙大抵廬山之勝在香爐峰
而香爐峰之勝又在日出之時雋永其語欲攬其勝而
不可得後余西游道經會稽山之陽其山磅礴千仞深
鬱峭拔山上有峰穹然而峙狀如香爐亦號香爐峰余
時自逆旅尋食而出行三四里許日方出正照峰上日
光山氣相射紫翠成團丹青莫能點染踞坐道旁石締

始豐集十二

辛

玩久之想像廬山之勝當亦類此因曰使太白一見其
吐出語必愈益奇矣余憶過峰下時今亦不知歷幾甲
子有思上人者字無念其得度寺在會稽山香爐峰之
下上人秀而文其師命之出游大方今僧錄同菴簡公
時以雅德重望尸南屏之席見上人有向上根器必有
得于地靈之助爲賦香爐峰詩一首以致屬望之意已
而宗門上首亦皆相繼而作久而成帙持以示余其詩
搜奇騁異極天造地設之祕發而觀之金鳴而石應吾
別香爐峰之日久一旦隱然如在几格上亦足一快余
獨以謂匡廬之香爐峰幸託于太白之品題名揚海內
而會稽之香爐峰其名差劣抑杜子美稱會稽山水止

及於若邪溪雲門寺而不及於香爐峰故即茲峰雖不見稱于子美而諸公之作視太白爲益富自今而後會稽之香爐峰與匡廬之香爐峰氣勢兩相高矣不彼劣也上人之得度寺曰銅佛寺師曰東谷海師云

墓誌銘

國子助教李君墓誌銘

李轅之奔其父喪也道過錢塘哀經見余泣而言曰轅去親五千里爲丞於耀之三原僅期月而訃音至終天之痛何可言今歸奉襄事自傷祿下逮養苟能圖其所以不朽者亦庶幾慰先人于地下先人之友惟先生尊知最久願哀而賜之銘轅寔舍于逆旅忍死以待余誼

如豐集十二

壬

不得辭乃爲敘而銘之君諱畢字宗表其先泚之封邱人有諱初者從宋南遷遂居錢塘其占籍金華之永康則自君始曾祖諱某妣王氏祖諱某杭州路雜造局提舉有陰德嘗儲粟于市貴糴賤糶且俾糴者自操斗斛妣徐氏父諱貴紹興路新昌縣稅務大使妣柴氏元初有以善相見世祖賜名柴碧服者其父也教子有法見文學之士與其子游則命款畱治具待之否則戒其謝去君生于延祐甲寅十二月廿日姿俊爽美風儀意氣超邁衣冠潔修狀類貴游子弟少從鄉里師口占詩已能出驚人語稍長好蒙古字學元制蒙古字學視儒學出身爲優器局疏通之士多由此進君喉中能吐蒙古

人語手寫橫行書頗習嘗侍大使府君宦游新昌浙東僉憲苦思公行縣君以詩謁之公喜曰天才秀發其進未易量也又問習何書則以前所習對公正色曰明經應進士舉獨不可以發身耶公以西北處士起家連持部使者節有重望君惕然有省于是刻意明經往從永嘉鄭公值學鄭公登泰定甲子進士第需次未上官從學者甚眾君得其指授大要爲經義辭章驟出同輩上公命刪潤他弟子所業君加刪潤輒粲然可觀公喜曰如李畢者科第不難致也當以子妻之李祕著孝光鄭公友也以古文鳴東南君持製作請教祕著極加稱賞曰吾友得婿矣其後業成還就鄉試有司以其程文爲

如豐集十二

壬

說過高棄不取君曰科舉豈足以盡儒者之事耶乃營草閣于北門之外取未讀之書盡讀之蓋有毅然直追古人之意阿魯罕公元室文獻之老自翰林侍講學士退居郡城之東聞君才名延教其子其家多藏書可資記覽君爲三年畱用是譽日益彰才日益高學日益博矣浙西憲司以君茂才異等薦補衢之常山縣學教諭又薦補衢之包山書院山長皆弗就未幾錢塘被兵挈妻子居會稽進士邁里古司以江東憲司經歷總督浙東諸路軍事以得君爲重延居幕下待以賓師之禮居無幾何君度其事無成力辭去遂適婺州東陽永康二邑之間有陳世恭者龍川先生文毅公之後也迎君

館于家永康詩書之邑士亦多敬愛君爲之買田築室君亦以永康地幽篁樂居之著書賦詩若將以老其身會今上龍興定鼎江左令下郡縣蒐訪遺逸有司首以君貢時方開成均以青翠材既詣考功奏補國子助教君以國家聚材興治之初日從其長設爲教條以責成效未及考竟以疾免宿留踰年而還永康其還也嘗語其所親曰吾材縱不如古人吾志亦不敢後于今人今老矣且病復何爲哉青山嶙峋白雲在目聊亦樂吾全而已從容自適十有餘年而歿洪武十四年二月三日也初娶鄭氏同知黃巖州事僖之女僖君所嘗從學者繼池氏德清縣尉飛之女子男四長轅今耀州三原縣丞次金剛奴次閭童次慶童皆早亡女二長適東陽蔣大本次適胡士程前鄉貢進士宗熹之子孫男三人曰侗曰嵩曰塘初轅在三原凡衣衾冠柳之事皆其婿與其友治之今轅卜以今年某月某日葬于永嘉縣某鄉某山之原而以池氏祠焉洪武初元余至京師君方養病秦淮之上余走見之握手道契闊甚慰既而余二人者後先得還雖居有東西音問固不絕也詎意君止于斯哉君天性孝友其兄貫質頗裕奉母備至君客授于外或時月不見母輒歸省有異味必以遺母在浙東幕府時其兄病疫方有公事忽得書倉皇戒行李至則兄病已危瞠目視君頤指取計簿并篋笥鐫器藏之君不

避疫之染已百端營救而愈悉遺其兄前所付而別君博覽強記隆寒盛暑卷不去手爲文蒼古必有爲而作不苟不汎至于爲詩緣情指事機動籟鳴無窮搜苦索之態而語皆天出不煩雕刻豪放馳騁不見其有餘收斂頓挫不見其不足總其槩要皆不踰乎盛唐人家法有所謂草閣集者大篇短章近至萬首嗚呼又何其多也有環瑋傑特之才不得見之事業而徒見之呻吟佔畢之間可慨也夫銘曰
仙李之系其支實稠其來于南則自封邱有綿世德不顯伊晦仕不擇祿已閱兩世維助教君克奮自儒雲霄遼闊高步未舒晚值更化幸拜一命未遽其蘊俄已引病平生之志何以見之戚忻激慨一發于詩亦既有子以圖不朽雖躋于前而裕于後有崇新阡子也所營九京有知其安且靈
故元贈承務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浙河之濱古所謂西陵也潮汎震蕩風氣雄繁故其民俗懽伎士生其間喜爲事功之學若元贈承務郎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吳君諱世澄字茂夫者是已君少負奇氣涉獵書史不務鉤章摘句以爲工取適用而止年方壯值天下承平有志自奮歎曰吾安能齷齪與鄉里兒伍北走三千里翱翔故都營紹介見當路貴人上

書言事其言磊落可用自謂取顯官甚易時方重惜名爵僅得奏補兩浙都轉鹽運使司廣盈庫大使君所居官既卑時時欲有所建白往往軋于上官視上官面目以爲進退莫敢自遂則又歎曰得官如此祇苟祿耳何能爲役竟移疾歸鄉里其居當浙東西之衝家又饒財賓客過門無虛日至輒張酒高會談說古今成敗得失意豁如也久復自念曰夏日道傍木猶能庇人吾豈沒沒以老吾縱不能行吾所學以利天下獨不可取吾鄉里所當爲之事爲之乎于是振貧乏興學舍修渠堰凡可以利其鄉之人者見無不爲至于採菹恤患爲之尤勇往大德丁未之歲江南北大旱餓殍載道路君顧家

始豐集卷十二

五

雖少積安能獨飽時維廣東豐稷乃袁家貲駕大舟循海而南運粟以濟其鄉之人鄉人賴以活者無算浙浙而上去君家三十餘里有山橫截水澍曰廟山波濤洄洑甚險而閩浙賈舶之所必經豪民有姓史者聚羣不逞每暮夜狙視過者劫殺之過者怖不敢前官府亦莫能捕君曰何可使此輩爲吾鄉里累蹤跡其出沒設方略擒之無弗獲者君平生多所設施而此二事尤爲卓偉故浙濱之人至今稱道之而君自棄筦庫之命更不敘遷後以子貴得贈前官年六十五以歿至正丁亥三月二日也君之先汲人宋南渡後徙居浙河之濱其地隸越之蕭山縣曾祖諱某不仕祖諱師曾不仕父諱璿

兩浙都轉鹽運使司西興場管勾君初配徐氏繼配孫氏未配寶氏君歿時寶氏纔二十八歲守節不移撫育前妻子如己子朝廷旌表其門閭子男三長琛徐出也次範孫出也次準寶出也三子皆克承父志而準尤卓犖有材氣所交皆當世名人碩士官至中書兵部主事女一適韓昇孫孫男七孫女二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山之原今三十有九年矣始以國子生林右所爲狀來乞銘余既按狀敘其行實世系作而言曰使員外君移其所以施于鄉者于國則夫功利之在人者不旣多乎乃竟齎志以歿嗚呼惜哉銘曰

始豐集卷十二

五

世固有食于官而曠厥職者矣彼家食者而克建立如此詎非千人之特乎西陵之阿有墳奕奕遺澤不磨過者其式

墓誌銘

徐一夔大章著

政元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墓誌銘

前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既葬之十年其孤希智以文學被薦瀕行告於天台徐一夔曰先人葬已久不肖孤未遑圖其所以不朽者茲將去墳墓而聽調于朝失今不圖致先人之潛德或遂湮沒將墮于不孝幸矜而賜之銘且子辱與先人有平昔之雅子其勿辭希智別去調補華之華陰丞以有能聲擢審刑司詳議貽書來趣文而余比歲困於痼疾軀軀事疎有稽前諾已而希智

始豐葉卷之十三

得告來省其母夫人趣之愈亟余告之曰未晚也古之孝者必躋膺仕而後大書深刻以發幽光今子仕方顯融樹銘之事此維其時未爲晚也遂乃扶憊敘而銘之以塞其請按狀君諱森字英夫世籍溫之平陽平陽之有孔氏蓋自五季之亂有諱檜者自曲阜浮海至溫家焉沒葬其縣之淨水山後唐同光中縣人表其墓曰唐襲封文宣公曾孫之墓至今石表猶存歷宋涉元平陽之孔氏躋世科登舍選者累累有焉而君之曾祖考諱貴敬宋迪功郎祖考諱渥孫理宗時一再試禮部不利考諱文振度宗末亦試禮部不利元至元初歷建德之相廬徽之歙縣兩學教諭後居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

方五歲而教諭府君卽世長姊適同郡葉氏其母章夫人挈家依焉稍長從潘先生多吉學先生浙之名儒見其聰敏甚愛之因博習經史百氏其姊夫誘之從商久之私謂其母曰葉姊夫誘兒從商資以爲養固當而非兒志也吾族人昆弟類出游學四方所至學校官莫不折節而迎適館授粲不敢後故吾族人昆弟多所成就兒奈何逐錐刀利辱孔氏哉於是出遊四方學日益廣元制凡孔氏後得從其族長推舉移衍聖公府送所隸類選注學校官出身視庶姓優一等至正初族長元祐舉孔氏子孫之在江南者以君爲首選衍聖公府移江浙行省注充慶元之翁洲書院山長翁洲在海上去城

始豐葉卷之十三

二

府遠有司不暇顧殿宇頽圯米廩弗給釋奠不備君走謁子郡守以修葺廢墜爲請郡守是之書院遂得一新爲山長三年祿米仰于郡庠俸錢給于府庫無所自遂齋鹽之況處之裕如人曰孔氏之爲學校官者蓋如此秩滿陞松江府儒學教授未上而張氏據蘇松十僞署者已占其缺矣君曰逢時不祥庸何言哉乃退處荒閒寂寞之野以教子授徒爲事屬天朝平兩浙卽故廉訪司爲按察司而西湖書院舊附司設教西湖書院者大德中廉訪使徐公琰所創以祠唐刺史白公居易宋知州事蘇公軾林處士逋也其制如州縣學而國朝之制置州縣學而罷書院司風紀者惜其遂廢謀所以攝書

院事者咸言孔先生德尊望重其攝爲宜乃檄君來攝
書院事君至視如家塾書院之規模如初一日被疾其
子徬徨營救弗效遂終子書院之別齋洪武六年正月
十日也得年六十有四配范氏宋太傅忠肅公諱宗尹
之七世孫男二長希智今審刑司詳議次希昇蚤世孫
男二曰諫曰議君軀幹碩少時識量過人以早失怙
故依葉氏姊葉氏無子言于章夫人欲以爲子時君方
八歲白其母曰我家幸託聖人之系何可後他姓以自
貶哉他日葉氏果無子兒事之如母可也不可從其姓
其後學成行尊致蒙族長推舉爲學校官屹然爲儒林
望非有卓然之見定之於初安至是哉故君位雖不滿

墓誌銘十三

三

其志而有子嚮用于時所以顯榮其親者方來未艾將
見屢書不一書而足而余懼嘯其請不敢復稽也姑書
以爲先焉銘曰

五季戎馬蹂中州乃有聖系來東甌或視小宗如懸疣
樹以石表昭所由歷宋涉元碩且稱松江後出克自修
有識自稱孰與侔歷游四方學行優大宗飛薦不敢留
位雖弗稱澤則流有子進列簪紱備式瞻寵贈賁松楸

故元仙居縣稅務副使張君墓誌銘

仙居張子恭氏跋山逾江見余於武林拜而言曰先大
父之葬于今二十年矣當大朝更化之初凡仕勝國者
例徙他郡吾父亦以有官籍于和陽用是未遑乞銘于

世名人以貽不朽子恭深懼大父之潛德日就泯沒
敢以教諭謝弘文所爲狀請願矜而賜之銘按狀君諱
道諫字仲益姓張氏其先金華人徙台之仙居至君四
世矣曾祖恒祖或父瑤有隱德元至元中歲大祿有司
推擇上戶出鈔易粟以振飢民徵期甚急有某氏者實
下戶質鈔五十錠以帛包之而輸官行憩張氏市肆而
遺之其父得之護視封識懸于門移時有泣而過者其
父呼之曰得非遺鈔者乎曰是也諫所封識而符擲還
之翌日其人具羊酒來謝亦弗受人以長者稱之君至
孝父病衣不解帶者累月臥起躬自抱持既革痰液上
行力憊不能吐輒以手掬之父既歿諸弟未有室家

墓誌銘十三

四

相視羸然曰此吾責也撫育之長大皆擇伉儷嫁娶之
使不失時且善治生其家視編戶爲裕比閭族黨有不
能自存者必周之曰吾何可以獨厚尤急于義見人有
難奮不顧身拯之其人德之若欲爲之死而不得其所
者而君無德色有薦其材于江浙行省者擢爲其縣稅
務副使君亦不以爲卑曰苟能平市爲之何傷爲之一
年號能通商利民上官又將上其最超遷之君以老辭
而止至正二十三年十月九日以疾卒于家得年六十
有九其年十二月十日葬于其縣昇平鄉洞橋之原其
配龔氏有淑德爲婦爲母有楷範後君十三年卒則洪
武八年二月廿八日也某年某月某日附焉子男七人

長德源次德潤將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次德澤次德浩台州路仙居縣尉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二十三人子恭照磨君子也余既序其世系而論次其行實蓋亦庶幾乎周官六行者焉而僅職征商而止位不滿其德可悲也夫銘曰

其德則豐其位則卑雖齎于逢而裕于垂有弗余信請視刻辭

錢唐夏君墓誌銘

錢唐夏君之歿也其孤年幾弱冠凡喪葬之事其友俞子中甫徐子貞甫實左右之既又與其孤謀曰而父有善行盍誌諸石不可使遂泯湮於是其孤衰經造門再

東坡全集卷十三

五

拜以請初余未識夏君時吾友新城周昉爲余言其父提舉府君沒已八年以未獲銘其墓邊邊焉如有求而弗得者其後猥以屬余爲述其行以登子石其心乃始釋然古人言先人有潛德爲之子孫者不求名人銘是謂不孝余固不足以當此而夏君能以世俗之所緩者爲急其不謂之孝乎今其孤又以夏君之誌爲請余尙忍不爲之述哉君性詳雅色夷而氣仁在鄉黨一以謙慎自持善與人交不爲翕翕熱久而益親有弗給者不俟其請解衣推食不吝生殖頗殷未始乘約以規利里有以大宅一區質錢者久之質直與屋等君趣之贖其人辭以匱請以屋歸之君辭不獲乃厚其直立券以購

或曰太贏君曰乘約以規利吾不爲也其家有藥肆在郡城壽安坊其父所創也儲藥甲于一郡其父垂沒猶戒以勿輕藥事君遵命惟謹捐重資以購良藥致藥之富川委山積而凡病家非夏氏藥不用矣君自念吾生長壽安坊中年踰強仕僅以藥劑濟人無能爲役矣因自號曰壽安處士年四十有七以弱疾而沒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君諱仁壽字景安世爲錢唐人自曾高而下皆隱德弗耀至其父應祥始爲杭之金玉府軍器提舉司同提舉元配徐氏值寇難死于水以貞節著聞繼配石氏子男二長時徐出也次禮石出也君沒之明年閏二月甲申附葬于提舉府君之兆其孤二

東坡全集卷十三

六

上虞顧君墓誌銘

世有特達敢爲之士能出死力以捍留禦患難其爲德不竟而其沒也精誠通乎神明不亦異哉有若而人余于上虞顧君見之矣君少負奇氣髫齡時從鄉先生學見先生談說古今人磊落奇偉見義勇爲事輒傾耳聽咨嗟歎羨若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者及壯有設施爲鄉里所倚重里有巨浸介于餘姚上虞二邑之間號夏蓋湖鄰邑之強有力者一遇旱暵輒奪湖水以利已田

先是其父嘗言于官官爲立水則平之其父既沒奪如初君諭之曰若等敢渝前約是死吾父也吾不敢墜父志當與若等決之其人畏縮遂不敢奪而止里人賴焉時邊境繹騷方氏據有溫台鄞三郡且遣偏裨侵餘姚上虞二邑而行樞密院判邁里古思猶爲元守越城兩兵相接而君雅不欲爲方氏臣團結鄉兵以應邁里古思里有邵某者素強暴嘗聚羣不逞剽掠鄉里君用所團結兵殄之弗果其人竄去爲方氏向導來侵上虞君復與戰于曹娥江之上眾寡不敵遂遇害里人哀之收其屍以葬其塚濱江風濤齧岸塚之下皆蕩析而塚獨無恙越七月兵事稍戢其孤謀返葬啟塚視之容體如

始豐葉十三

七

生後旬日視其地則爲江矣人以爲異相與尸而祝之君得年四十有二其遇害之歲則元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其返葬也則以明年某月某日墓在其邑任巷先塋之次君之先本吳人由吳徙剡由剡徙上虞曾祖某祖某父仁壽有隱操處鄉黨非義勿爲母徐氏有孀德相其夫以禮不使有過舉配俞氏治家有法盛年而寡事姑以孝聞教其子皆有成立待族姻禮意周洽寡居三十年能使家貲裕於夫在時冰雪自守前後如一日內外無間言子男三長諒次厚多學而有文嘗爲無錫縣教諭今見辟於燕府次鄒側儻有父風且以善醫行女一適吳琛孫男二同享有享孫女二尚幼君既葬

三十有五年其孤持其同姓友前石樓縣知縣碩爲所狀踏門請銘狀稱君于孝友之節委曲備至有人所不能及者余獨以君見義有爲精誠所至雖死猶生有足以動人者乃爲之銘銘曰

猗嗟斯人爲義孔力弗計成敗之死不惑體魄攸藏去江咫尺陸變爲江匪朝伊夕有寧一邱不至蕩析英爽昭昭川后效職忠臣死事精誠貫日大概義士肝膽與匹尸而祝之永永無斁

墓碣

處士徐君墓碣

處士徐君以元至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得年四

始豐葉十三

八

十有七其子大和葬于錢塘縣楊村湖浦先塋之次後十有二年其配鄭氏亦卒其子值時多故未克附葬會天朝更化蒐羅海內賢材布列中外其子以才行被徵至則擢爲潭王府典寶正階迪功郎久之從王之國大和和文學且性介直王甚禮貌之一日含哀敕于王曰臣之先人雖葬久弗展視先妣越在淺土未克奉以附臣實疚心王頷而憐之予告襄事且賜寶鈔若干錠製詩三首至親灑翰墨以寵其行光輝赫奕照耀閭里人皆榮之於是大和獲奉其母附于其父之兆洪武十有九年五月二日也既襄事以與一夔有夙昔之雅踏門請見余方有子夏之戚觀其意若有所欲言而未敢出

諸口間與其友萬君振謀曰吾父母有潛德苟弗得銘於有道而文之士是我情事猶未伸也其友矜之爲狀其世系行實偕來乞銘余謝之曰幸甚子克顯揚其親吾寧以愛惠而不副所請乎按狀處士諱復字希賢杭之富陽人大父某父某母盧氏處士性至孝蚤失所怙恒以不逮養爲憾尤篤于事母晨昏之間必承候顏色以悅其心志母歿慟絕而復甦者數四喪已及禫而猶齋衰食粥恒言葬親必土厚水深可以安體魄否則猶委之壑久之得吉地而非已產百計營之勿獲至夕必稽顙北辰以丐如願涉四年而後葬處士少卓犖有材氣以重違其親不慕榮進或勸之仕曰苟有以榮吾親

姑豐彙十三

九

而使吾親日有離憂亦非孝也終身不仕雅好周人急家不過中人之產其樂於周急曾不顧家之有無或其人以券爲質曰無用是吾不覲償也惟好結交賢士大夫當時有文藝者若杜徵君清碧有政事者若王員外止善善談易者若陳先生牧南善言醫者若朱處士彥修皆從之游且嚴于教子每與朋友談論至夜分不寐必命其子侍側母語處士曰爾惟一子且羸弱勿令其勞苦處士謹謝之曰兒惟一子教之不可不嚴願母勿罪兒其配亦有懿行在家爲賢女既嫁爲賢婦有子爲賢母族黨稱之子男一大和也孫男二長道口次道綿孫女二長德珍適袁中口魯王府紀善袁君時之子也

次尙幼處士之歿戒其子與其內弟盧養源曰我辛苦購地以葬吾親之側初處士之大父與越人盧翁共以販繒致富且約通財合居而互爲婚故盧翁以女歸之處士母也處士之父既歿母曰此雖大人高誼然非持久之道分異爲宜乃厚與其弟財而自處其薄至今兩姓之好不替故其內弟相其喪葬之事如已事云銘曰其事親也勿違晨昏其取友也必于聞人其周急也寧窘于身其寵既厚其發必振是有令子際此昌辰入毗于王寶維蓋臣寵數攸加澤及沒存顧此恤典時也罕倫敘而銘諸用告後昆

杏所翁墓碣

姑豐彙十三

十

杏所翁諱德完字叔大別號杏所世爲台之天台人翁善醫故用神仙家董奉種杏故事號曰杏所以洪武十五年冬十二月五日卒其孤以明年十月二十五日葬於其鄉石鑪峰之原以一夔同里開且以文字爲職業請其從叔父前儀真縣儒學教諭叔靜甫狀其世系行實貽書武林城中乞著銘于其墓一夔少之時雖嘗承顏接辭于翁及長而游四方遂不能朝夕繼見於翁之潛德懿行有未能悉是以邇年未能執筆其孤趣之再三誼不得辭乃按狀合以粗所知者序而銘之序曰胡氏世爲天台著姓宋南渡後有諱宗冕者爲殿前都總管翁之高祖也曾大父諱璚大父諱麟父諱如翁有詞

賦才氣岸超邁以醫行翁少負羸疾有志讀書父母慮其勞神耗氣以岐黃氏之術有裨於衛生俾翁習之且不替家傳是時宋亡未久有深于其術而職醫禁廷者咸退居田里其父好結交名勝悉延致于家講求虛實補瀉之法翁在侍旁盡得其秘病家來求療其父與師欲試其術命翁先加問切而覆察之以驗其合與否而翁所問切與父師所問切不少異用是醫名日振來求療者皆赴于翁之門矣而翁之志務在愈人疾乃已不以賤貴貧富而二其心既授藥寢食不自安必候病家告愈乃始有喜色或奉金爲壽輒卻之曰吾不用于世無利澤及人今幸因人之疾如法愈之尙敢受人之報

始豐集十三

士

以貪天功乎悉辭不受且善事父母以至行聞于兄與弟克盡友恭之誼在鄉黨接人待物和氣藹然雅善諧謔賓友集次杯酒款洽閒發俳語一座爲之傾倒而已默然自若垂歿之歲微感末疾一日諸子侍側曰吾今日神思若有不堪者殆將盡矣頃之泊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配周氏子男五長鉢嘗以文學薦擢龍江場宣課提舉司副使精地理學翁之宅兆皆其所自卜次鑑次鍾次鎬次鋌女一細姑適盧某孫男口人一夔雖不能盡知翁狀稱懸綽之日送者千數百人縞素滿望且相與言曰良醫已矣吾屬而有札瘥將誰賴哭之皆盡哀嗟乎翁懷才負藝雖不效用於時其利澤之及于人

也多矣何必有位哉彼有位而徒厚其身何足道也賈子有云古之至人不在朝廷必在下醫之中徵之於翁而信銘曰

凡百有位其施孔易苟非其人實艱于施施之之術莫善于醫惟杏所翁樹德務滋較其所及逾于有位施而弗食以遺後嗣鍾峰之阡子也所營遺魄在茲利其後人

俞子中墓碣

錢唐俞子中之葬也五年于茲矣而誌墓之石未樹其友有爲滬府臣僚者以王有臨池之好取子中遺墨以獻王既覽若曰以予而觀其筆意亦足以發不可使此

始豐集十三

士

人泯焉無聞王適遣使於浙因賜鈔若干貫俾其家爲石刻費使者既至召其孤授之其孤既西向拜受乃來謁余請銘余與子中有交游之誼固不得而辭矧遇賢王地恩于子中既歿之後誠希遇也於凡文翰之士亦與有光何敢不銘之哉子中爲人不尚表襮與俗浮湛若玩世然少時得見趙文敏公用筆之法極力攻書畫日益有名篆楷行草各臻于妙一紙出戲用文敏公印私識之人莫能辨其真贋至其臨摹晉唐人書法尤稱妙絕高堂廣廈風日清美賓友會集酒數行後濡筆伸紙一揮數十行波戈趯磔轉換神速真有驚蛇入草飛鳥出林之態已乃停筆按紙詫眾客曰顛長史不我過

也人爭購之以爲珍玩而雅不樂仕進至正初朝廷修遼金宋三史成書移文江浙行省繕寫鑲版遣翰林應奉張公壽來視工而行省參知政事秦公從德任程督事既開局集儒生繕寫張公謂秦公曰此朝廷盛典字畫懼不如式宜得精書法如俞子中者校正秦公是之卽日命有司奉幣請子中入局如式校正時行省得自除未入流官既竣事秦公擬以學校官處之于中固謝曰某以國家有文事効薄勞耳不願仕也秦公以其有高志亦勿強之當是時文章巨家如黃文獻公潘陳監丞旅前後相繼爲江浙提舉每爲文脫稿必致子中書之一時名勝亦莫不與子中游而方外高士若句曲外

史張公伯雨以辭翰名世與子中往來尤密壬辰之亂

避地鄰縣之黃岡嘯傲於海風山月之間者久之比還

故廬故舊彫謝出門四顧無復向時繁華第見山青水綠則俛首蹙額感慨係之呼酒獨酌賦近體詩歌長短句援筆書之以寫其無聊不平之思而其草聖猶飛動如初其居有醉墨軒嘗屬余記之余未及爲而竟銘其墓上之石悲哉子中諱和別號紫芝生本嚴之桐廬人自其父章游錢唐因家焉娶楊氏先十五年卒子男三長琮次璵次珩女三長適趙仁本次三皆適士族以洪武十五年三月七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卒之月十又七日葬于其縣南山仙芝塢之原銘曰

有德有藝泊焉自守不遇於生前而遇於死後豈其用之也薄故其發之也厚理有固然又何足究有石如圭永貽不朽

葬誌

孫處士葬誌

友人周昉元亮爲予道其同邑孫處士之行甚悉其言曰處士以力田起家頗致餘饒平生衣取蔽體食取充口室廬取庇風雨少涉奢靡輒不喜見里閭間少年鮮衣華服以事逸游輒召其子與孫戒之曰吾見若輩祖父稍以勤儉薄有儲蓄一旦遽爾豈持家之道不改必儻爾曹戒之其子與孫遵教惟謹鄉之人亦更相勸勵

日慎毋取謂子孫夔性至孝母嘗得危疾彷徨營救勿

效一夕露禱于天剖股上肉和粥糜以進其母啖之而

愈後以天年終兄歿從子潮甫六歲撫之歎曰吾兄僅餘此息耳躬教育之至于成人俾有室家如己子有女兄適人而寡卽料理其家且順適其意如事母撫諸孤甥亦如兄子新城爲邑當杭嚴二郡之衝元季之亂戎馬蹂踐無安地處士徙居桐廬之桐洲而族姓多留新城者遇兵殲焉覘兵稍退輒率諸子含哀冒險晝夜兼程具棺槨衣衾殮葬之斯人也其行足以範俗而今歿矣其孤欲得子爲之誌以貽不朽而未敢以請昉也嘗獲私于執事且與處士有世契夫發潛揚幽亦盛德之

事願矜而昇之處士諱某字峻卿世爲新城縣人今卽所遷地占籍焉大父參父文母沈氏其配湯氏亦桐廬人能修婦職以如其夫之志先十年卒子男三長昱次恭次恕昱娶葛氏恭娶姚氏恕娶俞氏孫男五人德生道生智生安生義生孫女四人元延祐元年甲寅正月廿又九日處士生之日也大明洪武六年癸丑九月廿又一日沒之日也新城縣鄭家塢之原葬之地也沒之年十有二月朔葬之日也其配之歿嘗權厝于桐洲之南至是奉以附焉嗚呼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睦姻之誼敷于族黨此先王設爲六行之目以教萬民者也自夫先王之迹熄民不興行久矣有若孫處士者乃能不

宋始豐集十三

圭

待教而興以庶幾乎可謂六行者焉是可尙已銘曰猗孫叟行恂恂既孝友又睦姻聖教弛古風泯慨叔世見斯人薰其德澆可涓猗孫叟古遺民表

故元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錄事司錄事貢府君新

阡表

宣城貢穎之之將遷葬其先錄事府君與其母夫人也卜地于宣城縣三十二都中山之原而吉其地蓋穎之曾大父所嘗卜者也于今八十餘年矣穎之曰吾曾大父卜而不用蓋必有待以葬吾二親爲宜厥既襄事以一變嘗尋交其父子間疏其世系官傳行實不遠千里

致書請表其墓按府君諱師剛字剛父別號木訥野人系出孔子弟子端木氏其後以王父字氏貢至漢有御史大夫禹最顯後鮮聞人迨宋中葉有諱祖文者由大名之蒲城扈從高宗來南初居秣陵後居宣城之南湖故今爲宣城人曾祖諱應憲宋承節郎元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驍騎尉追封廣陵郡伯大父諱士潛元贈秘書監卿追封廣陵郡侯父諱樂元天富南監場司丞累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府君爲人和易樂與善人游見不善人輒避去與人交未始計較錙銖以乖情誼有忤之者亦聽其自悔性警敏少時就學先生長者或命題使賦能操筆立就讀書二三過輒成誦與其兄翰林待

宋始豐集十三

圭

制師道從兄戶部尙書師泰自相師友其兄不敢以弟目之而其伯父翰林直學士文靖公奎亦深期許常曰此兒他嘗不忝吾門者也府君少失怙年及弱冠從母夫人之命出贅于鄞阮縣尹之家阮亦賢令曰不可使貢氏于荒嬉延黃彥實先生于家俾府君與其子同學黃亦當世名士學者經其指授皆能取科第府君從之學通尙書周易兩經就試有司不利乃歸宣城時東平王公士熙爲江東廉訪使王公有文學重望府君袖文謁之王公大喜曰貢門子弟如鄞林之木一枝一幹皆美材也薦于中書府君荷王公知己遂沿檄北上久之未調時文靖公在翰苑而尙書待制仕亦顯榮府君叟

然曰幸吾父兄布列于朝吾姑徐徐而仕亦未爲晚拂袖南歸益修其德業後中書移文江浙行省俾爲學官補發之麗澤書院山長轉饒之餘干州學教授再調廣德在麗澤時訓迪有法來學者有成效書院密邇憲府學官或弗稱職輒庸人視之甚則斥去府君之爲山長也司風紀者皆一時名人莫不以賓師禮待之時許先生謙黃文獻公涪柳待制貫吳博士師道在婺府君暇輒修謁諸公皆稱譽之一日黃公來報謁適府君白事上司公題其壁有冷官人事亦紛紜之句在餘干時廟學久廢能不資學廩新之學田久沒能據版籍復之士業不振能立教條以程督之其在廣德亦然元制歷教

授兩考例得八品流官謁調銓曹得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未上會中原亂水寨軍有號長鎗者先襲南湖府君倉皇移家入浙浮湛浙東西者久之江浙行省丞相辟爲掾時方難危內則楊左丞擁苗獠以肆脅制外則張太尉據州縣以務僭竊丞相孤立寡助爲掾者亦不易府君能出婉畫以左右之多所裨補丞相目爲文學掾字而不名考滿表授于朝仍前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錄事司錄事時元官類爲強有力者所沮撓而府君周旋其間有善譽張氏欲拔用之遜辭固卻不肯就退居嘉興之野會天朝更化例徙故有官者府君亦徙居和州流離顛沛處之恒裕如頃之有旨放歸田里而

南湖故業鞠爲兵燹依陶氏壻于蕪湖縣之東川恬澹寂寞之濱有遺子弟來就學者府君亦不辭曰吾故學校官也爲師固宜方圖修葺舊田廬俄感末疾遂至不起歿于東川之寓舍洪武六年十一月廿又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又七年十一月廿又七日穎之始克遷葬于中山夫人諱德惠字巽軒姓阮氏大父諱麟翁宋進士父治鳳共榜元贈太中大夫寧國路總管諡文安侯父諱申之累官至奉政大夫慶元路市舶提舉母諱婉伯故宋贈開府儀同三司諱嚴之之孫女有賢行見于虞文靖公集所著墓銘及改葬誌夫人慈順恭儉年十八贅府君後四年而歸事其姑如禮處妯娌間和睦訓

子女嚴而有法至于奉祭祀待賓客舉無違節其姑嘗言人言娶婦須不若吾家三郎妻生貴驕而能然亦吾家福也府君行居三故云三郎長鎗之禍府君尙猶豫未去夫人曰稍緩且及矣既出境適穎之甯婦家不及從夫人積憂成疾比得見乃愈久之復作乃歿享年四十有九距府君歿之歲則十有八年矣客殯于山陰縣之九里山穎之遷葬府君之明年自山陰遷以合葬則其年之十月三日也子男四長相之故元慶元路昌國州儒學正前若干年卒次穎之前鄉貢進士洪武四年蘇州府儒學教授今奉旨館于駙馬都尉李府次集之故元將仕佐郎紹興路曹娥場鹽司丞前若干年卒次

稱之方習舉子業女一人柔永適士人湯潤祖孫男三人曰譽曰諤曾孫男三人初貢氏以征將起家不棄其君扈從而南肇迹于播遷之地世篤其祜至祕書府君而始大作南湖書院延致大儒先生若眉山牟伯成氏刻源戴帥初氏爲之師以牖導羣子姓比閭族黨敦詩書而悅禮樂宜亦東南名藩持節使者節而至則柳城姚公燧大名盧公摯巴西鄧公文原東平王公士熙其人也歲時行部必枉騎過書院親與祕書爲客主禮褒獎再四以風厲四方皆則文靖公以宏偉之才該贍之學以代言爲職業在帝左右而尚書待制克濟其美其文其學益大以聞入則鳴玉廟朝出則揚鑣都國天下

始豐集卷十三

九

皆想望其風采府君處乎名父兄之間所謂觀道德于前後聽教誨于左右身親而炙之者固非眾人之所敢企使一歲三遷以襲父兄之餘烈分之宜也而位不滿其德惜哉吾聞有德者必在其後類之以前鄉貢進士起家學賸而文高際今盛時爲戚邸賓師聲譽日起其進蓋未易量也代有禪續而貢氏之文脈宛如一昨誠罕見哉嗚呼其德厚者其流光必然之理也無假著龜而知吾謹表諸其墓以俟

黃灣馬公墓表

黃灣馬公之既歿也其孤葬于其鄉菩提山長生嶺之原後十有二年值天朝更化徙郡縣巨姓居于中州馬

氏亦徙居穎上又十有二年其孤自穎奉其母以還歿于濠上之舟中含哀茹毒褻遺骸而南與公合葬既襄事旬旬走見余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不肖孤以奔播故不得請銘于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今著作家爲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矧不自孤又辱有一日之雅宦斯而不爲之執筆乎余記張氏陷吳門之歲避地黃灣時馬公捐世未久其孤嘗開館以處我而使其子與姪于余授經余以亂故爲三年留故知公爲悉于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尤章章者爲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汴人從宋南遷居今海甯縣之黃灣譜牒散佚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爲萬十一宣教

始豐集卷十三

十

父諱君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間仕爲西路鹽司典史母鄭氏盛年而寡守志不易以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藉羣鹵丁以事淋熬屬歲大祲羣鹵丁散去其母盡鬻簪珥以活之公于經史頗通大意幼游鄉校以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寬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尙氣里有出已右者則折之以義使自媿伏平生不惑于邪說里人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擊鼓剗羊醺酒曰以祛菑公曰此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絕而不爲浙俗信佛多貨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華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于

因果輪迴之說故至是施財于生前而收福于死後理無是也家雖餘饒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于教事每語其子曰吾觀諸孫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教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屬續其子請遺訓又以爲言故其子奉命惟謹雖在衰經亟築館爲設教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嘗本其意而名之曰誥教可以見其爲人矣公之歿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三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葬以其年十月某日配朱氏孝順慈儉爲婦爲母皆盡其道其歿也年八十有四而耐葬之日則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臣周後公十二年歿女二長適沈次適董孫男十人曰綱曰秩皆明經舉進士綱蚤亡秩今爲穎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曾孫十人女五人嗚呼自夫鬼之說盛于荆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教行于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爲甚至家塾黨庠之制既廢富而不知教不獨遐陬僻壤爲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苟有材力命與時逢能使其家轉約爲裕亦易耳求其有卓然之見不媚鬼不事佛而總總然以教爲事如馬公者蓋亦鮮見余以其事可以範俗是用揭之于墓

始豐藁卷之十三終

所依以取功名者非乃心王室者不附樂于周急解衣
衣人推食食人不吝且好賓友荷賓友至傾貲爲具相
款洽在開封無聊不平之鄉苟得一二同志輒相攜而
出游宋氏故宮徘徊良嶽之下呼酒引滿慷慨懷古酒
酣南望賦懷越之章擊節歌之於悵泣下君本台人而
久居越樂其佳山水因卜築焉故其謫居也每語其子
曰以天之福得還故邱魂魄其庶安乎夫何天者不副
其願至于客死亦可悲哉余與君同里開君成海甯時
嘗擁騎訪余于客館抵掌劇談終日夜余亦嘗造其軍
府已而軍事日殷不能數相見乃遂至于永訣仕和以
余爲知其父持其友越人王節所爲狀泣而請銘余亦

王眞士壽藏碑銘

三

幸君之有于也乃爲之銘銘曰

君之生也去文就武亦可謂環瑋不羣者矣奈何馬方
馳而或勒之車方縱而或柅之詎非有其志而無其時
者乎窮通得喪誰之所尸事有固然抑又何悲

王眞士壽藏碑銘

杭佑聖觀之延眞館有眞士曰王君景舟既豫營塚壙
于西山蓮花峰之下凡衣衾棺槨以及銘旌之類亦皆
備具而屬其友毛君起宗言于余曰死生者晝夜之道
也惟不死不生乃無晝夜而一氣之所聚則不能獨免
吾將以吾之有晝夜者爲之地焉願得徐君爲我誌之
庶吾未瞑目時得一覩焉亦足快也余曰異哉眞士之

見也非一死生解外膠者其能然乎余乃不辭而敘其
平生之概爲王眞士壽藏碑云眞士世爲錢唐人名應
瑾景舟其字也父德原母沈氏兄弟四人而眞士行居
四始生時其母夢紫氣滿室稍長氣韻凝重奉祠神明
惟謹識者曰此道器也非人家兒年十八從鶴林宮沈
日瑞度爲道士佑聖觀者故宋孝宗之潛邸也地勢亢
爽林木葱蒨飛樓傑閣在煙霞之中城府之仙都也星
冠霞佩之侶集焉眞士入處其觀之延眞館精究玄業
造詣出同輩上主領觀事者器之請知庫司事金穀之
出納了無所濡陞充提舉觀事眞士德譽日隆其後遂
爲玄門尊宿洪武三年四十二代天師昇號教門高士

王眞士壽藏碑銘

四

洞微眞隱純一法師住持玄妙觀同領本府諸宮觀事
又三年嗣天師加授東華弘道純一法師教門眞士貞
白先生住持龍翔宮兼領本府諸宮觀事此眞士之履
歷也眞士雖以無爲爲宗於道家法所以興雷致雨者
尤盡心焉當世神師若王盤隱何東霞鄧于舉鄧仲修
皆師事之咨決法要眞士心志純一日游乎神明之庭
杭地大物眾邦人或以早乾告有民人社稷者走眞士
所陳款眞士用其術發揚蹈厲鼓舞陰陽之藥簡雷作
雨至若呼而應前後二三十年之間以早乾告者惟眞
士是賴此眞士之道術也眞士在龍翔時以興廢補弊
爲事而佑聖觀乃其業成之地頽圯尤甚凡棟宇之槁

屈者赤白之漫漶者皆撤而新之且性至孝善事父母
父母歿購地五畝於南山之金沙塢葬其父母而爲祭
享之所俾其從子奉祀所以厚其親者不以託迹玄門
而或後焉又雅好結交名勝如故楊提學廉夫張外史
伯雨俞山人子中今玘講經大樸仁講經一初或師或
友情好其篤其崇本始敦交好又如此初眞士謝龍翔
之席歸延眞館疏種藥畦作洗竹亭浚天一泉置吹笙
石築取鶴臺而日逍遙其間曰吾聊以盡吾之有夜且
者爾他無所爲也余告之曰眞士亦誠異於人哉且吾
聞之古者王公貴人盛年而爲裨歲一漆之有事則載
以從初不以蚤爲諱惟夫昧者不知制事於未然故有

始豐集一四

五

以爲諱者一旦倉卒卒墮子墨子之所謂簿不免爲君
子所誚聞眞士之風亦少自廣乎乃爲之銘銘曰
名山西來何秀特金精煥發光燦奕天日照耀苗莠折
下有陽岡氣攸積玄門士士操卓識坐視夜旦如一息
甲子未周卜窀穸辨方置臬龜乃食曰吾遺蛻此其宅
冢人運鏹仞丈尺黃腸深鋼陰綬塞厖洪久閤俄洞關
數實有待非偶適山靈藪怪紛衛翼孰敢躡之我其斥
此維有道之兆域高風不磨過者式有弗式者視茲刻
後千萬禩無終極

平山禪師塔銘

佛法至于中國愈傳而愈盛由其度門廣大故每有辨

才福德兼備之士出乎其間以任負荷之寄時遇緣合
遂能以廢爲興續佛慧命于無窮也若平山林禪師者
蓋其人焉師諱處林字平山杭仁和王氏子母黃氏師
既誕比日有異僧過其家持木刻梵僧像長僅尺許遺
其父曰此卽汝所生兒也語訖不知僧所往其父與母
異之曰必佛種也因不茹葷肉以保佑之年十二卽欲
出家學佛父母亦以其有宿因勿奪其志投禮其邑之
廣嚴寺僧廣修爲難度師十七卽受具戒頃之告其母
曰兒欲參學四方母曰此汝分內事也爲治衣械使行
不數日復還見母其母亦忍愛隔壁語之曰大凡學佛
當持不退轉心何超超若是因痛自警省沂濤江上金

始豐集十四

六

華山謁及菴信禪師于西峰及菴一見器之命處侍室
一夕師在左右及菴燃紙沁膏以代蠟燭因舉以示師
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會師方擬答及菴卽掩其口因
是省悟會及菴遷主湖之道場禪寺師從之來遂典其
藏鑰一夕及菴陞座參學畢集發百餘問隨問隨答如
傾建水眾皆伏其機鋒之捷旣而及菴化去師若失所
依歸聞虛谷陵禪師在仰山門庭孤峻莫有當其機者
遂往江西求印證焉師初在眾中未有知者一日有僧
持茶瓢請頌頌者滿卷其僧持呈方丈虛谷讀至師所
頌不勝驚喜曰宗門有人不可以常職處之處以第二
座主賓之間相與激揚此事猶龍樹之待雲門久之去

游江漢湖湘間徧禮祖塔而還皇慶癸丑出世大慈山之定慧禪寺辦香所歸遂爲及菴之嗣延祐戊午嘉興之當湖張氏新建蘭若曰福源請師開山師爲創立制度重規疊矩纖悉備具使來者有所遵守後至元庚辰遷住中天竺禪寺三年高公納麟由樞密使出爲行宣政院使以拯教門爲已任凡選住持必推有德望者諸妄庸不得倖進淨慈禪寺杭之大方也自昔號稱五山而廢弛爲最甚公素知師有道行以謂淨慈住持非林公不可據猊揮塵之後學徒雲集動至萬指常儲不給至募施以贍之施者向風而至乃事興造殿堂門廡及阿羅漢殿棟梁橈屈丹堊漫漶頽剝缺皆一新之以

始豐集十四

七

至佛菩薩天人之相鼓鐘磬鐃幡蓋之具悉皆莊嚴如法仍作淨居菴一區爲歸老之地然皆務極宏壯不以有爲法而略之而其自奉則甚薄二時粥飯必赴堂首眾不厭麤糲寒暑則大布大帛而已不求精緻至于勘辨學者隨機策勵皆得其歸趣一以古道自任不爲藻麗緣飾之辭以動世俗學徒或滯于文字從容闢導曰當知佛祖西來意乃成妙覺一住十有八年始終如一日向非時緣遇合詎至是乎靈隱遭鬱攸之禍時達識帖睦爾丞相領行宣政院事以師足任起廢移住靈隱禪寺師既領寺事捐衣孟旋募檀施已具大佛寶殿材是時泰州張氏自蘇州入杭國朝發兵討之未下靈隱

宿兵殿材燬焉兵事既解一日師語左右曰吾緣殆盡肩輿入城府別丞相及嘗所往來者還至淨居沐浴取紙筆作辭世頌泊然而化至正辛丑五月一日也師生于前至元己卯世壽八十有三僧臘六十有六師頂平面圓音吐洪暢見而知爲法門偉器而其修證尤非同袍所可及當時禪門尊宿前有虛谷陵公後有元叟端公師分座仰山時陵公稱其定力如百鍊鋼開山福源時端公稱其提唱足爲新勣楷範淨慈百廢既舉而前代任持失其傳次師懼其湮沒無聞擬求記于虞文靖公師與虞公無平日之雅乃命侍者錄所爲偈頌曰淨居吟者二百餘首以寄公用表玄契虞公晚年深造禪

始豐集十四

八

理得師法語讀之大喜師爲秉筆且答以四偈杭爲東南都會元時江浙行省所治必命丞相領之且兼領行宣政院事前後以丞相領院事者悉皆敬禮爲師外護而達識帖睦爾丞相尤爲高麗國王遣僧十輩齎香幣航海而來迎師至其國闡揚宗旨丞相雅不欲師去中國乃以師年老爲解語其使曰師四會語有錄此卽其道所在也錄之還國足矣其使錄之而去師四住名利惟淨慈爲盛且久距今聖朝更化僅閱二紀而師之大弟子簡公祥公又俱以碩德雅望相繼主淨慈之席父作子述前后相輝而簡公譽徹九重至膺聖眷長留司于朝海內方袍之士尙以爲重師之垂休委祉于其後

者不其盛哉簡公祥公尋與予有方外之好狀師之行
業屬余銘其塔上之石惟師道行大方當代鮮比顧余
泥于世間法未嘗獲叩心要以破拘攣自揆暗昧曷從
而贊歎之哉諺云不識其父視其子亦姑以聞于其徒
者敘其應世之迹而已若其閭奧豈余之所能言哉銘
曰

教外別傳心宗攸託千江一源在乎妙覺屬當像季其
緒或微必有碩師振而起之惟淨居師慧根夙植矢言
求道必見其的勇往精進如百鍊鋼斬蛟刺犀不頓其
芒東涉金華西登大仰不憚其高究極無上爰彼南屏
慧日所懸坐大道場十有八年日時與緣二者並至水

始豐集十四

九

光山色皆具法意宰臣恭敬三門晏然慈風所被至于
三韓航海來迎薌幣旁午願乘妙雲被彼東土智覺無
礙應緣有終隻履言旋欲依焉從有賢法嗣與龍象媿
大法不泯師常住世古巖之阿率堵歸然銘其彷彿以
告承傳

題跋

跋岐陽武靖王雪庭詩卷後

右雪庭詩一首并跋尾故岐陽武靖王所製以贈杭僧
康上人者也上人精修白業解行兼至以聲音爲法事
虔若見佛縑素信向初王開府鎮杭時聞其風亦加敬
焉所以親御翰墨而爲之詠贊也余惟上人假雪爲號

蓋卽雪以觀心而王摹寫雪之爲狀詞旨精詣言雪之
初天地茫然與月相貫皓旰皎潔之態表裏洞然一有
覺悟了然明白可謂知上人之造詣者矣然非王之睿
見固不足以及此不知上人何修而得此于王也王以
戚里懿親文武忠孝起乘興運爲開國功臣至膺丹書
鐵券之錫以與我國家聯休共美于無窮而上人得其
翰墨不亦希世之盛遇也哉一變聞之宋天禧中西湖
僧有省常者修華嚴淨業王文穆公欽若判杭亦嘗贈
之以詩當時以爲美談以上人之行業而較之省常固
若無媿以文穆公而視王之助德則有難以同年語者
矣是宜上人得其翰墨如兼金拱璧不敢玩視也一變

始豐集十四

十

淪落無似粗以觚翰爲業初不足以取知於人而王兼
收並蓄勿遺疏遠若欲振之于衰朽之餘者然則王之
待一變亦不後于上人矣古人有言士爲知己死一變
旣耄且病未及下門屏之拜而王薨矣曷從而摠効死
之忱哉伏觀茲卷不勝慨歎久之

跋吾子行墨跡後

吾子行先生篆隸得周秦石刻之妙前輩論其字畫殆
千百年而一見此誠不刊之論其法今具于所著三十
五舉學古之家苟得其法于言意之表可以脫去俗習
而趨于古獨先生之歿距今未及百年而其墨蹟已無
存者抑豈博古者寡耶惟彥暉氏工篆書雅慕先生墨

跡而不可得一日在市肆中忽見先生篆書鵲銘一通隸書寄友人近體詩一首共一紙因購得之不管如獲重寶彥暉請予識于紙尾熟視久之歎曰使此紙落于他人之手不過故紙視耳而彥暉得之真有合哉因爲識之且慶其有此獲也先生性狷介不與俗合後不知所終朋友招其魂葬之胡先生長孺誌其出處于墓甚悉且又無後余來杭學治鄉賢祠以其行藝可以範俗并祠之云

跋張貞居五帖後

貞居先生五帖蓋與其同袍毛知宮伯珪者知宮之孫繼祖裝潢成卷請誌貞居立門高士風度絕俗見之而意也消仙去已久意其神游上界出入紫虛之府邈不可卽幸其翰墨畱落人世雖中間所言不過日用細事今一見之猶得以挹其風度於波戈之間亦一快也

跋張貞居與毛起宗手批後

吾友有毛起宗者童稚時常侍張外史飲于黃真人之小蓬山庖人適薦鱸魚外史命賦之起宗卽口占曰胥江五月潮初落網得鱸魚價未平椒葉薦來風味美不思牛炙與羊羹外史奇之批其詩曰此生不倦于學必有立于吾門今起宗以玄教上士表倡大方真不負外史之期望也哉外史名雨字伯雨風裁絕俗工于詩且善筆札與內翰虞黃諸公游嘗修三茆志故號句曲

外史批後復自署曰修撰者則其教門所賜號也起宗以此裝潢成軸請予誌之爲誌于左方

跋徐烈婦傳後

余觀山陰王先生書項里徐烈婦事想其奮死之烈未嘗不爲之悚然以驚惕然以悸也烈婦本潘氏女年二十五歸里人徐允讓至正十九年春有大兵徇地越上烈婦從其夫走匿山谷中俄游兵至獲其舅與夫殺之且執烈婦烈婦自度不免謀死又不得間乃紿之曰吾夫既死吾從汝必矣獨念吾舅與夫暴屍原野誠不忍其狼藉苟爲我曳屍納土窖中聚雜木焚之使化爲燼吾無他念從汝決矣游兵信之行拾遺覽倉卒刻誓辭

始豐集十四

主

擲置草間伺火燄稍熾卽躍入窖中并燒死嗚呼猛矣哉元季之亂婦人女子不污而死者蓋有之矣談者往往引爲口實以恥凡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求其奮死如徐烈婦者蓋鮮此吾所以爲之悚然以驚惕然以悸也嗚呼忠臣不事二君孰不知有此語今婦人女子乃能蹈之而平日號稱大丈夫者乃反不能亦獨何哉

題康里公書仙都生三大字後

康里文憲公起世胄以文學雅望重當世而字畫尤精用筆圓健清潤意態飛動無世俗氣觀于此卷所書三大字可見已仙都生者括人王桂志學也初志學讀書仙都山中其後游學錢唐會文憲公出爲浙省平章志

學獨登其門公愛其警敏書仙都生三大字以贈之堂是時得公片紙隻字寶之不啻拱璧而志學得此於公良足歆羨臨川危內翰題其後云仙都山有獨峰朱文公行部浙東時有所按劾不與時合因屏居焉公號志學爲仙都生非無意也欲吾志學景行先哲云爾今志學經明行修爲縣文學訓迪有成效其亦無愧也哉

跋楊貞姬傳後

越人陸厚季和手彙詩文一編見示發而讀之乃吳郡大夫士以楊貞姬有賢行而稱述之也貞姬厚諸母初厚之從父裕有才行貞姬方擇配裕適游吳遂嫁之既嫁生男三裕病瘵貞姬事之無少懈其母語之曰何用

始豐集十四

圭

是彼不起矣不若爲他適計貞姬不答後又數迫之一日貞姬方食其母怒其不從痛啗之食下咽氣逆上竟憤懣死後五日其夫亦死貞姬之賢行如此余謝厚曰謝君之稱道貞姬者已備余復何言厚固以請曰子嘗執筆從太史氏其言可信幸不我鄙因以貞姬之事而較之夏侯令女蓋令女家人欲嫁令女在其夫既死之後而令女始則斷髮中則截耳終則剗鼻以明其志而貞姬之母欲嫁貞姬則在其夫方病之時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乃至飲恨而死亦可念哉或者以謂令女毀傷體肢不可以訓然則貞姬違母之命亦不足爲訓乎大抵君子寧過于厚我文公先生有取於令女者厚之

道也吾于貞姬亦云

題出蜀行卷後

右送廬陵李德善先生出蜀序并詩皆東南士君子之仕蜀者所作也蜀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陳子昂相繼而出至宋爲極盛故有以一門兄弟而魁天下者焉有以一門兄弟而登制科者焉又有一州貢士多至五六十人者焉至于卓然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者又不乏人當時論風俗者以蜀之文物追過鄒魯夫何宋運中否至端平而失蜀章縫之士幸不死于鋒鏑者則皆奔竄東南以依其主于是蜀之文物埽地矣元之有蜀五六十年之間乃始有登舍選第奉常者至其後也掄魁

始豐集十四

南

亦幸在蜀有足以風動人者然而禪續息復之機不可得而測不意遽有至正之亂先生少負才氣以歲庚寅入蜀居無幾何中原亂蜀據于僞主兵戈阻絕先生勿克東還竄匿山谷天兵取蜀首開學校守土之臣旁求蜀儒以塞明詔而蜀儒無一存者訪得先生乃昇以學校之事先生以天下大定而親在大江之西未知存否請于上官歸省意甚懇切上官念之爲別致老儒于他郡攝理教事而先生得還此行卷之所由以作也嗚呼蜀之禍僅百年而復見遭值更化欲得一二儒者爲學校重而不可得幸得先生於羈旅奔播之餘楚雖有材晉實用之豈其然乎雖然文運之隆污有時振而起之

俾人材輩出則有今日之聖人在乎上謹識于卷末以俟行卷序一首詩七首作者爲廬陵胡某臨川盛某豐城黃某會稽趙某華亭虞某王其一日錦城七十翁者則姚文公燧之孫亦寓公也因併識之

題黃文獻公所著墓銘初稿後

右黃文獻公所著墓銘初稿二紙其一全篇有塗註字其一僅存其半乃四明樂君仲本既得公銘其師程先生與其大父浹江府君之墓并得其初所屬藁遂裝潢成卷蓋以公之文翰發揚其父師之潛德故敬重如此王待制禕云公凡爲文脫稿必命門生代書而碎其初稿公字畫甚佳以祕惜故世多不傳此二紙誠不易得

始豐集十四

五

樂君當寶藏之

題邁里古思保越事跡後

余曩避地海昌之黃灣其地距越僅隔一水越人至海昌者見輒道邁公保越方略甚悉今觀其友白君以中所述事蹟與余所聞無有不合者信直筆也比閱元史見邁公事已附傳第視白君所述差略耳蓋彼附傳體當然也欲得邁公之詳者自當於此觀之

書鍊庵丈人傳後

有示余以鍊庵丈人傳者其人居黃巖字某別號鍊庵人高其行稱之曰丈人傳者不著名氏敘其羣行甚詳至敘其事母之孝然以義裁之雖若過于中庸而有厚

之道焉余故不得不加之言蓋黃君有母年七十而耄徧求良醫用藥勿效彷徨不知所爲有告之曰爾當皈依世所奉觀音大士日禮其像一千拜誦其所說普門品一千遍爾母目自愈矣第爾習儒不此信也黃君曰吾方急于救母誠能愈吾母寧暇他顧哉黃君謹用其言設大士像莊嚴供養且拜且誦如是者三閱月不懈益虔一夕大士夢黃君曰吾用金篦刮汝母眼膜矣行當自明既寤其母雙目豁然蓋亦異矣吾嘗聞之佛者觀音大士於東震旦有緣以故家崇而戶信之有疾病患難倚以爲命如黃君之乞靈求母殆不誣矣雖然以理推之亦聖門之所不棄何以知其然孔子蓋曰觀過

始豐集十四

六

斯知仁矣然則黃君之奉佛蓋爲母也雖曰過于中庸非所謂君子之過者乎吾故揭之以示凡欲爲孝而無所用其力者亦或有取焉

跋袁鏞傳後

按宋季鄞人袁鏞嘗登咸淳辛未進士第以憂未上官元兵將陷宋都鏞與寓公將作少監謝昌元華文閣直學士趙孟博共謀死國已而游兵至鄞上鏞先二人往覘敵奮不顧身以大義摧敵爲敵所擒罵不絕口而死其妻孥一十七人間之亦同時赴水死獨有僕護其一子其事類齊王蠋而又甚焉夫蠋嘗諫齊王不聽退而耕于野未嘗一日食齊之祿固亦齊之士耳而欲以一

邑存已亡之齊鏞雖登進士第亦未嘗一日食宋之祿固亦宋之士耳而欲以一身存已亡之宋及事不濟則皆繼以死亦可念哉夫爲臣死忠無庸言者爲士亦如之則誠罕見千百載而上有一王蠋固足以媿夫后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矣詎意千百載而下復有如鏞者哉蠋幸遇太史公得書其事鏞不幸不遇太史公又其同志已叛盟事敵亦諱道其事故遂至于無聞蓋可知已鏞死已易代其孫廷玉有文學行誼以國子生林右善敘事請爲私傳以補宋史之缺亦孝事也余因附其說云

題印公所著字說後

始豐葉十四

七

千江印公稟慈惠之資傳天台教觀之學解行兼至誠法門之鉅器其徒有潤上人者以玉田爲字印公曰玉出于田則誠潤矣然止于潤身而不能潤物非吾法自利利他之意因易其字曰受之且著爲字說印公大憲以謂法華一會誕開權乘悉歸眞實功在溥潤譬如百穀草木同潤于雨惟夫所受不同故合從所解而有差別惟圓機之士能受潤不二推其所自在于能受與否印公爲其徒制字本法華眞諦反覆開示其望上人受潤不二而溥潤于物者可謂至矣間請余言焉而余何足以言之雖然吾夫子設教有時雨化之者亦受潤之功也然不知與妙教所說何如余也根器懵闇未免執

文滯相請從汝師質之

跋劉子高所著伯父墓誌銘後

余讀劉禮部所撰其世父養蒙先生墓誌而知先生之卓識雅量有非眾人之所能及者焉先生經明行修爲鄉里所推重至正初常一試于有司不利漠然不以爲意徐治有疏獨行過東湖謁徐孺子祠薦奠而還當是時江右之士試于有司者亡慮三千餘人而爲有司所取者僅二十二而止是求十一于千百也故得昔朝翔通衢揚揚然有矜色不得者垂首喪氣走委巷恥見故人先生方且歆慕高節若欲從之游而不可得者此何可及哉禮部君以從子而發其世父之潛德而及于此

始豐葉十四

太

跋李唐所畫扁鵲授方圖

眞知德者矣先生之冢嗣子和以誌文示余因表而出之以著先生之高俾後人知邇風云爾先生諱某字某養蒙其號也禮部諱某字子高以文學知名卒於官此圖相傳爲李唐規模扁鵲與長桑君授受大意一人在古樹間南向坐有授說狀似是長桑君一人坐于樹旁回視坐樹間者頗恭似是扁鵲旁有水波沄沄即所謂上池水也太史公紀長桑君授禁方于扁鵲其事甚祕世莫得而知不知唐生于于載之下乃能得其彷彿如此海昌郭子振氏得此圖甚加祕重請余識之子振以世醫名故知所尚如此吾聞昔有好爲詩者嘗畫杜

子美像而師事之惟謹醫家以扁鵲爲宗子振之愛重此圖亦詩人像杜子美而事之意因識而歸之

跋張外史墨蹟

右句曲外史所書再和能仁詩一首希白玄上人之所藏也外史名雨字伯雨常修荊山志故號句曲外史以詩名世其字畫得楊許筆意波戈飄逸自有篋塵風致觀于此紙可見能仁者天台法師繼公也法師博綜內典典號稱鉅德嘗住台之能仁教寺法師席南山時與外史所居相近往來甚密其稱法師不以名而稱所住山尊其人也上人私淑子法師而有臨池之好尤愛外史字畫其寶藏此紙也宜哉

跋孟先生墓誌銘後

无

洪武初友人朱伯賢爲余言國朝纂修元史吾郡前輩得列于儒學傳者二三人而止而孟長文先生居其一焉蓋吾郡自王文憲公柏講道上蔡書院而朱子之學始盛行于台當時及門弟子以楊氏王氏爲稱首誌稱先生之學一以楊氏爲師盡得性理之淵奧其所以得列于儒學傳者有由然矣先生位雖不滿其德然得正學以垂名于國史亦何憾哉

跋吳縣徐氏家譜

韓文公偕王廟碑言徐子章羽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姓散處徐揚二州間余與吳縣徐良夫同姓良夫之上

世來自汴後居吳中必徐州之族余上世來自太末今居天台則揚州族也其初蓋亦同所自出世言天下無二徐有由然哉良夫有行誼著書立言以亢其宗余已老學不加進行不加修有忝吾宗者也因閱良夫所著世譜識余愧焉

跋先德記

右先德記一通金華宋贊善爲知石樓縣顧頌著也頌之先自宋南渡後有以薦爲學校前廊官者有擢進士第爲奉國軍簽判者又有以武舉第一人爲殿前司同正將者否亦博學高行推重鄉里蓋望族也比余纂修杭郡志于人物得齊鹽官顧頌官實今海甯縣欽博學有隱操累徵不就去隱天台山開館授徒學者恒數百人後遂終焉余少家天台莫詳歎所居處先德記本顧氏家乘云顧氏系出歙其所居處有顧儒嶺有歙溪可爲歙所居左驗曰天台山者總稱也因讀茲記偶有以資余之未詳故附著之碩字景蕃有學有守爲石樓時能興學愛民表著忠臣義士蓋能亢其宗者云

跋高士敏送季弟南歸序後

高君士敏嘗爲試吏部侍郎後以事去官謫居胥山其季士表往省之留兩月以母夫人在南爲文送之還其文反覆千餘言大槩敘其離合之故悲喜之情而友于之誼藹然見乎其辭夫天倫之問至親莫如兄弟詩人

有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奈何世之人相好者鮮而相猶者多亦不自知其何若方侍郎君仕顯融時其季既往省之及其退而處于隱約之地又往省之此自其相好然耳非矯飾也彼視同氣得志則爲翁翁熱藉其聲勢以自張一有不然則掉臂不相顧無異路人此非相猶而何余交高氏昆季間見其季省其兄于隱約之時愈于顯榮之日嘗欲述其事告凡薄于同氣者今讀其文蓋有不待于余之言者矣古稱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相傳以爲美談侍郎君以文學知名當世所以友其弟者誠難爲兄矣若其季之篤于倫理不尤難爲弟哉或謂二難并爲不易得今于高氏兄弟

始豐集十四

圭

見之因識于卷後

題賈氏族譜後

天台賈氏在宋爲最盛余少在鄉里所聞而知者惟知漢州之奇有遺惠在鄉里蜀多美椒漢州解官歸攜其種時之其味辛烈不減蜀產至今人稱漢州椒云由漢州而下皆仕宋有階至承議郎承節郎者而其別出之族有擁旄二鎮秉鈞兩朝者蓋甚顯矣而漢州之五世孫前行樞密院副使嵩又顯于元季賈氏之族代不乏人非所謂能亢其宗者乎樞密值運去物改罷官家居亟以修譜爲事而其修之之法特詳其見於同郡葉君夷仲所爲序嗚呼人莫大于崇本始自夫氏族之制不

講士大夫蓋有以此爲不急者矣而樞密君汲汲焉爲此其知崇本始者哉

題藏拙齋記後

右會稽王先生爲趙某著藏拙齋記其友顧某以示余且請題辭余讀其文大意美其知拙而能藏也余獨以謂巧宜藏拙不必藏也陳社樹匠石過而弗睨者以其材不足用也人之材苟不適用雖有庸有司亦未必取之焉用藏爲故巧宜藏拙不必藏也不然則是大巧若拙之士非眞拙者也而況能言之士又從而文之是謂欲蓋而彰雖加十襲無益也予言非訐試以論諸藏拙者然歟不然歟

始豐集十四

圭

說

草庭說

昔者濂溪先生實開有宋道統之原近世大儒以元亨利貞分別上古中古近古之統而以先生爲近古之元可謂知先生者已先生平日窗前草生不除程伯子見而問之先生曰與自家意思一般此可見先生胸次與天地萬物同體當時蘇長公爲先生賦濂溪詩至謂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可見已後來朱子贊先生直曰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所謂極盛德之形容蓋未有踰於此者孰謂不爲近古之統之元乎新城周助

制行不潤于俗自謂古人可學而到又謂欲求古人之道必觀古人之文以余亦好古者與余甚相好嘗謂余曰吾上世相傳系山營道與濂溪先生同所自出譜牒不存無所於攷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況吾同姓乃聖人之徒乎取竊取先生窗前草生不除之意號曰草庭以致吾高山仰止之意余復之曰論者以先生氣象似孔子易以感入如李初平得之于二年王荆公得之于連日夜蒲宗孟得之于三日三夜俠師聖得之于三日王君貺得之于坐談之頃今雖不能身親炙之其言之具于大極圖與通書者固在有志之志苟潛心而學焉將必意領神會于數百載之上先生教人固曰士希賢賢希聖而況于有同姓之懿哉雖然目擊道存無乎不在春雨初霽之時庭草怒長子必自得之余也有志于道惜惜焉莫知所之誠有得焉其肯語我以微乎因爲之說如此

傳

何節婦傳

洪武九年三月詔天下郡縣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關風教者其悉以聞於是杭之仁和縣四隅里以何子貴母平氏守節事上于縣縣上之郡郡上之部使者部使者覆實以聞于朝今年十月某日得旨如律旌表其門閭初平年十有九歸同里何富居五年而富歿富歿

始豐集十四

書

之五月子貴始生時平方二十有四誓不他適養其舅姑以撫其遺嬰夫既歿生事落甚有不堪其爲生者微諷之易天平曰吾爲人妻不幸而失所天吾未亡也耳今棄人父母而挈其遺嬰以父他人吾復何心此言非吾所願聞也峻絕之平事其舅姑養生送死無遺禮而撫其遺嬰卒至于成人冰蘗自守四十餘年如一日何氏不絕如縷以平而振里之人有不幸如平者亦以平爲法曰慎勿有愧于何母以予所見何節婦之行第自盡其道耳非欲求知于人也而國家必欲表而出之翼然綽楔一旦立于沙潭廣斥之墟照耀其閭里其故何哉嗚呼節義者人之大閑也見金夫不有躬易以爲戒而柏舟之篇詩則存之敦節義也有國家者于匹夫匹婦苟有卓絕之行不使之泯沒無聞誠以飭勵風俗之具有在于此爾何節婦之獲被光寵于今盛世其有以夫爰著于篇

席孝婦傳

山陰席昌之被兵于錢唐也爲其子祥娶錢塘吳氏女亦既成伉儷矣兵退昌挈家還山陰而祥留錢塘生子未晬而祥以病歿時吳氏年纔二十有六行自歎曰吾席婦也義不當留父母家惟奉靈櫬絕滄江而東葬于其先塋之次從吾妯娌事舅與姑以撫吾遺嬰至于成人耳他無所用其心也已而一如所言一日其姑忽患

始豐集十四

書

瘍痛甚醫者曰此爲膿所苦耳有能吮之者乎吳氏在旁吮之無難色姑瘍遂愈親戚鄉黨咸稱爲節孝今朝廷屢下制書旌表節義以訓厲風俗吳氏年已老其子尙志亦長大行應旌表有司將上其事云

祭文

祭曹右布政使文 諱岱

始豐葉十四

美

維洪武十有六年歲次癸亥二月甲辰朔越十有一日甲寅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新浙右布政使曹公之靈曰惟公起自科名允爲時彥佐縣有聲遂領方面自謂一士忝受主知誓以所學見之於爲喜愠不形寬嚴相濟惟務公平不尙苛細如公之賢百一見之胡彼天者乃不憊遺歲觀甫修遽膺時沴遂使明時失此偉器惟昔我曹承顏接辭話言相好不見鄙夷初謂暫遠竟成永訣迴風一莫豈勝悲咽嗚呼哀哉尙享

祭錢生鈞文

予之材質濯濯乎如春柳之茂子之意氣翩翩乎如俊

翮之翔子之學力蓋已耕耨乎經畝子之文藻又足以馳騁乎文場使天而與之年甯不表表偉偉于章綬之林鶴鷟之行胡乃二十有四而亡玉未琢而毀木未拱而戕猗天道之茫昧殊不可得而測量自子之死孰不盡傷而況師與友相與于典冊之側筆硯之旁一奠永訣有淚如滂嗚呼哀哉尙享

祝文

杭學鄉賢祠增置神主祝文

始豐葉十四

美

緬惟茲邦以德行文學風節事功顯著代不乏人舊祠自漢嚴先生而下惟十有六人得祠攷之前志有宜祠而失祠者六人當祠而未祠者九人通三十有二人準式作主本其時世之先後列其姓氏爵號而位置之以補茲祠之未備爰擇吉日式陳明薦伏維諸賢特賜鑒格敢告

答皇甫知州慶初度儷語

瞻言初度已越稀年方興白首之嗟乃辱華箋之贈拭目快觀粲然瓊琚玉佩之辭反已熟思慊甚道德文章之實誼特厯於祝嘏分敢媿于達尊伏念某幸生于今竊慕乎古學不加進行不加修嗟流年之易度力則有限志則有餘追前人而逾遠求友已數十載週知不四三人自視朽材非斯道隆污之寄乃煩鉅筆述平生出處之詳必鍾期乃賞流水之音惟楊意肯薦大人之賦

恭惟前景州知州彥昭先輩天姿近道器識通倫惟務
修藏不尙表襮擇交而處其介類郭林宗辭官而歸其
故與陶靖節偉矣簪纓之彥卓然甫掖之英詩得正音
允稱大家之作文推爾雅深知天下之言惟所造之域
既高故所趨之塗實異式相好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受言藏之千金非恩一語乃德詎意垂老之歲始獲知
已之交致一辦于南豐甚媿推崇之盛意輯五福于洪
範願如屬望之至情欣懌增加敷宣罔既

表

代尹都指揮使謝賜醫藥表

臣某上言臣于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忽肺經受病欽

始豐集十四

七

蒙特遣太醫院官療臣謹候其肺疾今已平安獨左手
伸縮未便已于今年十月十一日出司署事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聖人在位以仁育物凡在臣庶悉荷生成
謝伏念臣某迹本疏賤遭逢聖朝曾乏寸勞之補已登
三品之崇榮寵方來菑厲忽至爲證既重自分難存欽
惟量若海涵恩如春育好生之德與天地同有若細微
亦蒙眷注輟名醫于近侍出良藥于尙方雖尙左之猶
艱幸報恩之有日詎免視事深懼素餐謹當竭力千餘
年以報更生之大德臣無任

代某官謝陞除表

伏以祇奉綸音進膺峻秩仰恩數之游至願已分而奚

堪雖被寵榮寔深兢惕中謝伏念臣某迹本疏賤材則
愚蒙早承教育于成均遂獲甄收于給舍遭逢已至補
報未能方期由中補外以竭駑材詎意一歲三遷遂登
要地拜命之後雖喜實驚茲蓋伏遇量若海涵仁如春
育建太平之治收有用之材有若細微亦蒙紀錄臣某
惟當顧寵思報恪守公勤務竭涓埃之微仰補乾坤之
大

疏

六一泉重建祠堂疏有序

六一泉者東坡先生會勤上人哭歐陽公之處
也泉在孤山之趾勤上人之居在焉熙寧四年

始豐集十四

宋

先生通守錢唐別公于汝陰里第明年秋七月
公薨先生以上人與公雅也會哭于其舍又十
有八年先生乞郡得知杭州比至官上人已化
去獨其徒像公與上人事之先生未至之數月
泉出于舍後其徒因請先生識之先生追念上
人存日與先生抵掌談公稱公爲天人謂公雖
不至杭公之神明無所不至因本其意名之曰
六一泉以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故也先生爲
著泉銘其徒既作石室覆泉且刻泉銘于泉上
宋南渡後廢勤舍爲延祥觀元初又廢觀爲帝
師廟泉沒于二氏之居者幾三百年元季兵燹

泉始軒豁呈露但石屋已摧而泉銘亦爲他僧
舍昇去有僧曰行昇者鉏荒滌垢圖復舊觀既
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還于舊處欲建祠堂一區
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未免持
短疏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儒宗之英釋門之老
助財成之庶幾歐蘇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
同不泯云

伏以瞻茲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于此幽棲蘇長公因
之數至迹分縑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
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
于懷賢忱式昭于薦菊願淵源有永幸與文派俱流雖

始豐集十四

范

名號僅存幾逐劫灰共化欲存故迹必建新祠此舉非
爲福田實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成山
色湖光行與高風而並遠願言樂助毋諂濫干謹疏

吳山重修文昌祠疏

有序

文昌祠在蜀之潼川實司科舉之事宋南渡後
有祠在吳山之巔蓋蜀士赴舉者所創也自經
兵燹頽圯弗治聖朝更化首詔科舉取士乃者
賓興而浙司得人爲盛此皆神明陰相斯文所
致而揭虔妥靈之地勿致崇嚴庸非斯文之恥
乎用持短疏徧咨同志之士共修葺之伏望慨
然幸甚

伏以英靈發見肇跡遠在東川神氣流遙降祥乃及西
浙屬文運方興之日應國家急材之需相我士于棘闈
悉登名于桂籍嵯峨遺廟尙左江而右湖寂寞神棲乃
旁穿而上漏既蒙陰陽之賜敢忘昭告之忱爰務重修
有干同志白驪數至定驚棟宇翬飛黃榜多賢共賀人
材輩出尙資靈貺助我皇家

昱大徹講主住台州能仁教寺草疏

維大能仁教寺在台州東掖山之陰蓋浙水東法窟也
異時有文明海慧大師者以全悟大辨之材唱道其處
今三十年矣山空水寒未有嗣其響者虞江大徹昱公
蓋宋劉忠諫公之裔海慧之入室弟子也器宏而深機

始豐集十四

辛

圓而熟部有大小之別而會其說非同非異典有內外
之分而歸其極無此無彼雖常出世于越之明真杭之
雷峰是謂牛刀試邑未足以發其蘊能仁五山之歸然
者也今天下第一禪林乃公論所出之地咸謂以若而
人弘師道于既往振宗風于將來孰曰弗稱行矣泉出
雙源無非實相松鳴干樹總是妙音法席之虛久矣尙
無尼其武哉

相本空講主住蕭山延慶方外草疏

諺云求美木者必于鄧氏之林蓋本其所產而言也在
昔浙河之西有大浮圖曰湛堂澄公丕闡天台教觀之
學坐大道場說法以振其宗號稱佛海大師其得度寺

在會稽山中凡託衣鉢之傳必擇根器之選倫者爲之徒若本空上人蓋其曾孫也上人識朗而融機圓而熟佛海化去所以發明性具之旨見于遺書者具在上人不假擔登躡躡求師于遠卽書可以領悟所謂鄧林有美木者以此上人蓋嘗出世杭之寶林今蕭山之延慶虛席僧司公論以上人補其處夫制于數者時也不爲數所制者人也延慶雖當兵燹之餘江上之色湘湖之水光宛然在目興廢起弊以還舊觀獨不在於人乎行矣其弗遲辱在交游用伸勸請

始豐集卷之十四終

始豐集十四

非

始豐稿補遺

送齊彥德歲貢序

天台齊賢彥德吾邑高等生也以學行爲同輩所推重歲貢德行彥德在首選余去天台日久未始與鄉里之俊秀接不知彥德也吾諸孫有與之同舍者以書來省極贊其賢以是知之吾孫且曰翁雖久外而彥德視翁固鄉先生也願受一言之教翁其勿辭乃爲之言曰士之生也患不逢時爾苟逢時奚患哉余在鄉里時聞之先生長者宋南渡後吾邑以文學踐世科登舍選者行金曳紫前後相望閭里白徒百不一二見焉入元之後當國者類皆西北右族所用不過門第吏胥技藝雜流

始豐稿補遺

三等而已自予所見科目之行歷五六舉吾邑僅得一人彼出自學校得釋謁者雖一人亦無之皓首窮經不免有不遇時之歎天道之運固若循環然我皇明之興也剷去弊習豈是用儒爲治學校與科目並具又以科目爲未足以盡其材仍詔天下州縣學歲拔其尤者一人貢於禮部試之而廩於太學太學廩之而進於天子之廷而後授之以官于是人各自奮躋取華資峻級如拾地芥吾謂彥德生于斯時不其幸哉余見比年以來歟歷中外之士皆瓌璋特達不自科目則自學校揚芳聲邁緯烈彼此競爽行道之人莫不咨嗟歆羨以爲國家用儒之效如此以彥德之才之行無愧于茲選他日

拜官接武諸公之後追芳踪拔俊軌詎知其孰先而孰後哉吾雖耄尙及見之是爲序

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誌銘

齊公莊卿以耆儒薦舉兩宰劇邑有治聲其初得鄧之新野釐情宿弊知邑之困於師征男耕女織不足以自給其兩稅逋負甘自斃杖下黠者逃走旁邑城中十室九空田疇鞠爲茂草公爲書代請命於直指使者不獲命則又流涕陳課糧不減新且無民之狀於行省行臺事得上聞於是困者興逃者復戶口漸多以最異徵行除部郎矣適襄陽之房民懇其令於朝朝廷方重宰官之任嘗有成績見於治新賜墨書再綰墨綬有弟奪兄

始豐稿補遺

產者公下車卽直之一邑翕然公素簡靜不爲碎煩之政舉事必求便民以此民歸如流水監司爭薦之年老足病致政歸天台公在新九年皆以循良著可謂賢吏矣予嘗謂三代以下吏治惟漢爲盛由其時舉人之法出於鄉評而課最不拘年歲今天子稽古爲治不專以科目興賢而守令之得民心久至二十餘年不調故治行上追龔黃召杜者所在多有世嘗言薦舉多迂儒超遷有異政觀於齊公不自知其說之大謬不然也哉公先本汴人其居台始於宋宣義郎德聞於公爲曾大父大父諱恒宋甯海尉考仲傑元處士妣孔氏楊氏俱以公貴膺敕贈公娶林氏贈孺人子二長曰文次曰武其

生也元至元丁卯其卒也明洪武戊寅以明年二月初葬考墓左是曰蔣山也銘曰猗歟齊公于新于房飲食尸祝爲兩桐鄉公之夫矣新人是思公之死矣房人其悲既悲既思公將奚之公有遺命考妣是隨

存耕堂記

妙山之北宅麓之原嵒巘盤鬱中有藍田葉君近仁世築室居焉累代簪纓猶不忘先德滋棧之本也思培植以貽子孫乃顏其堂曰存耕國子司業趙先生屬余記攷周家農事開基葉君之命名卽此意乎先生曰否蓋取昔人方寸留耕之義云余曰善哉葉君之命名也今夫素封之家田連阡陌膏腴是寶疇不願存爲子孫世

業然興替有時強弱異勢雖欲爲世守庸可得乎卽穰

三

穰之家枷麥擊鼓每多逢年卻又有旱澇螟蟥之害粟米力役之征妻號飢而兒號寒者多矣惟存方寸之地其廣也不啻阡陌其美也不啻膏腴強莫與奪富莫與兼無旱澇螟蟥之害而又無粟米力役之征可以世守可以逢年善哉葉君之命名雖然書不云乎厥父留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云厥父勤勞稼穡厥子曰昔之人無聞知存而弗耕奈何先生曰否惟善是親慮不存耳未有存而不耕耕而不永者也葉君近仁我朝兩應徵辟詔不受官歸而畎畝自怡日引二子希賢希永讀書堂上仁種禮耕義錢信鐫異日獲其報而享其利願

不信然哉余笑曰信子之言可以記矣請誌之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所爲已而南北釋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閭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

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

四

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慎微修紀遠利尙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概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

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昇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才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願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廣福廟重建記

吾惟窮兩間跂行喙息之徒苟具方寸間一念所存純一無僞仰不愧俯不怍則其發見施諸明而無不孚達諸幽而無不格惟神奮起閭閻所爲不過如古貨殖家以市價爲衡原非有異於人也但其所存一以濟人利物爲心無有私意存乎其間故其生也惠被於一方面而人德之其歿也福庇於後世而人戴之非僥倖於一時者所可致也若去單夫細人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而惟

始豐稿補遺

五

恐不足者或過茲廟仰觀肖像甯不惕然有警于心而知所戒哉神降生之日一方之人會享祠下以祈以報因作享神之詩使歌以祀神詩曰吳之山兮蒼蒼河之水兮洋洋有廟翼翼兮在河之梁神之來兮不來目瞻瞻兮延伫或冷然兮以風或黯然兮以雨俎有牲兮其牲既滌尊有酒兮其酒匪醑脾饗潛通兮侯食有所逐畢方兮其去無踪驅海若兮波濤乃東物不疵癘兮人不暴凶降福穰穰兮我民攸蒙吳之山兮不改其色河之水兮其泚湜湜於萬斯年兮惟神之宅小民祈報兮歲歲其無斁

至正己亥兵後明年八月之望同守繆公招同諸

始豐稿補遺

木

彥集南湖卽席分韻得久字

青丘緩殖瘴黑騰撼九有海走翻蛟宮山移若蠃阜雖愛赤城霞歎瀑當窗曠棄擲不敢顧欲臥豈得久里處擇其仁於焉得林藪衍原饒杭杭詩書足朋友何期復中兵難作在丁酉東西競奔竄顧尾不救首幸云全此軀長疑是夢否還見湖上月兼之對名酒狂奴故態萌噓然開笑口郁伯承云僧雪廬資聖寺記至正十八年八月嘉興兵變而大章詩云難作在丁酉是丁巳已三年都皆被兵也故高士敏詩亦云前年奔山壑去年匿橋船

辛丑秋七月曹廣文招同諸子憩西郭景德寺分

韻得半字

野曠天逾豁川平路疑斷不知何朝寺突兀古河岸潭

薤白氣沒林密翠霏亂勝地固清涼火流七月半令并
洵難得通寒奚足算廣文厭官舍亦此事蕭散風樞爵
履行羅磴席頻換但覺清歡發寧願白日肝吾欲紀茲
游埽塵勞弱翰

桐柏山

吾鄉之下動千數獨有桐柏非凡山孟冬之月日氣薄
浩有老興窮躋攀峻嶺盤迴三百折日晏始陟青霞關
芙蓉蒼翠幾千朵四面周匝如城環其中地勢坦若掌
別是天上非人間飛樓湧墮殿灰甃煙光霞氣猶朱殷
長松夾道狀礫柯榭葉打帽聲珊珊欲尋石碑究年代
往往斷磔遺荆菅仙人道士出迎客羽衣蒼佩朱爲顏

始豐稿補遺

七

桑田滄海易變幻坐閱大劫輕人寰澗東雲房尙笑兀
埽榻延我忘疲艱升泉作酒麻作飯殷勤餉客情非慳
忽驚風雨亂人耳乃是石激流潺湲夜深明月出東嶺
半照窗戶光爛熳神清氣爽不成寐直欲輕舉凌嶺岼
誰云瓊闕不可卽願我已接神霄班但愁俗骨不可換
天明又覓征途還

訪玘法師宿夕佳樓

寓縣俄多難湖山亦被兵名藍俱泯滅別構獨崢嶸
墨看前輩登臨愧後生嚴城圍列嶂半鑑出澄泓直篠
侵簷上纖蘿附牖縈倚闌雲鳥度極目鏡天平日夕景
逾好秋高思轉清殘陽樹間沒薄靄水邊橫紫翠霏微

合丹鉛點染成茅津有漁唱麥嶺少人行暝色松門動
寒飈竹嶼鳴疏鐘度餘響遠火露青燐仙梵微微出鐘
煙裊裊輕山盤撲露寶石鼎泛雲英洗濯塵凡淨歸依
誓願精行當陪竺士聽法破無明

九里松園覺寺

法侶西州彥招邀有雅情供分園果熟沐愛井泉清江
近潮偏響山平月倍明無眠知夜永況乃候蟲鳴

題破窗風雨圖

殆卽彥強之圖作

按明詩綜金瓶字子尚嘉興人有題王彥強破屋風雨圖時地均合

疏窗久零落亂帙自縱橫方與聖賢對那堪風雨驚乾
坤含暝色林壑作秋聲想子心如石看書夜到明

始豐稿補遺

八

題徐良夫遂幽軒

臨風一讀遂幽篇鄧尉穹窿在眼前愧我未安三畝宅
思君欲問五湖船春明載酒穿花隔日暮扶藜看稻田
多少長安軒冕貴枉勞魂夢到林泉

小桃源記

海昌縣治之東五十里而近有地曰湖塘後負硤石前倚鳳岡雖無高山大川爲之限隔而甚幽篁朱氏世居焉朱氏有肅齋父者敦慎尙禮子鏐早知明經宣誠貢公泰父以文學名世守官錢塘鏐實從之游至正末年有戶部尙書之命督漕閩中值邊境弗靖託家朱氏而行三年而還來抵其家恬然無恙朱氏父子上謁喜謂之曰而所居地非桃源也耶何能使吾妻子卽安若是因易其地名曰小桃源云其曰小者以自別於武陵桃源也余嘗謁公寓館退見朱氏父子道所以然者余曰桃源之說如王摩詰韓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爲神仙者

知縣補遺

九

吾固弗敢信若陶淵明任安貧稱其先世避秦厥後遂不通者亦不過世外棄壤孰若小桃源有賢父子以一鄉善士爲之倡率不猶愈於長老山谷儕麋鹿者耶尙書公以天子列卿爲之表見不猶愈於漁郎偶至驚相問者耶方是時浙西猶未平也一二年來余數往海昌之埜北過硤石有謂余曰異時商夫賈豎資販鬻之利以錙銖致贏者肩摩踵接今此荒蹊斷港則其所嘗走集之處也南過鳳岡有謂余曰異時豪門巨室挾魚鹽之利以多資稱雄者日燭月燄今此頽垣廢宇則其所嘗武斷之地也余爲躊躇者久之及過湖塘朱氏父子門逕不改園田繞廬詩書聯架鳥雀在戶庭鳴聲下上

父子出見客恂恂然有承平儒者風周視其外水泉清遠林木幽茂東西聚落百數十家煙火相望居人多務耕稼作者歌休者和悠然雲水之鄉野意橫集漠然不知世有代謝時貢公捐館已久余歎曰公之易茲名其預知耶浙西甫平之歲瀕海之氓乘時竊發所在爲墟而此一隅之地完好如初則夫小桃源之揭夫豈偶然哉朱氏將刻石里門以誌於余余復之曰此實不讓武林桃源他日修地誌者行采之矣其遂刻之

知縣補遺

十

始豐稿附錄

宋濂送徐教授纂修日歷還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皇帝御謹身殿從翰林學士宋濂之請妙東文學之士四三人纂修大明日歷而詔濂與吏部尚書詹同等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太官之膳而令中貴人護關非奉敕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與大章辰入而申出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懿律歷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而謹書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賦爲唯發凡舉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

始豐稿附錄

七

濂日上奏登盤龍金匱中冀於丹陛之下籍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爲陳情於上乃詔賜文綺織紵各三裝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爲真故事教授試職三年俟育材奏功方許眞授大章時未期年乃異數云大章將還游教席濂餞之秦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紹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始令爲之大章起布衣而輒膺其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

蓋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復案波縈峻潔鮮明威儀儼雅又足爲後進師表聲名籍籍起儒林間當此聖明之朝材咸求實不於其官於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也然而黃琮之貴必登於方明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然大章以溫然之姿鏘然之文乃鯁鯁下教於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濂誠意矣髮種種被肩矣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行將力薦而用之脫使大章實不長於步趨雖臥治之亦可也大章以爲何如明年春正月全華宋濂序

梁寅贈徐大章序

余昔以戊子歲之秋至金陵迨庚寅歲之夏將歸江右

始豐稿附錄

二

以爲錢塘江左之名郡也於是行而不一遊焉則將無時而至也乃令兒子岷買舟載書籍出京口而往留錢唐踰一月於賢士大夫固多見之矣而天台徐君大章家於是郡爲侯泮助教考其蘊蓄聆其論議而又相與之勤相顧之厚心尤慕焉西還之後不十年而兵興竄身巖石之下屏跡田野之間每思金陵及錢唐恍然如夢寐之所歷心雖係焉而跡不可以復至矣今上龍興金陵爲鉅麗之都視前時益盛吳元年丁未歲以詔徵至都四方之士翕然雲集而大章亦以嘗爲郡文學見徵於是得復興之會相持間勞以喜以歎思曩時之周旋誠猶夢寐不期復見於此也是時上方文武並用丕

式隆古肇置三局一日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於憲章者居之二日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居之三日誥局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辭者居之余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同居官寺者半歲或談辨於蚤莫或賞詠乎風月大章之學之文固進於往昔而余之益老且衰則日退而已嗟乎昔之見也不期再見於今日而今之見也又可期之於後耶其睽之久也其地之遠也而乃無一言以爲別於人情何如也而余之贈以是言則所期於大章者固不啻如今之已也

王禕知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知所當學而

如豐稷附錄

三

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於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心性而又有我之才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

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諸己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己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於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不由通於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愧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體用雖別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

如豐稷附錄

四

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靜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於隋唐又習爲詞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乎時好道術爲天下裂至於宋蓋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揚雄董仲舒賈誼王通

韓愈氏歐陽修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爲也惟春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僂力以開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皆同而要爲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

始豐稿附錄

五

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獨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實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有不至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

大章亦尙有以教我而同底於成哉

朱右知學齋記

天下不可一日以無學尤不可一日而不知學也學者天理民則之所在也人而不知學其如天理何在昔大道之行設官職以教天下比閭族黨王宮國都庠序學校之政無不修矣其於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兄弟夫婦之別乃至飲射合樂養老勞農尊賢考藝選言一皆所以養中和之德而盡成人之道也非直習訓誥事文詞章句而已也若是而不知焉是豈人之情也哉天台徐大章名一夔情篤而尙志警敏而有文其好學尤知向方而不墮於世儒習俗之病嘗標其齋居之室曰知

始豐稿附錄

六

學日讀書誨友教者且曰吾非學者知所以學焉爾昔者舜學乎堯禹學乎舜文武學乎禹湯皋夔稷禹摯說周公孔子又學乎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學乎君能長人學乎臣能事君學乎孔子能聖人孔子集大成者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學孔子者守仁行知而已矣君焉不如堯臣焉不如舜學焉不如孔子皆未足以爲至也夔也知所以願學而未能也將正於有道何如余惟學之廢久矣天下貿貿焉弗知所適從士或修於家一行問於人則將訑訑爲過人遠矣是孰知原彝倫之情約仁義之塗務格致力行以求其至耶故予於大章不無惕然於中也大章其已知之乎又奚言雖然代有國家者使

皆知正學而躬行於上則天下將風偃景從盡知性分之固有矣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尙何皇極之福有不永也夫子知大章學優而仕其有志於是者與孟軻氏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始足以爲知學茲又予望於大章者因書寘齋壁以爲記

方孝孺寄徐教授書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旣而觸物遇時輒哀旣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

始豐稿附錄

七

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其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卽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略而請銘於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

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友人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道德隱沒而未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與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微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

始豐稿附錄

八

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旣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尙欲刪正未及如俞命夏時正成化杭州府志

表忠觀在城南龍山熙寧十年郡守趙清獻公并以錢氏墳廟蕪廢請於朝卽龍山廢佛剎妙因院爲觀俾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主之賜額曰表忠東坡爲記

元季兵亂觀燬碑仆洪武七年杭學教授徐一夔言於
浙江參政徐公本徙碑於府學

陳善萬歷杭州府志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
儒學教授通經學古國家肇開學校而克嚴爲軌範以
身率之召入史館纂修禮書日歷下詔製靈谷寺碑稱
旨賜蟒龍綵段繼得實授再益申教條一時學徒成
就試之有司往往獲舉首至今稱教授之賢難乎爲繼
高岱鴻猷錄

洪武丁未置三局一日律局二日禮局三日誥局以宋
陳等領之又徵四方處士徐大章梁寅等分典其事

始豐稿附錄

九

徐禎卿翦勝野聞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曾作賀
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帝
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嘗從
釋也光則摩髮之謂矣則字近賊罪坐不敬命收斬之
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帝因自爲
文式傳布天下

田汝成西湖志餘

杭州府志在宋則有信祐志咸淳志去取無法非史體
也洪武初徐一夔所著杭州府志頗稱簡明今不傳矣
那嘉慶至正庚辛唱和詩人小傳

行於世

謝鐸赤城新志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
所存不復輕置念慮含蓄既久熒然以文名江南洪武
中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歷未幾除杭州府教授所著
有始豐稿十五卷今有刻板在杭州

朱彝尊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
牒吳元年六月詔儒臣纂禮書敕中書省舉素志高潔
博古通今士非深知經術者勿造於是是一夔首被徵開
局於天界寺草創既就而還會元史成而元統後無事

始豐稿附錄

十

蹟可徵將有事績修王禕以一夔薦一夔報以書曰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悉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授官或還山去獨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據分遣使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采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得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且云執事以僕爲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此固其職然何爲而及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論史者謂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

始豐稿附錄

主

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論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褒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繫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重如此日

歷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尙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實雖職事高

始豐稿附錄

主

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幸甚一夔復至京師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禮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年復就職命編纂日歷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絹各三裝錢六緡十六年帝以靈谷寺初建敕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進稱旨賜蟒衣采幣一夔工於文深而不刻質而不俚其言曰理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諸經而有得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

之旨融而攝之方寸之間而吐之觚翰則其爲言自不
患其不醇矣彼以才驅氣駕爲高者坐於造理不深故
爾君子以爲篤論禮局共編纂者新喻梁寅孟敬永豐
劉于允恭贛州劉承直宗卿廬陵周子諒子諒清江劉
永之仲修清安魯淵道源錢塘劉儼敬思會稽錢宰子
子胡行簡董彝蔡深滕公玟當元之季一夔自天台徙
嘉興於時嘉興人鮑恂居郡城之西溪貝瓊居于金圩
郁遵居商陳村朱克恭居澄林王鏞及弟鈞居梅溪宋
仲溫父子居濮市豐於資集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以
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請楊維禎評其優劣四方避地者
桐廬姚桐壽居海鹽之峨溪崑山顧德輝居台溪溫州

朱彝尊詩話

七

陳秀民居竹鄰巷周卓成大居覽川江陰孫作居南湖
而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巨民錢塘陳世昌會稽
唐肅江漢皆來僑居一夔卜宅於春波門外白苕里四
明周紫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黎林鹽城秦約教授崇
德日以文酒相酬和桐壽稱曰樂郊云

朱彝尊詩話

實錄洪武二年八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徵儒士徐一夔
梁寅劉子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卿董彝蔡深滕公玟至
京師曾魯以元史方成奏留之同纂修三年九月書成
賜名大明集禮通五十卷授曾魯徐一夔周子諒董彝
以官梁寅等六人以疾賜還鄉里宋景濂撰楊廉夫墓

志云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纂禮樂書君被命至
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卒年七十五洪武庚戌夏
五月也而梁孟敬贈徐大章序則云吳元年丁未歲以
詔徵至都大章亦見徵是時置三局一律局二禮局三
誥局余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同居官寺者半歲云
云若是則禮局律局同時分設而大章孟敬俱於吳元
年即被徵矣實錄又載吳元年八月徵江西儒士劉于
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辭各賜帛遣還則劉于亦以
吳元年即被徵矣且劉宗卿者承直之字承直於吳元
年十月官國子司業不應於洪武二年又同遺逸之士
並徵也又中書省定律令亦係吳元年十月事至十二

朱彝尊詩話

七

月律令成命頒行之則律局可輟不煩二年猶與禮局
並存也此皆事之大可疑者相傳廉夫賦老客婦詞進
御其辭云老客婦行年七十又一九按是歲己酉廉夫
年七十有四爾何必增益其齒以誑孝陵邪殆好事者
爲之又攷當日同修禮書尚有魯淵道原實錄削而不
書者以道原書未成時先卒也梁孟敬有輓詩載石門
集大章遺稿罕傳余於京師見之今刑部尙書新城王
先生貽上所凡四冊比余家藏者倍之然驗其目無詩
猶未是足本也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
使人不犯其法良善述明孝陵恩威不測每因文字少

不當意輒罪其臣若蘇平仲徐大章輩是也

汪琬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屬文知名浙東西與義烏王禕相友善洪武三年詔修元十三朝史成將復修順帝史是時禕方爲總裁官以一夔薦一夔故有足疾致書於禕曰爾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言朝廷以續修元史見徵且云執事謂僕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纂修此固其職向者執事道錢唐時不疑僕不材已欲引置史局僕固嘗數陳情實矣不意執事猶惓惓於不材且病之人也竊惟近世論史者以爲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

始纂修附錄

卷

請撰時政記元和中章執誼又奏撰日歷日歷以事繁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詰政令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莫不隨日以錄日歷所以不可忽也然猶患其出於吏牘或一日之譌則後難更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故歐陽公慮之奏請監修宰相歲終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嚙官失職者罰之其

於日歷慎重如此日歷不至譌失則佗時會要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凡僕所陳皆執事所熟知者而僕自有知以來頗識前元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疏略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升遐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尙幸天歷間所纂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典章文物靡備茲者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此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者僕雖不能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不難若順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

始纂修附錄

卷

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才卓識爲之提綱挈領然如向之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必無以副執事之望有司迫促上道舟至嘉興驛足疾大作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一夔遂不至未幾用薦畧杭州學教授召修大明日歷越四月書成將授翰林官一夔又以足疾辭賜綺繒三襲錢六緡遣還杭州宋濂嘗稱其文能與六經之道俱云

明人集序錄

徐大章始豐稿十四卷明初天台徐一夔大章著前稿

三卷雜述解說贊詞銘碑記序題跋誄書墓誌共五十
四首後稿上三卷雜述解說贊詞頌銘碑記序題跋書
表祝文祭文傳墓誌共七十首後稿中三卷雜述贊記
序題跋書祭文傳墓誌共六十三首後稿下五卷雜述
贊詞記序墓誌銘墓碣墓誌表碑題跋說傳祭文啟表
疏共一百八首凡十四卷總計共二百九十五首予於
朱錫鬯架上見此集但集中未見有詩或以爲非全本
俟更博訪之

王士禎漁洋書跋

余於慈仁寺市得徐一夔大章始豐稿文十四卷無詩
陳繼儒嘗稱大章朱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檢精確余觀

始豐稿附錄

七

集中如歐史十國年譜備證錢塘鐵箭辨等篇皆極精
核不獨二考也

鄭端康熙台州府志

徐一夔字大章赤山人洪武初任杭州教授通經學古
以詩文擅名於時召入史館纂修元史及大明日曆賜
蟒袍綵緞凡言教授之賢者必曰一夔云所著有始豐
稿十五卷宋潛溪爲之序見萬姓統譜祀鄉賢

黃宗義宋元學案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初任杭州府儒學教授通
經博古以詩文擅名於一時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自後
言教授之賢者必推先生云

馬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徐一夔不知何師今查始豐

稿蓋師始豐講友山長周先生裴裴字致堯四明人由
林右泉始豐講友山長周先生裴裴字致堯四明人由
鄧山書院移宣公書院與徐始豐善俱爲白芒里詩人
見宋

張琦乾隆建寧府志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博學善屬文學士危素薦爲建
寧路教授明洪武初徵修元史

三台詩錄

徐一夔天台人博學善屬文危素薦授建寧路教授元
末避兵嘉興之白芒里門有大柞樹名士多爲題詠明
初薦任杭州教授修杭州府志召入史館纂修元史以
足病辭歸其序郁離子自署門生蓋嘗出誠意之門云

始豐稿附錄

六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明集禮五十三卷明徐一夔梁寅劉于周於諒胡行簡
劉宗弼董彝蔡琛滕公政曾魯同奉敕撰考明典彙載
洪武二年八月詔儒臣纂禮書三年九月書成名大
明集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
樂爲綱所列子目吉禮十四日祀天日祀地日宗廟日
社稷日朝日日夕月日先農日太歲風雲雷雨師日岳
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日旗纛日馬祖先牧社馬步日
祭厲日祀典神日三王孔子嘉禮五日朝會日冊封日
冠禮日婚日鄉飲酒賓禮二日朝貢日遣使軍禮三日
親征日遣將日大射凶禮二日弔賻日喪儀又冠服車

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明
史藝文志及昭代典則均作五十卷今書乃五十三卷
考明典彙載嘉靖八年禮部尙書李時請刊大明集禮
九年六月梓成禮部言是書舊無善錄故多殘闕臣等
以次詮補因爲傳注乞令史臣纂入以成全書云云則
所稱五十卷者或洪武原本而今所存五十三卷乃嘉
靖中刊本取諸臣傳注及所詮補者纂入原書故多三
卷耳

又

藝圃蒐奇十八卷補闕二卷舊本題明徐一夔編一夔
字大章天台人僑寓嘉興元末嘗官建寧教授官建寧

始豐稿附錄

九

教授見其始豐稿與危素書明洪武初徵修禮書王禕
史本傳不載蓋偶未考其文集又薦修元史辭不至後起爲杭州教授又召修大明日
曆特授以翰林官以足病辭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剪
勝野聞稱其官杭州教授時以表文忤旨收捕斬之殊
爲妄誕野聞託名徐禎卿多齊東之語此亦其一也

姚璉徐一夔獨樹軒

瀟灑幽軒面水開軒前老樹倚雲栽閒來倚杖過三市
醉後支頤看百回風雨欲隨龍化去雲霄常聽鶴飛來
結鄰擬共榮枯事遮莫人知是散材

釋至仁次韻徐大章移居

借屋藏書避世喧地偏塵遠水雲繁籬前沙渚羣鷗臥

村外人家萬蟻屯春送蘭香浮綺席月移梅影度柴門
杖藜慣識湖東路今雨還尋孺子論

釋至仁次韻徐大章新除教授之作

先生學富志堅強伊洛諸公總鴈行只擬邱園崇隱德
那期雨露渙恩光北溟鯢化波濤壯阿閣鳳鳴時俗康
弟子早占公府瑞雀銜三鱣集書堂

唐肅詩

我昔居秀州友有徐一夔好爲古文章自矜少所推每
論其鄉人屈指二三希云有善詩者郭姓字公葵不習
時所好刻意追古詞前後數百篇一一皆珠璣

張昱上巳日偕徐大章游智果寺

始豐稿附錄

十

佳辰際上巳屬此清明前春景已云晏風光猶未暄往
尋智果寺竟得參寥泉雲物豈殊昔人世自更遷遞哉
長公詠高吟憶當年吾輩復登臨花界何因緣古佛儼
香閣眞詮積華軒境超萬念空道勝諸妄捐緬彼此會
難徘徊未言旋申章續芳藻冀或來者傳

姚廣孝和徐一夔游龍山雜賦六首

遠過桃花關欲上桃花嶺關深嶺亦峻雲鳥樂幽靜窮
高見煙市始吾在人境

前山低易登後山陟難度亂石礙僧屐兼筠隘樵路行
行倦欲歇寧待日西暮

脩脩一禪宮樓臺隱金碧松關掩呬音花龕鎖雲迹羣

僧禮祖餘香燈自長夕

崇壇起芳郊山川勢增壯神來氣氤氲神去風澹蕩冥
享不移時庶以答靈貺

路入龍岡來一澗復一澗迢迢花石邊孤猿度雲棧深
處忽逢仙相攜坐談幻

出崦不逢山長江波淼淼落日下遙汀寒雲翳沙鳥延
伫目難窮孤帆來樹杪

始豐稿續附錄

趙搗謙與徐大章先生書

竊謂西漢以上著書者皆不藉序文蓋其自信有可必傳者更不待他人贊獎而後取信於人也三國以來既不能自信而無疑而人又不足是非於其間必待有名位在上者倡之也其或不布於名位在上而後爲人竊爲己物者亦有之如郭象之莊子注宋齊邱之化書是

始豐稿續附錄

一

以其書雖無足傳因序文而名於後者亦或有之某之六書本義雖未敢自信其必傳然歷覽前人自許祭酒以來欲明之者不啻百數十家紛紛藉藉非不各自以爲盡美盡善然卒無攸主者蓋皆未明乎六義而未得其凡例也鄉上金陵得以此書見知於執事卽許序之及東還復見而執事尙抱不豫遂弗敢固請茲因所親詣杭敢以復請成人之美循循善誘君子之道某欲執事必一序者以執事一代文章之砥柱斯文之宗表而某又生於東南故也顧字書雖一小藝然用之甚大該理其博嘗謂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人不汲汲然者以其隨取隨足而衆人味焉惟聖人於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於世用亦若水火顧不察耳夫以沈約所謂韻書綴於世間草創略無次第猶至今用於人人而況實有通之者乎蓋聲音之在造化有一定自然之序如祖父伯叔兄弟子孫生之道居處運用略不可

紊約未之知世習弗疑沈痼不容鍼砭實可慨也某甚有志於此而未暇也以執事見知故閑及之

楊循吉徐君始豐稿序

自予來居雁蕩村上日發故所藏書讀之因得窺徐先生之文焉其言闕肆博大信其爲卓然偉丈夫也然徐先生不過爲杭州教授而已矣嗚呼何抑也以徐先生之文觀之苟拔之末僚中與一貴大之職何所不能成其功也而使止此以沒則士之有才者豈必皆用乎夫士未用則其才未見恃其有言論而已舍此將何觀焉故諸葛公南陽一布衣也先主一接見開以國事付之豈其嘗有尺寸之功哉亦聽其言而從之如此也後世

始豐稿續附錄

二

之人卽其言觀之者以文視之而已矣苟其人未嘗試而有功則雖有王伯大略顯著於言論不以信也則徐先生何怪其止於一教授也故士學雖成未必其誠得大用於世直如浮泛於天地之間以俟其所遇者而已矣其得用者功業顯著而名不朽非其才之必至是也亦其所遇得地有不吝不然者耳非眞有人識之也故古之士恆爲知己者死之誠足死矣夫匿其名於山林無言論見於世則人之不知宜也今有人日與人接而言者亦未見人之知之者也則士豈有不自懼而恥歟當徐先生時無論薦者則已矣於今世則有大不然者也苟有名士必忌且擠焉尙望論薦乎必其幸會得地

以文飾之則人亦無校者焉如欲以文自拔也斯已矣然士豈可以空言踐之也哉士而不用非特徐先生也讀其文而悲之故論焉

貢師泰知學齋記

人亦孰不欲學哉善學者知所以爲學而已矣知所以學則用志專而成功易學而不知所以則悵悵然無所向雖日疲神於六藝之文殫思於百家之言其爲學果何如耶然則學固在乎知知亦有其要矣天台徐大章以知學名齋聞過予海昌寓舍願聞一言以發其歸趣未幾復以書請曰一夔嘗受教於家君矣學以立言明道非徒記誦詞章云耳然堯舜湯文周孔之道見於經

太始豐稿續附錄

三

其言宏博奧衍既未易知而漢之司馬遷揚雄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卓然自爲一家之言又未易得其門牆而入也先生獨不能敗死虛滯使如春陽發動層冰頓釋乎予發書三復而歎曰善哉大章之爲學庶幾得其要矣夫子亦何足以知之然竊聞之言非道不立道非言不明立言明道固不可缺而二矣亦豈可不知先後輕重之敘也耶不知其敘而遽學焉則終不足以領其要矣是哉道明於已而發於言則言不期文而自文譬之江淮河漢之流行波瀾起伏將有不得不文者不明於道而徒言之則如斷潢敗潦雖欲文得乎且是道也非遠人以爲道也本之於人心天理之正行之於彝倫

日用之常因微以至著推近以達遠由小以及大可以參贊可以位育可以成變化而行志斯其所以爲學也斯其所以爲堯舜湯文周孔之道也然而楊墨仁義而異端老佛慈愛而殘忍其它若申韓管商公孫衍張儀之流其始亦非不欲明道也而卒至於糜爛磔裂不可究極者不知所以爲學學焉而不得其要故也是則堯舜湯文周孔吾學之標準也易書詩春秋禮學吾學之尺寸也執尺寸以定長短望標準以趨遠近道其外是乎不然苦心刻意作爲文章雖能並驅齊駕於楊馬韓歐之間果爲知學哉大章不棄予言遂書以爲記貢師泰書扇餞徐大章往黃灣

太始豐稿續附錄

四

海村四月菊花香日暮牽船出下塘別後莫教音問少蒼頭時遣送文章

沈夢麟九日小集教授徐大章齋中

廣文招我飲重陽樽俎論交樂未央故舊幾人蓬髮白風流九日菊花黃陶潛止酒非真性杜甫登臺有故常傾座喜聞皇甫湜醉歌伐木有文章

張光廟風木歌爲褚本中賦并寄徐一夔記

褚孝子感風木樹猶如此親安在歲月去人何迅速陟岵陟屺望不及入室升堂成宿昔劬勞未報棄諸孤號泣旻天涕沾臆走獸聞之失其羣飛鳥聞之墮其翼物之感也有如此宜爾諸孤哀罔極始豐先生辭餘力文

章今擅歐蘇筆記成不忍再三讀未及終篇話嗚咽乃
知人皆有父母天性油然非染習孝思不置永錫類草
偃風移而俗易三復始豐記擊節爲太息往求二木之
所在果然拔地俱千尺孝子之父見手植造物於斯有
陰騭君不見東坡所記三槐堂魏公德符在他日
又徐一夔以自己小影代送壩上人回龍門寺爲題其
上

總是三生夢幻身又何分別假和真縱饒送到龍門寺
也只丹青畫裏人

又送徐大章建甯路學教授

經籍傳家二百年河汾今在路西偏文雄虎豹豈徒作

始豐稿續附錄

五

名動京師非偶然領教七閩勝作郡受知八座合稱賢
於看召入承明署禮樂遺書在簡編

又晏居有懷徐一夔教授

逝者如斯繼者誰遺經獨抱可勝悲心忘爵祿身方逸
道載文章老始知乳燕試飛華屋靜桐陰初合畫簾垂
古音最愛朱絃瑟彈向高堂念別離

又讀府教授徐大章爲政陽王容白以中賦西塘八景
詠夜臥不寐有懷

若使蔡邕今日讀應題八字刻西塘大音如奏古琴瑟
眾羽不瞻孤鳳凰百世可傳惟述作一辭難措是文章
老夫爲此喜無寐臥誦不知秋夜長

丙既冠入郡庠謁先聖以次謁鄉賢見壁陷祠記爲大章先生撰景仰久之嗣讀厲徵君樊榭集詩述先生道藝尤詳更見東城雜記引始豐彙文益思讀其全集會遭親喪痛不暇求庚辛粵匪兩寇杭城流離奔匿中竹舟兄冒險抱

文瀾閣殘書移滬上同治甲子肅清舉遺書暫度郡庠尊經閣檢先生彙尙存五卷並錄副翼規其全越數年得明初刻本卷九至十一凡三卷喜躍累日光緒間大吏奏明補鈔閣書訪知四明盧氏有其書孫孝廉樹禮奉劄納幣祭其先祠始得借鈔而歸顧盧本亦鈔非刻時病魯魚又數年得黃蕘園藏本前六卷爲明初刊

始豐彙載

後八卷影寫明刊者於是方觀原書面目甚矣書之不易得也如此按天台本名始豐宋咸平掘得古鏡文曰始豐寨主造寨在赤城山西又始豐湖在縣南先生世居赤山側彙名始豐不忘所自也少以貧故游四方後徙嘉興寓杭州遷黃灣繼爲建寧路學教授追溯蹤迹幾三十年前彙三卷凡雜述解說贊詞銘記序跋誄書墓志共五十四首皆作於元至正間及明洪武初召修禮書五年試職杭學教授年五十有四繼修日歷書成授翰林官以足疾辭歸得實授更著後彙上三卷序次始雜述終墓志增頌表祝文祭文傳而無誄文其七十首後彙中三卷文六十三首序次與上卷同惟無解與

說耳自卷十至卷十四但注後彙仍以雜述始以啟疏終共一百八首其不注下字者蓋備隨時增刻其文也按上虞顧君墓誌銘葬在元至正十九年己亥既葬三十五年始請銘則在洪武二十六年癸酉時先生年七十五歲並考陳氏善萬厓杭府志職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會當革除實建文二年教授爲蔣良輔其中卽有權代者表不列名約計先生壽終當及八秩矣世因翦勝野聞稱表文忤旨收捕斬之之誣幾疑不克令終於官豈非大謬哉先生晚抱西河之戚繼起孤單彙本零落明文淵閣書目雖有著錄亦注殘闕俞氏憲盛明百家詩錢氏列朝詩集皆不登隻字

始豐彙載

二

幸新城秀水表而出之始克登四庫儲七閭然兵燹銷磨傳亦幾希竊惟先生在杭造就儒生者勤且廣表章景物者精而博志稱教授之賢難乎爲繼況其集板十五卷赤城新志云刊在杭州詎可再使顯而復晦耶今撫部崧公修梓杭郡禮殿廡間及先生祠祀名宦廡不煥然一新因寫付剞劂氏並錄提要明史傳宋學士序冠其端旁採王忠文梁石門諸序記與志文軼事附於末更補輯遺詩一卷雖不能復十五卷之舊而後之讀先生集者亦庶幾尙論有資云光緒癸巳仲冬錢塘丁丙謹識

吳隱先生文集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一百七十

巽隱集四卷明程本立撰本立字原道巽隱其號也桐鄉人洪武九年以明經擢秦王府引禮舍人以母憂去復補周府禮官坐累謫雲南龍馬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有平定百夷功徵入翰林應官至右僉都御史調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值燕王篡位遂自盡以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詩二卷文二卷爲其曾孫山所編宏治乙丑桐鄉知縣黃田李廷樞序之嘉靖初南溪吳氏爲刊板西虞范氏又重刊之歲久皆散佚此本乃萬厯乙丑桐鄉知縣濮陽裴得遺稿於其裔孫九澤而屬訓導李詩校刊者也本立文章典雅詩亦深穩樸健頗近唐音不但節義爲足重卽以詞采而論位置於明初作者之間亦無愧色矣

巽隱文集卷首

望雲仙館

巽隱程先生文集目錄

序

送朱叔仁之官序

臨清道隱詩序

白雉詩序

思永堂詩序

送太學生尹士蓋序

送太學段汝霖序

送太學生楊伯善序

樹謏堂詩序

書後

書聽湖山房詩卷後

書朱孟曦遊卷後

書黃氏家譜後

巽隱文集目錄

一

望雲仙館

書涓北張公弔祭國使王翰林文後

書孤皇辭後

書夏榮傳後

記

洗竹軒記

永思堂記

行素齋記

存敬齋記

止靜齋記

敬思齋記

同壽堂記

宴息齋記

方舟記

具區林屋圖記

雲南西行記

重題同壽堂記

說

聽琴軒說

拙齋說

憑虛子說

嘉瓜說

劉仲和說

文

祭西平侯沐公文

黔甯昭靖王廟碑文

傳

夏節婦傳

朱節婦傳

銘

思貽齋銘

跋

跋平軒卷

箴

御史箴

巽隱先生文集目錄

巽隱文集目錄

二

望雲仙館

桐鄉程本立原道著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送朱叔仁之官序

宋之遷道統之寄南集於閩及其衰也又東南而寓金華以迄於元蓋自黃文肅公得朱子之傳而北山何文定公又得黃公之傳以授王文憲公及金文安公與許文懿公四公者皆金華人故議者以金華之學爲朱氏世適蓋實錄也初許公在金華開明授徒遠近來學者無慮數千百人而鄉邑子弟得以親承授受之的者最

巽隱文集

望雲仙館

多烏傷朱氏者公夫人父母家也朱氏兄弟子姓登公之門而爲高弟者十數人其最賢者夫人之從子彥脩所謂丹溪朱先生者也許公遠矣明人鮮有存者其遺說緒論益以散落獨朱氏子弟猶能守其家法以傳諸人叔仁者夫人同產子弟也不及登公之門而私淑其說於其父兄余從其諸兄學於叔仁有同門之好知其爲人蓋能世其家者也今年秋余以親王長史隨侍赴京與叔仁相見於會同館居數月而叔仁用薦者選知撫之崇仁將之官叔仁求一言以別念余與叔仁兄弟

游時各自奮勵欲卒其所業於山林之間今皆不果遂其所志而奔走於四方則於聚散離合之際豈能愜然於其心而無一言以相告語乎自乾道淳熙以來天下學者皆歸仰於朱子以爲大宗而其同時名儒各自以其說名家者不一於是陸象山兄弟以徑造頓悟之學興於大江之西一皆學者樂其簡便靡然從之不可勝數雖其大旨歸趣不大異於朱子而其求端用力入道之方卒不能合其後朱子之書雖家傳而人誦之亦不過取其章句以應主司之舉而已不能皆如金華四君子之相傳者之爲親切篤實其於兩公所見之殊安望其能明辨而決其取舍哉而江西士人乃至今往往有能堅守陸公之說者有識之士亦不過爲之喟然太息而已嗚呼在此者既徒誦習其書而不知實用其力在彼者又狃於氣習而不肯舍其舊見以歸於一然則斯道何由而明學者之趨向何由而定哉夫曾子子思孟子之傳所以無弊者豈不以下學篤實明善誠身集義深造之有科級次第哉且性與天道自子貢而下已不得而聞而子游氏之輕洒掃應對則不能不見黜於子

巽隱文集

二十一

望雲仙館

夏此學者所共知也朱陸之辨蓋決於此奈之何學者猶懵然而不知所從哉叔仁之崇仁崇仁陸公之鄉里也叔仁持其家學而遽以語其學者彼必厭鄙之而不以聽然叔仁不可以是而棄其所守忘於誨誘也篤信而立諸已誠確以語諸人則未必無省悟者省悟則化之亦易也夫明道學以正人心令之職也故其行也書以爲贈云

臨清道隱詩後序

臨清道隱者臨川饒君叔永之自號而詩者中朝士大

巽隱文集

三

望雲仙館

爲之歌詠其事者也始居述陂已而沂其上游得所謂夏澤者愛其潔清慨然曰道蓋在是因徙居之而以自號及爲豫府紀善侍讀禁中每思念故居不能自止求善畫者圖其谿山面勢之勝園廬竹樹之設以自覽觀而一時同朝之士爲之吟詠以達其志釋其心者凡若干人余來京師叔永持其卷示余俾爲之叙余謂叔永所以有取乎夏澤者固以其近乎道也夫川上之歎源泉之論則謂其與道爲體而取之矣至於水或流焉或止焉順乎其地而莫爲之括者又非用之流行而可取

者耶然則道者豈膠於一途之謂耶非以其或出或處各隨其時之謂耶方叔永之在夏澤也雲水以爲宅魚鳥以爲徒釣鮮而食鼓枻而歌不知金門之爲高朱紱之爲華也而曰道固在是似也今也曳裾乎君王之門通籍乎環衛之中持文墨陪議論出入乎帷幄而曰道非在是可乎人之於道猶魚之在水也魚潛淵或在於渚深則淵而潛焉淺則渚而游焉面魚之樂一也道之著粲然於吾前而莫之避也焉往而不樂哉故士或處乎山林或處乎朝市其樂亦一而已故夫爲臨清而

巽隱文集

四

望雲仙館

白雉詩序

洪武歲丙寅春二月得白雉於開封之杞縣王命長史臣獎等著之篇詠臣本立竊聞越裳氏之獻白雉也三譯而至於周期年而返其國周公歸之王而薦之廟夫豈以遠方之物爲貴哉蓋曰先王神靈之所致焉爾惟我朝功成治定諸福畢臻有若白雉之生於中土則又

古昔之所未觀也攷之於易雉離象也離之德爲明與之德爲順在卦則離上巽下爲鼎與上離下爲家人鼎之象曰旺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家人之象曰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由是觀之非聖人孰能致此哉越裳之獻不足專美於古昔矣因再拜頓首而爲之詩曰大明御天萬國咸甯際天極地罔不來庭惟此西夏政教攸始和氣致祥乃覩曰雉聞諸在昔越裳獻周二譯而至山川邈悠豈若斯雉生於王國遠物非寶休徵斯集四方之中

巽隱文集

五

望雲仙館

思永堂詩序

凡爲人親者一念不忘其子則爲人子者當一念不忘其親是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暫忘其親於不見不聞之頃也況於親沒而有不思者乎思之其亦有窮乎思其居處笑語志意與所樂所嗜齋而思也如見其位如聞其容聲與嘆息之聲祭而思也履霜露而悽愴

履雨露而悽愴四時無不思也豈不謂之思永乎下武之美武王也亦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武王之孝思信乎其爲則矣淳安吳孝子以思永顏其堂其法孝思者與及爲承宣布政司都事於雲南得士君子歌詩若干篇徵余序之余曰子居淳安山中常奉其親於斯堂矣一旦去斯堂而仕萬里外思親不尤戚戚乎孝子愀然無以對余又曰在君爲君古之道也士之未仕宜其一念不忘乎親也士之既仕宜其一念不忘乎君也不忘乎親孝也不忘乎君亦孝也孝子今日之思非昔日之

巽隱文集

六

望雲仙館

送太學生尹士蓋序

唐虞三代之後國學唯漢唐爲盛明帝幸辟雍圓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至於何奴遣子入學太宗增築學舍千二百區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請子弟入

學雖其所以爲教非復唐虞三代之法然而千載之下
尚能使人想見其文飾治具之美不亦盛哉當是時在
西南則哀牢內附矣元深來朝矣子弟入學如匈奴高
麗則未聞也我朝有漢唐所無之天下斯有漢唐所無
之太平六詔編爲郡縣皆設學校經生升於太學青歲
有其人毅然爲舉首則尹生士蓋也士蓋入太學既三
年得歸省其親其還太學也徵余贈言以行嗟夫王化
所及風氣隨之今之雲南非昔之六詔矣化有戎爲華
夏易戈鋌爲干羽變淫哇爲簫韶余何幸身親見之哉

巽隱文集

七

望雲仙館

重士蓋之請慶文明之盛於是乎言

送太學生段汝霖序

西南之有族不一唯夔則有姓氏或曰夔之言偏也使
之偏寄於有也夫夔既有姓氏則非出於有而偏於有
也明矣段夔大姓也有子弟頌而哲漸其名汝霖其字
者余始見於人人中固已奇之後二年以經生充貢於
太學又三年以太學生歸省其親溫乎吾目其貌之和
也醇乎吾耳其辭之美也踰乎吾接其禮之度也信乎
其學之有成矣嗟夫中原禮義之邦名門子孫若汝霖

者甚不多見不圖得見斯人於遐方疏俗殊鄰絕鄙之
地亦奚啻百鳥之孤鳳耶其還太學也請余言爲贈汝
霖不余請固將有言矧請至於再耶雖然天下之賢才
萃於京師京師之賢才萃於太學則是舉天下之賢才
汝霖皆得師而友之矣余之言無能出乎汝霖之所已
聞於師友者汝霖亦奚取於予言哉竊謂古今土地盛
衰不同閭閻之閒富庶繁衍舊亦蠻貊淵藪也而況於
今九疇八蠻之外在聖化甄陶之內安知夔夔不可爲
閭閻乎汝霖學成而仕固於所學見諸設施仕成而老

巽隱文集

八

望雲仙館

送太學生楊伯善序

楊生伯善之還太學也余載酒饒之滇池之上伯善指
滇而問曰某雖滇兒未聞水之名滇之義先生亦有以
教我乎余曰按漢書滇通作顛史記則載其原廣末狹
狀似倒流故曰滇池嘗讀而疑焉不謂身親見之而後
知其說之不誣也因仰而歎曰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是水與天地同其悠久者矣自天地以來亦嘗有衣縫
掖談詩書者吾與子翱翔於斯乎苟無其人焉則吾與
子今日之集其可謂一時之盛矣苟有其人而不傳焉
則吾與子游瀕之樂安得不爲昔人登峴之悲乎伯善
聞余言色有愀然者乃酌而告之曰余老矣子何患焉
夫瀕池方三百里人見其大且深也而不知其所以大
且深也出而無窮也積而不已也行之以漸也洩之弗
過也所以成其大且深也不然則朝滿而夕已涸矣烏
能其方三百里而爲是浩浩汪汪者乎子於學之成乎

巽隱文集

九

望雲仙館

內者取其原之廣於學之用乎外者取其末之狹則所
謂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者在是矣何患其名之不
立邪雖然余非成章而達者子歸太學國子先生有以
教子余言無足道也伯善謝曰幸從觀水得聞學術敢
不以其言自勗遂書以爲贈

樹謏草堂詩序

謏草易生之物也詩云焉得謏草言樹之背何也謏可
樹而憂不可忘託言之也曷爲憂之不可忘也婦人以
夫久從征役思之而憂人之情也然則世之其親者

奚有取乎謏草也奉親而取乎謏草者必其父沒而母
存者也父沒則母氏不能無憂思焉爲之子者思得物
之可以忘憂者以說其母是有取乎謏草也嗟夫父子
夫婦人之大倫也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奚賦乎伯兮父母俱存兄弟無過一樂也奚樹乎
謏草婦人之賦伯兮則夫婦之時有不幸者矣夫一氣
之運行其盛也爲翕合爲暢茂其衰也爲乖離爲枯悴
人之幸不幸其皆出於此乎其亦有不出於此者乎吾
不得而知也構李梁孝子顏其奉親之堂曰樹謏草

巽隱文集

十

望雲仙館

子之郡人也孝子父不永年余嘗悲其不幸矣然元之
亡天下大亂東南之民不相保持孝子克完其家余又
未嘗不慶其獨幸也母老而安以躋壽域堂有謏草曰
蕃以鮮氣乖離矣在孝子之家者胡爲而翕合耶氣枯
悴矣在孝子之家者胡爲而暢茂耶自余承乏親王禮
官及待罪西南有與孝子邇不相聞者幾二十年今孝
子來主宜良簿乃得會於瀕池之上問母氏無恙則孝
子有不釋然者歎而言曰母之愛其子謏草之春陽也
子之愛其母春陽之謏草也母有子得以慈焉子有母

得以孝焉將無憂之可忘矣。且去母而仕於斯母之憂其子也豈諼草之能忘子之憂其母也恐諼草之不吾與子亦有言以釋余之思乎余於是告孝子曰母孰無子豈盡才且賢子孰無母豈盡壽富而康寧孝子才且賢而食君之祿矣而母壽富康寧而受天之祉矣孝子雖去母側母能樂矣有不孝子若者子雖不去母側母能樂乎是故愛親者必思愛其身樹諼者必思樹其德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愛親之大者也國人稱願幸哉有子如此樹諼之大者也在君爲君子其勉哉矧我皇

吳隱文集

上

望雲仙館

明以孝理天下孝子政成而入覲也苟有陳情安知不賜之歸養乎諼堂之樂甯有既乎孝子聞余言喜而謝因叙而書之俾孝子歸而歌之孝子名桓字彥武其歌曰我諼兮我堂見胡爲兮遠方兒歸來兮母憂忘無憂兮壽而康母有兒兮兒有婦說有諼兮滑有滄登北堂兮拜母維南有山兮爲母壽

書聽潮山房詩卷後

始予與永嘉許可遠先生同薦因與之同舟往還京師相會者累數月於時先生之子伯羽侍奉起居應對賓

客甚恭謹敏悟可喜余用是私敬許氏父子其後子歸宦遠方東南士友相識者益以疎絕間獨追想於平日游從談讌之樂而慨然於荒閒寂寞之間而許氏父子之往來於予心者蓋數數焉今年秋余以親王長史隨侍來朝而伯羽以秀才隨牒京師相見則伯羽偉然冠帶一官員矣已而相與論叙其近事則其學問識慮視初見時益以加進既足以大慰其睽曠之懷而余之衰退無成尤可愧也會伯羽授建昌之南城簿將之官矣持其所謂聽潮山房詩卷者示余曰願有述蓋伯羽嘗

吳隱文集

上

望雲仙館

讀書於瞿嶼之下嶼瀕海伯羽聽潮汐之聲而樂之因取爲名而此卷則士大夫爲之歌詠其幽致雅趣稱道之者余以伯羽之賢其進也若決江河而赴之海其游天下當就其名山大川而縱觀之以廣其所見則夫瞿嶼一拳呻吟佔據之地何足以繫戀而不置而猶區區於予言何哉夫仁者不敢忘其初孝者不敢離其親子想伯羽方以隱居養親讀書積學爲事一旦舍其所務而奪其素志以從宦逐祿數千里之外宜其非所樂也自茲以往期會徵發之煩簿書勾稽之積苦其形而拂

其心者交至於是時欲解衣曳履而自放於泉石之間
隱之凡而聽潮汐之聲何可得哉宜非其所樂也顧以
凡鄙庸陋無以發其幽致雅趣而其仁與孝之本
尤多者況以平日慕用之久而重以離合忻戚之
感皆有不能自已於言者乃爲書之卷末而歸之

書朱孟曦遠游卷後

昔平洋陳禮嘗從東洋許先生遊金陵也清安夏大之
先生叙以送之大之之言曰遊於聖人之門而匡後顏
子也愠見子路也回何敢死顏其遊於聖人之天矣君

巽隱文集

三

望雲仙館

子亦窮路未得聖人之天而遊也孟子之遊梁遊齊若
有不豫色者其遊幾於天而猶人也降及蘇秦張儀之
遊且未足以言人而論天平哉況司馬子長之遊於藝
之末乎本立少之時讀其言已慨然有大其遊之志二
十年來南觀錢唐北覽河洛遊且壯矣然學問不加於
己聲譽不聞於人四十而不能有得於聖人之天可悲
也夫臨川朱孟曦嘗執經張進士之門其來江左也王
孟遠亦叙以送之讀遠之言猶大之之言也本立能不
重愧於心乎因書以自咎且以告孟曦庶孟曦益勉乎

孟遠之言而遊聖人之遊也

書黃氏家譜後

家之有譜所以崇本厚族也蓋凡天下之同姓者其始
出於一人爾由一人而至於無窮源遠而未益分此譜
之所由作也姑以本立之姓言之其始出於周程伯休
甫後自晉新安太守至於程忠莊公程忠莊公至於河
南二先生皆因譜而可徵者也今之爲程姓者不出於
河南者有焉鮮有不出於新安者也不出於新安者亦
有焉未有不出於休甫者也本立知其本之一也故凡

巽隱文集

丙

望雲仙館

遇天下之程姓者雖非譜可徵亦未嘗敢視爲途人矧
譜之可徵者又豈敢以服盡而遽然不相親哉故曰家
之有譜所以崇本厚族也周府紀善清漳黃宗仁實宋
勉齋先生七世孫勉齋之曾祖以上譜牒遺逸名諱不
得聞宗仁既以爲恨又恐夫愈久而愈不傳也於是譜
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乃自勉齋之曾祖以下及
於己之子若姪凡一十有二世列之爲圖一日出示本
立因書是說於其譜之末簡噫宗仁其知崇本厚族者
哉

書簡北張公弔祭國史王翰林文後

昔元世祖之取雲南也師未出境遣三使入大理諭之
許不殺擄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
一蠻夸帖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噉無遺類
至則彼以誑磔其屍於樹下師及城敕姚文獻公樞盡
裂帛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而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
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文獻爲文以祭火其骨
函送三家賜其家蠻口人數十世無有與中二人秦州
士子王姓蠻口分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詔西

吳隱文集

左

望雲仙館

省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冒有王氏子事兄姚文公燧集中本立嘗聞而悲之夫人莫難於殺其身三人者不難於殺其身而難於口口屠城可不謂仁乎然名位不詳於記載子孫不終其恩惠何以勸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哉今讀渭北張公弔祭國使王翰林文而後知上有咸五帝而登三皇之君則近代之規模爲無足觀下有浮英華而泯道德之臣則士之碌碌者無足數也何以言之元大理之役使於興師之後師旣無名勢已必取縱三使能諭降之亦不存段氏之國矣自



吳隱文集

夫

望雲仙館

於王自蜀走滇將求父之遺骨以歸求之百方不得乃設主而祭號慟幾絕於是渭北爲文以弔公之靈以慰仲措之哀卽其文而論其事則天朝功德之盛也王國風化之美也臣之忠而子之孝也皆於是乎在本立能無言乎雖然纂修元史公實總裁不知得三使之姓名而書之否果得而書之則三使亦賴公以不朽矣

書孤皇辭後 洪武庚辰十一月甲子

洪武歲丙辰余爲里之朱節婦作孤皇辭是時節婦之門未旌表歷二十余年余自西南奏計京師過故鄉則

巽隱文集

七

望雲仙傳

節婦之家已綽楔其門矣又二年里人更信持節婦卷來京師得翰林吳侍書爲篆貞節二字余覽之重有感焉嗚呼節婦蚤寡不再嫁事舅姑備敬養服喪無違禮撫幼孤教之有成立此亦盡已職之所當爲而已旌表奚與焉然世有節義著稱而朝廷無以旌之又將何以爲世勸哉蓋人莫不幸於喪節亦莫幸於著其節君臣夫婦人道之常也人道變而後節義之論興焉人道之不幸也雖然節婦固不幸子賢能顯其節以表之則幸矣今節婦年逾七袞精明強健壽域未可限也

報節婦者於是乎在子賢而有孫朱氏之興方自茲始余故附是說於孤皇辭後將俾朱氏之子孫世世無忘焉

書夏榮傳後 洪武丙寅四月癸巳

余昔居樵李辱交武原沈孝子孝子之歿二十年矣今讀夏榮傳不能不悲感也孝子諱壽康字原懋家世寒微早歲被推擇爲州吏薄祿奉親孝養甚備元至正間父母相繼歿居喪葬祭一遵文公家禮異教不能惑也廬親之墓於豐山敝衣菲食以終其身鄉里稱之爲沈

巽隱文集

六

望雲仙傳

孝子南行臺御史嘗論薦以官之原懋力辭不就國初以疾卒於廬墓之所時年五十耳嗚呼原懋少年不暇讀書親歿始不仕乃日取五經四書課讀之由是信道愈篤而遠識絕人常執余手而言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其實竊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實學某失學於前而年向邁蘇痛悔無及矣子其勉之余資性庸下而奔走事役學不足以副原懋之深望文不足以發原懋之潛德余之負原懋多矣如六有呂先生與榮無平生之雅而能爲之論贊

足以取信於後世因益歎原懋之不遇何榮之多幸哉
然原懋與榮固亦自盡人子之心而已初非爲名而爲
之也但風俗日壞天理幾熄使有忠臣孝子之行而無
仁人君子樂爲稱道又何以爲世道之勸哉予故錄原
懋之梗槩附諸末簡呂先生或采而著之則庶乎與榮
並傳於不朽矣

洗竹軒記

會稽金宗浩以繕寫誥命留京師之會同館余偶過其
舍見其几案潔清圖書筆硯方列而不亂怪其旅寓造

異隱文集

九

望雲仙館

次猶自整飭如此必有以異乎人者與之語果清修吉
士也遂與之爲友宗浩間謂余曰余家湘湖之濱其地
多竹環吾舍彌望皆竹也吾甚愛之惡其雜出而斜曲
茸蔓者務芟之攘剔之使其修挺豐大者得以直遂而
不爲所蕪翳如是積歲侃然如骨鯁之臣正色立朝而
無阿附之容也儼然如列仙之傳遺世獨立而無健美
之心也毅然如禮法之士羣而不黨而無便佞之態也
然後足以儉吾之所玩因置小軒於其間數楹名之曰
洗竹言致其清淨若洗濯者然也子幸爲我記之余聞

之君子之自治也其心之所存者惡其物欲之累則其
耳目之所接必好夫潔清而不肯安於污冗雖植物之
細莫不盡然蓋觀乎其外可占其內也今宗浩之於竹
猶痛澆之不使一丈一蔓之繁雜其間則其於方寸之
間豈不思所以澡淪疏雪極其澄澈瑩潔而豈容一毫
得以垢亂之哉余性亦好竹所居北望桃巖南接花谿
園廬竹樹相屬不絕所遇無慮數千百挺輒留止觀之
不能遽去獨未見有如宗浩洗濯之者及渡江而北往
來梁楚陳鄭之郊則井所謂竹者亦不之見矣聞宗浩
之言灑然如有所悟爽然如有所失於余心蓋恍然也
遂爲之記云

異隱文集

三

望雲仙館

永思堂記

君子居室必有其名所以志其志也堂以永思名志哀
也孰名之李氏子伯庸思其母氏名之也其志哀奈何
李南昌世族也壬寅之歲郡城被於兵伯庸母熊氏及
伯兄伯仁逮於隍而沒焉自京師赴之則無及矣號而
求其屍則不得將從之或告之曰子死孰紹爾宗乃不
果從蓋既除喪久之而其哀不衰大署其堂曰永思云

余聞而哀之爲之言曰嗟乎伯庸之思其何時忘乎夫衣衾棺槨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人子之於送死用其情於事親若是至矣然猶不忍置於心故有終身之喪焉其或不幸而不得用其情則其哀宜何如是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謂之以時則有時而不思矣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謂之明發則有時而不懷矣若伯庸者豈有時而不思不懷者乎其可哀也夫雖然伯庸之思已無及矣已無所用其力矣君子大至孝不以死傷生且其所以思而不置者誠有所甚痛焉爾痛親之

巽隱文集

三

望雲仙館

體魄不得其藏也然而吾身者吾親體魄之所遺也身存則吾親猶存焉爾若所以奉其身者奈何曰保其四體惟恐傷之砥其名行如或辱之如是則僅而可及以用其力者舍而弗圖其亦已焉是或一道而可以塞其思者余是以終言之是爲永思堂記

行素齋記

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說者以爲素者見在也君子但當因其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何也蓋以道不可離也余嘗因其說

而推言其意蓋所謂道者其理一其分殊故其體之大至於無外而其細無微而不入譬如日之麗天無遠勿照而光景所及方圓曲直隨物賦形故君子體天道也其心之所存既必與天地萬物一視而無間而其身之所處則又必隨其所受之分樂循其理而不敢過求故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既各以其道責諸已而不越乎其位至於富貴貧賤患難存亡其分雖殊而道無不在也亦隨其所受而安之如是然後爲不離乎道而合乎中庸人之固乎道也猶魚之生乎水魚在於

巽隱文集

三

望雲仙館

渚或潛淵各適其道而已故夫富貴貧賤患難存亡皆莫之致而至焉者是天之所以處我者居於其地而求以去之是猶魚而求去夫水也金華高君思聰名其齋曰行素而徵余文以爲記余與思聰居而同郡生而同年知其爲人思聰家故饒裕其居鄉時輕財而樂義好禮而下士今爲鄢陵之校官羈旅於荒閑寂靜之濱而從事於呻吟佔俾之末奔走於卑冗以承奉乎上官見之者皆以爲思聰之才之茂如彼而其所處之地之猥如此豈能無戚戚於其心者然而思聰沛然樂而受

之若平日所固有然者余往往見之未嘗見其有不足之色豈所謂素其位而行者非耶今以是名其齋抑可謂稱情否即是宜爲記遂記之

存敬齋記

夫心之於身猶身之於室也心之出入猶身之出入也是故身不在焉無以爲一室之主宰心不在焉無以爲一身之主宰能存此心者其惟敬乎敬者一心之主宰也心有主宰則身有主宰矣身無主宰而謂一室之有主宰不可也而況是身不在是室者乎君子居其室則

巽隱文集

三

望雲仙館

思警於心而況於齋乎齋之爲言若居此而齋戒也然則警之如何亦存敬而已矣存敬奈何不睹不聞之戒懼者靜而敬也獨之慎者動而敬也靜而敬者敬之體也動而敬者敬之用也噫天道不已者敬也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者亦敬也天也聖人也皆此敬也君子其有不由此敬以成學者乎清安吳某氏從事雲南政闕顏其齋曰存敬學真善於是者也雖然余嘗讀周書見成王始政周公則告之以所其無逸召公則告之以敬其作所然周召之言若出一口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者乎蓋古之人臣必先責其身而後能責難於君周召之心不自暇逸而克所其敬則自一身而家國天下何適而非吾之敬所哉齊家而家齊一家之敬所也一室云乎哉修乎已者表裏缺雲南政闕所治方數千里之地三十七部之民上之爲使下之爲從事皆有天子之命任之以方面之重者曷其奈何弗敬渭北張公爲使於茲十有餘年敬如一日非有存主之功者與惟是方數千里之地三十七部之民無不各得其所於公之敬所者非有充積之效者與噫使克所其敬以得民從事克所其敬以得使交修相孚如是宜其治最於天下也雖然居周召之位以行周召之志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化止一方之近而已哉吾於此不能無望於渭北有望於渭北而無望於清安乎渭北而志乎周召則周召也清安而志乎渭北則渭北也有爲者亦若是是故書以爲存敬齋記

巽隱文集

四

望雲仙館

止靜齋記

人之一身不能不接乎物物接乎外不能不感乎內於是感之而動者紛紛交錯萬變而不窮夫以一心之微

天理惡保其能存人欲惡得而不肆邪人欲肆天理滅則人極不立而無異於禽獸矣聖人憂其然也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蓋天下之動莫能止也主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有不止乎天下之動莫能止也主夫靜而有不一乎定也止也靜也一也人極其有不立乎然而難言也言易者非知言者也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哉雖然余嘗觀物之似者矣水之溺也或握之其潰也或決之山下出泉靜而清也謂水之體爲非靜可乎是以天地之道吾知其靜也人之所得乎天之

巽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理以爲性者吾亦知其靜也不然則記禮者何以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語道者何以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噫三極之道皆靜也惟聖人爲能全乎太極之道故人極立而天地之極亦立矣然則聖人可學乎學聖人者必體易之君子乎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一天下之動者矣艮之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止天下之動者矣靜斯一焉一斯止焉是故知其止而止焉者行亦無不止也知其靜而靜焉者動

亦無不靜也行止各有所止而動靜皆主夫靜其惟體易之君子乎雲南右衛指揮陳侯以靜成學事物無以累其心至於折衝厭難梟俊禽敵單騎突千萬人而不顧蓋亦有見夫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訓者也非能體易者與界其所居之偏爲齋焉簡易樸質明粹溫密顏曰止靜請余記之余既嘉侯之志又歎夫世之學者或不知所以學而侯獨知之故不辭而爲之記

敬思齋記

皇帝卽位十有五年大兵平西南夸而黔寧王鎮之既

巽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十年黔寧薨皇帝以其人之不忘黔寧也命嗣侯歸之鎮初黔寧之薨有歌之者曰孰爲我父孰爲我母無母奚劬無父奚拊天夢夢乎莫恤我窮窮乎及嗣侯之來有歌之者曰吁畎于畝是耕是耔維黍維稌以饒以饒我有父母先王之子曷孰謂夸秋不可治耶然人知夸秋之可治而不知所以爲治者爲治而不知所以爲治者何道也道以出治學以明道靜以成學其黔寧乎胡以知之以簡重沈默而知其靜也以尊信夫太極圖西銘而知其學也如是則於治西南夸也何

有嗣侯若曰我考憂勤惕勵於茲土有年矣兵食之不足思所以足之民生之不遂思所以遂之遠者思所以來之汚者思所以新之簡節疎目思有以安之霑仁洽義思有以樂之蟲蛇驅之豚魚孚之我其敢不敬共朝夕以思無墜厥緒無替天子之命哉於是名其宴居之齋曰敬思欲其身是在是而有所警於心也愚竊惟續孔孟之傳於千載之下者宋周元公也於元公見而知之者張獻公也微斯人天理不幾於熄乎太極圖萬化之一原也西銘萬殊之一貫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太極圖之要也斯爲先王出治之本矣豈不爲嗣侯繼志之本乎本之如何敬以存之思以擴之而已武王聖人也克殷而問箕子以天道踐阼而問師尙父以黃帝顓帝之道箕子陳之以洪範曰敬用五事曰思曰睿睿作聖尙父告之以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口之謂也西銘曰於時保之子之翼也則君子修之吉之謂也通書曰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則思曰睿之謂也是於敬思之體爲甚微非求諸先儒之說無以知敬思之用爲甚著非徵諸先王之烈無以見學求先儒以立

其體焉治法先王以行其用焉人爲三公以福天下愚於嗣侯固企而望之矣雖然非愚之私也天下之幸也故書以爲記

同壽堂記

洪武乙亥
立春日

人身之氣通乎天地之氣人心之理通乎天地之理痿痺其手足者氣有不屬也醫書猶以爲不仁而况蝨賊其心而理有不亡者乎是故仁道雖大其要在乎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已蓋非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不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不能以愛己之心愛人夫人情莫不欲壽者愛己之心也知其所欲而生之者以愛己之心愛人也然亦豈窮而在下者之所得爲哉在下而得爲者其唯醫乎醫亦仁矣宜乎蔡氏之堂以同壽名之而子孫世世不能改也嘉興之崇德里曰鳳鳴蔡氏自宋南渡家焉有字淵齋者傳其子梅友竹友梅仕至防禦使嘗扁其堂曰同壽竹友子君實者嘗著同壽秘室方元之大德間君實傳其子伯仁伯仁傳其子敬之敬之傳其子曰濟字公惠曰潤字公澤公惠人國朝爲邑之醫學訓科以卒子曰熙能

弗棄其緒同壽之堂自若也公澤謫羅氏鬼國羅氏鬼之被疾而痛苦呻吟者亦莫不求已於公澤公澤仍扁其居藥之室曰同壽書來滇池請余記之余與蔡氏居同里公澤又嘗從余學余少也及見其祖長也及交其父若兄今老矣能無感於人世邪記其可得而辭邪嗟夫蔡氏之先余所不及知者不論也試以余之所及知者言之家以醫顯自淵齋至於熙蓋七世矣堂以同壽名自宋至於今蓋百有餘年矣其東西之鄧南北之鄧豈無富貴於蔡氏者亦有一門十世一堂百餘年者乎

吳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天奚獨厚於蔡氏邪蓋仁之積也久矣彼以天人爲茫茫者惡足與語天人之際哉公澤居吾狄患難而無怨歎不平之氣方將壽西南之民以無忝乎厥祖可不謂仁孝人與夫動忍若仁熟孤孽者術知天之所厚於是乎在公澤其尙勉之哉雖然天監下民民之不義降年之不永皇建有極極之不訓錫福之不敷蓋有非醫者所能致力於其間者也歐一世之民躋仁壽之域是則同壽之大者噫今何幸聖人在其上

原闕

宴息齋記

吳邾文燦氏居京師顏其齋曰宴息洪武歲在壬申之秋八月從都督沐公雲南會於滇池之上請記其齋齋高敞邪卑陋邪余不得而知也華美邪樸陋邪余亦不得而知也余何能記辭不獲乃告之以宴息之說焉夫隨之爲卦其下震也其上兌也震之象爲雷兌之象爲澤故大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程子釋之曰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朱子釋之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一以動息言一以藏息言其說異矣蓋嘗論之說卦曰雷以動之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雷固主平

吳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動也然豈動而不息哉必有時而藏伏矣澤隨震而動雷以時而藏隨時之義豈有異乎所貴乎體易之君子者以其知隨時之義也故程子又云君子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明且近者言之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昧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此宴息之說也余於是又有以告文燦文燦晝則自強不息矣嚮晦則宴息矣苟不於宴息之時而思所以自強不息又豈善體易之君子哉夫周公孔子大聖人也嘗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矣嘗終夜不寢以思矣而況於未至

聖人者乎是故責有爲者有得此君子進德修業之功也文燦之所當勉者也雖然文燦父子翱翔西平公父子之門西平公勲德重朝廷都督公克濟其美爲天子之股肱觀西平公之所爲主則西平公父子之賢可知矣昔南陽許孟容京兆杜兼隴西李博爲南陽公所辟昌黎先爲文記之曰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今吾於西平公文燦之父子亦云是爲記

方舟記

巽隱文集

三

望雲仙館

客有以方舟名其室者謁余滇池次舍而以記請余問客曰夫宮室所以安其居也舟楫所以利於行也二者不相爲用也子之室奚取於舟耶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釋之者曰方桴也子之室又奚取於桴耶客曰非此之謂也吾生長東南於越之區郡曰四明邑曰慈溪其地負江海之阻擅魚鹽之富山有林木田有嘉穀池有菱芡蓮藕園有蔬菓麻桑吾張氏居之二百年矣大父與父雖皆得官慈利知州然未嘗去慈溪也吾少之時溫清之隙或桴於海或舟於江或持竿以坐釣或舉

酒以屬客內無衣食之憂外無世事之奪徜徉斯土蓋將終身焉今以垂白之年鼠不毛之土山居谷汲磽确迫隘陸不可以車轍水不可以舟楫奔走而執役胝胝而輟裂靡其骨而後已田廬不得而有也兄弟不得而翁也妻子不得而好合也於是題其容膝之所曰方舟以示不忘乎慈溪耳乃歌曰月出兮東海三山兮礧礧渺渺兮浮槎今胡爲兮羅鬼又歌曰江花兮江草春波兮鳬藻蕩漾兮蘭舟今胡爲兮狔狔歌已余亦不覺蹙然而起愀然而悲也因歎而言曰噫此我心之所同也亦孰無此心哉狐死正邱首仁也而況於人乎雖然吾將語子以道夫人情莫不驕肆於逸樂而惕厲於憂患是故逸樂者疾疢也憂患者藥石也向也非疾疢子者乎今也非藥石子者乎惟能隨所寓而安之則舟亦室也室亦舟也其在東南之區也奚其樂西南之微也奚其戚勉之哉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願共服膺西銘之言何如客謝曰敢請書而置之吾廬之壁間因得觀覽而自警也乃爲之記客名某字均遂

巽隱文集

三

望雲仙館

具區林屋圖記

具區之名何始乎揚州數曰具區始見於周職方吳越之間數曰具區復見於漢史卽禹貢之震澤也然則具區爲震澤矣揚州其浸五湖非震澤耶亦震澤也然則一震澤也曰數曰浸者何數厚也中有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也浸者所仰以灌溉者也曰具區者何區者有所藏也言其藏物之眾也故名具區則曰數也曰五湖者何一曰其派有五一曰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也言其灌溉之廣故名五湖則曰浸也實皆震澤也其

吳隱文集

臺

望雲仙館

西北之山自金陵而來南駕吳興以入於錢塘其東則淞江之水分爲三江以入於海山拂乎其相糾也風氣因之而鬱積水蕩乎其莫禦也風氣因之而宣洩故人

矣洪武歲在壬申之冬西平公嗣鎮西南夸曰莊實從

之來明年春余與日莊握手滇池之上日莊謂余曰具區之中七十二峯之洞庭子所知也聞諸有道者云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不知蓬壺果何似也藉茅居渤海中則洞庭得不似之乎吾家松陵水之三萬六千頃山之七十二峯皆在乎戶庭之間家有董北苑畫一幅旣無咎錢希白跋語在焉愛其煙巒深潤林木蒼鬱因託吾廬而名之曰具區林屋圖裝潢成卷時一披之則所謂三萬六千頃之水七十二峯之山

吳隱文集

壽

望雲仙館

又不在戶庭而在吾几上莫嘗爲之歌曰有竹與梧在屋之隅有柳與榆在里之間有荷與蒲在池之漥或釣之魚或弋之鳥或操之瓠或酌之觥以遨以娛以安以舒神仙有無孰爲蓬壺天地盈虛孰爲歸墟江湖一漚孰爲具區八荒庭除孰爲吾廬髣髴乎髣乎以名其圖屬者久客未能歸頌其趣予其爲我記之余曰凡天下之物能樂乎十二者無非有以見夫物我之一理也樂之以耳目者斯玩物耳今夫物之厚重者莫如山人見其恒止而不遷也雪之出也草木之生也山一於止乎物

之流行者莫如水人見其恒動而不息也淵之深也蛟龍之宅也水一於動乎山艮象也艮之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不見其有我不見其有物也水坎象也坎之象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言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是以古之君子其止體乎艮而未嘗不行也其行體乎坎而未嘗不止也則山水之樂得之於心者夫豈玩物而已哉使玩物之樂不徒得之耳目則滇池之水可玩如具區也碧鷄之山可玩如洞庭也具區洞庭可忘也況於繪畫

巽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哉曰莊曰子之論亦徼矣江湖一斟八荒庭除余亦言之矣雖然圖書先子之所蓄也山水先子之所釣遊也吾能不及情哉余曰子不聞浩浩戚戚之尤乎吾先人之田廬亦在具區之南也子命余記余不敢辭天其或者使余得與子出三峽下九江上京口以達姑蘇於是謁三高之祠登垂虹之橋然後過所謂具區林屋者而觀北苑晁錢之遺墨以償所願焉則余雖老尚能與子賦之曰莊曰唯於是乎書曰莊名炬曰莊其字也質而有文儒而知醫先府君魯齋先生常通守吾州故與余

雅信云

雲南西行記

昆明西南八十里爲安甯州漢連然縣也又號螳螂川蠻之阿甯郎有溫水鹽井唐書南蠻列傳載元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甯城及五鹽井後立即其地安甯而西六十里曰祿脰驛驛西北路出山頂余謂祿脰字當作祿嚙猶嚙我祿之類也西行五十里曰煉象關關西五十里曰祿豐縣又西行五十里山甚峻路盤折又二十里曰捨資驛驛西二十里曰回蹬關

巽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西行四十里爲廣通縣蠻之路甸今有路甸驛驛西百里爲楚雄府卽元威楚開南路蠻之義嶠漢唐爲贛州蒙氏石桑郡段氏白鹿郡也楚雄而西四十里曰呂合驛驛西三十里爲鎮南州古欠舍川又號和子城由鎮南北行百里爲姚安府古名弄棟川漢爲姚州唐開蜻蛉弄棟爲州縣今有蜻蛉驛府通守高保高明孫也元天曆中明入朝陞姚州爲路授明總管有學士歐陽元作陞路記保出以示余姚安西南行百里曰普湖驛驛西行五十里爲古雲南今稱小雲南西南四十里爲品

甸今立雲南縣縣西北行四十里爲白崖甸西山有
關焉關西四十里爲趙州古趙臉也段氏時爲天水郡
趙州西南三十里曰龍尾關入關山三十里則大理府
也出龍尾關南行百里許有石門天橋又南行七十里
曰漾鼻江江有橋度橋西南八十里曰打牛坪又西南
行百二十里爲永平縣古博南縣也永平西南行六十
里俗名竹當丁山又二十里曰沙木和驛驛西南二十
里曰浪滄江古蘭滄也度江數里道傍有萬箭樹又百
里乃永昌府自出龍尾關至永昌頗厓危磴蜀道猶天

巽隱文集

望雲仙館

險不能過也按雲南志永昌秦哀牢夸蒲蠻峨昌蠻所
居諸葛武侯平蠻至此今有諸葛邛由永昌後入大理
城北行四十里有神摩洞又十里出龍首關又十里曰
鄧川州驛又北行二十里曰蒲陀崆又五十里曰觀音
山有一驛府曰鶴慶古名鶴州又名漾江川蒙氏謀統
郡段氏謀統府元鶴州也北行平原五十里度一山路
險峻又十里乃麗江府古稱越析州即摩些路也水源
出吐蕃卜魯古甸故又名卜魯天地枕金沙江以江出
金故名麗江取麗水之義也又名花馬洞以鐵橋城南

三十里峭壁間石色狀如花馬也故又傳花馬國三種
蠻居之曰摩些曰吐蕃曰羅羅元世祖嘗駐蹕焉府西
北行三十里地曰白沙過白沙至雪山北嶽神廟山蒙
氏異牟尋封雪山爲北嶽也雪山名玉龍峯余留麗江
通守張翥出示樊綽雲南志字多謬誤非善本也發麗
江由鶴慶入大理至普湖過沙橋乃出鎮南州從舊道
而還昆明風雨越月所歷府六龍首振其北龍尾束其
南洱水瀉其左點蒼峙其右山川城郭民風土物甲雲
南諸郡者大理也山之峭拔爲荒陬之偉觀者玉龍山

巽隱文集

望雲仙館

也按元御史郭松年大理行記載雲州北十餘里山麓
間有石光可照面又名鏡州品甸有池名曰青湖湖西
官道中有石紋如古篆號地符行人莫敢踐詢諸土人
則莫知其說也又載白巖甸西南古廟中有鐵柱高七
尺五寸徑二尺八寸蒙氏景莊王所造標曰建極十三
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貼金其
上號曰天尊柱趙州有高原號城燈以世祖駐蹕之故
州人建佛宇旦望焚香祝壽余不能及目乃詢趙州倅
知其不誣也又載入龍關十五里有城曰太和周十有

餘里奇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名蒙氏皮羅閣所築蒙國大治德化頌碑蜀人鄭回製文時唐代宗大歷元年也余過太和城址與碑皆然山部言也凡山水之明秀壯麗地之坦奇隄塞與夫風俗靈異具見郭記余拙於辭姑筆其槩爾視郭記則有媿焉

重題同壽堂記

同壽堂在崇德鳳鳴里萬春橋之東蔡氏之所居也蔡氏自淵齋公仕於宋扈蹕南渡家焉淵齋子防禦使梅友公名其堂曰同壽著其志也著其志者何梅友與其

巽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弟竹友俱以醫藥濟人之天死期於人人同其壽也厥後堂以兵燬竹友子君實重作之又嘗著同壽秘寶方藏於家君實子伯仁伯仁子敬之敬之子曰濟字公惠曰潤字公澤公惠子曰頤字孟頤皆克紹先業不墜益振先師易齋鮑先生嘗爲敬之作記於洪武歲次辛亥國子助教清江貝先生嘗爲公惠作記於歲戊午周府長史六有呂先生亦爲公惠作記於歲甲子余爲公澤作記於歲乙亥以至士君子之詠歌凡所以發明同壽之義詳且盡矣歲戊寅余歸自西南谷孟頤復以記請

余尙何言哉雖然余去鄉二十年耳昔之飛樓步欄重門周閣號稱甲第者已莫不莽焉榛蔓之墟問其子孫無遺類矣千百年之後又安知不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邪有若蔡氏之堂樸而非陋險而非隘世世保之愈久而加美者求之寰宇之內蓋尠矣況於一州一邑哉一州一邑亦尠矣況於一鄉哉祖宗之詒謀子孫之繼述若是余安得無一言以復孟頤邪且余先世與蔡氏居汴同扈蹕南渡同來崇德又同先從兄主一翁嘗謂吾族今求譜於姪廣則亡矣余嘗積書於家今求書於子

巽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廉則已散失無幾矣而孟頤謙卑好學說友勝已者又拳拳焉請余記其堂叙其譜於先世所藏雖片紙不敢廢視吾子姪矣翹鵬鸞邪吾於孟頤重有感也孟頤父公惠余至友也公惠不可復見得見孟頤公惠其不死矣嗚呼吾將戒子孫以孟頤爲法孟頤聞余言願加勉焉能以愛已之心愛人則視人之疾無異於己疾矣急於己人之疾緩於責人之報則人之獲其壽者日益眾矣豈不謂之同壽乎噫天地之德莫大乎生物仁恕之功莫大於活人天之厚於蔡氏者詎有窮邪是爲記

聽琴軒說

琴君子之所常御也古之人於其身之所接皆爲防範
節度以養其德而尤謹於聽蓋於視有文章彩色之觀
於聽有聲音歌頌之節於言語有法度倫理之則於動
容有儀文度數之制其所接者莫非天理流行之機其
所入者自無非辟邪慝之累故物不能蔽於外而德有
所養於內然其機之來也皆雜至於日用之間而生於
應物之際或無所事於幽獨可肆之地則其心無所寓
以爲檢攝緼約故其爲具獨詳於聽以致其謹然後動

巽隱文集

聖

望雲仙館

靜之端自相貫續而無須臾之間是故和鑾設於衡鐃
珩珞施於步趨工歌不輟於享獻而瞽師不離於左右
若是備矣而又無故玉不去身而琴瑟不釋也故曰琴
君子之所常御也自道之衰所以防範節度之具次第
盡廢而古樂之亡久矣惟琴猶有古之遺聲而人往往
有能傳之者雖律呂之制不知其合與否而其和平淡
泊冲雅幽遠之趣猶有存者夫三尺之絳方寸之絃引
宮商角徵羽間作而天地之變化山川之流峙君臣父
子之恩義人倫政事之綱紀動植品物之性情與夫放

臣逐子之所悲切去婦孤嫠之所感激鏗然迭出其變
無窮或渙然如陽之舒或愀然如陰之慘則其理之所
寓亦遠矣喜怒哀樂之感動其心而好惡生殺之形見
乎聲則機之應亦微矣故以躁心聽之者能使之釋以
和以怠心聽之者能使之抗以武以慾心聽之者能使
之淡以平以慕心聽之者能使之廣以適則其用之所
見亦眾矣夫系間濮上之音淫哇下俚之曲君子旣皆
屏之而不聽而古人所以爲防範節度者皆廢則有志
於古者欲有以寓其心以爲檢攝緼約者舍琴則何以
爲具而致其謹哉是以山林隱逸之士時人靜者之倫
每於是焉聽之亦庶幾古人所以養其德之遺意哉永
豐鍾君某隱者也好琴因題其軒曰聽琴其子深省徵
文於余而余爲之說如此

拙齋說

拙者巧之反也巧者世之所趨拙者人之所棄余嘗究
二者之得失而論之蓋古之人其本在於生人之具取
足焉而止矣不求稱欲而過役其智也飲食取其充腹
而已故汗尊杯飲而足焉衣服取其蔽形而已故大布

博褐而足焉室屋取其待風而已故茅茨土階而足焉器什取其贍用而已故冶金陶土而足焉樂取其達天地之和而已故比聲切律而足焉政取其遏惡揚美而已故審令施制而足焉至若言取其道賓主之情而已故辭達而足焉行與事取其盡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分而動靜云爲亦行其所無事而已故盡倫正躬迪德而足焉夫如是故其民相安於無事而竝生於天地之間自道微樸散人僞日滋務求稱欲而不知止足也遂以古人之所爲者謂之拙於是涇熬煎醢必求

巽隱文集

聖

望雲仙館

其味之美輕紈織縠必求其飾之麗瑤臺瓊室必求其居之華刻文雕鏤必求其制之異禮之敝至於便辟習熟而無忠信惻怛之實樂之過至於流蕩忘返而無和平淡泊之趣刑之失至於深文峻詆而無哀矜欽恤之意政之衰至於雜伯任智而無關雝麟趾信厚仁順之風夸毗咕囁從橫捭闔之辨作而要君證父賣友數倫敗類之行興而凡其所行事日趨於澆惡徂詐鑄鑿其本真剗琢其天性刑其大者使之細股其厚者使之薄究天下之物不足以冷渴天下之慮不足以瞻角天下

之人至於相與攘欲竊亂而不知紀極是皆世俗所謂巧者而其敝至於如是則是天下之患皆巧之所致而非拙之罪也其間或有豪傑之士鑒其禍敗苦其智之窮而欲反其本懲其欲之過思復乎古於飲食也甯菲衣也甯素室屋也甯陋器什也甯樸禮甯失之野樂甯失之淡刑甯失之不經而政甯失之疎畧言甯失之訥而少文行甯失之遲鈍而椎木徑情而直行一切美麗華異淫慝刻薄佞僞之類凡所謂巧者悉推以與人而不與之校而唯拙以自處及其至也天下之人莫不受其敝而已獨高拱而無事由是而觀是拙者未嘗不爲巧而巧者未嘗不爲拙也是拙者可以爲巧而巧者雖欲爲拙不可得也嗚呼拙者有餘巧者不足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爭拙者平巧者擾拙者甯其弗信矣乎延陵吳君克讓以拙名其齋而徵文於余克讓名將之子生而富貴又聰明而文章其才與力皆可自致於巧以馳騁於世乃恥之而弗爲而取其所棄蓋亦所謂豪傑之士志乎古而反其本者故余因爲之說以贈之以發其意云洪武壬戌冬十一月也

巽隱文集

聖

望雲仙館

憑虛子說

都督馮公少讀蒙莊之書而說之自號憑虛子年既壯而德愈盛位既崇而行亦尊明乎性理之學而實踐憑虛之號自若也或者疑問於愚曰莊周之所學公之所自號可得而聞其說與愚應之曰老聃去仁義而言道德蒙莊其流也愚未嘗學其學固嘗見其書而識其說之一二焉耳夫憑虛御風非神仙不能周之言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雖免於行猶有所待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惡乎待哉則憑虛御風亦有間

巽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矣何也乘天地之正者實無所乘也御六氣之辨者實無所御也斯謂之憑虛也有所乘有所御則有所待矣憑實無所憑也無所憑無所待也無所待以遊無窮也其爲至人乎公號憑虛其以此乎曰夫天下仁義以治之夫兵仁義以行之天子命大將軍帥師三十萬平南蠻三十六部公實佐之以成厥功可謂奮仁義之勇者矣奚取乎去仁義而言道德之流號憑虛以求神仙哉曰周之言皆寓也公之號亦寓也公以道德仁義爲體用之實而猶寓於神仙者不有其功不滯於富貴故也

且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者周之所與亦公之所與也快性命之情以饜富貴者周之所鄙亦公之所鄙也公豈亦學其學者有其言以契於心而說之耳抑周有言道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公其傳說與雖然傳說進於王之言公所知也積於厥躬之道與周之所道公能辨之矣夫令名德之興也公有令德則有令名矣庸疑於其自號問者唯唯而退故序之爲憑虛子說

嘉祇說

巽隱文集

卷一

望雲仙館

或有問於余曰灰竝蒂而實者此何祥也余應之曰非和無以同天下之心非同無以成天下之事故申叔時曰民生敦龐和同以聽夫物之福者灰也乃異實而共蒂也其感於和同也歟且艮爲果疎卦之象也茹之九五以杞包瓜爻之象也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吾夫子釋卦之辭也上下之遇曰相求也處高體大而下求則微之賢以至高而求至下者灰也尊居君位而下求則微之賢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灰此程子釋爻之辭也其在洪範曰

庶草蕃廬曰百穀用成者無非所以明夫天相感應之理也和同之感應之於厥厥有故哉問者乃曰以子之言其故可得而知矣厥生於彥智氏之國者三年彥智爲州幕官於西南奄者九年聖人視四裔猶中國天下之和同也彥智視民猶家一州之和同也異質共帶之物產於茲土也不亦宜乎彥智賢才也州幕官下位也以賢才而居下位不猶美實之在下乎處九年而安之時止則止也及三考而陟之時行則行也時止則止靜不失其時也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也其道不亦光明乎茲行必有遇矣又作而歎曰噫佳祥之應和同之召也和同之應君子之兆也愚何幸聞造化之妙也既已因序之爲嘉厥說云

劉仲和字說

吳氏壻麒自京師走萬里謁余西南奄因致其友劉仲和父之言以字說請仲和名庸吾郡醫學正科天然翁子也居京師儀鳳門外以善醫稱於人夫男子二十曰弱冠冠則賓字之辭而祝焉仲和年已強壯且不遠萬里而願有申其說意亦廋矣志亦篤矣余雖不敏其何

敢辭乃爲之說曰天地之氣不和而災沴生焉人身之氣不和而疾病生焉雖天地之大不能無待乎變理況一身之微詎能無賴乎調攝邪最爾仲和父天人一體也醫相一理也保天之和受天之祉也勉乎哉抑嘗聞之秦有名和者古之良醫也其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聲徵爲五色淫生六疾觀其言信其爲醫之良也已有同乎其言有得於其言乎得其言斯得其術矣苟不得其術而徒有其名君子奚取焉勉乎哉雖然和未必知道也董子云遠近莫不一於正亡有邪氣好其間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正蒙云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中庸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噫余之言念天人者可因之以求董子之言乎正蒙之言狀道體者不可因之以求中庸之言乎中庸之言至矣以德行言之曰中庸以性情言之曰中和也必戒懼而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必慎獨而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推而極之而天地位萬物育仲和血氣方盛苟思其名若字之所謂庸所謂和者而悅學焉聖賢可希也醫和云乎哉余老矣竄伏遠寄孤陋已甚所以告仲和者

如是止耳凡縉紳先生號能言天人者莫不在京師尚
以余言質之

祭西平侯沐公文

維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八月庚戌朔二十日己巳
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謹以庶羞清酌之奠
載拜頓首敢昭告於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
大夫柱國西平侯沐公之靈嗚呼西南之奄去中國甚
遠漢唐能郡縣其地而不能以中國之治治之元以奄
狄治奄狄固無足論也至於我朝政教彝倫同乎函夏

異隱文集

哭

望雲仙館

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固莫非聖人神化之
所及亦莫非我公撫之以威惠之以德所致焉蓋天既
命聖人開亘古所無之太平豈不命賢豪爲聖人之佐
以成亘古所無之大業乎夫惟古之賢相爲能鎮撫四
裔惟古之賢將爲能拊循三軍然求其如我公得奄狄
之心而奄狄樂爲之用得士卒之心而士卒樂爲之死
者則未見其入也是以公之生也被其澤者不自知其
樂公之沒也懷其德者不能已於哀而况其奔走聽命
於下執事者乎雖然某率同人拜公之柩而哭之者又

豈一人之私情耶爲天下生民慟也公其鑒之嗚呼哀
哉尙享

黔甯昭靖王廟碑

有非常之遇而後成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而後享非
常之報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也是故湯之興阿衡聘於
莘野周之興尚父載於渭濱曰漢曰唐曰宋有所興必
有所遇者矣然而義則君臣親則父子若我大明皇帝
之黔甯王者未之有也何其盛哉王姓沐氏諱英字文
英鳳陽定遠人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屋室毀於兵隨

異隱文集

卒

望雲仙館

母逃難母亦病歿無所歸謁上濠梁上爲惻然與孝
慈皇后撫之爲子賜姓朱氏上卽位金陵建元洪武始
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重簡嘿雖在髫髻不樂兒戲
年十八爲帳前都尉由都尉爲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
廣信衛親軍指揮使拜僉大都督府事陞同知大都督
三十有三爵封西平侯授以鐵券賜號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勳爲
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甌閩以同
知大都督鎮撫關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實大都督府

總之在府七年裁度機務舉無留滯稱上意焉一從大將南征獨取鉛山下崇安剪陳友諒拔閩溪十八寨遂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口獨克灰山全甯高州過驢駒擒元知院李宜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總京畿兵伐川藏抵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河南陝西山西諸軍征朵甘之地降其偽萬戶乞失迦奇其部落平納隣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蕃酋曰汪舒朵兒只曰阿烏都兒并其眾二萬獲馬牛羊二十萬一總陝

巽隱文集

聖

望雲仙館

西兵出和林畧以集乃路自甯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脫火赤元知院愛足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而梁王栢匝刺瓦爾密實元之遺孽恃雲南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遺逃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普定普安皆下之苗蠻犯境迎降恐後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栢匝刺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廿萬拒我師於曲靖王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

於是倍道進師未及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我師飛至因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旗幟為疑兵谷間達里麻軍欲亂王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戰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之氣却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而鼓砲聲震天地戰數合王縱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死者橫屍十餘里栢匝刺瓦爾密聞達里麻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遙拜以迎王師

巽隱文集

聖

望雲仙館

王入鄯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得七里關以通畢節畧建昌潯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新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取之上酋段世聚眾五萬扼龍關牢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旗幟通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

世協從者悉縱遣之分軍下鶴慶麗江收三營砦破石
門關畧永昌由是西蕃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
幅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嶠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爲郡
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司一百八籍其見戶七萬四千
六百設官以治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撒東川建昌謀
變王還與傳征南合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獲
馬牛羊數萬計王師已東都聞諸蠻部乘之以叛圍城
二十萬眾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弩於陣賊近
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怠則出擊之賊不敢即攻

巽隱文集

書

望雲仙館

城王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懷檄入城約
爲內應爲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
王旣入城賊散走安甯羅次邵甸富民晉甯大棋江川
諸山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
千諸郡復定奏聞上大悅詔傳征南班師王留鎮雲南
辦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役疎其節目以
甯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
媳婦皆請內附在鎮十年得上恩賜悉送官府以助軍
費凡遣將討賊者八通寇集浪穹鶴慶劍川輒相應爲

亂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掩而殲之平緬叛結砦於馬
龍他郎甸之摩沙勒遣都指揮使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
百級東川蠻叛據烏路山爲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
遣甯正帥雲南兵與京畿兵相爲犄角討之賊已降復
有貳志悉平之越州西阿資叛遣甯正討之殺火頭弄
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馬牛羊皆以千計阿資母出降
教化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揮使王執討平之普
安西密即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
四廣南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酋出降廣西阿亦部叛

巽隱文集

語

望雲仙館

自將討之誅其酋曰者滿曰矣情俘男女五千口平緬
以二十萬眾寇定邊自將兵二萬討之與寇對壘以輕
騎三百當寇寇出萬眾乘三十象以戰一戰而殺寇數
百人獲一象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日寇集眾
驅百象以陣象皆背負欄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鎗其
中乘以標之勢時以張王分軍爲三馮誠領其前甯正
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盡賞退而輟者一隊必盡
戮於是鼓而舍刃機發箭鋒星流煙飛雷擊雷走象皆

驚北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以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眾復前王責戰益急二軍大呼而應不移時寇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六象餘象被矢如刺蝟以死渠帥刀斯耶埋亦被百矢殪象上餘黨走死百無一還自是緬平歲入貢賦不復反矣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於補衝殺獲其象殆盡阿資僅以身免方搜捕山間俄有旨諭王還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爲平羌將軍留正爲參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其子詣王

巽隱文集

卷

望雲仙館

降王請於朝立衛越州鎮之遂罷兵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爲賞罰計遠近墾田至九十七萬畝以滇池未流淺狹霖雨汎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萬丁自池口入渠濫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選凡民之俊秀與諸酋之子弟入雲南府學朔或賜之飲膳歲時或賜之衣服又命行鄉飲酒禮於學民知尊長養老而興其孝弟矣二十年十月王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綉絲百鈔爲賀凡七萬五千以西南之人安於王也復歸之鎮初王留鎮

之明年哭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踊慟幾絕及再鎮之年哭皇太子號慟失聲飲食爲少一日暴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吏卒伍緇黃髮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於路訃至京師上哭之慟不視朝一日自爲文遣禮官往祭命嗣子春奉喪以歸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禮柩出金馬山送者萬人蠻酋酋長哭之盡哀喪至自雲南詔封黔甯王謚昭靖三代考皆黔甯王妣皆黔甯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甯縣長泰北鄉觀音山之原自喪

巽隱文集

卷

望雲仙館

歸至葬上遣使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使祭者再葬之二日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若干萬兩明年太常以太牢祭王功臣廟而雲南父老諸酋首合辭願立廟祀王守臣奏請上許可之又明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勲德刻諸廟石嗚呼自宋靖康之亂百五十年而極於元矣天命我明掃除濫濯永清四海以承大統於是賢豪並出輔成帝業至於西南六詔之地以威武定其地者功若連而事反易以德化治其民者事若緩而功則難論者謂唐李西平不特良將乃良相

也王其人乎王於濂溪周子之太極圖橫渠張子之西
銘西山真氏之大學衍義皆尊信而講明之至以太極
圖與晦菴朱子之白鹿洞規刻之於石立之雲南府學
則漢之功臣有所謂木彊少文不學亡術者得不愧於
斯乎蓋非聖賢之學無以爲大施設之體非將相之才
無以爲大蘊蓄之用王能體之以聖賢之學用之於將
相之才宜其過人遠矣雖然向使王樂生無事之日其
所遇所報安能始終若是哉故曰天也夫高莫高於山
嶽大莫大於河海本立才劣辭陋涓埃奚贊其萬一父

巽隱文集

卷

望雲仙館

老諸酋思之也哀請之也至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
之系之以詩詩曰上帝有赫降命我明驅除口口以開
太平乃授以臣乃資以弼龍興雲從日出熾息勇奮其
力智角其能焯有聲烈則爲黔甯黔甯始生生元之末
楚楚稚年天其我割匪曰割之實將啟之維皇父之維
后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皇曰
汝來汝績其凝爲朕腹心爲朕股肱朝夕事朕命大都
督繼陞同知累階榮祿柱國惟勳西平是封建侯襲爵
崇德報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世世無斁既

平南粵既定西陲北滅 威行四裔惟彼西南古之

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
豨爾劉爾龕樓船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擘海沸
悠悠牂牁我格孤羅鬼狔狔我而蘇彼昏不知擁
兵山靖敢遏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霆如雷大戰
白石手縛其魁載瀉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
瓦元之遺孽破明覆巢父老歌舞迎師於郊段世亦擒
罔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步施順望裸茫河尋
傳漢裳婆羅奈婆烏蠻白蠻東爨西爨穿鼻長鬚黑齒

巽隱文集

卷

望雲仙館

繡面麗水金裝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象西牛一百八
區三十六部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既入職貢是修
大開明堂萬國來朝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
間遠邇詔汝西平其鎮撫之以煥其衆以飽其饑西平
奉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拊摩吹煦於懷之
咳及育蘊崇於田之萊于羊于狼以膺以磔于稼于苗
以膏以澤以興學校以散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奇奇
人有言我亦人類遠於惡化弱肉強噬今也奚幸子有
其父婦有其夫奇人有言我嗚我羸西平餉我西平緒

我西平曰吁茲豈在子維皇之命維皇之謨天胡不仁
瘞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九重眷注一日哀聞臨
動輟朝諭祭以文敷備禮登有誅有謚王以黔衛侯其
家嗣黔甯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懷江南之
罔有毓其兆夸人不忘慎則有廟金馬左立碧鷄右昂
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夏節婦傳

節婦顧姓吳興之璉市顧輔辰女也幼敏慧勤女工年
二十一適秀水鳳鳴里夏子昭相夫治生克盡婦職善

巽隱文集

堯

望雲仙館

事舅姑年二十七生子信纔四歲夫與姑相繼歿居喪
盡哀竭力營葬事終三年喪舅使人諭之曰吾自有子
能養吾亦能撫汝子汝宜自處泣而謝曰妾聞烈女不
更二夫舍此將何之父母亦使人諷之曰汝舅老叔能
養也汝子幼叔能撫也人生幾何汝毋自苦也答曰吾
身為夏氏婦吾知奉吾舅撫吾子盡吾職而已豈有他
哉諷之屢終不易辭人知其志不可奪不敢復言姊或
傲待之愈和姊亦化之由是家庭之間孝弟藹然也既
十年叔亦亡視孤姪猶已子又七年舅與姊姪俱亡獨

節婦母子備嘗艱苦保其家不至於覆隍今節婦年五

十四信年三十矣其比隣有朱節婦者朝廷已旌表

其門復其家而夏氏之事獨未上有司之失也史官曰

去古既遠民風日偷人欲熾而天理熄矣今二節婦聯

芳竝耀於鳳鳴一里巷中天理之在人心者豈終熄耶

是宜旌以扶植彝倫爲世道勸也嗚呼女子之從人猶

臣之事君也不幸而遇患難當死生以之是故從一而

終婦之貞也不事二君臣之忠也然則世有拜虜乞生

望敵先遁之臣聞二婦之節者其亦知所愧也夫其不

巽隱文集

李

望雲仙館

知所愧也夫

朱節婦傳

崇德之梧桐鄉鳳鳴里有節婦方氏與夫朱原震生一
子未晬而夫死節婦年二十有八自誓不再嫁以教養
其子冠而成人鄉里識與不識皆稱之曰朱節婦人生
天地間所以異於禽獸者貴有別而已五常之道皆由
是而出焉故眾卦生於乾坤王化始於關雎此聖人立
極之大意也女子從人者也夜行則秉燭下堂則有傳
男女衣服不同梳架飲食不共坐器并珈盤鑑褱翟絺

祥威有式焉史有箴女有訓所以革其蕩心而申其別也既嫁夫子則從夫子夫死則稱未亡人先王制禮如是其嚴也然牆茨之刺屢興於壺寢凱風之詩多歌於閭巷桑間濮上終然亂雅三代之時已如此矣況當元之季年風紀爲之大壞而朱節婦素非圭鳥之胄固未嘗夙膺成訓者也不幸盛年遭人倫之變感激矢心不爲血氣所使而能自拔於流俗堅剛松柏之操傲霜雪而後凋真女子中之特立獨行者豈但失節之婦聞此而慚惡世有士君子身不離先王之法服口不絕先生

聖隱文集

卷

望雲仙館

之法言而爲移座客之者聞朱節婦之風亦可稍知愧哉其子焯讀書孝謹恐泯其母氏之德也求當世大夫士爲文章歌詩以貽於後王蒙遂爲之立傳而繼之以詩詩曰梧桐鳳凰千秋來下夫死不嫁惟朱節婦鳳凰梧桐和鳴嚶嚶鳳凰死鳳孤巢有穀雛雛之穀矣鳳單而哺竹實不實孰啄孰呼雛鳳旣成五采其翩翩翔於漢惟鳳之德卓哉節婦行冠姬姜載汎柏舟中流湯湯鬢彼兩髦實惟我匹矢死靡他爲婦之則嗟嗟夏姬亂者數國顏如舜華迺婦之騰鳳兮鳳兮千載見之庶敦薄

俗作此頌詩

思貽齋銘

金華張彥儒氏有齋曰思貽今爲經厯雲南承宣布政使司

人有子孫無不愛之惟其愛之必思遺之子於父母宜無不愛父母雖沒思貽爲太子孫何遺厥謀則難勿遺以危惟遺以安父母何貽往者不復貽以令名勿貽羞辱惟善不善在思不思苟能思之不差毫釐思其令名爲善則勇思其羞辱不善則恐記禮有經訓言昭茲張氏純孝齋名思貽曰昔父母以安遺我我其爲善曷云不果始以將思終以果成如泉之出如木之萌木之欣欣泉之混混豈惟顯親亦錫其肩擢而固執止而不遷舜徒堯堯回也拳拳我銘其齋匪張是美凡爲子者視我銘只

聖隱文集

卷

望雲仙館

跋平軒卷

處天下之事莫如平內而平其心外無不平矣然公則平私則險君子小人之分公私平險之異爾上虞施改之氏昔嘗仕於時名其軒曰平其能公而平者哉今其孫謙持卷逢萊驛謁余文余非能以文鳴不平者姑與之論平謙謝曰得吾大父之志矣請書之故書

跋三友圖卷

王山農所畫梅固多見之此圖作掀蓬尤佳筆也顧雲
屋松高士謙竹固不多見今觀二圖足配掀蓬矣姚江
陳履初合三圖爲一卷命之曰三友夫友也者友其德
也植物奚取焉然三者之於植物猶君子之於眾人也
惟知道者能識之若履初者可謂善取友者矣畫云乎
哉洪武歲癸亥春三月余使越上故人趙撫謙氏持公
索韻語以公事未暇也姑書是以歸之

御史箴

此本元張文忠公所作公爲都御史時有
取焉爲添如鑑之明如弦之直兩句以補

巽隱文集

奎

望雲仙館

其不足云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綱
之紀之爲其舉措休戚繫之爲其邪正善惡隨之激濁
揚清時汝之羞毋玩法以偷毋怙勢以讐教我彝憲時
汝之尤毋嚚嚚沽名毋庸庸保祿毋毛舉細事毋媚與
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
子世尙其賢亦有延年益父之願持斧作威幸寵一普
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衣德不脩服中
心忍悅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邪勁松

不屈鸞鳥無朋如霜之清如鑑之明如弦之直如衡之
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既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
敬哉斯箴

巽隱程先生文集終

巽隱文集

畜

望雲仙館

蔡先文

安節
生遺

辛酉冬十月

江寧楊鹿鳴



趙氏滿慶琴本

龔安節先生遺文序

吾讀方正學遜志齋集重其人因重其學重其學並重其文又嘗閱解大紳集矣厭然有沮萎鬱不振竊怪其當日何以望重詞林虛譽出正學上既而思之天下有一時之是非有萬世之是非一時之是非鄉原滑之鄙夫徇之危太僕雲林之詩嚴惟中鈴山之文無識者謬謂得與著作之林魚目可以混珠硤硤得以充玉無他由於天下無是非之心也是非至萬世而大定先乎正學者有文文山後乎正學者有史忠正義膽忠肝爭光日月易世而後重其人莫不重其文重其文莫不重其學其學爲維持斯道之學其人爲仔肩斯道之人故其文亦爲闡明斯道之文世之亂也先根於人心之無是非當玄黃易位綱淪法斁之秋以斧鉞鉗制天下之人口湯鑊摧折天下之民氣殺戮不已復株連之株連不已重禁錮之而二三慙德之臣覲顏隱忍北面事讎爲長樂老而不恥美新之作勸進之文汙我簡策曾莫知非嗚呼是固儒林之辱抑亦吾道之大劫已崑山龔安節先生與方正學同時其學宗程朱亦與正學同靖難師起先生年二十一爲金川門守卒憤谷王櫓開門延敵操戈再撻不中亡之郊外見宮門火起慟哭遁去至

安節遺文序

一

仁宗卽位解建文被罪臣禁始歸鄉里竄伏荒涼寂寞之濱者二十餘年尋周文襄撫吳薦爲松江太倉學官或謂先生宜可就先生曰吾終不忍負金川一慟卒不仕嗚呼先生未嘗立建文之朝也一守門卒視解大紳之職居清要其相去爲何如而乃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寧流離顛沛以瀕於九死而不一息易漆室之操誠以名教綱常不可亡於天下先生之不忍負金川一慟正先生之不忍負生平所學也先生所著有野古集爲明李繼貞選訂僅附文兩篇節錄不全崑山趙君學南績學好古搜輯其鄉先生遺著增刊之年譜之外得先生文集一卷梓以行世聯珪受而讀之知先生雖逃名世外然於民生之利病邦國之休戚蓋嘗三致意焉不枉尺以直尋故身隱而文亦不著誦寄懷詩云童汪非怯當年事爲有慈親在故園忠孝兩全與正學易地而同揆孟子不云乎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嗚呼桑梓敬恭典型在望讀先生之書者可以興起矣壬戌三月後學太倉李聯珪謹序

安節遺文序

二

龔安節先生遺文

又滿樓

里後學趙詒翼輯錄

上巡撫周文襄公書

直隸蘇州府崑崙老生龔詡上言欽差巡撫大人執事前謫竊聞古人有言于人之詰詰不如一士之謬謬又曰物不得其平則鳴蓋諸諾者本無忠敬之心惟徇已私所以事上者惟務阿順曲從上人樂其言之甘如飲醕醪不覺自醉遂至日積月深養成大患如昔人始順王安石之旨而卒發其所短者呂惠卿也若夫謬謬之士心無檢邪志秉忠直其所以尊上者無非至誠故論

安節遺文

一

事無所回隱不無迫切過激之語上人驟聞之逆耳靜思之利行如飲藥餌雖不適口其病獲痊如古人始而目魏文侯爲不仁而卒成仁君之名者任座也是皆往事之明驗理勢所必然以此推之凡當大任行大事者諸諾之人不可一日有謬謬之士豈可一日無哉今執事以豪傑之才經濟之學特膺聖天子寵命巡撫東南自下車來首以風俗民瘼爲事誠所謂不世之賢而能體聖天子愛恤軍民之盛心者也然謫竊見在下之人諸諾者常多謬謬者常少更有恃執事寬仁厚德而敢爲悖理傷道之事以虐民壞俗者軍民苦楚之情壅於

上聞不能自訴謫愚不肖區區管見恐不能不爲執事高明盛德累是以鬱鬱心懷不恤衆怨而敢於執事前一一痛陳之也儻不以人廢言或有補於萬分之一伏願矜其愚不錄其罪而施善處之道焉幸甚幸甚

一輔道聖躬必法堯舜謫竊謂聖不自聖乃所以爲聖賢不自賢乃所以爲賢譬之忠臣孝子苟自以爲忠孝則不足以爲忠孝矣洪惟今上皇帝以聰明仁聖之資守盈成太平之業春秋鼎盛萬歲方來正聖躬修己兢業之時而臣子盡心輔道之日古之君子愛其君者必曰責難陳善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奈何後代

安節遺文

二

臣子其於人主前稱頌德美之文常多箴戒過失之辭常少如此者恐非愛敬君父之道聖朝家法容受直言未必有此今執事位居列卿職膺重任身雖處江湖之遠而心不離乎朝廷若謫草莽微末未報涓埃亦切葵心如蒙俯納愚言願達聖聰乞敕經筵前後左右內外百司之臣凡有輔道聖躬者自非聖祖仁宗家法所守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周公孔子之書不得有所引喻講說其他如虛談空諦之言功利詞章之習粉飾文具之語足以惑聖聽累聖德而無益於聖治者一切屏絕仍乞皇帝陛下敬謹一心不罪忌諱俯而聽仰而思尊德

樂道不自以爲堯舜而必求至於堯舜如此則三王可四而五帝可六矣

一民風不古可爲深憂竊惟古人以禮義廉恥爲國之四維蓋國猶舟也苟不資其維繫之力則隨波逐流而不知所止矣詎愚以爲四者之道使其常植立於天地之間則尊卑有序貴賤有等親疎位定取舍分明忠臣孝子有所據守而得勉進於善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敢肆恣其惡然則此四者有繫於國家之大體如此豈可輕視而不爲之深憂哉今執事職居巡撫風俗民瘼最爲急務如蒙廣詢道德儒碩講明此道深原其

安節遺文

三

所以致之之由詳討其所以變之之術凡有當爲勿事苟安姑息粉飾文具必須端本澄源深懲痛改以圖久長使天下之居巡撫任者咸取則焉則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致民俗爲唐虞之厚自執事始也國家天下千萬世幸甚幸甚

一鄉飲酒禮殊乖本意竊惟古人有言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蓋食以養生禮以節慾苟惟生之是徇而不知節文則與夷狄禽獸何異是以古君子有寧餓死而不食非義者不以此乎欽惟聖朝創立天下鄉飲酒禮其本意蓋欲納民於善使之知長幼之序識賢愚之分接

目而警心得以激勵興起耳有司宣上德意宜嚴敬其事而舉行之不在殺酒之豐盈惟在禮意之勤篤賢賢老老期在得人進退揖讓必於中節斯可矣竊見近年有司歲時舉行殺核多寡宜有常數其所費自當一出於官不以煩民今乃一牲一牢一飲一食無非科取於鄉里少有不愜則怒形於色而加箠楚又若延致賢老自宜盡賓主之禮來則迎歸則送不敢怠褻今乃命一隸卒持一紙票既無起居之談又無慰藉之語書名草草如召僕夫況其所被召之人類多無恥之徒不知自重聞命奔走汲汲不暇至於卽席之餘起止無常語言

安節遺文

四

無度殊不足爲斯民觀感興起之地遂使有識之人旁觀竊笑以爲鋪啜之務若然則於聖朝創立斯禮本意安在哉如蒙俯聽愚言轉達朝廷通行天下一以明禮食之輕重二以務賢賢老老而得人三以重延致之儀四以嚴科取之禁如此乃不失本意而風俗淳千古聖賢勸懲教化之道或有合矣

一養濟旌善名實不副竊惟天下之事蓋有似緩而實急者如文王之發政施仁必汲汲於無告尼父之論勸民必先以舉善自非聖人仁知兼盡豈能知此爲政之先務哉欽惟聖朝制度首以天下鰥寡孤獨篤廢殘

疾與夫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最爲急務必立養濟之院使顛連者得以全生必立旌善之亭使爲善者得以志行此先聖後聖揆之同道者也比者天下有司多不能上體聖心祇順德意於斯二者往往徒事虛文備故事且如崑山一邑養濟院所收養之人不過十數輩嘗見道路之間竟有足不能行手不能舉口不能言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隆冬盛寒蹣跚而號乞者不可勝數夫聖朝一視同仁遐邇無間一夫失所曰子之辜豈以一邑之大所宜欽恤者止此十數輩而已乎蓋由有司吝於出納而下屈於勢力不能自訴耳又若旌善亭各處州

安節遺文

五

縣莫不有之然詔亦嘗造其地而閱之不過空空一室而已夫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堂堂大邑其間孝義之人遂無一二可書哉以是言之則養濟也旌善也名與實可得相副乎今執事仁義之事勇於必行如蒙轉達朝廷通行天下凡遇軍民有鰥寡孤獨廢疾失所者得以自言記名官籍將各處倉庫積餘布粟每月隨宜施予勿責其償仍禁豪武之人有所侵虐凡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足勸薄俗者人人得以上陳考察其實大書詳述揭於旌善亭內依例存恤給復其家仍觀有司能否以爲殿最如此則見聖朝仁厚之政不異文王

時而執事平日所蘊推於政事間者亦不失聖門之深意矣

一學校師生不遵法令誦竊惟法立而不守則爲非法令出而不行則爲虛文欽惟聖朝建立學校一欲造就人材以待國家任使二欲尊尙名教以爲風俗依歸所以舊制畫爲條教刻立卧碑諠諠懇懇誠萬世學校師生之模範也使其一一遵行何憂人材之不就風俗之不厚哉奈何居師位者惟知趨附勢利不思盡職或因祭祀而增價直以買猪羊或託興作而侵鄰地以栽菽麥或縱牧畜產以踐食田禾或生放私債以倍取計息

安節遺文

六

或出入州縣屬託公事或箝制官吏恣肆已威積習成風其來久矣以致生徒無所畏懼放肆靡所不爲或戲侮於大成殿之前或譁笑於明倫堂之上至有褻服夜遊於街里薄行明播於鄉閭問其詩書謾不可否質其疑難莫知如何其視卧碑諠懇之訓置之壁下同於頑石良由師教不嚴無足取法故也詔愚以爲禮義由賢者出今反自學校壞之諸生習見如此使其幸中科甲而得美官愚不知將何者以爲事君治民厚俗敦化之本哉今執事職居巡撫聲教本原之地尤所當謹如蒙轉達朝廷申明卧碑事例令天下學校奉卧碑築亭立

於明倫堂前每月朔望令提調官率師生行禮碑下講讀一過如遇監察御史入學責令師生默誦如不能記憶者宜卽時罷黜如此則法立而人得有所遵守令行而不視爲空文矣

一牧民之任當嚴按察詘竊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蓋司者治之牧者養之斯民爲天之赤子天能生之而不自治自養故舉而付於君是以君斯民者惟以生民苦樂稼穡艱難爲事一民飢甚於己飢一民寒甚於己寒見惡必去以其害民也見善必用以其濟民也一食必念農耕之勤一衣必憐婦織之苦奢侈不萌乎心暴殄

安節遺文

七

不及乎物懼妨農時不敢輕有逸遊恐耗民財不忍易有興作必施寬厚之政以盡養民之方必選忠厚之人以授牧民之任可不慎哉奈何天下牧民之官多不上體天心惟徇己私其視斯民疾苦非特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抑又從而害之致乖氣作而歲時歉民不聊生甚非聖天子惟恐失民心違天命之意今執事下臨民情休戚尤宜究心如蒙出巡到處若遇有司果有善政及果爲民害者隨其輕重信賞必罰勿徇虛詞浮譽以受其欺必須旁詢密察期得其實更乞轉達朝廷凡授民牧之任必須慎選其人凡經犯貪污刻薄之徒不得濫

受如此則民心悅而四海無虞天意得而萬福駢集矣一風憲出按宜禁私謁詘竊惟古人有言有守者可以執憲無私者可以閉邪蓋先自治而後治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聖朝稽古建官創立內外風憲之職以託耳目之寄維持綱紀甄別善惡震肅百僚自非守正無私者豈能當此重任哉其居內也必審察諛諂正色立朝如風霜之嚴厲如鵬鶚之無偶雖王公大臣之貴不敢有所屈俾咸知懼以屏息其邪心其在外也威名所及必使豪橫望風懾伏姦宄聞聲遁跡遐邇遠域千里之外莫不知有國家法度之不可犯如是乃不

安節遺文

八

忝風憲之任矣詘竊怪比年嘗任京官丁憂省親及承差遣便道還鄉者每遇風憲官出按所在必三五成羣干求謁見其風憲官不知自重往往與之笑談飲啜移時方退次日則躬造各家以答禮意甚至有甘爲屈膝以拜其婦人其京官因有所恃或縱不肖子弟肆橫鄉里小民畏其勢燄吞聲飲恨順受其害亦有等姦黠豪右之人身犯刑憲自知不免聞知某京官與某風憲交往情熟不惜貨財以託請求遂至顛倒是非撓亂典則亦有風憲官本不知情被人假形託跡因而脇取財賄以污名節雖無歉於本心亦何可不致謹於疑似今執

事禁革奸弊在所必爲如蒙轉達朝廷申明憲綱事例使內外之居斯任者有所持循深體實行則法度正而朝廷尊姦慝屏而冤滯申矣

一東南水旱必須預防詔竊惟天時水旱何代無之人事隄防從古而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聖朝自洪武年間東南田地高下不一雨多憂澇晴多懼旱頻年河港湮塞岸塍摧圯無所資其灌溉注洩遂至永樂三年大水十四年大旱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通負鹽賊橫生朝廷憂之特遣大臣專督東南水利是以連年田地頗得成熟人民頗得聊生近來漸覺疏慢各州縣雖

安節遺文

九

設治農之官而無治農之實一切文具苟且反生擾害一旦或有水旱恐不能無永樂三年十四年之患執事如蒙聽納愚言審處專一經略水利勿事虛文務求實效則災未至而有以備之而流離盜賊之患不足憂矣一澄汰冗卒以養精兵詔竊惟兵貴精而不貴多此先達之至論也人生年自四十以上精力盛強志氣剛銳立功建事惟在此時至年五十則肢體憔悴形神衰憊迫乎六十則耳聾目瞶疾病交攻其事將理之不暇況望其用哉今天下之兵精冗率相半使省冗者之食以資精者之用使無父母妻子凍餒之憂而一意練習以

圖事功則兵爲有用而食亦有餘若一概視之精冗不分甚非經常之道如蒙轉達朝廷乞命知兵會同百司商推此道合無將天下軍分爲三等其精壯軍士爲一等別委能事官一員專一習練周歲月糧得以全支仍令天下清軍御史往來程試能否如有不稱罪坐職掌其年二十以下五十以上者爲一等除巡營唱號把關守門及一應優輕雜作外俱撥附近多餘田地量力强弱與田肥瘠給與屯種收其子粒上倉以備精兵糧餉仍禁管屯監收官員不得妄有科擾或遇凶年得照民間事例處置其年六十以上并疾病無用者爲一等有

安節遺文

十

丁則取以補伍無丁則放之爲民聽其依親住活仍將所請糧餉加給精兵器械衣裝費用如是不惟軍食常足而兵爲有用抑且存恤老稚使各得所亦庶幾乎九經稱事之意矣

一官軍運糧費用苦楚詔竊惟善爲政者欲盡人力之用當念人情之艱本朝洪武年間官軍海運糧儲涉歷風濤性命不保卻懽忻鼓舞而不以爲難者蓋官爲造船不吝賞賜家支廩餼行有裹糧既無父母妻子凍餒之憂又無一應麻油木鐵需索之苦及至回船之日又有已資貿易隨路土產得以贍家所以雖蹈不測之淵

死而無悔近年裏河運糧去危就安本以便益然軍士反加愁苦不若海運之懽忻者蓋由官無賞賜糧不全支加以造船所需費用百出盤洪過閘剝淺遭風日夜勞苦不得少息比及抵倉之日監收官員人等又復刁蹬取索停留曠日或遇風雨在倉覆蓋狼籍耗折又責賠補所得行糧計其口實費用十不及一所以不免假貸倍償計息經年累月力不得紓甚有夫朝出門妻子暮即求乞者又有計無所出甘於自經以就死者比之海運十倍其難運糧苦楚如此執事於軍民痛癢舉若切身如蒙轉達朝廷得照民間運糧事例將各處州縣

安節遺文

七

義役倉場并積出餘米省節浮費每歲糧船大小給與價值常令有餘責令官軍自行打船修整及運糧官員軍士加給按月俸糧勿以折色得以全支仍禁各倉監收官員人等如遇糧船抵倉隨到即收毋得刁蹬取索停留曠日違者治罪如此則軍力得以少紓而執事所以愛恤軍民之意益昭昭矣

一官軍屯田子粒繁重誦竊惟聖朝創立官軍屯田一以藉其子粒二以自給月糧誠爲兩便然其中艱難苦楚有不可勝言者蓋常例每軍種肥田則十二畝瘠田則十五畝俱科子粒六石上倉餘者抵給本身週歲月

糧每月八斗歲計米九石六斗其給與之田或遠在百里外或七八十里外跋涉往來動輒經日況其田高低不一水旱不時較之中歲僅可得米八石之數除工費本力外抵還官數常恐不及己身週歲月糧夫復何望及至上倉之日搬運損折所費不少忽遇歉歲尤更狼狽是以凍餒交迫強者敢於觸法爲非弱者甘爲溝瘠以死此情誠可憐憫愚以爲軍民一體比者朝廷旣念天下農作之難得減糧額十之二三而屯田之卒比之農夫何異特上人慮未之及爾今執事軍民利病無不軫念如蒙轉達朝廷乞爲量加優卹或官給與本力或

安節遺文

三

增與田畝或輕減其子粒隨宜處置則上不嫌於取盈下不憂乎受害而聖朝一視同仁之政無所偏矣一官軍俸祿不足養贍誦竊惟常人之情食不足則力不齊恩不浹則心不固今天下管軍官員不事耕織惟仰衣食於俸祿近年以來例不全支加以獲罪住給人口數多日用不周父母妻子啼飢號寒之聲不絕於耳自非鐵心鮮不爲動是以不顧廉恥不卹法度或詐取人財或刻減軍餉甚至有公服冠帶甘爲卑辭下氣倚人門牆以乞升斗之粟把握之薪者設有緩急差遣置之死地將何以固其心而盡其力哉今執事於一夫失

所尙形慘感況乎此輩所繫尤重者乎如蒙轉達朝廷乞爲念其至情審其大體按月俸糧得以全支必使衣食飽暖生死無憾然後責以禮義威以法度作奸犯科者不使僥倖獲免如此則不失國家報功之意而德威兼舉心可固而力可盡矣

一各處有司擅興土木詭竊惟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先聖之格言爲政之要務也近年有司往往擅興土木營不急之務科率役使動經旬月費用不貲疲力損財莫甚於此愚以爲此財此力非出於官員之已有實出於小民之身家若使移於稼穡耕作之間則其補益

安節遺文

三

豈小今執事除蠹救民如蒙轉達朝廷通行禁治凡天下官府有所興造自非奉朝廷區處一毫一釐不得妄科一軍一民不得妄使敢有違者必罰無赦如此則小民得安其業而遂其生矣

一差出官員酷用刑罰詭竊惟聖朝制律五刑之外別無他施笞杖之刑必較大小蓋所以重民命戢姦暴也近者差出官員往往不循禮法喜怒由己肆逞刑威將無罪之人簪髮耳鼻剪拔鬚髮創爲三湯兩割七九不閑之號遂至箠楚之極使人痛不能禁糞溺俱出逼令食之無餘或有盡燒其裳衣使之裸形奔走使人神魂

飛越莫知所措酷暴如此何罪不承遠近轉相倣效以至鄉里豪奪之人亦設此具以虐良善且如男女帷薄不謹在上之人宜厚自責由我教化不明卽不得已宜導正科條斷豈可畫其眉目裸其形體簪其花朵昭示通衢使市井小人千百成羣聚觀喧笑非戒淫也實誨淫也此何理哉又如正法婦女有罪坐其夫男此朝廷令典忠厚之至所以曲全廉恥今乃男子被撻或得隔其裳衣婦女受笞必使露其肌肉舉措如此淫忍可知又如犯法宜明正其罪豈可罰使出銀出粟以資妄費而使得幸免若然是以朝廷之法爲吾易銀易粟之具

安節遺文

四

也有孤聖朝欽恤之意抑且斷喪元元之心執事如蒙轉達朝廷乞爲申明洪武年間非法用刑舊制通行禁治凡差出官員本分之外不得干預有司雜事違者罪之庶幾民無橫擾官無酷政而朝廷仁厚之澤流行於天下矣

一官員饋餽科索損民詭竊惟小民生理惟事農業終歲勤勞所得有限且如秋成之際一以輸納官租二以補償私債加以婚喪弔慶戶役疾病費用之外所餘能幾甚至嚴霜凜雪無袴無履而忍凍一冬者又有寒冷之極呻吟至晚而不得一寐者又有暑月無帷終夜達

且苦膏血以飮蚊蚋之腹者又有官府逼迫計無所出而甘鬻妻孥者奈何爲民父母一不之問但見有等官員或因幹辦公事經過謁見或因丁憂秩滿貢舉起程遠來千覓卻乃厚加饋饌原其心不過欲得其歡心以爲他日倘居要路或可得其稱譽薦拔脫罪解紛之助而已問其所饋饌之物既非出於官員兒耕女織之所致無非剝削小民脂膏科索而得之愚以爲尊貴之人地位清高豈知蒼生之苦哉執事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如蒙轉達朝廷通行禁治不惟小民得免橫斂之害而朝廷亦得杜其交結蒙蔽之私矣

安節遺文

五

一官吏犯法不當贖罪謂無知而犯法者情或可恕明知故犯者罪不可容書不云乎災肆赦怙終賊刑欽惟聖朝創立運糧贖罪之條本以哀矜小民無知誤觸刑憲而設非故欲自弛其法而利其財也近者不才官吏往往憑藉仁恩明知故犯敢於爲惡及至事覺亦得隨例贖罪其所費者原非已出多係倚勢奸民出財營救既贖之後益知財能救死貪污愈甚繼以奸民倚其營救之德違法暴橫凌虐小戶其官吏因而受其箝制拱手聽順莫敢如何蒼生何罪受其荼毒今執事洞察實情宜轉達朝廷通行天下掌刑衙門但有官吏

犯法不得隨例贖罪一以科論如律罷降職任不使覲然無恥復居民上則奸吏知懼而小民獲安可以激勵將來矣

一清理田糧未愜公道謂竊惟天下之事欲求久而無弊惟在公而無偏必順人情乃愜公道譬猶權衡之稱物一毫一釐有所低昂欲人無議其後不可得也以此言之爲政者豈可徒矯一時之見而忽後日之患哉竊見洪武年間蘇州府有同知宋信取勘崑山縣荒間田野足民衣食而已初無害人之意蓋由本官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既受之後奈何田畝散遠高下不同甚至有

安節遺文

六

額無田虛包糧稅民力不勝往往流離轉徙禍及鄰里四十餘年反爲民害怨聲載路莫不曰宋信不重民命惟務聚斂使吾民亡家失業流毒至此哉幸蒙執事洞知民瘼欲革前弊特賜清理若老若小罔不歡感以爲回病勢於將死之時續縷息於欲絕之際奈何任事之人昧於大體務於小察不深體執事惓惓體國憂民之意人情不能無疑且如兩家之田連坵接畝一盈一虧旣曰清理則當剖彼之盈補此之虧今乃以虧者謂之舊因而積年賠納之數不得議減盈者謂之積出而新立科取之額甚至將原量一定之數再三改易翻騰斯

門一開奸弊百出若曰於心無愧則其舊日封圻稿籍自宜存之於官以備參考何乃悉付諸火以滅其蹤遂使豪右得計貧弱受害物議喧騰若當時誠能一二公平正大廉謹忠厚之人治之有條理壓服眾心不惟執事立法之初意可暴白於斯民而高明盛德不至爲其所累矣況又聞之道路云官府欲將恩例入額役田概增科額民心皇皇甚不能安愚以爲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且斯民者乃國家之所以爲國家者也究其衣食之艱惟患輸納之重朝廷深知如此比年天下糧額得減十之三三民感聖恩淪浹骨髓今之此舉若不深惟其

安節遺文

七

後而遂必爲之政恐年深弊積後人之怨今人者猶今人之怨昔人也如蒙俯納愚言乞慮厥始終勿徇常見而施其善處之道焉則執事不徒爲蒼生之口碑於萬斯年而冥冥陰德之報亦有歸矣

一鹽法禁令未能兩全詭竊惟古人有言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又聞仁人之御下猶慈父母之於子女其愛惟均衣服飲食必須兼濟一有不愜向隅而泣爲父母者其心得安耶詭竊見近者執事欽承上命深懲積年鹽法不通之弊重勞宏慮立法禁止且責州縣能否以爲殿最詭愚以爲鹽法之所以不通其弊非一蓋由

官鹽多雜灰土牛糞等類穢污之物色惡味劣鄉人樂於私鹽之瑩淨且負擔到門求售隨物貿易可或容賒非特錄兩饒足抑無往返之勞此鹽法之所以不通者一也數年以來官府計口責納鹽鈔咎楚逼迫甚於星火鄉人無由得鈔不免將產畜布帛薪粟麻麥加賤貿鬻以救一時之急既納之後徒爲主收吏胥刻落肥家之利而已官鹽何嘗有錄兩之給還哉此鹽法之所以不通者二也天下鹽商引目苦費本力忘其父母妻子經寒歷暑忍飢受凍遠從千里邊塞營中而得奈何各處鹽場拘於先後恣意阻滯至有三三十年守待不得

安節遺文

八

支而甘於自棄者此鹽法之所以不通者三也洪武年間四品以上官員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賈之利近年往往見有鹽商多稱官下舍人原其關支之際不無凌壓侵越以致阻滯此鹽法之所以不通者四也以此言之固不可獨責之於下矣抑詡自童幼時聞長老言鹽丁竈戶類多窮苦終歲勤動父母妻子不得煖飽惟仗餘鹽以活性命古人有詩曰生女嫁盤瓠誓莫近嫁宋家亭則其苦情久矣又若沿海衛所近年軍士糧餉例不全支運糧造船耗折賠補費用百出每月所得八斗之糧不充一索之費飢寒切身哀音滿耳是以忘其法

禁敢於負賣私鹽一日奔走動經七八十里所得微利不過四五十文一家長幼待此爲命今執事必求令行禁止則是絕其衣食之源而使之就死地愚以爲此輩本非素知禮義之人孰肯就道而死萬一困極禍出意外弱者散而之四方强者聚而爲盜賊放肆猖獗以思快其所忿而致居民不得安枕帖席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不無動勞執事措置規畫之慮也且夫州縣之職在乎分憂固不當以細務而責其優劣如古之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豈可以爲不肖而黜之乎今各處有司聞斯令之出於是黨結牙儉益加夾雜又將挑販小民預勒見錢以爲鹽本因而得爲肥家之利其他生事苦擾非止一端以至苦楚之極舉家哀號無所控訴則是法未及行而民先受害詭雖愚昧未見其可也聖天子愛恤軍民一夫失所形於咨嗟所以特令執事下臨巡撫務在牧寧如鰥務細末固非所急乞爲深惟大體痛念至情務求兩全勿徇一見合無令各處出鹽所在煎煮務從精潔其鹽丁竈戶除該納常額外或有餘鹽請得官爲設務專委公直廉謹眾所信服者一出入生之將各處倉庫官糧并積出餘米卅照民間價直勿恃官勢兩平收買堆積遇有鹽商來交勿拘先後無使經年守

安節遺文

九

支阻滯隨到卽給如該場或有不敷卽將所關堆積餘鹽給與彼此相資誠爲兩便仍乞申明洪武祖制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事例以禁侵越其沿海軍士月給糧餉例得全支或遇凶年得照民例概施賑濟仍將近年小民納過鹽鈔之鹽一一如數給還勿吝出內無使失信如此則商賈流通人得所養民有餘鹽私無所售法不待立而自行禁不待嚴而自止矣

再上巡撫周文襄公書

安節遺文

三

少居草茅老隨行伍未嘗廣識天下賢才惟於師友書籍講讀之間頗聞仁智之說妄以爲自非古之道德君子不待勉強出乎自然者不能臻此地位也是以每形於咨嗟思欲一覩其人而親炙焉胡可得哉邇者伏見大人執事以豪傑之才經濟之學遭遇聖明之知付以撫綏之任凡斯民之得失休戚無大無小一一以繫之自下車以來東南饑困之民賴以全活者動以萬計其所設施規畫一出於至誠忠厚之心而無纖毫沽矯之行顒顒瞀瞀誰不歆戴於以下鄉之所謂仁且智者不在古而在今矣詔雖不肖幸得稽顙下風以備牛馬之走

自以爲昔之所聞而慕之者今獲覩焉則其忻幸鼓舞之至爲何如耶詔茲不揆竊念大人執事所愛廣博一無所遺詔雖朽腐之餘無用於世然亦大人執事愛中之一物也其哀痛迫切之情豈不足以少動其惻隱之心乎是以敢伸下情上瀆嚴聽伏而憐之幸甚幸甚竊念詔之先人名譽洪武初嘗任兵科都給事中處已居官小心謹慎不以苞苴汚其家不意中道罪罹誣誤幸蒙天恩止於流配獲全首領以至殞歿詔之老母王氏爲宋名臣參知政事王絢嫡孫王翼之女操行貞白鄉里所知於時先人既歿惟老母挈詔十歲以下孤子三

安節遺文

三

人沿江涉湖萬里遠回囊橐蕭然二子道喪惟餘一人年方三歲得達故鄉先人之祀賴以不絕其苦楚凍餓千種萬狀不可勝言追感痛情淚盡繼血幸天憫其衷老母得年八十有五垂死之日惓惓以墓地爲屬詔謹於本縣儒學之後買地一方老母聞之以爲得密邇聖賢之地喜動顏色詔當時亦以爲此地隱僻必無他患不龜不筮老母瞑目之後遂營葬焉至今僅得六年幸木猶未盈握近者聞知官府欲以作興學校奪取四方居民衣食之地以廣學宮而老母墳墓之半亦在所奪詔始聞之不覺心膽傾摧神魂飛越痛念老母平日苦

楚仁人君子誰不興憐今者入土未幾墳墓不保詔爲人子實切痛傷事勢旣成自謂必不可得而免矣旣而投淚以思竊有所恃以爲大人執事仁智兼盡旣能濟人豈不能濟我耶偶此一事視聽未之及耳苟能知之必不肯徇虛名而忘實效也何也蓋以聖明建立學校本以尊崇名教養育賢才誠有意於作興者固當問其造就賢否之如何不當計其地之廣狹也且本學聖賢之殿廡師生之齋舍神廚射圃蔬畦廩藏本所素有無事改爲自建立以來未嘗有所增損而諸生之登巍科躋膺仕者歲不乏人今縱使本學卽有其地不過葺園

安節遺文

三

池植花卉栽菽麥以爲賓客師生悅心娛耳肥家利己之具而已其於作興之實效果安在哉非特此也凡在所奪之中其他生者之居死者之墓不一而足至於版築之日其勢必將俱被發逐徒使寡弱無訴之人含悽閣淚而不敢言詔雖不肖竊有以知大人執事必不忍爲此也況乎今之事勢正如慈父母之於赤子其愛惟均一飲一食必須兼濟若乃奪彼以與此豈大人執事本心之所安乎詔又竊念大人執事孝敬父母之心固其所素有雖沐寵榮以竭力王事而晨昏定省之思歲時松楸之望未嘗頃刻而忘於懷者也聞詔哀痛迫切

之至得不爲之推此心而有善處之道哉昔漢女緹縈上書以全其父今詔哀痛迫切之情又豈在緹縈之下伏願大人執事哀憐聽納以曲全之幽明之中死者幸甚生者幸甚如此則仁人君子之惠豈不溥哉而大人執事冥冥陰德之報爲有在矣觸冒威嚴不勝戰慄之至云

辭巡撫周公薦舉學官書

詔性愚識淺德薄才涼加以寡弱一身愁苦亂其方寸不忠不孝誠天地一罪人耳今也年幾六十旦夕之人一死之外無他顧也乃者執事諺以千慮一得之見謂

安節遺文

三

可以居民上便欲置詔於後生模範之地則豈其所願欲者哉若今致仕都憲海虞思菴吳公稔知不肖之爲人試以質之必將得詔之實矣夫庠序乃名教之地以詔處之則名教何在是以寧死敢拂執事愛厚之意決不敢須臾離此以貽名教之羞古語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强人以所不能儻或不棄則向之所言或一一行之則執事之賜不既厚矣乎

與儒學三先生論墓地書

明倫堂上廣文先生居仁齋由義齋司訓先生列位執事詔不敏竊惟古之君子處已行事必求當於義理而

不敢苟爲妄行以徇一己之私者蓋以名義不可犯人欲不可縱而公議之不可不懼也夫良心善性人孰無之然而不能不爲人欲之所壞聖賢設教必曰閑邪存誠必曰惟精惟一必曰存天理遏人欲良以此而已耳欽惟聖明稽古建官創立學校其本意一欲以養育賢才待國家任使三欲以尊尚名教爲風俗依歸其所以教而養之之具豈有越於義理之外者乎竊以本學自洪武間居斯任者類多有學有守廉潔忠厚之人其出言立行必本諸身恆以義理爲之宗主苟於義理有所未安者不惟不敢言抑且不存於心不形於色也是以

安節遺文

語

當時學者咸知篤於爲已不敢言浮於行遠近觀感而化雖閭閻田里荷擔耕作之人與夫婦人小子亦知循規矩而勵行檢凡事不敢輕有所舉動一爲君子之所非笑則鈇鉞之誅市朝之撻不足喻其辱也所以然者是皆表正於此而影亦隨之而正於彼也厥後有一校官者久爲異鄉無依之鬼詔不忍道其姓字其爲人也本無學識叨居此任往往輕蔑禮法趨時附勢自此積習成風遞相倣倣視爲常事不以爲非或因祭祀所需而增價直以買猪羊或假公義爲名而侵鄰地以營屋宇或縱牧畜產以踐食田禾或生放私錢以倍取利息

或出入州縣以屬託公事或箝制書吏以肆逞已威或狂飲褻語以交比匪人或奴顏婢膝以干求富室甚至以朝廷作養之俊秀爲私家取索之僕夫由是先輩教養良規始大壞而不可復振矣學者自非卓越之才守道不惑何以起此其他庸下之人聞其習熟鮮不以爲當然詡以爲此等之人就使他日以記誦之力幸中科甲而得美官不知將何者以爲事君治民之基厚俗敦化之本哉近年以來竊見列位先生執事辱教吾邑詡愚不肖妄意以爲吾黨得師必將振頽起弊激濁揚清廉恥以之益隆風俗以之益厚使鄉里豪奪強取之徒

安節遺文

重

日有所化而消弭其惡豈意邇者大失所望忽聞列位先生執事同心一志有慕乎老農老圃之學一旦諷喉不循禮法酷暴之人逐去四旁百年祖居之民而奪其父母妻子衣食之地將圖栽植荷柳菽麥以遂其肥家利己之心而詡一身寡弱六十年辛苦經營先母墳墓幾半亦在所奪使詡等爲人子者并四旁居民生死俱失其所若老若少罔不號天叩地飲恨含憤其哀苦之情旁聞四野詡不知列位先生執事所居之地曰明倫曰居仁曰由義者果何名耶縱使列位先生執事享年過百永無他適子子孫孫人有其利本心之明靜而思

之利己妨人果得安耶假如仍以作興學校爲名則本學聖賢之殿廡師生之齋舍神廚射圃蔬畦廩藏本所素有無事改爲而列位先生執事欲奪此地果何爲耶且本學自建立以來七八十年未嘗有所增減而諸生之登巍科躋膺仕以著其聲績者歲不乏人於以知欲作興者當問其造就賢否之如何不當計其地之廣狹也又竊念詡之先人名譽洪武年間夙承師範忠厚之訓以文學應選嘗授岳州儒學正小心謹慎義不以苞苴汚其家去任之日諸生有以資治通鑑一帙見遺者自舟中閱至京師因便行者以緘還之及爲兵科都給

安節遺文

重

事中謫戍遠方老母攜詡還鄉囊中所有惟恩賜褐色紵絲男女衣服各一襲而已其他長物一無有也君今致仕范從文老先生與先人同師同任先人平日之德之行耳親聞而目親見可以質之非詡敢爲是言以誇人也夫以先人居官守己廉謹不欺如此不幸生詡不肖墳墓且不能守而爲有力者所奪貽辱身後則凡在今日有官君子豈可極情縱欲而不凜凜思其所以爲戒也哉詡又聞之古人有言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則凡興風化以教人廉潔者尤不可忽此兩言而不深省也設若今日之事仍出於官府之意在列位先

生執事當力陳古人辭受取與之大義以固卻之未必不從以強列位先生之必於受也若曰吾不得已則詡不知他日此地所收其荷柳菽麥之利將歸之官乎將歸之己乎若乃利推於己怨推於官恐非有道君子不欺心不欺人者之所爲也且夫爲人臣子者固惟以君父之命是聽苟或不然是不有其君父也此春秋之義所以誅亂臣賊子者爲是故爾方今聖人在上勵精圖治凡事務從減省不忍輕動勞民以紓民力凡在臣子固宜敬守而欽遵之詡不知列位先生執事豈非臣子何所依據而敢爲此乎或別有其方願聞其所以爲

安節遺文

毛

教可也詡本一行伍老兵上下無援以列位先生執事赫赫氣燄視之直一螻蟻耳欲訴於朝廷則身羈遠道而未能達欲自列於巡撫則公事忙迫而未能值其從容之便齟齬如此豈敢與之較哉第以天道好還自古及今未有能逃此者曾子有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今也列位先生執事豈無邱壘居室在乎故鄉耶倘百年暝目之後或有子孫如詡之不肖者又安知其不爲他人所奪乎如此則願列位先生執事其具之中當思今日之事而勿以怒加於彼可也詡又聞之昔者孟母三遷卒傍學宮以成其子之亞聖設生於今

恐亦不免爲列位先生執事所逐而孟子不過爲築埋買街之愚夫爾豈有爲學者千萬世之模範而得從事聖人廟堂之上也哉雖然既往不咎聖人之格言愛人以德亦賢者之至意詡雖不肖豈敢以聖賢之言自棄而不以爲列位先生執事忠告之乎倦倦之心尙冀列位先生執事動必求歸乎義理之正而無徇乎一己之私以稱夫國家所以建立學校育養賢才尊崇名教之盛意戰戰慄慄無貽君子之議務使從遊俊髦之士有所矜式變刻薄而爲仁厚如此則列位先生庶幾德愈盛而名益彰爲吾邑之民千百斯年傳頌不已豈不美哉豈不快哉詡素著狂妄出言隨心無所回隱多至過激諒以列位先生執事勇於爲義聞善能改必不肯飾非文過以復箴戒也故敢進以是言伏惟曲加優容而不之罪幸甚幸甚七月望後五日詡再拜

安節遺文

毛

耕樂軒記

耕樂軒者吾昆彥顧公士良隱居之號也士良居邑之西北十許里樂其風俗淳和壤地饒沃昧目無市井之塵亂耳無喧闐之雜故託以養高焉以耕以耘不厭不怠怡然自得舉天下可欲之物不足以易此也乃揭耕樂二字以命其軒徵予記之子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

古人有是言也所謂苦者何蓋農之常業畎畝之外餘無所爲苟春夏之失耕失耘則秋冬之計爲無可望公上賦稅何以供父母口體何以贍抑又晝于茅宵索綯終歲勤動不少休息至疏者其衣至糲者其食一值水旱之或愆則凍餓流離有所不免若是之苦豈一言所能盡哉其視富貴之人華其居處美其飲啖妻妾環其左右童僕愜其使令隆冬不知其有寒盛暑不知其有熱求無不得欲無不遂而自以爲可樂者較農之苦奚啻霄壤乎殊不知彼之溺於安逸奢侈恆有禍隨其後樂果安在哉豈若此之安於勤勞淡泊食我之力無愧

安節遺文

堯

於心其樂恆自若也此士良所以命斯軒之意歟我思古人莘野南陽固不可尚惟後之董生召南其庶幾乎觀其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與夫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者相去一何遠哉傳有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士良有焉第惜予之不文無足以副斯記之求聊復此以爲素壁之疥他日或遂一造敬當浮一大白爲歌大田七月之什而繼以昌黎之行爲士良壽矣是爲記天順七年十月初吉

平易軒記

吾族龔彥節氏家世讀書好禮爲三吳之望族鄉人則

之久矣彥節有言以爲人之所存者順乎理勢無所偏頗所行者本乎自然無所險怪則天下之事之人無不可爲接待者矣因扁其游息之軒曰平易庶幾出入起居之際得以接於目每警於心而不至於忽忘徵予記之夫天下之物惟平者則必易惟易者則必平此固理勢相因之自然一體而非二物也姑以一二言之水得其平則舟者無覆溺之虞道得其平則輿者有安穩之樂推其類以通其餘則盈天地之間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故凡有志之士固不可不以是處已亦不可不以是處人也且古人有言曰平其心易其氣豈不以平易之

安節遺文

辛

處已乎又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豈不以平易之處人乎求一言以蔽之不過曰不願乎其外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是則彥節名軒之意蓋如此夫彥節所居田園之足以怡情花鳥之足以娛目者無所不有然皆不之取而獨惓惓於此者豈非務所本而知內重外輕者歟予託老於彥節恆見其處人已之間有足稱者而知是軒誠可謂有其名而得其所以名矣若夫始謹而終怠言過而行違行險僥倖跡是心非亦近世之通態也吾知彥節之不爲是也彰彰矣然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則儆策激勵之功其可少乎哉遂書之以爲記族人鈍菴謝

大章譚

竹義亭記

崑阜之北去邑十里許而近駟馬涇之陽爲吾龔氏故族弟衍慶公仲子山東左布政使彥文所居之第也彥文曩以疾告歸卒於家其子紱後讀書邑庠恆歸省慈闈調膳之餘乃築亭後圃日與諸弟紱等會集此以敘情話春風和氣藹如也紱因樹竹一本於前至春得雷雨之化挺拔數竿疏密得所參差敘立若有相親相與之意猶弟兄然人見而愛之咸以爲得非紱兄弟孝義之篤足以感物而斯竹有歲寒之操以類相應意者造

安節遺文

三

化聚精會神故託此以旌其善也歟或者以義竹許之紱辭之乃曰吾不敢也吾不忍也昔之立宗人君也嘗有竹產之異著於紀聞自以爲由吾兄弟之祥所致故以義竹名之原其意之所設恆重於彼矧其晚節末路鮮克有終君子恥之今紱也一齊民耳苟不自揆擬其跡則恐涉乎僭慕其名則恐類乎乖吾之所以既不敢且不忍者爲此也今必將以義之一字名吾亭則當重有所歸不曰義竹而曰竹義其庶幾乎若然則吾所重者重在竹而吾兄弟日夕觀感得以取法有警吾心而曰彼物也我也豈可以人而不如物乎汲汲孜孜不

自滿足而思自勉則在竹之義固吾之師而可敬可法也遂以是命之名之既定請予記之予也得老龔族諳懇之誨乃吾職耳焉可默默而無一語乎乃援唐人意賦詩一章曰玉立亭亭數个青歲寒如許見高情諧音迭奏填簾協秀色均沾雨露榮人羨同時同土出我憐一氣一根生願言固守夷齊操永作名門好弟兄紱使一二執事者詠言歌之歌畢率紱等下階拜曰翁惠而好我真可謂示我周行者矣敢不服膺終始求篤於親親之義乎願書爲記遂筆之族老龔謂大章撰

駐景園記

安節遺文

三

駐景園者原錫陳君游息之所也植卉木藝藥草四時迭芳君日杖履其中逍遙容與若能駐乎光景焉或曰君於斯幸須臾無老耶曰非也或又曰杞菊藥草也餌根可益氣養實能養心將以是引年乎曰非也曰吾不可以悖道而偷生也宇宙內事吾分內事也彼之所以榮者吾亦榮之彼之所以悖者吾亦悖之吾與之相爲流通而相爲終始者也彼逐世而役名者競豔一時而不能持其志於悠久又豈能深體乎道而探夫駐景之奧耶然則體道也奈何曰目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吾觀夫景而得夫道焉物盈於天地間華實於四時之中零

落而又萌蘖焉是太和之氣之流行者無間吾將以駐而存之者亦無間寓目以求諸心求心以體諸道夫道亦底於純而已矣底於純以幾於不已而已矣余聞其言而題之遂書以爲記

送彥節赴京視弟序

古之君子爲能知夫秩敘親疏厚薄之分故所施者莫不各得其所而無所乖苟斯理之或昧其不倒行逆施而得罪於名教者幾希矣吾族衍慶龔氏世以詩書禮義爲尚至其子彥節兄弟尤篤以孝友之道聲聞洋洋無有所間蓋其源潔流清有所自來其仲彥文由文學

安節遺文

三

主冬官虞衡事客寓京師三易寒暑彥節思念之深欲一面而不得恆於感時觸物之際徬徨北顧而形於咨嗟今年春夏之交彥文之子紱將省其父母彥節重念紱在童年道里遼遠益弗能自安於是悉以家事付諸季彥中挾紱以行決意而往其意以爲庶幾有以慰吾親之心而盡吾之志焉爾嗚呼世道之不明薄俗但知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或甚者因利害之惑而視天屬如途人仇讐者比比是也孰肯舍其安而就其危哉於以知天理民彝之不泯而詩書禮義之教爲有益於人也大矣茲者戒行有日吾鄉老靜安張先生屬予敘其歆

羨之意且託申其勉勵彥文之言詔亦自以爲與彥節兄弟幸同宗族叨處伯叔之行卒歲之託實有在焉適與靜安之意若合符節得不罄其所衷以道之乎雖然吾嘗聞之君子矣君親同一體忠孝無二致苟能隨所遇而無歉焉孝即忠忠即孝也彥節行矣他日墳簾交奏之餘幸爲我一以道靜安之言爲彥文告一以早圖南轅以紓北堂二親之憂行哉行哉吾當跋而望子矣正統五年龍集庚申三月望日鈍菴老人族親龔詡敘

壽意圖序

安節遺文

壽

而不可易者非由人之所願欲而可得以及遂其私也然修短繫乎天理願欲生於人心苟是心專爲自己而發則爲貪爲惑未免貽笑於君子見譏於名教又安得以遂其欲而副其心哉若乃爲之子孫者愛其所親之甚晨夕籲天冀有以延吾親之壽算保吾親之康強如古人之稽顙北辰願以身代其疾苦之類則是出於人心天理之正眞誠惻怛感格貫通冥漠之中潛迴密轉其遂而副也宜有可必之理不可誣也吾族孫紱孝友出於天性事母夫人甚謹夫人年及高邁常懷杖不能痛之悲故託是圖上冀太上之尊下列羣仙之仰雲翔縞

鶴山馴瑞鹿無非壽徵用伸人子願欲之至念庶幾天
降庥佑而吾母得以安享福壽於無窮也與其特爲自
己謀者豈可同日語哉圖成徵子序之余聞君子有言
至誠可以通金石況於天地造化至虛至靈與人一體
烏有既能感通於彼而不能感通於此乎若紱之爲非
貪非惑誠傳記所載仁人孝子可謂同一揆而無歉者
也吾計他日夫人之壽算彌增子孫益眾門閥愈昌享
有多福於悠久者雖其家世所積之厚自有長久之理
亦由紱之一念之誠有以致之歟且紱友愛諸弟俱俾
讀書明理以期出仕清朝或居司牧或寄民社能以是

友節遺文

心而推廣之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風移俗易古之
循良未足讓也勉之哉勉之哉時天順七年癸未七月
廿有四日族老龔詡書

新刊殷強齋先生文集序

吾崑產有咸陽教諭文懿先生殷公孝伯者當元之季師事會稽鐵崖楊公貫通經史博覽古今孝友慈惠出自天授深爲鐵崖之所器重恆以古君子期之在一時若錢塘陳潛夫東吳盧公武輩德行文章皆爲世所貴至今人得其片紙隻字猶寶惜之然其爲人不輕許可而獨於先生則極口稱道而猶慮其不足焉及其沒也

又相與私謚而謀祀之鄉校庶幾得爲後進之矩矱則先生之爲人概可見矣然所爲文辭又皆本乎德性平易切實不爲富麗奇怪之語足爲後法然歲久不無散逸卒賴其高第弟子吏部尙書余公彙聚成集未遂板行而余公謝世詎自童幼稔聞先生長者論及吳中先儒學行純正文章典雅必推先生爲首自恨生晚不獲一操杖屨以備牛馬之走或得日聞見其嘉言善行千萬之十一也晚歲幸於先生之孫授家得其遺編乃余公手筆珍藏久之恆欲以續其緒餘第以家室罄懸對之徒垂欲炙之延而已今年春邂逅東海王君叔政於

安節遺文

吾宗人龔彥節之郊居草堂談論之暇因出是編讀之叔政默然有契於中遂許捐金以成厥美且命其子益躬董其事而益又能體父之心殫慮竭力校讐點檢畧無苟且亦足以見其家教之善而氣尚之不凡也不待旬月而板刻完就乃歸於詡詡因屬援掌之援乃拜詡言曰先祖遺文賴叔政而得不泯幸爲序吾子子孫孫不敢有忘之意不亦可乎詡惟先生出處大節文集已詳豈後學諛聞淺識之所敢議然在當時師友文物之盛上而鐵崖下而諸老芳名偉烈百歲之下後生小子終莫得聞幸存先生之文而著若今日苟無叔政之好

義亦同歸於泯滅而已矣計其子孫宜必有存焉者則所以不敢有忘之意豈獨援哉夫達者之用財不爲妄費無益之事世俗惟知徼身後之福與夫淫侈聲樂之類雖費鉅萬在所不恤其於義事則拔一毛而利不爲也若叔政者誠達人乎古人有云曠百世而相感得此心之同然其叔政之謂矣益字宗善吾龔氏甥也嘗得孔聖遺像以謂僻壤之民不易得見乃刻石以奉於家塾又得姑蘇陳子平先生古體詩二十四首及海虞吳思菴先生寓感詩十首足爲家庭之訓復爲板刻以繼熊大年先生所編養蒙大訓十書之後亦其好義之一

安節遺文

七

事也因併及之時正統十有三年夏五初吉後學龔詡大章序

野古集自序

世之罵疏俗麤鄙者類曰野而目方直廉介者類曰古予生草野間所交與者黃童白叟而已是故蹤跡罕涉乎勢利之途談論不越乎耕牧之事衣冠不隨乎時禮貌不徇乎俗與夫一言一動舉不能諧人耳悅人目而適人意也或者以野罵之或者以古目之予聞而竊自揣焉罵我野者誠得我實不足深過而目我古者虛譽過情非予所敢知也於是兼取二字以命其齋庶爲晨

夕接目警心之助以求去其野而馴致其古已耳然余平生好吟所成就僅百餘篇其鄙俚迂誕直所謂吳歃巴唱也他日不恥貽騷壇作家之笑錄以成編因齋名而題之曰野古集區區之心非敢以自擬也傳有之曰詩言志予之命意措詞之拙固懸絕於古人而野人拳拳之意或可少見矣天順癸酉八月中秋日逸老龔詡大章自序

故堂兄處士龔公墓誌銘

吾家自得姓以來閱二千餘歲歷漢唐宋元代有聞人然宗法廢壞譜牒散亡莫可考其昭穆世次詎自童叟

安節遺文

七

獲聞長老之言云吾始祖諱猗在宋居汴爲人長者樂善好施值金人亂華流徙來吳時江東屢罹兵燹田野荒穢人民疾疫鮮有醫藥忽遇異人謂始祖曰汝之南方遇枯枝復生乃可定居復指示一草曰此可療百病始祖從其言迤邐至蘇之沙湖東三十里許曰眞義適見一株浮水而下遂取以植果然復生乃銀杏也於是築室以居而所指之草亦生其傍凡有疾來告者卽採使煮服之全活甚眾以故遠近德而神之稱之以爲遇仙翁也在當時有識者以爲此必大化之神不忍棄絕斯民聚此生氣特產靈異之草託跡於翁以濟一方之

民命也歟一日始祖卒而此草亦死矣至今其株猶在
過者起敬無敢剪伐厥後子孫派分一居戴墟一居益
瀆一居蔣涇一居駟馬涇一居古婁縣吾之高曾卽古
翼派也吾祖翁遠堂先生祖姑陳氏吾伯父敬軒其子
也配高氏生吾堂兄諱瑀字德純爲婁派家的稟性公
直宅心處事默契道理是是非非無所詭隨有子有孫
惟教以務本著實不事浮靡家聲世業賴以不墜以故
鄉黨宗族無不愛敬而取則焉室張氏生洪武庚申三
月十三日沒於成化丁亥十月初六日享年八十有八
後吾兄四年而卒生子男四人曰怡曰侃曰閻曰恂女

安節遺文

卷

三人長歸郡安次歸朱英孫男十人曰祥祐祚複怡之
所生曰禧早卒侃之所生曰祺福祿閻之所生曰祀與
祚則恂之所生也孫女七人薛陳金戴朱其壻也曾孫
男八祥生欽銓祐生鏐鐸禎生鏐鑑禎生益禧生鏐曾
孫女十九人俱幼在室吾兄生於洪武己未二月二十
一日卒於天順八年八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六怡卜
以成化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柩合葬於積善鄉漢浦
塘西原祖塋之兆詔哀吾族自婁縣以來流離漂泊殆
盡而年老得存者惟兄與詔兩人耳今兄不幸又棄我
而歸追思痛悼得不淚盡而繼之以血乎臨穴乃刻銘

墓門之石以啟後人銘曰

哀哉吾兄兮爲族冢的性高識明兮氣厚質直不詭不
隨兮有惠有德骨肉懷仁兮鄉黨取則正斃全歸兮始
終靡貳無忝爾所生兮永貽後式踰八望九兮我亦朝
夕望雲仍衍兮鑑此銘刻噫老眼焦枯兮淚不成滴

爲明故子瑞翼公室姚孺人墓誌銘

大明景泰四年癸酉十二月初四丙戌崑邑龔珩其祖
母孺人壽九十七而卒卜以是月十有五丁酉奉柩
合葬於積善鄉駟馬涇之原先祖考子瑞公之兆由期
逼弗克遠求名公鉅筆以資存歿謂叨居同族於孺

安節遺文

畢

人爲子行知其行實爲詳請書歲月以誌其壙詔按孺
人姓姚諱妙福世居崑之巴城爲望族姚八公提舉之
女生於元之至正丁酉十二月二十日既長歸龔氏善
相夫子以孝謹勤儉聞中道寡居其子賢賴其賢明訓
飭之力卒能仁於眾公於鄉爲與人之所敬頌不幸又
以疾卒孺人率其婦周撫教諸孫咸底有成長卽珩以
出粟給邊餉膺冠帶褒榮之命其次理由明經進士自
水部郎中陞山東左布政使其季琚精於欽天之學授
本邑陰陽訓術記名待召琚妹瓊英贅駙馬府教官梁
燁雋聲惠政皆有可觀簪纓輝映世所罕比孺人長女

曰清賢倪良早寡時與周年俱七十上下守志不奪世之論能安節義以善教養者必稱龔氏三母云曾孫男十人曰紱曰綬曰縉曰縵曰紘曰紳曰統曰經曰綸曰綬曾孫女七人孺人素無疾一日謂其女與婦曰吾將見而先人於地下不復與汝聚矣子孫咸哭請所欲言曰吾無言惟爲善而已矣遂瞑目而逝孺人平居遇親戚鄉里下至僮妾寒餒勞苦必得所以調卹之方然後乃安故其卒也雖善始善終無所遺憾然而感其惠而痛其死者非一二也銘曰

婦而克盡其道兮曰順曰貞母而能知所教兮惟嚴惟

安節遺文

聖

明清風凜凜兮濯濯厥身樂諸孫之有成兮貽宗黨之光榮慨寒餒之切吾身兮誰不感其至情積之厚而發之兮其餘慶將不止乎雲仍我忝諸子之行兮敬述斯銘事有實而無欺兮辭非誇而可徵

明故彥節龔公墳誌銘

吾龔之姓肇於周春秋時晉大夫堅所食之邑而得焉派分天下代有聞人不可以一數吾始祖遇仙翁當宋中葉自汴來吳時兵燹之餘多疾疫莫有醫藥遇異人指示靈草曰可以濟人及抵蘇之真義果見草一如異人所指遠近賴以全活者甚眾莫不神之故稱之遇仙

翁云厥後子孫流布吳中者不可紀彥節乃真義派也又再分來居崑邑之北十里許駟馬涇之上又若干世矣彥節之祖子瑞翁隱德弗仕妣姚氏父諱賢字思齊別號衍慶以子理官贈工部都水司郎中母周氏封安人思齊爲人倜儻有大節讀書明理尤篤恩誼鄉人多感其濟惠至今猶思念之嘗病族人信巫覡之言以誣先世乃求其事實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著爲譜牒以貽宗族紀其僞妄其識見超卓乃如此生彥節諱珩別號平易爲繼世嫡長綽有父風嘗謀諸弟建築祠堂以供奉爲曾考神主四時祭祀與夫凡有喪葬一遵文

安節遺文

聖

公家禮教子孫世守之然稟性剛直御家處眾嚴而有恩故人多敬憚之而不敢輕有所褻犯今年春夏之交朝廷以缺邊餉募民出粟彥節聞命勇往弗敢後事既蒙恩賜予冠帶以榮終身未幾得脾疾卒享年五十有三生於永樂癸未七月十九日卒於景泰乙亥七月初五日室夏氏子男二人長曰縉次曰紳爲邑庠女六人衛元王益願嵩諸敏其四壻也行以是年十一月初七日葬於駟馬涇思齊墓側禮也先是其弟珩率其孤縉拜泣乞銘其壻於戲余忝爲龔氏族老晚年末路方賴其兄弟以終天年胡一旦奪我彥節之速得無慘乎銘

既不忍辭可忍耶乃淚而爲之言曰

駟馬之原兮綿綿其流嘉木鬱森兮樂哉斯丘式安孔
回兮千秋萬秋有子克承兮夫復奚憂爾其瞑目兮從
先人以遊

龔母鄭孺人墳誌銘

孺人諱莊字鈔端爲唐相鄭畋之後宋太師蔡國忠惠
公性之二十代孫世居蘇之長洲張莊里處士公度之
女也妣杜氏孺人生而處室以孝謹聞甫笄歸于龔氏
推其所以事父母者以事其舅姑又推其餘以至於和
妯娌恤卑下相其夫崑山縣陰陽縣學訓術龔彥中綜

安節遺文

聖

理家政甚得婦道宗族鄉黨莫不深嘉樂與以故家道
日昌子女從教俱和厚無刻薄行自天順紀元以來疾
染痛風竟以庚辰十一月二十八日卒距其生爲永樂
癸巳十一月初一日得年四十有八生子男四人長曰
綬娶刑部主事吳相虞女次日纓由幼患疹失明娶舊
族楊以昇女次日經曰綸女三人曰妙慶適陳偉餘幼
未行孫男二人曰震曰蒙彥中卜以是年十二月廿五
日葬於積善鄉駟馬涇之先塋余爲龔氏族老彥中請
誌其墳乃爲之銘曰

居室孝而歸逢其賢處已順而德獲其全壽雖齎而操

則堅有始有卒兮夫何憾焉

哀妾淑新周氏辭

正統丙寅三月葬淑新於所居之側刻石以誌其墳其
辭曰

噫惟汝家于烏目之西兮其氏爲周方九齡而義養于
陸兮又十四而歸我于婁時予齒居百之半而又四兮
紛白雪其盈頭汝能弗以枯楊之莢而芥蒂兮安命分
而曾無怨尤痛吾抑而癢吾搔兮飢我食而寒我裘以
予後之寂寥兮畜幼息而誓以守吾松楸嗟日居而月
諸兮瞬息頃而十越春秋奈天命之不與兮志雖銳而

安節遺文

聖

莫酬遭予時之不料兮抱疾疢而幾乎一周孰謂汝之
感而廢其寢食兮竟伏枕而弗瘳雖顛沛而心弗爲之
亂兮所云云者無非善後之謀感吾生之既邁兮方仗
汝以遂其夷由胡爲棄我而逝兮忍不能爲數載之留
豈吾不德而致汝于斯兮折而壽之不修彼閭里之知
與不知兮誰不爲之涕流矧予感汝義誠切兮痛曷時
而可休瞻鹿城之故原兮爲吾母之樂邱汝其從吾室
而後先兮侍吾母而仙游惟汝事之既畢兮我亦免夫
身後之憂苟素行無愧而可樂兮夫何閒乎明幽俟于
命盡而爲九泉之歸兮會一笑而相求長歌之悲過于

慟哭兮我恨悠悠嗚呼淑新兮其知此不嗚呼淑新兮其知此不

安節遺文

哭

壬戌春三月
趙詒琛校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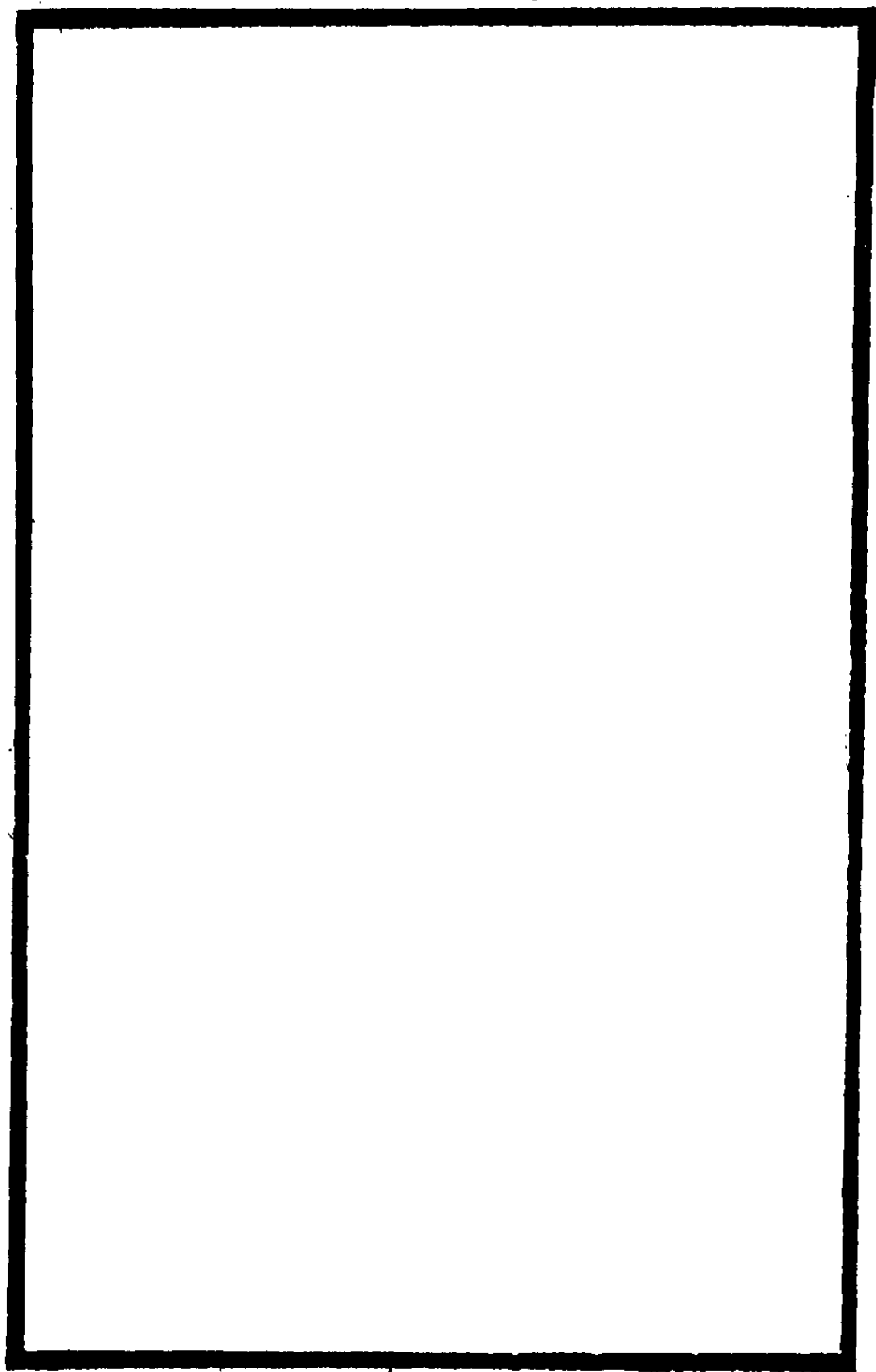
龔安節先生遺文終

光緒壬寅先君子校刻龔安節先生野古集余始識先生名後交太倉李子慰農出示安節年譜及遺文若干篇亟爲錄副去年余刻年譜成太倉龔氏後裔寶琳從婁水文徵及家譜中錄得遺文七篇由李子頌韓介紹寄余屬與前所鈔錄者合編刻行贈資助梓其意殊可感也獨念吾鄉魏恭簡公之理學蔡忠襄公之忠節與先生可稱鼎足並峙是皆秉天地之正氣有不可磨滅者恭簡遺集祇有舊本忠襄遺文從兄仲宣輯錄若干篇外散佚不見安節先生自金川門投戈一慟遯歸鄉里變姓隱匿而理學忠節實推先生獨開其先數百年後野古集有重刻本年譜今有新刻本茲又續刻遺文且得其賢裔伙助野古集板已燬亦擬重刻由是觀之先生留遺詩文雖非全帙而廣傳於世節義益彰爲獨幸也已辛酉冬十一月上旬里後學趙詒琛謹跋

安節遺文跋

哭

張太僕不二歌集



不二歌集序

不二歌者同州張泰宇先生被虜於瀋陽守死不屈歌以見志者也先生死後本朝定鼎康熙三十年先生喪始歸事之本末乃詳或取其歌與先後賜先生詩文哀而爲集久且湮矣向予亦未嘗見選兩朝詩文僅取其歌入之今戊申春老病念且死事未畢目將不瞑既愈復補道脈書及兩朝文張生銘泰宇先生十一世從孫也奉其父照翼命亂鈔先生集介門人趙生俊秀乞予點訂將刻之閱十餘日夜始就緒亦不知其集初何名卽以己意名之曰不二歌集置歌於前先生在任及在瀋陽文兩篇附焉餘

不二歌集

序

關中叢書

傳誌與紀德政暨祭誄詩文等附焉卽歌與諸文先生志事畢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相感誠不知其何心竊謂讀此集不奮然興起其忠義之忱者無是情無是理也因語銘曰是不可不刻銘遂請爲序予踟躕不敢任無已當還就集中言先生者取再論之諸家多以文山比先生古今似文山者先生外更無人似先生者文山外亦更無入然兩人心同道同而事亦略有不同文山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等像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先生自爲秀才便有范文正任天下意喜兵事留心阨塞此其立志之大同也文山始不拘小節聲妓不絕先生砥廉隅

不妄交遊里中宴會有聲妓聞先生來皆避匿此其律身之微異也文山大魁天下終歷鈞衡先生以鄉薦宰堂邑調聊城逮至兵備永平北行不屈加副憲此其名位之定於天者異也文山使考官於文見其古誼忠肝先生自爲諸生富平孫少宰卽許以忠孝著名此其蘊蓄之信於人者同也文山知贛州江上報急天下無勤王者文山慨然發諸郡豪傑結溪峒蠻起師召入衛先生以削籍家居灤永四鎮失守再起永平參議招舊義勇復四鎮自此兩人以身許國一而已矣當元兵盛時宋亡勢已成文山艱難萬狀多敗少勝子母妻妾俱亡志不少挫見執五坡嶺入

不二歌集

序

二

關中叢書

厓山護送如京在道入日不死乃復貪心猶冀幸萬一也蕢城之疑見殺年四十七耳視死真如歸矣何愧天日哉先生以祖大壽師潰敗於大凌見執求死不得說論百端較宋之勸文山者猶勤而卒不一動其心僧寺十年坐不東北向朔望必西南拜衣不更舊食必西來粟祭書明年月見文皇稱督領不拜想文山待死之日亦當如此然臨安之降文山受使如元請和雖見伯顏抗論舉亭旋逃亡幾見殺於制置李庭芝予以爲如宋史說文山此時猶出年少不如先生之不受文皇命暫歸以救一時致失國體爲老成見遠也天下事不得以成敗論人自古國亡實有

不可救藥之故而死節者乃皆其素所不肯信用之人如文山與先生天蓋生之爲萬世維綱常自不能爲一時息禍亂也特文山少豪華不羈勤王師出始折節深自貶損盡散家貲犒軍士先生初貧爇火讀書不敢一毫違禮旣捷秋闈以講濂洛學且篤孝馮少墟等皆敬之故爲當道者所知而不輕入官府或關民利病必殷殷言之所以爲令於利民事無不爲病民事無不除則文山生而曠達固有尋常所不易學者而先生乃可常可變可生可死而終不渝其初志事事可學而惜乎人不知學遂使先生與文山均爲古今勵見之人此予所以多張生銘之能刻是集

不一歌集

序

三

關中叢書

張泰宇先生予邑洛北人世傳不二歌聞其風未嘗不想見其爲人而初未得悉其事行之本末張生銘先生從裔孫也從予學其祖諱繼志者皓首窮經卒於教讀此歌暨文傳一卷屬續之時殷殷囑其子祐刻以行世祐又以囑其子照翼翼子卽銘也能讀書家亦漸裕戊申四月奉其父命持歌鈔本備述其事於予始知先生忠孝節義萃於一門竊以爲此萬世風教所關今不刻久且散佚矣但篇帙淆亂必更點次序列命銘往質於朝坂李時齋先生先生以意釐定又爲之序且俾予原其付梓之由故敢不揣固陋以誌景仰而又綴予讀茲集之末論於後以質於時

不一歌集

序

一

關中叢書

張泰宇先生予邑洛北人世傳不二歌聞其風未嘗不想見其爲人而初未得悉其事行之本末張生銘先生從裔孫也從予學其祖諱繼志者皓首窮經卒於教讀此歌暨文傳一卷屬續之時殷殷囑其子祐刻以行世祐又以囑其子照翼翼子卽銘也能讀書家亦漸裕戊申四月奉其父命持歌鈔本備述其事於予始知先生忠孝節義萃於一門竊以爲此萬世風教所關今不刻久且散佚矣但篇帙淆亂必更點次序列命銘往質於朝坂李時齋先生先生以意釐定又爲之序且俾予原其付梓之由故敢不揣固陋以誌景仰而又綴予讀茲集之末論於後以質於時

不二歌集 序

關中叢書

齋先生論曰從古革命之際慷慨赴死者多從容就義者寡茲集評先生者不一始或方諸范文正趙靖獻既居東時或方諸蘇子卿文文山各有當矣未盡者予專取居東一事論之竊以先生爲依稀乎有箕子之風實孔子所謂仁人未可以一忠概之而亦不必盡同也箕子殷之貴戚也爲紂奴殷亡武王釋囚訪道不敢以臣禮待固無求死之事而要不渝其罔爲臣僕之志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易象與論語同能正其志是卽無私之仁人矣先生兵敗見執本決意一死及文皇親釋縛禮遇求死不得命旗下從學先生不辭教以道義文皇與武王訪範之意何

異先生與陳疇之意亦何異然僧寺十年而坐必東北向朔望必西南拜衣不更舊食必西來粟祭書明年月見文皇稱督領不拜不但爲臣僕亦不敢若箕子受朝鮮之封死之心固未忘也其不遽死者以明未亡耳而始終一心不二無一毫私意不可對天對人此則可與箕子質之數千年之後者自號明夷子作不二歌不較然甚明哉卒之兩朝信而且服當時人人信而且服後之聞其事者莫不感且奮也死之先後復何論焉予不欲襲諸家之說第就先生之意論先生未知有當否也戊申六月同里後學賈震撰

不二歌集 序

關中叢書

不二歌集卷一

明夷子不二歌公居東自號明夷子取遇難艱貞之意

一真樞變化乾坤立主張幻形疇不沒問誰無盡藏靜極還復動一陰而一陽源同流乃異邪曲與忠良如此日在天光明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丹誠那可忘天地惟得一清寧終久長王侯惟得一首出孚萬邦卓彼待字女從一無褻裳之死矢靡他苦節傲冰霜風疾草自勁歲寒松愈蒼委質許致身臨敵無迴腸電火焚大槐有忙有不忙求死不得死身命輕糶糠生匪是偷生苦衷質上蒼始終籌畫者深媿郭汾陽萬或得一當不媿文天祥君父之所在焚

不二歌集

卷一

關中叢書

庭訓通言

要孝順

孝順父母是人生一件大事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即不可以爲人故百行以孝爲先父母生育之恩如同天高地厚一般試看父母生箇兒子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不知受

了多少艱難即痧麻痘疹風寒饑飽百般調養又不知用盡了多少精神纔得長大成入常言道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父母受了千辛萬苦指望兒子孝順以爲後靠凡人在世就是平常外人有一恩一德於我尙且想報答他若父母莫大恩勤爲子的五夜思量怎麼報答得盡偏有一種不孝不順的人自己成人之後有妻子只圖妻子受用不顧父母供養甚且結親交友反費許多周旋把父母丟在一邊不知不孝的人那怕千伶萬巧天亦未必佑他常言道孝順常招孝順子忤逆偏生忤逆兒可見近報則在己遠報則在兒孫斷斷不爽之理至若喪葬一事更是爲

不二歌集

卷一

二

關中叢書

子要緊的事往往見有錢人家父母已死停柩在堂總不想隨時安葬的道理一味講究做齋做七日日期年及至葬時不在穴壙安厝上用心一味講究屏幃戲酒祭玩冥器等類無益虛文所以有因家道本薄必候發財纔得安埋遂至久停在家又有爲選擇好地遲滯不葬不知謀地原想地內無風無水使父母葬下去不至侵壞尸骸此心纔安乃反借父母尸骸圖子孫的富貴東謀不成西謀不就以至棺柩暴露終無安葬日期那曉得陰地不如心地父母一日不安爲子的心能一日安乎更有因父母前後死亡不齊將先死者停柩在家立心等後死者一起發送

兩做一件又爲體面又爲省費試問這種心腸若要生者長存自難顧死者早安若要死者早安不幾願生者早死乎此真不孝人極矣蓋人於父母在時常常思想生育大恩及時報答於父母死後只求死者安身稱家之有無急早歸葬莫務無益虛文此卽能盡孝順之道孝可格天異日發達根源不外乎此

要和睦

兄弟和睦乃家庭興旺之兆若係有餘之家彼此公共毫無私隙錢財人丁有聚無散漸漸增長更覺有豐亨豫大氣象俗語說得好分見少共見多卽或寒素人家彼此同

不一歌集

卷一

三

關中叢書

心協力想幫相助亦不至落魄於人俗語又說得好朋柴火焰高況兄弟聚首天倫樂事何苦弄得分門別戶你東我西有甚益處總之人家弟兄不和睦的豈其天性皆然試看幼年時節弟兄們一起嬉戲頑耍行不離伴坐不離身何等和睦及至長大娶妻生子各懷異心或聽了妻子語言或信了親友挑弄因而骨肉乖離你猜我忌你拘我別隨將家業分散更有一種管理家事的人平日一應公衆使用已不無假公濟私入己肥囊及至分家時候猶起貪圖之心往往指空攤賬折算田房因而彼此惡視斷絕往來甚至爭競不已毆訟交加經年不休這等行徑若

係叔姪等輩猶爲隔膜若在兄弟分中是將一點和睦良心喪盡獨不思和睦二字卽在鄰里鄉黨也少不得的何況在同胞兄弟常言道酒肉朋友患難兄弟是患難相救只有兄弟豈有安樂之時反不如友朋真不可解也常言又道打虎還是親兄弟上陣還是父子兵總要人思想天性中自然帶來的恩愛切莫只圖自己便宜傷了手足之誼把一點本有的良心盡爲貨財妻子蒙蔽了試看弟兄分散的一家人七零八落就算一己能得支持總覺獨立少助那怕有知心相好終是外人怎及得至親骨肉倘若時衰運遷跌落下來卽親戚好友亦不能相顧其一切

不一歌集

卷一

四

關中叢書

幫閉門客冷眼相看那時想起弟兄手足誼氣悔之晚矣自古家不和鄰里欺必然之理也人只把處弟兄分上和睦的受用與不和睦的下場頭細細穿看自然不私貨財不私妻子兄友弟恭一家太和卽或弟兄中有傲慢不順的亦須忍耐調停久之自然感化同心同德所以古人九世同居子孫昌大無非和睦之所致也

要勤勞

勤勞者不是兩頭奔波的說法是要士農工商各守其業各盡其職而不任情懶惰終日荒廢的意思常言道一勤天下無難事言凡人於自己職業所當做的事無分男女

貴賤各用其心各竭其力自有個結果成就既可以成人
又可以成家斷未有自行荒惰而能有濟者往往見有年
力精壯遊手好閒不理本業的人只貪頑耍或終日酒肆
或終日賭場遊蕩無歸以爲這樣何等快活殊不知日混
一日總無成局不惟荒了正務不能成家立計一到年紀
頹邁筋力既衰設使有些病痛家中諸事叢集這個時候
東既無成西又莫就事不前定自受困窮之累悔之晚矣
常言道一生之計在於勤你祇顧安逸怕受勞苦獨不想
一生之計乎又道勤謹勤謹衣食有準懶惰懶惰忍饑受
餓你只貪懶惰不肯勤謹獨不怕忍饑受餓乎況且人若
不

歌集

卷一

五

關中叢書

閒居無事苟無定見者妄想邪思相率而生自己按拿不
住爲非作歹無所不至矣若是讀書的人朝夕誦課莫荒
了舉業上天自不負苦心務農的人春耕夏耘莫荒了田
地禾麥自有個收成工匠的人精於手藝工食愈賺得多
商賈的人精於生意利息更見其盛總是自在不得的曾
憶前輩人作自在歌勸人有云自在好好自在世上的自
在誰不愛書生自在在文不在農夫自在在穀成稗商賈自在
誤買賣工匠自在在手段壞富人自在在田園敗窮人自在在添
借貸男子自在在妻孥害女子自在在丈夫怪圖自在不自在
老來積下冤家債不早回頭無聊賴請自在請自在在此歌

語語切中懶人的弊病可見人生在世若想顧身顧家切
勿自在須要勤勞自然大有成就

要儉樸

儉樸者是人之本分蓋儉樸之法不是專在鄙吝先要總
計我一家之中人口若干每歲衣食人情雜項用度若干
將收的田內糧食若干貿易利息若干豫先量入爲出必
須常留有餘以備喜慶並意外凶荒之用至於房屋車馬
飲食衣服器物交接俱從儉樸不可矜勝爭強自然家道
愈加豐足往往見有餘之家或是祖父做官宦囊豐厚留
傳下來的或是祖父辛苦陸續積攢留存下來的造個家
不

歌集

卷一

六

關中叢書

成業就是以富貴家子弟俱享現成之福一經祖父過輩
銀錢到手隨着自己使用那知道銀錢的艱難那知道過
家的算計分外要行事體面飲食更要異味衣服更要新
奇車馬更要肥麗房屋更要華美器具更要款式且有一
奉承幫閒的門客善於逢迎美聲美色朝酒暮肉何求不
得即用完祖父所存銀錢猶不自悟總是過慣了富貴日
子前番又是奢華慣了此時自難守業度日只是變賣弄
得赤貧無倚反遭借貸恥辱矣至若無錢之家一則家裏
本不優裕他偏要學富貴人家行事攀交些富豪貴客自
己自然儉樸不得設若錢不應手必定東拉西拽拉張蓋

李古聖云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及至支持不來那時用度缺乏自己又枉弄了半生虛浮不能得實在受用竟成了饑寒困苦之人無所不至這都是平日不肯儉樸之病也總之一家而用費當用則用不當用則爲無益浮費若自己一身務各本業一切家用量入爲出既莫虛誇又能節省以保先業以圖發積常言道常將有時思無時切莫浮奢須要儉樸自然可久可大

莫欠糧

朝廷立定條編一畝一戶載有徵收的數目一春一秋正是完納的時候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試看萬國九州各府州縣的百姓熙熙皞皞歡欣鼓舞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各人家的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一絲一粟溯其由來真感戴無涯矣其有田糧關稅例在惟正之供止有此數輸將惟恐或後何得有不遵定例不隨卯期拖欠許久不早封納竟成化外頑民乎況徵取錢糧原只爲許多費用如官員的俸祿吏役的廩食兵丁的糧餉修築的工料等項究竟還是爲百姓用去的卽如民間奸良不齊若無官長那凶惡的人以強凌弱不公不法的事誰人斷理平民何得不受欺侮又或有盜賊竊發若無兵丁護衛官法治罪地方不得寧靜平人何得安居樂

業至於興功動役修城築堤又係爲民之保障恐其有水旱盜賊之憂且而讀書的給以廩膳奉差的厚以賞賜愛育嬰兒養濟孤老賑恤飢民種種費用都是爲百姓而設人若想到此處就該將應完的錢糧早早封納上去偏有一等刁玩的人故意拖欠藐不畏公反以爲會推能抗誇飾鄉愚此等惡習往往見有餘之家不知理法也學這樣的行徑那曉得限期太過官府定然差拘就是即刻可以備辦封納來役的酒飯盤纏科房的照應使費額外花費了銀錢且差人在家追呼傳之鄉里反覺失了體面至沒錢的人家一時設辦不來自必拘到衙門見了官長定要責打身體既受了刑杖一切鋪堂散班雜項又要銀錢催的越緊外費越多到底錢糧是少不得臉面沒有顧得錢財又沒有省得豈不大愚凡人須要曉得算計把家裏一切私事權且放下先將公項照限全完切莫欠糧做一個奉公守法善良的百姓既省許多雜用又享許多安逸是何等自尊自重

莫爭訟

朝廷設立官府無論有司衙門與上司衙門不過替人判理曲直辯明冤枉原爲天下息爭止訟歸於無爭無訟的緣故那知人情不古有一種心裏稍負了屈不能忍耐卽

鳴之公所這必是好訟的人有一種理信本自不直假飾其辭辯之公堂這必是健訟的人又有一種挑起是非慣弄刀筆包寫包告這就是唆訟的人常言道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所以明白的人凡事容忍輕易不去告狀至若悻悻自好遇着沒要緊的事件雖是他人錯了卻自己可以讓得過的偏覺氣忿不平必定要構詞興訟狀子告進去若是不准還是造化若是准了就是惱氣星破財星進了宮承行的書房執票的差人發脚就要起錢若遇好些的差房還少受他些勞叨一遇着狠毒的人就是多口舌的朱雀餒不飽的虎狼先就受他不住及至聽審

不一歌集

卷一

九

關中叢書

時候一切詞內有名的中證鄉鄰需用飯食同來看顧的親族朋友款待茶酒自到歇家的盤費衙門鋪堂散班的禮物處處都要周到或有一個人犯不齊或遇官司不閒經年累月守候無期家下有許多養生恆業身上有許多正經大事都不能專心料理這時譬如騎虎背要下不能下只得辭勞苦不辭銀錢求其見官一番但問官的判斷原是難定若一時枉斷把你審輸了反遭責罰是不忍小辱倒受了大辱若是審贏了對頭不服依舊不止不休拖累無時可了冤仇更覺重大這是有理的官事尚且如此若本無情實或起貪圖之念侵佔人家財產或懷私恨

之心陷害良善名節漫天起霧平地生波就算筆頭會寫舌尖會說一應告狀的使用俱不可少且情虧理短還要打點請託受滑吏的盤算受旁人的掣掣事尚未遂已經使了多少銀錢費了多少周折即或見官審斷聽你欺哄如了你的私願卻天理喪完良心喪盡一時縱得用久而自明倘遇清白官府審出真偽那被告覆盆見日你誑狀的將誣告反坐自尋罪受古人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雖悔無及矣更可恨者是教唆人的訟師粗知幾點詞意略看幾件律條做出敢作敢為的模樣心地不明白的人觀其外面深為信服設些為詭為譎的機謀識見

不一歌集

卷一

十

關中叢書

不定的人墮其術中儘被驅使無事弄成有事小事架成大事或洩自己私忿或圖於中利益把他人的身家一己的陰陽都付之膜外誰知暗中報應近在自己遠在兒孫歷歷不爽且這樣損人利己的行爲不自改悔積怨必多一經出首動公訪拿包攬詞訟律有明文是天理既已難容王法又所莫逃何所恃而不恐乎總之凡事有理的須退讓一步無理的須猛省一番刁唆的更宜急早回頭切莫爭訟保幾多錢財消幾多辱磨存幾多陰功真有無數的好處

莫關毆

鬪毆的人總因氣性難平毫無遜讓的心思或恃著自己的勢強或恃著己人多便逞雄爭勝撕打爲能橫逆欺凌必要使人人都害怕自己的那曉得自己受害受怕事情更大常言道拳打不理又說理字沒多重三人擡不動若遇不公不平的事倘自己有不是處即當退避若不然有理講理理若不服或投之鄉鄰親友況且審斷曲直又有官長處分若動不動爭起氣來辱罵交加拳打脚踢扯也扯不住拉也拉不開因而傍邊有幫左拳的解左勸的動起器皿搬些磚石三個五個打做一團若是打輸了自己的皮青眼腫身損體傷所爲的事件究竟不了結先受

不一歌集

卷一

十一

關中叢書

了許多虧苦甚至弄個殘疾一生竟成了廢人若是打贏了被打的人豈肯甘心放手必定尋來報復冤家每逢於窄路仍舊是不得干休的常言道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就是自己人衆錢廣勢力極大武藝極高人都敵你不過衆怒也覺難犯王法更是難逃更有一種好勇鬪狠的人不安本分不習正業學成拳棍專以打降爲事逐隊成羣或在會場或在戲架故意滋事闖禍比較好漢橫行毆鬪人何不看那洗冤錄上說人身致命所在甚多若聘一時豪氣一拳一脚都能打死人命何況洶洶湧湧棍棒齊加豈有不致傷命之理若是被人打死白白丟了一

不一歌集

卷一

十二

關中叢書

條性命英雄何在父母妻子無所倚靠反要做苦主告狀鳴官自己死後屍骸又遭檢驗蒸刮已是慘痛之至若是打死別人那怕有飛天下海的能幹難得逃過法網總是要抵命的一經鎖拿送到官司三推六問打過又夾夾過又打解府解司問成死罪牢獄枷鎖先受盡無限的痛楚欲求速死尙不可得就是萬貫家財幾年監禁消滅殆盡比那被你打死的人受的折磨更加十倍利害又帶牽父母妻子都入苦海試問爭氣打降的到這田地可害怕不害怕凡人當此太平世界各自安居樂業何必倚強欺弱徒逞血氣之勇試看有識量的人縱橫逆欺凌他且包涵忍耐況未必自己十分有理須平心遜讓切莫鬪毆庶身家可保消許多災禍蓄許多福澤是何等受用

莫賭博

好賭博的人只說是件快活的事那曉得是件喫虧受害的事上場賭博時原想贏別人銀錢豈肯把自己銀錢輸去不知賭博輸贏怎麼拿得定試看從來賭博下場十遭就有七八遭輸況且窩賭人家不管誰輸誰贏一往一來都是要抽頭的抽來抽去場上的本錢漸漸歸了窩家若是通場打算總沒有一個贏的到了賭錢場中必有一起做局哄騙的人商通叫點打圍偷牌換骰等類那怕有呼

盧喝麼的手段受了籠絡不知不覺將本錢鈎引去了常言道贏錢三隻眼輸錢只是趕誰知越趕越輸怎麼讓你翻得本來若是賭花了心日夜不休百樣的事都不思量去管父母的奉養妻子的飢寒自己的本業竟丟在度外只顧頑得快活那管人的好歹就是娼優奴僕以及不習流品的人但有銀錢可賭卽如膠似漆竟像好兄好弟一般深更半夜你來我往甚而弄出別的勾當這時悔恨何及且好賭的人既不分好歹那裏講個禮義惜個廉恥或是爲輸贏爭錢多少或是爲語言相犯動起氣來卽時吵鬧打罵一經官府訪拿或是自己出首經了公所先要衙

不一歌集

卷一

十三

關中叢書

請乞終養揭帖

原任山東東昌府聊城縣知縣今陞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張春爲比例陳情懇乞聖明俯賜終養以安愚分以盡子職事職係陝西西安府同州人由舉人於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除授堂邑縣知縣本年五月初十日到任職蚤歲失恃職父世登迎養時年已八十七歲矣四十四年四月初十日考三年滿蒙聖恩封父贈母九十老人躬被綸命職幸出望外四十五年五月十三日調繁聊城縣六月初六日到任職父漸失明匕箸無恙至四十六年職父九十二歲飲食失調偶感風邪乃以景臨濛汜念切首邱職百計無能挽留隨遣婦子歸侍於行之日職淚如雨職衷如割嗣是凝眸親幃神魂靡薄以終養情由備申乞休竟不能得之上官而職心滋苦矣於五月二十五日接邸報陞職今官荷蒙俞旨聞命自天措躬無地愧君恩之逾涯幸子舍之非遙弛担而西觸暑犯夜兼程抵里六年勞骨遂獲新病痰嗽怔忡人身鬼形此職善息之時而亦天之所以全烏鳥也拜問職父猶勉以新命博一歡聽聲音抱泣幾絕職父素知大義先是諭職盡心王事無念老人今者乍離乍合忽喜忽驚晝夜眠食無不與俱父年漸衰子病漸深職戀職父職父憐職相依至情尙能傾

不一歌集

卷一

十四

關中叢書

刻離膝下哉職之進退實爲狼狽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嘉靖五十年奏准親老雖有兄弟篤疾不能服事者准令歸養職有一弟秋耽酒中風未諳定省按禮經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職父年且過之卽職弟善事情難絕裾伏念職慈不待養祿幸及嚴每惟高厚之恩致身有願自量蒲柳之質竭蹶無能固揣分以宜休況知年而滋懼又查得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楊世勳曾以親老奏乞終養蒙恩慈允行職之事體委與相同我皇上純孝錫類率土同沾伏乞敕下吏部容職終養遺下員缺另補才能庶賢路無妨孝治有光合家偕白叟黃童歌萬壽於無疆矣

不一歌集

卷一

十五

關中叢書

祭白喇嘛文

明原任太僕寺少卿張春致祭於主僧白喇嘛之靈曰釋子涅槃之說不生不滅之理也雖然余以主客交好不忍離別云爾嗚呼痛哉痛哉寓必擇主先民重之久而敬之吾夫子稱善況遭難居處之際乎得賢主於難得之時愛敬施於六年之久倏而生死分別不得片言永訣堪乎不堪乎痛乎不痛乎今自辛未之十一月十七日至瀋陽卽主喇嘛僧舍雖鄉井之人乎生平風馬牛不相及何乃一聞余門外足音便倒屣而迎傾肝膽而慰禮遇便過隆不止憐余之患難也若不知余之在患難也爾時躡足附耳

者數數喇嘛能早見余心慰余以生勝於死之事未嘗有片語不忠於余者此其識微見大之不忍別者一也晨昏定省交友無之出告反面交友無之過加於余日三餐必不先食有送鮮或甘美必不先嘗主家於寓客原未曾有況六年如一日乎抑己尊人此謙遜之不忍別者又一也每誠庖丁茶酒人諸伺候者懇懇以余爲說卽尊貴人卽親厚人或有余前語不合或背語余不投者此何足芥蒂喇嘛必面駁之余六年居何地何時得惡聲不接於耳者誰之力也此欲以一心一衆心不忍別者又其一也爲余一人而思及余鄉在難之數十人不惜財不惜力又禮貌

不一歌集

卷一

十六

關中叢書

之使諸在難之鄉親無主而有主無家而有家此主家於寓客都未曾有又其不忍別者乎恆情之交好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余身在瀋陽心在天朝喇嘛身之所在卽其心之所在余儒門喇嘛佛門心不同道不同道不同易分畛域宜生水火誰能聯異爲同前後一轍乎余忠告逆耳數之又數所以報也又誰能諒余無他而不之疏乎酒中言稍有失何足介介旋即懺悔又誰能反己遷善如是之明決乎不尤其不忍別者乎尤奇異者六載來只是余晨起櫛沐差人候之使者回報先出門立候及余前後殿謁神倚立簷下歲時固讓余受禮而已自元旦至初三

日喇嘛禮佛畢余尚未起就余榻下頂禮及相會時問六年來未有如是之禮何倏而爲此喇嘛謂六年前缺禮云云又未曾有言及傳衣鉢事倏而及之謂言之有意云云豈先知大滅度而然耶抑其神爲之兆幾之先動即喇嘛亦莫知其然而然耶日暮就臥夜未艾而大歸使家衆驚號嗷嗷如失林之鳥喇嘛前病傷寒死而復生向余泣曰爾時方知人死不難止是服事不到頭心不了耳前余不食欲死喇嘛一聞之跪倒泣如雨注至欲以不食先余而死又慰余以忠孝之大噫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痛哉痛哉不忍言也喇嘛生平自有月旦無事余言正謂關切余者

不二歌集

卷一

十七

關中叢書

武成考序

鄙宗之與予同筆硯而稱友則無若晦叔云予受晦叔益良深而自謂知晦叔爲最悉晦叔天性孝友若訥若拙其不矜伐近於孟之反其不妄語幾於司馬文正公其不奔趨權貴而人無賢不肖一見傾心有類於邵康節先生其與人無迂而見者消其鄙吝化其粗浮則又似黃叔度居

平雅薄舉業故絕意榮進而獨博極羣書歸宗六經至于天文術數醫學字法靡弗精研則又酷肖管公明王輔嗣之當日予竊竊惴惴揣晦叔之無延曆法也蓋二子以是學眇於年鑒未遠也予羈五斗自遠晦叔乃朝夕晦叔弗去心屢奏記晦叔企其貴然來思遂可陟岱宗躋日觀洋洋望渤溟入拜宣聖闕里廟見孟子輿於是弔尙父舊庸以與今之賢豪長者一晤對稍續龍門勝遊而恢其習見晦叔竟以寡母翟在有辭於遊之遠亟乘鹿而西矣蓋歲乙卯未及龍蛇而就埋玉樹不圖予億之中而致私憾於天謂奪予晦叔之速也良友難逢忽焉而成今古予其何以

不二歌集

卷一

十八

關中叢書

不二歌集卷一終

不二歌集卷二

張僕少監軍關永紀事

關名

公生而豐碩端嚴左臂有七黑子如北斗形幼有大志誦讀之暇恆閉目靜坐從不嬉戲丙戌以詩經入庠愈下帷攻苦家貧以香火照書而讀又好談兵嘗曰人生於世當效力邊疆如馬伏波耳終不苟然以自肥也郭李韓范豈異人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妄交遊里中宴會有聲妓聞公來皆避匿士大夫皆敬憚之蜀內江鄭公壁以觀察謫州守一見奇之延爲子弟師及督儲延綏以公自隨因閱歷諸塞習知邊事太宰富平孫公丕揚聞公名延見之

不二歌集

卷二

一

關中叢書

語公曰子必爲偉器以忠孝著名但恐嫉惡太甚見忤流俗耳孫素有藻鑑公益自勵德行文章聲名大著旋補廩膳生萬曆庚子中第二十三名舉人兢兢自守力耕事親不事請謁州守高公慕公德欲爲起第城中以便請益公曰古人嚴一介之取所以養任天下之基某豈以此動心哉堅辭不受然民間有大利害事輒挺身言之不少阻撓常習射或刀劍鎗矛之類卽子弟亦令習之蓋公之好武事其天性也從鄭公延綏時雖遠遊有方而白雲之念時殷忽一日覺神情有異夜夢一神告曰爾父有恙以某藥治之驚起白鄭公亟馳歸封公果抱疴公稍知醫考夢方

果數劑而封公起自幼讀書莊東大相寺有高僧蘭姓者卓錫於斯數語公以禪定之學後得周程張朱語錄及性理諸書讀之有悟曰吾道自正奚俟他求潛心玩味絕意進取數年而有得定省有暇恆閉門危坐若將終身歲次癸丑封公勉之曰及吾之存也行吾之學以慰吾志奚必寂然一室而後爲樂乎公感其語四月謁選得堂邑令初至潦水漂民廬舍公日夜行勘不憚勞旣以大荒乙卯丙辰爲甚公先刻一書教民節儉多蓄乾棗野蔬有罪者以此爲贖捐俸薪佩帶內子脫簪珥得錢三百七十緡穀五百石次第賑給又開館煮粥食之枵冬生院養濟所不及

不二歌集

卷二

二

關中叢書

者入之長枕大被男女異室收保棄兒物故者予槥費皆出於金矢之餘凡活民二萬二千有奇蝗蝻繼起督士民設法捕之隨其多寡酬以倉米獨堂邑蝗不爲災直指過廷訓特疏入告蒙賞紀錄出行遙見二人騎驢一人步隨命擒騎驢者簡其行李有銀段首飾之屬鞠之則泰山盜魁劉布五秦士鄉也謀劫齊某道此赴期許以赦罪捕盜乃使健兒於齊之門盡縛其黨就中鈎蔓批根凡獲梁山泊大盜號仁義王陳二可數十人散其黨六千人又立捕格一鄉有警其里舉礮鄰村接舉數十里間俄頃聞於縣前角後騎左右輻輳而縣出奇兵蹂之盜不敢入境此救

荒珥盜兩事兩臺取其法而布於通省以爲師東省火甲之擾民手足無措公以俸薪之餘買田二頃以歲收募壯丁充役盡除火甲一切弊擾至年雖侵而力行教化立社學延師儒以積穀爲之束脩貧士無資爲具衣冠聚徒考課爲之都養鄉保有約躬親訓誨其成書可爲後法墾荒田教樹藝省耕補助坐對樹陰田夫環聽往往有泣下者他如蘇里長之包賠清詭地之積弊平反大辟城旦春黃甲瑞等千餘人山立不搖雖宏於施濟而自奉甚約日食一蔬出行不攜廚丁胡餅茶盃遂足往返是以三歲不逢年而民不失業有愛民如子律已如冰之頌福藩之國水

不二歌集

卷二

三

關中叢書

陸三運啓行東省役夫十萬人兩臺推公董其事而以冠縣令田珍爲副公編以什伍之法與北直役夫接換之次第視來者之先後舟車有號號各有旗應役者次立路旁認旗而替晝夜供事寂無人聲魏少司馬語撫按曰此人部署皆兵法也復命薦疏以公爲首遂蒙欽賞由是人知公有邊疆之才堂邑民劉錄家有妖爲孽其人具詞告公公書單紙云張某在此其妖遂絕蒞堂末期年有當道者欲馳書代巡爲公延譽圖薦公曰余惟盡其在我而已若由徑得薦此與穿窬何異固卻之時山東撫院李長庚東昌府知府沈琉與公皆以清操自勵東人號爲三清直指

唐世濟衆中謂公曰足下旣明濂閩之學闢彼釋氏何爲復列道錄耶一時傳爲雅談東昌府知府岳和聲建講學書院每會延公公爲講太極圖及口之於味章莫不心折時觀察使金勵每語僚屬曰如張令尹者可謂見道分明行踐其言者矣三載考績代巡畢懋康疏薦曰張某忠孝直通天地慈廉堪泣鬼神覺世眞儒匡時碩彥爲令五年應薦書三十五次褒命至之日甘露降於縣衙柏樹人皆異之公蒞兩邑力行教化威惠並施民歌慈父吏畏神君刊有鄉保條議乘城要法種蕪菁書張氏武成篇考諸書以訓士民及去任兩邑士民建祠立碑以識其德又刊公

不二歌集

卷二

四

關中叢書

所行政事以傳遠邇公素大孝色養備至封公有小恙公屢欲棄官歸邑之士民設醮數十處各願減算以益封公壽及封公旋里公扶輿步送四十里紳士軍民從而送者殆萬人公自筮仕堂邑及觀察山永每早冠帶畢即令人喝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倣趙清獻公日之所行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代巡首薦公卽以此事爲據母劉淑人早卒事繼母秦氏如事封公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抱恙躬侍湯藥不假婢僕居喪哀毀骨立杖而起親築墳墓腿爲之腫居禮三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室讀禮時東事孔亟御史焦元溥疏薦宜膺節鉞當事者欲奪情

起用公力辭及服除光祿卿許維新上疏曰張某具經緯之才有冰玉之操用其捕盜管夫法衍之豈使邊疆至此委以重任必奏膚功即以原官召用踰月超授永平兵備僉事官比部時鄒南皋馮少墟講學首善書院聞公大明濂洛之學延入講席說大學誠意章孟子雞鳴而起章聞者莫不歎服又語衆曰我輩既食君祿須實濟國事方爲學問若晉人清談廢事徒壞人國爾高攀龍左光斗折柬與馮從吾曰今日有用之才張景和第一不但又爲關西夫子增重吾道而已天啓間逆閹魏忠賢罔上作奸勢過振瑾中外風靡各鎮俱建生祠以媚之永平獨無中貴人

楊朝劉應坤脅以威勢欣以富貴百方恣與公竟不屈投効欲去都御史鄧漢特疏留之時公蓄一鵬劉應坤請於公曰將以獻魏公夜殺其鵬示使者曰鵬已死矣劉意甚恨後崇禎登極有介節自持之褒劉應坤陶文帥京軍出鎮山海行次以龍亭奉敕居前俾各官先具本起居而後受其謁見如督師之儀諸鎮道承意逢迎惟恐獲罪公獨據祖制相抗不少降意凡諸闖病國害民之事公諭所屬不得擅爲奉行雖屢觸凶鋒而毅然不懼或勸公稍委蛇以全身者公曰無百年常在之身有千載不死之心豈以避禍而毀吾素履哉是以數年之間永平官民不受闖人

之害羣凶日夜切齒而公清慎無私惠威大著無隙可乘闖軍之來沿途強居民室姦淫搶奪官民吞聲莫敢出氣公預設行帳於城外供應之事咸備傳檄知會不許入民居其軍有強奪民物者盧龍知縣孫止孝責軍五板鋒擁入城孫越牆而避時督師高第駐永閉門不敢問公納孫於衙而身住撫之諸軍曰魏上公領我輩飲過萬歲御酒來此禦賊豈肯受知縣之撻公曰此固皆知縣之過今彼安在答曰懼罪逃避我輩尋見與他面理公曰汝等到此糧草器用皆知縣預備爲何又行搶奪雖係京軍豈無法紀他是黃榜進士一縣之主且不可撻你你小軍反要撻

他倘或逼死知縣還要領兵官償命何況你輩前者魏公命京軍出鎮督撫科道疏言不便今既打搶又辱知縣各官又去上本領兵內臣又將何抵賴我是永平監軍只得奏聞聽皇上處分軍皆釋杖叩頭曰我輩無知犯法情願與知縣謝罪應坤偵知公言將首惡捆打枷示揮軍出城請公至營謝罪求解其事公曰知縣無恙尙可彌縫但恐大內聞知彼此不便其營將懼哀求不已公曰恐知縣不肯甘心某有地方之責當爲解釋公辭回令孫旋寓應坤即將首惡數人梟斬遣將謝公及知縣逆魏用事命御史游士任奉敕召江南富人翁應玄以遊擊將軍部浙兵五

千人私兵三千人援遼凡軍裝資糧俱翁自辦以故沿途
擾害細辱官吏抵蘇鎮進止自便輒云赴難義兵不受督
撫管轄愈肆驕橫上下疑畏側目而視督師孫少傅語衆
曰非張景和不能了此事檄公料理公威儀從而往中途
千把總來迎公曰爾等既受朝廷官職自當恪守朝廷功
令軍有常法各聽指揮皆唯唯抵其營士馬精悍班聲如
雷應玄來謁色憤然意甚驕公以監軍體具公案南向坐
寒溫畢諸軍叩見公先慰以數語因曰汝等何以至此對
曰應聘赴義欲效忠於朝廷公曰汝等悉驍勇之士知效
忠於朝廷則富貴無窮矣其各有閭里親戚乎父母妻子
不二歌集 卷二 關中叢書

乎對曰皆有之然則牽衣餞送泣涕相別時有叮嚀乎對
曰親戚祝小人以富貴還家父母妻子囑小人以善保身
命早圖相見公曰離家已久此言忘之乎皆曰日夜記念
何敢忘耶中有垂泣者公徐曰昔日河南劉六劉七關西
劉東陽黨羽數萬反背朝廷喪身亡家汝等曾聞其事乎
皆曰聞之公曰此數萬人皆良善之人爲六七東陽等數
人所惑早不自明既喪其身又累眷屬前事不遠可爲深
戒今汝等效忠赴義本是好事惟當守朝廷法律保身以
圖富貴奈何使二三奸滑造惡端以累大衆萬一朝廷聞
知汝等數千離鄉之人何以自全父母妻子豈能安穩是

時諸軍環聽皆叩頭而泣曰亦嘗念此無以自明公曰善
惡自有分明幸是我來爲汝分解可拏軍冊來點名領餉
遂逐名點驗至守備鄭南陽公熟視之則曰且旁跪着又
點某官亦如之凡命旁跪者官四人軍二人其餘官皆賞
以花幣軍皆犒以牛酒點畢指旁跪者謂衆曰此六人驕
抗生事幾累大衆念客兵遠來姑從輕處餘者免究即喚
翁軍校各細打入十棍目翁曰懲此數人此分領兵者之
過時應玄俯首旁侍顏色如土屢目衆衆不應又呼管餉
官照邊兵例給餉訖即以牌示限次日赴關外駐防復語
各頭目曰王法森嚴各好自愛翁但唯唯依期赴遼公所
不二歌集 卷二 關中叢書

懲打皆翁腹心首惡不錯一人不知公何自知也至今關
永傳以爲神逆魏假子梁夢環以代巡歷永舊例監司謁
代巡代巡回拜監司皆行四拜禮梁恃魏勢回拜監司長
揖而已薊密各道皆不敢言公即閉門求去曰本道不才
則當參去豈可簡禮壞朝廷體統梁惶恐復拜如禮灤州
富人陳姓者因奸逼死孀母賄當路居閑府縣不敢決公
訊實擬大辟時王之臣以都御史巡撫大同遣家人持求
書解其事公執不從即付法公與王有姻親且同會交契
自此忤王王屢陰謀中傷之上素知公遂不遇害

永平任事蹟

一本道以戰兢惕勵爲心不貴口說務踐躬行克勝於方寸臨事時時照顧期不昧此良心得失生死毫不掛念謂百年無常在之身亦無百年常做之官二語佩爲韋絃故行政求不愧衾影不求人知

一永鎮當廣寧破後風鶴皆兵人無固志紳士皆謀遠徙勢同瓦解本官受任於危難之時聞命卽焚香告張氏祖先諭及戚屬以身許國志不返顧遂以家眷抵危地鎮安衆心諭衆無恐今境內密邇危關召募轉輸殆無停日而熙稷樂利民不知兵

一謂聖人志惜寸陰况乎中材故旦暮升堂必在諸屬之一
不一歌集 卷二 九 關中叢書

先晨坐先令直堂高誦赫赫王命畏此簡書世受國恩民吾赤子天鑒在茲無貳爾心日之所行夜必焚香告天曰帝命有赫鑒此心事

一舊時陋規歲時柴炭魚鹽取足營路及生辰謝薦參貂等物一槩禁止重處楊四知譚九德之餽送而部下知法一念兵士積玩難振解繫帶及命婦霞珮銷銀七十餘兩造爲義勇字宣揚君恩給散軍士皆感激思奮而約已素袍角帶命婦布裙荆釵

一往時諸將聞出口無不膽寒本官謂練兵欲練膽故親出遠哨覘視要害嚴部伍號令以習陣法辨勇怯智愚以

察膽氣卽田獵攻圍以熟技擊數出之後人以不與往爲恥

一魏忠賢聞本道素名使楊內監致意本道與之交通本道堅執不從楊云便隨隨也罷了大尊貴的尙且如此何獨偏執本道笑而不答當時外而屬員內而骨肉莫不勸之危之本道曰吾頭可斷吾家可棄妻子可以不保吾志必不可屈遂謝之

一撫寧衛百戶康兆乃楊內監心腹內官趙朝用以銀五百兩圖臺頭營任國用千總缺至三次移書四次面講四次力逼革任用康人皆爲本道危之本道曰身家可以不
不一歌集 卷二 十 關中叢書

保良心決不可壞任國用好好做官何忍爲我的利害空革別用乎趙朝用怒對車營都司馬先登曰永平道恃他清官把俺們不禮有一日教他收拾不得先登急向本道切切言之本道曰非恃我清官只是禮他們便不清耳乃朝用撥制楊朝大怒欲提向殺又捏參占去家丁五百餘名得免者幸耳

一當事據無知軍民被嚇詞狀題建逆魏生祠奉有明旨諸內鎮及諸將官或移書或面議本道曰此舉出於軍民爲公出於官員爲私各內鎮噴目而視之本道終不允而好言辭之及諸內鎮與諸將議建於建昌本道曰景忠山

條名山建之名重建昌一營路耳何必另建後協守黑雲龍竟不通知本道遂興建昌之役楊朝日日親督又專委內官張仲禮兼督之黑雲龍屢抗本道苦官軍爲之本道頓足隱恨

一薊邊舊以採辦抵撫賞銀兩自遼廣陷沒人心畏懼不敢出採遂請用內帑今本道照舊出採軍民獲利舊額可復

一天啓三年四月內山海中部落漢兵二十餘名交通敵人斬關叛出本道督率提調畢尙信追截獲馬十八匹又密令守備曹應登從敵營找獲叛丁張官周萬昌等數名

不一歌集

卷二

十一

關中叢書

解督師閣部梟斬逃叛風息

一天啓三年二月十三日四更時候建昌冷口西尖山一百五十一號臺有馬賊五十餘名竊犯本道預爲提備一時盡獲

一陳元因張惟德被劫乘機搶楊世爵家貲反指世爵家人董天才等四人爲盜誣解本道時在建昌點兵卽於教場立刻剖明若稍遲或隔手便墮大盜奸計矣

一舊時邊塞沿習虛文唱名閱冊若謂有兵然皆獸驚鳥散之徒實無一兵可用虛糜兵餉深可太息本道爲定節制先須步法嚴明練膽氣實期對斫對殺遂招選四方名

教師張克詳廖養蘭駱子秀等分發各營路教演槍棍騎射火炮鳥槍諸器械務在真厮殺手日月有課本道半月一親驗以三等九則驗視加減其月糧以示勸懲教練所成一可當百者若路雲芝等數十輩一可當十者若趙九海等三百人一以當千者若滿廷柱等三十人可使赴湯蹈火遠邇無敵此絲毫皆出國恩天威但本道不敢以虛文塞責

一軍丁月糧舊有部折扣除本道苦心調停務使軍得實惠不顧同事怨尤血忱可鑒

不一歌集

卷二

十二

關中叢書

謝絕蔬食布衣三年內捐俸助修城樓四百五十八兩犒軍二百餘兩犒守城百總一百四十兩助邊餉八十兩抵各州縣分派填宅銀一百三十餘兩各上臺憐其苦節艱貞皆勸爲過苦本道謂命中不帶豪華故偏喜寒儉澹泊不堪甘之若飴非敢矯飾

一天啓三年六月內江淮營遊擊翁統水兵三千員名駐防樂亭縣馬頭營每夜劫掠縣官無可奈何樞相牌調本道清點散糧催行各兵愈加疑畏洶洶欲爲鼓譟縣令諸屬人人膽寒議論紛紛不一本道叱其非策以數騎挺往彈壓慷慨曉諭各兵膽落心寒細撻首犯鄭南陽等五名

開除濫冒八百餘名俛首帖服而翁遊擊欲恃衆要挾卽欲營中求掛號猶冀冒文虛糧本道正色叱之翁將唯唯而退

一遊擊張萬祥統西兵一千八百員名赴山海不宿鎮店遍投各鄉村強占人屋肆行搶掠本道聞知以數騎馳往禁緝懲治楊業張深等數十名驕兵相聚意欲鼓譟本道從容數語衆皆股慄叩首請罪

一力清汰營虛冒老弱官兵五十餘名清出馬騾一千四百餘匹頭歲省銀入萬五千餘兩

一舊規營路軍士空月截日不報餉司解道作雜用本道

不一歌集

卷二

十三

關中叢書

履任卽行禁止分文盡還官庫官銀四千五百五十餘兩米豆共二百餘石草三千餘束

一東事之敗全繇奸細本道蒞任之初懸賞首奸坐營王思忠盤獲奸細張來子因獲同奸稍戶石碑他不能等五名給賞申請示勸乃爲忌功者陰陽上下其案幾陷思忠于死本道以身命爭之竟得功罪昭明志士感恩效死奸黨聞風遠遁

一嚴行保甲選練鄉兵昔行於堂邑著有成效今各屬奉行如法村落聯救務如指臂節獲大盜劉天德等七十餘名地方獲息盜安民之慶

一白蓮教首王好賢耳目最廣數年難擒本道翦其細作李香等消耗不漏幸以一鼓成擒

一本道防邊選練自裹餼糧不動營路驛遞分文

一不受諸將餽遺而諸將有父母者每以俸金爲壽前欽賞銀兩不敢擅用造爲四酒杯軍中甄別將領親自飲之共沐君恩敵盟殺賊義同手足兼酬以嘉弓鵬箭將領感泣人思以身報國

一撫恤士卒飢寒疾苦愛護若子至法之所在毫不敢假借如懲張祿等數十員名而軍士斂肅

一每出行抽問飯夫農民察軍衙役利弊芻蕘皆採上無

不一歌集

卷二

十四

關中叢書

不宣之意下無不達之隱

一但盡職守謝絕交際居恆訓屬謂有限之精神不可誤用且不宜分用世路日熟則本業必曠故貴人及同鄉親友無一函相及至受知薦主亦不相聞問

一自有遼事以來添設衙門各立應付假借濫觴驛遞不堪本道履任卽刊掛號小票凡過往差使赴本職親驗勘牌一清詭弊以甦驛遞

一本道每年春秋巡邊兩防捐本道俸薪等項犒賞臺頭燕建等營路官軍盧天福等以示優卹共捐過銀三百八十四兩

一本道每冬防邊捐俸金置買皮衣給貧軍劉國聘等以蔽風寒共給五百七十員名

一永平城垣舊城樓止備支瞭萬一驚耗不便禦打難堪保障本道四面相視除西北角逼近臨青龍河匹馬難近無容更議外其餘東面鄰山南面空闊堪爲敵患遂督府縣議設空心臺安設火器大砲且臺附城外通入城上往來隨便攻擊循環不窮又於城下挑濬深濠始永成鞏固至置造錢糧俸贖人夫資之民壯又士民子來計期告竣一蝗蝻遍野民不聊生本道通行各屬文武設法併力撲打各官以撲獲之多寡定賢否軍民以撲獲之多寡定賞

不一歌集

卷二

十五

關中叢書

例卽徒杖人犯准以所撲獲若干遞減免其罪一時上下同心老壯童稚無不欣往勤捉所屬州縣衛所屢據揭報不啻數千石計種無遺育得有西成人皆樂利

一永民當十年遼難後百般苦累幾存皮膚其間蒙派買豆八萬石每石銀六錢質以市價每石一兩伍陸錢不等又兼運送關門窮簷隱痛咸思逃竄本道力請上臺不顧性命幸減價三萬石每石復增價銀二錢民困少蘇始各安固樂業

一七年間司農告匱京運不接各軍糧餉缺少凡五箇月軍士洶洶餉司無措又兼惡瑞日督不急之工滿目凍餓

徹耳庚癸幾變起不測本道盡將倉貯米穀登時挪給有不足者親踵鄉紳借充其數官兵始得接濟人人感奮倍思用命

一燕河路東北離城入里許邱南人莊荒地三百餘頃且逼近重谷乾潤二衝口向無耕禦本道設立屯田千總王國將將忠威二營挑選知稼穡者數百人本道捐俸置買牛種督令開墾見計開過二百餘頃更名興隆莊且於農隙演練火器聞警赴敵倣古寓兵於農之意自是荒地變爲膏壤而衝口亦藉爲備禦

一太監劉應坤陶文等所領禁軍三千道經永平將盧龍

不一歌集

卷二

十六

關中叢書

孫知縣趕捷入後衙且劫庫藏勢莫可當上下駭愕幾不可收拾肉食者鮮不畏避本道聞報立刻馳往將爲首兵丁召之馬前宣諭國法各兵縮首喪膽鼠竄而去仍行文該監查出爲首者捷死數人地方稱快

一因併道事往山海參謁王督師劉大府在彼駐劄往拜之彼卽回拜本道辭以他事彼致帖請酒本道辭以往遼回日赴領及東還乃繇一片石進關避之

一逆魏遣京營總兵王承恩帶領援兵丁五千名道經永鎮奸淫婦女搶掠財物踐踏田禾甚至酷打撫寧王知縣蜂擁入衙內子室凌辱各縣逃赴泣訴本道當時喚該營

千把總理諭法誠之將爲惡兵丁治以示儆仍申參革職嗣後經過官其皆收斂民得寧輯

一東路南兵營茅國英係遊擊將軍依楊太監如泰山事之若父母本監數四移書薦拔超升本道秉公痛絕遂查列該貪懦實蹟申送褫革致本監深怒捏劾其不遭毒害者幸耳

一楊內監分鎮道屬桃林口貪酷備至本道職司地方明知豺虎噬人不得不捨命圖維先出示致書挽回之後面阻之若彼憤恨欲將本道誘至伊室碎魏忠賢之影以圖賴嗟嗟使彼之計得行本道何以有今日也危哉

不一歌集卷二

十七

關中叢書

一宣府人衛參將王相行賄陶太監求書與本道看顧本道嚴查虛冒緹撻千把總本監仇恨捏指三關稅銀參劾得免者幸耳

一內監爲政人情披靡勢若江河本道獨力難挽屢次乞休無奈內監楊朝夜至本道榻前以身家性命動之決不令歸又各內鎮畏人議已致書各上臺不使允放又上疏奉旨挽留本道即欲不伴虎眠寧可得乎

一楊內監要家丁一百名本道意不與之該監敍坐間避左右言曰某人與我家丁二百名我扶持做了巡撫老先生若將家丁一百與我扶持你順天巡撫且指日而誓

之本道笑而應曰見今重擔難肩決不敢希望巡撫遂辭出對衆官丁矢之曰渠亦不知人甚矣我以家丁換巡撫何面目軍士之上死亦何以見吾父及張氏祖先於地下乎決不與

一中軍王之京原係七家嶺驛丞爲楊朝私人因本道不便已私欲將之京補門下中軍浼撫院四次移書三番面講本道費許多委曲推托而終不能抗拒遂蒙咨部硬將之京任中軍事本道屢面諭之差人誠之之京不敢久任遂托病告退

一寧錦之捷本道發官丁二千八百餘員名又內丁千總

不一歌集卷二

十八

關中叢書

康虎路雲芝領內丁至寧遠適敵攻寧城用砲打退又本道親統六年練成內丁一千五百餘名出關援錦當蒙賞督撫並內鎮楊朝兩次力阻之遠邇共聞止因不通逆璫魏忠賢致赴援官軍俱不賞及頒皇賞銀幣獨遺本道人共不平

沈文學傳沈文學自徵磊落自負崇禎三年遵化永平被兵使者張某即太僕公也聞沈知兵事聘於幕府爲計復遵永事定後封筭鑰長揖策蹇去寄園寄所寄功成不以寒賤自任屈聘於幕府卒致成功非所謂能取諸人者耶附錄於此見公歷仕建樹非常其由來多本於虛受云

總紀張公并淑人翟氏子伸節孝事略 張 弭

公姓張氏諱春字景和號泰宇別號見一在難又自號明夷子取利艱貞之義陝西同州人生嘉靖乙丑八月初八日子時行一丙戌以詩經充州庠生旋補廩膳生員萬曆庚子中二十三名舉人四十一年四月揀選授山東東昌府堂邑縣知縣以救荒異等蒙神宗賞銀二十兩紀錄三載考績授文林郎封父如公官母贈孺人四十五年五月調繁本府聊城縣九月兩臺齎部行取巡撫李有視國如家愛民如子實心實政真品真才巡按畢有拯飢不恤髮膚固圉夙稱保障操修清絕一塵釐剔風生八面等語而

不一歌集

卷二

十九

關中叢書

公以親老欲棄官歸養兩臺復以公孝情移文主爵四十六年五月特陞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聞命即疏請終養奉旨俞允四十七年七月丁憂天啓二年服除六月起刑部清吏司主事故事庶僚除服必赴部方授職時東事孔亟廷議公可任封疆故特召用以光宗登極授承德踰月超授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永平以熹宗改元覃恩授奉政大夫考三載加本司副使六年以援錦州功加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僉事如故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二十兩明興藩臬錫麟自公與袁崇煥始當世榮之旋加服俸一級七年以援寧遠功陞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陪推巡

不一歌集

卷二

二十

關中叢書

撫者三崇禎改元特命調公山海關內監軍進階通議大夫恩錫三世皆如公官旨諭諄復依公爲重而因詰責督師王之臣竟以此中譏賴上素知公部科道及山水士民數萬人又赴京上章爲公申理然猶降三級調邊方效用三年正月我大清兵取永樂四城矣上思公協路可憂之言差官召公公聞命即率子若孫及舊練義勇馳馬赴援凡十二日馳二千五百里抵京陛見請兵餉議機宜凡四上疏皆從督兵東征關永軍民及各將帥皆喜公來親冒矢石不五日而克樂復永捷敘加太僕寺少卿賞銀二十兩遇巡撫缺推用復以廉直爲權樞梁廷棟所忌三疏請病上敕部遣按臣詣榻前看視力辭歸里上臨朝問公病者再四年六月復以僕少起通鎮監軍時我大清兵臨圍祖大壽於大凌城上面諭樞部復調公永平俾巡關御史傳旨公即馳沿邊料理疏請援凌命以本官管督陣監軍事奸撫懦帥忌公之策公策有違事之失敗壞已合謀潛通時有張某越俎而下公獨率部下血戰三日力盡援絕傷重陣陷時辛未九月二十七日也見我太宗文皇帝閉目求殺口出不遜語黑雲龍來歸上首問公黑備言狀上以敕諭加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查家屬賞恤公居瀋陽十年朝夕一榻坐立必向西南衣冠袍帶百結不易於庚

辰十二月十三日戌時不食卒太宗文皇帝臨視於衣領中得文一篇名曰不二歌大痛惜之賜葬蓮花寺壽七十六歲所著又有通晝夜圖說及九九算盤說始公之被擒也家人聞難不辯生死淑人翟氏雉經以殉氏素有烈女風宰堂邑時曾脫簪珥以佐賑公被召東援倉皇北上氏謂家人曰東燄方熾文武中觀望者多爲國者少老爺孤忠自矢不能成功必死王事我將同死時少子伸始生六月淑人曰此呱呱者徒亂人意遂以永訣囑乳母竟乘肩輿抵永平又抵京師迨公凶報至淑人曰夫能爲國家死我豈不能爲夫死遂不食斷指血疏又有上部臣書無非

不二歌集

卷二

二十一

關中叢書

陳公忠貞爲國之意諸子率家人環守諫淑人曰汝父素不爲小人所容今雖爲國死難吾家終不免禍我死一可以全名節一可以保家眷不然家無噍類矣諸子益跪泣晝夜不敢離一夕稍懈淑人遂投繯死矣時果有全軀保妻子之臣夙恨公抗直至是媒孽其短乞朝廷以喪師辱國之罪治之上猶豫未決家人詣闕陳淑人血疏遂免議我太宗皇帝聞之召白喇嘛使語公曰可對張道理說他夫人爲他死節難爲他一家都是好人你可替他作法事問他肯否喇嘛以告公亦悼淑人之死從之因薦亡文非明帝年號竟怫然止之喇嘛以聞太宗皇帝笑曰就依他

不二歌集

卷二

二十二

關中叢書

於是終其事時明帝因黑雲龍之言益知忠義諭曰張春自請援凌忠勇已自可嘉閉目求殺愈見堅貞卽着遙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妻翟氏聞難自縊尤見節烈令馳驛還家葬之至我朝康熙三年公少子伸卽翟淑人所棄呱呱之子也兩次叩闕聖祖體我太宗文皇帝禮待忠臣至意念此忠孝節義萃於一門准伸因拜掃之便負父骸歸里一疏給與出關路引禮部移文盛京禮部准張伸移伊父骸以歸伸至盛京部臣卽轉附近居民問公墳墓所在皆言自我朝定鼎燕都此地大改張公墓皆不知伸聞之哀毀骨立幾絕狼狽至京師在入旗中備細諮訪猶於索大臣家下訪得原葬者二人其一人物故一人孫大尙存索公卽傳問果得其詳是人年逾八十龍鍾異常而餘喘猶存人皆云天意不欲沒公骨兼欲成伸志伸再詣禮部有復懇移父骸一疏天子如前旨使孫大偕伸至盛京同部臣與看墳人許重陽等至蓮花寺內啓得父骸明帝御賜之瓶如故緞雖朽矣而黃色猶黯伸悲喜交集隨負之以歸經大凌河因念昔日從征將士投關東者衆今父骸歸矣亦欲諸魂偕歸也作文哭祭爲書招魂長幡以引之比至永平府東人設祖帳攜扶老幼祭奠泣拜道左者數千里絡繹不絕輓弔詩歌筆不盡錄前公去永之後明

季至今永人作廟祀之四時舉社會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無不靈應如響雖窮鄉下邑皆有行祠至是合郡人迎公柩居廟中延繼流羽士爲誦經超薦者凡七日未抵家之前一日忽然洛河崩溢患及翟淑人墓直見棺家人將爲遷葬計甫移柩忽報公之柩至矣將入同州境青天白日無雲而雷遠近莫不異之房星華在京聞之病且將終招伸至榻前手授一律云烏遶泉臺三十秋凝眸夜夜望東流心存大義期同穴志在歸來始點頭雷起青天河有主河崩正氣爲誰收秦關從此添新話省得孤雲萬里遊嗚呼若公之忠若氏之節若伸之孝真可表於不朽者

下二歌集卷二

二十三

關中叢書

也康熙四年據闔州紳衿士民呈奉聖旨入祠鄉賢

張公傳

左懋泰

張春字景和號泰宇陝之同州人也少慷慨負大節起家孝廉仕有能名稍遷永平兵備副使時東事孔棘瀋陽陷沒兵浸弱不能守春下車爲繕城障儲糧糗規少定會統軍祖大壽師潰退保大凌勢皇劇祖徧疾呼春率所部赴之孤軍深入力盡被執爲數健兒昇至帳中太宗席地坐春箕踞瞋目詈之左右捧春首至地曰而慙也趣之匍匐春叱曰吾認白刃耳是眸矐矐者知而主耶太宗起令解其縛欲降之春曰吾爲天子持麾節託以股肱重地恨未

得稍展歲時選將練兵以庶幾一當今日之事惟有身殉肯向仇讐國求活耶起引旁侍者膝下刀曰速殺我太宗大奇之從容語春日朕居恆念南朝德意每飯不忘特邊臣開釁構怨連年兩國殺傷無算心亦厭苦思解和息爭以敦夙好亦庶幾乎黃池之盟得擔荷忠信如君一雪此言則放馬頓甲於玄菟之陽從此斥堠不驚勳名竹帛矣春厲聲曰今主上富於春秋日以東顧爲快快乘海內之饒甲兵之勁東征將士喋血銜憤將殄此而後朝食朝廷名分至尊能向屬國稱昆弟耶語未竟目眦盡裂聲震四野太宗知不可屈歎曰壯哉鬼神且憚之朕敢違天殺春

下二歌集卷二

二十四

關中叢書

乎子卿之事任爲之春俛視良久曰屬國不臣太宗曰似矣詔館之僧舍得如宋劉韜故事春意姑不死以待時自秋徂冬足不履戶外每坐立必西向月朔具衣冠西向朝拜如禮一日升東階瞻顧色變不拜而趨見者訝之迺廟祝新設御額於坐伏謁如初太宗每召見不奉詔時時遣宗王貴人赴春慰勞或稱朝廷意春呵之曰老悖乎域中有兩朝廷耶凡見太宗但稱部領而不名至死不改居數年邊事益壞決清兵出圍連塔下寧錦松山失陷全師覆沒諸降將吏稍稍衆檻車至西戰門爭引佩刀自薙截其髮趣走伏馬下頃之各將上意過春所且慰且諷之春仰

天誓曰咄去諸若曹視吾頸尚在髮可斷乎皆愧謝泣數行下以故行間有大期會必相戒曰毋令張監軍知先是航海最初降者得稱舊人位各侯王君長下甚貴盛念與春舊常分牛羊頭畜醪糲餉春春揮勿與通曰驚馬豈豚犢同槽哉及太宗盡擴遼西地賜大酺牛酒召羣臣令春俱來使數往乃許是時諸降者新拜爵皆冠赤幘衣復陶衣銀貂珠赫奕羅拜呼萬歲遙望見春從輦道入衣冠甚偉鬚眉戟戟欲動咸目送之不敢仰視太宗南向坐春西向坐羣臣席氍毹觴三舉揖而退不交一語太宗罷酒起舞顧諸近臣曰得公等百不如一春矣既有掠得盧龍

不一歌集

卷二

二十一

關中叢書

生口爲春同里言春夫人翟氏聞春陷知必死囑家人曰公靖節朝廷某婦人當殉地下家人曰公未死奈何計至計未晚夫人嘆曰汝何知公陷即我死時遂自經春聞狀喜曰是真張春婦也寺僧請爲夫人薦亡太宗聞之使人齋金爲佐春曰我知之矣欲疏年牒以陳芻糲亡且勿歎況生者乎使者還報太宗笑曰乃公倔強毋溷公爲也值歲除雪寒甚太宗念春賜錦緞四爲衣裝春曰欲令折我腰耶堅不受敕毋謝乃納勿服大抵春居東十餘年齒髮俱衰志操如初未嘗少有挫折人咸服其誠太宗暇日預語近臣拔突公以試春太宗入閣門春端坐不爲禮太宗

拱立問起居春不應拔突公叱曰上來何無禮如此捉其衽劍欲下春徐起曰佳乎刃趨逆之太宗大笑躬自抱持揮扈者下曰烈丈夫當如此矣當是時海陽兵爲益振自關而東所在披靡太宗尙以請和爲議使人微偵春曰大人想故鄉耶耄矣留何益願備車馬供帳送歸南朝已而不果遂不食四日而卒太宗甚惜之嘗問右丞相范文程曰朕見中原各將虎視角出遇勢詘計困倒戈歸命如摧敗朽文臣一豎儒往往不易屈者何也文程對曰文臣讀聖賢書忠孝名節生平所學所以危不愛身不欲負國家養士之報也太宗躍起曰爲人臣子不可不讀書朕見張

不一歌集

卷二

二十一

關中叢書

春果然由是悉令諸王貝勒旗下子弟皆遣就學因春始春死以禮葬於遼陽之南爲建石塔表其墓使後世知有張春云春所作不二歌隨自削其稿故辭多散逸不傳

張公合葬墓誌銘

王四服

泰宇先生居東十年而歿歿後二十有五年而歸其歸也實以先生少子仲叩闕再至乃始奉旨如遼負骸抵里時八月九日也前數日翟淑人墓忽以河崩將及比移柩之次日而先生之柩亦至時無雲而雷方驟水侵棺恰啓漆燈以預待適晴雷迎響似代遼鶴以報歸嗚呼異哉先是董石兩淑人亦各有孤墳今別建佳城近在祖塋之側祖

塋者先生之父封翁塚也昔先生之事封翁赴任則奉輿以迎養及翁思歸則上表以終養依依膝下弗忍頃刻離也奈歿後相去萬有餘里卽先生在天之靈或亦未敢復望相近今旣奉旨歸葬且近父墓得遂生前弗忍相離之意此固爲子者體親之孝也而實出於今上再造之恩茲遠日旣卜伸以父美不忍弗志乃不知服之不文也謬以誌銘走懇以服意以先生曾知服則服亦必知先生也以故服卽不文不敢自外於先生謹以所知之大者約略次之先生姓張氏諱春字景和號泰宇見一其別號也世爲州之城南人元季有泰有者生民傑民傑生斌斌生經以

不一歌集

卷二

二十七

關中叢書

明經爲山西稷山縣主簿經生宗宗生廷臣以孫貴累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廷臣生世登以子貴封文林郎山東堂邑縣知縣累贈奉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封翁生三子先生爲中男賦性嚴正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萬曆庚子舉於鄉至爲孝廉又十年而讀書懷古依然做秀才時也癸丑謁選得令堂邑秉心雪亮見事風生勞心滿三載無非教生民之務及調繁聊城亦如堂邑至今峴山之淚未乾桐鄉之祀尙在也天啓壬戌以刑部主事告終養丁封翁憂服闋陞永平兵備道七年料理又無非兵馬錢糧社稷安危國家利害及一切戰守封疆大事維時軍

民共戴文武兼資天下仰望朝廷倚重奈含沙射影之徒反多忌之卒之中讒以歸崇禎庚午東事日亟天子思先生才特召復拜永平道時灤永四城已非國家有也先生聞命卽兼程赴敵義勇一呼四城復舊皆先生之功敘績晉太僕寺少卿辛未大凌告困先生奉旨督師奈諸將帥逗遛以陷先生於陣時太宗皇帝預知先生名聞陣獲之臨軒以待及至不拜不跪閉目求殺而已時旁有見倔強狀者力懇請殺之先生乃益奮身就死求殺愈急太宗愈益重之竟弗忍殺也出居白喇嘛寺中誓不祝髮方巾布袍卽敝盡不易賜之裘帽弗受也凡一飲一食非出中

不一歌集

卷二

二十八

關中叢書

國者亦弗飲食每旦必書一黃紙云大明太僕寺少卿張春不敢或忘君父天地神明鑒之及聞翟淑人自縊事作文遙祭祭品不用東物其年月日時仍書大明崇禎年號至於坐面立必西向每逢朔望西向四拜越十年如一日也一旦無疾而逝有不二歌等作藏衣領中人爭傳之其葬也賜黃緞一幅兼有密旨惟許葬者二人知其處餘守墓者二十餘人俱弗令知也愛之惜之珍之重之噫先生何以得此於太宗也哉初先生東征時伸尙呱呱而泣越今二十有五年甲辰春乃始表請歸父骸時奉旨敕盛京禮部將某遺骸付某子某人至詢守者果云知葬處者兩

人一則物故一則在京仍即歸京乃復叩闕命下查得果有孫大其人係輔政大臣索公紀綱僕也即敕驛同往果得葬處嗚呼滄桑屢變骨雖化而獨香霜露幾經緞尙存而未朽前瞻華表渺在天涯今返首邱實係帝命噫先生抑又何以得此於今上也哉昔文信公忠於宋而死於元當時贊者尙有君義臣忠兩得之句若夫先生以大明忠臣而我朝皇帝原而拘之生而禮之歿而葬之既葬而又歸之如斯高義直可比於古之表閭式墓仁至義盡寧僅不殺之爲德哉然質以先生自誓以求殺之心初不計此也止知以事親之孝自盡其事君之忠而已至於天生烈

不二歌集

卷二

二十九

關中叢書

婦以生孝子天生孝子以報忠臣卒之忠孝節烈合一門之盛以成千古僅見之奇備之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別號見一倘亦適如其自號之意云生於嘉靖乙丑八月初八日至崇禎庚辰十二月十三日終於瀋陽三官廟葬遼陽喇嘛園享壽七十六歲元配董氏繼配石氏俱累贈淑人繼配翟氏累封淑人淑人朝邑望族也貴爲命婦每推布操作身無鮮服在堂邑遇荒脫簪珥佐賑及先生特起永平以東事孔亟匹馬之任淑人曰無事則同榮有事則孤往所謂從一之義安在也時仲方在襁褓淑人以此呱呱者徒亂人意竟棄之而去比聞凶報即齧指書血疏以

白先生陷陣之由既而從容自縊死事聞遙授先生都察右副都御史淑人奉旨還葬嗚呼淑人者真可謂先生之良配矣男五人長翕廩膳生員董氏出次倫增廣生員於順治年上疏請先生遺骸不得以憂死時人慰之以詩云父死封疆骨已寒請屍有子不辭難遼東此日詢華表塞北當時問可汗碧化十年猶守墓魂招萬里未歸棺天留孤塚非無意常使英靈鎮契丹三令武舉分守參將石氏出四信廩膳生員五伸生員翟氏出伸即奉旨歸先生骨骸者三女長適澄城縣武解元党廷俊次適漳關衛人鳳翔府學正孫必允俱石氏出三適郡庠生馬嗣煜翟氏出

不二歌集

卷二

三十

關中叢書

孫男八長順一都司次本一生員三敬一生員俱翕出四安一信出五貞一生員信出爲倫嗣六協一生員信出七貫一書香倫出爲令嗣八得一信出爲伸嗣十月初九日合葬州西南七里其墳坐坎向離銘曰擎天令玉柱報國令剛腸節終持令毛落碧已化令骨香子覓父骸兮兩番叩闕君念臣忠兮萬里還鄉遼鶴歸兮屈魂之招賦迨遍乎中土穴龍正兮岳墳之柏幹必向乎南方同嚴陵之七里兮風與濂洛而俱永共文信於九原兮名並日月以爭光生氣千秋兮轟轟烈烈佳城百代兮鬱鬱蒼蒼

不二歌集卷終

不二歌集

卷二

三十一

關中叢書

跋

先太僕公當明之季抗節東土先祖母翟夫人聞而死節
遺伸祖尚在襁褓越二十五載竟能兩次叩闕乞公骸骨
於數千里外此薦紳先生及野夫牧豎皆能言者也當其
除堂邑調聊城有愛民如子律已如冰之頌其去也二邑
士庶呈懇祈留而去後又皆建祠勒碑誌之不忘在任之
時刊有鄉保條議乘城要法種蕪書張氏武成篇考諸
書以訓士民比陞南京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以乞終養
歸已而丁封翁祖憂服除因光祿卿許維新疏薦超陞永
平兵備道卒以廉直爲讒所擠崇禎庚午東事孔亟灤永
不二歌集 跋 關中叢書

四城不守天子特召復除公永平蒞任之日義勇一呼不
五日而四城復舊則其幼好談兵事有志邊疆亦未必無
著作也樞歸之後本州紳士呈請入祠鄉賢祠忠烈而又
各爲詩文致祭者紛紛則當日著述宏博膾炙人口可想
也迄今遺事遺風寢以微矣家世傳書篋中以藏不二歌
抄本僅存文兩篇永平任事蹟四十餘條庭訓邇言數則
暨左汪諸傳數篇奉家君命亟欲付梓同邑賈健齋師又
廣搜後之君子諸傳誌祭誄文詩足徵當日實蹟者皆附
於卷而又乞朝坂李時齋先生刪訂補修爲之序嗚呼先
公以文武全才雖經諸君子屢爲表彰迄今二百餘年所

著若通晝夜圖說九九算盤說鄉保條議諸書已俱就散
佚而所存不二歌集僅等一綫若又不能亟付剞劂以光
昭先人之令德是張氏無子也其罪豈有極哉至家藏不
二歌抄本之來歷語在健齋師序中不復贅十一世從孫
銘謹識

不二歌集

跋

關中叢書

跋

右張太僕不二歌集二卷太僕名春字泰宇陝西同州人勵操行善談兵明萬曆二十八年舉人宰堂邑聊城尋擢山東僉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備道被劾下法司旋釋崇禎初起爲永平兵備收復諸城加太僕少卿四年大凌河之役監諸軍馳救兵敗被執不屈居古廟服古衣冠迄不失臣節而死其妻翟氏聞之六日不食自縊事蹟具明史本傳太僕大節懷然妻能死義子伸復能兩乞朝廷萬里歸骨忠烈孝義萃於一門天下高之不獨文字卓有可傳也是編卷一爲太僕自著不二歌及諸雜文卷二爲紀事事不二歌集跋

不二歌集

關中叢書

略本傳墓誌銘之屬其餘保留呈請祭誄之文不無諛辭且涉繁複概行刪去計原書三卷今改訂爲二卷庶幾膚浮芟削真節益彰又原太僕文內佚武成考一篇今從關中兩朝文鈔中蒐得補錄於後嗚呼太僕忠矣其卓絕處尤在十年拘囚抗志不變方諸文山或近似乎印入叢書以勵來者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江寧吳廷錫

涇 興 塢

忠 稿 錄

一 一 一

公 齋 齋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溫忠烈公遺稿上

吳興叢書

烏程溫 璜述

母訓

節孝曰男子作家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婦人作家大事不當算小事要算

有力田不偷懶之勤僕無討債不侵財之廉僕

窮秀才謹責下人至鞭扑而極矣暫行知警常用則翫教兒子亦然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夫天人不祐

溫忠烈公遺稿上

一

凡人家遺失真容者只宜就子姪相似者仿寫雖不甚肖神有所憑扶乩召魂是兒戲事

凡無子而寡者斷宜依向嫡姪爲是老病終無他諉祭祀近有感通愛女愛婿決難到底同住到底免不得一番擾攘官司也

凡寡婦雖親子姪兄弟只可公堂議事不得孤召密囑有婢僕者夜作明燈往來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捷相法只看晷眠蚤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志人也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鐵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閒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

婦勤一字經

貧人弗說大話婦人弗說漢話愚人弗說乖話薄福人弗說滿話職業人弗說閒話

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同旅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世人眼赤赤只見黃銅白鐵受了斗米串錢便聲聲叫大恩德至如一鄉一族有大宰官當風抵浪的有博學

雄才開人膽智的有高年先輩道貌誠心後生小子步其孝弟長厚終身受用不窮的這等大濟益處人却埋

沒不題纔是陰德

但願親戚人人豐足甯我隻貧自守若使一人富厚九

溫忠烈公遺稿上

三

族飢寒便是極缺陷處非大忍辱人不能周旋其間

周旋親友只看自家力量隨緣答應窮親窮眷放他便宜一兩處才得消讒免謗

凡人說他兒子不肖還要照管伊父體面說他婆子不好還要照管伊夫體面

有一等人攪販風聞拔舌地獄有一等人認定風聞指爲左券布傳遠近拔舌地獄有一等人直腸直口自謂

不欺每爲造言捏謗者誘作先鋒爲害更甚拔舌地獄貧家無門禁然童女倚簾窺幙鄰兒穿房入閣各以幼

小不禁此家教不可爲訓處

節孝謂介曰中年喪耦一不幸也喪耦事小正爲續絃

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
邊新婦父母保婢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閒雜人占
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千人聽得一句兩句只肯信
歹不肯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活佛調停不到不幸
之苦全在於此然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一者用心
周到二者立身端正

人生只消受得一個巴字日巴晚月巴圓農夫巴一年
科舉巴三年官長巴六年九年父巴子子巴孫巴得歇
得便是好漢子

凡父子姑媳積成嫌隙畢竟上人要認一半罪過其胸
中橫豎道卑幼奈我不得

溫忠烈公遺稿上

富家兄弟各門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時常見面此
亦遠譏間之法

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
指貧者爲盜數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
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
寡婦弗輕受人惠兒子愚我欲報而報不成兒子賢人
望報而報不足

節孝謂介曰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
餘有也挨過無也挨過

我生平不借債結會此念一起早夜見人不是
作家的將祖宗緊要做不到事補一兩件做官的將地

方緊要做不到事幹一兩件纔算是男子結果高爵多
金還不算結果

節孝曰人言日月相望所以爲望還是月亮望日所以
圓滿不久也你只看世上有貧人仰望富人的有小人
仰望貴人的只好暫時照顧如十五六夜月日安得時
時償你缺陷待到月亮盡情烏有那時日影再來光顧
些須此天上榜樣也貧賤求人時時滿望勢所必無可
不三思

兒子是天生的不是打成的古云棒頭出肖子不知是
銅打就銅器是鐵打就鐵器若把驢頭打作馬面有是
理否

溫忠烈公遺稿上

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
義至於科第文章總是兒郎自家本事

貴客下交寒素何必謝絕疏水往還大是美事只貴人
減驕從便是相諒貧士少干謁便是可久之道也

朋友通財是常事只恐無器量的承受不起所以在彼
名爲恩在我當知感古來鮑子容得管子卻是管子容
得鮑子譬如千尋松樹任他雨露繁滋挺挺承當得起
富貴之交意氣驕濃者當防其驟奪凡驟者不恆只平
平自好

世間輕財好施之子每到骨肉反多患吝其說有二他
人蒙惠一絲一粒連聲叫感至親視爲固然之事一不

堪也他人至再至三便難啟口至親引爲久常之例二不堪也但到此處正如啞子黃連說苦不得或兄弟而父母在堂或叔姪而翁姑尚在一團情分彌斧難斷稍有念頭防其干涉杜其借貸將必牢拴門戶狠作聲氣把天生一副惻怛心腸蓋藏殆盡方可坐視不救如此便比路人仇敵更進一層豈可如此汝深記我言

凡富家子弟交雜者雖在師位不可急離急離之則怨謗頓生不可顯斥其交顯斥之益固其合但當正以自持相機而導

溫忠烈公遺稿上

五

介告母曰古人治生爲急一讀書生事尙矣母曰士農工商各執一業各人各治所生讀書便是生活

溫忠烈公遺稿上

六

節孝曰侃母高在何處介曰翦髮餉人人所難到母曰非也吾觀陶侃運甓習勞乃知其母平日教有本也

節孝曰吾族多貧何也介曰北自葵軒公生四子分田一千六百畝今子孫六傳產廢丁繁安得不貧母曰豈有子孫專靠祖宗過活天生一人自料一人衣祿若肯高低各職一業大小自成結果今見各房子弟長袖大衫酒食安飽父母愛之不敢言勞雖使先人遺百萬貲坐困必矣

謂介曰世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你念頭要做好兒子須外面實有一般孝順行徑你念頭要做好秀才須外面實有一般勤苦行徑心腸是無形無影的有

何憑據凡說心腸好者都是規避樣子

中等之人心腸定是無他只爲氣質粗漫語言鄙悖外人不肯容恕當爾時豈得自恃無他將心唐突

人有父母妻子如身有耳目口鼻都是生而具的何可不一經理只爲俗物將精神意趣全副交與家緣這便喚作家人不喚讀書人

讀書到二三十歲定要見些氣象便是著衣喫飯也算人生一件事每見汝喫飯忙忙碌碌若無一絲空地及喫飯畢卻又閒蕩可是有意思人

世多誤認直字如汝讀書只曉讀書一路到底這便是直人汝自家著實讀書方說他人不肯讀書這便是直言今人謂直卻是方底罵圓蓋耳毒口快腸出爾反爾豈得直哉

節孝謂介曰治生是要緊事汝與常見不同吾辛苦到此幸汝成立萬一飢寒切身外間論汝是何等人

貧富何常只要自身上通達得去是故貧當思通不在守分富當思通不在知足不關祭享不失慶弔不斷書香此貧則思通之法也仗義周急尊師禮賢此富則思通之法也

謂介曰勞如我不成怯證世無病怯者苦如我不成鬱證世無病鬱者

事有可做不可講者如飢寒謀生受侮喫訟不得已而

應之一出口便醒醒矣事亦有可談不可做者如辟穀燒丹劍仙俠客是也

做人家切弗貪富只如俗言從容二字甚好富無窮極且如千萬人家浪費浪用儘有窘迫時節假若八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十口貲糧六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八口貲糧便有二分餘剩何等寬舒何等康泰

節孝曰前人辦得陰基陽基兩事可當子孫家產一半兒時嘗與同學拆字曰心上加刃有忍害義以此名忍可矣以爲忍耐者何居母應聲曰含刃在心鋒未及物非耐而何介頓首曰聖人不能教人盡去心中之刃但在制刃之心其陰消蜂螫於幾微者多矣如此妙解吾

溫忠烈公遺稿上

母真聖人也

過失與習氣相別偶一差錯只算過誤至再至三便成習套此處極要點察

凡親友急難切不可閉門坐視然亦不可執性莽做世間事不是件件幹得纔喚幹人

讀書要學古人須看自家才具相仿的羊質虎皮妄自期許識者所恥

汝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弗取其短如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量亦是全交之法節孝曰閉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大不見匪人是最得力

堂上有白頭子孫之福故舊聯絡一也鄉黨信服二也子孫稟令童僕遺規三也談說祖宗故事與郡邑先輩典型四也解和少年暴急五也照料瑣細六也

父子主僕最忌小處煩碎煩碎相對則面目可憎節孝曰懶記帳籍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爲奸子孫猜疑成隙皆由於此

家庭禮數費簡而安不欲煩而勉富貴一層繁瑣一層繁瑣一分疏濶一分

人家子弟作揖高叫深恭絕好家法凡蒙師教初學須從此起

凡子弟每事一稟命於所尊便是孝弟

溫忠烈公遺稿上

吾聞沈侍郎家法有客至呼子弟坐侍不設杯箸俟酒畢另與子弟常蔬同飯此訓蒙恭儉之方

買田討租是儒家捷徑良方不廢清修不染市道

嘗聞長老言治家之法計田百畝當得羨銀二三百兩生息幫貼纔好過活此亦金粟相生法也

貧儒置田弗蹈失著欲鬆買價先寬贖實不可也不對圩冊不推過戶佃主仍是賣主不可也做宦戶不可也

豪奴私產不可也乘危貶價不可也有約緩交不可也居間無酬不可也

偶有薄田數畝減價變賣介意稍有不堪節孝笑而言曰我一樣造兩隻斗這斗米兌與那斗米定不能如數

世間物理如此

節孝謂介曰曾祖母告誡汝祖汝父云人雖窮餓切不可輕棄祖基祖基一失便是落葉不得歸根之苦吾甯日日減餐一頓以守此尺寸之土也出厨嘗以手捫鍋蓋不使兒女輩滅竈更然今各房基地皆有變賣轉移獨吾家無恙豈容易得到今日念之念之

節孝謂介曰汝大父赤貧曾借朱姓者三十金賣米以餬口逾年朱姓者病且篤朱爲兩槐公綱紀不敢以私債使問主人旁人私幸以爲可負也時大父正客姑熟偶得朱信星夜趨回不抵家竟持前欠本利至朱姓處朱已不能言大父徐徐出所持銀告之曰前欠一一具

溫忠烈公遺稿上

九

奉乞看過收明朱姓忽蹶起頌言曰世人有如君忠信人哉吾口眼閉矣願君世世生賢子孫言已氣絕大父遂哭別而歸家人詢知其還欠或駭之大父曰吾故駭所以不到家者恐爲汝輩所惑也如此盛德汝曹可不書紳

問世間何者最樂節孝曰不放債不欠債的人家不大豐不大歉的年時不奢華不盜賊的地方此西方極樂國也免飢寒的貧士學孝弟的秀才通文藝的商賈知稼穡的公子舊面目的宰官此西方極樂佛也

凡人一味好盡無故得謗凡人一味不拘無故得謗凡寡婦不禁子弟出入房閤無故得謗寡婦盛飾容儀

無故得謗婦人屢出燒香看戲無故得謗嚴刻僕隸菲薄鄉黨無故得謗

凡人家處前後嫡庶妻妾之間者不論是非曲直只有塞耳閉口爲高用氣性者自討苦喫

聯屬下人莫如減冗員而寬口食

節孝曰做人人家高低有一條活路便好

凡與人田產錢財交涉者定要隨時討個決絕拖延生事

婦人不諳中饋不入厨堂不可以治家婦人結伴聯社呈身露面不可以治家

受謗之事有要辯者有必不可辯者如係田產錢財的遲則難解此必要辯者也如係閨閤的靜則自消此必不可辯者也如係口舌是非的久當自明此不必辯者也

溫忠烈公遺稿上

十

凡人氣盛時切莫說道我性子定要這樣的我今日定要這樣的驀直做去畢竟有磕撞

世間富貴不如文章文章不如道德卻不知還有兩項壓倒在上面的一者名分賢子弟決難漫滅親長賢有司決難侮傲上臺一者氣運儘有富貴交著衰運儘有文章遭著厄運儘有道德逢著末運聖賢卿相做不得自主

節孝問介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如何解說介跪講畢母

曰依我看來世間只有兩項人是色難有一項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有在父母跟前一味自張自主的氣質父母其實難當有一項性慢人落落拓拓凡事討盡便宜只有在父母跟前一番不痛不癢的面孔父母便覺難當

節孝問介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如何解說介跪講畢母曰這個敬字不要文皺皺說許道理但是人子肯把犬馬二字常在心裏省覺便是恭敬孝順你看世上兒子凡日間任勞任重的都推與父母去做明明養父母直比養馬了凡夜間晏眠早起的都付與父母去守明明養父母直比養犬了將人比畜怪其不倫況把爹娘禽獸看待此心何忍禽獸父母誰肯承認卻不知不覺日置父母於禽獸中也一念及此通身汗下只消人子將父母禽獸分別出來够恭敬了够孝順了

溫忠烈公遺稿上

十二

節孝問介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解說介跪講畢母曰看來惟疾是憂要知身體爲重道德功名是第三義也世上爹娘只望兒子爲聖爲賢封侯拜相卻忘了守身啟手足之旨截樹黏鴉一何癡也

節孝曰人當大怒大忿之後睡了一夜還要商量貧家兒女無甚餐用只有早上一揖高叫深恭大是恩至每見汝一揖便走慌慌張張有何情味

溫忠烈公遺稿上

溫忠烈公遺稿上

十二

讀書凡例

今天下皆集其心思智力畢力於文章而不顧其題之安朝廷賤表策則史學空矣科舉左經義則經學絀矣試官無端莊通達之題則講壇絕矣三十年來漸靡風氣居則枵腹匡坐出則徒手奮呼文可無題題可無書卽世所謂講正講楊腹徒手之書華顛盛氣歲獵一遍章編幾絕白首茫然曷爲面題可無書先儒命題皆全章通節卽片言單句亦係通章領要講書作文原非二

溫忠烈公遺稿下

一書業堂校刊

項近來棘闈顧忌懷挾都尙破碎攔截之題士子作文臨時應付無非斷章取義之法絕少同龍顧祖之方一味填砌掩卷思之竟不知作何題面所以今日士子止有相題命意足矣夫相題命意務枝絕根之學也余謂唯講書可以救之書有凡例凡例者一徹盡徹之書也江河沼沚凡例皆水面背正側凡例皆山朝廷有刑書政典所不具悉者則以比例通之貨聚於市理備於凡故曰凡例也有凡例而後可以融章旨析題情題情者一日之計也章旨者一歲之計也凡例者終身變化其益無方者也題情開文竅章旨以書竅凡例開心竅者也題情可以類發章旨可以意領凡例非識力博洽莫

或擬議也夫不通天地古今經書子史之大凡而謂相題可以命意此士學之日卑也

凡例者統經書之要通類辨物考同參異或發端於此究竟於彼或隱義於彼敷明於此名目不同意旨無別若非引伸參伍終是守筌逐塊之見如學言心庸言性孔言仁孟言義書言中易言太極月光水影是一是二此經書之凡例也

又或一書自有一書之風氣有一書之主腦有一書之首尾若不通體全觀定致矛盾錯起卽就大學新民論之旨民則國與天下盡之矣看到齊家則父子兄弟夫婦亦民也到絜矩則上下左右前後皆民也到舊邦節則下土之民卽上帝之民也微矣到淇澳節則當世之民卽沒世之民也更深遠矣學者將新民只如百姓字樣讀過一篇十章有何聯貫此一部之凡例也

溫忠烈公遺稿下

二

凡例者有理學之凡例如陰陽五行心性道德仁義類是今只舉性字論之中庸天命道教觀聞隱微中和位育須從一字中圓滿進現凡一字中納不得須彌山者眼光定不簸箕大至如易曰成之孔曰相近孟曰性善或以滴水或以杞柳或以犬牛只在性字源頭融透一片譬如高山萬象觸目可觀豈有今日講天命之性另出又講杞柳滴水之性乎故相提而不疑者此提燈昧火者也隨觸而後思者此沿門乞鉢者也

有經濟之凡例如帝王師相兵食政刑禮樂工虞類是卽以田賦一事論之須明曉夏何以貢商何以助周何以徹後何以履畝阡陌其物力之盈絀國度之儉侈利孔之開塞上下數千年鑒鑿可以計算經緯然後大學之生財上論之節用孟子衣帛食肉省刑薄歛種種圖圖語都有實際也

有典故之凡例如郊廟巡狩明堂井田河洛圖數人物世系類是卽就中庸郊禘一節論之圖丘方澤七廟九舞稷上祀畧配帝不從此查究詳諦一番達孝治國何處關會偶見坊刻明乎郊社二句云居歆配命取諸寒水播種之功又云玄扈緼縕政在禋祫履舄之際只將

溫忠烈公遺稿下

詩史所載姜嫄與帝嚳禘祀上帝而生稷一事遂作郊禘合傳天人之際自合幽明之理自通事有確證意復淵切又如品評人物須詳覈其事行案苟不明斷從何出如戊子季文子一節程不曰豫備而過求則曰周旋而無失如此說三思方有據胸無實學漫說空靈誠大病也

有機鋒之凡例如影喻咏嘆問答呼應辨難引誘類是卽就問答論之如問仁問政何也如之何等語極虛極冒莫可撓捉要思一人一問定有當下機緣懷來念想師弟君臣眼眼相覷鍼鍼相對如顏淵通體透露故教以視聽言動仲弓只做得非禮勿動一句故教以出門

使民司馬只做得非禮勿言一句故教以其言也訥是也如梁王救荒節何也意在罪歲魯聞節如之何意在尤民蔡節如之何意在遷竭力章如之何意在遷守兩難方與下面語氣神情字字緊湊不然公孫丑以不動心作案竟以贊孔子作結此不可解也陳相以並耕作案竟以市價作結更不可解也

溫黃看鑑凡例

經與史異者經詞旨微約而史義類該博也史與鑑異者史記事首尾本末篇法了然鑑編年一君而經數事一事而更數人一人而歷幾朝錯綜散見此非有識悟之資兼收耳目之用者不能也顧世受耳目之病者有

溫忠烈公遺稿下

四談經濟者喜於刻礪獵文采者失於朝華典核者患塊屑而不靈憑弔者悲感而無實何也爲其見小不見大也試舉其一曰大統有一朝必有一朝之統凡宇宙之風會子孫之氣運出焉如夏忠商質周文漢刑名晉黃老唐風華宋理學各有根苗各有美蠹不可不察也亦曰大局一君立自有一君主意如項之暴劉之仁漢文恭嘿漢武拓大以至後世淫涵遊佃莫不有確乎不拔之意而朝野桴鼓應之不可不察也一日大機成敗介於毫芒彼此分於呼吸或爭地之奴主或繫人之存亡或決一日之遲早或判半語之從違此皆天地鬼神從中旋轉卽就我太祖論之逃僧而問答倡義一機

也歸濠而子興踵滅一機也據金陵一機也先九江而後姑蘇一機也山東破竹已屬下不可不察也一日大政如漢高約法三章陸賈詩書叔孫綽最或洗百年之積穢或創補天之時宜或生民一日不可無或嗣王累葉不能變者乃稱焉不可不察也此四者當統一代興衰之故而總會之非可以一事一節求者若於一事之中有先着焉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七日而誅少正立談而逐四貴如蘇之從始於趙秦之衡樞於韓魏類是有要着焉如鄧侯圖籍充國屯田宰相不答錢穀續斧不問狐狸類是有急着焉倉卒之中紛擾之際紀信可借則借之晁錯可斬則斬之美女釋囚不爲詐狗盜脫

溫忠烈公遺稿下

五

關不爲陋增竈可以當兵量沙可以代食類是有妙着焉耳目不驚塵埃不動聊城一紙杯酒兵權如黨人則曰平原自無如新法則曰願者與之如七國則曰分王子弟如宦官則曰勿赦勿補類是然後觀其創論賞其奇人摘其快事焉蓋有四大以原其本始又有四着以撮其緊關尙何慮刻薄酸腐稗官野說之弊哉顧其微言隱義史多闕略而不傳讀者深思弗能曉蓋有心與事違理與境反情與法歧勢與數背種種疑城莫尋阿堵譬如堯舜禪受也舜禹何必終相位周公流言也美召何以不解救風雷何與叔父孺子何與桐宮管子誠可相矣然分奉子糾似多一轉謝玄誠善將矣然淝水

妙算至今未審衛太子直須一縛方定羣疑以爲經術者迂也奉世甘陳先駁一罪方可論功存矯制之惑者淺也范雎入秦全在三箇唯而不語秦檜見帝妙在三次退而請思人僅知五丈原大舉伐魏要想其心正是守局人亦知澶淵奉帝伐遼究其定計不過和字凡此經傳或前後錯出或隱見一斑或如公案勘參或如虎鈴難解若夫某將某法某相某事如印板棋譜可領而不可用可以當機一用而不可株蹄以守昔人有言陳平六出奇計平之奇正不在六計曹瞞七十二塚瞞之奸決不在七十二塚中此可以得看鑑之法經史鑑有異哉

溫忠烈公遺稿下

六

文家四種

種之一曰勞語曰天磨旋日跳丸勞之意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勞之用也是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文圖首震習其動也豈唯習動戶闢而變化生寅建而文明啟宇宙文章皆從此出勞之反爲偷爲惰爲昏爲散勢必至賦詩高會則代草黎丘小試科場則邀靈禱賽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嘗見綺紈華胄膏粱愛子自襁褓以至成人坐轉不得自絲襪裹必經人手捉髮蓬頭則小鬟進至伸足納履則老嫗盈前甚至饑飽是誰顧平頭而查蓋數痛癢自覺乃借手以督爬搔一日之計在寅半絮聒於椒蘭裝束之事三餘之

計在夜盡咄嗟於羔豚醉夢之娛父以是傳之子師不能移之弟如此光景又安怪其舉筆扛巨鼎攤紙入羊腸也哉雖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若能舉足便是千里又何必叉手向人問路頭也

種之二曰耐今人錯認堅忍一着都是涉世機權不知恰是靠裏學問蓋致柔正以專氣守雌正以養雄原非向外理會也何也學者降伏其心不但欲境要裁抑卽理路自有氣候一念不守發而爲躁氣凌目攝載鬼張弧徒怨夫飄瓦虛舟竟拋却衣珠燈火嘗見少年未斬光臂便咎初祖之不安心懶覓蘇維剛恨秦王之不好武充其類得古兩人焉筋脫雞卵卵何罪而見蹂筆聚

溫忠烈公遺稿下

七

蠅頭筆何尤而受碎千古笑場總繇一點躁心所致可不畏哉是以十年作賦九載穿蒲則文之機緣當耐也養生者唾不盈尺學書者手不持觴則文之氣性當耐也受胯淮陰納履圯上則文之呼吸雲霞吐吞海嶽其小蹶小挫當耐也故曰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

種之三曰謙解謙者曰有而不居究竟有亦不設今試放眼而觀世界之缺陷儘多人工之圓滿難到卽就舉業一道論之秀才似積薪後來之居上時文如夕秀驚朝至之方新一年嘔血未知楮貴幾篇一日枯髯不得驚人幾句唯有謙謙君子善下以王百谷咸虛以納萬籟時新日長月異而歲不同蓋謙則多可少怪每託

高以借光謙則少械多情常處卑以就物是故智周四虛而神遊無礙遇有閉室之子坐井之夫中無物以相迎外飾非以爲拒拒之不足發而爲角神失而角性同胞如飛走之違羣矣性失而憑氣同堂如兕虎之決銜矣氣失而軋形同類如蚌鷸之持矣形失而釀毒同心如鴆蠱之懷矣志滿則敬心滿則柴耳滿則瑣不聞規目滿則場不見醜庫象一生結果傲字豈非勢所必至哉嗟乎子慎賃食以明經抱朴傭書以力學謂之勞可也謂之謙可也

溫忠烈公遺稿下

八

種之四曰樂樂者人人本體圓成今人平時不種此根寒素者衣食熏心如油入麵綺紈者門戶當頭如枷絡項高明者意見攢鋒如搏空戰鬼拘攣者見聞擔板如轉石拔山以至開卷則沒理沒會掩卷則死活不得種種因緣備諸惡趣可不哀哉繇此言之姑布無相樂是貴相日者無命樂是福命苦海茫茫釋迦度不得唯樂可度病根萬萬岐黃醫不了唯樂可醫學者得此意而存之樽酒論文晴窗奇賞春風生面盤薄揮毫將見朋友文章堪共落花好鳥自家意思一般窗草盆魚豈不暢哉不樂則病病肝者傲病心者暴病肺者燥病腎者躁故樂莫樂於勞莫樂於耐莫樂於謙

弟子問

書有體理學經濟典制機鋒是也題有情輕重虛實是

也文有法奇是也文用偶偶貴奇二目一視兩手一持偶之不得不奇也通篇一氣奇之說也奇爲圓爲單爲零爲賓爲反爲轉

作文讀書須要識得起例如一月文期但得五六篇落想開局度是世上有做不到處者餘文碌碌不足介意每季之內必須二三十日徹明徹夜死去活來等段工夫餘日閒散便算養機若作文必求字字明珠讀書必求時時貫鐵不唯無此精神恐亦無此事理

古者窮經必負笈千里如鄭玄服虔輩甚至傭身賃食不以爲恥居則不廢於豕蹄犢角之間朝廷明詔不時延訪其有齒不能致闕下者天子使博士卽家往授焉

溫忠烈公遺稿下

九

其詣闕者天子身自師傅之積年而能說矣然又會多士於秘閣發策射覆探賾鈞深天子乃始集議裁定而經出焉今國家法筵久虛四海人望無歸諸生足不踰闕閉戶著書安望其經明耶余亦有講義數條彌張孤陋師友講習之益安可不留心也哉

師之壞不獨壞於迂鄙而壞於高譚節俠崇尚風騷譚節俠則必輕世罔上尊諸子而狹先王其族短裾窄袖好與走馬擊劍者類處始於披猖而中於宇宙卽爲申韓之勢尙風騷則必率情任意略性命而采鉛華其族紅綃紫纈好爲齊諧姑妄者之言始於輕薄而中於宇宙卽爲黃老之勢誠得一端純師蒙養而薰陶之絕其

生心害政之源則子弟之非種者鋤而道術有同風矣凡師友當定一尊雖交滿四海其議論不出乎其宗凡師友不曰切磋則曰淘汰不曰斧削則曰郢政皆對才情橫溢根器奇矯者言耳是故君子有扶顛撥正之方無補空填海之法

題不可太近太近如逼鏡照面面大於鏡而虛不生看題如貌山身在山中不見山也離山而立於其外則草木煙雲皆有生氣筆筆欲動

文與年歲爲消長二十以前胸無點塵獨有靈妙供其筆端稍進而讀古文詞便學爲淹博語三十方剛無論出處皆當於物有濟下筆須有經世鴻論過此以往閱

溫忠烈公遺稿下

十

歷身世久而彌練矢口宜見性命之譚老無一二見道語殊非學者氣象

作文之道貴變觀文察變天之道也傳曰學者變化氣質文亦如之徒變其氣併變其質故曰五德無常形四序無常位離其質者謂之神

變者變其中之所不欲留古人三焚草而七易稿知其應候而蟬蛻也

美不受宿時不再還事業方新神明先告則必兆之於氣與質其爲文也必有驚雷驟雨吸張影動於指端而忽奪其故

凡爲文者必有文章之骨意象峻嶒孤來瘡往寧共一

世人違其好惡而倔強磊塊之氣時時出於襟項間此文骨也有文章之趣樂山樂水吐納具有風流非黛非鉛淑資生於盼倩此文趣也有文章之識弈祗一先不爭數於多寡神傳阿堵無儀貌於肥羸此文識也具斯三者以言文庶爲得本源之論乎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溫母陸氏序

余交溫子在萬厯丙午間而聞有遺孤少寡極難處之事則已在萬厯戊子前也方余以諸生館於溫有慎宇公者以不得志早沒家故貧落僅持三歲兒付於未亡人陸氏之手氏依姑舅矢志相舟未期而大父少溪公以哭子哀損又沒已而水旱疊至饑饉疫癘如險隘伏起百夫彈丸而不及避也氏從萬死中調護存活已覘氏鐵石之一斑矣及余宦游兩京十餘年歸而聞有溫子以介者聲藉甚接其人與所爲文體氣邁邁豪采溢然詢厥所由則故所聞遺孤少寡陸氏之子也誠指力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食昏曉不輟上以羞甘旨下以贍東脯昏冠成人七箸無恙皆云淚痕指血中所自來時太守筠塘陳公率作人倫凡一節一孝自見者各得藉手聞於朝余以氏告氏輒作色於其子言我生平養姑訓兒底是庸人貧家勤儉所爲有何奇特而驚動官司耶余亦訪其年尙未合例會且中止後溫子已館穀爲出門交氏與姑連筇共榻食必親嘗寢不緩帶姑年衰病撫摩拂拭氏不更假他手姑亦非氏不安沒姑之身終其喪哀毀如子不稍貸昔姜詩婦不聞課子之勞陶侃母尙免高年之累氏以十指補九泉之未了開三葉之箕裘設使國家有忠臣孝子如氏三四十十年無明無夜壁立斷金手段與

之託孤寄命尙何有難處之事哉余久病廢家居遂得熟聞其詳今行矣公論久著人心定有主持世風者錄幽微以垂不朽特恨不得從君家太史後共揚懿美聊書數語以見老人敦尙節義之意云爾潯上老人朱國禎謹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諭忠烈

徽州府推官溫璜烏程人練徽州民兵爲保障計復與金聲相犄角轉餉其軍城破刃其妻茅氏及女自刎死

明史邱祖德附傳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溫璜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大學士體仁再從弟也母陸守節被旌璜久爲諸生有學行崇禎十六年秋舉進士授徽州推官甫蒞任聞京師陷亟練民兵爲保障計明年南京亦覆知府秦祖襄及諸僚屬皆遁璜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金聲舉兵績溪璜與犄角且轉餉給其軍而徙家屬於村民舍未幾聲敗璜嚴兵自守郡中故御史黃澍以城獻趨歸村舍刃其妻茅氏及長女遂自刎死

湖州府志人物表

溫璜初名以介字于石號寶忠烏程人生三歲而孤母陸孺人上事孀姑下撫弱子志操卓然璜稟承母訓爲

諸生有學行崇禎癸未舉進士年已六十授徽州府推官甫蒞任聞京師陷房師吳甘來汪偉俱殉節哭臨慟絕亟訓民兵爲保障計時四方鼎沸歛令拂衣去璜兼理歛篆乙西南都亦覆知府及諸僚屬皆遁璜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激以大義授兵登陴嘗引佩刀歎曰行將以此身付汝金聲舉兵績溪璜與犄角轉餉給其軍而徙家屬於南淦之民家未幾聲敗璜知事不可爲急取郡中助餉姓氏冊焚之家居御史黃澍以城獻璜趨歸南淦語妻茅氏曰我一生學問見危致命正在今日因繞屋而走茅曰君之遲留得非以我及長女故乎請先死乃匿幼子女他室而急呼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長女寶德起女方寢問何爲曰死爾女卽引頸就斃未絕復刃之茅整衣以卧璜刃截其喉有頃呼曰未也再刃而絕璜書遺令訖卽自刎越日甦遂絕粒閱五日兩手自抉其創乃死

忠烈公手書遺令

世受國恩一死圖報夫妻與女一時殉節與地方併居亭萬無所累也我死汚此屋當出二百金買此屋以爲祠堂香火薄棺火葬不必還屍大兒增一當從沈道生出家爲僧次兒加祿小女福德原過繼方養重幸收留之如地方不相容併殺之可也兩阿奶付銀十兩作犒亦寄在養重家俟其可歸聽其歸可也大兒子得歸當

依嫂娘其餘僕婦輩每人六兩聽其自歸璜筆付方養重

徽州府司李寶忠溫公傳

寶忠姓溫氏名璜字子石寶忠其別號也卽其矢志也其先太原籍洪武初家烏程輯里遂世爲烏程人寶忠三歲孤母陸氏守五十年卒又七年寶忠乃成進士蓋在崇禎癸未科年五十有九矣是時中原已覆沒神京震動勢亟乃得第而已遲欲爲國家捐頂踵不得日常流涕甲申授徽州府推官蒞任未幾而京師陷南都又隨陷鄰郡縣皆望風潰卽徽之長吏率寶忠謂其夫人曰至此乎我不得顧汝矣夫人茅氏有女于二長者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年十五子二皆幼聚在側或請當急竊他路歸夫人夫人曰今安歸我公死國我死公一爾但全公孤女子易計也會金司馬聲起兵績溪寶忠喜曰天贊我也力募義勇應兼視歛篆濟其餉司馬故時以文名封疆重臣洪承疇傳陣亡皇帝連泣諭祭加往例又御製文以祭而其文召司馬爲之司馬其時之尙在史館也海內之聞司馬名久矣故一起兵卽多應寶忠以爲有機遂起應凡二百餘日而司馬兵敗被執去寶忠急入城登陴嚴固守而邑紳黃澍以城獻寶忠拊膺頓足曰城亡與亡我敢偷生乎哉遂自殺未絕幕府命昇之至視其創處相謂溫先生何苦我握兵南來未見有如溫先生者

溫先生何獨苦懸賞購醫醫至不受兩手據創處裂其喉而死方城之始陷也寶忠趨夫火所曰城破矣昔日之約令則其時夫人無戚容猶設飲謂以訣久之僕婢皆寢女亦寢夫人呼之女乍寤驚曰何爲曰死爾女卽引頸夫人手執銳授寶忠對曳絕仆地有頃動夫人曰其投北如其言乃死女死夫人曰及我寶忠手捫其喉擊刃再擊血湧下濺寶忠衣昏仆地然不死呼曰再擊我再一擊乃得死寶忠乃死幕府感動瘞之水陸寺旁而遺子女則微之人畜之徐送歸其家寶忠素剛嚴不屈讀書得大要其將死索筆書百餘字略曰世受國恩忠死圖報妻與長女已俱殉幼子季女如其不容并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五

殺之可今傳焉同榜進士李長祥撰

推官溫公傳

公名璜字寶忠浙之烏程人也大學士體仁族弟生三歲而孤太孺人陸氏撫之破屋一間無帷帳姑沈老病且餓同坐卧一板箱種火煨粥以爲食教公讀書姑卒哀毀如子而公所業亦成天啟七年有司聞於朝請旌其門又一十六年爲崇禎癸未公成進士方體仁之貴也門生屬吏附之者如鶩公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公結契名在於復社第一集其舉丙子賢書以侍母不上計體仁死其家有潤仁者鄉舉拆糊名得之相顧曰此烏程家也置之副科而公無以此指之者論者以比之

史氏彌堅彌鞏然公於體仁落落而闊訟事則頗不以復社之言爲當方南都以防亂揭逐阮大鍼公曰阮大鍼爲真小人錢謙益則僞君子真者易知僞者難測斯人得志卽小臣亦當裂麻爭之況同寮耶時人不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言之中也其成進士也年已六十出吳給事甘來門吳甚重之釋褐得徽州府推官甫之任而國難作恆引佩刀歎曰此身終當付汝又一年南京被徽之紳士金侍郎聲起兵公竭蹶助城守而降人黃澍爲反間引王師入與其孺人茅氏呼其十五歲女時方熟睡問曰何爲呼我茅曰死耳公與茅引以繩扼之而絕孺人亦死公拔刀自刎公初名以介字于石所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六

夢于忠肅公祠忠肅入夢爲之改名遂從焉陸孺人有家訓行于世子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如江夏賀公高陽孫公輩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顧文康公曾孫延安推官戚正錢唐知縣咸建暨弟舉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遠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孫侍郎同儔蒲州韓公從孫厯城知縣承宣青州兵道昭宣餘姚孫文恭公孫相國嘉績長洲劉公子都督孔和嘉善錢公子吏部棟嗚呼盛矣烏程溫氏有推官要亦宰相家兒也華亭徐文貞公族孫中丞季遠亦以從亡完節終於海上而溫之死尤足以增君相門戶之光

是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方擬作明九相國世臣傳

以昭故國之喬木而未及因先作推官傳鄧全祖望撰

純謹按二傳內皆闕殉難月日今考明忠烈紀實本

內載大清兵於乙酉年九月十八日破旌德二十

日破寧國二十一日績溪破正希先生被執二十四

日公趨歸澗坑村舍自刎明日復甦又五日兩手剡

創喉裂而死據此則當正命於九月二十九日也

乾隆甲午年朝廷編纂四庫全書純六世叔祖母

陸孺人母訓一卷仰邀采錄列入儒家丙申年

詔予勝朝殉節諸臣易名純五世叔祖寶忠公得

諡忠烈母子兩叨異數榮莫加焉寶忠公事母至

孝既以母夫人之苦節請旌而又錄其遺訓以傳世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七

後公殉國難于官甚烈忠孝大節兩無虧焉斯亦難

矣純謹以母訓重付剞劂并附錄寶忠公遺令以示

吾家子孫兼以問世也嘉慶戊午冬十月上澣六世

口孫純謹識

溫忠烈公遺稿附錄

右吾鄉溫忠烈公遺稿二卷其母訓世多傳本雜著則

其裔孫彝銘茂才以鈔本授予者也詩三百篇首關雎

麟趾大雅頌文王之德也則推本太任國風美文王之

化也則被及汝墳江漢蓋人倫之始起化之原遐哉其

不可忽也今觀公母所訓平易近人若無足異者然公

植身叔世大節凜然實基於此母有曰觀侃運甕習勞

乃知其母平日之教有本吾於母亦云然也公讀書作

文之法亦務實不事外美而於昔人立國大體尤斤斤

言之蓋平居無隱居求志之學蒞事無鞠躬盡瘁之誠

至於臨難不苟能保其必然也邪且公爲烏程相國從

昆弟行相國得君專棟國久願盼所至立致通顯苟公

溫忠烈公遺稿跋

少與委蛇臺省且唾手得而公浮湛郎署嶢然不滓謂

非得於母訓者深歟世至今日人倫之道絕矣遑論其

始憂時之士欲訂頑祛鄙歸於忠孝無如公之母而求

如公之子此必無之事也予重梓是編又豈僅謂爲鄉

賢遺著有裨風教也乎壬戌上巳日吳興劉承幹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185

作者=

页数=768

S S 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